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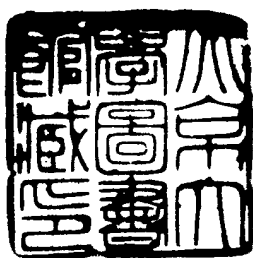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五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EP396/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五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五〇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史書十卷

〔明〕姚允明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年刻本

..... 一

廿一史識餘三十七卷(一)

〔明〕張塘輯
安徽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七年刻本

..... 五五九

史書十卷

〔明〕姚允明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書十卷》
提要

史書序

姚伯子讀史二十年著成一書體仍編年文尚簡括自太昊以來迄於胡元至正之末積四千餘年裁成十卷大事畢備其書以二
序
十一史與司馬通鑑朱子網目爲本間攷各家論議折衷可否以就筆削藁凡三易方登几案始猶博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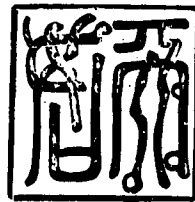
繼歸典要前人舊文寧減
毋增意欲一句一字包含
本末極其苦心亦鄧潛谷
函史張九岳史餘之流也
但鄧張之書卷帙衆多鈞
序
深致遠學者難盡伯子獨
以約造功便人稽覽當其
窮朝畢晷吟咏探索正史
旁史雜然來會折獄聚訟
之家竄改鼠璞之字閣筆

不下久而後成篇卷既定
持贈學者則巾笥囊被可
携而往袂裯山巔孤遊萬
里不假僮僕不資車馬抱
此一書徃古興亡悉在襟
序
帶始知造之者勞讀之者
逸伯子之功其輪扁乎東
漢以後好學之士莫盛於
宋然通鑑旣出溫公嘗苦
人不讀能訖一遍者惟王

勝之餘多睡去今古學大
開史鑑諸書家貯一本覽
誦不倦爲勝之者遑遑而
有竊謂此事可以傲宋又
得伯子助理關梁大通行
序
人無苦起痿杖盲當望長
治嚠友嚴永思著通鑑補
亦閱二十年成書文卷三
倍於昔史家大觀足裨館
閣然有永思之博不可無

伯子之約二書表裏衣被
飲食天下有餘矣

姜東友弟張溥題



姚伯子史書叙

休寧姚汝服年四十即著史六十而其書成先時癸酉秋汝服從程去聞所授予書一冊讀之有異已予過丹山徙吳時可盡發汝服之藏以為其書近今未有也於是同里之士如黃

吳序

仲脩程德鳴吳子含去非輩咸以予言為然鳩資刻之予又言之予友太史張天如膳部周仲馭及楊維斗劉伯宗荆實君周簡臣介生兄弟咸以為非予不能識汝服而介生又與其友盛順伯延汝服於家然後汝服之

史書先後梓行而傳矣汝服又屬予序之予聞之師曰史之作也其本書春秋乎是紀事編年之祖也不可及矣馬遷創為表紀書傳之體而後之為史者咸則之然卷部繁浩賢者難竟涑水之通鑑於是乎作古今之史

吳序

始有條貫宋儒讀史多論斷然附之以見固未嘗自為一書也自為一書者蘇子古史而外予僅見之汝服矣汝服之書上下數千載取古人編年紀事者行論斷於其中以自為一家言於古無是也予觀其書不名一體

裁縮已成之事以為文綴附獨見之義以立斷詞不病於好微意不苦於難屬其言約其義該其色絡遼邈使居今者巡復其意而可以措之為用非具良史才又積歲覃精行堅志特者烏覩有是哉此汝服之數十年而

吳序

三

為一書書成而予以為數百年所未有無恠也汝服之先人伯清氏負當世志講究古今理亂之故甚勤也汝服自幼以父為師早授之尚書國語故著書稱伯子承父志也其撰言簡與近尚書出入考工三傳要自成其

為伯子之書汝服又嘗與予論史事謂本朝雖以土地瑯琊之才不能成一代之書豈勢會相格其志不立也予嘗以為然又謂使加我十年當為宋史予亦嘆美其意不以為妄要之汝服即不為宋史自為之史書固

吳序

四

已傳矣汝服生平不問家人產布衣徒步於世一無取而胸中廓然其冲盈之氣見於面貌人不知其為貧至與之論天下事區分精悉所言皆可見之行夫汝服盖用世才不得已而著書以老者也如是則伯子之書抑

又可知矣

皆

崇禎丁丑春貴池友教弟吳應箕撰



史書序

新安姚伯子博學好古年垂六十手無停涉尤工史學嘗自太昊迄胡元上下數千年間私以已意裁括成書體仍涑水而綴事屬文刪繁就約間寓論斷折衷諸家書不盈尺而往古興亡治亂之迹以及典章制度之沿革君子小人之進退要義畢陳實史家

之創體也予嘗論經史二學
相爲表裏不讀六經無以正
是非之本不讀二十一史無
以極是非之變士方窮居閉
戶不能取歷代掌故家言碑

周序

二

厥源流詳其得失及國有大
事廷立而議何以引古論今
援往轍之顯鑑定羣言之淆
惑哉伯子爲諸生明當世之
略言呐呐不出而天下理亂

瞭如指掌與予篝燈夜語嘗
以昭代作者彬彬而國
史鮮善本爲嘆又憤宋史蕪
雜幾同斷爛朝報欲加刪芟
私成一書夫明書如端簡

周序

三

吾學方山憲章皆簡嚴有體
間叅之實錄惜多遺略國史
難於載筆諛則失夫子春秋
紫陽綱目之義亦有一二大
事非臣子所宜顯言者此雖

才如獻吉元美所以闕而不
作也若宋史事屬異代旣無
定哀微辭之嫌又宋人多撰
著近而易徵不患不詳患於
不嚴予嘗欲掩關五年卒業

周序

四

此書以遂私志今得伯子相
助爲理其有成乎伯子字汝
服其以先人之字行者伯子
曰予少無師先人嘗授予春
秋國語大義此固其志也夫

龍門作紀遷必稱談扶風成
書彪乃傳固善則歸先古今
同揆又何異焉

古茅州教友弟周鍾書

於白門



周序

五

史書叙

余家世尚古學。家君勤在史易。既成書矣。卦以統年。世之治亂。為吉凶証。天人貞勝。終歸之一致。故披卷暫觀。千世之故。不能隱。以覺世誠深思也。及見姚伯子史書。乃歎其得氣先。善發人心之所含。因延為後進作儀刑焉。而家君與伯

子見。則各罄胸中之藏。伯子喜家君以七十之年。晝吟夜書。無輟時。家君亦喜伯子書刻未竣。凡間所筆。又宋元史也。余曰。叩伯子作史之意曰。夫是余所托也。有進焉者。憶始州時。從父宦學焉。所經途。古疇而今載。草其逼居窮民之聚。利爭於小。為衣食給。習暴以失義。性迷

而人倫汨歎。始於不能其親。終巧逃上令。而難治矣。若民所各得。人樂其生。忠孝之事。當不勸而趨。夫古聖人。旁達天地之生意。有他道哉。載藉雖博。政教之實。其傳者可攷也。謂行之古者。不必之今。時則有異耳。謂行之古者。必之今。理有不同乎。綜其同異。質言之。以永生意

於來茲。斯吾志乎。不然。代有紀矣。徒夸奇博。增之繁焉。用作為。余曰。子之為書。不忘世耶。夫文條言之顯也。散言之微也。史取編年。言幾五十萬。讀者不皆作者。故事觀大旨。不以散隱與。伯子曰。前民用者。莫如易矣。聖人作之。世世則焉。豈祇事預定之哉。占之者。各以其意象

辭之用以無窮。且余他著。亦有新錄。以示門人。程去聞者。吳束三評釋行之。自顧不如史書。綜前人之行事。而義自備也。余既與伯子議論。得其與。顧家君長。伯子十年。推廣易類。如太乙。易林。皇極。畢窺其微。手編象易。春晷及燈。筆墨聲。常傳戶外。又得伯子為之老友。朝夕學。

盛序

三

問相勸。千古大業。又聚為家庭樂事。亦已奇矣。尤可幸者。宋元史之更作。余及介生輩。素有志焉。得伯子先之。余輩參酌其間。功不更逸乎。伯子功肇於乃考。余今將藉伯子翼家君之書以行事。頗同。才雖讓伯子。獨天倫之際。伯子每願余而稱歎焉。

皆

崇禎十年仲春月丹陽友教弟盛順題



春晚生程允德謹書



盛序

四

恭闕姓氏

錢牧齋 蒲益 黃石齋 道周 顧瑞屏 錫時 倪鴻寶 元瑞

陳大士 際泰 馬素脩 世奇 楊伯祥 廷麟 吳長谷 國仕

金正希 聲 張受先 采 馮留先 元慶 馮鄴仙 元威

周仲馭 鍾 徐九一 沂 張西銘 博 徐錫餘 開禧

姚永言 思孝 韓芹城 四維 吳駿公 偉業 侯豫瞻 嗣曾

曹元宰 荃 成寶慈 勇 楊治非 本誠 楊維斗 更權

王有三 重 汪石臣 漸第 陳寒山 函輝 萬寅陽 編

范太豪 鳳翼 章大力 世純 張異度 世偉 盛茂卿 如林

黃上珍 朝聘 顧仲恭 大訓 唐損占 士嶸 朱子美 敬

劉漁仲 毅丁 嚴永思 衍 汪叔度 偉 汪彥輔 宗友

王平仲 志長 馬吳甫 元調 楊子常 秀 張公亮 明弼

萬茂先 時華 余小星 正垣 吳次尾 應箕 顧麟士 夢麟

許任宇 啓洪 宋澄嵐 繼澄 盛順伯 順 荆石兄 長

周簡臣 金 周介生 鍾 羅文止 萬藻 夏彝仲 允發

周勒鹵 立勳 陳臥子 子龍 范惟蒼 樹 荆實君 廷實

萬道吉 應隆 曾堯臣 文饒 管君售 士琬 鄧左之 殷右

徐開公 孚遠 沈崑銅 士柱 汪扶光 沐日 沈眉生 裔民

劉念先 潛 劉伯宗 城 徐君和 鳴時 錢吉士 聰

陳士業 弘緒 張天生 玄 侯雍瞻 岐曾 朱雲子 隗

侯赤社 方夏 呂石香 雲孚 陸文虎 符 方密之 以智

梅朗三 開中 劉千之 伯恩 張爾公 自烈 顧子方 果

甘禹符 九聘 蔣長卿 臣 楊龍友 文驥 吳讓伯 伯裔

吳延仲 伯佩 張伯郡 祖吳 吳爾開 驪祥 宋夏玉 翺

吳公信 繼世 顧偉男 開雍 陳定生 貞惠 李舒章 愛

馮千秋 延年 趙雪度 初浣 王與游 志慶 張無近 王治

朱子強 健 舒芭孫 弘緒 王惠常 啓榮 黃太冲 宗義

許儀吉 之漸 吳玉班 應筭 曹在茲 司文 徐淑子 貞乙

翁子長 昨 孫孟樸 淳 葉聖野 襄 姚文初 宗昌

姚君實 應達 吳茂申 有涯 吳日生 易 李源常 憲

姚瑞初 宗典 張瑞高 謹 吳志衍 繼善 吳茲受 晉鈔

吳扶九 翻 梅惠連 之順 金卜公 順 黃美中 正色

江引寒 南秀 張來宗 源 張禹疏 濤 李仲章 光仲

連璧如 城璧 戴士全 應昌 吳子長 庚生 冒辟疆 襄

江度生 瑣 姚長春 時芳 章拙生 美 王處卿 家額

戴孟常 張奇 馮躋仲 京第 吳人撫 克孝 吳子民 德鑑

吳時可 名世 徐克勤 時勉 黃正仲 胤奇 程聚允 九晉

荆君佩 廷璧 戴孚于 希嘉 趙我完 白新 朱令古 之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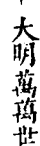
劉在公 廷璧 麻孟璿 三衡 趙維生 司直 蔡伯引 仲

汪文岫 瑤光 張撰鈴 黃 吳緒倩 應集 周我容 銘

吳求三	張子厚	吳子合	凌龍翰
吳去非	吳思臣	黃仲脩	姚光父
程良卿	吳以臨	黃懷之	姚北若
姚雨若	周乃彬	周遠侯	荆晏公
周我成	季慶白	程星如	黃東赤
吳搏之	黃策六	朱含可	黃輻之
黃仲霖	潘水生	程德鳴	程爾行
吳堯階	程君揚	喬苑風	沈治先
顏庭生	陳龍媒	魯儒發	程銓臣
黃希孟	王嘉生	文佑人	文良吉
史書姓氏	趙日斯	方玉如	凌香史
葉伊氏	方玄二	吳仲濟	程試可
吳式示	王尊素	許芳城	汪公履
葉采父	程燧四	章懋五	汪開增
汪靜致	孫元康	朱來脊	江文石
洪吉人	汪謙子	陳秉文	鮑贊可
潘南二	江遙止	吳鼎玉	荆爾戩
蔡涉南	黃用賓	程慧生	汪行于
黃濟之	程士養	程叔振	程雲起
程見可	吳介侯	吳漢集	吳頤羽
程公任			

程際飛	黃心之	程爾晉	黃君繼
程汝弼	趙謀先	程公安	汪錫汝
姚惟和	程季重	程行可	程德可
唐未孩	唐峻甫	唐節玉	吳賓廷
程甫升	程爾舍	程用晦	程二聚
馬瑞草	吳子宜	陳雪灘	房潭柘
楊龍友	方孩未	王光復	賴肩宇
房元菴	鄭緯之	周又新	聶亦崇
邱景瞻	石景雲	侯朝宗	侯長華
錢孚子			
史書姓氏			
門人			
謝騰仲	程去閑	汪耳臣	黃嚮先
吳達甫	汪師尹	黃虞成	程允孫
黃子及	盛燦叔	程食可	程孚吉
黃垂仲	黃善之		
弟			
姚仲龍			

傳位之圖



卷之一

五帝

夏

商

周

七國

泰

卷之二

史書目錄

附王莽

卷之三

東漢

卷之四

三

漢
魏
吳

卷之五

宋

附北朝魏

齊

梁

附北朝魏東魏北齊

陳

附北朝後周 北齊

卷之六

隋

附北朝陳

唐

卷之七

唐

卷之八

唐

五代

梁 唐 晉 漢 周

卷之九

史書目錄

二

宋

卷之十

宋

元

史書卷之一

婁東張 溥天如監定

休寧姚伯子允明汝服著

天地生人。君臣以立。所以莫厥生也。是非窮而賞罰加。政教兵刑。由之起矣。易序包犧。史紀五帝。治文系譜。故可得而列也。而踰繩越契。混敦巢燧。以紀遠幾。仍謬哉。三五雖疎濶。三才所絲辨。後王踵治。加詳焉。已爾。聖作之事。不能易也。而敢曠諸本之經。首太昊。終勝國。成四十萬言。

太皞伏羲氏

以木德帝。三皇其首也。龍馬瑞河。以紀官。則其圖而卦畫。書契焉生。前聖有作。得述而傳之矣。以有文字也。 改漁

史書

卷一 三皇

一

畜養。犧牲既具。以給民鮮。廣仁制義。而禮以生。正嫁娶。而男女定。情以兩固。然後人倫生焉。政教行焉。賦斂出焉。民之不移也。系用以傳。太昊風姓。在春秋爲任宿。顓臾須句國。其時少典娶於有蟾。毓姓姬姜。是爲炎黃之祖。帝王傳次皆三皇之胤也。故治婚爲大。爰有琴瑟樂亦兆之。

炎帝神農氏

制耒教耕。民始穀食。本草爲藥。且以救之死也。 養海。水爲鹽。見於夙沙氏之叛命而負誅。貨餘市立。而事漸廣矣。官名火紀。火德王也。後世德衰。兵敗於黃帝。然稷祀起神農世。祀其子柱也。

黃帝有虞氏

軒轅戰勝阪泉而帝以征誅革命矣。禽虫尤於涿鹿。邑焉。皇風且欲開道。猶貴無爲也。四相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史。頡正文字以六書。然三墳言大道。自秦亡之矣。後世多詭言黃帝事。則道家爲之也。井穀土。昉之爲陳。晝州立國。官制咸法焉。妃西陵先蠶。教則婦功從之。樂有咸池。蓋伶倫明律云。其德土。紀官於雲。

少昊金天氏

以金配秋帝。然黃帝子也。卽位。鳳鳥適至。用以紀。九黎亂德。其後世之衰也。共工以伯。

史書

卷一

五帝

二

顓頊高陽氏

定共工亂。遂以水帝。五行之數既周矣。重民事。惡聽於神。而不自務也。命官重黎。嚴絕其通。使無瀆祀而廢事。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五官。世祀爲五帝佐。而后土復食於社。社稷所自始也。

帝嚳高辛氏

曆日月星辰而迎送之。故曆家上及高辛。在禮有郊禘。虞夏商周祀及黃帝高陽高辛。蓋五帝三王易命而同祖也。于堯代以不臧。禘而堯作。廢昏立昭。非得堯不可也。

帝堯陶唐氏

紀年始帝元載甲辰。以曆正也。帝首咨亦惟義和之事。遠

分官於東南西北際。萬里並測。則日無遺晷。星無爽度。故可得而曆象。曆法莫善焉。然若天者。其勤在授民。使作成。無失其時而已。三垣旣明。分野以正。幾兆而祥上見。天人感應。不誣也。人主蓋必考而謹焉。放勳之世。率德者萬國。百揆四岳治內。州牧侯伯治外。帝欽厥位而已。承六聖之治。惟心以爲未平也。時都於冀。河阻龍門而上。襄且未得海爲委也。以濫溢。振盪其民。不獲寧居。以食。雖務爲治。莫之措也已。故急咨治水。僉舉鯀而弗績。其曰方命圯族也者。蓋倖直自用。不能協萬邦之心。以同功也。且不濟而障。增水高其於決也。益烈。七十載。帝時年幾九十矣。言君德者莫盛焉。以胤子朱不任。肇爲異位。以及側陋。而舜舉。是時五臣之屬。非近親。則世族。蓋百年之育教成。而才聚矣。以備官。非不足爲治。而非相臣若舜者。不能和之。使其功名也。

帝舜有虞氏

重華孝積上聞。徵而詢治。有成叙矣。遂宅揆。分功任人。而次第布之。帝見其可績也。終其讓命曰。允執其中。蓋帝之七十三載也。輯瑞班政。祀天以及百神。一若新天子然。居攝而禪定之矣。五載一巡四朝。一禮教而同風俗。亦以

史書

卷一

五帝

三

肆勞也。故上親其下。而無驚於征役。四凶既殛。則禹脩
繇功。以益稷輔。木刊則疏畎澮。水且行而民且耕。各以爲
脩其田功也。隨地任役而樂趨。故自冀環及也。下流疏而
注海。九州之疆理定之矣。民服其土。等差其賦之莫而貢
焉。權之有所壹也。禹貢與地東南盡海。北漕河朔西貢
崑崙五服方五千里也。波於其外。所治之廣遠也。契弼教
皋陶明刑德洽而民不犯矣。堯享其成。二十八載而崩。蓋
在位百年也。舜始稱帝而治。申命共職。咨岳牧而及九
官。司空平土。司徒敷教。士及禦夷。兵兼於刑官。則文治之
隆也。惟帝讓位。故皆讓官。稷稼益虞。垂工。伯夷典禮。夔典

史書

卷一 五帝

四

樂命龍納言。在卽讒剛用其柔。受善所以克有其實也。
簫韶九成。鳳儀獸舞。和之至也。在天地者。咸其功。故德爲
盛。咸池以還。大淵承雲。九招大章。代作矣。茲乃盡善。設
學宮射圃。憲老簡賢。等物辨制。三代言禮。不能離其宗矣。
殷肱耳目其臣。禹臯陶昌言。廣歌其朝。皆萬世大謨也。
宅帝之三十三載。念功命禹攝甲。言執中。危微精一傳心
又聖人之道統也。五十載南巡。崩而葬焉。唐虞之治
也。苗爲後服。傳載其介。荆山洞庭以爲險也。荆楚襲跡而
負雄夏商。豈非地勢然與天下治而南北合。亂則分矣。

夏后氏

禹

唐虞夏統禪。而三聖繼治。道之久也。化所以隆。爲子孫
貽典則也。亦異其度數而已。仍虞曆而春正建寅。郊
繇傷其障洪而殛死也。色尚黑。樂曰大夏。鼎鑄九牧
之貢。是爲三代傳器。置鐘鼓鐸磬。輅以達言者。文明
開矣。而朴未雕。始醇而後漸漓也。故後世謂夏尚忠。皋
陶薨。益相南巡。會稽誅防風而崩。

啟

史書

卷一 夏

五

舜德禹功。天下非是莫之乂也。定典予以絕爭端者。象賢
則足以守平成矣。享諸侯於鈞臺。伐有扈誓左右御
士。車戰之古也。

太康

蔑祖訓。廢政而畋。以貳其民。豫狎而成溺者也。廢侯不
窋。以去稷官。而西窺。窮后羿間其在洛也。拒河以畔。五
弟以太后寄國陽夏。蓋仲康其一也。羿以夏都稱帝。
是時契孫相土遷商丘。詩稱海外有截也。

仲康

九月朔日食。命胤侯征羲和。羿滅伯封國。剪其不附已
者。以力爭也。姚伯子歎九牧之不討賊。意古急脩德而

務養民勢固兵衛之術不專為一家謀也。

后相

去陽夏都帝丘因斟灌斟鄩以保也。寒浞虞羿於畋殺之而代帝遂滅二斟以弑王后逃孕有仍而少康用生夏之中亂蓋五十一歲矣相臣靡奔有局。

少康

為庖正於有虞以浞子澆居過豷居戈尤張而避其難也兆謀自綸用成田旅衆而收中興之功四十歲靡以鬲誅浞澆還王於冀然後天下復為夏物靡首功矣然虞思則其藉之以基者也。

史書

卷一 夏

六

季杼

滅豷有窮氏始礲焉。

槐

芒

泄

不降

局

厘

孔甲

夏以亂其失道若好鬼畜龍其失也

皋

發

癸是為桀

霸有昆吾韋顧而桀矜力負勝虐斯播矣妹喜嬖而政以淫靡。湯脩德於亳也而忌之囚之夏臺。公劉其時遷幽也。湯既出夏臺夏政日甚伊洛竭關龍逢死諫太史終古奔商知亡也。湯既求得伊尹於莘曰元聖也進諸夏五反知其終不用也相焉為蘇天下民生征無道者伐葛至於韋顧昆吾無有敵者以乙卯日戰夏於鳴條而桀放起禹丙子終桀甲午十七王四百三十九歲。

史書

卷一 夏

七

商

成湯

以事異堯舜而慚真聖人公天下之心也。仁至民歸而不獲已焉爾。自夏歸亳。氏羌畢臣。蓋諸侯會王國者三千。

正用建丑。尚白重鬼。先罰籍田爲助。夏政多革矣。後人

猶以爲質也。郊契曰。玄王改稷祀棄。將易社。不可

以禹王也。樂曰。諷其詩商頌是也。王十三祀而崩。

在位嘗有七年之旱。而世傳桑林之禱云。

外丙

仲壬

史書

卷一 商

八

太甲

三王不永年。伊尹聽政。奉太孫於祖廟而立之。王行不

惠。尹曰。習於不義之人耳。宅之桐宮。慎訓導焉。王用改德。

尹迎之以元祀。遷以三祀還。王崩。廟稱太宗。尹之誨也。

沃丁

八祀。伊尹薨。在耕莘而志定矣。治閒一王而身保諸奕世。

千古一任者也。咎單訓其事以迪王。

大庚

小甲

雍乙

太戊

度於天而敬民。輔成其治。有伊陟巫咸。臣扈也者。桑穀生朝。宜災而祥至。諸侯朝。則德之勝也。七十五祀崩。曰中宗。

仲丁

遷囂

外壬

河亶甲

居相。自仲丁以至河亶甲。皆以弟次立者也。

祖乙

史書

卷一 商

九

河決相遷耿。復以河決遷邢。相巫賢治比太戊。

祖辛

自祖辛崩而不序立者。且四王。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民苦河蕩析。而世家賴鹽利。申命論之。卒成殷遷。以復古治。

小辛

小乙

居太子於民間受學耳盤以成其德在殷上下猶未懸隔也。古公亶父自豳遷岐周人以爲王業基之。

武丁

三祀思賢得傳說於夢起巖築而相焉亦以耳盤輔政。勤學恤民政無怨矣然後撻荆楚克鬼方不至者誅而稱中興焉諸侯之畢朝也。五十九祀崩曰高宗。

祖庚

祖甲

史書

卷一

商

十

在高宗世遷野而成祖庚之立是以作而知民艱也。周世子太伯蓋逃勾吳而成國焉知父志在季歷也仲雍亦偕之行。

廩辛

庚丁

武乙

遷沙丘虐以慢天獵河渭而震焉。

太丁

季歷嗣周治昆夷獯鬻避之矣。

帝乙

七祀周侯昌嗣始爲西伯。賢元子啟史以嫡爭而立紂。

辛受

其以殷亡也蓋負才恃勝驕而之暴者也。西伯具食勤民事友號仲虺叔而政咨焉賢臣有若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曰四友也者周召分周而治畢康之屬且漸起與之勢也。王方醢酒西伯設禁於西土。七祀王以巧爲悅於妲己新其淫虐刑設炮烙朝涉者斫其脛。西伯方務德治王顧囚之羑里用崇侯虎譖也。西伯卽羑里彖易辭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既出請除炮烙以洛西地王賜西伯弓矢斧鉞。十二祀虞芮質田訟于周覲德以讓歸或以

史書

卷一

商

十一

當受命之年也讓國避世若夷齊者歸之矣獵得呂望於渭濱而太公之兵法用伐戎伐密作都於程伐邲伐崇而卽都之是豐邑也有天下三之二而王若弗知世以周之行德也陰云然以臣終二十祀薨而曰文王也。武王嗣周王不悛而增其虐任飛廉惡來厚積而崇侈以縱欲。西伯戡黎勢已近王怙天而惡祖伊言及之也。忘日廢祀故微行遜箕佯狂皆以殷之亡也比干諫而剖其心。河竭。三十三祀周合諸侯伐之甲子戰牧野而殷師倒戈王以焚死商亡。起湯乙未終紂戊寅三十一王六百四十有四祀少衰而輒振則商政簡而易繼之效也。大

詩

武王

史記

卷一 周

十一、

之以維皇建極。天人之事備矣。蓋箕子之所以不敢死於紂者也。封之朝鮮。至今有古遺治。盡存神明之後。虞陳夏杞。則以備三恪。在周得以言四代之禮者以此。還豐諸侯大飮。告武成。示之崇文德也。遷鎬。是爲宗周。以形勢臨東諸侯。正首子月。服赤。度數放之於文而無復加矣。王以十三年滅商。後二年疾甚。周公卜祭先王。請代死。爲新改命也。王瘞。是以有金縢之書。姚伯子曰。聖治所會。周其大備矣。思古者。非是孰爲監。故揭其大端。期與有明焉。徹田以專地權。民生於食也。食地私而民不公。屬矣。食地公而民不私屬矣。兵并出一人焉。國不病征也。於

非取壯而民不殲於寇也。建學養老。揖讓明而孝弟興。太子齒焉而觀法。教之有壹而儲訓且豫也。士觀射於文也。勁之。比禮樂焉。於武也。柔之。作大武樂詩皆聲教也。享祀有什。義微而辨。分嚴郊禋配天。宗文配帝。以功以德也。宜古公季歷。其以追王也。受姓者。原其祖德。達諸庶人。氏族以分也。則三繁而類明。讀法而民耳目一。師惟傳先王之教。邪莫之姦矣。祭明等倫舉者。其親相屬也。位相賓也。疎則不瀆。常則民志靖。巫覡咒詛。盟誓收之以輔法。雖有精於鬼者。不得以愚愚也。九府泉流而利權樞。追情民以夫里。則天下農。天下農而人給矣。人給而奸賈不得巧瘠以史書

卷一 周

十四

益羸。故非有土。則不富矣。富貴者。王人馭天下之大柄也。褒封兄弟甥舅之國。加廣焉。示天下重也。九服朝覲會同。禮以降殺。上下交而有體。諸侯得以禮往來也。寧歲四牲。斬牲肆殺。而禮以明民。其長世。故有術也。

成王

管叔不悅。以周公右王也。基之以流言曰。將爲周不利。是時。同德在朝。猶有召公太公也。公避諸魯。王悟迎之。還。感於風雷。而金縢啟也。武庚絕於周。曰紀殷緒。叔謀不遂。轉而終其惡也。殷叛奄從之。淮徐之戎交亂。故周人大恐。惟公決於東征。於是監殷而靖者。獨康叔也。既定殷遷。其與

亂者於洛。更以微子守其祀。曰宋公。三監并入於衛。故詩有邯鄲皆衛風也。七年。周公承武王志營洛。是惟地中。達德於四方。定鼎焉。曰成周。王則俾公以東伯。留撫其民。是時太公與魯公伯禽皆之國。王所獨召公。主西方諸侯。有去志。公固留之。曰。保命我二人也。王作周官。三公九卿。其太師太傅太保。則太公召公周公之所任也。三少無屬。曰孤卿。而六官率屬以聽治。諸侯事儉於天子。故三官大夫攝事。而有司徒司馬司空。備其繁重者也。朝制六年再朝。而狩嘗大會諸侯於岐陽。十三年。周公薨。君陳代治。洛然畢公主東方諸侯矣。崇祀周公。然白其牡

史書 卷一 周

十五

以異之。胤之封者八。然魯爲宗。王崩。力疾臨羣臣。作顧命。在輔成元子治也。慎於終始之際者。明王之事也。

康王

繼德累世矣。而惟靖民以致刑措。故虞周姬治也。

昭王

以楚始大。南巡崩於涉漢。不問也。柔至於不振。不可積矣。

穆王

遠狩多不度。徐子偃以王於東。祭公諫而後回車。然偃雖誅而不能革其僭號。耄而作呂刑。罪贖而多鍰不死矣。

恭王

恭以輔昭穆之缺周之所以不遂衰也

懿王

崩而立恭王之弟

孝王

非子始封秦而雨雹冰川王崩立者懿之子何失序也

夷王

北伐戎太原南則熊渠以楚子僭王周之衰非一事矣
始下堂見諸侯蓋愆於厥身王政多缺

厲王

剛於爲暴廢典行意齊侯不辰烹而諸侯駭焉儉狃

史書

卷一 周

十六

淮徐東西交寇吏專利而恣虐怨詛興而誅謗以防民

言也召公盡諫而不聽三十七年國人攻王出諸彘

召公匿宣王以其子代也與周公共和行政者復十四年

王崩於彘而太子立

宣王

周召輔治靖內而後尹吉甫之師北出方叔之服荆自儉
伧回戈也秦仲伐西戎召虎平江淮王亦在徐師中四國
以平初稱中興也蓋羣賢聚朝仲山甫申伯韓奕之屬尤
太雅所歌咏也姜后之內政脩嘗脫簪以諫晏起至其倬
顧憂旱維戊太蒐武丁之朝諸侯有天下豈有讓焉然

周人猶以爲華典之王與厲同譏大者若廢藉墮農導魯
於亂立其少也敗績姜戎忿喪南國之師而料其民四
十六年崩語以爲田而或射焉非罪而殺杜伯之爲祟也
豈謂仁傳而弱也驟振於剛而驟乎抑滿矣忘其初之
艱遂恣也幽昏而習其末路亂斯湛矣

幽王

行非好同於是號石甫爲卿士內嬖褒姒比焉以干政
三年涇渭洶震岐崩而塌陰陽舛常水旱相仍也不恤民
窮而急徵賦田卒汚萊東方之杼柚以空鄭桓公寄帑
鄆號以周爲必亡也卒替姜后世子而登褒姒以成其

史書

卷一 周

十七

子伯服平王逃申其出也十一年王弑於戲以求太子

故伐申申連犬戎亢而滅之也其盛於西也蓋十二王

三百五十二年是時也伯服以亂立曰鄭王

平王

晉文侯衛鄭武公秦襄公平戎誅奸命者而立王姚伯
子曰四賢侯首義天下應之戎攘周地固全也公卿藉外
致勤夫亦以保其私邑顧棄而東窺幸生甚矣且秦屬新
造齊晉仍故封也楚強蠻耳而未大建國力敵莫適相下
復舊宇而脩其政中興之業當未之艾乃遷成周委
秦以畿地而誓之曰苟却戎自有也命晉歸寧惟王

志燬地削勢去而弁兼者莫之畏隣弱者食小以益強至
權在五霸周遂以不復振 鄭滅鄆號而國之 秦伐戎
至岐文公遂都汧渭之會立三族法始峻刑矣 晉封桓
叔曲沃文侯弟也昭侯初立而亂於是晉曰翼 宋宣公
舍子與夷而讓其弟 四十九年孔子脩春秋之所托始
也 在魯爲隱公元年隱爲惠長存桓讓也曰少攝而待焉
五十二年崩諸侯綏賻弱王室矣 宋穆公卒還國與
夷

桓王

元年衛州吁弑桓公而立石碯討之於陳 二年曲沃侵

史書

卷一 周

十八

翼王助之逐翼侯 四年戎伐凡伯於衛 五年魯鄭易
祊詐姚伯子曰於鄭有祊知方有邑也以給狩於魯有詐
知畿有邑也以給朝會朝所以致天下之聚而無擾也然
於易祊以鄭知天下不復望王狩也於易詐以魯知天下
不復思朝王也 秦徙平陽 八年魯隱公弑於桓 十
年宋弑殤公 十二年七月朔日食既 鄭桓武世司徒
一十三年王以政畀虢莊公不朝伐諸緡葛王中肩而還
十四年楚侵隨始患中國也已 十八年伐虢公而出
之用詹父訴其臣也 虞亦逐其君 二十三年崩

莊王

三年魯桓公戕於齊君子誅其罪於文姜淫也而禍及社
稷 誅周公黑肱謀弑王而立王子克也 七年楚武王
卒於伐隨文王立始都郢 十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
見夜中星隕如雨 十一年齊襄公弑亂公子皆出奔
十二年弑者誅莒納桓公魯納子糾以亢之戰敗不克時
管仲以事糾也射中桓鉤鮑叔素交仲知其有霸略也言
於桓而迎焉以相仲分郊制治簡士三萬人故兵行有節
而內不失守所以能征諸侯也 十七年齊滅譚 楚虜
蔡侯滅息妻其夫人 十五年宋弑閔公 王崩

僖王

史書

卷一 周

十九

元年齊以平宋會北杏滅遂不從會也盟柯宋也有渝二
年王師會伐之而取成 三年齊桓公會諸侯於鄆始霸
四年齊楚交伐鄭齊曰間於鄆也而伐宋楚曰其告人
也緩自是鄭爲兵樞與五霸終始也 曲沃武公滅翼而
以爲晉侯盜國命國焉用王矣 五年崩 秦徙雍

惠王

二年王子頹介莊王寵以衛師燕師入立三年鄭厲公奉
王於櫟四年會虢公誅頹復王 五年陳亂公子完奔齊
實田氏 六年晉謀盡桓莊之族獻公之言曰去遏焉懲
曲沃也而孤其宗以兆六卿成三晉也 九年晉都絳

十年齊服陳鄭盟幽以王命伐衛賂不卒事 十一年楚伐鄭 十三年齊伐山戎 十五年魯亂狄伐邢 十六年齊救邢省魯而不定也 晉作上下軍滅耿霍衛強於北焉文攸基也其不與齊會也趙夙魏畢萬韓萬皆以功受地於斯焉 十七年魯再弑而定於僖齊功微焉爾狄滅懿公衛民幾殲戴公處曹而立齊乃成而致饋此五霸之所爲憂諸侯者也 十八年而後救邢者遷諸夷儀 十九年使衛去河內而封之楚丘 江黃盟 二十一年齊伐楚至召陵罪之以不貢也盟而還師楚未已其北圖時子文蓋爲令尹 惠后將薨世子而立其少帶 二十二年齊正

史書

卷一 周

二十

襄王

元年命賜齊侯胙於葵丘明禮敦好桓之盛也然晉方往而道還是陝霍諸侯未爲至者然則桓威南阻江漢西北未及雍冀也而易言王乎 晉自驪姬產亂獻公卒而死者二君時文公在狄也惠公賂言以苟入內用不親而起怨於秦 四年楚滅黃 帶以戎焚王城伊洛之間者也齊平戎而不誅帶 淮夷病杞 六年齊遷諸緣陵 沙鹿

崩 七年楚伐徐諸侯救之伐厲 秦穆公獲晉侯而復之質其太子圉而定晉賂 八年齊以鄆病淮夷而會淮

或呼齊有亂矣 九年齊伐莒 魯滅項 齊桓公不蚤定太子卒而爭立者五宋襄公則艷而效施十年定齊而立孝公以霸事爲可襲矣 邢以狄伐衛 十一年宋會諸侯執滕宣公而牲鄆子圍曹居霸也始虐於是陳蔡楚鄭同思桓德而盟於齊 秦取梁 十三年宋盟楚而襄公執其釋也以諸侯有薄之會不以也懲 十四年鄭楚也朝而宋出師傷股於泓而卒其爲戰也皆待敗曰吾由古 秦晉遷戎於伊 晉惠公卒懷公逃秦而歸立十六年

史書

卷一 周

二十一

秦納文公不堪置服而後德也 王出居鄭帶以狄寇也 十七年秦將納之晉辭焉以自爲功師復王而誅帶勞之河內辭而請隧王曰無二王 衛文公滅邢 十八年楚伐齊圍宋而盟諸侯弱中國之無霸也時晉文之先文教也五年矣 二十年伐衛披賈致楚師而大敗諸城濮則唯能用其民也王勞諸踐土公意主報施然審幾審勢在霸事則正也命爲侯伯楚爲是寢北駕既用元阻讎將致戮衛成公則踰節矣 二十二年以秦師圍鄭將亡之矣秦貳鄭顧爲舍戍乃還 二十三年衛避狄遷帝丘 二十四年晉文公卒桓之爲政也務見德而功期紆故其名有溢

文則行不越謀當機決發以逐功敵所由威也然逞而不止以仁或不堪其責矣土得地勢而大故襄伯嗣業然南北旅進終於春秋。二十五年秦襲鄭師過周有覺之者旋而滅滑晉扼殺取其帥秦晉於是隙穆間天下之爭西收地又時出以取名於霸爲巧以舍成敗彙墮功則其拙焉者矣。二十六年失閭。陳衛不晉朝襄公覲王而後伐其無禮。楚穆王以太子弑而立冒利滅倫并大惡討弗及而傳世天下安於亂也已。二十八年晉入沈楚滅江爭伯也以亡其小國。秦報晉再敗而後有王官之勝偏霸西戎。三十年楚滅六英神明之祀唯臯陶是時也

史書

卷一 周

三十一

絕。三十一年晉襄秦穆皆卒矣康公立趙盾幼靈公而秦焉求君公子雍厚衛而往晉更事而寇禦之襲諸令狐自是歲有秦兵盾之失謀也。會於扈靈公立也。三十三年王崩終春二伯以保守法之令主也仁勝於武忠厚之遺傳乎。

頃王

元年楚伐鄭二年平陳蔡及宋弱晉也。魯敗鄭曼長狄也久爲華患是役也殲。六年王崩。齊懿公弑立。宇於北斗占曰宋齊晉君。楚莊初立多難晉猶若強。

匡王

元年晉以齊之侵魯也爲會而以賂還宋文公弑立備鉦鼓討之亦賂不終事也。四年齊懿弑而惠公立桓子之爭立者卒歸於是君。魯襄仲殺文公太子而立宣公三桓攘政以是間也。莒弑紀公則皆未聞討者。五年鄭以是棄晉卽楚與於侵陳晉遇楚師有北林之遁此盾相晉之著於事功者也。六年晉侵鄭又望楚師而遁。晉靈公不道亦以不悅於趙盾也盾使其側室穿弑之而立成公。王崩。

定王

史書

卷一 周

三十二

元年楚莊伐戎於周薄洛觀兵且問鼎焉而後知桓文之能臣也楚德涼齊晉而志代王中國無霸有虎噬而已。二年鄭弑靈公。六年楚滅舒蓼盟吳越。陳鄭不常七年晉成公會於扈謀討焉而卒。八年陳靈公以淫戕九年楚師定其亂。十年楚入鄭盟而釋之晉救者聞而謀還卿自用也將荀林父弱而失制濟河止師戰形見而不備遽爲楚壓營之可陣未遑及也鼓退而擠於河是則鄭之戰所以敗也知莊子下軍大夫耳失營以其屬反取當焉以是知其未大敗也又以知選兵之足恃而古制善也。楚之廣數卒偏之兩是徒倍周制也。姚伯子曰車重不利險行楚略設以逐中原其土固不宜也滅蕭十二月圍

宋及十三年盟而還晉無救師楚莊之霸漸於中土矣

魯初稅畝知時井田皆在也然十二以爲暴晉滅潞敗秦師十五年晉卻克聘齊而怒以帷笑也魯衛方患齊求楚師十六年莊王卒十七年王師敗績於茅戎十八年魯衛因卻克以敗齊師於鞍頃公幾獲王不受晉捷曰齊非戎狄也而何以多殺爲二十一年梁山崩

王崩

簡王

元年晉遷絳於新田晉楚爭鄭師遇於繞角二年吳伐鄭入州來蓋晉也通使敝楚使東虞而間以收諸侯

史書

卷一 周

二十四

三年晉滅趙氏韓厥請存其孤初厥之登也以盾薦四年晉人執鄭伯鄭人爲收立君者而晉歸之姚伯子曰權而經者也敵強非更其局無以存國五年晉景公卒七年宋合晉楚之成盟無加戎也八年曹成公弑嫡而立十年晉執之以命子臧子臧辭守節焉楚背盟亟侵諸侯賂鄭田而及之盟也晉伐鄭遇楚於鄆陵晉自公室之孤也大夫日相併於樂范荀卻及趙魏韓也浸強而內陵厲公故驕多私人范文子恐恃勝而多更以及已也曰吾僞逃楚以紓憂而晉人不可楚襲壓晉之陣則有前籌矣樂書曰固壘可老也士句曰塞井夷竈疏行首而可以

戰也遂撤營而勝楚矢及恭王之目十三年楚滅舒庸

厲公將盡易大夫殺三卻而劫樂中行於朝十三年書偃因弑公而立悼公悼公有治才然唯撫諸卿以自定也楚披宋邑以彭城置叛人焉晉救宋於繞角而楚師還十四年王崩

靈王

元年晉城虎牢而鄭成二年服陳三年戎請和魏絳成之曰以專力於諸夏也四年諸侯會吳於戚五年莒滅郕齊滅萊六年魯季孫城費鄭弑幽公七年鄭

史書

卷一 周

二十五

侵蔡啟楚蒙晉會諸侯於邢丘聽命者大夫姚伯子曰下移之勢畜矣悼安決防以趨之增積成重而政弗可返已楚爲侵蔡出師鄭爲待彊之謀曰至者吾與也以是南北交征而不寧者鄭來之也八年宋災而火政具晉侯於是知有天道諸侯伐鄭而成蓋知武子卽以鄭謀病楚也三分而出以牽其全師是以戲之盟鄭以與彊載書而不問也晉還楚以鄭成晉盡貸以息民自公廩及於大夫士庶之苟有積者姚伯子曰此平糴阜民之至術也九年晉以封向戌滅偃陽戍辭畀之宋鄭侵宋衛魯以明其與楚也晉城虎牢楚師及賴皆從之欲以觀晉楚之鬪十年魯作三軍民以去君而從師鄭悔禍於

貳屬謀使晉致強而爲固事計爲惡於宋而不已也方與諸侯盟毫退卽逆楚師而伐宋於是晉師悉起而後服鄭之本謀也鄭賂獨分及魏絳曰和戎之力十二年魯取郛吳伐楚恭王之喪大敗諸庸浦十三年吳王諸樊賢季弟札致國焉弗獲乃舍子而兄弟次傳以舅及之衛孫林父逐獻公晉侯商其罪師曠曰在君是時天下之政所謂自大夫出者也下陵故人多習其說剽立晉卽定之十五年晉平公會溴梁而大夫盟而若無諸侯然齊貳晉而三加魯師十七年晉伐之自平陰門其三門靈公駕走太子斷其軼晉略及濰沂驚怯也楚時侵鄭不利

史書

卷一 周

二十七

然晉師還十八年齊莊公立以靈爲無勇而力士之聚欒范不睦逐欒氏而錮欒盈齊收之二十二年納諸曲沃使滑於中而師乘之伐晉張武軍報平陰之役且明勇也盈以曲沃攻公宮不克而欒氏滅晉卿六而家愈大矣二十四年晉問罪於齊崔杼弑莊公以爲說所謂有邦皆崔子者也吳諸樊伐楚隕於巢門衛弑剽而復獻公晉爲澶淵之會執衛侯其茲討也特厚者孫氏厚交晉卿爲叛籍也趙文子厭兵向戌弭之以爲名成言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故有宋之會楚子木則謀衷甲矣十一月辰在申而日食是以知其再失閏王崩

景王

元年楚康王卒邾敖立諸侯多至者故役繁於弭兵以事兩大也閏弑吳王餘祭二年蔡太子般弑景侯下淫也宋災公母伯姬待姆而焚子皮次鄭政賢子產而授之曰有不可者虎帥以從四年靈王之相楚也爲號之會設王服焉旣弑邾敖而代之謂天下可力取也晉散車崇卒以敗狄於大鹵從狄利也山林險阻卒爲輕七年楚子爲申之會晉安與之諸侯矣故北從者皆至春秋爲特也盈而示侈久宋太子執徐君以伐吳滅賴諸侯無違乃思竟其逞八年三桓分魯而貢於公天下一魯

史書

卷二 周

二十七

也中國所以不振旅也十一年石言於晉陳弑哀公及太子楚奉孫吳以圍陳若將改立者而遂縣之陳桓子厚施當齊景之棄民也陰爲樹焉欒氏高氏曰二惠彊且姜近親也桓子貌情鬪之諸大夫間使或宣言攻陳鮑也而逐之晏嬰知齊之終於田也分欒高室謂桓子曰致於公爲讓而滋長十四年楚誘殺蔡靈侯於申而圍蔡晉昭公爲厭懣之會使請於楚而不能救其滅也用隱太子於岡山旣以昇平王棄疾及陳不羹皆大城焉形張於中原而裂矣以起亂也吳楚尋於兵十五年靈王伐徐而師次乾谿以震吳也十六年平王因其久於外也以蔡

襲郢。楚人故親蔡公而虐靈，故乾谿遂潰，而縊是時蔡公以奉其兄子干也。復因民之未定而弑之。平王既立，寢伐吳之師，復陳蔡以息民。晉會平陰，甲車四千。姚伯子曰：「吾於以知其時之軍數，又以知其民數也。」楚晉車匹也，而徒有加。吳越收揚之衆如楚也，齊秦晉敵而讓焉，使全有青雍，不讓矣。豫徐兗冠帶以十數多千乘者，州當一晉，則夫四萬乘者，中國之車數也。蓋考之於傳，晉之遺守千耳。故曰：「悉師也。」外者，梁之巴蜀幽遼之燕，未通楚南不踰嶺，而冀北猶廣莫又古歉今盈之數也。然則知其民數者，若何？曰：以井甸出車，故質之周禮，而民數可知也。於是設

史書

卷一 周

二十八

施示威而子產以晉爲偷貳也。十八年，吳王夷昧卒，而子僚立。蓋札次及而終讓也，闔閭不平於斯之時矣。二十年，鄒子朝魯，能數五帝之官，仲尼學焉。時年二十七矣。周始衰，而國有文人若其弘，晏嬰子產，叔向，倚相之屬，皆能博觀今古之際，精而收之以華其國者也。是爲好學者，之藉聖道一貫廣取焉爾已。故能爲生民之師。晉頃公滅渾陸戎，幸於大辰及漢。二十一年，宋衛陳鄭災。楚子繼亂而靜，近德者也。餌費無極言，妻其太子之所聘，安與讒處焉而昏。二十二年，許惲公弑，傳以世子買爲不嘗藥。二十三年，楚逐太子，而伍員走吳，其父奢與死。

讒也。宋華向典難，二十四年，叛元公於南里，以是戰吳。楚齊晉之師也。二十五年而後奔。初，太子壽早世，賓喜傳王子朝而求立，惟單旗劉狄以爲不順也。王崩，悼王立，誅賓喜，朝呼其黨謀篡，持勝而未定。晉勤王，居之王城也，則崩矣。敬王嗣立，亂猶未定也。

敬王

史書

卷一 周

二十九

至知有聖人也。三年，晉會黃父，期納王。魯昭公不堪意如之專也，伐季不克，奔齊。四年，以齊師入鄆，魯人戰，季氏勝。晉師納王朝奔楚，王室亂者五年。五年，吳師掛於伐楚，光弑僚也，而立謂子胥謀能入郢也。其說惟多方以誤之。晉爲成周會扈，且謀納魯侯，而大夫季也不克。八年，吳滅徐。十年，始用師於越。晉以諸侯城成周。宋大夫不受功，執之。十一年，魯廢昭公子，而立定公。楚襲瓦以賄久唐蔡，二侯訴之。晉十四年，有召陵之會，亦崇賄不恤，而棄諸侯，惟以無禮於焉爾。吳累歲伐敗楚，將大舉以亡之，乃爲唐蔡興師，大敗諸柏舉，五戰入郢，昭

王奔隨。吳班處楚而爭宮也。申包胥介行而泣秦庭。絕飲七日。哀公爲之哀。十五年。秦救至。越且入。吳夫槩歸自立也。閭閻乃委楚而還。昭王復國。則滅唐。故大國興廢之際。小國之大災也。十六年。鄭滅許。吳伐楚。楚遷於郢。王子朝戮於楚。其餘黨以鄭師入寇。王辟之姑蘄。十七年。齊景公盟鄭於鹹。盟衛於沙。問晉之失諸侯而收之。晉定王室。十八年。魯陽虎謀更三桓。不克出奔。而孔子仕爲中都宰。十九年。齊以衛伐晉。二十年。盟魯於夾谷。孔子相焉。以禮。邱費叔季之所以患魯也。保之者。且爲二氏患。二十二年。仲由宰季氏。孔子因之墮三都。及成。不克。孟以爲其障也。所謂孔子爲魯司寇不用者。二十三年。晉卿相圖而發難於趙之誅邯鄲午也。范中行以逐趙鞅。圖之晉陽。韓魏則曰。彼二子者。乃始禍。於是寅吉射逐而鞅入。二十四年。楚滅頓。吳王伐越。越死。攜李。二十五年。楚滅胡。二十六年。吳圍越。王勾踐於會稽。夫差之以爲報也。越時浸強。逼隣吳南。動慮躡虛。則西北不可以事。此閭閻所以畢命於越。伍員以爲腹心之疾者也。惟伯嚭貳而外比。故王餌甘言而復之。勾踐勤治。爲沼吳計矣。范中行在朝歌。齊謂其亂可居也。以衛師伐晉。取棘蒲。二十七年。衛太子蒯聩逐在晉。而靈公卒。孫輒立。晉

史書

卷一 周

三十一

納蒯聩於戚。而子父乃爭國矣。齊餉朝歌粟。鄭人爲將。趙簡子禦之。有鐵之捷。曰喜於克鄭也。憂猶有知也。二十八年。齊衛圍戚。周與范氏。趙以長弘爲戮。君臣父子。蓋至斯極矣。趙圍朝歌。寅吉射奔齊。范中行滅。而知趙之甚方深。三十年。齊景公立少子荼而卒。霸謀而不國。謀。三十一年。吳伐陳。楚昭王卒於城父。爲救陳之師也。陳僖子立悼公而弑荼。始謀專齊矣。三十二年。吳會諸侯。至於鄆。問大國之皆多難。而始事中國。乃盟魯而入邾。三十三年。宋滅曹。吳伐魯。復邾。三十五年。吳城邾。通江淮。以伐齊。齊以弑悼公說。三十六年。吳復爲魯伐齊。艾陵之戰。齊之將士車甲以罄。而後知王伯之爲仁也。取足立威而已。而淫殺以逞。三十七年。吳會橐臯。魯使子貢辭尋盟。執衛侯。子貢見韜而釋旃。冬。中尼觀流火。而知失閏也。三十八年。吳晉爭盟於黃池。越則入之矣。酒中以疆外。疆之所以疾債也。字東方。時孔子老於行道。而居魯。贊易定禮。正樂。表章詩書之永爲生民利者。有漸次矣。夫道亨。則生氣流。道否。則殺機塞。故論語所記。堯舜禹湯文武之所滙也。而莫非仁心以爲本。當世之征伐殺戮。尤其所不樂也。因曾子作孝經。原性善於父子。天下可相因以定者也。二十九年。獲麟。而春秋以成。齊

史書

卷一 周

三十一

弑簡公。卽請哀公討陳恒之罪。以是知必欲見之實事者。聖人之志也。字。四十一年。孔子卒。王道窮而師道立矣。白公亂楚。劫惠王。葉公定之而歸老。四十二年。越敗吳於笠澤。楚滅陳。四十三年。王崩。

元王

元年。越圍吳三年。滅之。吳之毒於齊楚也。怨有厚。趙襄子顧盟。而不敢遠征。以內有知也。故遂無援而亡。越乃霸上國。朝魯定。邾出師於衛。齊晉秦楚不敢與爭諸侯者。當其時也。七年。王崩。

貞定王

史書

卷一

周

三十三

元年。齊晉爭鄭。晉之瑤也。齊之恒也。魯哀公不安。三桓求出越師。以去之。而非遂也者。不勝。茹之居賄也。棄其國而已。越亦無政也已。晉地震。河絕於扈。出出公。河赤。知主亡。趙氏連師圍之。而自取滅者。驕見而成。韓魏趙之合也。地既三分。臣也皆君矣。楚滅蔡。滅杞。東取吳。故地至泗境。乃接於齊魯。自是漸習爲戰國。春秋戰國之間。小國之興亡。莫可詳矣。二十八年。王崩。子哀王立。三月而弑。五月。考王又弑。思王也。皆弟弑其兄也。考王既立。分弟揭河南地。以靖亂。削益甚。諸侯愈慢之。

考王

龍門河赤。晉幽公未亡者。曲沃絳耳。屈而朝於三臣者。勢所趨也。姚伯子曰。向使國滅。開其地。以聽天子。家喪還。其田以給公祿。則本未有叙。周不弱而齊晉不易。列國亦或庇焉。而存矣。彗。楚滅莒。十五年。王崩。河南周恒公。封其少子班爲東周君。以奉王。

威烈王

趙襄子舍子而立兄孫浣。秦弑懷公。立靈公。韓殺鄭幽公。終春秋所爭者。鄭也。韓貪其地。而分得鄰焉。故虐之也。亟及戰國。終并焉。爭樞又在韓矣。晉弑幽公。魏斯立烈公。秦魏戰於少梁。分之爲弱。自是相備已。秦廢靈

史書

卷一

周

三十三

公之子。立簡公。河岸崩。壅龍門。至於底柱。魯繆公尊禮子思。魏斯之於子夏也。亦師事焉。聖人沒。道顯於其徒也。斯敬者。又田子方。過段干木。廬式焉。禮卑抑矣。而任功則吳起。西門豹。李悝之屬。豈群賢不樂以實福利其民耶。所重何在。歟。惟逐時之君。速效之迫。心已急。所用非所尊。爾已。魏伐秦。築臨晉元里。魏克中山。秦初租禾。魏伐秦。至故鄭。築洛陰。郃陽。豈秦當不寤。魏以初起之勢。累得志耶。然河西繡錯。灑距秦中。固全晉之所以形制之也。韓取鄭。雍丘負黍。魏用李悝。盡地力。地產以權民衣食。審節其度。而人謀足焉。阜民者安國之本也。欲豐散

歎法爲平糶，樂賈增天凶，風波其價而已。糶平，不名抑商而農扶矣。督盜禁博，崇耻明制，皆民爲理者也。以爲譏，非知治者也。九鼎震，命趙魏韓爲侯。二十三年也。綱目始是以續春秋而後年復可紀也。姚伯子曰：晉以其全，亢楚而服齊秦，故周弱而綱猶存焉。三晉命，天下並敵爲戰國，無霸以無王矣。鬪力而民命盡，各更制而法度壞，人爭異說以角名，而道術分裂。魏韓鄰秦而分弱，秦蠶食之以廣地而兼并，成故古今一大升降。三晉之命也，通鑑綱目之所托始也。二十四年，王崩。

安王

史書

卷一 周

三十四

元年，秦伐魏，至陽狐。二年，魏韓趙伐楚，至桑丘。韓景侯、趙烈侯、秦簡公卒。三年，號山崩，壅河。五年，盜殺韓相俠累於會，七首及烈侯。十一年，秦伐韓，取宜陽六邑。齊田和遷其君貸於海上，以一邑。十二年，秦晉戰於武城。齊取衛襄陽。魯敗齊師於平陸。十五年，秦伐蜀，取南鄭。魏西河之守吳起也，公叔忌之。武侯立而奔楚，遂盡其術以相悼王，以御軍制治，皆矯而之嚴也。公族大臣壹法而裁，清冗於大，富強所以速也。然怨叢之矣。南收地於百粵。十六年，命田和爲齊侯，魏爲請也。魏襲趙邯鄲，不克。十七年，秦惠公卒，國人殺出子而立獻公。

靈公子也。韓伐鄭，執宋公。十九年，魏敗趙師于兔臺。二十年，日食晝晦。二十一年，楚悼王卒，楚人殺吳起。二十二年，齊伐燕，魏韓趙伐齊。二十三年，趙襲衛，不克。齊侯貸卒，太公不祀矣。二十四年，狄敗魏師。魏韓趙伐齊。二十五年，蜀伐楚。二十六年，王崩。晉滅其君，俱酒廢也。然韓之先萬，自桓叔出。

烈王

史書

卷一 周

三十五

元年，韓滅鄭，而都焉，故或謂鄭王。三年，燕敗齊師於林狐，燕在春秋微矣，並峙戰國爲雄者，豈值齊晉之難得，啓土北服而驟大歟？姚伯子曰：七雄而三姬，加魯衛諸國，猶食天下半也。故廣封建之爲子孫田也。魯魏伐齊。四年，趙取衛都鄆，七十三魏敗趙師於北蘭。五年，魏武侯卒，太子未定也，故瑩緩爭立。齊威王晦而用察，驟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及其黨，蓋用毀譽之至達者也。明治以震，六年來朝，天下同賢之。魏敗趙師於懷。七年，王崩。弟顯王立。韓趙聞魏趙欲殺瑩，爲市韓口，兩立而弱之，以不和退師而瑩乃定。

顯王

元年，齊伐魏，取觀津。趙取齊長城。二年，秦敗韓魏之師於洛陽。五年，秦敗三晉之師於石門，斬首六萬，始播虐。

也。而王賜獻公服。七年，魏敗韓趙，而秦敗之少梁。八年，彗見西方。秦孝公招士衛鞅，自魏入見，相得，有遷廷。帝王以速屢其吞噬之梟志也。十年，鞅誦衆而變法，要使權利盡歸於君而已。以先王和世者，爲厲治，破散人情，而一之於法。什伍爲保，保姦同罪，律如軍功，以賞其訐也。官人於軍以級辨爵，則非多殺人莫得而取貴矣。併四於農衣食必身，父子兄弟，無通利也。絕振懲情，則非勤耕田莫得而取富矣。子長分異，女則贅婚，而奴羸戶，皆其精於富國者也。剗削宗室，禁絕儒學，一跡愚其民，嚴束而疾驅之。其峻刑以爲御也，故錄四渭濱水以流赤誅於細道，灰不貴也。姚伯子曰：堯舜代天生，施爲民肇命，歷三代之季，而澤未墜者，惟不計一時而恢萬世，其法而恕行之，偕天下於生全而已。鞅躁心夕獲血天下以圖功，以亡道與秦覆轍尋於後世，與古治終分，權其罪次，與舜功同極者也。秦人既皆趨令，太子有犯刑，其師傳。十一年，秦敗韓師於西山。十五年，秦敗魏師於元里，取少梁。魏圍趙邯鄲。十六年，齊收趙伐魏。韓取東周，陵觀原丘。十七年，秦伐魏，圍襄陵。十八年，秦伐魏，固陽。韓於是時不被兵，以相申不害也。不害術近鞅，誓以國彊固，宜然。秦勢在敵魏，而後威東，伸計固不先障韓也。十九年，秦徙都咸

史書

卷一 周

三

陽始廢井田，利阡陌溝途之爲私也。苟取廣農，而疆理以漫，莫之復尋也。已設縣，置令，丞二十一年，更稅法，阡陌既開，勢使然也。聽其買賣，且有市田爲富者矣。害至兼鄉縣以役貧，私稅大半，贏積供欲，驕盈僭奢，自有餘生也。國稅減，而家收足，澤阻而不得不究也。隸農饑瘠，食貸幸生。於是有人爲廉耻不設之氓矣。奴佃自貴，雄財以抗有司之法，是人爲君也。姚伯子曰：以一主權，而漢乃逾甚。唯田不上屬也。二十六年，命秦孝公爲侯伯。秦專其民以耕戰，政旣成矣。方謀散魏，而撤其蔽，以開東征之路，而山東莫之知也。二十八年，魏伐韓，齊援救師，勁韓於五敗矣。然後田忌孫臏爲構魏都者，而斬其將，虜太子申於馬陵，齊之爲得筭也，而乃以爲秦。二十九年，鞅將而伐魏，詐虜公子邛，而大敗其師。魏解以河西，而徙都大梁。蘇秦揣秦有兼天下之勢也，秦封鞅爲商君。齊趙伐魏。三十一年，秦孝公卒，太子立爲惠王，鞅以反誅。蘇秦入說秦以連衡不用。孟子熟觀殺機以爭利，延也。三十三年，梁惠王見而問利，則深折之，而提以仁義爲王道也。以生天下，要在復井田，而興學校，王不之用。或迂之爲非，收敗之術。秦拔韓宜陽。三十五年，楚滅粵，地注浙，盡東海，然棲山頓瀕於南海者，猶稱百粵焉。三十六年，楚伐齊。秦取

史書

卷一 周

三

魏離陰。蘇秦摩諸侯，利損秦而齊楚趙猶負險遠秦，強足抗立，創為合從。由燕之趙，通見韓魏楚齊君，開其利而劫之以害在事秦也。六國從約，則盟於趙洹水。按地形，為勢救，後者佐銳前者蹈瑕。左右翼張為奇，而致嚴討於急約。於是六國置相印，則秦兵不敢出函關。然儀秦能識天下之勢，而非誠心欲安之也，立奇功名，苟富貴耳。知合六王之交於初懼，不能保其玩之不生離也。秦且抵其間，計中之矣。乃術置張儀於秦，原二人同學，得從衡持天下兩端而倚強弱較易。秦既不得衡而從，故使儀主秦，緩衡術。三十七年，秦竟以齊魏伐趙而約解。三十九年，秦伐

史書

卷一 周

三十九

慎觀王

二年，孟子適齊。三年，五國攻秦，兵敗函關，而齊不與。四年，秦敗韓於修魚，斬首八萬。蘇秦殺於齊，張儀暴之為衡資。始自魏奉約也。二人者外離中比，蓋名相傾而實倚以繫於富貴者。五年，秦取蜀，據江上流，勢陵楚矣。陸

出猶阨韓。燕王曾失君以太子平可為辟也，欲襲名堯舜而姑為讓。其相子之因之為操術，使或斲其說而蠱之。君臣易位，以驚國人，且恣虐也。六年，王崩。

報王

元年，秦取義渠二十五城，伐魏，取曲沃，敗韓師於岸門，質其太子。燕亂內攻，齊宣王伐之，或望為湯武也，不戰而延之入之，曾既誅矣，而齊兵不戢，燕人悔而改圖，救且至。故齊還而昭王以立，不忘報也，居常深謀。孟子去齊矣，嘗之滕之魯，在宋薛，而獨注齊，有王勢也，終無遇焉。七篇作矣，實疾當時士逢君於虐，偷取世資，故力砭之以堯舜

史書

卷一 周

三十九

湯武也，并田封建，其控制品節，蓋通古義而酌裁之。本隆而未以漸殺期行，則無民怨於政暴，君弱於臣陵，以有承也。非徒昭故典於前人已也。二年，秦拔趙蘭，張儀為秦計破楚，設商於之餌，使懷王空絕齊，怒秦而伐之也，以敗之丹淅，斬首八萬，再戰藍田，則魏襲之矣，為秦驅也，以漢中和而秦并據上流。燕昭王弔死問疾，約身求治，顯帥郭隗以為賢士招。四年，連衡始成，會秦惠王卒而散也。五年，儀歿於魏，然終戰國謀不出從衡。六年，秦初置丞相。七年，秦拔韓宜陽，甘茂蓋要王盟息壤而後將。秦武王卒，以舉鼎絕臍，宣后當國，異父弟魏冉任為將，母

后外威之禍蓋自秦昭始之。趙武靈王胡服而騎射。姚伯子曰。乘車重而行輕。蓋七十二卒。翼三介士焉。威而不敗。卒爲之承。以利轉也。且中土宜。故三代不易。楚廣卒偏兩。魏舒崇卒。以取輕疾。不惟重不利險乎。騎見自秦漢遂浚於今。中輕重而應卒。誠莫之若也。始之殆自胡歟。趙將北略。因其長技以啓土。可矣。胡服而朝。奚爲苟趨便而古之蔑。功敗不相準也已。九年。趙北辟地至榆。約致胡兵。十年。彗見。趙伐中山。秦弑惠后。出武后。二王之兄弟多誅者。冉之權所以重於王也。楚故合齊韓。十一年。同秦盟垂棘。上庸爲餌也。十二年。彗見。秦取魏蒲阪。

史書

卷一 周

四十一

晉陽封陵。韓武遂而楚不收。於是齊韓伐之。楚乃出秦師。十三年。秦韓魏會臨晉。兵移之楚矣。十四年。日食。晝晦。四國伐楚。取重丘。秦取韓穰。趙伐中山。蓋割地求成。而兵不弛。十五年。秦質齊伐。取楚襄城。楚亦質齊。而請秦平以太子也。十六年。趙武靈王傳國而稱主父。蓋嬖惠文。故舍太子章而亟立之也。主父獨北習騎射。道胡入秦。視地形。謀襲之。秦伐楚。取八城。漫書爲武關之會。昭唯屈平知其誘也。諫不可。懷王獨入。稚子蘭言。及入關。而會者。則將軍爲秦王者也。劫以朝章臺。而要取丞黔中。楚人立頃襄王。質於齊者也。屈平作離騷。令尹子蘭放

之。惡其議已也。十七年。秦伐楚。斬首五萬。取十六城。

孟嘗君以好客自喜。負名。秦以相請。而囚之。出。則合齊韓魏師討秦罪。曰。詐止楚王。不義。破其師於函谷。而入關。竟以秦割河東三城而還師。人以此譏其爲義不力。然河西既食後。能屈秦者。獨茲役耳。二十年。主父滅中山。歸。不忍章之屈。而欲分代以王之也。亂作。幽死沙丘。二十一年。秦敗魏師於解。二十二年。韓魏伐秦。莫適主。白起禦之。持韓而并精於魏。遂大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拔五城。二十四年。秦拔韓宛。魏冉封穰侯。在六國亦多君公稱者矣。侯其臣。則自秦始也。二十五年。穰侯伐魏。魏

史書

卷一 周

四十一

入河東四百里。韓入武遂二百里。二十六年。白起伐取魏六十一城。二十七年。秦稱西帝。以齊閔王不東帝也而去之。秦攻拔趙梗陽。二十八年。攻拔魏新垣曲陽。二十九年。魏獻秦安邑。宋王偃乃謀霸斯時也。并滅滕薛。用師大國。侮誅其主。齊閔王食秦餌而滅之。則又以聚天下之兵也。三十年。燕昭王使樂毅連秦趙魏韓伐齊。大破之。濟西。秦取其城九。毅卽辭秦及韓師。以河間宋地委魏趙略也。爲之外勢。而燕師急趨臨菑。齊王走莒。殺狗下齊城。楚之淖齒以救齊爲相。而弑閔王也。王孫賈率市人誅之。求得王子法章。奉之而保莒。王蠋士行高於

宣王時引忠臣不事二君之義而繼國人爲之感動。田單以宗人保卽墨是齊之二城不爲燕下者也。三十二年秦拔魏安城兵及大梁而還。趙有和璧秦請易之十五城藺相如以宦舍人任使弄壁秦廷而弗予也歸以顯名爲上大夫。三十三年秦伐趙拔兩城三十四年拔趙石城。楚謀入寇周公曰攻共主也地不百里而負弑名以爲兵招。三十五年秦伐取趙代光狼。秦司馬錯用蜀伐楚拔黔中楚獻漢北上庸。秦趙會澠池相如相而不屈以歸爲上卿時廉頗戰功自矜相如下之人以服其勇智焉。燕昭王卒惠王聽間言謂樂毅爲德於齊自樹

史書

卷一 周

四十二

也召而代之以騎劫毅奔趙。田單休撫其民而不用劫所信行皆其宣言者也乃稱降而夜出火牛奔之騎劫敗死齊城隨復單以迎立襄王也。趙咨毅以伐燕而不忍也惠王顧使讓之毅復書原其所以事燕去燕之意讀者流涕至漢祖錄其後蓋猶及聞而賢之也。單相齊解裘煖寒也起忌鄒勃謂王曰有利齊之心者孰止其在卽墨也故功名難臣難得君又難。楚項襄娛遊而秦也忘三十七年白起深入戰潰其師拔郢都燒夷陵也楚徙都陳秦置南郡三十八年置黔中郡秦之南征莫之隘矣。三十九年秦取魏兩城。楚西復江南十五邑。四十年秦

伐魏斬韓首四萬救師也魏納八城而師隨至和之以溫四十一年秦拔魏四城斬首四萬。四十二年趙魏伐韓秦救之斬魏首億計沈趙卒二十萬。魏割南陽爲劫和者讐也蘇代曰秦制璽而魏效實地必盡矣是抱薪速焚也。秦將連韓魏伐楚黃歇使至曰與得楚隨陽不食之地何如合之且使韓魏入臣以注地東海要絕天下之爲得也乃止師。四十三年秦連楚魏伐燕。四十四年趙伐齊。四十五年秦圍韓閼與趙人難於道遠險阨也趙奢曰將勇者勝耳遂往救據北山而破之。魏冉伐齊取壽剛其功蓋使秦注地於齊矣。宣太后外夫及於義

史書

卷一 周

四十三

渠王長子矣秦欲盡滅義渠也后以誘其王而弑之。范雎自魏亡命入秦間說昭王曰穰侯不忠越韓魏以攻齊廣其陶封耳善取天下者遠交近攻若親齊楚吾以蠶食韓魏而莫之救也則天下可吞矣冉以疎而唯用。四十七年秦攻魏取懷四十九年拔邢丘唯近攻之效也哉以傾秦傾矣昭王廢太后逐穰侯及母弟市嫪而唯也相自疎逃抗爲危論離別人之骨肉以成一朝之知遇言之王必行矣然審彊弱難易而論功唯冉高下未可定也。五十年宣太后以憂死。趙孝成王立太后用事躡秦彊矣秦急攻之用左師觸讐言以愛少子質齊而却師。四十四

爲趙將取燕中陽韓注人，齊襄王卒，建立君王后主事，婦人計短謹事偷安，而不知秦遠交近攻之謀，成在是矣。五十一年，秦拔韓九城，斬首五萬。五十二年，秦取韓南陽，攻絕大行道。楚考烈王爲太子，質秦，而項襄王疾黃歇，詐使還而身待秦也，故立而任之政。五十三年，楚納州於秦。秦攻拔韓野王，絕其上黨路。王效之，秦守馮亭獻之趙，曰：民欲也。趙豹謂王勿受，知秦素計不可與爭死也。王聽平原君言而受之。議者曰：韓嫁禍而趙取爲兵媒，然壽剛接，太行斷，上黨絕，割裂天下，使形散而不得相救，是并吞之形已成也。存上黨所以圖其合，信陵君於斯時，請魏王合從，急通上黨以存韓，則當時至計，洵可知已。魏謀不立而趙誤將尋於敗矣，失不在受也。五十五年，秦攻拔上黨，民走趙，信乎暴政之爲人畏也。廉頗軍長平，據其民以堅壁，持王貲，秦畏其重難取，勝趙奢子括，負書輕用，可以誘敗也。千金間行而趙將括，則白起陰入爲上將軍，設伏誘戰，括軍逐利而中斷，餉絕，求食於齊兵，餓四十六日，至於糧人。齊終弗予也。括戰死，秦降其卒四十萬，而悉坑之。怒民不樂已居也，堅其不仁，以殺政取天下。此當世君子之所同惡也。武安君謂趙可卽滅，應侯曰：師勞矣，且罷兵，韓猶割垣雍爲講。趙亦議以六城處卿曰：

秦倦歸矣，而六城爲送，不且助之自攻乎？唯起自是以隙，魏故相子順，孔子後也，曰：天下且并爲不義秦，吾無行所矣，遂以寢。范雎報昔怨，斬魏故相齊，而任脫其難者，鄭安平之屬。五十七年，秦王陵圍邯鄲，亡五校，時武安辭疾，應侯彊起，弗獲，以王貲代將。趙急請救於楚、魏。平原君如楚，王難之。毛遂曰：舉郢燒夷陵，怨辱及於先人，趙未若是甚也，乃得春申君之兵。魏、晉鄙以十萬壁鄴，爲秦讓止也。新垣衍請趙以帝秦却師，魯連往謂曰：果爾，如連者，亦蹈東海矣。棄禮義上首功之國，可使帝制以恣其禍於天下乎？秦軍聞之爲却。信陵君亟請救趙，不得，則竊符殺鄆，奪其軍而簡之，選士八萬以進。五十八年，白起斬雎修怨也。楚魏救至，而邯鄲圍解，然當時謂大破秦師，走王貲者，信陵也。鄭安平以所將降趙，范雎始不自安以秦且罪之也。趙議封信陵五城，辭而受其湯沐邑，仲連亦辭賞而去。當時稱四君者，皆以好士豪然，孟嘗、平原制勝或不足焉。春申之末路，無可道者矣。信陵君雖自小弱國才，固特雋，其下夷門，枉屠肆，屈節博徒賣漿之家，卒收其用以建功趙魏也。忠忱終其身，其獨優也哉。秦異人質趙，太子之孽也。華陽夫人無適，買人呂不韋，奇貨居異人，而售奸焉，飾姬進之，則始皇娠矣。走

千金以事華陽夫人。異人所以市適也。當邯鄲圍時。市守者聞出之。五十九年。秦攻取韓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取趙城二十。斬首虜九萬。王不忍也。命天下討秦罪。則冠入矣。周地歸秦。王以壽終。所獻邑三十六。口三萬耳。起武王已卯。終赧王乙巳。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位號雖絕。然東西二周。尚未替祀。是歲。蓋燕孝王六年。楚考烈王七年。秦昭襄王五十二年。韓桓惠王十七年。魏安釐王二十一年。趙孝成王三十年。齊王建九年。繼周者未定。猶當爲七國。

七國

史書

卷一

七國

四六

丙午年。蔡澤入秦。乘范雎之有危心也。開之以退而自全。雎薦而讓焉。以免。澤相數月亦免。荀卿自齊祭酒。爲楚蘭陵令。讓者卽其重名。以傾之。春申君也。卿以避位。孟子之後宗孔子而言王道。唯卿韓非李斯皆及門焉。卿悲當時侈殺人。而托以霸術。甚若白起之口實。血流漂杵。用深秦虐也。故論兵黜狙詐而尊仁義。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以禁暴除害。非爭奪也。然著書言論。多雜出而未醇。李斯之廢古而行意者。准本其法。後王之說也。周人義不爲秦民。率而東亡。秦取其寶。而遷西周公於愚狐之聚。楚遷魯於莒。

丁未。燕王喜之元年。秦取魏吳城。魏聽令。而韓入朝。戊申年。楚遷於鉅陽。

己酉年。魏殺衛君立其弟。魏婿也。

庚戌年。秦昭襄王卒。韓王衰經入乎。栗腹聘趙。趙請燕伐之。曰。及其長平之殲。而兵孤弱也。其時將渠成。不可

以慶人也。而兵隨不聽。腹竟將攻。酈王師爲承。廉頗禦而

大敗之。進圍燕都。相將渠而後平。

辛亥年。秦孝文王以元年卒。莊襄王立。實異人也。燕將

或下聊城而保之者。齊敵兵攻之。歲餘。仲連射書燕將。使

還國。齊人議爵。不受。竟逃名海上。

史書

卷一

七國

四一

壬子年。秦莊襄王之元年。文信侯呂不韋相。市已贏矣。方沒利而逐之。東周君亦以率天下討秦而滅也。比亡。凡七邑。秦遷之陽人。聚其積德也。久故其壤滅也。難。歷年所以永也。人見周淪於弱。思以彊治。秦強而暴矣。久近之數何如哉。秦取韓宜陽成臯。置三川郡。楚滅魯。周公之八國盡乎。姚伯子曰。孔子殷人也。曾子。夏裔也。本鄆國也。孟出於三桓。是猶周公之胤也。癸丑年。秦伐趙。定太原。甲寅年。置太原郡。悉有上黨諸城矣。伐取魏高都。汲魏危亡。復信陵。毛薛勸行。曰。不且夷先人之宗廟乎。信陵得

五國援師逐奔家驚及於函谷關 秦莊襄王卒子政立
呂姓也嬴先六國亡矣 相不韋專國號曰仲父市國市
帝以至市殺市亡

乙卯年始皇之元年用韓閼渠涇爲溉寫鹵得水而畝收
鐘益利餉也人其渠曰鄭國

丁巳年趙悼襄王之元年李牧伐燕取武遂方城初牧以
保邊練士爲趙誘破匈奴闢地千里頗奔代之將戰多功

秦伐韓取十二城 魏王不用信陵以秦閼之言曰將
連諸侯以自立也信陵爲是自廢而卒論者以開魏存亡

其後漢祖過而祀之誠有以賢之也 秦大饑

史書

卷一 七國

單八

戊午年秦取魏暢有詭 以蝗疫爵納粟千石者一級姚

伯子曰是千畝之收也能輸之非兼并豪商弗任也財足
逞欲而爵假之器俗之所以習爲靡而不可禁也阡開弊

斯至矣

己未年魏景閔王之元年秦取二十城置東郡

庚申年春申君率趙魏韓衛之師伐秦敗於函谷關而還
楚東徙壽春 秦拔魏朝歌衛濮陽

辛酉年秦取魏汲

壬戌年魏與趙鄰

癸亥年秦王安之元年 夏秦民死凍 取魏蒲垣衍氏

秦太后不能絕邯鄲之好不韋患之僞官嫪毐以自代
也既太后以有二子毒亦存文信之心矣攻斬年宮敗而
就夷太后以坐遷雍茅焦登鑊而諫乃還不韋誅 春申
君亦以孕妾進考烈王王卒太子立國則竊矣而亦誅死
李斯入秦以上書論逐客顯用遂急功逐時委其道而
用詐國遣間金賈其心腹名僞而刺承之士以名成則諸
侯無所與共事而墮吾謀中矣斯所以輔秦并天下功皆
此類也

甲子年楚幽王元年齊趙入秦置酒

乙丑年趙伐燕取狸陽兵未罷秦師在矣取趙九城

史書

卷一 七國

單九

丙寅年趙王遷之元年魏以秦兵伐楚

丁卯年秦攻殺趙將斬首十萬李牧敗諸宜安

戊辰年秦取趙宜安平陽武城 韓王稱藩韓非效璽入
秦李斯諂殺之害其或用而軋已也姚伯子曰非亦一斯

也幸也以早殺其身

己巳年秦取趙孟浪番吾李牧兵至而還 燕太子丹逃

秦歸養死士

庚午年韓獻秦南陽 代地震圻

辛未年秦內史勝將城韓虜王安置潁川郡

壬申年王剪將下趙井涇樂之者李牧用秦閼誅之

癸酉年。秦遂滅趙。虜王遷。剪屯中山。以臨燕趙。乃得立公子嘉於代。合燕兵屯上谷。楚幽王卒。兄弟爭而負芻絀立。復芊氏。

甲戌年。荆軻爲太子丹刺秦王。不中。故伐燕益急。圍拔薊。王走保遼東。獻丹首。而不獲緩師。

乙亥年。伐楚。王剪請師六十萬。弗得。謝病。李信蒙恬以二十萬往。

丙子年。秦將王賁滅魏。殺其降王假。三晉既亡。燕楚被兵。秦師不再舉。則海隅必不孤立。而齊坐觀虎噬。忘其及已也。秦師會父城。楚兵隨之。三日不休舍。以大敗歸。然

史書

卷一 七國

五十

後如數而授之。剪。剪行。所請惟美田宅。

丁丑年。楚悉師禦諸平輿。剪堅壁休士。退而後追之。斬項燕。

戊寅年。滅楚。虜王負芻。置楚郡。

己卯年。王賁滅燕。虜王喜。還滅代。虜嘉。而伐楚之師方定。江南降百粵。置會稽郡。

庚辰年。始皇之二十六年也。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菑。而齊莫之格也。王遷虜。而國滅矣。方南北用兵時。外挂者且百萬。而轉輸屯戍不與。外張者必內虛。而齊蓄銳四十年矣。善乎卽墨大夫之言曰。齊有帝資。此其時已。故興亡之

臣舉齊馬辛。阿鄆之間。三晉大夫以百數。籍之收晉。而歸晉可入也。城南下者。鄆鄆大夫以百數。籍之收楚。而武關可入也。亡秦。則齊可帝。卽墨大夫之言也。而親秦墮武。滅亡而不悟。則相后勝輩。吞餌問金。偷安玩禍。而勸亡也。六國滅。天下爲秦。獨衛以削弱存。猶是文之昭也。天下無統者。蓋三十四年。

秦

始皇帝

始稱皇帝。功德自著也。第二世。斬於萬世。而除謚。正名號。制詔朕。惟天子。莊襄王追曰。太上皇。歲首冬十月。崇

史書

卷一 秦

五十一

水德也。取勝數以六。紀色尚黑。故民曰黔首。苟改制爲新。而可矣。乃以水德剛毅。戾深。倚法合之。增其世虐。舉帝王代育民生。幾盡其滌蕩。誣德甚矣。則不仁人以文其好殺而已。秦都咸陽。故有內史。隴西。北地。巴蜀。惠昭以來。蠶食晉楚。置上郡。河東。三川。南陽。上黨。太原。南郡。黔中。漢中矣。及兼天下。得韓。置潁川。得趙。置代。鉅鹿。邯鄲。雲中。九原。鴈門。得魏。置碭。得燕。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得楚。置九江。鄣。會稽。長沙。得齊。置泗水。薛。東郡。琅琊。齊郡。是爲三十六郡。守監尉治。不復封建。以絕兵端也。姚伯子曰。方七之並雄也。六土中原。楚爲南國。猶跨漢淮。以立疆。及

秦川郡治在江以南者，纔四五郡耳。其北都城相望也。蓋先王所經理，民聚處焉。崇山大澤，猶屬天荒。故商鞅開阡陌，而齊梁趨廢井田，地不勝人。是以務富國者，苟且爲通變，亦其勢然也。今則人南稠而土北曠矣。使聖人復生，北土正可均以富國，顧妙用何如耳。謂無田可分，古法戾今而必不可復者，此乃江南曲士見狃於所不足而爭也。名城具重鋒鏑，銷爲金狄，侍立官庭也。鋤豪傑尤急，輕重其名，懸之金而購，期必得，謂如此天下不復能爭戰之事矣。侈明得意，北阪設六王之官焉，供具其故美人器用也。九鼎自周淪亡，乃璽和璧爲傳器。文曰：受命於天，其壽永昌。

史書 卷一 秦 五十二

二十七年，巡北至雞頭回中，作信官渭南，甘泉殿驪山，甬道以達。天下治馳道，東窮燕齊，南極吳越，廣築五十步，夾之青林。

二十八年，東巡登岱，勒功，始有爲封禪獻者矣，而未足也。希冀神仙不死，使方士帥男女，渺茫求諸渤海中。

二十九年，游至博浪沙，椎者中其副車。張良也，以世相韓爲報讐。

三十一年，實田，姚伯子曰：買賣以私，虛舛虛糧，漸積以至於不堪也已。

三十二年，東巡得圖書海上，曰：亡秦者胡。蒙恬所以伐匈奴也，將衆三十萬。

三十三年，置桂林南海象郡於南粵，以謫徙戍五十萬，邊胡之國，多有故塞，恬更攘地，盡河南，起塞自臨洮，依險深林，塹築爲長城萬里，盡於遼東，四夷懾服，中國愁怨之聲作矣。 隼

三十四年，焚書，惡或尊美前代，以非議已也。史官所藏遂泯矣。六經未至絕滅者，易以筮全，孔子之孫鮒盡藏其家書於復壁。

三十五年，道九原，抵上郡，除直道，塹山堙谷千八百里。

史書 卷一 秦 五十三

渭南營朝宮，前殿阿房，廣大窮麗矣。豫營驪山，玄宮具象天地也。離宮複道相屬三百里，徙刑分作，蓋七十萬人。侯生盧生求神仙，不效，亡，而譏始皇之爲人也，罪之以妖言，諸儒生坑咸陽市者四百六十人，出長子扶蘇監兵上郡，以爲諸儒爭也。

三十六年，隕石東都，曰：始皇死而地分。時天子氣見東南。

三十七年，爲厭之。東巡，沛人劉邦素負異，伏匿避之。氣輒隨現，過錢塘，項籍觀而自擬可代也。射魚之罾海中而病，道崩沙丘，遺詔立扶蘇，蓋太子未定也。是以丞相斯、林宦者趙高邪說，矯易胡亥，而殺扶蘇，並蒙氏也。還發喪，塋

驪山珍奇充牣則掩工匠而生理之其後宮非有子固無不殉也。姚伯子嘗爲始皇指亡當及其身輕用其民不啻牛羊之也。長牛羊者思繼殺猶節秦以民充欲且畢之一日百難並役歲計丁壯三四百萬轉輸不免於老弱天下固無寧人矣。嚴法輔虐政吏果誅者賢饑勞傷瘠慘毒瘁之冰芽雪果其民之生斯世也能須臾乎。爵極必發爲大難會死乃在二世時爾。蒙恬得書欲復以扶蘇死乃就繫二世將盡滅蒙氏兄子子嬰曰誅謀士且立無節行之人是使群臣不相信而失人心也不聽。

二世

史書

卷一

主四

元年東南巡歸而謀樂越高在中車管教二世法律樂其間可奸以攘其權也既爲廢立則思摧不附已者謂二世曰大臣諸貴皆未釋然於沙丘也庸得樂乎大爲殄滅典貧賤而富貴之樂恣而莫吾禦也已於是始皇之子女親戚皆得死罪公子高至上書求從驪山之葬高謂二世真可樂矣乃速阿房之工廣屯衛急漕粟爲犬馬禽獸繫也環咸陽三百里使勿殺。陳涉吳廣領漁陽之戍兩稽斯度死法莫如立名民所從可順用也秋七月首起楚大澤託言項燕扶蘇在也豪傑故裔既爭言亡秦民積恨於郡縣吏樂屠守令以應。涉下斬遂據陳稱王張楚張耳

陳餘秦名購之不得者謂涉勿王急復六國後益樹黨爲秦益敵不聽。二世聞亂得博士叔孫通言鼠竊狗盜則喜。涉假王吳廣監楚將擊取滎陽耳餘請略趙涉以屬之故人武臣而使鄧宗狗九江周市狗魏。賢周文使將伐秦以爲知兵也。孔鮒抱器往爲楚博士見有易心謂曰王知勝敵而不自爲不可勝恐一跌悔無及也。周文入秦則車千乘卒數十萬矣至戲秦使章邯將驪山徒禦之而却。武臣傳檄定趙地八月止王趙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白廣皆耳餘謀也怨楚不以已將九月漢帝項王及齊兵皆起。漢帝初以泗水亭長送徒還期

史書

卷一

主五

亡匿斷蛇澤徑或哭赤帝子斬之故多異瑞沛殺令主吏蕭何曹參因樊噲迎立之遂赤旗幟以祀取豐所生邑也項梁陰部勒吳中士會稽守卽謀事而斬之收下縣得精兵八千。周市略及狄田儋殺令而起定齊地。韓廣徇得燕王。魏王咎周市略定魏地之所請立也。是歲衛君角始廢爲庶人亡。二年冬十月沛公之薛。十一月周文之軍數却而走死吳廣滎陽之師亦敗死三川驪起之勢驟張而不免速債者兵非練習不知所以戰也。三川守由李斯子也二世讓丞相多盜斯方內惶因其譏及舜禹圖屈天下以樂身

也。迎之以督責之書。於是益急誅求。成人相積也。秦人亦並生幾幸之心。關外既攘。爲復起之國。而當時君臣猶內敵而殉之。李良定常山。還弑趙王武臣。耳餘誅之。奉立歇。趙後也。於是齊魏趙皆其故王之子孫。楚首事。最強而敗。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楚。臘月。莊賈弑楚隱王以降。沛人呂臣誅賈。復稱楚。雍齒以豐降魏。沛公攻之不克。秦嘉起。鄒立景駒爲楚王。沛公從之。於留張良。謂沛公天授也。爲之廐將。沛公取碭。項梁名楚上柱國。渡江而西。連得陳嬰呂臣英布衆至六七萬人。布故群盜也。番陽尹吳芮才而使之。景駒既王。梁復以柱國收楚衆。勢不相下。而戰梁殺諸彭城。沛公亦合焉。借其師復豐也。項羽攻下襄城。坑之。章邯攻常取勝。而楚未嘗得志於秦。會薛計事。范增謀。非楚後不可以持天下。六月。立楚王心。故懷王孫也。懷王則自謂楚後當立。張良因請楚立韓王成。略地。潁川莫能定也。章邯擊魏王咎。臨濟。齊王儋救而駢死。咎弟豹復立於魏地。儋弟榮收餘兵。保東阿。而不能出也。齊人內立田假。梁擊破邯東阿。下軍榮得歸。立儋子市而逐假。假亡楚。趙高謂二世不聞聲之謂朕。不可使見短於臣民。於是益深官自蔽。高乃得具李斯五刑。非其黨。無臣秦者矣。項羽斬李由。梁以再戰

勝秦驕。宋義語人必敗也。齊請殺假。楚義不爲市。項梁與章邯戰。敗死定陶。而齊救不至。宋義以此名知兵。楚王自盱眙至彭城。收項羽軍。而封爲魯公。封沛公以武安侯。爲碭郡長。蓋內已憚羽。而自親附於沛公也。楚約入關者。卽王關中。方議伐秦。而邯大破趙。圍之鉅鹿。請救尤急。沛公項羽皆志取天下。奮願入關。王以任沛公。曰。寬仁長者也。謂羽慘虐。使救趙。又以爲次將。屬之宋義。犬非羽所望者矣。沛公啓碭。行破秦陽城。扛里軍。三年。冬。十月。至東郡武城。宋義留屯安陽。四十六日。實畏戰也。羽趣進兵。則曰。關秦趙乘其敝。而下令。不順令者。斬。十一月。羽卽斬義。以令軍中。皆服曰。本立楚者。假爲上將軍。王不得已而命之。十二月。沛公軍至栗。張耳在。圍陳餘居外。主援兵。秦築甬道。餉圍軍。諸侯救者。並畏。止壁。耳望餘。遣將讓之。沒於甬秦。羽旣爲上將。使英布絕甬道。則沉船破甬。渡三月。薄城下。而戰却秦。鮮鉅鹿之圍。然章邯大軍猶持未決。耳出更讓餘。以管秦爲欺已也。餘去。入河源獵。春二月。沛公得彭越軍昌邑。酈食其謂沛公高陽。說下陳留。資其兵粟也。章邯使長史欣入請事。趙高不之見。夏四月。沛公攻潁川。因張良略韓地。趙將司馬卬定河內。六月。沛公取南陽。軍禁掠民望

其至。欣得聞歸邯降楚亦以秦不可爲已。秋八月沛公入武關所將猶不過數萬也。羽自鉅鹿之捷天下諸侯兵已全屬矣。趙高弑二世於望夷子嬰立則爲秦王。瀕亡徙爲貶損不復有收敗之術者積不仁之崩潰不可收也。九月趙高誅沛公入峽關是歲五星聚東井乙未年冬十月沛公兵至秦王降軹道沛公以屬吏而秦亡起始皇庚辰終二世甲午一統者十五年耳。

史書卷之二

貴池吳應箕次尾監定

休寧姚伯子允明

漢

高帝

沛公以歲首入秦二世先死子嬰爲不成君諸侯並以王稱則當屬漢元沛公入咸陽蕭何收相府圖籍而公出就霸上軍也。約結其民以法三章殺人傷盜抵罪吾約當都關中將盡去秦之苛以仁代也。辭慰獻勞不以吾民費徧徇下邑而明告之謹守管鑰。樸素自居秦民樂出於焚溺謂沛公永能生已而衆戴之矣。羽行坑降卒二十萬新安城南皆軍中所將秦民也。羽已以沛爲霸王或故告公距關羽一意戰河北力摧秦銳因率天下諸侯入秦定功莫吾上也已。攻關而知沛公先之矣固不樂十二月自函谷進至戲而沛公臣曹無傷搆羽以拒公也。羽怒言擊沛公期旦日范增更從史沛公有大志非復山東特見且其氣有異今不擊且天子矣計既定項伯者羽季父也初爲善張良夜馳呼之及沛公招之以卮酒則入於沛公爲之心腹矣既畫謝鴻門策且先還爲之辭及旦沛公詣謝留飲增不得之羽則嗾項莊劍舞伯則起稱焉以蔽樊噲見張良出知事急矣擁劍盾闖入焉前視項王而

正言沛公破咸陽功應得關中不居而慎守以待不賞而顧妄聽加害乎羽以酈沛公得出間歸增劍碎張良所謝王斗曰是終奪將軍天下者也而伯常在羽前左右沛公數日羽入咸陽殺降王屠其民而恣焚掠是增秦虐益爲沛公章其仁也發驪山藏始皇子孫無遺在世羽欲分王天下使報命而懷王曰如約則沛公當有全秦而項氏反無處所矣乃抑懷王而崇已功因并退六國王厚入關之將春正月以江南郴先陽尊義帝二月即取梁楚九郡自立爲西楚霸王險巴蜀道名之秦地封沛公以置之也項伯爲請漢中故曰漢王漢王所以終能出者漢十

史書

卷二

二

之請也其關中雍王得咸陽以西東則長史欣曰塞王者塞漢出道也翳爲翟王在上郡三人者以全秦卒賣諸侯衆怨所屬而羽以親故偏任之魏王豹徙西魏東則楚所取益矣韓所略小因故地王徙趙於代燕遼東齊膠東而以趙地畀張耳爲常山王割分河南王耳嬖臣由陽也司馬卬以河內爲殷王九江王英布衡山王吳芮臨江王共敖皆南境也共敖者義帝之柱國而燕以王將臧荼齊以王將田都濟北王田安者故齊王建孫以濟北降者也陳餘以不從入關止侯南皮三縣而田榮不封其所以子奪人者皆非情之所安也泄其所不平而建立失其

正過得者忘惠而失地者怨怒甚之矣漢王欲攻楚蕭何曰就國養民致賢可以定三秦夏四月諸侯皆就國漢並初有國者稱元年五月田榮滅齊王都弒膠東王市秋七月兼濟北而伐楚蕭何道中薦韓信曰欲爭天下非信不可王以爲大將軍與計事謂三秦可傳檄定者推本秦民望幸之心也何故知思東之士可用而人懷漢德因之易以成功特以漢楚之力不敵不欲嘗其鋒其勸漢王就國者靖之使東而後動也故得信知其可大用也而力薦之於是何以丞相留巴蜀給餉而信從王以八月還取關中圍雍王廢丘翟塞皆降時楚已殺韓王成內

史書

卷一

三

立故吳令鄭昌爲韓王距塞漢而親伐虢荼弒廣兼燕漢二年冬十月義帝戕於江中姚伯子每歎後世君臣之變而惡范增之首汨之也增全謀在輔羽取天下豈真有意與楚者哉權設其名而終攘爲已利莽操懿溫本其術而甚用焉以禍天下烈矣且使羽拂亂其行事至負惡名以失天下者皆立懷王之爲也君臣猜戾激之爲亂何如慎厥初謀哉姚伯子又嘗異懷王不善楚社稷計其術之疎也陳餘連於齊以逐張耳耿復有趙而餘爲代王韓之裔孫信擊降韓王昌十一月漢以爲韓王漢都櫟陽春正月楚誅齊王榮復立假羽怒其民恣焚掠焉故

不能定齊。三月，漢王渡河，降魏虜殷王，爲義帝發喪。陽用董三老言也，正名弑君而伐楚。齊人立榮子廣，拒楚。楚王信張良言，謂漢踐約而止，故專事於齊，而無漢虞。夏四月，漢王部五諸侯兵五十萬，徑入彭城，既有楚都志得矣，以酣飲也，亦無楚虞驟驚而出，走以楚王舍齊而還戰也。楚蹂諸穀泗睢，壅屍斷流，漢王在圍三匝而脫者，風怒石迎楚軍而擊散之，則天也。初，漢王之西征也，事危，故置家人而獨偕將士，彭城於豐沛則近矣，迺與楚爲仇，故惟道中得太子盈，而太公呂后從審食其，遂爲楚軍獲。漢王從呂臣軍於下邑，以敗也，趙魏復畔而卽楚。

史書

卷二

漢高帝

四

田廣滅假定齊地，於是楚不復諸侯爲事，以其全力與漢爭。漢雖敗，內有全秦、韓、河南殷地，已錯入楚，過梁，謂張良曰：孰當吾指關以東，共定天下者乎？良曰：其信越布乎？信故爲大將，越已受漢命爲魏相，乃使隨何說下九江王。五月，漢止壁滎陽，敗者食，而何所發關中老弱且至，甬道餉敖倉，勝勢固在也。雍滅，漢王還立太子，命何輔之，居守，立宗廟社稷，給轉輸，韓信特將東北出，討不服，彭越遊兵楚傍，動則後擾之。秋八月，漢王如滎陽，與楚相持，楚不得西，關中內耕，漢足餉，楚稍事廢，戰其郊也。楚無守計，漢且周爲之網羅，故敗不撓志，制勝者計先定也。楚亟

勝不國矣，冒於戰勝，而趣速償也。韓信奇兵襲虜魏王，請兵三萬，乘勝平燕趙齊，而包舉楚也。漢佐之以張耳，閏月，信滅代，會其相夏說，條以相居趙也。

三年冬十月，信兵出井陘，率左車請堅壁，餒之，奇兵絕其後也。餘泥正兵，不用，信爲背水之陣，致趙師，豫赤幟二千，伺其逐利空，而易趙幟也，以斬二王，泚水上。趙滅，生得左師，信就問計，對曰：衆實疲矣，燕齊實未可力攻也。張而休兵，燕以虛喝服從，而齊乃靡矣。信用其策，燕降，漢復耳趙王，信共定趙地。十一月晦，日食。十二月，布歸漢使屯成臯，酈食其請漢王立六國後，使自爲戰，撓楚權，命

史書

卷二

漢高帝

五

鑄印。張良曰：漢事去矣，趣銷印。陳平任間楚，縱金而不防。楚王則自亞夫以下，皆疑其陰厚漢也。夏四月，滎陽圍急，漢王請和，增曰：必下之，言以不合去，且死。五月，楚圍急，紀信黃屋左纛，出女子軍東門，漢王以夜西遁，入成臯。楚焚紀信，爲其以漢王誑也。漢王收兵關中，袁生曰：且出武關，楚必南師，而復出滎陽，則彼莫知所備矣。漢王乃軍宛葉，而堅壁。楚王至，則彭越撓之下邳矣。比奔命南還，漢王忽出成臯。六月，楚拔滎陽，殺守臣周苛，進圍成臯。漢王脫入趙，取符印，易置耳信臥內。楚且西阻鞏，適彭越燒積聚，而東擊。漢於是時下齊，齊王廣用酈食其

說敵歷下軍。無漢備。信則自趙渡河。

四年冬。襲破齊。入臨菑。王廣走。漢復成臯。食敖倉而軍。廣武。楚臨之而軍。相守。越數絕其糧。且數月。高祖置太公。若將烹者。使襲漢。漢王復以兄弟之義。猶若翁也。其分羹。遺我項伯。則從中解之矣。楚王勇蓋世。忿為漢老請漢。王對戰。決雄雌。無徒苦天下民。漢不與。曰。寧關智也。則躬被甲挑戰。瞋目叱咤。卽漢王語。漢王數之十罪。首弑義帝。倍其約也。語間漢王胸中伏弩。捫足而退。楚龍且救齊。及濰。信囊沙誘擊其半渡。破斬且虜廣。廣弟橫於博陽自立。灌嬰敗之。乃亡。自脩起齊。至橫兄弟父子滅。而次起者。

史書

卷二 漢高帝

六

六王。信因請假王璡鎮定之。漢王怒。罵不悅。二月。使立為齊王。用良平。躡足附耳語也。信則以漢終不奪我齊矣。楚使連齊為三分鼎足也。不聽。蒯徹危辭撼信曰。時之不再來也。而獨不見之野獸盡而獵狗烹。秋七月。漢立布為淮南王。故九江也。八月。漢募民自十五至五十六者。錢百二十文。以治庫兵車馬。賈人奴婢。倍之。女子十五不嫁者。五其筭。姚伯子曰。於其賦之重者。見崇本業。繁人類焉。非以為虐也。仁之善術也。歸死士喪。姚伯子曰。是戰伐時之仁也。北貉燕人助漢臬騎。彭越下梁地十七城。楚王留守而奔救。則漢盡破其廣武軍矣。塞翟王。及楚大

司馬皆到死。汜上楚王至。以兵罷食盡。聽漢約。中分鴻溝。

歸太公呂后。解兵。良平謂漢王。及今盛之。使與信越之師。五年冬十月。楚王回戈固陵。而漢兵敗。張良曰。諸侯緩期。地分未定也。今破楚。卽梁地。王越楚地。以易齊。是歆之自為戰也。王使往諭。十二月。然後皆會垓下。齊王翼張為陣。以中軍當楚。漢王軍其後。又後軍以為勁。楚逐中軍。裹於翼之翁也。以大敗而歸。壁則夜逸。漢騎追獲之。東城王之渡淮。汜江。豈無意江東者。亭長艤船而不渡者。選騎談陷於大澤。心腹盡矣。獨王不可以立。故引天亡以就死。是則英雄自處者也。漢定楚地。獨魯後下。故以魯公禮葬。王且用義帝封爵也。項伯以楚滅得封射陽侯。君子以是為伯。歸末滅曰。其於吳王。猶非宗臣也。漢全項氏支屬。唯使劉姓。還至定陶。馳奪齊王軍。擊虜臨江王。春正月。楚王韓信。梁王彭越。及異姓諸侯王。皆請更號。別比擬。二月。乃卽皇帝位。汜陽后太子以皇冠之。而王遂公習為藩臣爵。追昭靈夫人。母劉媪也。未講於禮。則太公夫人以為尊崇也已。帝在兵中三年。而王隨以楚五年之難。數困而後得定於一家。且戶口十不存二三。干戈之虐也。是以思順民心。以休息。而厭兵北守故塞。南以頌為微。故有國者。稱臣而已。得自制置。外諸侯若閭越。則故粵

史書

卷二 漢高帝

七

王無諸也。以率百粵佐中國而新其封。卽有不貢亦不急征焉。罷兵歸爲民保。山澤者縣招復省刑薄歛禁笞辱。雖制作未遑。出民荼毒之餘。而溷之以生意。是亦歲窮而春者矣。七大夫以上食邑其下。戶有復。置酒洛陽南宮。羣臣論漢楚得失。帝曰。張良蕭何韓信三者人傑也。吾能各盡其用。而羽不能於一范增。田橫入於海。招之。比至。則使客以頭獻。嗟。則客殉之急。招其在海者五百人。遙殉矣。帝以戚田氏得士。亦且不能相忘於六王之後。怨楚將季布之常窘已也。求之急。然丁公謁免帝之功。則以不忠於項王戮。帝留洛陽。蓋欲都焉。婁敬以齊戍卒見。曰。洛勢弱不如關中四塞。獨制天下之上。而扼其吭也。法周德而籍強秦之勢。可以久安矣。張良贊其言。卽日西駕。敬賜姓劉。秋七月。燕王臧荼反。誅之。以封長安侯盧綰。帝同開生而狎習者也。故越功臣而立之。

史書

卷二

漢高帝

八

六年冬十二月。南巡雲夢。用陳平言。襲楚也。信獻功而執之。還至洛。赦爲淮陰侯。初項氏習戰國而封過制。帝用以東併。不能卒易也。常危其漢危。思錯之以親戚。而初得天下。王子之生者尚寡也。故大封建。及於庶孽。謂齊東西秦也。以封外婦子肥。而兄喜爲代王。弟交爲楚王。從兄賈爲荆王。荆楚東境也。冀漸爲磐石之宗。定功。酈侯何位。

第一。良之留平之曲逆。皆以謀也。戰功。平陽侯曹參爲最。於是或偶語沙中。以封者故人耳。用良言。封雍齒。什方侯。明不遺怨也。元功位。議首曹參。帝俞而非其心也。酈千秋曰。參誠功最一時。然唯有何內主。而後效功。況補敗給餉。終濟上之困者。是乃萬世功也。於是十八侯位以次定。酈侯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夏五月。尊太公曰太上皇。匈奴當秦漢間。亦并北胡。稱單于。而王其臣。冒頓收地。河南。適中國疲內爭。略未遑及之也。以強。帝壯韓王信。徙治馬邑。使備焉。則控弦三十萬。圍而降之。以攻太原。至於晉陽。

史書

卷二

漢高帝

九

七年冬十月。朝長樂宮。儀叔孫通所定也。多采秦爲之。設九賓。官衛夾陛。文武東西班。嚮輦升賀畢。置法酒。次上壽。御史糾其誼。講儀無失禮。帝始歎皇帝尊貴。蓋武人偕起者。未馴其暴。通故多取尊君抑臣者迎之。當時所議爲希世者也。由定朝儀。都太常爲漢儒宗。而三代之舊不復矣。時徵魯兩生共議禮。不至。通則曰。不知時務。帝伐胡。至晉陽。覘得其代谷羸軍。曰。可。劉敬後曰。誘也。時三十萬衆發矣。械敬而行。至平城。師未屬。絕餉。白登之圍者七日。脫用陳平計。世莫聞也。還出敬爲建信君。十二月。過趙。趙相貫高恥其王之不獲禮也。造弒柏人。而帝不入。代。

王爲胡兵攻。自歸赦爲郃陽侯。春。令郎中罪祗以上民產子。二歲復。見長安未央宮壯觀有麗。怒謂蕭何。過用其民力。然竟自櫟陽徙都焉。論者曰。是何以成。婁敬張良之終也。置宗正官。夏四月。如洛陽。

八年冬。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十二月。還長安。春三月。如洛陽。帝思榮陽成臯之難。毒賈助虐。擁利踴價。在夷傷流散中。米石萬錢。樂觀殍殣。以取肥也。故困抑之。峻絕其子孫。母得仕。減田租。二十稅一。而關市獨重征。禁及其錦衣操兵乘馬。姚伯子曰。使賈不利而趨農。則民樸而禮義以興。後世守令惟賈之與市耳。目習爲公卿之聞見。史書

卷二 漢高帝

十

凡更令而爲民便者。皆以富富而貧貧也。惟創業之主。觀於利害之原。帝憂胡。劉敬請以適長公主結和親。適長公主。時則趙王后矣。乃名他女。奩之千金。敬往結成。自是時寇時止。敬返自匈奴。進言彊本弱枝。

九年冬十一月。徙齊田楚昭屈景。豪傑大族能其民者。實關中。敬之言也。十二月。如洛陽。貫高反。謀聞。刑備而罪不及王。帝義而釋之。赦當獄時。呂后解以公主。帝曰。使有天下。寧少若女。姚伯子以是謂敬策之疎也。匈奴其能世緣公主而保塞者。立子如意爲趙王。母戚夫人也。寵也專。二月。還。夏六月晦。日食。改丞相爲相國。

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令諸侯王國立廟。上皇不在事。帝五日一朝。孝能承其意。兄弟臣皆王侯。非以功也。邑新豐。故人徙居焉。上皇夜遊。飲忘其非故里也。其承意有如此者。豈後世手及同氣。震傷父心。而顧吮乳者。可望哉。少之者。以擁篲而後尊號。加其學固未及耳。帝欲易太子。曰。仁弱。不我類。御史大夫周昌爭之疾。帝曰。不易。吾言禍趙王矣。符璽趙堯曰。彊相其可。遂出昌相趙。代相陳稀盛賓客。昌至趙。患其鄰及也。案之嚴。九月。稀反。常山亡城二十。帝討之。聞將賈人。帝曰。多金可購也。

史書

卷二 漢高帝

十一

十一年冬。帝在邯鄲。周勃討代。其將皆爲購賈矣。柴武斬韓王信。淮陰侯滅於呂后。名曰與稀反也。春。帝還而後聞之。功臣乃人自危。立子恒爲代王。薄出也。薄后自魏王咎后入於宮。二月。立獻程。王侯常朝。十月。郡給獻費口錢六十三。詔郡國求賢。守相有賢弗言。覺免。梁王以病不從。討代爲罪。廢而遷之蜀。呂后還之於道。亦誅之。曰。反也。懸首洛陽。臨而頌之。梁大夫樂布。以報使頭前而烹。方就湯。曰。惟王居梁地。苦楚。故漢卽累困。而楚不能西。以破。使與楚。而漢破矣。功在與漢破楚者。而苛滅之以反乎。布得釋爲都尉。而信越三族之誅。夷終莫之救矣。立子恢爲梁王。罷東郡潁川。以爲淮陽王友。國諸侯之取。

漢也。博故漢利諸侯也重。夏四月。還。趙佗以南海尉。絕新道。而兼桂林象郡。張楚時也。五月。使陸賈立爲南粵王。而後稱臣奉約。賈還稱詩書帝曰。得天下馬上耳。曰。守之。則非詩書莫治也。夫秦豈取天下與湯武異。其速滅亡。惟滅詩書而不法先王。乃命著秦漢所以得失爲新語。帝於六經遺書終未之及也。以居疾戶羣臣。舞陽侯排闥。枕宦者臥耳。流涕曰。憊也。計事有大臣。而以一宦者絕。獨不見趙高乎。會武臣。能慷慨大體。帝之入秦也。使却威陽居霸上。繙素爲秦民歸。以基帝業。者論亦自會發之。梁臨及淮南布反。故楚令尹薛公謂帝不足怪也。信布越。

史書

卷二

漢高帝

十二

功一體。是以疑禍之及其身而反。未發討兵。先立子長爲淮南王。留侯常謝病。后強之翼太子。招致四皓名重逃秦者也。秋七月。將將太子。而自將者。后以四皓爲太子危慮者。泣帝也。留侯遂請太子監關中兵。帝爲置車騎材官中尉卒。因使之佐叔孫通傳太子。布滅荆。破楚。引三國兵而西。

十二年。冬十月。帝遇布軍。壁庸城。而後戰。布敗。長沙王芮誘而誅之。長沙故衡山也。然帝竟病於流矢。還過流以故老燕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樂極而悲。魂魄之不忘故土也。因復沛豐。

周勃誅黷定代。立代王喜子淳爲吳王。故荆土也。淳見有反相。帝誡之而已。十一月。過魯。祀孔子太牢。還。叔孫通固諫。易太子。而未之聽也。顧見四皓人侍酒。而問之。則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曰。太子仁孝敬士。天下所以願爲之死。太子以定然。呂后不婦外利。以禍漢。幾至於易統者。其機權則素用之矣。相國常晦。自汙以置田宅。帝令圖謝民。以田上林。請卽下之獄。數日出。愧謂相國賢。而成吾爲桀紂主也。弑之反也。燕餌間擊。而不力。匈奴降者。以綰爲不純。漢也。春二月。先以立子建。而後命樊噲將以討。或謂噲且滅戚氏。以呂后親也。復命周勃。

史書

卷二

漢高帝

十三

代將。使陳平卽斬之軍中。夏四月。帝崩。居尊位者八年耳。兵戈之道路。曾無寧日。制度凋疎。未足深責也。撫民有仁心焉。特猜深於功臣。且貪其國。以啓子姓也。而毒加之。誅夷秦暴。猶未改也。漢治雜霸。於此爲批根之論耳。非以三代質文較量之也。呂后卽欲乘倉卒。盡僇功臣。而後發喪與審食其謀定矣。酈商曰。勢不能速。且已。太子乃卽位。盧綰亡入匈奴。異姓王而存者。獨長沙國最小。功在漢者亦微焉。平械噲。以帝且病。畏呂后也。平至。則宿禁中。莖長陵。卽關東來徙者而邑焉。令郡國立廟。樂用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其時郊祀有房中安世。其詩唐山夫。

人所作也。爲漢樂府首。呂后徵趙王，不至，則更趙相。昌代，而王則無留行者。戚夫人幽諸永巷而作勞者，已極慘矣。

漢惠帝

元年冬十月，帝委政，不忍太后之妬，姬伎忍也。后殺趙王，觀帝以人彘，則戚夫人躑躅廁中也。驚而疾發，終矜媿於天下。權不足御其母也。以媿樂而早世。徙淮陽王於趙，始城長安。

二年冬十月，齊王朝宴，太后毒酒，幾以帝嘗醢齊恐，以城陽解。春正月，蘭陵龍見，井兩。相國蕭何卒，曹參代相。

史書

卷二

漢惠帝

十四

日飲醇酒，爲不變何約束也。然論者緣蕭規曹隨之歌，並爲漢臣冠矣。

三年，冒頓遺嫚書，樊噲奮請伐之。季布曰：「搖動天下，復議和，親然車乘馬駟而已，亦獻名馬以報。」立閔越君，擢爲東海王。後世乃以其都東甌爲號。

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敖女也。公主時以有齊陽城，稱

魯元矣。后配帝四年，而名七子。秦孝悌力田復，帝

冠，挾書律始除姚伯子，以是推三章爲徒約矣。立原

廟宜陽，雨血。

五年冬，雷桃李華，粟實，夏大旱，江河欲涸。

七年春正月朔日食。夏五月，日食既。秋八月，帝崩，使

名惠帝子者嗣，實篡矣。姚伯子謂呂娥姁者，陰絕先帝百

戰之業，而奸焉罪當告僂於廟者也。惟漢大臣無權武學，

乃敢襲而用之，以禍唐。呂台呂產將南北軍，右丞相陳

平苟爲媚於呂后，而幾成不制。姚伯子以謂良平之不同

品也，良取忠韓，輔漢其不得已。辟穀謝事，托爲赤松遊，夫

豈沒冒其身久爲榮祿計者哉。九月，太后呂臨朝。

甲寅年，漢時所謂呂后元年者。王呂有萌，左丞相王陵

正言持之，平及太尉周勃曰：「制在太后，亦猶高帝以子弟

王也，陵退，猶讓二人者。」冬，呂氏追王，試王也。夏，立魯

史書

卷二

漢惠帝

十五

王偃，母魯元也。割趙之常山立國，及淮陽，以王名惠帝子

者，於是台爲呂王，地取諸齊之濟南。六月晦，日食。行

八銖錢。

丙辰年，秋，星晝見。江漢伊洛汝潁。

丁巳年，更立少帝，而不改元。呂臨朝，帝亦其名焉。

戊午年，春，南粵僭號，侵長沙。令戍卒歲更。

己未年，春，星晝見。東倖侯興居宿衛，並齊支子也。何

奴冠狄道，行五銖錢。趙王友妃諸呂而弗愛也。

庚申年，春，妃諸而幽殺之。日食晝晦，后呂曰：「我之謫矣。」

而弗悛。二月，梁王恢徙趙，以梁改呂王產封，割齊立濟川王。郿邪王、郿邪王劉澤者，呂嬃婿也。恢死，亦以妃諸呂也。而呂祿爲趙王。宿衛吏酒爲耕田之歌。后呂前曰：鋤非其種，卽斬呂之亡酒者。曰：軍法行矣。相尉多其有氣力，然後依之爲功。陸賈啓謀於陳平，交驩太尉也。曰：制權在將相，利則士豫附之矣。遣擊南粵。

辛酉年，冬十月，滅燕，以王呂通，劉不良，死者四王，奪而爲呂者三國。而產將南軍，祿將北軍，易姓之事，勢且迫矣。秋七月，后呂乃死，其臨朝之八年也。遺詔：惟呂氏勿釋兵。

朱虛侯使告齊哀王西師，而中起爲應。八月，哀王布告

史書

卷二

漢惠帝

十六

呂氏罪，并郿邪兵，攻濟南，誅陰侯率師禦齊。至榮陽，悟其爲助賊也，連和待變。漢以計解祿北軍，產將以南軍爲亂。太尉勃急入北軍，命爲劉者左袒，以一士心。產入宮，朱虛侯章斬諸殿門。諸呂旣就僞罷，榮陽之師齊王歸國。大臣懼齊，且不欲功在東，俾朱虛也，乃迎立代王。文帝立而少帝兄弟殲矣。

孝文帝

元年，冬十月，徙郿邪爲燕王。周勃爲左相，平讓其功也。除收斂相坐律。春，立子啓爲太子，其母竇爲皇后。帝謙讓，其卽位建儲，皆讓先之。后兄弟微，相尉監於呂，曰：

急擇傳。養老之令，八十，非刑罪，月米酒肉九十。加絮帛。

長吏閭丞尉致守，令行督繇，寡孤獨有賑。夏四月，齊楚

震崩，山二十九，大水潰出。錄代來功，宋昌爲壯武侯，衆

疑，而勸駕也。帝仁儉，却千里馬，遂不受獻，思致太平。而

問錢穀刑獄之數，勃汗浹背而已。平則謬爲大言曰：宰相

以理陰陽，順四時，主者有廷尉，治粟內史，夫文帝減賦節

用，慎刑輕罰，外無所用其心，效至粟紅刑措，守文之主，爲

最，惟得其數，故能審其用，且理順之實在人事。體天地之

德，以生民也。夫有君無臣，文帝之於平，勃且然耶。伐粵

之師，阻嶺而疫，秋八月，中大夫陸賈以賜書慰諭，佗復稱

史書

卷二

漢文帝

十七

臣。齊王襄卒，武定呂氏之難，而靖於文帝之立也，是爲賢。河南守吳公學於李斯，以治平第一，擢廷尉，進賈誼秀才也。誼爲太中大夫，請革秦而立漢制，若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皆非可苟仍者也。帝示謙讓，然時採用焉。相尉勃嬰以誼爲多事矣。

二年，冬，詔列侯之國，誼所發也。省轉輸而近教。十一月

晦，日食，帝以罪已，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漢世循焉，以爲

美法。省徭役，罷衛將軍，以大僕餘馬給傳置。候騎賈

山，上書論秦失用其言，除誹謗妖言罪，因大開言路，止輦

受，卽從言，置其無當而可用，則亟稱之。春正月，以賈誼

重積儲之言耕籍田。呂氏之亂。大臣許二宿衛以梁趙帝聞其內齊也。乃爲趙幽王立後。王朱虛曰城陽東侔曰濟北皆分齊之郡耳。乃分代而立子武子參參曰太原王。子揖王梁城陽濟北是以有怨心。秋九月。賜今年田租之半。姚伯子曰。減租盛名也。普實惠在先詔占田者減佃租。若徒虛國用而植庶桀。何救在溝之瘠。富壅而無所用。以市權虎而翼矣。恣奪殺人。有司不敢知。貧羸戶不爲搏噬者有幾。故賈誼董仲舒皆漢賢之通達者也。其言惟不欲民之極富而極貧。

史書

卷二

漢文帝

十一

三年冬十月晦日食。十一月又食晦。曆失也。惟朔日月會辰則有食。以率列侯之國。免周勃。灌嬰爲丞相。太尉官兼屬焉。淮南王生於趙。故其母與買高之難。來朝。推殺辟陽侯。以力能得之。呂后也。帝憐其情而弗問。王好勇。素負帝弟。僭擬袁盎請禁之。早。城陽景王卒。夏五月。匈奴寇上郡。丞相出擊胡。而濟北反。將軍柴武擊誅之。廷尉張釋之持法平。當帝仁明。更以寬行。時稱無冤。四年冬。張蒼爲丞相。始言律曆。賈誼出爲長沙太傅。絳侯以反下獄。薄太后曰。勃反在北軍時矣。乃復爵邑。作顧成廟。漢帝多豫爲陵。故亦豫廟。

五年。民鑄四銖。黔其鉉。鐵他巧。賈誼銅布之論曰。茅奸罔

民。賈山上書。以人主不可與天下共操柄。惟錢爲富貴資也。是時鄧通以佞幸得太中大夫。帝富之以嚴道銅山。吳因鑄豫章之銅。及煮海利。易正賦。奸仁其國。故吳鄧錢布天下。釀爲吳楚之禍。徙代王武淮陽。參改代王。全有代地矣。

史書

卷二

漢文帝

十一

六年冬十月。淮南王長廢。徙死蜀道。天下歌帝兄弟二人不相容也。老上繼和親。傳名公主者中行說。不欲行。而強之。至則使駕漢爲邊患。教單于輕漢物而重土。勿爲華人餌。賈誼徵見宣室。帝與憲論鬼神之本。以爲弗如也。誼見帝親信已。因審觀時勢。朝廷風俗之得失。疏爲治安策。上之。痛哭於骨肉之罹殃。思衆建分其力以息之。若夷狄之徵令中國。苦邊民使不寧臥。皆可流涕者也。至若民俗奢淫。僭上。冒利無親。而國家無四維之固結。禮不修而法律詳。早教太子。慎選左右之道。且缺焉。公卿近臣罪至而辱及非。所以成朝廷之尊。故皆言之可太息者也。書數千言。反復明盡。帝多所施行。有未行者。景武間皆祖其用矣。誼爲梁王太傅。

八年。夏。淮南四子皆侯。長星出東方。

十年冬。將軍薄昭以殺漢使誅。太后弟也。當呂誅。舍齊而迎代者。大臣曰。薄氏謹良也。

十一年。梁王揖卒。誼以諸侯方強。任捍蔽者。惟淮陽代爲親。乃疏請定其地。加厚。使足以勢制。帝爲徙淮陽爲梁王。北界太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中當諸侯之衝。誼旋卒於哭梁王楫也。匈奴寇狄道。太子家令鼂錯。習於管韓者也。采輯其說爲兵事。上言之。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皆戰之所急也。又當審其長技。夫匈奴長技。惟在馬習。險兵習騎。風雨罷勞。饑渴習人。而中國陣整器犀。技巧便足。車步獨利平原。其時有義渠降胡。錯欲撫而表裡用之。其所謂以蠻夷攻蠻夷者也。然撫以良將。是胡兵特爲中國效用。而未嘗假之權也。賜書褒美。復用錯策。募徙塞下。今

史書

卷二 漢文帝

二

長戍階之。然錯策。特具室家田作。假新至耳。後則屯望相雜。以自給。不以轉輸累中國也。錯誼皆當時謀議臣。然誼言法以輔其仁。多王術焉。錯深刻以削。太子獨以爲智。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金隄者。蓋古有壘石千里夾河。以奠民居。侯王分處者。代保於今也。與卒塞之。春三月。除關無用傳。賜農民今年半租。用鼂錯策。入粟於邊。拜爵免罪。則姚伯子以爲舛矣。富於粟者。母死。而受爵以自旌。則天子失權。而豪毒以熾。何者。犯法之粟易舉。而冠帶便交通也。後世故之。州縣小吏。多起納粟。

則百姓爲貨。朝廷爲市。賄賂爲贏。天下徧受其害矣。哀世旦夕之計。顧自阜盛時備之。

十三年。春。除肉刑。以城旦舂當髡黥。則加鉗。劓。則笞。易。惟不原弃市。於是有鬼薪白粲。隸臣妾。今之杖徒準之矣。夏六月。詔除田租。終帝世不復征。夫漢初。除王國封爲天子郡者。不過十五。且多取爲列侯公主食邑。賦少而國用足者。相尉多功臣。食邑自足。故無宗室大臣之奉。邊國不以備邊累天子。故無後世兵餉之費。帝以儉持衣綈。帷書囊寡御幸。百金露臺。費惜中人之產。弗爲也。且外徃獻程。任賓祀費。故太倉以給中都官而餘已。

史書

卷二 漢文帝

三

十四年。冬。匈奴寇北地。多殺虜。帝與郎馬唐論古將。及頗牧。而拊髀。唐以將得士心。而後能用。以戰勝。惟君不御。而軍中自裁也。漢法疑賞。而過必罰。若雲中守魏尚。率田作之民。大創匈奴。以功差六級。罰作。雖得頗牧。弗能用矣。卽復魏尚。雲中守。遷唐車騎都尉。時唐已老。春。增祀壇場。珪璧。自儒者深言鬼神。戰國時多緣之。爲迂怪者。若始皇所誅盧生之屬。封禪神仙。亦云誦法孔子。儒道外相非而內比矣。帝時寶后誦黃帝老子言。而儒者言古。亦矜封禪爲制作大典。丞相蒼謂漢水德。公孫臣曰。土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而蒼自紉然。水土火之是非。於誰

正之故姚伯子於代德之際或不詳焉。夏如雍郊於是新垣平之言曰渭陽有五采神氣則作五帝廟。

十六年親祀平爲上大夫議封禪矣。因齊王側卒而無子托推思於悼惠王而六分之爰有濟北濟南膠東膠西菑川皆齊分也。亦三分淮南地王厲王之子侯者增衡山廬江國。新垣平爲玉杯寶鼎日以再中。

十七年爲改後元酺平旋伏誅後世之數爲改元述之起也。帝自是亦覺鬼神之說爲迂。詔以穀之耗者過在靡之而爲酒畜且食之也。姚伯子善其思之精焉善飲醇者月糧供一醉故不可無節馬牛不穀肥強胃之使食人之

史書

卷二 漢文帝

三

食兼十未足果其腹也收雖博倉爲之匱故草食驪而之穀不驅穀食者食草不已。

十八年代王參卒。以雲中遼東類中虜復和親而寇滋甚。鄧通戲朝丞相申屠嘉召致之罪使至而免。

十九年春二月如代。

二十年夏四月晦日食。

二十一年春正月如雍至臚三月如雍秋七月如代。

二十二年匈奴分冠上郡雲中爲三屯備胡帝勞軍及細柳而不得入令之嚴也駕爲按轡徐行至則屹然中陣而立以軍禮見者條侯周亞夫也帝出乃歎真將軍以霸上

棘門之將爲可襲也屯罷屬諸太子。

二十三年夏六月帝崩後元之七年也遺詔短喪薄葬歸夫人以下。景帝立崇其德以配高祖功曰太宗樂奏昭

德之舞姚伯子又以知綴兆疾徐之數當時猶可考也。

九月帝。長沙王著無子卒地入漢而異姓盡矣長沙之支有二侯而云絕者利其絕也有幾幸焉。

孝景帝

元年春正月聽民徙寬大地姚伯子謂人地偏勝治所由

亂也農桑無所技食於巧以競麗愈爲財耗矣奸利居賄而俗習爲詐皆地不給耕之所致也故人地均而後王道

史書

卷二 漢景帝

三

行第聽徙猶未盡政也。田租始三十稅一以爲式。通減笞數三百爲極爲死杖者衆也。

二年冬十二月帝。令天下男子二十始傅。春三月立

皇子德河間王闕臨江王餘淮陽王非汝南王彭祖廣川王發長沙王。秋八月彗出東方衡山雨雹星錯行。

三年冬十月梁王朝燕帝以太后愛之也謹言傳及梁玉詹事竇嬰曰高祖約則傳子傳梁非陛下所得言孝王孝

而文且好賢盡一時之選故太后愛之不悅嬰之爭也。春長星出西方。御史大夫鼂錯變法令以刻削諸侯而

名安劉曰三庶封半天下制不古今吳逾驕叢諸奸久不

發崇爲禍。蓋謫削地。早速之反。猶可制也。削吳地。遂并及楚。趙膠西諸侯皆危。心漢之不能容已也。故吳使所及齊。楚趙皆應。齊孝王未卽合從。卽膠西東菑川濟南共圍之。濟北以城壞見劫。趙軍其國以待。吳王取供山海。無賦於其國。以行媚於民。思有所用之也。悉發國中兵。自十四至六十二。得二十萬。闔東粵兵皆從。反起廣陵。涉淮。則楚兵會。名誅錯。而西攻敗梁兩軍。進圍睢陽。帝命條侯將禦吳。楚。鄼寄樂布分擊趙齊。始重外戚。設之監軍。竇嬰以大將軍屯滎陽也。帝故不樂用兵。雖已分遣諸將。聞袁盎言。謂可以錯解。遂斬鼂錯。使至梁壁下。則吳拒命曰。已爲東帝

史書

卷二

漢景帝

三

矣。條侯至昌邑。而堅壁。使弓高侯輕兵塞淮泗口。絕食道。則饑兵頓梁堅城而自散者。亞夫本謀也。故梁告急。不救。以天子命至。不奉後詔也。梁將韓安國張羽亦力戰。不可破。二月。吳楚兵饑散。然後縱兵擊而大破之。楚王戊自殺。漢亡保東。然梁王怨亞夫矣。樂布既誅。破圍齊四王。孝王亦自殺。其漢討其不純也。是月晦。日食。趙退守邯鄲。秋七月。布令寄師水其城。王乃自殺。吳王亦誅於東。粵。初。吳太子侍帝。博文帝朝。死。杆下。吳以爲怨。失朝禮。文帝賜几杖以慰安之。故異謀沮。錯激之反。且合山東諸侯。張其翼勢。亦喜禍甚矣。吳楚卒阻梁而敗死者。文帝實

德在民。賈誼定計於先也。且齊淮南趙。旣推恩。溥亦施矣。不數年。遲其自弱。顧以反爲幸乎。曰。反遲禍大。危語爲悚耳。自後蕃王以抑。外戚顯制。馴至哀平之中。絕以宗姓衰弱。而奸恣。是則劉氏之危。錯啓之矣。師還梁。賜警蹕。天子旌旗。嬰布皆侯。而條侯不益封。徙淮陽王餘爲魯王。濟北以劫得改菑川。齊楚久之不絕也。議及存吳。太后謂首亂乃止。以其地徙汝南王非。曰。江都立子端。膠西王勝中山王。

四年。春。復置關用傳。夏四月。立子榮爲太子。徹膠東王。五年。冬。十月晦。日食。衡山王勃改濟北。不應吳楚者也。

史書

卷二

漢景帝

三

廬江王賜徙衡山。春。作陽陵邑。徙民。徙廣川王彭祖於趙。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薄后無寵。太子母栗姬也。妬。膠東在孕。有奇徵。竇太主欲婚太子。栗惠其多所進也。不應。王妃爲微証焉。主挾重太后以爲毀譽。帝入焉。秋九月。薄后廢。大行請后栗而發之怒也。

七年。冬。十一月。太子廢爲臨江王。栗姬以死。是月晦。日食。夏。立皇后王氏。微爲太子矣。易太子之始也。

八年。改中元。京都電。大尺八寸。

九年。臨江王以官太宗廟墻垣。徵死中尉府。太后別論殺

郅都以禁不予刀筆自明也都爲酷吏首廉見稱 夏四

月。亭。立子越爲廣川王。寄膠東王。 鍾粟廢立間梁幾代嗣矣。愛益摯於太后。以戰勝吳楚也。爲大臣多持者而止。公孫詭羊勝爲梁計。蜚刺漢廷。哀盎之屬死盜者十餘人。田叔案梁事。既得詭勝自殺。則悉焚獄詞。而報帝曰。不安太后。憂在陛下矣。王以是上書得謝闕而不絕權。

十年。冬。罷諸侯御史大夫官。夏。旱。禁酤酒。立子乘爲清河王。秋九月。蝗。亭。晦。日食。丞相條侯彊以守法。

太后故投之爭事。使侯王信。不可曰。雖后兄。無軍功。非漢約。又使爲降胡議侯。又不可曰。爲勸臣背主。而信降胡卒。

史書

卷二

漢景帝

三七

侯也。條侯以謝病。久之。竟中危法。死獄。

十二年。冬。十月。日食。夏。立子舜爲常山王。秋。詔獄疑

獄

十三年。梁王朝。請留侍。弗許。夏。辛。五分其地。以王其子。於

是有濟川。濟東。濟陰。山陽王。改廷尉爲大理。官名改者。

七官。復減笞數。定箠制。五尺之竹。平其節。末橫半寸。本

倍之。臂撻無更箠。六月。匈奴寇鴈門。上郡。秋。七月。晦。

日食。

十四年。改後元。詔獄疑。移廷尉再議。帝於獄事。可謂勤恤矣。而在親戚大臣。獨爲刻薄。其籌咨窮民至周。而吏誅鉅

豪宗者。則以爲能。秋。七月。晦。日食。

十五年。春。正月。地一日三動。禁食馬粟。犯者沒入馬廐。穀於人所忽者二事。文帝及之。而增嚴其禁。是帝之克子也。天等之秩。禽獸別草木。人別禽獸。官位序辨。而後天子獨尊其上。王食萬方。以爲制。若粟馬而人草。是養畜以害人也。天養爲倒。又推咎吏恣漁牟。故民以寡食。詔察奸貪。漢初。仕進不及商賈。惡其市心。熱上下之於君民。皆以廣其市術也。故取吏。惟擇本業。中貲以十筭。易於廉也。帝詔四筭得官。謂廉士不必富於筭。

史書

卷二

漢景帝

三七

十六年。冬。十月。日月赤五日。十二月。日如紫。五星逆行。

守太微。月貫天廷中。春。正月。以采金珠玉妨民農桑。詔

吏發民取庸者。賊坐以盜。二千石聽者。同其罪。姚伯子嘗

因景帝。細爲民計。以至殷富。而歎今之所以屈也。曠土舍

耕。逼迫陞隘之中。末利而爭鶩。所置力者。皆衣食之所無

用者也。豈特雕斲組織。糜金錫。攻玉石。爲害農桑哉。鳴蟲

小禽。圖負肉養。俳優都那。坐而耗費。列街填巷。爲茶酒肆。

市里。飽而忘晨炊。人不古臧。相率而涸資生之源。不早爲計。

宿飽而忘晨炊。人不古臧。相率而涸資生之源。不早爲計。

不仁之心。必自窮於無可爲業始矣。有天下以曲成萬物。食租衣稅。尤當計其終。能無深思焉。帝崩。蓋後元之三

年也。

孝武帝

建元元年。冬十月。舉賢良方正。三策得董仲舒。漢之爲醇儒者也。仲舒推明王道。歸本仁義。而以孔子爲宗。其獨參於天人之際也。故必勉強人主。以敦化原。使在位者。去其皇皇求利之心。則正心急矣。罷黜百氏。而後六經明。六經明。而後聖道尊。聖道尊。而後王化純。此仲舒之見。所以爲卓也。帝以爲江都相。丞相衛綰遂奏罷百家。是時六經漸出。治之者且多門矣。仲舒以春秋首舉。夏綰免。魏其侯竇嬰相。與太尉武安侯田蚡推轂趙綰王臧。惟帝雅好儒術也。

史書

卷二

漢武帝

三九

術也。臧薦其師申培。則安車招致。帝與論治。勉之力行。然所議明堂巡狩。改曆服色。天下彬彬方嚮文學。在郡守。則有若文翁在蜀。興學設弟子員者。淮南王安好書。多招致以取仁義朝。

二年。冬十月。蚡。太尉帝舅也。迎王霸上。言太子未生。可嗣。帝亦加禮王。才其文也。王歸乃生幸心。竇太后以擅及黃老。仇綰臧。而致之死。盡黜言儒術者。而專用石氏。以恭謹寡言。蓋貌於老者最易親人。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置茂陵邑。

三年。冬十月。中山靖王朝。而泣樂問其情。諸王不勝廷臣

之侵辱也。罪以削地。皆咎服其臣。詎爲主過耳。河溢平原。饑食人。請者汲黯。以行火節矯而發賑。秋七月。幸東甌告急。以閩越攻之也。太尉蚡議蠻夷不煩中國。帝固負雄略。中大夫莊助發之以王者大義。卽命節發會稽兵。會閩越自解。內徙甌於江淮間。九月晦。日食。爲危於微行。起上林苑。屬之南山。度民田值。萊以償。吾丘壽王所規也。東方朔以絕民生資。乏國用。陳秦階六符。以觀天變。帝賞朔諫。以太中大夫給事中。而苑規任壽王。朝廷於是多士。策難常詘其大臣。然辭勝事矣。故論者以詔誥遜實於文景也。

史書

卷二

漢武帝

三九

四年。夏。風血。秋。幸。

五年。春。罷三銖。行半兩錢。置五經博士。書出伏生口傳者。縱二十九篇。詩全者。令諸吟誦。春秋獨爲公羊穀梁置師。禮樂成於諸儒之搜習。而先聖遺制。亡失多矣。廣川清河國除。以無後。

六年。夏四月。高園便殿火。帝素服五日。六月。田蚡相。值竇太后崩。爲傾魏其客。而多除帝不平其專也。曰。吾今亦欲除吏。秋八月。幸東方。長竟天。閩越王郢攻南粵。其王胡不發兵。而請帝義胡。爲伐閩。兵未踰嶺。郢弟善餘以王頭獻。王恢韓安國案兵。以聞。帝分閩立越繇王。無諱。而

善餘爲東粵王。唐蒙以恢使食南粵枸醬得牂柯江。

漢兵將發也。淮南王安諫不可。帝既誅閼。朝南粵太子。當時猶偉安議。以帝勤民而遠略不已者。徂茲之勝也。然三代以前。誦禹迹。循漢而還。率武功。武之擴境。復禹舊耳。况晉宋而還。衣冠日南。旬服荆揚。嶺海實存先王遺化。至於今。包海內爲一家者。非武其誰啓之。淮南之書。至是無富矣。匈奴請和親。王恢請因之以兵。爲韓安國不可而止。然時張騫已使月氏。計通西域。絕匈奴右臂。

七年。改元光。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八年。冬十月。祀雍丘時。權謀之士。既廣帝於啓土。而方士

史書

卷二 漢武帝

三

又巧爲神仙以勝之。各附會爲封禪。而淫祀日增。若祀竈太乙諸祠。不可勝書矣。惟帝才雋。震於溢而不可靜。故絕世未有之事。觸其端而爲之必竟也。王恢得敢爲間者。卒詘安國議。而擊匈奴。馬邑旁谷覆車騎材官三十萬。單于用聶壹之閒。覘城上懸信其斬馬邑令丞以降也。則十萬騎入武當塞。未至覺還。帝獨下恢獄曰。首議發兵。且主以別將擊輜重。而兵隨衆罷。匈奴自是怨漢北寇爲桀。九年春。河南徙。夏。火軻子通淮泗。沘郡十六塞之。重壞田蚡食餼。在河北。沮功曰。是有天數。田實隙以灌夫負勇。而不知變也。丞相將誅夫在潁川橫爲權利。淮南陰

事持之。而解未幾。夫以詔賀丞相婚。復醉罵坐。蚡卽繫夫。以聞。魏其右之。帝雖心薄武安。以太后不憚故。

十年冬。誅之二人者。春而蚡死。夏四月。隕霜殺草。河間獻王。被服儒書。

十一年冬。朝獻雅樂。牂柯源夜郎。蜀貨所自南浮也。蒙以爲南粵奇道。使以中郎將。卽之開夜郎郡。卽筰冉駹之屬。詭夜郎王歸漢。而侯以富有繒帛也。望幸請吏。而南夷通。司馬相如故蜀人。因言西夷可通也。亦以中郎將往。斥開西至沫若水。以屬蜀十餘縣。置都尉。通西南夷者。南制粵。西冀引羌以制虜也。發卒治厲門險阻。衛子夫

史書

卷二 漢武帝

三

自平陽公主得幸。陳后無子。故更妬也。厭勝事覺。而廢帝。謂竇太主曰。后雖居門。以主故。供猶上官也。主私董偃。帝亦榮賜之。以慰主心。偃扈從關難走狗爲才。貴人自是多踰禮。張湯趙禹更定律令。作見知法。蓋迫於赴功。寬緩弗任也。而酷吏興。徵文學於郡國。縣續食與計僦。公孫弘對策第一。爲博士。轅固謂弘無曲學阿世。

十二年冬。初筭商車。財積於文景者耗而匱竭矣。鄭當時穿南山徑渠。曰近漕。且利溉。數萬人作之三年。匈奴冠上谷。擊胡關市下。獨衛青以至龍城。得首虜。賜爵關內侯。漢非軍功不侯。故欲貴外戚。必屬之兵權。然衛霍實帥

材青禮士大夫而恩及士卒。秋匈奴寇漁陽。

十三年。改元朔。定二千石蔽賢罪。不舉孝以不敬論。不察廉。免。春三月。立皇后衛氏。赦以子據生也。秋匈奴寇遼西漁陽。置蒼海郡。東夷君長多降者矣。姚伯子曰。是亦感匈奴之左也。

十四年。冬。賜淮南王几杖無朝。詔諸王分國。侯其子弟。主父偃言之。賈誼之策盡用矣。然弱之過漸削而夷於富。弱者又弱勢之所必至也。偃言朔方地肥饒。省轉輸。阻河置郡。廣中國滅胡之本也。於是車騎將軍青出雲中。走白羊樓煩。修蒙恬故塞。徙民充實。爲新秦。以上谷之造陽。

史書

卷二 漢武帝

三三

斗慙胡中。艱守也。既有朔方。遂棄之。三月朔。日食。又以偃言徙郡國豪傑茂陵。偃初遊燕齊趙。見擯斥。既爲中大夫。言事多中。則諸殺燕王齊王。逞其忿也。趙王乃發其姦。偃誅死。魯恭王益宅於孔氏壁。毀書發。孔安國通之以伏生尚書。經以益廣。

十五年。匈奴冠代殺太守。秋。冠鴈門。公孫弘嘗毀西南夷爲無用。既爲御史大夫。以蒼海朔方皆爲敵中國者也。帝使朱買臣難之。然罷西夷。

十六年。匈奴冠代定襄上郡。漢相無不侯者。

十七年。冬。公孫弘始以布衣爲丞相。乃封平津侯。自是相

則必侯。不假軍功。自弘始也。弘開東閣。名與功業。廣謀

議。恣放恣也。仲舒弘皆以春秋對策顯名。弘惡其持正。計使相膠西而免之。傾汲黯也。以內史多貴。難治。黯嘗帝前譏詆張湯。爲廷尉。陰陽人主。亦指弘之諛也。弘爲相。謂盜賊難制。以有弧矢。請禁民挾弓弩。匈奴右賢王以失朔方。數寇。帝謂乘之。功可集矣。車騎將軍三萬騎出高闕。諸將道朔方北平者。皆屬。匈奴不虞漢之能遠涉也。師至而飲猶醉。右賢王北走。以滑闡。裨王人畜。委爲漢獲矣。帝多青功。迎之以大將軍印。增封及其繼祿。夏六月。爲博士置弟子五十人。丞相弘請之以勸厲學也。時第之補郎。

史書

卷二 漢武帝

三三

中掌故。秀才異等。輒以名聞。而吏通一藝。得右職。廷尉湯於是請令史以文學。引古議決疑讞。秋。匈奴冠代。淮南王安而多轉圜。時治戰具。衛山降之。亦備械以制也。淮南郎中。劍舞中太子。而亡命。王以阻其上書。願擊匈奴也。削二縣。曰格明詔。深用爲耻。衡山入朝。過淮南。兄弟語而除前乃謝病。

十八年。春二月。大將軍率六將軍。擊斬匈奴首數千。還休兵定襄。夏四月。復出定襄。大軍戰多斬獲。而不值單于。遇單于者。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信建騎不過三千。搏戰且盡。信降而建自歸。或請致軍法。青不可曰。人臣不專殺。

里矣。南派爲恒河。西流之媯水。則與河源分嶺者。窮其入爲西海。海漸東。受恒河之入。引黑納江。以北屬河。爲渤海。至包藏。獏界匈奴之左。遠而不問矣。蔥嶺。蓋東西南方之山。爲宗別。而之中國。則河恒夾之。而後派黑。派江。江之源於羌也。岷在其北矣。河流不專在中國。太行恒山。脈連隴也。禹鑿龍門。通雍北之運。冀之河。所以獨顯者也。匈奴全有北方。沙漠獨延。弱水波沉沙。河北雍西瑣瑣者耳。匈奴西有烏孫。大宛。康居。至於奄蔡。合黎。乃濱海。或曰。北海焉。媯之北。有月支。安息。條枝。以達於西海。大夏居媯之南。身毒。恒之所經。樓蘭。姑師。國臨鹽澤。鹽澤以東。則匈奴右方。

二十年。票騎獨軍西蹂躪於昆邪休屠。收祭天金人。夏四
將並出。去病又獨有功。踰居延。至祁連山。深入二千里。單
于誅失師於右方。則皆請降。昆邪後悔休屠并之以爲功。
然隨票騎渡河。男女纔四萬耳。匈奴地大。每謂衆不過漢
縣。此其徵已。至長安封五侯。頃之爲五屬國。以保塞。從金
城河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漸置接於西域。所謂斷
其右臂者也。羗胡不得相接。匈奴中歌失。四支山婦女
無顏色。失我祁連山。畜牧不蕃息。

二十一年春。宗夏江都膠東王。皆以淮南死。匈奴
寇右北平定襄。山東大水。倉旣竭。募富人貸。不得。方

謀克初新秦。因徙七十餘萬口。官假給之數歲。咸隴西北地上郡戍。象滇池。作昆明於上林。習水戰也。既北切。乃專事於越。

二十二年冬。帝既怒富人不佐國急。而兼并益富。偏巧取之凶族。謀深困之。故造皮弊白金。鑄三銖錢。置鹽鐵官。筭緡錢。舟車皆以摧抑賈人。盡其財也。當是時。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爲析利入秋毫。取饒於山海及衰損其有餘者耳。於田租二十之取一。未有增也。振恤貧乏。帝亦不改文景之故。於是以下式爲郎。獨輸財貸貧民也。春。帝東方夏。長星出西北。虜失河南右方。而不爭。更北徙。帝

史書

卷二

漢武帝

三

粟馬十萬爲犁庭計。欲遂弱而臣之也。傳云。單于在東方。尤勇果騎。使當之道代。而大將軍出定襄。絕幕。顧與單于值。翕繞之。至於日入。用武剛車也。單于自塵脫。青追之二百里。匈奴之立谷蠡者。且十餘日。以單于爲已亡也。青至寘頡。食粟趙信城。斬虜二萬。爲漢耀威者至矣。師還。論功去病加食邑。侯其大校數人。而青不及者。出代之師。斬首七萬。多名王貴人封狼居胥。禪於姑衍。臨瀚海。青所摧抑單于者。猶未酬帝志也。然匈奴卒走。自是遂衰。幕南無復王庭。通渠置田。自朔方至於令居。姚伯子曰。極強之勢在矣。反本業。休民而仁之。三方坐致。番基有永。豈非王

治之期歟。帝固艱於用靜。而儒者求三代於文。廡封禪。神仙可已。而不已。以天下耗敝。功過並爲萬世魁者。其君臣交有責也。嘉霍功。置兩大司馬。自擊匈奴以來。李廣尤著名。將仁心洽於士。而數奇。多敗。卽勝。不中封律。死。以從青出定襄。失道無功也。然衛霍身則顯矣。胤未及世而殄。廣後百年而昌。啓涼及唐。榮瘁豈在一時哉。且今之論品者。又未嘗專尚二人。而卑廣也。匈奴請和。親長史任。敝任使爲外臣。往而見留。僞幣盜鑄之獄。引蔓富室。大族守尉。愈用酷吏矣。天下斷獄。歲名數萬。而靡爛猶多。獄中淫侈。失資更聚爲盜。

史書

卷二

漢武帝

三

二十三年春。丞相李蔡自殺。自弘後。張湯筭朝權。九卿有常於帝。皆與決事。相取備員而已。不任事。顧多任諫。改鑄五銖。爲磨銖。始周郭。起汲黯爲淮陽太守。黯見。願補過。拾遺禁闕也。黯取黃老。無爲。事忤於帝。顧重之。終其身或曲意和焉。則帝度蓋包乎黯也。徙奸猾吏於邊。二十四年夏。立子闕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皆受策於廟。縱告緡錢。以杜周爲廷尉。而不足治。乃遣博士六人。分巡行天下。舉罪兼并之豪及矯虔吏。二十五年。改元鼎。

二十六年冬。御史大夫張湯伏誅。及於丞相青翟。帝猶思

湯任其子安世。作甘泉宮，柏梁臺，金莖承露盤，冀飲之長生也。夏，大水，人饑死。置均輸，廢舊錢，獨行三官赤側。昆邪之內屬也，騫欲招致烏孫，而盡臣西域。烏孫王以兵分使獻馬。若大宛康居，安息月支，大夏身毒之屬，嚮服役匈奴者，隨使通漢。三十餘國，乃置酒泉武威郡，東接玉門陽關，西限葱嶺，皆取匈奴右方地也。出西域從鄯善，傍南山至莎車，爲南道；踰嶺，則月支安息，自車師隨北山至疏勒，爲北道。踰嶺，則大宛康居奄蔡，道既通，得汗血於大宛，曰天馬。天馬乃以爲宛孽。

史書

卷二

漢武帝

三八

二十七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弋獵博戲，恃富爲娛者，曰亂齊民相連引，以爲株送徒，唯入財得補郎，買爵贖罪，兩用以窮富人。然郎選以衰，民治更壞也。關東饑人相食。

二十八年冬，祠后土汾陰，始巡郡國。封周後嘉爲子南君，帝之存先代也。周之絕而微萌也，皆盛德之徵也。有子南君，然後人得議三恪。夏，迎鼎汾陰，薦郊廟。遣使諭南粵入朝。文成五利之屬，以言仙至封侯尚主，於是

二十九年冬十一月朔，當冬至，公孫卿前言黃帝遇朔旦冬至，故得登天帝，乃庶幾於黃帝。用卿言，多廣於典，作獵新泰，勒兵。粵太后議以王朝，除邊關，姚伯子曰寧胡矣。

以南征就禦者，庶民保祀，粵計無易斯者矣。其相嘉乃以后便其所私爲之罪，弑王及后，戕漢使而更立，以爲要害可守也。夏四月晦，日食。秋，五道伐粵，皆據其上，汎伏波將軍路博德、下湟樓船將軍楊僕、下湟戈船將軍下離、下湟將軍下蒼梧、越馳義侯遺、發夜郎兵、下牂柯。齊相卜式請父子死南粵，賜爵關內侯。式則虛名取實利矣。帝以致怒列侯之莫從也。九月，令少府省酎金，以輕惡失侯者百六人。羌攻故安圍枹罕。匈奴入五原，殺丞相趙周。

史書

卷二

漢武帝

三九

三十年冬，樓船伏波會滅粵。三將尚未至也。置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凡九郡，皆粵地。南夷且蘭拒命，馳義侯以巴蜀當發誅平之。置牂柯郡，加夜郎侯王爵。朝也，逆者國滅，順者進爵。西夷觀之，服矣。請臣置吏，乃於邛都置越巂郡，作都置沈黎郡，冉駹置汶山郡，白馬指武都郡。而廻戈東粵，其言曰：餘善陰通粵使，故以海波辭樓船也。遣浮沮將軍者，至於浮沮，非匈奴將軍者，至於匈奴水，爲遮西使，故爲大斥逐，竟不見匈奴一人。乃分武威酒泉置張掖敦煌郡。緱氏仙人跡見，公孫卿之議，郡國則皆除道繕治名山神祠，以待幸。諸儒草創封禪，終牽於無所籍。兒寬謂帝自制也。遂帝之威武者。

則以古者先振兵釋旅

三十一年改元封帝躬勒兵北河上登單于臺匈奴誓不敢出矣使者震之以南粵王建德頭已懸也樓船道梅嶺屢勝繇王居股殺餘善以降帝陰聞地悉其民江淮間而虛之春正月祭中嶽至於東海以夏四月封泰山禪肅然復東巡碣石所謂蓬萊仙人者庶幾浮海遇之東方朔澹辭曰夫仙者自然不還官靜俟而躁求可得乎然後還營與所周萬八千里封禪神仙費同克敵傳車間使實賜尤不貲取給乃在平準平準者大農丞以十數輻處郡國桑弘羊轂轉其中奪商賈子母之利而收爲大農贏

史書

卷二

漢武帝

早

故平準而足用不取諸民也惟卜式以弘羊常烹使吏而坐市列肆縣官而販物求利也姚伯子曰平準者端啓諸式而成於羊也式罪有浮焉高祖共成帝業之子孫斬然於酎金而盡而已以取利秋李東茱亭三台有司曰封禪天爲之應

三十二年冬祠拜德星遂周巡天下而神仙之事杳然乃不樂其出之無名也夏還塞決河群臣負薪帝作狐子之歌悲民間之殫爲河也蓋復禹之跡而後寯則南徙之爲害也審矣至宮則立越祠作蜚廉觀通天莖臺猶用舛言仙樓居也秋作明堂汶上茅蓋通水朝饒秦時

置吏矣高祖虛塞外而守近故燕人衛滿得收亡命以王王險右渠其孫也以遑辰韓遼東都尉涉河故以賊朝鮮使冒功者右渠仇其往諭聞之兵端楊僕浮渤海荀彘出遼東並伐之勞深靡莫與之同姓相扶以爲存也郭昌以巴蜀兵滅之滇王入朝置益州郡凡初郡治之以故俗以明中國一統之盛而已至於今流土之異官蓋猶沿焉地比者轉給賦稅未可驟定也

史書

卷二

漢武帝

早一

三十三年雨雹大如馬頭樓蘭攻劫漢使趙破奴以七百騎虜其王姑師酒泉亭障乃至於玉門關僕以兵少先至敗遁及左將軍破沮水則樓船會師圍王險矣降約成飛妬功之不在已也節召縛僕而并之然後受右渠之降師還帝誅就以乖計也置樂浪玄菟臨屯真番四郡朝鮮之非箕仍也幾易姓矣王風獨著斯時其不盜不淫也姚伯子嘗詢之今日猶然田不私投計收而量食尤見大道之爲公作角牴蓋見巧於戲以習手足之利云

三十四年冬十月祠五時遂出蕭關春還祠后土匈奴震絕幕之威甘言入覲爲築單于邸夏虜使疾病路克國致其喪則留焉漢殺我貴人以報也而部兵侵邊故郭昌屯朔方

三十五年冬南巡春三月增封泰山祀上帝於明堂配

以高祖蓋禘郊祖宗報之缺於漢初非獨其儀簡亦受命之事異也野興而世靡紀則隆祀非肇基者孰宜因朝受計還赦所過租賦初置十三部刺史歲行郡國覺察蓋九州之雍梁以在帝畿冀分幽并增之益凉朔方交趾故十三部也詔州郡舉茂才異等

三十六年春郭昌將擊昆明誅閉漢使也斬首數十萬爲公主嫁烏孫主有所惡論使從其國俗凡外國使來者巡郡國必偕焉使驚觀城郭之壯麗資賞之豐富還相報而來也姚伯子曰漢因秦歲冬加於春鬱生氣也以忤於天而拂乎人以言革是之爲必不可已者

史書

卷二 漢武帝

四一

三十七年冬十一月甲子朔日冬至於是以遇曆元遠太曆夏五月改元太初歲首春正然後四時順序百王之所不得易者也太史令司馬遷與定律歷傷史記放失乃言曰繼春秋而有作者其在斯乎憶先人伯子與余讀太史公自序亦以有感也代做史記而增其篇章極備矣而不可以觀猶無史也夫非其文不任史非其人不任文要於治亂得失之故苟以生人之初心斷之雖聖有作未之或易也而辭章習而文陋事義襲而史疎帝既改正朔遂定宗廟百官之儀協音律以五紀其官名若光祿勳大鴻臚大司農執金吾左馮翊右扶風皆是歲所改也

以柏梁災作建章宮神明并幹太液漸臺於是爲窮高極麗也矣築受降城或言有弑單于以降者大宛匿馬貳師城使求焉有斬郁城王遮殺漢使宛東偏帝欲侯李夫人家乃授其兄廣利貳師將軍兵則屬國騎及惡少亡命以宛弱易功也關東蝗起飛至敦煌

三十八年公孫賀辭爲丞相不獲曰殆矣漢相也夏籍吏民馬補車騎秋貳師過鹽澤絕餉以卒罷敗績郁城而還帝使遮王門因屯敦煌趙破奴以二萬騎應匈奴於浚稽山單于乃覺有謀已者誅之出兵則盡降破奴軍三十九年春東巡海上光祿徐自爲塞外築城障西北

史書

卷二 漢武帝

四二

至廬朐秋匈奴盡破之軍正任文擊還所俘公卿請弛宛師專胡帝不可再往人牛皆十萬馬騾橐駝所過始餉兵達於宛者三萬徙水原而圍之宛以王首爲說且馬恣所擇得善馬數十及中馬更立王而還搜粟都尉上官桀別將亦斬郁城小國震焉而獻質

四十年春廣利封海西侯士卒物故以侵牟弗之論矣樓蘭受命匈奴無再通漢使帝卽其貳也用之使伺匈奴中亭障乃至鹽澤卒田輪臺渠犂各數百人投尉領護使外國者以給秋起明光宮帝既威行絕域冬明詔復高帝平城遺耻時且鞮新立曰我兒於漢歸漢使留者且

獻

四十一年。改天漢報以郎中蘇武亦歸留胡武至以事口節單于欲降之不得。兩白羗。發謫戍屯五原。

四十二年。李廣利擊右賢王於天山。還困胡兵。假司馬趙充國拔而出之。李陵當將貳師輜重。辭願步兵五千。涉單于庭。帝壯而許之。詔路博德迎陵軍。亦耻後距。趣而後行。秋九月。陵兵至浚稽山。單于以三萬騎圍焉。而敗姚伯子曰。令陵得分貳師半騎去。病之功復見已。單于復召左右地八萬。然陵引而南戰。胡心折於頻敗。議還。且恐漢愈輕已。亡陵者。或以情告。然後虜呼遮廕道。而陵降。未

史書

卷二 漢武帝

五

至塞百里耳。太史令遷憐。本帝朝推明其功。且或以謀報而不死。期為陵解。帝方眷廣利。故不悅遷言。而腐之。遷憤而成史記。是時。州郡習於酷吏。盜起而不能禁。乃遣直指使。繡衣持斧。節發郡縣兵。專決為沉命法。縣郡州盜發。捕弗中律。相累坐也。即得其渠率。而餘黨輒復熾。或曰。使有若陳項者。乘之。所謂亡秦之續者。其在斯乎。姚伯子曰。陳項遇庸賢之朝。力有可效。而功依之立矣。其夫誰為盜傑者。暴勝之劑於寬以成名。納雋不疑之言也。王賀免。直指曰。吾活者且萬人。後世其興乎。賀元后祖也。四十三年。初榷酒酤。東巡還。祠常山。秋。匈奴入鴈門。

太守坐畏候誅。

四十四年。春。四將擊匈奴。公孫敖主深入。迎李陵。不利。而還。言虜謀者。李之降也。陵聞漢族其家。擊殺李緒。胡中然歸志灰矣。見武於北海。道其降意。時武方抗節。藹雪牧羝而不屈。夏。立子體為昌邑王。李山出也。入錢五十萬。當死。得赦等。姚伯子甚惡。夫贖之敗治也。五百緡而可以免死。巨萬之氓。賊殺日恣。永無死期矣。然帝以崇財。故先嚴之刑。

四十五年。改太始。再徙豪傑於茂陵。

四十六年。渠涇渭之間。以溉者。四千餘頃。以大夫白公之

史書

卷二 漢武帝

五

請曰白渠。

四十七年。春。東巡琅邪。浮海而還。趙婕妤娠皇子弗陵。十逾四月而生。帝以名鈞弋宮。曰堯母門。奸人覬利於堯徵。以后太子殆。江充以傾趙太子丹亡命。請闕者也。從帝甘泉。太子有犯屬之吏。而帝悅其能。亢毒謀。滋用恣矣。四十八年。東巡。冬十月。晦。日食。四十九年。改征和。冬十一月。大搜長安。鬼神之幻怪。乃兆而為巫蠱。

五十年。春。丞相賀以贖子罪。請捕大俠。侯諸邑。陽石為報。語連詛。祝賀父子死獄。及於二公主。長平侯衛伉。殺帝

女后家而不疑。奸人益莫之憚。帝居疾甘泉。木人入夢。杖擊者以千數。蓋方士之爲。焚於後宮。多有瘞之度厄者。秋七月。克以隙太子。既恐誅更謀先焉。爲奇功。卽進言。

祟在巫蠱。帝使總治。長安民誣死者數萬。然後漸於後宮。曰蠱氣所萃也。掘地及后太子牀。則覆曰木人。東宮爲多。帛書不道以深中太子。太子詣謝。而克急持隔之。自帝居甘泉。皇后及家吏請亡報太子。固未敢必帝存亡。危同禍扶。蕪乃億少傅石德言。捕斬江克。便是時太子靜以待命。帝悟而悔言。蠱禍將徐定已。而太子白后。發中廐車。載射士出武庫兵。長樂衛卒則自居以難解者。蘇文亡。史書

卷二 漢武帝

聖代

乘之以傾險。故遂及班固曰。太子生長於兵。故以之終。予謂至蠱。神仙所招致。而江克酷吏之發毒也。或曰。失在博望苑通賓客。其然。

五十一年。春。匈奴寇五原酒泉。貳師以西域兵滅車師。破胡兵。自大羊句山至范夫人城。而降匈奴者。其家以巫蠱族也。內者令以傾丞相屈釐夫人。辭連立昌邑王。秋。巫蠱僞見。帝悔殺太子。高寢郎田千秋述夢而言曰。子弄父兵。罪咎。天子子過誤殺人。何罪哉。帝曰。所稱白頭翁。其高廟神靈。當遂佐吾。立拜大鴻臚。族江克焚蘇文。而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然。曾孫病已在郡獄邸。而莫之恤也。史書

卷二 漢武帝

聖代

五十二年。春。浮東萊。阻海風而還。殆天震而寤諸。乃歎狂悖而愁苦天下。田千秋則推言神仙未見顯功。遂罷方士。謂群臣朕嚮見欺。盡妖妄耳。夏。千秋相而封富民侯。取一言悟意。亦帝用人之略也。然當異端狂瀾。能獨請罷絕。見有卓然者矣。於是趙過以代田多穀。爲搜粟校尉。姚伯子曰。粟鍾天地之精。種之能兼取者。其葉承天施。而根拔地滋。天澤以普運。不匱形必休歲。而後發力弘。故取豐在代地。畝廣六尺。畝深尺。廣如其深。畝從三畝。歲掘崇。以填深。畝不移。而畎更置。根皆食於新。以暢榮也。畎禾長。畝

培之在夷崇。三夷賦以沒而畝存。土之擁禾本者五寸。植
根固而引液深。雖有風旱。不爲災也。今南科種而北漫種。
豐儉以懸。其徵也。然則稻可喇與。夫中原之陸。功在稷黍。
南人爲稻。裂土而三盞。謂非深於賦。不可也。會弘羊請
田輪臺。發卒置校。遂詔悔往。失務申息。養故以丞相爲富
民侯者。務富其民也。姚伯子曰。唐虞成周之盛。非一聖
人力也。繼承以久。睿武如帝。繼休文景。御世餘五十年。使
粹心於道德。治豈古焉讓。惜以神仙宮室耗散。而倚策平
準。酷吏民生以股。徒以開疆服夷。爲後世之英主已也。或
曰。古今不同勢。曰。禮樂刑政。適於治。則道也。所持者。獨井

史書 卷二 漢武帝 聖人

田奪民而盡難耳。夫漢稱畝金。惟關中然。河濟之土。猶重。
疆疇爲井。民誠弗堪。火耕水耨。江南於土何有。江淮間。再
受東甌閩越之徙。必其土勝人也。井而待徙者。可矣。北啓
朔方。西置涼州。所徙關東貧民。且百萬。使略以井疆。不唯
裕餉。而溝塔深峻。亦制戎馬之一奇也。昔田蚡食邑河北。
不恤梁楚之壑。以遂其多收。人心之爲私慮也。不奪井於
貴人。沮事之口自塞矣。秋八月晦。日食。
五十三年。改後元。春。金日磾獲賊於帝側。秋。晝。周公負
成王朝諸侯圖。賜車騎都尉霍光。殺鈞弋夫人。
五十四年。春二月。帝在五柞宮。疾。使掩殺獄繫。廷尉監丙

吉。以曾孫拒。使復。帝曰。天也。因赦病篤。霍光請嗣。帝曰。立
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以大司馬大將軍。及車騎將軍金
日磾。左將軍太僕。上官桀。受遺輔政。而丞相不預。又拜弘
羊御史大夫。翼日。崩。殯入未央宮。太子卽位。光日磾共領
尚書事。丞相眞贊員耳。千秋自後無聞事。秋七月。李東
方。追趙鈞弋皇太后。以子貴母義也。武皇后李夫人。
配食龍淵廟。謬矣。李先衛后歿。並后。武未之爲也。昌邑王
其子。追尊。則上擬。且同謚。惟陳后不廢。乃宜衛且不可。而
況李乎。冬。匈奴入朔方。左將軍桀行邊。昌邑哀王卒。
子賀嗣。狂縱在居喪也。中尉王吉諫。不聽。而泣社稷之危。

史書 卷二 漢昭帝 聖人

孝昭帝
始元元年。夏。益州夷反。募吏民發犇命。擊破之。燕王旦
反。謀覺。詔誅其黨與。金日磾卒。以獲賊功。封秬侯。
二年。春。光爲博陸侯。桀爲安陽侯。皆蒙秬侯功也。遣使
振貸。
三年。春二月。宇西北。募民徙雲陵。趙后也。未祔。上官
桀之子安有女六歲。聞帝初知妃色。巧入之宮。
四年。春。立爲皇后。桀誇壻飲之樂。西南夷反。
五年。春。關前或稱太子據。疑聚觀者。京兆尹雋不疑以付
獄。曰。得罪先帝。卽眞存。春秋之義。無赦矣。罪旣明。霍光以

此重經術。罷詹耳真番郡。諫大夫杜延年請脩孝文時政。

六年春詔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對指罷鹽鐵酒榷均輸皆御史大夫桑弘羊所爲效於武帝者也以安邊足用持之互爭者半歲而鹽鐵之論著左賢右谷蠡不會壺衍觀之立匈奴益衰矣乃盡歸漢使故蘇武至自胡告還於武帝廟爲典屬國秋罷榷酤官。

七年改元鳳徵有行義於郡國賜帛而罷秋七月晦日食桀安謀發難於霍光構怨蓋主封所私丁外人不獲也入弘羊以求而見槐謂燕王冀望未平藉之行詐八月

史書

卷二

漢昭帝

五十一

光出沐爲燕王書劾光反謀弘羊外應桀以爲在中可其奏執之矣旦日光止晝室爲見告也帝明呼將軍無異譚燕遠廣明都調事未十日非所及知省中驚其孤照言及大將軍則罪之曰先帝所屬輔朕者毀既終莫之行而隙既深乃謀廢立伏甲蓋主宅而飲光名伸燕王而終之上官語泄光悉誅謀者以反故燕王蓋主皆自殺獨后以光甥得全光既專政更爲嚴法以繩人冬光請張安世右將軍兼光祿勳曰副焉匈奴入寇追獲驍脫王虜懼其爲漢導也

八年夏匈奴屯受降城預走路橋余吾冀和親而不獲

九年春詠符節郎駐弘以禪請曰石立泰山柳起上林蟲葉成公孫病已立明興在故廢之家桑遷匿而後得廷尉少府當匿以反者之隨而赦令除其罪少府徐仁丞相千秋婚也御史坐之縱反丞相召議公車光以爲愾朝廷咸爲丞相危太僕杜延年奏記光更法深矣又以議獄及丞相恐將軍負名於天下千秋賴以免竟誅廷尉少府自是繼相者且五人皆具位免禍而已宣帝在民間時惡光之專也光婚范明友以救烏桓出兵不及匈奴顧獲烏桓以飾功

史書

卷二

漢昭帝

五十二

十年夏五月文廟火帝素服遣治六日而成駿馬臨僕介子誘殺樓蘭王而立其質弟爲鄯善王封義陽侯當時多其奇功也溫公則訊漢爲盜於夷狄鄯善王請漢田伊循城依爲國威從之置司馬

十一年夏旱冬雷

十二年改元平春減口錢什三光時賦役漸就儉民之所以靖也然承武之威天下固無庸多事矣有流如月以衆星西行夏四月帝崩無子越廣陵而迎昌邑武時晉以好勇黜也然賀王者十三年舉朝何以不聞其出且暴也六月賀入卽位堊昭帝立二十七日耳光以不任後昭帝廢殺昌邑舊臣二百獨王吉龔遂及師王式以諫得免

爲城旦。姚伯子曰：「賀誠不君，然廢之急有以也。」光薦丞相御史不分之權，姻宗盤據，並執兵柄，家奴且生殺大臣，妻子不淑，尤多凌虐。宣惡之，自民間昌邑必有繁言於賀者矣。昌邑官屬往往起，擢王不安，光也。相安樂遷長樂衛尉，光恐其圖已，已時就僂者號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光則先斷之也。爲光決策者田延年，丞相楊敞莫知所出。其夫人曰：「不順大將軍者先誅滅矣。」會議未央宮，延年遂以劍劫羣臣請太后主廢而還昌邑邸。秋七月，議嗣，丙吉乃言武帝曾孫病已，有美材，通經術，可立。時生十八年矣。娶許氏生子奭，且數月，好學爲俠。上下諸陵周徧三輔。

史書

卷二 漢昭帝

五十二

具知吏所以治，光乃以太后命迎入齋宗正府，封陽武侯。然後立爲皇帝。時朝廷畏光，爭言能爲伊尹，宗廟以安，不負付托。獨御史嚴延年劾光擅廢立，無人臣禮。帝將立后，皆稱光女，求媚帝，畏不敢逆。徵示詔求故劍，冬十月立許后。霍女故不嫁，光遲后，父許廣漢封曰：「刑餘也，不可以君國。」始置屯衛。

孝宣帝

本始元年春，光請歸政，帝以霍勢方張，謙不敢受。夏，地震，以鳳集膠東，故勿收田租，議爲人後者爲之子，故降其父母不祭，親謚宜曰悼。母悼后，故皇太子曰戾，史良

娣曰戾夫人，改葬置園邑。姚伯子曰：「霍氏抑帝以示尊，故有司承風，禮本人情，夫孰無尊親之思？且昭於宣爲祖，祠禰焉，故弗順。」且繼者高祖大統，而必昭帝之後爲。黃霸以河南丞平爲廷尉，陰更霍之峻刑而崇寬也。

二年春，殺田延年，或告昭帝之喪，增取儼，延年曰：「無。」光則惡其抵已也。杜延年爲請以功覆過，弗許。夏，尊武帝爲世宗，廟奏文始盛德五行之舞，所至郡國立廟，少府夏侯勝議曰：「攘夷廣土，其功然天下以虛耗，廟樂以德不宜。」下之獄，黃霸坐不舉，遂受勝尚書於獄中。烏孫病匈奴，上書請悉師五萬，唯天子哀憐公主爲遣五將十六萬騎伐匈奴。校尉常惠護烏孫兵。

史書

卷二 漢宣帝

五十三

三年春正月，霍光妻顯弒許后，因其娠也。淳于衍進之藥，詔逮衍，光寢之。姚伯子曰：「光當既知而不發，與造弒同罪矣。」况更進其女乎？光嘗驂乘，帝負芒刺，更之安世而後愈。夏五月，師還，誅將軍田順，田廣明增獲，知虜不進者也。常惠獨封長羅侯，以烏孫然匈奴震，漢兵而先竄，殘遠從矣。復師烏孫，幾殲丈雪，丁令烏桓皆起爲敵，屬國駢解。四年春，光女立爲后，奢以髮許之儉。夏四月，郡國四十九震，或崩山壞廟，帝素服避殿，問經學，舉賢良方正之士。夏侯勝乃得釋爲諫大夫，命曰：「其建正言，無愆前事。」勝遂

薦霸。

五年。改地節。春。李見西方。冬十二月晦。日食。于定國爲廷尉。平法而精察之。多釋疑獄。尤哀矜於鰥寡。

六年春。霍光卒。駕問疾。賜乘輿。堊具。置園邑。姚伯子謂帝將預以爲說者。其於禮也。故過厚。魏相令河南光以事下之獄。既出。擢用右許而主抑霍氏。卽請母空大位以塞爭權。夏四月。張安世以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時光兄孫山。猶以奉車都尉領尚書。子禹右軍大司馬。相嘗帝曰。禹山世秉。漸恐難制也。則因許伯白去尚書副封。許后之弒日達。帝故惡光專。又觸其憾。於是相給事中。而莫非史書。

卷二

漢宣帝

五十四

圖霍氏者矣。帝始勵精爲治。聽政。必核其奏。而誅行於其言。刺史守相觀焉。問之察其人。乃遣之官。曰。太守吏民之本。政平訟理。惟其良君。習民。民習吏。情不蔽。然後治。故能職無改。尤久郡守之任。置書掾。至賜爵關內侯。仍守郡也。所表異者。擢則公卿矣。官乃務爲久計。而勸治循吏。於是爲多則民之樂業可知也。

七年。春。膠東相王成。以戶增八萬。賜爵關內侯。夏四月。立太子。與霍氏不悞。后屢毒焉。弗克。五月。丞相韋賢致仕。賜黃金安車駟馬。就第。以禮退。漢相爲初見。於是魏相相。丙吉御史大夫。疏廣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之少。

許伯請監護廣曰。太子師友。必天下英俊。獨親外家。示陋。

魏相歎非所及。大雨雹。其應在任政大臣一姓專權所致。蕭望之言之。然指取選同廣舉。而考其功能。帝使以謂者。第上書所言。可用。令試事於丞相御史二千石。滿歲獻狀。下者報罷。各當其功。秋九月。以地震詔求直言。罷右將軍屯兵。安世以衛將軍專兵柄。則禹大司馬特名尊耳。諸婿所領。悉更之。許史帝深心於霍。不啻若敵國然。帝之初年。善廷尉史路溫舒。尚德。緩刑書。冬。置廷尉平四員。秩之六百石。歲時親決宣室。齋居。獄號爲平然。涿守鄭昌以剛定律令。開示永久也。鄭吉田渠犁。以城郭兵及

卷二

漢宣帝

五十五

田士走車師王。奪匈奴田而田。曰。遮漢烏孫之使。八年春。賜號外祖母王媼博平君。詔有父母大父母喪。勿由。夏五月。濟陰電殺人。除父子祖孫相匿法。山禹疎而相尤語諸顯。知以許后故。且及也。謀先謂太后可習用也。掖之廢。帝則以之行易姓之事。未行而覺。帝之尊霍氏者。已周之罔羅矣。光及去病之胤。誅無遺人。后廢死。詔減鹽價。郡國歲上繫囚掠笞瘐死之數。以課殿最。朱邑以北海太守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其令相鄉也。皆辱不事。而民顛化。渤海患盜。以饒使。龔遂爲太守。至則圖解散。令持田器皆良民。投兵歸心。則教之樹畜。口種榆。

難惹非畦。必備五雞。甌二牝。鮮民劍。而論之帶牛佩犢也。治成。卽遷水衡都尉。故阜民爲止盜之本。

九年。改元康。作杜陵。與長霸陽茂。而五矣。夏。追尊皇考。立寢廟。選補守相。及博士。蕭望之得_下原。上疏。朝無諍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復入守少府。然帝重守相。在治本尤實。尹翁歸以東海守爲右扶風。公明廉察。然退讓以有終。莎車欲攻漢南。衛侯馮奉世至伊耆城。以送客節。發兵誅其王。傳首。議封蕭望之。不可以奏。使有旨。而擅要功。

十年。春。立健仔王氏爲皇后。愆於霍。擇能母於無子之賢。

史書

卷二

漢宣帝

五

疫。免租。詔二千石察不平吏。更名詢。詔使難知而易諱。匈奴侵車師田。趙克國議擊其右地。以保西域。魏相曰。苟於邊境未犯。何足興師。夫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歲二百餘人。不此憂。而報讎忿於遠夷。乃還田渠犁。相數條陳故事。至郡國災變。尤樂上聞。以蕭望之爲左馮翊。曰。材任宰相。必試之吏治。山陽守張敞。覆昌邑璽書。目之清狂。然後帝無猜焉。

十一年。封賀海昏侯。姚伯子以善敎也。所全者關國。豚霍之未敗也。敎亦上書。預畫策。尊朝廷。而舊好可全。帝善之。而不召也。敎與趙廣漢。皆以吏治稱才臣。敎寬劑其嚴。廣

漢設詔箭於賴州。納和民於仇。是陰衷人也。著名京兆尹。發奸摘伏。卒猾詐鈞距耳。卒以陰賊劫丞相見誅。非不幸也。丙吉始以舊恩封博陽侯。故掖庭官。陛自陳。然後連

引及之也。吉脫郡邸之難。給食藥。養護者。周及阿保。帝之甚親安世也。亦以其兄賀令掖庭。帝嘗謂安世曰。當掖庭。令數稱朕將軍。以少主在止之。誠是也。安世善居功名。次大策。及所薦人。以知謝爲媿。獨光親引共政。力能存光。後而祇取謀其私。君子以爲愧韓厥焉。太子方通經好儒。而二疏曰。不去。且後悔。兩官賜金。祖帳傾公卿。觀者歎賢哉。二大夫也。歸則暢飲故老。共饗主賜。

史書

卷二

漢宣帝

五

十二年。春。詔年八十。非誣告。殺陽人。勿坐。姚伯子曰。漢法嚴。而訟寡民靖者。重誣告也。誣死必死。孰肯以身嘗哉。後世吏利民訟。誣告之律不必行。告訐日尋。無毫毛之傷民。乃無寧所矣。復高祖功臣百三十六侯。加賜金。韋賢之長有繫。玄成逃扶陽侯。以陽狂。詔引爲河南太守。高其節也。四郡斥羌。以湟水。故匈奴南路絕。帝初載先零得北牧。趙克國以義渠安國爲失計矣。諸羌解仇交質。帝以問克國。對曰。羌之易制。衆攻擊也。然非匈奴有約。不自合。至秋。變起矣。宜各將行邊。毋使解仇。而遣者復安國。

十三年。改神雀。帝襲行武帝祠。諫大夫王褒求金馬碧雞

之神於益州。旋以張敞論悉罷上方待詔神仙之中帝者。猶淺故正諫之而易更也。諫大夫王吉謝病。蓋宮室衣服衛後。而許史王氏寵過吉。建言禮以制奢。而裁抑世官。故莫之合也。安國輕於擊斬。以畔群羌。克國以羌可坐勝。惟新進不足與持重。問將焉以自任。不辭老也。惟曰至金城圖上方略。六月。幸東方。克國至金城。請整陣堅營。獨邀先零於疲劇。解散其被劫。若罕开之屬。誅止首惡。則德威並單。羌以永寧矣。故縱罕开之留者。使歸牽引而來之。以孤敵也。久之。內郡兵至者。且六萬。悉先零衆。五萬耳。功成於克國。非奇也。特公卿猶畏先零強。數持酒泉守。

史書

卷二

漢宣帝

五八

辛武賢議以秋冬再發之。罕开。克國於其間。議饒。議騰。議也。確有碩畫。不可不詳著焉。克國之非武賢擊。罕开。齋月。糧也。曰。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加之兵器衣裝。一馬之負。不能追逐。罕开固可撫循者。姚伯子於是知轉餉之艱也。又以知古今之異量也。百四斗爲糧。今之馬力。能任與。況有加也。以量衡異。禮服異。徵度異。知律之變遷。而不可考矣。樂之不可反而之古也。秋七月。璽書報從。克國先零固畏師迫而走遑。克國謂成其走。而羌困遠寬矣。故徐驅先零多道蹙。且降。

十四年春。赦以鳳凰甘露。夏五月。羌降者三萬。時斬首

餘七千。道蹙稱是。則計遺脫四千耳。故倣屯振旅。而餘羌皆平。非奇也。特師時書四上。而後丞相任其計。張敞則請入粟贖罪。蕭望之則請戶賦口歛。小寇微動。而紛紛者。益以見孝武時君臣爲不可及也。姚伯子曰。克國上屯田。十二利。行未竟而功已奏。制勝奇術。信無踰兵農之相需也。先子有言。行給於食。止畜於屯。乃可以師。置城屬國。以處降羌。當時之制勝。又偕爲東漢之肘毒。凡晉時之五胡。皆不從塞外入也。處於內地之屬國。習於華而不華夷。性伺於罅。以圖復禍。發斯烈矣。帝緣張賀。寵漸於宦官。司隸蓋寬饒言。周召刑餘。詩書法律。蓋當病之藥。有司以觸所甚忌也。摘書中官天下語。當之大逆。諫大夫鄭昌曰。國有忠臣。奸邪所以不起。直道死節。若寬饒。而文吏以忤意。詆之大譴。不聽。寬饒死。匈奴亂。日逐王降。爲歸德侯。鄭吉乃中西域而立幕府。都護之設。自吉始。無匈奴憂。而三十六國。唯漢號令矣。

史書

卷二

漢宣帝

五九

十五年春。魏相卒。丙吉爲丞相。漢史以魏丙配蕭費。然相進階許伯。吉則仁結繯襪。而忘其功。品大異矣。許史進而王氏因。故有議相以開亡。漢三大釁者。其侈大臣也。崇奄寺也。八月。益百石以下吏俸十五。曰祿不足且貪。韓延壽之在潁川也。更廣漢所流。而先黃霸爲厚信。能化矣。

徙東郡馮翊皆以德教或閉閣思過以悟兄弟之爭效至閭郡無訟。

廿六年夏四月賜潁川太守黃霸爵關內侯雖以鳳凰神雀見褒然函明察以長厚治實爲循吏冠嚴延年酷吏也以屠伯治河南蝗而壤比甚霸曰鳳凰食也。

十七年改五鳳五單于爭立議者欲因亂御史大夫蕭望之曰勞師未可即減也莫如義輔之使稱臣韓延壽蕭望之各案放散官錢以相持望之曰御史大夫總領天下顧案事而見拘延壽竟棄市吏民不獲代死哀動渭城以章治爲僭逆君子以是少望之。

史書

卷二

漢宣帝

六

十八年秋八月望之左遷太子太傅又以微語中丞相而覺也五單于并於呼韓邪左賢王其兄也自立爲郅支單于。

十九年春丙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以自代而卒。

丞相黃霸欲飭天下以揖讓京兆尹張敞紬之主化之於主治道不同也然誤鴟爲神雀所以取譬也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降匈奴。

二十年春廣川王自殺廢立之際嘗祝詛以冀幸單于稱臣遣入侍戡戍卒什二時年比稔穀石五錢大農壽昌請糴三輔近郡以省轉漕於邊郡置常平倉民便於穀。

賤得糴而貴得糴也以夏四月朔日食殺故平通侯楊

惲惲以剛直見廢帝惡其怨望於報段會宗書也以之常天變罪及其交游姚伯子寂惡夫託於幽遠以傾人也誅者不足爲禁或反相激以成奸人之兆且亡漢者當時皆胎之矣而能測者其誰太子好儒而諫帝之嚴也帝不悅曰漢道雜霸而儒者少達亂我家者必太子矣將更以淮陽王錄不忍許后而止恐其隙也。

二十一年改甘露春以韋玄成爲淮陽中尉以讓風也。

郅支攻走呼韓居王庭故皆遣子入侍夏四月黃龍見太上皇太宗廟人素服五日烏孫亂而二分乃有大

史書

卷二

漢宣帝

六

小昆彌。

二十二年春減民筭三十呼韓邪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明年正。

二十三年春正月至帝受朝甘泉儀用蕭望之議位諸侯

王上贊謂稱藩臣而不名二月遣歸單于請居光祿塞急得保受降城漢送者留爲衛時麒麟閣畫名臣像十一

首大司馬博陸侯霍而終之蘇武蓋因北賓而夸胡自北德殷宗周宣也然帝生收以孝武之勞爲之先也其意寧民追阜於文景則帝之過人者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廣立穀梁春秋大小夏侯尚書梁丘易爲置博

王政君以娛太子生孫鵲於甲觀蓋自家人子入宮二十四年冬兩單于皆遣獻於呼韓邪有加禮

二十五年改黃龍呼韓邪來朝郅支始知漢助之也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并烏揭丁令堅昆而居之西徙七千里與烏孫尋仇三月字王良閣道入紫微帝寢疾以外屬史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受遺輔政暨於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周堪亦不及丞相干定國冬十二月崩

孝元帝

初元元年春三月立皇后王氏所謂元后也者后父禁爲

陽平侯帝之初疾述於仁倫以公田花振業食貲不滿

史書

卷二

漢元帝

本三

千錢者貲其種食夏疫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秋關東

大水饑貢禹爲諫大夫歷少府御史大夫書數十上導

帝以約已裕民若罷希幸官館減穀食馬肉食獸皆納用

矣以霍光多幽宮人奉園陵爲重武帝之過達哉其言較

耕夫取鐵鋤攻山者十萬是七十萬人受之饑也於今更

見其旨之長然當時大失在關戚比而爲說於正人漸積

而溺非剛不足自振貢薛韋匡相繼登朝而不一言賈漢

儒以儀文爲學有秦史策者皆無關興亡之幾也置戊

已校尉屯田車師故地弘恭石顯故典中書體役而貌

於恩陰賊望之堪剛負得諫大夫宗室更生侍中金匱積

古謀議則四人以同心天下事皆可爲矣恭顯每持其議以故事法律也史高無所發明時而比之望之堪白宦官主中書非古也武帝宴遊後庭暫耳帝方以中人精專未命望之四人驟進急見其用遂多招致與弘石許史爲敵則輕簿奸人乘之矣鄭朋華龍前倚望之則奏高客爲奸許史子弟罪過後附許史則曰有爲教之恭顯因得中之以朋黨曰四人專自相稱詐而譖訴親戚大臣當召致廷獄帝道然未審所謂獄也

二年春召堪更生計事方寢責恭顯得其一叩頭然猶免

望之堪更生爲庶人則復沮史高言以復其官爲章朝廷

史書

卷二

漢元帝

本三

之妄也宦官外戚合而勢既成隴西地震敗城郭殺人

秋七月地震時望之賜爵關內侯給事朝朔望且相而

堪更生起用正群譏側目時也方懼在不並立而更生使

上書以恭顯爲蔽賢當地震望之子亦上書訟於是恭謂

帝有所受也以獄殺望之帝又得其免冠謝而已堪更生

免顯爲中書令猶畏譏達貢禹以爲說珠崖數反

三年春罷郡當時甚建賈捐之議楊雄至曰匪然將使鑄

介易我衣裳若是乎以儒儒而忘前人之艱難也夫創者

可以不急功而保世期無失守而已

四年春三月如河東祠后土

五年春以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夏四月。字參省。膳服。罷角抵鹽鐵官。博士弟子毋置員。復通一經。鄧支求還。侍子衛司谷吉送之。斬使者而保康居。

六年改永光。春。郊泰畤。將止獵。御史大夫薛廣德曰。關東人民流離。當思同爰。乃還。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光祿歲則以此四科第郎從官。三月。隕霜殺桑。大饑。以災異罷御史大夫。更生復上書。推原於石顯。而彼則曰。堪猛用事之尤。帝以楊典素譽二人。若反言詰焉。冀得正對。爲堪猛恥。而與反側。不寤帝意。猝取承順。且短之曰。罷其典事。苟全師傅之恩而已。堪乃守郡。猛爲縣令。未幾。典與捐。

史書

卷二 漢元帝

李固

之以反覆。冒進敗誅。呼韓邪北歸庭。

七年春三月朔日食。隴西羌反者三萬人耳。丞相韋玄成帝前漠然。右將軍馮奉世曰。虜在境內。不誅。何以威遠。以戎兵之未犀也。四萬之衆。一月足以決矣。不得已。以萬人往也。而敗。然後從奉世議。乃平。

八年春。以用不足。復鹽鐵官。博士弟子置員。限千人。

九年夏六月晦。日食。召還堪猛。堪以顯黨盛。始無固志。尋卒而猛死諸。冬。罷祖宗廟在郡國者。自婁敬創徙長陵。至宣帝杜陵。徙成五邑。帝作初陵。詔曰。東郡虛耗。而徙者爲無聊之民。始不置邑徙民。

十年冬十二月。毀太上皇孝惠帝寢廟。韋玄成議以。也。屯氏分於武帝宣房之塞。是歲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絕。

十一年。改建昭。罷孝文太后寢祠園。

十二年秋。殺魏郡太守京房。下御史大夫陳咸獄。皆攻石顯者也。房因論陰陽漸漬及顯。因明指致亂之由。帝曰。論矣。奏考功法。令上下相司。帝試之治郡。比顯者。因其出而陷之。是時惟附顯者寵貴。與之惡。則曲滅。中書僕射平梁少府五鹿充宗。皆自石客也。閏八月。上官后崩。霍光以之主廢立。顯禹之亂。將因焉。故母后之權。不可有也。王政。

史書

卷二 漢元帝

李固

君成新襲迹焉。爾武帝之爲昭少。而預殺釣弋也。

十四年春正月。鄧支單于首傳自康居。且懸藁街。丞相匡衡議不可。然竟懸十日。姚伯子曰。漢相自陳平以理陰陽。順四時爲誣。而魏相至譏孝文嘉政爲失。時取異。丙吉直視人死。而問牛喘。衡有方春埋瘞之議。撫卷堪笑。然非盡迂也。唯吉故性緩相。則主綜核。借以斬賜予而已。衡其妬功而妬奸者乎。陳湯雖屬矯制。然漢不忘鄧支誅地遠耳。故西域副校尉陳湯謂都護甘延壽曰。以鄧支剽悍。破大宛烏孫。而役康居。城郭諸國必危。今以屯田烏孫兵攻其外。康居內叛。則成擒矣。又曰。公卿非凡所見。必不從議。蓋。

逆衛軍之已軋也。故兵發而後聞。延壽病未視事。四萬之衆遽集。驚起從之。分道至康居。郅支木城焚。遂以斬得漢使節。以鹵獲界兵發之。國湯顯素隙。故延壽湯入塞。而丞相御史使道案其不法矣。帝喜郅支得誅。論封竟沮於衛顯。然告祠郊廟。赦置酒。上壽。藍田地。震山崩。壅霸水。淫逆流。

十五年夏六月晦日食。帝久寢疾。秋復諸寢園廟。

十六年改竟寧。春正月。單于入朝。喜郅支誅且懼也。賜婚以王嬙。既去。上書保塞。請罷上谷以西兵邊備。休天子人民。郎中侯應不可曰。斥陰山。攘慕北。築外城。設屯戍。武

史書

卷二

漢元帝

六

帝所以安邊境也。罷之。示夷狄利。且塞因山巖石木。豁谷水門。卒徒築治。功費久遠。夫安固不忘危。使匈奴有他變。累世之功。不可卒復矣。乃不罷。石顯以馮氏世名。且女昭儀也。樹焉。不獲時。推野王御史大夫。謂帝曰。誠賢然。昭儀兄。南陽河南之民。父其太守。召信臣。入爲少府。總理多省。劉向疏訟陳湯。將應以捕斬單于。律卽當以鄭吉迎日逐。功衛復爭。裁封至三百戶。而猶未平也。夏五月。帝崩。衛卽請罷所復寢廟。下陳湯獄。韋匡皆漢儒之盛。繼相恭顯之朝。而安焉。匡更倚於顯。爲是非大節失矣。所疏泛論理道多近者。而非其質。又何足采哉。六月。太子壽卽

位。母王后也。傳昭儀生山陽王康。馮昭儀生信都王興。帝材山陽王。數問景帝膠東故事。賴史丹歸諫太子。哀諫而免。然王鳳以帝舅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矣。石顯遷長信中太僕。亦以保擁太子功。

孝成帝

建始元年。丞相匡。衛御史大夫張譚。奏石顯過顯貶。以貴者皆斥。司隸王尊劾衛譚。方顯權盛。畏成其惡。今乃以過歸先帝。衛免冠謝。帝左遷尊。而論者直之。字營室。

時王氏七侯。鳳崇譚。商立根。逢時。皆太后昆弟也。獨曼以早死。未封。夏四月。黃霧四塞。議者以爲陰盛侵陽。鳳懼辭職。不聽。秋八月。兩月相承。晨見東方。丞相衛以祭天。

史書

卷二

漢成帝

七

南郊就陽祭地。北郊就陰。甘泉汾陰反其義。冬改作南北郊。

二年春正月。祀南郊。而甘泉汾陰雍五時陳寶諸祀皆罷。

減天下賦錢筭四十。皇后許氏。元帝時。以妃太子。長

外家之好者也。后方立。而王許之勢。時未可知也。杜欽私於王鳳曰。禮一娶九女。姊妹缺。無補。所以廣嗣養壽。塞爭也。廢禮不由。而使後來異態。則正后疑。而支庶起奪嫡之心。

三年秋。民詭言大水。策免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政乃在

王氏專杜欽谷永之屬皆入大將軍幕而攻許后矣。冬十二月朔日食夜震未央宮。欽永對直言極諫專歸之後官曰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丞相衡以多取封田免爲庶人。

四年春罷中書宦官置尚書五人尚書之用士人愆於恭顯也。谷永以對策白虎殿爲光祿大夫策文皆宛轉爲鳳地曰四夷賓服諸侯無權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爲鳳洗濯之既而許后以妬致異不得辭矣。鳳時官中多進納或及過產策言至於母避嘗字。欽異章同旨帝以二策示後官。姚伯子曰惟簿難言也。况假之行傾險不虞觸其忌。

史書

卷二 漢成帝

六十九

乎必中宮愛弛鳳有以得之太后而異謀已兆也。文以行奸深哉欽永之傳小人毛羽也。夏四月雨雪秋桃李實御史中丞薛宣以否隔陰陽在刺史越六條而與郡縣事。清河都尉馮遂憂鳴憤口曰不通屯氏將大爲都邑害。丞相御史惜財而止及東郡金隄決居地十五萬頃姚伯子曰當之周畝是減百里國四以其民漂蕩沉溺也故惜小之害仁爲大周畝百步漢承秦倍其百又四十焉是以知其數也。畝百曰頃盜阻南山王尊行京兆事旬日而平。卽真而京兆名俠誅且盡。都護段會宗有烏孫之圍請救鳳薦陳湯見宣室曰必無憂也胡五以當漢一其器。

用鉤也今巧習猶三一焉且客倍主人圍者衆不足以會宗五日吉聞矣救不必發也遲之而然然湯長於謀而實嗜利。

五年改河平春王延世爲河隄使者竹落小石下以船夾三旬隄成而決塞也。夏四月晦日食或許后者愈逼帝減掖庭用度曰一律竟寧至皇后自陳作一屏風輒爲有司持而不得也。秋復太上皇寢廟園以繼嗣也給事中平當言漢之始祖廢焉不宜。減死刑省律令。

六年春沛鐵冶飛。夏楚雹大如斗。山陽王徙定陶。七年春正月楚王囂來朝以行純茂加顯異。二月健爲

史書

卷二 漢成帝

六十九

震崩山墜江。詔求遺書充中秘劉向典校書乃因洪範傳五行已然者著明則災異之在當時致應自昭帝知書作爲王氏而權不能收向在元帝時名更生惟恭顯是違當帝時惟鳳兄弟是憂。河決平原至於千乘復塞以延世。八年春正月單于來朝却步王商帝歎真漢相矣。三月大將軍丞相有違時悼后之屬籍疎矣而商持正不阿故鳳害之收印綬而歿鳳更無分其權。於是張禹以帝舊師爲丞相並鳳領尚書數避位已。定陶王來朝帝久諸國邸以疾。

九年改陽朔春二月晦日食王鳳以爲定陶咎也帝爲王泣別宜有不安厥心者矣王章適上封事召問對曰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承宗廟順天心安百姓而致災異乎天道祐善而災惡明爲大臣專政發也鳳以咎善人欲使天子孤立而便其私且丞相樂昌侯商國家柱石臣也。不屈節隨鳳使之憂死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托以宜子內之後宮羗胡尚猶盪腸正世況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帝感悟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命舉賢薦馮野王將代矣辟左右語而王音飛耳杜欽使鳳以退疏哀動太后鳳起則章殺欽又教鳳文過舉直言極諫也

史書

卷二

漢成帝

七

十年夏王音爲御史大夫鳳從弟也天下苟奔走王氏而忘帝室故五侯僭侈而競起聲譽劉向以不已且有易姓之事曰我宗室遺老而不言誰言者上封事曰事勢不兩大王劉之不並立也王氏兄弟據重孤弱公族遠絕宗室給事朝省曰燕王蓋王夫呂霍之屬何人也夫濟南祖墓梓柱生枝垂根徵兆已先見矣爲人子孫守持宗廟令祚移外親乎婦人內夫家亦非太后之福也銷患未然在援近宗室黜遠外家母授以政而已帝召見歎而不用是則太后有以掣之也姚伯子曰禮在庶人母爲父屈況天子所承之重乎高帝不使上皇與知天下非其任也達之可

以處母后矣若絕宗廟以事母於孝何居秋定陶恭王卒信都王徙中山

十一年夏潁川鐵官徒亂殺長史盜庫兵者九郡尋以軍興從事討平之秋大將軍鳳死帝欲次之譚及於諸舅故音之代也以鳳薦猶詔譚以特進領城門兵曼子莽於是爲黃門侍郎陽爲折節以冀高位而遂其奸

十二年夏四月雨雪

十三年改鴻嘉春以新豐戲鄉爲昌陵縣奉初陵始爲微行屬難走徇於旁邑稱富平侯薛宣著聲郡守條教可紀方略下至筆硯皆利用而省費故舉賢以至於爲丞

史書

卷二

漢成帝

七

相而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矣

十四年春飛雉集未央宮更營昌陵起邑徙郡國制泰久而無成劉向疏非貽後世以安也古之聖哲莫不薄葬驪山發掘是則秦皇過厚之生患也爲反初陵

十五年夏大旱王氏見汰商請避暑明光宮驚耳矣帝入商第舡行中大陂穿城引內澧流也過根家則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駭目有如此者用奮怒焉藁莽斧以請寵則不渝冬十一月許后廢二趙入而許班退官閤多失德矣后及倖臣皆孕男不成班賢著却顰飛燕妬寵乃中之祝詛

十六年。秋。河溢。李尋請察故迹。其決也。以故不塞。王譚死。商仍其職。加置幕府舉吏。

十七年。改永始。夏侯曉將后飛燕也。諫大夫劉輔曰。人婢不可以主。下掖庭秘獄。六月。竟后。德光爲昭儀所居。昭陽之宮。金玉珠羽。撰而成室。不復許班之儉。而后故倡。多就侍郎宮奴求子。而昭儀負寵。內錮。姊深妬。誓無他孕。成帝之終。不嗣。且有生而戕之者矣。劉向感時。作列女傳。以諷。九月。日食。時新都侯莽以收贍名士。傾其諸父。十八年。春二月。星隕如雨。晦日食。王音死。商爲大司馬衛將軍。張放。歙飲宮禁。酖流飛龍。幾無分矣。微行之。以稱富平也。設紂踞妃已於屏風。侍中班伯起疾。見而諫曰。禍亂之原也。姚伯子曰。班固稱張杜酷吏。而今後大助漢亡者。莫欽放若矣。德世爲令。若身虎而豹。產離傳肉食。毒流逾承。冬十一月。免丞相御史。前年孝宣王后之喪。趣歛而未備也。代以翟方進孔光。光貌恭取容。述其削草舉而不彰。有道模也。問對據經而不爭。秘自中樹。若密事然。心術亦可見矣。方進故文深吏。既相。以經術重。十九年。春正月。晦日食。冬十月。復諸罷祠。蓋其泉議曰。大風有異矣。劉向曰。國之神寶舊時。其始立皆以有神祇感應。帝方卹胤。而向言適當。然廢祠復。卽假術士鬼神之

史書

卷二

漢成帝

主三

階蓋向少見淮南王安枕中秘。信其術。宣帝時以鑄金符死其蔽也。梅福自南昌尉上書。歷數呂霍上官。以昭王氏之爲危社稷也。山陽鐵官蘇令作亂。

二十年。春正月。帝如甘泉祠泰畤。三月。如河東祠后土。秋七月。晦日食。張禹奏。梁王立怨望。有惡言。敕有司案弗受也。復校文官閭。惟王少而姑齒長。以寢姚伯子以景武諸王之殄世。罪多梁王類也。諸侯已弱。而後法趨平。晚矣。何武居官無赫赫名。每去而見思。嘗爲刺史行部。卽學宮問得失。然后入傳舍。問懇田得失。然後見二千石。二十一年。改元延。春正月朔。日食。夏四月。無雲而雷。有星東南流。四而如雨。秋七月。字東井。劉向谷永皆以變在廢興。然永乃心王氏。明言涉三七之節紀矣。徒舉深宮產祿。微行召難於貴戚。則深譴曾不敢微及之也。向則以書不盡言。既獲召見。則顯訟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守社稷。安固後嗣。帝於永書。至四十上而不信。輒興歎於向言。宜於忠佞有辨者也。然欲用爲九卿。見持於丞相御史。卒列大夫。而永至大農。縱惡不去。雖知善而不能用。觀其趨於亡地而安焉者。帝之謂也。冬十二月。王商死。根則大司馬驃騎將軍。帝恤人之多言。駕張禹第屏從。而言王氏以恩結師傅。眷深退相。可抒忱以質也。而禹苟保身家。忍

史書

卷二

漢成帝

主三

視國危曰新學多誤天變難言是帝有微萌而再折之也
槐里令朱雲請尚方斬馬劍誅不忠問何人則再也御
史下雲攀折檻帝存檻曰旌直臣而終無更事

二十三年春三月岷山崩江竭三日劉向以在漢所起且
季參及魚當於井絡必於亡矣

二十四年中山王興定陶王欣偕朝帝卜嗣焉定陶能舉
令其經於詩習

二十五年改綏和丞相將軍議主定陶引禮昆弟之子猶
子故取爲之後者爲之子孔光對立嗣以親兄終則弟宜
及二月太子定故光左遷封孔吉爲殷紹嘉侯蓋孔子

史書

卷二

漢成帝

七十五

殷人也三月並周承休侯進公爵地各百里夏建三公
官故大司馬根去將軍號何武以御史大夫改司空中
山孝王卒淳于長王甥也太后難趙后之立長有功其
間以侯根病莽恐政及之多求其過免長官冬以楚孝
王孫後定陶王大宗絕其私親太子之母丁及傅后皆止
定陶邸而十日一見以乳母禮莽窮治長獄乃連后自
殺姚伯子曰許后之廢之死皆王氏爲之以知之淳于
長長死莽爲大司馬丞相司空奏刺史位下大夫而
臨二千石春秋之義不以卑臨尊乃改州牧健爲水濱
得古磬劉向請以興禮樂曰禮以養人爲本非若刑罰之

過而妄殺人也法不待臯陶禮樂何獨設焉小過差而絕
之且大不備矣爲管表辟雍於城南廣弟子員三千

二十六年春管咸守心帝惡之郎貴麗請當之卿佐三月
丞相方進卒賈誼臨弔有加溫公曰方進罪不至死而以
當天變是誣天也若其有罪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
然卒以無益徒不知命而已三月帝崩王莽以殺趙昭
儀前久定以早朝相孔光故光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

大行前罷泰畤汾陰祠南北郊夏四月哀帝之初立
也佞幸未近王氏輯權丁傅猶卑使更亂政而之善救亡
當無勞力也傅太后自北宮複道而請尊號高昌侯董

史書

卷二

漢成帝

七十五

宏曰秦莊襄故有兩太后請以帝加焉別也乃先追定陶
恭皇五月立傅皇后傅太后從姪也時傅丁俱進位號
並別以定陶恭而趙封丁明傅晏侯六月罷樂府女樂
郊祭及兵法武樂別屬然豪富以淫酒自若劉歆領五
經向子也莽私而薦之卒以莽盜天下而卑盜經文以飾
欺益封河間王良能服母喪而率祖行師丹請限民
田苦豪富盡利重困貧民也貴戚近習不便而止秋七
月未央宮置酒莽徹定陶共太后坐且曰藩妾何得並至
尊以罷大司馬盛極而驕蓋有無帝之心而後敢明爲逞
也於是司隸以王氏過聞多免爲庶人者惟根得遣就國

以有力於建儲。莽能內媚尚得置中黃門給使。朝朔望。九月地震以問李尋。尋以日當帝而規其志操無衰於初也。以月當后而戒勿預政也。以水溢咎在卿士。勸之抑外親大臣也。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儔。以彊本朝。所謂抑陰而陽崇也。冬策免大司空武。以進師丹。丹上書非諒闇所宜。傳喜讓爵而勸太后解權。以內忤。及遷皆太后從弟也。遷傾險。竟侍中。

孝哀帝

建平元年春正月。隕石於北地十六。司隸發二趙絕先帝廟。耿育跪先帝致位陛下。孝在述志。微臣暴露燕私。計

史書 卷二 漢哀帝

主六

楊幽昧。探追不及之事。以成先帝之過。臣切痛之。議乃不及於趙后。秋或請立恭皇廟於京師。而議言毋以子貴。獨三公不可。乃免丹司空。時傳喜大司馬也。朱博之司空。援自王莽。乃附於傳丁。中山馮太后及傅太后之為昭儀元帝時也。從幸虎園。當熊見嘉。傳惡而懷之。既為王莽子。禱祠解青中郎。謂者將醫復命。使以祝詛案諸中山。弗受。謂者兄意曰。熊之上殿何勇。而今何怯也。馮太后乃自殺。

二年春正月。字牽牛。喜不移。議博贊傳安而傾之。免喜及光。曰。同心背畔也。罷三公復故官。博丞相專議矣。二后

於是去帝號。王趙傳丁如一。各置少府太僕也。京師立恭皇廟。王莽就國。以傅太后驕。時丁傳雖群貴而柄授弗及。使政君踵死。王氏之爵既絕。亡漢必不若是暴也。訟王氏冤者曰。王太后七十矣。敕親屬避丁傳。其不可憂傷。商子邑則又為成都侯。六月丁太后崩。待詔夏賀良言。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時帝疾。苟從其改元革號。以為可應也。至秋八月。不愈。賀良誅所更皆復。然世祖皇帝生矣。前年劉歆數測有中攘漢者。而還之劉秀。其更名當之。故論經為盜。鼓莽與鼓莽廢。期敝而收之。朱博自殺。以傾傳喜何武而敗也。

史書

卷二

漢哀帝

主七

三年春三月。字河鼓。丞相王嘉請重二千石。久其任。司隸刺史苛細。而守相不安。則不威。蘇令之所以縱橫者。吏士無所畏。而莫為仗節也。材在。養。因薦儒公孫光。滿昌。吏蕭咸。薛修。而用之。冬。土起石立東平境。王雲及后往祠瓠山。而宮作其象。息夫躬孫龍。陰士也。曰。可取封侯矣。告變帝惡。王希宣帝之應也。王死后弃市。

四年春。詔言王母行義所聚。供祠。侍中董賢以男幸。枕帝袖則斷之而起。少府其父恭。女弟昭儀殿中宿廬。以為其妻。樓北闕甲第。充初選於上方。陵旁起冢。底其同穴。故東閣秘器具之矣。諫者下獄。司隸鄭崇是也。孫寶為崇辯。

而免假東平之功侯躬寵以及賢曰因之進武庫禁兵相繼之賢家而乳母阿令與及焉執金吾母將隆曰度大農錢惟邊吏距冠有賜以供吾微妾家備不宜得左遷。躬既侯於其口歷詆大臣為謀滋謗。單于期朝五年以疾遣請寬期時丁傳董相害晏交躬求輔政躬奏單于辭病變時在烏孫伐謀在先示之威左將軍公孫祿保無邊患以身也而躬謂其為萬世慮祿保日所見帝建之建言大將行邊立威以應天變大將之外戚此傾危之士所巧於陰樹者也丞相嘉曰應天以實不以文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道也不聽。

史書

卷二

漢哀帝

七

五年改壽春正月朔日食。而傳晏太司馬大將軍丁明大司馬驃騎將軍矣。王氏退伏莽尤杜守嚴持雖子殺奴不恕切責至於死也。三氏者擅一旦富貴以招權納賄夫莽奸心所圖度計定之伏中矣。天下駭貌而失真兄哀政甚成追思王氏為騰謂莽折節法古真可典治在國三歲吏民上書訟寬者以百數及賢良方正對策以日食三朝在董賢過寵杜郵當之丁傳而周護宋崇訟莽功德矣帝微還養及平樂侯仁而罷晏宜董賢方得計於丁傳之退。傳太后崩王政君憐憤思釋憾時也莽且朝夕証之。鮑宣上書海內貢獻一君而盡之賢家夫欲立大政何

武彭宣師丹可復徵也時以遺詔益賢及丁傳封丞相封還詔書帝知嘉賢相怒其持之於情所不能斷也因事下之獄嘉對獄以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不能退為負國也而後死秋以孔光為丞相何武前將軍彭宣御史大夫用其所賢而殺其身非明不足也情溺而自違所以亡國也嘉元始中追謚忠。丁明以憐王嘉免。冬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策文曰允執其中董恭使王閔求婦於蕭咸咸辭而私語閔賢冊語禪文也項之置酒麒麟殿帝明言法堯禪舜閔即進言陛下流承高皇帝當使子孫世守其宗廟之言者非所以戲孔光遂偃媚賢以丞相不

史書

卷二

漢哀帝

三九

敢行敵禮然賢即領丁傳佞幸材耳天下大計非其任也六年春正月單于大昆彌朝榮其枝也莫識本根之已撥單于頗問董賢。夏四月晦日食。五月三公分職首司馬以賢也上。六月帝崩政君即之未央宮收取璽綬妻事籍董賢而莽以助辦入蓋賢夸少鳴豫安知有一旦之變而久居者已伺之密也莽以太后詔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之賢方盡伯札已者權乃以爲莽殿路政君婦處老而被侵得見王宗復熾丁傳陵滅快已寧知崇養遂不可制哉。賢既誅孔光以下皆舉莽可大司馬左前將軍武祿曰外戚持權幾危惠昭比世無嗣選

立近親幼主之時親疎相錯社稷遠慮也莽竟大司馬領尚書事以太后詔 秋七月迎立中山王元帝孫也於哀爲從弟 莽及中山未至毒始二后用壹威權加趙后曰孝成別之也別之也者絕其母義也孝哀傳后徙諸桂宮黜傳太后曰定陶貶丁太后曰丁姬似若以禮正號者

莽欲更樹一朝廷而畏爲名又恐太后之不信也以望深結於孔光而侍中其婿甄邯意忤順邯爲奏光下之曰太后旨也於后前曰光大臣不可違也既罷何武公孫祿猶揣太后無亡漢心或子弟旦夕異言奸謀悉發矣使光奏紅陽侯立就國而莽曰太后獨代幼主統政不可以私恩

史書

卷二 漢哀帝

全

逆大臣公議故平帝未立而莽勢先成王舜王邑作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孫建爲爪牙劉秀典文章以爲其國師故莽言動聖人以稔惡事至而涕泣固讓愚太后孔光於衍中謂世真可欺矣不知爲劉秀顛倒也八月成哀二后皆廢且弑矣 彭宣自兒王崇爲大司空九月平帝即位百官總聽於大司馬孔光始懼則徙以帝太傳而職同內官

孝平帝

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獻白雉襲周瑞也必其國其物莽進安漢公 置四輔則安漢公職太傳 設爲悅於

漢宗續宣後之王者二增其侯封三十六達於諸侯王啓其嗣路達於故臣祿其老達於庶人鰥寡有恩施 制反周官周禮苟周公之迹見者事必爲肖 隔帝母於中山曰衛姬加之非禮者帝孤而後謀無亢焉者衛氏外親抑止其國 侯周公後曰褒魯孔子後曰褒成

二年太師光太保舜少師豐同休莽德以黃支獻犀黃龍江遊也孫寶曰周召有不悅群公何同聲也 更帝名曰衍當時知單于名亦莽所節也 大旱蝗莽素食出家錢貸 是時龔勝邴漢解綬梅福遁跡智者有以窺之矣

史書

卷二 漢平帝

全

有不與王同謀無自進其疑也故忍以其女爲餌也 自衛氏之隔莽于宇驟諫而不從則設爲鬼事庶以寤之而悔禍莽以致殲於衛及宇曰管蔡之誅而未已也大恣剪除名臣若何武鮑宣之屬死者數百人立仁王之侯也亦以逼焉去之北海逢萌曰三綱絕矣掛冠而遁 姚伯子曰平之繼哀猶文之繼惠也王者大統有重於爲人後之義者矣三代之禮則闕在漢有前模也衛實母平獨不得以薄太后準乎悼考初屈光死而崇不能已之至情禮之所自生也莽一威權以懷漢創爲非禮塞異議耳乃百世後猶牽於奸雄之議而莫覺何也

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八使觀俗曰頌聲作莽以進號宰衡升位諸侯王上而議九錫其功乃明堂辟雍靈臺之屬以飾太平則備矣立樂經尊孝宣曰中宗而孝元亦以斬郅支曰高宗西海郡置而金幣內竭凡所爲聲教訖四海也五年夏以辭九錫要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之誦而後受十二月帝以椒酒弑矣猶爲金縢以欺世政君故憤而命之居攝也

帝嬰

居攝元年春正月莽假皇帝祠南郊則武功井中白石而

史書

卷二

漢帝嬰

全三

丹書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自太保聞之政君然後卜立君者代漢決矣姑假焉以持人心也故元胤卽三絕矣宣帝曾孫位侯王者且五六十人乃擇穉於玄孫之微而得嬰二歲耳三月迎孺子而立之曰兄弟不相爲後姚伯子曰若然是文義不承惠宣祖昭不無父之人哉安衆侯劉崇曰莽必危漢矣畏而不敢舉宗室之耻也以百餘人死宛王五月莽朝見皆稱假皇帝矣

二年夏更樂錯刀契刀秋九月東郡太守翟義以攝天子必代漢謀立宗室得嚴鄉侯信募郡中勇敢并東平兵移檄郡國曰莽鴆孝平皇帝攝其位欲絕漢室今天子已

立共行天罰義以父方進相漢故設死國埋名以安社稷而起兵郡國震應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莽懼不食遣七將軍發關東甲卒姚伯子曰是齊王灌嬰榮陽之勢也而三輔豪傑趙朋霍鴻並起曰精兵悉東可攻其內空應者亦十餘萬火見未央前殿使西距將軍有平勃之權功可自內成矣莽日抱孺子而泣大誥復辟雜然眩世魄已褻者乃七將不能連和觀變顧擊破信軍於陳留義既歿

三年三輔兵乃皆破滅矣莽以得天人之助也制五等賞

功有附城冬十一月請於政君母言攝至十二月哀

史書

卷二

漢帝嬰

全三

章之銅匱出矣曰赤帝璽邦傳子皇帝金匱因以受終高廟姚伯子曰政君惟內母家使鳳音商根繼政成朝莽籍是在哀末攘諸倉卒而遂固既攝且皇帝非惟內主平莽謂求傳國璽顧不忍而涕罵投擲蓋亦悔其初乎昔呂娥姁殺漢子孫授呂木成而見惡於天下今政君主莽篡而爲漢思說者以莽誣聖甚秦焚書呂王不婦之罪亦云莽旣卽位則以十二月更號改正然事紀漢史故編年者仍首春正月也更太后號爲新室文母

新莽

始建國元年春正月授帝嬰以安定公嗣漢然四壁銅之

矣。改漢官而上復虞周。虛王爵自公始也。系虞奉高帝爲文祖。祫郊備而九廟立。禁邪金刀之爲劉也。夏四月。徐鄉侯快起兵。義存劉者必應也。至卽墨。兄殷膠東王也。距快自繫。快敗死。蓋自景武弱藩相傳抑主。目爲漢忠。故民不君用。而遠筭以屈莽。無功自寵。敢於改物者。窺其素也。禁買賣及奴婢。雖至賤皆得受百畝。此仁政之本。漢儒議論未嘗不主於是。然行之四年而罷者。運之無其術。更之無其漸。豪強兼并未易捐業而安薄也。況莽朝令而改夕。苟名美而不盡其情實乎。秋。五威將軍班符命於天下。

史書

卷二

漢新莽

公四

二年春二月。漢諸侯王皆上璽綬自廢。劉氏之國二百有三。不能連而自全。惟其弱於權而不能用也。冬。罷漢廟及諸劉爲吏。志行矣。而溢其驕。單于璽冠之新。旣引之過塞。復怙府積而思困之兵。命三十萬衆。統十二將。期驅諸丁令。而十五其地。分封呼韓子孫。是時引周禮泉府以什一羅民財。實襲漢武之衰政。後世青苗祖之流禍者也。起八風臺。神仙費者固不貲。徵發旣衆。先至屯侯。餉給內郡天下以騷。寶貨屢更。貢賦無藝。而腹心內潰。誅死者數百人。

三年。匈奴分道入殺守尉。略吏民。師以相待不前。又不

降心卽退。遷延年數窮。相流亡爲盜賊矣。自古篡弒得國。猶有功業可憑。或禦外寇。或靖內難。然後權移而勢歸焉。未有矯誣天人。自詭功德。捷取若莽之甚者也。使卽真之後。克艱思靖。保民勤施。天下安之矣。天欲傾之。故以妄動速其亡也。夫。龔勝避世。平帝時。強起祭酒。稱疾而臥死。夫登賊作帝。昧心容諛。則知耻者。勝故不爲莽屈。皆賢人也。安車迎齊薛友。遜辭焉。志亦遠矣。郭欽。蔣詡。郡守自免。尚書陳咸。召三子而漢臘其祖。儒隱則栗融。禽慶。蘇章。曹竟。皆可以愧在位者也。獨楊雄。漢新之間。祿而不事。籍著書立言耳。然劇秦美新。可以已矣。

史書

卷二

漢新莽

公五

四年。西南夷諸皆不靖。方盛志定東西都。建萬國。然空言稽古而無情實。侯不地。吏不祿。故有國身傭。官給居貽。產大亂於民之無控告。而自謂治。追黃虞也。五年。王政君死。西域殺都護。十一月。彗。六年。改天鳳。秋。以北邊大饑。和親于匈奴。單于入賂而龔寇復屯。

七年。五原代郡兵起。

八年地震。長平崩岸擁涇。或諛在河圖。土填水。匈奴滅。則喜發屯邊兵。冬。取民財什五。虛耗益州以擊蠻。弗克。再發又貲什四。而軍苦無糧。越萬乃殺其太守姚伯子。曰。

取五取四而不給者田賦未定也。浮議無實茲其永監。

九年臨淮琅邪及荊州綠林兵起。渠帥本新市王匡王鳳從之。若馬武王常成丹。南陽所用以得雋者也。時則以吏奴禁苛。閉門有鄰罪之坐。苟以免死而已。不以郡守安其生。而以將軍聚其黨。實天以爲中興資也。

十年始知官以賄富之興盜也。開告食財取給軍。琅邪

樊崇東海刁子都兵起。

十一年方大事於匈奴。旱饑。子都衆至六七萬。河北

青徐楊荆所在立名號。

十二年改地皇。秋大風毀王路堂。米望氣者言。土功厭勝。

史書

卷二 漢新莽

今六

卒徒死者數萬。鉅鹿馬適欲連燕趙豪傑。曰誅莽。死林連者數千人。郅憚以天文謂莽曰。是悟令就臣位者。取之以天還之。以天猶可謂知命繫之詔獄。

十三年子臨謀弑而誅嫡子盡矣。而後取備嗣於賤妾之疑。毀文祖廟畏其靈也。恒事於厭祲。南郡秦豐平原

女遲昭平各起兵。

十四年春關東人相食。夏樊崇與赤眉別異。綠林散

爲下江新市。莽不知起兵者之引蔓。正在將帥多故郡

縣權輕而不能制也。更遣王匡廉丹擊赤眉。嚴尤陳茂擊

綠林。飛蝗蔽天。秋七月新市王匡進攻隨平林人陳

牧廖湛聚兵應之。赤眉別將董憲自梁郡斬廉丹。漢

宗室續秀長沙王裔也。自春陵興復帝室。新市平林輔之。

猶借耳。下江兵敗於尤茂。則破荊州上庸。冬十一月

字張。漢兵西擊長聚屠唐子卿。殺湖陽尉。破棘陽李軾

鄧晨以賓客來會。將攻宛。遇甄阜梁丘賜長安聚戰不利。

而退保附漢者。無固志矣。阜賜以續敗可殲。乃留輜重藍

鄉而精兵臨泚水。會下江勝兵在宜秋。續秀造其壁。王常

素知天命有在。又見語皆大訖。以其黨歸心。故得襲藍田

而有其輜重。時十二月晦也。

十五年春。誅阜賜敗尤茂於清陽。進圍宛。始攻城略地。移

史書

卷二 漢新莽

今七

書稱解故真主出。而群盜皆名臣以有用之者耳。斯時

也。天人合德。在續與秀矣。且首事功高。非有貳焉。而待決

者也。而衆畏續嚴喜更始將軍玄之闇。猶可任縱也。定議

立之。續知不足以成也。請且緩帝稱侯。諸莽誅亂平。衆有

命。而張卬劫之以劍。

帝玄

遂卽位於清水。稱更始元年也。帝非其任。朝而汗愧。續

於是爲大司徒。秀太常。偏將軍。三月秀徇下昆陽。定陵

鄧。莽畏民心歸而成漢勢也。萃天下精兵以壓之。司空

司徒王尋。會戰守牧所。將百萬。佐以巨人猛獸。夏五

月兵合秀反保昆陽。衆驚謀散。慰止以力。并可立功名。散且就擒滅。而未定也。會且薄城。顧望不見其後。然後推秀諾。秀既示之成筭。乃使王鳳王常守。與李軾以十三騎出收鄧定陵兵。辭以守重。秀曰。勝敵珍寶萬倍。如敗。領無餘矣。乃悉發之。帝玄之入都。宛也。岑彭人相食。而後降。用續言。封歸德侯。以勸守。昆陽環圍數里。地道輻衝。求降不獲。六月朔。秀至。躬以千人。犇斬有捷。諸部乘之。而前遂詣大軍。秀從城西水上。敢死三千。衝其中堅。勝戰方銳。而尋邑易之。救諸管按部。而以萬人行陣。故戰敗而無救。以不得擅發也。尋外兵崩。則城守謀出。漢勢合而張。按部

史書

卷二

漢帝玄

八

者。皆失所爲而潰矣。天助風雷。地溢渚水。虎豹栗而蹂奔。伏尸百餘里。以相擠也。邑尤茂。梁外人以逸。能還洛陽。獨長安勇敢數千耳。輜重連月舉之不盡。豪傑各起。殺守牧。旬月天下徧應。故成漢勢者。昆陽之戰也。莽猶泣發金。騰狗頴川。馮異獲於巾車。母在父城。曰得歸。以所監報。至則謂長苗萌。劉將軍不掠。而舉止非庸。以五縣降。新市平林相忌。以立更始。而續秀功名愈著。帝玄誅不拜命者。劉稭。續爭之。而及李軾朱鮪。有裏言也。秀詣宛。引謝而不私。玄慙。拜破虜將軍。封武安侯。侯夜枕常濕。而飲食笑語示無異。劉秀圖識世祖受書長安時。蔡少公言及之。

或曰。國師。世祖曰。何知非我。迨漢軍常勝。道士惠。以謂衛將軍涉謀。劫莽立國師。復爲漢。事泄皆死。誅而眞天子斯時。功以有緒矣。故妄圖天命。非眞知命者也。成紀隗囂起兵。其軍師方望。說之立漢廟。稱臣執事。故收隴西北地。而名應漢。南陽宗成。徇漢中。導江卒正公孫述。以爲漢將也。迎之。至成都。而暴掠。乃稱益州牧。而擊并成。八月。劉望稱帝於汝南。嚴尤陳茂歸爲之將相。而與俱滅誅。帝玄遣上公王匡攻洛陽。大將申屠建。丞相李松。攻武關。析人鄧曄于匡應之。西至湖。距以九虎將。愛府金不給也。故華陰一敗。則開關迎漢兵入。王憲前行。所遇迎降。師會

史書

卷二

漢帝玄

九

城下。莽所授滑楫。而自散。是時諸將未必盡節制之師也。去彼而此之望。以不戰勝者。天不可欺。人心不可以終屈抑也。九月。火及掖庭宣室。莽逃火漸臺。漢兵斬之。及王邑。憲則自稱大將軍。止東宮。故建曄至。以爲罪。而誅之。莽首至宛。洛陽亦投。使世祖兄弟立。而上是役。天下以次定矣。惟玄無帝略。故業有緒而復解。冬十月。秀以司隸校尉。前修洛陽宮。文移服制由舊。三輔吏士。歎不圖復見漢官威儀。比玄入都。而人心屬司隸已。遣狗郡國曰。先至者復爵位。荒言耳。赤眉至洛。侯之而不寔。樊崇無以安其衆。亡歸而再亂。李憲稱淮南王於廬江。新時連帥

也。梁王永詣洛。復其國爵。秀行大司馬事。徇河北。再
核之義。惟是其機沮者在朱鮪尤力。惟劉賜實奪群議。
既至河北。豪傑皆進密計矣。南陽鄧禹追及之。鄴間語
以立高祖之業。延攬英雄。務悅民心。而天下可定也。王簿
馮異。亦以更始政亂。勸之分循布惠。騎都尉耿純見而結
納。大司馬於是除秦苛政。務得民也。止禹朝夕計議。以定
天下之業。必有非諸臣可得而與聞者。信之薦。故任之事
也。惟禹任使皆當其才。劉林進滅赤眉策於大司馬。曰。
列人河決而魚矣。未之從也。去之真定。聞有稱成帝真子
與者。即擁之邯鄲。以十二月立之。與大司馬爲難。幽冀
東書 卷二 漢帝玄 九十一

幸。
二年。春正月。大司馬北徇薊。以王郎新起也。二月。帝玄
入都長安。始朝而問所掠。尚得以帝王之是非議之也。
哉。委政於右司馬趙萌。生殺自恣。而帝玄政在飲食。寵
下養以能味進爵。言之者得囚。故隗囂應徵爲右將軍。方
望見之而去。亦知其不終也。耿况遣子弁謂大司馬。以於
盧奴。留署長史。比至薊。遇王郎購檄至。王霸募兵不應。謀
且南歸。弁曰。漁陽彭寵。公邑人。而臣父守上谷。二郡控弦
萬騎。不必慮邯鄲矣。方議行。廣陽王子接起薊中。以應

王郎倉卒起。駕與長史分背。大司馬既得南出。從者
恐邯鄲之追及。將至寧。茫漸流無船。王霸前視恐衆散。且
前之阻水。曰。米堅。說應耳。乃至而水合。衆濟而解。於是馮
異之蕪亭豆粥。南宮麥飯。錄爲殊功。其時之困阨也已。
大司馬奔信都。惟茲及和戎。其郎未應郡也。太守任光喜
其有以爲守。而郅彤自和戎來會。有爲西歸議者。彤以爲
陞威光發傍縣。及彤皆將其兵。以大將軍從。大司馬猶虞
弱也。欲有所入。光不可。第張檄文。城頭子路。才子都。師百
萬。從大司馬擊反虜。而盧植耿純適以軍至。乃北擊中
山。進拔盧奴。真定王楊將以十萬附王郎。純來之。大司馬
史書 卷二 漢帝玄 九十二
納其甥焉。是爲郭后。以下元氏。斬李愼。勢乃復振。延岑
起漢中。王嘉擊却之。衆且數十萬。知進取非任也。薦其名
將賈復。陳俊於河北。是時鮑永安集河東。馮衍捍衛并
土。皆以玄命。廣阿拔。大司馬指地圖而難之。鄧禹曰。德
厚衆歸。不在大小也。耿弁力合上谷。漁陽之交。於是况
使寇恂景況。龍使吳漢蓋延。王梁攻薊定。涿而前。拜廣阿
城下。大司馬皆以爲將。而加况寵大將軍號。與玄尚書令
謝恭。合圍鉅鹿。既大敗景丹。耿純請用其銳於邯鄲。夏五
月。拔之。斬王郎。會諸將。盡焚所得書。曰。使反側自安也。論
功。馮異常立大樹。時部分吏卒。則願屬大樹將軍。帝玄

以大司馬功高罷其兵加封蕭王詣行在而更置州牧上谷漁陽守蕭王之出也原有天下志昆陽之捷遂以玄帝其功其望俱非久在人下者也初徇河北已深入鄧禹之策喜與諸賢共成功名豈不知玄不可輔哉籍河北自立耳王晝臥溫明殿耿弇密言無使得之他姓以更始失政令民轉思莽也乃辭以河北未平秋吳漢耿弇皆號大將軍北發幽州突騎斬帝玄所置守牧明貳之矣王擊破銅馬高湖重連皆侯其渠帥乘輕騎按之所謂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者是時眾數十萬矣王以朱浮爲幽州牧治薊徇河內降其太守韓歆東漢之業以爲基

史書 卷二 漢帝玄 九三

擊青犢襲斬謝躬困其邀尤來而敗也公孫述稱王敗帝玄徇蜀漢之兵故亦召思東散樊崇誘之以西入玄兵拒之弘農蕭王知帝玄必不能守關中而河北尤須躬定既中分精兵西委鄧禹獨難河北之守以介在并洛險而富不可失也禹舉寇恂才兼牧御即用之而謂委公河內給糧厲士防遏他兵若蕭何之守關中也亦拜馮異孟津將軍朱鮪李軾時爲帝玄守洛故以拒之王引兵徇燕趙盖功起河北必全披山帶河之險然後可以分兵四戰而無內潰虞河內之爲當時重者其勢然也梁王永據國起兵下梁楚間二十八縣將周建蘇茂而青徐

賊帥西防侵疆東海黃憲琅邪張步皆其所連遂專東方其時秦豐稱楚黎王田戎略襄陵而轉寇三年春正月方望以前漢帝嬰復名號於臨潁乃爲玄兵擊斬赤眉大破弘農兵進至湖公孫述稱成帝蕭王連破尤來大槍五櫜鏡進而遇敗脫自高岸騎王豐馬歸保范陽軍中失王吳漢慰勉以南陽兄子在賊退入漁陽陳俊前之以輕騎救壁固野清焉以散軾異通書以長安且危也深自結異以故得按上黨下成臯斬河南守既鮪誅軾異宣其書也來攻孟津異恂合逐之環洛城而不敢出捷至河北諸將上尊號王還鮪賈復破散諸賊畧

史書 卷二 漢帝玄 九三

盡姚伯子曰莽玄二閭主介帝王盜賊而皆有異莽地全六朝祚永五代其篡弑同而不得正統稱之若秦隋者以身誅夷天下還之漢也然與夷拜亦有辨拜雖自帝然夏冢嗣故在諸侯猶貳屬之莽則十五年悉漢土以皆臣不存其年號何以紀事乎帝玄事雖不終然世祖臣之矣莽滅而河北未帝時固天下之宗主也咸陽未入義帝楚懷王耳六國故王並起而不相屬也秦破而漢承運心沉江中矣帝玄非其比是故存更始之三年以爲其義也

史書卷之二 終

史書卷之三

襲東張 溥天如監定 休寧姚伯子允明汝服著

東漢

世祖光武皇帝

建武元年。帝卽位於鄴。實更始之三年夏六月也。蓋取赤伏符。劉秀帝在四七際。鄧禹擊定河東。自發河內以入關。斬者皆帝玄將也。赤眉內掠禹恂異。且外戕之。羣盜不忌其初。說玄之避赤眉也。掠長安。東竄入於湖池。玄不聽。隗囂則陰收之。以劫玄。而謀泄。以相圖也。囂奔天水。玄亦不能安其衆。而之新豐。長安亂矣。赤眉至華陰。以劉

史書

卷三

東漢世祖

一

盆子帝。採策得之也。衆羅焉。良欲啼。秋七月。立鄧禹爲大司徒。王梁司空。皆以符孫成。當司馬符衆不協。而改吳漢。徵平原太守伏湛。在亂能靜。以撫者也。代禹行司徒事。帝如懷。八月。玄復入長安。以叛將敗也。九月。赤眉入。則復出。奔高陵。帝通封之。曰。淮陽王詔有賊者。罪同大逆。京平間。密令卓茂治先禮。而後律。病免。以居攝也。遜行無易。起爲太傅。褒德侯。帝謂名冠天下者。當受天下重賞也。洛陽不下。以隙深。帝開鮪。曰。舉大事者。不忌小。冬十月。降而定都焉。御史杜詩。安集洛陽。蕭廣不戒其兵。則斬之。賜榮戟。後守南陽。民以配召父。曰。杜母。故仁民。

必勇於除其害也。赤眉受更始之降。以盆子入居長樂

宮。而不改掠。民歸鄧禹於左輔。且百萬矣。皆望其徑趨

長安也。顧北就食。桐邑亂。所以延。十一月。梁王永稱帝。

漢失政。而無惡於民。莽所以亂之。而不能居也。玄使有

莽思。實不君矣。虐於赤眉。則復思出玄。張印恐復。誅叛

也。而弑之。帝使鄧禹葬焉。隗囂復據天水。避亂者多依

之。竇融稱五部大將軍於河西。明自保而不與天下爭

也。東接地於囂。政寬而武修。以得民之歸。盧芳冒武帝

孫。稱西平王於安定。匈奴迎爲漢帝。曰。復呼韓邪。鄧禹

兵亂於上郡。違詔而攻郡也。隗囂逆破其賊。禹承制以爲

史書

卷三

東漢世祖

二

西州大將軍。田邑以上黨降。乃徵鮑永。

建武二年。春正月朔。日食。劉恭預習盆子。泣正朝而辭

位。戢掠者二旬。吳漢破檀鄉賊於鄴東。刁子都之餘也。

蓋魏郡太守姚期。先孤其黨。功臣之侯也。鄧禹吳漢食

四縣。或言過制。帝曰。失天下以無道。未聞由功臣地多也。

馮勤以典封地。必稱功。總錄尚書事。尚書郎之用。孝廉

始是。立宗廟郊社。赤眉飢而西掠。鄧禹始入長安。

真定王楊以反誅。帝憐其未發也。而封不絕。鮑永爲更

始發喪。然後來降。偕降者馮衍。而終棄於不改事玄之心。

司空宋弘。薦桓譚給事。琴聲鄭。而弘以爲責。湖陽公主

思爲其妻帝微風弘辭以槽櫟無相棄也。彭寵功高有望。朱浮負養士多徵粟焉。遲應則譖承帝徵之。寵請並浮徵弗許。寵妻爲忿而勸反者滋衆。遂以漁陽攻薊。延岑劉嘉相逐入散關。公孫述以盡有益州地。夏四月。蓋延擊破劉永圍之。睢陽蓋漸事東方矣。帝盡擊降更始所封國。故宛王賜以玄三子詣洛。則皆侯之。賜亦降封慎侯。姚伯子謂帝於更始無初而能有終。封兄子章太原王。與魯王。議立后。陰貴人讓郭以子長。乃后郭貴人立其子彊爲太子。賈復南平召陵。新息部將殺人於潁川。寇恂戮之。復還將操劍恂好避而狀聞。帝召而解之曰。天下未定。安得私闘。遂結好於同車。惟恂有蘭風焉。八月。帝征降五校。遣鄧隆助朱浮。彭寵破之。潞南洋營去百里而不能救。蓋延克睢陽。敗蘇茂。佼彊周建皆救永之將也。永奔湖陵。將軍鄧奉以吳漢徇南陽掠其鄉。反合於賊。赤眉破於隗囂。而東還。發藏諸陵。拔剗及玉匣。姚伯子以罪鄧禹。延師養寇。負已多矣。既入長安而使先帝不能庇其遺體。禹擊賊敗焉。奔雲陽。故赤眉復入。姚伯子又以論功配蕭何而非光武。冬。遣岑彭王常討鄧奉。禹戰敗不利。輔者日散。乃徵還。代以馮異。唯命安。集日無與窮寇爭。飢將自來。吾有以待之矣。是時民熟亂。而僅聚

史書

卷三

東漢世祖

三

賊故困於清野。遣伏隆拜張步東萊太守。十二月。悉復莽絕國。置屯新安宜陽。曰。賊至引而合也。則帝之勝算。在縱使出關。屯旣角。而異尾之也。

三年。春。以異爲征西大將軍。禹恥無功。牽掇之戰。敗於回谿。異獨收卒以堅壁。從前計。立四親廟於洛。祀考南頓君至春陵節侯。禹至罷其司徒官。馮異使赤眉服焉。覆戰而示寡。以致之。日昃覆起。則赤眉自亂。峭底之捷。降者八萬。餘衆向宜陽。猝與帝嚴陣遇。而震以盆子降。上傳國璽。釋甲齊熊耳。明日。帝以觀兵。而謂曰。悔降乎。尚縱爾戰。以決勝負也。爲田宅之於洛陽。而以盆子爲趙王郎中。二月。劉永立董憲爲海西王。張步奔王。隆不爲步留。間使請進兵。而永帝泣伏湛以書也。三月。沛守張豐反。寵連其兵走朱浮。而稱燕王。東北二寇勢且遙應。帝破鄧奉於小長安。夏四月。降而斬之。馮異屯上林。既走延岑於南陽。時飢糧果。乃以趙匡爲右扶風。給之縑穀。異乃得平關中。然每歸其渠帥於京師。散衆爲農。惟用帝命也。蓋保林不已。延爲巨盜。幸生無所。田宅所以歸之也。然聽於歲者。不足與論政。故聖主惟不使民聽於歲。吳漢圍蘇茂於廣樂。周建救之。戰而漢墮馬傷膝。明日。裏傷而走二寇於湖陵。睢陽人反城迎劉永。漢使守廣樂。遂助蓋延

史書

卷三

東漢世祖

四

而圍之。五月帝還。是月晦日食。六月耿弇擊走延岑。岑合於秦豐。秋七月岑彭破秦豐於鄧進圍黎丘。別遣徇平江東。睢陽人斬承其子紆復立於垂惠。冬十月帝如春陵祀園廟。耿弇請收上谷兵定彭寵取張豐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李憲稱帝於廬江來欲使隴時務在東靖且西交以孤蜀蜀使至而報特厚。

四年春延岑兵破於順陽奔述爲其司馬。夏四月帝如鄴遣吳漢擊破五校臨平。祭遵斬張豐於涿耿弇兵及漁陽彭寵欲出虜師弇子紆斬匈奴王寵乃退走。六

史書

卷三

東漢世祖

五

月帝還。秋七月如譙遣馬武王霸圍垂惠。蘭陵降。董憲自鄒圍之帝敕蓋延龐萌擣鄒違旨而蘭陵復失。八月帝如壽春使馬成劉隆擊李憲。九月圍舒。馬援以隗囂書至帝即殿廡下接而笑語援以爲度符高祖大其坦也。十二月帝至黎丘秦豐不下乃遣岑彭擊田戎代以朱祐。蜀兵屯陳倉將因呂鮪徇三輔異擊走述還破鮪營隴爲之助也。帝手書勞囂而勉其終囂嘗斬述使不受其招旣爲漢用不使有北述寬帝之西顧而成東方功使終志不變且超寶融而上之矣。

五年春正月帝還。馬援還隴囂問東事曰才明勇略非

人敵也見誠無隱同符高祖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囂問於高祖孰優曰誠勤吏事寡飲自度惟高帝爲無可不可囂爲不懌蓋有渝志矣。馬武戰敗於蘇茂奔救霸營而閉拒也武絕慮而戰茂建悉師相敵突襲其背也而大敗之乃歸營享士矢及樽而不動賊反城閉而拒矣建道歎茂奔董憲紆奔佼彊帝如魏郡。奴斬獻彭寵祭遵平漁陽。吳漢耿弇大破富平獲索奔遂進討張步。龐萌以詔書不及和於董憲而攻蓋延疑其譖已也姚伯子曰帝聽朱浮而喪彭寵龐萌之疑蓋淮陰族而黥布起也。帝檄兵會睢陽。萌攻破彭城稱王。岑彭攻拔夷陵田

史書

卷三

東漢世祖

六

戎奔蜀彭以伐蜀難漕乃散軍荊州而屯津鄉招降蠻夷。夏蝗旱。隗囂使謂寶融曰一姓不再興更始之效前見矣及其未定也合蜀以自建高可六國下不失尉佗融不爲移計獻書洛陽帝報書勉之自效且謂計議必有主尉佗制七郡者西河得報更服天子之明。六月斬秦豐敗蘇茂佼彊憲紆所使救龐萌者也。秋七月彊降茂奔齊憲萌奔胸吳漢圍之梁人斬紆降。冬十月帝如魯耿弇斬破齊歷下軍進拔臨菑步至弇使劉歆陳俊分軍城下而示弱菑水引之既合則橫突爲奇步以大敗明日勒兵復戰步走還劇時帝且至俊請少需弇謂不以賊

遺君父帝至勞軍而已。大會羣臣，謂弁功等韓信然，彼襲已降，而此獨拔勁敵，前建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而克有成也。帝至劇，步斬蘇茂，弁降左枝，齊地悉平。乃歸步衆於鄉里而還。中興之業，弁父子實成之，而弁平郡四十六，攻城三百，未嘗挫折焉。起太學，視之。帝於武事未遑，而急文教如此。十二月，盧芳入據塞郡，連胡爲寇，冀之貳也。班彪作王命論，不能廻西避爲融策，鄭興亦止，謂稱王，廣置官屬也。聽而不樂。關中將帥上取蜀狀。帝使南師辭以盧芳，乃詘其禮。永龍平而懼，遣子恂入侍，援與挈挈。東從，既乃入王元言，謂一丸泥可塞函谷關。申屠剛曰：失

史書

卷三 東漢世祖

七

信背忠，不可以立弗聽。江南之路既通，阻嶺海以全郡者，畢入貢獻，而交趾守錫光尤真守任延，則皆能教其民者也。處士周黨以徵入見，伏而不謁。帝賜帛罷之，以成其節。曰：明主有不賓之臣也。物色得嚴光，猶若同學而齒尊者，以爲諫議大夫，弗受也。終耕釣於富春。王良歷官司徒，瓦布不失素。猶慚再徵之議，故東漢節義獨勝。帝作之於初也，效至以人心維國運。

六年春正月，立章陵縣，復其民比沛。舒胸拔二憲，麗萌既誅，東南悉平。帝數騰書隴，而休軍洛陽，天下大勢至此，無不知定於一者也。而述聽荆邯言，漢高瘡戰前成，而成

隗囂失計，不蚤決更始時，專漢功於東伐，若復使漢兵有天水，梁且自潰，則使田戎據江陵而東，延岑出漢中而北，定惟今其時。是以報命不至。三月，田戎自江干犯荊州，詔囂伐述，延師期。夏四月，帝至長安，謁國陵，遣七將道隴伐蜀，來欽諭旨。幾中刺。五月，帝還，則王元據隴坻矣。以敗漢將馬武，殿師乃得全。六月，并縣省吏，寬民力也。秋九月晦，日食。簡易牧守。冬十二月，復田租舊制。帝惟節以恤民，故前此兵餉四給，未嘗踰十一也。而餘輸於是七將先之隴矣。詔耿弇軍漆，馮異軍栒，祭遵軍汧，餘還屯長安。隴兵乘勝分下，異以遇行巡兵，得先入城，設

史書

卷三 東漢世祖

八

伏，拘全而巡破。王元亦破於汧下。附囂者既皆降，異復擊破盧芳，地盡北地上郡安定。寶融致囂書，改局終難自建，與其北入文伯南合子陽，何如失路急反。馬援亦使謂：天下郡國百六，而以隴西天水與百四爲難。囂護爲謝疏。帝復曰：東毛則以恂弟入侍，獲全，不欲勿報。吾久兵中，厭浮語也。囂顧稱臣，公孫述爲其朔寧王，自絕。

七年春三月，罷車騎材官，還復民位。是月晦，日食。大中大夫鄭興疏以食晦者，月行疾也。君亢急，則臣下促迫。

冬朔，方雲中皆來降，以盧芳殺五原太守也。

八年春，來欽襲據略陽城。帝曰：心腹既壞，支體易制矣。即

敝之孤城。囂悉衆自翼。闔之蜀人助隴。閏四月。帝發洛陽。光祿勳郭憲斷鞞曰。東方初定。駕不可西。馬援前米山谷。昭指軍徑遂行。次高平第一。竇融率五部守會師。帝禮有殊優。其能臣也。囂縣降。且盡走保西城。而猶不應。招乃斬其質子而圍焉。蜀兵亦圍之上邽。隴且就平。而盜起潁川。河東守兵叛。八月。帝兼道還。姚伯子曰。此東漢之不可以西也。業基之。動足而民搖。九月。以寇恂爲潁川。耿純爲河東。則盜不戰而降。故治在守令也。民至願借寇君一年。道遺岑彭書。兩城若下。移師南鄉。每一發兵。頭須爲白。蓋算成而後命將。用命未之有敗。惟其慮之周也。姚伯子以謂。舜禹伊周之治特聖。其籌民隱。常厥帝用兵之心而已。王元行巡。拔囂歸。降城復爲隴守。蓋吳漢貪功違命。食耗則不能不以衆退也。

九年春正月。祭遵卒於師。帝爲大司馬。時遵以軍市令。行法不撓。爲刺奸將軍。然賞賜悉之士卒。恩洽故約嚴。師所至。而民弗知也。又雅引士人。帝每歎祭征虜之憂國奉公。隗囂歎王元立其少子純。蜀師却。田戎據荆門。梁江攢柱跨山而營。六月。吳漢率四將擊賈覽於高柳。盧芳別將也。胡兵暴增。詔分屯。秋七月。來歙自長安移師於純。以牛邯爲護羌校尉。班彪之謀也。

十年春正月。屯將擊走賈覽及虜兵。耿弇圍高峻於高平。秋七月。帝至長安。峻降。冬十月。歙破落門純。隆遂東徙。諸隗而定隴。隴將惟王元奔蜀。乃用來歙謀移師先零。通涼州。以孤蜀也。而帝還。

十一年春三月。岑彭自津鄉西師。吳漢將下荆門以助。閏月。偏將魯奇風船而上。鈞於攢柱。焚檣。火戰。彭帆竝進。潰蜀兵。走田戎於江州。遂長驅江關。所至迎降。惟餉亦不受也。詔領益州牧。惟留馮駿守江州。而沿墊江。破平曲。收其米。夏。先零羌反。馬援以隴西太守破之。蜀將拒河池。

六月。來歙克下辨。而中刺。代以馬成。帝以征蜀。秋七月。次長安。是時。述悉兵延岑。王元拒廣漢資中。彭使臧官持之。而乘流上邽。擊取黃石。則列城莫知所守矣。拔武陽。馳廣都。惟述亦以爲神也。兵之去成都。數十里矣。臧官邈涪。延岑盛師沅水。謂偏師且以置糧。退而官以左步右騎進。其船岑奔而元降。述之藩籬撤矣。璽書陳示。願以有命自堅。曰。無降天子。帝還。冬十二月。岑彭戕於軍。監軍領之以俟。吳漢大將再刺。而兵進愈疾。天下獨此爲後服。其勢必不可以已也。二馬河池有勝。乃徙降羌於天水。隴西扶風。議棄金城以西。援言居羌湟中。更近易守。乃留招撫。而罷成軍。然內郡時中羌患。以此。郭吉以

并州牧過京。曰：簡賢以天下，南陽不可專也。

十二年春正月，吳漢拔廣都，焚市橋，詔猶許述完宗。秋七月，馮駿獲田戎，帝勅在以廣都敝成都，而漢乘利貪進，獨逼成都，則副將劉尚限江矣。綴浮橋，而二軍不通，漢以無救受圍，然後合師還軍。一用帝勅，逮入其郭，藏官之師亦會。大司空李通在新時，傳以李輔劉識故以都試，扶起帝者，其從弟軼也。以避權自罷，侯其子雄。述購死士，破漢軍，幾有棄功之謀矣。亦以知述之能其民也。漢用張堪策，不退。冬十一月，述乃搏戰，殲岑以城降。吳漢以故有憾，而盡焚二族，遂不戢，以至大掠。君子總漢之終始，其

史書

卷三

東漢世祖

十一

違命播虐，樂行非一事已也。雖武勇，仁人不忍爲之矣。師還，帝切責其失弔伐意，而蜀祀彭不替。蓋仁結於民思也。姚伯子謂述囂撫民招士，誠非豐步比，然分割之事，惟真主不出，乃克永世。今天時人事已定於漢區，區抗衡一隅，以血蒼生，終于殄滅，亦獨何心哉。表王皓李業廬，久而不從者也。譙玄王喜任永馮，信保志曲全，並徵顯幽逸，民舉而西土宅心矣。後世稱中興者，惟帝無忝於祖烈。詔料敵戰守，勿拘以逗留法。盧芳寇連於烏桓，杜茂治飛狐道，亭障烽燧，大小與之百戰。竇融入朝，爲冀州牧。十三年春，詔大官勿受郡國異味。獻名馬寶劍，則以賜

衛士而駕鼓車。帝自潛迹力穠，兄續方破產收結，自同

高祖，而比帝於仲，蓋勤儉其天性也。夫其揚美掩過，情淡臣下，思曲全於盆子，驚述慮厚矣。嘗受尚書，度之爲治，高祖則師心獨英，要未易優劣也。嘗以出獵夜歸，郅憚拒關而賜帛。盧芳奔匈奴，隨昱以其衆降。公其叔父兄子朱祐奏，王號非臣宜也。故續亦止曰：齊武公，宗室續矣者，百三十七國，而孔安宋公姬常衛公，則以先德褒。夏四月，大饗定功臣爵邑，或隆至六縣，然位特進，奉朝請而已。惟高密侯鄧禹固始侯，李通膠東侯賈復，大事及參議，恩賜厚而罷其權，此其所以令終也。說者謂吏事責三公，必之功臣，則恩戕弛之，不可爲政固矣。然帝躬病兵苦欲煦之文教，雖太子問陣，亦抑之孔子不對，有深意焉。武治且有逞其不仁於民者。功臣三百六十五侯，外戚恩倖之封四十五。竇融入爲大司空，解綬辭封，屢而不許。匈奴寇河東。

史書

卷三

東漢世祖

十二

十五年春，大司徒韓詡以指天畫地證歲凶，詰責自殺。李鼎。二月，徙雁門代郡上谷吏民避寇，匈奴左方則轉居矣。故退守之爲揖寇進也。緣邊於是增戍。夏四月，十皇子皆爲公。齊公典，魯公章，並試縣令郡守。曰：少貴親之吏事。姚伯子以是知東京建侯之爲虛國也。在創而仍

弊末政外戚宦官屢危國統而莫之救也已。詔州郡田戶口。帝呼而訴刺史太守者。遮道謂優饒豪右侵削羸弱。帝嘗得贖。怪南陽河南不可問語。東海公陽對之。帝都多近臣。帝鄉多近親。爲踰制。則其來人之訴有以也。說者謂井田之復。當在高光。民殺耗而田餘也。乃廢田而民沸矣。則不講於術。而行之驟也。帝之事捷。三載登帝。未改政也。藉民田而賦之。以餉而一字內。故惟安定。乃克有慰。若遽攘田以井。廢業而離民。起亂之尤者也。然苟得其術。當時固有機也。帝得以田宅赤眉。諸盜是則曠土之鄉爲多。緩之歲月。而經制出其中矣。冬大司徒歐陽歆以守汝

東書

卷三

東漢世祖

三

南時度田不實。下獄。郡守以者十餘人。是蓋操之太急者也。盧芳入居高柳。都尉張堪破其兵。爲漁陽太守。而虜避之。故能耕稼以民富。十六年春二月。交趾女徵側徵貳反。惟郡之以法也。繩略及三郡。六十五城。三月晦日食。帝以沈命法殺盜。冬十月遣使郡縣。以五斬一者。罪成除牧守。令長期在獲盜。逗留回避。故縱皆勿問也。雖捐城委守。斬獲則爲無負。守相無所顧畏。而盜必得矣。渠帥降。則他郡分業。以散其家。所以致野牧不收。邑門不閉也。盧芳降爲代王。不獲入朝而卒。復行五銖錢。

十七年春二月晦日食。冬十月。易皇后以陰貴人郭。曰中山王太后。使從其子輔爵也。則廢太子示之兆矣。自是帝子公者皆王。如章陵園廟修。而饗故宅。宗室諸母。稱文叔故直柔。帝笑。今且以柔天下。莎車涉亂而都護以賓融之承制也。王賢立而使朝請。將即命之。燉煌守裴遵奏權不可假夷狄也。更爲漢大將軍。莎車猶以橋稱於西域。討交趾。馬援爲伏波將軍。

十八年春三月。帝如河東祠后土。伏波浮海刊山。大破側貳浪波。至於禁谿。罷州牧置刺史。

十九年春。尊孝宣廟爲中宗。帝以世次元帝。爲之後昭。穆上從其廟。遂別成哀平。而徙四親章陵。非禮矣。姚伯子曰。帝統繼高祖。而肇業其身。成哀平。義皆宜子。而四親恩當自隆。旣誅側貳。而交趾平。自今取証伏波銅柱也。

東書

卷三

東漢世祖

四

單臣傳鎮煽妖。據五原。藏宮圍之不下。東海王曰。妖巫劫聚。久必中悔。逸圍解黨。亭長足禽矣。命撤而賊得。太子不安。而請藩帝。使與東海王陽易位。而更陽名曰莊。下詔子以母貴也。彊藩東海。而彌謙。陰識陰與輔太子。外戚秉政。且漸之。姚伯子謂五王竊國。帝所由興。誅也。復於陰氏樹之萌。幸太學。洛陽令董宣。執人於主車。湖陽訴之。宣曰。陛下中興而縱奴殺人。何以爲治。敕謝弗屈。名之。

疆項令豪強以屏。秋九月，如南頓，復二歲。

二十年夏，司徒戴涉下獄，以聯職免。竇融、匈奴寇上黨，至於扶風。前太子傅張湛不義於廢易，而稱疾起以司徒弗應也。冬，匈奴入寇，馬援屯襄國，自請之也。祖飲顧謂黃門郎梁松竇固貴當可復賤，居高堅自持。

二十一年春，匈奴烏桓鮮卑連兵入寇，烏桓居近塞於代東五郡，朝發而夕受其掠矣。援暨謁者分築城堡，立郡縣，招流亡，及擊虜白山，則無功，而遼東太守祭彤大破鮮卑，擠於過半，虜苦追而獸散走，然後懾焉。冬，匈奴寇上谷、中山，莎車挾都護而患西域。人侍子請者，不謀十八國。

史書

卷三

東漢世祖

五

帝示以北師，而侍子止燉煌。

二十二年春，帝如長安祠陵廟。劉昆徵光祿勳，問其令。江陵反，風滅火，守弘農虎北渡河，何致？對曰：「偶然，帝以其言長者，命書諸策。」匈奴不歲蒲奴因漁陽以求和親，且北徙避烏桓。於是招降烏桓之命，而罷亭候吏卒。莎車擊破鄯善龜茲，西域復請曰：「都護不出，且迫匈奴，帝報曰：『東西南北自在也。』」鄯善車師乃北附。

二十三年秋，武陵蠻反，敗沒將軍劉尚。匈奴廢世，而兄弟次立，自呼韓邪也。右翼韓日逐王比曰：「我前單于長子也，因西河前其地，圖遂以所部自立爲南單于。」款五原，保

永扞北陬。五官中郎將耿宣任以孝宣故事，令東拒鮮卑，北當匈奴，邊由之寧矣。故分合者，所以爲弱強也。天子有道，中國合而夷狄分。蠻寇臨沅，李嵩無功，馬援據鞍顧盼，而請行，帝所爲歎。叟鑠翁也。中郎將耿舒偕往，祭彤招降有方，鮮卑都護偏何款？彤曰：「信必擊斬匈奴，何驪獻虜級。」

二十五年春正月，貂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彤之招也。北單于以震怖却地，南擊而獲其左賢王也。南單于遣侍子求監護，援旣擊破蠻軍，臨鄉下雋，有兩道路近而水險者，壺頭也。塗夷而運遠者，充也。舒欲道充，援以棄日費糧。

史書

卷三

東漢世祖

六

而船進，壺頭阻湍而受隘，之士多暑疫，援以病歿。然蠻亦飢困，監軍鄭均入虜營，開降而隨以兵。冬，大帥斬降，而置長吏，羣蠻遂平。雖均之能權，亦伏波之餘烈也。方失利時，舒寄書父弇以援不從其計，詔收印綬，使梁松監其軍而授歿矣。怨其輕已而陷之，載薏苡爲明珠盈車矣。妻竇爲是連索請罪，初援田牧期晚成，曰：「窮益壯，老益堅，其請屯襄國也。」馬革裹尸自許矣。矜其高節，言論多可風世者，惟人以爲亢，所以不免於戾。遼西烏桓內屬，置烏桓校尉甯城，開府互市，并領鮮卑，亦班彪之請也。

二十六年春，詔增官俸，其六百石以上，視西京猶減，下則

有加矣。作壽陵曰。陂池流水。迭興之後。丘陵同體也。

立南單于庭五原塞外。置中郎將。侍子歲終而待。轉給者河東粟。歲帛。自閼氏左右賢王咸被萬疋耳。而邊土得食議者之所謂利也。而帝猶悔從於發遣裝錢。赤立城郭時。冬匈奴爭骨都侯。南戰不利。爲置衛西河美稷。徙焉。單于亦爲漢扞列部。

二十七年。夏。三公去大名。改司馬曰太尉。北單于還漢。民且使詣武威。廷議。太子言曰。其來畏南之出中國兵也。受之南。而北亦不至矣。乃辭焉。臧官馬武請因敗滅之。帝不可曰。中國未治。息民也。姚伯子善帝之能以新監。且

史書 卷三 東漢世祖 七

華寇爲臣。而猶多責乎。二十八年。春。益東海以魯地。重賜。喜王之能降也。初。賓客禁弛。馬援謂人曰。大獄且起矣。沛王以更始子。鯁殺故式侯恭。坐繫。客死者千數。秋八月。諸王就國。太子謀傳舉陰識。博士張佚正色曰。立太子。非爲陰氏也。宜天下賢才。即使佚。桓榮爲少傅。語人曰。非稽古不及此。復許北海奴和親。

二十九年。春。二月朔。日食。

三十年。春。二月。東巡。封禪。請者弗之許矣。幸紫宮水。

三十一年。夏五月。晦。日食。水。蝗。

三十二年。春二月。帝讀河圖會昌符。赤劉之九。會命岱宗。司空張純。乃復請之東巡。封泰山。禪梁陰。而純卒。夏。還。改其歲爲中元。於是言醴泉。赤草。甘露者。以爲神異可動矣。孰知借經擬緯。詭而之符。識誣儒之巧。爲惑人主者與。還。呂后主於園。姚伯子曰。以罪絕義也。獨易高皇后以

不讀非經。

三十三年。春二月。帝崩。封禪適期耳。帝神武獨邁。而急

史書 卷三 東漢世祖 八

保治。弛勇爲柔。而民之勤。文德武功。垂休之所以有永也。獨皇后太子。以輕爲廢。立樹天下疑貳。不爲儲藩。設厲趙。惠典喪。始立諸王階下。致山陽王。荆爲郭况書。趣東海起兵。曰。長子。故副主也。寧爲秋霜。無爲檻羊。幸彊賢。上其書。莊仁。秘而陰消之耳。不然。變有不測者矣。太子卽位。鄧禹爲太傅。以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位三公。上蒼薦西曹吳良。曰。薦賢助國。宰相事也。燒當破先零。居其地。以寇隴西。引叛守塞。諸羌。謁者張鴻。以諸郡兵敗。沒冬。以中郎將竇固監討。

顯宗孝明皇帝

永平元年春正月帝以百官朝原陵上食奏樂郡國計吏次當神軒占其穀價及民疾苦遂以爲常東海恭王病詔濟南淮陽諸魯省疾遺疏還益封終其讓矣帝成其志以薄葬則義兼諸恩秋擊破燒當羌降散餘衆祭彤破斬赤山烏桓則塞外皆內附乃罷邊屯蓋匈奴鮮卑烏桓悉臣屬武事終矣

二年春正月宗祀世祖於明堂則冕珮而登靈臺以望雲物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冬十月行養老禮李躬三老桓榮五更帝之醬饋爵醕率禮無違非心好而下其能按節而動若斯也榮故授帝尚書既引師登堂而躬列弟

史書 卷三 東漢顯宗 九

子從諸儒聽說問難橋門環觀萬衆所以同歎也爵榮關內侯達之天下老更酒肉之頒稽古禮文至繼業而誠燦幸太常禮如之此尊師崇儒之著者也問疾弔喪下車變衣其勤民也信有以風矣獨西方之鬼入夢而來其徒及四十二章使梵牽經釋易民漸漬而開萬世陰禍乃自守文令主哉帝如長安遣祀蕭何霍光過其墓式

三年春二月立皇后馬氏太后命也曰德冠後宮皇太子烜賈出也后子之慈而不妒皇嗣以廣其薦引也既正位號儉衣無緣而諸馬無干政不請封信爲漢賢后矣圖中典功臣於雲臺鄧禹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食杜

茂寇恂傳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宋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官馬武劉隆所謂二十八將者也益之王常李通竇融卓茂而馬援不與以后父夏竦天船北宮起而旱僕射鍾離意曰人主非官室苦小患無寧民爲罷止帝明察提曳或及尚書羣臣震懼失守意數還詔書常戒苛察勸緩刑秋八月晦日食敕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冬荊州刺史郭賀以政殊旌之公服露車行部

五年春東平王辟歸藩冬十月帝如鄴十一月北匈奴寇雲中五原南單于擊却之竇融卒其宗皆以驕縱

史書 卷三 東漢顯宗 十

歸故郡矣子穆孫勲旋歿誅謙以作則者猶不保其後人於及身信守滿之爲難也

六年春詔尚書抑詔辭

七年春正月陰太后崩郭立也其讓廢也其恤北單于合市九江太守宋均省掾史閉督郵靜理而郡治遷尚書令每歎文吏習謾廉吏取在潔已可喜而無益人國也

北市合而南疑越騎司馬鄭衆得其約畔使聞

八年春乃以吳棠爲度遼將軍聞其交募贖爲營士楚王英預奉黃繡白紵詔還贖爲汭門饌時班固賈逵所譯天竺書言戒定而辭猶是也姚伯子謂聖人未生清淨未

必非道。何者？通頑在先，息其血氣之爭也。惟人貴在別禽獸，中國貴在別夷狄。故帝王代爲盡制，以建立千諸華，舍本業行乞者，忝其祖。中國而夷道之尚，何以異是？及至者漸點奇言異迹，張佛爲幻，則文人習而廣之，曼延牽引，迄於無際。清言之極，辨者耳智者，既爲其理眩，而輪迴果報，又竊鬼柄以束迫愚夫婦，其所謂禍福善惡，詭於聖國家之誅賞爲之陰沮，以民之畏幽也。姚伯子入寺，不揖佛，曰：西方之神，非吾類也。謂正祀典，所以慎守鬼柄也。冬十月晦，日食，詔直言，既以示百官而引過，又以戒怠忘。鄭衆不拜北單于，節立於抗禮而歸，議復使而不可曰：北虜

史書

卷三

東漢顯宗

主

急得漢使者，以離南而堅三十六國之從耳。南單于久於漠地，若何離之爲寇？強使之爭，禮事聞，乃以爲軍司馬。九年，夏，詔司隸刺史歲殿最長吏，最取三歲治。大有年，姚伯子曰：盜賊歸農而生蕃也。故豐稔必於治初，終靡且荒而致亂也。太學既興，王侯職吏子孫，卑受經者爲樊郭陰馬，立四小侯學，達諸期門羽林，匈奴之侍子亦與入焉。廣陵王荆以貌類先帝，問兵期曰：謀不軌，詔絕吏民臣屬。

十年春，自殺。夏，帝如南陽，與校官子弟，共成鹿鳴，以娛嘉賓。丁鴻挂衰豕廬，以讓陵陽鮑俊，遇之東海，曰：爲恩

兄弟，而絕不滅之基，既就國，薦之侍中。

十一年春，東平王朝還，詔報曰：王舉爲善最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七，諸子能趨拜者。

十二年春，哀牢內附，置二郡。河決至世祖未塞，不忍以民勞也。夏四月，始命王景修汴渠，自滎陽東至於千乘，十里水門更相洄注，役卒十萬，而期成爲費百億矣。楚王英既疏，時名爲喜客，而黃白浮屠，又麗攢之作金龜玉鶴，瑞應以爲媚。

十三年冬，廢徙英丹徒，告者以爲有逆謀也。

十四年春，以不覺楚謀，殺司徒虞延。夏，英歿，竟獄疏者皆

史書

卷三

東漢顯宗

三

在逮方士，異寬宥，則增加及於列侯，歿徙以千數，而繫者尚踰也。侍御史寒朗鞠所引物色，而方士不能對，以寬白。會皇后從中爲解，然後有所原宥。姚伯子曰：異說熾者禍必烈，方英之誅於沙門也，帝不禁而助施，而後以縉紳蒙毒，其弛也過寬，其操也過急。袁安爲楚郡太守，蓋案雪冤獄數百家，而後入府。壽陵儉爲模，無起墳，掃地而祭，扞水楸脯而已，過百日。惟四時奠，灑掃供給，吏卒數人，敢有興作，以擅議宗廟。

十五年春二月，東耕下邳，以太子諸王說經孔子講堂。六子之王，儉其封，成曰：不得等先帝子，后之抑馬氏也。曰：

敢望陰。謁者耿秉請伐北匈奴曰：漢初胡張，地勢全也。孝武北攘西斷，而離披之呼韓，乃款今有南單于之勢，則斷其右臂，當復通西域，折其左角，當擊白山，取伊吾，盧議者更以匈奴將并兵白山，冬十二月使秉及賓固屯涼州。十六年春二月，北伐，祭彤吳棠以南單于出高關，賓固耿忠出酒泉，耿秉秦彭出居延，朱苗文穆出右北平，各將募士及元胡萬餘騎，固忠擊呼衍王天山，追至蒲類，取伊吾，盧留吏士屯田，置宜禾都尉，餘帥皆有功，獨高關誤聽於胡王還，而祭彤以逗留下獄，憤歎，固假班超司馬，使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鄯善王廣既接而墮禮，超以必虜使至也，酣飲其將吏曰：如收吾屬送媚，豺狼食矣。入虎穴，得虎子，惟在今夕，蓋虜使三十里而近，眾請從事議，超曰：文俗吏，且泄謀，遂夜奔虜營，伏門風火，則百餘人殲，旃明日功及郭恂，廣親使首，質子遽入，還報超為軍司馬，復使于寘，欲益之兵，超曰：三十六人具足也。時于寘王廣德，方挾虜使監國，雄張南道，超至，斬其使，則廣德降，撫賜及諸國，皆遣子矣。或告淮陽王延招姦作祭祀祝詛，夏五月，司徒邢穆坐死，秋，延徙阜陵，仍食二縣，蓋綱漸恢矣。君子以為能其親，匈奴大入雲中，太守范廉之拒兵寡，使人兩炬三火，若夜救至者，既驚虜退，遂蓐食追之，狄者轉籍。

史書

卷三

東漢顯宗

三

十七年春，汶西入貢之國百餘，益州刺史朱輔來之。冬，夏五月，百官上壽，以威德懷遠，策廟賜民爵粟。冬，賓固以三都尉擊破白山虜，而定車師，乃復使陳穆為都護，耿恭以戊校尉屯後部金蒲城，已校尉關寵屯前部柳中。十八年春二月，固軍還北，虜擊滅後車師，而攻金蒲城，敗於沸箭而去，毒之淬刃，是時神之矣。夏六月，李太微秋八月，帝崩，遺詔無起寢廟，主藏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其勤儉以克有終也。弛反支日禁，曰：民弛農桑遠來，而稽之慎名器，斬郎官公主之子，曰：上應列宿，出為百里宰，非人民殃，故官得其人民，以樂業而戶口息。太子烜即位，趙意為太傅，竝太尉牟融錄尚書事。焉耆龜茲攻沒都護，北匈奴於是圍柳中城，而車師亦叛，耿恭煮食鎧弩，士無二心，關寵上書求救，司空第五倫議棄功，司徒鮑昱曰：匈奴且犯塞，無以使矣，且二部卒數十耳，能支之歷旬，彼情固見，使酒泉燉煌各將精騎二千，不四旬而事集，就與棄久難之臣，而長秋暴乃命救。諸馬廖防光始以改官，禮士有施司空倫上其數，是歲大旱。

肅宗孝章皇帝

史書

卷三

東漢顯宗

三

刑若陳寵第五倫皆言光武用猛以濟亂而非所用於承平者。吏取仁民嚴酷爲能俗之所以敝。酒泉太守段彭以三郡兵還車師走匈奴拔耿恭而歸偕存者二十六人半死還道其微且敝也匈奴益兵輔以車師而不能克。姚伯子觀於古今華夷強弱之數展轉以求其故矣。戎籍老弱焉羸債帥腹削焉飢遙制多異焉廢愛忘惜生焉散非胡加強而中國之道多弱也。以罷都護徵班超還爲夷留止疏勒。秋賦上林池籞於貧民。八月亭天市。

二年春詔三公糾非法。罷伊吾廬屯。夏還坐楚淮陽徙者蓋四百家。大旱言者以外戚未封太后爲下詔責史書。

卷三 東漢肅宗 五

其媚也常以從奢絕諸馬屬籍令三輔以法聞其屬託馬廖於太后疏亦以改政移風相規正也。詔齊國省水統方空穀。燒當羌反秋將以馬防暨耿恭第五倫以防外家不當任征伐也。冬十二月李紫微。

三年春羌破而防恭危言下恭獄免。三月立竇皇后融之孫也。庠沱石臼之達河也顯宗時以漕鄧訓計其費易之驢輦。

四年夏立太子慶宋出也。五月馬氏封三侯太后不憚受爵而辭官外戚爲獨賢已太后崩則小疵皆挾摘以成過。冬詔白虎觀會議五經同異親臨決焉作白虎通。

五年春二月朔日食舉直言極諫以補外官試之事。太

傳意卒沈約曰東漢帝立而置終其人省。班超請曰西域未服者焉耆龜茲以步騎數百送侍子連諸國兵攻之

龜茲可禽莎車疏勒田肥美鄯善糧自足故平可日見也

徐幹願往使以假司馬將弛刑義從千人遂擊破番辰復

請遣使烏孫。范廉爲蜀守以弛火禁而民歌樂於夜作

七年春正月藩王入朝道賜郊迎親巡邸第備用以需於

沛濟南東平中山尤盡節焉以爲叔父也三月然後還國

寶后子梁貴人之子肇乃以厭勝殺宋貴人。夏六月太

子易而慶廢爲清河王王言不敢及宋以安廢而更得憐

史書。卷三 東漢肅宗 五

秋九月如偃師至於河內詔以駕觀秋穫精騎輕行郡

無煩擾。

八年春東平獻王卒悉其章奏集覽梁貴人卒於憂爲其

梁竦之爲竇氏死獄中三馬皆免官就國其子弟之不能

戒也抑竇必抑梁馬以遂其專是時后兄憲弟喜蓋席寵

而已橫憲嘗以奪主園田衆無敢對帝問召責比指鹿之

趙高然以皇后之請還主田而已是以益無所顧。李邑

送烏孫使不敢踰于窰還而謂超擁妻抱子也超爲去其

妻。大司農鄭弘奏開嶠道交貢以免泛海時財訕兵旱

弘每求民利。

九年改元和。議貢舉。鴻臚韋彪以宜進忠孝二千石賢斯得人矣。尚書天下樞要。從郎官升。無以捷給取長也。秋八月。南巡支柱橋。司空自將。郡縣迎事者。坐二千石。過宛以故臨淮守朱暉爲尚書僕射。還。尚書張林請煮鹽均輸。暉不可。以逢帝怒。而終不暑。曰。行八十矣。心知不可。伏以待死。孔僖崔駰前論武帝太學中。鄭生上其語。以誹謗。且刺譏當世也。僖訟曰。帝者善惡在天下。明謹其致而已。遠諱十世。固不能。若云刺譏。言是以俊。未當以容。又何罪焉。乃釋僖爲蘭臺令。賜故安陽令毛義尚書。鄭均。穀各千斛。以行高鄉里也。義母沒後。不復應檄。均身傭。以感其

史書

卷三

東漢肅宗

三

兄之受遺也。曰。物盡可復得。吏賊終身捐。

十年春。詔民胎者。養穀三斛。夫復一歲算。姚伯子謂以繁民莫善焉。詔吏趨安靜。悃悃無華。久之功見。若襄城令劉方之不煩其近也。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矯飾外貌。祇增民怨。太初曆行而後天。二月行四分曆。校者編訢李梵。巡至東郡。登太守張酺堂。先師後臣所受尚書也。過任城。鄭均宅。賜終尚書祿。耕於定陶。柴告岱宗。祀明堂。三月。於魯祀孔子。備樂會。庶孔拜。偃郎東平。祀獻王。夏四月。還。假祖廟。行則不煩。動必禮舉。待之善者也。秋。定律。報囚止用初冬。以慎三微。冬。南單于。

敗北單于於涿邪山。

十一年春。詔廩嬰孤及棄子。北巡耕於懷。迴車解駟。以遂萌生。太尉鄭弘數言實憲。陷之以漏泄密事。弘出自廷尉。上書。臣畢忠。晷刻願早誅憲。以人鬼之憤。帝悟。遣醫視弘。而不能退憲。夏。燒當羌反。隴守張紆得其弟。歸之解散。班超斬疏勒王。通南道。命博士曹褒著漢禮。授之叔孫儀曰。條正使合經。成百五十篇。

十二年春。護羌校尉博育。鬪羌胡以叛。而敗沒。張紆代焉。斬其帥。而未定也。秋。鮮卑擊斬北單于。改元章和。嘉瑞也。太尉何敞獨以異鳥翔殿。怪草生庭。半載乃遇國哀。

史書

卷三

東漢肅宗

天

北匈奴五十八部來降。其口二十八萬。班超以于寘兵擊莎車。龜茲發溫宿諸小王救之。衆倍超。詳言不敵。東西散。夜鼓發矣。爲奇。以分救兵。而誤之。莎車破降。而威震十三年春。帝崩。其不能並美明帝者。以竇氏之伏毒。爲漢匹階。太子肇卽位。太后臨朝。憲之黠於奸權也。以鄧彪中儒而名重義讓。使爲太傅。而內挾太后。以行其所欲。若王莽之用孔光也。弟景篤環。竝列要位。睚眦則承之。父勲。義誅也。韓紆與劾。斬焉以祭。夏四月。遣詔罷鹽鐵。北匈奴歲南降。南單于請因亂并國。中國出兵勞費一時。美稷之餉永省。此耿秉以從爲得算也。宋意請存爲鮮卑。

餌若南單于北徙則寇鈔及邊郡二策以權得失惟均如從伐議因南單于衆少出偏師師以耿秉烏桓鮮卑同趨而功舉矣時竇憲刺死齊殤王子暢以太后數見之也請擊匈奴贖死冬十月以車騎將軍將兵副以耿秉管騎羌胡咸屬兵柄假之不軌之人乎鄧訓爲護羌校尉以信爲招皆款塞納質乃罷兵屯留者田修塢北弛刑徒二千

孝和皇帝

永元元年帝十一歲矣憲比太后而弱之三公九卿詣朝堂立諫伐胡至免冠十上者豈徒惜財愛民哉惟太后內憲難與深言異傍大道以止之僕射郅壽陳誠王莽坐誹

史書

卷三

東漢和帝

元

謗矣夏六月大敗北匈奴於稽落山斬降二十餘萬憲不遂滅單于顧使遺之金帛勒功燕然還已秋七月會稽山崩憲還以大將軍位三公上不釋兵權擅發及緣邊突騎

二年春取伊吾地月支求公主不獲踰蔥嶺而攻班超清野以飢之斬其假糧之使乃奉獻秋七月竇憲出屯涼州九月北匈奴款塞求朝冬迎使發矣不能違南約而合師

三年春帝冠始用新禮擢曹褒羽林左騎二月校尉耿夔圍北單于金微山名王畢獲單于走使納南單于北

庭呼韓之功永矣而非憲志也是時幕府所招致文武士有耿夔任尚班固傳毅之屬而鄧疊郭璜尤爲憲腹心刺史守令通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瑰得交通輒貶憲苦二公行高而發恨於僕射樂恢請帝親政而夔樂也劔刺楊毒叢發非其與者心震司徒常喑鳴流涕對朝臣言也天子大臣獨恃有安耳冬十月帝如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伏稱萬歲惟韓稜叱非制班超爲都護騎都尉

四年春正月北單于弟於條鞬得立而款塞以漢計不蚤定也憲請領護如南公卿莫任議安獨上封事南單于唱謀北伐異歸故庭耳失信更立三世之功廢矣且漢給南

史書

卷三

東漢和帝

三

歲億九十餘萬北庭遠倍加以西域天下殫盡曾是以建策也府辟士周榮具章竇氏脇之備刺客榮救遇禍無殯以身覺朝三月司徒安卒夏四月竇憲入朝鄧郭之族有潛謀矣六月朔日食司徒丁鴻疏諸呂王氏之應也明主斷之而已帝顧與宦者鉤肩令鄭衆謀幸北宮備兵閉城誅憲及鄧郭之族班固亦以其黨死所著漢書詔其女弟昭踵成之清河王與謀誅故眷顧彌篤鄭衆辭賞而與政宦官之權自此始也

五年春正月太傅彪死姚伯子以是知貌謹不可與持危也孔光鄧彪皆以重名而害於人國隴西地震北單

于叛詔討斬之鮮卑以竄其地疆矣北單于復立則爭西域爲寇而不寧是則憲養寇之遺患也故姚伯子以征匈奴益其罪冬寢曹褒禮左賢王師子負功謀篡

六年春中郎將杜崇及度遼將軍爲發兵擊斬單于成其弑立也班超討斬焉首海濱重譯四萬里遣使所至畢著其風土焉掾甘英欲航西海聞齋三歲糧而止

七年夏四月朔日食秋七月易陽地震

八年春立陰皇后夏蝗

九年春三月隴西地震夏旱蝗除田租及山澤稅秋

竇太后崩梁氏事聞議黜竇尊梁而帝曰義不貶上以義

史書

卷三 東漢和帝

三

以恩降禮不忍然追梁恭懷太后竦子棠雍翟還而封三侯矣司徒劉方自殺

十年冬述唐寇隴西謁者耿譚購附諸種乃詣闕劉愷

讓憲以居巢侯有司請絕其國賈逵曰非所以風讓也詔

憲就國而官愷

十一年春遣使巡貸

十二年夏移歸山崩秋述唐遣還復掠而出

十三年春正月幸東觀經難帝善魯丕說退丕請論難必

明其師指無取浮華秋述唐寇金城還外其子降孱弱

數千耳冬定邊郡孝廉舉數戶十萬者歲一人間歲三

歲爲差以撫接戎狄故廣其仕路也鮮卑寇右北平漁陽巫蠻以郡稅不均反寇南郡尋平

十四年春安定郡兵擊滅燒當反者喻糜相曹鳳言亂之所始常在榆谷肥美而阻河固燒當用之以近誘內種而

外招羌胡是以難制請立西海郡規固二榆隔塞交關且屯田省論詔從之以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夾河列屯三十

四部夏班超土思代者任尙而請後言超謂尙苛察也曰蕩滌簡易而已尙奇超故求策既退以爲平姚伯子曰

超用皆奇也平以爲之載臨危用命之所以致其死也非簡易而衆樂從者無有故奇不言陰后以妬廢冬乃立

東書

卷三 東漢和帝

三

鄧貴人訓女也文而和廢立之際救之力辭之篤有不獲

已焉禁絕郡國非紙墨無供兄隲終帝世中郎將而已使

和壽考而繼世得序賢當不在陰馬下也鄭衆封鄉鄉

侯宦官侯之始也姚伯子曰帝十四而密制大慙英資而

能恕施鮮疵政焉所失任鄉鄉也夫世祖以四七中興政

猶不及衆卽一時之功巨猾既去鴻臚方三公皆正人也

舍之而衆以是謂宦官賢於公卿謬甚矣以胎亾也

十五年夏四月晦日食有司以諸王留京邸冬止贛南

獻荔枝龍眼

十六年秋北匈奴請和親舊禮未備賞而不答

十七年。改元興。高句驪寇遼東。冬十二月。帝崩。以子艱。故後生者秘。索得勝有痼疾。乃立隆生百日耳。鄧后臨朝。

孝陽皇帝

延平元年。春正月。封勝平原王。留清河王子祐於邸。夏四月。罷不典祀。鮮卑寇漁陽。殺太守。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五月。垣山崩。秋七月。嚴傷害。除其租。八月。帝崩。迎立安帝。清河邸。姚伯子曰。清河王固在也。章帝之子長而賢。豈不足承祧而必爲和帝祀也。舍父立子。尊號不及。必且臣父。亂經莫斯甚矣。太后約已於大官。導官尚方。內署。郡國貢獻無不減也。斥賣鷹犬。放遣宮人。若史書

卷三 東漢陽帝

三

一意裕民者。乃帝年十三矣。冒於臨朝。居衆疑而成陰。又惡見士大夫。朝政傳寄閹人之手。刑賞密移。而宦官之勢遂莫制者。啓於鄭衆之封。而成之后也。秋冬大水。十二月。清河王慶卒。詔公卿各舉隱士大儒。以學士廢講。而競浮華也。

孝安皇帝

永初元年。春。雋僥內附。人之短者。在永昌微外。夏。鄧騭惺弘閭竝爲列侯。騭辭封。而旋主斷。六月。罷西域都護。及伊吾盧柳中屯。以惜費。故西海之經理。亦廢于垂成。於是延羌寇。而熾北匈奴。以得西役也。姚伯子謂曰。戰天下

之兵於西北。其轉餉與屯田都護孰費也。故儒者每言不務遠略。而棄成功。猶守令調護盜賊。以爲仁也。桺虎而縱希其無噬。諸羌略斷隴道。其甲兵。竹竿木枝。板案銅鏡。而已歸附。既久。郡縣雜於編氓矣。故猝起。無策而敵縱。秋。以策免太尉司空。減黃門鼓吹。廐馬半食。司空周章。以謀立平原王。伏誅。冬。鄧騭任尚屯漢陽。地震大水。風雹災徧郡國。貧民艱生。

史書

卷三 東漢安帝

三

二年。春。鍾羌敗鄧騭。會梁慄自西域還。乃克破之。徙飢民於荆揚。賦之公田。遣使充募。應貸。樊準之請也。秋七月。太白入北斗。任尚戰滇零而大敗。羌遂不能制。而麗參起。徙中爲謁者。西督三輔軍屯。顧上書請召還騭。使尚督涼人。轉居三輔也。冬。騭以大將軍徵。而滇零僭稱。寇鈔及三輔矣。姚伯子以參引虐。梁慄破走之。水旱風雹。仍歲。

三年。春正月。帝冠。大飢。京師人相食。賣爵及關內侯。姚伯子曰。已濫也。無謀。南匈奴朝還。韓琮謂單于曰。比水潦。漢人且盡。秋九月。張伯路寇滇海九郡。烏桓鮮卑南單于。合兵寇五原。冬。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麗雄以中郎將討之。十二月。震。字天苑。并涼人相食。四年。春正月。元會。微樂不陳。充庭車。楊震以篤學。應鄧

臨辟而貧不還故既貴而子孫疏步曰遺之以青白也或以金夜謝曰無知者震曰天地爾我四知矣 龐參請棄涼州并力北邊鄧騭朝言曰兩敵莫如一完也郎中虞詡謂太尉張禹曰惜小費而棄前勞且三輔亦不可守矣何也其二壯烈多武苟不秋安卒起異謀驅氏羌而危函谷矣禹然而用其策辟四郡豪傑爲掾屬郎其牧守子弟騭惡之以朝歌賊殺長吏而使爲之令詡至設三科攻劫傷人偷盜不事家業貫使入賊爲之謀主伏兵得間而用矣縫人練其裾出則市里視線擒之賊以解散 三月耿种龐雄及度遼將軍梁慄連營而前單于驚讓琮漢人

東書

卷三 東漢安帝

三

盡來者何也脫帽迎謝解兵復好 先零寇漢中殺太守 秋大水地震 太后寧母疾三公固爭而還

五年春正月朔日食地震 羌寇至於河內驚民南奔遣屯孟津三月詔隴西安定北地上郡內徙刈禾徹屋夷營破積無政而道略則民死大半姚伯子觀羌禍之所以蔓知守之不可以通也且寇在河內何與邊民而自動使胡有人不又延之入耶鄧禹以好退喪功入關后隲若其家法焉儉慈所全不足以償四夷之殺掠也 青州刺史法雄斬張伯路 秋漢陽杜季貢陷上邽通羌也

六年春正月省薦新二十三種以其非節而疆熟穿萌

夏紹封建武元功 原山崩 杜季貢從零昌羌爲之將七年春太后率命婦謁宗廟 夏四月平原王勝卒爲立後而留之京師 是月晦日食

八年改元初春二月日南地圻百里 三月朔日食 備羌屯河內 夏六月河東地陷 羌豪號多掠漢中斷隴道校尉侯霸戰破之 冬十月朔日食地震

九年春號多降 零昌寇益州司馬鈞龐參擊焉而敗鈞秋參以下獄免 夏皇后閭氏立而妒皇子保生而行鴆秋鮮卑圍無慮 九月晦日食 任尚屯三輔懷令虞詡謂之曰走不攻飛虜騎日行數百里步不能追所以無

史書

卷三 東漢安帝

三

功也若罷衆市騎以萬逐千追尾掩截矣尚以破季貢丁奚城而上其策詡遷武都太守羌遮之陳倉峭谷宣言請兵則日增竈而達矣至赤亭而遇圍則弱弩致敵然後甘人共弓中必必敗之擊其震也明日又以易衣見衆而伏擊其遁羌遂大創乃築營壁通水運招流亡而恤貸乏則米價十一戶增三倍

十年春三月朔日食 夏度遼鄧遵以南單于擊零昌於靈州 冬聽大臣行三年喪

十一年春二月朔日食 武庫災 任尚殺杜季貢 司空袁敞自殺不阿於鄧者 秋任尚募殺零昌 越嵩夷

苦煩封離反永昌益蜀之應十萬行略而縣破者二十餘積骸無人。任尚大破先零狼莫於西河度人種羌降姚伯子曰元年羌叛始有成功然費至二百四十餘億并涼地量夾人河內關中戰同微塞知救之原野者難為力王者於前圖有慎守已爾。

十二年秋八月朔日食。冬鮮卑寇上谷。任尚棄市。鄧遵冒狼莫之功也。二年棄師以騰也將今茲靖羌以遵也誅。

十三年秋七月鮮卑寇馬城鄧遵率南單于擊破之。冬

十二月朔日食既地震。封離兵破於益州從事楊琰而

史書

卷三

東漢安帝

三

降誅亂故長吏以滅久論者九十人故邊有司宜重也。謫黜劣選其能為邦鎮。燉煌苦北寇以無都護太守曹宗上之長史索班以千人屯伊吾而車師鄯善降。

十四年改元永寧春北匈奴擊殺索班略有北道曹宗請復師而朝議閉玉門召問班勇勇以通西域者武帝空匈奴府藏斷其右臂也故孝明循迹則邊境安匈奴以今通租并責故思樂事漢甚今計燉煌置營兵三百設護西校尉乃遣長史以五百屯樓蘭西常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郡善于真心膽北捍匈奴東寇矣難之保無北虞曰就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也且虜弱思必微國費曰并涼之寇費

且十億豈待來者廩食始從勇言制置燉煌而未出也。沈氏當煎燒當羌入寇校尉馬賢討破之。夏四月立子保為皇太子。秋七月朔日食。遼西鮮卑降。鄧康免蓋為宗門慮而還政之諫數進。

十五年改建光春三月太后崩不悅於鄧康之言時歲諫者杜根抵罪者成翊世帝長矣自臨朝至后崩水旱震食仍年而四夷之侵不寧宜若有亢咎焉然治亂之判於茲豈帝失德后覺之早不憚身為扶與要非經也。追清河王曰孝德皇以所生左氏配尊高句驪鮮卑寇遼東殺太守詔舉有道尚書陳忠曰諫爭開言必激請併容。

史書

卷三

東漢安帝

三

薛苞孝友發聞徵以侍中不拜賜禮如毛義姚伯子曰獨至之行寵以勵風惟其用也。陳忠不獲於鄧及帝初政而攻其短帝以不平於心乳母王聖中黃門李閭江京為問兩宮曰慮有廢置而不得事實官人或言慳弘開從尚書取廢帝故事則以為謀立平原王翼也翼貶封都鄉侯諸鄧以故得自殺惟康徵為太僕天下寬之以在外戚獨賢而禍深寶氏大司農朱寵輿輓上疏且自繫廷尉明太后聖善騰兄弟並憂國陳忠獨劾免寵蓋主乎傾鄧氏者也。鄧氏既廢帝政不綱耿寶監羽林車騎閭顯景耀典禁兵宋楊之子四侯而宦者樊豐劉安陳達連起王聖之

寵及女伯榮劉環通焉而侍中改儉競奢政賄多門司徒楊震及大臣翟酺並諫以乳母奸權外家寵盛帑藏竭於無功民且彫殘而致亂秋八月燒當麻奴人寇馬賢追擊破之賊吏二世錮所以戒貪殘也太尉劉愷請止其身姚伯子謂惟大賢可不問其類鮮卑寇居庸殺雲中守斷大臣行三年喪冬高句驪王宮圍玄菟敗歿陳忠請弔其嗣王而讓之遂成降而東垂自是少事

十六年改延光冬鮮卑寇雁門至於太原侵波旬奴殺日逐王麻奴降伯榮請詣甘陵拜王侯二千石於車下而不禮女使挾權古未有也賄帛充溢其僕從三公具

史書

卷三

東漢安帝

三

名久矣當時尚書實多淫惡焉肆惡在宦官外戚及應見而三公當其罪歿者多而全者少也世祖事歸臺閣義取總攬不虞其流至斯之爲弊也士既恥非內比無與建功矣於是高節曜儼奇論吐野道德相師友實有天下之志豈取足自善已哉黃憲處士汝南太守王龔功曹袁閭及荀淑皆顏子推之果能潛而不能見者與舉孝廉辟公府到京而還卒陳蕃郭泰之重憲者曰汪汪千頃波時日不見而鄙吝生也憲既卒蕃泰以與天下相激厲而成風俗十七年夏王聖封野王君乳母有封之始也復議閉玉門燉煌太守張璠上書惟臣親履其地乃知西河所倚以

存者班勇乃以西域長史將兵五百屯柳中盡其初計秋七月丹陽山崩冬十二月聘處士周燮焉良燮謂勸行者曰夫修道者待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皆以病還地震

十八年春班勇以西域擊北匈奴前王庭走之伊和谷

太尉楊震上書阿母起第費至鉅萬樊豐周廣謝暉羣邪相依分威居賄傾動天下震故公忠私謁必拒固不與讒姦俱立寵以干政者上陳尤力而莫之省也恣至詐詔書調發窮家舍觀麗震復原本地震時日爲在持權用事之人也天子宮垣枝柱而中臣近官第舍復費競修帝以不

史書

卷三

東漢安帝

四

平於所昵而言轉激切也震申救言者趙騰而竟斬摧震者乃思乘之二月帝東巡太尉部掾得詔書奸詐時太史奏星變逆行豐廣即先譖震怨望以騰歿且鄧故吏也三月還策震歸自殺故郡夏四月闕中山崩秋八月耿寶爲大將軍構太子於皇后九月廢爲濟陰王太僕來歷率衡命者鴻都門讐之以明刑而守闕連日陳忠劾免歷官於是內外一黨共授權於宦官帝孑然已賢去親離亂自召也晦日食震電

十九年春二月南巡三月朔日食帝崩於葉祕喪至洛而後發后閭及贊廢者畏公卿之以正立也既臨朝閭顯

車騎將軍儀同三司乃擇幼而迎立北鄉侯謐。濟陰王阻
殿下悲號也。羣小相忌。顯殺寶豐。憚廣徙聖榮。伐功趨
利而黨乃孤。秋。班勇擊斬後王及匈奴使者。冬十月。
越嵩山崩。北鄉有疾。希利者乃爭趨濟陰。既卒。后顯以
謀更徵閉宮拒守。故中常侍孫程得居之以爲功。十九人
夜斬江京。劉安。陳達。迎立濟陰王。百官從居南宮。后閭猶
下令得濟陰王者萬戶。閭景外府收兵。其忍惡不悛也。

程既誅景。盡諸閭。遷后離宮。以帝入。夫安無二胤。故太子
主祀。天下之正也。而立自宦官。前亂靜後亂烈矣。十九
侯封。而程位騎都尉。功挾登帝。權傾內外。天下薰身腐子
史書
卷三 東漢順帝 聖
趨之。免司空。劉授黨惡也。凡震所距。授所舉。葬祀楊
震。禮行而大鳥上翔。

孝順皇帝

永建元年。春正月。太后閤歿。校尉李賢擊鍾羌於臨洮。
司隸虞詡糾安朝之尸位姦政者。三公恐及。而陷之曰。
卽久。史魚有尸諫。復自繫以劾中常侍張防。輸左技。孫程
乃明詔忠而退黜防。人謂當時三公出閭入下。詡出薦
左雄爲尚書。曰。蹇蹇者宜司喉舌。十九侯上殿爭功。乃
就國。塞壞朔方以西。南單于憂啓鮮卑而上書。乃出黎
陽管中山北增屯。班勇擊走呼衍王。西域皆服。坐請師

攻焉。資以後期下獄。自是西域無立功之人。

二年。春。鮮卑寇遼東。帝寤所生之爲李也。追恭懿皇后。
而更禮殯。樊英應備禮而至。五官中郎將數月而歸。時
議進退無據。處士之習高行也。故黃瓊楊厚徵李固遺書
戒以盛名難副。無蒙俗論處士盜虛聲也。瓊厚至爲議。即
戒漢阨三百五十三年。秋。鮮卑寇漁陽。

四年。春。帝冠。還獻桂陽大珠。秋。以虞詡請復安定北
地上郡故地。浚渠屯田。則歲省億粟。儲至支數年。姚伯子
觀功於復。以著棄者之罪也。阻阨而沃。宜畜牧而可溉。我
棄利而寇或竄居焉。禍其有既。冬。鮮卑寇朔方。

史書

卷三

東漢順帝

聖

六年。春。復伊吾。盧司馬屯田。秋。遣房於大學二千室。
七年。改陽嘉。貴人寵者四春。將探策定后。僕射胡廣請選
於德。而梁商之女立。則不姪其初也。楊州妖賊亂。冬。
耿种以烏桓擊鮮卑。大獲。左雄請郡縣以任久核功。宦
官不便而止。帝行其選舉。孝廉年限四十以上。諸生通章
句。文史能章奏。公府進其副。尚書審覈。然後授選。郡守以
過舉免。且十人。廣陵徐淑未及年。以辨顏淵子奇而不聽。
也。姚伯子曰。古人尚老成。而後世奇稚年之得雋。術勸於
速化。其本原固淺矣。少年捷得。輕侮前輩。而忘其徑實也。
矜奮以利祿。而志節冥焉。尚書所進。自是多賢有以也。亂

帝政者，宦戚私人耳。

八年春，封乳母宋娥山陽君。左雄曰：「非制也。」天下已於野王乎咀嚼，時多災異。夏四月，京師震，李固應舉敦樸對策，歸本朝廷，以乳母乖典，外戚過任，而深禍尤在宦官也。中常侍勢傾天下，而以子弟充溢選舉，亂必起之。夫本朝者，心腹故憂，疾惟是而水旱盜賊無與焉。朝廷清，惟宦官去中常侍二人，而方正有德，小黃門五人，而才智閑雅。天下升平矣。帝擢固議郎，爲黜山陽君。然固竟中飛章，幾不免棄官而居漢中。

九年夏旱，帝露禱。尚書周舉曰：「陛下奢則亾秦，露坐何益？」

史書

卷三 東漢順帝

聖

出怨女，減重膳，慎官人，去貪佞，斯雨已。張衡曰：「土裂者，威分。地震者，民擾。」八柄，須天子操也。秋，鍾羌寇隴西，漢陽校尉馬續擊破之。免司徒劉琦，司空孔扶曰：「周舉言之，去貪佞者。」

十年春，初聽中官養子襲爵，移漢祚者，遂毓其中。何也？姚伯子曰：「非類不祀，天地以來未改也。」帝以私昵變天經，天固鍾之異禍也。梁商通經好士，辟李固從事中郎，夏爲大將軍，固以爲可藉之行其志也。秦記曰：「智者見變思形，道行忠立，在王綱之一舉也。」冬，烏桓寇雲中。

十一年，改永和。太尉王龔以極言宦官而獲譴，李固謂梁

商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以釋。」梁冀尹河南，不任呂放告，商其縱暴，逸遊嗜酒也。放，忸刺，以疑捕滅百餘家。又冀怨也，姦兆見矣。武陵太守請增蠻賦，虞詡曰：「違舊啓怨，必後悔，不聽。」貢布者乃殺長吏。

十二年春，李進爲太守，討叛人而撫之，郡以安。象林蠻反，刺史樊英以發九真交趾兵討反者之反，遠是憚也。而蠻反勢成。冬，帝如長安，扶風處士法真四徵不至。友人郭正稱其逃名而名隨。地屢震，王龔以在宦官也，欲奏誅，憚楊震而不果。

十三年春，隴西山崩，交趾無功，議發荆揚充豫，而遣大

史書

卷三 東漢順帝

四

將李固曰：「刻害腹心，以補四肢，任州郡賢於發將也。」用其所薦祝良暨喬爲交趾九真刺史，太守往，則降散之矣。故蠻夷不侵之，不叛，不急之，不至於不可制也。秋，詔舉武猛，任將帥，大長秋賈良以獨無致詰，而對口得臣舉者辱姚伯子，觀於選舉，知將相皆出宦官之門矣。在內者重而不可制，故在外者亢而不肯出。冬，燒當那離寇金城，拔尉馬賢擊破之。

十四年春，梁商遣子冀不疑交於小黃門曹節，中常侍張達忌其寵也，以廢立收及曹騰孟賁，而達夙矯詔，姚伯子於是得商品矣。爵祿之多遜，貌謙而已。李固知人之闇，失

之商矣。夏。馬賢斬那維。

十五年春。南匈奴吾斯車紐誘右賢王共圍美稷。單于不與聞也。馬續戰勝單于。謝罪。使擊反者以自明。足贖罪而無事。又陳龜初代中郎將。逼單于左賢王使自殺。則生匈奴心而反者得志。乃下龜獄。馬續招降右賢王。二月晦。日食。拜涼刺史。未幾。劉秉虐刻。擾發不恤。凍。傳難羌以反。寇三輔。討以馬賢。梁商曰。已老。羌寇武都。燒隴關。

吾斯竟立車紐。引羌胡以寇邊。冬。中郎將張耽擊降車紐。十六年春。武都太守馬融以賢稽進。請分兵五千。埋根行首。賢不用。以戰沒。東西羌乃大合。二月。李膺室。趙冲

史書

卷三

東漢順帝

四

以太守破輩唐督西河。上計掾皇甫規曰。羌之侵叛。吏不知恤也。兵之無功。將不能用也。請兵五千。與冲首尾。亦不行。輩唐寇北地。秋。梁商卒。冀爲大將軍。九月。諸羌寇武威。以徙安定北地上郡。晦。日食。十一月。張喬以車騎將軍屯三輔。時多盜。李固刺荊州。與之更始。則賊帥自歸。相招而散。守泰山。罷屯而盜弭。期也有故。

十七年。改漢安秋八月。吾斯寇拜。八使行州。張綱獨埋輪。劾冀不疑無君者十五。其七使所劾二千石。皆重樹於內者。姚伯子以信盜不在下也。朝廷失權。守令爲賄。欽怨以窮民。驅之盜耳。時賢論政在嚴獨用之。糾奸。其政皆寬。

施也。仁者之隱民也。必朝夕思去其蠹。以殺蘇生。非爲人主嚴操柄。無術矣。杜喬舉固治第一。綱出守廣陵。時徐揚寇張嬰。聚衆莫制。十餘年矣。綱單車入。而情言二千石。嬰則曰。誠不勝侵枉。相聚用偷生耳。爲之田宅。而吏其子弟。降而遂相安也。以惠故嚴固綱徵也。夫綱卒。嬰至護喪成墳。數年無綱。乃復反矣。當時稱良吏者。雒陽令任峻。冀州刺史蘇章。膠東相吳祐。其發奸而崇仁。皆固綱類也。章按清河太守奸賊也。夜飲敘故人歡。明日乃用法不貸。冬。罕羌降。罷三輔屯。

史書

卷三

東漢順帝

四

將馬寔誅吾斯。秋。涼州地震。多成崩壓。尚書令黃瓊請增孝悌從政合儒學文吏爲四科。曰。補左雄不逮。十九年。改建康春。護羌校尉趙冲戰沒。夏六月。馬寔破匈奴左部。胡羌烏桓乃悉降。秋八月。徐楊盜范容據城邑。帝崩。太子炳卽位。梁后臨朝。李固於是爲太尉。與太傅趙峻錄尚書事。九月。地震。賢良方正皇甫規對策。以孝順皇帝初勤而後委政在近習。準爵以賂。是以貪吏窮民而虛府。故亂延而莫之制。則以威分也。梁冀忿其譏切。下第免歸。數陷之。冬十月。交州夷反。刺史夏方降之。楊州刺史伐范容而敗沒。馬勉稱帝於當塗。憲陵初。

葬而盜發，以徵於是在矣。安順皆有仁德，桓靈惟盈其貫。

孝冲皇帝

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太后秘喪。李固曰：「北鄉也，鑒徵清河王，以親以長以賢也，惟宜。」梁冀竟入謀，自禁中迎立渤海王鴻子續，以貳蒜至者也，八歲耳。固請太后委已，而急澄清，斥逐多冀黨，或為飛章曰：「固歸過於君，而見已善。」張嬰反，據郡。二月，隴右平。叛羌皆從馮翊梁並之招也。羌寇之稽年者，將不恤士，斷盜牢廩以賂中官，乃不可以戰。故近習從欲，而天下暴骨。三月，九江都尉滕撫斬馬勉、范容。詔康陵上恭陵，始反正也。安雖兄統，承於史書。冬十一月，歷陽盜華孟稱帝，滕撫乘勝擊斬之。及張嬰、東南悉平，當封抑於太尉胡廣，以不事內交也。

孝質皇帝

本初元年夏四月，詔郡明經入太學，業成以次拜官。至三萬餘生。海溢。帝朝，目冀曰：「跋扈將軍，而昧側皆其耳也。」閏六月，帝崩於食餅，冀以貪帝稱也，勸立其帝聰也，隱弑，明禍漢心，惡在置德矣。復議立蒜。李固以為得君，冀吾侯志室太后女弟，徵至夏門亭，內侍曹騰贊於冀，以昏少也，會議策免固而立之。生十五年矣。太后猶聽政。九月，追尊河間懿王曰孝穆，孝崇，皇母，臣博國貴人。

孝桓皇帝

建和元年春正月朔，日食。黃龍見譙。夏地震。六月，杜喬為太尉，依之者若李固時。論定策功，侯冀子弟及於宦者，喬抗諫，賞罰之不當，以與冀忤。秋八月，立梁后。冀欲以厚迎，喬以舊典止。九月，策免喬，以地震，宦者左官。唐衡以行其譖也，或欲劫立清河王者。冬十一月，坐貶自殺。交通之獄，及於李固。太后詔出之矣。旋偕喬、耿、中，則冀從事馬融之奏也。固臨命與太尉趙戒、司徒胡廣書，公曲從梁氏，國家始衰微矣。良史無私，長史吳爭於冀，不獲則謂融曰：「成李公罪，何面目視天下。」當時自械。史書。冬十一月，歷陽盜華孟稱帝，滕撫乘勝擊斬之。及張嬰、東南悉平，當封抑於太尉胡廣，以不事內交也。

二年春，白馬羌寇廣漢。夏五月，北宮火徙南宮。改清

河為甘陵。

三年夏四月，晦，日食。秋八月，幸天市，大水。九月，地再

震，山崩。

四年改和平。春正月，太后歸政。二月，崩。三月，冀妻孫壽封襄城君，蠶而汰，死固林池，必冀焉。騰斥梁進孫以為悅，卿技郡守，驟十餘人，皆以虎治也。陳蕃時為樂安，以笞

黃使左遷。夏尊。賈貴人孝崇后。秋梓潼山崩。

五年改元嘉。春正月朔。梁冀以劍入。尚書張陵發其罪。詔以休贖。乃益無所畏。夏四月。徵行及梁胤。策風拔樹。晝昏。尚書楊秉曰。災因事生。私出降尊。以啟異謀。悔無及也。

早任城梁。飢民相食。北匈奴寇伊吾。冬十一月。地震。舉獨行之士。崔寔不對。而退作政論。大要以寬召亂。而致治在嚴。仲長統以人主當寫坐側。姚伯子知爲痛賄政之起。亂其用猛不在民也。不廷禍而野著時不可爲矣。詔加冀殊禮。胡廣以比周公也。其增封四縣。猶從司空黃瓊裁。

六年。春正月。西域長史王敬殺于真王而久。夏四月。孝

東書

卷三

東漢桓帝

異

崇皇后崩。主喪者平原王石。秋七月晦。日食。

七年。改永興。秋蝗。河溢。飢。冀州刺史朱穆曰。救荒在去貪吏。以覺發宦官王匡。論輸左校。太學劉陶訟之。詣闕代者以千數。乃赦。

八年。春二月。聽守刺行三年喪。夏蝗。胸山崩。秋九月

朔。日食。冬十一月。泰山琅邪盜起。

九年。改永壽。春。司冀飢。劉陶疏言。天怒在刑隸桎梏。而芟

夷小民也。因薦朱穆李膺。巴益山崩。秋。南匈奴莫健。伯德反。張奐以屬國都尉初之安定。辟士二百耳。使招東羌。而據龜茲以絕其交。故莫健破。而伯德降者。明於分合

之勢。此少所以制衆也。羌豪遺兵。醉酒還之曰。馬如羊。不入廄。金如粟。不入懷。而舉衆悅。故廉者必勝之器也。

十年。春。蜀屬夷反。鮮卑檀石槐。時盡有匈奴故地。復諸部。而寇雲中。李膺爲度遼。則還所略。青兗徐盜。壞郡破縣。段熲爲中郎將。斬其戎首。而散降。熲初在遼東。以僞詔退師。而破鮮卑。故以知兵舉。賊戒不入羸。長韓韶也。開食賑其流歸。曰。以活人伏罪。可也。

十一年。夏四月。九真蠻反。尋平。閏月晦。日食。蝗。或請鑄大錢。劉陶議以憂在民飢也。長沙蠻反。

十二年。改延熹。夏五月晦。日食。冀殺太史令陳授之切已

東書

卷三

東漢桓帝

辛

也。帝始不悅。時后數以妬敗孕。冬十二月。南匈奴鮮卑烏桓入寇。度遼陳龜行。請寬并涼一年租。而嚴黜墨吏。蓋守令窮其民。以召寇。而聚奸玩戎者。原政敗於賄也。故帝從。而冀不悅。匈奴烏桓燒度遼門。張奐時中郎將。坐講帷。則烏桓已潛受誘。斬匈奴屠各。襲破之。龜還請誅莫不獲。而餓死種萬代。以先恩後討。得順服。

十三年。春二月。鮮卑寇雁門。蜀夷寇益陵。秋七月。梁后崩。恚也。后藉外戚。冀怙內寵。帝心忿焉久矣。而不輒於惡。鄧貴人自冀入。則爲其女也。以滅口刺其母。而覺。帝將誅之。而皆冀人也。又以與小黃門唐衡單超左悺徐璜

具瑗盟而誅冀。五侯封。而宦官更寵。當時三公胡廣、韓續、孫朗皆坐阿附免。則雖謂朝廷果無可謀人焉可也。梁氏孫氏藉以充國用。減天下租賦之半。毒狠而更恣其婪貪也已。鄧后立而梁追廢。太尉黃瓊舉奸邪吏。死徙十餘人。辟范滂清詔使。尚書詰其多劾。曰：「農夫去草嘉穀茂。忠臣除奸王道清。」尚書陳蕃薦五處士。徵皆不至。徐穉、姜肱、袁閎、韋著、李雲也。或勸安陽魏桓應徵。曰：「必行其志。生行必歸耳。」姚伯子信時賢。非石隱者。知之瓊。蕃其任治世也。小黃門續封五侯。更怙而貪縱。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曰：「帝者。諦也。夫罪誅梁冀猶召家人。搯之耳。萬戶侯封非法。而解西北列將體也。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卑。而帝不諦乎。下之獄及弘農掾李衆。願同死者也。又以申救。免陳蕃、楊秉、沐茂。上官資而竟殺二人。深怒在帝之不諦也。黃瓊稱疾不起。冬十二月。單超爲車騎將軍。段熲擊破燒當反羌。帝問侍中韓延、朕何如主。對曰：「陳蕃輔之而治。中常侍與政則亂。蓋中主也。會客星犯帝座。延對咎在引河南尹。對博不聽而病免。十四年春正月。詔求李固後。閏月。西羌寇張掖。段熲刀折矢盡。行闕四十餘日。割肉食雪。而斬燒何大帥。降其餘衆。夏五月。漢中山崩。秋。零陵蠻反。冬。交趾刺史方

史書

卷三

東漢桓帝

五

夏降九真餘寇。泰山賊殺都尉。望甫規爲太守。平之。十五年春正月。嘉德殿火。大疫。二月。武庫火。三月。李心電。夏六月地震。岱山崩。秋七月。賣關內侯以下官。內官隱市。而帝以顯鸞。冬。羌寇并涼。頗爲刺史郭閎功。下獄。皇甫規以生習其地形。自請移官。以爲中郎將。而相勸降。十六年春。沈氏羌寇張掖。酒泉。規以零羌兵降東羌。通涼道。乃誅免牧守。貪暴殺降。恃權不任者數人。則沈氏之降者十餘萬。故寧邊之術。以守牧爲干城。簡賢而已。規之言曰：「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公也。」夏。賊入桂陽。長沙吏多棄守。冬。南郡太守聞武陵蠻反。而走先主簿胡爽叩其馬曰：「連城千里。十萬之衆。可應符而委之乎。刀爽而逃。以抵誅。故昧畏死之爲速。死於愚而不能振者也。以任官而國壞。馮緄以車騎將軍討蠻。請中常侍監姚伯子深惡其失將權。而啓禍於無窮也。至則蠻平。一時之功耳。而萬世不可贖。讓功於武陵太守丁奉。抑末矣。尚書朱穆時奏緄失大臣節也。宦者罪。規以賂羌。規疏以家財。則臣無擔儲官物。文薄易考也。且覆軍之費。巨億。臣今千萬。而懷叛羌。將論功。竟以左悺求貨。不獲輸左校。

史書

卷三

東漢桓帝

五

十七年夏。鮮卑寇遼東。秋。馮緄以不獲悅於宦官。坐蠶復反。免。冬。十月。胤廣成。逮及上林苑。陳蕃曰。安平遊田有節。況田野空朝廷空。倉廩空乎。十二月。司空周景。太尉楊秉。條奏宦官子弟之貪殘牧守五十餘人。姚伯子以州郡數計。非宦官子弟。幾無牧守矣。詔起皇甫規。時張奐久廢。以梁冀。規曰。兵略上臣。乃起奐。度遼將軍。規使匈奴中郎將。以有涼羌。亦起段熲。朱穆以申用士人舊制。馮帝怒。而伏地不起。

十八年春。徐穉。甲黃瓊之喪。茅容問國事。不對。而言農郭泰謂是其愚之不可及。泰舉有道。不就。然周旋京洛。所造

史書

卷三

東漢桓帝

書

若茅容孟敏申屠蟠庾乘魏昭仇香。皆世名也。常在窮賤下。索得其天機而勸之學。以成其材。而李膺尤歎泰華夏少。噫。見則挾與同舟。姚伯子嘗於膺。蕃致身。而信諸賢。包周身之仁者也。人材三國為盛。卒諸賢而出也。主下求而衆用集矣。三月。隕石於鄴。荊州刺史度尚平艾賊。追之深山。土且狃獲。火所聚而鼓之。以殲。冬。十月。如章陵。望雲夢。以臨漢水。而郡苦徵求。胡騰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段熲擊破煎當羌。

十九年春正月。遣祠老子。姚伯子徵之米賊。知道家於是始為崇。晦。日食。舉直言。太尉楊秉發侯覽弟益州賊。

而請退。覽尚書詰越奏。秉曰。三公兼統申屠嘉詰鄧通漢事也。左官具瑗。時並以兄弟獲罪。官人六千。以啓鄧后之爭言。廢而幽死。李膺馮緄劉祐輪作左枝。以去民虐。皆宦親也。詔褒淫祠。然浮屠老子。乃親祠之官中。曰。存者。惟王渙卓茂。則黜者皆功臣名賢也。賢良劉瑜上陳時弊。貪吏虐民為盜。且誘殘貪戶。而冒首功。桂陽賊攻零陵。太守陳球。弦大木羽矛。而發以機。城灌則審勢而反決之。故能待度尚以成功。段熲降羌萬落。蓋追諸山谷間。日戰者半歲。秋。初。敏田畝稅錢。采女田聖有寵。太尉陳蕃以貴人父。郎中武。良家女也。立為皇后。司隸

史書

卷三

東漢桓帝

書

李膺誅張讓弟。及於合柱。宦官休沐相戒。初。李固李膺師荀淑。而友陳寔。淑卒。朗陵相。治稱神君。嘗以對賢良。忤梁冀。寔終太丘長。潛明用柔。百姓安其清淨。淑子儉。繼靖。肅汪爽。肅敷。時稱八龍。鍾皓名在荀陳間。其兄子瑾。謂膺無好招人過也。姚伯子謂膺自信風裁。挺持。然率其徒以過激。二十年春正月朔。日食。舉至孝。荀爽對以陽竭陰隔。請出官女之未御。司隸飢人半死。夏四月。河清。鮮卑匈奴烏桓東羌連寇。張奐兼督幽并涼。邪正久搏而不決。負賢者矜高行以旌異。太學之士尊郭泰賈彪。而心然李膺。

陳蕃蓋三萬人一也。自甘陵周福以帝師重，而同郡房植之賓客，誦語相詆訾，名南北分部起也。清議既立，於是范滂、岑暉、王暢之徒，著諸誦與膺蕃並美。南陽守成，璲任暉從事，以赦後事行誅。太原守劉璜亦以誅小黃門之會，縱也。張讓侯覽既思膺蕃，乎世憤，秦當璲璜棄市以賊殺，而其家在山陽，則已破於太守翟超。張儉其督郵也。徐璜家東海，黃浮相亦破之。超浮下獄，則陳蕃力救，膺固嚴治，赦前事不貸。宦官計且迫矣，乘上怒，使上言李膺養太學遊士，聚黨以訕朝政也。膺既下獄，辭連二百，皆時名。若太僕杜密、陳寔、范滂者也。郡國共捕而蕃策免，以不署皇甫

史書

卷三

東漢桓帝

蓋

規上書入黨籍，不獲，以此知其選矣。時城門校尉竇武，以后父外中官，而勤禁引，使靜以審幾，正人有扶之者矣。與至遼，何奴、烏桓降，鮮卑出塞，而置東西中大人。二十一年，改永康春，天餘寇玄菟。夏，羌寇三輔，地裂五月晦，日食。賈彪入說竇武，使爲膺等訟，曰：「志經王室，而羅之以朋黨，奸枉之爲誣也。且今尚書多名賢，若朱寓、張陵之屬數十，不以委任，而使近習專樹繁榮，以禍天下也。尚書霍諝，亦入處說有陳，乃使中常侍王甫、詡詰黨故，范滂對善，善同清，惡惡同污，而以爲黨，則願埋骨首陽，甫爲之惻，亦以宦官子弟有連，得並釋，惟身錮，黨人既出。」

更推重爲榮。武薦楊喬，美而治才，使尚公主，則以不食卒。彪嘗爲新息長，嚴不舉子禁，以殺人罪，則生者爲繫數千，多賈名。曰：「賈父所生也。」大水、海海。冬，羌寇三輔，董卓自負部破賊，爲郎中。羌胡畏卓粗猛且黠。十二月，帝崩，竇后臨朝，授田聖。迎解濟亭侯宏，竇武問諸御史劉儵曰：「少而文，蓋年十二。」

孝靈皇帝

建寧元年春正月，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解濟亭侯至卽位。羌降未盡者二萬落，段熲謀諸張奐曰：「羌居自雲中，西至漢陽二千餘里，路無險折，而擅之，是伏癰脅下也。勢不可滋。三冬二夏，慮步騎車費錢五十四億，今穢矣。言之而行，戰斬多。詔褒破羌將軍。閏月，追尊孝元皇、孝仁皇、母董曰：「慎園貴人，自殤帝之後，國統五絕，取嗣成於章，磐石無近宗，而世繼其不德，靈以不君，震其將絕。」夏五月朔，日食。大水。錄定策功。盧植謂武辭賞以全功名，而不能用。漢陽山谷間，羌之遺猶四千落，張奐曰：「一氣所生，不可盡也。」頴曰：「充國徙先零於塞內，馬援遷煎當於三輔，至今焉毒，故長策卒議，絕其根也，而養虺於室。」姚伯子曰：「滋蔓闇也，草薶忍也，處降夷有術，更華伯者，內伍民，仍狄俗者，外隸兵。」陳蕃謂竇武

史書

卷三

東漢靈帝

蓋

曰曹節王甫亂國者也。不圖後悔。武白悉誅。以清朝廷。太后曰：罪者誅耳。宦官盡廢耶？論及節甫，而太后難之。幾之未可明圖者也。蕃顯疏趣之。且請宣示。太后故不納。武收尚書鄭璆以連節甫，則已急。秋九月，獄辭入，而武出宿。奏乃為長樂五官史朱瑀竊發，知皆得族滅罪，則繆呼蕃武挾太后廢帝，夜誅十七人，非徒為自解已也。曹節請帝誅反者，御德陽殿，則所挾且重矣。武顧殺使者，召五校屯都亭。曰：黃門反，眾固莫之信者。蕃以官屬諸生突入，呼大將軍忠臣王甫以寶氏三侯應，而蕃且見收。張奐奉詔滅武家，而未知本謀也。太后遷南宮，宦官愈熾。正人駢戮者，出不漸而行不斷也。冬十月晦，日食。十二月，鮮卑滅貊寇幽并。

東書

卷三 東漢靈帝

孝

二年春正月，尊慎園貴人孝仁皇后。兄子重五官中郎將。夏四月，青蛇見御座，大風雷雨。張奐明蕃武忠，而申太后顧復之恩，帝善而不能用。又曰：暢膺宜三公，而在囚。秋七月，段熲以盡滅東羌，封新豐侯。九月，江夏蠻反，越餘阻丹陽山，而不稅。曰：山越始寇郡縣。時天下所標榜，實武陳蕃劉淑。曰：三君。李膺荀昱杜密王楊劉祐魏朗趙典朱寓。曰：八俊。郭泰范滂尹勲。已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曰：八顧。張儉翟超岑暉苑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曰：八及。

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毋班秦周蕃，衛王亮曰：八厨。自實陳誅李膺廢。屢申黨禁，侯覽尤怨張儉，刊章逐捕。冬十月，有司奏鈞黨，則諸賢盡籠。曰：羣為不軌，圖社稷，帝可其奏。而不知詰蓋近習之窺其闇素矣。李膺范滂皆就死。次者蓋百餘人，以張儉亡命，伏重誅者。且十數。卒全儉者孔融也。郭泰持論不激，每歎人亡而國瘁，申屠蟠刺圭刻角，在公卿折節時，而豫知其禍，故與泰俱免。袁術袁紹是時，輻輳賓客，為任俠，以宦官袁赦通宗也。袁閎惡敗世德，自封不門之室。是月晦，日食。鮮卑歲寇并州。

東書

卷三 東漢靈帝

孝

四年春正月，帝冠，赦不及黨人。二月，地震，海溢。三月朔，日食，大疫。秋，立宋后。冬，始朝南宮。五年改熹平。胡廣久歷六帝，位四公，善媚而諛中，庸於士有薦小人有比。六月，寶太后崩，宦者欲別葬，而耐馮貴人廷尉陳球曰：太后盛德，母臨爰立明聖，馮何功而易之議以止。朱雀闕，或書曹節王甫弒后亂政，司隸劉猛直其言，故詔捕，而主名不立。段熲代司隸，則太學游生繫者千餘，既論猛，且謀陷張奐，惡其羌議之中諭也。渤海王惲貶封桓帝時，求復於王甫，既以遺詔還國而負賂，頗逢甫併陷中常侍鄭璆，謀迎立也。妃妾子女之誅夷，宗室

之慘未有者。姚伯子曰。頰之附奸以播虐。一盡狄之忍。心準之也。故不仁而有功。豺狼之毒噬也。冬會稽許生稱帝。

六年春。大疫。冬十二月晦。日食。

七年冬。十一月。孫堅時以吳郡司馬斬許生。

八年春三月。立石經太學。議郎蔡邕書。備三體。爲黨禁。

守牧不以三五。謂婚姻對相監臨也。於是幽冀歲有鮮卑虞而闕其人。夏大水螽。

九年夏。益州夷反。大雩。永昌太守曹鸞。援災異申救。

黨人而得免。爰錮五屬。時諸生能賦及工書畫者多待制鴻都。帝之所謂少而好文也。蔡邕則以祭酒樂松賈護。

六帝

卷三

東漢靈帝

五

多引趨勢無行之人。爲胎亂。然帝因邕言。爲罷宣陵孝子。鮮卑侵邊。自春及秋。三十餘發。烏桓校尉夏育。是以請出塞。羌校田晏有罪。因王甫以自效於立功。八月各以萬餘騎出。無功而喪師。果鮮卑之強。當時蔡邕所疏。地有匈奴故。精金良鐵。闢焉。朝廷棄材爲之謀主。而勢未易敵者。與曰。事有急此者。當時之敗。則失在將也。冬十月朔。日食。地震。鮮卑刼遼西守趙苞母。以寇郡。苞望母泣曰。今君事矣。母曰。勉殉王事。孝也。則力戰。虜破矣。尋卒者以母。夫鮮卑實怙勝。惟是役殺其酋。蓋權忠孝而用其至者也。隕名。不必能全母。毒國且覆族矣。至宋儒程氏曰。苞當身。

降。是開亂竇者也。

十一年。改光和。春。烏游蠻反。二月朔。日食。置鴻都門。

學。詔辟召。而士君子與之分流。時三公多內連以進。而

太尉張顗者。則爲奉弟。夏四月。地震。侍中寺雞雌化。

雄。六月。黑氣若龍。墮溫德殿。秋。虹見玉堂。蔡邕曰。亡

國之象見矣。蜺墮雞化。致由婦人。趙婕妤霍玉。姦權登濁。而

廷尉郭舉。光祿橋玄。太尉劉寵。宜爲謀主。訪問不及。是聽

羣小。瑀琢大臣也。事在躬率。左右抑損。以塞戒。帝見書

歎息。以曹節程璜惡之。徙朔方。八月。李天市。渤海王

妃。宋后姑也。冬十月。王甫以譖皇后。則廢而歿。幽竇母也。

史書

卷三

東漢靈帝

卒

宋妻也。徙歿。非由已者。晦。日食。賣官西邸。石秩萬錢。

或貰而倍償。以二千萬貨二千石。守令欲廉。不得也。選次

猶半參。

十二年。春。疫。夏四月朔。日食。王甫段熲伏誅。司隸陽

球發其姦也。將以次表。曹節拭淚於甫尸。以朱瑀易球。瑀

節朋而復熾。秋七月。中郎將張修擅殺立單于。伏誅。南

匈奴於時爲衰也。冬十二月。司徒劉邵。以誅曹節不克

歿。蓋陽球之妻漏言焉。同禍者。少府陳球。尚書劉納。及陽

球。板楯蠻反。十三年。夏。江夏蠻反。冬。字狼弧。十二月。何貴人以生

子辨爲后兄進徵侍中。零陵太守陽璇戰桂賊而得風。則前車排囊揚灰。發弓弩鼓駭而乘之。渠帥以斬。作畢圭靈昆苑。

十四年春正月。置驢廐丞。領受郡國調馬。夏。交趾刺史朱雋討平烏浒蠻。秋九月朔日食。檀槐石火。鮮卑多亂。邊始寧王美人生子。協何后酖之。而協養於董后。十五年春正月。糾墨吏二十六人者。皆邊郡之無樹於內者矣。其吏竝詣闕上訴。貪保而廉莫之容也。司徒陳耽乃歎放鴟梟而囚鸞鳳。大疫。秋七月。字太微議討板楯。益州計吏曰。自秦世以功復。永初以來。平羌蕩寇。尤

史書

卷三

東漢靈帝

三

賴之其勇而爲國用也。長吏重賦聚之。叛耳。牧守理明。將自輯以曹謙守巴而靖。八月。起四百尺觀。

十六年夏大旱。秋。河溢。岸崩。神事下流。則姦人挾之而扇疑。以符咒愈病者。鉅鹿張角也。跪拜首過。而發水沛張陵。巴張修。歛五斗米焉。布徒流敎以盈。司徒楊賜知其聚亂。勅州郡還流民。而計誅其渠帥。未之或省也。定部三十六方。乃告大方馬元義收荆揚。中常侍封謂徐奉爲之應。司隸案誅。則諸方竝起。

十七年。改中平。春二月。角及弟寶梁稱天公。地公。人公。將軍。黃巾燔劫天下響應。三月。何進爲大將軍屯都亭。

皇甫嵩議解黨禁以順人心。出中藏錢。西廐馬。以班軍士。中常侍呂彊數右正而直諫。因謂帝曰。今不赦使合於角。變滋大矣。乃解錮。遣中郎將盧植討角。皇甫嵩朱雋討

穎川黃巾。詰諸常侍以譖奉事。皆叩頭求退。黨正通賊之是非。帝至是宜亦有明焉。誅賞新而天下更治矣。而以怒殺呂彊向栩。及郎中張鈞。則皆刺譏左右而申救黨人。蓋帝弱於志。父張讓而母趙忠。後宮列市以佚遊爲大政在之矣。故桓猶可以人輔。帝雖有漏明。而終錮也。亂故以稔而亡。嵩雋未屬黃巾。波才先敗雋。而圍嵩長社。嵩視管在草間。外銳士而火發之。賊既潰散。適騎都尉曹操至。

史書

卷三

東漢靈帝

三

夏五月。嵩雋操合擊破黃巾。平陳及於汝南。操沛譙人。父嵩騰養子。故或曰。夏侯氏汝南許劭月旦有評。操少詣得治世能臣。亂世奸雄語。而自負矣。舉孝廉爲郎。以平賊功遷濟南相。雋護軍傳變以中。訂難與成功也。上書戰則必克。但恐不正誅。而將不任。交郵殺刺史。漁珍也。賈宗之廉往而平。盧植走張角於廣宗。整圍垂拔。小黃門視軍。不獲賂。代以董卓棄功。秋七月。張脩反。八月。抵卓罪。皇甫嵩至。而角歿矣。閉營懈之。冬十月。潛師夜赴斬梁寶。黃巾外者二億。以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先零羌反。涼盜羣應。立北宮伯玉將軍。劫名士。邊章韓遂主軍政。殺太

守燒州郡。僞擊黃巾於南陽宛城之據十萬圍而未克。將易將司空張溫不可。則斬賊帥鄭弘而入之。或猶保小城。僞登山望曰。滅走路。所以致成也。解圍而首獲孫堅。追斬孫夏。黃巾皆破矣。郡誅餘黨數千。豫州刺史王允以破黃巾得張讓交通書而下獄。

十八年春正月大疫。二月南宮雲臺災。海內載寇矣。用諛言。畝飲天下錢修官而鑄銅人。文石材木徵之郡國。以黃門有呵。而折售。寇餘疲民重困之淫役哉。司馬直當鉅鹿守西園以清名。減責至三百萬。振民父而忍割剝。以稱時求也。書上自殺。名盜應黃巾而起。常山楮飛燕代。

史書

卷三

東漢靈帝

空三

張牛角衆至百萬。爲擾河北曰。黑山不討。而使以中郎將領山谷事。以掠而錫爵。始之矣。三月廷尉崔烈負司徒望者也。惟入西園五百萬。用騰譏於銅臭。涼盜寇三輔。方遣皇甫嵩司徒烈議棄涼州。傳變請斬之曰。委勢強敵。夏六月論討賊功。惟宦者十三侯。秋徵嵩還。張溫代破虜而董卓爲之屬。冬十月以譏切宦官。殺諫大夫劉陶。前司徒陳耽十一月董卓棄章遂於榆中。不受周慎之代。追屯扶風。而拒詔召。久之見張溫而不遜。孫堅時參軍曰。張語志異。密請斬之。而溫不忍。姚伯子曰。卓以無君而無上。縱之以吞噬。小仁之蓄毒也。故堅爲見幾而溫不可以。

語盛德。造萬金堂於河間。內溢而私一家之富。是時也。

十九年夏五月晦日食。冬徵還張溫董卓乃得專其兵。二十年春二月何進弟苗以河南尹破榮陽盜。爲車騎將軍。兵柄竝在矣。韓遂殺章伯玉并衆破隴入涼州。進圍漢陽狄道人王國。招太守傳變降。不從而闔成國。遂以其衆掠三輔。周舉稱天子於漁陽。故泰山守也。中山相張純不獲將於張溫。故奉之以連烏桓。檄帝避位。冬十月孫堅爲長沙太守。以討平反者區星。封烏程侯。

二十一年春二月字紫微。黃巾餘寇太原河東屠各胡寇并州。太常劉焉請易交趾刺史以牧伯以亂圖竄。

史書

卷三

東漢靈帝

空四

身焉侍中董扶曰。天子氣在益州也。更求得之。刺史鄧儉方以煩賦。夷亂從事賈種却賊迎焉。徒綿竹以惠治。宗室劉虞亦以刺州得民。爲幽州牧。是時皆本官居任耳。未幾亂離據者竊以抗天子矣。南單于羌渠應詔配兵劉虞。以討張純也。國人不樂而弑之。將巡河間冀州刺史王芬聞天文宦者厄。將間之以黑山起兵。大誅戮奉合肥侯爲易位。惟曹操策其無成也。太史奏赤氣夜見。有陰謀止駕罷兵而徵之自殺。秋八月置西園八校尉。黃門塞頌典上軍。曹操袁紹皆在屬焉。冬十月青徐黃巾復起。十一月王國圍陳倉。復皇甫嵩左將軍。騎都尉公。

孫瓚討走漁陽賊。嵩至師。卓請兵。嵩曰：「敝之堅城。」

二十二年春二月，王國退而蹙之。卓謂窮寇勿追。嵩曰：「避銳所以擊衰，獨進而捷。」卓所用以為隙者也。以少府衛尉為羌胡所留，以冀州牧使去兵。曰：「恩能懷士，使奮命，其觸突擇肉之思已見於輕拒朝廷已。」嵩子鄴曰：「卓敢逆命，度京師政亂而懷奸也，且隙開矣。」誅之及眾未附也。嵩不用，而以聞。卓竟不奉詔。劉虞購得張純首於鮮卑。公孫瓚請滅易桓而虞主招降，以不悅。夏四月朔日食。帝謂辨也。佻故太子不早定疾，則以協屬蹇碩使殺何進而立之。姚伯子考靈事迄於終，無非造亂者也。碩使進西討。進

史書

卷三

東漢靈帝

六

使袁紹收徐充兵而帝崩。碩召進，潘隱告之。進疾至，引兵屯。故辨得立，何以太后臨朝而協封陳留王。袁隗太傅並進錄尚書事。袁紹謂進悉誅宦官，納引名士。時進又以誅蹇碩，領其屯兵。夫帝何出也？后柄內進之外勢且全。非若武蕃之伏戎而多制也。然何非德族而進才庸，紹包禍心，故妄撥亂機而速漢傾。董后忿言，以不獲與政。五月，進遷諸河間。六月，暴崩。秋七月，紹謂進曰：「五營皆中人，實武不獲其用，故不克也。今權在將軍，而士卒樂死，此亦天時已進入言。太后婦人難楚楚對士大夫進母及苗反入宦官賂為間說，或言大將軍專擅欲弱社稷，進外為名，而

中怯，既不獲后命，又多內牽，紹恐其中變而禍及已也。謂

進召外兵，太后可脅。主簿陳琳曰：「大事不可許立，以將軍之權速發立斷，無不集也。而委柄外授，強者自雄，階之亂矣。」曹操聞而笑曰：「何公舍一獄吏之任，吾見其敗也。」所徵董卓，鄭泰盧植固爭不從。私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卓蓄逆已久，方駐河東觀時，聞召即就道，急得其所欲為也。是時騎都尉鮑信起泰山之師，東郡太守橋瑁、武猛都尉丁原皆將數千人應原，燒孟津，火照宮城。太后猶未從，而苗右宦官與進梗矣。卓至澠池，止之，不奉詔行。軍夕陽亭，紹急進曰：「不早決復實氏矣。」於是紹為司隸，王允河南

史書

卷三

東漢靈帝

六

尹。卓兵至平樂觀，且有奏，然後太后盡罷諸常侍黃門，令詣進謝。此時也，誅之猶懼不能退外師，而進濡忍顧輕身入禁，使段珪張讓得斬之。尸下無獨行不反之志，決機成務。何如調以待能者，而輕危身以亡人國哉？詔易司隸河南尹。尚書請大將軍擲進頭曰：「反者誅矣。」吳匡袁術引進部曲焚南宮，青瑣門內外妄發，而邪正相蹂。讓珪以帝太后陳留王複道入北宮。太后自投，眾斬何苗。以異大將軍敗其事也。紹閉宮門，斬二千餘人。或無鬚誤歟？兵攻省內，讓珪復以帝陳留王出穀門從者。惟盧植閔貢夜及河，讓珪歿水，然後帝得逐營南還。卓以兵及之北邙。公卿

有至者。卓見中外單弱。宣其不臣。詔却兵。抵曰。何却兵之有。欲遂代漢。先廢立。曰。帝語不了。王九歲。顧能顛末其言也。還宮。失傳國璽。鮑信至。說紹棄卓。及其疲也。紹辭不能。信還。然卓步騎實三千耳。夜出。晝入。環為誑。惟進苗。歿兵無所屬。二袁不之收。卓為歸。呂布斬丁原。以其部降。然後卓真雄矣。夫紹亦知卓怙強久矣。引非敵而逞亂。獨何心也。卓辟蔡邕。周歷三臺侍中。罷謂紹曰。董侯勝否。抑劉氏種。不足遺也。紹以正對。脅之。刀利。紹亦引所佩曰。天下強者。豈獨在公。懸節奔冀。九月。會言廢立。盧植曰。上行無失德。袁隗附成。卓議既廢。帝為弘農王。而立陳留王。遂遷太后永樂宮而弑之。夫后不忍。即裁於宦官。究其禍。忍乃大矣。君子鑒於實。何慎無婦人謀。公卿子弟為郎侍殿上。以更宦官。卓圖改物。乃假收人心。為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封鄴侯。則遣祭蕃武。錄復黨人。冬十一月。為相國。用殊禮。則遍召名士。獨申屠蟠不至。荀爽自平原相為司空。楊彪司徒。黃琬太尉。韓馥冀牧。劉岱刺兗。孔伷刺豫。張邈陳留太守。張咨南陽。眾望畢敘。以尚書周歲。城門校尉。伍瓊言也。購紹方急。岱瓊曰。袁氏四世恩樹於天下。足為亂。不如靖之以一郡。乃授紹渤海太守。術後將軍。曹操驍騎。然卓不戢其兵。為虎噬。使

史書

卷三

東漢靈帝

七

洛民苦虐。亦其識量之所限也。行惟以天下究欲。術奔南陽。操刺卓。不中。變姓名。散家財。得五千人。起兵陳留。

獻帝

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兵起。討董卓。眾推袁紹車騎將軍。為盟主。與王匡屯河內。韓馥留鄴。主餉。孔伷屯潁川。劉岱張邈張超袁遺鮑信橋瑁曹操俱屯酸棗。術屯魯陽。夫召卓啟亂者。誰與因眾推。用其鋒以迅掃。未足贖罪而遷延觀望。當是時。鮑信謂操天授。卓弑弘農王。欲發兵東拒。鄭泰故止之。非才無敘。不能稟令。乃謀西遷。延之歲月。而紹輩無興隆帝室之志。故在屯而私據。是圖以遷都會。議策免彪琬。而王允為司徒。斬瓊。岱曰。賣卓所勸。舉皆相圖者。京兆尹蓋勲勸皇甫嵩舉兵。曾徵至。長史梁衍曰。就徵必危。西迎天子而討逆。袁氏迫其東。掄卓成矣。不聽。蓋勲不能獨立。偕往。嵩溫皆屢有制卓之機。執小諒而失之。卓燒宮廟。盜藏陵寢。民財搜既而蹙之以徒環雒而赤二百里。路次相籍也。三月。王允以護駕先卓至長安。內布謀卓。而外彌縫。悉心於王室。殺太傅袁隗。孫堅自長沙起兵。殺荊州刺史王叡。至南陽。斬張咨。以合於袁術。術據南陽。表堅豫州刺史。劉表以詔刺荆畏術。因宗賊收地。問計。蒯越曰。民苦其暴也久。使君明德

史書

卷三

東漢獻帝

六

遠聞計誅其無道而撫用之。人有樂心矣。八郡既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斬賊十五人。定州從治。襄陽然收地而已。未足論進取也。屯師不前。曹操曰。卓不假帝命東制。而西還肆虐。用震動海內。義兵一戰而天下可定也。引兵獨進。戰卓將徐榮於榮陽。盡日。中流矢而還。曹洪授馬曰。天下不可無君。榮亦還見師少而闕健。恐東兵且大乘之也。操復陳進取略。渤海引河內以臨孟津。酸棗諸將據敖倉。全制其險。南陽之甲入武關。以震三輔。以順誅逆。示之形勢。皆不從而退。屯曰。糧盡。解兵。勤王不終退而爭地。

劉岱殺橋瑁。袁紹兼青州。使臧洪領之。夏六月。卓懷

史書

卷三 東漢獻帝

五

五銖鑄小錢。蔡邕爲卓議省孝和以下廟號。姚伯子以是爲可矣。冬。遼東太守公孫度擊服高句驪。烏桓。越海收東萊。稱平州牧。曰。漢且絕自侯也。立廟承制。僭擬人。士多避地者。若管寧。邴原。王烈之屬。劉虞甚能其民。以爲太傅。不達。

二年。春正月。紹將奉以爲帝。不從。請承制。則欲北奔。乃已。時操術不然。紹議。二月。卓稱太師。孫堅屯陽人。戰斬卓將卓請和。曰。逆天必夷之。三族進軍大谷。卓出戰。敗之。諸陵間。卓却屯澠。堅遂至洛。謁祀出。璽甄氏。而邀卓。卓憶堅能。分置屯。而西堅修塞諸陵。而還。陽人初捷。術將飢師。

以敗功。堅往激以家門。然後繼餉。當海內並起。以誅卓。進師者。獨孫曹。而二袁卒於無成者。惟志不在天下也。夏四月。卓至長安。張揚向進時。爲紹募兵。與南單于屯漳水。韓馥節其糧。逢紀謂紹出公孫瓚師。紹以并冀而走馥。鮑信謂操曰。紹不討賊而專利。又一卓也。且規河南。待

其變乎。因擊黑山之寇。東郡者。破于毒。白繞。眭固。十萬之衆。紹表操東郡太守。單于劫張揚叛。紹卓以爲河內太守。冬。殺衛尉張溫。帝之西也。苦卓而冀東迎。使劉和

起幽州之師。術止和而使以書達。虞遣騎往。瓚弟越亦將

兵至。術奪和兵。虞瓚之憂以深。堅之入洛。紹使周昂襲其

史書

卷三 東漢獻帝

五

陽人。越以助堅走昂而死。瓚故怨紹。數其惡而攻之。州郡多應。乃改署刺史。而收青冀。當是時。昭烈皇帝備。始以瓚表爲平原相。從田楷徇青州。有功也。備有平天下志。出在孫曹後。操智堅略。而備允孚於節義。關羽張飛。少相友善。爲其司馬。夜寢同。而終日侍立在側。衆中至於周旋艱險。死生無渝。所以激發其臣忠。備必有獨至焉者矣。趙雲擇事紹。瓚間乃從。備爲主騎兵。紹以瓚難。違術而結表。堅故擊破黃祖。進圍襄陽。以歿於射。堅破而備勢微。故操無敵者。而基以早定。過則在二袁之構兵也。朱儁移書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兵應之。屯中牟。劉焉以米賊。

張魯爲督義將軍。合掩漢中。斷斜谷閣。

三年春正月。卓遣西時所置安邑部將李淮郭汜張濟擊破朱儁。潁川掠無遺民。韓魏之故爭。則爲天下戰樞也。荀彧先亂北避。歷紹而從操。操曰。吾子房也。以爲奮威司馬。或初負王佐才。擇君乃爲操謀主。袁紹大敗公孫瓚於界橋。斬其所置冀州。卓怙愎虐其所睚也。有違則手刃。勇呂布而子之擲戟也者。微拂焉爾。布爲卓守中閣。負慚未露。王允黃琬與僕射士孫瑞有密謀矣。布謁情於允。激之內應。夏四月。大會朝卓。衷甲設衛而入。布從車。瑞授之詔。布使勇士爲衛服。北掖卓至門。刺脅傷臂。墮車。呼布。布

史書

卷三

東漢獻帝

主

曰。詔討賊臣。斬卓。宣詔曰。卓外。勿問也。聚呼萬歲。尸者燃其臍。卓起。天下之兵。棄京西徙。而又不靖。僭驕狠傲。以離其人。築塢於鄆。具金銀寶貨穀裕三十年之積。歸重爲營。竄乃速滅耳。詔允錄尚書事。於是下蔡邕獄。獨爲卓歎。而出荀攸鄭泰種輯。則謀刺卓而覺者也。布爲奮威將軍。封溫侯。黃巾百萬寇充餉掠。鮑信謂劉岱清野以離之。岱不聽。而戰於陳宮曰。兖州無主。可資以收天下。說別駕治中迎操至。則破降賊衆三十萬。而兵其精。朝以充授金尚操擊走之。允疎慮於爲長者。以卓部曲爲無罪。不殺也。士孫瑞請赦以安其心。則曰。是名之惡矣。罷卓置也。或進

言曰。解兵開關。人必自疑。領以皇甫嵩而安矣。曰。安涼州而疑天下之心。不可。催汜求赦。不得命。而實無誅意也。坦心不爲備。賈詡策催汜報仇。道收解兵。比至長安。卓故部曲合之。遂以入。呂布拒戰城中。不勝。招允去。曰。朝廷惟允之依。今夙社稷矣。敢藉告關東諸公。勤念國家。乃扶帝登宣平門。圍門。允下與賊語。而允催汜更無禮於帝。顧遣和關東。秋九月。催汜及樊稠皆自爲將軍。兗朝政卓所致。韓遂馬騰之屬。皆以爲將。張濟出屯弘農。騰屯鄆。進劉表州牧。朱儁將用州郡之師。討李催以迎帝。爲太僕之徵。解權歸朝。

史書

卷三

東漢獻帝

主

四年春正月朔日食。袁術旣不南。進兵封丘。又破於操。乃走壽春。領揚州事。催與結援。加左將軍。青州之爭。紹楷互盡其民。趙岐和使罷兵。定於紹子譚。三月。陶謙自徐修貢。進州牧。而王朗爲會稽太守。謙治中也。發貢議。操迎養。謙別將爲盜華費間。攻殺其父嵩。操爲報仇之師。走謙於郟。姚伯子曰。無已罪人得。斯已爾。乃所拔必屠。泗旁之坑。以億數。則播虐矣。仇有耦。而淫殺非辜。冬十月。地震。李天市。劉虞悉師薄薊城。曰。所殺伯珪而已。負仁而軍無律。爲贊執。死。北州流舊痛焉。田疇以虞使。援騎都尉。祭墓而發命。墳購而責之。疇曰。報章。獎忠義而黜異心。

非劉公孰任既脫盟宗從而耕徐吾山曰君仇必報既歸者成邑則條律制禮興學化成而北寇不犯。

五年改興平春正月帝冠請立后曰皇妣宅兆未卜二月追后王夫人而改葬劉備從田楷救陶謙而歸之謙表領豫州牧操以食盡還夏四月復悉師殘滅徐土至於琅邪備敗鄒東謙將逃歸丹陽而兗州破操故多疑輕殺以直言戮九江太守邊讓風名也以懼衆徐邈爲陳留太守紹書及之誅疑取充陳官謀也猶以剛忤積其不信故官謂邈乘內空以兗州牧迎呂布藉其強力可以觀時變荀彧程昱時守甄知亂作誅交通爲守備布至不降者惟史書

卷三

東漢獻帝

三

范東阿而范令斬允家且爲布執或使昱撫東阿昱過范謂允共成田單允殺汜疑自守時棗祗守東阿官渡倉亭昱騎絕其津以稽之比至則守已固矣布不能下鄆而西屯濮陽操以還師曰無能爲也而攻之五月郭汜樊稠並開府如三公六月以河寇梗道分置雍州於河西京師地再震晦日食秋七月楊定將軍開府自四月不雨於是穀斛五十萬帝命糜太倉而炊無減知罪之在主糜者也親煮殿前而粥倍溢乃杖主者而飢民以濟德則適前雖矣東迫亂勢之積功用無所成一操破濮陽別屯遂及布戰日跌急足司馬典韋將陷陣者進曰十步

五步乃白薄而後起多殺操間入濮陽則東門焚而布至矣騎得操不知而釋之突火而出相守至九月糧皆盡操還鄆布移屯定陶袁紹請以鄴居操程昱曰君度能爲

紹下乎以將軍之神武三城尚守激勵能戰之士霸業猶可樹也乃謝紹使陶謙疾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大哉言乎使諸州皆不浸利以安民獻政可還不則共戴昭烈天下有主而爭息何至民生之幾殄也謙卒別駕糜竺迎備典農陳登北海孔融皆敦勸之以期諸濟主庇民乃領徐州然主治三年而不克居者出在羣雄後而當爭衡關張趙戰征材耳迄遇孔明然後講於守抑又晚矣綿竹

卷三

東漢獻帝

三

災劉焉徙治成都卒衆貪其子璋之弱也而奉之孫策留家壽春時與周瑜投契及堅歿謁術以復仇立功術惟使往丹陽依其舅吳景從兄責曰精兵地爾稍得召募爲涇將郎祖所襲再謁始遣千人表懷義校尉然以九江太守許而用陳紀及策攻拔廬江術則復與劉勲固大失望揚州刺史劉繇以策攻廬江逐景賁而爲橫江之屯六年春正月操敗布於定陶二月李傕害樊稠之勇會坐而殺之羣相疑以治兵也催劫帝掠官御而縱火焉殿府民居公卿解和至汜所而留夏四月汜饗議攻催楊彪曰羣臣共鬪乃至一切君而一切臣矢及帝帷催移乘

輿北塢門爲之監。操斬布將鉅鹿而走布。欲且取徐州。荀彧曰：「非計也。樹國必固其根，所以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則君之亮是已。夫河濟天下要，不因參定，舍而東師，使布乘虛而東，事不捷，將安歸乎？且徐之子弟，人悼喪其父兄，乃止。布官來戰，伏麥而破之，遂拔定陶。布邀奔徐，張超守雍丘，操盡收兗縣，布語無常，備內不悅。六月，楊奉謀誅操，不克而去。張濟迎幸弘農，時操以官人賈胡兵，不獲而弱屯池陽。秋七月，帝啟行，以濟驃騎將軍開府，而汜又梗弘農之駕。八月，曹操圍雍丘，張邈爲其下所殺。」

史書

卷三

東漢獻帝

主五

汜棄軍入南山。冬十月，曹操爲兗州牧。列營爭得天子以取重。董承以帝入奉營，至華陰，段熲具儲待幸。楊定攻之，曰：「修隙，則催汜相招得所欲已，同行爲不平。」催汜至，復以濟合。十二月，帝如弘農，催汜濟追諸東澗，從官多歿，兵符策典籍喪既，承奉密召匈奴，及李樂韓暹胡才各以騎至，而敗者更甚。李樂曰：「惟帝御馬，帝曰：『舍百官而去，此何辜？』止營。夜船過砥柱，出孟津，爭舟掬指，貽籍而歿者，皆扈從也。入李樂營，居之棘籬中。河南太守張揚朝，餉米而長安中無復人跡矣。將謀遷洛，而奉樂不協。沮授請紹奉天子，卽宮鄴都，以號令諸侯，紹不聽。授曰：『將有先爲』」

史書

卷三

東漢獻帝

主六

義者，此亦主之時也。袁術奢以瘠其民而忘大計。朱治啟策取江東，表以爲折衝校尉。策收兵至歷陽，周瑜自丹陽來迎，助之資糧，拔橫江而南渡，所向皆破，而師行有紀，菜茹莫犯。勞問者，必有以尉諭之。人旣憶舊，皆願爲孫郎歿矣。遂拔曲阿，走劉繇於豫章，收兵下縣，從軍者戶復旬日得二萬人。呂範請爲督，袴褶執鞭示儀，曰：「衆不可以不肅也。」取吳郡，使朱治據之。委政張紘，張昭迭使居守，猶師友也。尤喜人稱子布之美。操取雍丘，張超自殺，東郡太守臧洪，故於超，不獲救，抗紹而歿。陳容之歿，則又以義洪紹坐皆歿。姚伯子以見黨人之遺節。公孫瓚志溢於攘幽，好惡多反。紹以青冀裏之，不忘全思，鮮于輔者，虞故吏也，以羌胡破漁陽，知仇可復矣，則率以迎劉和，合趙義兵，以大敗瓚師，代廣陽上谷皆應之。瓚志餒，爲遁身計，於易塹京十圍，窟之而積穀，瓚備同學盧植，備故依之以起，旣備困而愈奮，瓚乃一跌不振。七年，改建安。春二月，張揚使繕修洛官，夏，諸將始順。袁術攻徐，備使張飛守下邳，而距諸盱眙。呂布餌術誘襲走飛，旣術不繼，餉備約降，布遂與之擊術。布領徐，使備以豫州刺史居小沛。秋七月，帝還洛，張揚先諸將還野王，曰：「使天下共有天子，公卿具，不當復與朝廷事也。」留者韓遂

董承百官披棘採稻或飢或墻壁間 曹操謀迎天子
或贊之其言曰奉主上以從人望兼至公以服天下扶大
義以致英雄故操先時而已曹洪將兵西迎董承隘之董
昭爲操書與楊奉操乃入朝領司隸錄尚書事賞功誅罪
而旌疾節所謂秉至公以服天下者操知甫安難動然洛
留勢仍客不可以令故遷許立宗廟社稷居重而惟其權
或之所謂順民心者如此自爲大將軍武平侯天子守位
而已自是征討以漢有捷英俊固多歸之然得士或攸止
耳孔明公瑾之徒固別有以觀變也 孫策進兵會稽王
朗拒之固陵從孫靜言道查丘南據其內而降即領其郡

史書

卷三 東漢獻帝

主

虞翻故忠於朗仍其功曹而加之禮翻規策輕出倅有林
龍之變 冬十月操攻走楊奉詔書責紹務廣地而不勤
王紹爭班讓之大將軍太尉而自爲司空行車騎事 荀
彧爲侍中尚書令所進智謀士則荀攸爲軍師郭嘉爲祭
酒操與攸語得公達天下何憂謂嘉使孤成大業者也
北海太守孔融地奪於袁譚操表將作大匠蓋志靖亂而
力不逮其尚昭烈於二袁議固傑矣時違厥志而苟功巧
合之徒傳爲才疎 臧祗建策屯田操使爲都尉任峻典
農中郎將募民許下歲得百萬斛則國不以漕貧姚伯子
曰周祗百步其下收斛千里而并百萬收之公田者歲萬

萬已故內足而無外給三代所以經略其旬服者至裕也
州郡例置田官各委其所倉充待需則軍不飢於餉蓋
亂離交征而農廢紹也桑樵衍也蒲贏則負衆而散於食
盡者不可勝數姚伯子曰安民而威敵屯田所以飽其氣
也故國必基之興後世惟屯喪其實故敵至而不能戰
袁術和呂布而攻劉備紀靈之師三萬布曰使紹北連泰
山而吾在圍中既射戟解仇罷紀靈兵見備衆又忌而攻
敗之 備歸許操表豫州牧或謂操即圖備郭嘉曰負害
賢名即益之資糧使收流布復合於術 張濟敗於穰城
族子繡以其衆歸荊州賈詡見表曰平世三公才也表愛
民保境學士數焉乃立學明經作雅樂然來依者兇亂而
已皆知其無能爲也

史書

卷三 東漢獻帝

主

八年春正月操擊降張繡於清水道納濟妻而降人不服
傷矢而走以喪長子最平虜將軍于禁以在奔而整見器
當是時操以兗豫居土中紹負之左轉以交於術如環
西缺而肉厚天下之勢可知已故操與或經略先必剪布
而操曰紹於兵交連關隴結蜀漢則五一之勢也或曰
關中莫能相一最強者韓遂馬騰可謀臣撫也鍾繇以司
隸和韓關中納質而後東征 光武時明以代漢當塗高
諭公孫述至袁術曲說當之以索璽孫氏謂其世服役也

虛指江南以爲土。故地局淮南而行恣。主簿閻象處士張範。正論相折。聞之。孫策策絕之。以書曰。主上迫脅強臣耳。無桀紂。而敢言湯武乎。且天下同疾董卓。猶未聞斯言。術以發疾而不悛。稱帝置百官郊祀。三月。袁紹兼督冀青幽并。陳珪說布離術歸操。會有左將軍之命。遣珪子登入謝。謂操曰。布寡謀而輕躁。可早圖也。以爲廩陵太守。令隱其計。而圖之。時術使張勳連師韓暹。楊奉。珪使內攻而敗勳。術滅陳王寵。漢宗之獨存。亂世而賢者也。以孫策爲會稽太守。使討袁術。秋九月。操擊破術軍。走渡淮。而袁許褚降。操勇之。以爲都尉。操以袁楊婚。下故太尉

史書

卷三

東漢獻帝

七

彪獄。孔融曰。四世清名。以疑似加罪。其如民望何。還奉掠徐楊間。爲備誅。郭汜胡才李樂亦皆別死。

九年春。操擊張繡圍穰。夏四月。李淮誅卓黨乃盡。紹艷操權。然後知天子在者重。請徙鄴而不得。田豐曰。早圖許。爲奉迎也。紹猶豫。操乃歸矣。秋九月。布復爲術攻沛。則操以東師。備走過於梁。冬十月。操屠彭城。陳登以郡兵先驅。布不逆擊。而延軍。操戰勝下邳。遂引泗灌之。十二月。布降。操將緩縛。備曰。不見其事。丁建陽董太師乎。遂與陳官駢誅張揚。以救布不克死。布無常而安誤。窮歸備。而撓亂其中。以有術也。而術備卒莫自必。以隕身。使備東西

竄不克獲。盡徐民之用。以早成功。是其罪之大者也。以備爲左將軍。策使獻方物。以爲討逆將軍吳侯。魯肅棄術東城。長從之。策禽祖郎太史慈。皆除恨。錄用。劉繇死。衆奉華歆。未成。遣慈也。覘或憂其不返。策曰。子義捨我。誰從慈。還曰。子魚德良而乏略。不能定也。策決西併。公孫瓚無敗誅。屯營拉潰。紹伐之。徑圍易城。

十年春三月。黑山張燕救瓚。期舉火。紹覆而遙燎。致瓚出而敗之。隨京焚樓。瓚乃自殺。鮮于輔率其衆。以從朝命。

劉備既受董承衣帶詔。而從操食。操論英雄曰。使君與孤耳。備失匕。袁術中貧。於稱帝。燒宮走。小夫也。以官室

史書

卷三

東漢獻帝

八

妻妾飲食衣服。極帝王盛事。袁胤以其衆奔廬江。傳國璽始上。袁紹以攻許大簡。監軍沮授曰。務農息民。而獻瓚捷。操隔吾使。則有名矣。然後進屯黎陽。管河南。其舟屯器抄其邊鄙。以撓之。我取其逸。可坐定也。郭圖審配勸進師。授曰。操居中。而我負攻天子名。配曰。授未達於時變。紹損授權。三分其所統。秋八月。操進軍黎陽。九月。還分兵守官渡。而紹師未出。冬十一月。張繡降。操爲揚武將軍。關中諸將中立。顧望。御史衛覬思阜民以微之。荀彧曰。其書乃置鹽官。資以市犂牛。給流民而業之。既樂豐殖。引之兵無應矣。司隸徒治弘農。凡以強本弱敵也。孫策收地盡

故吳矣。而劉表保境不出，欲窺江夏。廬江太守劉勰，方以給米，怒上繚策，勸之攻曰：「吾兵外援出，則皖城爲藁矣。術之妻子爲獲，而部曲乃皆歸之，破黃祖，獲船六千，盛師椒丘，則豫章以震，虞翻、臧取王朗之略，華歆遂葛巾相迎，江南下流，大勢略定矣。」禮勰，撫術妻子，而厚恤劉繇家。朗歆皆以宿名典郡，出師表所謂口王霸而無其略者。曹操屯官渡，備起徐師討之，運於袁紹。

十一年春正月，操殺董承，去紹擊備，恐其遂得人心，以紹遲疑可緩圖也。田豐請紹襲操後，而不即行。操是以擊破備軍，禽羽下邳。二月，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今

史書

卷三

東漢獻帝

全

則不可矣。械豐微操惡而進兵，遣顏良攻白馬，時備走歸紹。夏四月，操往救，荀攸曰：「兵少，必分其勢爲渡，孟津、紹分西略，則輕兵趨之矣。」良逆戰，閉羽望塵，蓋突斬之，圍解。操因西徙其民渡河，復斬其追將文醜，紹軍奪氣，羽既知備在，拜書而奔之。操不追，追曰：「各爲其主。」策謀襲許，因吳人之剽銳，乘虛而扶大義，雖雄正未可定也。獵中賊，弩而病，乃召張昭授之其弟權，其言以吳越之衆爭衡天下，卿不如我，英雄信有自負者。曰：「舉賢任能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蓋度勢而示之延世之道矣。周瑜自巴丘赴夾，與張昭共決事，皆以權爲可輔也。秋，劉辟故黃巾也，動汝南

之兵，備以紹師臨之，略有汝潁之間。操據寬陽，安紆綿曹仁曰：「及其新將紹兵，未用命也，敗備以騎兵，紹救不至，乃以南連劉表，至汝南，觀釁者期年，其間斬操將蔡陽。」紹軍陽武，將進，沮授曰：「南軍銳，而北饒，備緩師，我之利也。」八月，東西前營，操分當之。九月朔日食，操戰不利，堅壁，乃爲霹靂車，發石，地道長塹以距，而糧盡，士疲，民不堪，於征賦，操與或書議還，或報我退，而紹必乘勢去矣。劉項所以當糧竭，食盡，猶相距於柴陽，成皋也。且紹軍盛於我者，半年，情見變生，用奇取勝，此之時已。乃遣焚官渡之餉，懿冬十月，使淳于瓊復還，沮授請以支軍防鈔，且勝負未

已詳

卷三

東漢獻帝

全

決，操師尚可堅壁老也。許攸曰：「操悉師而許空，可乘也。」拔許奉天子以討，操成擒矣，皆不從而以微文收攸家。攸奔操，而心腹竝傾。操爲守，而間道蒙河北，護糧者以圍也。紹不救而攻營，則操焚殺斬瓊，還示之敵矣。軍恟而大潰，紹士多南奔者。紹騎渡河，授走不及而死。操盡收紹圖書珍寶，計得矣。復阮降，至於七萬，故尚論三雄者，武操而竝甚其不仁也。紹至黎陽，殺田豐，惡其言之驗也。而謀士盡矣。李太梁、張紘在許，操謀伐喪，而知其不可也。以權討虜，將軍領會稽，還紘爲其都尉，至則班於張昭、周瑜、魯肅，肅爲權計曰：「操難卒除，若因北方多務，收地長江，

所極庶幾可以觀釁。權并小將之兵。以呂蒙整練增其領納功曹駱統言。而勤接納。士必極其才品。以爲任用。地劉表攻下長沙零陵桂陽。張魯并張脩據漢中。益州從事趙韙作亂。皆以璋爲柔闇也。郡多韙應。

十二年春三月朔日食。操將南師。荀彧曰。不卽定。紹且收殮以攻吾後。夏四月。擊破紹新亭。秋九月。備以操師汝南奔荆表。郊勞賓禮。使屯新亭。而軍事不及。是以撫解肉於表。坐歎功業之不建也。趙韙圍成都敗死。張魯鬼道爲民治。以祭酒易長吏。三原而後行刑。人徂其易也。以取巴。爲漢寧太守。

東書

卷三 東漢獻帝

全

十三年春正月。操復進軍。官渡。夏五月。紹死。初。紹志立少子。尙侍。逢紀審配。以遺命立尙。譚殺紀。然操攻譚。尙猶救之。尙遣郭援。徇河東。多下。發使馬騰。鍾繇。方圍南單于。平陽。故不退師。則騰子超。擊斬援。汾水矣。單于亦降。備北侵至葉。與夏侯惲遇。燒營而誘之。惲入伏而大敗。十四年春二月。操攻黎陽。敗走譚尙。夏四月。進至鄴。不遂攻也。曰。緩之使爭。僞南師。譚欲掩其歸。尙不可。則攻之。別駕王脩曰。關人顧自斷其右手。秋八月。操師及西平。則尙走譚平原而圍之。辛毗如操請救。顧密導之北師。操約

聘譚女。冬十月。至鄴。平原圍解而還。權伐黃祖。破其舟。師以山越扇起而還。並列黃蓋。韓當周泰。呂蒙於劇縣。南部都尉賀齊討建安漢興。南平。料出兵萬人。

十五年春正月。操濟河。通糧淇水。袁尚猶使審配守鄴。而攻譚。操卽絕其糧道。圍鄴。夏五月。塹漳而灌之。秋七月。尙還。則求降不得。矣。衆潰。奔中山。八月。操入鄴。審配罵辛毗而死。操出涕於紹墓。九月。操領冀州牧高幹降。辟崔琰爲別駕。謂曰。按籍得衆三十萬。對曰。冀方塗炭久矣。獨先意甲兵。豈士女所望哉。初起時。操紹相謂。紹曰。北盡戎狄之利。南據河以爭天下。操曰。苟有道以任天下之智力。其非無之不可。冬十月。李東井。十二月。操攻拔平原。譚走南皮。公孫度卒。子康襲行郡事。丹陽賊殺太守孫翼。而妻其妻徐氏。召劉馥於合肥。徐盟侍養者。墮服爲期。拜交而斬之。以其首奠。且全郡侯權。以智成節。而國家賴之。烈若徐者。不媿婦矣。

東書

卷三 東漢獻帝

全

十六年春正月。操斬譚南皮。郭嘉請辟四州名士爲掾屬。焦觸逐袁熙。以幽州降。熙尚俱奔烏桓。夏四月。黑山張燕降。冬。高幹復絕於操。守壺關。十七年春正月。李北斗。操擊斬高幹。尙出烏桓師。欲復地。操鑿平虜泉州渠。通運。

十八年春操侯其功臣。擊烏桓沮行者曰深入啓荆師。郭嘉曰備表不相任用尚因陽頓招其死主之臣。青冀非我有已遂輕兵兼行大無終雨澤道虞守蹊要田疇導出盧龍達柳城秋八月登白狼山擊斬蹋頓降烏桓衆二十萬尚熙奔遼東公孫康獻其首九月還寒旱士糧馬噉水乃賞前諫行者以乘危爲幸也田疇辭封曰未遂本志敦論乃受議郎表不從備襲許操還而悔備曰事會無極無失後圖可也冬十月李鴻尾曹孫業垂成士爭效矣有獨潛隆中靜志濟世不苟身輕出者琅邪諸葛亮也管樂自比司馬微謂識時務俊傑龐德公徐庶並推異焉

史書 卷三 東漢獻帝 全

備涉俗索契聞伏龍鳳雛者莫得與共安天下庶謁備與論士然後知孔明臥龍也枉駕三顧而後得見姚伯子嘗卽其陳志矢謨而知取天下有局變化在亮胸中者具矣雖有遠志必近其基操兼北土定策取荆披揚益而左右播歲月一統矣由關入蜀而東浮秦用之并楚者權合荆益偏完而後無虞北首荆和吳則掩洛踪許爲捷兼益駐雍而東開關是高帝舊軌也璋表有基而昧其用權之瑜肅達者而隔黃祖操未并荆則備勢猶可從萌芽張也故亮策備不必急與操角和吳以收荆益而天下可定者柄在我矣故曰漢室可興斯言也豈三分鼎足局者乎使備

得早聞牧徐卽務治而不惡戰爭英雄豈遂無用武地故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失之而死得之則生也會飛羽不悅明以告之

十九年春正月操作玄武池肄舟師孫權取江夏斬黃祖其寧之謀也寧不用於表而祖凡人畜之故贊權西師夏六月操以爲丞相罷三公官崔琰毛玠爲其東西曹掾舉士以清正敦實斥華或謂過矯然財訕於荐亂儉之義爲隨時也操主簿司馬朗弟懿有時名不應辟脅以取首而出之爲文學掾督有城府之幽操眷日深而不覺馬騰徵爲衛尉子超猶統其衆秋七月操伐荊州

史書 卷三 東漢獻帝 全

孔融以古制建論王畿千里正人多附操惡其議且逼已而族之劉表以後妻移愛出長子琦江夏太守而卒寇張其郊矣少子琮嗣當操之至刺越之徒競進亡策曰將軍逆抗順弱抗強恃備耳然備不足以當操荆在曹備卽足以當操荆且在備不在將軍也九月獻州新野操遂進及於宛或勸備攻琮取荆備不忍背表托泣墓而行比至當陽人士義而從者十餘萬行且須曰濟大事者在人衆不可棄遣羽乘船期會江陵王威言於琮曰將軍降而劉備走及其無虞也得奇兵數千威監諸險而操獲矣故勝敗相倚惟難其人操輕兵及備於當陽長阪備棄妻

子走徐庶以母獲辭歸曹飛斷後據橋瞋目決死操乃却到夏口雲抱禪與羽偕會劉琦亦以萬人至亡地而衆爲義用操進軍江陵大收士而益州別駕張松致款不獲禮歸則勸璋結儔冬十月朔日食劉表之喪魯肅請以弔弔若表子降心從備可盟好也如有違離圖之及此時得命急行而荆已降迎備長阪致慇懃且言權明仁可依也新備自結共濟定交於亮引子瑜友也孫劉之好惟肅始之備住樊口操將順江東師亮從肅見權榮桑激語觀權而權沛然曰豫州抗志濟世孤願以全吳共人制也計今非豫州莫當操者其如新敗何亮曰長阪雖敗戰士還聚關羽水軍皆精甲也加以江夏則任戰者數萬矣操敵士爭利日三百里瘁爲殫弩之末且水戰不習荆兵心叛將軍協規破之必矣二分鼎足機定今日權然有賞於亮言操張權書曰水軍三十萬造吳會獵張昭中怯會羣臣色沮謂長江失險則議迎惟魯肅謂誤國者不足與計事周瑜自鄱陽召至謂權漢賊今送死耳馬韓之後忠不恤舍馬趨舟敗道多矣馬寒乏藁士久生疾孫權乃知真賊不兩立援刀斫案謂言迎者如之瑜卽夜謁敵實曰羣臣襲虛聲耳精兵五萬當足取勝權乃拊瑜背謂天以卿子敬贊孤彼乃各顧其妻子撤親衛士僅得三萬周瑜

史書

卷三

東漢獻帝

七

程普分左右督以遇操於赤壁是時孫劉師數蓋略相當操師少却陳舟北岸銜艦相接黃蓋曰可焚也降約而具火舟旋風北進傳者火延陸營並燬而師迫之操羸士籍泥以走華容道而危不免可以知勝敗之數矣備瑜並至南郡操留曹仁守江陵樂進守襄陽而還瑜大破仁兵遂相拒北岸十二月權圍合肥備表琦荆州刺史下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備所取郡荆之半矣廬江帥雷緒以所部歸亮拜軍師中郎將督及郡稅職蓋委之兼統權分丹陽會稽置新都督齊初爲其郡太守破賊林歷山也二十年春合肥不下權欲突敵張紘曰是偏將之任也願抑勇而思王略三月以救至還秋七月操軍合肥開芍陂屯田冬十二月還周瑜走曹仁以南郡太守屯江陵程普呂範呂蒙之屬皆阨上流要津既退北師其勢固欲全據江流以爲固劉琦卒備表權徐州牧權亦以荆州表備然四郡者其所固有爾備駐公安婚權妹而易陳兵非所樂也斯時也瑜蓋伎備功矣然操使招瑜不從歟其雅量張遠留合肥夜驚令曰坐者不反靜而首謀得二十一年春二月朔日食冬十二月操還三縣爲議曰以損謗議夫獻有天下操擅之適豈在食縣四其言離兵且爲人制慕虛名者陷實禍是奸雄本謀耳操嘗比德周

史書

卷三

東漢獻帝

八

公世固不爲欺。乃矜霸功曰桓文。夫桓文定周而退共侯職未嘗攘土王室而專其政。操未既篡者三雄未下。畏其問罪之師耳。備狹分郡。謁權京口。求都督荊州。曰藉其土實以給客也。瑜表權留參之。而分部其各將。無假蛟龍以雲雨。備還聞而噫曰。孔明前慮之矣。予則蹈險。然勢不得已也。瑜謂權。操敗且內潰。其憂在腹心。連蜀漢據襄陽。構其中而蹙之。蔑不濟。未發而卒遺。則舍操而惟備。秦虎之憂。姚伯子謂呂蒙潛圖直瑜啓之。魯肅代荊州乃借。龐統以未陽令爲備治中從事。所謂鳳雛者也。故肅亮並薦之。又儕爲軍師中郎將。交州險遠自全。士氏並守。

史書

卷三

東漢獻帝

全

四郡交趾太守士燮之得民歸也。權置步騭以啓南服。二十二年春正月。操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以副丞相。操之不復判師者。爲根本計。則次當先閑而後隴。三月遣擊張魯。諫者虞驚閑中。不知操笑盡其變。故不示人以幾也。操師則十部俱起。秋七月。親從韓馬於潼關。八月。徐晃朱靈渡蒲阪入西河而營。以東之潼者。操也。每到一部。人懼。操喜曰。聚其無主而殲之一戰也。九月。涉蒲以甬道達渭浮橋而南營。一爲不可勝。而一示弱。敵入其筭矣。故詭而疑之。以大敗超。遂追奔至於安定。是操固先閑中者。然瑜之策。操者不死亦不得遽用。南州初定。非山越。

蠻苗之既輯。無能北征。益震於不守。且鬱傑者之用思。軍議法正別駕張松。有備志者也。啓璋迎而攀。張魯主簿黃權曰。一國二君。必危主。法正得使。則爲備決策。龐統惡贊之備。惡失信。不可曰。我之異操者。彼急而寬。彼暴而仁。彼詐而忠。人迎而我取其國。信惡在。統曰。藉之定天下也。已還之大封。惡乎不信。備西孫夫人將以禪東。飛雲截還禪。孫劉之隙微著矣。璋會備於涪。松正請襲之。坐。備不可。故璋以善歸。

史書

卷三

東漢獻帝

全

二十三年春正月。操還。則劍履入朝。不名不趨。夷馬騰三族。秋。孫權徙治建業。今南都也。備嘗壯其形勢。曰。鐘山龍驤。石城虎踞。然許洛遠矣。利守而不利戰。權作濡須塢。或言過計。呂蒙曰。先事豫也。冬十月。操南師。董昭議九錫。苟或不可。勞軍而耽路。當時以操隱誅之也。夫或謾魏者。歸其死於漢。祇爲異而已。十二月。李五諸侯。備止葭萌期矣。布恩以俟。鸞猶杖信也。龐統陳取蜀三計。曰。不且大困。會權徵救濡須。備使請資糧。蓋用統中策。恭之罅也。璋不悉從。則惜財吝賞。聞而士怒。璋誅松絕閑。然後名其無禮。召斬白水將。進據涪城。二十四年春正月。操至濡須口。權以整禦遺之。晨春水方生。足下不死。孤亦不安。操還。懼權略其民也。命徙濱江。則

自廬江至於廣陵皆驚而東渡。合肥以南惟皖城江淮蓋
既脫已。夏五月，操爲魏公，加九錫，封包十郡。璋使拒
備者吳懿、李嚴、費觀皆相繼降。進圍雒城。諸葛亮聞而與
飛雲泝流，羽乃獨留守荊州矣。秋，馬超以羌胡入涼州，
敗夏侯淵之師，或乘其出戰也，閉城戕其妻子。乃奔漢中。
魏既稱公，則立宗廟社稷，置尚書六卿。

二十五年春，馬超圍祁山，夏侯淵却之。三月，魏公位諸
侯王上。呂蒙枝皖屯曰：田肥美，不可使魏增其衆。夏五
月，雨水以破皖城，而盡俘之。蒙乃以廬江太守屯尋陽。
飛克巴東，壯太守嚴顏而釋之，分道雲從外水，各定所歷。

史書

卷三 東漢獻帝

生

迄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而二道之師並會矣。馬超亦自漢
中來降，使簡雍入言城中之士，尚可戰且守也。璋不忍以
民鬪而出降，備悉怒，使以振威將軍居公安，致禮焉。使大
業基定，其所成信於璋者可知也。備入領益州牧，授亮
軍師將軍，用人惟才，不舊以疑，不仇以忌。若劉巴諫迎黃
權堅守，其顯用也。薄太守許靖之謀降，法正曰：雖虛譽人
望也。而改禮焉。憂軍用，巴請更幣爲官市，或請賜名田宅。
趙雲曰：大愁未除，民安其業，乃可征調。法正明恩怨，而亮
不禁曰：公安北畏操，東堤權，而夫人伏變肘掖，非孝直孰
使之翱翔哉。登馬璋之無政，而嚴其節曰：法行乃知恩，爵

限乃知榮，惠必由威用也。備嚴酒禁，誅及釀具。秋七月，
操南師冬，斬抱罕、宋建、羗平。魏公入女爲貴人。十二月，
以謀魏殺伏完。曰：后有書焉，兵入宮，后逃匿，華歆破壁取
帝，顧后被髮徒跣而過。曰：吾不知所畢命矣。遂弑之。及二
皇子。

二十六年春正月，曹貴人乃爲后。二月，操西師。夏五
月，韓遂爲其下所殺。赤壁捷後，權卽謀西兼，屈備正辭
而止。既有益以備爲請已也，使言還荆。曰：得涼以相付，權
謂誑言引歲。置長沙、零陵、桂陽長，則備所自取郡，羽殺所
置呂蒙，攻取其執直耶。備至公安，遣羽爭魯肅從諸益陽。

史書

卷三 東漢獻帝

生

爲單刀之會，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破賊，
豈得無一塊土斯言也。孫劉之曲直定矣，而肅曰：豫州不
當一技。夫微禁三萬，備衆無不及焉。且非劉爲角，不協之
音，喻能讓首進師乎。備德在民，自表時。荆爲劉有，衆心所
愜，肅之言於茲屈矣。及操攻漢中，從湘東西分，則除前忿
而固後約，亦當從茲始矣。諸葛瑾往來成言，見亮不及私。
秋七月，操克平陽，張魯封府庫，奔巴西。司馬懿請卽取
蜀，操曰：人苦不足，劉曄曰：少緩，不可幾矣。諸葛孔明治而
有羽飛之將，守要民且附之。居七日，聞一日數十驚，操以
問曄曰：小定矣。守以夏侯淵、張郃而還。八月，權攻合肥。

敗還。冬，操置名號侯以賞軍功，爵而不地，自此始。黃權請迎張魯，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是割蜀之股臂也。往，則魯作降侯於魏，而巴置三郡矣。」皆擊破其守。

二十七年夏四月，操進爵魏王，而尚書崔琰殺，謂語若有刺焉，影動休疑，故裝腹心以陰賊。五月朔日食。裴潛為代守，安輯烏桓及於北略矣。南單于入朝，因留之，謂內地居患其蔓而為之制也，部立貴人而漢選其司馬，單于衣食如列侯矣，孰知華之不可使習也。五胡之慘，漢魏所胎。

二十八春正月，操進攻濡須，相持三月而還。權遣使史書 卷三十一 東漢獻帝 六

稱降，非有崩敗而降，氣從仇圖羽之謀兆矣。始正而卒邪，故三國者，權之志也，其處劉也，其扶曹也，以成之也。夏四月，操車服警蹕。初，操妻丁氏以哭子昂哀廢之而登下，不彰植彪皆所生也，才植而欲立之者數矣，賈詡動以本初景升冬十月乃立丕，魏王太子丕之保儲也。謀主吳質而丁儀揚修阿植而覬焉，儲定不喜至抱辛毗頸，毗女憲英聞曰：「魏且不昌，代君而不戚主國而不懼。」法正進言曰：「操失漢中之勢而遺守，是天以漢中與我也。」急進勿失。張飛馬超吳蘭屯下辨，魯肅卒，呂蒙代屯陸口。同仇者亡，而叵測鄰矣。然羽嚴蒙而不失防，陸遜悉平山越。

二十九年春正月，金祿問操之居鄴也，謀南連關羽以扶帝，不克而死。姬伯子曰：「惟人未忘漢也。」尚祿則權斯下。三月幸東方。夏四月，操遣子彰擊代，上谷烏桓命曰：「受事君臣矣。」王法從事也。備擊張郃，不克，急書益兵。亮以問從事楊洪，曰：「無漢中，是無蜀也。」存亡此其機，何疑？亮以領蜀守，洪薦何祗，即守廣漢。秋九月，操至長安。

三十年春正月，備斬夏侯淵，定軍山杜襲收其衆，以授張郃。二月晦日食。三月，操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備拒險老之。黃忠期絕北山之運，趙雲為過期，出偵，十騎耳。

操遇則突戰，却引還營，則門啓而靜。操退，則射發，蹂踐推史書 卷三十一 東漢獻帝 七

突，操士所以多死也。夏五月，還備，遂有漢中，所別遣孟達下房陵，養子寇封降上庸。操徙武都氏扶風天水。秋七月，備即漢中王位於沔陽，立左右前後將軍，羽飛與黃忠馬超並列矣。委鎮於太守魏延，還治成都。羽耻非伍，費詩言肅曹之下韓彭也，乃拜命。蜀漢可控關隴，出荆師，挺洛許之胸，則應者勢牽而功易成，定局也是時，羽使糜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而攻曹仁於樊。八月，霖雨溢，漢羽擊斬龐德，降于禁七軍，船攻其避水也。樊城多壞，仁謀遁，滿奮曰：「郃有羽將矣，去則無復倚者，河以南皆危。」乃沈白馬而守，然別將實取襄陽，許南還應，威振華夏，乘輿

勢而扶之以義也。後世於斯時也，疑備不東，駐厚其抵姚伯子曰：「豈西謀關中耶？」操以杜襲爲留府長史，駐關中。畏羽遂得帝，而與漢議遷許。當是時，西備關南，虞、荆、幽、冀之懷來，未決也，使權全力震其東，勢必落於四披，而司馬懿、蔣濟度權忌羽，爲操謀，餌以江表，使躡其後。權方謀取徐地，因是改圖，且入呂蒙言：「襲荆，全長江之勢。」蒙歸疾而代之，陸遜以非羽所忌，解其嚴也。羽安遜諛言，既撤屯兵，以赴樊圍。冬十月，呂蒙督兵至尋陽，賈服行舟，盡縛屯候，故降芳士仁，而羽不知。徐晃救樊，逼羽圍而營，與仁地道飛箭相通。操出漢中，駐軍陵陂，勝負之數且變，而權賊羽之陵至。操使射樊城內外，故仁守不可破，而羽敗於晃，退則無歸矣。衆以大潰，退保麥城。十二月，以走見獲，而荆屬孫氏矣。羽殺家，遂死疾。權釋于禁，還璋益州牧，璋旋卒。操表權驃騎將軍，南昌侯，領荊州牧，猶漢臣也。上書勸篡，厚父兄矣。討陽人襲許者，誰人耶？且爲操劉歆，何如爲備實融？操以書示外，引勸進者，遂崩。度天命曰：「爲周文王乎？」是權罪也。

三十一年春正月，操卒於洛。二月朔日食，不立而思舊怨，廢植安鄉侯，殺丁儀、修則先死誅矣。立法令，宦者不過著作，九品官人，置州郡中正，蓋易姓已急，故改物

史書

卷三

東漢獻帝

三

史書

卷三

東漢獻帝

三

而不能需。夏六月，不還譙，大發，倣於沛、南陽。孟達劉封不協，達以上庸降，不爲新城太守。亮請誅封，以失郡憂。其將爲禪患也。冬十月，不廢帝爲山陽公，魏改漢祚，篡也。文以禪自是始也。還操武皇帝，廟曰太祖。山陽公嬪其二女於魏，欲改正朔，辛毗曰：「行夏之時，遵孔可也。」詔將軍夏侯尚以作福，作威，殺活人。蔣濟曰：「臣今聞亡國之言，不文而治才劣，奸位祗政，相望使孫劉不相敵，而北向問罪，莫之禦也。」是歲，蝗旱，民飢。十二月，魏營洛，將都焉。令徙冀戶十萬實河南，以辛毗固諫，而止其半。然東京自卓後，環草萊荆棘，不爲疆幹也者，而以民勞。姚伯子曰：「吾終始漢事，深忘治亂之關，民生大也，累世靖阜，然後父子承育，以繁其類，兵亂彌，死無逃所，若鳥獸之離蒐，備邑墟族殄，存者幸爾，嗚呼哀哉！」平帝元始，民戶以萬計者，千三百二十三口，幾六千萬。桓帝初，戶倍而口不加，其世浸末，而喜析，則自卓首禍，終獻帝盡民而爭者，幾三十年，至晉合一，然後得魏戶六十六萬，蜀二十八萬，吳五十二萬，共百四十萬餘，爲十之一。然息於地定者，且五十年，常有倍差，是遺種此三十年間者，百無一二也。天之立君，以爲民，而至爭無民之地，則所謂豪傑者，豺虎而已。黃巾、黑山，所勦掠皆在中原，而操又爲虐首，故拓地雖大，不若吳蜀。

之有其實。漢起高帝漢元年乙未中更新莽帝玄再興於光武以至獻帝庚寅前後二十四帝四百一十六年纂於魏。然明年昭烈承嗣西方。固高帝所始封而肇基之也。昭烈系出中山境與光武同宗景帝。

史書

卷三

東漢獻帝

七

史書卷之三

史書卷之四

貴池吳應箕次尾監定 休寧姚伯子允明

三國

姚伯子曰漢其義也三其實也。

昭烈皇帝

辛丑夏四月漢中王卽皇帝位章武紀元而魏文黃初二矣當時獻以遇害聞發喪制服遙爲孝愍之諡諸葛亮於是爲丞相立宗廟祫祭高帝以下孫權徙都武昌實鄂國魏用家人禮祀太祖於建始殿封孔氏宗聖侯罷錢而用穀帛晦日食魏始不以災異免三公漢爲羽

史書

卷四

三國先生

一

報先東伐趙雲曰國賊丕也魏滅權必自服順民心扼河渭討篡逆當在今矣而構兵於吳魏討必稽不聽飛自關中以師會戍於其下權請和荒言耳未聞有所效以謝荊州及羽也故帝不許進軍秭歸其衆四萬權以五萬人使遜以大都督拒之而臣魏劉曄曰吳蜀不保小而自關天亡之因降而襲之吳亡而孤蜀亦不能以久存矣故計不可不審也連進建霸王之業兩關有駢亡之費幸丕未聽然三國之局自茲定矣冬十月魏徵管寧於遼東至而不受爵魏使策立吳王駕入其門諸臣不勝辱而泣趙咨如魏拜封以征吳問對曰守禦之具固也徵及大貝

明珠犀象玳瑁異香珍禽吳王具貢其魏帝。吳輔太子登以四友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其選也。魏置護鮮卑烏桓校尉時強者鮮卑軻比能最。

壬寅二年春正月朔日食。二月魏復置戊己校尉不衆而地廣財將匱於四夷之繁費兵且以分守弱此魏所以負大而常爲吳蜀雌也。黃權請先驅曰進易退難使督軍江北而帝南駐獠亭使馬良以金帛授爵五谿蠻緣山絕嶺營七百里。三月魏王子弟寄地空名而更以設衛置監意在制之隱過聞疑歎不若匹夫之樂。陸遜老漢師夏六月軍罷木石之間帝引出伏兵遜焚其營而不能救矣保馬鞍山而復蹙之夜入白帝城蓋大敗而軍資略盡是以雖有孔明之治十年而不克北師傳容殿衆而後滅然吳不復攻亦畏魏乘亮聞敗而憶法正曰使正存必止行行且不敗魏文帝以連營知吳捷也。秋八月黃權降魏蜀道絕也。九月魏制奏事無及太后后家不得輔政皆監漢而爲防也然治以愈促者戰國不能無外權諸防密司馬氏乃得擅其兵而專用矣。魏后以郭貴嬪殺潛引春秋無妾爲夫人之禮。魏伐吳徵質曹休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圍南郡曰登朝到而夕還兵吳告絕冬十一月文帝乃自將晦日食。十二月吳來聘報其使。

史書

卷四

三國先主

二

史書

卷四

三國先主

三

癸卯三年春吳將呂範入魏軍斬將獲生以還曹休不能追。朱桓朱然之守皆五千攻者不克喪師破屯幾以大敗魏師退漢以敵於關吳而不能乘。夏四月帝疾甚召丞相亮而屬太子焉曰君才十倍曹丕其終定大事舍吳而專於魏討賊其志也。又曰嗣子必不可輔則自取亮矢以死各明其心而已勅禪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丞相其如父帝王致治本已挈矣喪還葬李嚴留鎮未命以副丞相者也。亮封武鄉侯領益州政事咸取決焉帝委身而不疑三代嗣主之克令終者其初未聞如斯之純也。丞相於是約官職修法制集衆思廣忠益破嫌疑啟違覆明董和十反爲參署規勞以幹治簿書必親蓋錢穀刑獄制國尤宜慎其用也是時魏具三公不親事任而政以賴姚伯子曰明大者必窮其細規遠者必謹其近孔明蓋知制治之源。其不卽北伐者雍閭爲亂於永昌郡人孟獲扇焉將牂牁越嶲以動故安民焉先使鄧芝修吳好吳與魏絕交遂定去掖患而獲左手之用此孔明初志也。

後主 蓋未踰年而改元。

甲辰實建興二年也爲魏文帝黃初五。夏張溫報聘鄧芝復使吳王曰二主分治其幾乎對曰定於一主其天道

也。如魏并。犬王識天未深戰爭且始矣。吳王喜其言。就東道既通。遜亮之書相及也。荊州置吳鹽焉。秋八月。魏文帝伐吳。浮淮達廣陵。遙望城樓數百里。歎武騎千羣爲無用。時吳將徐盛則衣葦植木爲之耳。兵未交。摧舟而走。暨艷爲吳選部。爬抉及幽隱。陸瑁曰。漢高棄瑕其時。而汝穎月日乎。冬十一月晦。日食。

乙巳三年春三月。丞相南征。以問馬謖。謖曰。險遠未易以勢服也。動則乘虛北濟於斯難。夫戰攻心焉上矣。夏五月。魏伐吳。顧雍相吳。詳密以爲功。邊將多言掩襲。雍曰。邀功名以爲身。非國之利也。王常爲酒還。每宴雍以嚴

史書

宋印

三國後主

四

示。秋七月。漢師入自越巂。斬雍閭。生致孟獲。示而遣之。七縱七擒。乃嘆天威。保不復反。蓋用謖策之服其心者也。卽四郡渠帥爲官吏。兵不屯以生之許。自是一意北伐。而無後虞。冬十月。魏水舟廣陵。文帝望江濤而嘆天之限南北也。還隘於孫韶。喪其副車羽蓋。

丙午四年春正月。李嚴移屯江州。始謀出矣。陸遜請屯田。吳王曰。孤親服八牛。以當四耜。初文帝妻袁熙妻甄生子獻。而袁郭后之讒。暨后無子。獻無母。相養而親。然太子以故不早立也。夏五月。疾篤。乃屬諸大將軍曹真。鎮軍陳羣。撫軍司馬懿。輔之。而歿。懿當明帝時。魏兵柄三世任。

之矣。而加之以受遺。丕雖幸免漢討。然三加吳。皆喪師使亮不承敗。得聲罪其初載。而能亢乎。明帝立。以爲世祖。然其治才可親矣。劉曄與明帝語。謂秦皇漢武儔。而無其才。秋八月。吳王圍江夏。不克。司馬懿敗諸葛瑾於襄陽。海南貢吳。

丁未五年。魏明帝太和元春。大營官室。全漢擬侈。規制而民已勞。司馬氏安受其驅已。三月。丞相亮出屯漢中。欲外圖中原。而內難主德。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書。惓惓於親賢人遠小人。治亂之原。陳戒若斯之明也。掾姚伉並進文武。亮以爲忠益。孟達謀歸。書數通

史書

宋印

三國後主

五

冬。魏興太守申儀聞其謀。八日。司馬懿之師薄其城下。達事是以未集。

戊申六年春正月。新城破而達歿矣。漢師出。司馬懿延請輕兵五千。入關以待。怯夏侯楙之不能守而棄城也。亮危其計。大軍用坦道。攻祁山。降天水南安安定。而關中響應。假一勝之威。秦地次第舉矣。其不行危。成算先定也。明帝至長安。張郃爲拒。魏朝且莫知所爲。而馬謖有街亭之敗。則舍城據山。以違節度。而水道絕也。亮拔西縣千家以歸。三郡乃復爲魏。既斬謖。亦以無功自貶也。詔右將軍行丞相事。乃減兵省將。明罰思過。進天下共攻其缺。失民以

忌敗攻天水時得姜維使典軍事。魏城陳倉守以郝昭。夏吳誘敗魏曹休賈逵引東關救之而後得拔歸。冬十月亮以乘勞出師而陳倉之守不下持二十日還以糧盡斬魏追將王雙。公孫淵受魏命爲遼東太守。

已酉七年吳大帝黃龍元年春亮伐魏拔武都陰平乃復丞相。夏四月吳王稱帝明稱周瑜功張昭欲進辭大帝曰如公計乞食矣追堅武烈皇帝策長沙桓王。告至遣賀而盟曰滅魏分陝。魏明帝不卒而有二子秋七月乃制嗣大統者不得顧私親而嚴其誅禁。九月吳遷建業陸遜以上大將軍輔太子守武昌。冬十二月丞相徙管南山下築漢城樂城於沔陽固城。

史書

卷四

三國後主

六

庚戌八年春吳求夷洲置洲於海陸遜曰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若何冀益不毛而危民以風波也既待者不足更所喪將以無功誅矣。節義窮魏士始更之以放達遊聲相高而自矜也。尚書詔葛誕中書鄧颺品題有四聰八達三豫而人趨風矣司徒董昭以浮華不可長也雖嚴郎吏課試免誕颺然漸習爲玄虛不事事而不可禁。秋七月曹真請自斜谷入司馬懿泝漢以會斯師也堅其毒漢也莫銳焉矣未行陳羣貳議於糧運丞相以故次固城使李嚴待諸漢中八月魏師半道而追還則華歆楊阜王肅紛奏

兩爲艱也。姚伯子曰魏居戰國之勢而大道自弱豈真修王事哉其志秦於嬉耳故華歆亡郡於名高其道乃以爲魏宗君臣之不強立亦甚矣。明帝至許昌諸曹文書不省儒者多以爲是姚伯子嘆當時厭事之端又自上開之冬十二月吳攻合肥而偽退滿寵不罷所召兵故無功。

辛亥九年春二月丞相圍魏祁山以木牛運時司馬懿督關中矣留費曜戴凌精兵四千自守上邽悉衆張郃使救祁山亮留圍兵而趨之破郭淮費曜以與懿遇於郿東依險不戰尋之鹵城則又營山賈詡魏平斬之以畏蜀如虎也夏五月郃攻南圍不得已自案中道大敗而保營甲首

史書

卷四

三國後主

七

三千爲獲是時漢取魏麥然以糧盡歸猶斬張郃木門姚伯子曰懿於是役也勝算獨恃糧。東阿王植傷於魏事而上書曰夫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也存共其榮喪同其禍者公族也今公族疎而異姓親矣大權之所在皆足生亂齊之田晉之趙豈同姓也哉乃今宗室諸侯朝明年然終不假之權。祁山餘志而歸也蓋李嚴使參軍論指既則謂餉具足乃廢徙之梓潼。冬吳誘敗魏將王凌十一月晦日食。

壬子十年吳改嘉禾春吳遣如遼求馬虞翻時以非仙貶交州矣非國利之言以聞而徙之蒼梧。魏討通吳於公

孫淵無功。秋還。侯吳使於成山而擊斬之。大帝乃思翊言。滿寵徙合肥於新城。曰：「我依險而引人於平地也。」

癸丑十一年。魏改青龍者。明帝觀龍摩陂井也。公孫淵表爲吳臣。使備物九錫爲燕王。往者萬人。張昭諫曰：「淵懼魏討得吾使者以明信。至且改圖不聽而稱疾。大帝怒。土其門。昭重築其內。夏閏五月朔日食。六月吳策至燕。淵傳二使首於魏。以取大司馬樂浪公封。大帝怒不復於航海。然後思昭之見早也。遣謝因過而呼子布。猶不應。藝門以出而載之。吳餘使秦旦張羣杜德黃彊與其兵吏六十人分置在玄菟郡。謀曰：「是可焚以報國恥者也。」爲所覺。則間達句驪。以其王位客稱臣而還。吳攻新城。滿寵潛騎合肥。大帝耀兵而敗之。祁山歸。而勸吳。吳以木牛流馬運米斜谷。緝治邸閣。患民者三年。蓋聯秦而圖以一戰定也。

甲寅十二年春二月。以伐魏約。吳同時大舉。三月山陽公卒。魏還以帝謚曰獻。而嗣爵者延世及於永嘉。夏四月。魏大疫。漢進軍渭南。懿渡渭爲壘。亮出五丈原。遇郭淮壅北原。卽止營。分屯散耕。渭濱之居民相雜也。算周而計定。故小利不爭。百姓安堵。五月吳三道出師。大帝親至合肥。滿寵欲守壽春。以致吳。明帝曰：「先帝東置合肥。南

史書

卷四

三國後主

八

史書

卷四

三國後主

九

守襄陽。西固祁山。敵卒不踰之而進者。地有所必爭也。乃益懿守兵。而自將欲與吳決。會大帝疾發。而命大還。漢以不得戰。遺巾幘爲怒。懿陽表請出。辛毗之節立軍門。若有制之者。姜維曰：「魏不出矣。當是時也。漢人忘出。魏人忘敵。惟亮能以德攻也。一戰而勝。民必爲簞食壺漿之迎矣。懿窮於人事。庶幾在亮之或不年。故使至。而徒以食卜也。得其食少事煩。曰：『不久矣。』秋八月亮卒。而漢事已矣。謂非天不可也。夫孔明才治。而蜀制疏闊。軍旅之事。有急焉者矣。使戡定而後盡規。羅英四海。而前治爲監。王佐之才。必有可觀於垂世者。且蜀不可以備官治。猶天下不可以一隅規。先取克敵者。勢也。亮當疾篤。帝問代。曰：「蔣琬費禕。其次無人焉。」亮作退軍節度。使楊儀將而還。喪懿追。遇儀反。旆則遠遁。時諺云：「諸葛走生仲達。亮所止有八陣圖。」懿按行。歎天下奇才。夫木牛流馬。筍織輪細。易敗難成。雨澤陷矣。亮取急一時。故制後廢。而兒童以此知亮。歎君盜國如懿者。安知伊周事業哉。其奇八陣圖也。亦猶兒童之詫木牛流馬也。漢傳忠武侯。歿日內無餘帛。外無餘財。所以激勵國人。勉成功業者也。李嚴以發病歿。曰：「後莫吾用。已技尉。廖立以負才。怨譴廢徙。亦垂涕而歎。終身左衽。其服人之心如此。自是吳不能獨進。故魏無道內潰。而莫之乘。」

魏延愧爲楊儀斷後。作亂。儀亦以驕功自殺。乃以吳懿督漢中。蔣琬尚書令。總統國事。琬常足兵食。亮歎其忠。故遂以代。漢吳各增守兵。諸葛恪請丹陽。曰。地險民助。治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報。冬十一月。洛陽地震。乙卯十三年。夏。蔣琬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尚書令。皆登亮薦。帝至是爲不可及。然二人者。靖民而已。十餘年不出者。度時而亦以自審也。魏作洛陽官。昭陽太極總章。高十餘丈。不恤民窮。增宣其侈。陳羣曰。今所統戶。不當全漢一大郡也。能堪此役乎。欲平北邙。以望孟津。辛毗曰。河溢無禦。且盪洛宮。耽內婦官數千。而未已也。殺鹿者人償。而增以沒入。所表地則周榮陽數百里。苑禁禾種。以充獸藁。秋七月。崇華殿災。太史令高堂隆曰。天從民也。八月。卽復立九龍殿。其地庭引穀流。而極水巧。欲亟其成也。而躬之督。凌霄始構。而鵲巢。隆以爲規曰。其他姓居乎。魏刺鮮卑阿比能。張掖涌石負圖。牛後七馬。其文大討曹。易代之事。天明示矣。而魏以嘉祥頒天下。魏馬易吳珍。大帝曰。玳瑁珠璣翡翠。在孤爲無用。丙辰十四年。春。吳鑄大錢當五百。夏。武都氏苻健降。冬十月。李太辰。又李東方。丁巳十五年。春正月。魏改景初者。黃龍見。高堂隆附以應。

史書

卷四

三國後主

十

土德而改丑正也。夏。魏制三祖不毀之廟。而烈祖自延公孫淵惡言聞於魏。秋七月。母丘儉以幽州兵軍其境。而徵之。不應。且逆敗魏師。交於鮮卑。而稱燕王。冬十月。魏營園方丘。南北郊。以祖虞。而冒祀非類。諸葛恪爲北威將軍。丹陽之功成也。其術不順者。絕其食。來歸者。厚爲撫而已。然初謀無信其功者。魏徙長安。重以美洛觀承露盤。折金人止霸而不進。則鑄翁仲鳳凰列司馬門。時殿內。以補秦漢所未足也。穹窿幽邃。其芳林園。以象山林。而草木禽獸之錯列。充物者皆珍奇。言者日進。而耳置之。高堂隆遺啓曰。黃初異鳥育於燕巢。應有鷹揚之臣。恭詩諸王。使典兵。庶有翼乎。戊午十六年。改延熙。吳改赤烏。春正月。魏以用師遼東。而召司馬懿。授兵四萬。曰。道遠用奇。亦以力也。淵復臣。吳求救。魏損名以浮華。吏部尚書盧毓曰。士良敦慕善。而後有名。非所疾也。但吏選當考其後效耳。吳鑄當千大錢。夏六月。淵使慙遼隧以禦魏。懿曰。此老我也。爲疑。而自北潛濟。至於首山。遂隧之屯。還而破矣。進圍襄平。秋八月。破斬淵誅吏士至於七千。而築京觀。則已暴矣。冬。反。蓋期年之師。吳中書郎呂壹以爲讒誅。時大帝老而鄰猜。故使索班於文書。而將相多不安其位。蔣琬出屯漢中。尋

史書

卷四

三國後主

十

加大司馬。或譏憤憤不及前人。聞而曰。適得吾實。劉放孫資典中書。三世矣。蔣濟疏。詆內權太重。而明帝寵有加。大事尤待參決。帝疾。子芳時年八歲。初以燕王宇爲大將軍。副之夏侯惇。曹芳。曹爽。奏明而不及懿。或有見焉。且崇宗臣。固魏利也。唯獻肇惡放資蠹政。欲去之。而言不密。故二人者。先手於薦懿。而易置之矣。懿時在汲。方還也。有聞而馳洛。

已未十七年春正月。懿與爽及受遺。而後明帝歿。芳立。則竝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遺詔罷興作。然明帝妃匹之際。更難言矣。虞元妃也。卽位舍旌。而后毛嬪人言曹氏好立賤也。及郭有寵。而毛賜歿。郭之后乃在其疾時。夫芳立而曹實以然。明帝之亡。政則多矣。二月。爽入何晏權。不可外委之言。陽尊懿以太傅。而奪其實。將軍侍從皆以其弟。及所親愛。冬。魏復夏正。

庚申十八年。魏主芳之正始元。冬。吳飢。

辛酉十九年。夏四月。吳伐魏。無功。其出師也。殷札曰。乘天所大棄。當老弱駢出。無煩再舉矣。不聽。以輕行。故微敗而退。吳太子登卒。蔣琬徙屯涪。曰。水陸之會。鄧艾行陳。至壽春。曰。陳蔡土下田良。夾淮屯士五萬。通之六年。十萬之衆。給五年之食矣。魏以置淮南北屯。廣漕渠。蓋歲存

者五百萬斛。

壬戌二十年春正月。吳立子和爲太子。而魯王霸並居匹嫡。其傳是儀請出主正其敘。不聽。分官別寮。黨以隙成。癸亥二十一年夏五月朔日食。旣。冬十月。王平督漢中。蔣琬疾。費禕以大將軍領尚書事。魏徙屯新野。王景之言曰。自宛至襄三百里。急不能赴。

甲子二十二年春二月。李勝鄧鸛造謀立威。而征西夏侯玄。爽姑子也。三月。爽因之。合師十萬。自駱谷入漢中。漢人欲城守以待救。王平曰。涪去千里。我待寇人關矣。護軍劉敏遂以其領據興勢。夏四月朔日食。魏軍限興勢起。

怨民夷以轉輸。懿與玄書不早計。且覆軍也。急行。禕以涪師絕三嶺矣。爽玄僅過。而大喪師。懿於是得民。冬。費禕兼刺益州。董允代領尚書。旬日事滯。曰。敏鈍當異用也。不遑終日。亦集。全琮來據。竝尚吳主王夫人太子母也。不能於全主。故全氏首傾謀。琮子寄事魯王。以構太子。王故好結士。黨者分吳而處矣。太子爲大帝禱疾。主爲讒。太子徒過其妃家。而王夫人當帝疾。色偏有喜。而發之怒。王以憂外。太子愛弛。全寄楊竺。遂增之毀言。丞相陸遜方諫。數見忤。而遜甥譚交州之徙。以言太子魯王事也。

乙丑二十三年。以諫殺太子太傅吳粲。粲嘗與遜通言。遜

故志卒寄竺造遜二十事。遜子抗送喪東還。爲之修營。則遜事解。而不能解於太子。冬。蔣琬董允皆卒。宦者黃皓。侯能逢帝。未發者有憚耳。陳祗侍中。乃得表裏之。以干政。帝於是遊觀聲樂爲娛。始任賢輔。而終從壬人於淫。惟其柔而無主也。太子家令譙周。稱世祖忍欲節性。而舊業尤復者以爲規。

丙寅二十四年。魏擊高句驪克九都。秋九月。吳分荆爲東西部。赦於是人思武侯之九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姜維以右將軍。竝費禕錄尚書事。

丁卯二十五年。春二月朔日食。曹爽奸制。所任晏賜。征

史書

宋四 三國後主

二四

其虛誕也多所更。太尉蔣濟亦不喜也。夏五月。司馬懿有隱謀。乃托疾而布之流言。

戊辰二十六年。曹爽驕恣。伏險矣。而不悟。司農桓範謂爽。君家兄弟常並出。獨不虞閉城門者乎。而爽曰。誰敢懿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既周矣。而故弱息錯稱於李勝之過。使爽聞也。而墮其慮。

己巳二十七年。魏改熹平。春正月。魏主謁高平陵。大將軍爽。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懿計曹氏無守者矣。迅閉城門。勒兵。武庫軍營。竝領以私人。而傳太后旨。遣奏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僭擬專權。離間兩宮。請罷

其兵吏。以候就策。臣懿力疾洛水浮橋。備非常。夫不得奏事太后。魏制也。帝在外。而閉城盜兵。君子謂懿篡謀已深。以爽發機耳。乘魏虐而孜孜務得民。積奸志而伺間也久矣。爽得奏帝旁。而安無計。桓範夕謁。以天子詣許徵兵。反覆盡夜。而爽投刀於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族以汝滅。冀竟通懿奏奉駕還。而自免。而畔逆之誅隨及之。兄弟宗黨何安。夏侯玄荀粲。王弼。始爲清談。祖尚虛無。皆與其難。以誤國而喪其身。然老莊之學。自是盛也。夏侯霸奔漢。姜維問魏事焉。曰。懿方營立家門。終爲漢憂者。鍾會也。懿爲丞相。加九錫。不受。姚伯子曰。蓋嘗人以操之末路。秋

史書

宋四 三國後主

十五

姜維取魏鞬山爲城守。而進攻雍郡。郭淮使自鞬絕其運而維遁。懿弱其主。而專魏楊督王凌謀立楚王彪於許以圖之。使兖州刺史令狐愚迎。其甥也。會愚卒。代者黃華。庚午二十八年。吳潘夫人生少子亮。愛全主復贊之。大帝意移。而霸惡見矣。大帝謂侍中孫峻。一立一否。亂也。秋。殺魯王霸。而廢太子和。以立亮也。二黨皆罪。故朱提亦不免。十二月。魏征南將軍王昶曰。吳可乘。使向江陵。竹緇渡軍。破吳師。斬其二將。是歲。吳作塗塘淹魏北道。

辛未二十九年。吳改大元。夏四月。楊弘爲凌使。充遂連。華上其事。懿計誅凌。多夷滅。及於楚王矣。乃盡錄王公於鄴。

而加交關之禁。魏於時爲待亡之國。秋八月懿死。子師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左賢王豹強而冒漢姓。遠緣和親之義也。城陽太守鄧艾曰。離國弱寇。禦邊長計也。既二分豹部。因建策。漸出羌胡。居之民表。若預究亂華之禍者。冬十一月。大帝郊還而疾。議爲幼主輔者。孫峻薦諸葛恪。帝曰。剛峻曰。其才也。召之。呂岱勉以十思。至則以大將軍領太傅。孫弘爲之少。諸司咸統。惟殺生聞。

壬申三十年。春正月。司馬師爲大將軍。夏四月。大帝殂。恪誅弘亂也。亮立而恪之聽。勇於興作。故新政有以爲人悅。大帝王諸子以濱江。恪並內徙。冬十月。吳脩東興隄。

史書

卷四 三國後主

六

魏用出師。尚書傅叵曰。未見勝算也。及胡遵過諸葛恪而大敗。還者皆無功。而議貶司馬師曰。罪我不聽傅叵也。奸德故多同惡。

癸酉三十一年。吳主亮之建興二。春正月。盜殺費禕於漢壽。魏之降爲左將軍者也。漢誅賊。魏贈候。蓋謀弑不獲。而用之禕者。然禕疏。故得在大會而乘之醉。恪加荆揚二州牧。而懷躁圖曰。三國不可以久持。六國之爲秦。前徵矣。家叔父故拜表。王業之不偏安也。今曹蓋而懿新隕。建吳不拔之業。當及彼阨會。而衆多不可。騰胤曰。大事必以衆。而君獨安之。不聽。遽興二十萬。圍新城。蔣費喪。姜維得

車漢亦思一用。夏四月。大舉圍狄道。事與前人同。而時則異矣。虞松爲魏畫。以新城頓吳。而郭淮陳泰急趨狄門。則維以不獲糧麥而歸矣。吳師久於新城。多傷。且暑疾。恪志不獲。而剛乃用之。遷怒朱異。見忤。則奪其兵。陳計者。不用。秋七月。魏兵進。道無漢虞。而及吳之老。以詔還師。非不幸也。而餘憤發於中。書選曹令長職司一更。孫峻因人情不順而搆之。冬十月。吳主殺恪。而峻爲丞相。遂挾公族以箴其君。而虐其國。殺故太子和。其驕矜淫暴。視恪更以惡用矣。齊王奮欲至建業觀變。而坐廢。然吳人大苦者。地分定而民漸樂業。向之爲進取者。今以爲騷動也。

史書

卷四 三國後主

十七

甲戌三十二年。吳改五鳳。初。魏后父張緝家居不樂也。而善中書李豐及夏候玄。春。豐議帝傍。微及師。遂以張李夏候三氏族陰誅名士不附者。而未已也。相坐至於廢后。夏。姜維伐魏。昭將許昌屯往。秋九月。魏帝芳臨軍平樂觀。昭以兵過。或勸執誅之。以退大將軍。帝固畏而未敢發也。師竟以爲罪。逼太后廢之爲齊王。而立其弟高貴鄉公髦。太宰中郎范曄以陽狂終其身。

乙亥三十三年。魏主髦之正元二。春正月。魏楊州都督母丘儉。刺史文欽。起兵壽春。移檄達司馬氏之罪。儉渡淮守項。使欽游兵。河南尹王肅謂師曰。淮南將士。內顧在北。急

禦之必土崩時師新割目痛與疾以行王基前軍師數倍往基曰是示懦也使儉欽略民自益而吳勁其後淮南必喪且南頓大邸閣足糧不可失也急往遂先儉而捷之閏月孫峻師至顧不助儉而襲壽春於是楊人前阻邸閣而退有吳憂北還者相屬矣鄧艾以趨樂嘉致欽出而大軍乘之欽子鴛曰擊其未定也夜分二隊鴛前率壯士表魏營鼓譟再入駭師突目會明欽後應不至乃走東引殿中尹大目曹氏故家奴獨魏思以解言往追謂欽何苦不復忍數日蓋以師疾變生示也而欽不解厲聲張弓奔吳儉師潰而走死諸葛誕入壽春吳師還師至許以軍授弟昭

史書

宋田三國後主

二

而死魏留昭於許使傅瑕率軍還鍾會謂昭與瑕俱發二月到洛則昭自爲大將軍領尚書事秋七月吳人誅孫峻不克死者數十姜維伐魏以黠武見持八月師出敗雍州刺史王經進圍狄道陳泰救之駭以疑兵而遁經數糧不支旬向非救速喪一州矣

丙子三十四年魏改甘露吳改太平秋七月大將軍姜維伐魏聞有備而還鄧艾敗諸段谷八月司馬昭爲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孫峻死而授政於從弟緄呂據滕胤誅緄不克而死

丁丑三十五年夏四月吳主亮始親選大將子弟勅成

童之兵於苑中曰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情察及幽微於緄奏多見難也緄以不樂諸葛誕衆死士於淮南爲魏謀也且蓄力觀變賈充勸誕誕謂充吾不憚死充以語昭使淮南久收人望是遂其討已也召之以司空則素謀愈矣誕積穀支一年遣子觀連吳然後城拒蓋猶計於不敗也昭南征恐或有挾重而閉洛城者以帝髦及太后行吳救魏者全憚唐咨及文欽六月昭以二十萬屯丘頭使王基爲壽春圍未合吳救突之入漸成吳將朱異又至安豐基遂合圍重塹曰誕挾吳重使合內外必爲患矣而鍾會爲昭策誕者猶多秘密而詭役昭以謂子房誕復多墮其術

史書

宋田三國後主

九

中秋七月孫緄大發卒屯饒里遇朱異畏走卽斬異拔屯還姜維議出師夫魏君臣聚嫌一聞吳臨以期年之守非天授晉其不產亂者無有乘仇恢復業競大是舉而憚勞乎時譙周進愁國論謂既易世矣則爲六國而非秦項故但當息民而難力爭規成敗於事後者多矣其言亦知周無漢志故謬論哉誕以朱異斬意異且大出不意有內謀也久之城中食盡蔣班焦贛請并力一戰而誕不棄守乘危者億兵久之生變及吳之不棄諸將亦人情之常也而班贛踰城降及全憚吳人降者數千則事急矣文欽曰乘懈誕從擊出圍不克誕斬欽鴛降昭故寵之以猗

戊寅三十六年。改景耀。春二月。昭拔壽春。斬誕。麾下數百人。皆爲誕死。需以足其力。當無敵矣。維出駱谷。阻長城。聞誕死。乃退師。誕死。魏攻下出於一矣。故能革命而并漢吳。是役也。昭不坑降。曰。吳還亡者。適示吾度。孫綝返自鏤里。稱疾。布羣弟於宿衛。秋九月。吳主謀誅之。於全公主劉承。而后父尚妻。綝姊也。以不能周內。使綝得先。夜襲執尚殺承。而圍宮。吳主弓韃將以出。曰。以大皇之嫡。在位六年。人不吾從。而甘賊用乎。竟牽於近侍。久之。綝使光祿孟宗廢之。爲會稽王。尚書桓彝不從而死。綝遣迎鄧邪王休。謀宮居。不獲。冬十月。休至。又繆稱避位。其未卽篡者。史書

宋四三國後主

壬

幾希矣。景帝立。且厚其封以安之。輔義將軍張布。在鄧邪時親幸也。綝飲之酒。及於改圖。布以聞。且薦丁奉。內謀既定。或執告反者以示情。十二月。臘會。陞兵。綝朝。布奉授目。而收斬之。徇曰。同謀皆赦。則營兵放仗者五千。時三國皆重大臣任。獨漢忠承孔明。暨云。而大臣不貳。吳之峻。綝已移主權。魏遂易姓。歷六朝至隋。相逐莫返。豈前弊莫知監哉。地裂敵勢。非重任。不足爲國樂。假不欲返。而亂成矣。然君苟知人。得孔明而任之。又患其不重也。姜維欲致敵徹屯。而盡屯漢壽。乃坐而失險。

已卯三十七年。吳景帝之永安二。春正月。黃龍井見。魏主

爲潛龍詩。昭以爲惡。日進其不臣。

庚辰三十八年。春正月朔。日食。夏四月。魏帝髦謀誅昭於王沉。經業經曰。權在。衆爲致死。除疾將益禍。帝詔出於懷。曰。行決矣。入白太后。沉業則奔而鬻之矣。經呼帝升輦。劔率宿衛以出。至南闕。而從亂者已入。帝用劔。賈充呼成濟抽戈而隕車。是主弑者。昭也。會議歸獄。陳泰曰。其斬充也。昭問次泰曰。惟有進此者。竟三族成濟以說。王經就死。其母曰。惟汝得死所。六月。立燕王宇之子奐。而明帝所爲二子者盡矣。吳會稽王亮自殺。

辛巳三十九年。魏主奐之景元二。冬。鮮皮索頭貢質於魏。史書

宋四三國後主

壬

拓拔氏始盛。其可汗。曰力微。

壬午四十年。秋。黃皓益專。將替姜維而更立將。維請斬皓。曰。臣敗國。帝曰。一趨走小臣。董允切齒。今又爲君介意。冬十月。維伐魏。不敢歸。種麥杏中。以啓寇心。吳濮陽興。亦以鄧邪之舊。爲丞相。巧佞而表裏於張布。景帝喜祭酒韋昭。博士盛冲之。講論布懼。直言所階止之。以害政。魏以名盛殺中散大夫嵇康。姚伯子曰。東漢賢人以議論扶國運。故司馬氏先鋤時名。何晏鄧粲李豐。夏侯玄。稽康。和就。殘無人矣。然後奔走貪鄙。共成篡功。莫適爲難。此亦名士之厄會也。史必著其尤。禍福之際。多所附會者矣。故識

者但當存其大節。當其時。韞節義爲曠達。而猶不免。任世遂無其人。天下所以愈淪喪也。嵇康山濤阮籍輩。世謂竹林七賢。韓愈以籍爲托猖狂而逃世。其爲勸進文。又豈欲逃而不能耶。濤薦康代吏部。辭書及於非薄。湯武昭覺其有讓。鍾會因以行其譏。昭與會成謀。而言於衆曰。自我定壽春。息役於今六年。亦惟曰。時舉以定功。而度地先弱。當於蜀矣。一軍絆姜維沓中。而一軍入蜀。可舉也。舉蜀三年。順流而東取吳。乃以會爲鎮西將軍。鄧艾亦有新命。姜維知魏計。預規陰平奇道。奏爲皓寢。故朝臣莫知。

癸未四十一年。改炎興。夏五月。或殺交趾守以請吏於魏。

史書

卷四 三國後主

三

吳旋誅定之。秋八月。魏師起。漢別屯。旣俱聚漢壽。而遣援者未至。會故以大軍得平趨長驅而前。鄧艾之師三萬。所以綴維者也。維聞會師斬關口而入。還保至疆川。與艾遇而敗。乃拒劔閣。冬十月。吳遣援。昭稱相國。晉公九錫。攻維者不克。將還以糧絕。而艾得陰平奇道。行師無入之地。以達江油。降其守將。遂斬諸葛瞻。瞻子尚曰。吾家不能誅皓。是誰使國敗也。死焉。艾進。漢不知議守待援。或勸東奔。或勸入南。帝禪獨入。譙周屏計。議奉璽殺於艾。北地王譙慍曰。吾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卽不幸同死。社稷亦可下見先帝。而降乎。殺妻子。而死昭烈之廟。是以尚論亡

漢者。猶嘉玄德之有子。孔明之有孫。艾至成都。與觀面縛。昭烈百折不屈。然後延漢之一綫者。歷四十三年。亡之矣。姜維降以漢勅。然深入會。得爲之主書。吳援兵始還。吳得定武陵郡者。太守鍾離牧險行二千里。走魏所置。

初艾受漢降。會所深忌也。艾專承制拜官。則使衛瑾責之。須命而不從。隙更開。維之降時。士或斫石。硯知會有異。志曰。漢將由復興乎。裏言挑會曰。君功始淮南。今且負振世之威。以定蜀也。保身其陶朱乎。會示裏曰。道或未盡。維計帝無惡於民。全國而降。以不忍殺傷之慘。蜀漢所同憐也。魏兵蹈隙。實納天牢。所恃會艾。及監軍瑾耳。圖之使自圖。則可盡也。會用維計。與瑾共表艾反。檻車徵。則輕遣瑾。蓋先假手除之。艾罪乃無所逃。而瑾以甘言安得艾。維之計於會者。不能直遂矣。昭智深父兄。方遣會。已規其備。會志殺瑾。艾用維取天下。維計因斃會。以復漢。昭則以魏主至長安。賈充入斜谷。山濤鎮鄴。又舉包之。會欲使維前驅。自將隨之。旣入長安。浮謂出函。以會洛陽。聞昭發遣。驚其先已。

甲申。魏帝與之咸熙元年。春正月。郭太后哀詔至蜀。會定發喪。易將。因以討昭發師。先夕閉諸屋。而漏瑾。於是外兵傳會聽維坑魏卒。謀而登入。內閉亦綠屋出。會斬維死。亂

兵矣。艾得其部追出。復爲璿所殺。三月。昭進王爵。有天下之勢已定矣。禪至。爲安樂公。夏五月。昭使荀覲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裴秀議官制。復五等爵。改物之事。皆預之。吳景帝卒。興布受太子璿之託。廢之而立會稽王之子皓。故和追文皇帝未幾。而二人者死。誅。初。昭嗣師。而以仲子攸爲之後。攸材雋。數欲立之。且籍口還諸兄。旣以失叙不祚。秋八月。炎副相國。冬。爲晉世子。乙酉。吳主皓之甘露元。魏帝奐六年也。秋七月。吳主弒景后。及其二子。八月。晉王昭卒。太子炎嗣。冬。吳遷武昌。十二月。晉廢魏帝奐爲陳留王。稱皇帝。魏五君合四十五年。雖後漢亡者二年。然無魏事者久矣。曹以虛取。故受禍。而國實促。

史書

宋田 三國後主

五

晉

世祖武皇帝

卽位。改元泰始。終始之際。不能於一月。君子又有譏焉。大封宗室。懲孤立也。除宗禁。罷任質崇寬厚也。傅玄皇甫陶爲諫官。請崇禮讓。退虛鄙。而嘉納庶於虛受者。興改寶鼎。

泰始二年。春正月。晉祀其祖於魏廟。廟數七。除郊祀五帝座。夏六月晦。日食。冬十月朔。日食。數所不得推者。抑天特有示。十一月。并圓方丘祀於南北郊。十二月。吳還都建業。皓形惡。惡視者左丞相陸凱曰。不虞。莫知所赴。獨示之面。

史書

宋田

晉武帝

五

三年。春正月。立大子衷。而不赦。曰。不使曲惠於小人。命太子。拜其師傅。司隸李惠核官稻田。親及中山王睦賢及山濤。詔議原宥。而嘉惠之直。皓修而虐。不恤民業。而成其違。夏六月。作昭明宮。王蕃侍酒。稱醉以不顧誅。宮偏后。璽而漁色不已。故民無簪石。而綾綺是服。俗漸之而後也。秋九月。增吏俸。禁星氣織緯。

四年。春正月。晉律令成。中書侍郎張華請懸死罪示民。耕籍田。三月。王太后崩。帝素服三年。秋七月。衆星西流。雨隕。石苞威惠著淮南。用監軍王琛通吳之譖。以師

徵於步出都門知其無罪也。以為司徒。

五年。吳改建衡。春二月。置秦州。雍涼之間。以處降鮮卑。鄧艾伐蜀時所招致者。青徐充大水。羊祜督荊州。恩信交於吳人。故滅虜遲以墾田。其季遂有十年之積。錄漢名臣諸葛京署吏。吳陸凱卒。用內侍何定之譜。而徙其家。

六年。夏四月。吳陸抗治樂鄉都督諸軍。條陳便宜。而不見納。亦定之為也。定時以欽大諸將。捕兔供厨。候。六月。秦州刺史胡烈。以討鮮卑禿髮樹機能。敗沒。

七年。春正月。右賢王劉猛。叛走出塞。夏四月。涼州胡叛。

史書

卷四

晉武帝

三

殺刺史。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劉猛寇并州。

八年。吳改五鳳。春正月。匈奴殺劉猛降。太尉荀顗侍中荀勗。越騎馮統。比於賈充。朝野以為大懟。已。勗乃使充結婚太子。皇甫陶。論事有爭言。鄭徽以為罪。帝免徽也。官。

夏。羊祜以謀伐吳。表益州刺史王濬。龍驤將軍。監梁益軍。即蜀木造大艦。吳建平太守吾彥。得木枅江流。白增戍。不獲。則橫江為鐵鎖長錐。司空賈充侍中。任愷忌而為黨。分朝。秋七月。帝和之。而充黨獨熾。九月。吳步闡以西陵降。冬十月朔。日食。陸抗討叛。築嚴圍。自赤谿。至於故市。皆使荊州刺史楊肇迎關。羊祜徐胤別攻。以分勢。十

一月。抗憑圍。大敗肇。因復西陵。而誅關。蓋抗之置守者。固故以合圍絕筆。而委城疲。祜以勝也。自是二將雖晉吳相尚以德。而不爭於小利。祜糧麥。絹債。禽吳傷而不取也。祜飲抗遺酒。抗亦服祜成藥。各保界守。便雖受責。見短而不變。故終二人而邊以寧。卒成晉功者。固祜遺教。而緩吳亡數年者。亦抗留之也。祜知王衍將以盛名處大位。然謂其清談。且將以亂天下。而不加之禮。又嘗幾斬王戎。故行多為所掩。

九年。夏四月朔。日食。帝思蜀治。給事中樊建曰。陛下不能直艾寬。即得亮能用乎。乃以鄧朗為郎中。吳主命韋

史書

卷四

晉武帝

三

昭作文皇紀。昭曰。未登帝位。殺之。而不移。秋七月朔。日食。以公卿女備六宮。

十年。春正月。日食。夏五月。日食。期而四食。異食。矣。宜伏異變。太子衷著不慧。楊后常慮易。秋七月。請繼室以叔父駿女。而崩。吏部尚書山濤。鑒拔之。見諸山公啓事者。多中也。薦嵇康。于紹秘書丞。而辭。慰之曰。四時消息也。紹出。其時。王哀則以儀死。景帝怒。終身不向洛而坐。陸抗卒。吳主五分其兵。抗于晏。景玄機雲。吳比三歲大疫。十一年。改咸寧。吳曰天冊。夏。索頭遺貢。以其子衛瑾留之幽州。秋七月。晦。日食。冬。追宣帝高祖。景帝世宗。文

帝太祖。洛陽發。

十二年。吳改天璽。齊王攸妃亦賈女。帝有疾。河南尹夏侯和謂充均之僭也。無寧擇德荀勗馮統則以達。曰。公卿有所歸心矣。齊王速遣藩也。吳儼誅及請贖。曰。收私惠。微疑。大臣多殺者。以諫咸得死。冬十月。羊祜加征南大將軍。乃上書伐吳。及孫皓之虐。引下梁益諸屯並進。分散其勢。而巴漢奇軍。搆虛。則吳墮謀矣。夫平時載疑。緩急誰爲用者。故可不勞而舉也。帝然其言。而朝臣多異議。充黨持之。楊駿爲車騎將軍而驕。鎮軍胡奮曰。卿豪女耶。婚天家者。常以滅。

史書

卷四

晉武帝

三

十三年。吳改天紀。春正月朔日食。二月。討樹機能。降胡二十萬。秋七月。李紫微。晉制。王國三等。大國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次一軍。一千一百人。就國則汝南王亮都督豫州。趙王倫都城。太原王輔監并州。愍親以弱見挾。故諸王多兵柄。異姓曰。郡公。郡侯。戶皆有定數。冬。吳略晉邊。拓跋力微餌衛瓘之間。殺其所遣子以衰。時務桓亦降。瓘以幽并虜功。封及其弟。

十四年。春正月朔日食。夏六月。羊祜以伐吳入朝。張華就問曰。今不克事變而更令主。長江未可窺矣。秋大水。煥。杜預疏其佐民者。決無用之。陂魚某蚌螺爲饑。給利矣。

未究也。明歲田其填淤。畝收數鍾。利且二。因給牧而稅其牛。後利更勝也。冬。宴凌雲臺。尚書衛瓘陽醉。撫帝牀。可。惜。帝悟其指在太子也。試之尚書疑事。則張泓代其對矣。帝悅以示。而瓘蹴踏。充遣知賈妃。吳人佃皖城。王渾攻之。焚穀毀船。十一月。帝焚雉頭裘。禁奇技異服之獻。論者謂作始儉。而侈溢於志滿也。姚伯子曰。帝好善以柔質。慾弛之而不復能振。末路之荏染。亦其堅持於初者未定也。羊祜卒。峴山有碑。過者墮淚。杜預代戰。勝西陵。督張政而表還所獲。吳主替之以留憲。

史書

卷四

晉武帝

三

十五年。春正月。樹機能陷涼州。帝歎朝馬隆任破。問方略。對曰。募勇三千。無問所從。如志矣。以爲討虜將軍。武威守其中。募回鈞弓。九石弩。選伏武庫。給三年。劉淵著文武名在任子。王渾薦任平吳李意。曰。將淵樹機能之首可梟也。孔偁曰。淵患恐甚耳。東萊王彌好亂。樂禍以爲才。淵獨相對。雖秋。齊王攸請除淵絕萌。渾庇之。則以疑似之誅爲不弘也。使代父豹爲左部帥。吳主嗣虐。司過行酒。酒羣臣而錄其失罪。至剝面鑿眼也者。王濬以上疏曰。暴暗不可失也。且船作七年。而臣已老。時渾有所戒嚴。乃期明年何攀在洛曰。可因之掩取也。杜預謂帝曰。陛下與羊祜定計於密。異同之來。耻計不出已耳。今謀露而皓改圖。徙都。

武昌繕其城守明年之計亦不能遂矣張華贊諸侍宴曰
勝勿疑也帝罪沮事者賈充免冠冬十一月大舉伐吳琅
邪王由出徐中王渾出江西王戒出武昌胡奮出夏口杜
預出江陵王濬巴東監軍唐郁下巴蜀當是時充持節督
軍而猶方命然山濤以釋吳爲外懼者別有以窺帝恐優
游逸樂之患從意得縱也馬隆西監山路作偏箱車上
之木屋戰降者萬十二月斬樹機能帝謂羣臣諸卿無涼
州矣傳咸以戶減省官議州郡概節半吏荀勗曰省官
不如省事省事不如省心姚伯子曰自三國至是皆爭人
而不爭田井之宜樂從矣而晉武無遠慮

史書

卷四

晉武帝

三

十六年改太康春二月王濬擊破丹陽吳侍械江而不設
守濬爲筏路炬融過之矣順流而當者破杜預聞濬且克
西陵荆門夷道則遣周旨奇兵八百樂鄉吳敗軍還過隨
之入虜其都督孫歆濬復斬陸景道攻武昌吳江皆降杜
預曰譬如破竹節開篋散無俟別交今日兵威之謂也王
渾南下吳丞相張悌渡江逆戰丹陽太守沈瑩曰晉水軍
且至不待之而北渡速取敗也悌曰吳亡寧今日哉吾之
戰猶欲國有死臣也蜀兵至而君臣俱降死社稷者無一
人焉辱也重一亡矣三月悌敗於板橋諸葛靚牽之俱遁
曰我以兒童識拔君家丞相今之死乃不負名賢悌死吳

人大震晉自張華外人持退讓充曰其斬華謝天下豈
吳舉能料敗而晉獨料勝哉充妬餘於祐死而比權者同
聚耳王濬師詔到處節其行杜預獨書縱之而渾破悌
時不從何憚周浚之策及濬直指建業及勝師風船過三
山乃欲以受節度絕濬過論則濬不顧入石頭受降矣渾
爭濬功屈之以其專也充率朝臣與征人異而征將又自
爲異蓋自人望誅鋤而無恥進用萃亡國之才爲開國則
大亂之兆胎之一統之初矣然則吳苟無暗虐晉固不能
滅之也吳之稱帝後魏十年其亡後漢十七年吳平舉
賀酒帝曰羊太傅之功也夏遣除吳苛政二十年復五

史書

卷四

晉武帝

三

月臨軒大會以歸命侯見無異語賈充進曰鑿目剝面何
刑也曰惟夫人臣有弑其君及奸回不忠者王渾傾功
不已承風者至請檻車濬自訟有繁言朝列而不顧或以
譏濬曰吾懲艾也於司隸所統置司州是時戶二百四
十六萬矣漢魏遺民未二十年而倍增亦帝仁而能息也
詔州郡去兵是時郡國百七十三而大郡不過武吏百
人希名偃武以天下弱杜預以忘戰者危還襄陽而勸講
尚書胡威亦傷刑之不立曰犯不上貸乃可以肅明法
十七年春三月宮選吳伎妾五千於是駕羊而下寢以享
游荒政山濤恐以外寧生內憂者其早見之與冬十月

鮮卑慕容涉歸冠昌黎遠東塞內夷矣漢既有屬夷魏更利其驍勇邊郡多爲夷居無防禦而仍野心所謂閭虎狼於室內也郭欽曰平陽上黨胡騎不三日而趨孟津因平吳之威力資遣諸塞外長策也不聽揚州移鎮秣陵刺史周浚賓老搜偶遂以吳靖

十八年春正月祀南郊問方於古帝王司隸劉毅曰其桓靈乎桓靈鬻官錢猶入庫今獨歸之私門傳玄劉毅相繼以司隸顯玄常捧白簡待旦上言奢侈之變甚於天災時天下慕效爲恣欲右崇王愷方富愷假冊胡於內庫荀勗馮紵疾張華以平吳也帝問付托華對明德至親其如史書

卷四

晉武帝

三

齊王因以譖華出之幽贊姚伯子曰吾於博士秦秀得遺直焉不以法徇勢不以虛易衆其議謚也古何曾有盛名以怙侈曰醜繆賈充曰荒悖禮弱情後韓甥而斬血祀且開亂其議曰若生極其情死復襲其美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荀勗傾齊王於帝曰百僚有歸心矣試出之舉朝必爭冬十二月齊王以大司馬督青州而在朝名臣若李惠王濟曹志之屬莫則并傾之以爭齊王也

十九年春三月朔日食齊王攸道卒帝泣馮統侍曰天下所歸隕矣而何哀焉

二十年春正月龍見武庫井劉毅奏

中正八弊虛

懸品格不究其實以供趨權任意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矣不考官而考品官職所以虛浮也

二十一年秋八月日食慕容廆不獲請修隙於宇文冬寇遼西

二十二年春正月朔日食魏舒以遜司徒見歎時賢

二十三年春正月朔日食太廟毀陷

二十四年春正月朔日食姚伯子曰食重三朝乃習三歲使漢臣當之儆戒嘉言曷勝書夏六月朔日食秋八月星隕如雨旱震

二十五年夏慕容廆以鮮卑都督徙徒河青山帝疾楊駿忌汝南王亮且輔政並出諸王假節之國亮乃鎮許而

卷四

晉武帝

三

秦王東楚王瑋淮南王允長沙王乂成都王穎吳王晏豫章王熾代王演各督其地孫適廣陵王以而見奇異世嗣及之故易太子而不果以散騎常侍劉寔爲之傳然帝亦陰防楊氏用王佑爲北軍中候東瑋乂皆以太子母弟鎮要害又佑謀也劉淵於是爲匈奴北都都尉收名豪傑二十六年夏四月帝崩改元永熙以太子卽位也楊駿易詔武帝疾迷時加太尉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輔政左右樹其腹心惟楊后與爲表裏五月駿進太傅假黃鉞百官總聽惠帝之不慧無損故傳咸以爲千時賈既后

駿畏其陰賊。乃使其甥段廣堯機密張邵典禁兵。詔命非太后省不行。開之忌。秋八月。適立爲太子。其母謝淑媛則別室處之矣。琅邪王觀卒。子睿嗣。伯出宣帝。生觀。伯督軍平吳。咸固著江表。

惠帝

元康元年。自卽位。以至身弑。善政弗聞。惟宮庭時相屠僇而已。賈在太子妃時。殺妾毀孕。以幾廢。既於楊太后不婦。急欲干政。而抑於駿。故謀盡楊氏。楚王請入朝。則賈計定。而陰授手焉。駿不知其已爲事也。而許之。入。則駿爲誅矣。遷太后永寧宮。旋廢置金墉城。行刑及太后母。董養遊

史書

卷四

晉武帝

言

太學。歎曰。斯何爲設乎。汝南王亮徙爲太宰。與太保衛瓘錄尚書事。然后族賈模。賈謐。及郭彰。楚王瑋。皆后黨也。謐彰挾后權貴重。石崇潘岳爲望塵之拜。岳尤沒利。附其惡。亮瑾惡楚王之好殺。欲遣之國。瑋乃內比而先之。夏六月。夜殺亮瑾。曰。欲行伊霍。既欲并誅郭賈。而不決。則擁兵及於天明。張華乃得說於賈后。以矯制誅之矣。華爲賈氏收權。倉卒行戮。何其斷也。乃三綱俱絕。天下共叛之。姬人曾智者。而謂可輔之。以立功乎。然賈於華知敬。既專朝。以賈模裴頠及華侍中。說者亦以十年暫安。爲華功。二年。春二月。后賈弑楊太后。覆而殞之。

五年。夏。荆楊充豫青徐大水。冬。武庫火。灰甲仗二百萬累代寶蓋。索頭爲三部。分上谷代北定襄而居。

六年。夏。匈奴郝元度。馬蘭羌。盧水胡。俱反。殺北地太守。罪歸趙王倫。嬖人孫秀。詔以梁王彤代鎮關西。而徵倫。率使誅倫未果。倫至。秀負隙。使倫深交郭賈。求錄尚書事。而華頗不可。秋八月。秦雍氏齊萬年反。冬。討之以建威將軍周處。嘗以御史中丞按梁違法者也。而隸於夏侯駿中書。陳準曰。有仇無援。梁王必陷處。蓋詔孟觀以萬人前鋒。不從。略陽氏楊茂搜。避居仇池。乘關中飢疫。得人士之歸。七年。春正月。周處攻萬年。死旗下。衆寡固不敵。彤駿更趨。戰於其未食。私怨以併忠良。殘民辱國者。罪猶可不及乎。秋七月。雍秦民。以飢疫流入漢川者。數萬家。李特略陽巴特也。及弟濟驥。材武任俠。已得州黨懷附。流民至。更救其疾病貧乏。是時習尚放達。以至蠹廢不任。猶曰。道在無物也。而戎行草。嗾然偏深。王戎爲司徒。徧廣田園會計。殫晝夜。以至鑽核爾李。其爲物府者。且多矣。自魏末。宗老莊而言無。標勝事物之外。則才慧者。易翻空暢以衍草。天下善而入之矣。言過高而行必不副。故聖人庸言之謹者。惟務其實也。裴頠於其時。乃欲救之以崇有論。索頭猗祖。度漢西略。附圖三十。

史書

卷四

晉惠帝

言

八年秋。荆楊豫徐其大水。李特從漢流入劍閣。歎劉禪有此而面縛。孟觀討西氏。大戰十數。親矢石而勝。

九年春。擊獲萬年。江統於是著徙戎論。蓋五胡之亂。劉淵以匈奴居晉陽。石勒以羯居上黨。姚弋苻氏慕容鮮卑而

扶風。臨晉昌黎也居。一呼而羣以應矣。然惠固不任徙者。

梁王徵爲大將軍。賈后巧索殺以不孕。既則盡殺之。

而聲播彌海。賈模思替之以謝叔媛。不獲於華。領秋八月。

以憤卒。帝之不慧。至憂飢而詰食肉糜。是以后賈木偶御

之。而恣行無顧。彰謚於其時。乃都於賄。市勢孔衰。所爲錢

神論也。關內侯索靖歎宮門銅駝之在荆棘中。冬十一

史書

卷四 晉惠帝

三

月朔日食。太子妃王衍女。生影滅。尚后賈猶欲敗其令

名。使廢學而嬉。於是更聞不淑。人固有長而改厥初者。在

太子則未可知也。其諸后游口造之與。抑太子晦德而貌

情與。皆未可知也。然觀於其世。則可定也。賈午趙粲日毒

其譖。謚以發后怒。曰。太子畜財結客。欲有用之。后密進午

子謚之第。而稱孕。則是午謚懷盜心。而故進賈后於惡也。

太子之改行。誠有爲之者。左衛率劉卞不平太子之危

絨也。謀廢賈后於張華曰。東宮俊乂四率。得公命。因朝。廢

徙之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拒不從。顧泄之。使卞徒死。禍

乃速矣。潘岳預奏。隱爲太子與謝妃期弒帝及后也者。

冬十二月。后詐帝疾。召太子。則酒踰量而逃之。出岳。今書曰。詔也。以呈帝。爲太子罪。及三皇孫。皆遷金墉城。殺謝淑媛。王衍於是時也。獨請離婚。

十年。改永康。春正月。改幽太子於許昌。三月。尉氏雨血。

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拆。張華子建以避位勸。華不

從曰。天道遠。衛督司馬雅。殿中郎士琦。以華爲不可與

謀也已。乃因孫秀謁計趙王。秀則險心將之曰。犬子聰明

剛猛。復正而誅賈黨。無德而且危。緩期漏言。以死太子。而

師取報警。乃可以逞。故后賈得弒太子許昌。夏四月朔。

日食。趙王矯敕三部司馬啓門而入。齊王冏迎帝以出。

史書

卷四 晉惠帝

三七

殺謚廢后皆於帝前。而略不關欣感。則於賈。非愛而授之

也。非畏而從之也。政委於闇黠者。自任取耳。視肉而臨天

下。是以衆亂並趨。非不幸也。於是華領之誅。夷及三族。雖

圖篡者。豫除朝望。然濡志賊后。而無變計。禍發斯烈。亦其

罪已。倫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而庸愚惟秀

繫侯封千人。有欲於倫者。求秀而已。復故太子位。號臧以

臨淮王。爲皇太孫。后賈誅諸金墉。天下之欲若從者。而亂

方始之。五月。倫反形露。忌淮南王允中獲軍得士。欲解

所領。齊王冏乃討倫。衆惡倫不臣。皆歸允。戰勝事集矣。允

以開陳納降而遇害。倫勢乃熾。而誅崇允者。潘岳石崇皆

以是斬出齊王問許昌。乃加九錫聚羣小增疾於朝。豪傑復有據地保土之思。益州刺史趙廋賈嗣也。弱晉矣。傾倉收流民而爪牙李特兄弟會賈誅。詔徵遂殺所代稱。牧置僚屬。總合六郡壯勇。以斷北道。

十一年。改永寧。春正月。張軌以散騎常侍刺涼州。而有河西之思。謀主宋配汜瑗討破鮮卑。威以著。趙王倫殺太孫。廢帝自立。無德而媚。以爲悅。則傾府不足於賞。白板不足於封。李特殺趙廋。以表請。有盆志。而未敢即據耳。詔羅尚自梁徙刺。辛冉以廣漢太守從特迎獻。冉請斬諸會。不從。三月。齊檄討倫。盧志謂成都王穎曰。仗順討逆。

史書

宋書

晉惠帝

三

遠近響應。至朝歌。而衆二十萬。河間王顥。親兵盛而反正。閏月朔。日食。自正月。五星互經天。至於是月。夏四月。問兵阻張泓。違之而別。攻則倫所使拒齊者皆走矣。穎前鋒敗而懼。盧志曰。彼且狙而輕。選將倍遠。而大敗諸泐水。師遂長驅。左衛王典斬秀誅倫復正。惟帝失御。故思治者有異思。倫秀轉甚其虐。遂回慮於誅亂。清朝滌穢。迄諸王入。死者近十萬矣。六月。並開三府。而問爲大司馬輔政。盧志謂穎曰。雄不俱立。歸功齊王。而還視養名讓。而實以收四海之心。二王還鎮。問乃見嬌。冬十月。李特據廣漢。進攻成都。施舍約法。而禮拔賢儒。以寬得民歸。羅尚乃退。

營郫水而求救。

十二年。改太安。夏。河間王遣討李特者敗。詔張微爲廣漢太守。皇孫旣喪。問恐兄弟之次在成都。立清河王。單爲太子。以絕其望。秋八月。微攻特。敗死。尚亦敗於李驥。驥及李流合軍成都。齊王矜功廢朝。民且騷矣。而莫之恤。朝臣相招入山林。王豹致牋曰。三王以剛年擅外兵。明公獨震主於京都。禍之所由來。請盡還諸侯之國。法周召立南北伯。分河而治。明公居宛。統南方。與成都共率諸侯。以輔帝室。此安寧之術也。問殺豹。以離間。河間之起也。貳。不忘問之不善已也。是時長沙王又在洛。長史李含謂顥。

史書

宋書

晉惠帝

三

曰。使長沙討齊而死焉。因罪齊而替之。以建成都。顥即表問罪如含旨。隨以李含張方之兵。冬十二月。問遣襲又。乃以百人入宮。奉帝城戰。而斬問。河間兵還。長沙在朝。而遙受命成都。陳留王與卒。帝謚曰魏元。鮮卑宇文弼圍棘城。慕容廆擊破之。十三年。春。李特擊破尚水上軍。蜀城降。而入之。惟取馬以供軍。聚塢款悅。而不留質。曰。勿疑安民也。荊州刺史宗岱西救。勢張。則諸塢又以無質皆貳。尚乃以二月率之攻斬特。然流領其衆。及雄蕩保赤祖。再進攻。則大敗矣。尚復閉城自守。而李蕩以逐北死。俗且至。故流勝而猶不忘降。惟。

雄不可。竟襲破東軍。既岱卒。荆軍還流乃才雄而任之。

荆督王欲復西討。則道通者成聚。張昌欲爲亂。黨已數千。因收聚遁以入江夏。詐漢後劉尼也者。異爲絳帽。釐鬚。攻斬歆。李未討。且生一張。北殺猶伏。南寇先倡和。是則朝廷空虛。四方窺之也。劉弘督荊州。於是陶侃爲大都護。衙門皮初都戰。帥退。據襄陽。昌乃不克攻。李雄破郾城。處士范長生以流衆飢而給之粟。昌黨石木攻盡楊郡。錯地及江徐豫。然盜劫而已。秋七月。弘遣侃破之。景陵走昌。降其衆。荊州既平。弘勸課農桑爲治。水遽臨淮。父不同死。而功成居內。顯筭失矣。顯執朝權而不足。約顯同反。盧

史書

卷四

晉惠帝

四

志曰。國人望公。以其委權。文服而朝。霸事成矣。不聽。共顯表誅。又擅政論公不平。帝乃與父討反者。以爲太尉。都督。顯發長安。使張方以七萬東趨。顯屯朝歌。使陸機督王粹。牽秀石超之師二十萬。張方襲敗皇甫商。帝所遣將也。帝兵亦走牽秀。然方乘之入京城而大掠。李流死。授雄以衆。治郾城。冬十月。帝至緱氏。而還。顯使馬咸助機。父奉帝戰。大敗。諸建春門。斬咸。顯之不臣亦甚矣。殺機而進兵。十一月。帝討張方不克。顯遂進逼京師。詔令行城而止。公私窮。感米石萬錢。祖逖曰。使劉池以雍襲長安。方將還自救也。十二月。議郎周玘起江東兵。討李水。推前太守顯。

秘爲督。賀循華譚葛洪并卓起而應玘。擊斬水將。殺所署吏。米超壽春度支陳敏謂征東劉準曰。烏合易離也。準益之兵。閏月。李雄攻走羅尚。入成都。封鮮卑段務勿塵爲遼西公。王浚媾之以女。爲天下且亂也。而爲之請。又屢破顯。張方欲還矣。

十四年。改永興春。東海王越諧殺父。顯乃入。易宿衛而還。鄴猶自爲丞相。越守尚書令。劉沈及顯戰敗死。詔羅尚權統巴東三郡。資糧劉弘。弘卽荆土。流民以集者十餘萬戶。二月。顯廢皇后羊氏及太子羣。而自爲大弟。玘敏斬李冰於建康。東海王越不靖。而顯又授之罪矣。以

史書

卷四

晉惠帝

四

詔復后太子。而奉帝北討。顯檄天下兵會安陽。東安王繇謂顯天子親征。宜釋甲迎罪。顯不聽。而以石超拒戰。蔭乘輿敗績。帝煩集三矢。嵇紹朝服登御。死焉。膿血御衣。帝墮亡其六璽。遂如鄴。衣欲浣。帝獨爲德言曰。存是忠血也。越還東海。孫惠勸之邀結藩方。幽督王浚并刺東瀛公騰。合討顯。烏桓鮮卑實從。以夷攻親。外利而身爲害。委夫顯。越亦奚利於蝨賊。晉哉。秋八月。顯殺東安王繇。琅邪負親恐及。乃歸國東海。參軍王導豫存思江左。欲基中興。當世遠具識量。張方入京。廢羊后太子。初劉宣睹晉內亂。與思呼韓邪。謂淵及子聰。才足振匈奴之舊也。

淵大軍千。使呼延攸召之。返使招其五部及幽并兵起。淵給穎還率部赴。諸以入洛。淵曰。以親以勳。淺鵬豈能爭衡。輕舉以示弱。且使權別有所屬。以淵梟二人之首。足矣。穎復淵五部監。使居鄴。而遣之。淵至左國城。則稱大單于。以衆五萬都離石。幽并師敗。石超於平棘。遂至鄴。穎奉帝至洛。而鄴中爲掠矣。淵歎穎之不用其言。冬十月。李雄稱王於成都。先爲范長生之讓。而後卽位。約法七章。淵稱漢王。左國城尊安樂公孝懷。而承其統。重族子曜。以爲建威將軍。張方竭洛而剽。十一月。逼遷長安。妻略後宮矣。未扈。僕射荀藩復。半后。稱留臺焉。十二月。順還。穎成

史書

卷四

晉惠帝

望

都。以豫章王熾爲太弟。王衍王戎。張方偕之輔政。下詔和解。冀以獲安。漢始寇太原。西河取邑。

十五年。夏四月。張方廢半后。秋七月。東海王越檄討張方。東平王楙授之其徐州。乃稱都督。建置刺史以下。成都故將公師藩以穎廢故。掠趙魏。羯胡有自免奴爲羣盜者。與其偶汲桑共赴藩。受姓名曰石勒。攻陷郡縣。范陽王虓使兖州刺史荀晞擊走藩。八月。越越留琅邪王守下邳。而西。則豫州刺史劉喬及楙各以易州起怨。而反拒矣。虓越引劉毘與蕃而喬表其罪。願旣不能退越兵。得喬表。則使劉弘助喬攻。弘爲表言。諸王互爲戎首。究使四夷乘

虛。宜詔釋兵保局。蓋欲交解之。而願獨不可。喬破許。弘乃委節於越。越毘與奔河北。而怨穎者。繼喬兵爲之後也。

十一月。周權復立半后。願欲矯而殺之。劉暉爭而後免。當其有天下。而妻子一聽諸人。乃有如帝者。十二月。穎據洛陽。劉毘爲越乞師。王浚擊斬石超。喬衆潰。越進屯陽武。浚遣祁弘助之。王侯刺守。據地連兵攻擊。而莫適所主。不尋爲分崩不已矣。陳敏據歷陽。甘卓假之楊州刺史。遂使錢端南略江州。弟斌東略江東諸郡。順使張光爲順陽太守。討之。陶侃亦以江夏太守屯武昌。共擊破錢端。長岐或勸弘殺光。成其與越。弘曰。其危人。以自安也。並表其

史書

卷四

晉惠帝

望

功。離石飢。

十六年。改光熙。春正月朔。日食。願殺張方。解於越。而不許。穎奔長安。祁弘宋胄帥鮮卑西迎。夏四月。帝還洛。然長安之死鮮卑者三萬。李雄稱成皇帝。追帝其父特曰景。而范賢以謂丞相長生。秋七月朔。日食。八月。越太傅錄尚書事。劉弘卒。子喬代領荊州。穎阻祁弘道奔而不獲。所頓丘太守馮嵩執送虓於鄴。冬十月。虓卒。劉輿殺穎時公師藩亦斬於荀晞矣。自倫首禍。兄弟互噬。就盡而權專之。越十一月。帝以毒崩。或曰越也。酖。帝時餘者一身。弒於人。而莫能明也。太弟熾立。聽政東堂。論務考經。卒

不能支其壞者崩壓勢重而難爲挽也。十二月朔日食。模殺顯於路。徙東燕王騰鎮鄴。劉崑并州刺史時飢。胡且數掠崑撫其荒土。

懷帝

永嘉元年春二月王彌以羣盜寇青徐殺太守。陳敏僞定江東收名士而授郡。安豐太守周玘。丹陽內史顧榮。悼失而欲改圖。廬江內史華譚投書。方今朝廷清明。六師南征。何顏見中州之士。故劉準師臨江。周玘藉之而成。內誅使殺敏弟昶。榮謂甘卓曰。吾與卿安事敏。將使函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三月卓榮玘遂合斬敏傳首京師。西

卷四

晉惠帝

四

陽夷寇江夏太守以問方略。督騎朱伺曰。在力不在舌也。至敵不能忍。我力忍之。彼退而此以勝矣。越避帝勤政。出鎮許昌。騰至鄴爲新蔡王。居饒而吝施。石勒收公師。潘象璫瑕至鄴。斬騰大掠而去。勒負帝至略。以姚伯子觀之。猶然羣盜也。帝王生天下。爲民父母。嗜殺正反其道。智勇不爲是稱。南擊兗州。越使荀晞討之。相持三十餘戰。吳之誅敏者皆應徵。秋七月琅邪王以安東將軍都督揚州鎮建業。導從害出。紀瞻顧榮次拜道左。導曰。引之以結人心。賀循伴狂免於敏時者也。以爲內史。榮軍司。瞻祭酒。卞壺從事。周玘劉超張閭孔行皆掾屬。恭儉清淨。南土歸。

心導之教也。屠嘗以醇廢政。爲導言而絕飲。晞大勝石勒走死汲桑。勒降漢越加晞青兗都督。久之以魏武興充而自取之。冬十一月朔日食。司徒王衍危亂而先其私請越以敦督荆。地固江漢。澄青州刺史。負海也。顧謂二弟曰。吾居內具三窟矣。王彌劉靈降漢。靈常撫膺天下。何當亂。慕容廆稱鮮卑大單于。拓跋猗盧總攝三部與之通好。

二年春正月朔日食。漢使劉聰石勒據太行。下趙魏。爲寇王浚擊破其軍。二月王彌收集散亡。攻陷郡縣。夏四月入許。五月寇洛陽。張軌入衛之將北宮純募勇突陣。大敗之。王衍追諸七里澗。然澗以彌還爲中原可輕犯矣。詔封軌西平公。不受而共貢職。秋七月漢徙都蒲子。冬十月稱帝。十二月石勒劉靈寇魏汲頓丘。降者爲壘。簡兵其疆壯。

卷四

晉懷帝

四

三年正月朔。熒惑犯紫微。漢太史宣于脩曰。三年克洛。平陽方昌乃徙都之。三月山簡鎮襄陽。忌劉璿世其德而得民也。表徵之。而南州亂。越愠中書之有裁也。以不豈入。甲士三千造宮。殺中書尚書太史。帝舅王延而更宿衛。是幽其主矣。是時夷狄方剝膚。劉景潛黎陽。淵以沉三萬人而黜其官。不忍猶時存焉。聰曜勒虎則惟殺焉快矣。

夏旱。江漢河洛竭。石勒寇鉅鹿常山。別爲君子營。以處衣冠張賓。故子房自負。乃以擇主而投。勒陷壺關。六月。漢望洛陽進軍。曹武拒之。遇聰而敗。寇至宜陽。弘農太守垣延爲降。而襲敗之。乃退。冬十月。復寇屯洛西明門。北宮純攻壁。斬將而潰其衆。淵召還師。然汝潁流民多殺吏應者。

四年春正月。漢寇徐豫充冀。錢瓚寇陽羨。周玘糾鄉里而斬之。虜以爲吳興太守。且置義興郡。漢寇東平琅邪。

夏王浚擊殺劉靈。秋。漢陷河內。淵不靖兵而死。楚王聰擁兵總其權。而使太子和立也。和不堪。以攻聰。而遇

吳計

聖

弑。是聰志於篡者也。乃讓於北海王乂。旣以爲太弟。而以子粲爲河南王。督中外軍。石勒并州刺史。嗣世多以更易。產亂。民罹其重殃。雖襲號中國。而夷性不幸。蒲洪臨渭而服羣氏。稱略陽公。山簡促流民以兵。而襲破於王如。如以寇南陽。而附於漢。冬十月。寇洛陽。劉琨表倚盧爲代公。將出其兵。擊鐵弗劉虎也。王浚以代。幽領也。拒地而戰。琨自與之。涇北。然計卒沮於越。徵兵入援。帝敦命。而諸鎮不至。議遷。王衍不可。石勒擊并王如。寇襄陽。越知天下且殆。十一月。以戎服入。收禁兵。帝曰。如根本何。弗顧也。帥甲士四萬。向許。王衍爲之軍司。其留者。幽帝之

將何倫輩而已。故亡晉者。非聰也。越也。空城延敵。漢王聰殺兄蒸母。父華禮繩之。而得疎。

五年春正月。漢曹疑寇青州。荀晞敗走。石勒陷江夏。成寇陷梓潼。湘州流民作亂。推杜弢爲刺史。楊督周馥。慮洛孤危。請遷壽春。越惡而召之。馥部內攻。琅邪王因逐之。以置王敦。帝不堪倫輩之恣侵。荀晞乃得密命。收其黨。行誅焉。越死。加晞太將軍。委以六州。衍承後事。不恤國難。而還莖越。倫帥民去京。石勒追越喪。夏四月。及之苦縣。殲師十萬。獨以王衍爲獲。衍祈免。勒以尊號。而不獲。勒尸越而焚曰。天下其生亂。吾以致誅。五月。杜弢陷長

史書

聖

沙南。破零桂。東掠武昌。六月。洛陽陷。呼延宴之師二萬七千耳。旣入。然後曜彌勒之師會。向使禁衛不撤。羣謀協守。喪敗未若是之易也。帝欲奔長安。而及於漢兵。曜事則焚掠屠擄。殺太子。妻皇后。遷帝及璽。大盜之劫略而已。帝至平陽。爲左光祿平阿公。侍中庾民王儁爲之僚。彌曜隙於焚洛。劉曜謂彌據本州。以觀勢。荀藩檄琅邪王主盟。復得秦王業。奉趨許昌。業吳王熾子也。荀晞亦得豫章王端奉之蒙城。稱皇太子。是時。方面太臣。夷狄雜種。惟晉正朔是奉。京師雖失守。一統之勢。猶存也。王導辟掾百六。江東之避地者也。中興多獲其用。琅邪承制。江豫

違命誅之而置甘卓閹鼎鼎之得豫州荀藩才其擁流民也。趙染戍蒲有求弗獲則引漢兵以攻長安殺南陽王模在其食場勢孤也關西至野載白骨蓋飢兵交戕之也。聽使曜守長安模都尉陳安帥衆歸世子保於上邦以有茶隴尋稱大司馬。石勒陷蒙城執豫章王鎖荀晞以爲其司馬晞在困而不渝。王石爲忌張賓謂勒及其小袁也。冬十月勒飲彌酒斬之而并其衆聰加勒鎮東心怒而貌取羈猶狄之君臣也。勒殺荀晞掠豫臨江還屯葛陂劉琨欲抵其離得勒母及從子虎遺焉書曰將軍用兵如神而地無容足者得主乃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也勒報史書

卷四 晉懷帝 兗

之名馬珍寶而不吝虎從軍居城民無遺類勒喜殘而任之關中同謀興復馮翊太守索綝安夷護軍鞠允安定太守賈疋向長安衆蓋五萬雍州刺史鞠特以十萬會之敗曜及繫兵勢大振閭鼎乃奉秦王趨之十二月賈疋迎入雍城荀藩周顗中途而逃顗及都尉桓彝奔江東彝歎導江左夷吾時諸賢論次興復姚伯子曰承平論將亂世務治管仲孔明之師無敵者先之其國也陳頴遺導書懲在却白望而急事實導且不能從時關中勝兵幾二十萬使仲亮才治閉關和戎務農講武徐動而觀釁是則中興成筭也。劉琨使劉琨合衆於中山王浚以爲取幽民

攻殺晞而驅其衆鮮卑素喜木丸侵掠遼東慕容翰謂廐私之爲利而各擅爲朝廷除害則以翰前鋒滅二部六年春帝猶在漢故永嘉之紀未改羣盜掠荆奉杜曾爲竟陵守二月朔日食葛陂具南攻琅邪以置建威將軍紀瞻也大雨三月飢疫死其過半勒知不可以師將送款掃河內自贖張賓開之捷鄴曰山河之固可雄處也輜重先遣大兵徐還何憂乎勒悅虎前行取晉運船紀瞻敗之追奔百里漢主聰好謂帝卿家骨肉何相殘帝曰臣家若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寧有此聰悅進帝會稽郡公張軌馳檄等輔秦王而遣宋配將步騎二萬同史書

卷四 晉懷帝 兗

圍長安劉曜走秦王入都得地利矣而佐治者康以荒政故取荀簡而成石勒據襄國漢即命爲冀州牧勒嘗譏曹馬狐媚以取天下大丈夫礪礪落落其所爲強劫諸其君者顧勝耶。劉琨移檄討賊機之有可異者以殺今狐盛其子奔漢輸之虛實現出收兵而晉陽襲矣乃奔常山。秋九月秦王業稱太子建行臺冬十月代公猗盧以收現大出師遣子六脩前鋒繼之二十萬以奔曜於汾陽又薄諸藍谷曜傷足漢兵伏尸現請進軍曰劉聰未可滅也置戍晉陽而還十二月盜殺賈疋鞠允領雍州王浚使督護王昌攻襄國段卽並從木柁之兵最強勒戰屢

敗刻期攻其城張賓曰弱我矣盍自弱而怠之得末秬漿自潰矣突門出甲而末秬獲陸春將使求文鶩曰奈何以一人而縱敵或請殺之勒曰奈何殺一人而結國怨盟而遣之段氏專於勒矣然匹碑文鶩不回王澄不賊以縱酒屢敗於杜弼而不之恤徙沓中避王冲之擁眾自稱也琅邪使軍諮祭酒周顗易其位王敦殺之豫章王如降於王敦姚弋仲自稱狀風公於榆眉

愍皇帝

建興元年春正月朔漢胡大會而青衣行酒則晉帝也胡樂其辱晉僚乃不勝悲二月弑焉及珣儁夏四月太子

史書

卷四 晉懷帝

王

業即位於長安鞠允索綝為僕射太尉庸臣輔弱主浮游喪亂之際終帝世書者冠敗之事而已漢冠長安鞠允拒之石勒據鄴琅邪王正周馥之罪曰危而不持華譚曰當共受其責矣蓋慮安江左養望偃息者恢復之俱灰也參軍陳頴以重名器進出之樵郡慕容廆攻段氏取徒河脩政禮賢民士歸依委任裴嶷陽就封奕之屬克庀其謀五月以琅邪南陽為左右丞相詔刻期進兵睿辭以平定江東琅邪軍諮祭酒祖逖糾合驍勇於京口而請曰晉室非有怨於民也夷狄隙宗室以流毒然遺民未嘗不思奮誠命述以北伐曰復中原郡國豪傑望風應

矣以為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令募自增渡江中流擊枓

而誓無復濟鑄兵募士於淮陰得二千人而後進陶侃

破杜弼王敦表為荊州刺史弼遁長沙冬十月氏楊難

敵陷梁州漢寇長安趙染入外城帝奔射鴈樓焚及龍

尾又敗鞠鑒之救然後鞠允襲其恃勝也大敗而走之

王浚無術而不臣彈丸在羣夷中乃遠謀紹漢為燕帝霍

原不可殺之而梟其首以駭怨其民引用苛刻使居賄以

脇權張賓為勒設驕阱使舍人王子春奉表勸進審焉曰

古無胡帝歷數所在石將軍歸心爾矣約言春三月琅

邪世子紹鎮廣陵代城盛樂及平城以為南北都

史書

卷四 晉愍帝

王

二年春正月有如日隕三日相承東行隕肉平陽

梁州張咸逐楊難敵以降成成既盡有漢嘉涪陵漢中之

地而政尚寬簡穀不賦田而賦丁丁男歲三斛女半戶調

綸綿丈斤豈能為制於亂後開元魏均田之先而唐租庸

調之所自昉耶庶幾養民為理者所建置馴及學杪史官

矣天下日戰羣胡之暴殘而茲以寧晉寒而有燠區朝無

儀軍無伍文未備耳何傷民治哉三月石勒襲殺王浚

以故尚書劉翰行幽州事而還浚督護遮擊之勒僅免

劉琨有大將軍之命檄襲平陽勒亦以降晉為貳也浚滅

然後知賣劉翰以薊奉段匹碑劉胤棄渤海至樂陵

聞太守邵續質子矣。曰：「附賊乎？」匹碑歸江東，續乃遣胤南使，勒殺質，攻續，畏段氏而還。襄國大飢，米二石銀斤。於是銀始著於幣。夏五月，張軌遺令其子寔，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六月，漢攻長安，趙染與劉曜分屯，而輕晉色驕，索綝拒之，染以輕騎逆戰而敗死。石勒闕實賦戶帛二匹，穀二斛。姚弋仲當時必以戶授田已。冬，漢以子粲爲相國，少儁才，得權則怙之爲惡，驕奢專恣，遠賢親佞，嚴刻復諫，皆偶才之爲也。初，周玘有怨於琅邪，謀不忠而未遂，亂命遺而後死。

史書

卷四

晉愍帝

三

三年春正月，周總殺吳興太守，以奉其叔父札，將發於王導，刁協也。札不從，然子續已爲總應，議討導曰：「無庸，官命札於吳興，而靖然法漏總矣。」二月，專以琅邪王爲丞相，保曰相國。進代王爵，置官屬，倚盧求現從事莫含。含不欲，現曰：「爲朝廷行也，往爲之腹心，使終其大功，忠甚於事吾也。」尋陽太守周訪斬杜弢，雨血於漢東宮，太子保傳乃勸義爲亂而未從也。然勸亂者誅，而東宮置守矣。漢曹疑據臨菑，石勒請攻而弗許，乃結中國以自固。夏，杜霸二陵發，朝收盜餘，而國用賴之。漢文遺言薄葬矣。然後知景之用違，而禍其親也。王敦以陶侃平湘功，加六州都督，得選置邪志也者，而重勢之假，中原載驚，而江東

更產內難，其誰當平定乎？親逆萌而以諫死者，其從弟陵也。敦故忌侃居其上流，侃伐杜曾，恃勝焉而敗，敦因以爲罪，奪其荆，以與從弟廙，欲殺侃而畏周訪之爲姻也。久而與之廣州，侃以不忘中原，日肄勞於百甓。江東之士，侃氣維新，敦室之以其私圖。冬十月，劉曜陷馮翊，鞠允憚於兵弱，相國保使胡崧前行，允將依焉，索綝懼柄歸保而不往，擅兵者更貳貢獻絕，而官食租。張寔得璽，獻諸帝，陸續弑猗盧，而代亂，歸現者三萬家。張寔遣王根入援，送貢計，詔都督陝西。石勒陷廩丘，王演奔段氏。夏六月朔日食。秋七月，劉曜圍北地，鞠允救而城惶，熾衆潰以爲已降也。八月，曜遂逼長安，校兵皆曰：「曜衆彊，然胡崧獨擊破曜於靈臺，其中退者不欲於鞠索耳。然則救兵之不進者，果畏曜耶？抑所畏更有在耶？」廟堂知制勝，四方之至者從命矣。冬十一月，長安陷，帝山降，曰：「誤我者，允也。」御史中丞吉朗自殺，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恐君臣相從北面賊耶。帝至漢，爲懷安侯，曜封秦王，都督陝西，鞠允索靖乃死。漢誅專祿以禍人國，其卒亦不免。」石勒圍樂平，韓據請救於劉琨，起之以猗盧之銳，不戒於伏而大敗，據乃走。十二月朔日食。勒勢震并州，長史李弘以降，現帥衆奔薊，匹碑親焉。琅邪露次，移檄北征，漕運

稽期以爲誅。而還師。劉隗謂失刑。王導表請解職。琅邪以邵續爲翼州刺史。續偕劉遐聚衆河濟之間。以爲平原內史。

中宗元皇帝

晉王建武元年。春正月。張寔遣師伐漢。而不能進。二月。漢劉暢冠榮陽。太守李矩降而襲敗之。三月。琅邪王卽晉王位。愍帝前降使命。及於琅邪。乃承之。置百官。立宗廟。社稷。示統所在也。緣繼大宗之義。立子哀王。王琅邪恭王祀。王導領中書監錄尚書事。渡江以來。政所自出也。刁協舊章。賀循禮學。疑於焉夾。故協僕射。循太常。周顗吏部尚書。

東書 卷四 晉元帝

王

書。劉琨。現匹碑同盟。檄華夷。奉江東。遣右司馬溫嶠勸進。謂嶠。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卿其延譽江南。漢相國祭。殺大弟義。而爲太子。五月朔。日食。六月。嶠至。同時慕容廆。豫荀組。其邵續。曹嶷。寧王遙。心於晉者。使表畢至也。桓宣說下流民於燕。以授祖逖。逖表宜燕郡內史。晉王傳。檄討石虎。命四道受節於祖逖。而不果。杜曾破王廙於楊口。周訪救之。欲盡其勇。而後取焉。設左右甄。而中軍居其後。曾攻甄。自且至申。中軍之選八百。飲而勿動也。必待鼓。曾及十步。衆赴鼓而潰之矣。及夜追而走曾。遂定。漢沔。訪遷楊州刺史。屯襄陽。冬十一月朔。日食。

立太學。戴邈之請曰。王業肇建。萬物權輿。篤道崇儒。以勵風化。懷安侯戎衣前導。以泣故老。祭將惡加之。聰曰。不忍其再。十二月。復備行酒洗爵執蓋之役於享胡也。尙書郎辛賓效死於抱泣。洛陽守將趙固。河內太守郭默。伐漢至於河東。曰。生縛劉粲。以贖天子。而愍帝復遇弑矣。是時漢地未盡全趙。且內離。而中國人有憤心。仇不復而功必敗者。君相之志不立。故天下力不能一。以處於成。而非胡兵之不可敵也。課農功。長吏以入穀爲殿最。而諸軍廩其佃作。慕容之庶吐谷渾。馬關而與廆有辭。遠馳陰山。度龍。據洮水之西。極於白蘭。羌胡憚其勇。

東書

卷四 晉元帝

王

二年。春三月。王卽皇帝位。改元太興。太子紹。琅邪時世子也。禮賢受。諫與庾亮溫嶠爲布衣交。亮好老莊。妹爲太子妃。帝賜太子韓非書。亮以刻薄傷化。然晉之創迹。雖多謫秘。武惠以後。有柔失而無剛過。所以亡者。非刑名之爲郵也。荒散而不制。幣政自老莊也。以慕容廆爲龍驤將軍。大單于。裴嶷勸廆。并弱小。爲進取資。趙固之伐漢也。敗奔陽城山。榮陽太守李矩遣救。耿稚襲敗漢營而走。祭詔矩督河南三郡。夏四月朔。日食。加王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或構琨於匹碑。邏騎獲琨子羣書。而襲前者繼發。使縊之。朝廷知匹碑無他。異其後功。故緩琨贈諡。然

夷晉自是不附匹碑矣。青州刺史曹嶷叛降石勒。秋七月。代王鬱律擊破劉虎。西取烏孫故地。東兼勿吉。以西雄於北方。劉聰死。無政而淫虐。再陷京洛。手刃二帝。恃胡騎爲雄耳。宮中六后。四劉其二。斬華女也。祭立。準爲大將軍。醜其羣蒸。八月。準執殺祭。劉氏男女無遺者。淵陵發。聰屍僂漢廟焚。惡極而禍窮。若天假之手也。準稱漢天王。欲還聖帝室。以奉梓宮。告幽州。宜於以反正終者。冬十月。劉曜自長安至赤壁而自立。封勒趙公。勒攻準。徙於所部者十餘萬落。十一月。日夜出高三丈。詔州郡秀孝。復試經策。十二月。漢斬新準。彭城內史周撫叛降石勒。

史書 卷四 晉元帝

季

石勒攻拔平陽

三年。春二月。劉遐徐龕擊斬周撫。蘇峻以功爲淮陵內史。三月。合祭天地於南郊。夏四月。陳川以浚儀叛。徐龕以泰山叛降石勒。漢徙都長安。后惠羊后以太子熙其出也。南陽王保稱晉王。陳安叛之上。邽大飢。祖逖討陳川。石勒救之。退屯淮南。石勒陷幽州。匹碑奔依邵續。周訪擊斬杜曾。敦食荆用武地。自領也。訪遂務兵。勸農爲誅教計。徐龕寇濟岱。王導舉羊鑒。辭弗任而強之將。斬準之誅。漢將進趙王爵。勒之言曰。漢業惟吾功。趙王趙帝。自爲之而已。既漢改號趙。祖冒頓。勒則自王。稱後趙。

以別。石虎驃騎將軍。乃禁侮華族。崔毖在平州。合交三國。以攻慕容。龐獨騎宇文之師。高句段氏疑而退。悉都官。怙衆而獨進。時慕容輪屯徒河。曰。居外爲奇。兵交。服入宇文氏。而敗之矣。遂取遼東。獲三璽。使裴嶷以獻捷。蒲洪降趙。

四年。春。末秭攻破匹碑。邵續爲破末秭。匹碑因使守。而與文鸯攻。間獲於石虎。使呼城。續呼兄子竺曰。努力奉匹碑。成吾志也。吏部劉遐請曰。北方藩鎮。惟餘邵續。滅而不收。孤義士心。帝使其子緝代爲冀州刺史。三月。裴嶷至。朝廷謂龐賢因授平州刺史。留裴嶷曰。願從平州立功。

史書 卷四 晉元帝

季

夏五月。晉王保弑。陳安以降趙討賊。羊鑒頭師。除名。代之蔡豹。張寔誅妖賊而戕。子駿幼。京人奉其弟茂。趙覺反者。連巴曾五十。光祿游子達曰。誅元惡足矣。曜盡其連。巴衆舉起。應以羌羯稱戈。至三十萬。將自將子達曰。嚴威以聚之。亦惟寬惠以解之。大放縱舍。令相招而來也。弱兵三千。可收功矣。從之而定。因徙氐羌二十萬於長安。祖逖使韓潛守陳川。後趙亦置戍焉。四旬矣。餉土而遺米。趙得之。固畏其飽已。趙未運而逃。奪則戍者宵遁。秋七月。進屯雍丘。解李矩郭默之仇。使受節度。詔爲征西將軍。練兵積穀。爲取河北計。約已務施。甘苦同其將士。爲不可勝。

矣。故聽河上貳屬。以爲偵而師無敗舉。使難不內作。以促其年。不終其初志。不已也。八月。周訪卒。敦使郭舒監其軍。帝以命甘卓。而敦拒違。蔡豹敗誅。徐龕降。後趙。敦成免窟。而長狼心。恃導中爲之與也。晉之坐失中原而孤者。非王氏莫任郵矣。羊鑒之貶。發之刁協。而導自陳罪當。則非譖也。且未有俞命。而敦爲導訟屈。使帝不堪。蓋沈充錢鳳。佞其逆志。故僭發而不顧也。帝召譙王丞。示劉隗曰。惟心腹方面。鎮其邪心。時敦表沈充刺湘。上流控三州之會。舉爲逆用。勢成莫制矣。帝謂丞。朕爲惠皇不遠。哀哉。以充命命丞。丞曰。臣不愛其力。但湘敝於荆冠。三年而卽戎徒灰身耳。丞過武昌。敦鳳莫之忌也。而遣之。至湘。約已而蘇民。乃著賢名。

史書

卷四

晉元帝

隗

五年。春正月。徐龕降。三月。日中有黑子。石虎攻陷厭次。執文鴛。匹磾幽其并盡。入後趙矣。匹磾常朝服而持晉節。及文鴛皆以不屈死。夏五月。詔免僮客爲良。以備征役。終南崩。秋七月。以戴淵督司豫。劉隗督青徐。備敦矣。曰。伐胡。疏導爲司空。畏中賊也。隗遙與朝謀。獨周嵩頗黨導。爲之曲說。八月。常山崩。祖逖悲憤。大功且以內難沮也。而卒。冬。代之以其弟約。才志異逖。始離士心。而敦益無所憚。後趙重酒禁。郊廟用醴始。數年而釀絕。慕

容庖封遼東公。作東橫。使世子軌與諸生同業。徙輸鎮遼東。仁鎮平郭。拓跋猗奴妻。殺鬱律。以爲女國。孤什健翼。存自其母袴中。

六年。改永昌。春正月。王敦反。舉兵武昌。疏曰。隗首朝懸。諸軍夕退。又曰。陛下當思太甲伊尹之事。且罪協。至於蕪湖。沈充已起吳興之兵。帝怒曰。敦欲幽朕矣。親帥六師。以誅大逆。敦約梁湘同逆。譙王丞曰。地荒民寡。勢孤援絕。然得死忠矣。長史虞悺。請傳檄四方。以分其勢。丞傳檄州內。皆應。使主簿鄧騫連甘卓。卓用參軍李梁言。欲坐收寶西河之功。騫曰。將軍義興寶融。襄陽固非西河。武昌勝歸。梁將爲制。若以義師襲虛。而敦授首。且夫救國難。義也會敦參軍樂道融。趣梁兵。以義不助叛。願激卓歸正。時長沙爲魏義所圍。卓乃謂吾出汙口。又圍自解。而竟遷延。帝徵戴淵。劉隗入衛。隗協請誅王氏。帝不能用。導帥宗族詣臺待罪。周故黨於王者。頗過導。而不應其呼。以便於解也。而導怨之。帝復導位。以爲前鋒大都督。周札守石頭。爲敦誘而開門。導遂以諸將大敗。而顧不自咎。太子欲決戰。溫嶠斷執。帝不得已。給刀劉馬。爲避計。協老不能騎。而逮。隗奔後趙。敦當西都之傾也。已謀廢帝琅邪時。而建昏弱。爲篡國導率百官見之石頭。敦謂導不用吾言。幾至覆族。使

史書

卷四

晉元帝

隗

導純臣當時宜以正對矣。敦畏太子勇略欲廢之以失子道。問何如。賴溫對曰。孝而屈其計。導於是時。顧勸敦殺戴淵周顒。以絕人望。故姚伯子曰。導與亂也。充功開國導佐中興。以爲一代宗臣。立國之規模。已多鮮漏矣。末之所以不振也。且惟敦導比。故帝畏伏戎而不能北征。使琨迷碑續之徒。抱忠而殲。其卓異而還師。道融曰。彭澤斷敦上下不相赴矣。而不能從。敦擁兵劫略。改易百官。又真民之大慾也。夏四月乃還。而不擄其虛。則卓之闇於機也。

導得顒救表於中書。歎負良友。燕王死於長沙。五月。敦殺卓。同於死。而承義則盡矣。秋七月。後趙拔泰山。殺徐

史書

卷四

晉元帝

本

龍都整退屯合肥。冬。祖約退屯壽春。石勒既盡有充徐。復

發梁鄭之間。閏十一月。帝以憂崩。太子卽位。王導輔政。

張茂取隴南安。置秦州。

肅宗明皇帝

太寧元年。春正月。成寇臺登。陷越。萬漢嘉。三月。後趙寇

彭城下邳。卞敦退保盱眙。帝威明夙著。在位三年。有促境

而無伸威者。奸臣強敵。相扶以交凌。已敵之政刑。非可一

朝復也。收鑒。矯嘉謀。靖敦難。帝之爲明。不愧矣。夏四月。

敦進屯姑孰。勢臨天子矣。自領楊州牧。使導爲司徒。篡事

直待日也。成寇寧州。姚嶽救其師。至於澧水。六月。更

亮中書監。陳安旣報元王之仇。氏寇輟而附之。乃自立涼王。秋七月。趙斬滅之。而封姚弋仲襄平公。敦懼鑒外援。表尚書令。然鑒入。乃主討謀。石虎陷青州。殺曹嶷。而盡坑其民。刺史劉徵曰。無與爲牧矣。得留男女七百。趙封張茂涼王。冬十一月。敦以含督江西軍。舒荆。彬江。廣自樹也已。

二年。春正月。鋤強宗。殺周嵩周札。當時司馬僅帝而已。孤後趙陷東莞東海。二趙始連兵。河東弘農之間。民不

聊生。以及曜之亡也。成舍子而立侄班。曰。吾兄先君之嫡功基垂成。且其嗣克荷也。夏。張茂卒。還嗣以兄子駿

史書

卷四

晉明帝

本

而屬勿以趙服入歛。敦疾。矯拜兄子應以自副。錢鳳問

後事曰。應不任也。然其幸於未死。請弱禁兵。以三分休二。

溫。矯爲敦司馬。見可任於鳳。要之延譽。六月。得表丹陽尹

控其咽矣。帝以是先得敦謀。成其討。使導爲敦發喪。而

騰詔曰。天不長祗。敦以隕斃。而鳳復扇逆。得其首者。侯之

戶五千。故詭言。以燔其師。而敦疾以憤薦矣。猶筮師郭璞

以諫曰。死與事會。武昌有延。怒斬孽。而使王含錢鳳鄧岳

周撫。帥向京師。秋七月。奄至江寧。南岸溫。矯燒橋以挫其

鋒。或請駕出鑒曰。無庸也。帥諸軍出屯南皇堂。夜段秀以

千人渡水掩襲。旦。破諸越城。則敦慍死矣。王應秘喪。偷取

溫樂而臨淮太守蘇峻。兗州刺史劉遐各以兵入衛。充鳳方合兵復爲峻遐所破。周光以尋陽助亂。中更以敦死傳語其兄撫。衆皆潰矣。因得鳳首以自贖。既僇敦。誅止充應舍而不盡王氏者。猶曰導大義滅親也。

三年春。以死事贈丞淵。領卓璞官。導猶開釋啓門之周札。蘇峻又以生之心。許昌叛降後趙。夏五月。陶侃都督荆湘梁雍。矯玄虛以精勤終日綜理。曰分陰尤當惜也。佐酒蒲博。雖在參佐。必投諸河。理不遺竹頭木屑。用幹時標績。誠在茲也。然取阜其境而已。忠減其初。石生冠河南。郭默南奔。既失司州。後趙之境。盡河北矣。庾亮貌靜而

史書

卷四

晉明帝

至

躁中。故帝外使王。而更圖委任。南頓王宗。虞胤。左右衛典禁兵。導亮以多聚勇士言。而彌養或其所屬者也。帝疾屏人。亮則以障已疑也。排闥請黜二人者。是則躁人之疎矣。秋七月。帝崩。太子衍立。五歲耳。以當内外之多難。故遺詔亦惟亮導輔政。卞壺都鑒陸曄。溫嶠得廁名。而不及陶侃。祖約或以詔從中刪。然亮獨主斷。請太后臨朝。而導乃稱疾。冬十一月朔。日食。

顯宗成皇帝

咸和元年。夏四月。石生寇汝南。執內史祖濟。導不朝。以疾。六月。都鑒刺徐。而送卞壺奏其爵法從私。蘇峻有忿

言。秋八月。以溫嶠鎮武昌。王舒會稽內史。而脩石頭城。疑峻及約。且備侃也。亮於是也繁疑。冬十月。亮殺南頓王。帝問宗何在。曰反誅矣。帝泣曰。舅言人反。則殺之。人言舅反。何。亮懼而弗後。後趙用程遐謀。以世子弘守鄴。虎去而銜怨。十一月。蘇峻走石聰於壽春。爲遏胡作涂塘。而祖約曰。棄我。十二月。下邳叛降後趙。

二年。夏五月朔。日食。張駿遣攻趙。以失河南地。亮欲速峻反。舉朝弗順。冬。竟以大司農徵溫嶠。欲下衛。顧止之。備西陲。峻以討亮。連約。譙內史桓宣諫。約弗聽。營馬頭而絕之。峻反。內向。左丞孔坦。司馬陶回。言及峻未至。急邀

史書

卷四

晉成帝

至

諸阜陵。可擒也。而不從。十二月。峻遣取鹽姑孰。然後使守慈湖。內史桓彝以宣城兵赴難。遇峻將韓晃。敗於蕪湖。而退保廣德。冠已深矣。猶辭徐州之援。三年春。韓晃襲慈湖。峻自橫江濟。陶回又曰。覆諸小丹陽。猶可擒也。而又不從。峻果夜逃其中。以無梗而得出。亮延冠而不爲備。峻既近而不可制。乃委而先竄。時嶠已下尋陽。亮奔之。卞壺以大桁東諸軍。敗於西陵。又敗於青溪。峻焚臺省。諸營皆盡。而壺殊力戰以死。子珍肝隨之。當時所傳爲父忠子孝者也。峻以兵入。褚裒抱帝升坐。峻至。裒叱之。觀乃不敢犯。然恣橫官府。更易朝堂。已惡矣。三月。

庾太后崩峻南屯於湖。亮矯莫適主也。且慮兵弱遣王
愆期邀侃荊州恨在不預顧命侃江左所謂巨擘也而非
純臣見於斯舉也。嶠使三至激言先下。毛寶曰師克在和
乃自生同異侃未決愆期颺言如峻得志公寧有容足之
地乎。夏五月侃舟至尋陽亮往謝侃曰脩石頭以擬老子
今見求耶乃同趣建業。峻據石頭而劫帝劉超鍾雅步
侍左右郗鑒自廣陵扼其東道矣侃使召兵三吳以分其
勢毛寶以前鋒奪約餉萬斛寇已偏飢矣鑒渡江侃舟師
乃會侃築白石壘使亮守與峻相持孔坦曰不還郗公東
門無限還鑒於京口約攻淝口毛寶走之約召趙師而

史書

卷四

晉成帝

奎

奔歷陽。初桓彝聞京師之失守也退屯涇。韓晃攻下宣
城彝死。八月石虎攻趙蒲坂曜追破之伏尸二百里遂
攻石生於金墉襄國大震。九月導聞峻將殺已竄於白
石。義兵久頓嶠貨米侃各言西歸嶠曰勢不旋踵今日
之事也。公若沮眾義旗廻指矣侃不勝眾議乃分餉毛寶
燒句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始不去知勝之不遠也。
晃攻大業長史殷羨曰急攻石頭自解已水軍及白石俱
進。朝峻於陣弟逸收其眾而仍守。嶠立行臺使四方知歸
冬十一月勒救洛陽曰使席卷河北而東吾事去矣十
二月後趙軍及成皐而不見守兵遂詭道進至則曜方飲

博一戰而擒之。

四年春正月鍾雅謀奉帝赴西軍任讓入宮收之及於劉
超帝抱持悲請而不能免其死。冠軍劉胤攻拔歷陽祖
約奔後趙。趙太子熙奔上邽尚書胡敷曰猶可守也斬
之而行後趙取長安。二月蘇逸誅帝入溫嶠船侃請免
讓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導令取故節侃笑蘇武不如
是姚伯子謂侃亦有魏焉其惟溫嶠乎曲行其志於王敦
其善於爲武者也而曲儒議嶠勸進時毋牽裾而不止
爲宮闕焚而議遷會稽豫章導曰示弱矣北寇伺隙也務
本節用無豐約一也褚翼爲丹陽尹收集散亡京邑以安

史書

卷四

晉成帝

奎

朝議留嶠輔政辭以導留資蓄具器用而後西還。亮
請罪手詔慰諭侃奏相州下敦擁兵不餉導有之移刺廣
州。夏四月溫嶠卒代以劉胤後汰縱酒侃鑒以爲不任
也。秋八月後趙拔上邽熙殺趙亡淵聰曜三世廿七年
耳弒亡相繼而屠各萬五千人藏於虎無遺種作逆之報
固宜慘也。冬十二月郭默襲殺劉胤傳其首曰反卽命
之江州。

五年春正月侃討斬默與導書殺方州者得方州殺宰相
者亦宰相耶時桓宣不從亂侃上爲武昌太守。二月勒
稱趙天王立子弘爲太子宏爲大單于進虎爵中山王虎

怒曰成趙業者我也。大單于顧及婢兒耶。且俟其晏駕也。
趙殺祖約。胡奴或竄道重曰。不可使士雅無後。夏五月。侃兼督江州。移刺武昌。六月。張駿復收河南。秋九月。趙稱皇帝。郭敬冠襄陽環馬而浴。周撫避其強也。敬遂戍樊城。造新宮。

六年春三月朔日食。趙既建太學。夏舉賢良方正。營鄴。盡倣漢儒興作。置洛陽行臺。曰南都。觀則美矣。實以民勞。冬。歸王導胙。非三朝。見而帝必拜。

七年春。趙燕羣錫而高自擬。受命之君。下漢高耳。光武或庶幾焉。魏晉之爲狐媚也。故勉爲敬儒。一日不怡而曰。吳

史書

卷四

晉成帝

空

蜀未一。恐後世不以爲受命之君。徐光曰。人乃有不憂心腹而憂四支者。夫中山不仁而忘義。父子並據。有輕太子心。萬年後其不可復制也。乃默然。命太子弘省可尚書奏。秋。桓宣敗郭敬。拔襄陽。侃即使焉。宣軒載鋤耒。以勸耕。八年春。趙以幣來脩好。詔焚之。王弇州於是謂晉能爲趙宋兄。三月。寧州叛降成。夏五月。慕容廆卒。仁敗號而據遼東。國乃分。勒寢疾。虎以遂其盜謀。通謁焉。絕。悉還。在鎮諸子。而收其權。秋七月。勒死。虎劫逼弘。宿衛其子邃也。弘求讓位。不獲。乃先莖而潛瘞。九月。虎弑其太后劉冬石生石朗。舉長安洛陽兵以討。皆不克死。蒲洪降趙。

勸徙關豪氏。兗東實。虎卽命督流民於枋頭。姚弋仲督西。兗於攝。涼州中隔。貢使於成。假道。雄曰。涼州全隄衆強。稱帝亦足自娛。使者張淳對曰。二趙圖度天命。傾敗皇輿。寡君祖考以來。用是枕戈。成初欲使盜覆諸峽。爲是慚而達之。

九年春正月。仇池稱藩。二月。以張駿爲大將軍。涼梁通。而歲使不絕。夏六月。陶侃卒。庾亮代督。辟殷浩參軍。記室。成王雄卒。太子班立。諒陰哀號。秋。弟越弑其夜哭也。而立期。冬十一月。趙虎弑其主弘。慕容號攻克遼東。十年。改咸和。春正月。帝冠。三月。飲於導。夫人在宴。侍中孔

史書

卷四

晉成帝

空

坦曰。非禮也。且請傳納朝臣。諮諏善道。導惡而出之。坦解職。憤世之不容直也。導尤喜丹陽尹桓景之諂。榮惑守南斗。陶回謂導。造膝桓景。榮惑不退矣。夏。大旱。秋九月。趙遷都鄴。乃聽其民事。佛前此佛入中國而未恣者。中國未嘗自覺而效之也。虎羯屠首。佛圖澄實贊其虐。豈名慈悲者。而行故好殺哉。後世奸宄自興。必有妖僧尸之。亦利害之昭焉。可見者也。冬十月朔日食。張駿請北伐。曰。民習凶殘者。繼世矣。恐後生亡其戀慕之心也。十一年春正月。慧見奎婁。遼東涑海慕容號涉水斬仁。而國復全。二月。立杜后。帝臨軒而備六禮。趙時金斤。

斗果而後爲大武殿及東宮民以蒙飢

十二年春石虎自稱天王。號亦王燕矣。臣趙而請其師伐段。

十三年春趙攻段遼南燕掠其北而敗之遼奔密雲趙拔令支悉其地慕容翰奔宇文氏。成主虐大臣多死諫漢王壽屯浹。朝時常辭餐。龔壯者父死於特而仇焉不仕。自巴西說壽以因民心遂成於晉之爲忠也。夏四月壽以盟師既弑其主期遂自取也更漢號追帝其父驥而殺雄諸子壯復誓漢徵以太師不至矣。趙伐燕及於棘城爲攻段之役。號未會師也。號懼將亡慕容根曰是成趙強矣劉史書

卷四

晉成帝

七

佩曰安危在一。人惟自強以厲衆各將死士亢戰虎頗堅城十餘日。退則敗於號子恪矣。不潰者獨石閭一軍。蓋亦有虎之心者。閔欲先除蒲氏。虎曰吾且籍之一天下。既虎謀復燕海島之戎轉餉及高句麗。六月罷司徒官導爲丞相蔽帝抑士。以久其政。是與而亮以招鑒起兵。則好亂而不自審矣。鑒不從而導聞徒興言於角巾歸第澹辭漫應。導於是爲善處矣。亮爲是屈而自止。然遙執朝政。擁兵上流而末之釋然。導對西風乃歎元規塵汚。秋。漢霖龔壯以上封事曰。其天示監前盟乎。誠奉建康以啓藩封。雖帝降爲王。然傳世有永矣。冬。百僚議爲王導降禮。以

問顏含含曰。禮無偏敬也。既退而惡佞言之聞。什翼徙立。使孤監北卻明反逆殺人姦盜之法。刑清而政簡。代以復疆。東自濊貊。西及破落那。南距陰山。北盡沙漠。段遼自密雲求迎於趙。亦使於燕。十二月趙師至。號遼合而覆敗之。

十四年春二月庾亮表請伐趙。太常蔡謨以審彼已。而見亮之非虎敵也。以詔論止。秋七月王導卒。庾冰參錄尚書事。晝夜勤治。憂寬而任嚴。曰。前相之賢也。猶不堪其弘。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人。以充軍實。郗鑒薦蔡謨自代。曰。唯能集新附而卒。九月趙將陷沔陽。及郗城。兵敗將死。而亮不能救。竟陵太守李陽敗諸石城。乃退。

卷四

晉成帝

七

十五年春正月庾亮卒。代以其弟翼。何充爲中書令。慕容翰伴狂以省宇文之山川。號迎之歸。李太微代都雲中。秋。漢大閱。趙連之入寇也。龔壯曰。事胡孰若事晉。且滅晉而不臣胡。國必亡。寇以止。而復伴龔。冬。趙合兵得五十萬。蓋五丁取三。四丁取二矣。以計七州之民數。其衰耗可知也。栗積樂安者千萬而餘。曰。伐燕。是空國之舉也。號度虎不復備。入自嶺嶠塞。所至焚燒。而趙兵會莫之禦。空聚空散。民勞甚矣。極於虎死。其斬艾歲甚。漢致書。署趙王石虎君。趙使漢亡將李閔。報之楷矢石弩。示服。

遠也壽下詔賜使來庭貢其楷矢。

十六年春正月燕築龍城立宗廟宮闕二月朔日食

初號使獻密雲之捷以請王議未決刻期大舉莫之應也

既燕王之命爲嬖表決使於會宴明言四海板蕩宗社爲

墟而宴江沱以足樂也少康一族有窮是滅靡鬲非諸君

任乎今虎毒吞噬必蜀焉食既不北師又緩西討使虎據

形便以東南臨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三月詔正土斷白

籍李閔載淫虐輸諸漢曰鄴宮壯麗虎以刑御壽慕之

於前人儉約寬惠也悉更殺諫者蔡興李疑民乃思亂

十七年春正月朔日食庾惔在豫壽酒餉江州王允之

史書

卷四 晉成帝

主

以上帝曰大舅亂天下小舅復爾惔乃飲鴆夏六月帝

不豫福祿有不奕宰相入見水請嗣以母弟琅邪王岳充

曰父子相傳也帝崩岳卽位不封琅邪奕封東海秋七

月帝以嗣位推功二相充曰水之力也如臣議不親升平

之世竟避諸庾出鎮京口冬十月燕遷都龍城翰以地

圖示號且曰必先高麗乘虛則心腹之疾也師起翰曰北

道平瀾高句麗所備也幸以偏師精兵南入而中潰之矣

十一月以敗其王釗遂入九都王走虜男女五萬及王母

妻而還豫章太守褚裒識度清遠有時名十二月女立

爲皇后辭事任而刺江州趙之作臺觀者四十萬造甲

船六六十萬圍無居人矣或謀因怨則坐死數千家時平

陵石虎夜移狼狐逐南而蹊虎曰南并祚也入寇之徵位

出車牛二米十五斛絹十疋子驚不足以給道經相望也

康皇帝

建元元年庾翼功名自喜而任滅胡取蜀獨善桓溫薦其

雄才殷浩隱居市名徵之不應遺書譏以王夷甫可鑒也

謂江東事去以前相導失刑使連燕遼約期大舉朝臣贊

者庾水桓溫譙王無忌而已秋七月詔經略中原翼表桓

宣督軍丹水溫前鋒以伐趙漢主壽卒太子勢立翼

移鎮襄陽遣表卽發出水鎮武昌爲後援充徵輔政

史書

卷四 晉康帝

主

二年春正月趙兵集矣白鴈集殿占爲空宮虎以大閼罷

兵使果南其坐談退之耶翼功雖未建其舉不可少也

燕伐宇文弼翰爲前鋒斬逸豆歸開地千里歸而死忌矣

翰死而歎謀未盡使羯騎跨據中原桓宣有丹水之敗

慙憤而卒翼代以其子之方帝疾將尋輟於會稽王昱

充守父子相傳議秋九月帝崩太子聃卽位褚太后臨朝

東安藩而辭政冬水卒翼還鎮夏口繕積以圖後舉

孝宗穆皇帝

永和元年春正月趙治長安未央宮者四十萬人表揚千

里以較獵重殺人法於其禽獸燕是時罷苑囿以給新民

燕以二龍見瑞叛而自紀年。劉俊奇溫才而豫識其不臣。秋七月翼卒何充不欲荆楚世於庾也而薦溫俊謂會稽王昱曰形勢之地溫不可居不則以俊行也昱清虛寡欲時以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故不樂往溫乃以荊州刺史都督六州俊代庾之方監汭中冬涼分增沙河州置三刺史駿假王號官制器服略擬焉

二年春蔡謨以何充卒領司徒三月褚裒薦殷浩尚書令會稽王趣之以去就為時與廢而後就當其隱也望之者其如蒼生何夏四月朔日食張駿卒子重華嗣趙攻之悉師而不能戰張軌乃舉主簿謝艾曰少才堪使也

史書

卷四 晉穆帝

主

卽以中堅將軍將步騎五千大破趙兵漢繼為無道李奕因思亂之民而攻之自漢壽至於成都則從者數萬射死在閉城之拒然山谷聚瘡並以飢掠而民愈不堪桓溫將伐之江夏相爰喬曰國寇二患蜀弱也乘及其未覺也萬人疾趨而出險矣我能遠征胡亦不敢有易心縱其侵軼留守足以當之無憂也拜表卽行朝廷憂之劉俊曰必克也患在克蜀後專制朝廷耳

三年春溫軍至青衣勢始議拒則又悉師健為溫用袁喬策三月全軍至成都戰三捷而健為潰矣勢出戰竿橋矢及溫馬吏鳴進鼓喬劔督力戰而大敗之成都門焚勢出

降溫入撫其民舉賢旌善月餘而還始特流驥逐流民入劔閣興言卒成割據特死流繼還之雄終及驤子壽而亡於勢兄弟子孫遁為帝王者四十四年祚符季漢然德威去之遠矣勢至封歸義侯夏趙擊涼而再破於謝艾虎歎偏師定九州而以抱罕挫也虎益富於盜冢前代陵墓徧及聞沙門言胡將衰則大苦晉人為厭華林苑夜作十六萬子弟分兵行州皆重為刑殺而輕風雨此其為厭勝也為娛交觀曰抱子弄孫無憚天崩地陷蓋合秦皇二世之驚愚而為古今虐首矣誅忠殺諫觸而必死者多矣則又不可勝書冬十月錫命及涼重華要王爵曰涼之

史書

卷四 晉穆帝

主

事晉何以不如鮮卑

四年虎將廢太子官易以秦公韜也秋八月宣使盜夜殺韜將以致虎而弑之虎出而中止賊得登中臺觀揚灰也孫猶在抱收者取之虎懷號牽衣而帶以絕虎乃有疾溫還加征西將軍臨賀郡公昱忌其威名屬朝權於殷浩浩引王羲之護軍羲之曰內外協和然後國家以安九月燕王銑卒子儁立虎入張豺言語羣臣子二十輒殺父吾今立十歲之世朕不迫其二十也冬十二月以蔡謨為司徒辭也有逆趙東宮之衛皆戍涼州其高力萬餘當十選也

五年春正月趙以稱皇帝大赦而不及涼譙行及雍城

縣

有

梁犢因怨而用之長柯其斧以攻下辨則所向奔潰

縣

有

平苞於長安李農於洛陽虎乃大懼而將及姚弋仲蒲洪

弋仲將眾求見虎辭以疾曰召而不見安知其存亡虎

爲力疾弋仲曰爾以兒病耶幼不擇教逆乃誅矣且病而

立幼亂之所起也若犢者老羗保破之彼因思歸不得而

爲亂耳而憂賊耶既斬犢於榮陽弋仲封西平公洪略陽

公弋仲獨能爾汝暴虎而不撓其怒者惟素梗不撓於非

義當虎篡時不賀曰負先君托夏四月虎死姚伯子蓋

快石氏之趨亂以亡而至於無遺種也虎立世使子遵斌

史書

卷四

晉穆帝

七

及豺輔豺則出遵殺斌是亦有亂心矣遵聞喪於河內以

太子許閔歸而殺世也豺也遵立而天棄其暴風雷雨雹

拔樹焚聚太武暉華災而釐火金石蕩盡蒲洪遣使來

降天下皆期亡趙慕容霸發策於燕恪於是爲輔國將

軍選精二十萬講武戒嚴桓溫出屯安陸壽春來降秋

七月以庾翼偏師之敗而復失之哀還鎮渡河來附者二

十萬不動撫集而略盡之死喪失豈在伐哉其將非也蔡

謨爲異於師出習鋼於宴安耳未足爲正也哀還鎮聞哭

聲而卒矣梁州刺史司馬勲聞石苞以關右討遵而秦

中歸以州師赴之則各守令以應晉未至長安二百里耳

史書

卷四

晉穆帝

七

遵遣騎取苞聲言拒晉勲怯拔定還晉之失機大抵此類

也若關中克復因蜀勢善置守焉燕亦未得盡有山東也

荆楊之師憑其聲氣而進矣何者民離全晉未遠故老猶

存共主故義倡而必應非若宋齊易姓以後各土其民而

至已定也石閔弑遵而立石鑒秦雍流民過枋頭蒲

洪收而爲之主鑒畏閔而不能靖再遣攻焉閔斬之且

幽鑒以觀人心之向背也啓城入者皆趙人出者胡羯矣

乃斬男女二十餘萬羯無留人焉知其終不已附也然公

族從石祗襄國者猶萬計且外鎮多擁衆故鑒自幽中有

召

史書

卷四

晉穆帝

七

六年春正月閔滅石氏之迹魏號而李姓石琨以爲討敗

焉閔遂乘勝擊張沈賀度於石賁鑒所召也用弑鑒幽中

殺虎孫三十八人石氏在鄴者盡矣勒虎仍虐屠宰中原

暴攘主位鋒鏑奮捫交盡其民而無厭極終以自斃距曜

二十三年耳父子兄弟之屠戮無寧歲也更沈其宗於閔

者非常之暴非如是不足以影天道報施之平也閔月

閔自立爲魏皇帝先若迎天子都洛者以觀衆心殷浩

督楊豫五州蒲洪擊破弋仲子襄改苻姓稱三秦王

二月燕伐趙拔薊城將坑其士卒霸曰非王師先聲也從

之因入都焉悉得幽郡縣魏主復姓冉蓋以虎養子改

物。洪獲趙將麻秋從之寔。而遇鳩謂子健曰我冀中州也。稱汝才宜急入關而死。石祗稱帝於襄國不附魏者應之。弋仲爲其右丞相。夏五月。廬江太守素真克合肥。王朗赴洛。其司馬杜洪留長安。卽據之。苻健謀入。與其兄子菁分道曰。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也。散騎常侍辛謐歷劉石而不污。魏聘以太常辭。而遣之書。君王功已成矣。歸身晉朝也。不食而卒。秋燕狗冀州。取武章河間。冬十一月。苻健入長安。走杜洪使來獻捷。且脩好於桓溫。謾虛司徒之位者三年。十二月。帝臨軒遣徵朝罷而不至。會稽主責以無人臣禮。然後詰謝。免爲庶人。

史書

卷四

晉穆帝

三六

七年春正月朔日食。段龕以青州來降。苻健自稱秦天王。二月。魏攻襄國百日矣。祗去帝號求救。張舉許燕傳國璽以出悅綰之師。弋仲病遣子襄曰。不梟閔無我見。三月。石琨偕襄至。閔戰勝而不固壘。用道士言。太白入昴必殺胡王也。再戰。綰師疏布曳紫且至。魏方恟於三敵。而祗出衝其後。以大敗歸。喪其十萬。祗因易魏使劉顯攻鄴。則復喪師於閔。夏四月。司馬勲爲杜洪擊秦五丈原而不進。乃還。劉顯敗還。殺祗自立。秋八月。魏徐亮荆豫洛州來降。慕容恪取中山。弋仲遣使來降。溫蒙內深於浩。而不得北伐。是以燕秦得先之而收地。冬十月。

溫拜表輒順流而軍武昌。浩則恐其名出師而內向取已也。以會稽王書招溫還鎮。才既戡亂而徒爲中樞。外失嚴機而內且產患於朝廷。是則浩之罪也。使溫是役以內向舉。雖有詔亦不止矣。

八年春正月朔日食。秦王健稱皇帝。杜洪殺地旋并於秦。魏殺劉顯。石琨來奔。斬之。漏於外者乃隕旣。浩強與溫競功。出許洛。謝尚有美督統進屯壽春。豫牧張遇以怒尚而降秦。師用不進。命美鎮下邳。三月。弋仲卒。遺命子襄事晉。襄戰秦帥而來歸。詔屯譙城。魏閔遊食諸郡。夏四月。燕獲而斬之。慕容評攻鄴。魏人以閔子守。上史書

卷四

晉穆帝

三七

傳國璽求救。燕盡降其城外矣。乃誅妄言於張舉。謝尚率姚萇攻張遇秦之救者苻雄。敗諸潁水。乃還屯壽春。雄從遇衆入關。許昌別置鎮。秋。慕容評克鄴。燕使鎮之。九月。浩進屯泗口。冬十月。謝尚克許昌。十一月。燕稱皇帝。雖勢強秦代。然趙地多披離。未定有其半也。晉使至。遽曰。承乏爲中國天子。改司爲中州。龍都建留臺委務於乙逸。九年。夏五月。重華攻拔秦上邽。詔進涼州牧。殷浩置謀於秦。須應僞耳。卿遣刺襄皆輸情焉。襲之以兵。弗克。繁有辭。苻健納張遇母。而假子戲朝。遇以亂謀得死。浩聞而未

審則以所置者成。冬十月，率衆七萬伐秦，前驅襄也。而不之備，襄邀敗諸山桑，棄輜而走保譙。十一月，張重華卒。庶兄祚假輔政，廢其子曜靈而自立，爲淫虐，殺裴妃謝艾。茂寔之政以衰。十二月，姚襄徙屯盱眙，招掠流民七萬，乃表浩罪。謝尚都督江西淮南，鎮歷陽。

十年春正月，張祚稱王，改元僭擬。丁琪曰：以一州之衆，舉虜爲抗，民奉命而不疲者，曰事晉爲忠也。今自尊以携民，則強弱之勢難支矣。不聽。斬琪。溫疏浩罪而免之。徙諸信安王述，雖刺楊州，權總於溫已。外不符中，以猜爲情者，奸雄之所笑而輕也。故包之久而後發，猶歎用違其才。堪

史書

卷四

晉穆帝

主

尚書令也，告之以書，浩荅慮慎啓閉，而達空函，乃死徙所。二月，溫帥師伐秦，民持之安則五年矣。燕勢亦以漸固。姚襄叛降燕。夏四月，別將攻上洛，獲其刺史溫進，敗太子萇兵於藍田。長驅阻澗，健固小城，悉兵雷弱兒。合萇兵爲拒。溫善撫諭，降者獲慰，意其且解左衽也。泣不晷復見官軍。五月，江西流民叛降姚襄，執陳留內史詔召還謝尚。溫於斯時也，入穀地而孤。燕更霸曰垂，錄臺得東北之和，以深僞忌。王猛被褐見溫，捫蝨談世務而當曰：長安咫尺而不渡，溺水百姓未知公心。溫歎：江東無比，署軍謀祭酒。胡三省曰：伐燕伐秦，皆乘勝進逼其國者，爲勢

以潰之也。彼內無變，則威殫矣。故見重以取敗，向使輕頓堅城，後援不續，將有不能歸者矣。姚伯子曰：使溫得用師，閉祗構亂之初，而有若猛者贊之內治，穀克而天下定矣。功之不濟，撓者多，而後其時也。與秦丞相雄戰於白鹿，不利，且乏食，徙三千戶而歸。秦比略溫後，喪失萬餘，然斬甚。秦大飢。

十一年春，秦大蝗，牛馬相噉毛。夏，姚襄據許昌。二月，苻健卒。太子生立，生少而安忍，健明引大臣輔政，而陰令除焉。故初卽位，卽以議元殺僕射段純。秋，殺其后，以當星變。輔政大臣誅除無遺矣。閏月，京張璠謀復位曜靈，祚

史書

卷四

晉穆帝

主

弑之以絕望。京人立玄觀，共誅祚也。權自爲都督。段龕非僞稱帝，書抗中表之儀。十二年春，燕將恪圍廣固。京稱藩於秦，以亂故。桓溫請移都洛陽，不許，以爲大都督討姚襄。時襄攻周成於洛陽，溫自江陵北登平乘樓，東望中原，而歎：王夷甫諸人之咎也。秋八月，大敗襄兵於伊水，并降周成。溫入洛，謁修諸陵，置令設戍，表謝尚鎮之。還，襄據襄城，而圖關中。冬十月朔，日食。恪圍龕也。曰：龕得衆心，而外援絕，壅而飢之，使自降也。以此龕降，齊地遂定。然夷性之終於虐也，坑降三千。遣司空車灌如洛，脩陵，總臨太極殿三日。

十三年。改升平。春正月朔。帝冠。太后歸政。夏四月。姚襄進據黃落。秦禦至而固壘。鄧允曰。疆很可激也。歷壘門而戰。斬之三原。弟萇降秦。桓溫南還。王猛去之秦。東海王堅得焉。時生傑虐。剗心鑿頂其好殺也。謂路何以有行人。時猛虎夜發屋。則喜於天之助其不迫。秦人皆必生亡。猛固勸堅自取之。六月。堅弒生而自立。稱秦天王。而任猛爲治。則謂猶昭烈之有孔明也。秋七月。張平以冀中立。冬十一月。燕徙都鄴。王猛爲秦左丞。總理清肅。廢政以立。然方之古賢爲猜刻。

十四年。春三月。秦擊張平。時鄧允獲平子蚝。皆負萬人。嚴

史書

卷四

晉穆帝

今

以同爲秦舅。秋八月。將以桓雲刺豫。王彪之曰。兵權不可萃一門。遠才而用謝萬。王羲之與書曰。每與士卒下者同其甘苦。則善也。秦大旱。堅減省自後宮始。猛未和衆而見才。特進樊世。負佐健定關。而謂曰。吾輩耕之。君食之耶。猛曰。且使汝炊之。以甚其不堪。而發有怨言。堅以斬世也。猛乃得行其志。泰山守諸葛攸伐燕。入武陽。遇恪而敗還。時燕方降張平。渡河置守宰。樊豕無厭。欲以力并。期滿百五十萬。若罄地調發。戶留一丁耳。改從劉貴之書。猶三五徵兵。期集來冬。

十五年。春二月。張璠將爲亂於京。宋混誅之以輔政。玄靚

去其王號。王猛尹京兆。御史中丞鄧允耦而執法。權豪貴戚。殺慘刑。免二十餘人。蓋旬月而堅親道不拾遺。歎天下之有法也。諸葛攸伐燕再敗。冬。豫謝萬。徐亮。郝彞。復伐之。蠻引還。以病萬以爲畏也。而偕之初。萬忽軍事而驕。勁卒謂諸將。兄安知怨且萃。造之而厚托。自其隊帥以下。故其還也。師潰。幾見圖。億安而止。許賴譙沛。相繼淪沒。則用人之失也。十二月。慕容儁疾。而屬國於恪。辭曰。太子正統也。而何敢干之。若以臣能負荷。輔可也。

十六年。春正月。偶卒。諱立。恪爲太宰。慕輿根恃勲舊。輕恪而思亂。構其間。以兄亡弟及餌恪。更以其謀不軌。問曉。不行。則懼衆以遷都。恪誅之。而後綜政。必咨之太傅。評而不專也。庸多難。而民和。或謂儁死。中原可置。溫曰。恪任政。憂方大耳。三五之徵。期集。而相驚散者。羣聚塞路也。三月。

史書

卷四

晉穆帝

今

恪慮或乘之。所在置將示威。秋八月朔。日食。謝安有盛名。徵辟不就。殷浩同初也。人亦曰。不出當如蒼生何。溫以爲征西司馬。冬。獨孤沒于降秦。

十七年。春正月。劉衛辰降代。夏五月。帝崩。無子。琅邪王丕嗣。姚伯子曰。大京繼大統。大義也。涼張邑作亂。冬十月。張天錫誅之。輔政。秦命牧伯守宰。各舉孝弟廉直。文學政事。舉者以之。殷最。故士勵而官得人。田闢用給。而盜

息猛政在必行。而賄賂先絕也。

哀帝

隆和元年。春正月。減田租。畝稅二升。二月。呂護攻洛陽。守將陳祐告急。溫遣徐晃刺史吏希助守。而請都焉。著作蘇綽疏其趨民死也。王述曰。非事實也。虛聲威朝廷耳。秋七月。燕師還。遷議止。冬十月朔。日食。吏希退屯山陽。司豫監軍袁真亦自汝南退屯壽春。

二年。改興元。春二月。帝欲行三年喪於周太妃。僕射江彰曰。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夏五月。溫加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王坦之爲其長史。而王薄。王詢。參軍。

史書

卷四

晉哀帝

全一

郁超。溫以之爲喜。秋八月。李角亢。張天錫弒玄龍而篡涼。汝南太守朱斌襲克許昌。

三年。春三月。大閤戶口。所在土斷。帝服長生而藥發。褚太后臨朝。燕略地河南。夏四月。陷許汝陳。溫屯合肥。徵以楊州牧不至。秋七月。乃居赭圻而遙領。燕徙其宗廟。百官於鄴。使軍盟津成。舉以取洛陽。時守兵二千耳。沈充于勁自效。以雪門耻。詔募千人往。祐卽委之守而南行。勁喜曰。吾得致命矣。秦之公封。引屬及富商。乃屬其選於銓衡。

四年。春。溫移鎮姑孰。以弟豁監荆揚軍事。三月。帝崩。琅

邪王奕卽位。弟承兄統義也。燕陷洛陽。沈勁死之。溫公曰。能子。司馬勲脫蜀而吞滬。以益州刺史周撫。恩洽保蜀也。六月。卒。代以其子楚。秦擊降匈奴曹毅。劉衛辰。冬十一月。勲反。圍成都。江夏相朱序救斬之。

帝奕

太和元年。秋七月。秦寇荊州。始有西患。改會稽以琅邪。而昱固辭。至受而弗視。冬。以丞相錄尚書事。加殊禮。而受也。琅邪祀大宗。多以登帝。燕陷魯高平。南陽督護趙德叛入燕。燕爲置戍。

二年。春二月。燕慕容恪卒。遺言非用吳王垂。不足以却晉。

史書

卷四

晉帝奕

全三

秦秦之視燕。以爲可圖已。桓豁攻拔宛。獲燕戍將趙盤。苻健之予以反死誅者。比六公而盡。君子以大爲猛政。疵。

三年。春三月朔。日食。冬十二月。溫加殊禮。位諸侯王上。溫以恪喪而垂未大用。挾威名而北走之。功立於恢復。四年。夏四月。以徐晃自領。帥步騎五萬人。入清河。袁真主攻譙。梁通水運。六月。別遣多敗燕兵。秋七月。溫遂至枋頭。燕大懼。謀奔和龍。使皆如暉評。君臣震鼓北驅。獲全國矣。而垂曰。擊之不捷。走未晚也。自號時深器垂。雖僞有忌。未嘗不多其勇略。惟恪之屬。垂以關國存亡也。暉評初不之用。

事且急，乃從其請，使帥拒眾五萬，而以虎牢許秦請救。王猛曰：「燕非溫敵也，不收使得收幽冀兵，引井潞之粟，觀兵榆中，晉勢成而秦事去矣。」急使鄧羌苟池、溫雖奸雄乎，其氣邁一世，洗腥羶而建非常所蓄也。西師喪功，遲燕衰而後動，蓋以晚益爲必勝者也。孰知猛垂爲不謀之合乎？九月，運斷糧絕，師且老還，則番池略其後而再破之。于襄于樵，師喪過半而退屯山陽，歸罪袁真，真則以壽春降燕。評忌深於番，還功賞弗行也。番娶段，故弗婦於可足渾，評因之謀番。吳世子曰：「莫如避之龍城。」冬十月，因田大陸行，微服矣。少子麟以告曉，而遣追騎，乃盡其室以奔秦。堅史書 卷四 晉帝奕 金

郊迎謂曰：「天生賢傑，當使共平天下。功成還卿本邦，忠孝於是爲雙美，復厚禮令楷以其才。」猛曰：「番父子，龍虎也，而借之風雲。」堅曰：「吾推誠於始矣，以番爲冠軍將軍，及段夫入內私，則情以牽罔。」燕梁琛如秦結好，歸言秦日閱而聚糧陝東，非久和者。況吳王往之乎？評不爲備。秦急伐燕，虎牢未入以爲罪。王猛帥師三萬，十二月，取洛陽。溫移鎮廣陵，敗還遼屬。爲民怨，秘書孫盛直筆爲晉春秋，威其子以滅門而不之回。是則史官猶不失於晉也。是非濟誅賞之不及，而私可奸，則道法交窮，而何貴於天地？王猛爲謫計以阱番。

五年春正月，慕容令奔還燕，猛以叛聞。番走，堅騎追還之。王猛擊走慕容藏於新城，留鄧羌鎮金鑪，桓容鎮陝，而還。五月，慕容令襲燕龍城，不克，走死。六月，王猛將伐燕，堅送諸霸上曰：「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吾當督眾繼發，勿爲後慮。猛但請卻置鮮卑之所。秋七月朔，日食。八月，秦克壺關，評之拒者三十萬，而餒戰，是以降者望風皆知燕必亡也。九月，猛入晉陽，評相持潞川，猛聞燕有丘積，而權及水樵，士之所以莫闕志也，間使焚其輜重，望火謂評欲怨，使眾散而國家俱亡。錢帛何所用之？趣散財結士，然無救於亡矣。冬十月，潞川之師大敗，而秦遂圍鄴。姚伯子曰：「猛在草莽，天下之略定矣，得堅行其志，猶遲之十四年，練士積餉，而固民心，非旦夕取辦也。有天下之志者，勝無全算，必不輕用人國以僥倖。」十一月，堅至鄴，蹕奔龍城，堅入，番慍見燕人，高弼密言曰：「立基覆簣，在慰人心耳。」改容於公卿寮吏，早伏復燕矣。秦將郭慶追得蹕，堅使還官師百官而成降。秦得燕戶二百四十六萬，口萬者千，蓋戰習則狎寇，有殺僇而無逃竄，故東北一隅有晉武季年全數也。燕僭帝號者十九年，猛之圍鄴也，民不擾，堅使鎮之也，假之便宜，多新政。十二月，遷蹕及鮮卑四萬戶於長安，封之新興侯。

六年。溫拔壽春斬袁瑾。秦復徙豪傑及雜夷於關。涼稱藩於秦。吐谷渾貢戰勝而威西單矣。滅仇池。守以其將楊安。代世子寔。遇長孫斤之亂。代弑而卒。遺腹生涉珪。什翼捷爲之赦。溫挫名枋頭。撫恤與歎爲遺臭。郗超迎其異志曰。壽春足雪乎。遂謀成。中夜溫總兵柄二十餘年矣。朝臣無與比才。知在敗餘。猶足廢立。然帝守舊無過。乃巖以宮秘。曰。不任女御而三男。非所以重宗廟也。十一月入朝。謝安遙拜。卽以褚太后令。廢帝東海王。而立琅邪王昱。取霍光傳備儀節者。僕射王彪之也。簡文旣立。溫輿入。卽對之泣。訖見不得言。溫殺東海三子。因逼新蔡王。日事耶。帝之元在是年。

太宗簡文皇帝

咸安二年。帝以藩王主內於溫時。所在忌猜。終陟帝位。而不點於惡名。雖經濟未宏。近怙穆矣。謝安以惠帝方。曰。清談差勝。三月。秦命禮送經藝之士百石以上。不通經藝者。能還民。秋七月。帝不豫。立子昌明爲太子。道子會稽王石溫居攝。遺詔及自取語。王坦之毀諸帝前。曰。宣元之

史書

卷四

晉帝奕

全六

天下未可專也。改以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帝崩。彪之以太子卽位。時年十歲。太后欲俟居攝。彪之曰。溫必固讓。將藉山陵也。以止。溫故心銜王謝。八月。秦加猛都督中外諸軍事。辭堅曰。卿不得辭。宰相猶朕不得辭天下也。然相之實。猛躬之久矣。罰不上貸。賞不下遺。秦之所以治也。旣相百官並聽。而堅若端拱。

烈宗孝武皇帝

寧康元年。春二月。桓溫朝。都下恂在移祚也。謝安王坦之迎諸新亭。笑語乃移日。三月。以疾還。諷者九錫也。安坦之緩而遲之。秋七月。溫疾且篤。以子熙弱使侄冲領其衆。

史書

卷四

簡文帝

全七

問安坦之所任。曰。不爲汝處分也。卒。姚伯子曰。溫審觀後人。而有未極之惡。視沒利之敦。識固遠矣。抑事專恢土。與擁私而成分裂之勢者。品幹異也。使能自克於東海之事。雖未純要不失爲當時之傑。熙謀冲。冲乃徙之長沙。稱遺命。以少子玄襲南郡公。方五歲。冲任政有請無專。遷而之忠。故王謝遂從容於朝廷。冬。秦陷梁益。非控上流以制之與。姚伯子以知猛初非有存晉思也。豈見秦分太史占曰。出尾箕而掃東井。燕復秦也。或呼明光殿曰。甲申乙酉。牛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急滅晉承統。而不之慮。二年春。謝安總中書。

三年冲讓安以楊州而領徐秋猛疾將卒乃請緩晉而急鮮卑羌則其審於勢者明也徐邈爲中書舍人顧問多所匡益冬十月朔日食秦始皇老莊圖讖

四年改太元春正月帝冠太后歸政秋七月秦虜張天錫除度田收租之制口稅米三斛在役者蠲其身冬十一月朔日食秦爲劉衛辰伐代而遇什翼犍之弑長史燕鳳請堅爲誅亂繼絕之師乃輟罪人而河分代使庫仁奉珪處其東衛辰攝其西期珪長而還

五年春高句麗新羅及西南夷皆秦焉貢志之滿矣而奢承宮室玩好故趙匠也眡以矜爲五胡冠而慕容眡其旁史書

卷四 孝武帝

六

矣農謂番曰猛死秦政頽而重以倭大王宜納英雄以承天意秋七月謝安督楊豫軍冬十月以秦强故阻江桓冲徙鎮上明使劉波守江陵楊亮守江夏詔急將枕安以兄子玄應監江北軍鎮廣陵玄募驍勇則得劉牢之以參軍前鋒將相之和於斯時也初謝安陋晉宮彪之曰保國寧家室斯大

六年春二月作新宮彪之卒矣苻丕督步騎十七萬人寇擊梁州刺史朱序於襄陽石越浮漢五千騎取舟而濟師序惶而守中城則秦克其外廓矣番陷南陽與丕會陣彭超欲遂困晉並遣重將秋七月具難以七萬寇淮陽

盱眙八月超攻戴遂於彭城韋宗圍吉利於西城冬十月大宛獻秦馬襄陽不下堅賜丕劍來春不捷無相見七年春二月李伯護執序以降堅嘉序能守以爲度支尚書而斬伯護超陷彭城謝玄救拔戴遂之衆而已難陷淮陰三月省供御節官僚以佐軍需夏四月魏興陷吉利死時秦宗親踵反堅歎晉多忠臣五月難超其陷盱眙而進圍三阿自梁益陷晉境日蹙於秦人有危心矣謝玄救三阿三戰皆逐北六月騎淮復大捷君川走難超七卒既生之氣人心乃有恃玄還加領徐州

史書

卷四 孝武帝

六

趙整琴歌曰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日緩急常語誰九年春正月左丞相王雅始以諫殿內立沙門精舍顯二月西域皆秦貢乃西略謀復都護矣夏六月朔日食冬十一月秦寇竟陵桓冲擊破之拔管城大飢十年春三月秦獲反者詰及故梓潼太守周虓曰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初彪之降也以母爲秦獲故故在秦而語尊晉堅嘗許之元會曰何如晉而彪曰犬羊相聚何敢比擬天朝而堅之不殺者曰烈士豈憚死殺之適成名秦苻融爲征南大將軍謀入寇也秋裴元略密具舟已西九月秦以十萬使呂光西誅有不臣者堅負勝一天下以

爲其力。愍彭超之淹歲月而圖大舉。冬十月。會群臣曰。吾士九十七萬矣。以伐晉。何如。左僕射權翼曰。未可也。其君無大惡。而上下輯。且謝安桓冲皆偉人也。石越曰。天道在吳。而地有長江之險。堅曰。江。吾役鞭斷其流矣。罷朝。以問融。融曰。太子以弱卒留守。鮮卑无錫之產。變寧獨遺晉未滅乎。且王景略臨終之言。而顧忘之。蓋是時。垂長皆志復國。在喪秦。垂尤親幸。以段則堅之驕。有陰導之者。是以堅入。太子宏少子。說及所幸。皆諫。獨垂進言。方今威窮海外。顧遺子孫。以江南憂。夫謀多無成。斷諸心則足矣。且使晉武從衆。寧能混一哉。堅喜。得垂共定天下。不能旦而詔下。

史書

卷四

孝武帝

本

十民一兵良家子二十以下材勇者羽林郎

十一年夏。良家子至。垂長得同聲言伐晉便矣。融猶諫。富饒子弟未閑軍旅。而垂長我仇讐也。秋八月。使融督垂。耗以二十五萬前鋒。先發。垂與兄子紹已密計興燕。是堅在人鼓中。而不之悟也。姚萇督梁益。加之龍驤。實衝曰。不禪九月。堅至項城。涼卒始達咸陽。益軍方浮江漢。幽其步騎。徐至彭城。旗鼓千里者。不相屬之勢也。前鋒至潁口。謝石謝玄分督拒之。合衆八萬耳。胡彬以水軍五千別援壽陽。冬十月。融克壽陽。彬退保硤石。石玄阻梁成洛澗之屯。融獲彬。趣石玄信。知晉急。狙勝。頓忘其初慮。趣堅進曰。兵寡

恐逃也。堅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名百萬。要其當敵之數。可知也。朱序招降。則情言石玄曰。及其未集也。速擊之。前鋒敗。則氣奪。可遂破也。十一月。廣陵相劉牢之引精兵五千。斬梁成洛澗。師則並進。堅估強勢。意晉人無敢交。乃故違衆而征。至挫於偏師。而中乃氣餒。登壽陽。望晉陣。恍惚八公山草木皆兵。曰。此亦勁敵也。秦旣陳。而晉至。玄謂融曰。若決戰。小却爲我陣。復弱晉而許之。曰。半渡。鐵騎威之矣。麾却。而勝軍以濟。則擊斬無前。大軍固倉卒難裨。而序急呼敗陣後。以帥奔。融死前戈。衆乃大潰。罷筋骨絕衣。糧以爭竄。踏籍死者十八九矣。故聞風聲。鶴唳皆驚。晉師之至。當是時也。垂師三萬。獨全。堅以千騎奔之。慕容氏翼幸於卽圖。惟垂以非義不能立國。且全授之曰。報德。朱序張天錫皆因敗得來降。復取壽陽。安相歲有秦兵。而靜以鎮。嚴且至。玄問計。賄堅而不語。桓冲入衛三千。却之西。備行若疎。淵卒克。嚴成功者。其所舉石玄。雖謂前事而畫定可也。提至。亦復悠然。躍與易殊品。浩之所以不及也。堅至洛。收散亡。僅十餘萬。垂自澠池請北。留堅許之。權翼言之弗聽。以私騎追。則草屨渡矣。是役也。獲秦樂工。始備宗廟金石。而琅邪王道子。以是時錄尚書。蠶食稍寬。而內重。十二月。謝石謝安進爵。皆不受。王國寶從妹

史書

卷四

孝武帝

本

如琅邪。以爲郎。安仰之也。酒禁開。因嬭道子而進。得脫焉。潛安在功名之方盛。增民稅。米口五石。乞伏罔仁。隴右。番從苻丕於鄴。待事耳。丁零翟斌攻洛陽。使番討亂。丕給氏騎。副以苻飛龍。屬之相圖也。番行至安陽。聞之。則有辭矣。宣言怒其衆曰。吾盡忠。苻氏而見圖也。得八千人於河內。夜襲殺飛龍氏兵。時慕容聞斌起。帥部曲會之。斬毛當。明燕人之思報仇。番濟河。則衆三萬矣。密召其子農楷。至。則數十騎奔張驤於列人。而集兵。

十二年春正月。鳳勸斌奉番。至洛陽。苻暉拒守。番曰。均之攻也。莫如捷鄴。至榮陽。稱燕王。然立統府承制。以故主暉

史書

卷四

孝武帝

全

存也。以翟斌爲河南王。帥二十萬向鄴。而丕方便石越致討於列人。農時收集。居各東夷。烏桓。衆寡。且用未具。以越舍大軍而我焉。先必弱而陵焉。不設備矣。卽夜襲斬之。膏越皆秦驍將。未遇而相繼敗沒。故秦人挫鋒。而仇秦者皆易之。劉牢之拔譙城。桓冲拔魏興。上庸新城。而卒議以荆界謝玄。安戒盛滿。使辭焉。可也。三分以還。桓氏石民荆。石虔謀伊江。而亂肆之封。則失制也。農會番兵圍鄴。拔其外郭。乃取枋頭。時東胡王晏。據館陶。爲丕聲援。故壁塢者。尚多觀望。楷紹相謂。德足來也。於是說降晏。則皆不威而下矣。而鮮卑故有爵位者羣起。三月。慕容泓以北

地長史。東收而攻華陰。慕容冲起平陽。攻蒲坂。姚萇世與苻氏爭秦者。從實衝擊中而敗。奔渭北。糾集羌豪五萬家。而王曰。後秦百戰以爭。慕容冲走。泓方張。使謂堅還家。兄皇帝。暉謂使不復顧樊籠人。凶問至而卽位。可也。泓遂進師。竟陵太守趙統克襄陽。梁州刺史進屯巴。五月。洛州降。六月。褚太后崩。三臨朝。無異言者。豈不私其親。堅敗萇北地。絕其水道。而營雨。乃歎其得天。泓苻部將殺之。以合於冲。萇納質而連兵。燕拔常山。桓石民亦因苻暉之棄洛也。而置戍秦內關之。不支。明委關東。聽爭者自取矣。冲敗苻暉。據阿房城。萇乃以休力。謝安問

史書

卷四

孝武帝

全

鄴城之特番丕也。請出師。玄石民牛之至下邳。徐充自走。河南悉復。安加十五州都督。假黃鉞。冲進逼長安。堅遣之。錦袍若示之存。舊驍者一男一女而二燕。以易秦。冬十月朔日食。青州降。玄兵漸進。劉牢之據碭磳。郭滿據滑臺。劉襲自河北克黎陽。苻丕假途求糧。而許之者。不與燕也。慕容暉自秦謀殺堅。以復。十二月。不克死。鮮卑之在長安者。皆死誅矣。秦葉漢中。十三年春正月。慕容冲稱帝於阿房。是爲西燕。劉牢之救鄴。至枋頭。番困於攻。且改北圖。夏四月。牢之進兵。番逆戰敗走。雖追者以爭輜重。轉敗。然番竟去之。中山不就食。

枋頭而牢之入鄴使永居焉。番雖止中山已感矣。坐敗軍徵還。丕反據之。鮮卑氏羌相餒。謝桓之勢有振。渡江後最勝機也。而詭自中起。太保安出鎮廣陵而卒。蜀守任權拔成都復益州。險全江河矣。威將北稜而中斷也。後秦攻拔新平。誘阮其衆。五月西燕攻長安。堅傷留太子宏守。而奔五將山。六月宏復委之。奔下辨。冲入而大掠。堅之寬仁。乃發民思。秋七月西秦執殺堅。宏來奔。琅邪王代安相而與之易道。晉之亂於是乎決。苻丕將赴長安。聞喪晉陽而稱帝。迎者并州刺史王騰及張蚝。番乘丕出使和入鄴守之。呂光破龜茲而還。據凉州。秦亂莫之有拒。

史書

卷四 孝武帝

李

也。然信讒殺士而人不心服。乞伏國仁築勇士川而都之。是爲西秦。丕既續秦。河北降燕者多。改事楊定。收集舊衆於隴右。以通關西。慕容農斬餘巖於令支。取遼郡於高句麗。冬十月燕以爲幽州牧。鎮龍城。則以民阜。十二月燕取博陵。初番攻鄴。樂浪王溫以中山餉。且預營焉。番至。喜溫之能治也。爰定燕都。拓跋珪以劉氏之多難。依賀蘭部。

十四年春正月。乃復爲代王。徙都樂盛。燕稱皇帝。鮮卑思東而冲築室。二月韓延因弑之。以立段隨。天錫之東。世子大豫依王穆於河西。魏安焦松聚兵迎之。諸郡響。

應以張氏世德也。進逼姑臧。而敗於新起之呂光者。穆曰。先收地。後攻城。大豫倒其用。翟斌爲燕誅。子遼奔黎陽。殺太守滕恬之。攘其郡。三月泰山守張願降焉。謝玄退屯淮陰。段隨以非宗見殺。西燕亂而東徙至聞喜。而泓子忠稱帝。代改曰魏。後秦因西燕之東。亦取長安而稱帝。六月以楊亮爲雍州刺史。鎮山陵。桓石民取弘農。置戍湖陝。西燕弑忠。立其相永爲河東王。秋七月河州宴七夕。氏啖青以狄道長登。爲苻胃之可立者。衆遂推爲雍河二州牧。拔南安。八月以丕命爲王。苻丕襲洛陽。陝戍將馮該邀而殺之。丕以秦滅。登適爲苻延。西燕稱帝。

史書

卷四 孝武帝

李

於長子。苻登大破後秦之師。喪退保上邽。十一月登稱帝於南安。載主啓行。以勵復仇。鮮鏗必銘死休。姚伯子曰。登蹶起而勝者。堅有猛之治也。人以思仇勝而國不永者。登不續堅之治也。思以替故善復者。不急與仇角。呂光稱酒泉公。

十五年春正月。謝玄爲會稽內史。蓋退朱序鎮淮陰。燕既降秦河北。而南觀兵。走濟北太守溫詳。擊破張願。以置楷於東阿。紹於歷城。始爲國患。青徐兗郡縣多所略。而惡翟遼以一城偏居三國間。致師焉。夏四月遼降於燕。秋後秦軍陰窺以太子興守。劉顯有兄弟之爭。張袞謂魏。

王珪及其內潰也。連燕師合破之。自是逼去而魏以強。
光毅大豫。苻登進據胡空堡。徐嵩、胡空皆故秦將。聚眾
固壘而歸者也。冬十二月。後秦執斬徐嵩。嵩曰。早見先帝。
取襄治之地下。

十六年。春。翟遼稱魏天王於滑臺。夏四月。朱序移督司
雍。戍洛陽。譙王恬鎮淮陰。二秦日戰。秋七月。各引兵還。
觀勝者。多去襄而附登。

十七年。春二月。呂光稱三河王。秋八月。登以輕兵攻安
定。襄擣空而悉其室。登妻在執。罵襄。既弑天子。而又辱皇
后乎。而以死。登收餘眾。復屯胡空堡。琅邪日以國敝。尚

史書

卷四 孝武帝

左

書令陸納歎好居。織兒撞破。是時道子以帝溺。政惟酒矣。
崇尚浮圖。罷民以爲供。局吏衛官守令。自僕隸婢兒也。僧
尼乳母。競進親黨。而官準於貨。政之所以壞也。而王國寶
實懷巨心。非苟佞以爲容已也。諷八座爲道子表加殊禮。
帝之初載。天下嘗望其有爲。以強臣數橫。籍親弟以有依。
易心泥水之捷。漸沉溺而莫覺耳。豈安制人手者哉。道道
子勢傾中外。已不平矣。見表而大怒。嘉護軍車胤之不畧。
侍郎范甯。時以黜國寶。然時採納甯言。

十八年。春正月。朱序敗西燕之寇洛者。追至白水。復敗翟
遼。亦南寇者也。一役而却二敵。乃委督護其子略。而歸襄。

陽。帝以不悅琅邪。欲用王恭殷仲堪。以問衛率王雅。對
曰。峻狹自是。幹略不長。不足以撥亂也。二月。恭以都督青
兗。鎮京口。秋七月。郭質起馮翊檄報君仇。殺襄虐。三輔
壁壘皆應。堅至是。猶以其仁。發民心也。唯苟曜先入襄。攻
走質。八月。劉牢之擊敗翟遼。降張願。

十九年。夏。馬頭之戰。襄先敗。而後勝。覺曜爲登用矣。魏
破賀訥。出燕師。麟還謂珪。終患燕。冬十月。魏擊柔然。徙
之雲中。還殲劉衛辰宗。悉降河南諸部。而值燕之衰。雌雄
所易也。衛辰少子勃勃奔薛干。以達沒奕干。十二月。襄
殺苟曜。以與登戰。而大敗之。登退保路承堡。襄喜得計矣。

史書

卷四 孝武帝

左

二十年。夏五月朔。日食。燕滅翟遼。桓玄習肖其父德。
自太子洗馬。出守義興。歸國南郡。其鬱憤不平。則道子醉
謂溫晚節作賊。發之也。冬十一月。殷仲堪以荆益寧督鎮
江陵。視士民惟玄畏。以爲固然也。至戲稍相擬。而不問。征
虜將軍胡邁見玄志趣不常。言殷侯倒戈授人也。徙道
子會稽王。以琅邪王。皇子德文。

二十一年。秦丞相竇衡稱王。長間登之討叛人而攻之。
番議伐西燕。而難無黨。范陽王德曰。國姓也。位號侵。除之
壹民心。冬十月。遂發次鄴。十二月。後秦襄疾還。屬太尉
姚昱。僕射尹緯於太子興曰。此諸公勿受也。汝撫骨肉。

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而幸與秘喪而擊秦禿髮烏孤志取涼紛陀曰務農講武禮賢脩政以先之然後可也

二十二年春正月受河西都統於三河石真若留之言曰吾根本未固登兒視典盡衆爲一戰以大敗還則無與守矣收衆入馬毛而後興發喪垂分部榜所趨以分西人之守又若道大行也者而垂其所聚出滄口入天井則聚糧臺壁俱破永還救而大敗也以衆於澗中之伏走長子而燕師圍之六月立簡文宣太后廟承國學明教張燕之言曰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貴之所由秋七月興擊斬登其子崇奔死湟中而秦滅自健稱帝迄云六主四十二年八月燕拔長子斬承二秦二燕皆合矣西秦乾歸擊斬楊定取隴西仇池楊盛其弟也乃來稱藩罷郡爲郡

史書

卷四

孝武帝

左

二十三年春三月朔日食丹陽尹王雅領太子少傅道子明腹心國寶王緒以爲嚴黨自朝分矣以太后故而外解垂近施荒用事者稽魏使以求馬而啓邊患使太子寶道五原以伐之高湖諫曰世好也繫我旆且珪少歷諸艱勇而沉太子易之損必多不聽夏五月寶道垂疾已作魏驕之以西避秋七月燕自五原進臨河爲濟具禿髮

徙康川長星見自須女至於哭星帝舉酒屬曰古無萬年天子九月魏進兵臨河別遣邀中山之路則網羅具矣遙言垂死以震之冬十月寶燒船遁恃河而弛備十一月魏及之參合陂則暴風夜合水也燕已且驚於營山之魏師及珪縱擊而別遣者北還合之寶以身免而卒遺魏坑者四五萬人既還司徒德曰虜輕太子矣乃期會兵中山

史書

卷四

孝武帝

左

二十四年春垂帥師哭參合陂而發疾然竟襲平城踰青嶺經天門直指雲中又魏之不虞也諸部皆畔珪走無所而垂疾篤矣築燕昌城而還卒上谷寶立而弒毋易置守將家難作矣呂光稱涼天王烏孤乃不受其爵慕容農以部曲之晉陽儲置而民不堪秋九月魏主珪帥四十萬至農奔中山魏取并州是歲珪改元用天子禮矣初建臺省官以華更用儒接士而盡其言招撫離散勸課農桑寶惜中原期爲已民而殺僇爲禁燕議魏禦皆曰拒險守關縱入平地不可敵矣顧從麟計以中山完守爲可挫銳延之長驅帝戲廢張貴人而死於被迨太子德宗卽位而弒不明是以重其不慧之稱孝武重藩之樹取爲道子敵而身先內變朝廷無人繼者莫之振故益其亂以趣亡道子不替相且進太傅楊州牧假黃鉞國寶緒是以

參管朝權。王恭入赴山陵。將誅寶緒。而不可於王恂。顧謂恂。君胡廣也。晉陽之師。遂自井陘。爲燕守者。鄴信都中山耳。魏得崔宏以爲黃門侍郎。偕張袞創立法度。以中山城固。先之信都。遣別將攻鄴。

安皇帝

隆安元年。春正月。魏拔信都。禿髮攻取涼金城。是爲南涼。曰西平王。寶庶。會爲長。番時守龍城。有嗣命。寶立而建少。故緩師。三月。始達薊城。番顛而後濟。老死兵戈。基未固。寶庸材承之。捷矣。以不能其母兄弟。故乘寇鋒而相圖也。趙王麟欲敵燕。而有之。中山之圍。故縱寇。寶募盜。有淳

東書

卷四

晉安帝

一百

沱河之捷。不戒於魏師之復。喪仗焉。麟不獲於弒立。而奔西山。寶既不得前會。又畏麟爲羣。不逞聚。乃以萬騎奔會軍。開封公詳以從寶不及。留守。魏悉攻而不下者。曰。恐爲參合陂。寶拔會兵。給隆農。而盡以薊府行。會敗魏追兵。夏澤。故夏四月。寶得至龍城。是則會之力也。寶重會以不堪。會忿而殺隆傷農。以誅死。蠻夷相攻。以救。以分功。中國之興勢也。晉則亂成於內攻矣。桓玄與思盜國。與王恭表請北伐。道子使解嚴。玄謂機牙可乘。林仲堪以從亂。遂及恭舉兵反。名討國寶。道子爲殺二人者。恭以罷兵。然狐狸去而豺狼興已。世子元顯。請道子。勿替備。以爲征虜將。

軍。呂光播虐。段業因沮渠之構。怨。據建康而稱公。是爲北涼。秋七月。麟殺詳。魏入中山外郭。楊軌據休屠城。爲西平公。九月。秦寇陷湖陝。與之初政。勤善而克庸。杜謹以論事顯拔。姜龕以儒學尊禮。古成詵之參機密。以文章。冬十月。魏拔中山。麟奔鄴。以范陽王德超滑臺。曰。城大難守。不如其阻河。

史書

卷四

晉安帝

一百

新而不去者。貧厥生。非本業口授。惡能哉。當時晉稅亦口而不畝。則人地之相得。可知矣。孝文李冲之均田。成之易者。前模蓋可因也。道子引心腹於譙王尚之。曰。惟樹藩自衛。乃割庾楷豫四郡。以王愉爲江州刺史。魏給新徙民田牛。封爾朱羽健於秀容川。環三百里。燕尚書蘭汗。欲寶於龍城。稱昌黎王。農於斯時。亦以從亂死誅。北涼攻取涼西郡。晉昌敦煌張掖。秋七月。寶子長樂王盛。誅蘭於龍城。改元統制。燕殘於魏矣。盛德延祀。猶繼世。魏遷平城。始立宗廟。歲祀分至臘。桓玄求廣州。有駝而不行。王恭爲庾楷舉兵。玄仲堪連之反者再矣。南郡相楊佺

期前鋒。八月及玄奄至湓口。獲王愉。魏遣使循行。正封畿。標道里。一權量有先王之思矣。九月。加道于黃鉞。討恭。元顯謬負。及在戎。功未有也。譙王尚之。猶能擊走庾楷。玄進至白石。諸軍有退自保耳。劉牢之從反市之。以京口。乃斬王恭。而荆兵又籍理恭下逼。桓脩曰。啖楊桓。使圖殷也。授玄江州。徐期雍州。黜仲堪於廣。然奸雄勢在相倚。玄得形便。乃不殷。南涼破羌。曾梁飢於樂都。降湟澆。更稱武威王。冬十月。燕長樂王稱帝。仲堪復故地。而後罷兵。然殷桓楊參相疑也。交質而盟。乃憚於先發。玄屯夏口。引卞範之爲謀主。十二月。魏稱皇帝。始命束髮加帽。

史書

卷四

晉安帝

五

思爲亂海中。

三年春。魏襲破高車。北涼稱王。三月。魏分尚書三十六曹。置五經博士。太學生增員。索求書籍。問李先。知益人神智也。滑臺逼魏。不國矣。與魏爭降乞活。潘隱曰。必立基於青兗。乃舍旃而南師。降者置守。有撫無掠。民乃勸歸。元顯既解父楊州而代之。遂同尚書。曰。東西錄。江夏太守張法順。潛爲之謀。怙傲而集衆。諛富其家於國。謂南燕陷廣固而都之。其勁卒至數十萬。則晉之喪地也。千里。然不逼不遷也。九月。秦稱王。爲災降也。以省政。其境有

肅。冬十月。秦攻陷洛陽。辛靖恭爲獲。而不拜。曰。不爲弒賊臣。元顯以免奴充兵京師。東土翫然。孫恩乘之。攻會稽。初發。微耳。內史王凝之恃鬼而不設備。以城陷。三吳爲當時內地。兵戈所不及。驚觀喪郡。皆殺長吏。而胥於亂。旬日。賊衆至數十萬。詔謝琰劉牢之討賊。而宋祖劉裕發迹其中。裕父翹自彭城僑居京口。而裕生躬耕有天下之慮矣。勇俠傑世。而不爲世貴者。文字僅識。好樗蒲。牢之進臨浙江。裕爲之參軍。嘗將數十人。覘而遲還。劉敬宣迎之。則裕獨進。驅賊羣。縱兵從之。戰而大勝。恩珍寶男女脫賂。而後得入海。當時半壁天下。荆楚梗爲患數。天子得民者。

史書

卷四

晉安帝

五

四年春二月。燕襲拔高句麗新城南蘇。詔桓玄都督荆江。蓋牙苗而不可制矣。姚伯子曰。南北分王。亂必自荆。西服居上流之勢也。北衝中原之腹。非才不威。而德弱焉。乃以亂終矣。隴西李嵩。以有名文學。在北涼爲效穀令。段業聞弱。而嵩英豪有惠政。郭磨占其終有國也。衆以燉煌太守推。而業授之。夏五月。孫恩復冠會稽。殺謝琰。轉冠

臨海敗桓石才高雅之。六月朔日食。姚碩德伐西秦。見守樵絕輿往救。乾歸候敵風失其中軍。遇戰而外軍多爲秦降。乾歸自抱罕散其衆曰。天不我亡。克復有期。今無相從而死也。哭別而奔南涼。秋九月地震。冬十一月。劉牢之走孫恩入海。裕戍勾章。吳內史袁崧築滬瀆壘。

元顯都督十六州。李嵩因晉昌太守唐瑤之推。稱凉公。取凉興達之玉門。北凉又分西凉。南燕更名備德。稱帝。五年春。乞伏乾歸奔秦。使還鎮苑川。凉吕超殺纂而立隆。三月。恩寇海鹽。裕偃旗登廡。延入而大破之。追諸滬瀆。南京擊凉。徙其民。從事史嵩曰。達其樂土之恩。服者

史書

卷四

晉安帝

高

且復叛。沮渠蒙遜弑北凉王段業。稱張掖公。孫恩陷滬瀆。殺袁崧。六月。浮海奄至丹徒。朝廷戒嚴。裕以千人入援。走之還船。又以少擊衆也。北走郁洲。則攻陷廣陵。桓玄將借恩而東。浮止以賊退。暫驛反戈。秋七月。魏狗許昌東至彭城。魏安人焦則啓秦。取凉及其篡奪也。姚碩德師至姑臧。凉嬰城而不敢出。三凉皆於秦乎遣貢。八月。裕爲下邳太守。大破孫恩於郁洲。隨之綠海。燕王盛誅嫌索影。則人爲疑也。段璣歸罪而餘怨。是以作亂。討之。乃遇弑。后丁幸盛叔父熙。舍子而熙也立。冬十一月。裕追擊破孫恩。凉攻魏安。啓南凉救而卒取之。桓玄以兄

偉鎮夏口。刁協鎮襄陽。馮該戍淝口。纂計周矣。東土喪亂。而西蝕其強半。以高峙而蓄力。勢之斷不可成者也。然君相不任。而僞才當事者。人有玄之心。則動速不如靜以遲。其禍玄張符瑞於會稽王。法順發謀曰。及人情之未附。先鋒牢之。荊州可急取也。乃治軍。

六年。改永興。下詔討玄。加元顯黃鉞。法順始知牢之不爲用。不可者。使殺桓謙以示無貳。元顯又存桓冲而止。魏泰約婚而不成。突和攻破黠弗素古延。秦屬也。柔然社崙以救焉。大敗。而北遁。蓋自匈奴挾郅南徙。故土遺種。散落無處。故中國日戰。而無北虞。柔然至高車。而盡臣焉。稱豆

史書

卷四

晉安帝

皇

代可汗。一漢初單于矣。始立約。千人軍。有將百人。幢有帥。先登。賜之虜獲。畏怯。石碎其首。柔然得衆。遺虜得帥。歲與魏執仇。魏嗤之曰。蠕蠕。南京攻克凉顯美。桓玄舉兵反。下範之贊之。元顯下船。不敢發。二月。沒奕干爲魏所襲。棄部。與劉勃勃走秦州。魏猶侵河東。以震秦。玄過尋陽。而不禦。氣乃振。道敗司馬休之。燕王尚之。牢之猶鈍居漂洲。裕及敬宜勸進兵。弗行也。欲待玄成而斃之。以爲其所爲。三月。叛而降玄。玄則先牢之。而有圖計矣。元顯退軍陳宣陽門。復望而走。玄徑入。而亦未血者。惟元顯之闇。不能一自強。而與之敵也。玄既入。爲太尉總百揆。殺道子。

元顯法順出牢之會稽內史而奪其兵半之乃知在玄設中更欲之廣陵假匡復起兵問裕裕曰葉勁卒數萬乃言起兵裕當反服還京口耳劉襲曰將軍三事人而皆反之何以自立乃繼孫恩寇臨海破於太守辛景然後知官軍之不敵也以海死眾推盧循玄羈以永嘉太守而不能輯南涼僭稱稱王三吳大飢衣絲懷寶閉門死餓五月裕擊走盧循東陽時為玄撫軍中兵參軍秦伐魏姚平以四萬前行魏獲兇者二百平走為魏乘而死眾皆就禽與我不獲退柔然伐魏而解

史書

宋田

晉安帝

夏

七年春裕破循黨道覆於東陽玄為大將軍表平關洛而使弗許預走舟而後戰艦凡無其實而示者真英雄窺之矣夏四月朔日食南燕嚴蔭月而得六萬民之相肩有百室合戶千丁共籍者矣姚伯子曰國必不廢賦或得翼幸於偏薄而奉公者不堪其厚求矣故義濟仁者也燕築龍騰苑者二萬人規方十里含山而峙峰宮其中曰逍遙秦徵呂隆而涼滅光以無德分崩在其開基訖莫之振令人餘思於張氏裕破循至晉安何無忌請起兵山陰孔靖曰道遠不如待其篡也田京口有成殷仲文卜範之晉佐命九月玄相國楚王九錫桓謙裏言於裕裕諺謂楚王勲德民望久移晉適高雅之引南燕入寇

講武城西步卒三十七萬騎五萬車萬又七千憚而不敢發姚伯子則於軍數徵燕實冬十一月玄篡晉遷帝尋陽曰平固王玄登座而地陷厭於天者地以不載示之矣益州刺史毛璩不受楚爵傳檄起兵進屯白帝玄以桓希塞三巴魏初制冠服以品為差

史書

宋田

晉安帝

夏

晉安帝八年裕從桓脩朝玄曰人傑也妻劉奇裕步視謂玄是非下人者曰然非裕吾無與定閩河二月裕起兵京口何無忌從以獵收眾得百人則斬桓脩以徇招劉穆之為之主簿是日也孟昶與劉毅道規自廣陵斬守將桓弘收兵渡江合裕推為盟主其謀素定也期各執殺玄所置而同起裕早入牢之部玄數與接奸雄各見其分量玄怯懦而裕多略故裕必成功帥二州之眾徑往而不疑玄聞裕起知非敵而思走已不得已遣吳甫之皇甫敷北上而憂特甚三月裕斬甫之於江乘敷於羅落橋玄無守志矣使謀屯東陵範之屯覆舟山而與仲文潛具走裝至焚覆舟山軍玄則遡江西竄竊位半載而以其宗沉何所樂而發禍機耶裕入建康封府廩置留臺百官復晉廟至遣追玄迎乘輿司徒王謐帥眾推裕徐州刺史都督八州謐在玄篡時攘璽綬於帝而授之復以是得與毅輩同居要地穆之處分倉猝允愜紀綱晉政振其寬弛而裕儉

素居身以先豪強更其陵縱。小民以不至窮蹙。豫州參軍諸葛長民亦期殺刁達並起見執檻送出自玄敗則趨歷陽而誅達。玄至尋陽以帝西裕推武陵王遵承制。

夏四月玄挾帝入江陵無忌獲何澹之船於淦口曰得澹之矣。玄收荆兵復下以近追。五月殺無忌道規之兵合萬人遇諸崢嶸洲道規曰夾機兩陣將雄者勝不在衆也。師先風戰而火繼玄以大潰復挾帝入江陵欲奔漢中人情乖散毛璩使其弟子脩之誘誅之杖回洲傳首建康璩因攻斬桓希。帝在江陵踈於帝閏月謙振自逋匿中襲虛幾行弑焉。殺兵後至而勢分客主矣無忌以冒進敗還。冬十月循道覆陷始興番禺。劉敬宜繕脩於尋陽奔將資以復上破振兵於夏口十二月進克巴陵。

史書

卷四

晉安帝

夏

九年春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起兵襲襄陽振出戰於紀南殺兵破馬頭而入矣振逃謙澹之奔秦殺斬諸附玄者。帝在江陵改元大赦不原桓氏而猶宥中孫胤宗之爲雍州刺史。燕主熙行必偕其后苻伐高句麗壞其城矣。侯剗平達輩爲其覽勝則守備脩而師喪功。四十二章佛經之芽朴也而已誕秦翻譯之以羅摩什卷繁語以汪洋一論萬轉而無端莊列之寓言廣衍而爲眩觀濫耳耳愚夫婦實其神而信之謂營塔寺自上也以衆趨二月

帝東還。璩以討江陵帥衆至浚。參軍譙縱爲益蜀計。憚

人以達征而戕焉及其弟寧州刺史瑗自稱成都王氏王楊盛因以其兄子撫據漢中。晉蓋三失蜀矣。關中披離而荆襄爲梗氏蜀有首尾之勢。三月桓振復襲江陵劉懷肅誅之。帝至建康以琅邪王德文爲大司馬武陵王遵太保裕辭內職夏四月都督十六州出鎮京口尚書殷仲文請備樂裕拒以不解。以盧循爲廣州刺史循奉貢獻因遣裕益智粽報之續命湯。秋七月徵辛靖恭地於秦南鄉之還郡十二。初備德從垂舉兵而家誅兄妻段姦超而得逃卒從呂隆爲秦徙備德無子召之以爲嗣九月。

史書

卷四

晉安帝

夏

卒超立。嬖公孫五樓而踈故舊以內外隙北地王鍾及段宏皆五樓有讖也。

十年義熙改元之二也魏罷功臣爲州。北京獻馬於秦還其姑臧人譏其以州易馬且資暴虜與悔而侮檀昧師入矣。魏營平城。秋八月遣毛脩之討樵縱司馬殺於秦軍楊承祖而還。超好更而猜虐五樓譖者行大臣皆貳鍾宏不克弑而奔秦欲增烹環復肉刑備德之治先云。冬十月裕封豫章郡公殺無忌皆以建義同封。西秦乾歸如秦止焉以寢強也使其世子滅磐監記。十一年春誅殷仲文桓熙。勃勃在秦亡魏恨與配虜二

萬使鎮朔方則怒有遷以秦魏復好既殺沒奕于夏六月
畔秦稱大夏天王改赫連氏秋七月朔日食燕主熙
殫身國以狗后苻之喪被髮踵踊者二十里將軍馮跋因
民厭其淫虐弑之而立寶養子雲高句麗之支庶也踵號
而復高姓慕容之未亡者南燕超遣迎秦曰必稱藩而
獻太樂超曰以母屈節也段乃歸夏伐秦三城多獲或
勸之城高平以圖關中曰姚興亦一時之雄是吾以城萃
兵也驍騎風馳以疾之嶺北河東可盡也嗣子弱關中非
我無適矣勃勃以不得婚僭檀封犢腰臺殺僞爲當時傑
十二年王謐死劉穆之密言於裕曰公非終守藩者也而

史書

卷四

晉安帝

旱

劉孟諸公又非素定臣主之分者也相推取富貴得勢且
吞噬權可人操乎乃入領楊州錄尚書事自是同盟多獲
罪夏五月譙縱稱藩於秦求桓謙與同惡謙至惡其接士
也置諸龍格秦欲乘侮檀之敗韋宗曰權誦未可圖也
與曰彼破於勃勃況大軍乎宗曰惟忽勃勃以取敗必懼
大軍而求全也不聽而軍出無功勃勃置守宰於嶺北
脩之擊斬承祖復請進伐詔敬宜督軍至黃虎秦救至而
還裕以降號中軍將軍冬十一月汝陽

十三年春秦封縱爲蜀王南燕以備伐略宿豫間之男
女二千五百教太樂既又寇淮南劉裕以有罪矣詔劉道

隣鎮淮陰伏乞乾歸逃還使熾盤鎮抱罕三月恒山
崩夏四月魏殿震敵之以衝車珪以發其藥躁見貌而
憶步趨言語疑惡心之形也果爲誅手戮者衆矣畏至人
無敢逼裕北征以胡藩王鎮惡爲參軍自淮入泗留輜
重於下邳所至留兵城守燕太尉鎮爲超建策不從出歎
曰不能逆戰又不能清野坐待亡矣下之獄裕過大岷而
喜人有死志祕棲餘糧虜入掌中也六月前鋒孟龍符破
走五樓筏水裕車四千乘翼而進超悉師臨朐城南裕擊
之曰吳未央胡藩曰燕悉師出戰城守必寡奇兵從間韓
信所以破趙也乃若自海道至者入其城超出以衆驚敗

史書

卷四

晉安帝

旱

逐北至廣固超保小城裕長圍守之糧取之敵已故停漕
張綱韓範如秦乞師鎮出請戰以生其氣又不之從也秦
使與師言鐵騎十萬遣屯洛陽晉不還軍今至矣裕荅語
姚興克燕三年當取關洛自送速來不拒也穆之尤之裕
曰實能赴救寧事信命彼懼不自保於我之伐齊矣故張
語者甚其懼秋九月秦救兵將東以伐夏大敗追還爲
守備範曰天滅燕矣及綱皆來歸裕以範循城而登綱使
呼秦兵盡於夏末燕之救也城中皆失色魏太子立則
母死預爲臨朝懲故齊王嗣之將立也以哭劉貴人且外
避藥躁紹之輕恨無賴其母賀從太后得見爲珪尤殺其

夫而納之者也。珪將於賀也有治。紹通內人而弑之。嗣立。誅紹爲珪謚曰宣武。高雲弑馮跋討賊而自立。燕蓋三易姓矣。十二月。太白犯虛危。南燕靈臺令以勸降。斬。十四年春二月。魏徵郡縣豪右而起盜。議赦元城侯屈曰。是爲上者。反求於下也。崔宏曰。御民者。圖安而不較。赦而不從。誅未晚也。用宏言而平。南燕紆於圍。尚書悅壽以降請。超曰。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壁而生。壽以城降。裕將屠之。示懲附寇。韓範曰。晉棄其民。夷狄起而收之。旣相聚爲君臣。則戮力固守。賊也。王師始下齊。而坑之。絕西北之望矣。乃獨斬其王公貴人。超至建康而誅慕容之滅乃盡。

史書

卷四

晉安帝

五

徐道覆伐南康材。市積始興。說盧循襲建康曰。何劉之徒。易敵也。根蒂旣傾。雖裕南還。無能爲已。因材爲船。道略長沙。陷南康廬陵豫章。順流而下。急徵裕未至。無忌自尋陽逆擊。敗死豫章。僭檀伐蒙遜。大敗窮泉。避遷樂都。姑臧降於北涼。夏四月。裕卷甲兼道而至。青兗并兵各入衛。五月。豫州都督劉毅將獨進。裕書止之。船畢同舉。且使劉藩諭意。毅抵書徑前。隙見形矣。及循戰。敗績桑落。裕脩石頭城。爲都屯。朝議分守要津。裕曰。是使之測也。一處失利。三軍沮心。故不如聚衆隨之爲利也。孟昶欲北還。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威足潰賊。而同匹夫之道。猶望有震

乎。昶以不獲遷議。抗表而飲藥。賊艦至新亭。曰。孟昶望風自裁。計日當潰亂耳。裕望賊廻泊蔡洲。然後喜其無能爲也。柵石頭淮口。築三壘以老之。桑然圍魏師於牛川。嗣救至。而社崙走死。六月。裕自爲太尉中書監。宗室國璠奔秦。與以裕問。對曰。削弱王室。甚於桓玄。臣族有脩立而輒除。所以來奔也。秋七月。循掠無所。退還尋陽。裕使孫處沈田子自海道襲番禺。曰。十二月之交。妖虜必破。卿先覆其巢也。秦以蜀故。命桓謙以荊州刺史入寇。應募者。猶援興桓爲義。道投二萬。而未已也。屯枝江。則江陵皆貳道。規夜開城門。曰。吾東來文武足辦。去者任往。襄陽師

史書

卷四

晉安帝

五

會乃出攻天門。檀道濟先進。陷陳。而斬謙。及秦將林苟。是時桓石綏亦斬於洛口。桓氏乃絕。西秦攻克秦隴。西略陽。殺求追循。王誕曰。不宜使復有功。冬十月。裕帥衆南。以毅監留府。道覆至江陵。大敗於道規。而還走湓口。十一月。番禺拔。處盡戮循親黨。田子嗣下縣。十二月。裕進軍大雷。循道覆塞江而下。裕具火具西岸。悉軍自東疾射以感之。船受火而敗。追大敗之。豫章左里。循徑走番禺。裕不愆筭矣。遣將踵之而還。十五年春。夏攻克秦杏城。及於安定。王買德奔之。勃勃問滅秦。曰。藩鎮猶固。劉藩追斬道覆於始興。北涼圍樂

裕取質而還。夏四月，循還圍番禺，田子擊其外，走死。交州孫恩首亂，遺藥及於一紀，匪晉土而毒爲恣，狄寇不及者盜踞之。天地大革，而人物一消滅，試觀赤眉綠林、黃巾黑山、劉石、孫盧之慘，愚夫婦猶思亂者何也？燕王跋扈，勤課而薄賦，守宰造必親問焉，以觀其能，是以得國無本，而終世蒙遜襲西涼，葛曰：兵有不戰而敗，敵者挫其銳也。閉門待其歸，而追敗之。西秦攻克秦柏陽水洛。

十六年夏四月，劉毅鎮江陵，自謂王桓之資也。朝士清望若謝晦之屬，素相結納，乃求兼交廣，請郗僧、南蠻校尉毛脩之、南郡太守裕會之京口。胡藩請即取裕曰：過未彰。

史書

卷四

晉安帝

五

六月，乞伏公府祗西秦王乾歸，時熾盤在苑川，討賊而還，抱罕殺變易文武，割江豫文武兵力，自隨過彰乃在其疾篤，僧施爲謀，請充州劉藩以自副，北入朝誅之。爲襲江陵計。冬，王鎮惡以兖州聲入，而殺綰。十一月，裕至殺僧施，夫裕之制殺，應於機而不留矣。然布衣同起，棄功抵之際，使隕落焉，未竟所期，人才先瘳，立基薄矣。宋業之所以遂局也。北涼遷姑臧。諸葛長民監留，聞殺死，而歎信殺布醢之且相及也。書與冀州，敬宜呈之，疑若有罪者矣。十二月，裕自江陵遣朱齡石以益州刺史伐蜀，書函白帝發。

十七年春，裕還建康，淹期而潛入。三月朔，長民入候，力士出慢拉殺之矣。秦索稜以隴西降西秦。夏，城統萬，蒸土而錐其堅也，以築民，無赦其嚴，治勇於誅，弓甲之試，矢入甲者死，不入，弓人誅。白帝函發，聚悉外水，取成都，取廣漢者，滅熹中水也。老弱乘高樞，遡內水，向黃虎，時縱備內水，使道福重兵守涪城，而外水獨侯暉平模夾岸二城而已。正兵行虛，疑當其守，裕之善揣敵也，而慮先聲泄謀。秋七月，齡石斬暉而進，蜀營迸潰，縱走涪，不納而死，遂定蜀。詔齡石監六郡軍事。

史書

卷四

晉安帝

五

十八年春二月，裕惡休之以宗臣得江漢心也，坐譙王文本思以擅殺國史，執而送之，表請廢國，則以罪之矣。使孟懷王以江兼豫六州，西秦滅南涼，禿髮比自烏孤至，偃檀凡三王。九月朔，日食。冬十二月，秦然侵魏，雪追墮指。十九年春正月，裕自領荊州，引兵西擊休之。二月，魯宗之以雍兵合拒，裕以禍人之心，行淫誅，自危者，勢牽引而爲敵矣。招荆錄事韓延之，復曰：平西忠貞，曲藉譙王以興甲，海內並見厥心矣。劉藩死，閭閻諸葛斃，左右方伯襲於輕兵，今又伐君而誘其臣，令天長喪亂，亦爲平西畢命而已。檀道濟朱越石出襄陽，江夏太守劉虔之聚糧以待，襲殺於竟寧太守軌，軌宗之子也。斬裕婿及其數將。三月，裕濟。

江及之峭岸胡藩騰戰裕從之荆雍師潰裕克江陵休之宗之皆走而軌守石城時宗室道賜殺敬宣矣而死於其下亦應休之者也北凉攻拔西秦廣武石城破軌休之奔秦爲其揚州刺史侵擾襄陽太尉裕備殊禮北凉表請內附欲清中原願爲右翼魏荐飢太史請都鄴崔浩周澹曰非長計也夫鄴廣莫以爲都故禦北寇而不勞且輕騎林薄南下莫測亦所以威制諸夏分徙示弱柔然來侵隔以恒代而難赴救故非計也卓生酪出兼度葉果以及秋收則事濟矣嗣乃不遷躬耕以勸農浩爲嗣講易洪範天文多驗故預密計秦太子泓弱庶子弼以增

史書

卷四

晉文帝

夏六

事左右爲傾計與疾藥動弼謀作亂

二十年春正月裕都督二十二州秦弼誅與卒太子泓立孝友無失德而弱質當乎強敵三月戎伐秦楊盛攻拔祁山夏克上邽陰密秋八月裕發建康王鎮惡檀道濟自淮淝向許洛朱超石胡藩趨陽城沈田子傳弘之赴武關沈林子劉遵考自汴入河王仲德前鋒開鉅野裕所留守唯穆之穆之目覽耳聽手書口誦並舉而無失在同起獨無他志自謂朝夕所須微豐耳裕至彭城沮泥之所向皆捷至許昌林子克舍垣仲德斬取魏滑臺冬十月道濟克洛陽釋遣秦獲曰弼民伐罪正在今日是時

也詔遣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穆之於裕之求九錫封宋公而惡其不由已也以疾西秦求自效命之官爵

二十一年春正月朔日食秦人泣朝裕引水軍發彭城

二月西凉公李嵩卒子歆立鎮惡攻潼林子攻蒲坂

未克也潼關之守別救蒲三月林子乘其分也合兵而大

破之裕將汴河假魏道秦亦使請救議斷上流崔浩曰

是代秦受敵也聽裕西而兵塞其東德晉而不失救秦之

名嗣善浩言而用衆議裕之進也乃留屯前鋒乏食言

退以久潼林子曰棄功不可會弘農義祖至魏人薄河

緣晉師丁昨渡車百乘爲却月陣魏騎圍者肉薄越石斷

史書

卷四

晉文帝

夏七

大稍而鉅之一發洞數人以敗諸河上裕入洛陽降魏

者復言絕其歸路嗣時悔不用浩言矣復問裕其克乎浩

曰克然不能守也夫姚興事名而用少實裕弱泓而乘其

初立何故不克然必以篡歸餘人不能守也息兵以待坐

收之我矣今與爲爭徒使柔然屈丐乘其後嗣悅然猶爲

彭沛之侵秋七月田子入武關進屯青泥八月裕至閭

鄉秦欲決戰而畏尾後步騎數萬青泥焉先田子所領疑

兵幸先入耳大敵猝乘不待而出擊也曰衆寡相懸未營

陣而薄之正用奇爲功也秦師大敗泓奔蒲上裕至潼

關鎮惡帥水軍自河入渭姚丕拒諸渭橋鎮惡登岸解纜

縱舟而厲眾曰戰勝以顯功名不則骸骨不返以大破丕軍。弘引救而潰遂入長安以弘屬吏百姓安堵唯府庫有私焉。裕至大其功而不問也獨收其棄器若記里鼓指南車。渾儀土圭及弘送建康弘至斬於市議遷都洛陽王仲德曰戰士思歸矣秦三世王然終始具於輿秦既亡夏人據安定魏使刀雍以秦降人屯固山擾徐兗十一月劉穆之卒裕無可與內托者矣乃舍成功而急歸以次子義真爲安西將軍留輔者王脩鎮惡沈田子毛德祖傳弘之長史司馬參軍從事鎮惡猛孫也田子譖以家在關中難保裕故伎卽曰制在卿等以開眾關裕將行三秦父老詣

史書

卷四

晉安帝

夏人

門流涕竟以十二月還王買德言於勃勃曰裕以幼子守關中天賜我也斷青泥上洛塞潼關義真在綱中矣乃遣子瓚向長安別屯如買德言而大軍繼起

二十二年春正月瓚兵至渭田子將兵不進鎮惡曰公以十歲兒相付而擁兵也以眾出伎害並發鎮惡誘死傳弘之營而王脩誅田子閭尚未已裕慙上流啓亂以子義隆刺荆是後宋親子弟代居焉到彥之張邵王曇首爲之參佐代決裕謂曇首宰相才則其選可知已夏六月裕既受所求者始建宋臺有尚書令僕侍中將軍官孔靖王弘傅亮蔡廓謝晦殷景仁在焉景仁典秘書國典朝議由

之撰錄冬十月義真殺王脩重臣盡於內屠乃局兵爲城守郡縣悉夏有之矣勃勃遂據咸陽以逼之裕聞亂使朱齡石代守劄恩衛還義真十一月齡石至義真潛以掠行既絕民望且遲追及弘之劄恩皆爲禽焉段宏得義真草中以歸齡石遂爲人逐而死是時南徙近百年至秦已易數姓裕德未洽義真暴承民於是無晉思矣勃勃入長安稱帝慧出天津絳紫微崔浩曰篡晉之應矣十二月裕以識傳昌明後有二帝急不能待弑帝而立琅邪王德文殺僂晉宗司馬氏無逃所矣

恭皇帝

史書

卷四

晉安帝

夏人

元熙元年春正月夏陷蒲坂毛祖德全軍東歸使以榮陽太守戊虎牢夏人請都長安勃勃曰統萬近魏我居然後魏人不敢濟河秋七月裕稱宋王移鎮壽昌冬十一月朔日食十二月宋王加殊禮

二年夏四月裕以宋臣寔傅亮領意夜請還都出見長星竟天歎於今知有天道六月裕還都亮具禪草帝欣書曰懷玄而以晉延幾二十年今所甘心也遜於琅邪第拜辭迎立之際獨秘書監徐廣有涕謝晦安篡事而非其過情廣曰宋朝佐命晉室遺老悲歡固不可同耳起武帝丙戌終恭帝庚申十四帝百五十六年得國無名爲治無本

故再世而國以削。過江後，敵國強臣倚立而仍逼。民則困矣。播虐不自君也。是以延世而償，且復起。仁厚猶能留哀運焉。宋齊中葉，淫虐惟恐不極，享國以促，取諸人者同。而嗣之有栽培之異矣。

史書

卷四

晉恭帝

百千

史書卷之五

婁東張溥天如監定

休寧姚伯子允曲

宋

高祖武皇帝

既革命，改元太初，以零陵王封故帝，兵而置諸秣陵。尊繼母蕭曰皇太后，弟道憐長沙王，子義符太子，更封爵。存始興廬陵始興長沙康樂五公，褒前勲也。於宋有功者，皆進封於晉陵，置衛。死節討罪，無聞於革命。陶潛以故彭澤令，不應宋徵，靖節遂爲世傳。是歲西涼亦亡於蒙遜，亡而復存者，敦煌太守李恂，歆弟也。

史書

卷五

魏

一

辛酉二年，魏太宗嗣立十七年矣，非若晉有君臣之素也。故自茲以後，皆曰南北朝。未數年，夏燕逐亡，餘小國不當一郡，故不必列也。春二月，南郊，裴子野曰：「歲事也，赦彼有罪，何哉？」北涼屠敦煌，殺恂，因置其弟子寶於姑臧，蓋高之孫，唐之祖也。蒙遜於是全有涼地。秋九月，晉故帝弑，漢魏禪主克保厥終，始猶深相圖之隙焉。況樂以天下授我者，既死爲之三日，臨以天下，盡可欺也。自裕首虐，後世無不朝禪而夕弑，良心喪既矣。裕初有授於張偉，偉曰：「酖君以求生，不如自飲也。」故遷延以踰年。壬戌三年，秦帝疾，太子多狎，謝晦進言，時廬陵王義真爲

司徒使觀曰亦非人主也始出諸雍豫姚伯子曰有君以還大亂常在繼世惟殷周克保冲人於元輔亦顛而後濟矣晉宋嗣世不才二武皆明知而偷建焉何視天下易也晦既以昌言獲命擇德則文帝令望素著奉末命而共輔焉豈惟已亂其身免矣而嘉謀不終將其志先有未測者與秦雍流民入涼州遣賑夏封楊盛爲武都王五月帝疾甚顧命在檀道濟及尚書令僕射傅亮徐羨之謝晦而以晦能異同謂太子又貽之闢芽也手詔後世勿主輔政母后無臨朝而持身朴素嬪御希寡亦家法所當守者祖太子立魏元明發疾見頻災也懲規善後於崔浩

東書

卷五

魏

二

浩曰魏以不崇儲貳是以難在踐祚早立東宮備賢而政戎及焉民心歸則奸宄息是拔禍本也皇子肅長且賢將周星矣乃立太子然居之南面大臣侍東西府以主斷則未善也元明隱窺而悅當時輔政則得人矣魏執宋使伐宋崔浩曰不足以取江南時毛德祖戍虎牢王景度屯滑臺王涓之守洛陽魏謀攻之浩曰略淮爲限包三城於軍北固中之物矣公孫表曰攻城便冬十月遣奚斤攻滑臺元明出天關爲之聲援矣十一月拔之乘勝逼虎牢而別遣于栗磾攻金墉德祖自固而分兵遣救滑臺失援躬當強敵而猶使毛晃爲金墉守十二月元明至冀則遣叔

孫建猗地矣取充入青檀道濟始命北救而魏勝勢既盛徐州刺史王仲德與之合兵

管陽王

癸亥景平元年魏太宗之十九年春正月魏不能下虎牢遂合兵破金墉走王涓之洛陽滑臺並失守虎牢孤懸使蔡廓爲吏部曰必選事悉付傅徐難其黃散辭不能署紙尾青州刺史築夔保東陽野聚其民魏阻食則亦置青州刺史刀雍攻且招二月魏以柔然築長城自赤城至五原二千餘里涼吐谷渾入貢夏四月元明如成臯絕虎牢汲路而不下還洛東陽城墮而猶守適魏師疫作道濟救至而遁築夔亦移鎮不其於是魏置郡項城湖陸不其以北虎牢萃魏兵日戰者餘二百日而城陷以無援時閏月也德祖走而見執魏復盡司州晉之北上地有魏虜北伐未遠而強弱之勢忽易者北志進取南當多難而內怯也南境旣蹙魏復值夏燕之弱秋七月柔然攻殺涼世子冬十一月魏取許昌汝陽以定宋疆魏太宗祖太子立初崔浩擬子房過其文采稍忤元明之末而解權用援赤松修服食太武初立階其說以復而夫師道場建於是黃巾標老子而顯佛道二家且合爲用矣佛言性命緣道家以玄幻其理道之符咒役使鬼神又與

史書

卷五

魏

三

方幻人之粗也。其徒目繁儒者起而與之角。乃成三教徐溥將廢帝。次立在廬陵。又以謝靈運頗延年。慧淑輩。各於王者。輕詆宰相出郡。爲彙深。

甲子二年。魏世祖太武帝元也。春正月。廢徙廬陵於新安。以絕朝望。而外召。於是謝晦徐羨之傳亮檀道濟王弘。共廢弑之謀。夏五月。帝行戲華林園。卽龍舟。寢道濟兵入。廢爲營陽王。六月。遷諸吳而弑之。亦使殺義真也。傳亮帥行臺。迎宜都王義隆於荆溥。輩貪權患失。及新君未至也。以荆界晦。悉精兵舊將。而樹爲外援。秋七月。迎者至江陵。王辭不德。而下教紀綱。有見刑。原逋責。將佐多沮行者。史書 卷五 魏末 四

司馬王華曰。先帝功服海內。人望未改。而五人者。同功並位。雖懷覬覦。勢莫之下。惟貪生過深。故戕害廢主。絕禍將來耳。且畏廬陵之嚴。故樂就諸寬慈。而豈有他哉。璽首彥之。皆勸行。使彥之以兵前。辭曰。人無異志。朝服順流足矣。若使有虞。不足禦亂。而適開嫌端。以權鎮襄陽。江陵發傳亮見。王號泣而問故。則汗不能對。八月。至。畢迎請新亭。亮謂羨之曰。晉景文以上人也。旣卽位。改元元嘉。晦之鎮問蔡廓曰。吾其免乎。廓曰。殺人二兄。而爲之臣。又重地焉。據免也難。故在亂世而不失其正者。蔡廓是也。當營陽初廢時。廓謂亮。謹供奉。亮止弑不及。有司請聽訟華林園。

讓曰。有徐王二公。乃以華璽首侍中。竟陵王義宣鎮石頭。徵彥之以中領軍總戎政。柔然入魏雲中。太武輕騎趨却之。時胡騎圍者五十重。而不色變。勃勃欲立愛子瓚。倫遂戰。卒定於昌者。以殺倫并其衆。

太祖文皇帝

乙丑元嘉之二年。春正月。文帝始親政。二月。燕女或化男。夏四月。魏使至宋。始通。秋八月。夏主勃勃死。昌嗣。地狹石虎而暴。有加得及世者。狄也。冬十月。魏輕賁擊柔然漠北。文帝不忘誅亂。

丙寅三年。春正月。駕言北征。處分有異。謝晦乃謀先。何承

史書

卷五 魏末

五

天飲藥於草檄。庾登之辭任於委守。德淺文皇。而加之。以逆故。勇怯之數。異昔人也。獨周超許晦。以戰士三千。能守且可立功。卽任以司馬。帝召檀道濟王弘曰。脇從耳。且不與弑。抑先謀而孤之乎。道濟至。帝乃誅羨之。亮下晦罪。與彥之並命西征。道濟曰。晦偕從入關矣。十策其九。未嘗孤軍決勝。臣悉晦智。晦悉臣勇。可不戰禽也。帝以王弘爲司徒。領揚州錄尚書事。彭城王義康都督荆襄。晦舉兵反。指君側之惡。則弘華璽首。二月。帝發建康。晦至江口。畏彥之不敢過。彭城洲者十五日。旣犯柵。過道濟以大軍至。而震兵潰走。還則荆已破矣。執斬於建康。三月。帝還。

謝靈運秘書監顏延之中書侍郎慧琳以道人服參預朝
權然三人者苟期相反而已當時宰相無常官尚書令僕
射中書監今侍中侍郎給事中入主所親委則相實在焉
王華魯首殷景仁劉湛四侍中風力幹局冠冕一時及黃
門侍郎謝弘微時稱五臣遣使巡行且導守令上陳元
嘉所以治也親聽訟歲三訊使如魏秋秦攻涼夏襲
其苑川乃還魏將伐蠕蠕崔浩曰赫連氏土不過千里
政刑殘虐人神共棄冬伐夏十一月夏入秦太武永
濟自君子津夏人方燕而奄至出戰而敗豆代田入之太
武曰統萬未即得也掠徙其民而還奚斤以襲滿遣也乘
史書 卷五 魏 六
勝入長安夏平原公定平之

丁卯四年春正月魏師還徙者半死道而伐木陰山大造
攻具文帝謁京陵慚耕具或進曰先帝至德以知難遺
也夏五月魏舍重於拔降山而趙統萬羣臣難之太武
曰攻城最下舍具所以誘之也或獻吾而出戰則成擒矣
吾懸軍無退攻城不足以決戰則有餘六月朔日食
魏伏師深谷夏人召前定定曰統萬堅可老魏也我還外
內擊之不濟矣魏患之為退師掠食雖魏士莫知其誘也
降夏者皆糧盡且請及重未至也昌出擊遁而疲之以追
奔什五六里風雨自夏師來遂糧浩曰制風在人也分左

右以倚之太武墜馬不輟戰夏衆大潰昌奔上邽定從之
魏入統萬尤其城宮臺榭謂夏之所以亡也遣奚斤進圍
上邽而還秋魏人請峻平城太武以夏蒸土為監而務
在崇本節用謂平天下需財所賜子必勳績死事家賞明
而罰必麗法不以愛貸拓跋忍為精明戰有成策民無道
情啓土建基所以超拔於五胡也然常悔於已殺猶虐餘
而少寬宥

戊辰五年春二月魏尉眷攻上邽昌退屯平涼奚斤馬疫
為夏困監軍御史安頡與尉眷別出奇計擒昌奚斤恥功
成偏裨定稱帝輕發而遣之擒復失長安夏五月秦主
史書 卷五 魏 七
熾盤卒子暮眷立冬十一月朔日食王弘以盛滿遜

位
已巳六年春正月遂表解州錄以授義康乃以江夏王義
恭督荆襄彭城既相欲專總文帝戒之書曰家國事重
守成未易宜裁褊志共任安危錢月不可過三十萬訊獄
盡獨斷之明勿矜也深慎名器裁量爵賜實不以凌物威
也見不數不親不盡姚伯子以宋治由之言皆近民者也
魏議伐柔然或曰若宋驟至何浩曰先伐蠕蠕所以待
南寇也大宋惕我以西師之捷蠕蠕膽懼益深矣彼直揚

聲以衛淮北耳。水陸異宜，與之河南，不能守也。夫柔然夏散冬聚，襲其護北，戀駒不數日而困已。一舉可滅，及茲特也。夏五月朔，日食。涼及吐谷渾侵秦而敗，世子與國爲獲。魏兵絕幕，秋七月，至涿邪山，走死柔然大檀可汗。八月，還師，擊降高車，於是幕南皆耕牧，浩爲撫軍大將軍。

十一月朔，日食。星見。秦震反幕。

庚午七年，春三月，宋命將使告魏曰：以河南宋故，修其封疆，非敢開罪河北也。太武曰：河南於魏也久，而宋以進取，吾權避爾，以俟冰合。秋七月，魏退屯，宋進守河南岸，至於潼關，惟王仲德知憂。林邑入貢。燕王跋寢疾，命太史書。

卷五

人

子翼攝且勒兵以備非常。宋夫人有亂謀，愚翼謂已惡也，弱而闇於權者，遂釋事柄而還東宮。內外既隔，翼弟弘相以給事中胡福知內謀，遂弑跋及翼，而成篡。夏人約滅魏，造分恒山。太武乃如統萬。冬十月，鑄四銖錢，到彥之退保東平。魏安頡自委粟濟，攻拔金墉虎牢。秦逼涼而請徙於魏，許之。安定平涼焚城邑，毀寶器，而欲往，則上却爲夏拒，留保南安。故地盡於吐谷渾矣。所恃者人，而速爲未亡國。十一月，魏古弼敗夏師安定。檀道濟伐魏，彥之退趨彭城，垣護之、王仲德皆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而不之聽。青兗大擾，彭城欲搖，惟長沙王義欣不愆其

守。赫連定走上邽，魏取安定。平陽賜復初附七年而隴西降。魏攻滑臺，十二月，義欣鎮壽陽，修芍陂以引淝水，經理撫恤，田無災旱。下彥之、仲德獄，帝見護之諫書而擢之，然敵無噍類而覲倖以喪甲，則廟算失也。

辛未八年，春正月，道濟以救滑臺，進戰三十餘捷。夏滅秦，執殺慕容，乞伏之據隴右，自國仁至慕容末之亡，四主四十八年。道濟阻饑於歷城，二月，滑臺拔朱修之守也，燕鼠魏嘉其節，以爲侍中。道濟還，魏追其糧絕，籌沙而免。周期之爭，各復其故矣。司馬楚之以晉宗預攻，請魏大舉而不許。夏六月，夏滅於吐谷渾，自勃勃稱王至亡，廿五年。然昌定不國矣。魏使求婚，答之依違。秋九月，魏崔浩爲司徒，長孫道生爲司空，智如崔浩，廉如道生，工歌之矣。而太武常執浩手，示敵使曰：預陳成敗，若合符契。涼入侍子，於是幕爲偃武，修文，徵世胃遺逸，崔浩欲辯氏族，盧玄徵至，知其且得罪也，止之，不從。冬，浩更律令，始以官爵除刑，闕左登聞鼓，以達冤人。

壬申九年，秋，氏楊難當所封爲武威者也，貳資僥倖之民，以亂蜀漢，而拾其敝，有爲司馬龍飛者。益州刺史劉道濟討斬之矣。帛氏奴趙廣輩不散，則誑言未死也。道人程道養道助蜀王推之奔潰州郡而從之者，衆且十萬。道養圍

史書

卷五

九

成都助據涪城。魏降燕十餘郡。而關和龍師還遷其民三萬家。或勸弘降爲附庸。曰：是取死也。不如守志。晉存冬十二月。還西降於魏。長樂公崇弘長子也。以不得立爲全計。燕圍之。益州參軍裴方明擊走道養於廣漢。魏李順使涼還。太武問之。對曰：蒙遜足以終世。諸子莫如牧健。然不及已。是天贊魏也。

癸酉十年春。荊州使巴西太守周籍之西救連兵走賊於涪城。夏四月。涼王蒙遜卒。國人弱世子而立牧健。涪城平。秋。魏法崇刺益州。誅長史費謙。浚民召寇者也。冬十一月。難當襲漢中。走梁秦刺史鄧法護。時蕭思話代刺

史書

宋五 魏

十

而未至。謝靈運黜而任放。從斧鑿遊以窮幽也。驚州縣而罪聞。執使者言反。盜名子房之椎姚伯子定罪於其再顯用也。蹀進速偵。潘岳陸機已負文而造逆矣。罪止素市帝之厚也。

甲戌十一年春。思話至襄陽。遣司馬蕭承之前驅進據礪頭。方明助之。攻拔鐵城黃金戍。屢戰皆捷。魏柔然和親。閏月。漢中復承之與難當子和拒者四十餘日。斷稍斧發氏兵始退。乃徙治南鄭。置戍於葭萌。燕稱藩於魏。許質太子。六月。魏責質伐之。收稼徙民而還。秋。太武擊山胡。視師幾爲獲。

乙亥十二年春正月朔日食。燕以魏無屬而宋稱藩。謂之黃龍國。義恭長而浸專。長史劉湛以善殷景仁。得自太子詹事給事中。既入朝。則誦事義康而傾之。夏四月。景仁加中書令。中護軍。以湛行刺。而移府西掖。帝大事必咨景仁。而不能去湛。以積譖而釀奸禍。西域貢魏者。疏勒。卓師烏孫。悅般。揭盤。陁善。鄯焉耆。車師。六月。高麗亦魏貢。楊州大水。禁酒。主簿沈亮之言曰：糜穀而不足療饑。

秋七月。魏伐燕。弘請迎於高麗。禁造寺鑄像。

丙子十三年春三月。劉湛枝檀道濟而殺之。道濟歎壞萬里長城。雖兩濟河而功未建。然死也。魏喜。夏。魏克燕白

史書

宋五 魏

十二

狼高麗之迎兵至。弘帥其民東徙。復求宋迎。而高麗滅之。楊難當自稱大秦王。秋。魏伐諸上邽而降之。更鑄渾天儀。水轉而中星皆應。

丁丑十四年夏五月。魏詔吏民告守令。賜意在杜絕貪暴。而或謂豪強得上持吏以益橫。牧健入侍子。大武猶急西征。惟李順請俟他年。故國不自強。納質人臣。俱無救亡。戊寅十五年春三月。魏罷沙門五十以下。冬十一月朔日食。文帝好文。招雷次宗於廬山。開館鷄籠。巾幘侍講。道崇矣。然並建文史與玄。則麗也。次宗除官不就。還。魏志吞遼。崔浩成之。奚斤難其未草。李順以數至涼。因言地

稿石仰天梯山之融雪軍至決渠口人馬坐饑渴矣浩定惡順之爲涼規存計也曰涼州直天下饒史言之非水草耶且漢何以築城郭建郡縣也將軍伊穰從浩言

已卯十六年夏六月命監置守而發源賀前驅收涼舊民以孤之至則圍姑臧秋九月牧健降弟無諱奔敦煌太武見水草之饒乃怨順而奇觀武人而見浩同也秦涼既滅於是南一宋而北一魏柔然乘魏深入穆壽信塞言

違命而撤備也至欲以太子是煙保南山稽敬擊走處順冬十月魏師還從沮渠宗及吏民三萬戶太子魏美於表好文武賓客似才獲悅東宮置兵等羽林而豪惡矣

史書

宋立錄

上

涼州多士自張氏牧健登進羣儒北面於劉嗣其風也既從平城徙索敞爲魏博士改武功而尚儒學以進於文治命崔浩高允修國史

庚辰十七年春正月無諱攻拔酒泉夏四月朔日食

禿髮保周以張掖叛魏討誅之劉殷相傾以義康注景仁謂帝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帝疾太子定也久矣湛爲榮於義康謂勿主不足禦艱難義康雖專乃心文帝無他志膏藥忘寢隆布衣兄弟之愛憑其重者乃以之奪權度分而非其衷也故不答然聞於學而無權孔胤秀輩就國書察晉立康帝舊事而不知也訖帝疾瘳兩帝之勢成國

中矣冬十月誅湛并其黨義康豫章皆自景仁密而分時景仁伏疾而猶能制湛則湛者詭巧乃在綱罟中也然義康雖廢出信使相及曰不忍負初陵景仁尋卒江夏王義恭代相奉行文書而已范曄自始與王長史爲左衛猶快志何尚之請黜曄帝以殺靈運而難不容才辛巳十八年春正月魏拔酒泉無諱西渡流沙難當復圖蜀攻拔葭萌圍涪城

壬午十九年春正月魏主爲道壇受符籙而謂佛妄其爲惑同也冠謙之欲接天以靜輪宮太子晃曰天人道殊然意在佛夏四月沮渠無諱西據鄯善李寶入燉煌

史書

宋立錄

上

月裴方明至漢中合兵劉道真走難當於上邽獲其兄子保職以仇池立北秦州方明再克難當功全蜀漢未幾僧道真死以匿金馬魏迎難當假之報仇爲師會仇池秋七月晦日食九月無諱據高昌臣宋爲河西王冬十二月詔修孔子廟蠲墓側五戶魏以李寶爲敦煌公雍州刺史劉道產村落居蠻戶有以徠之也卒則崩而反矣討以沈慶之斬誅萬計故夷夏有域

癸未二十年春正月魏取仇池退屯漢中烏洛侯因貢魏以知拓跋先祖之有石廬楊文德使仇池叛魏魏之以圍焉却於古弼而使來求援古弼召前皮豹子於

辯以關中兵至者也。秋七月，宋立文德武都王。屯葭蘆。崔浩主擊柔然，劉縝圖敗其功。九月，魏出四道，繫易鹿渾谷，期故太武先遇可汗。太子晃曰：「連擊，繫曰：『塵盛，待師之集也。』以免之。司馬楚之別督糧，忽失驢耳。」曰：「是信覘也。」水柳爲城，虜至不能登，師還，誅縝。冬十一月，姜道盛攻魏，成敗死，出豹子之師也。

甲申二十一年，春，魏以太子晃總百揆，穆壽、崔浩、張黎、古弼輔。弼質直而在阜民，爲請減苑，省宰獸，侍奕太武前，其惡於治也。課稼耕田，勤惰有標，無牛者使耘，易耕，禁酒，嬉遊，惟墾田是增。魏禁私養沙門巫覡，過二十五日不出。

史書

卷五 魏

十

其人死，主人門誅，卽以去，關民富強之大端也。太學合教士族工商廢業而立私學者，師死，其人門誅。李寶朝魏而留。

乙酉二十二年，春正月，行元嘉曆。何承天所撰，定朔望於日月食，測景度於二至，法精而簡矣。姚伯子於論中星，曰：「躔可會一元之數焉。」堯時冬至日在女十度，故易爲昏中。元嘉去堯近三千年，日在斗十三四間，今復千二百年，日在其四度，而中星移宮，然則歲差更十二宮，三百六十度者，一元之數，而邵雍元會運世，其爲鑿空乎？新林鍾律，長六寸一釐，而十二旋宮無失，歷代繁增亦廢。武陵王駿

鎮襄陽，文帝有開河之思矣。秋七月，蠻之聚者，猶斷武陵驛道，隨守柳元景擊虜至十餘萬而後平。八月，魏徙雜民北邊，爲柔然餌。九月，盧水胡蓋吳反於杏城，時訛言吳伐魏，既傳，響而應，遂降宋，藉其聲，斬長安鎮將，戰秦雍，并兵而河東，薛永宗稱天台王，應置百官。冬十一月，魏掠淮泗以實河北。圖議在宋，難發，骨肉歸於江州，十年後之魏兆也。孔熙先生其奸心，冀當之義康，名報恩焉。因謝綜交范曄，發其反謀，遂密定計於丹陽尹徐湛之，訂領隊許曜爲之內應，矯爲內有弒謀，曄檄靖亂爲立彭城也。者及驪，拔刀武帳，闕宴，曄顧帝不敢仰視，湛之改獻情焉。

史書

卷五 魏

主

十二月，論誅曄、綜、熙、先、王止廢徙安成者，猶原其不知也。故禁術絕數，明主止亂於源。宗廟始備樂。丙戌二十三年，春正月，太武擊斬永宗，趨長安，別將乙拔破杏城，宋爲雍梁境上之屯，封吳北地公，南北之尋釁，非一端矣。宗慈志乘長風，破萬里浪，交州刺史檀和之討林邑，慈別將大破其師。三月，魏誅沙門，毀佛書像，通蓋吳，且婦害也。君臣廢，必昵奸，夫婦禁，必寄姪，禍既昭於斯時矣，乃一滅而旋熾，羣相安其汨亂人倫，爲蠹以至今者，何也。太武移宋，田於具區，答書不敢失呼韓之儀，乃侵邊郡，御史中丞何承天、陳安邊固守四策。一曰：「移遠就近，

江淮之間。孫曹所不居。明斥候之郊耳。二曰。多築城邑。因新徙民。千家爲城。能戰之士。二千也。老弱登陴。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募耦車牛。五百之耦。有車。參合鈎連。以衛其衆。平行走險。賊不能干。徵發。悉聚矣。四曰。計丁課伐。戰士二千。而立仗庫。弓。餘利鐵。收其輪。以給軍用。所以備也。故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魏秦益維民以上却。反刺史封敕文。既誅其師。更整守之。鬪者達旦。然後知其窮而致死也。赦降潰之。師入衆郡。林邑王陽邁以象戰。宗慤形師而走之。林邑克。而太柳蕭然。夏六月朔。日食。秋八月。魏誅蓋吳。

史書

卷五 魏

十六

丁亥二十四年。春。爲盜鑄。義恭請爲一當兩。僕射何尚之曰。富人自倍。貧者彌增其困。胡誕世殺豫章太守。曰奉義康。檀和之還過。而誅之。

戊子二十五年。魏人擊走文德。彭城太守王玄謨啓帝以武功。夏四月。移武陵王駿刺徐。魏屢破西域諸國。伐柔然不見虜而還。

己丑二十六年。春正月。復伐之。可汗遁走。文帝誅玄謨之誕。而矜侍臣以封狼居胥之恩。是時雖小治。而謀臣非魏敵。且地大習戰。而無潰勢。未見勝形之在宋也。而厭策者投上意矣。御史中丞袁淑曰。今當席卷趙魏。乃悉江軍。

配雍廣。資襄陽以湘臺租。秋七月。隨王誕雍州刺史。九月。魏伐柔然。盡收其輜重。民畜。可汗遁踰穹隆嶺。自是不振矣。

庚寅二十七年。春正月。沈慶之討平雍蠻。二月。魏治兵梁州。宋偵未明。而步騎十萬奄至矣。圍南平。參軍陳憲於懸瓠。旁掠六郡。憲守不滿千。而殫魏攻技。積屍平城三月。魏北其掠。屯於汝陽。參軍劉泰之出彭城之師。燔而奔散之。夏四月。懸瓠圍將乞地真斬於南平。內史臧質司馬劉康祖之救師。而還。乃以憲爲龍驤將軍。以孤城抗虜四十餘日也。魏史成。崔浩石諸郊壇。以彰直筆。太武惡其揚

史書

卷五 魏

十七

國惡也。殺之。而夷其族。旋悔其可憐。三世相遇之親。一發怒而莫之顧也。然誣天助虐。矜功凌人。潛取死者。則奢已。高允授太子經。欲使委浩而免之。允對多自引。然太武嘉其貞信。初。浩薦士起家爲郡守。太子請更請郎吏之。久者。治民宜更事也。浩固行其志。允曰。起非而較勝上弗堪也。丹陽尹徐湛之。尚書江湛寧朔將軍王玄謨共成北伐。劉康祖請待明年。帝曰。義不可沮。沈慶之曰。道濟彊之無功。玄謨未可輕敵也。帝曰。道濟養寇自資。彊之中途疾動耳。今乘夏水。舟行馬困。北取碭碭滑臺。及於洛陽虎牢。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亦無及矣。慶之固諫。帝

使江徐難之慶之曰白面書生謀國事誤矣秋七月遂大舉玄謨帥慶之申坦入青冀而受節於蕭斌。斌賀徑造許洛劉秀之震盪汧隴駿鑠東西並舉義恭居彭城爲之節度。姚伯子曰天下勢分其興亡有機。唯識之者能全。晉以天子討羣胡正且漢趙燕秦逼迫爲狼關民以劫聚而心未嘗不晉向也以復舊物勢順而易惟志爲偷餒故虛瑕禁而不蹈以卒於偏安也。魏開基有年然後宋興高祖急革命棄功關中以成北勢疆弱明而順逆之說詘矣。糜民爭其必不可冀不如固吾圉而靜治之爲有功也已。師出卽三五發丁四一籍民。宋進而魏退七年嘗用之矣。故

史書

卷五

文

濟青走司馬申元吉之趣滑臺受玄謨之圍魏計定而非畏宋也。參軍柳景帥諸將向弘農應者關中豪右龐季明自貲谷入盧氏弘農以是出熊耳隨王誕所遣也而南平王鐸遣者自汝南上蔡向長社擊走魏荆豫而司馬劉康祖逼虎牢蓋三軍具進也。玄謨以首事見寵信故獨當魏勳乃復而實怯太武固曰馬瘠天災速出無功十月得志時也而玄謨方賦布取梨城下前鋒垣護之自石濟移書魏師且至急下滑臺傾優游弗聽冬十月太武夜渡河玄謨無據而走追及敗之復棄軍歸護之全師蕭斌將助玄謨慶之固止之議守慶之曰坐守窮城令得東過清口

青冀無也矣時詔無退慶之以遠與事違關外所以有專制斌乃分守碭碭清而還歷陽魏軍分略宋地。向弘農者拔之而攻陝張是連提救之曾方平謂薛安都曰勅敵在前堅城在後致死在今日卿若不進我斬卿我若不進卿斬我。至流血凝肘而不顧也以斬是提進據潼關關中蓋多送款者以玄謨之敗召歸襄陽與康祖俱棄功。魏永昌王仁攻拔懸瓠項以八萬騎追康祖之歸兵八千康祖結營而進令顧望斬首轉步斬足環殺魏軍萬餘旦戰至暮而死於流矢仁乃進逼壽陽。太武軍蕭以臨彭城人危食乏則有爲江夏獻海道者長史張暢曰不能達

史書

卷五

文

也徒開走局且食乏未罄守有萬安之術武陵王善其言而止太武至而遺餉暢出見魏尚書李孝伯魏張曰療渴爪步不圍彭城也暢引童謠曰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將適彼懷而遂無天道乎。太武所過恣殘六州赤地主中土者累世而不革其凶君子是以不輕進夷狄爲民命防也。臧質救彭城遇敗於盱眙時太守沈攸之積治豫守具曰曾見數十萬人聚小城下而不敗者收兵得二千人質以敗餘七百赴之魏糧掠江淮既赤食取無所歸資望盱眙積粟不克攻乃南向瓜步環舍伐葦爲渡江者宋民荷檐而立太子出鎮石頭帝登城而思檀道濟曰若在胡

馬當不至此。姚伯子謂諸將多迫濟略債事有玄謨雖道濟無所用之矣。魏道彙駝名馬以要婚太子劭不悅於江徐之議遂請斬以謝天下。帝爲蓋罪由是退外戎而起中寇。

辛卯二十八年春正月殺彭城王義康屢健民且恐生虜心。魏師還攻盱眙求酒而獲溺遺築圍塹無損臧質之守二月固多畏且疫作驅南口萬餘而走聞追至則復殲旆於是兗青徐豫冀之歸燕巢林然魏之戰士亦重傷矣故宋衰而魏不復南師。魏太子晃爲政以察寵給事中仇尼道盛而惡中常侍宗愛之多不法也宗愛畏道盛

史書

卷五 魏

辛

之糾已而并構太子太武果於殺者也故道盛斬東街太子死矣潘以世嫡不出藩蓋知太子無罪也構者則懼而惡謀。蕭斌王玄謨免王僧綽侍中帝以其深也將有託焉容謀是與。

壬辰二十九年春二月宗愛弒太武在位二十九年虛熾自焚亦其勢也僕射蘭延和疋薛提不悉討賊而擁立是爭延疋在秦王輪提以潘嫡孫持宗愛問之立南安王余矣殺三公及輪領大司馬大將軍而專位。夏五月以魏

師無功。尚書令何尚之退老方山而復領袁淑爲別隱士真偽。元后之死以妬潘淑妃始興王濬潘出也。

曲事太子畏避罪故劭不潘隱多過上聞則從嚴道育爲巫蠱玉像而瘞之潘更以逆趣也黃門陳慶國告其謀迹見帝濡忍劭潘則懼於含怒。冬十月宗愛復弒余而秘羽林郎中劉尼知之乃與尚書源賀陸麗長孫渴侯迎立濬而誅宗愛文成既立追見景穆皇帝。西陽蠻反遣沈慶之討之。魏賞迎立麗請移爵其父故陸侯爲東平王。班賜命賀自取惟戎馬一疋高允同麗賀默而無煩於辭。魏行玄始歷爲者趙敗得之克沮渠。

癸巳三十年魏高宗文成之元春正月以討西陽蠻武陵王駿統諸軍。劭復受道育之通京口得諸其婢云文帝

史書

卷五 魏

三

始有廢志以須婢到王僧綽送漢魏典故於江湛徐湛之江徐聯姻鏢誕帝注建平王宏武陵行三以無寵典征伐君臣各圖所立僧綽曰事在速斷不可使難生慮表帝語必屏人而洩之潘淑妃逮婢至而劭潘惡矣東宮實甲萬人矯詔夜部劫中庶子蕭斌左衛率袁淑淑死斌以衆從詣直門啓而入帝猶謀燭下遂弒之及江徐也左仗卜天與呼衆射劭皆不中而死劭殺淑妃而召潘潘曰固下情也矯召大將軍尚書令百官至者受職而劭即留。武亦改事矣三月劭發文帝巾箱乃殺之及北第諸王。武陵王駿以江州刺史屯五州沈慶之自巴西谷軍略劭密

有使矣卽示駿其書曰能誅罪人下官惟力駿起再拜遂專委焉以爲府司馬柳元景宗慙朱修之皆參佐顏竣領錄事長史劉延孫行留府事而起兵臧質自雍州詣江陵見義宣遣之勸進竣移檄州郡夏四月發尋陽勸知逆不入容故厚其餌惟蕭斌亦知不可輔也既失節矣遂爲謀主昧心一戰冀倖焉再策勝而沮於義恭乃歎天道果於誅亂而誤之於初悔無及已或勸勸守石頭勸曰昔人以待勤王之師今天下義在誅我矣而誰守乎景元以前鋒至江寧降者相屬則從勸者不戰而常震駿發卽病顏竣顏竣擁之膝以主斷旦夕臨衆文教出焉左右亦莫

史書

卷五

魏

三

之知也衆故無疑元景潛軍新亭因山爲壘勸使蕭斌犯之元景以理順難恃同惡易濟宿令軍中曰鼓繁氣衰也叫數力竭也街枚而寂勸將士冒厚利而殊死戰元景靜敵之而已聞鼓退然後鼓譟從之再戰皆勝竣卽位於新亭方師會臺城詠勸及濟而潛焉倂附惡蕭斌首誅旌忠及於卜天與然自茲以後江左君臣一變也猜上佞下殺僇之慘自北而南行臧質之詣江陵也有奸志元景遷之於正猶伏惡也孝武以雍與元景而移質江州質畏元景議其後江使爲護軍秋七月朔日食求直言是時習奢而儉賤服麗貴靡自宮闈間也孝武初禁貴戚利

省作而華怪旋市錄事周朗對以設令非實而忤旨解職文帝守令六年以斷治成久任帝多更前郡縣取滿三年才南平王鑠而訖之刊落枝葉不恤孤榦之速厥惟帝始之

世祖孝武皇帝

甲午孝建元年魏成帝之二春正月四銖錢始變趨薄小以起盜鑄而物價踴貴孝武宮闈不修以及義宣諸女也而治取立威臺符嚴詰溢口米臧質因思亂且荆江貢功多方命矣因以決反計使說義宣蔡超坐起民贊之而豫魯典交徐遺寶卽以兵從二月四州反衆猝從上流下

史書

卷五

魏

三

中外以震帝將迎而授之竟陵王誕不可乃以柳元景屯南州王玄謨據梁山夾築偃月而待之三月反約及雍朱修之僞許而陳誠及益劉秀之則斬使襲荆矣作不順鄰之所以不應而尾其後也江陵遺守坐超民義宣不得之雍益乃竊置魯秀曰以代雍而拒益遣寶發而破於冀師奔壽陽矣至壽陽質爲前鋒爽分道趨歷陽建康以偵義宣根柢之薄沈靈賜以百舸破質慶之用雍將薛安都新爽克壽陽則反者無附已臧質樂禍有盜國之思焉聞義宣搢之爲亂而後覆之義恭示義宣書若熟窺質者故特請以萬人取南州而義宣用劉湛之盡銳梁山蓋疑之矣

冀州刺史垣護之從玄謨破賊之而寇兵增進如南州告
急景元爲虛聲三萬以空梁山之氣謹之質皆斬江中矣
義宣走江陵超民以送刺姦始知其僭沮魯秀故阻馬鞍
山不獲進乃赴水死荆湘之士何樂乎糜爛於亂也因是
削弱荆楊會稽置東楊夏口置郢乃省錄尚書事惡貳
權也然耳目寄之則重小臣亦以亂政秋七月朔日食
乙未二年春沈慶之請老使何尚之起之曰吾不能往而
復返也秋八月誅戲稱楚王於幼弟渾冬十月裁損
王侯制度其屬稱下官而不臣。

丙申三年秋義恭見西陽王子尚有寵辭楊州授之而爲
史書 宋王 魏

太宰魏用罪人疑死者守邊十二月移青冀并鎮歷
城垣護之曰虜所寇道移之近息民患遂申王威。

丁酉四年改大明春魏入兖州申坦節禦師不及回軍討
任榛無功當誅沈慶之哭市而免蓋任城榛聚羣盜兵過
而狐兔散秋七月并雍州爲一郡王玄謨之言曰土斷
然後租稅可清竟陵王功多而寬爲人歸以聚蓄也孝
武覺有異八月出之南兖州而使劉延孫鎮京口詔之令
族。

戊戌五年春正月魏置內外候官雜於府寺以廣伺察
二丈之賊斬三月魏起太華殿高九尺計役二萬倍以

供餉是四萬人失耕也納其言進中書令允諸子樵給蓋
官無祿也姚伯子曰刑嚴而祿不制宜魏官皆高允也而
不皆高允必上下相蒙置盈整而以一二孤弱見苛察也
法原人情雖有清吏不能以家祿官夏六月吏部置二
尚書分其權而爲散騎常侍擬名僞蔡典宗曰選曹要重
常侍閑濫名改而實仍人心不可變也以誅沙門反者
詔沙汰設條禁爲諸尼之出入官掖而不行也中書王僧
達有忤誅之反連冬十月魏伐柔然將以雪還尉眷曰
虜以吾爲內難也度漠紀石積射殷孝祖築清水魏封
敕文以之出師戊主傳愛乾敗焉皮豹子助之寇青而幾
史書 宋王 魏

爲獲戴法興戴明寶寵自典籤與巢尚之同中書大處
分之三人也參二戴納賂百官市競人輕權重之信不可
爲政也竟陵借魏冠以完聚參軍江智淵去入朝爲中
書侍郎。

己亥六年夏四月兖州刺史垣朗討焉而死乃起沈慶之
於是誕城閉而檄宮闈之醜遷怒以夷者且千家豫徐以
師會戰誕曰宗豫州助我怒故繞城而呼顏竣負故而
亟直諫出之東楊餘猜而殺焉曰同於誕秋七月沈慶
之克廣陵誕伏誅宣陽門勅呼萬歲蔡典宗曰之誅也宜
涕而不樂其果於殺也命屠廣陵慶之爲請免五尺以下

庚子七年夏魏伐吐谷渾。冬十月廬陵內史周朗切直而中之非法人主之殺僇於孝武爲黠。顏師伯以謂取侍中擣蒲百萬帝得雉師伯掩虛而曰幾姚伯子以是增帝三德安於財也惜於諛也比於匪也。柔然攻高昌殺沮渠安周。闕伯周爲高昌王而沮渠滅。

辛丑八年夏海陵王茂休殺典籤以雍反伏誅。義恭逢帝禁不任遼州輪器甲絕賓客沈懷文諫而止。秋九月朔日食。新安王子鸞殷淑儀所生也淑儀傾宮冬十月鸞刺南涂巧遇之人皆入其府。十二月制民歲輸布四疋。

禁士族雜婚違補將吏

史書

卷五

主

壬寅九年春廣陵太守沈懷文直言而殺。孝武惻荒於殷淑儀之卒。獎供竭民力。吏部郎江智淵以議懷文死其怒。

癸卯十年夏制非臨軍無專殺非手制無典軍。孝武之不君極於羣臣之狎侮。僭慝自義恭及甚者。取快昆崙之杖擊免者。吏部尚書蔡興宗舉朝之侵嫌。可知矣。刺史二千石獻奉餘資必罄之擣蒲壤高祖陰室而起玉燭殿侍中袁顥從觀壤頌僉於葛燈麻拂以當之田舍翁。

甲辰十一年夏閏五月武帝祖作法已極涼矣。太子子業立肖德而甚其行更也。驟蔡興宗爲謂顏師伯曰山陵未

遷刊卽同禪代矣。義恭雖受遺詔勅多自法與尚之。別授唯權久於近習故嗣立之際巧竊更甚也。與宗復以選事責義恭曰主上不親改者復非公筆。何天子意耶。宋東荒旱連歲升米錢數百死者過半。時宋州二十二郡二百七十四縣千三百蓋有無戶之縣矣。戶未滿百萬。

子業

乙巳景和元年魏成帝之十三春鑄二銖錢薄無輪郭謂之宋子。夏五月魏成帝祖太子獻文帝弘立車騎大將軍乙渾弱之多殺大臣以自專爲太尉錄尚書事秋七月丞相位諸王上。閩人華願兒裁於戴法典而怨謂子業

史書

卷五

主

曰官家賈耳真天子乃法典大臣一體矣子業故嗜殺動其不平遂自法典始虐羣臣脫孝武之猜暴方與幸免橫死及子業甚之。人不自安。元景師伯密謀廢之立義恭。決策沈慶之慶之素不悅之三人者賣之子業而族之。自是殺僇日行立其朝者樂在捶曳也。房帷習武帝失德而更無顧忌。姑姊妹之嫁者不免焉。謂新蔡公主謝貴嬪殺宮人以爲之喪此其明著也。君子猶有所矚之而止其辭。新安王及其母弟子師之殺也。以寵於先帝爲怨殷淑儀將及山陵。義陽王和刺徐州曲躬之反罪逃魏爲丹陽王。朝臣皆知難作逃死無所。子業之立袁顥有功伐失

指而遇袁求出刺得雍州欲他輔也興宗議出荊州顧謂功易中立而辭行顓與宗甥也故語顓襄陽星惡顓曰合力荆襄何如受制凶狂以探禍也興宗曰亦各行其志已顓至尋陽則效欵於晉安王子勛長史鄧琬而興宗自建康發其機子業數臨沈慶之第興宗就之謀曰可即圖也慶之曰寧抱忠以沒耳進諫而得死王玄謨懼在泣諫不從興宗促之舉事玄謨曰期不洩君言劉道隆專典禁兵興宗從之夜出謂曰比思閑寫道隆指其手子業陵夷諸父而肖爲其名肥湘東王或曰猪猪王槽食羞有泥水之錯嘗蹄縛付大官曰屠猪或對留心肝待太子而免

史書

卷五

魏

元

賜子勛藥矣停使湓口典籤得以告鄧琬於是子勛矢謀於誅昏暴而陶亮總統軍事張悅脫桎梏爲司馬出頓大雷鞭南平妃以不從所使而道隆無禮乃及於建安太妃惡稔矣亦知人之多謀也多厚勇士樹爪牙故有爲者畏不輕發民謠湘中天子冬十一月欲殺湘東巡荆湘勇力皆從外裝子業獨與休仁休祐遊華林園屏左右射鬼劉道隆所結壽寂之乃得自內抽刀休仁卽引或登座以太皇太后令數子業罪而立之興宗至見橫屍謂曰凶暴天下主也乃收葬而無諡道隆加中護軍旋賜死以建安王也今書至江州以子勛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琬亮以徵兵勸袁顓首以雍從子勛移檄武帝之胤猶有三十人湘東間之聖靈何辜而當乏享應者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項尋陽王子房明帝曰天下所推戴也子勛曰祖宗之統系也明帝以卽位改元

太宗明皇帝

丙午泰始三矣魏獻文帝之元春正月建安王休仁督討子勛副以王玄謨尋陽太守沈攸之將屯虎檻前鋒十將並號攸之曰不相稟受敗也統之於一子勛稱帝改元曰受諸路太后子勛故有江雍郢荆會稽之衆及稱帝則二徐司豫青冀湘廣梁益皆響應而尋陽都受貢計明帝

史書

卷五

魏

元

所保惟丹陽淮南數郡且有貳縣觀益蕭惠開之言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主宋並可其從子勛特以受知武帝故然衆寡何太殊也蓋建安作都上流操勝文武興籙再世自三故見利而羣驚耳要之社稷有奉而外求君爲臺直而天下曲明帝取決羣臣興宗占勝米價亦以順逆疑惟罪不相及而人心安則制勝於靜也殷孝祖以充文武二千赴臺遂假節督前鋒向虎檻徐薛安都戕其諸子明帝援罪不相及分討尋陽王子房而會稽以巴陵王休若督沈懷文張永齊祖蕭道成時在行路太

后祖綱目取雜史后謀酖帝還用壽卮而死奚取疑事哉

姚伯子曰藉口母氏行不測而喪人國家者多矣朱子借斯獄以正義也父祖基業重於疑母者也故有不書弒且或雖路撫助也其孫於情信孔頴盛軍晉陵衆畏欲退休若以斬令然後定殿中吳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簡羽林而遣之二月克義興魏太后馮誅丞相乙渾而稱制東軍連五城而未固將軍江方興御史王道隆至自臺觀曰可以成衆氣矣悉攻拔之奇兵既取勝而晉陵旋以正克吳興吳郡及正然後建康有根柢也乃詔張永擊彭城江方興擊尋陽吳喜取西陵上虞令王宴乃攻郡執子房而斬孔頴吳喜克成東功聲從子勛者固未離其州也鄧琬復專斷以失衆前鋒孫冲之薛常寶下據赭圻陶亮止屯鵲尾中怯而畏臺矣三月攻赭圻殷孝祖以節鼓自標死流矢攸之當代統督度方興不能爲已下帥衆推之共成明日之捷板胡白二城也詔至而後攸之改督陶亮召還冲之欲諸軍屯濃湖更懼矣赭圻獨有常寶時臺以官募穀雖乏用而將士諧休仁弔苑問疾均食餼於軍中尋陽雖滙受貢米于防幼蒙琬不在軍事衆而無統使劉胡以十萬衆彊鵲尾蔡那子弟爲獲懸諸城而不殺攻赭圻糧盡進圍而吳喜且會軍劉胡流查覆船爲水餉攸之異而取旆陸還則旣漸矣夏四月赭圻拔

史書

宋王

宋

三

梁殷琰順命而未能違衆山陽王休祐督劉勰討五月潰其拒師圍之壽陽楊僧嗣以斷益師之下秋七月封武都王袁顗下督濃湖儒諺而不任隙於劉胡拒江者歷三時張興世曰錢溪岸狹居鵲尾上而下臨洞洪橫浦藏船制勝一奇也配之選士七千輕騎二百夕風直過鵲尾胡兵追之洞洪之中而大敗錢溪營寇壽陽中矢八月濃湖軍以乏食降袁顗走死張悅斬鄧琬以擊子蔡道淵脫鎖入尋陽囚于助攸之至而斬之分遣於處出者多及與宗似得美矣使明帝不以事處而歸備其也可毀朱基吏部褚淵於是役即虎檻陰官極不足爲紙始用冬十月武十三王殲焉休仁啟之自及也明帝湘東時陳宮人受孕於李道兒而生是以是劉劭劉氏姬之江南既平梁亦應詔詣降劉勰明帝釋於職歷北國命張永沈攸之將迎薛安都蕭道成諫其非計蔡興宗曰懼安都而引北寇之舉也不聽安都叛常珍李奇亦以懸孤降魏魏尉元救彭城入懸孤充畢衆敬降珍奇有變志宋師至彭城安都爲魏守矣尉元絕宋糧道丁未三年春正月宋師夜走凍雪多斷手足爲保安都走及之呂梁則尉元夾敗焉枕屍棄杖橫六十里攸之留戍下邳宿豫睢陵淮陽而還魏各取淮北西矣猶多宋守

史書

宋王

宋

三

魏東平王道崇及長安伏誅。劉懷珍偕招論使。以兵三千。復青冀無督而莫之一。魏再徇以慕容白曜之師。拔無。隨斬東平。而莫之抗。肥城垣苗廉溝旬日相望而靡。南土自是食慶。尉元請魏圍彭城。取下邳。曰。宋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彭城有守。而要地克平。或經北頓。而青冀無南望矣。然後淮北塞。而無煩再師。攸之還。更運米下邳。使陳顯達助王玄載戍。秋八月。復遣攸之擊彭城。蕭道成鎮淮陰。攸之辭以水涸運艱。強而遣之。道成之鎮。則收養豪傑。胸山海島之奔將。皆召而撫諸。宋之亡地。齊業基之矣。尉元還呂

史書

宋王

魏宋

三

果俘。疾墮膝躄。則宋士沮氣。攸之進至清口。遇魏師而潰也。走還淮陰。時攸之名將。再進皆大敗。保者無所復恃。玄載怖走於騰書。下邳既下。宿豫淮陽皆棄城矣。白曜攻歷城東陽。魏太后馮還政獻文。劉劭招還常珍李奇。戊申四年春正月。擊却魏師於武津。斬其將明帝莫倖。魏有亡徵。謀取陳蔡。劭曰。復境未能。而虜退滅時。東徐亮皆從。魏招二月。歷城拔。夏四月。滅田租牛。劉劭敗魏師於許昌。秋七月。蕭道成爲南兗刺史。冬十月朔日食。參預朝政者。更及遊擊阮佃夫。舍人王道隆散騎楊運長。細人用。而趨於權者。益橫。朝士不復相尚於屬節。

已酉五年春正月。魏拔青州。高祖取諸南燕者。亡之。既已削。賴北漸於文。以息戈。二月。魏等民爲租輪上富之平城。下乃本州。而除其雜調。東海王禧劣。受驢王於子業。明帝改封廬江以實之。漸銜來反者之擬。而爲誅也。夏五月。魏徙青齊民於平城。桑乾立中齊郡。沙門統曇曜。因請祇戶。遂徧於州鎮。黠而免。蘇未已也。又以與主爭民。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魏使修好。三峽歲侵於苗獠。分荆益而立三巴。校尉時孫謙赴巴東。救千人自隨。薛師至郡而民安。臨海賊掠縣亭平。

史書

宋王

魏宋

三

庚戌六年春。定於南郊。問二年。明堂間一年。蕭道成異相傳於民間。夏。疑而徵之。懼及用參軍荀伯玉策。遣數十人入魏。而遊騎至。以留。立總明觀。置祭酒儒玄文史學士各十人。柔然侵魏。獻文擊敗之。旬有九日。往反六千里。魏謀止墨。授告賊者以其官。給事中張白澤曰。是使奸人窺望。忠臣懈節也。給祿吏斯廉矣。辛亥七年春二月。明帝寢疾。殺晉平王休祐。慮其剛能有危也。以荊州出天子。復殺巴陵王休若。敕勒叛魏。夏五月。建安王休仁賜死。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耶。孝武以誅鋤兄弟絕滅矣。宋祚其得久乎。既死。而後名之謀及。於是同出。獨桂陽以凡劣得全。而帝子安成王準。則殺王妾。

而畜其所孕。褚淵善明帝於藩邸。將有托焉。自吳守召入。與之謀休仁。知其不可。懼以從命。於是袁粲尚書而淵僕射。殺吳喜之言曰。劉子尚精甲三千。失利於駭歛。而喜功成不假兵。東討三百人耳。清蕩十郡。窮海而止。可以輔少主。遭可乘之會乎。倘不得死。子業朝其淫虐。曾不之鑒。更好鬼。溺其機祥。以疑似殺人文書中。蕭道成應散騎常侍。徵多猜焉者。道成曰。剪除諸弟。以安太子耳。何預他人。而淹留。以自取疑也。且骨肉相殘。難必作。卿等其戮力斯時乎。姚伯子觀道成存代宋志。而知大器多脫。惟政刑爲之垣。躬克典以自固。奸雄作之輔弼矣。明帝臣多死。

宋書

卷五

蕭道成

猜齊祖自全其側。魏獻文生逸世心。以浮屠言也。言禪及京兆王子推。任城王子雲。發言曰。不已。惟太子宜。卽命傳位。時太子宏五歲耳。感興代親悲泣而言其衷。然獻文雖在位六年。年僅十八。中人尚懼未任。而以在襁。投艱乎。幸孝文克子以克君。然不可必者也。乃稱太上皇帝。徙居北苑。而禪僧與侶。姚伯子謂佛原老莊。莊稱黃帝以上。故中國之禮法。堯舜庇萬世而創業也。不墜不忝。繼統者之任矣。佛誠有道。吾以巨室臨寰人矣。況文其奸以眩世哉。冬十月。源賀討破殺勒。因屯漠南。以備柔然。姚伯子曰。魏秋冬歲遭戍。而春罷。民習徵發。故安於師旅。而無怨逃。

者共其常也。是以動而功奏。賀請築三城。募州鎮三萬人。居爲長戍。當時不從。夫趙宋以還。其法用而弊。乃見無論師靡財。匱示弱啟戎。且嬉內民而不可用矣。故竭天下爲逸計。不足禦寇。而能呼盜。

壬子八年。改嘉豫。魏高祖孝文之元。春正月。沔北蠻桓誕以八萬落降魏。爲東荊州刺史。明帝以夢反者。殺豫章太守。殺后兄王景。則爲臨朝處。夏四月。殂。可忌者意及之。而必誅矣。然後宋寶滅。而太子昱立。受顧命者。休範褚淵。劉劭袁粲蔡興宗沈攸之也。淵引道成右衛將軍。共掌機事。蔡引劉秉爲僕射。欲救奢以儉格於佃夫輩之納賂。

史書

卷五

蕭道成

安成王準。楊州刺史。秋七月。沈攸之督荆襄八州。量材略。觀時變。名爲討蠻。而陰部勒。

蒼梧王

癸丑元徽元年。魏孝文之二春正月。魏以勸農弭盜責守令。通民有無。牛兩而鄰借。縣盜靖者。治食兼縣積三得郡。兼守三郡。以爲刺史。桂陽在江州。怨在失相。以典籤許公與謀。收士繕兵。二月。使王與奉晉熙王自太沃入郢。朝議預制之上流。魏以孔乘爲崇聖大夫。秋七月。魏制河南戶賦絹一疋。綿十斤。租三十石。十二月朔日食。甲寅二年。夏五月。休範反。書自江州至。數罪乃在明帝。蕭

道成曰休範懲近者淹緩之無成也必輕兵悉下居我新亭當其鋒更固白下官城東府石頭以老之可擒也遂往新亭之壘未畢而尋陽寇至矣拒戰時道成見休範離衛而登城使其首送臺喜功之已定也未遑示衆送者取提步委首於水而空報臺之所以不信也而杜黑驪新亭不輟攻別遣丁文豪更破臺軍進至朱雀桁斬劉劭傷王縝黑驪復渡淮殺王道隆自壬辰兵交休範授首南軍未嘗有王也至乙未巳四日師不潰而猶銳勝則主反者原非王也褚澄擁安成王居東府爲開門出降計遇南軍之忽自沮而止新亭士民詣壘投刺道成始示之屍處而焚

史書

宋五

主

刺安衆是也然何不早以屍示假冠手大爲臺臣傷敵不憚不明也休範之死旣信陳顯達遂斬黑驪文豪攸之襲尋陽殺其子六月道成爲中領軍與衆劉柔褚淵更日決事雖四貴同時然淵在道成志與衆劉異矣魏罷門房誅懲矯擅必墨敕大刑覆而後行秋七月柔然寇敦煌尉多疾擊破之矣朝臣傾爲徙議給事韓秀曰無故處國九月褚澄吳郡長史以淵弟故蕭惠明朝言曰開門納賊股肱郡力戰幾死棄不收王縝乃爲湘州蒼梧之乖節少成冬十一月冠則李將軍斯稱袴衫偶羣小而放遊客舍道傍排突快廝養之辱嫚而獨輕侮其大臣

開府

乙卯三年春三月張敬兒謂道成曰攸之在荊州爲公計當以我鎮襄陽使督梁雍至則入稟饋以懈之遂爲道成長耳夏魏初禁殺牛馬姚伯子曰以爲耕戰資節其耗斯繁育矣牛有骨角筋革之用武事豈得盡廢焉後世循之至莖牛祈福抑謬矣宋胤誅餘獨建平王景素有美譽於京口楊運長恭其且代昱而爲齊輩不利也欲先亂

參佐多勸舉兵而江淹不可以袁粲言止奔徂

史書

宋五

主

丙辰四年夏六月魏太后駕弒獻文帝蓋毒焉史筆之而孝文蒙以終其身何也淫毒爲弒當廟廢致辟者德使稱制大臣爲無權矣馮私李爽以事坐死而釋憾於上皇蕭道成加左僕射建平通謀於黃回道成知其合也秋七月景素受垣祿祖之奔謂已亂卽起兵道成故遣黃回偕之李安民遂擒斬

丁巳五年春正月魏平略陽氏昱作無賴於民間載虐所經莫能堪也阮佃夫且以不忍其殘死厭太后調爲作孝子不便嬖而止阮掩入領軍府值道成袒卧躋見謂宜的也而向之殼左右曰無復矣飽更而中之取授弓之大笑當時誰英雄者淮陰下士意有用之候隙耳況當其勢將起而用戲爲震也道成商廢立於褚袁粲正之以義而

淵默然謀斯定矣。紀僧真劉善明王敬則皆贊舉事。有期起兵廣陵者。善明日。靜以待機。奮發有功矣。以遠將貽譏。乃命敬則結左右爲執謀。秋七月。昱出跳臺岡。晚遊尼寺。爲偷狗飲還。則或列之。傳首敬則。馳入領軍府矣。道成知宋難遽革。且收其權。戎服入宮。以太后令召大臣。道成啟劉秉下議。張鬚眉。瞋目震之矣。秉議尚書關衆事。領軍總軍旅。敬則躍刀明言。天下事皆歸蕭公。而手取白紗帽。褚淵曰。非蕭公不了此。是已無宋矣。然是時沈攸之王蘊外。時袁粲黃回之徒內梗。而道成之著功猶淺。攸物於斯時。必不能宴然也。建議立安成王準。則復明帝孫矣。昱追廢

史書

卷五

宋

三

之至臺。則內成計於粲。秉從義者。黃回劉韞卜伯典。初道成請粲。以有荆師也。不獲見。褚淵召至。則連席。粲恐在入臺。不復能異。故辭。而淵謂道成無患。西當先備其內。其志之不相謀也。而粲猶爲淵授情。故道成常得先計。使所私蘇烈薛淵助不頭。王敬則爲直閣。共伯典與禁兵。粲動皆其穀中矣。而以太后令。使韞伯典帥宿衛。攻道成於朝堂。回爲應。乘赴石頭。皆期夜發。未晡。而粲驚見秉至。曰。敗矣。敬則殺伯典與韞。蘇烈先據蒼城。而拒粲。蘊兵潰於薛淵。智不足。以濟忠。羣爲罔羅之。授而已。袁粲王蘊劉秉黃回。凡在義舉。無免者。粲與于最言志。知其不可支矣。亦惟以名義也。傾影有異。最蔽粲而偕死。民哀而誦之。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蓋剪忠貞。輸宋而之齊者。惟淵志也。攸之至夏口。功曹臧寅曰。攻郢挫威。莫若先之其本根。怒於挑戰。而改計。道成假黃鉞。出鎮新亭。內無難者。故躬西備。

史書

卷五

宋

五

順帝

戊午昇平二年。魏孝文之七。春正月。郢城久攻不下。士氣益餒。於無援。攸之歷營撫慰。以懷逃。而不能。劉攘兵射書燒營而降。以先衆散。臧寅曰。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也。死水而激之。雖復有聚。不可用矣。攸之以還江陵。則家已

滅於敬兒。以繼道成還東府。在外者亦復無敢梗矣。加太尉都督十六州。而于贖江州刺史。疑中領軍王儉自吏部郎爲道成長史。遂與褚淵同與審事。秋八月。褚蒼道成嘗曰。我治十年。黃金土價。至有天下。不改儉焉。姚伯子曰。宋齊二祖。皆質儉以興。至後嗣之亡也。惟逸欲侈靡。則持國之經。可知矣。儉以食有餘穀。儉以用有餘財。豐積天災不能死。饒餉彊敵不能破。以守則固。以戰則無敵。且齊致寬泰。趨貧士庶以然。天下有家之大者。故制節而定民。從斯有常治已。九月朔日食。異同既定。道成示意於長史謝朓。而不答。儉遂淵謀。漸見變革。加太傅。揚州牧。殊禮。冬十月。蕭映南徐州刺史。蕭晃豫州刺史。李惠女獻文。生孝文。而馮養之故獻文死。而能攘政。惠爲青州刺史。猶忌也。十二月。誣以南叛。而殺之。

史書

卷五

宋

皇

已未三年。春正月。蕭疑爲荊州刺史。曠爲僕射。道成欲得謝朓重佐命。謂之曰。石苞不早勸進。徒致哭死。朓曰。世事魏室。因當終身北面。且三讓彌高。乃以王儉易其長史。而使爲侍中。三月朔日食。道成爲相國。封齊公。加九錫。殺臨川王綽。夏四月。進王儉。殺武陵王贊。順帝下詔禪位。長泣。而不敢臨軒。王敬則曰。今日之事。司馬氏之舊也。然則哀樂之情。何以異晉恭。姚伯子曰。功有大小。事有

稽速。桂陽耿爾遂以捷取之。六載非若裕之數。辛酉。戰匡復厥雋。以克敵寧民。相安幾二十年。而後漸收爲已有也。無以懷人之心。故暴於外者。不可掩。謝朓當解綬。而不出。曰。有齊侍中。倉卒以王儉。宋八主。五十九年。光祿王琨及爲晉郎中。見出就東邸。而泣車。曰。苦壽不死。頻見遷革。齊既成。帝改汝陰王。然丹陽置衛矣。裴顗表齊罪以死。昭復謂淵早死。中書郎當不失名士。是以節義榮於爵祿。起高祖辛酉。終順帝己未。

史書

卷五

宋

皇

齊

太祖高皇帝

卽位改昇明三年爲建元以子晃爲揚州刺史訪政參軍劉歊曰知宋所以亡則不亡矣政在孝經而宋季安忍帝歎儒者之言可寶萬世黃門崔祖思曰講學移風治之大也罷冗員使受學朝士惟約素清儉是褒則當官無行疑而靡俗更也劉善明曰承苛政者務以簡易請布德焉聞喜公子良曰國之徵求郡縣足給擾以臺使而官解是速之而更緩也散騎劉思效曰山澤者貧民所以生也大明以來貴族惟專絕民依而增侈新政所宜革也卽命二

史書

卷五

魏

星

宮諸王毋營立屯邸封山川褒進嘉言皆斟酌以行五月宋故帝汝陰王準死而行亂者賞是主弑者高帝矣且焉劉宗之覆無遺人在宋爲恭帝報種惡之滋毒也自齊觀愈忍矣當時鸞育內禁衍托藩署而根鋤前代是防而禍萌所倚天道命化卒非防之所得及也徙垣崇祖於豫曰魏必奉劉昶契丹入附於魏魏遣梁郡王嘉奉丹陽王昶以伐齊庚申建元二年魏孝文之九春二月魏師將至壽陽劉昶橫涕四向拜曰願同戮力以雪讐耻崇祖守郭堰肥衆曰未古聞崇祖曰棄之而敵據矣故二者不諫之策也堰北

小城魏至斯攻灌於肥而敗還較定民籍以元嘉爲正而精隱駭分荆益置巴州西昌侯覺兄道生子也以孤而子育爲郢州刺史夏立建康都塹秋甬城汝南降魏九月朔日食魏攻朐山王元度破却之冬淮北有南恩招而保五固主以司馬朗之

辛酉三年春正月魏圍甬城周盤龍救其子奉叔以二百人陷陣盤龍承而敗魏師二月桓康復敗之淮陽秋七月朔日食使如魏使下宋有辭言劉昶刺之九月魏

攻克五固斬朗之薛虎子鎮綽餘以典屯田引灌汴流

壬戌四年春三月張緒爲國子祭酒置學生二百人高

史書

卷五

魏

星

帝昶太子贗立諫章王晃爲太尉秋司徒褚淵死功曹劉祥撰宋書譏斥在代典通淵障面明加之羞佐之者不爲世容而主可不問矣淵子賁耻仍其爵而況他人乎魏荊州刺史李崇爲網盜村有樓鼓以爲盜節聲聞而傳次相及也百里險守盜東網中矣

世祖武皇帝

癸亥永明元年魏孝文十二夏四月誅荀伯玉高帝時因事爲構將易太子以諫章王晃也卒全者王敬則謂官有天下日浸太子責人心搖晃告太子稱疾以自全故伯玉誅而晃愈得厚垣崇祖亦以無禮在太子時借誅五月

殺車騎將軍張敬兒。又以微譏及謝超宗。冬十二月朔日食。愍宋顛於無蔭。藩禁始疎。

甲子二年春正月。竟陵王子良爲司徒。乃開西邸。文學八友。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倕。皆極時選。而子良泊然稱賢也。然惑於因果。崇進僧釋。或謂維摩詰自其手撰。衍籌略才幹已實於識者。王儉器其有異也。於太祖爲族弟。四世祖同。淮陰令整蘭陵人。實武進。時朝權在中書舍人。四戶分資。如法亮語。戶歲辦百萬。權都爲賂委也。王儉以呂文顯當天變而莫之改。秋。魏始頒祿。增重墨刑。義賊一匹必死。守牢誅者四十餘。祿給而法不

宋五

魏

貸乃可束之於廉。魏高閭建。築長城。議曰。狄長野戰。短於攻城。掠野無獲。草盡走矣。冬十月。長沙王晃自南徐爲中書監。冬以仗入。將糾以法。豫章王疑曰。太祖屬之矣。曰。非宋自殘。吾何得至是。爲憶先訓。爲原。武帝嚴峻。獨兄弟無傷好。以此。益州大度獠殺徵賊。刺史陳顯達襲斬而未更暴。十一月。始興王鑑至而後戢。相勸降於原宥也。乙丑二年春正月。魏禁議緯巫卜。給事中李安世以孝文興致太平。乃通井意。而上言均田。冬十月。制定。夫男十五以上。受露畝四十。婦人半其畝。牛頭田增婦畝之半。倍有萊。二易之畝百二十。所以通肥瘠也。及丁而受。老死而

還業不世。取給穀也。世傳桑田。人二十畝。桑課五十株。丁增加受。丁減得賣其贏。樹利在因。價其易以保林也。姚伯子謂審如是。受田則皆公民。而墜戶出矣。雖有兼井之資。安所用之。田無畸畝。則稅無隱額。土其所者。安其業。親睦成於給足矣。故均田者。通井而可以成王治者也。然非地。亦人。其制不行。何者。必有餘田。以待人之受也。江南逼窄。墜山種湖之無所。以至多閑民。何取衣食資。多制其間。而產藁乎。故均不用。而重黃籍。雖聖人不爾易也。然在可井。可均。而棄利焉。則未嘗合觀天下之勢。而失經理也。桑然犯魏塞。任城王澄走之。氏羌適叛。都督梁益而靖。別

史書

宋五

皇

立較籍官。置令史。藏稅蔭丁。限日刻畫。外監呂文度。因有上籍被却。成淮十年之請。而奸者誘民逃。以作亂。攻陷錢塘。東陽殺太守。故政之難也。弛不國。而愚之擾民。旋討平之。

丙寅四年春。魏秘書令李冲。請制民賦。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必慎其人。鄰長一夫復。擇賢爲里長。復二。拔尤爲黨長。復三。其調。夫婦帛一匹。粟二石。八十一子不事。孤獨癯老。篤疾貧窮。三老攸存。調帛十五。公調其十。二爲外費。三供官奉。姚伯子曰。是以經均田也。一匹帛二十畝之桑也。二石粟四十畝之田也。賦平而隱冒不行。

故國賦溢盈民。用給足。獨兼井家不悅其初。爲國者豈爲取悅兼井乎。時柔然擊敕勒於西漠。或請乘虛。孝文曰。不可以間吾文德。朝會服裘冕。五等公服有制。明堂辟雍。國子皆坊王事而爲之也。分置三十八州。河南二十五丁卯五年春。魏定樂章。齊荒人張天生。以魏兵入寇。二月。陳顯達大敗諸深橋。取舞陽城。夏。魏大旱。聽民出關就食。秋八月。柔然侵魏。敗還。困於高車。乃避焉東徙。魏出宮人。罷末作。冬。孝文問弭盜於秘書高祐。祐曰。在守宰得人。停薄藝。棄朽勞。非才勿庸。則官方舉矣。以鎮滑臺。黨有小學。

史書

卷五

唐

戊辰六年夏四月。取魏隔城。醴陽皆天生之敗也。顯達兵敗於常珍。乃還。右丞李珪請上庫諸州出藏錢。市穀。以價下。而魏詢安民。秘書丞李彪曰。莫若豫儲州郡九二常調。京師度支用餘。糴豐糴儉。贏二爲息。則凶年直給有資矣。姚伯子曰。賦以給用。糴以備災。始成而卒不借。蓋君民交利之道也。而南北同時及之。則常平倉兆此矣。慮在官開借端。民因穴竇。忽焉耗爾。惟上長物視之。民乃知實司我生。而慎守矣。

已巳七年秋八月。使通歸魏俘。

庚午八年秋七月。巴東王子響在荆好勇而易蠻仗。恐長

史以聞而殺之。命討以戴僧真。辭曰。天子兒。過誤殺人。且長史實執之。過改遣。而心開僧真之言矣。爲戴捕羣小之師。固命歸命。勿殺也。軍副張欣泰請頓兵夏口。論使自歸。承帝旨也。胡諧之及諸將。顧進城燕尾洲。絕其詣關。激之。強弩從事。以自及也。或逃或死矣。蕭順之再將。授誠而不免。繼惟太子長懋欲必殺之也。武帝嗚咽於悲。猿順之自殺。太子擠同氣。傷考心。忌在或爲後人不利。九月。魏太后馮死。姚伯子已謂魏人失誅矣。而孝文爲行三年喪。且馮忌孝文能主社稷。弑廢屢謀而不克。

辛未九年春正月。武帝祭太廟。加進其所嗜。曰。致孝思也。

史書

卷五

唐

復以夢宋帝奪食。命豫章王妃爲宅祀。則信鬼降祭而輕其失。成律書。生殺異路者。綜之於一。武帝留心法令。平決多取上裁。廷尉孔稚圭請置教博。曰。習之士。當官吏。乃不能欺。

壬申十年春。魏明堂配以顯祖。月朔。序居布政。議德運高。間欲土繼。苻秦曰。續軒轅。李彪崔光曰。拓跋世輔晉接其受終。劉石苻。猶共工也。乃用水德。祖申臘辰。而修堯舜禹周孔子之祀。夏四月。班新律。八月。敗柔然於大磧。殺可汗。孝文行養老於明堂。而乞言。三老尉元。五更游明根錫之。孝友化民。乃制上公祿元卿。而達諸庶老國老也。

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武帝曰朱忠臣也書成帝曰於武似過明帝所遺事不忍其彰也今之傳者蓋刪實從諱矣姚伯子曰范曄沈約皆以凶人載筆心術議論宜不相符然竟不掩其用也約疑袁粲齊梁之交行事乃甚褚淵曄膺僂約見斬惡猶浮其禍而後世常托之以忌紀史容弒逆乎董狐太史克之奮筆未嘗不榮施其身也采造露車魏乃積芻淮泗

癸酉十一年春正月太子長懋卒始見服玩而怒其奢然

未忍替也立昭業爲皇太孫雍州刺史王奐作亂死子

肅奔魏夏五月魏於朝堂決疑政日中以爲限公卿前

史書

宋五

史

議而後親裁度焉孝文墓宅中之治以伐齊筮其卦遇華心吉之矣任城王澄廣宣異說還宮召而謂之而澄應曰秦漢所以興隆也其如人情何對曰行非常之事斷諸心而已命戒嚴王融在竟陵幕驟圖弱冠遲三公而妄抵事會常以募兵勸子良及爲魏南師備融得寧朔將軍招納楚儉壯而不能居已武帝疾詔子良甲仗入侍太孫問日承融聞疾且絕急都之爲富貴徑也子良立則首功當佐輔方躬戎服絳衫於中書省斷太孫仗而疾蘇召入太孫委朝事西昌侯勳故武帝祖舅遂奉昭業即位而扶出子良子良以淡事得重名融倉卒求足所欲而非素

謀是以在擬而弗與知驚忍心多權數武帝嚴於治而鬱儉素勤其官以此見委既奉立太孫專政遺詔所屬期在實惠以收民心太孫幼比羣小爲淫遊師史侍書相繼自殺幼主未事而執政得民奸雄思遂其志矣乃出子良而收融明年子良以憂死既愧爲善而蒙惡聲又憤西昌挾重將以太祖之業移也步騎三十萬發平城日南伐九月至洛戎服執鞭乘霖而出三軍憚進諫者叩馬爲怒言日混一在茲而沮大計斧鉞有常大臣皆泣而後言曰勳而無成何以示後止斯衆以還都乃可以說欲者左不欲者右雖不樂從征伐迫之遂無右者李冲請暫還埃營盡

史書

宋五

史

孝文慮再舉之難也住春於鄴謂任城曰革矣王肅在鄴請伐齊孝文之促席移晷乃在定制度

鬱林王昭業 海陵王昭文

甲戌魏孝文之二十三年齊蓋三易君春正月鬱弱嗣君而先剪落乃引納諮議參軍蕭衍忌隨王子隆在荆衍晝先傾其謀士而從召懷崔慧景高武舊將也衍則爲寧朔將軍於壽陽史稱昭業以不君失國姚伯子反覆稽之而歎其失實也不臣之臣能善爲其君惡是時大政在鬱昭業與者惟中書舍人恭母珍之朱隆之直閣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謂以怙寵擅敕驚言之昭業不聽

然得失之義其述可載觀也衛尉蕭謀征南諮議蕭坦之在昭業而心腹耳目於鸞啓殺龍駒奉叔昭業不能違也坦之前啓鸞廢立故侍讀杜文謙說珍之曰先帝舊臣見損者人有懷懷使奉叔殺蕭謀以其兵斬鸞都伯力耳珍之不能早計與奉叔同死魏中書侍郎韓顯宗上書以定制度成風俗皆在初遷魏明不度家新其室視富爲極洛制所以奢及今爲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渠屋宇齊平門閤如一縱有逸心安得獨高哉所以豫定之也周有二畿漢存兩都陵廟在代不可廢也且王業由興四民異居坊流情也惟較量不入士心而風俗乃厚孝文善其言夏

史書

卷五

魏

手

五月朔日食秋七月宋王昶以魏大將軍鎮彭城王肅爲之長史昭業問誅鸞於何胤依違止之道剛密有處分未發而謀漏鸞使謀坦之以兵入殺道剛隆之而昭業弑矣昭業臨弑不知自謀也猶作教呼之是則鸞之用機深昭業動而見制矣雖有惡敢行諸鸞弑行不卽代者以太祖之胤未除且以太后令追廢鬱林而立新安王昭文以觀人心九月殺高祖子孫王者七人時始安王遙光助惡以南郡太守在建康冬十月鸞太傅楊州牧進龜復殺四王皆假手典籤巴陵王子倫將死歎理數在滅劉氏自昭文立鸞窘爲制飲食居處需命後行知人心無

異矣乃廢之海陵而篡立改元建武高帝恩篤猶子鸞以援其齡而盜其物誰非先君之臣而效節無聞何人心盡亡哉習於高帝取宋則鸞爲猶行其道也已十一月孝文至洛壻河十里以爲牧場自河內至於石濟涼馬時畜二百萬歲選十萬自并漸其水土鸞弑海陵王授魏討賊臣之名矣十二月分道南伐

高宗明皇帝

乙亥建武二年魏孝文之二十四春正月命將拒魏未進三月孝文親以三十萬攻鍾離而宋王昶攻義陽之衆亦二十萬塹柵三重王廣當救而畏衍時黃門侍郎問道夜

史書

卷五

魏

手

發遽上賢首山黎明長史王伯瑜望援至遂出焚柵合擊破却昶偏師敗而魏勢欹且營造未畢康有歸志孝文乃遣臨江正名弑君而還欲爲淮南成高閭曰昔太祖飲馬風步矣以威未伸於盱眙則兵不成一城土不闢一廬何者大鎮其本源也壽陽盱眙淮陰三鎮未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則運不繼而援難至乃如魯祀孔子封其後崇聖侯浮泗入河爲洛道有諫流悍孝文曰京洛者欲通四方之運以有河流也故身先焉禁胡服胡語明帝忌心不已復殺王者三人不堪蕭謀之干政誅及其兄弟誅也十二月魏光祿勳于烈劾其子登引例求官爲不義孝

文以引諫者曰。自今得人有賞。不言有刑。齊增置晉陵守。

丙子三年春正月。魏改元姓定氏族。悉去覆音。而言由雅。姚伯子曰。夷一變而化華。以相安處也。中國是以不復中。劉石之暴。隋唐革命。夷姓著功爲多。遂與前代墜族並著。孝文之助彼人利。又豈少乎哉。三月。魏令民年五十以上。養素衡門者。州中正授之令長。明帝雖安忍。而勤儉不淪。自卽位卽禁牧守薦獻。而去飾躬細。孜孜務治也。是以行逆而民攸寧。然總攬之過。選部失職。或有居權者矣。諫者以天子當總大綱。則曰。斷其幾務。魏旱。孝文不食。

史書

卷五

五

三日。曰。以身爲萬民寒暑。太子恂不類。而喜胡制。諫則刃之。謀奔平城。八月。廢爲庶人。改立恪。行汾州事。元彬破吐京反胡。以未服者六百人。而請兵。孝文惡其挾重於小寇也。曰。不克者斬刺史。而胡平。魏置常平倉。尚書令王彞功在弑昭業。遙光謂明帝曰。負前帝者。能堪任乎。丁丑四年春正月。殺彞及北中郎蕭毅。曰。反。殺弓馬爲豪耳。太后馮時止廢立者。東陽王不穆。泰李冲。陸獻。于烈。俱受不死詔。洛陽之重遷也。惟北人之不樂。不獨標胡服於衣冠滿坐。形迹生。而謂孝文厭薄北人也。丕子隆及穆泰。因太子恂之發平城。將欲挾之據滎。已。知不可而止。

史書

卷五

五

泰獻以定恒易州相見。丕子皆入焉。而成亂。謀陽平王順。其所欲推者。而陰表聞。孝文以便宜遣任城御史李煥。已論散其衆。而執之。二月。如平城。謀有罪。而詔冲烈曰。本期始終。而不獻自絕。謀反之外。岐如白日。及恂。李彪言其逆。誅也。孝文馮后姊妹之入宮也。亦偕。太后重秋七月。殺太子恪母高。而欲子之。更以恣淫。孝文語羣臣曰。洛土既宅。綱維粗舉。蕩平之功。在齊矣。八月。發河北三十萬。假彭城王勰中軍大將軍。南陽太守房伯玉敗魏師。孝文怒小郡之亢威也。躬造之。幾不免於虎頭斑衣之穴。擊。十一月。進圍新野。太守劉思忌之守方固。韓顯宗獻諸陽功。詰不露布。以益軍勢。對曰。嘗尤王肅之以小獲張也。衍偕崔景慧救雍。亦遣徐裴叔業。叔業曰。若侵虜境。司雍之寇自分。攻掠虹城。而魏敗齊汴北。十二月。魯康祚侵魏。太倉豫長史傅永禦之。夾淮。永曰。南師斫營。必淺淮。置火爲歸途。乃瓢深。而設二覆。謂飄。視光啓。夜涉之。師遇覆而趨火。多死深矣。叔業侵至楚王戍。永伏千人城外。而入救叔業至。夾而走之。不追也。曰。敗者墮伏。而非力屈也。東攻不利。西城不能守也。

戊寅五年。改泰元。春正月。魏拔新野。思忌縛。曰。寧爲南鬼。不爲北臣。而死時。汴北城守皆棄。魏師復幸南陽。明帝

疾作，感慮高武遺胤，或後人慮也。徵諸陳顯達曰：「不害，遙光入，則十王皆死矣。」故寇帝之惡者，遙光也。每屏語索香火流涕，明日親故必有死者。二月，魏克襄陽，伯玉二月救至襄陽，河北五郡沒也久矣。行進鄧城，魏師奄至，慧景拔軍，眾則大遁。魏圍樊城，遂至懸瓠。王肅攻義陽，叔業圍渦陽，犬敗，傳永救師。肅請更遣孝文曰：「卿不審圖，無或以義陽易洛陽，乃解義陽赴之，而叔業退。」李彪附李冲以進，而與之亢，既以留務開隙，冲表彪罪而收之，死於折案裂肝。冲，寶子也。兄弟四母，祿賜共之。唐祖熙所以自之貴顯也。王敬則為會稽，得遲死以老且內地。子世雄

史書

卷五

語

東昏侯

已卯永元元年，魏孝文之二十八春正月，太尉陳顯達、

慧景侵魏，將以間復雍州。魏使元英拒之，后馬為祝，詔以有私人，冀速輔政也。孝文還自冀，獻狀使還處而不廢。猶曰以太后，顯達破元英，取馬圍南鄉，慧景攻順陽，孝文前得疾懸瓠，還醫而未愈也。觸於師敗城失而不能居，力疾自將，走齊師而定雍郡。疾則革矣。夏四月，至穀塘原，命殺馮后而殯，年三十二耳。有聖人之志之識，而功未竟，後嗣承之弱，可惜也。然均田之利，澤流天寶，而後渾後存聖人，必取法焉。其制治者，固有永矣。監南朝以無親促祚而易姓，曰失之子孫，得之昆弟，其在祖宗一也。友愛始終，無間焉。謂史官必直書，使人主有所顧忌，良言哉。太子恪至發喪，即位為宣武皇帝。宣武追從所生，以配高祖。高肇於是封平原公，顯澄城公。馮衰而高氏之盛，則自此始也。寶卷深宮，而君臣道隔，信任宦官，及於御刀應教。時輔政六臣皆以遺詔重分日帖，教各行其意，宮中不樂制於政府，而外人相謂在荒婦比昵，不可君已。懿衍雍郢，兄弟跨有名州，符既招聚驍勇，沉材積業，知亂之將作也。使張弘說懿曰：「六貴爭權，而上不攝，謀僞必大，成功固不在始安，而坦之孝嗣，祗懼才非定亂，期於士崩，郢雍控帶荆湘，士馬精強，匡濟在茲，而懿一節不從，廢立議起，遙光示意，蕭坦之以為不順，劉暄為國舅，既失歡江，夏又不從。」

史書

卷五

語

自遷光疏也。江祐江祀兩議皆無當其意而發之秋八月
寶卷誅祐祀也。遷光剝喪高武非有助虐也。幸族盡而終
及已。會逢而復抑。遂以反坦之卽府中擒斬之。未幾又暄
孝嗣皆得死。六貴既斃。狎遊益無所憚。反晝爲夜。以流虐。
魏南徐刺史沈陵奔齊。而爲北徐。將軍沈文季。陳顯
達亦遣詔中人也。冬十月。文季既從六貴之誅。江州傳臺
兵且來襲。十二月。舉兵反。破梁山。襲宮城。不克而死。長史
庾弘遠作書數罪寶卷者。臨刑顧謂吾爲諸公請命耳。使
陳公審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此亦足發明齊德矣。而增
淫日甚。私出不節。民常空宅。遇孕婦不能避。遽言剖視。

史書

卷五

魏

庚辰二年。魏世宗宣武之元春。豫州刺史裴叔業謀自存。
謂衍北嚮不失作河南公。衍復曰。以正唯送家還都。意外
相逼。勒馬橫江。天下可定。而北向乎。彼且以處其族類矣。
不聽。魏降壽陽。鎮以彭城王勰。三月。懿使陳伯之赴淮。
欲復壽陽。兵破於總。而合肥又失矣。總且用宇文福言。攻
降建安。謂當南北衝。可圖義陽也。夏四月。崔慧景喜於
得以壽陽出過廣陵。卽南師。司馬恭祖納之。以奉江夏王
寶玄。左興盛爲臺拒。斷平路。千人自蔣山下。則潰斬之。而
宮城圍矣。懿投箸進師。誅慧景。以定亂。寶玄殺懿。爲尚書
令。草小益獄。以無復有重臣也。業中籍比屋可爲賊黨。

秋八月。魏破陳伯之軍。取淮南地。王肅爲揚州刺史。後

宮火。嬖人趙思達之雕牆。擬建章而起芳樂玉壽。窮塗金
蓮其地也。以步潘妃。妖賦無藝。羣小益之私求。則道途載
泣。冬十月。殺蕭懿。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朝廷憂。姚伯
子以懿之忠爲難及也。三讓不忌其死。初入援也。衍敦之
變計。慧景既誅。又或導之。而卒之忠貞也。豈效匹夫之節
者可擬耶。雍州聞喪。用集僚佐曰。與卿等共除暴主。是
日收兵出。沉裝船。茅以之葺事。皆立辦。蓋動在人心所共
棄。而遂以正行之。衍之初征。未可苛誅也。寶卷遣劉山陽
出荆師襲之。時刺史南康王寶融也。蕭穎胄爲其長史。誘
斬山陽。而同起。義宜寶融奉。十二月。穎胄及司馬夏侯詳
檄寶卷罪。遂以宣德太后令。使南康續統。竟陵太守曹
景宗請衍先迎寶融。正位號。衍曰。不捷同焚。若其捷。豈復
受人處分乎。故不爲勸進。而急東征。寶卷聞山陽死。命
鄧張冲拒江。房僧寄守魯山。爲之勢。

史書

卷五

魏

辛巳三年。春正月。寶融稱相國。加衍征東將軍。衍發襄陽。
留弟偉總府事。儋守涪城。而征伐自任。魏司徒總辭受
遣。不獲已於錄尚書。非其心也。太尉禧有所求於領軍。不
獲。則計出于烈而代之。北海王詳以白。旨則皆總得人也。
武則罷總。而以詳代。冲人不親復大臣疑。故倖臣茹皓

趙修外賊高壁乘之用事以竊權。衍前鋒至漢口。急欲圍郢。分築西陽武昌。衍曰。獨不虞魯山之斷吾後乎。命攻郢而圍魯山。以通漢沔。楊公則以荆湘兵會。三月。郢城雖守。張冲卒矣。穎胄以南康王稱帝江陵。改元中興。當時卽謂東西臺。加衍假黃鉞東臺以陳伯之。江州西拒夏四月。衍出沔。命軍郢者逼之而不攻。魏咸陽王禧以反誅。分其室以賜肇修。雖能還于烈。宗室則愈疎矣。二巴遣蕭子瓚攻荆。六月。西臺使謂衍。頓兵西岸。以失進機。盡請救於魏乎。庸夫無天下之志。不足與議者矣。衍曰。輕進貽後患。何如郢拔而勢成。席卷舉事而屈身戎狄。將何以示

史書

卷五

魏

五

天下。謂使者但借坐鎮耳。前途攻取。我事也。時吳子陽陳虎牙救郢。未至。而僧寄復卒。東臺不道且新。芳樂選卉。民爲毀撤。爲媚濟妃。爲苑市。使誅失以受杖。或託見先帝。止其數出。則形孤而斬之。懸首死門。張欣泰以新命雍州在臺。不悅也。秋七月。遣馮元嗣救郢。聚羣小爲中興堂之。送元嗣死於坐。欣泰之爲也。所結王靈秀。迎建安王寶寅於石頭。百姓羣隨向臺。欣泰謂事且定也。欲馳入宮。茹法珍脫死得返。閉門上仗。故寶寅逃而欣泰誅。王茂曹景宗襲加湖而潰之。郢魯山則皆降。衍以韋叡行郢府事。卽日東發。使蘇威說下尋陽。劉孝慶爲西守峽口。巴兵破

之。至上明。穎胄使還楊公則。衍曰。待汭流無及已。少持重。自散且吾兩弟在雍。穎胄乃遣蔡道恭。九月。衍留鄭紹叔守尋陽。而東下。曰。吾寇恂也。不絕糧運。魏廣陵王嘉築三百坊於洛坊。三百步。曰。雖有暫勞。姦盜永息。西軍漸近。而東倖出。魏曹景宗破李居士於江寧。呂僧珍復誘敗諸板橋柵中。冬十月。朱雀桁猶陳師十萬。倍水絕歸。宦者督戰。衍師將合。而並潰矣。長驅至宣陽門屯者皆降。寶卷乃閉城。衍守以長圍。卽分遣弟從秀恢景。鎮京口。破墩廣陵。穎胄卒。道恭未奏功。夏侯詳以僭也。將則二巴皆降。儋行府州事。則西臺惟衍用矣。魏元英曰。蕭衍掃土

史書

卷五

魏

五

興兵襄陽孤城耳。以三萬人據之。則荆楚可收。三吳斷絕。源懷曰。使衍克濟。應且在楊州。何者。壽春之去建康七百里。乘舟藉水。倏忽至矣。故當及其亂也。是以有田益宗建寧之侵。寶卷拒計。惟迎壽山。曰。靈帝委積珍寶。而坐散甲士。且入法珍。蟲兒言。將盡誅大臣。十二月。王珍國張稷因衆怒而弑之。歸首於衍。衍卽使張弘策入封府庫圖籍。清宮以屬吏者四十一人。若趙鬼蟲兒者。以宣德太后令。廢弑帝東昏侯。而大司馬錄尚書承制。事初不籍於西臺。故建康克而無所待。下令大赦。凡昏制苛賦。淫刑濫爵。並時而蠲。留意潘妃。王茂曰。亡齊此物。乃命借罪人行誅。宮

女二千分資將士有弔伐之風焉。稷召僕射王亮令百官署踐右衛將軍王志言念不以足加冠也而僞問衍重之。諫刺史馬仙埤吳興太守袁昂齊守而後降者也而義之令俱入曰使天下見衍入鎮殿中始興內史王僧粲襲長沙時劉坦行湘州事定之以待公則公則爲湘循吏亂靖而戶復。

和帝

中興二年夏四月爲衍廢而齊亡矣。七主二十三年。寶融未入臺事當以梁年紀。

史書

宋五

本

梁

高祖武皇帝

壬午。魏世宗宣武之三年。范雲沈約任昉故八友也。知衍素志。至則贊番決。春正月。謂衍曰。天子還都。則君臣分定矣。王業之建。當及今也。使再會明日。則約先入。出懷中詔草。并諸選置。而出雲入。衍喜。謂二人終成帝業。乃迎宣德太后入宮。二月。進位相國。楊州牧。梁公。備九錫。置百司。殺湘東王寶融。東昏之死也。負物望。坐待法駕。是月也。梁公猶進王儷。沈約范雲爲其僕射侍中。三月。明帝子王者。郢陵晉熙桂陽皆死矣。鄱陽王寶寅寶垣以北脫。魏任城王澄迎諸壽陽。求成君服。給之兄衰。而帥弔焉。無何。廬陵王寶源卒。而非疾。梁事已定。和帝寶融。乃發江陵。以成之。夏四月。至姑孰。而禪代之事行矣。侍御史顏見遠以餓死。武帝既卽位。改元天監。將營南海。以處巴陵王。守此以善終也。得國當軼魏晉。沈約進曰。古今殊事。不三日。隱弑之矣。是以梁之篡事。猶宋齊也。東昏可原。而和帝不可貸也。嗣之以寶義。廢疾而全。贈兄懿長沙宣武王。別宮宣德后爲齊文妃。立贖刑格。以處在官鞭杖。高孫侯者子範子恪入見。武帝謂曰。同是蕭宗也。高業已廢於建武。我取不在卿家。坦懷無外。然帝知天下公。端關。

諸期運宋齊以下轉由猜忌以短祚屠滅前世爲傷天心
梁公梁王亦既定矣明帝諸王何不少貸也理不勝私則
見至而行不副然自是誅戮不及前代矣何胤何點徵
焉不就置投函於謗木肺石武帝初政約已勤民而服
浣濯長吏簡廉平召見勉慰能小而大調郡守之自起更
用勸廉愷在荊州令人自盡江州別駕鄧綽以陳伯之
不識字而姦利遣代綽者伯之奔魏益州刺史劉季連
初在南郡不禮於鄧元起而欲殺朱道琛道元起代刺道
琛爲之典籤先入覈資糧而妄發季連懼誅及曰不失作
劉備者以授人而受制乎斬道琛而反元起入巴西秋

史書 卷五 魏

三

八月正樂武帝躬爲四通以調聲
琴未天監二年春正月季連食盡而受降之詔至肉袒謝
罪至臺武帝笑其不及公孫述也實以請伐梁風雨
伏魏關宣武哀之配兵一萬曰齊王以楊州刺史屯東城
將爲之大舉夏五月范雲卒左丞徐勉將軍周捨同參
朝政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梁謂三賢相雲知無不
爲斷郡縣獻奉州貢不得非其土六月元澄請曰
梁頻斷東關志在溢濠湖以灌淮南先之乃以保境卽命
仲秋節度寶寅伯之謝朓逃微而後出受司徒以不省
事失望馮道根戍阜陵豫守具曰怯防勇戰孫道恭在

義陽立三柵以保居民魏元英擊降三柵冬十月党法宗
別潰拔東關數城奄至阜陵開門緩師示暇而敗之魏
北都散官茸民饑行臺源懷北巡劾及后父故交秦省將
吏五之二高肇枝趙修而斃之廷杖

甲申三年春正月姜慶真襲壽陽不克還元澄攻鍾離
糧者爲俘夏北還亦多淮漂五月魏司徒元詳暴卒高
肇死之也遂說宣武守諸王第以羽林虎賁時獻鷄四翼
足魏圍義陽百日士多遺獲將退矣而道恭卒秋七月
角城降遂急攻之守者猶用道恭命馬仙埤救之則卒敵
糧盡仙埤見事急矣思藉一勝以保危城故盡銳決戰乃

史書 卷五 魏

三

一日三敗方二將相敵時復有道恭仙埤者勇往張之魏
必不能支而退時曹景宗以宿將遊獵鑿硯八月義陽降
三關戍將皆走故任昉以罪景宗武帝移司州於關南魏
以置郢州九月源懷祭九城北邊曰柔然遊騎終不敢
越城而南邢巒言魏旱器用金玉而輕粟帛積貯所以
耗
乙酉四年春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時何胤隱雲門選生
就之業夏侯道遷以漢中降魏邢巒赴之統軍王足擊
斬救兵徑入梓潼相守於涪梁郡入魏者十四是時元起
當代援救是以寇入遂深夏四月昌侯淵藻至則悉州

資營還裝淵藻各其反而斬之是以貶號適民亂肩輿巡賊壘矢及去禦以民寧六月立孔子廟秋七月王足攻涪城八月大敗梁軍斬將三十七魏侍中崔光不祥太極殿芝而諫長夜之飲冬十月臨川王宏僕射柳惔帥師伐魏楊紹先以仇池叛魏稱帝邢巒聞涪捷謂益勢中分也表請進兵足則降梁矣巒以師老而人解體是歲江東米斛錢三十

丙戌五年春正月邢巒討虜楊紹先仇池自是滅秦涇亂者皆稱王二月魏求直言御史王固曰親宗室勤庶政貴農桑聽工價而簡沙門無用之費三月朔日食

史書

卷五 梁

百

陳伯之歸梁夏四月魏中山王英督拒梁師江州王茂侵魏立宛州進取河南城王大眼攻復之因敗茂師及於漢水而取五城五月梁師並進張惠紹拔宿豫昌義之拔梁城韋叡拔小峴合肥裴邃克羊石霍丘桓和克胸山固城初小峴之未拔也叡行圍柵而魏突陣不反甲而破之是以城守者喪氣其攻合肥王靈胤以五萬奄至亦卽以少擊衆而不益兵秋七月魏元麗平秦涇賊其涇賊蓋納之險中餌以馬畜而襲其懈魏爲宿豫益師臨川怯不閉勝負之多變聞一方退而心震非敵師出有退志矣次洛口而不敢進九月元英邢巒合攻梁城則會

譙班師同者獨呂僧珍外皆奮勇爭先不得已停軍然終不敢前也魏人遣蕭娘呂媼巾幘僧珍歎不得始典吳平佐之及此辱也宏令前行者斬而夜脫軍中以失王逼迫趨歸擠死追兵者近五萬矣惠紹方趨彭城叡進至東陵各據前進爲是皆還然叡竟敗其衆還豫州於合肥冬

十月元英聞鍾離復使邢巒會巒以天險徒多殺士代以寶貨懷虎將軍元暉饑鷹侍中盧昶譖之俘女入而後解暉尋還吏部謂者易之市曹準絹而官也主弛其政官放於賂魏之衰也何預還洛平十一月曹景宗韋叡以二

史書

卷五 梁

三

鍾離枕淮流攻者跨淮而傳壘昌義之以守不屈丁亥六年春二月魏死者城平徵還師英狂勝而不從叡

自合肥飛橋急合景宗以連進魏師犯者敗還三月淮漢而戰馮道根帥死士乘之淮跨焚魏不收而大敗矣殺獲降溺近三十萬逐北至蕺水英寶寅以除名夫南北皆有大勝負而地無與者封疆素定關城之守猶各固其圍也高肇橫魏更介女寵然久貴嬪以于后也冬閏月后及子昌死以弑云

戊子七年春正月定九品爲十八班班以多貴二月置州望郡宗鄉豪各掌搜薦秋七月魏后高貴嬪肇也變

政以及舊人。京兆王愉妃于后之妹以妾李。杖官而出冀州。八月。忿誑衆曰。肇弑帝矣。次立當討賊。九月。肇殺彭城王勰。誣之通謀行者以涕。尚書李平討執愉。宣武議親肇則殺之。除平名。魏郢州引梁兵取三關。義陽猶守。冬十月。懸瓠軍主白早生以豫降。馬仙埤即以司兵助守。邢巒元英遣分救。英以兵少。先合懸瓠走仙埤。則二州皆復。欲遂雪鍾離之耻。遇韋叡而還。

己丑八年。春正月。南郊始服大裘。以齋日不樂。道陳而罷。著作郎許懋議也。時以會稽國山封禪請者。懋曰。經載巡岳封禪。鄭氏曲說耳。且泰山之封始皇。國山之封孫皓。

史書

卷五

魏

五

早生之畔。因魏中書董紹以獻武帝歸之使通好。曰。夫君爲民立。而戰爲民殘。吾不耻先言。夫獨非民上乎。紹還言之。而弗聽。三月。魏侵雍州。刺史吳平侯曷敗諸游溝。紀綱請除羣蠻。曷曰。既窮歸我。且使屏魏也。佛徒是時也。特熾。冬十月。宣武講式乾殿。嵩高閑居。極嚴整之勝。武帝之好。亦在焉。南北耦而作師。臣庶之守道。無能堅矣。能諫者。魏有裴延儻。不過言五經治世之模楷。宜互覽而兼存。庚寅九年。春正月。作緣淮塘。夏四月。尚書令史初用士流。六月。妖吏殺宣城守。陷黠歛臺軍討平。行大明曆。辛卯十年。春三月。胸山斬太守。召魏軍。盧昶以豫師赴之。

還傳文驤入守。馬仙埤圍之。自五月。至十二月。城復。追敗昶師。魏軍還者十一。游肇前謂宣武。勝山最居海中。而爲南朝必爭。驅不悉之士。以戰必爭。危。河南尹甄琛表。所盜方。高里正之品。司察坊巷。以羽林爲游軍。緣坐法。一人逃亡。舉家質作。秣陵老人遮車曰。緩權貴。嚴庶民。

壬辰十一年。春正月。爲免老者小者。高肇剝落魏宗。清河王懌懼及謂曰。莽以頭禿篡漢。而君身曲。幸無階禍。肇爲早錄。懌言奸人君之事。武始伯胡國珍。女爲充華。見祝孕者無男。曰。愛死而不爲國嗣乎。生子謂爲太子。充華不殺。十一月。五禮成。始齊世伏曼容。更王儉沈約之徒。

史書

卷五

魏

五

癸巳十二年。春二月。鬱州民殺刺史張稷。以降。魏游肇申言非北國所急。充師討復。沈約以輕易。不得台司。而怨不酬。侍言及張稷曰。左僕射出之邊州。帝怒而起。約以失志。齊和帝見憂而死。秋七月。魏恒肆地震。山鳴。踰年。甲午十三年。始以春二月耕籍。冬十一月。高肇侵涼益。築淮堰。蓋失。聽於王足而勞爲計。役士二十萬。踰功三年。南起浮山。北抵嶢石。依岸築土。合脊中流。曰灌壽陽。乙未十四年。春正月。魏宣武殂。其十六年也。以夜議迎太子。王顯須明。中書監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請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也。遂與領軍于忠。庶子侯剛。迎。

孝明而奉之高后猶欲殺貴嬪姚伯子曰非姤也王顯夜
誣巨心由焉令肇不出謂其危哉中給事劉騰以高謀告
別館置衛而後免于忠以主幼議輔須宗臣王顯矯以
高肇忠誅顯及肇因其還師入臨也於是高陽王雍太尉
清河王懌司徒廣平王懷司空以尊胡而尼廢高后于
忠居門下總宿衛復官祿蠲綿麻稅故為收人心六月
沙門為妖於魏魏州狂藥飲人則父子兄弟自殘而不識
也妾尼而曰大乘手忠專僕射高祚尚書裴植欲使高
陽王出之秋八月忠罷高陽殺祚植元叉妻胡太后妹
為散騎常侍而女侍中九月則太后稱制珍國乃以安定

史書

卷五

至

公出入禁中大事與參決趙祖悅襲魏西峽石晉壽
殺太守降虛魏政也益州遣迎以張齊淮泗水浮山多
死腹
丙申十五年魏肅宗孝明之元春二月魏攻峽石昌義之
自浮山救之崔延伯守下蒸鹿盧車輪而絕淮者十餘里
竹組為之貫絡則以火以谷而莫之斷也已義之路絕李
平乃克峽石魏權炎並熾惟太后胡昵免已之德元匡
奏忠幸災擅命庇而不之罪也第罷其所拜授侯剛自嘗
食典味而驟得意嚴畏自禁權者而成其縱殺羽林當大
辟止量罰三月朔日食夏四月堰成下廣里再殺其

上下廣九倍以為長高居長七十之一也樹之楊柳而軍
壘布列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刺史李崇豫築八公山
梁峽石魏益元法僧爭晉壽張齊破之屠十餘城而圍
武興境內梁有矣魏以州命傅堅眼三日二百里而九拔
齊退保白水秋七月堅眼敗諸葭萌州乃復為魏梓潼太
守疾全城者其妻劉魏以封其子九月堰壞緣淮為漂
而壽陽歸然魏廷尉少袁翻陳邊弊曰自邊州任輕而
級遷之人苟遂其貪帥領置私士以求富驅勇為掠其羸
老弱攻苦營作以未盈其欲也收其實絹給其虛粟饑寒
轉溝什其八九太后胡惟佛供宮側而永寧寺伊闕為
石窟其利之高百丈土木之美麗於是乎極而明堂太學
府寺以荒頽也魏時亡道多矣在朝在邊皆民戕也而又
剝以奉愚僧淫黠之沙門民絕戶以趨之佛何所哉避後
而已李瑒曰僧尼比屋而禁不立江南入寇孰得人而禦
諸都統泣訴以謗佛罰金柔然破殺高車王以復讐
丁丑十六年春正月魏通行新舊錢惟罪巧偽姚伯子曰
此足國長計也勸民莫精於更幣三月禁人物形錦惟
剪裁之傷姚伯子謂慧烹而後絲抽大筆毫之束也墨角
所銳也點墨揮筆以為詔其為兎鹿傷也已多為佛而充
類身動皆物害也夏四月牲廼於是朝野諠在宗廟不

史書

卷五

至

血食而膺代牛。十二月，魏採鑄王屋山銅。

戊戌十七年，夏，魏復徵綿麻，諫大夫張普惠曰：「高祖短尺改重，而增綿麻於絹布，名資國用，實稱尺之贏也。權度增於食吏，則絹布兼綿麻矣。」武帝友其兄弟，於臨江有加子，其子正德，太子統生，而後還為西豐侯，故洛口奔旋，而司徒楊州牧，惟愛也，好事數連，而不以渝，疑生藏仗，從之，伏啓扇而錢也，則復釋然，黃榜紫標，蓋三億萬矣。溫公譏其厚，家庭計薄，朝廷計姚伯子，謂所承骨肉相殘，矯枉過正，猶有取也。秋七月，源子恭討平河州反羌。九月，魏太后胡弒，故太后高，而遺求佛書，乾羅國司空澄曰：「自都城居僧，而代北有法秀之謀，冀北有大乘之變，佛言清淨，乃專作亂。」

史書

卷二

魏

七

已亥十八年，春二月，魏鎮西張彞子仲珪封事，武人不預清選，羽林虎賁遂殺彞家，為亂，為停封事安之。高歡為函使至洛，見而歎曰：「朝無政矣。」宿衛滅大臣，懼其亂，而不敢問，吾能久有此財乎？傾貨結客，聚有司馬子如，劉貴賈顯智，孫騰，侯景，尉景，蔡儻之屬，以任俠雄鄉里，歡出高燕，少貧，執役於人，而有志，富人妻女奇而嫁之，乃有馬。魏吏部尚書崔亮立停年格，薛琠謂執簿呼名，則足以為銓衡也。姚伯子深惟敝法，踵諸後人，而更甚，蓋無天下

之志，而急自全，托於有法，以解其無私已爾。魏百年生息而尸增，財更阜於均田，故富之徵靡，太后胡不勝羸見入絹藏，令從行得自負，委為佛事，謂以長物期冥福也，復不賞於視寢佞倖，既乃復減百官祿，任城王澄曰：「南朝不忘窺窬，而我乃作無用自竭。」澄堂衰於輔政，元匡將復與屍，欲陷之罪，郎中辛雄曰：「三朝骨鯁也，得出平州。」

史書

卷五

魏

王

庚子十九年，改普通。春正月朔，日食。魏太后胡朝而擇美，李神軌鄭儼其顯者，清河王懌所不免也。元又以妻得權，宦者劉騰與比為橫，懌才為魏重，惟在朝政不苟也，數抑又騰以法，用滋怨，然不能得之太后，謂孝明勿易欺秋七月，又使主食誣懌貨毒，則奉之登殿，騰閉宮門，懌殺而太后幽之北宮矣。又騰交擅，朝政愈非，是以魏人憤懌死而為后悲也。江淮海溢。中山王熙以相州起兵，曰：「誅又騰，未發而見執，弟略奔梁。」武帝使仍其兄爵。韋叡卒，魏聲之韋虎，然品之高，在當娼佛之世，能獨挺持而不回也。柔然生亂於眩人，可汗伏跋見殺，弟阿那瓌立，不能定也。奔魏立者從弟婆羅門。十一月，阿那瓌賂元，又以求復朝，議所不可者。

辛丑二十年，春正月，發兵五千納之，不克。置孤獨園，收養窮民。三月，孝明朝太后西林園，謀誅又而死者，右衛

奚康生劉騰於是爲司空而放利。賄都六鎮以爲富。故邊兵愈壞者。騰之爲也。秋七月。高車擊破柔然。婆羅門詣降涼州。餘衆帥迎阿那瓌。刺史袁翻曰。國家苦柔然久矣。闕敝於高車。而邊塵以靜。信分之爲利也。前懲劉石。誠不可以內處產患。然使兼於高車。無異復生一柔然已。故莫若兩存柔然。以參高車。而三分其勢。於是置阿那瓌於吐若奚。泉婆羅門故西海。

壬寅二十一年。夏五月朔。日食。既。冬十一月。魏行正光曆。崔光合得失於九家。正德快而奔魏。得薄而還。不革其西豐侯。婆羅門還。則叛歸。嗾賈穆以行臺討之。通史書

卷五

三

穆曰。還師復出。我爲彼疲矣。示羸而致之。乃擒。

癸卯二十二年。春二月。阿那瓌以求賑入魏境。遣元孚撫之。則拘使者以侵邊。又四月。至於平城。尚書令李崇僕射元纂。以十萬騎爲問罪之師。則驅民北遁。而空還。參軍于謹獨追十七捷。至於郁對原。謹屏居于忠時。纂舉則功建。師還。崇請改鎮爲州。曰。以懷民而固圉。未行也。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反。殺鎮將。而思亂者響應。衛可孤攻圍。武川懷朔蓋魏再世。幼嗣徂邊。靖而忘國。恤宰相湯沐於邊。選鎮將食采於官。寮師領受祿於卒伍。吸上潤下。內壑外委。官不勝富。以瘁其士。而又不在治。父元繼以無厭。趣

之。故延寇者人皆是矣。賀拔度拔子允勝岳。皆材勇。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統軍。拒可孤。冬十一月朔。日食。鑄鐵錢。

甲辰二十三年。春三月。臨川王彧討拔陵。屯雲中。不進。時二鎮之圍。經年矣。賀拔勝如或告。彧曰。懷朔不守。武川必陷。賊銳氣成。而不可制矣。或許而遲迴。迄二鎮陷。而後進。敗績五原。孝明更將李崇。乃謂其以改州開非冀。二

夏。幽涼蠡起。秦州殺刺史。推莫折提。秋七月。李崇敗績。引還。廣陽王深奏解其罪。以改州爲先覺。莫折念生寇東益州。刺史魏子建破之。八月。徐州刺史成景儁拔魏

卷五

三

僮城。散騎李苗策莫折曰。外在而內離。可坐困也。大將深壁。而別出麥積崖。襲其後。潰矣。書奏。苗即主麥積之師。都督元志。則先以隴兵戰。敗矣。東西敕勒皆叛。附拔陵。乃改鎮爲州。非由罪配。悉同編戶。秀容酋爾朱榮資聚豪傑。以四方兵起也。侯景司馬子如買顯度。段榮寶。秦依焉。乞伏莫干攻郡。榮以討平。九月。成景拔魏雕陵。裴邃襲入壽陽之郭。以無繼還。冬十二月。取魏建陵。曲木琅邪。失於宋齊者。梁因亂而漸復。就德興反。魏營州。胡琛寇幽夏。及於北華。朔方胡國夏州。食盡而民不貳。刺史源子雍也。爲獲於求糧。潛書敕守。子延伯以屬衆曰。吾父

死生不可知矣。特以吾義在城守，不敢以私害也。衆皆思奮，獲子雍者聞義而卽降矣。統萬以全。元深、李崇、退屯平城，留費穆爲朔州。曰：雲中不守，并肆必危。賀拔自脫而糾合鄉里，共宇文肱襲殺衛可孤。肱系退，豆歸泰父也。十一月，莫折天生陷岐州，殺元志。楊昱監救幽之，軍見求救，曰：關中基本也，移軍趨之而平。十二月，取魏三關，圍郢州，不克。魏子建平秦州，以爲行臺，節度巴、秦、梁、益。周捨免朱异以散騎常侍掌機密，曰：冬藝而敏。

乙巳二十四年春正月，取魏南鄉、馬園諸城。魏元法僧以徐降，然稱帝改元矣。長史元顯和見擒，謂其不畏良史。

史書

卷五

魏

主

而死。行臺蕭寶實遇莫折天生於黑水，崔延伯晨度數千人，繞賊營，十倍逐之，賊而度其軍以還，寶實服其勇也。延伯任破賊先士卒而戰，俘斬十餘萬。岐、雍、隴東皆平。然以採掠稽留，使得斷隴而不能西。裴邃拔新蔡、西昌侯淵藻、豫章王綜，繼進拔鄭城，汝穎皆動。元琛救至壽陽而戰，遂爲四戰，延入而大敗之，琛走閉門。元略軍彭城南，以應法僧，魏討之以安樂王鑒，敗略而不設備，以大敗於法僧。劉騰死，又出遊太后胡知防，陳爽爲下髮以悚孝明。子母既合，謂又苟忠本朝，何用領軍。二月，又解乏，以餘官輔政。三月，以司徒解法僧徐州，命攝於豫章王綜。元

略惡綜之爲人也。夏四月，太后胡復臨朝，而元義誅亂。魏政者，皆后之所任也。權至而卒相圖，淫點任數如胡頽，毒最於所厚，何哉？不仁之應，類有召也。万俟醜虜寇涇州，崔延伯赴之，輕勇而死。醜虜胡琛將也，勢以益張，請益兵，媚者曰：弱。五月，裴邃卒於軍，夏侯亶代。益州圍小劍，淳于誕救之，斷梁歸路，斬將十一。初，吳淑妃自齊宮入梁，七月而生綜，語以東昏侯也。綜既發陵合血，乃肆足以跣沙，侄問通於寶實，而後求自効，得當魏軍，則有成言矣。夜獨赴之，詰旦魏向師呼，降汝王矣，而誰爲守？衆不王，復而潰矣。魏入彭城，復地至於宿豫，夫梁不乏賢子弟。

史書

卷五

魏

主

而閉置，惟宏綜正德之辱。國隕師是委，親雖亦何倒置也。乃召夏侯亶休兵合肥。破六韓圍五原，廣陽王深拔軍向朔，費穆亦奔爾朱於秀容。北境州鎮皆沒矣。于謹言於深曰：國家名正，烏合易離。入叛胡陳禍福未也。列河以爲餌，而伏待之。拔陵也，列河合而伏起，柔然且自北來，故破六韓以大破降者二十萬，深請別置郡縣撫輯而不聽，使分就食冀定瀛，深曰：復乞活矣。秋八月，柔玄杜洛周反，上谷高歡之屬多從亂，常景爲行臺。冬十月，荆郢羣蠻並寇略，引曹義宗圍荊州，魏遣三將分討，將軍裴衍未至，其分請救臨淮王彧，行臺辛雄聞，兼麾關外，見可而進也。

或邀雄符卽下之。羣蠻以散。然義宗竟取順陽。馬國圖荆
州。邵陵王綸拒罪。更衆帝而行不恭。將行誅以太子統
泣。止削爵土。山胡劉彞升反。

丙午二十五年。魏徵還廣陽王。而五原降。戶鮮于修禮反。
長孫雄元琛同討焉。而敗。以私隙也。復使深。又貳以其所
不樂。元融裴衍者。時任事鄭儼徐紇。儼由寵升。而紇曲事
之。奉胡喜怒。其相業已。將帥不和。爲兵家忌。固所不暇知
也。朝臣則復分寵二人之門。元略歸魏。爲侍中尚書令。極
委任矣。猶莫敢違也。秋七月。常景敗杜洛周於范陽。

鮮于阿胡反。陷平城。八月。元洪業殺鮮于修禮以降。葛

史書

宋五

魏

主

榮復殺洪業爲賊。爾朱榮兼督恒朔。以不臣之志可遂
已。通肆州殺刺史。代以爾朱羽生。得賀拔勝。則曰。天下不
足平。元深驕葛榮。敗死瀛州。就德興陷平州。胡琛
莫折交事。破六韓。故拔陵斬。而念生醜虜并其衆。冬十
一月。夏侯亶乘淮堰取壽陽。遂兼刺二豫。亶能治而戶充。
亦以魏之不南略也。然淮堰三築三壞。其漂泊版築死者。
豈特盈城哉。幽州民執景常以降杜洛周。餉增而地蹙。
租調預徵至六年。乃罷百官酒肉稅。民錢於入市。則不勝
怨矣。崔楷之刺殷也。州爲賊衝。人謂單騎往。楷曰。家計
則得矣。將士象之。將無固志。

丁未二十六年。改元大通。春正月。葛榮陷殷州。楷則百口
偕死。榮圍冀州。蕭寶寅大敗涇陽。而免官。於是汧岐皆
降。莫折魏時迸裂。羣盜並萃。勇壯爲雄。而將帥猶任寵貴。
裴勝談而實怯。中。彊力自衛。則當冠者弱矣。故前鋒敗於
不敵。後隊奔矣。此賊所以得志也。雍楊椿能守。以爲關西
行臺。寶寅部將羊侃敗斬天生。克魏三關。二月。念
生據潼關。武帝捨身同泰寺。時方圍魏廣陵。琅邪彭城。
寶寅起代楊椿將。而色喜。椿使請朝。置其長史司馬。而
莫解。魏樂安王鑒以鄴叛降葛榮。源子邕誅之。彭羣
以圍琅邪敗死。九月。秦人殺念生。湛僧智圍廣陵。夏

史書

宋五

魏

主

侯夔以司兵助攻。而降更不敢當功。僧智曰。降者以爾來
也。交讓而登武帝。以僧智鎮廣陵。更屯安陵。義陽乃與魏
絕。陳慶之之攻渦陽也。魏救作十三城。夜銜校破其四。
渦陽既下。縱囚而師隨。則城皆拔。寶寅稱齊帝於關中。
蘇湛入哭曰。王以窮鳥假翼。乃欲乘隙問鼎。何以立天地
之間。長史毛遐起兵距之。魏討以行臺長孫雄。十一月。
命源子邕討葛榮。又貳以裴衍。子邕曰。衍行留臣。臣行留
衍。猶不聽。至漳水而偕死。榮攻相州。李神能撫士。不克。
戊申二十七年。春正月。杜洛周攻陷定瀛。孝明年十九
矣。積不平於胡之孩視也。爾朱榮時都督六州。高歡去桂

洛周而歸之剪馬見奇因進言曰公畜馬十二谷色別爲羣此何用也榮令意之歎曰非向洛無用矣以時之政參公之力霸業必可成者也榮悅使參軍謀并州刺史元天穆及賀拔岳皆勸之以內誅嬖倖外清羣盜表至舉兵塞井陘胡止而孝明密趨之胡恐見脅而陰毒既發則不復有顧惜歎爲榮前鋒遂至上黨胡矯赦皇子生而不能止則弑孝明爲臨朝既而曰生者女也選幼於臨洮世子釗榮乃表問帝崩之中定獄徐鄭實寅敗奔万俟葛榮并殺杜洛周三月陷滄州爾朱榮謂宜擇長君道得長樂王子攸總仲子也卜之銅像而鑄成夏四月子攸會師

史書

宋王

主

其時吳謀不在爾朱也魏多歷年其盤根固折之有漸故以榮首難而已享其成也觀其垂涎東魏假飾臣節以再世謀可知矣故榮惡歡實稔之莊帝復位榮誓言終身無復二心因醉飲宮中莊帝欲乘其臥也惟左右謂不可然榮喜怒無恒雖暫悔入其黨言而復多倍施遂相激而成魏之大亂汝南王悅北海王顥奔梁郢南荆亦皆梁附榮女自肅宗嬪五月立爲后榮乃還晉陽令元天穆入洛侍中錄尚書事領軍要官莫非心腹蓋名奉莊而實制焉高乾赦曹舊於莊帝起剽掠爲侍郎榮出其官而私收之河間邢杲反万俟醜虜稱帝泰山降梁紇贊之九月爾朱榮擒葛榮於相州因棒也惟務殲敵而不斬級故能有全勝兇降爲民者任所之百里外始定安置則冀定滄易皆平是捷也侯景前鋒宇文泰歸爲其統軍榮乃自爲大丞相冬十月立元顥爲魏王使陳慶之將納之荊州受圍三年矣刺史王肅煮粥均食以守魏救者乃獲景宗魏復泰山羊侃徐紇奔梁十二月葛榮餘黨韓樓據幽州

史書

宋王

主

將討邢杲尚書薛琠曰先之顯親近而舉義緩之不可制已而師竟東出夏四月杲平顯則乘虛拔榮城而稱帝五月進圍榮陽天穆師至慶之諭其衆曰今之來者皆有讐心矣以吾殺掠多其父兄子女也且以七千欲敵三十萬非致死不克有生惡攻據榮陽大敗天穆遂拔虎牢莊帝震聲謀出中書舍人高道穆慮勝乃求救於爾朱莊帝既奔河內而顯入討河陰之亂致誅費穆遣莊帝書曰請師梁朝者正欲致討爾朱出卿於虎口也姚伯子曰莊帝之依爾朱失策莫甚焉仗其力以收死復國不期月而大僇及之故無以服姦雄之心也顯謂子攸者善矣果能泣

史書

宋王

魏

今

以大義而出梁師乎若市之納地委質引敵譬以覆宗主而剗其民失又甚于攸矣六月陽湖降梁顯縱酒荒政而南兵不敢魏人勸許慶之中外皆忌形請南益兵顯患其衆而難制也弗之許閏月北兵至而顯未定洛也各據河岸榮兵無船欲還待再舉羊侃高道穆曰民材桴筏也於是設渡數百里忽夜自峽石濟南師潰而顯先帥走慶之勢不孤立亦遁驅於追兵散爲沙門而後得達顯遂走死慶之將梁士數千驟魏土而登顯亦既入洛矣而卒棄功以其士死喪略盡者顯固材庸然爲殘而使梁主怨以殺掠是慶之亦非安集平定之將也莊帝既入爾朱

榮爲天柱將軍秋七月高道穆言於莊帝曰錢文五鎰而銅斤有二百之贏私造之刑所以多也重如其文錢七十而斤矣則鑄折而盜自息請載年以紀始乃鑄永安五鎰九月武帝賡身同泰寺爲錢一億爾朱榮使侯淵討韓樓少其卒曰用奇之將或拙於御衆也淵縱獲者隨之叩門樓疑內應而猝走矣擒之則幽平醜奴陷東秦冬十一月就德興降營州平陳慶之討斬徐兗妖賊

庚戌二十九年春三月醜奴圍岐州賀拔岳自爾朱氏討之致其將尉遲菩薩於渭北覆渭南而擒之醜奴走安定夏四月牧馬安定若侯秋者散衆分柵則夜拔一柵而柵

史書

卷五

魏

全

皆降矣侯莫陳崇追得醜奴寶寅乃與偕獲五月以元悅爲魏王六月万侯餘黨討滅魏賊就平者爾朱力也莊帝致歎於無賊以榮終不臣幸持以賊宇文泰從入關以功遷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民安其政歎早遇使君當不從亂也尚書李神偉議清選部以階顯榮請使北人爲河南州弗許元天穆即抵帝曰以天柱功普代天下官勢不得違也帝曰若其不臣代當自朕非然理無及天下官也后且從中恚莊帝弗堪莊帝勤而理冤剛不爲人下動而得制隙滋深矣榮諷九錫且勤投獵曰混一爲功九月長星見榮入洛喜除舊布新也郎中李顯和曰九錫焉

可已都督郭羅察曰。直當作禪文。帝不勝於侵侮。伏兵
光殿。以太子生召榮。及天穆而誅之。登門論衆。不及宗黨。
期於偕安。孰知謀而無繼。爲彼盤據者。肯安釋權。而爲孤
立之人授首哉。乃遣奚毅將兵鎮中城。司馬子如發爾
朱世隆以逆謀。遂襲殺毅。據其城。冬十月。爾朱拂白騎問
尸。跨河而營。募敢死士討之。不克。李苗效死於焚橋南岸。
爭死渡世隆收兵北遁。而爾朱之挾報讐而反者。不期集
矣。兆自汾州會世隆於長子。路立長廣王曄。絕莊帝也。仲
遠亦自徐向洛。爾朱自誅胡納莊。及平羣盜。兵更百戰。且
三方衆萃。洛陽雖有宿衛。非敵也。時任城王徽總政。且閉

史書

卷五

魏

全

策士口。而吝財施。十一月。仲遠攻降西兗。拔勝兆涉河
叩宮門。洛守俱散矣。十二月。入。執莊帝。而縱掠。初莊帝
之誅榮也。詔河西賊帥紇豆陵步騭。襲秀容。榮每才六賀
渾曰。獨是堪代我。使爲晉州刺史。然嘗指歡謂兆。終當爲
穿鼻。兆犯洛。歡不從連。步騭南下。兆留世隆守。劫莊帝
於晉陽而弑之。步騭大破秀容。進逼晉陽。姚伯子曰。殘
民之謂賊。步騭拔迹於除殘。變而之忠良矣。兆復以步
騭連歡。用焉。過兒言。敵之以緩行。而後合斬步騭。所謂奸
雄者。闕天下而收其利者也。兆誓歡爲兄弟。詰之飲。時
葛部降者多反。以契胡陵暴。兆問計。歡曰。重帥選。使任其

罪則誅者寡矣。即使統六鎮。歡恐醒而更。遂出宜衆。易道
號令。軍士方畏兆嚴望。歡寬而樂歸。旋請并肆降戶。就食
山東。歡奪兆柄。玩諸杯盞間。而莫覺也。慕容紹宗謂借蛟
龍以雲雨。而兆曰。有香火矣。歡道遇榮妻。奪馬。則復往晉
其營。尉景伏壯士。歡止之曰。兆可殺也。其黨不能定也。斬
白馬分漳而歸。陳慶之兼刺南北司。罷鎮開屯。民用休
息。

辛亥三十年。春二月。世隆廢魏帝曄。而立廣陵王恭。高
乾入爾朱。猶心莊帝。天柱之誅。收集鄉曲。與封隆之。襲據
信都。爲敬宗發喪。傳檄高歡屯湖關。乾潛謁之曰。爾朱酷

史書

卷五

魏

全

逆。痛結神人。明公苟能裁諸大義。爲先帝雪。則敝州戶不
下十萬。穀秣之稅。足供軍資。殷州李元忠。亦棄郡。謀舉兵。
見歡。決策取殷冀。乾謀適入。時天光專制關右。仲遠擅
命。徐充兆奄有并汾。世隆以太保居中。蔑天下而恣貪暴。
豺狼政爲天下畏。人心同欲亡之矣。高歡以東海王。徵
不至。卽以爲東道。大行臺冀州刺史。昭明太子。仁孝。有
賢聞。爲母丁貴嬪。營武帝使易之術者。則見功於厭勝。東
監鮑邈。卽之爲讒。使視掩坎。而得鵝。時帝春秋高。遂惡太
子。爲其謀已也。夏四月。太子憂在不能自明而卒。舍孫而
立子綱矣。六月。爲人言。統子歡譽。皆王綱。旣爲太子。

許說斬逆。高歡欲誅爾朱，患衆不用，僞符配契胡，稽期雪涕而遣之，懼以死，令自相推奉也。而爲之約曰：「葛榮百萬無法以敗，今母陵漢人，令犯，則死生在我，乃可以從。」衆諾，然後享士。元忠逼殷州，故遣高乾救以刺史爾朱羽生，首至乃起兵。華陽楊族爲敦睦，總麻同爨，不以仕異也。陽侃與誅榮秋七月，及司空椿，太保津，滅於爾朱矣。津子情脫爲歡行臺郎中。冬十一月，孫樓謂歡不有所立，何以出令，乃權立元朗。姚伯子曰：「先有廢之心矣。」朗立，歡爲丞相，爾朱交至，歡問隨人生此，聞則彼合歡以殺已也。猜而自防，故仲遠自陽平南引，得敗兆軍於曲阿。

史書

卷五

梁

合

壬子三十一年春正月，正德結於朱異，得臨賀王。高歡克相州。二月，以元法僧爲東魏王。三月，魏主朗入居鄴，歡爲太師。斛斯椿謂賀拔勝爲討高，敝爾朱以脫難也。閏月，天光兆度律仲遠皆會鄴，衆二十萬，夾洹水，歡連牛墮塞歸路，爲必死。諸將高岳、斛律敦皆奇兵，自任也。初戰不利，爲爾朱乘，則奇兵迭出，而大敗之矣。賀拔勝自陣降。椿復謂曹顯度顯仁謀也。夏四月，入據河橋，執度律、天光，斬世隆，以獻歡。仲遠奔梁。顯壽、天光所留守長安者也。東下，而賀拔岳誅之矣。宇文泰之謀也。歡以岳爲關西大行臺，泰爲之左丞，事悉委焉。歡至北邙，欲播人

心以輕更置也。入洛廢朗及恭而立平陽王，修是爲孝武帝。歡爲大丞相，天柱大將軍，近有甚榮者矣。歡徵賀拔岳，薛孝通謂曰：「歡力不及關中，公何委華城河壑而束手？」京西之勢，胎於岳之不就也。歡之以相終者，以斯耶？五月，魏弑故帝三朗也。恭也。暉也。皆歡志也。故曰：甚榮也。秋七月，歡敗兆於武鄉，乃居鄴而立相府。

史書

卷五

梁

全

於歡、孝武誅其漏言，故曹奔歡，彙明而君臣相圖也。夏，魏青州下邳降梁。歡忌岳而使爲兄弟，約宇文泰觀晉陽，幾以瞻視，非常見留，既還，謂岳曰：「歡不卽篡，君兄弟也。」今費也。頭控弦萬騎，夏州斛拔彌俄突、靈州曹泥、河西紇豆陵伊利各有部衆而未屬。若軍隴阨要，收以爲利，西輯氐羗，北撫沙塞，則可敵歡而輔魏矣。岳使如洛陳狀，則得都督二十州，移也。皆來附。如泰言，獨泥從歡，泰爲夏州刺史。冬，賀拔勝侵梁雍州，扇動諸蠻，河北爲墟。甲寅三十三年春正月，歡使侯景擊擒伊利。孝武讓其專伐。歡使右丞崔嵩爲間於侯莫陳，悅爲釣矣。岳將討曹

泥泰曰先悅也。貪而無信。岳不聽。與會高平。而得泚焉。然悅殺岳。不能定其衆也。退屯水洛。都督李貴使桂朔周迎泰。韓哀曰。天授也。泰遂輕騎趨之。遇侯景於安定。歡所命也。泰謂之曰。賀公雖死。泰在卿何爲者。景還。泰遂收岳軍。王基請歡急擊之。以泰雄傑。及其未定也。歡遲泰悅之。自敝而不從。孝武召岳軍。泰表爲西軍計。緩召允宜。卽命代領。泰於是有關中矣。李虎者。熙之孫也。爲岳都督。高平之難。奔勝還收衆。見獲入洛。孝武使以衛將軍就泰。蓋不能安於不臣之歡。而西謀也。夏四月朔日食。泰師節而無犯。故水洛望降。卒殺悅。定秦隴。氏羗吐谷渾之乘亂起。

史書

卷五

魏

全

據州郡者。皆置吏徵粟。楊紹先自武興送質。長史于謹曰。天子追羣凶。明公以關中之勢。迎入都。可以討暴亂而令矣。歡甘誘泰。以是拒之。峻也。或封其書以聞。乃命關西都督。略陽縣公承制。侍中封隆之。謂歡速反。斛斯之不利高也。椿得之。孫騰以啓孝武。既罷歡黨之在州者。增置勳府。庶子騎官。乃聲言伐梁。發河南諸洛六月。詔歡以備宇文黑獺。賀拔岳也。爲形援。歡曰。四道並出。待處分。魏主以爲覺語也。止師而數之。王思政主西還。歡反而洛非用武地也。東郡太守裴俠帥郡兵至。且慮泰操戈而不授柄。然當是時。顯爲不兩立於歡。雖宇文非真乃心王室。而途已

窮非是無入矣。歡以遷鄴劫。孝武決絕之。召賀拔勝。而不卽赴。然後以泰爲大行臺。迎與反者。乃相及矣。高敖曹爲歡寇鋒。秋七月。孝武禦諸河橋。兵尙十餘萬。椿歆帥精騎二千襲之。侍卽楊寬以假兵生變。又重視人主。不自渡河。椿曰。豈天道耶。泰將大軍至弘農。曰。歡數日行八九百里。不襲其勞。而據守河津。危矣。遣將赴洛。元斌與椿鎮虎牢。不和也。紹孝武。歡兵已至。召還椿師。以西遁。而衆大潰矣。歡之入洛。不煩戰也。專斬僕射辛雄以下。孝武旣奔長安。歡推清河王亶。大司馬承制。魏不卽亡而分者。兩雄相峙也。泰爲大將軍。雍州刺史尚書令。則軍國事皆其所握。

史書

卷五

魏

全

孝武乃別置二尚書。初。熒惑入南斗。武帝跳而下殿。卒應者。乃在魏。孝武之奔。歡各迎。躬破潼關。屯華陰。賀拔勝至浙陽。而侯景向荆矣。畏歡而退。則還敗於景。而奔梁。趙剛自洛起。東荆之師。其刺史有疑故。或議從歡。剛抽刀曰。欲爲忠臣。請斬議者。不然。斬剛也。以師西。敗沒於盜。歡利幼。且示威。冬十月。替亶立其世子善見。是爲東魏。孝靜帝。泰攻復潼關。則爲大丞相。十一月。歡卒。以東魏遷鄴。書下三日。四十萬狼狽其道。乃改司於相。而洛爲州。閏十二月。孝武飲泰酒而殂。依之。而惡其末也。際見矢。故史謂弑也。魏獨孤信克荊州。襲於敖曹。侯景而奔。

梁

乙卯三十四年。改大同。春正月。魏立南陽王寶炬。曰文帝。泰諷爲王。而受安定郡公。於是制魏者西有泰也。東有歡也。李虎克靈州。司馬子如攻潼關。泰軍霸上。子如宵濟。襲華州。刺史王勰卧聞。勾聲而走之。東西之敵。國旣成。而疆場之爭。歲有矣。行臺郎中蘇綽。治才而未達。泰與僕射周惠達。決疑議出而復入。必善也。詰而得綽召之。與談造化興亡。爲治之要。夜達旦。而泰膝屢前也。卽拜左丞。參機密。綽爲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皆綜核有法。以救軍國之急。爲新制二十四條。秋。東益州降梁。

史書

卷五

梁

冬

趙剛自蠻中達長安。遂請使梁召勝及信也。冬十一月。魏梁州降梁。高洋爲太原公。能濟歡之好。故愛而欲授之。其淫醜狂誕。又自身增也。東魏爲公主妻柔然。丙辰三十五年。春正月。魏靈涼東降。二月。歡世子澄入鄴。輔政。年十五。卽峻法。任左丞崔暹。以威禁勢劫。各糾彈不避。處士陶弘景。知梁以好佛亡。見重爲山中宰相。而終不仕。秋九月。侯景侵梁。陳慶之擊破之。魏大饑。文帝騰詔數歡罪。歡以泰爲抵。

丁巳三十六年。春正月。乃爲三軍。高敖曹攻魏上谷。寶泰攻潼關。歡爲三浮橋於蒲坂。魏人曰。歡非能渡者也。遂潼

關之西耳。潛軍而斬寶泰。則皆還。秋八月。秦東伐。克恒

農。左丞楊炯以土豪兵。斬邵郡守令。閏九月。歡復以二十萬攻蒲津。敖曹別圍恒農。長史薛叔謂歡。西人取恒農。以就倉。陝城之粟不出。坐而擒矣。何必戰。侯景請分兵。謂勢大難歛。歡自討。后胡滅爾朱。遂君劫遷。披北土之半。未嘗遇敵。而以潼關挫銳。急於雪耻。且億負其衆。饑寒泰土。而輕蔑之。故衆議皆不聽。自蒲津濟。刺史王羆不降。棄之。洛洛。至於許原。泰至渭南。徵兵未會。曰。不可使歡至長安。令持三日糧。以渡。冬十月。至沙苑。宇文深獨賀曰。若一戰而王羆要其歸路。可使無遺類也。順昌公達奚武。三騎夜

史書

卷五

梁

冬

周歡營泰陳渭曲。李弼趙貴爲左右拒。皆偃戈。羣中歡衆。皆有輕心。謂焚死黑獺無知者。行無復列。羣中鼓起。則左右橫絕。歡師而大敗之。欲收兵復戰。衆則已遁。喪甲八萬。泰不躬追也。敖曹退保洛陽。威劫者。悔從惡。自歡敗也。蒲坂民敬珍敬祥。謂歡忠義。同欲刺刃。糾鄉兵。邀其歸。賀拔勝李弼師圍蒲坂。乃歸焉。魏王季海獨孤信。趨洛。李願趨三荆。薛善斬蒲關而納師。秦州刺史弟也。賞之。辭曰。背逆向順。臣子常節。取秦汾絳。至於洛陽。敖曹亦北避。魏鋒突據金墉。潁梁廣陽相繼降者。不專殺伐之力也。戊午三十七年。春正月朔。日食。二月。東魏使侯景治兵。

虎牢復取汾頤驩廣陽。柔然侵魏。秦使文帝迎后其女而尼故后也。以爲術窮禦邊乎。姚伯子曰。后帝匹也。假之以示廢置之威也。秋八月。東魏圍金墉。文帝及秦救之。軍至灤而圍解。追之河上。東軍大破斬高敖曹。殺虜數萬。此戰勝也。以置陣遠。而是日也。霧蔽左右。軍之不利者。謬謂中軍亦奔。虛聲所震。降卒扇起。李虎周惠達奉太子欽出屯渭北。趙青雀據子城。伏于德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兵。秦將休士閼鄉。輕兵進取。散騎陸通曰。民簣矣。明之乃有定。振旅而入。則皆平。歡追魏師。不及拔金墉。冬十二月。魏是云寶攻拔襄陽。趙剛拔廣州。東魏禁擅

史書

卷五

牛

立寺。國偷天下之四。僧餘二百萬。以爲民蠹。且勸其類矣。禁擅立。則既建者安於固然矣。故名似美。而政無裨也。魏取宜陽。王思政除玉壁。乃自恒農徙鎮。已未三十八年。春正月。何敬容爲尙書令。時朱异以諛得主意。與已收其權利。敬容獨勤簿領。任綱維。直佐之不可使同也。魏置行臺學。令丞郎府佐。晚就講習。冬。置紙筆陽武門求直言。十一月。東魏行典光曆。武帝五品其州。位秩參僚。以爲差。下品異國降人。蓋徒名而無地者也。主字分裂。自十二州分置。在梁至百七。二魏可。唐丞之當郡。而節度觀察加其上。勢所必趨也。帝幸

以爭莫知處所之州。

庚申三十九年。春二月。柔然侵魏。殺乙弗后以爲說。夏

閏五月朔日食。

辛酉四十年。秋。宇文測行汾州事。釋東獲爲邊和。或告交通。秦斬言者。蘇綽度支。省官員。置屯田。秦頒其條教。令

百司誦習。非通六條。及計帳。不得入官。冬十二月。交州

李賁反。曰武林侯諮刺而刻暴。

壬戌四十一年。春。江刺湘東王繹遣司馬王僧辨討平安

成妖。魏置六軍。兆於昉周禮矣。冬。歡圍玉壁。不克。

諮誣同討者之逗畱。盧子雄得死。其弟子略不平也。而攻

史書

卷五

牛

廣州陳祖霸先時以參軍擊破之。霸先吳興人也。獲杜僧明周育。勇之。卽以爲帥。擢直閣將軍。高澄仲密有恨。澄入仲密家。值其出也。秀慧其妻李。而不遂出之北豫。癸亥四十二年。春二月。仲密以虎牢降魏。秦應之。三月。圍河橋南城。而歡兵至。秦爲焚橋縱火。船小艇長鎖。引而釘之岸。歡所爲。全橋以濟師者也。陣據北。叩秦擊之。彭樂入秦營。獲其金帶。明日復戰。賀拔勝槩及歡而馬斃。再戰。西軍失利。以遁。歡追至陝。而不敢進。侯景以間取虎牢。澄得妻仲密之妻。而景司空。東魏築長城於肆州。甲子四十三年。春三月。高澄爲大將軍。中書監。刀環築孫

騰以未盡敬也。立門者或三日歎尤成其傲語羣公。避兒子故高氏自爲相爲帝。以至亡。其德皆昏然其若狂。澄既權權。以崔季舒爲中書侍郎。密監靜帝。秋七月。魏更權衡度量。簡牧守令。而遣以新制。

乙丑四十四年春三月。魏使如突厥西方小夷也。知典。

李賁稱越帝。霸先從交刺楊暉討之。定蕭勃。欲緩師。霸先曰。倫安者不知大計。前鋒敗賁。圍諸嘉陵。仁儉爲武帝治病。沒於佛而失實也。慈以不殺有罪。宥及謀反。官之貪者。虐以成之。無常刑之畏也。民以不堪其求矣。衣食於布蔬。而飯僧造塔。費則數倍上方之供。仁以爲虐。而儉放於

史書

卷五

魏

五

靡亂機所以潛散騎賀琛諫以戶口減落百司伴利興造不已。敕屈其辨。惟標自佛見。獨覺其觸也。溫公曰。拒諫亡。丙寅四十五年。夏。浮屠災而復作。魏以亂多據州。瓜州主簿令狐整討斬定州。而衆推曰。以爲不義。而又效尤乎。帥鄉族入魏朝。女錢鐵錢極而短弊至數十而名百。禁之而甚。李賁自獠出。屯典徽湖。霸先攻其未固。而夜潰之。復還窳。冬十月。岳陽王督刺雍。以襄陽梁基善治而思大圖。諸王爲州者。人有心矣。督兄弟尤不平。綱之爲嗣也。太子亦選精於宮衛。韋孝寬守玉壁。歡圍之。聲攻具。射冬。購孝寬曰。攻者自勞。守者自逸。亦射歡。歡以疾還。

死攻者七萬矣。徵澄赴晉陽。洋居鄴。蘇綽卒。泰使張葵成其儉素。哭酹厄落。曰。方欲共定天下。

丁卯四十六年。改太清。春正月朔日。食如鉤。湘東王釋

荊州刺史。高歡死。秘以侯景詐力及歡扶起。功取河

南。而目無諸將。故專制。而常存不肖之心。嘗言江南可縛

取。惟高王死。鮮卑小兒。不復能事也。以河南降魏。襲豫襄

廣矣。將及兗。覺於邢子才。澄乃討之。以韓軌。二月。魏除

官刑。姚伯子曰。奄苟不能廢。而絕無罪之類。則除之。不如

其仍之仁也。景爲參附。復使丁和於梁。武帝夢牧守來

降。朱异曰。兆爲混壹。使至羣臣難於納叛。帝貪河南分魏

史書

卷五

魏

五

之半。异且堅之。則以爲大將軍河南王。遣司州羊鴦仁督兗仁兵。應之。諮議周弘正曰。亂之階矣。三月。同泰寺捨身。夏四月。澄以景故州巡。因朝鄴。遣元和襲之。景大敗。和願退保。穎韓軌圍之。則四城路魏。出荊州王思政及李弼趙貴之師。而使謂梁。非得已也。其詐詭而示人莫測者。非畏澄。而南西自支也。盜心無厭。故爲奔走。滑梁魏之謀。大懷爲已利爾。故魏師至。卽欲劫執弼。貴爲覺而止。不仁之人。可畏哉。鴦仁至汝。魏還師矣。故屯懸瓠。棄潁川以信四城。而復魏請奉遣法保。左丞王悅曰。背高氏而何有吾。召之入朝。不行。卽命思政以行臺守潁川。是魏明知景行

之變掠人相食餓死景東西起土山填及疲羸凶人之恣
殘其天性也柳津地道崩之壓賊且盡景灌玄武湖湘
東王繹銳卒三萬馳散入援世子方以都督所及先發
邵陵王綸至鍾離譙州趙伯超使徑拍鍾山景駭欲走期
戰明日安南侯駿輕於逐退以偏師敗景得乘勝潰走綸
矣十二月邵陽世子嗣及裴之高軍蔡洲待上流封
山侯正表以鍾離降景廣陵令劉詢襲奪其兵糧歸南康
王會理入援正表卒降東魏羊侃卒散騎常侍韋朶
以衡州兵至江州中兵柳昕隨之時援兵相繼於是司州
柳仲禮及裴之高李孝欽羊雅仁陳文徽皆會新林朶推
史書 卷五 魏 宋
仲禮爲督之高耻下朶曰寇之所畏爲社稷也景囚裴氏
承以刀鋸鼎鑊爲前陣之高募射其子以示絕晦仲禮
部分以朶頓青塘曰賊必爭也助以直閣劉叔胤
已巳四十八年春正月朔景襲朶軍朶逆逆戰叔胤畏不
進故逸敗而朶爲乘仲禮急馳入救朶叱子弟力戰死矣
然竟敗景軍稍將及之或傷其肩故景退而仲禮不復言
戰綸收散卒附焉營於桁南朱异死武帝痛惜獨深
景飢於無掠欲餉東城斷於援軍而啓和太子彊之許則
請割江右四州質宣城王而後北渡以此退師雖誠和未
見可者中領軍傅岐曰却援軍耳不聽二月以爲大丞相

豫州牧受盟而圍不解鎧仗專修役志章矣令武帝陽却
援軍而陰制勝於襲景保宗社安生民豈爲失信哉而安
受其欺帝一人之身耳啓業之決略何在耗億而爲閭閻
若斯之甚也永安侯確隔柵語曰天子受誑我自破汝又
以累邵陵召之景乃得運東府之米湘東次於武城參
軍蕭賁謂都無下意既得勅遂言還賁曰景必不放兵若
放兵童子斬之矣大王以十萬之衆能制其死命顧未見
賊而退釋殺賁使其急君父而振其難景誅而四境未失
守梁猶完國也乃藉亂爲自封殖舍大而小是爭以縱寇
焉忍親而身隨以什故梁亂而卽亡者繹與罪也三月
史書 卷五 魏 宋
景列武帝十失而急爲功時臺城久閉腫急之死十且八
九仲禮氣衰志淪綸亦無戰意安南侯駿賁綸以大義而
柳津亦登城呼仲禮皆不聽津咸憤以謂武帝陛下有綸
臣有仲禮也諸王兵旣皆以救散會理鴉仁伯超欲夜渡
爲景所敗御史中丞沈浚發憤至景軍景橫刀浚曰汝罪
天地不容而向若懼死耶景夜登自太陽門遇邵陵世子
堅之補飲永安入啓武帝徒謂得失自我也乃坐太極殿
景從朝禮就三公位一勞問而伏駭汗雖畏於復見然劫
遷宮省圖篡事則自若正德勸弑不獲乃爲大司馬而仲
禮帥降東魏降取梁地及於山陽淮陰繹還江陵殺

桂陽王範圖攻魯督而無算。景分徇州郡。廣陵察佐說會理曰。四方拒絕。立當潰敗。吳郡亦言於太守袁君正曰。臺食不支一句。拒關餓之死矣。皆至計。無聽者。沈浚至吳。與乃合其太守張曠。起兵討景。時宣城太守楊白華亦斬景使。東魏堰清灌潁川。紹宗曹生舟風於視堰。而爲獲。初武帝命張曠以其相授曠。而代督於雍。曠開罪於侮。恐督不受也。故讒啓桂陽之曠。釋引督將方貴據樊城。爲資纜而奪其州也。督以爲討。拔樊斬貴而執纜。三月武帝以景裁膳而餓死。綱卽位。太子以宣城王大器。猶質景也。陳元康請澄建功於取潁。曰。及其垂危也。澄

史書

卷五

至推負土者而填決。既降思政。改潁爲鄭州。泰以道絕。棄四城。湘東假黃鉞承制。景殺正德。永安射鳥擬景。死於弦斷。湘東攻湘以世子方。河東王譽擊殺之。陳霸先以督護起兵。廣州元景仲。魏奔也。以州反。霸先誅之。迎蕭勃而爲之監始興郡事。釋使王僧辨鮑泉攻相。囚僧辨以緩期。鄱陽王範討景。乞師東魏不得。西軍縱陽。高洋能悔於澄之忌。不言以爲訥。袒跣奔躍。實勞之習。蘭京。衡州刺史欽子也。獲而折辱以膳奴。請贖而加杖曰。更訴當汝殺。亂是用生。澄居廢衛。內嬖之便。京知可圖已。商篡而更屏。京抽刀刺澄。陳元康蔽焉。而偕死。洋則奮自

鄱部署入謁。從士登階。撲袂扣刃。而傳奏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再拜而出。孝靜顧曰。不意之人也。吾死無日矣。侯子鑒攻吳興。或謂袁君正且迎冠張曠曰。袁氏世濟忠貞。君正隳其家門。九月戰而被執。與浚偕死。鮑泉圍魯於長沙。督伐江陵以救之。釋誘杜岸襲襄陽。還督。出僧辨而申圍。邵陵致書湘東曰。洞庭不戢。使雍引魏以形援家。國事去矣。冬十月。莊鐵襲江州。尋陽王大心遣徐嗣徽逆破之。督求魏援以附庸。釋遣柳仲禮於竟陵。時高氏隙梁收其東。宇文固欲啓西鄙矣。以楊忠鎮襄陽。實經略江漢也。仲禮趨襄。忠救之。十二月。宋子仙陷錢塘及會稽。邵陵王綸奔鄱陽。霸先兵起。郡豪多歸杜僧明。先以二千人頓嶺。蕭勃遣止。霸先曰。君侯體受皇枝。觀覆沒而安利也。猶止僕乎。受節湘東。勃退之以南昌賊帥。東魏取司州。乃盡有淮南。

史書

卷五

太宗簡文皇帝
庚午大寶元年。魏文帝十六。東魏孝靜之十七。春正月。高洋爲齊王。霸先度大庾。破蔡路養。蕭摩訶始達南康。釋承制以爲交州刺史。綸所至。尋陽南平。各讓以州。弗受。乃推假黃鉞都督承制。王忠獲仲禮於安陸。并降竟陵。廣陵來疑糾義勇。謂太守祖皓曰。卽不捷。梁忠臣也。

二月楊忠次於石城湘東遣質請盟然後還景陷廣陵殺皓屠城江南比旱蝗而亂斯盛羅綺金玉而死絕粒景於斯也虛增立大碓於石頭以快其怒白骨是以成丘課功相勸於多殺也城邑既陷者毒於其虐不附反覆誅夷用卒死亡爲百年之大厄夏四月湘東既克湘州殺譽然後發喪討賊且不從大寶之號爲廣地兼鄰而死父復兄以緩師成亂推此志也釋亦何辭於篡東魏徐之才宋景業因高德政以勸篡洋謂母婁婁曰而父兄且終北面以汝才而妄圖之才曰我之敦者正以不及父兄也然卜之人情即晉陽未與也肆州刺史斛律金聞之則請

史書

卷五

梁

一百

誅首書乃使德政察之鄴而不能待也擁兵隨之至平都城長史杜弼曰開西挾天子而誅罪若何之才曰彼亦有吾王之心者也德政至鄴公卿莫應豈非高氏廉於德孝靜勢雖不克施而其賢尤足以係屬天下之心哉竟冒利而進廢以中山王而代之追帝歡高祖澄世宗武陵世子圓照自益州受節湘東令以信州屯白帝未許東下侯瑱殺莊鐵據豫章魏立營爲梁王高州刺史李遷仕遣召羅州馮寶妻洗多略止寶行曰是欲反質君而發吾郡兵也數日高州將杜平逼南康周文育持之洗曰高州可襲矣以千人輪賧遷仕婦視而不備大破焉遂虜遷

仕保寧州洗會霸先於湘石曰非常人也得衆還厚資之梁王營朝魏秋七月景將陷江及豫章于慶遂徇蠡南巴山人黃法氈以勇力保鄉里能敗慶師遂以會周文育齊之初政躁於暴以取治守宰設倍爲誅請屬簡練百保鮮卑臨陣必死亦簡華人爲勇士定爲齊律戶始九等官錢以差貧役其力邵陵爲臺討修甲仗湘東惡之使僧辨襲焉以處世子諸方綸書情論而不退師曰吾不可以兄弟戰奔汝南爲梁王於齊侯景稱漢王宇宙大將軍六合都督簡文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乎冬十月魏伐齊以稱帝泰至建州聞軍容整肅則氣味入之歎高歡

史書

卷五

梁

一百

不死而還矣洛陽平陽以東皆降於齊寧州刺史徐文盛敗景兵於貝磯進軍大舉口景出屯晉熙而留王偉守會理謀襲臺而得戕者建安世子子邕鬻之於偉也魏立八柱國始作府兵籍民才力誦武農隙諸賦蠲焉馬畜植穡供諸六家百府即將分屬二十四開府十二大將軍督之虎以下六柱國督其十二泰任總百揆中外諸軍督焉廣陵王欣以宗室宿望備柱國而不與軍事齊行天寶曆辛未二年齊顯祖湮之二也綸將圖魏安陸二月楊忠攻殺之拔汝南霸先殺李遷仕湘東令以江東刺史進討

三月魏文帝殂太子武帝欽立徐文盛克武昌湘東受命爲梁相國閏月景與文盛江戰西陽而敗然風師達江夏則文盛衆潰於在其下流也遂襲郢執方諸王珣以巴西降五月魏隴西公李虎卒僧辨聞郢陷留戍巴陵釋曰任破景矣景西遣任約而身攻之僧辨輕兵比捷景披甲督戰僧辨著綬巡城賊死飢疫大半矣而任約爲禽乃遁留宋子仙於郢州初珣弟琳以宜州守景以珣語城下琳引弓曰兄不能死賊而誘人初陸法和習靜百里洲言景稔而後敗時刺信州胡僧祐合其師以擒約於赤沙亭釋殺徐文盛僧辨東下法和曰景平矣當備

史書

卷五

魏書

五

師救劉神茂以東陽應江陵新安程靈洗以郡兵附矣景廢帝赦而改漢圖篡於綢羅之中益賊帝王之所以不同量也十二月齊弒中山王并其三子既葬而沉骸君子以爲暴狂

世宗孝元皇帝

壬申承聖元年魏武帝欽之元齊顯祖洋三年春正月突厥襲敗柔然殺頭兵始稱伊利可汗妻曰可賀敦子弟曰特勤別將曰設其起當柔然之衰二月湘東遣討景侯瑱克南陵鵲頭而進謝景仁攻東陽劉神茂辭助而見殺僧辨至蕪湖景躬阨水戰故子鑒拒之姑孰南洲戒無離岸營以引步騎之交也蕪湖故停以墮之景以且遁也命鑒申水備然後僧辨至夾岸大艦鑒鵲舫千艘而挑戰僧辨以細船退致其趨也大艦合而畏之矣鑒脫西師入淮景塞淮口霸先曰仲禮不度北岸而敗然今計非我不能當乃進柵落星衆軍次連入城出石頭西北矣景乘之霸先遣弩截其後相繼進戰僧辨蹙之以大軍先入石頭霸先獨持景以潰之東走僧辨不戢其軍焚太極殿而肆掠明日命瑱追景成太宗喪遣湘東勸進且迎侯鑒所過曰梁仇深故降郡皆齊走僧辨啓以霸先鎮京口景華命湘東可正取矣猶恐所廢貳人心也示諸僧辨之

史書

卷五

梁書

五

發矣。故朱買臣沉豫章及其二弟。釋安教也。武陵南開寧。西通資陵。吐谷渾資財殷積。負其武略。笑湘東文士。夏四月。稱帝。參軍司馬諫不可也。殺之。永豐侯攜曰。舉事先殺善人。不成矣。侯瑱追獲景。賊則平矣。內連隣敵。以交我。分爭坡離。以梁亡而不已。景隨傳國璽。或得之。草間獻諸齊。劉瑋獲於魏。秦厚待之。以名士也。將屠南鄭。瑋泣請而全。并還蕭循之降。魯悉達糾鄉人保新蔡。以有北江州。僧辨即命之。齊圖秦郡。敗於僧辨。霸先之救而還。時霸先征虜將軍矣。降民猶謂梁寬政。秋七月。謀襲齊州。霸先進圍廣陵。齊使謂曰。荷釋圍。必以廣陵歷陽歸霸先。南還。從濟者萬餘口。冬。齊築長城。自黃檀至社平。四百餘里。王琳部簡豪盜。而得其死心。落星之戰。與杜弼功皆第一。而士縱暴。僧辨以殷焚委罪焉。王使爲湘州。而將誅之也。長史陸納先帥其部曲赴州矣。故琳下獄。而能以州叛。十一月。湘東王釋即帝位於江陵。是時梁地與齊畫江。劍北魏割。勃擅嶺。合紀登。且內食其三邊。是爲南朝之極衰。此梁武以貪而喪所有也。積其疆弱之勢。遂易代而不能振。陸納襲衡州。爲以湘命蕭循也。元帝以徵僧辯未至。循知備而敗其突師。納退保長沙。癸酉二年春。圓照爲誑曰。侯景且破荆。三月。益師遂以東。

蓋父子商爲友。端爾。元帝請魏人討之。引寇滅親。而忘強鄰之上據也已。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問略於尉遲回。曰。蜀恃險。志備鐵騎兼行。可襲也。遂使白散入關。夏四月。僧辨圍長沙。紀師至巴潼州降。而成都圍矣。譙淹還救。而敗至巴東。知進退失據。召責元照。使羣臣道其悔心。以東謝罪。而西出魏人之不意。示民有主。而圖復國。蜀楚全。而兄弟相保。梁勢猶未極削也。圓照劉孝勝。猶持東議。紀惑既帝之難復。臣棄根本而下西陵。則陸法和築峽口。鎖斷江流。任約謝答仁。皆自景黨將。六月。復王琳於湘州。陸納亦以長沙兵西援。故紀兵破。夾岸城壘皆降。退路絕。而順流。元帝遣樊猛緣其舟。曰。生獲非功。故紀斬於江。而諸侄皆得死。元帝所爲天下長慮者。獨枝之剪也。八月。成都降於魏。尉遲回爲益州刺史。元帝有安江陵之心。侍郎周弘正。僕射王褒。曰。京師民望也。與駕未入。未解列國之惑。朱買臣曰。山陵不可舍也。命卜。江陵尤不吉。竟牽焉。齊郭元建將襲建康。康納蕭退。侯瑱敗諸東關。乃還。冬十月。契丹寇齊邊。顯祖露髻肉袒。而大破之。十一月。柔然避突厥而齊奔。顯祖迎諸馬邑川。而改立焉。亦復追降突厥。魏尚書元烈。謀誅宇文泰。覺而見殺。十二月。東方白額。以宿豫降梁。

甲戌三年。魏恭帝廓之元齊主擊敗山胡皆斬其丁男。而以婦穉充賞。什長不能救都督之傷。齧其肉。齊主固顛行。更爲奇虐。兄弟君臣妃嬪。皆以供狂具。霸先圍廣陵。嚴超達圍涇州。侯瑱張彪出石梁。杜僧明助白額。應宿豫也。武帝欲致元烈之誅。泰廢之而立齊王廐。使姓拓跋氏。以顯其爲夷也。又以功臣冒代舊。若楊忠之爲普六加。李虎之爲大野。魏志圖江陵。聘歸者言禮下齊也。泰則曰。梁書疆舊境。爲兵端。長孫儉自荊州入。陳策而還備。故馬伯符得之以告梁君臣。不之信也。登則重貢趣之。魏書成齊魏收其言曰。人地升天。惟吾舉按曰。穢史用不直於

史書

卷五 梁齊

夏

貴人也。收啓臣結怨疆宗。且畢命刺客。齊主爲誅謗史。夏四月。顯祖敗柔然於恒而躬殿。別部突起。旣圍擊而披靡之。以數千人命邀歸於高阿那。請益半而遣。陳霸先爲司空。泰弑武帝。李遷哲以附巴民。爲魏信州。采葛分嘗其異。故人樂戰。羣蠻懾而送質。蕭勃請入朝。徙諸晉州代以王琳。琳私於主書曰。小人也。而置諸廣州。不虞無由盡力也。若放兵作困於武。庶禦捍於而國。齊段韶討宿預曰。梁亂無主。諸將內離。遂解二圍。斬白額。元帝講老子龍光殿。魏發謀矣。冬十月。桂國于謹帥師襲江陵。遣郡以告。而領軍曰。無隙。覘至石楚。晉會師數日矣。以

境帖復。遂戎服竟講。江陵君臣之習於無國家慮。有若此。事急。然後徵僧辨。遣救以侯瑱。程靈洗。杜僧明。吳明徹。而已。名將足克敵者。旣遠調。陸法和將以郢師至。且逆止之。而登密邇。樹之耳目。梁旣以沉溺佛老。而忘前備。十一月。于謹濟漢。則宇文護周忠先據江津。斷東路矣。孤城敵至而不守。元帝降而得死。江陵之人。悉爲俘奴。霸先之子昌瑒。與入長安。遂取襄陽。徙登江陵。環地三百里。置戍焉。使稱帝。於是登自悲其失策也。徒使父兄淪喪。而已不有其實。魏師未還。登將尹德毅勸之。盡魏人而兼梁。登不用而悔。姚伯子曰。使登行之。且與繹俱滅矣。無親無與。而能立

史書

卷五 梁齊

夏

者有幾。王僧辨陳霸先奉晉安王方智於建康。承制元帝子也。

敬皇帝

乙亥紹泰元年。魏恭帝二年。齊顯祖五年。春正月。登稱後梁。是爲中宗宣皇帝。然奉魏朔。元帝以湘州徵王琳入援。至蒸城。聞已滅。而發喪。遣侯平問。登罪移檄長沙。王韶應。齊人救梁。陸法和以郢降。而納貞陽侯淵明。二月。晉安卽梁王位。齊師克東關。僧辨出屯姑孰。懼也。以貳初散騎常侍庾秀才請遷。曰。大文有異。魏以故使爲太史。多所贖。泰問之曰。古者克國。禮賢。今者搢紳皆皂隸。僕

尤哀其所親。梁停以免者千日。夏五月。僧辨以奉淵明。還齊師。使梁王爲之太子。六月。齊築長城。自夏口至於恒州。役民百八十萬。齊歸郢州。秋八月。齊以道士爲沙門。淵明納。齊先爭之不得。密聚金帛爲賞。具斯時也。猶爲梁忠乎。抑急欲持權。以資篡事也。九月。或告齊師至。使齊先爲備。因以徐度侯安都之師入石頭。執殺僧辨。而齊師不來。誰爲是言者乎。姚伯子曰。奸雄之心。事多不測也。遂廢淵明。建安公。冬十月。以方智卽帝位。猶稱齊藩。霸先於是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國人則多不附。吳郡僧智。僧辨弟也。杜龕介僧辨之寵。爲吳興。惟陳氏繩韋載。史書

卷五

梁齊

夏

應之以義典。龕方攻陳倩。而周文育爲霸先攻義興。未利。故留侯安都杜稜。而南征。乃譙秦徐嗣徽。南豫任約。則乘虛而據石頭。安都被之。而不退。霸先方降韋載。則卷甲趨建康。其時。別遣者裴忌克吳。僧智奔吳興。十一月。則齊師至。渡人馬入石頭。霸先引韋載問計。載曰。急城淮南。吾轉輸通矣。絕其糧。齊將可授首。從之。燒齊船千艘。十二月。大破之。雖勝哉。齊履境知其內弱矣。故柳達摩猶責質。霸先從子曇朗。奉永嘉王莊。以往約嗣徽奔齊。突厥滅柔然。

丙子二年。改太平。春正月。宇文泰爲大冢宰。曰太師。三公

六卿。此倣周官之大者。而餘可略也。姚伯子尤略於齊事。不欲以狂藥飲後世。陳倩克吳興。殺杜龕。僧智奔齊。侯瑱擁兵於江豫。柵梁山爲備。三月。齊蕭軌侵及梁山。敗以黃叢。退保蕪湖。來言。建安公至。退師。具舟而淵明卒。遂至秣陵。周文育禦之。三敗三進。運斷幕府山。猶至玄武湖。雨戰泥濘。及於大敗。豈百保鮮卑之效耶。至嗣徽爲狗。蕭軌死。追然後渡。獲獲鮮濟者矣。顯祖以曇朗洩忿。王琳奉表於魏。齊後梁。蓋霸先作難。而所仇更。齊治宮室。丁匠之役三十萬。秋七月。霸先爲司徒。梁山刺史長城公。迫篡事矣。侯瑱襲破於侯平。而歸爲司空。魏陸騰平。史書

卷五

梁齊

夏

陵州獠。九月。霸先爲丞相。錄尚書事。泰妃馮翊公主。生覺而幼。姚夫人生毓。長。邑有睿才。而在四。用李遠以嫡議。冬十月。病。召中山公護而屬覺也。護之崇。自于謹始。既得政。遂朝夕於弒君易位。以爲宇文大毒。帝欽之死。其涼德有以召致也。然高勢同宇文。洋改步。而淫虐。亂更甚。國之不卽亡。真主出遲耳。泰性存質。素任蘇綽。而進乎古。齊望之。無政矣。故顯祖沒而齊亂。以彌周有武帝之治。隋之疆唐之盛。不過是因也。十二月。宇文覺爲周云。齊長城。自西河至海。十里一成。要害置州鎮者二十五。以亂保州郡者。霸先因而僉之。

丁丑三年。宇文護弱。周公覺。便以泰正月。稱天王。恭。為宋公。而魏亡矣。李陵遺種起。自北狄。僭稱晉。帝百餘年。分二。而後終滅。亦夷狄之極盛矣。設專周。為大司馬。定郊廟之制。秦以太祖文王。配明堂。二月。蕭勃起兵廣州。歐陽頌為前軍。余孝頃以南江兵會之。護殺冢宰趙貴而代之。復殺趙公獨孤信。勃前軍至南康。周文有過共軍。焚柵為遁。以間獲頌。勃為下所殺。周弒魏恭帝。夏。鑄四柱錢。一當廿。禁細錢。歐陽頌至建康。霸先以舊且聲南土也。救為衡州刺史。遂及其子紇。以廣州平。王琳在郢。大治舟艦。六月。霸先擊之以周文育。時周於琳也。歸元帝之喪。齊大蝗。崔叔瑱曰。王功不時。為罰。秋九月。霸先陳公九錫。司會李植言於周王覺曰。護專誅將不守臣節矣。以講武後園。宮伯張光洛漏其謀。柱國賀蘭祥領軍尉遲綱。以廢立進。逼遜於寧公毓。而行弒焉。愍帝以剛敗。明帝即位而明也。且唯護之制。冬十月。陳公進爵為王。遂稱皇帝。受命之日。安土無千里。且年齒衰邁。子息彫殘。用動諸蕭故臣之兵。向使文帝不任。幾為桓玄侯景之續矣。何如一心公室。為梁拓清臣哉。梁起武帝。至敬帝。臨江王。五十五年。然晉守祀江陵。肅未盡滅也。出佛。祀蔣山。襲梁亡迹。為陳初政。安都與擊王琳。

史書

卷五

梁齊

軍

聞纂曰。今茲必敗。戰無名矣。琳伐諸池口。悉陳將為獲。禁諸長鎖。克江州。時豫章熊曇朗臨川周迪。東陽留異。晉安陳寶應。連結而未陳臣也。閩中豪帥相附而起。

史書

卷五

梁齊

軍

陳

高祖武皇帝

戊寅永定二年。周明帝一。齊顯祖九。梁宣帝四年也。春正月。王琳伐陳。次白水。使如齊曰。永嘉王蒨。元帝孫也。當王梁祀。請納之。且求援兵。余孝頃言於琳曰。周迫黃法。耗爲後患。南定而後東下。即使部合諸將屯臨川。徵之兵糧。

二月。齊北豫司馬消難。叛入於周。永嘉王至琳軍稱帝。夏四月。陳弒江陰王。五月。捨身莊嚴寺。姚伯子曰。霸先之篡也。有祀其弒也。有檢。嘗見崇見道者必惡心。彼固怙於陰矣。臨川圍而師不協。法耗是以得擒孝頃。以送

史書

卷五

陳齊

夏

建康。秋八月。則安都賂守者連鎖威脫。琳功未立。而師各還也。乃伏而觀。齊常山王演。長廣王湛。同出妻太后。顯祖暴未盡施。二弟者。以太后演嘗以諫得捷。而絕食太后如之。不食也。李后生太子殷。及太原王紹德。顯祖惡殷不類。以習漢質溫。使刃。則不能斷。輒撞發憤。遂吃潰。既錄尚書事。顯祖酣語傳位。楊愔獨舉魏收言。國本不可動。播齊主於斯時之誅。幾無禮。又姚伯子所不忍書者矣。已卯三年。春三月。周太師護。而猶總軍旅。夏。賀蘭祥。破吐谷渾。置洮州。五月朔日食。豫章內史熊曇朗。殺周文育。於巴山。梗陳路。齊取梁江州。周王賜處士。

韋瓊號逍遙公。居魏周之際。十徵不屈者也。晉公延而訪之。誦夏書甘酒之歌。以出寇備。以驃騎老魏文時。睦宗同豐徵至。同席而訪舊焉。御輿送還。侯安都敗梁師於左里。武帝祖武元之間。名將也。立敬宗而節更。然不更其儉素。瓦器蚌盤。後宮不飾。足以示也。領軍杜穰。中書侍郎蔡景歷。召臨川王倩於南皖。安都適軍還。章后難於昌頊之在周。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以功則立。宜按劍上殿。以出重而定位。齊滅元氏之族。秋八月。周始稱帝。顯祖以酒發疾。謂常山王曰。吾兒幼。汝即奪勿殺也。冬十月。殂。殷立。停罷一切。王琳聞喪。留郢守。以莊出濡須。齊師臨江。十一月。別敗吳明徹。琳因東下。侯瑛安都持之。燕嶺。

史書

卷五

陳齊

夏

世祖文皇帝

庚辰天嘉元年。周明帝三。齊主殷元。梁宣帝六年也。春二月。周使荊州襄郢。縣下而填。驛之。鄴火。炬目焚矣。以大賊以莊奔齊。常山王演。述忠顯祖之時。友居東館。決事。惟楊愔知於嗣主不利也。王暕敦之居攝。殷還。鄴演意得。晉陽。惜不可。使平秦王彥歸。總知禁衛。而爾從。駕五千。陰備非常。歸彥叛。而爲演用。故情與寡同。謀惟可。朱渾天和。燕子獻侍中。宋欽道侍郎。鄭願。天和曰。不誅二王。少主必。

無自安子獻謀歸政李后陰拔二王擅寵之根欲道以請之齊主而未允情奏李后出二王李昌儀者澄所奪諸仲密者也怨壽之甚久矣見奏則爲妻太后郵情奏澄鎮晉陽演錄尚書事二王與賀拔仁斛律金伏甲會百僚情偕所與往而駢擒焉突入雲龍門至昭陽殿妻太后坐矣齊主侍立故吃訥倉卒遂不能言要得憑威以退甲劫齊主於殿上謂情殺二王將上及也齊王爲無可奈何曰納天子而乞命竟施刑於情及同謀演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姚伯子曰演豈前後異忠哉乘顯祖之虐以結其民忠爲詐用耳高祖初求太子於周未遣文帝

史書

卷五 陳齊

高

立而歸衡陽王昌致陳書不遜文帝謂侯安都求藩以老安都曰天子不代臣任迎隕之於江以溺告三月演之晉陽齊政移焉郢降於陳熊曇朗於是走死周冢宰護之爲弒也明帝食糠粳有異遣詔舍子而立魯公邑前知其能有定也武帝立而謚如六月陳蒞梁元帝演定懷國於王暉秋八月廢殷以濟南王而代之肅宗立妻戒勿使濟南有他也齊主自晉陽卽位而居濟鄴顯祖裨政多更然傷於細未幾而襲狂矣侯瑱自鄴逼巴湘二州爲周守自江陵之陷始也其守司馬賀若敦獨孤威居糧援之絕冬十一月齊主擊走庫莫奚十二月

巴陵降獨孤威以餘衆遁齊南修石甍北修亢賢於河內置懷義諸屯田軍食足而糴平

辛巳二年齊肅宗孝昭帝周高祖武帝皆元年春正月護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總五府於天官先斷後聞合州裴景徽以導王璵奔齊湘州降侯瑱借船賀若敦使自拔歸乃除名二月周立勳州於玉壁以處韋孝寬爲制生胡之據遣城於陰開府桃岳畏往孝寬曰城拒晉州四百里十日畢築矣齊知而後集兵謀議不能到也遂克卒城

三月周制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夏四月朔日食秋七月周鑄布泉一當五湛守鄴有大弟望怨生太子

史書

卷五 陳齊

聖

百年也齊主以斛律羨領軍湛不聽視事或言天子氣在鄴故濟南徵高元海謂可以濟南號召天下湛用筮者言送之晉陽天下自至也九月弒矣冬十月朔日食肅宗田而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不能對曰死其宜矣十一月將殂徵立長廣王以書曰百年無罪勿效前人也世祖武成帝立百年爲樂陵王周歸安成王瑱賂以黔中魯山

壬午三年齊世祖武成之元春高元海言平秦之將亂也出諸冀州又與朝臣言和士開取龍自長廣邸也士開中之朋黨高乾和畢義雲以斥臨川東陽晉安猶連周迪

以江州襲豫章太守周敷之入朝也。夫於梁不附於陳不臣者各負亂思據其土已文帝以吳明徹爲江州督法駐周敷致討。王琳鎮壽陽抑於盧潛而不進之於梁亦盡節矣潛竟代琳。改鑄五銖一當鵝眼五姚伯子曰是亦母權子之道也。後梁主督祖太子世宗歸立。三月安成王頊歸爲中書監留異敗於安都奔晉安。夏四月婁太后殂齊主不輟樂而以河清改元。周命貴臣食邑秋齊高歸彥謀襲鄒伏誅。九月朔日食。齊主復顧祖之悖德李后孕慚於太原王而不育也遂殺紹宗爲儉德高元海而輕其庸。

史書

卷五 周陳

夏

癸未四年後梁世宗之元春正月齊主用和士開之請鞭元海而責曰汝教我以弟反兄不義以鄴城抗并州不智使與畢義雲易位。周迪亦奔晉陽初虞寄陳逆順於陳寶應不能發其聽伴疾隱東山及資迪以兵復遣之書天時在陳不可違也。周律杖鞭徒流死之等差各以五。三月朔日食。齊斛律光城軹關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二戍。六月殺侯安都伐功至借供水飾宴而坐御座也文帝猶資其喪。齊主聽和士開之言曰堯舜桀紂同灰土以委天下快一日之樂鄙褻瀆禮安殺輕任以國爲戲而無足道者矣。周人結突厥以侵齊使楊孝乞婚焉齊使

至則執荐界之故禦夷之失莫和親若也荐資以負恩而免楊忠出北道獨拔二十城而後突厥之師會奚達武出南道皆期晉陽齊主畏欲避矣王叔叩馬而止趙郡周迪以護軍章昭達之討山匪昭達度嶺余孝頃會之討陳寶應。

甲申五年春正月突厥望齊師則咎周人而言其整也齊悉銳擊周師突厥上西山不戰以大敗故胡兵無益於用而不可恃也奚武亦還自平陽以忠退然齊自是畏周西水之椎移於東守斛律光歎國威之墮於聲色也。二月朔日食。三月齊制田賦倣魏孝文而田倍十八受田輸

史書

卷五 周陳

夏

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還田則兵民不分也。墾租外人出義租五斗牛五升納郡備水旱國供不在則出之也輕。夏六月白虹貫日齊主以百年應天變。秋八月朔日食。九月李昉爲唐公嗣其父虎之勳。宇文護母在晉陽齊人歸之爲成也冬十月護顧會突厥伐之尉持廻以前鋒趨洛陽。周迪出東興降宣城周敷致討爲降而戕之盟。十一月晉安克謀寶應與虞寄入朝文帝勞謂管寧無恙以爲衡陽掌書記。楊擲深入軹關敗而降於婁敬。十二月攻洛陽者猶不塹河陽齊遣蘭陵王長恭斛律光段韶趨赴之規形而陳三軍韶遙謂護曰得

毋而遽冠乎。周軍於山，却陣以下而大敗之。周師夜遁，洛圍亦解矣。突厥不給糧，詐自洛陽報勝，周之所以敗者，將護而負不直也。周滅宕昌，置宕州。

乙酉六年春，和士開言於武帝曰：「齊子三不立矣，傳位及今而乃定，時慧見散騎常侍祖挺曰：『太上皇貴天子矣。』且天道於是太子緯以傳位立，所謂後主也，挺以媚於太上。於後主於中宮矣，大被寵幸，奸故匹士開。秋七月朔日食，程靈洗擊殺周廼，陳於斯時，其盛也，始全有江南之東境，賀若敦怨言於湘，曰：『全軍之爲上也。』冬，以得殺謂子弼，吾志平江南，不果以舌，當成吾志而守其戒也。」

史書

卷五 陳

夏

丙戌七年，改天康，齊後主緯之一。春正月朔日食。夏四月，文帝疾，末命及安成慮四分，非勿主之勢也。王義辭爾尚書孔奐，泣不奉詔，然後帝崩。太子伯宗立，其更也。文帝儉約，以急民疾，刺閨續夜，更籤投殿以致微，不忘艱難矣。五月，安成王頊爲司徒錄尚書事。周信州蠻反，以水還城，岑陽爲之聲。江南城置十餘，開府陸騰討之，先脆而攻江南，水還破，岑陽亦不敢救矣。信州以置。

臨海王

丁亥，光大元年。春正月朔日食。安成扇人心，且以高祖之胤也。中書舍人劉師知僕射到仲舉矯救出之，中記室

毛喜馳謂頊，出則人焉制，反請太后帝，皆委不知也。二月，頊誅及於右衛將軍韓子高，始興王伯茂知謀以爲中衛大將軍，居之禁中。夏四月，湘州華皎引周兵而梁因不安于高之誅也。司會崔猷曰：「東夷未復也，南睦而納其叛，護不從。」吳明徹襲華皎，而周師出。九月，梁以華皎爲司空，遣兵二萬會周衛公直及明徹戰於沌口，明徹小艦先大艦，二師俱敗矣。皎奔江陵，程靈洗執其沔州刺史裴寬，齊大飢，冬十一月朔日食。

戊子二年，明徹進攻江陵，梁王出頓紀南，十旬水之不克乃還。秋七月，隨公楊忠卒，子堅嗣，其爲小宮伯也。護欲

史書

宋王 陳

夏

內之忠曰：「兩姑之間難爲婦。」冬十一月朔日食。始興不悅安成之專，頊殺之，以廢其主，曰：「與亂始爲讓而終篡矣。」齊上皇之祖也。士開秘之，黃門侍郎馮子琮曰：「於諸臣無更，必無二也。」焉用秘喪以起變。恒稜獠叛，周梁州長史趙文表討之，或請環攻曰：「是使之致死也。」獠請導曰：「路寬平，無用也。」則從險道入矣。獠失用，皆降。

高宗宣皇帝

己丑大建元年，周武帝九，齊主緯四，梁世宗七也。春正月，宣帝卽位，能以禮緩欲，亦篡代之善也。士開以接手胡太手，齊王之任不更而挾之行威，趙郡王叡觀之，且恐市

亂太后鵠前殿而數之中所忌矣。鵠曰：王欺孤寡，奸臣援之，則謂叔有大凱而先剪君后之翼殺之矣。士開爲僕射，於是尚書令阿那肱領軍，韓長鸞皆升自東宮之佐也。穆提婆之侍中，以母陸令萱洽比於襁褓，故士開爲諸佞媒，則又母令萱爲之與。秋八月，廣州刺史歐陽紇反，討以章昭達。冬十二月，周齊公憲圍宜陽。

庚寅二年春正月，紇諂陽春太守洗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不惜汝而負國也，遂拒境迎昭達，以擒紇。宣帝封洗石龍太夫人，備刺史儀。昭達攻梁以周救還師。冬十月朔日食。周平越戍置西寧州。周齊久於宜陽，孝寬請城

史書

卷五

陳

事

汾北曰：其利害大，惟護迂之齊竟先焉。

辛卯三年春正月，斛律光遂城十三拓地五百，以敗周師。夏四月朔日食。六月，齊段韶克周定陽。斛律光取周四戍，虜千人，要勞軍而取惡。齊東平王儼上皇時介寵儒太子而志代立，故上皇祖而取疎，不戰也，而外出侍御史王子宜曰：士開且構間，儼使爲士開彈文以問焉。宗琮固思爲廢立，以示重，雜他奏進之，得可而士開斬矣。不已，而以京軍三千屯千秋，聲誅令萱提婆，齊主誅其抗命，將授甲矣。斛律光至，曰：交手亂矣。登千秋門，則衆散，就謂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引謂齊王稍長，必不然也，故當時。

誅止宜琮，惟光善處兄弟間也。九月，儼卒，死令萱讒。冬十月，齊幽其太后胡，著於以僧爲尼。十二月，周與梁基平。

壬辰四年春三月朔日食。武帝志定而龍用繁佑正，然後計自中禁定，授家人酒，譴率以謁太后。若諫過飲也者，讀聞，王延擊護，踣衛公，並躍而斬之，主誅護者也。巨慈去而民定者，遲之矣。衛周而至德已著人之心也，護狠而不足於略，故齊駕周。武帝親疏則主滅齊，齊備亡疎不亡者，斛律氏爲柱石臣，祖延蒙而惡詆穆提婆，以有不獲於光，而與延同伐，韋孝寬問之，語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

史書

卷五

陳

事

安高山不推自崩，樹木不扶自舉，延續育老翁，肯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以奏後主，而加解焉。光遂受謀反誅，周爲大赦，知齊必折爲已有也。以斛律氏滅也，延既害光，復計逐高元海，專執齊政而威重於主。周使杜杲合從圖齊。秋九月朔日食。突厥以周齊競和親，而得驕曰：兩兒常考分東西可汗。

癸巳五年春三月，周太子獻白鹿，武帝訓之在德，是時周陳治而齊亂，然先發難後起之任勞，故齊雖負必亡之勢，宣帝言伐而謀多未協也。帝曰：吾已決夏四月，吳明徹帥師，裴忌監之，以伐齊。黃法範別出歷陽，齊固畏周西乘，不

敢出頓各遣救而已趙彥深以爲數千以下適充敵餌專
委王琳以淮南令召募足相當不必更遣矣不得之齊王
謂源文宗事去矣尉破胡當吳明徹大力前隊冠以射胡
蕭摩訶殺斃射胡連斬大力則齊師大敗法耗亦戰勝瓦
梁而合肥歷陽高唐齊昌瓜步胡墅皆降王琳從破胡之
敗赴壽陽則後矣六月克齊溝口淮陽沐陽七月西
陽太守周吳遇救齊昌之師於巴斬設陳破其後以克巴
州明徹襲潰壽陽於未固降自山陽盱眙至於馬頭楚子
周太子斌昵宵人九月妃隨公堅如左官正宇文孝伯
曰不妙選正人恐悔無及也丞樂運曰譬如齊桓豎刁輔

史書

卷五

五

而亂也武帝爲嚴宮官太子不悅冬十月齊王將走晉
陽用韓長鸞言斬連名諫者爲欲反張雕與焉雕初以祭
酒授經中希寵而不已其抗論以及君子是以決失其經
者無權相時擇君行道之經也壽陽灌漑齊救達三十
里而不進明徹曰明齊之不敵進矣遂拔壽陽琳斬惟齊
亦以爲梁忠臣也齊乃臨河而築而周河北之圖固先之
矣
甲午六年春正月周進同姓王爵二月朔日食齊朔
州行臺高思好舉兵曰入除君側之惡敗而赴水則麾下
並死夏五月周廢佛道教毀淫祠立通道觀鑄五行大

布泉秋七月武帝如雲陽尉遲運輔太子守衛王直焚
肅章門即積薪灌油以爲守

乙未七年春二月朔日食齊以周邊積戍而加守于翼
曰解嚴繼好懈之可一舉取也韋孝寬乘陳繁疏平齊三
策開府伊婁謙曰齊沈溺倡優耽昏曲藥其折衝之將已
斃於讒上下離心莫我禦也已三月使之觀臺爲雷蓋武
帝定謀齊王憲內史王誼驛問于翼者三舉朝莫知也秋
七月初下詔伐齊先於河陽宇文弼趙熙鮑弘皆以不如
汾陽所不備也洛得之而弗守八月入齊境伐樹犯稼者
斬拔河陽大城而還稱疾再駕計定故還息以伏也陳

史書

卷五

五

敗齊師於呂梁冬十二月朔日食
丙申八年春正月周太子贊伐吐谷渾夏六月朔日食
周師還大將軍王軌言其多失也武帝杖策黜所寵鄭
譯王端軌言愈進曰臣不存身討矣因言普六茹堅相之
非人臣也武帝曰必天命無若何矣然漢王次長亦匪才
帝年亦可有待故未下變易或以此也師觀河陽決齊
之必亡也乃出北道曰晉書
克也勝形以臨鄴齊舉矣天下可混同也至晉州于陽
齊王以馮淑妃獵天池丞相阿那肱曰小事不足妨行樂
也十一月始以大軍至則周王委守林梁士彥而去矣以

耗其鋒堅城之下。還長安之明日。則復出。蓋齊之盡銳者。匪月矣。十二月。周師至。置陣二十里。蓋蓄全鋒而必勝一戰者。齊禦之。顧與淑妃並騎觀兵。東偏小却。而婢怖曰。敗矣。穆提婆以齊王奔高梁。師遂大潰。全軍而還者。獨安定王延宗。周主入平陽。梁士彥曰。攻其懼。勢必舉。遂追齊師。諸將固請西還。武帝曰。縱敵患生。我將獨往。齊王入晉陽。欲遂奔突厥。周師至。乃以延宗爲并州。夜斬門出。以從官不至。還向鄴。穆提婆奔周。寵之以招降。延宗收齊衆。爲賜執手。以發士心。故拒戰無前。周主入其東門。左右略盡。而謀通明日復戰。則克之。蓋齊衆久虐於凶殘。偶煦延宗而思感。更念不勝昔之怨毒矣。延宗就擒。武帝曰。非有怨也。但爲百姓耳。以齊積充將士賜。齊主入鄴。廣寧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潛趨并州。自將京畿兵。鼓行逆戰。乃用望氣者言。

史書

卷五

周陳

五

丁酉九年春正月朔。傳位於太子恒。莫多婁敬顯相願謀斬高阿那肱。立廣寧。不果。孝珩不獲拒周師。曰。畏我反耶。若孝珩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及亦奚預國家事。竟見沮。而出滄州。相願斫柱曰。事去矣。周師圍鄴。齊王緯走。遂入之。賁慕容三藏之後降。而斬莫多婁敬顯。責之三罪。姚伯子曰。敬顯卽有罪。未若穆提阿那肱之甚也。阿那肱

復嚮齊王。引周追。而紿緯曰。橋斷矣。故尉遲勤得及。而獲緯也。恒也。太后胡也。齊亡。分據二十有七年。齊王入。猶待以賓禮。旌斛律光。錄其後。曰。使光在。吾安得至此。就見博士熊安生。訪李德以齊事。皆與主之思也。盡毀園臺。以瓦木爲民賜。二月。廣寧任城起兵。信都。周齊王憲擊而執之。義其志。圖匡復。歸滑妻子。而爲孝珩傳藥。憲多大略。芻牧不擾。齊人望而輸服。齊長史趙穆。迎范陽王紹義於馬邑。應幾三百城。南圖而北復爲周守。乃奔突厥。於是齊城未下者。獨東雍。傳伏。營州高寶寧。是時。齊天下四之一也。陳且披其十州。得戶至三百萬。過倍三國之全數矣。戈習而民不驚。戰餘卽息機也。何也。勇怯之勢。勝負之數。不爲虛聲。誓而先竄。則敵戰猶市人之鬪耳。是以其生日繁。梁世宗朝。周享用。周禮上公。武帝酣弄。歸起舞。曰。陛下親撫五絃。臣敢同百獸。分設陳州郡總管府。詔舉明經幹治二人。士有不羣。更越其數。傳伏降周。夏四月。周俘飲令溫。公緯起舞。延宗悲欲死。司馬光曰。周高祖善處勝。而愈儉。五月。毀宮之麗。曰。護所爲也。事踰清廟。嚴爲衣製。機杼所成。存素九種。秋八月。定權衡度量。後宮故省也。后妃世婦御妻。猶儉九人。姚伯子曰。論天下者。富隋蓋基於帝。宣帝逸。周師以拾敝。未悟其在街中也。冬十

史書

卷五

周陳

五

月猶思啓疆於徐充吳明徽北侵至呂梁破梁士彥而圍之蔡景歷曰師老將驕勿窮遠略也以沮衆免削周族故齊王緯曰與穆婆提反稽胡拾齊甲欲反十一月齊王憲討降曠日食周頒刑書要制盜賊匹正長隱丁五地頃死十二月徙并州軍民於關中高紹義稱帝實寧勸之突厥助之

戊戌十年春二月陳圓彭城環舟王軌據淮口築長圍沉鎖輪救之蕭摩訶請及擊其兩端不然且爲虜明徽不從旬日水路斷周兵益至摩訶請鐵騎後馳以全退師明徽以大將宜後騎發然後決堰礙輪清水矣故獲而摩訶軍

史書

宋主

職

集

全然明微之執義小矣初毛喜諫勝鋒難擢寢兵結姪以撫新附得算多矣及賧乃謂喜言驗而復景歷夏五月武帝伐突厥停疾雲陽宮驛召宇文孝伯付之後事而還六月沮智勇而沉近古罕麗也假年副其混一之謨治法當於隋唐有加太子宣帝贊立不德遂縱也捫杖痕恨晚喪葬不踰月也速古逞奢閼色以蒸妾政鄭譯使殺齊王憲姚伯子曰贊即忌憲發何斯之速也豈武帝有社稷長詐謀法明帝之及弟而未定與果惟忌誅當緩王軌已閏月高紹誼入幽州范陽盧昌期迎之東平公神舉討擒昌期乃還據和龍秋七月隨公堅上柱國大司馬時女

后矣九月宣帝盟羣臣於婁湖班及四方以上下相警戒冬十一月突厥寇周

已亥十一年周宣帝之元作刑經聖制其重督民爲身多愆而錯諫口也小過是伺而裨政乃皆得從其欲數色不已酒酒縱樂廢朝矣樂運與觀陳其八失曰不茲革以不血食將殺之元巖婉謂曰殺成臣名容昭君度也而免

二月周治洛陽宮爲東京殺王軌宇文孝伯尉遲運正臣亡周之精神掉矣軌在徐待死曰令千載知吾心和突厥飾以千金公主周宣爲傳位太子闡以鳴驤而稱天元居天臺播其虐以爲天杖天帝天后自尊大也闡

史書

宋主

職

集

稱帝而故東官夏五月周諸王皆就國隨公堅曰翦翦矣能及遠哉秋七月用大貨六銖錢冬十一月周行軍元帥韋孝寬克壽陽及廣陵於是盡取江北地陳得爲周假守者猶幸武帝之促齡也周鑄永通萬國一當千長沙王叔堅不能於周法尙奔周庚子十二年周靜帝闡之一天元並立五后矣忌隨公堅以不協天后召而殺之不果堅圖全於鄭譯夏五月譯遣伐陳堅以楊州總管爲元帥未行而天元不豫召御正劉昉顏之儀而瘖不能言矣昉見周單微而堅重名奇相素稱遂與譯及御史大夫柳裘韋謏皇甫績之屬緣后父之

義引堅視疾。天元殂，矯堅知中外兵馬事。之儀不畧。曰：宜在宗英，堅索璽徵趙陳越代滕之儀不授。曰：此天子之令也。出之儀西邊，堅猶以民望云。李德林、楊惠、盧賁、高規、韋孝寬相繼爲堅效用。德林請堅大丞相假黃鉞，以壓衆心。卽府正陽宮。上士賁、士武、潛部伍仗衛。挾公卿百官而納之。卽典丞相府宿衛，俱附麗者，皆近官。時禁中獨有漢王贊、昉飾妓誘之而卽出。堅不下禁省，而權一矣。贊雖失道，邑烈未沫，人情去舊，何易哉！不靖之習染深，非真主久其位，不能革蕩志而忠愛之蒂也。堅解苛爲寬，躬履節儉，遂獲中外之心。獨孤夫人曰：騎虎之勢，不可下矣。問天時人

史書

卷五

陳

夏

事於庾季才曰：此符有定，革命以決。憚者獨尉遲迴，名重泰時，功成開蜀，自相州以會，蔡召之。迴謂文武士民，堅必爲周不利，吾將從諸公討之。奉趙王少子而舉兵，代相者，韋孝寬聞而西走。堅卽使以行軍元帥擊迴。畢王賢以謀堅死。秋七月，突厥執高紹義歸周，入千金公主之賂也。尉遲勤應迴以青州。其弟子也。二州屬郡十餘，旁且義附，故遂能取建路。圍恒沂，拔曹毫。迴招李穆於并州。其子士榮以天下精兵可從，迴立功也。顧獻堅慰斗，金幣十三，錄其兄子榮，亦以懷州附堅。求嘗不歎闔門富貴，無補國難。司馬消難以卽州應迴。堅加都督中外諸

軍事。趙王招設享，謀刺刀於削爪。元胄覺之，以堅出。周之諸王相繼死，謀反矣。孝寬迂迴軍於武陟，沁漲與尉遲惇隔水而壁，誘騰受金。鄭譯請堅遣代李德林，曰：臨敵易將，敗也。議監高規任之以往。德林自是預措置，譯昉以疎。八月，卽州降陳，宣帝遣援。王謙起兵於益州，梁睿亦以當代將。柳莊奉梁書入周，堅謂江陵蒙眷，共保歲寒，使旋爲梁決計。事隨曰：迴已施楊氏，且移周祚。頰至上，流蹲土狗而橋沁，彼已之制勝，惟橋之以矣。設火棧，小却致半渡而焚橋，此惇之用誘也。乃土狗挂之全濟而後焚橋，且爲退者絕慮。惇布陳廿里，一退不及埒，頰以背水死。

史書

卷五

陳

夏

士擊之敗矣。進至鄴，迴勤皆相，當衆幾二十萬。孝寬之士不能而却，乃矢石之所及，羣聚雜處，以觀戰勝。人狎於兵，則畏忘而常事視之。宇文忻之奇以出矣。射走觀者，沸爲迴軍走乘焉。乃真敗矣。迴死鄴城，孝寬悉定關東。周無堅敵者矣。梁世宗喜得柳莊言。司馬消難來奔，卽復爲周。隨世子勇以洛州總管撫舊齊。冬十月初日食。王謙敗死。十二月，堅爲相國，進爵隨王。九錫殺諸王殆盡。周稱天王於丁丑，至亡爲二十五年。隋一天下，雖在九年，然代周後則土莫廣而有必合之勢，故以紀年備一代之始末。

卷之五終

史書卷之六

貴池吳應箕次尾受 休寧姚伯子允明

隋

高祖文皇帝

開皇元年春二月隋王廢靜帝而篡周朝臣勸進則更季才爲之首未聞有死節者也獨竇毅女襄陽公主出也以不得救舅氏投牀長適唐公淵實生世民改周六官從漢魏之舊於是有三師三公五省二臺十一寺十二府以分司統職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勛官以酬勤勞特進至朝散七等散官以爲加授改侍中爲納言僕射高頴兼

史書

卷六

隋高祖

一

之虞慶則李德林內史監令尊隨公忠武元帝太子勇晉王廣齊王俊越王秀漢王諒皆獨孤后生也后權數不下於帝故德合而愛獨至官稱二聖朝則方輦止閭偵政事而商得失有司奏命婦命自王后止之爲懸預政之漸也私固不及其親惟帝謂后前世所以亡唯並后奪嫡而不知禍機多變終有不可豫料者廢周帝爲介公改太后樂平公主虞慶則獻言太祖子孫無遺者矣李德林以固爭而位不遷蘇綽之子威少則屏居辭榮用高頴薦見帝丞相府相悅而遣帝曰其不欲預吾事也既易代矣乃以太子少保徵續考功爲郅公領納言三月謀并

江南自將高頴而賀若弼韓擒虎總管吳越蘇威請滅賦後曰先公遺憾於制周以非平世法也朝政民利引爲已任逢盛怒以諫殺三拒拂衣而不止帝乃謂朝臣威非我莫言我非威言莫行也楊素才辨至斟酌古今助我宣化則惟威威頴治隋初舊臣忌之欲替而使張寶盧貴帝除寶貴名威獻先臣有言讀孝經足以立身治國矣夏五月弒周靜帝秋七月黃袍以朝其色下達天子之異惟帶十三銀八月吐谷渾寇涼州九月以蜀王秀爲益州總管高頴爲軍侵陳鑄五銖猶積千而重四斤二兩鄭譯別居其母除名而賜之孝經冬十月初行新

史書

卷六

隋高祖

二

律笞杖徒流大辟絞斬而已非謀叛無族益輕而衷也故代因於今枷杖有式考掠有數訟不理於州郡詣闕得達其讐治尙良吏梁彥光以岐州奏最優褒美新豐令房恭懿政茂三輔朝謁則前而訪之謂朝集使體國養民所宜師也擢刺海州千金公主傷中國無義舉也自突厥興問罪之師合高寶寧以伐隋時突厥五分矣沙鉢略特居中受統爾奉車都尉長孫晟知虜情於送公主也上書曰通使玷厥說合汗邏沙鉢略有右地之虞且突利設處羅侯臣而貳引以連溪霄左方又分備矣帝用賜玷厥狼藉晟道奚霄內附處羅故離強合弱交遠攻近豐其瑕虜可

御矣。

二年春正月陳宣帝殂之十四年也始興王叔陵乘太子叔寶俯哀而刃之刀奪於長沙王叔堅皆侍疾者也蕭摩訶誅亂及於新安王伯固黨惡者也為周以孤亡也置晉王廣河北秦王俊河南及蜀皆行臺方面僚佐之選若晉府之王詔李雄蜀之元巖前朝骨鯁也詔巖處王之過必持之正其謹始未嘗不盡謀也陳後主立使請和高類曰禮不伐喪而還師五月突厥入自平州蓋五可汗悉發控弦四十萬帝夜議遽狹長安耳旦則使季才進言以天文且謂歷漢至今水不宜人矣定新都龍首山

史書

卷六

隋高祖

三

冬太子勇屯咸陽十二月慶則屯弘化備突厥也達奚長儒獨遇諸周槃三日十四戰殺傷過當然慶則不出救諸屯則並敗故自五威至於延安六畜咸盡欲南而卒退者長孫晟之策行也玷厥先還染干許可汗曰戮勒襲牙梁女入為晉王妃以罷江陵總管叔堅主決驕縱三年春正月陳後主出之江州其至德元年也二月朔日食三月遷於新都令成丁二十一役歲二十日絹調二丈酒鹽之禁皆弛牛弘啓求遺書詔卷練匹夏吐谷渾寇臨洮伐突厥詔曰周齊厚歛以惠豺狼而不改噬焉用奉賊以剝民也吾今阜其民而厚奉戰士可制勝

矣命衛爽為行軍元帥出塞擊之遇諸白道總管李允曰

沮勝可襲也與李徹掩擊而大破之沙鉢略遁虜絕食糧骨陰壽擊斬高寶寧和龍以平郢州叛降弗納命左右僕射分判六部民部度支更也刑部都官更也寶榮定出涼州五月遇阿波而屢捷乃約選壯決勝史萬歲時阿波惶惶自效胡出壯騎萬歲對而斬之長孫晟在寶軍間言阿波之敗將為沙鉢略圖也玷厥內附沙鉢略不能制連結以依天子矣阿波遣使隨晟入朝牙襲於沙鉢略乃奔玷厥稍復故部則仇視矣貪汙地勒察合之與沙鉢略攻而不已各請和求援不獲許也晟之制亦當突厥之分也六月李崇自幽州拒突厥轉圍十餘日三千騎盡突陣死秋八月朔日食州郡繁於設險隋州踰二百郡且倍差民用不堪於供冬十一月用蘇威楊尚希言罷郡以州統縣置律博士獻奏歲斷以萬帝傷其法之猶嚴也文帝勵精忘食或為煩碎之譏御史柳或疏及之姚伯子曰治於勤敗於逸天子至於庶人古今達理也耳目心思人同不獨增聖者無空其用耳帝孜孜民事由人臣得國以至有天下之全而登諸富庶勤治哉思以取骨肉之殘由蔽不由勤也始皇勤在殺人乃取惡君子以况傳餐之文皇失其類矣或疏別及罷元宵燈勳貴不開不

史書

卷六

隋高祖

四

任治帝則從之。漕置瀕河之倉，衛有黎，陝有常平，華有廣通，遞休以達。

四年春正月朔日食。梁來朝。頒甲子曆，日乃食晦。

二月，玷厥降。夏四月，敗吐谷渾。六月，作廣通渠。大典

引渭至於潼關。帝厭艷辭之失真，詔實錄姚伯子曰：夫

文聖人以達天下，傳其法遺之後世，非以競靡也。六經左

史，聖三五秦漢之故而已。艷始辭賦，相摹爲文，日增其麗。

以至東漢，質斯雕矣。波陳隋而旨竟不屬，敝極誠宜振也。

式頒御史李諤之章，雖未離靡，然自上見指矣。故歷唐而

文以升。和親成，千金公主更姓沙鉢略，督拜而稱臣。

史書

卷六

隋高祖

五

冬十月，使如陳，戒勿尚辭以折。陳後主醉多醒少，自太

子時也。君臣以酒娛，而色之盡尤張貴妃麗華。生子深而

妓也。孔貴嬪副之，故後宮引而之艷，狃於和而忘北，虞則

修宮室以居逸，臨春結綺望仙，張孔分閣，複道通也。江總

儋宰相於狎客。孔範以貴嬪同姓而兄弟結之，學士十餘

而女錯男，故宮朝之唱和通也。後主惡聞過，孔範巧文諫

臣用以死。陳民於孔範施文慶之徒，思刺刃矣。文慶才而

媚用之，心計必薦倍賦，惟主欲足，故羣小牽至，人亡國自

效也。範矜而輕武人，輕奪其兵配文吏以解戰士之體。

五年春正月朔日食。頒五禮。夏五月，置社倉，民所義

輸故積於近而易施，度支尚書長孫平之奏也。貌閭戶口，

作輪籍法以防容隱。梁世宗殂，子琮立。世宗孝慈儉約，

久其位而境安。阿波盡附西胡而寢彊，曰西突厥。契丹

又爲沙鉢略西虞使告急，晉王廣出援，則籍其聲而西破

然阿拔國襲其虛矣。隋救兵敗之，無所利焉。沙鉢略歎大

隋真皇帝奉約，積爲界。秋八月，遣入朝貢獻，自是不絕。

梁襲陳公安，不克。帝恐其輕用衆也，復置江陵總管。

六年春正月，党項降。頒曆於突厥。二月，制刺史歲朝

考課。宇文忻劉昉謀反，覺誅。帝素服，命百官射所籍以

致戒。吐谷渾夸呂位百年，太子以屢更立者不自定已。

史書

卷六

隋高祖

六

鬼王訶以其部降，而請兵。帝謝使者而訓之曰：普天之下，

皆朕臣，各爲善，稱朕心也。忠孝者，臣子之法，吾以爲教。遣

兵是助逆也。姚伯子以善帝有王度焉，煬盈惡而償宗。秦

隋遂以同誼亦寬矣哉。若煬者，合始皇二世而一之者也。

七年春正月，制州歲貢士三人。二月，開山陽瀆。處羅

侯以代沙鉢略，名莫何可汗，用隋旗鼓，擊擒波阿，請生死

之命。長孫晟曰：阿波不負國家，且兩存者，御夷之道得不

減。夏五月朔日食。徵梁入朝，既發矣。梁人爲崔弘度

之戍爲襲已也。蕭巖暨獻爲陳降。秋九月，陳荊州赴之，乃

廢梁國，改琮莒公。昭明之嫡，雖以讒廢，然綱繹方智，相繼

墜命登歸琮。存祀江陵三十餘年。先陳亡者二歲。爾以蕭后故。爵祿獨豐。初弔陳宣帝之喪。復書辭。矜楊素以爲辱。而請死。高祖策平陳。謂江南早熟。地卑。穡事可虛。聲耗粟不害。而舍屯密使。焚矣。帝志息戈。而未用也。受梁降。發其怒。冬十一月。如馮翊。祀故社。與李德林定策。乃謂頴爲民父母。限一衣帶水。而不拯之乎。命作舟楫。柳江故覺之。曰。吾將顯行天誅也。且使或懼而知改。虢州刺史崔仲方曰。上流多張。武昌以下密營。乃莫知所禦矣。後主妖平湖開。寶佛寺爲厭。大市令張華。慨祖宗艱難。而沉湎荒淫。墜厥緒也。以死大諫。

史書

卷六

隋高祖

七

八年春三月。下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險。劫奪閭閻。驅迫內外。窮奢極侈。俾晝作夜。軌直言之臣。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君子潛迷。小人得志。重以背德。違言。搖蕩疆場。是用出師。永清吳越。夏。後主以深易太子。胤將遂更后位。迫於國亡。冬十月。置淮南行省。晉王廣尚書令。以節度諸將。命於太廟。兵五十萬。秦王俊出襄陽。清河公楊素出永安。上流之師也。高祖王詔。使晉王出六合。韓擒虎出廬州。賀若弼出廣陵。頴以問。卽中薛道衡對曰。分王三百。而合郭璞云。天道也。人事固已決矣。陳甲不過十萬。自巫峽至於滄海。分則勢懸。而力不足。救聚

守而遺者多矣。弼日見濟形而不渡。陳人玩之。周羅喉督拒上流。楊素渡三峽。俘陳艘而遣之。遂順流。則上流阻。隋兵而不掉矣。諸將請京口采石。各置銳兵五千。金翅二百。上下爲防。阻於施文慶。沈客卿。後主旣徂。王氣孔範曰。天塹不能飛渡。

九年。陳後主禎明之三年也。春正月。朔賀若弼韓擒虎異地而並濟。蓋乘守者之醜。舉莫有知。陳方議守禦。則克京口。克姑孰。東西蹴而進。擒虎據鍾山。弼屯新林。已逼矣。施文慶於是時也。猶格啓。請惡人之或有功也。是以蕭摩訶請掩其初至。任忠之言曰。清野以饑遠。完守以待救。精兵

史書

卷六

隋高祖

八

徑掩六合。聲斷徐州。爲必解之勢。而皆不省矣。一日。忽命戰置陣二十里。而並敵兩軍。勝敗故不相聞也。晉廣達直弼。而任忠樊毅孔範摩訶與擒虎遇。以次而北。弼師數却。縱煙自隱。任忠已引擒虎入朱雀門。得叔寶。晉井中矣。廣達自白土轉戰。至樂遊苑。日暮始就擒。不知國之已亡也。弼入聞擒虎得叔寶。而不平。相詢至於挺刃。且欲再令叔寶作降箋。二人之功罪具見矣。然行軍皆有律。未嘗妄殺掠也。陳四帝三十二年。地半宋梁。強弱已分。亡勢况無道以速之。晉王入。誅五佞以謝陳人。文慶爲首。屬弼吏將誅違令。驛召並褒賜。高祖斬張麗華。故違晉王之屬。

高祖基發僧辨子王頌也以報其家仇。許善心聘於兵出而畱命之告亡。裴服成禮除散騎常侍而含哀從事。帝顧能懷舊君則我之誠臣也。羅喉聞陳亡解甲詣軍門。上流先發而功後仲方之策也以進軍爲奇正也。遣巡撫陳州郡。二月置鄉長里正百家爲里里五而鄉長正得治其訟李德林非之。以繫自起斬蕭巖巖。麗暉略地至湘州刺史岳陽王叔慎也集僚吏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有涕者遂與侯正理卽以劫衆盟曰在今日矣縱其無成猶見臣節以誘殺暉赴義者衛守樊通武刺鄒居業薛冑以除刺史至皆敗死。韋洸安撫嶺南豫章太守

史書

卷六 隋高祖

九

徐澄拒諸南康猶爲陳守也晉王以叔寶書遺高涼夫人馮魂迎沈而澄以死衛州司馬任瓌謀立陳氏以無與棄官何忠臣之不絕也豈文宣繼治而叔寶惡止敗度未播虐厲以大惡於民與陳地旣平夷其城郭宮室置蔣州夏四月陳俘至叔寶預宴而乞官帝曰人有全無心肝者一石日飲而常酣又以其亡國者免身魯廣達不療疾而卒陳功爭帝前弼曰力戰蔣山當其難擒虎曰金陵朕叔寶執而後弼夕至帝使與頰素皆以上勳進爵將及德林頰以諸將憤惋沮時蘇威於德林亦不悅也復陳境投孔範王瑳王儀沈攸於四裔皆佞以亡陳者也然江總

則並哀憲任忠蕭摩訶開府儀同三司詔停罷戎旅軍器毀及田伏秋七月請封禪不許初鄭譯請正樂隋初博士何妥與議及太平牛弘祭酒辛彦之有年矣譯推胡人琵琶演十二均八十四調謂樂皆乖越爲應聲以和七音蘇威子夔從譯共定累黍異同之爭從樂始矣何妥試樂始奏黃鍾而帝善遂一宮成律樂工萬寶常曰亡國之音也寶常律取水尺雅淡而時尚不在亦以譯夔拂也及平陳復器工而歎夏聲冬十二月詔牛弘許善心姚察虞世基雜定雅樂

史書

卷六 隋高祖

十

十年春二月奉使者言鄉正之愛以成黨賄以成私之爲民害也令廢之李德林曰始置而遽易非所以治故政戒紛更帝曰欲王莽我耶出諸湖州而卒夏五月詔軍人悉屬州縣姚伯子曰分於民矣而合治焉制軍之次善也六月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世族駕寒門江南所以貧弱而見弁也然安積失者難驟更帝一更而來之階亂已蘇威復使誦其五魏訛言隨之繁興州郡思亂者成羣蘇之高智慧越之沈玄愴衆至數萬置官攻州縣冬十月楊素以行臺總管擊斬諸浙江來護見先輕舸焚其營大軍乘之也史萬歲分兵平餘十旬無聲汲得竹中書踰嶺越海溪洞之功不勝數矣沈夫人亦定功嶺表素諂上而

殘下。然多權略。用彊隋之兵。好殺以示整。退者無赦。士不得已皆致死。則微功必錄。帝寵獨隆。幕府無敢問者。故得以信賞輔其必罰。而成名將。要其用心。不仁甚哉。番禺夷亂。圍廣州。殺韋洸。洸夫人復定之。冊譙國。開幕府。賜臨振爲湯沐。夫人有功。梁時歷陳隋爲南服鎮。三庫示其子孫。以無忘其忠順。循吏之概。并州辛公義以訟者露處。劉曠令平鄉。獄草滿庭。

十一年春二月晦日食。何蘇不相能以議樂。

十二年秋七月。安傾朝士爲朋黨。蘇威免官。除名及於盧愷。薛道衡。名士相緣得罪。蓋百餘人也。愷爲吏部。甄別士

史書

卷六

隋高祖

十一

流故亦以取忌。晦日食。八月詔諸州死罪。移大理奏裁。冬十二月。賀若弼不平楊素之爲僕射也。曰。二相惟任嚼飯以下獄。府藏皆溢。更辟左藏。帝曰。寧積於人。乃免功調。減田租。戶口歲增。則京輔三河。以人衆而地少。均田或有不能二十畝者矣。故井田之壞於季世。以生意之偏趨也。過而不能通。良法斯以壞矣。故聖在範圍天地。十三年春。作仁壽宮。楊素奏宇文愷封德彝監役。死嚴者萬數。禁藏讖緯。秋七月晦日食。三食晦矣。曆議以起。陳屏風頌於突厥。以觸大義。公主亡國之思。詩問而薄其賜。雍虞閭頗爲邊患。沙鉢略子也。長孫晟計使殺公主。

和藍突利皆請昏。晟曰。雍虞閭疆而無信。若介婦寵以微。歟。後更難圖已。染干再世誠然。招之南徙。可使捍雍虞閭。許婚突利。裴矩時有約於染干云。牛弘成何安之。誤爲上達。曰。既得旋宮法。悉銷毀前代金石。而作武舞。姚伯子謂以後世讎罪甚李斯之焚書。

十四年夏四月。萬寶常泣新聲曰。淫厲而荒。天下不久盡矣。則焚書而死。六月。以公廨之貨。奪民利。禁而給職田。

關中饑。民屑豆之食。雜糠。帝以示羣臣。爲絕酒肉者。椿秋八月。從民就洛食。老幼負擔。參厠仗衛。或助之歷險。

冬。詔高仁英。蕭瑄。陳叔寶。修其宗祀。官給器物。姚伯子曰。

史書

卷六

隋高祖

十二

於前代誠厚矣。乃以德以功以義。周何以不如齊也。介公。踏子孫遂無遺育。忌勝道厚。薄遠其心矣。盧賁除名。太子言。佐命功臣。且盡棄也。帝曰。皆反覆子也。昵於宣帝。而矯命及子。事定矣。不以靖其亂心。夫實自棄也已。十五年春正月。東巡。謝愨泰山以歲旱。三月。仁壽宮成。不悅於素之殫民力而結怨也。后至。則喜於娛老。夏六月。鑿底柱。焚貢文綾。敕盜邊糧升斬。詔文武官以四考受代。汴州刺史令狐熙。以考績最。賜帛三百。十六年夏六月。制工商不得仕進。秋八月。詔死罪。然後行刑。公主妻吐谷渾。

十七年春二月討平南寧羌。史萬歲也。納賂其酋以不果朝。桂州俚帥數反。王世績討且平。帝以命令狐熙也。熙去威示德。手教至而歸附。故州縣寄治者克還城邑。設學而華夷從化。帝仗而弘大體。其初政也。陳平而漸於嚴。迄楊素之安殘事之。束天下者殆不堪矣。急吏事。諸司皆得杖其屬盜之棄市。一錢也。閭閻斷往來而不能避法。吏治之嚴也。殿中率斬人曰。揮杖不楚。太理趙綽每抗法爭其不當。以免者衆矣。嘗爭戶部侍郎辛亶之無罪也。引斬解衣而使問焉。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太僕坐匿馬斬者千五百人。帝亦納屈突通諫而止。夏四月。頒新

史書

卷六

隋高祖

十三

曆。太史張胄玄証於日食而正甲子之失也。秋七月。桂州亂。帝顧虞慶則宰相上公。間亂無行意耶。秦王俊在并州。侈而多內。以酖於妬妃。徵而免官。惟楊素亦以罪薄罰重也。姚伯子曰。創業得算。於儉約。繼世究欲以驕奢。家庭志異而亂以生。故知造之難。而約之禮。則子者善矣。知勢之趨。唯裁其甚。則父者善矣。變通而不失其正。聖人弭亂之善術也。厚資安義。于突利。諭之南徙。居度斤舊鎮。都藍絕貢。亟掠然偵以突利而有備。慶則以南平還。長史趙什住入秦。以有私懼。誣之謀反。十二月。殺慶則。高麗治積爲拒守。璽書責而王湯卒。子元嗣爲遼東王。

十八年春二月。元帥鉢鞬寇遼西。營州總管章沖擊走之矣。帝怒小夷也。仲威以天下之力。漢王諒將兵三十萬。高頗爲之長史。周羅睺水軍。以伐之。夏出臨渝關。水潦泥運。軍以饑疫。舟師沒於海。風秋九月。徙還。而十喪其八九。小忿不抑。用啓亡國之胎。冬十二月。置行宮十二。爲仁壽道。憩。

史書

卷六

隋高祖

十四

鹿角爲騎陣。以引達頭。周羅睺擊其未整。亦以大捷。帝以尉遲妃死。妬單騎谷走高頗。及諸二十里。曰。以一婦人棄天下。后則銜之。易嫡端見。帝諷頗。而正對曰。長幼有序。頗固諫於伐遼。卒以無功還。后之譖。爲故實其言矣。六月。誅王世積。告變及頗。以交通免。且除名。國子祭酒。晉嘗語帝。素龔疎。威怯懦。惟頗可付社稷。遂以憂卒。帝責之也。冬十月。立突利爲啓民。可汙處之朔州。議討而都藍死。弒達頭。嗣曰。步迦晟曰。撫之可盡降也。招之渠干部。二十年春二月。下賀若弼獄。帝數其無上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夏四月。步迦犯塞。長孫晟討之。專飲流毒。而

夜遁遺獲。遇史萬歲。聞名以遠。引逐比入磧數百里。六月。秦王俊卒。怒餘除其子國。帝保儉。后錫妬皆身以爲律。太子勇寬仁坦中。其失愛也。不爲約以異雲。昭訓幸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成王筠。妃無子而疾卒。后則謂雲毒之。惡移及勇。而伺其過。晉王廣險衷。故黠規知后意。深掩蔽。著爲儉。求遂其不測。摧庶孽於萌芽。內意移矣。敬接朝士。外發聲名。來和爲帝視諸子。貴晉王。廣知內外歸心。以還鎮入離。故伏地流涕。發后怒。若東宮且醜已也。后故怒雲。遂表言。不使汝兄弟向雲。見前。飛固許之。易太子矣。司馬張衡郭衍。決策奪宗。宇文述曰。非素。無能移上意。史書 卷六 隋高祖 五

也使其弟楊約切素爲故太子切齒。何如爲新太子。銜恩素故凶殘。喜於建置樹德。遂任爲功。侍宴宮中。詆太子短。而譽晉王之克類也。廣固行賂東宮。羣小仰餌而騰口。太子動皆過矣。有所聞。素爲演之。無所聞。素爲造之。冬十月。勇廢。及其男女並庶人。十二月。天下地同震。在廣爲太子日也。素於廢置間。讒殺史萬歲。齊州叅軍王伽。送流囚脫枷鎖。停援卒。期期而畢集。帝爲赦其囚。而擢伽。姚伯子曰。此唐太宗所以有貞觀六年之舉也。然以歐陽脩之論。加之伽。則刻矣。太史令袁充。誣天獻媚於廣。立。則曰。太平日上。故書長帝用。

二十一年春。改仁壽工役。以日長加課。二月朔日食。夏五月。突厥九萬口來降。衛文昇以單騎降。平山獠自資刺爲遂州總管。二十二。年春三月。步迦掠啓民。楊素追還其獲。秋八月。獨孤后崩。太子憂樂二容。食置二器。其對帝者皆飾也。蜀王秀勇武。不平於太子之易也。素譖而徵之。至。則付獄。素治之。不法之事。是以具也。或有爲之者。免死。廢爲庶人。當時諫者。惟依違文義。不敢發素奸。以太子既定也。御史柳彧。嘗以事案素。陷之蜀獄。配戍懷遠。則違忤者。誅夷。附會者。進擢。朝廷。惟知有越公者。以寵隆於帝。尤挾太子之史書 卷六 隋高祖 六

重也。太理梁毗。謂不去素。必亂天下。盡言於封事。帝親詰之。對曰。太子蜀王罪廢之日。百僚憂恐。惟素楊眉奮肘。喜見顏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乃疎素。素故畏毗及柳述。述以尙蘭陵公主。爲兵部尙書。掌機密。二十三年。秋八月。幽州總管燕榮。以虐杖其屬。誅。代者甚焉。故涼法必至極弊也。守令以下。捫痛之不暇。而誰爲治。且人生其侮心。令乃玩已。故法律雖具。必有恥以爲之本。九月。置常平官。龍門王通。獻太平十二策。志治世也。不報。而後知違時者不行。教授河汾。終徵不起矣。擬論語春秋而著書。治唐名臣。若魏徵房玄齡杜如晦多出其門。

云高孝基謂玄齡如曉棟梁偉器皆有托焉玄齡知隋之必亡蓋未有功德不立而能長存者且任詐力而諸子驕吝不仁步伽西奔啓民收鐵勒僕骨之屬北歸

三十四年春正月帝疾於仁壽宮至秋而甚宣華陳夫人侍疾太子手書問楊素預防擬宮人送所條答之帝所覽之既悲宣華色異於更衣詰之情言乃以廣爲行詐矣道獨孤后之我誤也呼柳述元巖召故太子勇出寫敕書則廣素執之矣張衡入而帝崩猶以是夕成蒸而後發喪故以帝死弑者可信諸廣之不仁也然廣雖奪嫡敏慧有大功位號久定人既安之帝久疾而劇弑事遂隱當時乃

史書

卷下

隋高祖

七

矯高祖命殺故太子勇離述婚偕巖賤嶺南而卽位璽書徵漢王諒以起并州之兵諒以三兄就死亡知暫完終不復於兩立所處天下精兵繕治招通以待事者亦素矣其地自分陝汾河極海高齊之所以殲者遽舉兵曰楊素且反弑逆未正爲兄弟爭國之師義旣屈矣再主征伐實未親戎事五道遣將而身不在行軍及蒲遠召還遽迎斷河欲爲分齊計以爲楊素擒煬之食兄弟者旣盡更無所憚以天下弘其後十一月如洛以爲東京斬龍門達上洛發丁男數十萬是歲天下民戶九百萬

煬帝

大業元年春正月廢州總管府遣擊林邑曰多奇寶

三月營東京丁役二百萬實以富商大賈蓋選雋諸州顯仁宮成海內羅爲其奇材異石嘉木珍禽憶楊舊利迭

居則丁夫百萬渠開通濟引河入汴達泗淮而邦溝洞江

水之達也夾柳以爲御道離宮四十自長安逮於江都龍

州維艤蓋數萬以待幸夏四月劉方大破林邑五月

築西苑周二百里坊昆明而增後冬花綵著夜月騎幽

秋八月如江都龍舟所歷供味五百里後官飲而乘珍

契丹寇營州韋雲起以其信突厥也出其師曰易於柳城

遂大破虜遺之半獲西突厥竄居烏孫而與失鐵勒之

史書

卷下

隋煬帝

十

屬侯利發立莫何可汗而臣吾高昌附薛延陀於是爲小可汗

二年春新與服儀衛亦五十萬人以爲役其極之麗也課

羽毛則禽獸中斃耗者以盡秋七月制百官不以考增

級然吏部之權不專有黜陟憑賂若虞世基之參選事者

元德太子昭卒於是封燕王倓越王侗代王侑皆昭子

也始建進士科冬十月置洛口回洛倉洛口三千窖

回洛十其一窖皆八千石徵天下散樂角抵之戲以具

課其衣製則錦綵爲空蓋突厥啓民朝

三年春正月將以誇之請襲冠帶而大喜二月殺故長

寧王儼及其七弟。夏改州爲郡官制多更者。爲耀兵突厥鑿太行出榆林開御道三千里東達於薊高昌吐谷渾並朝行宮以宴胡更大宣其侈厚爲啓民賜。秋七月築長城發丁男百萬。殺太常高潁尚書宇文弼光祿賀若弼或有諫焉或有議焉皆以爲誹謗也蘇威之免諫長城八月至金河甲士五十萬以幸啓民之帳則可汗捧觴王侯袒割因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狂得意而不知返故無幅之欲天下不能供已。還至太原營晉陽宮備嬪御焉。裴矩以掌胡市獻西域圖曰國家誠汎蒙汜而越崑崙戎夏爲一矣且西傾至於西海橫亘三萬里珍寶斯產使以黃門侍郎復至張掖以招諸胡入朝增其中國敝。

史書

卷六

隋煬帝

五

四年春正月開永濟河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丁男不足役及婦人。三月倭國入貢。帝如五原巡長城行宮設六合板城警衛窮機械之巧。夏四月營汾陽宮置城造屋於萬戍以處啓民。鐵勒擊破吐谷渾宇文述迎之追拔曼頭赤水東西四千里皆郡縣置通西域也。

九月赤土入貢器用極珍麗是以遠招之南方。五年春三月西巡河右夏四月至焉支山是時方擊吐谷渾而西域爲裴矩誘致若高昌王麴伯雅之屬相帥就朝

者二十七國以其獻置西海河源郡管且末諸郡於是河源設鎮以命劉權夫開屯田捍禦吐谷渾西北諸郡先困轉輸矣。冬十一月還東都風雪及諸大斗行者死凍民部侍郎裴蘊嚴貌閱而進丁帝以笑前代無賢抑知助隋亡者皆其所謂賢乎蘊主獄事其才能使人主不用典六年春諸番朝正則自端門陳戲絲竹之列萬有八千昏以達旦示富樂耳而元宵之鬧相傳以永於世爲郵矣賜胡飲市而不索黠者或窺之指樹繒曰何若以衣形露之人郭衍謂帝五日一視朝無效高祖之勤苦乃有林亭曰客三席勤酬。流求不從招遣兵滅之。三月如江都王世充獻媚池臺鳥獸以領東都監。將爲會稽巡穿自京口達於餘杭廣可以橫龍舟。徵朝高麗不至。

史書

卷六

隋煬帝

六

七年春二月謀親征夏四月至臨朔宮徵天下兵會涿山東河南大水。冬十月底柱崩偃河逆流。以東征山東買馬置府爲鹿車之運六十萬人受米九十萬石徑險途遠則路糧竭之荒車至耳。東萊督運水中官吏且多腰蛆役民死勞死誅死病死餒故師未出動天下之兵矣進退不免羣聚而爲盜豪傑起而乘之以保鄉里圖非望則州郡並多竊據王薄稱知世郎長白山剽掠齊濟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避征戍者歸之平原豆子航爲羣盜

數劉霸道以任俠得遠近之依眾十餘萬實建德孫安祖
自漳南驍勇選建德爲二百長以安祖殺令遂謀起兵謂
丈夫不死則當立大功招集無賴爲羣盜於高雞泊時清
河高士達稱東海公與河曲張金稱皆已多聚建德家屬
誅乃歸士達爲其司兵傾身接物均勞逸於士卒

八年春正月分西突厥爲三部處羅嘗朝臨朔從幸賜號
易薩那問敵於庾質對曰命將則克夫兵機在速緩懼
損威不悅師出左右各十二軍戰士百二十萬步騎隊
團餽運者倍之三月師先渡者有勝遠城圍矣駕至顧
在引易薩那趨伯雅觀戰夏六月城欲下者數矣脩守於
待報平壤乃有來諷見之敗秋七月九軍大敗於薩水乃
命大還九月達東都初軍發糧給百日士畏重而埋路半
道有餒色故遇敗則不能拔而自全還者百不得一矣

張衡死誅而大言所事者之無望久活然後文帝之杖章
九年春正月復徵兵聚涿始募民爲驍果靈武白瑜連
突厥劫牧馬爲患於隴右故代王侑鎮西京刑部尚書衛
文昇輔之三月濟陰孟海公起據周橋復擊高麗置
守以越王侗民部尚書樊子蓋輔之齊郡丞張須陁敗
王薄於章丘是時名盜所至郡縣風靡獨須陁戰則必勝
心而身前行也羅士信見勇難上引置左右夏四

史書

卷六 隋書

主

月度遼攻守交疲於遼城初李弼之孫密以瞻視見異
免宿衛越公復奇之乘黃牛讀漢書也楊玄感以此定交
所游遂盡天下知名之士密謂玄感曰夾勝兩陣而懾敵
者公所長能驅策賢俊使人自效者惟密也素死帝曰在
者且族玄感是以蓄反志東伐督運黎陽故逗遛之軍食

第玄縱扈帝斛斯政故通謀召還爲遣乃詐言誅反者而
起兵旁州郡多置所親信懷州刺史唐禕逃歸河內乃選
運夫五千篙梢三千普衆以救民也密自長安至問計密
曰間天子之在遼扼咽入薊高麗必購其後糧盡衆潰旬
日成擒矣問其次曰急入關請更曰倍道襲東都但恐以
唐禕之告先吾固守將城上堅城以延天下之師矣玄感
竟用後策過城多攻拔又緩矣玄挺以前鋒攻河內禕且
拒且告越王爲守備故玄感至洛陽而不能入然詰軍門
自效者日以千數則窮虐之后大爲民棄故解懸駕說足
以爲之招也內史舍人韋福嗣遺書樊子蓋廢昏立明子
蓋不替其守玄感所遣方圍榮陽取虎牢衛文昇自關中
救至殺玄挺乃小却反書至遼東斛斯政奔高麗帝輕

軍委資而還宇文述屈突通乘傳西討秋七月餘杭劉
元進起兵三吳亡命爲聚通述兵至子蓋籍其勢以出攻
而玄感屢敗矣乃謀入關用鈍師虞後敵人天險頓堅城

史書

卷六 隋書

主

策已非得已也。食於永濟蹕者近矣。弘農太守蔡王智積
嘗聞而縻之。玄感畱攻密曰：「不急入關，進退無據矣。」三日
而後去，則追兵及之閭鄉。三敗而卒見殺者，負勇而密謀
拙也。則密之計入關及攻東都之利害，早已決矣。唐公
李淵於是爲弘化畱守，關右皆受徵發，既相識入忌，而酒
賂自晦。吳郡朱粲、晉陵管崇兵起，崇破官軍於楊子，收
其器械，衆至十萬。以玄感誅者三萬人，帝以從亂而惡
在人之多也，受米者皆與坑。劉元進僭號於吳，蓋玄感
敗而變崇推之，昆陵東陽會稽義烏多執長吏以應，冬乃
遣吐萬緒。李密亡命見獲，醉使者而逸。十一月，元進

史書

宋本 隋煬帝

三

攻丹陽，萬緒持之斬管崇而不能殺其勢，請休士待春，以
怯懦徵矣。王世充代貪而無信，既敗殺元進，變誓不死，以
誘降得歸首三萬，利其子女玉帛，而悉坑之餘，黨畏虐自
堅，相尋及於隋亡。杜伏威以盜起，轉掠淮南，畱守遺討，
誘而焚諸葭葦。

十年春二月，猶復徵兵伐高麗，無敢諫者，以帝懷也。苟有
諫，必死，故決策知亡，惟順以言。李弘芝稱唐王於扶風。
二月，至涿，士多道亡矣。秋七月，至懷遠，徵兵亦復不至。
帝威已衰，故來護見戰勝，卑衿將趨平壤，高麗以斛斯政
爲降班師矣。或抄駕後取飛黃，接轂並敵國而遼東哉。

冬十月，還西京。十二月，將如東都。太史令庾質諫止，關中
殺之而行。張須陁降左孝友之衆十萬，功遷河南捕討
使，討盧明月於祝阿。師寡糧且竭，則設伏而退。明月悉衆
以追，羅士信、秦叔寶、白韋中逆焚其營矣。還救須陁，衷而
破之。

史書

宋本 隋煬帝

五

十一年春二月，詔村塢築城。上谷王須拔、魏刀兒兵起，
連突厥而寇燕趙。郕公李渾以識死疑結而近似，皆爲
尤矣。孔雀集朝堂，高德儒稱賀爲驚至。夏四月，如汾
陽宮。唐公於是，以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承制，擊破母端
兒龍門。裴矩又以分弱突厥，開怨於始畢，而不朝。秋八
月，北巡，襲之者十萬，騎急入保雁門，爲胡圍矣。矢及御前，
泣而目腫，始采羣言止東戈。巡將士而撫之用，官爵勸城
守，間使義成諸郡以詔募兵，相次來援。李世民應募，隸屯
衛將軍定興。時年十六，卽出奇曰：「始畢敢圍天子，謂我倉
卒不能赴援也。」晝引旌旗，夜多鉦鼓，相應不絕，且畏而遁
矣。會公主以北邊急召，圍解，始畢去而驕，懷還諱敗，重掩
以甚其不令。還至太原，蘇威請入關，宇文述曰：「且道洛
陽可自潼關入也。」冬十月，至東都，議復遼征，而發怒以出。
蕭瑀、楊子崇皆有功於退突厥者。李自通自長白渡淮，
合於杜伏威而逃。既破於來整，乃收兵廣陵。朱粲以縣

佐吏亡命。掠江沔山南。所過。噍類無遺。樊子蓋擊破盤陀。皆塢壘焚聚者。愈衆。十二月。唐公代降者引而親之。乃散。

十二年春正月。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遣討。作毘陵宮。三月。宴羣臣於西苑。水嬉集木事之巧。張金稱陷平恩。民無孑遺。夏四月。大業殿火。走匿草間。帝外。疆而中實怯。眠則驚賊。五月朔。日食既。甄翟兒攻太原。斬將軍潘長文。魏刀兒別也。帝問盜。宇文述曰。漸少。蘇威曰。患漸近耳。向據長白山。今在汜水。且租賦丁役之不至。惟人化為盜也。以除名。秋七月。江都更造龍舟。至。

史書

宋本

隋煬帝

王

趙之才曰。願幸京師。以安兆庶。屬之才吏。嗣諫者皆殺矣。冬十月。宇文述卒。擢其子化及屯衛將軍。智及將作少監。李密三捕三脫。持取天下策。徧謁諸盜。翟讓掠舟汴水。部有單雄信。徐世勣之屬。密爲之說。令小盜時天下皆知李繼楊又異密之不死。特幸生者無大志。故密言席卷二京。誅滅暴虐。歎非力所及矣。李玄英訪密。以姓名見歌謠。負才思用。若房彥藻者。爲密委身。讓意漸近。乃教之攻榮陽。休兵館穀。張須陁徙榮陽通守。以密起兵也。讓畏欲走。密曰。戰勝在諒耳。可捨也。伏而使讓戰。從林間擊斬須陁。河南郡縣喪氣。讓以密稱蒲山公。別建牙。西下數城。

操師乞陷豫章而死。十二月。林士弘因以稱帝。應者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王威。高君雅。副唐公爲太原留守。討翟讓兒。受圍雀鼠谷。世民拔出淵。以大勝。是時郡縣多爲賊據矣。內史虞世基。猶使杖告敗者。太僕楊義臣。言斬張金稱。高士達。帝見狀。歎所降之多。世基卽曰。擁兵亦不少矣。遽命放散。羣雲起奏。官軍失利。而盜勢張者。蘊世基。隱敗。而發兵少之過也。竇建德收士達餘衆。取饒陽爲之。發喪。下士降城。勝兵至十萬。初至江都。黜陟視禮餉。王世充之超遷。得之銅鏡屏風。郡縣並趨腹下。以奉上。盜賊不及之地。猶略已。民饑。飯土。且相食。倉廩極充。刳寧爲盜守。世充擊斬格謙於豆于。酈其黨。高開道復收衆掠燕地。世充之將。常見其勝也。未見其定也。虎賁郎將羅藝守涿郡。據臨朔宮。殺渤海守。收柳城懷遠。稱幽州總管。詔唐公討突厥。選騎二千。貌之而伺擊。以多捷。時同命者馬邑太守王仁恭。

史書

宋本

隋煬帝

王

十三年春正月。杜伏威敗光祿陳稜。遂乘勝取高郵。據歷陽。稱總管。以輔公祏爲長史。雖上幕。背有傷。殺無赦。而獲不私其所以勝也。建德稱長樂王。徐圓朗攻陷東平。略地盡琅邪以西。世充擊斬盧明月。馬邑校尉劉武周斬仁恭。以郡附突厥。時同附者。朔方郎將梁師都亦殺。

丞起兵者也。李密謀襲東都，留守獲偵而脩備。未及洛口舍也，密曰：「急取之，可集百萬之眾，遂有興洛，發其眾至者，負繼時德。」以尉氏應祖君彥爲其記室。趙王侗討密，已知劉長恭、裴仁基前攻而後掩也，伏其師之四，待仁基而以六，與長恭夾陳石子，兵接，密橫衝而敗之，讓乃推密，魏公收元。江淮間響應，卽其渠帥拜官爵，乃城洛口，使房君藻略地河南。三月，劉武周以汾陽宮人賂始畢，爲定楊可汭取定襄雁門。梁師都取雕陰弘化，延安亦受大度毘伽之稱，引突厥居河南，攻破鹽川。流人郭子和起兵榆林，爲突厥屋利設。金城拔尉薛舉，賢雄結客，劫

史書

卷六

隋煬帝

七

縣令而起兵，以盡有隴西，稱西秦霸王。東都外郭焚裴仁基以虎牢降，內勢蹙急，燃布以爨，故急爭在回洛倉，迄汝陰淮陽降，倉卒爲密據矣。糧餉都罄，太常元善達間行告急，虞世基曰：「善達能來，則誑已死之催運。」密檄敕帝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唐公之自河東守太原也，獨世民以仲子從之，結客下士，傾其身。朝士歸者，長孫順德劉弘基寶琬，無親譬而待之如一。晉陽令劉文靜見而異之，謂宮監裴寂曰：「命世才也，旋繫以密姻，世民省之。」文靜乃發言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不能定也。」承之問計，曰：「主上南巡，李密逼東都而梗之，羣盜萬

數，此真主之資也。吾久令知其豪，因以收避盜之民，加之尊公所將，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半年而帝業成矣。世民協其謀，有天下之志者，成局固具胸中矣。隱部署賓客，裴寂飲唐公，侍之宮人，晉仁恭失利，有聯事之懼，世民入獻衷言，明日復進曰：「渾無罪以族，非李氏應圖爲忌哉。」無功固幾，功高亦復危，公歎破家亡軀，汝化國爲家汝矣。而稽期者，以家在河東，蓋高祖長厚人也。若微少於斷，固有帝王之度矣。太宗之才識行焉，天下宜無與敵者。寂知意命酒次，以宮人示意，犬司直夏侯端曰：「帝座不安，參墟得歲，真人必起，其間於是勸起兵者。」許世緒，武士護，唐憲，唐儉，

史書

卷六

隋煬帝

七

及突厥以馬邑之變，據汾陽宮，乃名討武周而集兵世民。文靜順德弘基各出名募旬日而得萬人。夏五月，殺王威高君雅而起兵。突厥方寇，唐公命備啓門略而還。柴孝和請李密使翟讓裴仁基守，而入關曰：「不早，必有先之者。」密曰：「然以若守，競其盜心。」犬業墮矣。孝和乃以數十騎前行觀變，而密拒關內，將霍世舉失利東奔。孝和兵散於陝，而還是以密雖知得天下之勢，終靡東都而無成矣。羽之角秦密之梗隋，皆天爲漢唐生也。非密當敵衝，世民雖神武偏師深入，能無回慮哉。六月，建成元吉至自河東，淵瑒柴紹亦自長安來矣。文靜北和突厥，始畢曰：「隋主之

不可我所知也。唐公苟自爲，則兵馬是助還報。思其次裴寂曰：上皇尊帝而名立代王，旌旗雜絳，以示將改命也。公不憚爲掩耳偷鈴，逼迫從之。西河不順，建成世民以新集討之。同軍甘苦，菜果食買至，則城拔執斬郡丞高德儒曰：野易爲讐，義兵正惟佞人誅，而餘無犯焉。九日而返，公喜可以及天下矣。振倉廣募，有義士三軍，於是稱大將軍，開府置官屬。裴寂爲長史，文靜爲司馬，隴西公建成、左領軍、敦煌公世民、右領軍柴紹爲其長史。李密大敗東都兵平樂園，突厥馬至千匹。唐公市其半曰：虜貪其來將不已，文靜往請兵，謂曰：胡騎入，生民大蠹也，且無用，恐

史書

卷六

隋煬帝

三

武周引共患邊耳，勿踰數百。秋七月，唐公雷元吉守帥甲士三萬西發，豪傑至，則授任。一日，官者千人，七十以上，通予散官。代王使郎將宋老生拒諸霍邑，屈突通屯河東。唐公次賈胡堡，雨不克進，書招李密盟，主自偃也。公曰：驕之用，以塞成皋，綴東都之兵也，使再返，密寧公言縱之入，開而不疑，則天命有定矣。雨久糧乏，或傳武周襲虛，將北還，俟再駕，隴西敦煌具言解義士之體矣。一城詎足自全，且武周突厥未忘相猜，雖遠利晉陽，豈近忘馬邑猶引發，敦煌泣泣夜追所發，而太原餉至。武威司馬李軌以諸豪保郡爲涼王，亦以識在李也，衆將殺隋官，不可曰興義。

以救民非爲盜也。西秦來戰，獲者遣之曰：天若我祚，後皆吾民也。以有河西五郡。薛舉稱帝，使太子仁果取天水，而徙都之。仁果好殺，奇虐，以盡富人之聚，舉歎覆吾家矣。涿郡雷守薛世雄，往爲討密節度，命所過剪除實建德若趙而襲殺之，七里井遂圍河間。八月，雨霖，唐師趨霍邑，若將圍城，以出老生之師。公及隴西陳城東，兵交而却，敦煌陣城南，與段志玄蹈背入，而斬老生。卽日肉薄登城，勳賞不遺，奴關中歸者，並授五品。曰：吝惜勳賞，隋所以失人心也。且以官收衆，勝於用兵。進克臨汾，禮用陳叔達，故陳煬公叔寶弟也。突厥兵至，西突厥已前從矣。薛大

史書

卷六

隋煬帝

三

鼎請勿攻河東，自龍門濟據永豐倉，則長安已定。河東戶曹任瓌說下韓城。元寶藏以武陽降，李密喜，魏徵之啓辭而召用之。河南山東大水，徐世勣請密取黎陽倉，勝兵遽增三十萬。泰山道士徐洪客致書曰：米盡人散，急取獨夫，密壯而召之不獲。馮翊降，河東猶守，裴寂計惟攻之，敦煌公曰：兵貴神速，吾席累勝而西，智不及謀，勇不及斷矣。若淹使之謀成而備脩，功乃難已。且關中蜂起，未有所屬，急撫則吾有，不可緩也。乃雷文靜而西，華陰令李當以永豐倉降，所至從風。世充擊李密於洛口。唐公濟河，遣隴西守潼關，敦煌狗渭北，士民至者如市。屈突通署

堯君素守蒲坂自趨長安過於文靜。柴紹東而平陽公主留散貨聚眾唐兵從關中起者公從弟神通及何潘仁主皆合之以下鄠鰲屋武功始平眾至七萬乃遣迎柴紹會之羣盜皆降。唐公進屯馮翊敦煌所至輯定豪傑收爲僚屬柴軍會渭北受節度募府猶稱娘子軍房玄齡於是時也謁敦煌爲其記室參軍。分兵西略及扶風唐公乃西所過並罷離宮苑園歸宮人冬十月至長安集兵蓋二十萬戒止壁壘毋掠村落遣諭立代王不報進圍巴陵兵起奉杪尉董景珍辭曰羅川令鏡先梁後卽共立爲王。密敗世充於洛北。長安將下命犯七廟及隋宗室

史書

卷六

隋煬帝

三

夷三族十一月克之軍士將犯殿侍讀姚思廉謂殿陛有禮乃下衆迎王居大興殿公乃除秦苛禁十二條約其民爲發唐廟墓斬留守之與者以素階將及馬邑丞李靖靖呼欲平暴亂而私怨殺壯士敦煌請諸其募府靖少負將帥許可其舅擒虎。翟讓不忘盜見然淮誠授密且未之貳也密負而斃之酒中威名以日熾。唐公帝代王而上皇奉帝猶行裴寂之謀也進爵唐王大丞相遂以長定世子於隴西敦煌改泰與齊公元吉並列功賢生忌而不下內伏釁矣王宅武德殿爲相府李綱掌選齊威定禮儀府庫竭賜而樵樹。密降榮陽十二月薛仁果襲斬李弘芝

圍扶風有長安之思秦公擊却之追奔至隴舉謀降却瑗曰漢高昭烈以敗奮復爲守計。蕭瑀以河池降榆林靈武平涼安定漢陽諸郡相繼歸唐矣。分道招撫李孝恭任山南擊破朱粲降附三十餘州。屈突通之持文靜蓋言效死也既降爲兵部尚書轉招君素責以負國曰方屈君素曰吾力未屈也。唐取弘農巴蜀。梁取豫章林士弘退保餘干。東都糶饒且募饗密曰其襲我以月晦乎待諸城側世充至而大敗。

史書

卷六

隋煬帝

三

洛北進據金墉耀兵至上春門再破斬越王將降偃師伯谷河陽河內有勸進者曰東都未平。煬帝荒淫天人自考知不免也對鏡曰頸爲誰斫第惡言者及之。治丹陽宮將徙焉時天下無靜土矣二月宇文文化及弑之欲自立也帝且就弑歎無罪司馬文舉曰違棄宗廟巡遊無厭外勤征討內極奢淫盡丁壯於矢石填弱七於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問首亂郎將高戟曰溥天同怨乃帝人倫之僭弑逆之慘數之者猶未揭其本原也化及殺趙王果齊王暕蜀王秀及於虞世基裴蘊來護兄皆佞臣也且奉秦王浩以觀人心唐王問變曰吾北而事人失道不能救也敢不哀乎然是時也秦公已東圖齊公

太原道行軍元帥秦旋收封趙。唐具魏晉故事爲辭讓之節。王以欺天罔人而不可爲也。歸之有司。化及將以其主浩還長安。郎將麥孟才沈光不克誅而死。吳興沈法興攻下餘杭毘陵丹陽。夏四月。唐兵至東都。城中多應者。趙公曰。吾根本未固。雖得不能守也。置新安宜陽而還。司馬德戡從化。及至彭城。見惟奪車牛載珍寶也。知誤矣。誅之。又不克以死。化及欲西。李密拒諸鞏洛。乃入東都。梁稱帝。徙江陵。脩復園廟。遣張繡徇下嶺南。固北距漢川。東界九江。西抵三峽矣。勝兵四十萬。隋祚告終。唐代之始從禪迹。

史書

卷六

隋煬帝

三三

唐

高祖大武皇帝

武德元年夏五月。高祖稱帝。隋大業十四年也。色以土德尚黃。置州罷郡。越王侗帝於東都。用繼隋統。然環城敵國。世充以納言執其權。雖德存寬仁。無能施之有爲也已。定律令。學有國子太學四門之生。州縣皆置生員。六月。趙公尚書令裴寂僕射知政事。帝呼裴監。時引舊人同坐。曰。歡難忘也。內史蕭瑀宣敕稽時詰之曰。大業惟前後違而成弊。故臣非密戡不宣。立四親廟。追景帝太祖以配天。元帝世祖配感生之帝於明堂。進泰齊王爵。宗室王者八人。奉隋帝鄴國公。而選用其宗室曰。興亡之際。豈伊人力。萬年法曹孫伏伽諫受鵠觀伎。曰。隋之所以亡。惟堅聲色遊田之好。不欲人言。以至君子退而小人進。卽位之初。動皆後嗣法。且太子諸王。乃僚不選。將邪之導。而骨肉以疎。帝擢爲侍書御史。明改過也。東都懼化及之入。蓋琮謀於元文都盧楚。妖密以自保也。密方前拒而畏後議。遂表請滅化及。以自贖。冊封拜爵許之輔政。而世充有化及之心矣。假正言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秋七月。密悉兵擊化及。走之魏縣。薛舉侵涇州。秦王拒諸高塢。挫銳以深壘。而瘡作命文靜攝事。曰。挑戰慎勿應也。惟吾

愈待文靜不設備而耀武見掩焉以大敗用失高塹。東都喜有密捷。世充激之危言曰。以吾軍士。日戰深仇於密也。而爲之下。猶望遺類乎。文都欲先亂行誅。謀洩。世充攻太陽。門文都楚死。恭帝不得已。政焉授之。則篡謀是承居。兄世揮於禁中。兵馬咸典其子弟。密將入朝。聞變而還。

賢建德用饒陽令宋正本策。取河北。在諸寇中。有天下志。攻城禮其能守。以勸事君德賢未之嘗殺也。八月。薛舉卒。仁果立於高塹城。封李軌京王。共圖秦隴。密屑倉不節。且以易衣東都。世充得糧。乃簡兵以出。密留邴元真守。而待諸山諸將驕於驟勝。壁壘不設。世充薄其未成。

史書

卷六

唐太宗

童

列。是以大潰。馳回洛口。元真潛引隋師矣。將就王。伯當於陽河。而衆難之。乃歸唐。從者二萬人。薛仁果圍涇州。劉感出戰爲擒。使招城。則呼秦王師集而先焉。宇文化及弑帝浩而稱許帝。在已威而希一日之號。誰謂賊臣非至思與。冬十月朔日食。密比功竇融。至則封邢國公。以官光祿。失望。以淮安王神通爲山東安撫大使。十一月。李軌稱帝。秦王復堅壁高塹。令言戰者斬。所以驕彼而奮我也。持之兩月。仁果糧盡。使梁實營淺水原。誘之攻者數日。龐玉更陳原南。盡其銳矣。大軍出原北。秦王躬率驍騎。潰其軍而問之。仁果降。王出也。竇軌叩馬及功成。

倏忽而問故曰。其戰者皆隴外驍勇也。急驅所以散之。無與守矣。李密迎於幽州。曰。真英主也。非是孰定。亂仁果至。斬於市。魏徵招徐世勣於黎陽。曰。吾恥夫利主之敗。以爲功。籍而啓諸魏公。帝歎純臣錫之國姓。則使經營虎牢。以東。密耻進食於會朝。謀諸伯當。異圖復起。請收撫山東。許之。伯當爲之副。建德稱夏王。斬魏刀兒。有其深翼。易定。秦王爲陝東太行臺。堯君素孤城自誓。獨孤懷恩。以其妻招而彎弓曰。名義非婦人所知。食盡而死。別將王行本復守之。羅藝爲煬帝祭喪。偕漁陽上谷諸郡降。命之幽州。總管建德攻之。薛萬均曰。羸兵阻水。伏而擊其

史書

卷六

唐太宗

童

半渡可勝也。以敗夏師。以西突厥爲歸義王。獻大珠。却之曰。朕所寶王赤心。張寶德言李密且叛。徵之還受節度。則斬使者。趙襄陽。總管盛彥邀斬之。帝以其首示黎陽。世勣請屍而爲之成服。張善相以伊州降。高開道携漁陽。稱燕王。京大饑。議發倉。謝統師懷隋。而誤之曰。粟爲壯勇餉。以飼羸弱。何爲。軌諾。而民離怨。二年。隋恭帝何皇泰二。春正月。隋總管劉元孝謂獨孤武都曰。以德以勢。王公均非唐敵也。今兵近新安。召而爲之內應。事必集。語泄死。淮安王擊走化及於郿城。朱粲焚粟糧。入江淮。閭陽士林因衆怒。破走之。菊潭以漢東四

郡降。爲顯州行臺。二月詔宗姓居官者上列。州別置宗師。蠲其役。冊使至涼。軌稱從弟大涼皇帝臣。乃伐之以吐谷渾。而議征矣。建德鑿化及曰。吾爲隋民弑君之賊。義討也。時淮安王進攻聊城。聞夏兵而退師。建德至則一戰而擒。以謁蕭后。集官而誅罪人。建德於斯師也。可謂能平伐矣。散財歸幽。處虞世南。歐陽詢。輩於要任。關中東都。惟人所往而不拒。表隋受其冊。用結好於世充。帝少善於宇文士及。封德彝。手詔召而至。且欲罷。干之秘策。皆顯用矣。王世充侵穀州。及戰於河曲。秦叔寶陳知節曰。老巫堪撥亂乎。策馬而奔。密故將也。李君羨田畱安。亦降。皆

史書

卷六

唐高祖

三

入秦王幕。齊王忘守事而騁田獵。網罟三十車。以蹂稼土。而不民恤。觀避箭於當衢之射。右將軍宇文歆以聞。詔免官。諷民畱而復。時殿內監竇誕偕飲助守。則及其田獵之事。東海北海東平須昌淮南諸郡。皆降。西宅而地東注。有天下大半。則諸國在其包絡。世充既假西師集衆。將及禪代。李世英戴胃曰。東都迫隘。而四方言歸者。以隋室在也。故忠國亦以安身。先不順以來天下之兵。恐不可支也。竟急九錫爲鄭王。夏四月。武周引突厥寇并州。齊王使張達以百人嘗冠。達忿降虜。以失榆林。散騎段確勞朱粲於菊潭。飲問人味。粲曰。醉人如糟肉。相晉以得烹。

而粲奔隋。世充篡而稱帝。蘇威爲其太師。前名以隕矣。夏。周是絕。鄭公奉楊道政。而天子儀注擬用矣。義成公主遣迎蕭后。將以化及之首。武周圍并州。鄭取伊州。安興貴請下涼。帝難其口舌也。曰。涼人惟臣家附。且多機近不聽。亦易圖已。遣之。至。則爲唐涼比度。軌曰。吾據山河之固。而遊說耶。遽退。則弟脩仁興羌胡之甲。而涼襲。軌欲城守。則興貴傳唐命。而人爭出矣。軌執而涼州平。朝貢盡葱嶺。唐誅軌及子弟。姚伯子惡其慘也。宗姓播壤。並起。而未之有犯。壹僇其身。之謂甚矣。說者致譏於殺竇蕭。夫既兵戎相及矣。且異姓也。軌族而彼可不論也。五月。世充

史書

卷六

唐高祖

三

弑恭帝侗。初。宋金剛起易州。敗於夏。而奔定楊。說之南。圖六月。進取介州。帝以深憂。故遣裴寂。秋七月。關中諸府。分置十二軍。各有將副。以督耕戰。徐圓朗以海岱降。爲兗州總管。鄭侵穀州。刺史任環大破之。西突厥高昌入貢。八月。鄭公卒。復帝諡。自文帝辛丑代周。九年滅陳。亡於煬帝十四。歷年三十八。然全有天下者三十年。二恭雖延歲餘。然唐得天人之歸矣。夏。取邢。洽洛相。淮安王退就世勣於黎陽。梁師都。以突厥寇延州。總管段德操閉壁。使副擊息也。以掩其後。追奔二百里。破其魏州。梁侵峽州。刺史許紹擊敗之。李靖經略於夔州。久而不進。

命紹斬之軍中紹爲秦免卒定梁功。文靜醉語聞之與僕射功同而寵異裴寂成其罪而殺之秦王請之不獲李子通攻陳稜而有其江都稱吳帝杜伏威降爲和州總管裴寂至介州遇金剛而師潰既失晉州以北齊王以武周兵逼棄守而歸復失太原自淮安西徙而唐地日蹙秦王之兵未及東跨餘人不任將也帝欲移罪宇文歆李綱曰若誅其輔則歆忠而誕佞見於前奏乃皆已李綱以太子信讒疎親辭詹事解尚書蓋秦王之隙構矣元吉入而內訌起君子使主罪矣爲治則不足爲讒則有餘不良人也哉帝謂綱伏伽直臣不踵隋諂夏取趙

史書

卷六

唐高祖

元

州冬羅藝破夏兵於衡水賜姓李定楊取滄州裴寂謀無所出唯趣焚聚入保衆擾而爲盜李崇茂以起夏縣寂討焉復敗詔使永安王孝基獨孤懷恩唐儉則蒲坂圍解行本亦得北應議棄河以東而保關秦王曰太原王業所基河東殷實爲京邑資而可棄乎假臣兵三萬可破賊而復境矣秦王遣而後功敘有次夏攻拔黎陽復世勳質其父蓋而使守世充徇地至滑臺降汴亳二寇之張以晉陽失東道於是四通十一月秦王渡河卽堅壁柏壁金剛將尋相尉遲敬德救夏縣唐將在者爲虜殷開山秦叔寶邀其歸破之美良川項之拔蒲坂復邀破之諸

將請戰王不許曰糧盡則走宜待也永安王謀逃而死世勳取信於攻鄭虜劉黑闥欲引建德而圖請曰若取曹戴而臨徐兗河南不勞定矣遣與曹旦先行

三年春正月蒲坂降斬行本懷思脫虜復思據之以反誅矣建德不至世勳襲旦營則有備矣以數十騎來歸夏人不殺徐蓋曰其子忠於唐突厥立楊道政爲隋王居之定襄二月改內史爲中書令納言爲侍中夏四月金剛食盡北走秦王逐北晝夜二百里劉弘基諫王曰憐難得而易失若少淹置計立備成矣及之雀鼠谷一日八戰蓋不食者二日矣分享一羊以趨介丘而大敗之西門則相敬德以成降武周金剛皆走死矣卽使敬德將其舊衆參於諸營悉復寂元吉所失或見老子羊角山曰寄語唐帝余而祖也卽之立廟六月田瓚殺楊士林以顯州降鄭世充聞東征集驍勇而置守秋七月秦王分遣四道慰之王君廓當洛口斷餉道而大軍連營北邙世充隔水語曰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何爲東兵王曰以公阻聲教口諱好息民不亦善乎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也九月田瓚來降以二十五眾裴陽乃與鄭絕君廓徇地至管城河南降者相繼軍中因敬德以降將多走秦王遠命得而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如必去此以資是日王

史書

卷六

唐高祖

早

以五百騎行戰地。猝受敵圍。敬德急從之。遇草雄信引梁
直趨大呼橫刺。而翼秦王以出。更戰敗鄭師。敬德竄遇。自
是日隆。夏圍幽州。高開道救之。因李藝而獻降。命之蔚
州。亦及賜姓。濮管榮汴降。鄭使如夏乞師。其中書劉
彬曰。夏唐鄭鼎足之勢也。今唐臨鄭而日蹙其地。不支必
亡。夏爲之後矣。乃許救。十二月降鄭十一州。梁將不
輯。銳宣言罷兵。營農。峽州兵拔其石門。君臣既際。同起多
誅。將士愈以離心。李子通攻沈法興於京口。杜伏威襲
其江都。子通猶滅法興。而都餘杭。以有吳越。

史書

卷六 唐高祖

四

四年春正月。黔州兵攻拔梁五州四鎮。秦王戰必勝者
有二。次則兩陣相持。帥勇敢而蹈背。既得尉遲敬德秦叔
寶程知節翟長孫選銳千騎。使分將躬玄甲而前鋒。屈突
通行營。猝扼於世充。玄甲至而敗走。趙郡王孝恭上李
靖取梁十策。二月。使皆以總管造舟夔州。習水戰。洛陽
轉虎牢之粟。李君羨邀破之。議圍東都。移軍青城。世充拒
諸穀水。秦王曰。世充悉衆以幸一戰。破之不敢復出矣。以
屈突通度步躬引騎合其勢。大戰迫之入矣。城圍旬日未
克。有退議。王令言班師者。斬君廓襲拔虎牢。夏虜孟海
公。三月。世充開頡利以病唐曰。啓民食隋之力。紀其緒
道政可奉也。突厥寇汾陽。洛陽東塹圍草本食既餓。泥

則夏救至。軍於成臯。而遣書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脩前
好。或請避其鋒。郭孝恪曰。是天欲兩亡之也。宜據虎牢以
拒之。薛收曰。寇兵皆銳。世充乏食。見持耳。若延夏自近。洛
陽食河北之粟。不可攻矣。故先破建德。世充且自下。秦王
乃中分麾下。使齊王守東都。而帥驍勇據虎牢。秦王引戰。
以五百騎出覘。道分畱至夏營。見四騎耳。建德出追。以入
其伏。而大破。夏士折於虎牢。糧運抄絕。思歸矣。凌敬獻
策。悉兵濟河。取懷。攻河陽。支秦王。而輕兵踰太行。入上黨。
徇汾晉。趨蒲津。以蹈隙。關中震動。鄭圍自解。姚伯子謂策
奕之用。劫取勝者也。然當審人。建德不足當秦王之折筆。
史書
卷六 唐高祖
四
夏臣誰支河陽任者。李密業摧於阻關。惟無人則敬策之
遠於用。明矣。當時夏臣得鄭賂。固沮其計。夏五月。陣出牛
口。向虎牢。秦王登高望之。曰。度險而驚。軍未知律。逼城而
陣。心輕我矣。饑之日中。必大破之。平旦。夏士不得戰。坐列
爭飲。宇文士及馳繞而陣動。秦王曰。可矣。然後師出。大戰。
玄甲自陣後張唐幟。夏人大潰。車騎楊武威以建德至。囚
示洛陽。而世充降。秦王必勝之首義。在老敵絕其餉而饑
之。然客關曠日。而無乏絕虞。則關中之輪厚也。蓋惟唐祖
身蕭何之任。而後漢高之功。收之太宗。造基有本。未得輕
議也。既收全功。所俘即日散遣。秦王入洛。所誅段達單雄

信朱粲助依爲虐十餘人而已。市肆無犯也。絕慈威不見。薄其失節。毀隋宮觀。曰窮侈究欲。其所以亡也。北土旣合。江淮心懼。江陵逼迫而不可支。一統之勢定者。皆秦王之功也。建德至與世充偕斬。蘇世長自鄭入爲諫議大夫。侍宴披香殿。曰煬帝遺構耶。如傾宮矣。興王不爲也。初行開元通寶十錢。積而重兩。實二銖四銖耳。其利不廢於今。輕重之中也。且其質粹。斯以用永云。夏將旣里散復。詔徵而懷誅恐。劉黑闥方耕漳南。求而奉之。曰爲王報仇。以作亂。稱大將軍。應者克鄆陳杞。伊洛曹戴。兗者徐圓朗也。建德敗則降。黑闥起則叛。亂聞以淮安王爲山東行臺。詔李藝會戰。八月朔日食。汪華以歙縣五州降。爲歙州總管。討黑闥之師。敗績於黎陽。藝歸幽州。冬十月。秦王爲天策上將。開府置屬。十八學士。萃天下儒。時謂登瀛洲。榮其選也。姚伯子曰。武士集玄甲矣。又羅致文英。講天下古今之變。不帝將如此文武何。太子庸弱。秦權傾天下。禍不發之此。則之彼矣。房玄齡杜如晦皆學士之選也。負王佐而奉秦王爲不世出之主。經營帷幄。固不爲人臣謀也。無何。府僚多外補。如晦得陝州長史。玄齡曰。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蓋功高而人心歸之。秦帝方安。家庭之富。峽州漲李靖曰。及梁之無備也。孝恭舟師東。

下。遂入北江。銑猝拒戰者。止宿衛爾。靖欲以全制勝。計緩一日。而擊其懈。爲楚兵之剽也。孝恭出戰。而敗。靖見委得爭利。曰可乘矣。速奮擊而破之。卽因敗而收奇功。惟靖深於兵之變也。乘勝入江陵之郢。復艦委流。援師觀塞江。則謂梁已破矣。急圍之。內外遂絕問。答文本啓降。銑曰。天不祚梁矣。忍以一人而陷百姓於塗炭也。告廟。出詣軍門。城守皆哭。其降辭曰。獲罪銑耳。願無掠百姓。是以論者憐之。及歸長安。竟斬都市。孝恭將掠文本。曰非梁君臣之所望也。恐自此以南。無復向化矣。或請籍闕死家。靖曰。梁忠臣也。是以安堵。徒獻孝恭。荆州總管。而靖安撫嶺南。劉洎爲梁略嶺表。得五十餘城。聞敗以降。靖旣度嶺。所至皆下。爲桂州總管。唐平天下。制勝皆自秦王。唯靖也。定梁專謀。故言將略。爲唐初冠。要其行兵。可方韓信。而德器過之。十一月。杜伏威執李子通。送長安。黑闥取定州。高開道叛而連寇。以患恒定。幽易。黑闥威振於再勝。故將起者。多殺唐吏。遂復建德之故。世勣退保洛。十二月。秦王偕齊王往討。五年。春正月。黑闥稱漢東王。居洛川。三月。秦王至。獲嘉黑闥退保洛州。連營逼之。其運以水沈而陸焚。糧匱矣。夏。秦王故堰洛水。開黑闥渡。而大敗之。還則堰決矣。不復濟。

者並潰乃奔突厥而山東復。六月黑闥引突厥人寇及於定州。秋七月秦王擊圓明下十餘城伏威懼而入朝秦王乃畱攻而還師。或以尉佗說馮盎曰非先人所任也而降。八月突厥寇并州議和戰之利封德彝曰必戰而後可和不然有輕中國心且復來矣於是襄邑王神符汾州刺史蕭瑄連破之多斬虜鄭元璠乃往成和議。冬十月齊王伐黑闥淮陽王道玄進戰敗沒秦王曰慕吾深入至此也或曰以無救。林士弘卒而衆散。黑闥進據洛州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獻傾計曰秦王功大太子必征黑闥克敵且結山東之豪乃可以抗姚伯子曰是成

史書

卷六

唐高祖

聖

其爭也太子克君秦王共與又焉用功言功則秦王無得踰矣且革命難繼世惟貞觀之治克振唐祚乃以有永法秦伯之德讓是忠太子者也帝初亦知秦功不可屈而狂於不忍自太子過聞元吉更內媚以恣其顛倒而父子兄弟爲猶。宗室道宗以拓地靈州爲任城王。十二月太子齊王至昌樂黑闥兵破於魏州亡走矣。

六年春正月斬諸洛州。二月平陽公主卒帝曰親執金鼓以興義兵加鼓吹班劍。徐圓明走死。林邑入貢。三月張善安反安撫張大亮討執之。突厥屬武周之衆於范君璋以患邊劉世讓曰突厥能寇者馬邑爲之中頓

也勇將成嶧城敗其生業可降矣卽命之馬邑乃思內。高滿政襲君璋殺戍兵而降。伏威之入朝也公昶爲其書殺副以反詔上流州兵討。冬十月突厥間殺劉世讓乃攻馬邑殺高滿政。并州長史竇靜請置屯田旣行而利秦王廣其畝。

七年春正月置大中正領以門望無品秩。二月封高麗王建武遼東王。置州縣學明一經以上名聞詣國子釋奠王公子弟就學。總管改都督。高開道死地降爲婦州。吳王伏威卒除名沒妻子公昶詐白而後復。三月初定官制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尙書門下中書秘書殿

史書

卷六

唐高祖

四

中內侍爲六省臺寺府衛多仍前代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文散官二十八階首開府儀同三事武散官二十一階首驃騎大將軍勳官十二等上柱國至武騎尉公昶開王師順流爲舟師於博望及青林之步騎皆三萬王師集舒賊堅壁謀舍之而攻丹陽李靖曰石頭衆不下博望青山也不拔此而彼復不下危將在後蹕乃結陣使羸挑戰而走以出其師而大敗之二屯旣潰入丹陽斬公昶江南平。夏四月頒律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給田頃篤疾減六寡妻妾減七蓋世不易者二十畝餘以口分增故遞爲衰減歲租粟二石調綾絹絕布惟土所宜以非蠶

鄉之輸銀其度可推也二旬之役收其庸則日三尺歲且六丈矣有事加役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并免庸水旱蟲霜之損四免租六免調七以上俱免恤災所以有實惠也凡民貧業分九等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城邑者坊田野者村祿食不爭民利工商無預士伍男

史書

卷六

唐高祖

聖七

造計帳三年造戶籍庶幾體國經野有夏之貢矣前之漢後之宋於民事皆未之及焉然原本魏孝文周隋承之以及於唐故亂離而不衰耗者均田有以裕其養也自天下旣一天子日尊以隔其民買賣通均田取文具則太宗季年已開壞亂之漸也齊王禍稔謂太子手刃秦王也會於齊第伏甲將起而太子止焉則愠曰以爲兄也坊置突騎太子始然之矣慶州都督楊文幹董召募六月帝如仁智宮太子居守二王從元吉謀召慶州兵而卽圖焉帝問以爲太子責而文幹遂反卽命秦王討曰還以汝爲太子蜀兵脆弱將改置建成焉以相全也秦王行元吉潛轉其中封德彝力爲建成解帝乃黜宮臣若王珪數人以爲說文幹斬還太子不易秋七月或言突厥屢圖長安者利子女王昂之在也焚之徙都寇自息矣秦王羞之曰假期當銷滅而利致之闕也以久兵柄爲內構將罪無不可加

之矣方言召責以突厥人忽改容造諭秦王韋仁壽爲蜀法司囚死頌仁擢南寧都督蠻夷歸風承制置七州十五縣秦王遇頡利突利於幽州嚮頡利營責之負約且曰我秦王也頡利能闕當獨出以衆則見騎百請相償語次使謂突利不念香火輕引兵也突厥嗣少世及故始畢之子別爲突利秦王是以間其壺旣語欲渡頡利止之雨且久八月秦王曰虜筋膠解弓而吾刀禦犀利非此時也焉乘潛師夜出而行使突利頡利欲戰則突利不可矣旣受盟突利因自托

史書

卷六

唐高祖

聖八

八年春正月許突厥吐谷渾互市夏許西突厥婚帝以突厥怙功增驕改書而用詔秋七月遂寇靈相路沁韓弼敗大將軍蔣瓌獲長史溫彥博破於任城靈州之師然後退令大府考權量於諸州冬十一月加秦王中書令

九年春正月詔太常定雅樂二月令里開祀社夏四月太史傳奕上疏禁習佛曰不君不忠不父不孝不民蠹國具不耕而食也且生死者天地之化育德威者人主之操柄業以功成德爲福招父祖作子孫受聖人馭之以賞罰是非好惡達善惡焉因果遷諸佛書國權操之黠僧矣且僧尼數盈十萬匹而配之賦之田而訓練可以富國可

以足兵太僕卿張道源贊奏蕭瑀梁道也忿之廷手而大屈帝以沙汰僧尼太子夜飲秦王而酖之喀血得不死帝問疾將授之陝東復爲元吉內沮且啓殺而加之罪於是玄齡如噶長孫無忌並以內誅進策於秦王突厥入塞太子請齊王將簡精盡秦府率更丞王晔告秦王尸太子成謀矣並祖昆明池伏壯士而拉王也王意欲俟其發而爲義討六月傳奕奏太白經天當秦分秦王當有天下帝以示秦王事乃迫矣秦王乃言兄弟及於宮闈且曰何爲爲世充建德報仇帝報明口參鞠期而泛舟海池入則秦王斬太子玄武門尉遲敬德殺齊王並滅其族矣敬

史書

卷六 唐高祖

聖

德謂事於海池帝曰不圖見此且將若何蕭瑀陳叔達曰秦王功高望重故奸成於逼既行誅矣撫而定之復何事焉乃召秦王立爲太子決軍國事姚伯子曰是日之舉父子兄弟皆可分罪太宗獨有所甚忍建成元吉之子十人也實后四男玄霸早喪兄弟誠無相容之勢而是猶子者曾不能推母慈而全其孫也且考其年髫髻亂離耳黨與既無所問此釋者更復何罪而爲巢傾卵碎之舉乎太宗每含悲於不逮義乃所重者既失矣况建成元吉義不及於絕世也帝稱太上皇樂得人而授之乎其中不悅而謝事也秋八月太宗卽位君子舍旃而觀其新政珪微既

召用玄齡入相矣放宮女三千以約示也長孫皇后崇儉而能正乎內外事商焉曰預政非國福突厥深入梁師都朝而引之頡利進臨便橋胡敢大言曰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帝讓而囚之六騎徑出隔渭而責負約方羅拜間至者蔽野顧使却陣而獨畱語蕭瑀諫輕身帝曰來者利吾難弱示不可制矣輕出耀軍見必戰之形而後和可固也既衆欲戰乃許盟瑀又問帝曰勝算具而不用者情其備所以制其全也養威俟豐一舉可滅矣獻馬牛不受而詔歸掠民九月習射顯德殿語其勝術惟審敵強弱陣而反吾強弱爲應吾弱能支敵強吾強必潰敵弱矣

史書

卷六 唐高祖

聖

宋蘇洵演爲權書姚伯子曰非弱者皆練卒而支強有重將則偏敗衆攜尤兵所深忌也且強弱可爲而難知彼智能蓋吾則卑者固已眩於形矣故法惟其人不然彼敵之弱何以不能支吾強也定勳臣爵邑房杜敘先曰坐籌以安社稷者其功也弘文殿四庫聚書而館其側天下文學之士若歐陽詢蕭德言皆以本官兼學士更日宿直朝隙接論或至夜分冬十月朔日食蕭瑀免以不能同位於封德彝詔給突厥暴殘口絹十二月益州獠反帝曰防守能撫之焉用命將以漁獵其民也封德彝請誅兵及中男魏徵曰奚取細弱增虛數問政於錄事

張玄同對曰。隋恃獨智而不任其臣。故亡在下。諛而上。故擇臣而分任。穆清高拱以治矣。將有貪誅。裴矩以路出上使。爲絹阱而不可。帝曰。天下今治矣。裴矩佞也。而爭絹賜受絹吏曰。愧之甚於刑。

太宗文皇帝

貞觀元年春正月。宴奏秦王破陳曰。功業所由也。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當時謂貞觀致治之本。寬絞五十條。爲加役徒。有勅應死。太理戴胃當以法。曰。勅出一時喜怒。法示天下大信。詔舉賢。謂古之致治者。不借才於異代。李藝反誅。二月。因山川

史書

卷六

唐太宗

主

形便而分十道。關內山南隴右並秦中也。河分南北。東淮江劍嶺皆曰南。姚伯子曰。九州定於禹功。亦天地所固然也。亂而愈分。治而始合。故分合之煩簡。以徵治亂。三月。皇后帥内外命婦親蠶。閏月朔日食。帝示弓良。工皆曰。木心不正。以推天下是非之難明也。更宿遠五品。夏五月。苑君璋降。蕭瑀以德彝死爲僕射。論周泰長短。瑀曰。紂不道。而六國無罪。當其取。而人心異已。帝曰。周得天下。增修仁義。而秦益尚詐力。故有天下。尤在順守也。山東旱。賑蠲。秋九月朔日食。議擊馮盎。魏徵曰。告之者數年。而盎其不出。非反明矣。遣諭。冬十月。其子智淵入朝。

賜徵以克敵之賞。論魏徵存形迹。徵曰。君臣同體。故期盡誠。形迹非國利也。且曰。臣願爲良無爲忠也。龍比忠而死。諱無救於主之亡國。何如稷契臯陶。君臣心協以俱榮。帝來言者曰。虞世基阿順以亡。隋而身爲殉。謂公卿朕具官材。鑒秦而止營。凡厥在位。縱欲必亡也。謂中書門下當悉異求同。要於至當。苟護已成。怨避私順。非皆亡國之政也。吏部侍郎劉林甫請四時聽選。帝因併省文武。鄭元璵還自突厥。言其政亂民饑。薛延陀回紇鐵勒並叛。兆於亡。可滅也。帝曰。待有罪。

史書

卷六

唐太宗

主

言吾畏天畏人。徵請慎終如始。謂隋務富國而吝賑。其季有五十年之積。而無救於亡。故積取備凶。三月朔日食。詔大辟會議及兩省三品有犯。則候進止於朝堂。關內旱饑。出內府贖民鬻子。赦文曰。使年豐穀稔。寧移災於朕躬。則溥雨而民大悅。夏四月。詔收遼。隋末暴骸突利討叛。而耽頡利捷焉。表請入朝。帝謂侍臣。邊竟於今。朕懼失道。將且如突厥也。惟苦諫輔其不逮。梁師都死。地降爲夏州。六月。祖季孫秦雅樂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帝曰。聖人緣物以設教耳。而治何預。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伴侶曲。陳之玉樹後庭花。聲悲聞者而

國以亡此治樂合之徵也。帝曰：其民悲心，自亡國之政耳。今爲公奏，豈悲乎？魏徵曰：誠在人和，不在聲音。溫公則甚非之。內苑吞蝗曰：是食民之命也，寧食朕之心。與弒煬帝者皆除名。秋九月，上致仕官位，表賀白鵲巢殿。帝曰：瑞在得賢，煬帝好瑞以亡。出官女三千。問治不及古，王注曰：漢尚經術，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魏徵問：何以幸南山而輟駕？曰：畏卿嗔耳。疏都督刺史於屏風，名注其績以親民也。因令五品各舉縣令。突厥叛入薛延陀，帝因立真珠可汗，以圖頡利，建牙鬱督軍山。

史書

卷六

唐太宗

五三

姚伯子曰：其如高祖何？凡人有善，歸諸父兄。太宗每忍於誣父惡而著己美。姚伯子數欲於武德貞觀，削其飾美飾惡者。二月，房玄齡杜如晦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敕細務屬左右丞，使宰相專任求賢。房杜故好引拔，尤能退處，使士自效，故二人事寡見，而爲唐相首。玄齡矢謀必取決如晦，如晦至，斷之而已。夏四月，上皇徙居大安宮。帝御太極殿，謂宰相職在集衆長，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集議各舉。爲五花判事。侍郎令省給事黃門駁正。房玄齡引謂故事也，然事自此解矣。六月，善中郎將常何早奏怪其文，以客馬周對，擢周侍御史，何以知人賞。秋

八月朔日食。冬十一月，薛延陀入貢，頡利懼請和，代督張公瑾以可取突厥矣。帝罪之以渝盟，卽命李靖討之。李勣、柴紹、薛萬徹並發受節焉，以終其一舉。十二月，突利入朝，時謝朓、柯克項州縣置矣，而遠國異服，並集閏月中書侍郎顏師古著王會圖。

史書

卷六

唐太宗

五十四

磧口復多虜獲，斥地乃自陰山至大漠。溫彥博爲中書令，戶部尚書戴胄，御史大夫蕭瑀皆參朝政。曰：預曰議。三月，帝稱天可汗，用之西北。璽書從夷請也。杜如晦卒。帝語對玄齡而流涕。任城王道宗獲頡利於沙鉢羅設，蘇泥失舉衆降。漠南以空。夏四月，獻俘。上皇喜，帝能雪恥於突厥也。餘部落或北附薛延陀，西奔西域。詔議處降胡李百藥欲種分，而爲之置都護。溫彥博請居之塞下，使爲中國扞蔽。魏徵曰：滋其族類，使爲疾於心腹，是復西晉之禍已。然帝卒行彥博策，幽靈是處，惟矜名也。十州分突厥，故地統以定襄雲中左右督府，而突利、頡利都督右衛大

將軍爲郡五品上者百餘人居長安者近萬家是以唐禍復自夷起。蕭瑀欲以御軍無法逮李靖不獲罷參政。六月脩洛陽宮給事中張玄素曰惡其侈而毀之今何以復爲且役瘡痍而襲亡政弊又甚焉帝歎非所及。秋七月朔日食。房玄齡論隋文帝勤於爲治帝曰文帝多疑喜察故屈一人之智以役天下。朕惟官賢任相而總其成則不勞而天下思竭矣。詔李大亮安撫西突厥之處伊吾者而賑諸李大亮謂罷中國而事夷狄矣羈其內屬者使藩塞外猶爲施虛惠而受實利九月伊吾降置州。張儉招思結於代州營田而多積乃奏請和糴名充邊儲。

史書

卷六

唐太宗

五

而陰消其異志。冬除鞭背感內經五藏之條。高昌入朝命迎西域之踵至者則魏徵謂其煩民而止使。是歲始稔斗米三錢死刑寡斷帝謂化成矣歸功魏徵之主仁治也封德彝及斯議也猶澆季世而尚法律論絀於帝故又謂恨不使德彝見而愧之。

五年春詔墳京觀。夏贖隋人於突厥。秋遣葬高麗戰士。侍御史權萬紀以阿縱論殺大理丞張蘊古。蘊古擢自大寶箴故旣死而帝悔魏徵曰小人昧於大體假忠行詐。惟人主不昵奸爲讒者乃得罪矣萬紀前欲推案宰相後以承銀見黜此徵所以誦小人也。九月竟修洛陽宮。

冬十月詔議封建發自蕭瑀以享高久長所在也魏徵曰貧國且弱兵李百藥懼戰攻之貽禍後世也顏師古則請國邑相錯多制以弱其權十一月議刺史世襲。十二月開完項地爲十六州。

六年春正月朔日食。羣臣請封禪折之辨旣而議往則飾辭爲拒矣魏徵以示夷狄虛弱乃已姚伯子曰起戎行而身致太平者尤武太宗二人焉英氣邁往若太宗過之以華實定品格則光武有尚焉其詔論審諸躬未嘗駕前王矜絕論也終始其過舉亦微焉太宗極盛德之聲其談仁義何侈也而事多不相覆近世王弼州曰光武修賢太史書

卷六

唐太宗

五

宗疑聖天修之與疑去遠矣况其大者更難言其父子兄弟妃匹之間。避暑九成宮馬周曰上皇乃留暑中置三師官。秋宴丹霞殿王珪魏徵在長孫無忌曰不謂昔之仇讐而今同此宴也使珪品羣才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者房玄齡也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者李靖也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者溫彥博也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者戴胄也恥君不及堯舜諫諍以爲己任者魏徵也激濁揚清嫉惡好善則臣珪也。九月慶善宮宴尉遲恭以爭班幾眇任城王帝愠曰始信韓彭蒞醢非高祖罪乃始戢。冬十一月契苾何力帥衆降處之甘涼。

七年春正月。玄武門宴。奏七德九功舞。魏徵示偃武修文於觀樂。太史李淳風奏造渾天儀。更加黃道。以赤道疎也。秋。賑山東以水。赦縱囚。以其還就死也。姚伯子深惡其委法以示名。十二月。置酒未央宮。上皇命頡利起舞。馮智戴詠詩。笑有胡越一家。太子承乾戲廢禮。庶子于志寧。孔穎達。以數諫聞。而賜金帛。

八年春正月。遣黠陟使分行天下。命所至如朕親觀。夏五月朔日食。以爲上皇清暑。冬十月。營大明宮。工命而寢疾。吐蕃入貢。其酋稱贊普。勝兵十萬。時居吐谷渾西南。吐谷渾伏允老。天杜王用事。數寇命討。李靖老而請行。以大總管節度諸軍。以訕謗罪中牟丞皇甫德參魏徵曰。不激切。不能動聽。止罪而加賜。

九年夏五月。太上皇崩。李道宗破虜於庫山。伏允野焚。入磧。諸將慮馬食。侯君集曰。不取後悔。靖遂與分軍北道。敗虜牛心堆。赤太原。而君集南道。及伏允於鳥海。大破之。靖遂經積石河源。襲其牙帳。伏允走死。其子順斬天柱以降。而死亂。君集更立諸曷鉢。而還。高甌生誣靖謀反。怨以軍法從事於後期也。甌生罪止徙邊。則唐爲失刑矣。將權伸而後士用命。靖所以成功。非賞罰之用。未由矣。其於甌生。非以私怨也。至抵社稷。臣圖報復。忠臣墮功。奸狡恣行。

史書

卷六

唐太宗

五

矣。或謂籍以鎮壓。而不知術御之起點也。靖自是杜門。秋七月。議廟制。於是上崇弘農府君。去齡諡祖涼武昭王。于志寧曰。非王業所因。冬十月。葬獻陵高祖漢原陵。阿史那社爾收地西突厥。以與薛延陀執仇。而大敗。十年春正月。帥衆降。命以左衛大將軍。內公主。處其部落。靈州之北。二月。藩王出督州。太子聞。聞魏王泰嬖以文學。爲置別館。引召學士。以示疑而生嫌。后賢而得婦常。東宮具器而已。德訓不怠。魏徵諫。帝女資厚。永嘉歎而賢。徵言。嘗因退朝有怒。具朝服而賀。有直臣疾急。或諫度人。以義正命。而不許也。與帝言。諫適玄齡歸第。謂其久事

史書

卷六

唐太宗

五

小心。小過棄之。不可也。力爲本宗辭祿。而請薄葬。嘗輯女則。且論明德馬后不早抑外權。而徒傷其車馬之盛。爲開源而禁流也。崩。而司官奏之。帝悲失一良朋。將繼以巢刺。王妃爲捕尤而止。既葬。苑中爲層觀。帝登示魏徵昭陵。以釋哀徵。顧歎不見獻陵。十二月。以魏王寵故。謂羣臣。隋諸王下一品。今三品。顧輕我兒。魏徵曰。禮爲國紀。不可使魏王頓辱羣臣。且隋驕其子而債。更統軍別將。爲折衝果毅都尉。唐故因魏周隋府兵。天下既定。六百三十府。十道分置。關內乃二百六十。以隸諸衛。及東宮六率府。分三等。上府千二百人。遞減以二。下府八百。十人爲一。有長五

火爲陽有正六隊爲閫有都尉官斂輸兵甲糧裝而行給之丁年而兵老以免能騎射者選越騎則官給馬頭季冬折衝帥以教戰當宿衛者番上兵部遠疎近密皆一月而更表裏於均且而善故亦相因以壞先聖古祀周公而孔子爲配。

十一年春正月始尊孔子而更配顏回玄齡所奏也其定律而刑以輕典爲正。二月如洛陽。三月朔日食。行新禮玄齡徵定百八十三篇。南平公主婦王珪子舅姑坐而受盟饋唐世公主之執婦道者珪之教也。夏四月魏徵獻十思。人主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緒則思知止處

史書

卷六

唐太宗

堯

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退遇逸樂則思撝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已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罔怒而濫。秋七月穀洛溢。馬周疏固結人心斯享國長久而非虛文要也省費寡役實意洽諸矣貞觀之初是也。今則勤營繕而服靡身歷民之疾苦也習諸王妃主以奢後世其何極乎。魏徵言致治多君子而或參諸小人彼內懷奸而外索瑕賢有不盡之用以此也。武士護女媚娘入宮爲才人。

十二年王珪魏徵諫以魏王降乘帝曰兄弟或次及也徵曰子孫相繼而不立兄弟者所以絕禍本。編氏族志首

皇家。二月觀砥柱祀禹訪堯君素後曰在隋有歲寒之心。閏月朔日食。還問魏徵政何如昔對曰威之所加則遠矣人心悅服不逮也何也往以未治爲憂今以既治爲安。吐蕃以許婚未往謂吐谷渾離之也秋擊破之且寇松州侯君集擊却之使謝而更請。爲薛延陀漸疆分

真珠二子爲小可汗。冬置屯營飛騎。西突厥二分。十三年春正月房玄齡加太子少師領度支。停刺史世襲終以封建爲不利已。夏四月如九成宮顏利弟結社率作亂伏誅帝於是知河南分置爲失策也。五月旱魏徵疏帝用民力而文曰百姓無事則驕佚勞役則易使。

史書

卷六

唐太宗

卒

秋七月還阿史那思摩爲突厥可汗賜之李姓使帥其種落。貞觀建牙。八月朔日食。高昌絕西貢且徵朝不至。薛延陀請爲導。十二月侯君集以交河大總管伐之。

十四年春二月詣國子監觀釋奠聽講孝經賜帛偏帝故好學重儒卽位尤急徵選故學官多名儒增廣學舍貞觀三千授經及屯營飛騎侍子入焉皆以柔其氣也以師說多門命祭酒孔穎達總諸儒定五經疏以爲正義詔求遷周陳隋名儒子孫。三月流鬼入貢其地濱於北海蓋去京萬五千里。唐兵臨磧高昌王文泰失恃而憂死君集盡下其城得戶八千耳置西州安西都護。更定戊寅曆

嫂叔舅始爲之服。以稽緩給使。貶司門員外。魏徵諫曰：「臣者易生人言，且獨行遠使，非貽謀也。」十二月，下侯君集、蘇定方破高昌也有私，岑文本疏命將出師，主於克敵，故有貪而可寬，廉而必誅者。戰勝敗績，其大節也，乃釋。

十五年春正月，文武公主嫁吐蕃。命博士曰才判定陰陽雜書才準理以爲序次，則皆可廢矣。期以來年二月封禪，草禮命使矣。夏，李太微而罷，然薛延陀瞰之，欲爲思摩之并。太子惡詹事于志寧之驟諫，而遣刺，免於寢塊。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遺絹覽勝，發鄉思於隋人，則泣者布野。歸以可伐復，帝曰：「數郡地耳，直數萬卒也，吾以

史書

卷六

唐太宗

李

山東雕瘵未復。徐勣并州十六年而邊靖，帝曰：「朕之長城，壯於煬帝築者矣。」冬十月，爲兵部尚書。思摩以大度設之師，保朔州，使告急。徐勣出朔方，帝戒諸將曰：「虜馬疲於踰漠，已救思摩燒燼矣，合力擊其將退也。」十二月，勣敗諸諾真水，斬虜五六萬，凍漠北死者十八九。薛延陀遂弱，以是戰也。魏王泰以奪嫡也見異。

十六年春正月，上括地志。月給乃踰東宮，褚遂良曰：「嫌媛之漸不塞，恐巧佞乘機而動也。」將居以武德殿，魏徵曰：「薛於東宮，海陵以死，徙死罪實西州。」括浮民附籍。夏六月，太子得詔用庫物勿制，則六旬發取七萬。左庶子張

玄素諫以書，幾斃尸奴。魏徵疾，輟殿材爲之構堂，褚遂良爲太子慮，帝曰：「吾傳徵也，疑端將絕，強起爲太子太師。」西突厥咄咄寇伊州，安西郭恪擊敗之，還則爲國人所逐。何力歸省，突厥劫而歸之，薛延陀何力截耳而不屈。

帝聞許婚薛延陀而求之。十一月，高麗蓋蘇文弑王而立其弟，爲莫離支輔焉。帝欲問罪矣。爲廣州都督党仁弘念功宥罪，而席藁南郊。曰：「法受於天。」魏徵寢疾。

十七年春正月，帝及太子問之，指衡山公主女其子也。卒撰文書碑曰：「鏡於人知得失，我今亡之矣。」謂褚遂良、岑造漆器耳。諫者何以多也。對曰：「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增修

史書

卷六

唐太宗

李

金玉不可救矣。遂良於是徵風。圖功臣於凌烟閣。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王孝恭、萊成公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衛公李靖、宋公蕭瑀、裴忠壯公段志玄、夔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薛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郕公張亮、陳公侯君集。然是時張亮已聞其反謀，以克高昌下獄也。鄉襄公張公瑾、盧公陳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滄襲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勣、胡壯公秦叔寶二十四人。若裴叔劉文靜功在開創，以死徙不與矣。齊王祐賜死，爲殺長史權萬紀也。東之過嚴，故小人親之，必以人家國傾也。

勢在倂之以爲鬻不在險之以爲市。太子不法左右突厥莊而志思摩設也。漢王元昌有罪見譴獨善之韋挺杜楚客皆輔魏王結客發聲太子以傾故過多上聞帝爲殺太常樂童以比昵顧廟祭之宮中養死士紇干承基曰刺魏王然數月不朝者則反計定之侯君集矣承基復連齊獄告變圖自贖然後帝以責承乾對曰懼爲泰所圖謀安計於朝臣故見誤耳然願無立泰也既廢承乾爲庶人諡及漢王并與亂者將遂立魏王長孫無忌以晉王治請褚遂良贊之泰則以善於元昌恐治也帝入見治色詰其故然後知太子果落泰度內也罷朝帝對無忌玄齡勸遂良

史書

卷六

唐太宗

李

語至投牀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無忌遂得請蓋長孫皇后之嫡也雖柔仁近儒而過舉未聞固當立帝使無忌曰汝舅許汝遂以定泰降爵郡王著之令太子失道藩王親伺者兩置永絕爭端爲太子置三太無忌玄齡瑒皆重臣也儀隨行後坐書名既乃以瑒詹事勳同中書門下三品後遂爲相臣兼官六月朔日食太子入侍帝遇物引諫問月詔知左右屯營兵馬事薛延陀來納幣獻馬羊契必何力曰緩婚期以靈山之會而絕其不親迎也則夷男可以志死大國失親而諸部並貳也二子爭而坐制之矣帝行其策將以優高麗使契丹韃靼長孫

思曰是懼之使脩守也乃封高藏遼東郡王杜正倫侯君集皆魏徵所嘗薦宰相才也既及承乾之亂或謂徵錄所疏以示遂良故直諫秋七月停婚陪碑褚遂良知起居注命啓視守官弗與曰天子所以猶有所畏者也房玄齡成實錄顧命直書殺太子齊王曰行者周公之事九月新羅請伐高麗曰與百濟絕我朝路帝弱太子謂長孫無忌曰恐不能守社稷吳王恪也才對曰以守文太子可矣儲副非可常易者也蓋爭之固以隙於恪蓋蘇文不奉詔

史書

卷六

唐太宗

李

十八年春二月使還議伐褚遂良諫李勣曰前日薛延陀之窮追非以魏徵之言中更無類矣帝曰然定親征遂良曰高麗外也且一將任取而輕行遠舉爲不聽三月萬徹爲右衛大將軍帝曰其將兵也不大勝則大敗然與勳道宗皆今名將也勳道宗不大勝亦不大敗帝品羣臣曰以交相警也無忌能斷而短於治兵文本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泊堅貞然尚然諾朋私馬周敏而直使多稱任遂良每寫忠忱鳥飛依人而得憐士廉唐儉所少規諫耳師道純以怯懦無益於緩急焉耆貳於西突厥郭孝恪擊虜其王以獻蓋蘇文貢白金稱遂良比之宋郗鼎以使者屬吏冬十月朔日食帝如洛陽以問隋

故將鄧元琦曰道遠運艱東夷善守召洛州刺史程名振語方略失拜怒以試之數對愈明以爲驍騎將軍張亮泛萊五百艘李勣步騎六萬及蘭降胡之兵正名弑逆而問罪思摩不能於薛延陀悉衆南度十二月入爲右武衛十九年春正月發洛陽爲比干諡曰忠烈祭魏太祖操於魏曰一將有餘萬乘不足也三月定州諸侍臣煬帝四出無功固當雪其恥太子監國劉洎與守將行諭之對曰大臣有罪臣則行誅乃怪其妄發夏四月勣軍至玄菟張儉之前鋒有捷五月航海之師拔沙里勣拔蓋牟遂進薄遼東救至者四萬道宗以四千騎迎破之帝至遇負

史書

卷六 唐太宗

李

土填塹卽馬上命載以帥從官遂拔其城以爲遼州思摩矢傷大巖城帝爲吮血契苾何力陷陣槊中其腰東於而戰城降以爲巖州稱薛延壽惠真以十五萬救及安市城帝曰爲延壽策者三下在與吾戰必成擒矣戴虛言於延壽曰唐帝不可與爭也惟出奇固壘可老之此帝所謂上策也乃不用而障安市城東南帝登望江夏王曰高麗傾國矣假臣精兵五千平壤可襲也惟帝善用奇况道宗發之而臣不應蓋殫思在陣中之奇勣以萬五千人前障無意高麗人後衝勣交後衝塵起親帥鼓角旗幟四千上北山以起伏兵鼓譟並進時薛仁貴白袍自標大呼陷

陣皆披靡大軍乘之延壽惠真降驛報太子朕之爲將也秋九月薛延陀真珠可汗死多彌殺其兄而立遂衰

安市兵精而險其主能守帝所聞也故白曩之下欲連之攻建安勣則畏後議既欲移師烏骨無忌曰天子不可以乘危築土山攻之六旬不下而班師者惟帝在行自視已重也向使遣將而用偏師則隋時且下之矣然兵行有制其還也先度戶口而後耀兵故拔口七萬斬首四萬戰士亡者三千耳無不勝之戰也還時城主登城拜送亦帛賜勣事君冬十月遣祀魏徵立其仆碑曰徵也在必能止東行營州祭戰亡謂薛仁貴故將皆老矣新進喜得卿也十二月薛延陀寇夏州還殺劉洎或言且誅異已者而行廢立

史書

卷六 唐太宗

李

二十年春三月帝疾詔太子聽政刑部尚書張亮以多養假子斬閏月朔日食夏六月西突厥入貢且請婚使割龜茲于闐疎勒朱俱波爲聘回紇擊敗薛延陀震之以江夏王之師則殺多彌據其地餘民走者奉咄摩支方表請帝以遼東遼志計西滅以示威遣李勣降之靈州國衆既破於道宗於是勣勒諸部若回紇十一姓皆置官司乃下詔盡北溟以爲州實混元之未有告廟示天下蕭瑀踴行忤世請逐初於佛而復窺朝堂冬十月貶商州

詔曰梁武簡文之事僥幸而至矣皆以覆國喪身而宗沉瑀曾不茲鑒以大臣出家而違異十二月生日罷宴曰悲不逮養

二十一年春正月開參天可汗道於突厥回紇之間置六十八驛將復伐高麗朝臣曰冠善守然皆失耕矣偏師亟擾之可不戰而取也乃遣牛進達李勣夏四月作翠微宮置燕然都護李立素首爲之六府七州之獻惟杯酒五月翠華宮謂侍臣曰朕平定中國兼服夷狄者視人善若已有且棄短取長禮賢而憐不肖正直之士未或黜責也愛不分以華夷故其部落知依五者功之所由成

史書

卷六

唐太宗

至七

勣破南蘇城秋七月作玉華宮牛進達拔石城

骨利骨遣使入朝姚伯子曰以言其地晝長夜短吾以徵晦明殊曷而日未嘗不在天也十二月遣阿史那社爾擊龜茲時來王之酋以百千數結骨赤契絲晴朝

二十二年春正月帝歎第髮爲繡月作帝範賜太子曰脩身治國備其中矣古哲王所以爲後世師也竭力爲善期在粹美朕若縱一乘而身不可保矣薛萬徹伐高麗浮萊州玉華之費巨億充容徐惠疏曰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矣國安不在境廣君亂起於人勞珍玩斧斤錦繡雕華作法者貴儉若之何勞繕相繼而華靡示於後嗣或

伏闕訴冤侍中崔師仁以失奏流連州三月故隋愍后卒詔祔煬帝於江都夏擊降松方蠻西突厥葉護賀魯降中天竺阿羅那順纂立以攻朝使右衛長史王玄策潛脫而起夷兵虜之以歸蕭瑀之貞福蓋帝曰行爲謚實初太史占大白晝見女主昌三世當代者武王帝以官行名已殺李君羨而問李淳風對曰兆成宮中矣三十年殺唐子孫殆盡者也帝曰吾且盡殺似曰違天重禍儻去老而少生則且無類矣梁昭公疾以不止東征爲失職也表諫伐高麗而後卒秋八月朔日食高麗船役及於劔南山麓冬十月雅眉印反殺以貴十一月奚契丹內屬爲龜茲出師者降處月處密斬焉耆然後虜龜茲王布失畢而歸

史書

卷六

唐太宗

至八

二十三年春正月以爲武衛中郎將車鼻自頡利之敗也避地金山之北得其餘衆以漸張徵朝不至擊之以即將高侃三月帝有疾夏四月如翠華宮車鼻無忌適見而托之太子且曰無忌處取天下功多勿用間之崩遣詔罷遼東兵六月太子卽位始改官名避先帝諱李勣召自營州其無忌並同三品太宗之以其術御其下者至死而不怠也無故而出之使歸恩其用之者秋八月晉州死殯者五千居也陶穴則鎮之而壓矣已社爾何力

請殉昭陵弗許。然立石像二十七。北司馬門則擒胡也。承乾死後。泰自順陽徙濮王矣。冬十二月。詔開府置屬。

高宗天皇帝

永徽元年。帝柔而不立。善惡攝之。皆必從也。邪未中。而弼聽純。喜太理。唐臨之祥刑。春正月。召朝集使。陳便宜。日見十刺史。民政是詢。大臣諫官。言而庸也。故貞觀永徽無間治焉。百姓阜安。其初誠可與守文。夏六月。高侃至阿息山。車鼻發兵。無應者。走而為擒。姚伯子以此見唐威之震也。秋九月。置狼山都督。盡突厥為內臣。郡有單于。瀚海。而北邊無寇者三十年。蓋一統之初。莫唐為大也。然夷禍常自內發。治少而亂多。則又以窮大而疎於防。冬十月。褚遂出為同州刺史。

史書

卷六 唐高宗

三

二年。春正月。西突厥沙鉢羅寇庭州。武侯大將軍梁建方討之。冬十二月。處月朱邪孤注殺招慰。結於西突厥。三年。春正月。高麗遣使入貢。討沙鉢羅之師。大戰牢山。擒孤注而歸。御史以逗畱劾。及其副市私駿。大理李道裕請以實中。帝曰。法官也。而馬媚。則朕不足信其臣也。王皇后未有子。中書令柳奭為保寵。謀秋七月。后請立陳王忠。是歲。戶計未登四百萬。去隋猶倍差也。然戈靖而息者世矣。故隋夫賦田二十而不足。唐初百畝而有餘。洎

乎不給百。而買賣任之壞矣。或曰。周之井田。何以能常其百。曰。畝百步耳。故制田。自步始也。然則變通之方。曰。始於就山澤中於遷牧圉。承乾之敗。三駙馬謀立荆王元景。杜遺愛尚高陽。用黠僧。構為兄弟之訟。與遺直爭封邑也。無忌鞠獄。刑事以蔓。

史書

卷六 唐高宗

七

勝蕭淑妃之寵。令蓄髮而潛納之。入則王蕭皆傾。五年。春三月。進昭儀帝為加贈武德功臣。士彘得列屈突通。夏四月。帝在萬年宮。夜水犯玄武門。郎將薛仁貴登枕呼警。然後帝得乘高。都人死漂三千矣。六月。恒州大水。後之君子。於是識天道。而當時忽焉。冬十月。築長安郭。是時封事莫聞。仗下謚聲。宰相方罪妄言者。帝怪之。引言及五品。昭儀急攘位而行。忍后孩其女以出也。即潛殺諸牀為歡。以逐帝。乃啓被而驚。帝發言於后之殺吾子。則捷以抵之罪矣。廢立定。而難舅氏偕昭儀就飲焉。貨委十輿。官其三孽。酒酣微及之。而言他。許敬從史其

說必折以正。

六年春正月，新羅愬高麗收其城，營州都督程名振救之捷還。夏，帝欲特置宸妃，侍中韓瑗中書來濟曰：「非故也。」

王后壓勝之誣，及於其母柳。秋七月，柳奭貶營州。中

書舍人李義府回邪處得罪，王德儉謂曰：「立昭儀，即叩關表請，超遷侍郎，敬宗及崔義玄、袁公瑜以有可翼之矣。」

九月，帝退朝，召宰相，遂良不知勅已貳而賣已也，曰：「不可。」使帝有殺元舅功臣名，請先以死爭，勅稱疾，于志寧偕之。

入，帝曰：「昭儀有子，欲后之。」遂良以先帝所託，后不可廢，對明日，帝復言，則明謂更事昭陵，非以示後世，叩頭還笏，韓

史書

卷六

唐高宗

主

瑗來濟因爭之以書，帝猶束於公議，他日，勅獨入，語以遂良不可，且已乎，勅對家事不必外問，敬宗宣言，田收易妻，以堅之，遂良貶潭州。冬十月，廢后而立昭儀，彼內樹者喜於有所更，以市寵，而自計，孰知天下之大亂，遂自此決其機也。武既后弑，王及蕭以帝遺恩，如洛陽，義府參知政事，則請易太子。

七年，改顯慶，春正月，忠廢為梁王，而立弘武所生也。二

月，武士彠爵周國公。夏六月，以高祖配天，太宗配五帝於明堂。冬，程知節大破西突厥於鷹娑，副王文度稱自監其軍，殺降取寶，以不及敵而還，惟前軍總管蘇定方預

知其矯也，語知節表聞，邦之聽。是歲，義府家有犯大逆，丞畏鞠而自殺，李猶之挾媚而恣威也。侍御史王義方對仗讀彈文，以毀辱大臣貶。

八年春三月，義府兼中書令，則謂天下無虞，請隔日奏事。

義府敬宗相，謂韓瑗來濟欲謀不軌，故以用武之地授遂良，乃皆遠刺，遂良徙桂州。伐突厥，即遣定方。冬十月，

大破諸曳咥河，地雪二尺，定方曰：「虜必以我為不能追也。」兼行及諸牙帳，沙鉢羅既獲，西突厥乃分置崑陵濛池二

都護，即降胡為可汗，曰：「與昔亡繼往絕。」以洛陽為東都。九年夏五月，徙安西都護於龜茲。中書令杜正倫不堪

史書

卷六

唐高宗

主

義府之怙權而黷也。冬十一月，訟與帝前以偕出，后思脩怨于志寧之中，立亦且為尤，敬宗承以獵其瑕。

十年夏四月，太子洗馬韋季方有獄，敬宗急之自刺，曰：「與無忌反，懼形見而誅也。」因曰：「無忌佐先帝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為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不先恐難制也。」乃削官

封黔州安置，時遂良已死，志寧乃與瑒之貶，憤臣既矣。以崇武氏六月更姓氏錄。秋七月，籍殺長孫無忌，柳

奭韓瑒妻子流嶺表。冬，蘇定方討降思結。

十一年春二月，后以帝如并州，集燕，老婦有版授，若漢高還沛之為也者。夏四月，作合璧宮。六月朔日食。秋

廢梁王忠爲庶人囚諸黔州。爲孤高麗伐百濟。蘇定自處山濟。虜其王義慈得戶七十六萬。豈生意在東方。故獨繁庶乎。厥城二百因五都以定五都督府鎮以郎將劉仁願。后以帝苦視參決焉。契冬十月章奏遂委之。帝退而授以權矣。后能籠用諸惡人不使測焉。亦庸君子不以志正迹拂也。而帝永年遂其術。是以能改命房帷。十二年改龍朔夏四月遣伐高麗。蘇定方捷洹水以圖平壤。契慈何力復渡鴨綠詔還師以洹江總管之辛。六月以西域諸國爲八府七十六州。鐵勒葉護犯邊武衛鄭仁泰討之。

史書

卷六 唐高宗

主

十三年春正月改百官名姚伯子謂兆於改物。三月葉護軍拒天山十人挑戰薛仁貴三發三殲度磧擊獲其兄弟者三仁泰顧擊掠已降使得遠遁仙萼河以棄功契慈何力爲安撫使鐵勒乃共執葉護。百濟故將福信立故王子豐於周留城而圍仁願起劉仁軌帶方刺史前門以與仁願合然新羅還於糧置平壤師班是以孤軍當其得王而初振在朝是以謂危救西歸而仁軌曰燃百濟之燼高麗無滅期矣守便宜秋七月大破之熊津乃詔益以青淄萊海之兵七千豐殺福信而求倭救。颶海總管蘇海政爲討龜茲發西突厥二部素不相能與昔亡短斯而繼

往絕亦死。由是十姓無主而附於吐蕃以滋其強。來濟在廷州有突厥之寇曰吾當死也久免胄赴敵以卒。

十四年春正月義府以右相典選上責其鬻官而對語不臣時望氣丘隴間夏四月流死雋州。達萊官成穆仗居之故宮更名西內。吐蕃強值西北皆窺餘攻吐谷渾則曷鉢不支而涼州依詔分屯涼鄯六月蘇定方卽諸軍節度。熊津總管孫仁師將浮海之師至仁軌以趨周置曰虜之巢穴也秋九月敗倭兵於白水豐奔高麗百濟旣降仁軌留鎮經理其民立唐社稷屯田訓士以爲高麗儲備仁願將師還帝嘉之曰皆仁軌之功也。雲中遷突厥漸

史書

卷六 唐高宗

主

蕃請可汗以親王。

十五年改龍德春正月殷王旭輪遙領單于大都督仁軌爲戍兵請代冬十月仁願代且至則令收獲辦具而自請留乃詔狀餘降熊津都尉助之招撫。后居道士爲厭勝宦者王伏勝以告密召同三品上官儀草廢詔惡於武之粹至解之以儀之教也許敬忠奏及故太子忠謀逆而皆得死故天下結舌以帝不可與言也勸獻諛以陛下盡善無可諫已自是朝稱二聖雖小事非垂簾莫決矣。太僕張萬歲武德初受赤岸之徙牝牡三千麟德馬至七十萬匹。

十六年冬十月以封禪發東都

十七年春正月封泰山禪社首而乾封改元以夏還宮老子於是尊玄元皇帝蓋蘇文死男建爭莫離支而逐男生使請六月遣契苾何力麗同善秋九月同善兵戰勝冬十二月李勣為遼東大總管

十八年夏問何以不進賢李安期曰懼以朋黨違議故杜口秋八月朔日食九月勣拔十七城左武衛薛仁貴大破諸金山元萬頃檄文曰不守鴨綠之險男建以置戍焉兵乃為阻

十九年改總章春仁貴以前鋒再破高麗兵二月拔扶餘

史書

卷六

唐高宗

五

城勣進拔大行夏四月慧兄五車帝避殿如禮許敬忠解以高麗將滅帝曰飾言唐兵遂渡鴨綠圍平壤秋九月城拔降其王高藏冬十月帝將餌烏茶不死藥御史郝處俊曰先帝餌婆婆寐以死乃止高麗俘至先獻昭陵乃分九府四十二州百縣統以安東都護戡於中國之師而兵荒自敝者餘二十年得戶尚及七十萬西北地雖廣曾有其眾乎隋唐之初敗或有易視之心也夫薛仁貴總兵二萬為之鎮撫師還赦罪逃亡太子弘曰或遇疾不前或樵采為獲或海波漂沒或深入見殺不察則皆逃矣乃止

二十年春二月李敬玄郝處厚同三品三品始入衙明

堂之制基地八畝宇天圓覆門墻階級窓櫺楹柱栴栴枅栱皆有陰陽律歷之數夏四月遷徙高麗戶三萬八千江淮山南京西六月朔日食秋九月大風海溢李勣死末路之任罪也專則功不足贖之矣裴行儉為司列少常伯始設長名姓曆勝引銓注之法選士蓋唐選文以身言書判武以騎射翹關負米二部甲列門下給事侍中侍郎參駁而後聞宏辭拔萃之科入等得即授官嶺南黔閩都督士選然州縣之任必其士人年皆有考官滿四考部相交持則不偏文武有格則難奸而論者以為失於德舉登甲科者餘刑辟行觴乎文以藝取人風之也倩代已有其時

史書

卷六

唐高宗

五

二十一年改咸亨春三月許敬忠致仕附賊以與忠良執仇有人心者所同恥也其謚繆者博士袁思古摘小疵以寄公義突厥子弟給事東宮西臺舍人徐齊曰非所以習之端良也又曰陛下齊獻公之所自出今周廟修而齋廟毀非所以資孝也夏六月朔日食吐蕃陷西域罷四鎮遣薛仁貴以討郭待封副而恥為之下秋八月軍至大非川約輕兵逐利仁貴進至烏海待封以重行而棄軍矣退則吐蕃乘之而大敗以約和還師皆免死除名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朔。日食。

二十三年。春二月。徙吐谷渾於靈州。故地悉入吐蕃矣。其使人貢。問所以強者。議必自下。起上酌利而行之。冬。十

一月朔。日食。許敬忠在史職。憑臆而實洎。

二十四年。春三月。詔同三品劉仁軌脩國史。冬十二月。

弓月疎勒降。新羅多納高麗之叛。謀據百濟。

二十五年。改上元。春正月。劉仁軌討之。其王法敏謝罪。

三月朔。日食。武承嗣襲周公。秋八月。稱天皇天后。

始爲母父在。服三年。

二十六年。春三月。百官陪祀先蠶。議攝政。郝處後曰。魏令。

史書 卷六 唐高宗 主七

皇后無臨朝。所以杜亂萌也。高祖太宗之天下。而委之天后。后陽不加罪。密引文士元萬頃劉禕之。假著述參決。則北門學士重。而宰相之權分。太子弘惻心一幽。以語

帝。即日蕭出之。公主得婚。而太子得醮。帝思其仁孝謙謹。而敬皇帝以爲謚立。雍王賢爲太子。秋七月。杞王金澄

州安置。剪落宗室之漸矣。

二十七年。春。吐蕃寇鄯州。秋八月。始遣使注南選。四年

一遣。或犯昭陵柏。大理奏當。而命殺曰。無以解不孝。寺

丞狄仁傑引漢盜取長陵議。乃從。仁傑擢侍御史。以長厚

行正直。故善人以歸。而惡人以化。容其身於亂世。而能有

濟也。冬十月。裕享太廟。博士史粲之議。五年而一裕一祔。郇王素節以著忠孝。論袁州安置。

二十八年。春二月。還高藏於朝。扶餘隆於帶方。至。卽以畔召還。而徙死。舊城沒於新羅。餘衆散入靺鞨。然後高扶與氏實亡。夏四月。河南北旱。遣賑。御史劉思立曰。使有參迎簿書。皆以農擾也。委之州縣。民靖而惠實。

二十九年。春正月。百官四夷門朝天后。中書令李敬玄

抑邊奏。劉仁軌時鎮洮河。知其不閑也。故薦之使代。夏

將討新羅。侍中張文瓘諫。東西俱發。恐公私偕敝。且新羅不犯邊。師以止。然高麗棄矣。敬玄以十八萬敗績於青

史書 卷六 唐高宗 主八

海。喪其副總管。王孝傑沒入吐蕃。黑齒常之襲走吐蕃兵。然後妻師德得收集散亡。太學生魏元忠以將不擇人上封事。召見。直中書省。

三十年。改調露。春正月。狄仁傑從幸東都。請以左司王本立付法司。曰。怙恩作威。帝欲原之。仁傑爭曰。必欲曲全不

立。則請黜臣。以爲忠貞之戒。夏四月。命太子賢監國。明

審有譽。西突厥遣吐蕃以侵安西。裴行儉請波斯質子

以行。若待涼西州。召四鎮子弟會獵也。者近萬人。倍道西

掩。突厥阿史那都支。李遮旬。駢擒矣。築碎葉城於安西而

還。冬十月。溫傳奉職。立史阿那泥熟旬。以反則突厥與

州者皆應衆遂數十萬拔犬羊之性難靖也。敗長史蕭嗣業以寇定州。霍王元軌設疑退之。乃使曹懷舜屯井陘。在獻屯龍門。十一月。以定襄行軍大總管授裴行儉。

三十一年。改永隆。行儉至朔州。曰。虜以掠糧敗嗣業。必我焉復。不大挫。無以通運矣。糧車三百。陌刀勁弩。部壯士焉。羸援以行。險有覆矣。抄至羸走。甲士闖出。起其覆虜。無還者。至單于府。塹營周矣。及暮而移。前營則夜雨沒之。士問故。曰。惟我從之無危也。春三月。大破諸黑山。擒奉職。斬泥熟。餘寇保狼山。乃召還儉。代以崔知悰。秋七月。黑齒帝之擊却吐蕃於河源。以爲經略大使。遂與屯田五千頃。果書。卷六 唐高宗 二九

歲五百萬石。置烽戍七十餘所。河南戰守。是以有備。吐蕃是時攻破安戎城。盡降西洱諸蠻。東接梁松茂。南鄰天竺。西奄龜茲四鎮。北抵突厥。地方且萬里。不獨有古涼州。羌皇已也。是以崛強西方。方且嘗嘗太子而譽其王。以逢刺。后億太子爲之也。用廢賢而立英王哲。冬十一月朔。日食。

三十二年。改開耀。春。阿史那伏念立爲可汗。溫傳連兵。寇乃復行儉。曹懷舜出長城。伏念襲敗諸橫水。其妻子尚留金牙山。秋。行儉自陞山。務在貳敵。交程務挺。掩取金牙之孥。伏念還則無歸。走則後躡。遂執溫傳以降。餘黨皆

平。以二人歸之京師。許以不死也。裴炎故斬之行儉。遂稱卒。冬十月朔。日食。徙故太子賢巴州。

三十三年。改永淳。春二月。立太孫有太子在。則非禮矣。欲置屬而不果。夏四月朔。日食。關中饑。如東都。而慮草竊。御史魏元忠。以一盜偕行。竟途無亡。西突厥率十姓圍弓月。安西都護王方翼救之。破諸伊麗三姓。再合寇。又破諸熱海。擒酋三百以靖。吏部侍郎魏玄同言。委天下士於選部。此魏晉以來所以多失也。周漢所以治。在簡賢以爲百司之正。僚舉委焉。夫照有所窮。故總之吏部。不如分之羣司。將相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以其或史書。卷六 唐高宗 二九

出外四品下也。命以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平章之起。以資任淺。而和政事始也。五月。洛溢。關中蝗。旱人相食。秋七月。作宮嵩山。有徧封五岳之思矣。御史襄行。李善感諫。封岱而歲以不稔。四夷且內侵。何用勞民而營無益乎。雖未納。而人新於聞諫。則以爲鳳鳴朝陽。殺曹王明。薛仁貴討突厥并州之寇。而不之信。免胄示面。則骨驚。祿以衆拜。而大破矣。吐蕃寇河源。婁師得白水八捷。以爲經略。

三十四年。改弘道。春二月。突厥寇定州。圍單于府。夏四月。步落稽發埋佛以稱帝。程務挺王方翼平之。五月。突

厥寇蔚州。崔智辨以豐州邀擊爲獲。議棄豐。司馬唐休景上書州阻河而當虜衝。郡縣自秦漢貞觀置之西北始安。若棄爲虜有靈夏之民不居矣。秋七月。以疾詔太子監國。裴炎劉景先郭正一兼東宮平章事。冬十二月。帝崩東都。太子卽位。遺詔軍國大事必取決天后。是則成周舊名帝也。遷政事堂於中書省。

武曌

中宗嗣聖元年。春正月。帝不知鑒於武而惟韋后之悅。又忘其權之有制也。以后父玄貞侍中。裴炎爭之。則曰。與以天下。惟吾也。炎懼權分。以白曌而成廢立。二月。以帝爲

史書

卷六

唐高宗

全

廬陵王而幽之。虛立豫王旦。政事無預也。改元文明。飛騎飲坊曲。或告以謀起帝而得官。告密之門乃自此開。曌安東都。劉仁軌致戒於漢之呂后。三月。殺故太子賢。夏四月。遷中宗於房州。又於均州。秋七月。宣瑞石於朝堂。左丞馮元常恐遂稱革命。曰。天下何取誣也。九月。曌更制改官。變易旗幟。及於改元。以唐且周示已。立武氏七廟。而後裴炎及於防微杜漸。英公敬業起兵揚州。附義者旬日十萬。曌讀檄得駭。賓王以罪宰相失才。初裴行儉浮薄。擢賓王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其所謂致遠之器若蘇味道者。模稜爲媚於周。取相而已。敬業一奮。克盡

史書

卷六

唐中宗

全

武之德。乃勸所慮爲不肖子也。忠義不明。苟持祿保妻子。則世俗以爲大福澤也。已曌使御史魏元中監左玉鈴。李孝逸拒之。裴炎乃謂曌反政。則起兵者無名而自平。諸武不悅。坐反以死。是時承嗣及再從三思。覲非望。每請除唐宗。魏思溫說敬業直指洛陽。薛仲璋爲退慮。曰。先常潤思溫曰。山東豪傑。蒸麥伸鋤。以俟者。惋武氏之專制。相信。在趨義也。蓄縮巢謀。適解之體。不如急前。敬業竟取潤。以孝逸至。回軍下阿溪。而前敬猷於淮陰。孝逸戰臨淮。不利。按兵矣。元忠闇於順逆。謂勝敗關安危。爲之畫勝策。敬猷旣破。則敬業爲焚天下。自是無敢爲唐舉者。以與謀斬程務挺。突厥宴飲相慶。又以流死王方翼。二年。春正月。改垂拱。三月。遷中宗於房州。夏令官民得自舉。秋。以阿史那元慶爲典。昔亡可汗。懷義以僧幸。主營宮禁。其徒有繁。補闕王求禮。初猶有請闕之表。寢廣。而以宣淫。三年。春正月。嘗睿宗以歸政弗敢受也。二月朔。日食。李孝逸貶死。克敵未諧。元忠之瀕死者三四。三月。銅匱受密奏。而周興來俊臣索元禮輔虐以酷吏。秋九月。以斛瑟羅爲繼往絕。新豐以山出更慶山。江陵人俞文俊上書。女主當陽。故地氣隔塞。而山變爲災。同三品劉祿

之私謀反政。

四年夏五月，鞠之他罪。睿宗爲理，禪之曰：「速吾死矣！」沐浴就刑。骨爲祿冠朔州，却於黑齒常之散入磧北。九月，號州楊初成，募迎房州，不克而死。大飢。

五年夏六月朔，日食。當時立武氏奉先廟，作明堂，承嗣復使獻洛水瑞石，而李武以猜。狄仁傑巡撫江南，獨存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則亞此之賢，皆焚毀矣。以抑斯民，式德存報之心，而所損恐愈多。秋八月，以受圖召宗室，朝明堂。諸王相驚曰：「其聚李宗而殲諸黃公，誤以唐宗廟書趣之。」起兵期而莫之定。琅琊王冲起博州，募得五

史書

卷六

唐中宗

全

千人耳。越王貞以告壽州刺史趙瓌，其妻公主也。厲之先帝曰：「寧爲忠義鬼，狼狽起兵，則琅邪已潰死矣。」焚武水南門之回風，丘神勣爲器拒博州，掠殺吏士以爲功。越王貞亦以戰敗死。蓋一動數十萬，而二王所召募無過五千者。其衆寡之不敵也，以連二王，殺韓魯霍江都王，駙馬公主多死者，遂拜洛受圖。姚伯子曰：「姚姁權數不減，聖夢乘並起，終阻易呂者，畏磐石之宗也。」貞觀詔議封建，豈非長慮子孫重外援而救內禍哉？羣臣偷小安而共沮，以至老孤據宮而恣噬，豈三后子孫盡乏東伴朱虛才勇哉？民不爲虛王用，兵未出境，震之反謀而潰矣。向使聖無中睿之顧，

周寧有還唐日耶？大抵宮官外戚宰相宗藩環爲國止，塞之此必發之彼，有國家者亦惟權其利多害少者，期得久長之術而已。將道雅州爲西襲陳子昂曰：「吐蕃貪蜀富久矣，以阻障隘也，而爲開道。」

六年春正月，大饗萬象神宮。睿宗承其亞獻，周祖配食。唐矣。以謀反殺諸宗室二十餘人。秋，宗待賈擊吐蕃而大敗。安西都護唐休景收其餘衆以安。冬十月，殺鄭王。敬每有殺慘，陰雲四塞。一爲縱舍，天則霽明，多引以諫，緩刑而不能改其慘。十一月，周正紀年。改天授，全於篡矣。除唐宗室屬籍。

史書

卷六

唐中宗

全

七年春二月，始策進士洛城殿。秋，侯思止王弘義以酷暴爲侍御史，初開立本假佛法，撰地獄圖，聖肖之而奇刑。與善人更受其慘，時連坐以狄仁傑諫免者千計。徐有功李日知皆喜平反，時稱遇俊臣必死，遇有功必生。殺諸王反故太子賢二子。唐遣獨有程幼之南流者。九月，聖稱周皇帝，時黠僧或飾經勸募而彌勒下生，遂傳爲歷世亂由。睿宗乃改皇嗣而從武姓，承嗣三思王魏王梁矣。薛紹誅而太平公主竄，聖多其權略，使武攸緒殺妻而婚之。冬十一月，西突厥入居內地，更其酋號曰竭忠事主。八年春二月，誅金吾丘神勣，周興連而南流，殺於仇家索。

元禮亦以別誅。夏四月朔日食。璽之篡也。侍御史傅遊藝勸明鳳閣侍郎宗秦客勸潛秦客尋死。竄遊藝并而青綠朱紫平章事矣。秋九月。夢登湛露殿。誅死。鳳閣舍人張嘉福窺諸武之有覲也。使王慶之表立武承嗣。格輔元岑長倩。歐陽通以未卽順也。而武之死矣。姚伯子讀此以璽志立武也。然果志立武也。使侍郎李昭德斬慶之。取言廢皇嗣也。及昭德從容於子當承母。而侄不能爲姑立廟。申以天皇之血食。不可使立異姓絕。而若然者。未志傳武。何用徒篡以毒天下也。

九年。改如意。復改長壽。春正月。使存四方舉人。至無賢愚。

史書

卷六

唐中宗

全五

引見皆擢用。姚伯子總觀璽所諸夷。而歎大貴者戕之。賤者興之。此趙高所以眩惑二世而亡秦者也。說者謂廣收精取。獨盡人才之用。果別有善操其術者與。然時語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麴心存撫使睇目聖神皇矣。郭東都。狄仁傑。魏元忠。連反謀入獄者七族。來俊臣巧致之也。事曰。偕貶縣令。而遽不及俊臣。故得窺其所樂。以多殺。夏。顧禁天下屠殺採捕。李昭德密語魏王權重。璽曰。吾侄也。對曰。何如父子。子以篡疑。而謂侄其可信乎。秋七月。承嗣罷。昭德同平章事。皇嗣既定。仁傑乃得推廣其意。而圖復辟。王孝傑審吐蕃情。而得歸。冬十月。以唐景休請。

復四鎮使之將。遂取龜茲。于闐。疎勒。碎葉。置安西都護。戊午。婢有憾於睿宗。請殺其元妃劉德妃。寢命宰相撰特記付史館。

十年。春正月。婁師德同平章事。日賢仁傑以薦。尚方監裴匪躬。以私謁皇嗣。腰斬。異謀之告紛起。太常工人安金藏明之以剖心。秋九月朔日食。河溢棣州。

十一年。夏五月。改延載。秋八月。鑄天樞。九月朔日食。譖李昭德曰。專以貶南廷尉。御醫入侍。用發懷義之妬。明堂焚。而不敢問也。不堪反目之醜言。然後使殺之。

十二年。改證聖。春二月朔日食。秋七月。吐蕃寇臨洮。王

史書

卷六

唐中宗

全六

孝傑討之。璽依於佛。而號積增。九月。至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冬十二月。封禪嵩山。少室。改萬歲。姚伯子謂淫虐之實。非美其名之可蓋也。獨可異者。後人襲非於尊號。十三年。改萬歲通天。春。婁師德擊吐蕃而大敗。夏五月。契丹李盡忠。孫萬榮。寇破營州。納俘地牢。示飢。而遣之。秋八月。伐兵得還。俘言。而誠之輕。而爭入其伏中。曹仁師麻仁節爲擒。九月。免囚徒。而將武攸宜。突厥寇靈州。執許欽明。吐蕃使請和。郭元振報使復偕之。入稱論贊之言。曰。罷四鎮。及分突厥十姓。則青海吐谷渾。亦中國要地也。以爲報。然其策而未定也。李盡忠死。萬榮擊爲突厥獲。

猶陷冀攻瀛。狄仁傑起魏州刺史。姚元之以夏官郎中剖決見才。擢侍郎。十一月。朝士連反。死貶者千餘。張昌宗。易之。聯進。自太平公主。女裝爲姪。諸武復爲之執役。十一年。春正月。許欽明從寇至靈州。向城大呼。美醬良米。及墨無喻者。三月。武攸宜以李孝傑戰死。不敢進。乃以武懿宗。妻師德。擊契丹。立突厥默啜可汗。而議和親。夏四月。鑄九鼎。其重也。役士十餘萬。而後能入。昔顏率詭齊。至唐而民受其毒。故姚伯子欲文人之慎辭也。王勃之星分翼軫。乃至使南昌赤流。來俊臣以與李昭德異行。大設反阱。欲連中唐。及太平。諸武南北牙。而殲之也。然後

史書

卷六

唐中宗

六

稔其惡。與昭德同棄市。時人方痛昭德。而快俊臣之死。爲得眠也。姚伯子謂墨之革命而帝制者。大欲在美男之備。嬌耳。故用酷吏以鉗口。俊臣之脅權。亦爲漁色計。妻妾之美。告必及之。一好男。一好女。禍斯爲天下烈。然俊臣嘗自比石勒。其謀及中唐。豈復以臣道終者耶。墨猶有滿內史王及善力下之。契丹新城以君重。引精兵屠趙城。則突厥以新城爲俘矣。是以大潰。奴斬萬榮以降。九月。改神功。旋改聖曆。冬十月。狄仁傑同平章事。墨謂曰。師德所薦也。仁傑值虐焰斂燠。冷之以寬仁。而樹人是急。十五年。春。武三思求爲皇嗣。仁傑謂墨。姑姪母子執親。二

張在控鶴監。懼時移而寵爲罪也。與明堂尉吉頊謀。自免。而王方慶王及善方。贊還廬陵。三人者。遂從諛諸薩中。三月。召還廬陵王。承嗣發病死。秋九月。突厥取趙州。睿宗固遜。中宗復爲皇太子。時討突厥。人無應募。太子爲元帥。則赴者五萬。人心之不忘唐。其徵也。虜殺所掠走仁傑。追之不及。冬十月。武懿宗。武攸歸領屯兵。十一月。睿宗爲相王。論贊欽陵。吐蕃所恃以強者。普贊惡其專。十六年。春。誅之。弓仁贊婆來降。自是以弱。秋。默啜歸漠北。而突厥復強。勝兵四十萬。立左右廂。而得西北諸夷之附。

史書

卷六

唐中宗

六

十七年。夏五月朔日食。改久視。少年美張易之之榮。復多自舉。備奉宸內供奉。李楷之陷陣也如鶻。及駱務整契丹所恃以敗邊者也。來降。將族之仁傑請。即使將。而契丹餘黨平。吐蕃圍昌松。唐休景曰。將者可破也。洪原六捷。吐蕃大奔。墨謂欲用一佳士。狄仁傑以張柬之對。反正諸公。多其所薦。故人謂仕周而心唐。墨之猜也。獨入其誠。面折常從。卒而歎朝堂空矣。歷中唐。贈謚至司空。梁文惠公。安於時。而昭於後。善亂世者。以爲首稱。冬。復夏正。十八年。春。改大足。冬。改長安。郭元振都督涼州。南峽置和戎城。北境置白亭軍。積中以控吐蕃。開屯肆牧。寇不至。

城。

十九年春正月設武舉。突厥寇鹽夏及於并州。薛季昶張仁愿禦之。秋九月朔日食。東都見既。冬吐蕃言和而寇茂州。陳大慈戰破之。

二十年春三月朔日食。秋九月朔日食既。平章魏元忠剪抑二張而來。譖言曰老矣。挾太子爲久長也。下之獄。昌宗引密證以舍人張說宋璟勗之直道。廷對元忠免。

二十一年春正月以阿史那懷道爲突厥十姓可汗。夏崔玄暉同平章事。秋九月姚元之安撫靈武。薦東之宰相才。且曰老矣須急用。冬十月張柬之同平事。十二月

史書

卷六

唐中宗

全

聖寢疾。

中宗和皇帝

自嗣聖之元於今二十二年矣。春正月張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已舉羽林兵斬玄武門入長生殿誅張昌宗易之而復帝位。因疾也。姚伯子以當時大臣之失斷者以中府其所生耳。不急臨以高祖太宗之靈誅奸之斧。稽從容使至於傳位于始難於母。僂矣。中宗聞匡復不知義裁辭以怙母。既遷上陽宮。猶上則天皇帝號。遽肆亂已。二月始復唐號。改元神龍。而楊再思同三品。故以高麗舞。脩二張而取憐者也。

出姚元之亳州。上宮之遷也。涕或曰不足於忠。或曰餘於

智。后父韋玄貞贈上洛王。拾遺賈虛已曰太原之監遠。初帝后在房。艱難相慰曰有異日。惟卿故韋怙之以武迹爲可踵也。初視朝殿則有帷。故善胡僧。官中恣出入矣。復得武三思於昭儀上官婉兒帝爲其雙陸點籌。武氏之勢復自三思振者。韋后爲之內主也。東之表誅諸武不得。始知失策曰以欲使上自張其威也。事勢之變乃至此。三思遂爲司空同三品。以韋妬貶譙王重福均州。置防焉。帝之庶也。武攸暨爲司徒。夏四月墨敕妖人爲國子祭酒。敬業輩不獲於去諸武而畏譏耳。自於考功崔湜

史書

卷六

唐中宗

全

湜艷三思權新反輪謀焉。二張之黨鄭愔爲三思設阱。后遂諸敬暉諸人曰侍功專權不利社稷。乃以平陽扶陽漢陽南陽博陽王。虛尊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而奪其權。韋安石中書令。巨源同三品。舊惡悉還。三思於黃門侍郎宋璟將有所屬曰獨不見產祿之事乎。豆盧欽望右僕射而不敢預政。自是專拜僕射。非相矣。秋以洛溢大水求直言。右衛參軍宋務光疏後庭干政外戚太盛。冬十一月墨死帝行諒陰。故魏元忠攝冢宰。三思僞遺制實封之百戶。則感咽流涕。見者曰事去姚伯子曰元忠而忠也。下阿之役。連和敬業而唐不周矣。安樂公

主適三思之子崇訓而求爲皇太女。

二十三年春正月太平安樂各開府置官屬五王偕刺遠州旋貶司馬二月韋巨源同三品與后合族置十

道巡察使再期而代駙馬都尉王同皎嘗與五王謀故語及韋而三思中之與武當丞周璟偕罪璟鳴死比干廟

夏四月以上書將斬處士韋月將宋璟曰其指中官之私三思也斬月將不能禁天下之口以得流而死劔秋

三思密榜韋后內行天津橋而歸之遠司馬則反正五王皆死流所矣邇其仇讐使日禍虐而求周緯中宗夫獨非

李子孫耶而忍諸冬十月駕始還西京其時畱守蘇瓌

史書

卷六

唐中宗

十一

執反者鄭普思聚雍岐之衆矣以妻入禁而罪爲不明

十二月突厥寇鳴沙敗沙此忠義略馬隴右

二十四年改景龍春二月復崇恩殿齋郎五品博士楊孚曰太廟未踰七品也右補闕權若訥遂疏則天遺事而賊

敬暉謂遠復貞觀近舍母儀以獲褒美是非之敢爲倒乃在其時君臣間乎夏六月朔日食太子重俊晏立以

安樂之冀幸也以是危臨毀言增積至於請廢乃不忍而起兵既誅崇訓三思與羽林李多祚叩閣索婉兒帝登門

名以反也則兵潰而偕死夫使韋志遂者危在李太子之死爲社稷也帝顧以太子首祭二武有人心者哉昵母滅

宗忘其大統之所自人主汨彞惟帝爲甚也兵部宗楚

客使御史冉祖雍連諸相王中丞蕭至忠泣曰廢食於不獲讓皇嗣者猶疑而害之耶乃得免冬十二月朔日食

二十五年春二月迦葉至忠奏則天受命天下歌斌媚娘今歌桑條韋受命在皇后三月突厥默啜悉衆西擊突

騎施朔方總管張仁愿襲其漠南翼置三受降城距各四百里邇其收牧鎮兵以滅城建而無甕門守具曰安用生

其退恩安樂長寧皆外接土夏四月婉兒遂以帝命甲乙修文學士之侍宴詩也錢入則赦除員外同正試至千

數宰相半出安樂之門所以謠有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

史書

卷六

唐中宗

十一

員外也既定昆擬昆明爲油毯場更竭天下財力於造塔

養佛崇訓雖死而安樂旋與其弟延秀爲悅淫侈是以愈縱左拾遺辛替否曰陛下以愛此數人使流品混淆緇流

恣竄人怨而散矣獨提所愛安歸冬突騎施犯塞敗沒牛師獎之師陷安西斷四鎮則宰相納周以悖之賂而輕

圖也立之可汗以退師

二十六年夏五月崔湜鄭愔貶遠州司馬御史靳恒李尚隱仗下發其奸也湜相以婉兒私人秋七月突騎施降

賜名守忠冬十一月祀南郊祭酒祝欽明請后亞獻齋娘遂官其僦

二十七年春正月微行宮女縱觀燈多不歸者夏四月
寔隆慶池其氣有異后淫相妄言者及謀危社稷而非
爲誣也宗楚客以殺參軍燕飲融帝始見快而禍起矣以
色事章者若散騎馬秦客光祿楊均懼誅之及重俊死而
東宮曠安樂欲得韋臨朝以成其太女也合弑謀於毒餅
徵兵廣樹私人遂其密圖而後發喪立溫王重茂爲太子
政事歸之皇后也宗楚客葉靜能進則天故事諸韋盡領
南北軍未逐韋唐者以相王太平公主而睿宗故仁柔
臨淄王隆基罷潞州別駕隆慶池居陰聚材勇爲匡復計
羽林萬騎皆厚結其豪兵部尚書崔日用以亂故告則謀

史書

卷六

唐中宗

三

先於太平與知者公主子薛崇暉苑總監鍾紹京尚衣王
崇暉朝邑尉劉幽求折衝麻嗣宗時羽林果毅葛福順怨
臨淄以韋播之虐捶諭之自效故計即決或請啓相王臨
淄曰不從敗事歸功焉可也遂皆微服入苑中落星如雪
幽求曰天也福順斬韋之典兵者羽林營以狗曰后實弑
帝傾唐今相王誅亂助逆者三族而士無違卽入玄武門
斬后韋及安樂延秀婉兒何行誅之易哉剝割天下以給
其淫虐者施及黎庶矣名之大慙而中外應臨淄適順天
下之心也幽求請定位號以信今夕臨淄子道止之且
迎相王而謝罪以輔少帝名盡誅諸韋尸諸市無免者矣

隆基改平王崇暉封立節王紹京幽求並參機務五日
然後相王卽位改元以少帝爲溫王置內宅鍾紹京不
安於衆罷刺蜀立太子宋王成器曰安先嫡長危在有
功讓於平王姚元之宋璟同三品會諸相並誅罷二人
遂革近弊而力追貞觀韋旣誅廢中宗無相乃追故英
王趙妃鄭愔過均州譙王重福以起兵相王先定矣張
靈均說之入洛乃以謀反伏誅置飛騎冬十月薛訥
經略均州始爲節度使長安令李朝隱以宦者屬事而
繫之獄帝召而勞之以宣示百官姚宋志釐選舉現爲
吏部尚書而元之兵部御史李知古重稅姚州羣蠻

史書

卷六

唐中宗

四

啓吐蕃知古死寇姚耆路絕

睿宗真皇帝

景龍二年春正月郭元振張說同平章事太平多私而
憚太子傾之以不倫則過日聞竇懷貞危計於附讒帝以
謂韋安石對曰安得亡國言乎有功社稷如太子仁明孝
友如太子而太平之聽以取危也太平憑權遂以易置明
脅宰相宋璟抗論折之因與元之密言出諸王公主絕觀
覲也帝難太平一日謂侍臣術言五日急兵入宮張說曰
姦人設以間東宮也太子監國自息矣既有成命出宋幽
二王太平以蒲州安置讓太子太子懼以自陳姚宋出州

二王命寢。韋安石中書令。李日知侍中。綱紀以紊矣。

以左右萬騎羽林爲北門四軍。夏四月。以傳位石羣臣御史和逢竟爲太平曰。陛下春秋未高。乃制惟政事取處分。罷都督。置十道按察使。太平召還。則盡易宰相以示權。冬十月。帝御承天門。罷安石。元振懷貞說。日知也。而更劉幽求。魏知古。崔湜。陸象先。象先望人也。湜引以自掩。默啜請和。和逢竟報使。謂曰。襲冠帶。以警處。月堅見也。而唐報稱臣。令二十五入軍。五十五免。

三年。改太極。春正月。南郊合祭。薛訥在幽二十年。靜而無失。夏六月。孫佺代。至而議襲奚烏可利曰。道遠天熱。而

史書

卷六

唐肅宗

奎

佺謂訥管之不克復。惟是竟行。前軍不利耳。狼狽苟遁。付斬默啜之庭。秋七月。太平使以書出。撼帝。若變在太子爲天子者。而帝曰。然則吾傳位焉。以應者大失所望。險語止之。而不獲。八月。太子卽位。上皇稱朕。稱諸五日一朝。太極殿。皇帝稱予稱制。日朝武德殿。大刑政大除殿。夾之上皇。則猶以太平也。太平與三相有謀。劉幽求使羽林張暉告帝。及其未發。而泄。帝列狀上皇。以二人流。九月。朔日食。冬。沙陀金山使貢。

史書卷之六

史書卷之七

裴東張 溥天如監定 休寧姚伯子允明汝

唐

玄宗明皇帝

開元元年。春正月。詔衛士二十五入軍。五十而免。二月。以諫觀燈。賞左拾遺嚴挺之。且宣示。封大祚榮。勃海郡王。高麗別部也。據東牟山。稍得高麗靺鞨之歸。而入侍子。夏五月。以妨農罷脩大明宮。中書侍郎王琚以憂太

平謁帝。東宮未之行也。太平與宰相竇懷貞。岑儀蕭至忠。崔湜。薛稷。僧慧範。謀廢立。不可於陸象先。則使元官人毒

史書

卷七

唐玄宗

一

赤箭王琚曰。事迫矣。張說獻佩刀。崔日用入奏曰。符下兵集矣。何復緩圖。以後悔也。慮驚上皇。對曰。先定北軍。可矣。秋七月。太平謀且發。帝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王毛仲。及於內給事高力士。定計。取兵三百。入虔化門。召斬三相。而上皇登承天門樓。既乃徙居百福殿。盡釋政事。則太平公主賜死矣。其黨既皆誅。獨謂象先歲寒知松柏。然亦旋罷其相。力士功擢將軍。知內侍省事。宦官自是增置。三品與兵驟開亡唐大燬。冬十月。引見畿縣。戒以惠養。講武驪山。流兵部尚書郭元振。斬給事。示威嚴也。張九齡已窺其初。欲相元之。張說疾之。御史大夫趙彥昭奏彈

文而不能尼。則殿中監姜皎以才宜總管薦。帝謂皎爲說面欺。竟同三品。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議。却貢獻。無群臣褻。帝皆納之。初。政勤訪。元之必應。同僚唯諾而已。故帝深任之。唯九齡戒之以進淳厚。遠諂躁。十二月。改僕射爲丞相。中書紫微省。門下黃門省。侍中爲監。元之兼紫微。令復名崇。亦出張說。而盧懷慎同平章事。

二年春正月。制選京官除都督。刺史。有政迹者內除。置左右教坊。梨園子弟。言者乃及於抑鄭聲。姚崇奏。沐浴尼。曰。皆姦人也。徒亂國法。而無用。尋禁創寺鑄佛寫經。絕百官之往來。薛訥自并請用兵。帝之欲復營州也。崇以

史書

卷二 唐玄宗

二

諫。卽命訥同紫微郎。二月初。太史奏日食不應。算法著於其時矣。姚崇表賀。北庭都護郭乾曜擊斬默啜子同俄。擢徐有功子。以平法。父祖賴之全者。每請易爵。天后時之從酷者。其錮十三人。幽求紹京琚。或聞怨言。姚崇曰。念功也。皆得遠州。夏五月。罷員外官。非戰功。別敕無注擬。寵賂由清。帝寢設長枕大被。若與五王同。其樂也者。須爲薛王煮藥。而忘焚故事。領近州。帝爲設上佐。季必更爲中處。天下不勝武韋之服。侈乃大創而明。婚之。倫秋七月。毀金銀焚珠錦於殿前。而嚴官服之節。珠絕綵絕。絕織。兩京罷其坊。薛訥擊契丹。受夷於澠水山峽。大喪。

而還。斬定州刺史。歸之罪。襄王重茂卒於房州。帝謚曰殤。卽故宅成隆慶宮。環以王邸。花萼相輝。名其西樓。

訥言採女。秋八月。息之以出宮人。以歲稔。敕脩常平倉。鄧督楊矩委河西九曲。吐蕃自之。掠馬渭原。薛訥以隴右防禦。訥矩則自殺。冬十月。吐蕃寇至。王駿選胡衣七瓦。鼓角後。諫以襲諸大來谷。虜自殺。以爲大軍至也。而潰。追敗諸洮水。殺獲蓋數萬矣。安軍王海賓戰死。鞠孤官中。吐蕃請和。抑其未順也。而歲爲寇。郭知運自訥軍爲隴右十

三年春。崇告謁懷慎以委事。入謝。帝曰。有崇在。卿坐鎮雅。二州節度。置幽州節度。經略大使領六州。

史書

卷七 唐玄宗

三

俗足矣。蓋品之宜爲人式也。崇出須臾。而待決立盡。後人能崇者。尤大懷慎之甘處後。而絕伎懺也。崇管晏自矜。舍人齊幹曰。彼沒身不遷也。而公法時更者。惟救時焉。爾可也。默啜部葛邏祿。胡祿屋來降。處之河南者萬帳。山東拜蝗。崇遣御史督捕。懷慎疑言傷和。崇曰。以民飢死。孰若殺蝗。秋七月朔。日食。九月。官中置侍讀官。賈至義馬懷素。褚無量。以散騎常侍。更日昇入。送迎禮隆。於師傳。安西經略郭虔瓘。請募關中萬人。食馱路給。將作韋湊疏。不可以西域小警。而竭關中驍勇。而萬人之給。則西土漸荒。寡戶州縣。有莫之必者矣。旣而無功。張孝嵩使廓

州適汗那國拔於吐蕃而奔救起傍側戎落以復之震正
降者八國及於康居劉賓也還繫涼獄以賊御史大夫
李傑糾京兆尹之貪持於李日知楊賜廷奏糾彈之司奸
人得而恐喝御史可廢矣日知以貶或請停按察使而
精簡刺令姚崇曰十人患在未得也州縣且千百不有所
寄能使各稱職乎突騎施部將蘇祿以守忠死入見爲
金方道經略大使

四年春山東蝗復大起命捕河南採訪使若水以脩德爲
拒辭崇牒責之因勅以捕勤情殿最歲然後不大飢姚伯
子曰德在養民捕蝗正其用也惟黃於佛氏談說始背聖
史書 卷七 唐玄宗 四

訓而反常焉武韋殺人崇佛其慈忍獨物是嚴也則夫崇
之翦佛而殺蝗見有傑焉者矣民之不死飢惟崇生之也
試縣令理人策不能書紙者四十五人吏部與其貶蓋
不學滋蠹而危民誠不可藥也然惟朝廷宰相無私授而
後吏部可專責御史楊範當徵奇南海辭曰是求前所
焚已夏六月上皇崩默啜喪首於拔曳固郝靈荃使
而得之以來則降者五部猶立毗伽秋八月別廟遷中
宗爲祔睿宗也蘇祿弱突厥而稱可汗毗伽患之謀主
瞰欲谷收叛河曲而破於薛訥王駿欲入寇瞰欲谷曰唐
治我新數年息然後可觀變冬十一月盧懷慎卒姚崇

病告薦自代者皆在宋璟內侍迎諸廣州璟不接言聞
月璟爲黃門監蘇頌同平章事唐房杜姚宋漢之蕭曹魏
丙也貞觀開元斯爲治崇應變成務微輔以術而璟守法
持正風度凝遠其事至斯應不必如崇之捷也然或並時
以濟或後先相成類亦不見能璟有論助之而已天遇主
難矣姚宋志行得察之協濟又有難者也天下事未嘗無
能爲之人不勝同位者之貳志而敗功則若盧蘇者天蓋
生之以成姚宋者也帝望璟而起去則臨軒然璟知帝且
以武窮故遲郝靈荃賞示抑邊功始制即御史起居遺
補不擬於尚書省

史書 卷七 唐玄宗 五

五年春正月太廟四室壞時東行具矣以問宰相對在天
戒未終喪而遽駕惟姚崇以材蠹而適行會遷主太極殿
而可矣以是命五日一朝入閣供奉而帝如東都故人謂
崇諂契丹內附復置營州宋慶禮都督開屯田八十餘
所長史張嘉貞以太原多降突厥請重鎮爲置天兵軍
改明堂爲乾元殿季秋大享就圓丘九月復舊官名
宋璟以史官監宰相入侍及對仗奏事爲貞觀致治之本
別廟立燕平上言弟且臣矣上之不可雖廟昭同入弟
而出兄乎太常中論若以君臣爲父子殷之兄弟繼立有
四王者昭穆足矣是天子之祖廟可無祭也冬十二月

訪遺書。褚無量爲之使。九年上其錄。四萬八千卷。錢以僞薄。

六年春。飲而更鑄。宋璟恐絕民用。官市布良。糶倉收惡。秋八月。令州縣歲冬行鄉飲酒禮。始加賦以給官俸。前乎此者。蓋取諸息錢。姚伯子獨不解其和庸調者。於何用也。若竭天下爲逸欲供。靈諸僧供而耗盡焉。則唐制爲無藝矣。無惑乎競淫而趨於亂也。冬十一月還。吐蕃和用甥禮。

七年夏五月朔日食。制察勸農。宋璟曰。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調。除讒慝。此日食修德之實也。秋敕五服並從傳史書。

卷七 唐玄宗

六

習者或難義斷。褚無量曰。聖人豈薄毋哉。厭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戎狄也。帝複道遊。而有怒。寧王成器曰。窺於複道而殺人。人斯不安矣。以突騎施蘇祿爲忠順。可汪宋璟持法不撓。累敕必抗命。朝集之選斷之還任。承中睿之委法。璟之所以致朝廷之清明也。然人謂其矯枉或過。而情隔矣。御史臺之繫積有三百。

八年春。早。優人狀。魁以中之。與頰偕罷。源乾曜同平章事。所引乃多招權。駙馬裴虛已。以識緯從岐王。冬。流虛已。而謂王曰。超競者強附耳。吾兄弟無間也。王峻奏發。拔悉密。奚契丹。以掩突厥。暇欲谷謂毗伽。我之利矣。拔悉密。

逼突厥牙。以奚契丹不至而盡爲虜。十一月。毗伽寇涼。大敗河西邊兵。悉有默嚙之衆。

九年春正月。蒲州改河中府。置中都。二月。宇文融爲勸農使。分曹覈括天下之戶。增八十餘萬。田如之。當時陽翟尉皇甫景。以民怨達姚伯子曰。怨者兼并之豪也。夫盛衰無常。而籍不變。必漸于失實。唐百年生息矣。戶增而田墾。於理豈有疑焉。然以督責吏行。聖人均調之事。或以失節而產亂。要之豪民無厭心也。夏四月。敕京外官各舉縣令一人。賞罰視其所舉。六月。罷中都。時陸象先以寬簡治蒲。曰。好擾則事生。源清而治應。秋七月。王峻大破也。

史書

卷之 唐玄宗

七

蘭胡斬康待賓。以叛胡陷州者也。時党項欲攻銀城。張說敗諸合河。則更戰敗胡兵。或欲誅其反覆。說曰。不殺已降。安集党項。置麟府以撫餘衆。九月朔日食。郭知運疾駿專功。擊其已降。待賓餘党復反。駿以貶。姚崇遺令。周殷經像。修甲兵。齊崇塔廟。弛刑政。合戰則齊滅。周興。追薦冥福。無益明矣。道士艷之。而效欺。並戒勿延。永爲後法。張說同三品。脩史見則天實錄。元忠之証說以環激。曰。劉子玄不我借乎。著作即哭競起而承旗。命更曰。不直不信。日食不信于麟德。更以僧一行。梁令瓊爲之黃道游儀。測天之器也。精則尤在測地。里南北而能別畧。極則日之。

高可積也。道可遙也。大可度也。月星之漸卑明微。可思也。一行遠宗義和之分宅。異地同表。而航海候星。浚儀岳臺。極高三十五度。夏至日中之表。而晷尺五。則未極南。極高十八度。而贏晷七寸七分耳。晷未極北。晷至二尺二寸。極高乃四十度。此南北三千六百里。有奇之差數也。一行測晷於交。山表南且三寸三分。海中南望。繫於老人下者。或遠南極二十餘度。

十年春正月。如東都。夏。張說兼知朔方軍節度。伊汝

溢。河決博州。秋。遣內侍楊思勗討平安南。天下多名

將。而希奇功於內侍。挾權以逼處。不凌其上。不已矣。故明

史書

卷七 唐玄宗

八

息之多失。不在末路也。王后在藩邸也。有襄謀。而無子。

劉華妃生鄧王嗣真。趙麗妃生太子嗣謙。武惠妃寵常傾

后。時生壽王瑛。攸止女也。秘書監姜皎任廢后。謀言泄而

流。北庭副使張思禮以蕃漢四千。斬獲吐蕃數萬於小

勃律之圍。自是不犯者累歲。張說徙殘胡五萬於許汝

唐鄧。而空朔方。奏罷邊兵二十萬。曰。多擁祇以營私。蓋去

者三之一。府兵以貧弱多逃。張說建言於優募。精選十

三萬自逃者應耳。以分隸更番宿衛。召募既貴。府兵益輕

不可用矣。不原其初。而輕爲變。此說急近功之過也。冬

十一月。令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

十一年春正月。北巡。改并州太原府置北都。張嘉貞罷

相。不市田宅。曰。將且相矣。寧憂飢。徒爲不才子弟酒色資

以何爲。罷天兵大武軍。三月還。夏五月。置麗正書

院。聚文學士。張說爲之使。秋八月。尊宣帝爲獻祖。光帝

爲懿祖。附於太廟。冬。命選蒲同岐華十二萬爲長從宿

衛。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後列五房。分掌庶政。

十二年夏六月。制選臺閣名臣爲刺史。秋七月。王后廢。

將遂立武惠妃。繼於天后而止。廢后尋卒。後宮恩德不已。

宇文融歲終進所得戶賦。緡錢數百萬。八月。爲御史中

丞。未至中年。而利入之矣。或曰。將大攘夷。故先裕用。是耶

非耶。冬十一月。如東都。建封禪議者。說也。乾曜以不

欲不平。

十三年春二月。以增戶賦充所在常平倉本。作勸民社使

貲。富恤貧。以母失業。更命長從曰曠騎。分隸十二衛。六

番。長官十一人。出刺帝親選也。制詩祖行。而猶快姚伯

子曰。州之大者。地兼古侯。近民克施其實德。官無有刺史

若也。聖門設言。而莫遂者。後人顧恥爲之一志治。一志榮

而異已。夏四月。置集賢殿學士。將爲東巡。加邊守裴

光庭曰。餌突厥。以和親。而來其大臣。夷狄望之。借至。可以

偃旗臥鼓矣。乃西使。冬十月。水運渾大成。十一月。封

史書

卷之 唐玄宗

九

泰山祀及社首四夷皆從以推恩不徧而來怨十二月
至東都分十銓親決試判宇文融之言曰吏部不足信
十四年春命張說脩五禮衷於貞觀顯慶張說惡宇文
融而抑崔隱甫御史中丞李林甫合二人而奏說之賄也
乾曜薄說以東封且庸融故敕鞠以力士稱其功止罷中
書令冬十月置州黑水靺鞨渤海將門藝欲擊之畏威
而來亦爲其王武藝表言流之嶺南吐蕃致書以敵禮
王君奭自河西入朝任深入時寇甘州

十五年春追敗之青海多獲益事邊功矣莊城附十王
宅皇子居之不復出閤夏五月雖開府遙領其官屬歲
史書 卷七 唐玄宗 十

時通名而已尋置百孫院一以爲愛一以爲防太子亦曠
東官居於乘輿別院夏至頒公蠶絲貴近一緡秋九
月吐蕃毀瓜州城君奭邀擊伏盜戕焉嚴爲怨於四鎮也
突厥毗伽以吐蕃瓜州之招蕃獻嘉其不從賜西受降
城互市時制市在我故縑帛收其戎馬冬十月還張
守珪城瓜州板幹立而寇至燕樂退虜而擊之以竣工命
之都督間吐蕃誅其大將

十六年春正月楊思勗平嶺南反獠宇文融請爲稍於
九河故道不就秋八月行開元大衍曆金吾司家
破吐蕃於祁連冬十二月立長征兵更番黜勳五歲而

周吐蕃以據石堡而河右不寧改攻難其險遠

十七年春三月朔方節度信安王偉攻拔之則分據其要
害拓地千里命振武軍限明經進士及第歲無過百人
時流外出身且二千祭酒楊瑒奏恐儒風浸墜廉恥日喪
夏禘於太廟始序昭穆如禘平章李元紘杜暹隙奏
而借貶蕭兼中書令秋八月以帝生日爲千秋節平
章宇文融害信安之寵而賄上聞流死然取貴者多祖其
言利矣冬十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十八年春二月初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夏四月郭西
京裴光庭以平章兼吏部始廢功能而任資格選滿非
史書 卷七 唐玄宗 十

負譴必升也故庸人以爲聖書六月討契丹之弒王君
忠王浚以遙領元帥見百官張說曰類太宗像吐蕃請
和忠王友皇甫惟明言其利帝曰書嫂對曰或有爲之也
夫邊境有事然後將吏得匿官物取勳庸故國家所甚不
利而奸臣或樂爲之冬十月惟明使而吐蕃隨之入貢矣
是歲天下奏死罪二十四人王毛仲以牧馬別色從
封爲開府儀同三司而怙寵子生力士銜五品服爲賜見
驕驕以復曰奴官太盛將且生患

十九年春正月賜毛仲死吐蕃求經書于休烈曰權略
生變詐裴光庭曰忠信禮義所從出也而與之躬耕興

慶宮側盡三百步。三月置太公廟。張良爲配。以古名將備十哲。戊祭如文廟。冬十二月如東都。

二十年春二月朔日食。信安王偉擊契丹。三月及幽州節度趙含章分道虜遇含章而遁。風平虜先鋒烏承玘曰。誘我含章猶輕。進以敗白山。玘別擊勝其右。倖師亦多斬獲。遂遁。突可干降五千帳而還。夏命宰相分押左右廂兵。冬鞞鞞寇登州。

二十一年春。蕭嵩薦韓休同平章事。休行嵩之所不欲。而言其所不敢。不以薦已阿也。宋璟歎其恬淡和易。而當事確不可易。帝爲休瘦。左右即請逐之。曰。天下必肥。秋七

史書

卷七 唐玄宗

十一

月朔日食。冬十月左丞相宋璟致仕。嵩休皆罷。春進以爲賢。何相捐之速也。姚伯子曰。太宗明皇皆揉其雄俊。以矩於禮賢愛民。而莫能掩其真也。故行常與言謬。然太宗終庸魏徵。其能自抑也。縱不勝其抑者。昌抑不勝其縱者。亡明皇末路則縱而已。裴耀卿張九齡同平章事。分十五道。於是有京畿都畿山南江南爲分東西。置採訪使中丞領兩畿。餘擇刺史之賢。非變革舊章皆得便宜。

二十二年春正月如東都。二月秦州地震者四千餘人。夏五月李林甫同平章事。以悅君爲相業。所伺於宦官宮妾者無所不至也。時太子見疎。以保護壽王市武惠妃。

得其助。帥太子以下遊麥苑中。曰。宗廟之薦不可不親。

且以知艱。關中東漕。初足一二十萬石。興作用度已自奢矣。至帝增漕數倍。而乏用。謀諸裴耀卿。悉租爲東都輸以輸入。開在時水爲行止。則使以江淮河南轉運使董之。河口三門置倉。避險鑿渠。倉爲之停。蓋三歲米入渭者七百萬斛。東都自是免就穀。然帝後日甚。張果老以方士貴。神仙與而怪迂俊談。冬十月朔日食。張守珪間得契丹王。及可突干首。帝欲以相旌功。九齡曰。非其官。且守珪若盡滅奚厥。窮於賞矣。置病坊廩旬者。

史書

卷七 唐玄宗

十二

二十三年春正月。修爲五鳳樓之醺。刺史縣令近三百里內者集樓下而較勝。遂之者或文繡數百。冬閏十月朔日食。楊玄琰女策爲壽王妃。

二十四年春正月。敕逃戶盡今年不首。搜配諸軍。田不改授。而賦以戶增。民是用瘠。綜核之責。培克之實也。二月。頒令長新戍。皇太子更名瑛。忠王更名玢。三月。敕禮部侍郎知貢舉。安祿山雜胡也。張守珪中其點。而子養之。夏四月。以平盧討擊使。賧績於奚契丹。送京誅斬。有臨刑呼曰。殺祿山。無與滅契丹。故帝欲赦之。九齡爭以失律喪師。未得。則言其反。相帝遂以辭曰。勿以王夷甫識石勒。而害忠良也。史思明亦由雜胡爲將軍。加母黨服。秋。

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冬十月還。帝欲加牛仙客尚書以在朔方倉實械利而九齡不可加實封又不封爵所以勸有以也。林甫方傾九齡遂收爲己比間謂帝仙客宰相才也明日而縣公食邑張裴罷爲左右丞相林甫中書令則仙客同三品任唯諾而已。初帝欲相林甫九齡曰恐爲廟社憂及治亂竟以其去日分故論者以爲優於姚崇要其力爭固不規璟休終宰相言識言才遂邪制姦崇或能任之若徒執法爲賢是亦有司之良而已。初惠妃爲欲立壽王而盡駙馬楊洄附之常言太子鄂王光王與怨其母之失愛也帝謀諸九齡引古之廢太子而敗國者以力爭。林甫卽入襄言私諸宦官矣妃使餌之久相九齡以白帝爲動色。林甫杜言路而蔽主聰謂諫官伏馬鳴而斥不復立矣以是恣行其姦而無所憚耳言禍人而陰中傷以帝所親厚始結納者終迫逐其心之叵測也二十五年春置玄學博士舉同明經。河西節度崔希逸白狗豎吐蕃爲各罷邊兵求奇名而昧其不靖也西使勃律矣近於帝命吐蕃襲破希逸死慚。夏四月彈牛仙客而得死者御史周子諒林甫以貶九齡於荊州曰其所薦遂成楊洄之譖殺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也二王以好學爲天下惜。募丁壯長克邊軍。選宗子補官。秋七。

史書

卷七

唐玄宗

古

史書

卷七

唐玄宗

主

月林甫仙客以刑措進爵。初邊以和糴贖用彭果請推之關中增糴價什二三。二畿粟給而江淮停運。冬十二月武惠妃死追皇后然楊妃屬意而壽王愛弛矣。二十六年春正月太常置祠祭使鬼事數而紙錢焚矣故人神不可狎也。州縣置學。夏六月更忠王名亨立之爲太子太子審儀注悉更所嫌而後受冊。秋九月朔日食。吐蕃據安戎城劍南節度王昱攻而棄甲以貶死昱猶有大罪焉受蒙舍皮羅之賂使合哀牢六詔奏冊雲南王賜羣蠻以爲南患。冬作行宮兩都聞。分羽林置龍武軍。二十七年夏張守珪以隱敗行賂賤。追謚孔子文宣王。二十八年春三月朔日食。劍南團練章仇兼瓊間取和戎城守之以許遠。冬十月吐蕃來爭救至而去。初突騎施莫賀達于襲殺蘇祿蓋嘉運助之遂滅其子骨啜既以十姓可汗命阿史那斯莫賀達干以諸部叛十二月立之擊殺斯。是時斛米疋絹錢儉二百行萬里而不持兵。二十九年春正月帝曰報而開倉莫之振也委州縣採訪使給而後聞。夏以夢得玄元皇帝像迎置興慶宮。吐蕃四十萬入寇騎將臧希以五千人擊破之。突厥多內難命羽林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祿山卽媚

爲奸雄。左右至平盧者。必有以取其心。採訪張利貞爲之發誓。上聞。惟賢聲矣。八月。爲營州都督。冬。寧王憲卒。謚讓皇帝。十二月。吐蕃陷石堡。

三十年。改天寶。春正月。安祿山平盧節度。是時羈縻之州。至於八百。十節度所領。鎮兵四十九萬。馬八萬。衣歲逾千萬糧。二百萬。公私勞費。而繁爲禍端。二月。更官名。改州爲郡。宇文融敗。楊慎矜繼幸。知大府。布帛多改徵也。相趙言利者。韋堅。王鉷著。三月。堅以督運多致擢。江淮租庸轉運使。鉷善治租賦。爲戶部員外郎。秋七月朔。日食。老奴招致拔悉密。立頡跌可汗。二部左右葉護突厥遂微。

史書

卷七 唐玄宗

七

三十一年。春正月。祿山入朝。帝旣好鬼。卽誑言結之曰。州苗憂蟲。誓忠以祝。則旣於鳥食。張爽。還首。祿山發其覆。試而終日不成一字。三月。追周上御大夫。及臯陶。皆皇帝。姚伯子曰。上御孰爲之名。臯陶孰葬之姓。一統天子。至貴矣。豈冒其不可知者。足以益榮也。韋堅引滄環望春。以爲運船。委楊列郡。名御樓爲觀。則貨珍以羅牙盤。食百。究宜一日之侈耳。以役怨廢民。獨何心哉。

三十二年。春。改年曰載。二月。海賊寇台州。尋平。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夏五月。河西軍擊斬莫賀達干。回紇及拔悉密突厥之爭。攻殺頡跌。秋。冊爲懷仁可汗。舊故。

有九部。旣南據突厥之地。更併拔悉密。葛邏祿。而益強。故招夷攻夷。失計之至大者也。回紇部置都督戰。則先二客部。冬。令十八爲中。二十三成下。楊妃旣屬帝懷。令自乞爲女官。曰太真。而潛納之。儀如后矣。

三十三年。秋八月。冊爲貴妃者。猶嫌自壽王也。三姊皆賜第。官其從兄鉅也。鉅也。章仇兼瓊。以敵林甫。求內援。爲蜀採訪而得釗。妃從祖兄也。使以推官獻春綵。樗蒲。引諸楊爲悅。授金吾兵曹參軍。以內比。而終其大亂。祿山致奚契丹之叛。而破之。以爲功。初。王鉷爲戶口色役使。額外別進百億。以內供。快帝侈用。爲京畿採訪。則奏釗充判官。

史書

卷七 唐玄宗

七

左相李適之。故善韋堅。林甫旣奪堅轉運。與楊慎矜矣。誑適之。使言華山鑛金。可富國。而對曰。陛下本命也。帝信林甫。愛已。謂適之。諮而後行。適之。始知見賣。林甫以武比異。論在大子之立也。懼後患。而不忘傾。慎矜附之。

三十四年。春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見韋堅皇甫。惟明。慎矜則以謀立告。帝徵其罪。惟二人貶郡。太子妃堅女也。離婚以自明。王嗣忠兼河西隴右節度者。四鎮時偏在邊。是以奸雄兼鎮。爲強。勢逞於不可制。然嗣宗能靜而持重。常曰。撫循訓練。則邊境安。疲中國之力者。非忠臣也。故握天下勁兵。而以金制勝。再却吐蕃。皆大捷。討吐谷渾。虜其全。

部。夏四月。適之罷。陳希烈同平章事。神仙符瑞以自媚而已。事一決於林甫。林甫巧去不附已。得羅希奭。吉溫所欲害。而羅鉗吉綱成其罪矣。宰相會議在中書門下。常午後六刻。林甫既饒希烈。還以已時。決機務於私第。五月朔。日食。秋。降官日馳十驛。以死路。貴妃爲寵驕。窮侈無適體。萃天下之珍。一弄爲娛而已。嶺南枕路。爲生荔枝。小爲餐而屬厭。美有富而階驟進。帝爲足其欲者。無不至矣。猶時悲爲出。而厚邀之。女妖內媚。惟失倫之爲祟也。贊贊美大夫杜有鄰。女於兵曹柳勣。而次爲太子良娣。冬。林甫使吉溫杖殺有鄰。曰。稱圖讖於東宮。太子自明。復出。

史書

卷七

唐玄宗

六

杜妃也。三十五年。春正月。韋堅。皇甫惟明。李適之。王琚。皆以勳黨死。遷堅怒循河淮江。爲典船通負之誅。除絞斬嫁母服喪三年。廣徵天下通一藝者。概黜以省試。而野無遺賢。賀林甫巧爲蔽矣。乃玄宗初心何如者。姚伯子曰。除斬絞幾刑措。以詭道而捷取名高。故小人得窺其私而中之也。貌近君子。韓休曾不卒歲。林甫則不死。不厭求實昵其便已而已。祿山兼御史大夫常畱詞於京。貌於癡。以取帝歡。而忘其忌也。帝捫其垂腹。曰。赤心之所積。佯失拜於太子。皆爲媚之精者也。既敘楊氏兄弟於侍宴。以入宴。則請

爲貴妃兒。引胡俗先拜母。祿山城雄武王嗣忠奏其反。謀林甫惡嗣忠且入相也。夏四月。解河東朔方。六月。如驪山。名其官曰華清。初。嗣忠得契丹王子李光弼。爲河西兵馬蕃將哥舒翰。大斗副使舒翰之勇略先著。吐蕃取麥積石。翰以隴右副使覆而殲之。帝使嗣宗取石堡。辭以爭之必殺士卒數萬。帝以使董延光救之助。奉詔而不盡。光弼曰。必爲罪歸。嗣宗曰。不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也。延光不克。以沮撓爲說。林甫卽深言擁兵奉太子矣。旣入。帝知太子居深宮。通謀爲妄。然嗣宗猶貶漢陽。殺楊慎矜。林甫曰。隋藥也。冬。賜林甫以天下。諫其子岫知惡爲禍積之且發也。指圖役而謂曰。怨滿天下矣。恐若斯者不得也。則畫出陳兵。夕寐移寢。徒知怖而惡不懷。小勃律以旁國附吐蕃。高山芝以副四鎮節度討之。旣破連雲堡。遣潘元慶以千騎前行。誘而縛之。蓋臨禹貢之弱水也。胡音曰。婆夷。仙芝至。斷其膝橋。吐蕃救兵隔水矣。以其王還。遂節度四鎮。署封常清判官。任以軍事。高力士庸李安以釀亂形旣成矣。時臨朝政闕。臺省集相門。

史書

卷七

唐玄宗

七

三十六年。夏。帝謂政事悉委之林甫。而力士曰。大柄不可假人。且威勢旣成。無復敢議者矣。以帝不憚而不深言。此力士之功罪也。力士時驍騎大將軍。太子兄呼寵極矣。以

和謹而疾惡不及於士大夫君子是以於小忠小謹無取焉。冬十一月。妃姊有秦韓號國夫人之封。五楊聯寵。衆賄所奔。財溢而莫適所用。競官室服食。鳴其侈而已。十二月。哥舒翰築龍城。吐蕃不敢近青海。唐賦法隋。故富在州縣。庫倉之粟。皆由中興之所有。籍也。楊釗度支歲中領十五使。而以爲媚資。變輕貨而都爲京輸。乃奏帑藏充裕。古今罕儔。

三十七年。春二月。師羣臣觀左藏。更以金帛爲已不可勝用矣。府兵徵發。制必銅魚木契。爲參驗。名臣功著而入相。將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夷將雖才。必文臣制。所以免

史書 卷七 唐玄宗

三

偏重之弊也。玄宗荒於從夷。復餌林甫之說。而革典既阻。重臣入相之路。尤利胡人。不知晝終無以形已。極患失之心。期保其祿位而已。乃使其種類相繼。盡節鎮之任。夏五月。復奏停折衝。上下魚書。應曠騎者。皆市井無賴。驕而不習。於用西北。旣萃天下精兵。是邊疆而腹弱之勢也。州縣徂承平。或禁挾兵矣。君驕臣諂。而民嬉。惟延亂之事。是玩哥舒翰攻拔石堡城。多殺士卒。而不能守。

三十八年。夏五月。祿山賜爵東平王。秋。兼河北採訪使。論者以魏周隋爲閏位。命廢韓介鄰公。而求殷周漢後。未幾而復。祿山寵傾諸將。所冒爲功以獻者。獨莫若以阮

奚契丹耳。冬。入朝。盡楊氏爲戲水之迎。帝待諸望春宮。昭應之第。待其居矣。賜鑄爐。五楊釗更名國忠。以識有金刀也。駕林甫而挾權。吉溫之徒。更事焉。右李者多貶矣。鮮于仲通。劍劍南時之依也。薦之節度。以失蠻夷和。南詔閣羅鳳反。陷雲南。取蠻州三十二。

三十九年。春正月。祿山生日。三日。入宮。洗兒戲。發其醜聲。高仙芝襲虜石國王。貪其富也。獻俘加開府。使更安思順於河西。而不受。吉溫以安楊之睦。又艷祿山而兄事之。請排林甫。以報薦也。祿山兼領河東。卽以溫爲其副使。安李才足相持。楊特席寵。其無賴。祿山意存。常前揣於

史書 卷七 唐玄宗

三

林甫。故揚揚國忠前。一見林甫。而汗背。然林甫終不泄其謀也。但取折服。陰便其私。祿山負罪於失拜。患在太子之立也。且輕中國。備弛。旣領三鎮。而歸勢足逞矣。孔目嚴莊。書記高。尙識以趣之。養曳河八千戰馬。文武將吏備具矣。夏四月。鮮于仲通伐南詔。西洱河之喪師六萬。拖敗敘功。而閣羅鳳臣吐蕃。稱東帝矣。募復征野載哭。仙芝再擊石國王子。深入而大敗。李嗣業勸宵遁。段秀實諫曰。避敵無勇。棄衆不仁。共畱以散卒免。秋八月。武庫火。祿山大喪師於契丹。斬哥解歸之罪。

四十年。春三月。將爲雪恥之師。復以奏請俱者。朔方副使

阿布思畏歸漠北而頓兵。王鉷賊發國忠誅之。林甫多爲之營而得連林希烈哥舒翰證之矣。五月國忠爲御史大夫李楊方仇。冬十月林甫死則國忠右相吉溫爲御史中丞祿山之所伏耳目也。信宿必達。哥舒翰安祿山安思順並入朝。帝爲和仇不克思順時領朔方節度。四十一年春剖林甫棺。祿山益無所畏國忠達其反謀。不納秋八月使哥舒翰兼河西節度西平王以偶之。冬十月侍宴清華宮丞相號國並轡國忠至是亦知稅駕無所而且窮樂行欲反林甫爲收人心計忽不禁其驕忌。國忠證反以召祿山曰必不來也。

史書

卷七

唐玄宗

主

四十二年春正月祿山入朝而泣訴帝遂誠其僞加僕射雖太子言之亦不聽已求兼羣牧則又以爲閒廐使是以鐵騎得練上襄。二月尊號增至十四字。三月祿山歸范陽初翰林張垠草平章制中更僕射力士餞賜還明其怏怏卽爲貶垠及兄均自是凡言反者縛送之。夏六月朔日食不盡如鉤。南詔再敗猶聞捷帝方以朝事付相邊事付將而居逸方士曰雲南聞數喪師宰相不以聞也邊太重而不制憂且在之矣。秋國忠罷陳逸而引韋見素同平章章爲其和雅易制。帝憂雨國忠獻善禾扶風太守房琯適奏水災見推故關中大饑而不聞是歲戶

幾千萬口贏五千萬太平養之民也旋而爲亂離剝落之民也。

四十三年祿山請易用番將見素謂國忠曰反速矣入諫帝不聽而許之他日請徵之以平章內侍輔璆琳取賂而寢命。哥舒翰入朝而居疾。安慶宗尚宗女手詔祿山觀禮秋七月辭疾而謀納兵獻馬三千執鞞各二部將之二十二將適璆琳賂泄而帝有悟用河南尹達奚珣言官夫自給也俟冬祿山踞謂使者十月相見而無答表帝猶以其月如華清宮蓋安亂而不之備也。十一月祿山反范陽平盧大同皆置守躬帥所部及奚契丹十五萬誅國

史書

卷二

唐玄宗

主

忠爲名所至風靡國忠徒喜驗其言而平亂無略與帝言旬日將有梟其首者更以生其易心。封常清入朝請召募東京以爲范陽平盧節度至得兵六萬斷河陽橋帝還誅安慶宗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張介然河南高仙芝統軍屯陝曰副元帥者榮王琬遙領宦者邊令誠爲之監此其爲天武軍也蓋內府之所召募。祿山乘水渡河陷靈昌聞慶宗之誅殺陳畱降士斬張介然而西陷榮陽封常清拒賊前鋒田承嗣於虎牢不勝鐵騎之蹂再戰皆敗東京城陷達奚珣降乃西走死者中丞盧奕懷慎子杞父也數祿山罪顧賊黨而謂悲爾輩之從逆也。常清至

陝謂仙芝曰連日血戰知賊鋒難敵也以天武軍退保潼關賊將崔乾祐遂取陝而屯之臨汝弘農濮陽濟陰雲中皆降徵朔方河西隴右兵赴行營皆未至關中惱懼而祿山固志在僭號無進計使君相有天下志改紀其政而慎固其守以彼東都豕突爲入芝可也賊將張通晤自睢陽東略東平太守吳王祗兵起郡縣之未降者倚之單父尉賈賁帥斬通晤制太子監國國忠寢之妃衛士以請命也姚伯子曰太子更難多矣命未定猶仗危焉子也忍仇也親惟亡心而後亡國平原太守顏真卿豫戰守具賊牒使防河津更牒諸郡購賊祿山徇地以忠臣首至平

史書

卷七

唐玄宗

三

原則使斬蒲續盧奕身而葬是時平原已募得萬人於是饒陽太守盧全誠方據城抗張獻誠之圍而景城長史李曠河間司法李魚博平人李隨各殺賊署推真卿盟主邊令誠不獲所私入奏譏仙芝常清斬之軍中曰棄陝也哥舒翰以病強起軍事委之司馬田良丘賊遣寇振武郭子儀使兵馬使李光弼僕固懷恩擊破之進圍雲中拔馬邑常山太守顏杲卿僞迎祿山成其謀既連太原尹王承業而未發也李欽奏爲賊守井陘平原使告共斷歸路卽假祿山命召斬欽奏散其衆何千年以爲賊幽州徵兵還而爲擒策杲卿曰烏合之於應敵難誠深溝以俟朔

方傳檄趙魏斷賊要脣而成擒矣遂陽言光弼出井陘而獻誠目潰河北反爲唐者十七郡使招賈循於范陽邠人馬燧爲循策計曰祿山終歸夷滅以范陽爲朝廷傾其根本萬世之功莫大焉循不以時發而無成然祿山西至新安而還者河北之變內牽也

四十四年春正月燕帝僭號奚詢爲之侍中杲卿使子泉明獻張通幽隨之太原使承業別遣短杲卿而自爲功故承業羽林大將軍而杲卿止衛尉命未至常山陷太原妬功而不救也史思明執杲卿祿山數其負薦而反杲卿罵曰羯奴無功而承極寵節度三道負恩以反臣唐累世

史書

卷七

唐玄宗

五

者顧一薦得挾之耶乃死思明復圍饒陽李魯李暉救之皆敗河北多復爲賊有命子儀罷雲中益兵圍東都分定河北乃薦光弼河東節度與之朔兵萬人哥舒翰擊却安慶緒於潼關二月光弼出井陘至常山團練兵執賊首安思義以降免其死而問計思義曰急在入守胡兵雖銳挫之堅城之下而心離矣且晨卽思明必至大軍且繼光弼卽日移入思明釋饒陽而趨之守弩五百以却則出千弩爲四隊發發相繼且潛殲其土門之甕壁思明以退則縣爲置戍譙之降賊也真源令張巡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得樂從數千合賈賁於雍丘賁戰死并其衆今

狐湖者以雍丘令降賊者也。以四萬人奄至。巡曰：「示民無懼，而後城可守也。」使千人乘城，而身突戰，以勝。六十日三百戰，走潮，獲胡兵二千。清河客李萼如平原，乞師曰：「清河布疋者三百萬，帛踰八十萬，錢絹米斛皆至三十萬，甲兵五十餘萬，而戶十萬，是富三倍平原，而彊且倍。公資之士卒，則撫而有矣。心腹二郡，將四支自隨，與兵六千，而問計曰：程千里將兵十萬，而阻崞口，今擊魏郡以開之，遂其北討，而南率同盟，以臨孟津，但表朝廷堅壁，勿戰月餘，必內潰矣。」姚伯子於萼策知其才，猶嘉唐初制之預爲中興地也。舉清河平原，而州郡之蓄積舉可知矣。故方面易於

史書

卷二

唐玄宗

三

效力。專城苟非怯懦，皆可資守以待救。故富於國都，不如富於州縣。此明王叔敗之要術也。真卿命叅軍李擇會清河博平兵，軍堂邑，敗賊而克魏郡，賀蘭進明以北海太守起兵，應召，真卿禮下，而讓之功，遂冒其本，以加河北招討，而擇及二郡不錄，士心爲移。攻信都，金帛募死士而後下。無略而多忌，若進明者，信不可與共功也。常山相守四十餘日，糧道見絕，使如子儀告急。夏四月，自井陘合軍大破之。土門中郎將渾瑊以射賊將，顯名其時也。思明奔趙郡，所過恣殘，惡其歸正也。屯結自保之民，故爭效於郭李，遂攻下趙郡，還掠縱擒，而民大悅。平盧軍將劉正臣

殺賊守因平原，請取范陽以自效。真卿質而助之。因命平盧節度郭李承元免博陵，引還常山，思明踵之。子儀使挑戰者，疲而敗諸沙河，而驟益七萬，則增壘自休，而疲賊者耀兵斫營，追去。已爾，擊倭嘉山而大勝，斬首四萬，追圍諸博陵河北降郡，皆殺守將歸命。漁陽路再絕，賊黨相尤，在不得棄洛而走。李萼之所謂內潰者也。使潼關不失守，祿山無命矣。而國忠識闇在天下危，而惟身慮憚者，舒翰問召亂之罪，置屯灊上，舒翰知其敵已，表請斬其將而隸其兵。國忠更不能斯須容舒翰矣。則或告在陝，惟羸寇四千趣之復陝洛，舒翰奏曰：「賊利速，羸其誘也。且勢蹙矣。」內變將授首，曾斯須之不能待乎？郭李謀爲覆巢，先范陽奏至，亦惟潼關輕進之戒。國忠謀已之懼愈深，中撓之以逗畱失機。於是趣戰之使項背相望，舒翰不得已。六月，出與崔乾祐戰，而大敗者，惟國忠謀身而誤國也。潼關失守，舒翰降祿山，爲其司空。河東上洛華陰馮翊棄郡走矣。然賊猶畏投網而未敢長驅。國忠領劍南節度，且嘗竄焉。平安火不至，則倡西走，其偷生其圖篡未竟其發也，而帝然之。夫速亡莫如逼播，故惟守死者能存。周東轍以西失，晉南渡而北棄，然平王安行於戎退，元帝基因其藩封，猶以削而莫制。况寇近郊而委守，不延之蹠路哉。帝密畱守

史書

卷二

唐玄宗

三

於崔光遠付宮鑰於邊令誠龍武陳玄禮整比六軍選開九萬詳衆親征而宵遁矣。姦妃主皇孫之外宅者而秦韓是偕朝門晨啓官至而宮皇駭始驚大帝所之也。光遠即東其子獻誠令誠獻鑰此其爲明皇付托之選也。日中行饑快羈獻而不飽父老郭從謹路啓曰陛下縛告反故直言絕而成此禍也。明日至馬嵬饑罷同怨玄禮曰罪由國忠則水火沸斬其首而揭諸及秦韓也。內誅示之縊屍而後衆安。發馬嵬朝臣惟見素從乃以韋諤充置頓使將士畏蜀往以國忠吏士在焉諤緩之且至扶風父老獻畱太子傳慰則共擁馬曰以繫天下之望建寧王倓及李輔國贊順人心安宗廟也。廣平王俶以白而帝歎天姚伯子猶未測其心之喜或不樂也。然分命後軍二千使往平涼語次傳位而帝至扶風。從者塗載譏幾無術免使冠諜明追急及之洶湧之人情有逃死所乎。幸祿山猶不虞有西竄乾祐止潼關者十餘日成都春綵至帝以陳庭召將士資之而慰感以情言乃怨改爲瀉而衆安行。太子未定所適建寧曰朔方故節度且裴冕可依也近而易達乃馳平涼得牧馬數萬士五百人。蜀長史崔圓迎於河池以同平章事。祿山使孫孝哲入長安妃主皇孫畱者心剝從駕之家無畱孩其爲虐也百官宮女收入洛陽其

史書

卷二

唐玄宗

文

爲劫也。陳希烈張垠降爲之相勢振矣。幸者盈志淫虐窮日夜不給聲色之娛止追不遺。故唐業有肄耳明皇末路亡天下而有餘者也。郭李聞變畱王倚守常山引兵入井陘劉正臣遇敗於思明范陽不克襲者機失而勢俱變也。房琯及帝於普安同平章事。朔方畱後杜鴻漸發僉謀曰靈武兵食完富盍迎太子以定天下使致籍裴冕亦以河西司馬手勸之鴻漸迎及平涼遂共援馬嵬之命勸進爲興復計。故肅宗皇帝卽位於靈武而改元以鴻漸崔漪知中書舍人裴冕同平章事。玄宗制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諸王分總節制高適諫其啓爭端也。永王璘則獨赴江陵。李泌以太子時布衣交應召至靈武肅宗咨之後行命爲右相曰賓友貴矣何必屈其志哉。河西李嗣業安西李栖筠各將赴行在嗣業聞靈武之命有緩謀折衝段秀實曰君父告急曾臣子而晏然乎。改扶風鳳翔郡。玄宗至成都當其潛逃也。令狐潮以呼雍丘曰危城爲誰守既得蜀信設朝斬言降者守具恃義器用竭矣。縋藁人爲矢豪習之則死士斫營焚壘皆下於縋者也。以取勝而追奔賊怪立城爲偶人則雷萬春靜六矢於集面潮以天道招曰未識人倫者焉知天道戰獲爲別非胡勿歸故人喜自拔。王備有二諸將誅之使宗僊運迎烏承

史書

卷七

唐玄宗

文

恩辭以無詔僣運曰。扼賊咽喉也。移兵守之。洪業斯建。若守詔而使之陷信都。且不獨全矣。八月。子儀將河北五萬。赴靈武。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赴太原。皆同平章事。肅宗謂泌官窮賞矣。兩京克復。其何以處之。二人泌曰。土以侯之。可也。太宗欲訪古封建矣。議紛而止。夫以官賞功。事廢匪本。柄移權重。國大不過二三百里。猶未比今小郡也。難制之患。無有矣。回紇吐蕃遣助。靈武使至蜀。玄宗卽所尊上皇。以自稱也。韋見素房琯奉冊如靈武。祿山荒宴洛陽而誇胡。長安唯聞掠命。民習賊虐。然後知以有朝廷生也。相告。惟靈武至矣。豪傑時有誅殺以順民心。史書

卷七

唐玄宗

三

四門之外。率爲義壘。時望北塵而欲走。時陳入君令。薛景宣克賊保扶風。故江淮貢賦入蜀。達朔而道路無虞。九月。史思明陷九門。藁城趙郡常山。建寧王倓血戰爲衛軍中屬。且將以爲元帥。泌曰。建寧誠勇略。然廣陵兄也。使太宗上皇之功成。何以處廣陵乎。改命。泌並轡行。白衣指軍中。乃受謀軍國長史。奏報命先開示。并付禁門鎖鑰。諸胡從入長安盜廐馬。且謀據邊郡。子儀封破同羅。時朔方之兵足用。帝喜以夷張。徵兵回紇。徧及城郭國。彭原侯軍集。泌之謀也。將漸於鳳翔。張良娣前床衛帝。寵成同患。泌聞打子聲。而奏軍報停壅。乾樹雞刻。內滋隙矣。傳

位冊至。帝見房琯而虛已禮焉。言爲改容。琯亦若能任天下者。上皇賜良娣七寶鞍。帝以泌言。撤其珠玉充戰賞。而建寧泣問之。則喜極于從諫。而悲生將遂后良娣。泌曰。家事有經。宜上皇之待。怨以及於倓。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冬十月朔。日食既。第五琦以江淮租庸。輕市爲陸運。自洋川達加山南度支。僥用以權鹽。賀蘭進明命御史大夫。而攝授以怨房琯。而短之中。以使諸王分節。意豈專在陛下也。琯請將爲招討使。所委司馬參謀李揖劉秩。好古而不達其用。如車戰取勝。蓋御在六藝。少而習焉。馬安人。故無虞奔。琯遇安守忠於陳濤斜。倉卒爲牛車戰。鼓譟縱火。則人畜驚而蹂躪敗矣。死者四萬人。不習之爲害也。思明無郭李抗。以河北彪暴。兵暉死。真卿走烏承恩降。饒陽守於賊。而彌年者。裨將張興。勇而明於智也。城陷執死。思明下城。惟女貨是掠。男子非任負無存者。永王璘富當江淮之積。而恣召募。謀據金陵。救之歸蜀。不聽使高適以淮南節度致討。璘東下。破吳廣陵。非位號早正。順逆所在。天下又有不詳於辨者矣。故姚伯子謂靈武諸臣得春秋首止之義。十二月。潁川陷。帝必籌定期。賊之驍將五光弼出井陘。子儀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兩軍繫其四將

卷七

唐玄宗

三

矣。祿山從者，獨有阿史那承慶，遺之華陰，通其道，適以疲其首尾之奔命也。明春，建寧並塞北，爲光弼倚。范陽拔巢穴，覆大軍合而成擒矣。良娣表裏輔國，而中構譏，倖爲不平。泌曰：「非宜於人子。」號王巨，假張巡先鋒，魯東平濟陰陷。賊將襲寧陵，斷其後巡，先移軍待之。睢陽太子許遠始見，卽共破賊，流屍塞汴，乞功通巨，與果毅折衝三十。于闐王勝將兵入援，吐蕃陷七軍三城。

肅宗宣皇帝

至德二年春二月，祿山盲而暴，欲易慶緒而立愛嚴莊，導刃刺腹出腸，惡稔天誅。假手慶緒，爲人心快也。慶緒旣代

史書

卷七

唐肅宗

主

莊足之以淫樂而專決主斷，建寧死，慶平懼及，語泌謀去良娣，輔國泌曰：「近鑒在建寧，婦人易順也。」帝如保定。思明大寇太原，適精兵北赴，懼於守者，議修城。光弼曰：「賊至而興役，是先自困也。」整濠增壘而已。遊兵攻南門，則命陷北隙，邏卒無懈而止。光弼募伎巧，小藝必達，故窮賊攻不能當其守也。將戰，壽之約降，地道環營，然後出師。賊屬目而營陷，則乘而敗之。思明雷蔡希得而歸守，則復戰斬首七萬而圍解。尹子奇以歸，檀十三萬寇睢陽，遠迎巡入，合兵七千耳。二十日六十戰，擒殺二萬餘，遠以戰不如巡而任守。子儀克河東，翻城應者，司戶唐旻而崔

乾祐走。二月，帝如鳳翔，胡漢皆集。帝迂前策，泌曰：「春旣深矣，胡兵耐寒而畏暑，兩京克窮寇歸巢，吾勝兵困熱地矣。不如用之寒鄉，永絕本根。」而帝曰：「不能待。」討永王之兵，合於廣陵，璿將李廣深曰：「圖之不早，永爲叛臣矣。」先奔而衆遂潰。王走死。上皇遣祭始興，文獻公九齡。子奇復寇，巡走之。舊矢審之，觀則中其目矣。安守忠破武功。

遊兵至太和，開夏四月，子儀以司空副元帥赴鳳翔。李歸仁邀之，鐵騎五千，殲於僕固懷恩之復守忠爲長蛇而偽遁。官軍受夾潰矣，以保武功。子儀請自貶。魯吳以南陽當田承嗣武令珣之圍，力竭糧盡，師衆奔守襄陽，猶扼南

史書

卷七

唐肅宗

主

侵之衝。秋七月，寇復至睢陽，得而圍之者，則糧匱而救不至也。時饑餘千六，日廩合米而雜茶，紙然攻新拒應，賊必有死傷焉，以此服其智也。以至敵守六百矣。南霽雲詣臨淮告急，進明不應。義責之曰：「坐擁強兵而不分災救患，忠臣豈爲乎？竟不得收寧陵千人。」程千里以上黨抗賊，擒敵而還，墮顚，仰語諸將厲守。寧失帥，毋失城，故蔡希得挾之以攻而不克者，千里餘教也。爲攻長安，勞饗帝謂子儀曰：「濟否，此行也。」對曰：「不捷臣死之。」九月，回紇子葉護以精兵四千至廣平，王見約以兄弟，金帛子女爲其分。乃陳城西，時悉軍十五萬，李嗣業前，子儀爲中軍，王思禮後。

逼賊陣而却。嗣業肉袒奮殺。定之。墻列以進。懷恩引回紇勦其伏。則前軍出其後矣。以大敗走入城。而夜驚懷恩。請追之。三百騎廣平遲之。明旦則西京復而守忠歸仁通儒等皆遁。葉護責約廣平拜馬前曰。始得而遽作。東京爲賊守矣。遂引自南城。過於是人拜廣平真華夷主。而帝歎不及。俶畱長安三日。引軍東出。鳳翔得捷。卽遣蜀迎。請復辟。泌曰。上皇不來矣。改遣表還就養。帝飲泌。遂及同寢。反復言建寧。帝有悟。而曰。如已往何。泌曰。恐重誤於將來也。子儀克華陰弘農。初睢陽久圍。或議東走。巡遠曰。是江淮之保障。動則長驅矣。故一城之守。而唐中興推功焉。者。全江淮以資戰士。惟二公識天下之大勢也。及堅守而救不至。雀鼠糧盡。至殺妾烹奴。爲婦弱先。而無叛民忠誠立人之心也哉。賊登城。巡西嚮拜。生力竭矣。崔死爲賊厲。南霽雲雷萬春等皆同死。遠爲洛陽生致巡之教戰。令各以其意。兵將情通。則人自爲戰。而若相使。故不拘古法。因變於敵。而必勝也。張鎬節度河南。倍道急進。城陷三日矣。自西遁者。保陝收餘。東賊悉而益之。洛陽無與守矣。故子儀大破諸新店。而慶緒遽遁。殺唐將之虜者。千里遠。皆以是時得死。廣平入東都。回紇大略而未厭。故倚夷狄以成功。是相更而趨亂也。李泌歸衡山。帝發鳳翔。嚴

史書

卷七

唐肅宗

三

莊來降。陳畱人誅尹子奇。帝入西京。上皇發蜀。蓋後表至。而後定行期。宴回紇宣政殿。葉護請取馬。卒范陽之功。帝嘉爲忠義王。歲受絹二萬於朔方。初玄宗不廟而脫。故彭原設粟主。旣入。乃朝享於長樂殿。十二月。上皇還京。胡氏曰。鳳翔歸甲。上皇亦慮嫌疑之生患矣。三千精騎之迎。所以啓露刃。劫遷之孽。姚伯子則惡夫實喪而多文者。紫袍前馬。固辭改服。傳國璽。授則泣以受。進功臣階。追贈死忠。范陽爲賊遁數故。安敗而史乃強慶緒使徵之兵。承玘曰。彼葉露耳。不急歸天子。且與之偕亡。思明乃囚承慶守忠。以所部郡兵降。封歸義王。卽命范陽節度唐臣從賊官者三百。原情爲六等。刑死杖流貶以差。帝爲張均兄弟勾死。而上皇不肯。帝曰。臣非張說父子。不能保全。以有今日。猶不獲救均死。姚伯子曰。以保全歸功。則濱之危地者。迫言之矣。玄宗何悟之遲也。且高祖躬受唐命。傳位太宗。猶不干其治。亡國餘闡。乃生殺是主。且親民接士不已。而可乎。甄濟隱青巖山。違掌書記祿山採訪時。東都破。封刀召之。延頸受刃。故帝以列拜降燕三百。而後官之秘書。蘇源明知制誥。亦不受賊官也。置殿前射生手。

史書

卷七

唐肅宗

三

史書

卷七

唐肅宗

三

二月李輔國爲太僕以內交傾朝野。以亂平。大赦。改乾元。免租賦。復稱年。三月。良娣白淑妃以后。而時不之貴者。讓也。夏四月。新主入太廟。五月。停採訪使。黜陟改觀察。張鎰奏爲思明虞與許叔冀之不可與臨難也。中使左其言以罷。廣平徙楚徙成者。以后生與王伾。而有貳也。帝與李揆言立太子及成王。則遽賀而定之。倣更名豫。裴死不及顏杲卿。御史大夫真卿泣訴。幽通誅死。而後顏氏之忠以列。王璵以媚鬼得平章。六月。立太一壇。女巫分禱名山。以帝疾也。而多從私夫招賂。黃州刺史戮其一。賊足歲賦。行韓穎胥。史思明殺烏承恩。而反。奏曰。光弼使圖已。秋七月。鑄當十錢。文始曰。乾元重寶。冊回紇英武可汗。可敦以帝幼女寧國公主也。涕泣訣別。得虜騎三千。以討慶緒。八月。子儀入朝。爲尚書令。光弼侍中。帝欲崇宦官。討安慶緒。謂郭李難相統。並遣九節度。而以魚朝恩觀軍容。唐制。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職近之矣。故足掣戎謀。而抗主。以失河北。而唐趣亡者。觀軍容之爲也。冬十月。子儀破安太清於獲嘉。圍諸衛州。慶緒悉衆以至伏垣。出戰。誘而射之。逐北其退也。而圍諸鄴。八節度次至。慶緒讓位范陽。以求救。河南節度崔光遠拔魏州。思明至而大潰。平盧節度鄭玄志卒。帝使中使

史書

卷七

唐肅宗

三

察所欲授。而侯希逸之代。始由李懷玉之推。姚伯子謂藩鎮強古諸侯。其勢重者。或拔五霸之威。而令人得意窺之乎。太宗以功臣世刺史。而猶吝情。無故而輕千里以啓盜心。欲奸雄之居。不可得已。論者謂以姑息啓廢置。亦思其廢置者何事也。河北不廷授。無以拒之矣。思明入洛。殺三萬人。四年。稱燕王。光弼曰。得魏州而不進。欲蓄銳以挫吾懈也。吾與朔方兵逼之。鄴城以其間舉。是一舉擒兩寇也。朝恩不可。漳水灌鄴。食馬矢而猶堅者。恃救也。且受降之計不早定。思明知官軍體解。勞饑之以抄掠。然後相當。則克期決戰。官軍步騎六十萬。賊亦悉其衆。故前軍接戰。後陣猶未布。大風交潰之。然賊視帥止。九節度不相謀。子儀河陽橋。遣兵各以掠歸矣。賊爭河陽。張用濟夾築而守。然東京竄風。帝不問敗。姚伯子曰。實喪師者。朝恩也。以六十萬大敗。而不亡者。幸也。思明襲殺安氏。盡其黨。置子朝義於鄴。而還。輔國請羽材騎士邏盜。平章李揆曰。今置南北牙。猶漢南北軍也。相制而後周勃得以成功。以羽林代金吾。非常。無以制之矣。然揆於輔國實執弟子禮。蓋自靈武後。以奄人常居大內。而口爲制敕。李峴極論而停之。峴亦平章也。五月。貶蜀矣。朝恩猶贅子儀以鄴城之敗。秋

七月召還而代之光弼寬素而嚴易軍中所以涕泣遮門也托踐而躍馬以去光弼馳入而號令新壁壘旌旗若生色然人思郭公轉甚矣張用濟在河陽倡逐迎議聞大義於僕固懷恩康元寶而懷單騎迎謁而竟斬之八月襄將康楚元作亂破荊州走節度杜鴻漸足鑄當五十大錢百官始給冬料思明寇汴降許叔冀遂攻鄭州岳守韋陟請退守潼關光弼曰河陽北連澤潞懷臂之勢也師軍士詣之十日糧耳賊入洛冬何河陽絕饑道光弼猶畫出野水夜還留營以降其將高廷暉李日越思明攻河陽光弼委守李抱玉而屯中渚穿塹置柵抱玉垂陷而奇兵

史書

卷七

唐肅宗

壬

取勝周繫從光弼荔非元禮拒之羊馬城塹塹開柵而不禁使詰之曰欲守乎戰也賊爲吾填既帥死士奔擊乃北趨中渚光弼望曰當且不整日中可破也堅西北隅命郝廷玉東南隅論惟貞令曰賊視旌吾急馳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示之靴刀曰失利以自剄不令諸君獨死也戰則誅奔於廷玉解馬傷易而遣之懷恩小却命誅如廷玉懷恩更前決戰旗三颺地所以如命俱進也繫兵大潰俘囚至河思明亦遁矣姚伯子曰河陽之捷以分合變其強弱也十一月商州刺史韋倫討平荆襄十二月思明寇陝神策衛伯玉却之得馬六白

五年改上元春正月光弼太尉兼中書令子儀領頌寧鄜坊節度党項寇逼而假之名二月光弼攻懷州再破安史兵襄州殺節度侯瑱至而反者降閏月王思禮加司空始不相而三公時郭李之中書令亦名尊而未預相事追太公武成王夏劉晏以善治財用爲戶部侍郎兼度支光渾寇鳳翔崔光遠破之長慶樓南臨大道上皇喜御之而設其下過者以宴瞻拜歡呼之聲常徹行人輔國因將射生五百露刃劫而遷諸南內而流高力士以夙有怨焉上皇不悅而習辟穀也以疾帝謂輔國防微杜漸顏真卿表請問起居貶子儀出鎮而党項遁使

史書

卷七

唐肅宗

壬

統諸道取河北是合李成勝勢也復沮朝恩冬光弼懷擒安太清淮南副使劉展反入廣陵陷昇聞宣蘇潮濠楚舒和滁廬淮東節度鄧景山不能拒指子女玉帛爲平盧賂

六年春正月平盧兵馬田神功擊斬展而大掠江淮至是並罹毒矣朝恩奏敕進取光弼以賊鋒猶銳覆懷恩嚴光弼而欲敗之則謂東京可取二月出師爭陳未定而爲思明薄走保聞喜乃增陝戍三月史朝義殺思明梟獍自戕君子於安史焉快遂殺朝清於范陽而盡夷不附使軍出得遲匝月之期而長算集矣故河北之失皆朝恩之

爲也。夏四月，梓州刺史段子璋以拒代誅，州道皆有其封之心矣。光弼鎮臨淮，統八道。秋七月，日食見星。八月，輔國加兵部尚書，求宰相而不獲薦，以與平章裴冕蕭華有惡。九月，去尊號，以建子受朝賀，制除五品令舉一人自代。姚伯子曰：酌用於論定，賞罰不爲舉者貸，則得人莫良也。頻歲糶踊，江淮大饑，元載取憐，代劉晏掌財賦，借徵通爲白斂，急之峻刑，爲山澤驅盜聚。

七年，改寶應，春正月，光弼攻許州。河東殺節度，朝廷之有撫慰而無誅也。絳州樂子儀之寬，則以都統李國貞爲嚴而殺之。突將王元振也。三月，子儀賜爵汾陽王，知諸道

史書

卷七

唐肅宗

聖

行營至，則誅元振曰：吾豈受一卒之私，故河東率法，大人計在天下也。辛雲京尋命河東節度，而倡亂者亦得誅。白元禮北庭節度之授，則荔非元禮殺而不誅也。來瑱貪襄陽，召而不赴，故置商金均房觀察以弱之。元載同平章事，而所領不解。夏四月，上皇崩，時帝疾刺矣，命太子監國。同爲傾謀者，后輔國也，而終隙，后謂太子誅輔國及射生程元振而不應也。后出三，召即死，猶有二王，係也。個也，應則殺戮未識所止也。授甲於越王係，而召太子，蓋有呂武之權焉。太子應召，輔國元振衛之以兵入，而殺后及二王，然非忠太子也。其不言弑唐無后也，長孫后後武

韋及后，皆禍唐者也。唐以茲鑒，自是遂不立后也。帝崩，太子即位，輔國橫居之爲功，明謂代宗，禁居外事，任老奴也。兵柄在矣。晏然受謁，爲中書令。史朝義劇宗州，光弼使田神功破之。六月，以元振謀，解輔國司馬兵部，出居外第，辭中書而爵之王。輔國未去，振權以重。秋七月，子儀入朝，請解職避振也。九月，來瑱誅，以平章徵而殺之。徵兵回紇，姚伯子惡其棄閑名將，而樂夷辱也。朝義先

史書

卷七

唐肅宗

聖

下兵馬元帥，會陝諸道兵皆在，可汗責之子禮拜舞，抗辭者以備君則自子昂皆鞭百，死者二人，遣迺歸營。亡國之辱，蔑加矣。喜讓遠忠，負天下之大明，委命大羊，而安焉。懷恩回紇，前鋒郭英又魚朝恩殿，光弼抱玉皆會師洛陽，前軍破柵，賊悉精十萬以出，則據之不動矣。鎮西馬璘單騎突入，奪兩牌，左右躡官軍乘其披斬，首捕虜殆盡，朝義僅以百騎走。卒克河東及河陽者，中國諸將也。回紇入東京，肆殺掠死者數萬，是則賊未燼禍，益熾之以夷也。朝義走得田承嗣，更拒戰，僕固瑒大破之。是時薛嵩以鄴降，抱玉張忠志以恒陽降，雲京入其營，且受代矣。懷恩貳心於資

寇急復其位是故得之而猶失也。當議副元帥。僉在子儀朝恩更之懷恩。遂成河北之勢。李輔國伏誅。十一月。賜成德軍節度張忠志姓名李寶臣。僕固懷恩既爲河北副元帥。部有子儀之舊。於是場及朝義於莫州。遂會圍之。

代宗

廣德元年春正月。田承嗣行朝義於幽州以降之。范陽不納走而縊林懷仙獻其首。時懷恩反志已萌。其降將迎拜。則爲樹援計。而帝以天下可苟定也。薛嵩田承嗣李懷仙並得鎮寶臣爲連。不用朝命。承嗣悉境內爲兵。更選衛萬人。回紇歸而虐途。趙城尉馬凝請置頓賂得其令旗。倖

史書

卷七

唐代宗

聖

死罪爲犯令者。誓還謂李抱玉得懷恩情於回紇矣。謹備澤潞。來瑱之衆推梁崇義而卽命之。夏四月。禮部侍郎楊瑄請停進士舉孝廉。當時惜其不行。姚伯子曰。未盡也。不孝不廉絕其舉。則文而無行者黜矣。蓋惟明治不明。載籍古今得失之林也。文案情僞。林莽之樸。或局於見矣。況進而論變化乎。然則得人將何如。曰。本之以德行。粹之以經義。核之以策論。澤之以詩賦。勞之州縣之務。審之經筵之陳。公卿之選。不外是矣。吏部總其凡。百司任其屬。文學明敏者舉掾吏。禮加而俸厚。道德服衆者辟佐貳。功敘而途遠。聖主在上。而野無遺賢。必之道也。秋。懷恩回紇。

相見太原辛雲京。開城懷巨測者。人斯防之矣。以不獲行。僂訟功。九月。徵朝不至。邊戍以亂內撤。吐蕃入大震關。

盡取河西隴右。報郭元振不以聞。冬十月。涇州刺史爲虜導也。則至奉天武功矣。倉卒起子儀副雍王鎮咸陽。是時吐蕃兼有谷渾。党項氏羌衆二十萬。渡渭而東。子儀久廢部曲。離散請兵。且見過寇至。便橋帝棄百官六軍。而如陝。子儀歸長安。全十王達諸行在。射生王獻忠擁之以迎吐蕃者也。吐蕃入掠長安。子儀行且東。收得聚剽軍四千。勢始振。帝畏寇出潼關。遽徵之。子儀謂收京城出藍田。足遏東寇。益退走引敗也。時段秀實鼓白孝德以鄜坊師南趨。子儀西還。得其合勢。設疑多張。騰言令公大軍之至。吐蕃遁聲矣。而子儀畱守。自陝徵兵。無應者。然後博士柳伉得以論放元振。時光弼不發。亦畏讒。吐蕃還圍鳳翔。馬璘起難。過之。戰以入。復出以戰。明日。開懸門以待。虜避不。惜死將軍。十二月。帝還。顏真卿請先陵廟而後入宮。元載不從。真卿曰。朝廷不堪再壞。子儀以百官迎。帝曰。用卿不早。故及朝恩。旋總禁兵。帝之在陝也。真卿請召懷恩。還宮而後發命。曰。今則不可矣。進不成勳。王退不能釋衆。其肯來乎。代以子儀。不戰而服矣。李抱真曰。朔方將士思子儀如父兄也。

史書

卷七

唐代宗

聖

二年春懷恩謀取太原辛雲京設備僕固瑒攻而敗還

子儀爲河中節度附懷恩者聞聲改義以定瑒死榆次懷恩走雲中使月子儀於未反則禍之戰焉必矣梁洋代運而汴堙關中艱米軍給取於按穗三月劉晏罷平章爲

轉運浚汴夏五月初行五紀曆子儀奏兵聚蠹耗請

罷所領始六月罷河東節度及耀德軍秋七月俸給青

苗光弼歸徐僦士懈令而卒初郭李並爲大將選光弼

故嚴定謀後戰以寡敗子儀寬然仁浹及戎狄盜賊或望

之而解戈功名始若相等至道遠要其末路子儀逾劭也

則光弼之量已罄而子儀猶有潛焉者雲中引虜回紇

史書

卷七

唐代宗

四

吐蕃入寇子儀出鎮奉天問之方略信在懷恩麾下之必

不忍以刃加九月蝗霖寇逼奉天子儀曰敢言戰者

斬明日而夜陳則虜望之而遁虞其不備而猝遇整也

河西節度楊志烈盡其精卒使柏文達攻靈武曰救京師

之一奇也懷恩歸破文達吐蕃陷涼州以無守冬子儀

入朝加尚書令辭以文皇而還鎮是歲戶不足三百萬

天寶三之一而歎也通未被兵之地計之矣則河南北之

存者益什一百一云爾故生亂之君實不仁失業之子實

不孝

三年改永泰春正月也真爲澤潞去兵養三丁選壯焉農

隙習射歲暮都試免其租庸給弓矢而已步兵爲天下最

姚伯子取爲練鄉兵法時左拾遺獨孤及亦請罷無用兵

爲寬貧氓養吐蕃請和宰相與盟子儀曰虜利我不虞

國不可守矣乃戍奉天夏四月旱河東租庸使裴諝入

見而問權酷對曰民愁在不種矣忽其生而問利何也

嚴武三鎮蜀吐蕃不敢犯其卒也人傳其虐且厚欽李

懷王逐平盧侯希逸爲畱後賜名正已秋九月懷恩引

雜虜入寇故吐蕃趨奉天回紇踵之道兵至者獨淮西朔

方兵馬使渾瑊以再日衝虜營顯帝命子儀於涇陽而

屯麥苑朝恩欲走河中劉給事曰是且反也屯足扞衛而

史書

卷七

唐代宗

四

連挾天子棄宗廟然後計沮虜以略去邀破於同華周智

光懷恩死矣冬十月吐蕃遇回紇於邈合爲涇陽之圍

則睦乖爭長子儀問之共擊吐蕃也回紇微見數騎以出

使傳令公來藥葛羅執弓注矢則免胄釋甲示之及進而

迎者羅拜則讓之棄功起怨背恩助畔曰欺于天可汗晏

駕令公捐館耳以吐蕃謝過也故酌酒之誓曰大唐天子

萬歲回紇可汗萬歲兩國將相皆萬歲子儀之約回紇也

固先嚴備是以語問兩軍翼而漸前揮手却之以成其好

此太宗渭橋盟頡利之遺策也足以制其死命故見誠而

非輕身姚伯子懲於劫盟多變故於令公著之使後世人

臣無徇小信而貽人國禍。而紇是時喜於正言不與唐戰。利見大人於是。白元光以其師追斬吐蕃萬計。虜既退。子儀請赦懷恩驍將。使無為夷用。閏月。以路嗣恭為朔方節度撫之。而還河中。務穡足餉。則躬先士卒耕百畝。崔旰殺西川節度使。

四年。改大曆。春二月。釋與國子監。朝恩座。講易。譏鼎折足。元載請論事。先白宰相。顏真卿疏。林甫復起。杜鴻漸以劔南帥至。聞旰且戰梓州。畏而連和。馬璘兼邠寧。賢都虞候段秀實行而必諮。冬十月。受諸道壽獻。周智光挾勝為暴。聚亡命。絕貢道矣。十二月。授之僕射。曰。同華。

史書

卷七

唐代宗

吳

地挾舒足。恐踏破長安。子儀請討。斬之。

五年。春二月。子儀入朝。昇平公主訟其帷言曰。駿也。謂其父薄天子而不為。子儀囚以待罪。帝曰。不癡不聾。家翁何與。閏語也。然恣婦寺而佯聾。則帝以其家翁為治之過也。夏六月。鴻漸入朝。旰竟節度矣。作章敬寺。毀曲江。及麗華宮。館以給之。時朝恩元載惡溢脇罔。王縉鴻漸亦享逾其量。無聊求消災於媚佛而已。以愚其君。而天下從之。姚伯子曰。使果報之說信。如朝恩再潰。郭李之師。載尸幾於百萬。相循不靖之殺。不與焉。素食能償若民命。則天地之生。莫人為賤也已。秋九月。吐蕃圍靈州。冬。路嗣恭

擊却之。

六年。春三月朔。日食。夏。李泌後殿居。辭相而預議。追齊王倓。承天皇帝。曰。念功也不死。且大弟。幽州兵馬使朱希彩。殺節度李懷仙。而詔畱後。與謀者。經略副使朱泚。及弟滔。秋八月。吐蕃寇靈武。九月。鳳翔都將李晟。屠吐蕃定奉堡。還自救。而圍解。朝議邠寧當西衝。徙河中兵居之。給取內輦。十二月。先馬璘於涇陽。段秀實知畱後。其軍以屢徙起怨。發亂期五更。秀實使漏四更而曙。夕焚馬坊。秀實整部伍。止行者。且誅首惡。遂以達邠。回紇驕功。屢以馬價起釁。散騎蕭昕使。折以國威。而未戢也。僕固懷

史書

卷七

唐代宗

吳

恩誅。帝憐其悞。遣女。宮中養之。

七年。夏五月。回紇請為可敦。祠部。郎中董晉致之。猶欲以唐使償馬直。屈於晉辨。而後禮還。夷德無厭。而使之居匡復。故詢厲之來。莫之報也。六月。郭子儀徙鎮邠州。元載既拾權。於為相。朝恩猶勢東之。起忌。子儀入朝。搆以魚郭之闕。而弗為行也。朝恩朝。則周皓將百射生隨。外勢陝州。節度皇甫溫握重兵也。見帝有愠。乃決策。賂浩溫。其黨離矣。

八年。春三月。禁中有貴近之宴。遂縊魚朝恩。然不顯戮。而賜錢還葬。故宦官之權不減。載縉固國。靈秋載以寵專。

廢權政以賄與必為伎。帝之稱厚道。偏在與小人全終始也。戒載而不悛。屬必於江西觀察魏少遊曰。元載除。則東裝。

九年春。蠻酋梁崇牽據容州。多攻陷。經略使王翊募兵。有獲則藉廣州牒聲斬復之。元載別敕除官於吏兵部。言者死杖。三月。帝授心腹於李栖筠。以為御史大夫。韓滉判度支。益分河東之西。

十年秋七月。盧龍朱希彩殺朱泚。因亂自稱留後。而命節度。

十一年。昭義節度薛嵩死。始傳位其弟。粵。秋。循州刺史

史書

卷七 唐代宗

四

哥舒晃反。麻衣哭市。京兆以聞。召見。則以死獻三十。如圍者。罷團練。監者。罷監軍。其人。晉州男子。郇模也。冬。吐蕃寇涇州。渾瑊禦寇。子儀使馬璘。異出同敗。子儀曰。罪則在我。然敗軍之恥。不可不雪。虜返城。隘之。克還所掠。璘亦精兵。襲其輜重。

十二年夏。旱。減膳節用。而雨。九月。朱泚入朝。因請。以弟洎知。而後。田承嗣誘亂。

十三年春正月。昭義兵馬裴志清。逐薛寧。以歸之。遂襲相。陷洛衛。子儀入朝。喜有不報之奏。曰。不以武臣相待也。

田承嗣罪在不赦。夏四月。寶臣正已。表請出師。然後命。

討。朱滔。薛兼。李忠臣。以兵會。而蹙之。承嗣請東身歸朝。兵勢就緒。而二叛志貳。蓋同惡已久。初以輕已。修怨。不勝自利矣。冬十月朔。日食。承嗣籍境實。間於寶臣曰。身且溘死。而子不肖。此。公守也。又問寶臣。使夜襲破滔軍。吐蕃寇涇隴。十一月。承嗣將吳希先。以瀛州降。嶺南節度路嗣恭。克。州。誅舒晃。

十四年春。救承。入朝。而稽命。夏五月。汴宋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風於河北。而為之援也。秋。李忠臣以淮西兵。討斬之。然地為諸鎮披。冬十二月。馬璘卒。涇原克靜者。以段秀實。

史書

卷七 唐代宗

五

十五年春。詔復討田承嗣。表謝。官爵俱復矣。元載王縉。納賂不已。收之以夜。醢圖不軌也。劉晏請覆載。乃獨誅。籍得胡椒八百石。夏四月。楊綰常哀。同平章事。壞餘樂。綰之有革。秋七月。卒。九月。吐蕃寇原坊。冬。吐蕃寇鹽夏。却。正已既得汴宋五州。徙治鄆。以子納刺青。

十六年春正月。回紇寇太原。而大掠。鮑防不能禦也。二月。代兵至。乃引去。吐蕃寇靈州。夏。貓鼠同乳。獻且賀中書舍人崔裕甫曰。妖也。宜戒法吏之不察奸。邊吏之不禦寇。伏。吐蕃寇鹽慶。又寇銀麟。冬。子儀入朝。李懷光將矯易宿將而謀代。杜黃裳覺而剪其翼。亦矯子儀之命也。

未盡者不卽誅懷光。帝謂泌久不見卿。蓋嘆元載之難去也。對曰。知惡務速。苟爲含容。必及於此。

十七年春二月。田承嗣死。魏博畱後。其姪悅。李希烈逐忠臣。而爲淮西畱後。夏五月。帝崩。太子卽位。蓋雍王适也。遣詔子儀攝冢宰。肅代無綱。寬仁者縱弛之。諱詞也。德宗初立。禮動而思矯。天下望其有爲。則久鬱之思治。常哀委頓。代宗之喪。與崔祐甫不悅。以釋服議。貶之。宋泚子儀之署。其代也。表罪不在祐甫。則衰貶而祐甫相。然衰剛廉初相。辟堂封以監元載。慎惜名器。滯者譏其苛細。祐甫則矯之。親故並除。半歲而官八百。曰。未之識。不能諳其才。

史書

卷七 唐代宗

辛

也。加子儀尚父。而悉罷所領。以分授李懷光。常謙光。渾瑊。罷貢獻。祥瑞。縱馴象。出宮女。杖殺中使之。交賂藩鎮者。宦官或棄貨山谷。使克以有終。而肅代之愆。克益矣。馬燧改河東之單弱。節度一年。馬牧廝役。皆精騎練之。蓋有方也。利其器用。而尤重戰車。行則載。止則營。險則塞也。辟任張建。封李白良。況晏官同而功異。戶息於戰。希者百萬。皆晏所領。河南山南江淮嶺南地。帝以此罷韓滉而專任之。晏洞上下之通。領利權而先養民。其爲政也。每先幾見端。賑民饑。及諸收穫之不足。衡分數而牒以下。不耗於凶。則民斯息。故賦自倍。其初所以財生者。寬諸民而

愈豐也。晏走知天下之物價急。權輕重以爲應。所用必士

選。曰。士名重利。吏利重名。書符牒外。吏不用也。輅地遠或數千里。而教令如在目前。初歲鹽權承之第五琦。入不過六十萬緡。得晏措置。遂十倍其初。因以爲漕備。穀之達京師者。百餘萬斛矣。姚伯子惜其材之異。而小用之。不免以聚斂臣終也。當時均田之壞。未遙戶減而地餘。使盡其才以經理。良法復而萬世之利舉矣。晏運多致者。宜水爲船。倉於江汴河渭之交。以相受給也。處有吏行有將。法立而賞罰明。故敗沒無自生也。楊子一艘。造給千緡。預再減慮。及大通。始以脆薄廢漕。然後人服其見之早也。事無開

史書

卷七 唐代宗

壬

劇決之必一日。六月。詔六品以上。清望官。日二人待制。李正己表獻三十萬。爲營而不致也。祐甫請卽遣視。賜淄青將士。秋七月朔。日食。詔議省祖宗議。下真卿奏。皆從其初也。宦官之室。修功臣。命毀之以爲木妖。戒減常貢服玩。罷酒榷。祐甫病不視事。八月。楊炎以其薦。同平章事。太常韋倫使吐蕃。還伴五百。沈既濟論選舉之弊。曰。長史不任僚屬。用人之權不操焉。吏部之三種。不保其政事。庸人濫其間矣。崔寧節度西川。十年。絕貢。九月。入朝。冬。吐蕃南詔合寇。將使返禦。楊炎曰。蜀在崔寧。猶無蜀也。若別遣。功成。因以易帥。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乃使

李晟合兵破之。克維茂。大渡河賊斬寇八萬。財賦入大盈。自第五琦度支始也。以便給生中蠹。楊炎請出之。曰。國之大本。生民之命。所由也。詔歸左藏。十二月晦。日食。太宗之季。以餘田弛私買賣禁。均之失實。由來矣。永徽以還。租庸調常見史。而未聞及田。民事忽。大亂蹙之。重輕積異。流亡旣而斂。無所陽炎苟通之。爲國用計。不稅戶而稅田。

德宗皇帝

建中元年。春正月。始行兩稅。量出爲入。夏徵麥。秋徵禾。戶無主客。見居爲簿。人無中丁。貧富爲差。貧富者。田多寡之

史書

卷七

唐德宗

至

謂也。商者。所在稅其三十之一。以抑僥倖。自是天子始苦貧。積其衰敝。而不可救也。然而均田卒不復者。人主樂其便易。大臣畏開事端。而豪富奴視隸農。不平微鳴。喙爲摧矣。不究古今貧富理亂之由者。安以爲固然。二月。黜陟使符罷魏博兵四萬。田悅應符。而媚之以私財。楊炎奏。城原州。段秀實沮議。代之李懷光。劉文喜拒命。乃以朱泚爲涇原節度。楊炎以罷劉晏并諸使。金倉部不能其職。三月。復以韓洄判度支。杜佑權轉運。生日獻。帝以川悅正已。三萬。繼歸有司。代租賦。吐蕃歸德天子之美初。加禮韋倫。而遣貢。旣蜀將言止歸俘。帝曰。擊之以示威。歸之

以示信。懷戎之道也。五月。和成。宰相具載書。涇殺劉文

喜降。李正已聞而不悅。原州卒不克城。以道士言築奉

天而豫走。湖南辛京果。富牙將王國良家。而思兼之。以致亂。繼職者。曹王皋。初亦以京果得罪者也。書遣國良我

構於京果。而得湧洗。君當從我悔禍。秋七月。國良降。遙

尊沈皇太后。帝母也。散掠在安史之亂。忠州刺史劉晏

殺。炎以負天下所冤。初政之善。宦官疏斥。而東宮舊臣

張涉。賊敗。薛邕以文雅徵。而賊發巨萬。是非之辨。爲是

眩明。內官援之自解。而寵復熾。十一月。日引朝集使。訪

遠人疾苦。始定公主拜。舅姑受禮。兩稅旣定。軍民永

史書

卷七

唐德宗

至

分稅戶三百八萬。籍兵七十六萬。四民奉一軍。非飽術矣。歲計。天下稅錢三千萬餘緡。穀二百萬餘斛。朝廷百官且先取給。故枵民供軍。而軍號窮。敝不在終也。成德李寶臣謀傳而多誅殺。易州刺史張忠孝不應召。曰。正如公不入朝。得與王武俊皆全。二年。春正月。寶臣死。子維岳請嗣。弗許。卽自稱畱後。田悅爲請旌節。尤力。而帝竟不許也。曰。嚮者以足所欲。而不臣更甚。田悅李正已恐相次失利也。共決維岳拒命。於是四鎮並起。正已以萬人屯曹州。梁崇義及悅皆應叛。河南爲駭。以正已請劉晏罪。欲誅楊炎。盧杞同平。草草。親陋少

文惟子儀以爲險心人也。杞引用裴延齡不已，附則陰除之。肅代近仁，而毓亂，厭苦生其姑息乎？而帝一更若以義斷者，入於盧杞，而猜忌刻削又自察失之矣。發京西兵戍關東，夏增商稅爲什一，以軍興。田悅圍邢洛，曰：如兩服在吾腹中。淮寧李希烈請崇義罪，帝曰：先施恩焉，加之平章而拒，乃詔討楊炎曰：恐希烈更不可制也。希烈以荆南牙將吳少誠前鋒，汾陽忠武王卒身關天下安危者三十年，功蓋天下，履疑地，而功名自全者，豈有他術哉？忠純而已。吐蕃斷河北，而不能屈安西北庭之守。秋七月，使從回紇至，其節度留後李光忠郭昕皆賜王爵。加史書

卷七

唐德宗

五

贈伊州刺史裴光庭以不屈。張仝齋女饒衆，固臨洛守，馬燧李晟拘其救至，邢圍駢解。正已死，子納以平盧及維岳救田悅，爲三軍於洹水，馬燧進屯鄴，詔河陽節度李元會師。八月，希烈誅崇義，破襄陽而據之。張孝忠猶守易州，朱滔軍莫遣，諭曰：田悅走襄陽平，非惟岳誰嗣亡？孝忠歸順。九月，以爲成德軍節度。李承勳陟淮西，嘗語帝：希烈之功不可成也，故以爲山南東道節度。希烈不能屈以掠去。冬十月，殺楊炎杞爲擠計多所引已。裕於太廟，獻祖復東向。李洎表以徐隆乞領海沂觀察，曰：二刺史有約矣，餒詔書以成功也，爲使人見平章張鎰而杞

弗授。平盧魏博會攻徐，詔朔方宣武神策滑州救之。朔方旗幟敵惡，宣武乞子嗤之。唐朝臣以激其衆，且曰：易新在破賊矣，遂先奮擊，徐圍解。朔方功最。陳少游擊降海州。密州降。

三年春正月，馬燧曰：三鎮連兵不戰，老我也。爲三橋於洹，渡師挑戰，而夜遁，追之，逾橋，縱火於得風，以爲可焚矣。及遇，則先火陰而陳待，以敗之，追奔至渡師所，則三橋已焚。燧遁時，故畱百鼓角以倒躡者也。賊以絕渡死溺，大敗，斬首且至二萬。悅走魏州，衆且盡，誓盡府庫民財爲賞資也。李納遁於河南，軍奔濮博洛降。朱滔張孝忠攻拔東鹿

史書

卷七

唐德宗

五

康日知以趙州歸國，王武俊斬惟岳首以降。同亂者四節度，誅其二，悅納亦蹙矣。亂轉激不已者，趨勢奔利之人，非控之盡其道，未之能盡也。二月，以張孝忠爲易定滄州節度，武俊恒冀日知深趙團練使。朱滔請深不得，而割德棣以隸之。滔望未愜，武俊以爲失二州矣，詔武俊糧以給。滔馬以給燧，妄意貧弱之，爲朝廷計取恒冀也。未奉詔，悅旋誘二人以傳子孫之利，宜並存也。劉洽克濮，納泣城自新，而不獲則復悅合。夏四月，武俊定反，引滔滔以擊馬燧，誘衆不可，而對曰：安史之反，幽無還人，今之願在保首領，滔陰殺名將數十人。馬燧以聞，賜滔王爵，不能已其

亂心營趙州以逼康日知滔發深州至東鹿將士知其反以救田悅也滔復梗行伴還深密害首謀二百進退無所逃死從之以不得已獲須臾范氏曰以此知好亂非民常性也上失其道奸雄得詭而用之耳姚伯子曰族沉身傷而爲不義鬼亂何如事哉太平而樂言之者未身罹也使知亂逆之爲虐則夫妻子母苟得相保以生者皆其時君之仁也滔取寧晉武俊取元氏救魏則討之以懷光

而錢用罄矣月費百餘萬緡功之不建民則已困太常韋都賓陳京建議悉括富商萬緡之餘而不足度支判杜佑推類至於餽糧始得二百萬兩稅始行其窮匱天下之狀史記

卷七

唐德宗

五

已具見矣故玄宗以前侈敗於圖大德宗以後各危於荒功馬燧抱真以事相恨逗撓之軍當巧虜功之所以久無成也李晟調之田昂入朝燧奏洛州隸抱真憾釋矣晟自請兼隸於燧馬燧獻朱滔約泚蠟書名而畱之京師徒恃賜賚而不爲之虞也帝思重臣在風翔杞以行張鑑曰莫如宰相五月增稅錢千二百鹽價斗增百錢六月懷光滔武俊軍適會而成陳滔軍慚山懷光及其未定燧抱真未有戰意故不爲進取具滔軍奔沮矣武俊乘而官軍二分歸路絕於堰水燧求於滔得保魏縣武俊用之有恨冬關播同平章事杞恐權分於立相而請之也

帝前欲有言則目攝之十一月四寇皆稱王畏將士之不爲用而不改元李希烈詔討賊而卽交寇十二月以田悅勸進稱天下都元帥

四年春正月攻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帝問計杞欲出顏真卿曰剛中海內之望使宣慰不煩兵也往元平白希烈畱之勸進使至希烈以誇真卿曰求同覆載於四凶耶他日宴四使嘉得相真卿曰知有罵賊死者吾兄乎吾年八十死而考節矣二月東都節度哥舒曜討希烈克汝三月江西節度曹王臯拔黃蘗希烈外援未至勢且內潰都虞候周留謀執之以奉真卿覺而見殺希烈歸蔡荆南節度張伯儀乃敗績於安州夏四月以白志貞爲京城召募使嘗節度觀察團練之子弟皆從軍自備資裝帥其奴馬滔武俊魏橋辨言啓釁抱真使賈林離交於武俊曰天子嘉其忠義之未泯厥心也武俊曰詔誠赦罪首倡從化矣初稅間架除陌錢財愈不足者軍出行坐給加酒肉之賜一人兼三餉也秋八月希烈寇襄城發救及湮

卷七

唐德宗

五

原諸道翰林學士陸贄悲御將之失道以玩寇費財而讓弊也推見往事太宗居重關中府兵多置後人易之而驚遠功啓安史延吐蕃乘輿以至再播不知易其所以而又甚之朔方太原神策皆徵發於關外而宮苑撤備卒有竊

發無以制矣。請止涇隴郿寧。還已遣之卒。罷稅若間架之屬。且以固邦本。帝自東宮。聞贊名。卽位召用。故贊盡言多中。然不能從矣。九月。李克誠要敗宣武神策兵於滬澗。遊騎至伊闕。李勉路絕於希烈。汴軍不振。襄城益危。不義之用命。惟厚餌。官饒增勝。而馴之驕。冬十月。姚令言以涇原五千過東京。兆王翊犒師。蹴而覆之。曰。以博吾死耶。自取大盈瓊林耳。遽人賜二帛。猶殺使者。而掩入城。帝召禁兵禦賊。無應者。遂自苑北門潛脫。翰林姜公輔叩馬曰。朱泚嘗爲涇帥。廢處而心快。若亂兵奉之。不可制已。請召從行。帝在急走。及奉天者。宰相外。不數人也。令言旣飽府庫。遂奉泚居白華殿。源休引符勸進。不得志。而鬱居京師者。並爲泚用。獨司農段秀實。正言迎乘輿。帝徵近道入援。盧杞保泚百口。公輔曰。備無患。泚若來迎。不傷兵多也。援兵始入城。泚殺宣慰金吾吳叔。秀實謀誅未發。泚遣韓旻將精騎三千襲奉天。秀實謂岐靈岳事急矣。倒壘爲令。言符召還旻。使劉海濱河明禮陰結死士爲應。靈岳旣旋。旻師則獨承義死。泚議僭號。秀實笏擊中其額。遂大恟。堂司空李忠臣助泚脫之。秀實乃下。張鎰以鳳翔迎。駕具獻行在。營將李楚林殺鎰而降。泚帝將如鳳翔。尸部尚書蕭復曰。泚故部曲在焉。爲留一宿。而告難至。朱泚

史書

卷一

唐德宗

壬

稱秦稱漢。立滔爲大弟。用源休絕人望。語。藏宗室七十七人。希烈陷襄城。馮河清爲涇原判官。能發甲兵輸行在。故龍虎李觀收兵得五千人。士氣以振。卽命清節度。右僕射崔寧謂帝明主。而盧杞誤之。杞殺寧。諸將以難從中起。皆歸鎮。李懷光帥衆赴長安。泚犯奉天。郿寧留後韓遊瓌及渾瑊戰。拒竟日。賊退。造攻具毀寺材。遊瓌曰。乾薪具火而已。陸贄謂帝罪在羣臣。帝以道士先言之。曰。亦有天命。贄疏股肱耳。目蒙蔽以成亂。所謂羣臣之罪也。然亦未敢正斥盧杞。抱真退屯臨洛。悅武俊攻之。復遣賈林。時武俊召回紇三千將。藉滔犯東都。林謂臣滔何如。事天子。併力昭義。破滔以破泚。成不世之功。轉機正在今日。武俊陰然之。隴州有亂。韋臯誅而請命。詔之節度曰。奉義軍。靈武鹽夏渭北合兵援。漠谷險地。不可道也。故渾瑊請出乾陵。杞故辨言破功。泚旣得隘。四帥移帳乾陵。攻城益急。奉天之圍經月。供御存橈二斛。給取綆絀其困。急如此。帝謂公卿將吏曰。不德自陷。以相累也。盡早降。救室家乎。皆流涕。是以銳氣不衰。泚將據華者。襲奪於潼關。守將駱元光諸道兵。懷光軍蒲城。晟燧及渭橋。泚黨束長安城矣。幸奉天危急。及師之未會也。而下之雲梯。曳裹懸水囊而攻。帝散告身募敢死。瑊帥之。戰引諸積薪膠

史書

卷七

唐德宗

壬

輪而焚三門皆有捷時懷光亦至敗泚兵於醴泉乃遁入長安爲城守具汴滑兵馬賈隱林賈寇退謂帝性急不更諸容物憂未艾也侍御史万俟著通運路於金商懷光發憤謂衆曰天下之亂盧杞趙贊白志貞之爲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杞懼罪達薦懷光勝兵宜取長安趣之引軍而隔之懷光快於行曰事可知矣十二月以懷光頓兵表要貶杞及知貞贊遠州司馬李勉棄汴帝不之罪曰我猶失守李澄遂以滑降希烈陳少遊納款焉江淮爲震帝迫扼奉天中陸贄進言罪已專誠能發民懷而安反側之心

史書

卷七

唐德宗

李

五年改興元春正月大赦文多引罪縱網及於朱滔橫征以軍興皆停罷田李尋戈三年矣亦力屈而人思休息故山東聞詔士皆感泣也武俊納去王號而表謝使懷光不反功就緒矣希烈引真卿問帝儀辭曰惟習諸侯朝天子也竟僭楚號壽刺張建封斬其使以殉遣杜少誠則建封將賀蘭元臯拒之南寇而曹王臯兵破之斬黃間襲郢而刺史李兼敗之勢衰而偷爲帝也置行瓊林大盈陸贄曰以阻軍士效用而起怨讟何如散小儲而成大儲平章蕭復同朝盧杞而無所阿欲除宦官之兵則帝以爲輕已使宣慰江淮復王武俊田悅官爵朱滔之約不應

也遣使發吐蕃兵李晟勢振於併劉信軍懷光召之會咸陽晟遂得其與泚通者以聞晟御軍以法時神策之糧賜亦厚故士安其嚴而不犯懷光以之激怒諸軍曰厚薄不均陸贄宣慰懷光使吐蕃制書懷光使晟自乞減而後署晟不應贄還晟軍渭橋以齟齬朝廷者不可使或兼之以益彊也帝加懷元太尉鐵券地投而句使張名振呼反於軍門曰棄功取滅懷光咸陽而據之復以反而死以告通泚殺石演芬山南節度使嚴震遣牙將馬勛誦幸懷光奪李建徽楊惠元軍韓遊瓌獻反書帝問之策對曰懷光以總諸道強孤之以權歸本府則無與爲

史書

卷七

唐德宗

李

亂者矣賊奏奉天有懷光之遺爲泚內應帝奔梁州加李晟平章晟立假京兆城隍征繕而後進取有資三月魏博兵馬使田緒殺悅表詣行在得節度懷光三令襲晟無應者質佐李景略曰誅泚請罪猶可以保功名懷光不能用欲掠涇陽以趨河中遊環在邪殺其畱後從卒散路至河中或勸呂鳴岳焚蒲橋其衆必潰顧畏而納叛道獻瓜果授以軍功散官陸贄曰赴敵者無爲勸矣齊梁地將遂奔蜀震曰不遠京畿所以係天下之心也晟表適至乃止鳳翔使至帝有惡於楚林陸贄曰忍之通褒斜也渾瑊以吐蕃兵拔武功破韓旻進屯奉天唐安公

主卒於奔。當斯時也，宗廟社稷之不恤，而勤爲起塔平章。姜公輔所爲諫也。帝謂宰相以朕過沾名。陸贄曰：名莫大於遷善。故拒諫益謗，不如樂聞而改也。竟罷公輔。帝聰明自矜，顧更而之亂，心倚於猜，皆其不平者矣。故耳目心腹有所拂，以爲翹過，以爲見美也。贄隨事論之，在顛隘雖不用，猶寬容焉。時稍平，則又追念其多議已矣。田希鑒誘於朱泚，殺涇原節度馬河清，且爲納賂吐蕃，而使遁。夷狄固不可與約也。帝憂之深。陸贄曰：城戢於今克泚矣，以吐蕃之去也。夫吐蕃無忠唐之實，而任之，遺之後，則見蹙待之前，則稽期。將帥虞功之奪，士卒恐專其利，賊畏擒而致死，民苦掠而保寇。故臣謂與懷光之保蒲絳，同功也。賈林克合武俊抱真之交，合軍貝州，回紇前戰，武俊伏桑林五百騎，然後爲前後之陣，戰會，伏起橫擊之，回紇奔。洎軍敗，遁范陽，雷守劉忬迎之。洎境闕滄定，刺史程日華之能孤立也，命之節度。六月，李晟陳兵飲謀，勝可知矣。攻議先外城曰：宮闕坊市且殘，攻其死北，從花墻入。泚令言帥餘衆西走，晟弔伐自厲，是以賊平而安堵。城亦以是日克。咸陽泚走，吐蕃不達韓旻斬以獻。帝見露布曰：天生李晟爲社稷也。加司徒中書令。帝發梁州，晟迎謝還。李泌自抗入爲常侍，吐蕃來求賂地，泌曰：安西北庭以控

分鞏胡，且分吐蕃之勢，固非可與人者。且吐蕃貳而無功，乃不與。八月，李希烈殺顏真卿。李晟請往幽涇除亂根，求鳳翔隴右節度，晉東平王。治殺張鎰之罪，欲首楚林。帝中陸贄之言，乃誅裨將以下。馬燧取晉慈隰，冬，取絳。代宗兵柄不及宦官，以愆魚朝恩也。白志貞以典兵招九梁州還，顧猜宿將而宦官之信實文場，王希逸監神策禍遂與唐終始。田希鑒誅。十一月，劉洽克汴，希烈奔蔡州。李勉素服待罪。李泌曰：洽破賊，出其麾下，勉實悉衆授之，乃命復相。韓滉奉天愆貢，築石頭，閉關脩繕，或以蓄異啓帝疑，其子臯爲郎，不敢歸省。泌曰：或億有永嘉而先事乎。撫江東而盜弭，若滉者，不可少也。關中米踴旱蝗，而江東稔，歸韓臯使速運，此大計也。帝遣臯，疑釋泌章之示，至則以米百萬儲京矣。陳少遊之貢亦二十萬，欲掩其叛情也。劉洽發之，而愧死。王韶欲畱後，滉使謂全軍渡而止。帝聞爲泌嘉。六年，改貞元。帝有牽於盧杞，故遇赦量移，而冀復入。改刺饒，給事袁臯草制，恐且漸用，而爭之。然後以爲澧州司馬。陸贄盧杞李泌皆帝所眷也，杞專權，然必探上意巧設中之，今喜怒陰移而不覺，故三年以天下傾而帝猶心庇焉。贄自學士任重宰相，上書輒數百千言，指斥過失，而無

容隱其言推誠誠然然在當時又失於姑惜矣終以不堪其言而好不終泌効成三朝論期利行視贄之高標遠指若邈然策舉而必效略誠有過人者矣自泌用而贄論寡見豈以勳望相讓與亡贄亦自考其所以謀畫天下者不泌逮也常時或以神仙輕泌姚伯子謂泌有儒者之效則論其大者而已夏晟城再破懷光兵降者相繼餘黨衆而延日言者猶請赦而罷兵李晟曰去長安三百里而可遺孽乎朱滔死劉怱幽州節度八月馬燧克平河中懷光縊帝聽陸贄言赦其一子收葬而罷討淮西曰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帝召張延賞相於西川李晟嘗隙以

史書

卷一

唐德宗

李

爭妓而尼之乃僕射

七年春正月崔造同平章事請宰相分掌六曹李泌擊避底柱十八里夏四月陳仙奇殺李希烈降而爲節度秋七月吳少誠又殺之爲畱後故唐之壞始於肅代之弛成於德之振而不得以終弛也李泌常言府兵至死不呼者顧戀三園重累宗族也長征不土著始輕不自愛而禍亂生歸使府兵不廢惡有今日之亂哉九月置十六衛不果吐蕃遊騎及好畤帝將圖奔齊映入見曰大福不再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李晟遣王佖伏汧城而戒之曰縱之過見五方旗而虎豹衣者則急擊以捷尚結贄幾

獲乃謀爲間曰唐將晟城燧而已故宿鳳翔城下曰李令公我召冬十月晟兵拔摧沙堡韓遊瓌追及之合水乃棄所掠十一月陷鹽州韓滉以汧陳許節度入朝倉廩時竭軍或脫巾呼帝聞滉米至陝市酒以太子誦晏曰吾父子得生矣夫以天子苟饗餐而不足者惟更賦而國敝於貧也吐蕃陷夏銀麟鳳翔呼而發忌延賞之怨以張李晟入帝命和之

八年春正月延賞同平章事晟薦之也請婚而延賞不與

雲南苦吐蕃之役相鄭回故西瀘令也說異牟尋以中國之樂因羣蠻求附西川節度章臯上之曰所謂離其黨

史書

卷一

唐德宗

李

以分吐蕃之勢也白志貞以宦者觀察浙西平章柳渾爭之不得吐蕃詭和爲間因馬燧韓滉曰及今無內虞使李晟劉玄佐城原鄆洮渭而守之河湟之復於是乎在會卒延賞探上旨在和吐蕃擊回紇且得擠晟收之兵也三月許之和以晟爲太尉又因崔幹曰渾侍中信厚聞異域夏五月遣城以二萬騎約盟平涼閏月淮西逆命以山南東道扼其衝命曹王臯晟戒城爲盟備延賞私謂帝一備生二疑是晟不欲好之成也帝示指城故屯潘原駱元光洛口韓遊瓌皆爲援也城至請連營却之以詔旨元光嚴陣犯而行城入吐蕃軍見異急馳入元光陣以

免將卒死劫盟者數百。副使崔漢衡及馬侖爲獲。當是時。大將幸全唐士不盡者元光之能達變也。伐晟比虜。遂其陰賊。辱國殄民而不顧。使延賞獨任以久。禍豈下林甫。犯也。變旣聞。猶以人言疑晟伏兵大安園。晟伐竹自明。而後已。故非主有疑。間雖善。莫之入也。吐蕃歸馬侖。故宣言侍中免我於河曲。姑爲報。六月。罷燧副元帥節度。延賞尋死。帝故未之罪也。李泌同平章事。晟燧偕入見。帝戒勿報恩。怨對曰。輔國元載國法誅矣。臣故無私怨。然於陛下亦有戒。願勿害功臣。李晟馬燧皆大功而未讒。人心於斯。覘終始克全。而禍患永息矣。帝命三公分六曹。泌曰。是

史書

卷七

唐德宗

李

有司之也。以無不統爲相。則共平章焉可也。時州縣官從延賞省。泌復之曰。冗官不減。而專去州縣之吏。以廢事。吐蕃不能饋。棄鹽夏。秋七月。韓潭以神策五千。增之朔方河東之士。爲之節度。是歲。戍卒十七萬。食粟錢三百六萬緡。爲二百四萬斛。國用不足於防秋。乃遣使鈎勘兩稅逋負。姚伯子曰。鈎逋之遺殃。至於今。窮民所以死杖。無寧歲也。議減戍卒。復府兵。泌曰。莫如以戍卒爲府兵也。市牛犂項。鑄器借種。以耕緣邊荒地。官名增價。而糴其餘。要耕多而粟錢省矣。戍期五年。以致富。願畱者。命之永業。治之府兵之法。不數番。皆土著。故曰。以戍卒爲府兵也。行

之。戍卒願畱者什六。八月朔。日食。太子妃蕭邵國大長公主出也。禁衛將軍李昇出入主第。而延賞告密。泌已力爲太子解。然生之萌矣。延賞旣死。嫉主者藥而張之。蕭李獲罪。太子請離婚。而帝猶怒欲易之也。謂泌。舒王長而孝。泌曰。陛下廢子而立姪乎。生者且疑。而能望孝於姪。無有也。自古父子相疑者。國皆亡。帝曰。貞觀開元何如。泌曰。承乾謀反。顯白太宗與朝臣鞠之。猶慈全於魏王之并廢。以絕觀望。故天下順序者。罪當。太宗處之。從容而盡善也。肅宗性急於建寧。則悔而無及矣。願審圖之。即使事得其實。猶當建立皇孫。何者。天下不可使得之他人也。玄宗如

史書

卷七

唐德宗

李

諧海內怨憤。太子瑛之事。不爲鑒而爲法。與昔之指瑛曰。衷甲。故臣能保太子之。無異謀也。帝入。太子問仰藥。泌曰。泌存無用慮。願慎孝道。間日。帝悟。太子以安社稷。臣之於人家國也。期善其事而已。故有不言之行。而無不行之言。九月。吐蕃寇隴。骨咄祿求和。親帝未釋陝州之恨。泌曰。過在不先定相見之禮。且先帝親拜葉護。以止掠。人主慮在生民社稷而已。且仇必報於吐蕃。今何疑乎。回紇乃許之。因招雲南。大食。天竺。吐蕃陷連雲堡。冬十月。遂城原州而屯之。大稔。帝畋入民間。而聞不樂。詰之。詔令不信。兩稅立矣。仍他徭也。今歲粟麥熟。明詔和糴。強取而已。

且遣致西京而民期破產矣。

九年春二月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夏更射生曰

神威軍吐蕃大掠冬十月回紇來迎公主曰子偁半

子也若吐蕃爲患子當爲父除之吐蕃寇西川雲南內

附猶隱韋臯爲遺雲南王而故致之普贊遂伐疑而破之

清溪關外十一月冊回鶻長壽天親可汗歸之咸安公主

十年春二月李泌疾帝與論相及盧杞曰人皆以爲奸邪

朕獨不覺何也曰覺則無奉天之事矣杞之所以奸邪也

唯陛下之從故禍在天下而不覺三月既薦寶參董晉同

平章事而卒參剛果多權數以兼度支常後爲私奏要地

史書 卷七 唐德宗

李入

置耳目而晉長者然少建明也冬十月韋臯復雋州

十二月回鶻天親死遣立忠貞可汗其子也而吐蕃寇北

庭救之

十一年冬十月忠貞弒於其下於是戰吐蕃者不利北庭

沙陀皆降安西遂陷

十二年春遣立回鶻奉誠可汗詔訟府縣無軍管轄市

井富民多竄籍焉軍以愈驕而不可用秋寶參惡陸贄

解其內職回鶻擊敗吐蕃於寇靈州九月使來獻捷

十三年春三月劉玄佐卒朝既議代或以玄佐子士寧請

參曰不詐汴且合於李納諫議吳通玄比參作詢書以

傾陸贄夏四月殺通玄參貶贄同平章事贄請臺省官

各舉其屬異日殿最以相及也李納死子師古自爲雷

後秋七月贄請李異判度支帝違而用裴延齡贄曰恐

小人自此進矣韋臯攻吐蕃獲其大將關輔連稔而

江淮饑斗糴三十七而漕轉至三百五十文是以斗用斛

也九月用陸贄言減運米爲和糴姚伯子曰豐歉無常而

不可恃故善權宜者用之以輔成經制當時鄴侯之邊屯

有緒而值年豐能盡和糴之用府兵當賴以成矣冬十

一月朔日食

十四年春正月初稅茶鹽鐵使張滂請之也鹽州城而

史書 卷七 唐德宗

充

塞外安其城也涇原山南劍南並深入吐蕃以分其勢

寶參賜死姜公輔之請遷贄有言之而發帝怒者韋臯

攻拔吐蕃五十柵謀既遂矣雲南王遣使表獻趙憬陸

贄賈耽盧邁四相讓而委事秋七月乘筆始更日裴延

齡巧媚充內儲補關權德輿曰所名秉餘實減常賦而爲

之也且衆口沸騰陛下何得延齡乎孤貞也冬宣武兵

馬李萬榮逐代節度劉士寧

十五年春正月劍南西山羌蠻降崔佐時救書至雲南

遇吐蕃數百則猶徵之兵也異牟尋謀隱唐使佐時大宣

父詔決斬蕃使而盟異牟尋遂以五千人前行自將繼之

吐蕃未疑其師爲唐出也。大爲破焉。取城十六。降衆十萬。而來獻捷。遣立南詔王。陸贄清忠自信。見有爲天下利。則陳焉。不顧君之拂而抬尤也。延齡鬼行爲媚。醜有辭。如利俸而不補官。誤國事之尤大者也。故好誕與推誠並朝之不相入也。而帝眩惑於延齡。尤食其說。日聞大臣過失。是以口爲衆畏。贄獨身與之爭。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也。趙憬陽與贄。而陰附延齡。是以贄欲言者。延齡常得先而自解。其影響短贄。則莫有救者矣。以罷太子賓客。

十六年夏四月。延齡既以軍供爲內奉。知帝出。芻糧不給者。必訴而嫁之。爲贄怨。言曰。天旱民流。度支稽軍需。蓋傾

史書

余七 唐德宗

李

之以動搖人心也。帝獵苑中。聞訴。乃釋延齡而罪贄矣。貶忠州別駕。及嘗譏切延齡者。而帝怒不測矣。諫議大夫楊城。率拾遺補闕守延英。証奸而明無罪。帝更怒城。太子內解未得。金吾張萬福趨賀太平。以有直臣也。徧拜諫者。而帝怒始息。久之。延齡且相。城哭庭而聲言裂麻。以止。時城居諫職七年矣。韓愈諍臣論。蓋譏之也。而以諫顯。

十七年夏四月。田緒死。子季安畱後。汴亂成於延賞。而逐習。李萬榮病。其子迺又逐代者。都虞候鄧惟恭執送迺。迺秋七月。以命董晉。遇萬榮死。惟恭不遣迎。有迺之心哉。晉徑入而罷衛與。人若無事者。軍用以安進士韓愈。三上宰

相書。不答。晉以入汴。八月朔。日食。回鶻爭坐於大原。司馬李景略叱之。識其聲而下拜。豐州防禦二年。以瘠土雄北邊。

十八年春。帝欲城方渠。合道。水波使問邠寧須兵。節度楊朝晟曰。吾徵兵。而虜藉爲期。爲戰用矣。出其不意。三旬。城成而守具矣。故以役邠寧足也。從之。二月。三城成。吐蕃追而自退。又城馬嶺。自奉天窘。而帝歎在不足。聚斂急。市恩進奉者。又假以行其私。增斂販鬻。減刻利祿。藩鎮之巧。肯上也。刺史進觀察遷。以及判官員外郎。皆財之勸。十二月。宮市使置則宦者羣數百人。強奪民間爲白望。

史書

余七 唐德宗

主

十九年。秋。初置神策統軍。吳少誠畔。侵壽州。陽城刺道州。而惟民恤。觀察責之賦稅。而署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以自繫。判官愧遁。宣武行軍司馬陸長源。帝所使輔晉者也。急法。而晉恕行之。

二十年春。董晉卒。而亂作。殺長源。俱文珍以召劉逸準。三月。吳少誠寇唐州。秋八月。圍許。約汴兵會。而逸準死。韓弘自劉玄佐之甥。節度。遂斬少誠使而救許。劉昌裔應之。以鑿城出。勇敢之士。少誠大破而失勢矣。汴兵五亂。皆由兵賜進厚而益誼。弘故威以節其愛。召斬唱亂三百以定。誰諸道討淮西。以無統帥。潰於殷水。

二十一年夏四月韓全義爲蔡州招討使十七道受節焉自愛於宦者竇文場升也夏戰於殷南而大潰秋復爲少誠襲而大敗走保陳州是時張建封卒詔徐泗兼領於杜佑而其子愔拒命而許之賈耽言帝曰每軍中除帥而生亂者人情有愛憎也除自朝廷何愛憎乎冬十月吳少誠復官爵國之無政將之非人故威之不立

二十二年夏五月朔日食秋七月吐蕃寇鹽陷麟州詔出西川之師韋臯遣自雅州轉戰千里拔城焚堡圍維州及昆明城冬十月賜臯爵南康王

二十三年擒吐蕃大將論莽熱救維州者也然維州昆明不能下秋七月詔正牙無奏事蓋或理通焉議者曰其

人可黜也武德以來政事而達羣情其制不可廢也二十四年春遷獻懿主於興聖廟自正月不雨至秋七月京兆尹李實媚帝曰早而不災民無入而徵全壞屋賣瓦木而賦之不給矣御史韓愈達民情以貶山陽令

二十五年秋八月昭義節度死盧從史潛結監軍而代之陸贄貶後猜深大臣雖有相其位而已選不外授耳目別寄則有若李實及翰林學士韋執誼輩士旣入自旁竇

而人生其躁心且朝章之非皆能發志士之不平也非誠貞聖賢之守者不能堅忍以待矣待詔王伾叔文暮書侍

東宮安有任天下之心自謂讀書知治道論事及宮市太子欲極言叔文曰非職也如收人心之疑而何解乎太子稱善因進言其宜相宜將者而無忤辭則結朝士質才名而思速進者以爲死友韋執誼陸贄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皆時雋而凌準程異又以黨附其遊詭秘有年矣人則莫知其端九月太子有疾

順宗皇帝 其元年永貞

德宗二十六年春正月以太子不能入賀疾而崩太子之疾蓋風不能言當草遺詔疑所立翰林衛次公曰太子冢嫡且有廣陵在太子亦自力疾見諸軍使九仙門是以卽

位是爲永貞元年德宗故不任大臣於是侍事帷中宦官李忠言牛昭容也叔文坐翰林決事伾入使忠言下之內

外旣比而行政乃引韋執誼同平章事若以爲有相臣也泰宗元大言伊周管葛復出初附之心則未可知然旣逐李實而納賄甚焉門如市賈錢入官遷伾至橐金帛而寢

猶覲利權則叔文副杜佑爲度支然不能於簿書其政事在屏語天下皆知其行之非矣有識者幸未入黨以自別異御史中丞武元衡左遷庶子不爲之回也侍御

史竇羣彈劉禹錫之挾邪也謁叔文曰去歲天下知有李實而不知有公今歲知有公矣又無不可知者立於其傍

乎 中外思早立太子鄭綱草制曰立嫡以長遂定立
廣陵王純太子夙膺天下方想望其風采而黨人大懼失
權使陸贄侍讀伺且解之太子曰講經乃預他事叔
文既知中外之疾已又謀固於兵權夏五月以范希朝爲
神策京西行營節度韓泰爲之司馬韋臯表請太子監
國其言任事者之爲邦家危則具太子戕大義發自藩鎮
朝臣之持論者倚之矣鎮表皆繼臯至故神策得距節
度叔文母喪去位執誼固陰陽及觀勢去益自疏任因杜
佑三上書請相叔文且總北軍不報則亦病去秋七月
太子監國杜黃裳同平章事八月傳位順宗稱太上皇

史書

卷七

唐順宗

孟

憲宗卽位誅任叔文其黨以次遠貶韋臯卒劉闢欲
誣後徵之以命平章韋滋罷延齡所置別庫遣使宣
慰江淮始令史官撰日曆十一月德宗祔始遷高宗
西夾室貶韋執誼崖州司戶袁滋不敢進以闢阻兵
帝以初嗣位且命之西川諫議韋丹曰今釋闢則兩京之
外誰不爲叛臣卽命以東川鄭綱同平章事

憲宗皇帝

元和元年春正月上皇崩劉闢求兼三川不得反圍梓
州議用兵難地險杜黃裳曰神策高崇文將略可用但勿
置監軍乃使將討崇文時屯長武綏卒五千常如寇至故

史書

卷二

唐憲宗

孟

卯受詔而辰啓行具於素也崇文馳至東川已陷斬節
度李康敗軍失守也黃裳謂帝立帥不出於朝廷法之
所以替今欲振舉權自操之而已始討斬楊惠琳之拒夏
綏而姑息之政無已帝嘗謂宰相憂勤無爲何以異道
而同治黃裳曰憂天勤民而不侵有司之事任賢以治則
憂勤無爲一道也拾遺元稹蕭俛疎納諫曰能賞諫臣
則以上法太宗六月破鹿頭關詔征蜀諸軍悉取崇文
處分李師古嘗以平盧驛承貞收元而易慮弟師道立
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帝以劉闢未平命之爾後險賊
狡詭更甚其前人堂後主書滑渙久於中書勢至傾宰
相而闢其進退若鄭餘慶以一叱罷平章則內結知樞密
劉光範以爲重也九月中書舍人李吉甫發其奸誅之而
不究其本夫宦官之深禍唐者則內有樞密以本兵也
河東將阿跌光顏會蜀管愆期請深入自贖軍鹿頭西斷
蜀糧道賊將解險闢以擒誅禮薦卬州崔從善諫而得
者初黃裳示忌崇文曰不勝劉潼必汝代故帝以擒闢爲
黃裳功少室山人李渤徵爲拾遺不就得失常附陳
宦者吐突承瓘幸自東宮十一月爲神策中尉
二年春正月杜黃裳罷以不小謹要其大初勸韋執誼請
太子監國而節不爲官爵得失權李吉甫同平章事訪

人才於中書舍人裴垣疏三十餘多與選用時稱得人

李錡求朝延期詔徵則殺爾後修石頭而反淮南節度王

諤以諸道兵執誅之高崇文節度西川表願效死邊陲

使領鄂寧代之武元衡盧從史內比河北而獻策圖山

東遂引兵屯邢洛詔令還師久而後聽帝疑鄭綱泄其謀

以語李絳絳問誰聞之帝曰吉甫然後知在同列疾罷而

忌前者吉甫也帝謂諫官之無實而謗政者絳曰杜

天下之口者社稷危必邪臣欲壅蔽聰明矣白居易以

樂府規時流聞爲翰林學士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天

下方鎮州縣雖繁然並邊內據不戶稅者十五道矣其二

京三川江淮以南賦稅所供州戶不過百四十四萬以供

養天子百官及八十三萬之兵猶有水旱所傷非時調發

姚伯子以悲當時之民窮也然其財力殫而能供當時調

劑有道者存乎使必一其誅求於銀也錢也而天下且無

民矣

三年春正月禁長吏詣闕進奉夏四月策試賢良方正

直言極諫李吉甫則以所取上第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

爲譏切已而泣訴之考官貶三人者從辟藩府罷及裴垣

之覆策裴垣附宦官而爲僕射御史中丞盧坦諷之而

得貶白居易疏曰策失直言而斥逐拔舉得士而坐譴職

事克舉而遭貶人望疎棄衆心洶矣沙陀勁勇冠諸胡

吐蕃所恃爲前鋒也五月其酋朱邪盡忠詣降靈州詔范

希朝立陰山府朱邪執宜兵馬使然朱邪竟爲後唐相代

爲晉漢皆沙陀族矣秋七月朔日食裴垣同平章事

與帝論治在正心其持身峻整亦未嘗以私示人也諫官

能諫尤賞而勸之禁觀察不得輕稅屬州一用省估以與

民休息南方旱飢

四年春正月遣賑而戒使者曰宮中一帛有籍獨不計費

於賑恤也給事李藩制敕不可輒批黃後裴垣薦其宰

相器遂代鄭綱同章事而知無不言王女眞死子承宗

自爲畱後久旱降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

制下而雨帝志平河北欲自成德始裴垣曰許師道而

奪承宗未得也宰相畏諸鎮之潛結未有成謀吐突承瓚

謀專兵權請將盧從史固以討承宗謀起復六月爲別

沙陀於吐蕃范希朝移鎮河東而朱邪氏內徙黃花堆

帝欲割成德之德棣而弱之李絳慮違命帝曰今濟季安

皆病不承宗也弱皆且授代天下其有平時乎故議者以

爲偶際不受發兵討之耳而絳難之謂事異關鉞者傳世

久而相扶衆也且淮西不與賊通少誠死功必易致惟延

承宗使合師將威挫於中敵事故未決承宗久乃獻二州

史書

卷二 唐憲宗

七

史書

卷二 唐憲宗

七

以要節度帝卽德州立保信軍則復囚其刺史薛昌朝冬十月承瓊竟爲招討處置使白居易曰輕朝廷而笑中

國其徵天下之兵主以宦官也諸道恥受指必害功十一月吳少誠死以用兵河朔不能易已田季安將以五

千犯王師幽州牙將譚忠曰必且代趙受討矣還師而陰陽爲計又謂劉濟燕甲不濟易水則無以解私趙之諒

五年春正月劉濟攻拔饒陽東鹿一忠而能止魏逆成趙順是河北之交未合而勝勢未嘗不在朝廷也惟承瓊宜

者令不行三月許吳少陽淮西畱後白居易方急請罷河朔兵而盧從史縛牙將王翊元以其陰謀奏詔承瓊

史書

卷七 唐憲宗 天

執諸連營昭義甲出都知兵馬烏重胤當軍門而叱曰天子有詔違者斬地遂定承宗乞輸貢請吏而罷兵濟次

子總因濟疾也弑之自立張茂昭以易定請代舉族入朝絕民之望於河北爲首義任廸簡食糲以安其衆冬十

月授之義武節度以茂昭鎮河中中書舍人李絳諫聚財帝曰以兩河阻令河湟沒夷非財無濟也

六年春李吉甫同平章事帝知其多修舊怨也秋李絳同平章事而佞直日異同於上前吉甫曰太平宜樂絳曰夷

狄強臣梗化之靡寧也吉甫曰義取相悅勿用彊諫絳曰君惡不可成則諫諍真臣事矣吉甫曰惟刑振懈絳曰王

者尚德始皇父子而可效耶帝曰于頃奸臣其入朝也勸朕峻刑欲朕失人心耳

七年春正月京兆尹元義方出吉甫使訴絳爲其同年少尹謀代也帝詰絳同年何情對曰偶同科第耳固宜無情然宰相在官得其人避之而棄才同於私也姚伯子曰自

宋以還進士盛而他途以阨者同年樹科目之甲冑也前後相扶以逐進故未厠其列所以孤而見抑也其情過重始於蔽明終於違心賢否倒爲害在人國矣至情在父子兄弟古之人猶審用焉矣帝嘉崔羣直命學士奏必取羣署辭曰舉動成故後有阿媚者爲之長直言將無由達

史書

卷七 唐憲宗 天

矣淮浙水旱御史奏不爲災絳曰詭辭悅上意耳夏命

綱題英論治汁透御服宰相求退帝曰對官人宦官何如共談治理之爲樂八月田季安死子懷諫立而幼帝

議魏博事絳曰自歸矣無煩兵也夫兩河跋扈亦虞諸將之有其心也分其權故相制以苟安懷諫幼不能主斷受

衆之歸者勢又無以服也不倚朝廷之援能自立強鄰問哉顯其或效順者兩河必爭應恐以身爲麾下資也旣而衆推田興冬十月請職奉貢賜名弘正而卽命之十一月知制誥裴度宣慰賜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宦官內沮絳曰十五萬兵期年之費止此耶帝曰然此朕所以謹蓄藏

者尚德始皇父子而可效耶帝曰于頃奸臣其入朝也勸朕峻刑欲朕失人心耳

七年春正月京兆尹元義方出吉甫使訴絳爲其同年少尹謀代也帝詰絳同年何情對曰偶同科第耳固宜無情然宰相在官得其人避之而棄才同於私也姚伯子曰自

宋以還進士盛而他途以阨者同年樹科目之甲冑也前後相扶以逐進故未厠其列所以孤而見抑也其情過重始於蔽明終於違心賢否倒爲害在人國矣至情在父子兄弟古之人猶審用焉矣帝嘉崔羣直命學士奏必取羣署辭曰舉動成故後有阿媚者爲之長直言將無由達

史書

卷七 唐憲宗 天

矣淮浙水旱御史奏不爲災絳曰詭辭悅上意耳夏命

綱題英論治汁透御服宰相求退帝曰對官人宦官何如共談治理之爲樂八月田季安死子懷諫立而幼帝

議魏博事絳曰自歸矣無煩兵也夫兩河跋扈亦虞諸將之有其心也分其權故相制以苟安懷諫幼不能主斷受

衆之歸者勢又無以服也不倚朝廷之援能自立強鄰問哉顯其或效順者兩河必爭應恐以身爲麾下資也旣而衆推田興冬十月請職奉貢賜名弘正而卽命之十一月知制誥裴度宣慰賜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宦官內沮絳曰十五萬兵期年之費止此耶帝曰然此朕所以謹蓄藏

曰十五萬兵期年之費止此耶帝曰然此朕所以謹蓄藏

曰十五萬兵期年之費止此耶帝曰然此朕所以謹蓄藏

曰十五萬兵期年之費止此耶帝曰然此朕所以謹蓄藏

曰十五萬兵期年之費止此耶帝曰然此朕所以謹蓄藏

曰十五萬兵期年之費止此耶帝曰然此朕所以謹蓄藏

曰十五萬兵期年之費止此耶帝曰然此朕所以謹蓄藏

曰十五萬兵期年之費止此耶帝曰然此朕所以謹蓄藏

曰十五萬兵期年之費止此耶帝曰然此朕所以謹蓄藏

曰十五萬兵期年之費止此耶帝曰然此朕所以謹蓄藏

曰十五萬兵期年之費止此耶帝曰然此朕所以謹蓄藏

曰十五萬兵期年之費止此耶帝曰然此朕所以謹蓄藏

曰十五萬兵期年之費止此耶帝曰然此朕所以謹蓄藏

曰十五萬兵期年之費止此耶帝曰然此朕所以謹蓄藏

也。李師道欲連兵攻弘正韓弘拒之奉詔而止。置振武天德營田四千八百頃盧坦所經也。畝收穀斛則度支緡省歲二十餘萬。吐蕃寇涇州李絳曰神策兵爲節度使倚角以制吐蕃也待報於中尉府故不及虜請所在以隸本鎮竟沮宦官。

八年夏六月大水出宮人。受降毀河溢吉甫請徙天德軍絳謂無事而感國二百里議者附絳而帝從吉甫始有朋黨之疑謂絳官私所親而要結於士大夫以立名也。

朔方河阻吐蕃故積財必投王泌餌虜而弛備秋九月烏蘭橋成始不暇於禦寇。受降籍兵四百天德徙而實嚴

史書

卷七 唐憲宗

全

五十姚伯子於是愈信兵之貴調也不平於竭天下而事邊矣更沒冒以爲要結資乎故治天下者不患無財患無政而政則在得人。

九年夏復置宥州。吳少陽聚亡命爲掠矣秋死子元濟自領而逆命徙烏重胤鎮汝州且示無猜於魏博。

十年春正月吳元濟反侵及東畿董重質爲之謀主制發十六道兵。憐才永貞八司馬召至諫官猶難其黨也三月復偕遠刺姚伯子皆因韓愈敘柳州文而信盛衰視時三五而後文之所以炳於漢唐也漢武宣明章文偶時而極盛者也唐之盛在開元文歷元和而後興何發之遲

也夫經以存聖道法焉已爾求勝以隴而詩賦興事不足

紀韻之以取妍魏晉始濟其本涉齊陳之末流質已滅矣故唐文三變而後章也吾嘗讀杜甫詩謂奇與軼韓愈使詩而文也其馳騁司馬遷相上下矣開元天寶一天漢永

平可也惟綠詩徵文加一轉焉非厭離極無能奮振而極

新此數十年之所以遲也愈文似孟子然其盤曲處直河

想象於盤庚八誥間而崇仁義黜異端其行事實肖之摧

陷廓清不獨在文也宗元旣不得其行斂其才雋而惟愈

文是師雖不足與儷品其亦傑然不負於處窮矣。師道

工養刺客而濟奸爲元濟請不得壽春之出陽征陰援未

史書

卷七 唐憲宗

全

已也遣攻河陰轉運焚殺帛劫之以腹心之虞也眩其計

者或請罷兵。久而無功滅蔡非諸道所欲也夏五月裴

度宣慰還謂李光顏勇而知義可用知制誥韓愈曰天下

全力摧三州敵餘惟斷而已蓋憤諸籍賊以自養者又恐

失之此而河北無平日也。六月盜殺平章武元衡裴度

偕傷而未死承宗所遣有不遜於京師者以之蔽罪或請

罷度安恒鄆帝顧以同平章事定計滅賊度請私第延謀

而許之。師道欲襲東都而謀發然後知焚河陰殺宰相

皆其爲盜者也帝以旣蔽獄而銜。襄陽嚴綬督軍無功

九月以淮西都統命韓弘進軍亦不力。冬十月盜焚柏

崖谷十一月焚獻陵宮永巷。許吐番互市。幽定滄以王承宗縱掠請討。平章張弘靖曰。且專意淮西。

十一年春正月罷。昭義節度都士美獨破燕師於柏鄉。盜斷建陵門戟。夏五月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兵於陵雲柵。六月高霞寓以唐鄧兵敗鐵城宰相卽以勸罷兵。帝不聽以罷平章韋貫之。十二月袁滋在唐鄧平辭斬免新興之圍李愬代之節度曰。因於弱使無我備也。置淮潁水運。

十二年春置淮西行縣。李愬不殺賊將使相招以降也。夏四月光顏敗淮西兵於潞水董重質悉蔡兵守洄曲。

史書

卷七

唐憲宗

全

五月罷攻燕師。降將謂愬入蔡得李佑愬擒佑而親之。淮西之功至秋而無成裴度請督戰曰。勞師四年而不下者攻者不力耳。臣至行營恐功奪而力矣。乃兼昭義節度充淮西宣慰招討。右庶子韓愈從罷令狐楚而後行。

李愬攻朗山不利而喜。發突將數千使常爲行備李佑言於愬曰。蔡守弱可襲也。若兵徑抵城拔者比至元濟已擒矣。冬十月使佑帥突將爲前鋒。中軍後軍皆三千人。雷兵分斷朗山洞曲入救之橋梁。然後衆知取元濟則既深入矣。夜隱雪。蔡城遂無知者。佑鑠城先登。雷擊柝者殺。

師。元濟覺重質擒之以降。蔡申光三州地耳。竭。

民病國爲四年之師姚伯子曰。韓弘斯時亦一元濟也。

裴度入蔡州。十一月元濟伏誅。十二月賜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

十三年春正月師道表納質獻地。緩師計耳。二月命脩麟德殿宰相達龍武張奉國外寇初平之諫。則益浚龍首池起承暉殿。橫海節度程瓘入朝。白衣柏耆說韓愈曰。元濟擒。承宗破。膽矣。可丞相書下也。愈然之。夏四月承宗因弘正獻二州請吏輪租。於是譚忠以趙人獻城。據劉總而歸朝。宦官賜辟仗使印。以糾繩軍政事任專達而權益重。李遜宣慰至鄆而兵迎。假軍爲拒。五月以李光

史書

卷七

唐憲宗

全

顏爲義成節度鎮滑臺。秋七月李愬武寧節度合諸道兵討之。平章李夷簡請自罷於兵際知才下裴度而讓之也。韓弘圍曹州。皇甫鏐程异得修心而急達之以美餘承璫爲之內主。遂偕同平章事裴度諫弗聽而退弗訖。上疏取與小人同列。帝以爲朋黨置之。鏐既相充其利行。減官俸易宮中繒帛爲邊軍給。或聚而焚之。帝每聞度言必加之。以朋黨蓋宦官之內昵者其真忱所與大臣議論者矜激一時之功名。勉焉爾。神既別注則經遠之道有陳而弗復行者矣。是以河北既平而復失未可專委於享國之日淺也。帝自卽位慕長生。其李藩曰。太宗以服天。

三而疾藥既天下寡虞佛老之事雜居其胸中矣皇甫鎛薦道士柳泌十一月爲台州刺史主採藥有諫者而帝曰何愛乎一州其爲人主致長生也十二月魏博兵逼鄆州送獲帝皆釋罪付驅使

十四年春正月刑部侍郎韓愈諫迎佛骨引古之安樂壽考非由事佛也自佛入中國而享年減前奉之將焉用也百姓之供不惜身命矣天子乃開其端乎願以付水火惟愈任其禍崇貶刺潮州蓋減倫坐食以蠹教而害民增之官浮屠侈法事而財之盡也生民之實害天子不任屏逐更先天下事焉故愈以當孔子孟子時之亂賊楊墨原道史事

卷七 唐憲宗

金

諸書所以振斯民使不爲禽獸爾吾能攻其顯彼無托以爲深矣亦用兵先淮蔡意也宋中葉後深逃性命以掩事功之不足議公不達佛理故持論粗姚伯子謂爲陽附儒而陰爲佛與主也二月平盧都將劉悟執斬師道函有魏博弘正露布以聞自肅宗失御以全齊擅李正己故燕趙魏無左臂之虞以角立而橫命而平盧復恃三鎮以爲障故東西勢成而不可動汴淮漸習吳蜀且生其冀恃不堅決力征以削平雖不亡崎嶇二周矣故齊處置得宜欲亂者不敢爲先制天下得大勢矣戶部侍郎楊於陵宜慰至鄆按視分鄆曹濮分淄青齊登萊分兗海沂爲三道各

置觀察使裴度纂帝所以能戡定者爲書以獻志成功也請付史官弗許烏重胤奏刺史縣令失職然後藩鎮以強安史不能以一州獨亂臣已還其權德棣景請推之天下夏四月詔頒諸鎮矣未行而遇國哀然橫海以制定終順裴度不容於錡罷爲河東節度史館脩撰李翱請用忠正屏邪佞改稅法絕進獻厚邊兵數訪問曰文德備矣然後能保武功秋沂州役卒殺觀察使令狐楚同平章事則錡薦之韓弘田弘正入朝弘遂辭鎮張弘靖代宣武李渤以庫部員外使陳許還言三千之縣或存戶千民逃而稅攤之比鄰驅與俱逃矣是無民也何若池征而使復業乎惡在執政以病歸帝計誅沂亂而未釋於青鄆使曹華爲沂海節度誅寧之嘗與亂者千二百問玄宗何以先理而後亂崔羣曰罷張九齡專用李林甫治亂之所分也陛下當自得法戒錡恨其議已桂容請討反覆於蠻賊安南都護李象古貪苛失衆使將十月牙將楊清因人怒而殺之而容桂爲敝吐蕃圍鹽之寇十五萬史奉敬以朔方二千五百大破之自它道出其背浙東觀察捕得柳泌於山中詐窮而逃矣皇甫鎛猶保任其待詔翰林藥服而帝燥渴起居裴潯曰金石酷烈益之以火氣其爲毒也邊軍流言自縛李光顏懼而使訴

卷七 唐憲宗

金

崔羣見帝未之信也。具人情以告。縛謂羣賣直。歸怨於上。而羣罷。中尉承曜謀廢太子。恒立。禮王。憚帝雖弗許。太子憂之矣。則又有因挾以爭重者。而帝藥發多躁。

十五年春正月。內常侍王弘志。徐守澄。弑帝中和殿。而金丹爲辭。中尉梁守謙遂偕之立太子。而殺承曜。及憚。賜神策軍人五十緡。中尉爭權。皇帝危。猶養成虎者。何人哉。穆宗立。而賊不討。自是宦官專立人主矣。皇甫鏐。賈。蕭。倪。段文昌。同平章事。倪相而更介。文昌愚。冲主以消兵。定逃死之數。而驅之羣盜。中和謀聞。故致柳泌之誅。帝母郭妃。或曰。與乎弑。或曰。賢也。汾陽之孫。配憲宗於潛。以

史書

卷七

唐憲宗

全

畏其宗弗后耳。及帝立。尊皇太后。合於賢事。無聞焉。姚伯子謂唐之曠后位。懲不獨在淫也。武韋得勢。弑君革命。衆之所意。未可輕忽也。帝務奢而好畋。二月初。釋服多越節矣。太后居興慶宮。極華靡以爲奉。秋七月。以鄆曹濮爲天平軍。令狐楚領山陵。不備以充美。乃罷相於路。怨。八月。浚魚藻池。九月。入閣。五人進言。陛下耽宴遊。而無常居。邊警有急。將莫知乘輿所在矣。賜予不惜於羣小。亦知四方有事。恃內藏爲給乎。時閣論久廢。周宰相始知諫議大夫。使謝改過。冬十月。王承宗死。弟承元表請除。帥詔移田弘正成德。吐蕃完涇州。梁守謙神策行營都

監八鎮。而士洳曰。五十緡者。不識戰。前冒白刃。乃常頌求食之弗給。十二月。容管奏。破蠻賊。祭酒韓愈疏。相守兩年。民賊兩盡。恐嶺南自此不寧矣。願因改元。與之更新。

穆宗皇帝

長慶元年春正月。西川王播納賂以求徵。蕭。倪。爭之不得。與段文昌同罷。播爲鹽鐵使。則請加茶稅什五。劉總得詔棄官。則三分其地。請張弘靖。薛平。以節度幽。涿。營。節度。平。薊。鵠。檀。而盧莫則置觀察。以盧士玫。又歸麾下宿將。難制。若朱克融。軍於京。諷朝廢之官。蓋善後謀。竭而後夜逃。時宰相杜元穎。崔植。無遠略。百年難定之功。苟簡視之。併

史書

卷一

唐穆宗

全

薛平所分。投之弘靖。任靖亂以簡默。或十日一出。人情不接矣。所委韋雍。諸僚反。虜詬士。動其驚志。克融詣中書。而勒還。翰林學士李德裕。成先惡。而修怨於對策。蘇巢及策爲李宗閔。婚。傾之以通關節也。段文昌。李紳。元稹。不獲其屬。而附之。覆試有黜。而德裕宗閔。益務樹敵黨。通居權。惟攻異已。以爲政。國無定是。而事壞於紛更。以趣唐亡。至今。吉甫善隱。而惡獨傳者。由朋黨以彰也。姚伯子曰。孝子者。蓋父之愆。而不成其過。回鶻得妻公主。夏。吐蕃寇青塞堡。奏出二萬騎爲拒。亦議受盟。秋七月。盧龍始亂。因張弘靖。而推朱克融。蓋逃兵之盜。皆應呼。遂強而不可制。

弘正之徙鎮也。魏兵二千自衛。故思亂者畏而不敢發。崔俊爲戶部侍郎。怙兄植權。絕糧賜魏兵歸而亂起矣。庭湊祖養於武俊而冒其姓。殺弘正。稱畱後。魏博李愬聞變。勵魏人以報仇。授其劔帶。深州刺史牛元翼發命疾作。乃起復田布魏博節度使。瀛州軍亂。執盧士玫。詔討王庭湊。以牛元翼爲深冀節度。九月。相州軍亂。殺刺史朱克融掠幽州。戶部楊於陵請兩稅皆輪布絲續以蘇民也。且寬錢用。姚伯子每於此存爲足國之經也。分爭之有餘。一統之不足者。斯惟分。冬。裴度爲鎮州行營招討使。元稹內交樞密魏弘簡以求相。軍機常沮撓。非於度有怨也。望重者明敗厥功。無使或復用。而妨已進也。小人之輕人國事而圖已私。大都如此矣。度上書極論至姦人不去。賊無平期也。烏重胤救深。按兵宦官探帝急戰代以杜叔良。十二月。以諸道兵大敗。而李光顏代將。

史書

卷一

唐穆宗

文

二年春正月。盧龍兵陷弓高。圍下博。中書白居易奏其失制勝之道。節將太多。心不齊。兵衆數繁。餉不給。若練精簡冗。悉罷諸監軍。專令光顏急開深。圍合勢元翼。裴度將太原全軍觀釁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賊必內潰。功斯成矣。且田布月費二十八萬緡。而軍不進。惟兵驕將富而不爲用也。不省。成德掠度支。滄饋六百乘。於是深入。

者以餒。魏牙將史憲誠。生心據魏於田布之委重。而扇亂。故兵潰於詔。分兵隸光顏以救深也。布歸表上而抽刀。弘正之靈。憲誠遂援河朔故事。詔節度。而併赦幽。憲宗以德宗爲養亂。既卽位。而務平定。穆宗厭苦用兵。亦在其爲太子時也。然坐享乃考成矣。荒志於耽樂。坐使河北再失。

朱克融得節。鈇逐出弘靖士玫。二月。王庭湊爲成德節度。而深州之圍不解。韓愈爲宣慰使。詔觀且止。愈曰。止者

君仁。死者臣義。竟入庭湊。以將士歸罪。愈謂將帥而不能對健兒語。因暢言憲宗朝藩鎮順逆之報。至於劉悟李祐。庭湊恐愈竟其事。發軍中慕義之心。而因以已要利也。遽

史書

卷七

唐穆宗

文

問侍郎欲何爲。而出元翼。姚伯子論文章謂愈道生其心。而文發其外矣。觀其主斷議淮西。止殺疏嶺南。屹乎庭湊之軍。吼虎穴而無撓志。其智勇之大過人。則平定之略。夙有成謀也。文人不爲軍旅難。斯無得而窮之矣。故曰。昌黎王佐才也。以爲文者。其志之所任者也。雪庭湊而罷兵者。元稹也。徒爲解度兵柄。既同平章事。遂使畱守東都。不獲已。諫官之言。乃命入朝。詔畱輔政。夏四月朔日食。或告元稹結客刺裴度。六月。偕罷。而度右僕射。秋七月。宣武逐節度押牙李齊。遂自爲畱後。議者皆請授之。如河北平章李逢吉曰。河朔非得已也。汴若失御。勢亦不能有。

江淮以南乃以命韓弘弟充而召侖拒命誅討以忠武充海之師充入逐千二百人而後治冬十一月帝畋驪山驚宦者墜毯而成疾裴度三疏請太子十二月立景王湛行宣明曆牛李並有相望帝得韓弘主藏簿獨僧孺不納賂

三年春三月牛僧孺同平章事德裕滯浙西八年以爲逢吉排而引之也鄭注之始以藥發李愬之奇隨王守澄入樞密見帝得厚焉巧險曲當人心而造異論見其語斯好與之謀議矣夏四月鄭權爲嶺南節度注實爲之達官車馬盈其門矣逢吉多忌出度山南西道欲交罷京兆

史書

卷七

唐穆宗

牛

尹韓愈翰林學士李紳也以紳爲御史中丞投之爭臺參入謝而後帝有寤冬十月愈爲吏部尚書而終焉

四年春正月帝復疾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曰武鑒未遠帝崩太子卽位逢吉減神策之賜出內庫綾二百萬付度支邊軍春衣李紳同愈畱得戶部逢吉因王守澄將陷之以立深王二月紳貶端州司馬許殺之矣發篋得裴度請立景王疏而紳名在焉以得全然誣人者則末之誅也擊毬中和殿其注樂視穆宗有加宦官日服緋而日服緣朝晏老臣或踣於班諫議大夫李渤待罪金吾伏既朝拾遺劉栖楚留言曰嗣位之初梓官猶在殯而嗜寢樂

色以遐布其惡聲臣恐福祚之不長用碎首玉階逢吉宣俟進止則捧其首而宦官之論益力曰不用臣言請以死繼僧孺復宣然後出待罪金吾仗卜者蘇玄朗生非望於帝之不宮居也率染工百匿柴車入爲亂於清虛殿帝以太后狼狽走中尉府馬存亮迎帝乃誅亂牛元翼卒於襄陽王庭湊殘其家帝以歎宰相非才翰林學士韋處厚曰裴度勳高望重使在巖廊山東河朔必稟朝策因以逢吉之排抑聞六月加度平章逢吉固位擠正人者侄訓因鄭注內結於王守澄訓因爲聚外黨朝士有八關十六子傾陂之術所以逐也王與智在泗巧欽度僧尼貲累鉅萬矣假帝生日置戒壇浙西觀察李德裕奏曰若不早停計至誕日兩浙福建當皆失六十萬丁故創菴堂度僧尼爲人禍之至大

史書

卷七

唐穆宗

牛

敬宗皇帝

寶曆元年春正月牛僧孺求罷以帝不度而用事非人也二月李德裕自浙西獻丹炭六箴宵衣正服罷獻納諱辨刑防微於帝皆微中焉優詔答之穆敬之朝諫無陽拒而用陰違是謂塞聰者耶秋王播進美餘絹百萬其領鹽鐵也守澄之賂十萬在彈章諫觀溫湯者皆不入拾遺張權輿曰昔周幽王之殺泰始皇之亡皆以驪山也故

玄宗宮之祿山亂先帝幸之年不長帝曰且以朕驗既觀
溫湯益不信於諫言

二年春二月裴度司空同平章事黨人之毀至於妄造圖
識夏五月幽州軍亂殺節度使朱克融帝闢力而好
手搏以羣小狎而啓其不遜也撻貶斯隨冬十二月夜獵
還宮宴羣耦於宦官劉克明更衣燭滅內室告崩此克明
之爲弑也矯立降王悟多易置有則宦官各掠權以爭重
既誅克明及悟迎江王涵王守澄問辭於韋處厚乃正名
討賊王教告平難羣臣勸進受策郭太后卽位更名昀
更兩朝縱後厲之以儉出官人放鷹犬省冗食罷別賕絕

史書

卷七

唐敬宗

李

宣索奇日必視朝其純素持之末年而不易韋處厚同
平章事

文宗皇帝

太和元年夏四月韋處厚請避位以帝虛懷而不堅決之
無益於治也債帥之日邊節度自大曆始也中尉居母
而帥居子其錢億裴韋相而閣命中外以賀橫海李全
略卒子同捷留後未之間也五月表請乃議移六月王
播入朝厚獻得平章是又債相已秋同捷拒詔討之庭
奏陰爲賊助

二年春正月策制舉人夫唐弊在宦官此司分相權監軍

敗將功禍釀河朔難發弑逆民死徙以斂厚官黨立於奧
接卒以天下亡者竟其宦官之用而已抗論者未聞盡離
勢已成而其黨足懼也劉蕡對獨能激烈發之及繼統始
終之際所以爲國家慎慮者其指微罷樞密中尉還政宰
相還兵樞密而復其掃除之舊其處爲甚當所約束者裴
近六七人其行爲甚恕策之善者也考官歎服而不敢取
物論譁然稱屈御史欲論奏執政中抑之中第者李郃愧
之上疏願回臣授以旌黃直姚伯子以是惡夫時事之禁
者王智興拔棣州小捷而賞已竭冬十二月路隋同
平章事曰宰相任重不宜兼細裴度辭度支

史書

卷七

唐文宗

李

三年春二月李祐拔德州同捷自滄請降使萬洪守之而
未出也宣慰使柏耆曰降者詐也以數百騎入滄取之諸
將三年不克功而顧善爭者貶循州司戶而論不已史
憲誠表受代何進洎殺之知畱後魏博以亂命庭湊不克
討矣李德裕徵裴度薦之相遇李宗閔同平章事得宦
官助出之滑州杜元穎鎮西川戍給在於蠻略南詔餌
之以爲偵也而不之虞嗟顛遂陷嵩戎叩徑入成都之郭
以大掠而去使表曰爲蜀士誅虐帥

四年春正月牛僧孺同平章事宗閔以排德裕引之典
元監軍楊叔元作亂殺李絳三月河東節度柳公綽以

朱邪執宜爲陰山都督。居之雲朔塞下。山南西節度溫造誅興元之亂。叔元詔流。裴度請老。夏六月。平章軍國重事。帝諮宦官於宋申錫。對漸除其逼。秋七月。同平章事以爲可與謀也。宗閔移怨於裴度。九月。出之山南東道。冬。李德裕爲西川節度。至則作籌邊樓。以召老習形地。其中險易廣狹遠近也。奏畱戍兵陳許滑人千五百。曰。蜀兵脆弱。新破非北人。不可守。而責朝臣保狀。敗其言者。分罪。益畏黨人之破功也。姚伯子是以知清言路。莫如責成功。使天下審行而言。量力而任。則案牘不煩。而庶事理矣。五年。秦盧龍逐餽牛僧孺。曰。其在楊志誠。猶其在李載義。

史書

卷七

唐文宗

七

也。畱後斯命之矣。申錫引王璠京兆尹。以其謀泄之守澄。鄭注使告之以立漳王巢。貶開州司馬。崔郾廢筇於在陝。秋八月。觀察鄂岳而蒙衝以捕舟盜。或問之曰。政以地變。德裕旣得請。葺堡障。積糧儲。兵練器精。九月。吐蕃維州帥悉怛謀。以其衆奔成都。城爲我據矣。秦至。僧孺以黨故利口危言。托於至誠。而眩聽。詔城人俱還。悉怛謀殺諸境上。六年。冬十二月。帝悟維州失策。以罷牛僧孺。藩鎮入朝者有輕心。以事柄之不一也。常見驕於詔使。七年。春二月。德裕同平章事。宗閔遇所忌。言出而見折。更

深其疾。宗閔罷鄭單侍講。帝曰。殷佑經術。是似宗閔。曰。其議論不足聽也。德裕曰。陛下則欲聽之矣。宣出除御史大夫。宗閔猶不悅。樞密使曰。八年天子。可以除人矣。而宗閔罷。德裕雖黨宗。慮則爲國用。欲徙劉從諫。拔出上黨之連。謂玄宗忌宗室。聚之一宮。用坐魚肉於祿。泚存子孫萬世之慮。則諸州上佐。祖宗遺制。可處也。解固羅縱之藪澤矣。帝雖未用。皆稱善也。以詩賦不關經術。帝言及之。贊而罷焉。鄭注之見憎。卽左中尉亦欲殺之。御史李欽旬口而彈章十上。徒匿右軍耳。秋。王涯賴之平章。欽奏以寢九月。王守澄奏注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冬十二月。帝

史書

卷七

唐文宗

七

疾愈。鄭注之藥。而寵任之矣。

八年。春二月朔。日食。夏。旱。司門李中敏表。雪申錫。斬鄭注。天斯雨。李逢吉謀復相遇。李訓解罪。過東都。因之以賂。鄭注。注引之。見守澄。薦其善易。帝見訓而大悅。欲置之翰林。德裕發其舊惡也。帝曰。別除德裕。猶爭涯。還可。德裕不知其反已也。見意於乎。以生帝之不悅。尋鄭肅。韓偓封還訓。四門助教。敕涯。遂稱德裕命。使訓注主其怨。於是宗閔復相。德裕罷。而訓翰林學士。德裕請得畱京。爲兵部。宗閔不可。而爲海節度。帝苦其互相擠援也。每歎河北易清。朋黨難除。姚伯子謂惟逢吉僧孺輩迭用。此河北所

以不復也。人主能以國事論功，黨斯息矣。

九年夏四月，鄭注太僕卿兼御史大夫。訓注謀殺德裕，王璠復陷之。浙西曉結漳王傳母，圖不軌，路隨罷相，為救德裕也。賈餗同平章事，德裕再貶袁州長史，眾擠之，而舊事皆為罪矣。訓注揣得帝意，以中錫之相，在守澄府而欲建奇功，帝於微言中意其可人也，誠告焉。任乃多在禁中，行多秘，雖守澄不知其與上謀已也。仇士良擢左中尉，先分之權。姚伯子曰：「小人之不可與共成功者，何居事至人欲私焉，以隙生。」六月，罷宗閔，而相李固言。注將相，訓陰寢之。詒之求鳳翔為外勢，謀未有緒，其內環相攻已。

史書

卷七

唐文宗

李

討元和之逆，誅王守澄，陳弘志舒元與為中丞，所彈唯注意，帝嘉其孤進無朋，於是訓元與同平章事，而訓獨決故，乃收人望。舊臣之憤者，皆晉秋，加裴度中書令，皆貌於甚美，以為悅也。注謀以鳳翔兵入護守澄喪，乘送葬而宦官之穢，此其所求外勢也。訓不欲使功在之，而別為謀於京師，以郭行餘鎮外，寧王璠鎮河東，多募壯士為部曲。羅立言知京兆，韓約帥金吾，御史中丞李孝本與十一月，帝御紫宸，韓約奏甘露降金吾石，權訓元與啓請往觀，以承天貺。帝命相先，故以偽覆命，審於士良，使帥宦官往，則行餘璠部曲，仗立丹鳳門外者，皆召之入。本謀盡諸金

吾伏起，而京兆御史臺捕其遺脫，禁衛設防已預計至周矣。乃士良至，驚於風幕而走殿，訓呼衛士，則宦者與帝北出矣。軍士風畏中人，帝復為挾，倉卒遂不用命。獨京兆邏卒與臺從，各擊殺宦官數十人，訓從吏衣走，士良以神策兵五百蹂躪殿中，則皆靡死。波及諸司吏卒，屠賈小民之在其中者哀哉。夫前人輕潰其防，弱其役使乎我也，孰知勢以漸成。天子欲誅而不得哉，雖以任之非其人行之非其事，應之違其機要之道已窮者，功固難成也。既士良以反殺宰相，訓元與涯餗及同事者，於是鄭覃李石同平章事，然生殺除拜，決之北司，宰相自是行文書而已。訓

史書

卷七

唐文宗

李

謀在鎮者，外誅內變，既作，召之還，疾驅而人民驚於寇至。謀幾亂，少年將乘之以城不閉，而靖曰：「知詣闕面陳，無益矣。」謹脩封疆，練士卒，以死清君側之惡。天子大臣方苦宦官之陵暴，乃喜於得所倚。拾遺魏謩有直言，帝命獻乃祖文貞公笏。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比甘棠。」李石為宋申錫雪，帝曰：「此朕之不明，向使遇漢昭，必不冤矣。」石以李益判度支，既按其賊，帝曰：「卿用人而能不掩其惡。」

十一年春三月，彗張長八丈，帝膳減一日而供十。夏四

月示羣臣袖曰三辭矣柳公權進之以厲治進賢退不肖納諫諫明賞罰其急者也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

十二年春正月李石傷盜而不獲懼辭位時李固言罷引楊嗣復李珣以排鄭覃陳夷行於是議政則是非鋒起如

欲援進宗閔知覃夷行所不容先成言於宦官要諸帝既乃發之廷議不可焉辨則朋黨以詆帝謂補闕魏謩曰宰相固諠爭如此乎謩故直則曰覃夷行盡忠憤激不自覺耳信乎牛李之邪正當時人能辨之而特爲競進滑也

王德妃生太子承以無寵死楊賢妃之譖太子過日聞若好遊昵宵猶有童心與抑肖形而造成之妬口也帝集百

史書

卷一 唐文宗

矣

官議廢廢必有立者先主乎中楊妃因爲子安王溶地也給事中韋溫之諫曰陛下唯一子而事解冬十月太子則暴卒姚伯子口楊之妬不能成廢而成弑是以知太子承之惡有爲之者吐蕃衰於殘虐

十三年春三月晉文忠公卒求遺表得半葉憂在儲嗣而不及私歷將相進退關天下重輕者二十餘年功一著淮西耳要汾陽晉公皆不盡之用者也魏謩起居注帝欲觀而不可曰但力爲善不必觀也帝曰曷嘗觀矣曰前人失其官也以觀諱惡又何信焉陳王成美爲太子取諸敬宗之少會寧殿宴有緣幢而或其下狂問之童子父也

以發帝哀而致故太子誅於教坊宮人數人曰是實構害之因感傷以發其舊疾嘗曰報獻受制強諸侯今則受制於家奴益自甘露之變居常無聊恃醇酒爲冥計矣自是不復朝也

十四年春正月帝疾甚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矯太子監國詔爲廢之復陳王而立穎王瀍爲皇太弟帝崩殺楊賢妃及陳王安王而後大弟即位其始終之際難言矣然不在武宗也士良遠文宗殯期遲之十四日誅貶其所愛幸略盡及武宗之末廟朝以爲快也秋九月李德裕同平章事是時覃夷行珣復嗣並罷矣人見而言曰邪正辨斯天

史書

卷一 唐文宗

矣

下理矣而非難也特立與多倚而已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惟無術以定邪正故惡朋黨而卒爲所勝德宗委信羣小而不任宰相固宜亂陛下慎擇賢相正人既委任矣堅定而邪不之移何憂天下哉元和之後治稱會昌武宗遂專任德裕之效也惜終不釋其異已者以量不能居才而仍世之爭回乾弑而馬牛盡於疫癘憂斯伐其衰而大敗之可汗破殺諸部逃散嗚沒斯及赤心那頡頏質食天德塞下而求內附

武宗皇帝

會昌元年春光士良專立帝之功猶頡人以自張也帝爲

內誅者既衆矣。且遣就誅楊嗣復。李珣戶部尚書杜慆奔馬見德裕使爲之請。明瞞得見延英。既許釋之矣。乃名其罪。珣志在陳王嗣復在安王也。遺書楊妃稱姑效則天臨朝。乃皆貶遠州。武宗益懷德士良矣。內官之禍是以不能減也。夏六月詔泰事無乞畱中。以杜讒邪。天德軍使田牟欲邀功於擊畱沒斯德裕曰。回鶻嘗建功。今破而遠依天子。漢宣之服呼韓邪。此時矣。無遠計者皆是擊議平章陳表行。抵賜衣糧爲齎盜。秋九月詔河東振武備回鶻牛僧孺太子太師德裕治其前罪。鎮襄時漢溢民居。盧龍一月再殺節度。立畱後求節鉞不卽與也。曰置之變必生。冬十月雄武軍使表討亂曰有名矣。以爲畱後幽州平而授節度。黠戛斯稱系於李陵也。得回鶻太和公主而使奉以歸好。溫沒斯之南也。回鶻固立烏介。烏介復要得公主。南度臨天德軍。借城請冊。十二月遣賜米而不許借城。乃擾邊。

史書

卷七

唐武宗

一百

二年夏四月。畱沒斯帥衆來降。五月。賜懷化郡王以其所部爲歸義軍。賜姓名。鎮武張仲武擊降那頡頏七千帳。烏介時駐大同北。衆尚十萬。表求食糧牛羊。惟聽糴米三千石。秋八月。突入大同川爲寇。詔發諸道兵討之。以春回鶻屬國奚契丹監使督貢。唐事以調張仲武使擊殺。

其監使九百而振武進軍。帝欲相白居易。德裕沮以老不任朝謁。乃以其從弟敏中爲翰林學士。黠戛斯始來達奉送公主而不獲聲問也。冬十一月。遣賜公主書。令說可汗歸化。帝校獵涇陽。聞諫而改容謝謂宰相。諫官之置本以論事。朕欲時聞也。故高少逸爲給事中。鄭朗諫議大夫。吐蕃廢贊普族而立妃姓。以啓亂。其將論恐熱因之破有其國。

三年春正月。烏介侵逼振武。劉湏使石雄將朱邪三部襲破之。以公主歸。可汗創而保黑車。斬降之餘多歸幽州。

史書

卷七

唐武宗

一百

二月初日食。黠戛斯遣獻馬。帝欲就求安西北庭。德裕曰。路遠而費多。乃止。求冊命。帝慮踵弊不臣而多求。德裕曰。和市無平安史之功。可緣叙同姓。令執孫禮不臣後由至矣。以北平太守合族都尉。德裕申言維州三面臨江。而爲平川衝。雖河隴盡沒。維存猶足制吐蕃。使不敢過。迨彼得之。爲無憂城。然後併力兩邊。憑陵近甸。韋臯經略河湟。頓兵數年而無成功者。惟維未下也。維城獻而悉。但謀功豈鮮小哉。且省八國鎮兵。臣悲夫。以私計敗壞之。悉恒謀以贈右衛。劉從諫公繕脩而成私圖。鹽鐵巧收鄰國利。歲數十萬。而欲同河北之事。死其弟子。秘喪請畱後其遺教已。帝命稹入朝。蓋德裕主計。謂澤潞不得使同。

三鎮其近處腹心也。書論何弘敬、王元逵必聽命，則鎮成擒矣。黃州刺史杜牧貽德裕書，兵奚以多爲哉？河陽萬人高壘，室天井之口，只用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精甲，宣潤弩手數千，徑擣上黨，功之成也，不過數月。元逵得詔，師出，命李佐晉絳行營招討使。仇士良之蠱君有術，致仕避忌，猶以教其後人曰：「環樂以縱靡，無暇讀書而近儒生，則吾輩得志矣。」使知憂懼於前世之所以興亡也，而猶可冀乎？吐蕃鄯州節度尙婢婢練士多精勇，而故儒論恐熱兵至，驕之以犒師，而免於侵，因曰：「若無主也，惟唐歸。」盧鈞惠於襄陽，秋使領昭義爲招懷，鑒於攻縣之糜軍。
史書 卷二 唐武宗 三
而竭糧也。詔皆攻州，彥佐當取潞，緩於行，代以石雄。元逵救宣務，柵表魏博之師不出，詔王宰忠武之師徑之抵磁，弘敬遽拔肥鄉平恩，勢有勝，而沸議以河陽科斗陷，令斬沮者以厲之。九月，王宰兼河陽招討使，石雄踰烏嶺，破五寨，賜帛至一匹之外，以均士。十二月，王宰克天井關，河東克石會，闢爲和謀矣。而李逢以河東戍榆社，李石所遣都將楊弁以橫水戍作亂，奔石而通，鎮又多議罷兵者，詔榆社無移戍，石還討弁，以易定計師。榆社戍人曰：「客兵且屠吾家，擒弁而滅亂卒。」
四年三月朔日食，德裕言於帝曰：「事固有相激而成者。」

王宰命而弘敬出師，客軍遣而戍卒討亂，今宰師久不進，以義成二千抵萬善，處其肘腋，而敢居乎？黠戛斯貢以劉濛爲巡邊使，乘二虜之微，爲復河湟備，仇士良籍沒杜棕在楊，帝選酒媚而不獻，召入同平章事。八月，元逵攻降邢州，弘敬降洛磁，昭義押牙郭譚斬旗以降，虜鈞撫之，遂安。德裕爵衛國公，事若甚微者，然視淮蔡捷矣。當時稱其君臣相得，樞密不能爲之間，故有功也。冬，治還從諫之罪，僧孺宗閔皆州長史，此德裕所以爲福也。
五年秋七月朔日食，詔毀佛寺，僧尼歸俗，則得民四十萬，是時戶四百九十餘萬，十戶幾增一丁矣。從前之減耗，可勝道哉。帝見其蠹而必去，誠長慮也。獨好近道士，置教授崇玄館學士，姚伯子曰：「論之以不能推其去佛之心，可也，併病其去佛則不可也。」置備邊庫，判以度支郎中給事中韋弘賢奏相權太重，貶人，愈以德裕爲專。帝金丹服而疾發身，道士猶誕以換骨，涉冬而加躁，毒火之爲攻也，詔罷來年正旦朝會。論恐熱擊尙婢婢，而大敗婢婢散河湟歸唐，是歲冊黠戛斯爲可汗。党項盜邊界。
六年春二月，以來暨爲招討党項使。帝疾久未平，曰：「王氣勝君。」三月，更名炎，曰：「唐土德也。」遂進，不能言者旬日，帝

未有子憲宗之孽。光王怡名著不慧。宦官定策及焉。爲皇太叔。更名忱。權勾當軍國政事。哀見百官。則裁決咸當。乃知隱其德以自韜也。帝崩。德裕攝冢宰。武宗雖有數相。權壹之德裕。其時二虜自弱。幽燕順事。昭義必誅。而威震六年。而幾全治。誠君臣遇合之功也。特於非其黨者。抑之過而自矜太重。太叔卽位。奉冊曰。顧我毛髮。灑浙夏四月。罷荆南節度。誅道士置寺。度僧尼。期於武宗反之而已矣。受統猶臣子也。武且賢。無善惡而期反焉。君子以爲宣譏。

五月。白敏中同平章事。六月。定太廟爲九代十一室。

益敬文武合也。牛僧孺。李宗閔。崔珙。楊嗣復。李珣。皆武

史書

卷七

唐武宗

四

宣宗皇帝

大中元年。春二月。旱。帝旣降省。命疏理京城囚繫。大理卿馬植申大赦之所。不原若官犯賊。及故殺。免貪吏。無所懲死者。終銜冤矣。時敏中力排德裕。事期反焉。其所薄者。皆得顯。植亦有所恃也。王宰擊破吐蕃於河西。朱邪赤心實前鋒。帝憶令狐楚。風雨不去。駕憲宗山陵時也。以其子絢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問元和故事。條對悉。冬十二

月。貶德裕潮州司馬。卒崖州。

二年。春正月。丁未。立爲右補闕。德裕訟冤以貶。初。或薦柔立諫官才。而德裕緩用。其書益發於公憤。亦可謂不爲利回者矣。然非德裕功業實在人心。固不能使受損之士。獨已。同其窮也。點。屢斯盡滅。回鶻有其衆。二月。使翰林學士令狐綯讀金鏡錄。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曰。太平首務也。因屏書。貞觀政要。而敬玩焉。命政府奏具負御覽。所以知五品以上官名也。夏五月朔。日食。

帝殺禮於郭太后。以元和爲預弑也。怏怏登勤政樓。而欲隕。遂暴崩。姚伯子曰。郭之稱太后。自穆宗。因其嫡而嫡焉。

史書

卷七

唐宣宗

五

厚道也。而以誅父之仇。則母之義先絕也。而世猶欲以宣主弑無惑乎。其不能斷武曌之獄也。帝重元和臣。

三年。春正月。平章周墀言。韋丹觀察江西。而老穉思德也。擢其子宙御史。初。墀自義成入相。韋澳爲其判官。謂曰。官賞刑罰。當與天下共其可否。故慎官人。然不足於略。二月。

吐蕃三州七關來降。墀以諫開邊罷。秋七月。克復河湟。冬十月。取維州。帝推本於憲宗。十一月。加諡號。上及順宗四年。夏四月。帝賜中尉馬元贊寶帶。平章馬植服之以朝。貶刺常州。常婢婢避論恐熱。居甘州。吐蕃掠河西。冬十月。令狐綯同平章事。

五年春二月沙州刺史張義潮降。運米浸沈於宴法之。墮裴休爲轉運。究其弊而更。歲達百二十萬斛。爲三部其前。三月敏中充招討都統。制置使党項平。論恐熱入朝。求河渭節度不獲。還以衆散奔鄜州。冬魏謩同平章事入謝。卽泣請立太子。張義潮略定河湟十州。詔置歸義軍以爲節度。盜阻雞山掠三川。果州刺史王贊弘得詔討。

六年春京兆少尹劉潼充掠諭使至山而賊請降。潼歸館擊滅於贊弘之兵矣。夏六月以党項復寇論邊事於翰林畢誠。見方略曰頗牧近在禁庭以爲邠寧節度至則論

史書 卷七 唐宣宗

夏

降

七年夏四月救法司折杖。冬十二月度支奏歲入數租稅五百五十萬緡。權酤八十二萬緡。鹽利二百七十八萬緡。蓋半於租稅。

八年春正月朔日食。罷元會。獵苑北間樵言縣令李行言能殺南北軍所藏盜也。歸而帖其名。冬十月以爲海州刺史示之帖。帝抑宦官少犯謫配加焉。弒逆餘黨謀僇略盡。思除其根。屏而問策於韋澳。澳懲於太和而未敢任也。徒曰擇其中而托心焉。帝曰朕嘗試之矣。衣紫則黨合不爲用也。乃謀盡許於令狐綯。綯不附耳。其密奏但罪勿

捨關勿補。耗斯盡矣。爲其所見而南北以惡使帝有深謀而不遂者。綯之不密也。帝獵渭遇聚佛堂爲祈醴泉令李君奭畱。

九年春二月以爲懷州刺史。帝喜摘發纖微以驚服天下。見其聰察嘗密令韋澳募次州縣處分境土風物具其利害。鄧州刺史入謝而出。驚澳詢則處分載之矣。夏詔縣訂差科簿送州署。鐫令廳人之貧富以爲役之輕重。姚伯子曰地以高卑爲平。蓋不均之爲至均也。後世喜言均派不知富人重增而不損肥者。窮人望之捐瘠矣。故輕其丁而重其糧。以流其民者。不智之術而不仁人之心也。秋

史書

卷七

唐宣宗

夏

浙東逐觀察杖其監軍。詔自今戎臣失律監軍同坐。元舅鄭光言鄙不與治民其慎名器也。

十年夏莊吏不上租。京兆尹韋澳械而秦之。命租足而後釋。六月裴休以請建太子罷平章而出鎮。命相蕭鄴樞密一問先之。崔慎由其懲之深也。有所用人未嘗於左右見微焉。內園使不避平章馬。剝色配南牙。韋澳奏事。命判戶部而不悅於其辭也。或以爲澳尤曰未僉謀於宰相恐他岐爲讖也。

十一年春二月魏謩罷以剛直不得於令狐綯。問長生於羅浮道士軒輶集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具遐福矣。

十二年春帝欲御樓肆赦令狐綯曰廣蓄須名崔慎由曰儲官未建四海屬望以此爲名郊祀可也帝不憚二月慎由罷夏嶺南亂湖南江西軍亂各逐觀察使蠻寇安南都護李璣強奪牛馬以致之秋七月宣州軍亂姚伯子嘗怪其重刺史縣令而治不應其時右補闕張潛疏朝廷課績獨獎羨餘是以敏重而將士減削以至民怨而軍憤江南之亂駢起矣然則其綜核者巧吸天下之利而已名惠而實不在吏之所以貪而起亂乎河淮大水流沒

徐商爲山南東道精選捕盜數百別置使討湖南而平韋宙以江西觀察過襄陽商遣都將韓季友以捕盜從間

史書

卷七 唐宣宗

夏

道夕至而有功戶部侍郎蔣仲謂帝近日官易得而人思僥倖帝曰如此則亂矣十二月以同平章事

十三年夏四月武寧軍亂帝之久不立太子也有故韞王溫長也而無寵所愛愛王滋次乃在三以故及建立者必斥秋八月餌道士藥而背發則不見宰相以護王密屬樞密院使夫置相慎宦者而建儲乃至不與宰相知也左中尉王中實未同其謀出之淮南監軍而後發命將行副使丁元實啓之謂聖人而過帝崩則以矯詔誅樞密院使而迎立鄆王改名漼故宦官之重不能損者所裁小而所授大也然訖唐亡思詠宜者謂之小太宗范氏曰繼以懿

信不君唐室以壞則人之賢宜也宜其相久者自敏中令狐綯惟異已者排勝已者出無國家之志者中外以側目然則武宣之優劣蓋在任相矣南詔僭號陷播州

唐宣宗

史書卷之八

其池吳應箕次尾監定

休寧姚伯子允明汝

唐

懿宗皇帝

咸通元年春正月。浙東賊亂。初裴甫自陷象山。再敗觀察鄭祗德兵。開府募士。群盜應者。至於三萬。鑄印改元。宣歙浙西救者。皆未出而逃。平章夏侯孜薦王式。三月。使代德祗。時浙東墮武。以久不被兵。見卒不滿三百。式入見。問方略。則人請其官。側沮以費大。式則曰。兵多破速費。故官若延而張之。北趨以梗江淮。九廟十軍之資。且無所給矣。

史書

卷八

唐懿宗

一

乃授之賊方妄希。據石頭為傳檄之定。則或欲漁海耕山。預脫計。式至西陵。發廩振饑。降師則置之。前鋒必立。効自異。而後奏官。謹間謀。廢烽燧。弱卒健馬。以為斥候。乃籍回鶻吐蕃配者為騎卒。聞於土圍。以導諸軍。連勝十九戰。賊窘且饑。海口先命銳巨之矣。棄船入山谷。屯南陳館下。夏五月。禁稅外科。用拾遺薛調言。所以驅之逃戶而為盜也。浙東賊破於南陳館下。裴甫獲誅。而平。諸將問未喻者二事。式曰。賊恃饑民以眾。倉廩飽之。不自棄矣。且縣無守兵。與其盜資也。無故故設烽燧。無繼而留。徒潰民心。斥候勇且死。關賊至有不知者矣。故三者之為勝計也。各

追贈李德裕左僕射。邕州侍守廣桂容之更戍三千。李蒙經略利衣糧而却之。

二年秋七月。南蠻攻陷邕州。姚伯子曰。觀懿之初事。宣之釀亂。抑多矣。初韋臯在西川。通清溪道。群蠻入貢。廩教其子。杜棕。不達蠻之所以。廩也。斬儼從之。賜給。秦咸故南詔擾邊。以有播州之陷。既同平章事。欲脩禮南詔。以救前失。會攻雋州。乃已。

三年春。南蠻寇安南。蔡襲為經略使。諸道之戍三萬。帝故以佛荒政。寺設官禁。幾妨矣。夏四月。置戒壇度僧。吏部侍郎蕭倣之疏曰。講佛何如講政。接僧孰與接賢。力求人

史書

卷八

唐懿宗

二

夷度奉宗祧。其為福施大矣。嶺南制置蔡京奏。分隸五管。得西道節度。猶忌安南兵多。蔡襲有功。奏罷戍。襲留五千。不獲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竟先入於京言。未幾京罪先發貪暴。拒貶而死。徐之衛士三千。增驕在逐陣。故喜亂也。秋七月。逐其節度溫璋。遇王式師還。討而殲之。徐以團練隸交海。濠歸淮南。而更置宿泗觀察。冬十一月。南詔寇安南。赴以荆湖桂兵未至。城下之圍合矣。四年春正月。交趾城陷。蔡襲死之。皆京之忌為之也。荆南將士四百。走城東而阻水。虞候元惟德謂眾死水就若易。蠻命還殺二千人。南詔得交趾。留兵據之。救者還保嶺南。

而帝遊宴無節拾遺劉蛻疏方今南侵西築非憂閉何以得人之死力二月朔帝歷拜十六陵畢誡平章而罷不樂同位之徇私南北司既相惡於是宦官士人各峻其門戶以相抑也進士或有以馬際一揖廢棄終身五月楊牧同平章事譏在典中尉楊玄价敘宗秋七月朔日食宋戎爲安南都護始用福建海運令狐清怙父寵而納賄大中末所以吏不廉而致亂也遷拾遺來多言而絢爲訟寃

五年春三月司天以奎婁躔出爲含譽星奏宣示康承訓爲嶺南西道至邕而不設備南詔寇至喪五道之拒八

史書
卷八
唐懿宗

三

千而爲國天平小校夜縋三百人燒營而得解遂冒之以提聞韋宙自東道奏其事秋代之高駢駢讀書多詞有宦官之譽

七年夏六月駢大破南詔復取交趾燒於監軍李維周以幾至易帥故再圍而後成功姚伯子曰吾於康承駢事見亡國之政焉敗之可爲勝也勝之可爲敗也冬楊收罷以逢玄价之怒拓跋懷光斬論恐熱傳首京師吐蕃自是衰絕置靜海軍高駢爲之節度

八年春三月李可及以樂工左威將軍帝屈天下爲身奉扈從以十萬餘宴味窮水陸而常供民困窮矣而益惑之

秋七月懷州以禁旱逐刺史

九年夏六月李師望因南方之多虞請立軍於嶺而治平帝以立定邊軍使爲之節度徐泗兵之南援也分戍桂州八百曰三年而代六年求還觀察崔彥曾謝遲一年曰帑空而衆以發怒秋七月殺都虞候而推麗勛遂劫庫兵掠而北還八月遣中使赦而部送之不之信也常曰誘我而蒞藍之耳過淮南押牙李湘謂節度令狐絢曰高郵岸峻水深伏而擒之預爲國家除患絢曰苟無暴於淮南焉知其他冬十月將至徐城勛得慰旨於彥曾以就誅激衆彥曾覺之謀討諸道矣語漏於全敕使使得先焉爲之囚

史書

卷八
唐懿宗

四

遷還入彭城則表求節鉞城之不爲賊者獨泗州刺史杜愔爲守計辛諱以羈寓助之十一月詔以康承訓爲都招討王晏權戴可師分南北面是時賊衆方盛十二月陷都梁城據淮口絕漕驛而承訓以兵未集屯宋助遂大略北侵沂海南寇舒廣東折烏江陷滁和敗可師兵於渡淮助自起兵戰必勝攻必取既殺可師謂天下無敵已者矣圍壽州掠有諸道貢獻日爲遊宴淫佚遲所欲斯其爲亂之志也宋州兵勢既集勛乃驅人爲兵搜財爲儲自貢賦絕於河北天子屢窘糊口德宗巧取以進羨歷世承而甚之至帝而民重困故聞盜起悅鋤首而勸趨之及貪暴益甚

乃復圖自全。聞官兵盛復不樂於爲賊。江淮旱蝗。

十年春正月。康承訓屯柳子之西。時集兵七萬矣。朱邪赤

心故帥其部隨。同昌公主嫁右拾遺韋保衡。以母郭淑

妃特愛。資極飾。見錢且五百萬緡。成海州者之殮賊。

以斷其橋柱而弗殊。二月。賊將三萬襲鹿塘。沙陀兵左

右突圍蹂而大敗之。伏屍至於襄城。三月。大軍圍賊於柳

子。沙陀兵邀斬賊將姚周。夏四月。賊殺彥曾戰而潰。時馬

舉亦斬賊將泗州勛乃走而保徐。六月。陝民告旱。觀察

崔堯曰。庭樹有葉。亂作逐之。秋八月。兵進攻。及宿州。招

降其守將張玄稔。玄稔曰。今降未有知者。反我。詐爲城陷。

史書

卷八

唐懿宗

五

以引師而賊盡擒矣。承訓益之兵。暮報平安。火早舉兵。爲

焚。而直趨符離。即斬守將收其兵。北趨徐州。彥曾故吏開

門納軍。追擊殺助於石山。而徐泗克復。夫八百桂成。靡亂

甚微。不卽圖而蔓之。暴骨千里。死掠死戰。以盡其民也。要

之令狐綯以累朝重臣。不一分私圖而之國。拒湘說。坐成

其禍。罪不得減於彥曾也。賞平徐之功。玄稔愔赤心皆

節度。而赤心任大同。賜姓名李國昌。承訓隨以逗撓。貶。內

惡之也。路巖娛帝於荒耽。親群小而通貨賂。至德令陳

蟠叟見帝曰。破邊成家。二年軍以贍問其人。巖親吏也。遠

泥以絕言者。李師望殺南詔使。寇未至而逐於貪殘。代

者資滂而甚。故南詔首龍舉國入寇。十二月。及嘉州。遂陷

黎雅。西川節度盧耽急爲守備。突將三千。其選勇於子

弟也。寇將至南境。告救於朝。并求和使。故賊行盤桓。成都

守備克完。

十一年春正月。始陷雙流。進至城下。而攻資滂。遇鳳翔與

元卒於漢川。欲使陷成都。以分已罪也。故爲蠻張使。遲於

援。二月。前瀘州刺史楊慶復帥突將焚南詔攻具。斬首二

千。而太僕卿支詳以宣諭通和至。得責之。攻成都。而不許

矣。頗慶復初以神武赴援時。命領東川。諸援軍皆受節。敗

蠻軍於新都。惡將軍宋威。不已讓而繼敗之也。乘勝抵城

下。蠻軍宵遁。遂不遺追阻。雙流三日。而克全歸者。慶復妬

爲之也。故蜀人收不以德。而恨其失賊。姚伯子觀當時戰

伐之事。備亡道矣。牙將以功入京者四人。輸三百緡。乃得

堂帖。以徐餘賊。夏六月。復置徐州觀察。曰感化軍。秋

八月。以同昌死疾。殺醫官二十人。親族坐繫三百。九月。劉

瞻以諫罷相。韋保衡路巖譖之。通醫謀。再貶遠州司馬。蓋

廉介之不能爲納賄容也。承旨鄭畋。以草罷瞻制。貶

十二年夏四月。路巖罷。保衡既相。爭權而不相容矣。行人

步錢以瓦石。

十三年春二月。杜棕罷相。保衡譖之。貶韶州將加害焉。廣

史書

卷八

唐懿宗

六

德公主密其防而弗克。秋八月，歸義節度張潮義卒，代之以其長史曹義金。是後中國多故，經理不及，以迄宋十四年春，遣迎佛骨，諺者曰：憲宗以晏駕，帝曰：見佛而死可也。秋七月，崩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帝少子普王，儼章保衛路巖相繼伏誅，然群盜起矣。

僖宗皇帝

乾符元年春正月，以關東旱飢，詔蠲賑而有司不行也。二月，裴坦同平章事。夏五月，卒。劉瞻同平章事。秋八月，卒。世當亂，賢者相而輒死乎？或曰：瞻飲劉鄩之耽也。冬，鄩罷，是歲王仙芝作亂於長垣，南詔寇西川。

史書

卷八 唐僖宗

七

二年春正月，高駢至，方攻雅州，城保，命門啓以達春氣，蠻聞而逸矣。帝自普王時，所欲恃小馬坊使田令孜，故即位。阿父而中尉矣。帝耽諸戲，以爲政，而國事惟令孜委，是以官視其賄，無復上知也。以內園小兒狎帝，賜竭府藏，則兩市商貨以爲內儲，言者死杖。蓋承敝而重壞之。浙西鎮遏使王郢負功，望節度，趙隱以不給衣糧也，劫庫兵作亂，攻陷蘇常，轉掠二浙，南及福建。六月，仙芝陷濮，賈寬句人黃巢，聚衆應之。民之困於歛者，多歸焉。巢舉不第，乃憶共飯鹽於仙芝，姚伯子曰：強諸侯匹夫之盜，皆足以亡天下，然不並世而見也。故三代之季，亂不屬盜賊，高光之

崛起，恃無諸侯以難之耳。唐之藩鎮，據地擅兵，強古諸侯而大盜突厥其間，曾無固守。臣拒君，則有餘，官禦賊，則不足，不並世之事，合而遂至以唐亡也。蓋政之不綱，君臣將吏，名設而無相與之實，爵縻將而利其禍，廩泰士而陰行誅節度，觀察民原不心屬，逼於相猜之勢，人各休利而交征耳，固不爲所欲逐者，禦盜也。秋七月，大蝗，宰相賀不食稼。仙芝寇沂州，冬，宋威諸道行營招討使。

史書

卷八 唐僖宗

八

唐僖宗，高駢築羅城，慮南詔撓役，許之公主。仙芝寇淮南，平章鄭畋以爲宋威罪也，薦張自勉、李琢、崔安潛以爲之代。賊及斬刺史裴渥，請官之神策押衙飲其兵。仙芝喜受，巢殿之，遂分衆而掠，曰：橫行天下，始誓也。今其如此五千人者何。

四年春二月，王郢陷明台。仙芝陷鄂，黃巢陷郢。浙西節度裴據以招散誅王郢。三月，巢陷沂。夏四月朔，日食。柳彥璋掠江西。秋七月，王黃復合圍宋州，張自勉以忠武七千解圍。王鐸盧携議，猶使受節宋威。仙芝陷安州，巢陷濮。江州刺史劉秉仁斬柳彥璋。

五年春正月。仙芝寇荆南。山南東道李福救至。則掠而去。曾元裕大破之。申州詔爲招討使。張自勉副之。始用敗言。朱邪兵爲天下畏。而有輕心。李國昌子克用以沙陀兵馬使。戍蔚州。因亂起。成謀於牙將康君立。薛志勤。李存璋。入雲中。逐大同防禦使伐之。蓋反者。二月。曾元裕破斬王仙芝於黃梅。黃巢方攻亳州。尚讓帥餘衆歸之。乃稱衝天大將軍。改元。陷沂瀋。掠宋汴。渡江。陷洪虔。吉饒。信。夏四月。李國昌爲大同節度。則與克用合兵。進擊寧武。岢嵐。蓋父子同謀久矣。朝廷不知。東都軍餉不足。詔河南貨富人除官。南詔請和親。爲弟禮。仙芝餘黨曹師雄。

史書

卷八 唐僖宗

九

寇浙西。徙高駢於鎮海。秋七月。黃巢寇宣入浙。開山七百里。以剽福建。冬十月。昭義節度李鈞合河東兵討沙陀死戰。十二月。巢陷福州。師雄寇二浙。董昌以杭州石鏡都將討之。錢鏐於是爲昌兵馬使。

六年春正月。高駢遣破巢。巢趨廣南。河東軍亂。夏四月朔日食。帝憂群盜。平章王鐸請討賊。節度荆南行營都統。奏李係爲副使。以晨父子多奇功也。使以兵五萬屯潭州。秋七月。巢陷廣州。殺節度。高駢請身入廣。使王鐸軍梧昭桂水之險。以要其走道。不從。自後駢志荒矣。冬。徙鎮淮南。克鹽鐵轉運。崔安潛爲西川使。盜自相捕也。惟

赦賞刑。不疑募兵陳許雜蜀人而教之。曰。黃頭軍。神機營。其走九射。傳之洪州者也。以轉弱蜀爲強卒。巢之抵潭也。士多死疫。李係不出。而州陷。王鐸留劉漢宏守江陵。而逃。漢宏復棄州而爲盜。以北掠姚伯子。觀其所趨棄。知當時盜飽而兵饑也。戰亦以不力也。山南東節度劉巨容。合江西招討曹全晟。拒巢於石門。巨容爲覆全晟敗。而誘之伏發。賊死者什七八。巢渡江走衆。知窮追爲可盡也。而巨容曰。留之爲資。全晟獨渡江。而代將至矣。巢脫。則復振掠鄂入饒。下浙以及於杭。

史書

卷八 唐僖宗

十

七年。改元廣明。春正月。沙陀寇忻代。逼晉陽。河東兵出。道變而還。殺節度康傳圭。宣慰之言曰。勿用懼也。帝不以危改嬗。令改權轉以多盜盛。二月。殺左拾遺侯昌業。以諫。度支奏。借富戶胡商之半。發運使高駢曰。盜賊皆出於饑寒。獨二者未。令改得覆轍於幸蜀。潛爲遺訖田也。而陳敬瑄其兄。二月。使鎮西川。興元東川。皆易置腹心矣。河東兵益驕。鄭從謙乃自宰相爲其節度。材張彥球而委之兵。夏五月。劉漢宏寇宋。克徵兵討之。巢卒疫。信州高駢遣張憐擊之。思專功。故餌巢降。言使憐死獨進。則陷睦。葵宣故橫行天下之言。巢獨能審當時之人情。而非其才真過人也。蔚州節度李琢。討沙陀。高文集以朔州。

降。秋七月，巢渡江，圍天長六合。駢兵既散，不能敵也。則虛騰六十萬，而駭朝，詔責至，則稱風痺，以與方士而為怪。劉漢宏降。幽州節度李可舉，邀敗克用於藥兒嶺，國昌兵時亦為李琢敗。謀臣多死，部眾皆潰。父子相隨而奔達觀，時居陰山吐谷渾都督赫連鐸陰結達觀取之，克用故酒酣曰：黃巢北來，必為國患。天子苟吾救諸君，其能與吾立大功乎？曹全最以其眾攻巢，而能殺獲賊之實數，蓋可知矣。駢援不至，再戰敗矣。詔發諸道屯激水，遇忠武軍亂，而眾並潰。巢渡淮，始取丁壯益兵。冬，陷申州，入頓宋徐境。豆盧瑑請封之。盧携請振之。計未定，巢傳檄入東

史書

卷八 唐僖宗

十一

都。即至京邑，帝對宰相下泣。田令孜乃明言幸蜀。豆盧瑑和之。帝猶曰：且守關信乎？亂世之庭無人焉。巢入東都境，汝鄭把截使齊克讓以萬人退保潼關，請糧援。命張承範選神策弩手二千八百，巢至東都，留守劉允章帥迎。姚伯子曰：巢用北狄勝法，野戰而不城守，聚散倏忽，而勝算不為人握，故追者疲，守者分，斬刈天下，而莫與禦也。以其技攻城，勇怯猶人耳。東都當長安之衝，金城限之洪河，百官以具竭其守力，以待天下之救，困賊在此矣。嗚呼！唐無法紀，天子避地，留守賓賊，倒險阻兵糧以授之資，是誠自滅也已。禁軍久以賂竄，選士發而皆不任兵，承範艱行

帝甘言遣之，猶未聞餉計。十二月，承範至關，則與克讓軍皆絕糧矣。蓋計定西奔，故調度不在焉。故巢抵關，克讓之士以饑潰。承範拒力不及於他道，賊尋奇得禁阮入矣。河中留後王重榮降，令孜於是時也，以殺盧攜而封巢天平節度。巢入長安，則遂以帝西走。從行者幸妃及四王耳。巢之入城，則又文武皆詣迎，霸上也。然至則大掠，得官吏則殺而已。鳳翔節度鄭畋道及於駱谷，請留帝，畏近巢，許畋以便宜。巢盡殺長安宗室，乃官居僭號，改齊元以金統，礪山朱溫時為巢將，屯東渭橋，自少以無行，日笞辱於異父劉崇，蓋天性奸黠人也。畋還，議收復，僚言從

史書

卷八 唐僖宗

十二

容以悶絕，間飲巢詔者有泣容曰：猶可為也。刺血盟將佐約鄰道，招禁軍之分鎮關中者，斬巢使。帝至興元，始詔諸道收復。道乏供，嘉漢陰令之騾獻曰：張濬所教召為兵部侍郎。義成王處存遣千人入衛。王重榮激吏民以巢之煩苦，用斬巢使，朱溫來攻，則破之，結盟處存共屯渭北。

八年，改中和。春正月，奔成都。時宰相皆以失從而死，賊故肅遼同平事。三月，朱溫陷鄧州。鳳翔血表詣行在，詔為京城四面都統，墨勅除官。畋奏：涇原程宗楚以為副，尚讓寇鳳翔，與司馬唐弘夫覆而敗之龍尾。沙陀李友金

絳州刺史瞿稹謀入援得稚胡三萬而不能制乃赦大同之罪克用帥達觀萬人至時宥州拓跋恭合夷夏兵會鄜坊李孝昌盟奉天鎮使齊克儉請自效鄭畋檄傳而爭應蓋西北無夷虞而邊鎮以內援爲順事也夏四月援兵既集弘夫乘龍尾之捷進逼長安官軍入而巢東走安民逐寇功方始之而唐兵固不制且烏合釋兵入舍續虐忘備巢自霸上還襲之殺宗楚弘夫士卒死者什之八九則洗城而屠周岌降矣五月夜飲忠武監軍楊復光及朝事而交泣遂定盟酒次分軍八千爲八都以敗溫而克鄧州舞陽人王建時與都將克用名勤王而實先私營

史書

卷八

唐僖宗

主

行掠河東而還陷忻伐秋令孜爲行在都指揮處置使金杯行酒而黃頭不獲頒軍使郭琪起爲蜀軍言別尊酌之歸急解而得汗血遂帥所部作亂不克夜奔時宰相無知者左拾遺孟昭圖言君臣情隔恐難收復之期也貶殺之矣疏固未達也八月己丑星流如織至於丁酉大或杯棬壽州人王緒作亂陷及光州以得刺史固始縣佐王潮爲之軍正潮弟審邦審知皆材氣名當時高駢傳檄屯東堂而發行無期九月借興鎮海有隙罷兵還府董昌至廣陵錢鏐謂高公不討賊也還鎮海節度周寶表爲杭州刺史冬十月鄭畋見龔於司馬李昌言卽留務

委之而西奔王鐸復相於在蜀忿高駢而再泣請九年春正月爲諸道行營都統乃罷高駢但領鹽鐵二月朱溫據同州鄭畋司空同平章事克用寇蔚州敬瑄以苛慘畏蜀人積有多讟邛州牙官阡能首亡而畏其不免寃也以爲盜踰月衆至十萬而蜀中所在盜起矣討以楊行遷夏四月王鐸爲虜賊計諸道兵環長安以爲屯巢令不及於同華五月罷高駢鹽鐵轉運駕言賊帝遂絕貢賦姚伯子謂駢師之不出非徒以神仙喪志欲據有江南而未敢先發據天下兵柄以養成極亂而徐收焉利得矣而天下爲吾欺而不失名此腐儒爲奸雄之極思也妖人呂用之權重於駢其誣將乘鸞歸天六月蜀軍不勝盜而詐功俘至者治田續麻之民敬瑄得則斬之雖殺者不知何事也高安人鍾傳乘仙芝之不守也既據撫爲刺史秋七月出據洪州則爲觀察使而南城人危全諷據撫矣其弟仔昌據信矣劉漢宏降至浙東觀察復出兵西陵以謀浙西錢鏐夜濟江而破之九月朱溫降爲同華節度尋加河中行營招討賜名全忠冬十月賊帥韓秀昇屈行從斷峽江路王敬武逐平盧節度爲留後王鐸遣張濬出其師諸將猶難巢敵王重榮謂楊復光須李僕射其不來爲河東解隙召之可也鐸聞行其

史書

卷八

唐僖宗

主

言克用以沙陀萬七千趨河中。阌能入蜀州，更將以高仁厚得謀不殺而用之，使直語阌能曰：「高尚書來日發，將止五千，無多兵也。」又令謀潛語寨中尚書誅止五人，阌能耳。羅渾擊句胡僧羅夫子，韓求耳。賜從者本良民，授兵迎降。背書歸順，則復業矣。明日自渾擊始，圍而不戰，以信謀言。書背而遣還也。衆則執渾擊以降，五十為隊，授之旗，令疾呼過前寨，故至則縛其帥以獻。五寨並平，而兵不試，乃攻心之最奇矣。十二月，克用為鴈門節度，兵始至，賊乃望鴉軍而避鋒。

史書

宋人

唐僖宗

主

十年春正月，克用敗巢弟揆於沙苑，鐸以為東北面都統。令夜見巢且破掩鐸功，以義成節度趣之赴鎮，而自為十軍十二衛觀軍容。李克用圍華州，巢規遁計，遣兵三萬搤藍田道，尚讓赴華州，克用逆破之，進軍渭橋，長安中積聚夜焚，士有欲夜斬之者。合肥楊行密自淮南押牙為廬州刺史，聞王勗賢而召之，辭而言子潛任稔，則召潛於門下，以稔及季章騎將，貢絕乏鹽，以峽江斷也，討者敗而將高仁厚，詢賊寨，知精兵在舟岸之守，積者贏也，募善游者，揚言欲涉而陰火其聚，急上救，則舟底鑿而踵沉，衆執昇行從以降，問反故，曰：「天下無復公道。」夏五月，克用用諸軍戰於渭南，巢衆大奔，燒官殿走，路遺金寶，稽

追者而免。趙犂以陳當走衝，徙六十里之積，多募勇士而子弟為之將。六月，程楷取蔡州，移兵擊陳，犂斬楷，巢至圍之五塹。晉州北為持久計，置春磨寨，以糧入。上蔡劉謙擊賊嶺南，為封州刺史，自韋宙時以校見器云。秋七月，朱全忠為宣武節度，始啓汴。楊光復卒於軍，王建、鹿晏弘、韓建、張造各以其衆散，令夜素忌，其以內臣而慕義效忠，故喜於其卒也。內外自是無與抗者。孟方立險潞地，謂昭義所以易主帥也，弱而遷之，邢潞人以啓沙陀。冬十月，克用取潞州。十二月，鹿晏弘帥所部掠興元，逐其帥而據之。朱全忠為救趙犂，戰勝鹿邑，遂襲取亳州。

史書

宋人

唐僖宗

主

十一年春二月，王師立殺官告使以東川反，高仁厚以僕射還討之時，溥、周、岌、朱全忠不能解陳州之圍，求救於李克用。夏四月，克用合許、汴、徐、兗之師，攻破尚讓於太康，巢乃走。五月，大雨漂巢營，克用追至，巢趨汴州，屠尉氏，尚讓逼大梁，全忠復告急。克用擊降，遂踰汴，追巢，再破之，至於封丘，巢收餘近千人耳。至宛，旬而服，御幼子為獲矣。克用入汴，累糧，全忠醉之酒，與楊彥洪焚驛而圍之。諸將格鬪，得克用醒，煙火四合矣。而天大雨電，以得相扶踰垣，史敬思後拒戰死。彥洪追克用，全忠後隨望馬而射，以彥洪斃。克用既脫，欲反兵，妻劉止之，乃還晉陽，蓋信義絕全忠。

之心機動牙。必人乎加。安知仇施於恩。必成不已之報。故巢敗而天下之爭正起矣。克用多養子。其悍勇於軍中。存信、張也。存進、孫也。存賢、王也。存孝、安也。嗣源、胡人。六月。仁厚進。留梓州。十餘日耳。以爲久不下也。射書城中曰。仁厚爲諸君緩師。欲使自爲功也。攻而克之。其傷多矣。數日得師立。姚伯子喜其三成功而不殺。在人相食之際也。曰。以衆暴而仁者易其仁。一試民悅。再而望三而信矣。尚讓追敗黃巢於雍丘。姚伯子讀駱賓王集。言及敬業。皆以僧脫。心甚喜之。而不然其證巢及讀史。可疑也。巢逼官軍入山谷。指首爲甥。林言功。言不忍至三。安知不求類已而圖脫乎。僞耳可恥。餘。況六月。腐敗誰爲。議巢者與。天下庇藏敬業。賓王其托反正之義。有唐心也。巢以地盛血。其孰與立哉。然其時。人心無唐矣。好殺僞。舉巢也。則爲巢仇者。又誰耶。書爲發深感。朱全忠不勝秦宗權之窘。侵天平。朱瑄遣救。秋七月。時溥獻黃巢首。八月。進克用隴西。郡王用修。昭義節度。居潞。以爭邢磁。鹿晏弘以猜忍失衆心。令孜誘得王建輩。而子之。使爲諸衛將。晏弘爲討。乃棄興元而據許。十二月。建入陳。嚴爲福建觀察。亦保鄴里。自巢時也。王鐸道戕於魏博。秦宗權墮屍。十二年。改光啓。春正月。詔招撫之。而暴掠不改。帝發成

史書

卷八

唐僖宗

七

都。王緒不堪宗權之求。悉衆南渡。掠江洪虔。以及閩。是月也。陷汀漳。三月。帝還京。顧荆棘狐兔而不樂。號令所及。唯河西山南劍南嶺南數十州。秦宗權僭號。詔時溥郁統討之。王重榮歲貢池鹽三千車。令孜貪其入矣。夏四月。自兼兩池鹽榷使。不讓。則徙之泰寧。而不從。則結怨。寧朱玫。鳳翔李昌符。以抗之。時重榮表令孜十罪。天下之爭。又自鹽池之貪始也。宗權將孫儒。攻破東都。李罕之委守也。乃大掠而去。王緒暴殺。令斬隨軍老弱。王潮兄弟幾不能以母免。望氣者曰。軍中有王者。則才貌之異者多。及焉。行至南安。潮因人心之危。擒而代之。引還泉州。戒所至無犯。重榮求救於克用。克用欲先之全忠。重榮曰。且除君側之惡也。於是表言。攻昌符與全忠。表裡滅臣。將明年問罪三寇。非敢於京城有驚也。帝方遣釋論。而附全忠者。故行賊朝廷。若自北至者。冬十月。攻昌符屯沙苑。加之神策之兵。重榮復告急。十二月。克用大敗攻昌符。而逼京城。令孜以帝奔鳳翔。十三年。春正月。克用還軍河中。請帝還宮。誅令孜。令孜劫帝如寶雞。以兵倉遽失。太廟神主。故朝臣續及者。不過孔緯輩數人。蕭遘召攻昌符。使迎駕。引步騎五千至鳳翔。以耻與令孜合。而行其叵測。謀以進王建衛登大散嶺。昌

史書

卷八

唐僖宗

太

符焚開道。王建挾帝自煙焰過。攻得肅宗玄孫襄王煬。以還。猶使石君涉柵險。要燒鄆驛。二月。帝以他道達興。元於榮辭令孜在。不奉詔。顧使王建成。三泉遙領壁州。於是有將帥遙領州鎮者。攻至鳳翔。謀廢立於肅。遣曰。惡不在帝。苟惡令孜。何以及此。攻竟帥百官迎王入京而奉之。鄭昌圖以奉冊爲之平章。令孜西川監軍。因天下不容欲依之以安出。王建利州刺史。攻大封拜爲悅。高駢兼中書令。則勸進。然呂用之得嶺南東道。旣開府。盡傾其腹心之士。昌符通表。不平攻之專也。王行瑜追帝屯鳳州。史書 卷八 唐僖宗 七

興元乏食。平章杜讓能請招重榮。以中尉楊復恭意。重榮表獻綰。請討朱玫。以自贖。克用故不樂任。擢遷咎。至太原而煬詔至。燔其使。遣表移檄。六月。復恭假子楊守亮以二萬出金州。會討攻。秋七月。秦宗權陷許州。殺鹿晏弘。攻復遣行瑜寇興州。李茂貞於是。以神策都將拒之。姓名賜也。本博野宋文通。周岳自衡兼潭。爲武安節度。王潮陷泉州。陳巖表使爲刺史。招懷離散。均賦繕兵。民以悅服。冬十月。朱玫以襄王稱帝。改元。十一月。錢鏐取越州。殺漢宏。董昌徙鎮焉。以杭授鏐。楊復恭。檄得攻首。賞之。靖難行瑜數敗。十二月。還長安。斬攻。裴徽鄭昌圖。以煬

奔河中。重榮爲迎奉也者。而殺之。首至。議賀誠。博士殷盈孫曰。煬以逼首宜。燕罪在不死耳。稱賀當以攻。孫儒陷河陽。秦宗權以遣劉建鋒。扶薄人馬殷在其軍。蚤才勇。聞十四年。春正月。行瑜爲靖難節度。李茂貞領武定。二月。詔流令孜。依敬瑄而不行。三月。帝還至鳳翔。李昌符留以固寵。曰。長安官室未完。王建在利州。爲忌。周庠說之。曰。唐祚將終。而互爭者無略。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宜其能立大功也。然葭萌爭地。閬州有富利之實。其刺史不修貢職。表而討之。有立矣。建募溪洞。公嘉陵而襲之。稱招討。納仁命。張虔裕請表。恭母諫曰。且愛民養士。以觀天下之變。姚伯子觀於建。潮鏐謙行。密輩據一鎮地。皆有君人之德。以開基。知天之仁。斯民也。後王不可待。故有陰冬之陽春。以滋根核。夏四月。畢師鐸以高駢命。屯高郵。備秦宗權。顧還兵廣陵。攻走用之。駢引見。則迎入道院。而囚。汴州環宋宗權之師三十六寨。全忠告急於兗鄆。朱瑄朱瑾皆引兵至。以大破蔡師。宗權遁而始衰。師鐸之攻廣陵也。借師宣州。許秦彥以淮南帥。用之亦以駢命。牒廬江入援。袁襲說楊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奸邪。師鐸悖逆。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及天長用之。以衆歸至廣陵。彥先入之矣。閉城使出戰。行密斬其將多殺獲。六月。李昌

行作亂。保隴州。李罕之復入河陽。召張全義入東都。詔因以爲河陽節度河南尹。時屬邑墟落。以喪亂也。全義勸理。選能士十八人。以旗榜立故縣中。招懷流散。至則勸以樹藝。緩租而時巡。桑麻黍稷之勤。有勉。親民若家人。歡然酒肉之賜。故牛乏。能勸助。既復業矣。乃爲置令。佐初年都民不滿百戶。治成縣。或勝兵之士七千。秋七月。李茂貞以平龍誅昌符。爲鳳翔節度。全忠胤拜朱瑄。以汴圍。既解。則冠誓之。加以拔曹。攻濮。戰交鄆之師。僅使瑄瑾以身免。不仁哉。以不容足之道。盜天下。亦遑夫斯時也。保境者不急與之爭。而眞豪傑未出。秦彥悉師爲陳。行密安臥。史書 卷八 唐僖宗 三

入曰。召人至而拒之。門進退無歸矣。彥明助攻成都。二日不下。退屯漢川。全忠使張廷範至淮南。曰。朝我命矣。且使郭言將千人。送李璿。爲之留後。假道感化。時潯以先輩不之平也。而攻之。言力戰免。而徐汴復構怨矣。全忠於好爲深禍。惟館驛巡官敬翔。見其權數。俛仰間。猶能助所不足。自恨得翔晚。而軍政咨之。第不知翔一增其奸耶。抑稍能發明人情。而導之平也。十二月。秦宗權陷荊州。錢鏐取潤州。

十五年。改文德。春正月。全忠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行密怒璿之來。全忠至宋州。廷範逃歸。謂曰。行密未可圖也。乃以爲留後。帝至長安。李罕之誅求河南者不已。悉衆攻絳及晉。與全義異行。已。全義襲俘其家。求救太原。三月朔。日食既。帝崩。太弟卽位。壽王傑也。宦者楊復恭。劉季述立之。疾時。說者以昭宗有恢復志。尊禮大臣。宮文學而好求賢。夏四月。孫儒襲楊州。行密奔袁襲。曰。歸廬。爲再圖。李克用遣存孝助罕之。全忠將丁會敗之。因使會河陽。留後而二人者還職。全義遂德全忠附之。給糧。伏罕之不悛其冠鈔。郭禹逐荆南師。爲留後。而獨憑農桑。復姓名成汭。五月。朱全忠圍蔡州。敬瑄絕貢。以禦王建。建且罷兵。周庠慕母諫不可。曰。據邛。建曰。不倚天子。衆將

易辭。乃表敬瑄罪。而求邛州。彥朗亦為建表。僖入蜀時。令孜報帝之疲。得二表。曰。敬瑄去。令孜無所依矣。六月。以韋昭度為西川節度。而徵敬瑄。行密畏逼孫儒。謀襲洪州。袁襲曰。鍾傳定之也。久不如之。宣。趙鏐新且怙亂。秋八月。自銅官濟。敗鏐將蘇塘。遂圍之。全忠遣破徐師。取宿州。即叩蜀黎雅立永平軍。以王建為節度。削敬瑄官爵。

昭宗皇帝

龍紀元年。春正月。王建攻彭州。二月。誅秦宗權。三月。進全忠爵東平王。夏六月。克用遣存孝及李干之攻孟方

史書

卷八 唐昭宗

三

立。拔磁洛。遂逼邢州。方立自殺。弟還請救於宣武。宣州饑。遂趙鏐以降。徐溫時從入城。獨據米困而糜餓。行密擢勇於周本。為裨將。嘉李德誠當眾散而後去。鏐也。矢衰襲之卒。曰。天折吾股肱。秋七月。全忠攻拔徐蕭縣。冬十一月。帝更名曠。故事中尉樞密猶袷衫。襴笏自僖始也。以祀園丘。命制法服。而不可於孔纁。帝故憊僖弱。孔纁張濬相之以振飭。而宦官藩鎮既勢際其極。故凌節以僥循其順之而莫之振也。復恭肩與上殿。緯指謂帝。且反。典禁兵養假子。居方鎮。非反而何。更楊守立姓名以李順節加平章。判不得入政事堂。班見百官。朱全忠求領鹽鐵。拒

之非與兵不可。

二年。改大順。春正月。王建攻邛州。敬瑄遣楊儒助守。顧建軍曰。嚴而不殘。其民之所庇乎。帥部出降。建名之宗儒。而子之留判官張琳。而還營城都。簡資嘉戎皆降。二月。行密取潤州。為寧國節度。克用攻雲州。赫連鐸求救於盧龍李匡威。克用既退。夏四月。請討之。朱全忠表曰。因三鎮除國患也。時議皆不可。張濬獨曰。使先帝再幸山南。未即討者。畏河朔之交耳。難得者此時。孔緯贊之。濬為招討制置使。別帝之言曰。既寧外憂。然後為陛下除內患。復恭聞而愈惡之。昭義軍亂。全忠使入之。而康君立。李存孝圍

史書

卷八 唐昭宗

三

潞。詔以孫揆。六月。全忠兼領宣義。更曰義成。秋七月。官軍至陰地關。朱全忠復納千騎於潞。八月。遣揆以二千趨之。存孝覆諸長子。遂取潞。時全忠圍澤之兵。亦為存孝破。克用以康君立為昭義留後。存孝自負其功。顧汾州刺史不懌。有叛志。李匡威攻蔚州。走於嗣源。冬十月。王建取蜀州。韓建襲存孝營趙城。不利。河東兵遂至晉州。西門濬敗。而眾皆遁。不料敵而徒甚內外之拒違。故凌節以僨事。為甚不可也。全忠又以假道於魏。弗得。而伐之。三年。春正月。羅弘信請和。而後退。魏博自是為汴屬。克用請俟命於河東。曰。連兵其所仇。遠貶濬緯。以為說。帝室

之愈卑也。孫儒悉衆南爭。李從立奄至宣州。疑於塵濛之環溪五百而還。然大軍不退矣。二月。加克用中書令。

三月。艱西川之運。詔復敬瑄罷建兵。夏四月。彗出三

台。入太微。王建曰。棄垂成之功乎。周庠曰。歸韋公。可有蜀也。乃表二罪。不赦。昭度還朝。劍門設守矣。環成都而峰壑。五月。行密克潞和。秋七月。克用克雲州。楊州聞

有宣汴之合。焚徙以民糧。王建入成都。則敬瑄令孜爲

誅矣。復恭假子皆節度。帝舅黔南。詔而後授。猶覆諸江中。

李順節發具陰謀。命致仕。而使死刺。冬十月。王建爲西

川節度。留心政事。好士樂施。然不能克其伎心。諸將不保

史書

卷人 唐昭宗

三六

其終業之所以不廣也。復恭貽興元楊守亮反書。指斥

天子爲負心門生。合兵興元。殺李順節之討已也。克用

攻破王鎔。拔容城。全忠取曹州。十二月。宣州之兵屢

破。告急浙西。助之兵食。守亮謀襲京師。道金商。兵破於

均州。馬行襲。陳巖疾命召王潮於泉州。未至而卒。都將

范暉遂自立也。

四年。改景福。春正月。李茂貞。王行瑜。合諸鎮。請討楊守亮。

議者及於茂貞之不可制。而寧和鮮遂犯詔。二月。不得已

許之。夫誅巢而成克用。誅宗權而成全忠。誅令孜而成王

建。誅復恭而成茂貞。謙潮殷鏐。行密。李昌。莫非因於國家

之多難也。紀綱壞矣。又亟動以離人心。故止亂而彌甚也。

楊行密取常潤。時溥不能安其鎮。求和於全忠。又畏

其詐已也。夏四月。欲南侵。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敗諸楚州。

取之。錢鏐爲武勝軍防禦使。行密畏孫儒之衆。謀保

銅官。李神福曰。掃境以來。可老也。戴友規曰。望風棄城。墮

彼計矣。夫士民棄儒而我歸。遣衛使復其業。未至者。皆心

搖矣。從之。田頴擒斬儒。建鋒收其餘。以南走至洪州。兵衆

矣。行密還揚州。李茂貞取鳳興洋州。秋八月。楊行密

爲淮南節度。選降於蔡勣五千。爲黑雲都。楊富甲天下。地

以爭。亦行密爲用計。欲易布帛以茶鹽。高勗曰。民不堪漁

史書

卷人 唐昭宗

三六

矣。選守令。勸農桑。富民以足國也。急計其鄰。易乎行密。儉

而薄於歛。非公宴樂。無舉也。惟招撫是勤。數年而富。幾其

舊。茂貞取興元。恭復守亮奔閬州。存孝。邢磁。洛留後

矣。猶傲成兄弟之不睦。求朝命。則克用以爲反其父矣。時

王鎔。李匡威。與克用方攻戰。存孝使連。十一月。全忠取

濠泗。濮遂攻徐。十二月。行景福曆。王建兵破守亮於

閬州。

五年。春正月。茂貞請得興元。而不奉詔於釋鳳翔。克用

擊王鎔。匡威救之。去而攻邢。匡威還而喪州。奔鎔矣。朱

友裕圍彭城。全忠用友恭之譖。將殺其堅壁也。張夫人救

而止。龐師古代之。攻拔佛山。時溥登樓自焚。以張廷範知留後。全忠無親。而獨張是聽。以計數爲過已也。王潮攻下福州。素服塋陳巖。而室其子。閏月。錢鏐蒞杭觀察。爲茂貞跋扈。欲改將諸王。盡罷都頭爲節度。然遠鎮皆有據之者。故不能行也。行密克廬州。茂貞表語陵。帝不堪。以召杜讓能。辭曰。非避事也。恐違時而功不立。崔昭緯則陰結邠岐。以爲之耳目。八月。乃以招討命單王嗣。行密攻歙州。歙人曰。得池陶雅刺州。而下矣。全忠遣攻兗州。兼併無已。圖獨取厚於朝。而不忌者。是操何道也。九月。錢鏐爲鎮海節度。克用塋邢而塋。存孝時出撓擊。給

史書

卷八

唐昭宗

三

之塋成。王歸也。存孝信之。塋成而不能出矣。單王至興平。茂貞行瑜軍至。斯潰。冬十月。殺讓能而罷兵。茂貞既兼鳳翔。盡洋隴秦爲境。於是戶內有胡越。南北二司。倚之內制。王潮爲福建觀察。行密取舒州。王行瑜求尚書令。而得太師尚父。

六年。改乾寧。春正月。茂貞陳兵入朝。數日而歸。二月。全忠大破兗鄆兵於魚山。當時相自權宦登。鄭祭獨以狀後詩。擢累請而後出。對賀客曰。歇後五作相。時事可知矣。數日而遂辭。邢州克。克用殺存孝。而兵遂弱。夏五月。劉建鋒兵至醴陵。潭州鄧處訥使拒之。龍回殷使誘散得。

其旗甲襲之入。斬處訥。稱留後。王建克彭州。李克用大破吐谷渾。殺赫連鐸。秋七月。茂貞克閬州。復恭伏誅。冬十一月。行密取泗州。以汴隴。十二月。克用克幽州。王潮擊破黃連洞蠻於汀州。既定閩地。務爲保境息民。封州刺史劉謙卒。賀江士民謀亂。其子隱誅之。爲劉崇龜押牙。以復得州。

史書

卷八

唐昭宗

三

之克用爲珂誚不獲。行密取濠。得兒李其姓。欲子之。不可於渥。以命徐溫。故徐知誚之爲李氏也。在幼見異矣。夏四月。罷諸王兵。行密取壽州。朱延壽之謀也。既汴兵攻之。延壽命黑雲隊長李厚擊之。以十旗。不勝。益五旗。而大敗之。楊制旗十五騎。劉建鋒武安節度。以馬殷爲內外馬步都指揮使。畿內有四鎮。韓建行瑜。各求其一。宦官不與曰。天子之禁軍。王珙不獲護國。而媒亂。使謂茂貞。建行瑜曰。珂必以河東爲諸君不利。故王行約攻河中。而三帥者。皆以精騎入朝。帝待諸安。兩門詰之。不對。徑殺宰相韋昭度。李穀。徙易諸鎮。且謀廢立。北部微發。且至。乃

還猶留宿衛二千。帝惡昭緯之外交。六月。復以孔緯同平章事。克用表檄三鎮。罪而南下。斬王瑤。至河中。行約走。則入京師。謀劫天子矣。一欲之郊。一欲之鳳翔。蓋瑜約之弟行實。茂貞假子繼鵬。左右指揮京中也。帝曰。朕能自當克用。行約遂以左右軍。圖矢拂御衣。蓋帝以亂故。登樓下。而焚矣。不得已。從都頭李筠。李居實。兵衛至石門。懼鎮兵之劫也。克用方攻韓建。聞亂。移兵渭橋。遣騎三千侍衛。而保大之兵。復破行瑜梨園寨。茂貞斬繼鵬以自解。克用命招討使。遣子存勗詣行在。帝謂方爲國棟。宜忠吾家。克用請帝還京。乃還。寓諸尚書省。王建遣援屯綿州。

史書

宋人

唐昭宗

三

冬十月。崔昭緯伏誅。十一月。克用克邠州。王行瑜伏誅。全忠誦兖州。朱瑄以萬人襲曹。全追及之鉅野。討之。加勇。懷殺人之未足也。瑄瑾乃請救於河東。十二月。王建攻東川。罪彥暉以不赴難而略。克用進爵晉王。使請伐鳳翔。帝用人言。恐沙陀太盛。詔蔽罪行瑜。晉王私謂使者曰。朝廷疑我乎。關中無寧日矣。乃引兵去。八年。春正月。劉建鋒遣馬殷擊邵州。蔣勣。閏月。晉王使存信以萬騎救兖鄆。道假於魏。全忠使謂羅弘信曰。恐憂在師還也。魏遂而襲敗諸莘。全忠既得弘信之附。常對魏使而拜。是以克吞兖鄆而不北虞。全忠薦張瀛。晉王表。

擊全忠。及滹事。曰。朝相而臣夕入。克用南食。全忠東并。雖皆欲取天下。然心事近光明。第以嚴急多觸犯於人。左右拂其意。死矣。故爲隣忌。而忤於權宦。全忠豕心。而有狐媚。東攻而西交。外取深內結。故晉數有大功。而朝所睚。惟汴再遣和解。姚伯子曰。由是親之。唐能下晉以禮。而裁汴以法。猶可延世。以待後之人也。夏四月。武安軍亂。殺建鋒。司馬張佶推而馬爲妖。乃謝諸將。不及馬公寬。後樂善也。以讓殷而代之。攻邵州。錢鏐討董昌。顧全武圍越州。而後去帝號。行密救昌。取蘇州。鏐急召全武對曰。賊之根後蘇可也。成忠與許存沔略。盡江濱黔中矣。而襲存億。

史書

宋人

唐昭宗

三

其走也。王建受奔。則又忌其勇略。掌書記高燭曰。圖霸業而忌才乎。建子存。更其姓名。王宗播。宗播遇敵處先。稱功處後。董昌圖積圍中。戒戰士糧也。城破而誅。鏐收其庫倉。賞士賑乏。而得民之歸。晉攻魏博。全忠使葛從周營洹以救之。壅陣前而戰。克用馬蹶幾獲。還則汴盡鄆屬城矣。岐華貢希。以晉師退。帝置殿後四軍。分將諸王。自右門始也。茂貞籍爲反端。突表曰。延王戒丕。無故稱兵。臣故勒兵入朝請罪。覃王嗣周拒戰而敗。秋七月。帝將避地太原。憚遠行至富平。入韓建言。造華州。則茂貞入宮闕。播八月。韓建檄徵資糧。克用歎曰。去歲從余。有茲乎。奏發兵。

入援 或薦博士王朴才經濟召語而悅之朴曰得真相
一月天下太平矣同平章事 九月王潮為威武節度
馬殷判荆南事議以金帛結於成汭行密高郁曰汭則不
足畏而仇如行密又不可結奉天子以撫吾士民則霸業
修矣而誰與敵 崔胤罷相於華州則建志也密使汴管
東都而迎駕則復相 冬十月孫僊為鳳翔招討使建裡
之師故不出也謝獻修官室已矣 薛王知柔為清海節
度止湖南劉隱斬拒命而迎之表隱行軍司馬
九年春正月韓建矯言諸王謀殺已而劫駕納之十六宅
殿後四軍悉歸之田里以帝孤立也說者訛朴相而言不

史書

宋人 唐昭宗

三

效 汴師執朱瑄瑄兵敗而奔淮南茂卿皆汴有矣淮南
則射於瑄 王建遣華洪攻東川而姓名之王宗濬
張佖克邵州 秋八月十六王宅者屠建兵矣明皇伎
心所竟也四傾巢自高宗以後存者蓋寡矣 晉王入援
幽不順命九月醉戰單可及大敗木瓜澗醒責諸將我則
醉也諸君何不力争 冬十月削李茂貞官爵姓名討其
罪 梓州不下周德權謂王建曰東川恃群盜為援若使
諭之賞其來而誅其不服將為我用也從之彥暉自殺乃
有梓州 全忠南略龐師古壁清口葛從周壁安豐而自
屯宿行密拒之先清口為其可以灌也壅淮以朱瑾渡時

倉卒謀應則淮水鼓而前大軍逼而斬師古矣安豐駭亂
而全忠乃大奔行密以為李承嗣功曰吾欲趨壽矣賴君
之教也承嗣史儼第舍姬妾之賜行密必選尤故能盡其
用自是勝也江東基定矣 立德王裕為太子何淑妃為
皇后舉二曠典於播越也豈韓建有深人之思乎 十二
月威武節度王潮卒舍子而授審知 是歲拾遺張道古
疏奸臣弄之於始賊臣有之於終矣

十年改光化春正月復茂貞姓名官爵建茂貞畏有東迎
乃和晉而請還長安 三月馬殷知武安留後渾邵之外
猶多盜區 劉仁恭襲義昌走盧彥威取滄景德以處子

史書

宋人 唐昭宗

三

宇文惠朝命之不即許也 夏四月全忠以幽魏擊敗晉
師拔洛邢磁 秋八月帝還京 遣晉汴宣尉以親睦也
時汴疆東方而河朔多連矣獨不從 九月全武攻下蘇
獨崑山後降既獲守將秦裴詰之曰義不負楊公 十二
月李罕之襲潞以降於汴晉王使嗣昭取澤州俘其家
十一年春劉仁恭志兼河朔十一州之師畢發拔貝而解
聞者皆城守進攻魏博遇汴救斬單可及幽師再敗而遁
汴師乘勝拔河東承天軍別將取遼而晉周德威亦擒陳
夜叉以大敗汴兵以二強國而仁恭不振矣 夏六月保
義軍亂殺王珙朱簡以附全忠從其子名友諒 馬殷將

李唐攻道州。敗於隘。曰賊喜伏恃林也。山焚而州拔。八月。罕之死。晉援潞。

十二年。夏。汴葛從周拔德園。仁恭求晉救。周德威敗之而還。南北司相傾。以藩鎮。帝之以治而速亂也。崔胤嘗與帝謀誅二樞密。且已於王搏之未可。及罷相。而旋使復也。惟全忠薦胤而罪搏也。搏逮貶。而二樞密卒誅。全忠數預人家國事矣。惟有以內傾也。全忠攻鎮州。王鎔使說却之矣。成德判官張澤欲成汴勢。謂鎔合河北。而後可以制河東。復導汴。遣張存敬擊取仁恭景莫。馬殷遣李璠取桂州。存敬攻定州。王郃奔晉陽。王處直因以留後降。

史書

卷八 唐昭宗

三

於沱。仁恭遣救。存敬襲殺六萬人。以河北諸鎮服全忠者。王鎔聽失於張澤也。中尉劉季述。王仲先。及二樞密。謂上佻多變。任南司。禍必吾輩及。冬十一月。季述遂乘帝獵。醉晏起。帥千人破官門。倡言廢立。崔胤莫知所出。百官廷陳。而先署矣。遂請太子監國。而劫帝及后。金鎔諸少陽院。曰。南司不可遏也。胤退。以反正約全忠。時進士李愚勸王建曰。不可讓之山東。季述之遣詣汴者。乃輸唐社稷。副使李振謂全忠。霸資在此舉。乃成謀。崔胤。

十三年。春正月朔。神策指揮孫德昭。斬王仲先於朝。胤迎復位。改元大復。誅中尉樞密。而還太子爲德王。曰。弱非其

罪也。全忠進爵東平王。而茂貞岐王。帝欲還樞密舊職。而隆相權。崔胤陸扈。因請罷中尉兵。屬宰相。此息禍亂之本也。帝謀之德昭。則未決也。以所習見對曰。北司便則韓全晦等。中尉樞密如故。南北之仇既深。茂貞入朝。胤復諷之留兵。諫議韓偓曰。家國兩危。此舉也。二月。張敬存以兵三萬襲河中。全忠中軍繼之。晉絳皆降。王珂降而見殺。晉求成汴弗許。三月。分道攻之。取沁澤潞。自遼入者。遂抵晉陽。克用不遑飲食。爲守備也。茂貞以爭酺入朝。論奏。韓全誨深結之。胤則仇茂貞。而益厚全忠。胤欲盡除宦官。恃全忠耳。韓偓以爲不可。曰。迫之。生他變也。蓋時朝廷無權。強藩皆有霸王之心。而河東值其中弱。全忠茂貞勢近而便。其欲挾天子以令久矣。而內官深交於茂貞。交爭者國必敝。故偓復以語胤者。極言於帝。豈徒謂數衆難盡哉。慮患深者。慎其發也。而胤敦請不已。則全誨令禁軍以減衣糧。訴亦恃茂貞也。其子繼筠固將兵在京。繼晦彥弼比之。爲全晦用。胤稱密詔。令全忠以兵迎駕。冬十月。全忠發大梁。偓曰。必鬪兵闕下。李神福攻杭州。顧全武易而拒之。則伏青山而言退。全武追之。而爲獲。鏐泣曰。喪我良將矣。淮南旣不獲杭拔。以易秦裴。全誨先之以鳳翔。密詔崔胤東行。繼筠內掠矣。十一月。全忠至河中。表幸東。

史書

卷八 唐昭宗

三

都全誨遂劫帝西行。張濬謂全忠必先取韓建。遁而徙之。忠武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全忠明復書崔胤。進則天下以吾爲挾君矣。遂過長安。至鳳翔。茂貞登城交言。全忠歸罪全誨。帝謂歸鎮而已。岐汴皆以天子爲名。其曲直天下莫之能辨也已。全忠北趨。邠州降。復姓名爲楊崇本。中使之徵兵諸道者。全忠皆殺之。王建以兵五萬襲興元。聲言迎駕。十二月。劉隱爲清海留後。鍾傳取撫州。

十四年春正月。晉李嗣昭。周德威兵出。二月。全忠還河中。晉師克磁。隔晉絳。汴軍擊敗晉管氏叔琮。朱友寧。遂乘勝

史書

卷八 唐昭宗

三

至晉陽。門其西門。晉王謀保雲州。存信欲入北虜。嗣源輩皆任守。而不可。劉夫人曰。王嘗笑王行瑜之輕去其城。以死也。而效之乎。出門變生。塞外亦不可得而至也。數日潰軍集。汴以疫作。還。晉追之。盡復所失。故強弱多變。而持之者貴靜也。使克用成走。猶有晉哉。聽嘉謀而克守。卒乃與之代。典克用常有憂色。存勗曰。窮凶極暴。殆將斃矣。遵養時。職以待其衰可也。盜發簡陵。御札進。楊行密吳王。行營都統曰。討全忠。姚伯子曰。其全誨之爲乎。不然。若帝者。亦人情所難測也。喜鬪天下。以自難哉。崔胤追全忠於河中。夏五月。復以兵五萬至東渭橋。進錢鏐爵越王。

昇州刺史馮弘鐸。樓船自強。攻宣州。敗於田頔。行密招之。取昇州。頔求池歛。不許。茂貞逆戰。敗於魏北。汴兵進圍鳳翔。全忠向城泣曰。臣迎駕還宮耳。不與岐王角勝也。環立五寨。吳伐汴。攻宿州。不克還。徐溫初慮艱運。水道久窒也。竟以餉絕無功。越王如衣錦軍。指揮徐綰。以孫儒降。卒作亂。王聞變。夜則微服入杭。杜建徽自新城來援。

西川兵克興元。王宗滌先登。則召而殺之。其勇略之爲伎也。九月。全忠欲歸。指揮高季昌。劉知俊曰。天下英雄。專窺此舉也。時茂貞已困。獨堅壁。全忠苦師老。季昌曰。可誘也。伏精示道。幾以岐軍盡。方議連和。鈴壕而設犬。王建

史書

卷八 唐昭宗

三

取洋州。或勸越王保越。建徽曰。寧同死。不可東渡。時綰召田頔。顧全武則患及淮南。建徽曰。頔不由命。可吳控也。乃使全武告急。傳璫爲質。吳王許之。而妻傳璫。冬。王建取興州。岐民繼而汴降。茂貞增衛。帝鬻御衣。十一月。汴兵取郿坊。田頔兵敗。而吳召使至。取質而還。岐汴通離。誅罪宦官。帝急解兵。曰。皇子不能給粥。

十五年春正月。平盧王師範之討全忠也。濬其謀。爲貢獻。商販而橐甲焉。自汴徐至於華同。期舉一日。司馬劉鄩以舉交。卒露者走。卒色動於大梁。判官裴廸。啓友寧而命攻。帝誅宦官。自全誨鎮將自繼筠。遣韓偓遺全忠二十首。

曰。賜留者。皆伏罪矣。遣入謝。而圍不解。天下盡明。溫有篡志。故恕茂貞而獨惡之。崔胤至鳳翔。鳳始解。帝入全忠營。而啓行。至長安。胤劫之以誅宦官。於是雖以使出者。詔所在卽誅。唯留黃衣三十備灑掃。以藩鎮誅宦官。不顧人國爲殉。若胤者。誅亡國之罪。其首也。二月。賜號朱全忠。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姚伯子曰。唐無實之名。以武墨始。以朱溫終。群臣上尊號者。可以監矣。崔胤倚汴。盡逐衆相。而專制議。元帥帝曰。漢王長。胤竟命輝王。進全忠梁王。以爲之副。晉王聞之曰。權重怨多。勢侔彙生。亡無日矣。韓偓辭相。而貶濮州。帝泣其別。偓曰。幸不見篡弒之辱。全忠留衛而行。官苑皇城街使。皆其黨。羅布密矣。三月。至梁。則遣友寧破師範於齊州。葛從周圍交。吳國鄂州。使謂湖南朱全忠不臣。約絕之。許德勳謂馬殷不可。全忠遣屯澠口。而命救荆南成汭。畏而食廣地。悉師下。兵破於吳。而水死。友寧土人。爲博昌圍。以號冤。蓋溫虐之爲教也。旣拔臨澗。進攻青州。吳使王茂章救之。六月。斬友寧。秋七月。全忠二十萬以憤來。茂章復關師範。而擊其懈。飲酒復戰。全忠望茂章。歎得之。天下不足平也。旣茂章還。全忠留楊師厚而歸。八月。進王建勳蜀王。吳王志在保境。田頌不獲逞於進取。而反李神福討之。頌逆之戰。神

史書

卷八 唐昭宗

三

福告王斷其歸路。王師範降於汴。冬十月。蜀取夔忠萬施。棄歸峽而屯之。交拔梁以鄆爲保。大留後。趙匡凝自山南東取荆南。以處其弟匡明。全忠默行於河中。蓋李繼徽妻之爲茂貞子婦也。子父以發其不忍。亡唐連兵。京畿全忠又恐岐先也。而河中增屯。十一月。吳臺濠斬田頌。行密猶泣其首。以少同開也。子事其母弗改。篡勢成。而後崔胤示異。以備岐名。而召募全忠。則意之矣。應者其麾下。十六年。改元天祐。春正月。崔胤以全忠奏誅。全忠自河中稱兵。劫帝遷洛。已發。則張延範以長安墟其材。渭浮桀行間。聞萬歲聲。曰。勿呼。每歎漂泊。落何所。二月。留陝以來。都官闕未成。全忠來朝。三月。曰。越洛陽督工。帝飲之酒。留韓建蹕之出。時蜀遣迎。阻汴兵不得進。稍詔徧告急。曰。今就幽於洛矣。詔敕人手。而朕意不通也。全忠請吳舍岳鄂。曰。天子還長安。則間命。夏。告宮成。冬。閏十月。帝發獨餘小兒二百。則預選貌類而習之。全忠迎於新安。殺左右官人於帝前。至洛。左右之侍不改。其人皆非矣。此帝所謂幽也。進魏博羅紹威鄴王。曰。天雄軍。五月。全忠還汴。蜀欲吞岐。判官馮涓曰。梁晉不兩立。必併。若一以臨蜀。不可敵也。不若和岐。以固吾圉。六月。岐蜀合繼徽兵討

史書

卷八 唐昭宗

三

汴而扼河中。全忠爲革命畏帝負英數請黜德王禮官中之言曰朕愛子也必殺之乎下泣齧指宣徽院使蔣玄暉傳之全忠以帝爲不能忘情已也秋八月使李振如洛玄暉以兵迫帝繞柱而弑之矣立輝王祝是爲昭宣帝全忠赴洛故誅亂於朱友恭氏叔琮叔琮呼刑曰朱全忠弑唐帝而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其若鬼神何淮南李神福臺濛卒以劉存爲招討子渥宣州觀察徐溫謂渥曰玉寢疾而嫡嗣出藩必姦臣之爲也願無遽行冬十月朔日食

昭宣帝

史書

卷八 唐昭宣

三

天祐之二年踰年而不改元者獲之也篡旣成彼誓爲空名者有無焉爾已春二月昭宗之子遇害者九人劉存拔鄂州執杜洪柳繁繼胤相而更傾巧苟全忠之所悅曲媚及細流同列意輕之則甚銜焉裴樞重流品不可張廷範之樂卿以優人也而見輕薄於全忠裴因以三相罷崔遠也獨孤損也而輸社稷之張文蔚楊涉同平章事矣夏四月彗出西北長竟天占曰君臣俱災裴因疏所不快謂全忠曰當天變也李振以不第深惡縉紳之士贊其殺僂六月朔聚朝士故嘗相者及門胄高華及科第自進及名行自高者三十六人於白馬驛而殺之振餘憾清

流曰投之濁流快也全忠笑命浮河秋八月王建取金州趙匡凝兄弟獨勤貢九月全忠遣取襄陽匡凝奔廣陵取江陵匡明奔成都行密謂匡凝歲輸金帛事賊而從我乎曰從公正其不從賊也冬十一月吳王使周隱召渥曰是非保家之主也不若授之劉威徐溫張顥密言曰王出萬死冒矢石立基業顧爲他人有乎行密曰吾死瞑目矣以王茂章代渥而召之行密卒謚曰武忠王全忠急盜唐以繁禮爲稽期也禮部尚書蘇循揚言相國魏王九錫之命駢至猶以怒損也十二月弑何太后乃殺蔣玄暉柳繁張廷範裴自呼負國賊宜死

史書

卷八 唐昭宣

四

二年春正月楊渥襲去王茂章惡其多裁已也奔浙更名景仁夏四月朔日食鎮南節度鍾傳卒子匡時留後秋九月全忠圍滄州劉仁恭救之悉境內爲兵皆文其面士人則解刺軍之虐自是始也得兵十萬猶軍尾橋不敢進城中食盡招降劉守文曰父叔子叛豈義乎淮南秦裴擊洪州棄水弗阻以誘之執其將劉楚而州拔李繼徽攻夏州冬十月幽滄數如晉告急未許以其反覆存勗諫曰朱溫將得天下之勢獨我及幽滄能爲其北患離而成之非我之利也釋怨而德之懷一舉而名實附此乃吾復振之時也乃召幽兵共攻潞曰鮮圍而拓境也使李

嗣昭會師。汴遣劉知俊救夏州。邠人大敗。汴遂下郾延。西軍自是不振。高季昌爲荆南留後。十二月。嗣昭師至潞。而丁會降。見晉王曰。守非不足也。爲唐室。不忍梁之所爲也。晉王以嗣昭爲留後。梁師焚糧而遁。威望大沮。恐天下窺之而離心也。渥得江西而驕多奸。

三年春正月。張顥徐溫籍之以牙兵二百入其庭而數之。誅左右十餘人。曰。兵諫蓋陰以法除異已者。則權之移也。初羅紹威以牙兵數亂。召全忠誅者八千家。以懾及全忠還過魏。恐襲之。請速歸稱帝。以苟免也。至御史大夫薛矩往勞。則君臣禮行。而安受之。歸則勸禪。無異議者。白馬之

史書

卷八

唐昭宣

四

誅清議已盡也。於是宰相張文蔚。楊涉。帥百官奉策詣梁。唐祚告終。蓋天祐之四年三月也。起高祖戊寅。終帝丁卯。二十君。二百八十八年。夏四月。冊至梁而稱帝。更名晃。廢帝濟陰王。楊凝式謂貽矩曰。爲此行也。其若千載何。晃宮宴。全昱謂曰。三陽山民也。天子拔汝盜賊中。以爲四鎮節度。而忍滅其祀。不爲他日吾族慮乎。全昱不樂。廣王之封常居礪山。於是以汴爲東都。開封府。馬殷爲楚王。敬翔知崇政院事。承受人主宰相之交。蓋廢樞密而任之。篡弑之功爲多也。淮南西川。移檄與復唐室。無應者。建遣晉王書。各帝一方。克用復曰。誓於此生。靡失臣節。而

岐王開府。以地盛。擬帝而治。吳越閩嶺雖鎮。取羈縻。豈也未天下三之一也。卽稱帝。霸世耳。且朝興夕替。五十年。八易姓。而死亂者接踵。新莽一統者十五年。不得承統。若見者。何以稱焉。且周秦之際。海內無主四十餘年。唐宋間五代。宜擬之。契丹中衰於八部。大人通建旗鼓。以號令。三年而傳。耶律阿保機其一也。旗鼓至。則以役屬奚室韋達韃靼之屬。而疆雖疆之受代。然自爲部。卒滅其七部。北侵女直。西取突厥故地。雄矣。值中國之衰亂也。以三十萬寇雲州。晉王和之。欲連其兵討晃。延之縱飲。而約兄弟歸。顧遣使如梁。鏐在昭時。求兼封吳越。晃初篡而許之。羅隱謂

史書

卷八

唐昭宣

五

鏐討晃無成功。東帝猶在也。交辟事賊。爲羞終古。鏐義之而不能用。是時北以力征取天下。而無靖志。南有略而不事。孜孜務安民也。故北疆而促南弱。而延君子爲生民計。必不取夫屠割天下。以求數載之暴彊。唐進士梁震爲荆南謀主。終身白衣。稱前進士。淮南鄂岳觀察許存。許玄應。擊楚存爲獲。岳州拔。玄應爲渥腹心。顯溫誅敗軍而斬之。梁唐懷貞攻潞。爲蚰蜒壑。秋晉周德威壁高河以救之。懷貞擊之。弗克。晃代以李思安更築重城。爲夾寨。而起甬道。德威攻擾晝夜。或數十發。而梁兵疲奔命。九月。蜀王建稱帝。劉守光囚其父仁恭。受梁命爲盧龍節度。

十一月守文討之。長梁襲而請降。見御衆以慘亡將拔而跋隊。又恐衆亡。又其面以爲讞。則誅之。故畏死敢戰。而盜彌山。是歲赦及軍士之逃亡。

史書

卷八

唐紀八

三

唐末列國曰五代

梁太祖 瑋

戊辰年。晉岐淮南仍唐。天祐五年。梁開平二年。蜀高祖建武城元年。春正月。晉王疾篤。召監軍張承業及大臣。而屬之存勗曰。此子志氣遠大。能成吾事。賜之三矢。以滅梁及燕契丹。又謂堊畢。其亟救嗣昭也。其時克寧久。兵柄克用。假子存勗。將鼓之作亂。劉夫人知而誅之。見弒濟陰王。謚曰哀帝。攻潞不下。復代以劉知俊。三易帥。竭梁力一城而效不見。將退師。或曰。克用死矣。乃復留。時晉人謂周德威外重。夏四月。入謂以釋疑。見將至澤。道聞晉師退而歸夾寨之守。亦復不虞。而晉王則簡兵趨之。謂取威定霸此舉也。五月。伏兵三番岡。蚤霧以進。梁師大潰。嗣昭見晉王而慟。見驚聞夾寨失守。歎克用不亡。而自謂其子豚犬也。姚伯子謂豚犬兆成。誰不任烹。而必深禍以稔其報。凶人誠何心哉。梁統軍牛存節。急收潰兵守澤州。故晉致之不克。晉王歸。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蓄馬力。明部分。信期會。差畧刻者斬。治嚴所以克敵也。然仁心不決。張顥徐溫專弘農威王未能誅。而見不平。二人遂謀同弒溫。引幕僚嚴可求爲之謀。主顥則狂躁暴戾而已。以其黨弒王。而問誰當吳王可求。

謂溫太速恐劉威陶雅先王之等夷不爲下也不若立幼
主輔之漸而可有成也因立王弟隆演計結將軍鍾泰章
斬顯以弑君推之吳人之不悉初謀者謂溫真討賊也溫
既得吳政總大綱而已故吏民安之軍旅委之可求蜀
岐晉會攻梁雍州却於劉知俊秋九月淮南將周本圖
蘇州水道張綱綴鈴冬十月華原賊帥溫韜發唐陵
十一月晉兵擊敗劉守文

已巳天祐六年春正月梁遷洛二月朔日食梁取岐
丹延鄜坊徐溫已志金陵形勝領昇州以居廣陵而委
治繕於防遏知誥姚伯子歎溫之斧楊以爲李樹也夏

史書

宋人 梁 梁 梁

里

四月梁以王審知爲閩王審知屢麻卑官故刑寬賦薄而
境阜吳越錢鏐救蘇州虞候司馬福故竿其鈴綱舉
則潛過之矣合謀大敗淮南之師擒將十餘而本通夏
五月劉守文招契丹吐谷渾以敗守光於薊慮或殺弟前
陳而爲擒兵皆潰矣守光顧囚其兄以攻拔滄州而弑之
梁劉知俊功名盛而忌猜王晃用劉捍譖而族王重師
增之懼矣徵之急遂以同州附岐襲華而守潼關誘殺捍
於長安也使詰之曰懼族既敗於楊師厚奔岐爲之中書
令秋七月梁以劉守光爲燕王撫州危全諷以信袁
吉兵攻洪軍象牙瀟楚師且圍高安劉威告救而日宴淮

南命將周本辭不獲曰蘇州以權分敗請無置貳乎以兵
七千趨象牙曰全諷擒楚自退矣遂前羸陣而擊半濟以
擒全諷獻州陶雅遣襲饒信別將至高安楚師還吉虔亦
來附淮南盡有江西十一月劉知俊攻靈州梁遣康懷
貞攻邠寧以救之交退而知俊伏險王彥章方力戰而出
則伏又發於昇平懷貞僅免知俊爲岐鎮涇州淮南嗣
位之際猶假李儼承制

庚午天祐七年春二月岐王承制楊隆演嗣吳王皆所以
明天祐之政猶行於天下也秋七月岐晉會圍夏州晃
遣屯河陽畏在襄洛矣八月吳越築捍海石塘晉梁

史書

宋人 梁 梁 梁

里

以河北爭雄晃欲除趙次燕以圖晉而燕王守光聞者
也屯涑侵趙以啓之梁詐助趙守分屯深冀而襲殺其戍
矣遣求晉援會義武王處直盟主推晉王晉王曰今不救
鎮定是成朱溫之計也命周德威趙使時亦如燕孫鶴謂
燕王此舉也破梁而朝鎮定其無使晉先守光猶存敵之
關以收利則趙晉從矣十二月梁王景仁擊趙至柏鄉晉
王東下處直遣兵從獲梁芻蕘晃命將以必下爲子孫慮
也不殺而送諸趙前師野河之北遣梁師五里詎出梁師
而入言按兵王不憚張承業達其語曰限賊一水不虞造
橋而薄我乎乃命退師遊騎抄梁芻者

辛未天祐八年。梁改乾化。春正月朔。日食。梁屋馬。茅席以食。畏晉之爲伏而誘戰也。德威帥精騎三千。壓梁壘而詬之。景仁悉師以出。德威且北引。李存璋以步兵迎戰。晉王恐弗支。勉指揮李建及曰。過橋不可復制也。然自己至午。勝負未決。王命衝陣。德威曰。日曷必餓。乘其退志也。哺時。梁師却。德威乘而大敗之。斬二萬級。梁棄深冀而去。晉師圍邢。圍魏。王觀河黎。梁兵遇者皆棄舟。其畏也。晉遂拔夏津。高唐。東武。朝城。澶州。臨河。淇。門。逼衛。掠新城。見親帥師備白馬坂。燕乃梁背。又不甘下晉。使告鎮定求盟。玉晉欲討之。楊師厚救邢。魏而晉解去。有燕謀也。師厚屯魏。晉周德威屯趙。三月。清海節度劉隱卒。弟嚴留後。燕請尚父。晉王曰。徐之。可圖也。梁亦從河北采訪之請。乃問郊天改元。曰。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而不能河北天子耶。秋七月。晃避暑河南尹第。張繼祚將致湍誅。沮於父全義而弗果。師厚進屯邢州。趙王鎔會晉王於承天。晉王曰。朱溫將有天誅。師厚能存乎。敢侵軼者。有吾在。八月。燕王守光稱帝。受冊之日。契丹取平州。劉知俊以岐兵敗蜀王宗侃。追圍諸安遠。九月。晃以梁兵至衛。聞趙晉謀南伐也。則輟食命輦。冬十月。夜發相。而卒悄逃。至十一月。還洛。晉以晉聞也。徒懷忿以自疲。而疾作。蜀王出

兵與元安遠軍望其旗出。而夾岐兵。大破之。援二十一寨。岐乃奪知俊兵。以其族居秦州。燕攻易定。

壬申天祐九年。春正月。晉周德威出飛狐。會鎮定之師伐燕。次於城下。二月。晃攻鎮定以救之。燂血增矣。尤好殺人。憚從行者。至魏州。使楊師厚圍聚彊。別將團衛。晃怯晉愈甚。遇下博。遲以爲兵且大至。遂棄行帳。趨合師厚。屠棗彊而泄憤。修圍急矣。存審時屯趙州。謂史建瑭李嗣肱曰。賊得蓐。且深深冀之患。乃扼下博。二人者擒生數百。而還斷。辭數人語以晉師大至也。晃引棗彊并蓐。未營。晉兵易服。雜蓐。而進。梁驚焚門。而斷臂軍至。遽夜遁。失道至明。行

百五十里。覘之。晉軍不至。慚憤而病增劇。晉得冀州刺史李嚴。使傳辭。將殺之。教練使孟知祥曰。彊敵未滅。而僂。擯義之士。知祥克讓壻也。夏四月。晉師克瀛。徐溫殺宣州觀察李遇。而後吳人畏。知詰以是功也。刺昇。克自結於民。惟溫信其能子。而深任之也。招延名士。有宋齊丘。王令謀。王翊。馬仁裕。曹棕之屬。五月。溫還洛。愛假子友文。欲舍所生友珪。友貞而立之。惟其婦王愛獨尤也。友文時留守東都。友貞爲之指揮。獨友珪在洛。疾甚。命召守文。而友珪婦張。以遞視寢。雖無寵。而知謀遂告友珪。殺晃。使殺守文。而後發喪。卽位。晃之稱帝。蓋六年。姚伯子以晃行同祿。

山而淫虐過之。受子之慘。豈償不父罪耳。君子名之。使醜於祿山也。宋承周統。故尚五代。元本夷狄。故崇金遼。存之萬世。則正義不可枉也。若使珪非子。且書見伏誅矣。梁忠武軍亂。殺韓建。楊師厚。弱羅周翰。秋七月。襲入魏。梁因以宣事。易周翰。梁友謙以河中附於晉。吳徐溫為鎮海節度。梁隰州降晉。

癸酉。天祐十年。春正月。晉接燕順。薊安。遠廬臺。梁友珪。連淫虐。二月。駙馬都尉李巖至汴。均王友貞就之謀。巖曰。必得王師厚。乃使說焉。且許滿軍五十萬緡。裏象先亦以梁甥。不忘復仇。師厚遣其將王舜賢至洛。因巖象先而誅

史書

卷八 梁 梁 梁

四九

友珪。逆均王。均王討兵。亦將西發。會迎璽至。遂止。即位。更名璽。追太祖。廢友珪庶人。而乾化之元不改。師厚進爵郡王。使招撫河中。友謙復為梁。三月。晉李嗣源。狗下燕八軍。高行珪以武州降。元行欽引燕兵攻之。嗣源勇其關。降而子之。高行周留事。則與從珂分將牙兵。從珂亦王姓。從母魏改妾嗣源。而子焉。以善戰特愛。夏四月。晉周德威逼幽州。燕請和。弗許。別將梭平管。梁為大掠趙境。蜀太子元廣急而猜。秋七月。設宴諸王大臣。奏貶樞密潘峭。樞承旨毛文錫。偕集王不至。為離間也。少保唐道襲。素與太子相識。進召召兵入衛。太子聞之。亦召天武甲士與軍使

徐瑤攻殺道襲。姚伯子曰。必太子持於道襲為已急也。正典漢衛太子江充之事。同。內樞密潘炕。謂蜀主社稷大計。急諭安太子。不聽。討徐瑤。則太子走死。時徐賢妃寵。欲立其子宗衍也。蜀主曰。弱。恐弗任。竟以為太子。晉克瀛莫州。梁進高季昌。爵渤海王。戰艦繕修。而通於吳蜀。十一月。晉王入幽。執劉仁恭。守光以歸。而誅之。以盧龍命周德威。振武命嗣本。十二月。梁王景仁侵吳。盧壽徐溫敗之。霍丘。還。則淮表為吳徙涉者多死淵。

甲戌。天祐十一年。春。晉始置行臺。高季昌攻夔州。或勸蜀決峽堰。以灌江陵。毛文錫謂其民何罪。忍為魚鼈食乎。

史書

卷八 梁 梁 梁

五

冬。南詔寇蜀。蜀攻岐。破長城關。

乙亥。天祐十二年。梁主璽之三年。始改元貞明。楊師厚欲復魏博牙兵。而為忌。春二月。卒。趙巖實請因代而弱之。梁置昭德軍。中分魏。而以賀德倫為天雄節度。劉鄩以六萬聲言擊鎮定。勝而入焉。猶不能禁魏之無亂也。以啓晉師。然後梁悔其失計也。遣兵屯楊劉。六月。晉王入魏。徙德倫大同存進鎮之。貝州絕鎮定糧道。晉王以城堅。先襲拔德州。為絕滄貝之往來。秋七月。拔澶州。晉王勞軍於魏縣。覘劉鄩營。入其伏。夏。魯奇以力戰。賜姓名李紹奇。劉鄩不出。晉人怪而覘之。為芻人。城循之。旗驢行也。蓋自

黃澤西爲晉陽之襲。急遣命備而有追兵。郭士欲潰。郭曰。去無所之矣。欲捷臨清之積。而周德威自幽先入焉。還守莘。與晉王持於華西。日數戰。晉王賜元行欽姓名李紹忠。美其勇關也。八月。梁復取澶州。晉遣李存審圍貝。劉鄩絕餉。不出。移攻鎮定營。大敗於存審之驍。而奔還。吳徐溫出鎮潤州。留子知訓輔政。冬十月。梁康王友敬以亂誅。璵因以任妃家而疎骨肉。十一月。蜀克岐。階成。秦鳳。劉知俊以孥降。而爲僂。溫韜亦以耀降。南平王殷求封南越王。不得。始耻梯航事僞朝也。

丙子天祐十三年。春二月。吳宿衛馬謙李球以吳王登樓。宋書 卷八 梁 王

討徐知訓。將出走矣。嚴可求固止以衆不可棄也。朱瑾自潤州至。則謙球斬。晉王誘出郭軍。爲貝州之勞。郭以爲歸晉陽也。攻魏州。存審以管兵及城守皆出。王返而三萃之。郭所將幾盡。退保滑州。梁王檀密以關西兵襲晉陽。安金全請庫甲於張承業。帥其子弟夜擊却之。遇嗣昭救至。以晉陽全。晉王之賞不行。以策非已出也。晉克衛磁洛。劉鄩屯黎陽。敗而畏。謀梁召而不至矣。吳越以間道貢梁。秋七月。爲諸道兵馬元帥。八月。晉拔邢相。契丹寇陷晉蔚州。九月。晉拔滄州。嗣源鎮安國。委腹心於中門使安重誨。晉拔貝州。河北於是唯黎陽爲梁守。

十二月。契丹稱帝。改元。燕降將韓延徽爲之相。北狄而雜用中國之法。以處華人。與天下爭衡者。延徽之教也。延徽之奔也。不得於晉。而後之契丹。遺晉王書。言掌書記王緘之讒。

丁丑天祐十四年。越乾亨元年。春二月。晉威塞軍亂。殺存矩。奉盧文進以衆奔契丹。三月。陷新州。周德威攻之。則阿保幾以三十萬待戰。而大敗之矣。契丹圍幽州。文進救之。攻城。晉梁方持河上。慮不能救。而存審嗣源請往。夏五月。徐溫樂昇。易知誥以潤宋齊丘謂知誥。天授也。秋八月。劉殷稱越帝。平章楊洞潛爲之立學選舉。晉北救之。師七萬會於易州。存審曰。出易地。恐爲虜騎跡也。嗣源曰。平原相遇。懼抄。乃隱嶺而行。前鋒遇虜。遮山口。嗣源前語。無故我犯。今百萬之師。直抵西樓。滅汝種矣。命伐鹿角爲寨。而進至幽房。已陳矣。前廉曳紫。戰。然烟。精兵自後乘而敗之。契丹遁。然居文進於其以苦晉。張承業總軍府。奉法不阿。故能以晉陽給轉輸。其節財惜府庫。蓋志滅汴爲唐報也。王索蒲搏錢。給賜伶人。和歌費必靳。與曰。財盡則人散。晉王索劍。而無撓。薛曹夫人聞。以王謝過焉。終身未嘗受晉爵也。十一月。晉王永渡而拔楊劉梁方如洛郊。間而奔還。

宋書 卷八 梁 王

戊寅天祐十五年春正月晉掠梁漢鄆以還。蜀主聞太子宗衍誼聲而歎其不能守也。賢宋王宗傑欲立之而前卒。夏六月疾甚唐文展以兵守宮門欲爲亂。王宗弼排闥入言始循唐故事以宦者宋光嗣爲內樞密及宗弼輔政而卒。徐知訓驕淫漁色貴門侮於吳王無復臣禮副都統朱瑾家妓私其來候也而且出瑾瑾故伏甲飲而殺之王爲不知而自免也瑾無與者而自殺知誥濟江卽日而定遂執吳政此齊丘之所謂天授也。梁謝彥章決河而限晉兵涉水攻之拔其四寨。蜀主曠位宗弼賄以成政宦官階光嗣而柄用哀多咨怨蜀以哀矣。知誥吳政壹

史書

卷八

梁瑱

手三

更寬約而求阜其民也以王命蠲通賦渝錢稅而輸穀帛曰以其耕桑上供則民貴本而勸於農曠土用闢而國以富彊好齊丘謀策爲其惡於溫則夜引語或居高堂去屏障畫爐灰而相示也。八月晉伐梁相持濮北王數瀕危挑戰李存審叩其馬曰先登陷陣有臣在何輕天下而躬用之。梁泰寧節度張萬進降晉。冬十一月越改號漢吳取虔州。十二月梁二將相忌賀瑒享謝彥章而殺之晉王欲趨大梁而久扼也將遂乘其內殘周德威不可王毀營而進環踵之止胡柳陂晉營定而梁軍至德威欲疲之而後戰而王曰怯以親軍先出德威軍潰而死晉王

高收散日晡或欲還營閻寶曰自高臨下擊其歸氣也若退且爲所乘再敗聞而未集之軍皆潰河朔非王有矣李嗣昭王建及乃大呼陷陣衆繼之梁兵大敗死者三萬人嗣源誤聞而北渡晉王拔漢陽城而後還見以是失悅梁聞敗恐晉遂至議奔洛遇夜而止。

已卯天祐十六年蜀主衍乾德元年春正月李存審夾河而築守。三月晉王自領盧龍節度孟知祥薦郭崇韜於晉王智略見寵而知祥辭位崇韜典機密。徐溫謂吳王曰使晉有天下吾不能臣也夏四月以吳國王改元建置溫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東海郡王矣知誥時左僕

史書

卷八

梁瑱

手三

謝參政事兼知內外諸軍吳越傳璫敗吳於狼山斬將梁攻德勝南城存審所築爲河守也竹竿嶽衝橫河流而不能斷救李建及斧竿而焚之兵半死而圍解。秋七月吳越及吳戰於無錫陳彥謙假徐溫旗鼓以戰而大捷斬何逢請遂躡敗卒取蘇州溫曰吾求息民未暇也吳越師還王泣逢馬士乃忘敗。八月賀瑒卒梁使王瓚代拒晉。徐溫以無錫之捷曰戰勝戢兵兩地之民今安其業矣各歸營通好鑿固勤治枕圓且置鈴焉爲易寤也粉盤識忘姬父殺人出姬斬之慈愛爲政而法不以昵貸溫亦以錢公爲未可輕也。冬十月廣德勝梁以亟爭左射軍

使石敬瑭戰河壩，馬甲斷橫衝兵馬，劉知遠舍棄而授之。以俱免，皆沙陀種也。敬瑭，嗣源壻。劉鄩圍張萬進於兗州，晉王率於河上，不能救也。義劉讓之，截耳乞師，以爲驍衛將軍。十二月，晉敗王瓚兵，乘勝取濮陽，梁召瓚還。吳國結民兵，習戰自衛鄉里。

庚辰，天祐十七年夏四月，朱友謙以河中附晉。五月，吳宣王隆演卒。丹陽公溥立。蜀作高祖原廟。六月，華陽尉張士喬諫其違禮而得死，僻小不足於保境，而修政襲漢唐之敝而有加。諸王將兵宦者干政，大家名山，太后太妃宴嬉必及焉，各出教令，賣官。大學士韓昭管居資州刺史。

史書

卷八

梁順

五五

之缺。晉李存審大敗劉鄩兵於河中，略地至下邳，謁唐帝陵而還。秋八月，蜀爲淫遊，冬十一月，遣攻岐隴者，以竭糧還，而江泛正艷，裝供以其民窮。趙王鎔喜遊出，則數月講經設醮，以佛老盡正供，宦者李弘規、石希蒙皆親寵任事者也。王還自西山，希蒙猶勸他遊，弘規曰：「竭軍資以供佚，希蒙曰：『是脅王而長福耳。』弘規使牙將以兵臨玉，兵遂譟而殺希蒙。王使子昭祚誅亂黨而恐親軍。」

辛巳，天祐十八年，吳睿皇溥順義元年，梁改龍德。春正月，蜀王始還成都，后妃之升降，以色易也。錦帳繒山，基之爲官觀，而擊毬暢飲焉。晉王習勸進而有欣，令有司造法。

物傳國璽自巢逸者，適來獻，衆稱賀。張承業獨不懌，往魏州盡言極諫，明其志而見事不可止也。慟哭曰：「老奴誤矣，拾財補兵，血戰不能存，辱老奴誤矣，遂歸臥不起。姚伯子與其仁，時變而心爲已盡也。」張德明冒姓爲趙假子而有異。二月，因親軍之怨，蔓誅，弑王而盡王氏之族。晉王以方有梁事而授之。夏五月，梁殺劉鄩。六月朔日食。

張氏有趙貳於梁，且播虐，鎔將符習時在晉。秋八月，王以爲成德留後，討授趙州九月，圍鎮州。梁戴思遠聞晉王且分兵攻趙，悉衆德勝成城。冬十月，設伏誘其進，王自以鐵騎奮擊，梁兵敗還。王處直以鎮亡而定孤，設辭撓之。

史書

卷八

梁順

五五

不獲遣子郁出契丹之師，爲鎮解，假子都爲副大師矣。而常奔虞，遂以不欲召虜譟衆，幽處直而盡殺其子孫，處直憂死。王郁之說阿保機，以鎮州美女玉帛之富，盛故契丹速至。十二月，拔涿進寇定，王親將軍救之。

壬午，天祐十九年春正月，至新城，契丹前鋒涉河，郭崇韜曰：「虜以利來耳，扶破梁之威，挫之必遁。」王帥鐵騎先進，而契丹驚走，獲其王子，逐北至易州。戴思遠聞之，襲魏州，有備弗克，還攻德勝北。二月，晉王還而遁，閻寶圍鎮州，環壘而溝之，渰沱食且絕矣，情備逼突而潰。李嗣昭代將，夏四月，敗迎糧者而尋死傷。秋八月，梁取晉衛州，刺史。

王婆兒自優人升也。其敗也。失軍備三之一。亡地澶之西。相之南。而梁軍復振。九月。李存進亦以戰敗。鎮兵而沒。九月。然後李存審克納鎮降。而誅張氏。堊趙王銘。頓兵期。而元戎連喪。雖定。而晉力已疲。冬十二月。晉王詠魏述。稅於司錄趙季良。對曰。百姓不可使有離志也。

癸未。天祐二十年。春二月。晉置行臺。吳越始建國號。而不改元。三月。晉李繼筠以潞降梁。澤州戍將裴約為晉守。梁董璋攻之。堯山郭威始以勇應繼。輯募。夏四月。晉襲唐號。而稱帝。改元同光。尚生母曹。而太妃劉動。則夷也。劉往賀。而曹不安。相向以袂。首同平章事。豆盧革。盧程。

史書

卷八

壬

取尸位而已。郭崇韜負剛。無隱謀。而好薦引。有不悅於已。輒抑之。以此任功。而亦多任怨。不欲李紹宏之上。已使宣徽。而與張居翰同樞密。崇退而每讓於已者也。孔謙之貪。侯求相庸使。使副張憲。並建四都。興唐府。太原府。鎮州。真定府。時有十三節度。五十州耳。閏月。晉陽立廟。祀朱邪執宜以下。唐祖同享焉。姚伯子謂鬼神辨類。朱邪李也。其合而歆諸。梁盜國晉征之。連歲得雄矣。得璽之歲。鎮定招寇道敵於契丹。梁因以取衛。取潞。至皇帝稱而威大歛。危更在人情也。故說者直謂梁不可取。梁將盧順密來奔。以襲卿啟。而諸將無與同謀。召嗣源謂之曰。梁人志在

澤潞。東方之不備也。信潰其心腹可乎。嗣源鬱於中廢。常思奇功。自伸遂決其計。而身任之。夜雨渡河。從珂先登。取鄆以為天平節度。梁敬翔請繼以薦王彥章。曰。事急矣。非專用為大將。不可救也。梁從之。使段凝副焉。唐使朱守殷守德勝。而為澶州之屯。五月。徵吳兵。嚴可求不可。彥章三日而拔德勝。南城莊宗命守殷棄北城。棧屋材。下助楊劉守。彥章徹南城屋。逐之。水濤相及。輒戰。日以百計。至則攻城。莊宗自將救之。而彥章退。秋七月。追敗諸楊村。楊劉圍解。則三日無食矣。其將李周能同苦士卒。亦以城下之戰。莊宗常勝。故無恐也。彥章果敢健鬪。雖未見其略。然在

史書

卷八

壬

梁執義不貳矣。疾姦臣亂政。曰。功成後。為天下誅之。故一敗而眾為擄。召還。莊宗命救澤州。不忍於獨知逆順者約也。八月。救至。則城已陷。約死矣。段凝厚賂趙張之屬。復以招討使。全軍為掠於澶州。彥章以保鑒騎趨鄆。而張漢傑為之監。莊宗屯朝城。得梁將康延孝。因嗣源以納款也。為決取梁之策。曰。王閭臣姦段凝。欽行伍。以奉權貴。彥章動而制於監矣。且決謀以十月。四道出師。夫梁兵聚見其多。分則少矣。蓄銳於斯時也。師精騎五千。直抵大梁。則天下可定。則賜姓名李紹琛。冬十月朔。日食。軍飲急。而民逃。賦益不給。唐以會議。李紹珪輩。以為畏梁也。曰。

以郭易衛而罷兵郭崇韜曰如此士必解體食盡衆且散矣雖欲畫河其誰與守且延孝之言實成敗決在今歲矣莊宗然之會從珂敗攻郭之師彥章退保中都莊宗喜其壯吾氣也歸犂與繼岌決不濟聚吾家親官而焚旃自鄆濟擒斬彥章諸將欲廣地東海延孝申前策嗣源贊之遂夕行至曹州守將皆降梁主填無守計君臣聚哭而自殺其十一年也通見二世十六年李璣開門納師而亡唐莊宗入頭觸嗣源衣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加同平章事毀梁宗廟追廢朱溫友貞爲廢人誅趙嚴張漢傑之納賄及敬翔李振首佐傾唐者貶梁相鄭珣以下十一人

史書

卷八 梁漢

五九

世仕唐而遷唐者也使存最系出唐宗則真能行天誅者矣楚人貢蓋晉梁敵並於一有天下大半而都得地勢故人畏於其初納印上籍吳以爲嚴可求尤對曰初得志而氣驕將有內變矣吾外不失好內不失民以待之可也唐薛平稱制吳人不受與抗敵國焉彗見典見蜀流言者莊宗自晉王時好傅粉墨埒伶人戲爲娛既帝不改而更甚伶因挾寵而狎侮於搢紳瑣事謠傳之莊宗以爲可寄耳目也屏人間語而毀譽倒來矣正直中譏附之者升藩鎮之入賂以畏其口也李紹欽者梁降將段凝之更名也媚事之則十一月爲泰寧節度溫韜亦以賂後宮

伶人而賜姓名郭崇韜曰徧發屠陵者罪不減朱溫也荆南高季興朝唐莊宗問用兵吳蜀何先季興難蜀道思以唐敵也曰蜀土饒王荒而民怨得之順流而吳服矣十二月唐遷都洛陽而長安爲西京季興不勝唐求以有忿言幾見留矣郭崇韜謂勸來者而後得道歸亦以爲不足畏也繕城積粟納梁舊兵爲戰守備

唐莊宗 明宗 閔帝 潞王

甲申唐雖兼梁吳蜀漢並帝岐楚吳越荆南臣而不純則猶列國也春正月岐遣貢天下無稱天祐者矣故在唐曰同光二年宦官逃僇之餘莊宗招致爲復唐之亡政以內

史書

卷八 唐莊宗

六

任心腹而外監諸道軍至則怙勢陵忽以與主帥爭權唐使如晉陽迎養太妃曰僧去誰奉陵廟遂留故太后往而不樂明年皆祖矣莊宗用宦官言立內府都受貢獻而增積如山外府日乏止州縣之供也二月南郊崇韜獻錢十萬贖助勞軍費猶不給請出內帑不應人以離心崇韜所獻梁藩鎮之賂也爲安人心而受故退却而獻支度務使孔謙於斯時也徵其所赦以爲媚唐以李茂貞爲秦王崇韜抑僥倖分流品剛起內外之怨未爲大失也盛滿懼讒重失權不能去思巧爲自全時莊宗欲后劉夫人爲有正妃韓在畏未敢決師百官成之劉本狡悍淫妬

既后遂中分貢獻爲僧尼資教誥與制敕交行以成亂者
崇韜之罪也。人不自安。嗣源求解兵柄不得。三月唐封
高季興南平王。夏四月唐使李嚴如蜀以語陵將見誅
宋光祿曰不可無待也。即使爲梓州。秦王茂貞卒其子
繼職以唐命爲鳳翔觀察。李嗣昭之死也次子繼昭篡
爲留後而非上意故久而伏誅。澤潞將楊立以爲悅。唐
發其軍戍涿立劫之作亂討以嗣源。五月唐伶人戲請
州而二得刺史。契丹寇幽州。李嚴還謂唐主兵臨蜀
可亡也。歸義留後曹義金自亂阻吐蕃間貢唐命節度
潞州平夷其高深而州鎮城皆有禁爲弱之也。六月嗣
源蕃漢總管孔謙不獲租庸使將以求而得誅。秋八月
竟得之伶人景進重欽急徵足君欲而民不聊生。洛陽
令何澤不堪近郊之時畋也。過莊宗馬指所犯禾曰賦欽
既急而茲復蹂踐也。民生吏治俱何爲乎。吳越貢唐
唐主獵於伊闕涉險而夜合圍士多崖死契丹寇蔚州。
乙酉唐莊宗同光三年蜀改咸康漢改白龍春正月唐主
如興唐聞留守張憲以供御鎧給嗣源北征罰令自取毀
卽位壇以爲毬塲張憲曰忘天背本。

史書

卷八 唐莊宗

主

二月以嗣源爲成
德節度因表從珂北京牙內指揮以便其家顧使戍石門
惡其操權也崇韜乘虛請除嗣源不許。夏四月朔日食
大旱六月雨遂連七十五日以百川澦。李繼岌初封
魏王莊宗長子也。崇韜復求自托九月謀代蜀論至嗣源
皆沮之而曰魏王地當儲嗣臣副之而使將殊勲立而人
心屬矣以王衍不君知師至功成也。王承休作行官於
秦州簡女實焉請蜀主東遊冬十月赴之遣告唐兵至不
之信曰予耀武焉至利州遇敗卒而後還則唐兵踵之至
矣十一月蜀翰林學士李昊作降表衍與觀迎繼岌入亡
國之易古未有也建之猜忌其植根淺衍以童狂其播虐
深離散之衆敵未至而降志先蓄矣。當是時也季興方
食失箸楚表上印綬願保餘齡使以德用上流下下吳弗
禦也驅闕楚以攻漢最爾敢爲敵哉是唐有取天下之勢
也德之不建魚潰自中故欲平而復紛者皆人也。蜀之
不及錯計而速亡也獨有李紹琛浮馬渡綿功而崇韜引
謀議董璋十二月以爲東川節度琛不之及而怒崇韜功
成而愈專遂獲魏王賓客貨賂盈其門宦者李從襲耻魏
王之獨漢王宗弼賂求西川不獲帥蜀人列狀留崇韜從

史書

卷八 晉世宗

主

勢因入魏王曰郭公志難測也而疑從生。閻王審知亦子延翰立。孟知祥自北都留守爲西川節度崇韜所率也以報薦引。唐主獵白沙衛兵資民供壞器焚廬。自龍見漢其主改名襲。蜀亡而盜起崇韜遣任國張均分討而大軍未示還期。莊宗使宦者向延嗣促從襲得因同類竭毒中之矣故劉后莊宗前具爲繼岌泣訴莊宗少蜀籍延嗣曰籍之薄郭之餘耳於是知祥行而以崇韜爲命知祥不可遣宦者圖之魏王劉后恐煩往復爲教授之。丙戌同光四年春正月護國節度李繼麟入朝蓋伶人景進之譖曰崇韜偏強於蜀與河中有陰謀焉。繼岌既殺史書

卷八 唐莊宗

五

崇韜麟亦爲誅時軍中二人之謠及於嗣源使朱守殷察之以告疑隙方深魏博屯瓦橋兵愆代期爲亂於貝州殺拒捍使楊仁晟而奉趙在禮以入鄴史彥瓊奔洛唐遣李紹榮招諭之。魏王發成都李紹琛以萬二千人隨遇敕便於武連諭董璋誅未令德紹琛曰行及我矣遂擁兵西還衆至五萬。李紹榮攻鄴不克莊宗曰當使無唯類。優人郭從謙功至從馬直指揮常饗士爲崇韜不平莊宗誅亂者王溫謂從謙汝之教歸以怒其士鄴平汝曹皆坐王溫矣。鄴城知不赦而守堅則河朔告亂相繼促繼岌以紹琛不能還也重根本不得親征故使嗣源以親兵往。

嗣源至鄴將以旦攻而從馬直以夜焚營門詰亂故曰魏兵百戰取天下者思歸耳不得赦從馬之誼競數人而欲盡其軍故欲合勢奉公爲河北帝遂劫之入城及招討李紹真時嗣源尚未有亂志也紹在禮以收散兵出宿魏縣紹榮退保衛州。董璋任團合兵擒紹琛於漢川繼岌乃東知祥擇廉吏爲治寬大以與民更始分討餘盜而蜀靖。嗣源因紹真得鎮兵欲歸漢安重誨曰是據地要君也且必不免紹榮之言故不如請闕自明嗣源竟奔相州得爲數千匹馬坊使康福。唐豫借河南夏秋稅不能給軍糧而議減則負其惡心而上及百官表請內庫劉后斬史書

卷八 唐莊宗

六

與曰得天下亦有命請需粧具及三皇子。紹榮以嗣源叛聞莊宗遣其長子存審往諭紹榮欲要殺之而還道遇嗣源所奏石敬瑭始勸反曰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得保他日者願假三百騎爲君取大梁居之自固之道也。康義成贊曰上無道民去之矣乃發徵召兵多應者王建立殺鎮州監軍全其家從珂以所部會趨大梁而軍勢大振矣紹榮請莊宗東出招撫乃殺蜀降而行至汜水復使存審召其父黎陽竟爲召榮所遮殺。嗣源過滑知汴州孔循聞莊宗亦出乃無適與遣使兩迎曰先入者得之臣義之不明如市販然祝來者之贏而趨利也石敬瑭以嗣源

先入是日莊宗至榮澤前鋒姚彥溫三千騎已降矣軍多散潰故還師入洛而嗣源至汜水收其散。夏四月莊宗將復如汜水郭從謙以從馬直攻興教門出禦之。望見朱守殷急召不至門焚而入則守殷射莊宗弑之矣。或衣之樂器以焚劉后惟囊金寶挈申王存渥及紹榮出走。朱邪自執宜入中國以軍鋒四世至存最略有天下大半戰勝攻取多可書者而君人之德無聞焉。暴與倭債猶夷狄之雄已爾故君子不多譏焉。嗣源以是日至洛猶止私第拾莊宗燼而殯之。亟自白勸進未即受而果能辭篡乎起從謙之部而守殷實手弑吾君其不討賊則有樂其爲吾

史書

卷八

空

利者矣。是時魏王冢嗣也已至興平聞亂西保鳳翔嗣源不勤敏於迎立而稱監國入居興慶宮其篡不可掩矣。安重誼爲樞密遂紹真盡殺諸王曰爲監國一人執殺紹榮曰何負爾而殺吾兒紹榮直視曰先帝豈有負於爾也。命諸道悉殺其監軍誅孔謙廢租庸使歸之三司。魏王東還至則皆奉嗣源矣留守張餞斷浮橋則從者皆散乃自殺任團將兵以還。監國乃稱帝用李琪依旁支入繼禮襲唐號姚伯子於茲親賜姓之貽害古人所以慎慮在氏族之際也。唐襲漢祖項婁之謬夷狄仇讐偏及國姓朱邪之宗系四更然存最取諸梁隴西之緒非其手絕

之也。嗣源從珂之僭位嗣子儼然廢而代之人無異說者。漢子之爲惑也故有功加爵之嗣繼任不崇異以混同致類非而珍享。唐改元天成詔書所留宮女百人宦官三十却厭省冗分軍就食近甸省饋運有儉思焉。久則視天早聖人悲生民之乏主也謂賈胡人衆推以亂宋祖趙匡胤遂應之生於天成二年故宋人惻之因恕其易代而曰非爲利也。明宗寡所營人蒙其數年之安復莊宗所賜姓而特未及所養從珂滋之蝨賊。明宗不能讀章奏以委安重誼復不能通也以置端明殿學士馮道於是階之入相。秋七月任團同平章事欲簡拔賢俊杜絕僥

史書

卷八

空

佳則重誨深忌之。八月朔日食。孟知祥增置營兵七萬知唐不復有天下處則地險者思據。韓希載父誅於唐平盧之亂而奔吳其友李穀送之熙載曰我定必定中原殺曰我相且取吳。冬十月唐初賜百官春冬衣。王延翰稱閩王驕淫殘暴爲譏矣。盧文進自契丹奔唐其衆十萬不勝華人之思歸。唐以趙季良爲三川制置使李嚴爲之都監。十二月閩延廩弑其王而立弟延鈞。丁亥唐明宗天成二年春孟知祥斬李嚴曰公自唐使蜀而亡兩國。唐主以次子從厚爲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石敬瑭爲之副使長子從榮時領天雄而不悅。二月郭

從謙伏誅。初莊宗之伐蜀也。以夔忠萬命高季興弗克取。既而請之。未許其除刺史。而遣兵襲夔。攻涪。明宗乃命討。夏四月。季良至蜀。知祥留之。不得已。以爲西州副使。五月。討荆南。以不克還師。於是高季興掠唐使楚者。而吳附徐溫辭臣曰。洛通襲之。而我不能禦。唐以馬殷爲楚國王。始建官置相。蜀取夔忠萬。秋八月朔。日食。契丹德光既立。與唐通好。冬十月。明宗如汴。朱守殷則疑其制置東方也。而反遣范延光諭曰。急擊之。不則堅矣。五百騎先石敬瑭以親軍繼之。明宗至而守殷伏誅。安重誨於是時也。請殺任圜於滑。曰。失職在外。亂也。吳徐知

史書

卷八 唐明宗

李

詢數謂父溫。知誥非宗也。請代執吳政。未即許。使入朝勸進。時溫疾已作。聞卒也。而急歸。則知誥之位定矣。唐以石敬瑭爲侍御親軍都指揮使。十一月。吳王溥稱帝。改元乾貞。十二月。明帝別立應州所親廟。追帝其高祖以下。緣邊斗粟十錢。

戊子。天成三年。漢改大有。春二月朔。日食。楚擊荆南王環逐北至江。以成遠王使讓之。環曰。四戰之地。故存爲吾蔽。夏四月。唐以從榮爲北都留守。吳攻楚岳州。許尚勲大敗之。獲其將苗璘。明宗不悅。王都以篡父也。安重誨且繩之。幽易多屯。以北寇。卽自猜也。而反心生。五月。

吳酋禿殷以萬人入定州。都則令之戰。敗於王晏球。復合契丹兵破趙州。而邀戰陽曲。晏球鼓曰。王都輕驕。可擒也。短兵斬顧者。虜賊俱敗。允餒僅免。契丹幾盡。盧龍趙鈞之邀晏球及定州。知有信。定計困之。吳楚和歸其虜將許德勲。錢之曰。楚於今未可動也。吳欲措懷。其俟駒爭。皂乎。契丹救定州。兵破。德鈞復邀之。獻生數百。明宗聞釋五十人。曰。虜中驍將也。殺之絕望。九月。唐治發陵之罪。溫韜伏誅。亦以反覆誅段凝。冬十二月。高季興卒。吳立其子從誨。

史書

卷八 唐明宗

李

已丑。天成四年。吳改太和。春。唐促晏球攻城。以使者觀。曰。高峻如此。而殺士以爭乎。食三城之租。而俟其內潰。勝之全者。也。二月。城獻。王都自焚。禿殷爲僂。不僂卒。而城舉。尤五季所難也。夏四月。唐禁鐵錫錢。蓋楚鑄所漸云。唐置緣邊市馬場。以酬直貢馬爲費也。北都驕狠不務。明宗使舉河南尹之好善恭謹。以相策也。則以廢疑。而王思權獻言修繕。馮斌奏之。亟置德輔。而明宗弗知用也。高從誨畏唐近。因楚以謝。秋七月。命荆南節度。高郁以楚治荆南。用間。不能移楚王殷之任也。子希聲知政事。總諸軍。食司馬楊昭遂之譴。而殺之。楚王見大霧有異。詰寃。故聞郁死而拊膺。康福胡語對訪。重誨則恐其或達。

已惡也。冬十月出之朔方。十一月徐知詢入吳朝。知誥留以爲統軍。悉徵金陵兵。乃專有吳政矣。加中書令。李仁矩故以徵郾錢入蜀。困於董璋。安重誨以爲可使詞也。命以保寧。奏更綿遂以朝臣。設戍焉。璋知祥懼而媾好。庚寅唐改元長興。明宗四年矣。春正月。董璋築劍門七寨。二月。二川共表言閬州建節。綿遂益兵。唐猶憚論。唐王德妃漸導明宗以奢。安重誨動取戒於劉后。三月。吳遣兵擊荆南。不克。重誨搜舊憶從珂之嘗醢已也。時鎮河中。使其牙內指揮楊彥溫逐之。出關馬而不得入。問之故。遣閬重誨請討。妄言明宗欲生致彥溫。索自通。拔河中竟

史書

卷八 唐明宗

充

獻其首也。爲重誨滅口。及從珂入朝。馮道請誅失守。以重誨有餘怒也。而阿之。明宗明數其艱難相從。明念功也。則私造甲仗。復自河中奏。蓋君之威明。刑之毒陰。故天下不憚明誅。而畏陰禍也。惟王德妃內爲從珂左右。禮部侍郎呂琦通往來。夏六月朔日食。秋八月。唐立子從榮。秦王。從厚宋王。九月。兩川連兵反唐。德妃寵進。武德使孟漢瓊浸用事。重誨短既見。九月。罷而代之。范延光又以趙鳳之留。爲兩樞密。董璋兵陷閬州。殺李仁矩。乃討以石敬瑭。知祥猶藉供饋使。漢取交州。冬十月。西川將圍遂州。董璋趨利州。遇雨而還。知祥聞之。曰。僻處閬州而

棄劍關。非計也。助守三千璋固却之。唐族董璋家兵遂陷徵合巴蓬果州。十一月。西川兵陷黔州。楚武穆王卒。遣命嗣子希聲弟相及也。石敬瑭入訶開階州刺史王弘贄與前鋒襲劍門而守。因破劍州而西。以大軍不繼。取其資糧而還。保時知祥亦在討矣。方趨劍州。知祥懼甚。曰。董公果誤我也。遣李肇以五千人赴之。趙延隱以萬人會屯。及聞弘贄運糧東歸。曰。吾事濟矣。使徑捷劍州。及梓潼。公必棄關歸。吾亦須劍遂圍矣。姚伯子以是知西靖。非敬瑭志也。董璋遣王暉會西川兵。乃爲劍州之屯。十二月。石敬瑭師進。趙延隱設伏五百。陣後山而待之。擊暉。捷

史書

卷八 唐明宗

半

河橋。敬瑭兩攻不克。薄暮引還。覆起。則夷而敗之。西師既無功。開右盜發於轉餉矣。重誨請往督戰。敬瑭聞之。累奏蜀不可伐。父矣。君臣之多隙也。辛卯。唐明宗五年也。春正月。遂州陷。重誨至鳳翔。對朱弘昭而言。怨望弘昭以開敬瑭得其舉措。孟浪因以軍變。請重誨徵還。二月。敬瑭旅以糧運。不繼。歸西川。躡之取利。州患萬變。重誨還爲護國節度。旋伏誅。從珂左衛大將軍。明宗謂曰。如重誨意。吾汝無復見矣。閬王有疾。延稟復爲亂。謀襲王。不克。伏誅。六月。唐均田詔。冬十一月朔日食。吳徐知誥留子景通以司徒輔政。而歸老金陵。

作禮賢院聚圖書。延士大夫時議焉。遣使焚樂。

壬辰唐明宗六年也。春二月。初刻九經板印賣。吳越武

肅王疾議嗣功。推傳璫而命之。其屬易姓無替事大。三月

卒。元璫立。能和其兄弟。以及其大臣。境內用睦。夏四月

董璋襲西川。破白楊林。趙季良嘗請東川通好。知其爲人

也。曰。璋勇而無恩。今來成擒矣。其戰銳前。吾前羸後勁以

應之。始雖小衄。終必大捷。知祥從之。五月。遇於漢川。置兩

陣。趙廷隱前。張公鐸後。知祥登高督戰。廷隱三不利。然後

麾進後軍。則東川大崩矣。王暉斬璋降於西川。璋之起也

范延光請討。及兵交。曰。併於一。益難圖矣。未及而璋敗。明

史書

卷八

唐明宗

三

宗使賜知祥詔。謝罪稱藩。斯已矣。秋七月。馬希聲卒。弟

希範嗣。李從珂爲鳳翔節度。九月。趙德鈞城三河。契

丹爭敗之。秦王從榮鷹視自矜。敬瑄之妻異母姊。而相

忤矣。冬十月。契丹欲入寇。敬瑄謀諸樞密。而鎮河東。至

晉陽。軍事委之劉知遠。與周環並都押衙。環所委帑藏者

也。張彥超以蔚州叛降契丹。故隙於敬瑄。

癸巳唐明宗七年。春正月。閩王稱帝。更名璘。改元龍啓。然

以國小。謹事四隣。二月。唐以孟知祥爲蜀王。天雄留

後李彝超。自父仁福。以通契丹聞。三月。唐命從進代之。送

以靖難軍五萬。而拒命。從珂爲潞王。秋七月。安從進

攻夏州。城堅。猶勃勃築也。且苦黨項之行掠。得登城。請自

新。而還師矣。夏之據地。納叛而邀賂。遺則自唐始也。閩

王故有仙感。既稱帝。大作宮殿。神仙土木交耗。而聚歛興

國計。使薛文傑陰求富人罪。而爲巧取。土豪吳光且及。以

萬人奔吳。請兵。唐請立秦王爲太子。明宗泣曰。欲歸老

我太原耶。從榮之責議者曰。奪我兵柄。幽之東宮。乃以爲

天下兵馬大元帥。位宰相上。猶不快於執政。曰。南面必族

在。朝皆自危。趙延壽范延光。求出鎮。而朱弘昭馮斌爲樞

密。康義成仕其子。求自全也。冬十一月。秦王從榮入問

史書

卷八

唐明宗

三

明宗疾。出聞哭聲。自宮中。以爲且死矣。明日。謀作亂。惟儲

位之未定也。遣謂二樞密使。吾欲帥牙兵入宮侍疾。且備

非常。二人不獲止。入告王淑妃。孟漢瓊召謀康義成。未言

千人陳天津橋矣。方切馮斌。斌脫。馳謂義成。將置王上。何

地。則亂兵至。端門矣。相趨入。白。明宗顧謂潞王子控鶴指

揮重吉曰。與吾共冒矢石者。爾父也。當呼授之。從榮何力。

而悖逆。孟漢瓊傳命。擊斬從榮。疾以劇。所徵。又宋王矣。以

儲嗣不定。而啓亂。若明宗者。直戲哉。老婦愛迷。而不能斷

耳。殂時。蓋長興四年也。薛文傑進巫覡。而熾暴殺樞密

吳鼎。曰。是神所誅。益惱國人。吳信州刺史蔣延徽。從吳光

攻建州。乃求吳越救。唐閔市獨得待譽。於是榮行暴時。

蓋餘於長厚者也。十二月至。卽位見爲寬柔寡斷。道敝權移。方誠難於任矣。朱弘昭恃功名專。悉逐所倚任。而無如之何。孟知祥聞之曰。亡可俟也。朱馮二樞密多忌。猶在潞王。

甲午閏帝應順元年。春正月。或自鳳翔來言從珂陰事。則出重吉。亳州團練以重之疑。閩士遣救建州曰。必食薛文傑肉。不得已而與之。延徽攻圍。番克矣。知詰不欲功成。公室之人也。召之還。而求好。蜀王知祥稱帝。改元明德。趙季良爲之司空平章事。徐知誥廣金陵爲之官城矣。吳王使宋齊丘以吳人不樂遷諭旨。則情露。臨鏡則二人

史書

卷八

唐昭宗

五

之豫募圖也。父矣。齊丘不樂押牙周宗靖之發其機也。請如江都諷禪。以切責而加貶。唐徙敬瑭於成德。從珂於河東。閔帝之弱也。已啓窺者。馮朱不量。而亟見猜。於是欲反者。資爲名矣。潞王移檄鄰道。共清君側之惡。西都留守王思同。執其使以聞。康義誠當討鳳翔。卽存退避。思同因都統五節度兵至鳳翔。從珂登城而泣。外軍曰。吾從先帝百戰以立。往援。今無罪而受誣人之誅乎。聞者心散。或反戈矣。羽林指揮楊思權。以要郃寧節度。大呼吾王帥軍士解甲授兵。進幅紙。天子後以券也。士卒入城。爭受賞六節度皆遁矣。乃城中悉。金不足爲犒資。天下誠莫貧斯時。

也。思同至長安。則副劉遂雍已貳而拒門矣。潞王東出。

遂雍迎謁。閔帝謀遜位於康。義誠義誠知閔帝非敵。計利擇尤。讓自兄弟。而贊者功寡。請宿衛迎戰。而盡輸之功。乃獨在已矣。唐主爲斬重吉。而空府命士。潞王前軍獲思同。而讓之對曰。非不知附大王而富貴。助朝廷而授殃。懼愧先帝泉下耳。爲之改容。至陝。無聞兵。義誠先諸軍降。洛陽震駭。安從進斬朱弘昭。馮斌傳其首。閔帝謀奔魏州。孟漢瓊當先置軍騎奔陝。命慕容遷以兵從。許而不行。馮道李愚入朝。爭者迎立之節。故主若忘之矣。臣人而不與其君之存亡。有若是時者哉。夏四月。石敬瑭遇閔帝。使王

史書

卷八

唐昭宗

五

弘贊留之衛州。而趨洛。劉知遠盡殺唐主從騎。孟漢瓊誅於陝。唐興元定武降蜀。唐人迎立潞王。自蔣橋卽位。儀如明宗也。改元清泰。閔帝爲鄂王。弑之。衛州其妃及四皇子皆盡之。清官矣。從珂王氏子也。賢與閔帝不相遠。加之異亂。同臣犯君。衆無異議。而爭赴焉。臣義之不明。軍政之委御也。誅康義誠夷其族。初從珂以人百緡賂入洛士。及闕實金帛府餘三萬耳。繫民滿獄。官班畢出。不能償。西士之債。夜問直學士李專美。均其在官者。而遣之。民乃有生。敬瑭骨立。不敢言歸。以夙負功。有忤也。樞密韓胤及專美請遣之曰。無示人猜。亦還李從職於鳳翔。

秋七月。蜀主知祥卒。子昶立。徐知誥先孤楊宗。幽其主之弟濛。冬十一月。召景通還金陵。景遷乃江都輔政。徐加同平章事。

乙未。唐潞王清泰二年。蜀主昶之元吳。改天祚。閏改永和。劉廷朗。薛文遇。寵自鳳翔之初也。延朗故腹心。文遇以隴州判官。獨先效款。猶信任。輔相虛位而已。敬瑭還鎮。而潛布反謀。唐主常與更直學士李專美。李崧。呂琦。薛文遇之屬。夜分密語。敬瑭二子。輒得之。太后左右。河東之爲計。遂更詭秘。殘賊卑辱。苟遂所欲爲。而不之顧已。契丹屢寇幽並。多屯水旱。民饑疲轉輸。故與盧龍求益兵糧。更督趣史書

參入唐書

王

嚴急。明天子之不恤民而流亡之也。夏六月。敬瑭將大軍屯忻州。遣撫諭賜夏衣。知遠則斬唱呼萬歲者三十六人。惡人心之猶知有唐也。其忍於殘民有如此者。唐主聞而疑之。秋七月。遣張敬達屯代州。閩惠宗之后陳自蒸登也。故多外私而好譖。皇城使李倓交於福王繼鵬。殺諸者而弑閩王。繼鵬復與后陳之殺。以及弟繼韜也。而受其立是亦無以辭篡也。既立。更名昶。荆南存治於禮賢。或張楚奢而有欣。孫光憲抑之曰。少年忘遠圖。而取快亡道也。從諂過善其意。以拍玩好。而省徭賦。梁震喜。嗣王自立之爲無負先王交也。退稱荆臺隱士。吳加知誥大元帥。齊

王殊禮。閩誅李倓。然陳守元曰。天師集略。

丙申。唐潞王清泰三年。閩主昶通文元。春正月。唐置千春節。酒晉國長公主壽畢。辭歸。唐主辟曰。何遽也。欲與石郎反耶。既探策近臣李崧謀諸呂琦。遂同對曰。敬瑭不藉兵契丹。無能爲亂。因其求和親也。結之。禮幣不過十餘萬緡。薛文遇獨不可。楚王弟希果有聲靖江。裴仁煦譜之曰。收衆心也。徙知朗州。石敬瑭嘗唐以移鎮。欲從其請。崧琦力諫。薛文遇曰。河東必於反。移之得先圖。且旣心斷矣。夏五月。移之鄆州。敬達趣行。敬瑭集僚示意。段希堯趙瑩勸赴鄆。豈獨得臣道之正者。不可議以迂疎哉。亡一節度使。而夷夏之防存。不至以生民數百年腥羶也。而劉知遠爲決反計。桑維翰之言則曰。明宗約契丹爲兄弟。主上食子姦之。公則其介婿也。苟能屈節。契丹必來。當無與公敵矣。乃表養子不應承嗣。當傳位許王。詔責之曰。誰行衛州鄂王之事者。而以欺天下。命敬達邵署諸軍以討而安元信。安重榮則先歸河東。張令昭以天雄應。范延光討而伐之。秋七月。唐誅石氏子弟。師克魏州。維翰草契丹表。稱臣。加事父禮。且曰。捷賂地盡盧龍。西及鴈門以北。知遠曰。交事已過。金帛足以市。何必土田乎。異日中其患。悔無及已。自阿保機有窺中國志。不能當邊鎮之守。至德光不忌

參入唐書

王

觀衆而動也。內關而委之險，因得執中國之柄，恣其蹂躪。大得所欲已。復書期赴仲秋。八月，張敬達攻晉陽，風雨厄其用，長圍成而爲漂。九月，德光將契丹五萬騎自楊五谷至，陳虎北口。敬達使戰明日，使未至，則唐步騎已並大敗矣。敬達走保晉安，知遠勒坑降卒，敬塘出勞，問何以疲卒勝。德光曰：用其銳也，要害不設，斷伏吾士方長驅而氣銳，故乘而用之也。曠日且衰，因舍圍晉安，鈴索吠犬，敬達四顧無所之。唐主言親征，又畏而遷延。次河陽，賁嘉謀於宰相盧文紀，而無所效。希旨止駕，命將近臣樞密趙延壽、盧龍節度德鈞子也，朝議使會盧龍兵赴難。德光之

史書

卷八 唐昭宗

七

立也。其兄贊華奔唐。唐主至華州，吏部侍郎龍敏以爲立而達之西樓，契丹必內顧，解圍之一奇也。善其言，而爲衆持。冬十月，括民馬，籍義軍，得兵不過五千，馬不過二千。於用無濟，而民間大擾矣。德鈞亦有敬塘之心者，請救晉安，以收天下之兵耳。延壽至，則諸軍皆屬。十一月，契丹冊立晉帝，賂地，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媿儒武雲，應寰朔蔚，歲仍帛匹二十萬，狗苟一晌之飽，而不恤民力之必不可繼，以構忿攘爭。延世而後爲契丹擒，非不幸矣。改長興七年爲天福元。知遠乃爲侍衛馬軍都指揮。德鈞自圍柏爲延壽要鎮，成德未獲，卽賂契丹求帝。契丹將改國維

翰急跪窮門。晉主泣哀，自旦至暮，辭則奉竭中國之財，於是晉之帳前石爛。龍敏請以千騎入晉安，達其外勢。唐主曰：惜也，晚矣。高行周、符彥卿數引晉安騎出，不能突。君在近而援不至者，惟德鈞攬天下之兵，阻之以求利也。以光遠勸敬達渝節，不從，則斬之降契丹。敬塘留兄子重貴守，與契丹俱攻圍柏。德鈞父子遁，而諸將以大憤唐主聞而大蹙，謂李崧曰：適見薛文遇欲抽刀，崧因勸南還河陽。德鈞迎謁契丹於潞，鎖之歸國。述津太后責之曰：聞爾欲爲天子，吾嘗戒吾兒行渝關，當謹趙大王兵，使擊退吾兒，爲主立功，而徐晉天子誰禦？蓋王都之難，契丹

史書

卷八 唐昭宗

七

再纖餘威存焉，使行述律策，卽不爲社稷臣，旣誅敬塘，以正取之，免天下於左禍，猶賢乎效尤不獲深其禍而身作裔夷之虜也。敬塘發潞州，唐主以河陽難守，斷河橋，還洛陽。敬塘至，節度裴從簡迎降，而具之舟。唐主將復出，則將士皆飛狀迎晉矣。乃帥后宮，以傳國璽登樓自焚。唐開養子之門，敬塘遂竊附於贅婦，人論之汨亂，乃至此，不重治敬塘之罪，廝養僕隸皆可攀主之榮，而承基業矣。唐四主十三年，而中三易姓。敬塘入洛陽，馮道爲晉同平章，事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盧文進聞唐亡，棄安遠而奔吳。高麗王建用，時擊破新羅百濟，東夷皆附之，有二京六

府九節度百二十郡

晉高祖出帝

丁酉晉高祖天福二年。吳天祚二。蜀主和三。閬主和二。春正月朔日食。姚伯子曰。是天大厭晉也。古忌三朝而得食五朝。初代唐之寶元年也。吳改金陵曰江寧府。二月。契丹過雲州。判官吳繼因節度出迎而城守。晉屬趙義之卿相率而為戎狄臣乎。契丹攻之不克。晉為徙鬱於武寧。天雄節度范延光降晉而不安。斬成德晉後秘璵而聚卒繕兵。夏四月。議遷汴。桑維翰贊之曰。近魏也。五月。吳徐諱遣結契丹伐晉。泛海報使。六月。押牙孫銳刺史

史書

卷八 晉高祖

主

馮曉因延光病挾以出師渡河。焚草市。白奉進楊光遠。杜重威討之。屯白馬。魏師抵黎陽。郭威當從楊光遠北征。白知遠晉曰。惟能用我。張從賓合於延光。殺河陽節度入洛。殺晉守。東扼汜水。秋七月。攻汜水關。晉主將走避諸晉陽。義成節度符彥卿以捕盜殺白奉進。指揮盧順曰。是通於魏城矣。與馬萬共執之。送大梁。人情大駭。以三鎮繼起也。石晉踵前人之篡弒而加之稱子稱臣。卑伏聽命於穹廕。行不震而民不威。是以名有天下。而身患無處。所問計於知遠。對曰。撫臣以恩。戰士以威。安京邑而亂不起於四方矣。於是禁科之嚴。盜紙錢而必誅。姚伯子曰。是

又習於殺者。而欲暴治也。魏師至六明。楊光遠引敗諸

半渡而張延賓斬於杜重威。延光曰。事不濟。族孫銳而歸罪爾。安州指揮王暉之殺節度也。曰。延光勝則附之。敗則奔吳。吳濛斬衛而出。乃為徐諱殺。吳司徒王令謀疾且革。猶及成齊纂。勸吳王禪位而卒。冬十月。齊王誥卽帝位於金陵。而改唐號。以為系接全唐。然遭亂離。有未可知者矣。讓皇奉故吳主朱齊丘為司徒。則請遷之。及斥遠吳太子。而唐主弗聽者。則其能以厚道始終篡事也。齊丘於是時也。多彷徨。蓋姦人事極而迹露矣。契丹改號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而參用華人。

史書

卷八 晉高祖

今

戊戌晉高祖天福三年。唐烈祖昇元二。蜀改廣政。春正月朔日食。夏五月。唐讓皇請遷於潤州。或獻毒酒。烈祖弗受。秋七月。晉更作實文曰。受天明命。惟德允昌。晉之表事其君父也。忘耻。歲幣外。吉凶慶吊。賀賄相及。賂則自太后。及於大臣。更其責讓。以發朝野之憤。而獨頑然其後。乃矜榮於書稱兒皇帝云。契丹使如唐。齊丘謀間晉。厚賂而刺諸淮北。九月。晉不能下廣晉。乃誓延光而後從。徙於天平。遂賜鐵炭。交州及漢敗其軍。河決鄆州。楊光遠領天雄。而遂弗順。桑維翰謀分其軍。遂賂契丹。而潛養千人。晉為建鄴都。置彰德。永勝軍。又為契丹徙澶州。

吳讓皇卒。唐追謚曰唐皇帝。吳自徐氏執政。雖建國。稱王稱帝者數十年。未嘗自尊也。然寡過而善始終。猶善北國之日殺僂云。

已亥。晉高祖天福四年。唐主更名昶。始復姓。立高祖太宗之廟。其却尊號。外戚不輔政。宦官不預事。皆子孫守之。

三月。劉知遠以恥與杜重威同平章。而將落權。趙瑩曰。非知遠無以成大業。使諭旨而知遠受命。夏四月。晉廢樞密而專任宰相。唐遷故吳王之族於泰州。秋七月朔。

日食。安重榮在成德。曰。今世天子。兵彊馬壯。則爲之易當時之易代也。至計。惟徒義武皇甫遇鎮昭義。防其連結。

史書 卷八 晉高祖 全一
處直之子威在契丹。德光請復辭以序遷。則嫚曰。節度

爲天子。汝循序耶。卒以王庭胤鎮易定。姚伯子曰。敬瑄外

忍夷恥。內叢藩侮。室家翦焉。幾盡。博數載不寧之胡兒。使

以事契丹者。共順潞王。必容矣。天子介婚爲元勳。總大藩

休光之垂。何如含羞作胡兒也。閭康宗淫神而酣虐。瞻

用於吏部空名堂牒。巫林興傳寶皇命殺人。叔父延武延

望家盡於興之怨。醉羣臣而誅酒失。以斬從弟繼隆。叔父

曦陽狂避禍。而不免幽。秋七月。閭災。使控鶴連重遇除焚

餘。曰。爾之尤及拱宸朱文進。皆其所素侮者也。乃以二部

迎立職而弑之。河決博州。潞王之焚也。王淑妃匿許

王從益於毬場。而俯免既。從李后於宮中。八月。爲郇國公奉唐祀。

庚子。晉高祖天福五年。閩主職永隆二。春二月。楚平羣蠻

立銅柱於溪州。閩主尋怨於厥宗。弟延政爲建州刺史。

諫也。成尤而遣監。葉翹謂延政反。而奔南鎮。建兵就攻。而

閩命討矣。潘師達。吳行真。其師四萬。使如吳越請救。未至

延政擊敗閩師。取永平。順昌。而吳寧國節度仰仁詮。亦以

四萬往。延政犒請班師。不從。復合職而敗之。唐主爲成和

則如二閩。晉唐戰。以安遠李全金不受伐而南奔也。旣

斬全金。則還所獲。以戢兵。秋。晉罷翰林學士。併其職於

史書 卷八 晉高祖 全一
中書舍人。辛丑。晉高祖天福六年。春正月。成德軍降吐谷渾千餘帳。

契丹以爲讓。王延政欲自建節度。閩以爲富沙王。亦曰

鎮武軍。安重榮以吐谷渾之讓。罵使不足。潛遣刺焉。契

丹讓晉。夏六月。重榮執虜使而請伐之。表數千言。大抵撫

憤於父夷。竭中國以事無厭之虜也。而書徧移。晉主實畏

其挑釁而難拒辭。桑維翰初主臣虜者。密辭與重榮辯者。

堅晉主之忍辱而已。秋七月。以劉知遠爲北京留守。至晉

陽。忘牧馬之怨。召慰答已僭。以悅其民。吳越府署火。王

力言復中原者曰。兵之爲民殘。各得所安而已。漢約分楚而不應也。閩主曦齊德康宗。而更好誅其宗舊。富少以兵與之勝負。晉主如鄴都。諭安重榮。吾以天下臣契丹。而欲一鎮抗乎。重榮愈以甚驕。謂晉主之無能爲也。聞安從進有異志。而通謀襄陽。吳越文穆王卒。子晚生。卽弘佐猶少。都監使章德安。能以遺命靖養子弘侑之亂而立之。弘佐勤政禮士。而不姦蔽。問倉吏蓄積十年。曰。軍食足。可以寬民矣。命其境內三年復。河決滑州。冬十月。郭威爲劉知遠策。招納吐谷渾處之嵐石。收其精騎。以隸麾下。達黠奚苾從之。河東勢成。則重榮以沮。十一月。安重

史書

卷八晉高祖

金

壬寅。晉高祖天福七年。春正月。晉克鎮州。函安重榮首。以獻契丹。漢主更名冀而疾。爲弘度弘熙驕恣。而謀立少。蕭益曰。立嫡以長。故高祖祖而弘度嗣。然冀之爲政。亦窮奢而極慘矣。任宦官。取其不爲子孫計。夫不爲子孫計者。其惡復有所顧哉。弘度更名玠。以弟弘熙輔政。宋齊丘

絕朝。詔夏五月。唐主強起而宴之。以酖曰。中興誰之功。而忘諸唐主曰。遊客而取三公。亦足矣。曰。斯時而偏裨也。明日釋之曰。少相親。老無相怨也。使鎮洪州。六月。晉高祖疽。不堪契丹吐谷渾之讓。而成疾也。一委制於人。百嬖事而終以身殉。故君子謹立身。不於人輕有求也。嘗托幼子重睿於馮道。借立長君名。皆未命。而與都虞候景延廣。奉齊王重貴。劉知遠徵輔政。出帝立。而寢矣。秋七月。閩富沙攻汀。敗福州兵。群盜起。循州。博羅縣吏張遇賢。假神降而得其奉。以掠海隅。漢兵討焉而敗。馮道歷諸朝。而不較寵者。惟主依遠。以人國誤也。景延廣才不禦亂。而空

史書

卷八晉高祖

金

時爲契丹盧龍節度。不忘代晉。構闢其間。癸卯。晉出帝乃仍天福八年。春二月。晉主聞契丹欲南。如東京。問遣猶無虛月。唐東宮多宵人。齊丘結之以亂政。給事常褒錫。司門蕭儼發其姦。烈祖有寤。而未之去者。餌丹成。噪而直。且發背也。謂齊王璟曰。吾欲益壽。乃更傷生。既如中書侍郎孫晟欲稱遺詔。命宋后以太后臨朝。翰林李貽業以爲亡國之言。宋后固辭不可。乃止。閩富沙王稱殷帝。善政無間焉。楊思恭任尚書平章者。惟聚斂以急。唐元宗改元保大。韓熙載時諫其不能踰年也。東宮時

史書

卷八 晉出帝

七

所謂宵人者。陳覺馮延巳。延賢魏火。查文徵曰。五鬼亦時
儁才。故見委用。唐主謙恭友愛。而李建勳謂人獨難其無
正人。以保先業。漢高帝不務治。而好手搏。弘熙習力士
而搏弑之。以自立也。更各展。而弟弘昌爲太尉。夏四月
朔。日食。唐烈祖嘗才景達之開爽。齊丘卽欲居之功。亟
贊而烈祖止於義。嫁种夫人。亦以其佑幼子景過也。元宗
不以替其友愛。從景遂爲齊王。居之東宮。而景達爲燕王。
曰。兄弟相及也。出帝用延廣謀。虐契丹之叛。晉者。囚回
圖使喬榮。而歸使語曰。今上中國所自立。非若先帝立於
北朝者也。若以稱孫不足。而求戰。十萬橫磨劍。亦足相待
矣。榮故延壽牙將。急得二國之關矣。請籍延壽。遂書而授
之。榮歸契丹。繫晉使。劉知遠知必致寇。而不言。增置十餘
軍。以自備也。有間晉而代之心矣。張遇賢用神言。襲唐
虔州。洪州監軍邊鎬討斬之。晉并旱水蝗。竹木葉盡。十
二月。楊光遠使語契丹。以乘饑。趙延壽勸寇。德光集兵五
萬而授之。曰。得立汝爲帝。晉城南樂德清軍。徵近道兵。
甲辰。晉出帝始改元。開運。唐保大。殷天德。漢乾和。皆二年。
春正月。晉貝州軍校邵珂使召虜。曰。粟多兵弱。易取也。趙
延壽延照以師至。吳戀使珂與守。則開南門以引寇。晉乃
以高行周爲都部署。而不廢和。唐馮延巳輩。請赦齊王。

史書

卷八 晉出帝

八

參決庶政。非召見群臣。得白事者。惟魏岑。查文徵。緣傳位
之言也。故唐主從之。帝虞候賈崇叩閣而啼。曰。新嗣位。而
頓示隔絕。耶。且所任者何人也。乃收前敕。晉主次瀘。淵
德光屯元城。兵相拒。黎陽矣。晉書不得通。復遣譯求修舊
好。德光拒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周儒以博州降契丹。
通情。楊光遠將引之。自馬家口濟。實儀自天平遣奏。因申
言虜與光遠合。河南危。二月。虜果自之。攻鄆北。潰李守貞。
以萬人薄之。契丹兵圍高行周戚城。都營使延光之令。諸
軍守分地。出帝乃自救。威解其圍。而李守貞要虜於渡死。
水亦復萬數。光遠援乃絕。圍棟州。大敗走還。定遠李彝
殷。侵契丹。以救晉。德光再敗。乃泄忿於晉民。得之則爲
僇。晉詔劉知遠。擊契丹。屯樂平不進。契丹僞退爲誘。
而伏精騎。晉將追之。阻霖。延壽謂德光。晉畏我矣。及攻澶
州。則天下可定。三月。德光以十萬陳城北。高行周先戰。而
後晉主陳德光望見其盛。曰。光遠何以言半餒死也。左右
略。則萬弩齊發。應之死者相當也。契丹以昏遁。延廣不追。
故所過焚掠。民物殆盡。閻朱文進亂心不厭。景宗立。而
果誅殺。故不忘猜。李后子長而妬。景宗美尙賢妃。誅貴尙
焉。故李速之行弑。欲早使子帝。而已以預政也。故當以李
主弑。文進遂盡殺王氏而篡。左右之者。連重遇也。以重

遇總軍。王計之不克。夏四月。晉主還大梁。桑維翰以不救戚。出延廣於西京。既藉鄉兵。七戶資一卒。曰武定軍。更分括民財。於荒餘掠餘也。使者挾命以成。逼有司緣法以縱貪。晉人同謂馮道無裨多難。出之匡國。桑維翰乃以中書令兼樞密。河決晉滑州。塞之。晉主疑知遠之有異圖也。秋八月。以爲行營都統。而不令與計謀。知遠色憂。郭威曰。河東固霸王資也。五季之嬪代。皆肇基河東。以南征。猶六朝之自荆襄也。似乎地勢使然。然偏授其所忌者。何也。朱文進稱藩於晉。則命閩國子。九月朔。日食。

泉州牙將留從効謂衆曰。吾屬事賊。而不虞金沙克福。

史書

卷八 晉出帝

七

之爲愧乎。冬十一月。誅所署刺史。傳其首於建。李守真圍青州。至十二月。再經時矣。光遠子全勲謀全其族。斬教反者。劫其父以納官庫。朱文進遣攻泉州。兵破於留仁。効殷乃遣吳義成帥戰艦千艘。以攻福州。初。滅循。查。文徽皆休寧人。循買福建習其山川。旣爲翰林學士。建取建策。文徽主其議。唐主使邊備將從之。伐殷。次建陽。閏月。閩南廊承旨林仁翰誅朱文進。以迎成義。傳首建州。契丹復南。延壽兵先至邢。晉主疾不能出。命張從恩等屯邢。屯鄰及德光至元氏。則邢屯退。次相州。阻安陽水而陳。

乙巳。晉出帝開運二年。春正月。契丹殺掠入鄴境。皇甫遇

募容彥超引數千騎前覘。遇數萬騎於鄴都。戰而且却。至於榆林。二將曰。走則死無遺矣。布陣而戰。自午至未。契丹繼出新兵。二將曰。雖死勢不可以走也。日暮。大軍不見覘兵還。而前迎。虜終日闕。不能勝晉數千。故驚傳其悉至。德光北遁。而延壽諸軍未徙也。從恩等以糧盡。留守安陽。而引軍就黎陽倉。知相事符彥倫策橋不能守。卽夜召守者入乘城爲備。虜晨陳水北數萬矣。聞黎陽兵且至。而遁。

殷旣誅。文進乃還號閩。以建有唐難。故遣從子繼昌福州。

晉主疾小愈。徵兵諸道。期親徵。二月。至涇州。劉知遠曰。

敵國不足自守。而挑疆胡。契丹攻陷祁州。刺史沈斌自

史書

卷八 晉出帝

八

殺。唐益文徵兵。次於赤嶺。閩楊思恭兵敗而嬰城。李仁達。陳繼珣皆叛。建奔福者。不安在二都之合。三月。使指揮黃仁諷殺繼昌。而立僧卓嚴福。自是非王氏有矣。契丹以晉攻降秦州。還師。進退更迭。至白團。晉埋鹿角爲行寨。掘井不得。而東北風大起。德光自奚車中。命鐵騎下援。而入。短兵從火而奮擊。晉軍呼杜威都招討。使士卒坐死虜乎。威辭風。蓋實畏胡也。李守貞曰。風沙之內。衆寡以藏力。鬪者勝。是天助我也。呼軍擊賊。符彥卿開西門出。諸將繼至。稍却。則橫衝而大敗之。守貞會接鹿角出。遂共逐北。二十餘里。德光急走。棄馬而乘橐駝。諸將欲窮追。而杜威

恥功非已出。命退契丹集散兵而歸。夏四月。晉主亦還大梁。恒冀之間屬城莽骨。怨杜威之閉門。而不入。也是以急請。易鎮。五月。不待報而入朝。系維翰請廢威。不獲。辭位。且以中書之權漸分於樞密。馮玉宣徽。李彥韜也。閻李仁達殺卓巖明。稱藩於唐。賜名弘義。六月。杜威徙天雄。晉猶用維翰言。遣使臣虜謝過。則更要割鎮定。徵二相朝賀而後止。秋七月。唐兵拔鐔州。閻主稱臣。吳越以求救。八月朔日食。晉主以陽城之捷。無虞而重驕。器玩宮室。增脩。注賞厚。伶優而官放於賂。數其政。亦足以亡國已。唐拔建州。閻主延政出降。取地及汀泉漳。王氏世

史書

卷八 晉出帝

全

增淫虐。故伐木開道。為唐迎者。苦之也。既以大掠。失人望。冬十月。延政至金陵。唐以王崇文為永安節度。丙午。晉出帝開運三年。春二月朔日食。夏四月。靈州黨項。拓拔彥超作亂。契丹寇定州。延壽詐言南歸。李崧馮玉信之。杜威以書為招。伴期。唐主拒言。取福者。蓋安之為外臣。全閻已為唐有矣。陳覺以遣諭人朝。請使往。命不獲將。秋七月。河決楊劉。入幸。自朝城北流。八月。劉知遠誘殺自承福。曰。太原在吾為心腹疾。慕容彥超知遠異父弟也。李彥韜馮玉欲以小過殺之。李崧曰。恐人不自安。流房州。陳覺恥還。矯將馮延巳。發汀建撫信兵。克福

外城。晉朔方節度馮暉討党項。旱海遇扼。樂元福曰。今其精兵。西山而陳者耳。我請先犯。黃旗舉。則大軍繼之。以大敗彥超。暉入靈州。晉張彥澤敗契丹於定州北。契丹又以瀛州為餌。謂樂壽監軍王鬱。德光已歸牙帳。輕兵襲之。不能救也。杜威王鬱奏。乘會取瀛莫。李守貞已納威賂。入朝任征。李崧馮玉謀大發兵。議將二人者。趙瑩私於崧。王曰。威似不可將也。國威而將相。乃有憊心。欲何冀乎。唐主怒。專命。而兵已行。乃命留從効以州兵往。吳越議救。蓋居人肘中。不可國也。諸將不欲者。王讓之。乃遣統軍張筠。杜威北行。公主屢請益兵。麾下盡有禁軍。而宿衛

史書

卷八 晉出帝

全

空虛矣。十一月。至瀛城。遇支將敗。而即還。吳越兵潛入福州城。唐王建封助攻。而將不相下。契丹大舉入恒。威即圖竄。張彥澤來自恒。言可破狀。而後北趨。與虜相持。晉與使威素無異志。重戰怯退者。必不安處危亡之中。廢務算而玩疆寇也。磁州刺史李穀曰。以三股木積薪布土。度軍夜斫。虜營城中舉火應之。虜必遁。僉謂勝。蓋威獨不可。遷延。歸路頗為虜斷。運委走。而樵者獲。晉之聲問不通矣。是時系維翰急求言事。而不得見。胡氏曰。指雖未究。考之前謨。有外稱臣割地哉。退語人曰。晉不血食矣。姚伯子曰。誰為罪首乎。晉主謀親征。不可。遣戍河陽。潭州。則兵盡

於威之亟益急爲備力薄矣。指揮王清爲威獸入恒策。不從。知有異志矣。不欲征作降虞也。與之徒死閭。威約降契丹。乳之曰延壽。望不足於帝。汝降中國屬之矣。遂與守貞詐諸將以降。德光戲衣之赭。威卽引之下恒。下易。遂將降兵從德光爲南征。張彥澤降。卽絕故主恩。以二千騎前行。取大梁。疾驅。夜渡白馬津。斬封丘門而入。出帝勢劍。驅後宮謀赴火。爲親軍薛超所持。不克。范質草降表。孫男新婦脫黃服素。而拜彥澤。傳德光命。有不勝辱者矣。殺桑維翰。德光別遣復景延廣。問十萬橫磨劍何罪。彥澤大掠以都城空。不協於閭門。使高勳而狀其家負功高。而苟得志。遂橫溢。不復知顧矣。德光渡河。出帝時置開封府。有司議合璧契丹曰。吾以奇兵取大梁。非受降也。命晉官復位用漢儀。

漢 高祖 隱帝

丁未春正月。契丹德光入大梁。高勳訴其家冤。而張彥澤誅封晉主負義侯。徙之黃龍府。石氏父子相繼十年耳。終始狄屬。卒身遷焉。所謂樹非其地者。必蹶。契丹引兵入宮。好謂晉人。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然飾說耳。將盡阮降卒。或曰。北軍不能戍吳蜀。威晉爲人取天下。始分造還營。延壽請給上國兵食。則騎畧四繼。鄆滑曹

史書

卷八 晉 四 帝

卒

史書

卷八 吳 高 祖

卒

濮人畜始盡。又分使遠括名給頒賜。輦以歸國。民始知夷狄終不可與處。而思逐之。劉知遠北平王矣。步騎至五萬。分守四境。契丹入汴。然後遣王峻表臣。始賜兒知遠木榜。旣則詰以南。北不事。何侯矣。郭威患虜恨深。峻曰。貪殘非久有中國者。或勸進。取知遠曰。貨盈必遁。侯之時也。萬全。荆南使貢契丹。亦如河東勸進。以朝貢希賜。子當時稱無賴。唐立景遂爲太翁。徙景達齊。而子弘龔乃燕王元宗。自於其弟厚也。馮延巳伴醉撫景達。而居恩。景達白請斬之。論解乃止。張易曰。力未能去。而見跡禍也。景達乃多辭疾。時密樣刺史。及淮北賊帥。皆唐請命。史館修撰韓熙載曰。恢祖業。在是。若侯德光北歸。則中原有主矣。愈悔福帥造賀契丹。請詣長安修陵。而不獲。二月。延壽封趙王矣。不得代晉。則乞爲德光太子。不許。命之中都留守中都者。恒州也。劉知遠聞出帝北遷。稱帝於晉陽。猶援晉名。以鎮天下。復稱天福十二年。養子黃嬀既繼統。夫人以爲可承矣。迎出帝。至於壽陽。聞已過。而還。出帝旣發。道卽絕食。過杜重威寨。而賊之旣出。困辱不獲死。曰薛超。誤我。晉主知遠。議賦民賞士。李后曰。澤未及民。而先奪之。資乎悉宮中。以爲勞人。無怨言也。知遠從而中外悅。相陝晉滿。殺契丹使者。表詣晉陽。而羣盜攻取宋毫密。德光

乃漢中國之難制。三月，吳越余安道海以救福州布簪登岸，唐拒之射，馮延魯曰：「延而殲之也。」既登擊延魯，則城守者出而合勢，唐兵走，安入取福州。契丹不能晷盡府實以行，而留蕭翰守。晉主知遠以弟崇為太原尹，郭威樞密副使。石晉時，府州刺史折從阮保險不從割，入朝為置永安軍。契丹敗崇美，北爭潞州。武行德遂以河陽款晉，史弘肇救潞，崇美以再敗，退保豫州。德光見天下同叛，悔其三失。唐治矯敗之罪，而法未盡伸也。齊丘以貶韓熙載，惡其有正議也。德光為帝，祀於殷胡林，國人議奉其兄子元欲矣。延壽即日趨入恒州，矯命知南朝軍事。

史書

卷八 漢書

七

五月，元欲立而執。晉主知遠議進取，郭威曰：「道狹晉兩甸，而入洛汴，天下定矣。」留守以太原尹。趙文昭王愛母弟希廣，使判內外諸軍事。辛，張少敵、袁友恭欲立希尊之長，而不勝劉彥瑫、李弘皋之持希廣也。拓跋恒曰：「不讓必起爭端。」初，史弘肇攻澤州，虜將固守。晉主欲召還，惟弘肇信其勢在破竹也。澤州既克，契丹之在河南者皆遁矣。是以晉主出晉絳而得安行。蕭翰走而嫁禍以李從益稱帝大梁，而淑妃急使降號表迎，不免晉誅矣。吳越忠獻王卒，弟弘宗立。晉主入洛入梁，諸鎮多降，始改漢號，乃立高祖世祖廟，及其四親，於是別起以南漢。元欲慕

慕華風而用晉人，然諸酋之叛以其色荒，不服南侵，漢之所以有成，而周末之際，易為治也。秋七月，杜重威為漢歸德節度，又挾契丹而拒命。高行周募慕容彥超討之，恒州降漢。楚希崇為構，以立少激希尊使奔喪，劉彥瑫請殺之。希廣不忍，還之，明希崇為之內訌。趙匡贊以晉昌降蜀，延壽子也。漢主好殺降，故歸德人不下。行周欲待其敝，用不協於彥超。漢主至鄴，為和解，彥超攻城殺萬人，而不克，然後知計短也。冬十一月，鄴都降，獨赦重威為太傅。十二月，吳越成將殺李仁達。蜀侵漢，侯益以鳳翔降。吳越統軍胡進思不臣，王欲逐之，謀於何承訓、承訓

史書

卷八 漢書

七

反告之，進思帥甲以朝，王懼，入義和院，進思遂鎖其門而迎弘徽，約言相全，而後承事。戊申，漢高祖之二年，始改乾祐。春正月，漢欲西略，遣王景崇、齊藏珍將禁軍，聲言討黨項之阻，為勸貢者，未行而晉昌請入朝，鳳翔亦請赴聖壽，猶命二將以便耳。漢主更名暉，馮道為太師。吳越故王遷於錦衣，弘徽謂守者薛溫曰：「若有非常處分，非吾意也，必以死拒。」匡贊離長安而景崇至，遂發其兵拒分。欲文其平兵面，趙思綰先之以風，蜀兵引歸，侯益合而敗之。漢高祖疾革，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角逐羣詐羣力以盜國，期月耳，而

未帖也。況民惡其殺而無歸志與。姐之日。固亂之兆也。二月。子承祐嗣。年十八。未習於事。而氣方剛。吳越王。斬何承訓。因其反覆也。胡進思欲害廢王。不獲命。即圖蒞溫。不可。遣盜爲獲。乃以憂死。王景雲爲鳳翔使。候益入朝。爲開封尹。言景崇之驕橫也。三月。徵鳳翔兵。趙思綰行而懼。景崇有異矣。激之據長安。倚其聲。詔百姓表留。漢以王守恩鎮永興。趙瑒鎮鳳翔。移景崇邠州留後。定州契丹遁。狼山指揮孫方簡入據之。奏窮行友。行恭爲易泰刺史。寇至同進。用復晉未所侵。逢吉奸賂而專。楊邠謂其多置官吏爲虛糜也。李濟媚之以專內事。矯請二樞密出鎮。邠

史書

卷八 漢高祖

七

威訴之。濟罷而朝則除。獲國節度李守貞。弱漢。趙思綰獻之。御史遂稱秦王。以反拒童關。匡國張彥威獨先請僞。以同州全。夏四月。楊邠同平章事。乃艱除拜。明言文章禮樂無用。務在府實兵彊而已。五月。河決臭池。六月朔。日食。景崇以邠鳳翔降蜀。且通守貞。崇威嘗爭權高祖河東時。威既樞密。柄朝政。崇憂之。納判官鄭珙策。八月。表募兵備契丹。漢討判者。久無功。謀用重臣。以郭威爲西南招慰安撫使。宋祖趙匡胤。以是時應募居帳下。涿人也。郭威議所先。鎮國扈彥珂曰。守貞近爲三叛主。亡則兩鎮自破矣。乃攻河中。矯漢嚴而寬用。賞功視傷。溫以

受人而不責小過。所將嘗從守貞者。皆威威新恩。踴躍詣譟城下。謂城險。攻之多殺士卒。長圍守之。分兵廩二鎮。冬十月。趙瑒取鳳翔西關。王景崇退保大城。瑒設蜀旗自南山。景崇謂救至。遣迎以鐵。乃不敢出。蜀安思謙救至渭水而還。荆南高從誨卒。子保融嗣。李崧馮道。嘗扈德光入真定。故蘇逢吉從高祖入汴。居崧第也。發其藏。崧第輿醉有怨言。史弘肇於漢法也。以殘忍行其嚴。邏卒所得。則以盜誅。而不顧其冤也。輿告僕欺匿。逢吉僕佑之。告變崧家。以反僇矣。弘肇爲將。以嚴取勝。而以軍容施之國也。威之寬仁。籍之益顯。唐李金全救河中。次沂州而還。曰。

史書

卷八 漢高祖

六

道遠。非所及也。南海擊取楚賀昭州。安思謙再救鳳翔。散敗漢兵。威命曰。文珂劉詞。備城西而赴救。已酉。漢隱帝仍乾祐二年。春正月。威聞蜀遁還。文珂出迎。而城西柵爲襲者。邏卒醉。蓋村墅之酤可貴。皆守真所設。誘也。威爲飲禁。二月。漢以靖州隸定難軍。李穀殷愈。助叛而邀賂。夏四月。李守真食盡。出攻長圍而大敗。王繼勳以衆降。威乃攻其離散。六月朔。日食。趙思綰用驍衛李肅言。降爲華州留後。既受詔。三改行期。秋七月。郭從義誘而殺之。郭威克河中。守真伏誅。唐之用者。魏岑。鍾謨。李德明。時又謂辨慧得幸也。用斬諫者。戶部員外

范仲敏都虞侯王建封故柔仁之爲仁賊也仁主之於君子小人也乃勇乃智馬希萼引兵趨長沙楚王欲以國讓不可於劉彥瑫王寶敗希萼將及之復使之逸希萼妻施以兄弟相攻爲不義也蓋赴井以死諫九月郭威還賞功推及將相大臣藩鎮畢徧身兼侍中而已漢廷以爲信謙不之疑也冬十月吳越募懇田契丹寇河北十一月王景崇自殺趙暉入鳳翔留從効盡遣唐戍而專制泉因命之清源節度

庚戌漢隱帝乾祐三年春正月遣使收塞河中遺骸一僧之聚餘二十萬反覆爲殘賊者真不仁哉吳越之守福

史書

卷八 漢隱帝

年

者誘擒查文徽唐之有闕而矢之也惟其臣之貪三月漢主以嘉慶節移易藩鎮議以郭威備契丹鎮鄴史弘肇請威仍領樞密蘇逢吉曰故事無之弘肇曰使號令行也漢詔河北甲兵錢穀皆稟應威逢吉謂以外制內爲逆矣於是將相判若水火醜辭相詆書之爲穢史免要逢吉對弘肇爲近正郭榮於是爲貴州刺史紫姓也威娶守禮妹故未有子而子榮五月威辭赴鄴請任大臣近忠良遠讒邪而后命是聽至鎮則戒謹守疆場寇至堅壁清野而已六月河決鄭州秋七月楚希萼攻潭州稱藩而乞唐師冬十月溫彥瑫以萬人趨朗軍繼過朗人竹木

隨之火戰回風自焚也還走江路室矣衆將以流言誅希崇王又不可十一月朔日食楚使謂朗州曰公忘讐事唐未聞哀譚求救曹操而偕亡耶不義之人終弗順越悉師威邠弘肇王章復漢主而負強蓋習於陵忘其且爲猜矣臣納賂行私主有動而必禁以是積不平所嬖若太后弟李業聞晉卿聶文進趙匡贊郭允明而每難一官弘肇奪袍帶於伶人曰守邊苦戰之所不獲在朝隱帝言而截之曰禁聲臣等在無君之狀不可邇矣劉錡亦怨執政以不得除官共言大臣爲亂逢吉因言弘肇負吝惜也漢主欲大行誅儻太后持不可則拂衣而出殺邠弘肇

史書

卷八 漢隱帝

年

章於朝劉錡誅郭威王峻家嬰孺無遺也遣孟業齎詔至澶州令李洪義殺王殷洪義不敢發殷囚業以詔示郭威則命郭崇威曹威卽誅威也魏仁浦首以反進威品量固異邠弘肇嘗收馮道老於取國之言大收人心而威故寬厚以遇劉氏之刻薄領樞密握彊兵於鄴都河北受捐天下大勢已坐收矣獨其深於持後難發自朝猶從容爲應於全忠從珂之暴厲爲微異焉三威既同反趙修已曰天所啓也命養子榮守鄴而攻大梁隱帝之行誅也召慕容彥超於交州悉軍事委之侯益曰鄴兵皆自京戍閉城各以母妻爲招可下也彥超謂益老而懦故決戰然命

將竟用益也。未行而郭威先至澶州。洪義納之。至滑宋延
渥迎降。威即其州。實以勞將士。衆樂從矣。王峻則以威命
徇克京城。十日掠。蓋斬刈之事。習行。威亦忌其爲重虐也。
已。威至河上。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引輕騎與威將李
榮遇。而退麾下死者百騎。則漢軍皆奪氣。北降。侯益潛謁
威。寧兵滿哉。臣不知節軍不知義。三公不免郵卒自居。兄
其下。彥超奔還兗州。漢主壯於威兵。時勞軍在外。劉銖
拒門以射。是以不得入而弑也。蘓逢吉輩皆自殺矣。威入
大梁。明日禁掠。及脯乃定。馮道率百官謁威於隱帝之喪。
無貶禮。威以變難猝定。故緩篡圖。帥百官起居太后。請

史書

卷八 漢隱帝

七

嗣君武寧節度贊崇子也。高祖嘗子之。使馮道迎焉。漢太
后臨朝。王峻爲樞密。王殷侍衛。凡威所以先樹人也。自河
中時。謂范質宰相。才使專草詔。誅劉銖而赦其家。謂報復
無極。契丹寇內丘。陷饒陽。威以自將出者。內外之布謀已
定也。劉彥瑫許可瓊。韓禮。希崇。楚將之拒朗者。朗兵及
楚城下。蠻酋彭帥昂曰。假臣步卒三千。出獄麓後。許可瓊
以戰艦渡江。夾擊。策非不善也。所謂許可瓊者。則已受明
賂。潛會希崇而爲之內應。則昂又以語王。而不之然。退大
仁而不斷者之亡國也。朗人望韓禮旌紛。潛擊之。則大潰
矣。劉彥瑫坐觀指揮吳宏。門使楊滌之致死而不之救。可

瓊以師降。則希崇帥勸進三姦同取其主。而希廣爲俞。希
萼遂忍心弑之。威留滑數日。以觀資之發也。使至不拜。
君自居矣。至澶州。則擁黃而返。姚伯子曰。後世多爲陳橋
置解者。孰知術一受之周祖乎。人心再變。機以漲契丹寇
而周受命。則宋人可爲之矣。威晟太后請母事。而奉漢
宗廟。遂進至梁畢門。以待事之至也。郭崇威將兵拒贊。及
之宋州。威且召馮道。贊就問計。道然然。買貞請殺道崇威
殺貞。及董裔。贊腹心。勸奪崇威兵北歸者也。威旋以太后
誅廢斌濟陰公。而監國。南漢置女待中。男服決事。宦官
獨寵宗勳。誅僇殆盡。

史書

卷八 漢隱帝

七

周太祖世宗

辛亥周太祖廣順元年。春正月。監國稱周帝。授魏爲系周
也。而漢后李遷居西宮。曰昭聖太后。承漢酷餘。初詔少
有蕩滌。則天下頌其寬仁。劉崇欲起河東兵。聞立贊而
止。少子彥瑫曰。不如疾引據孟津。郭公終欲自取者也。崇
以離間殺之。及聞湘陰廢表請歸晉陽。不得矣。乃稱帝時
晉陽之屬。分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耳立百官。謂曰
今日之事。不忍墜高祖之命耳。殺禮。薄奉。約爲國。而圖疆
立。是日湘陰公弑。天不用忠臣。言以次子承鈞爲侍衛親
軍都指揮。徐故將鞏廷美。舉州兵奉董妃。以俟河東。

慕容彥超貢使至晉主手書釋恨。北漢伐周不克。二月周以子榮爲鎮寧節度。周罷貢獻珍食毀漢宮寶器曰其所以亡也。楚王面首之寵奴上諸將遣劉光輔如唐貢密謂唐主曰民疲主驕可取也唐以邊鎬屯袁州。

則兵在楚者怨興於宮役指揮王達周行逢率之逃歸覆楚師而立馬光惠曰武平節度使。周克徐州廷美死之。

吳越奉其故主弘侑居東府。契丹周通使而北漢使

乞師要之以周縉稱姪請冊。夏州附於北漢。周王

峻范質李穀同平章事。朗州復逐馬光惠曰嗜酒而迎

辰州刺史劉言。契丹兀欲冊立北漢更其名旻諸酋不

東蕃

卷八 月太祖

五

可於南伐而弑之述律立旻更稱侄出其師。楚役卒爲

朗備而不撫徐威因以廢希萼而立希崇希萼至衡山縣

人卽立之朗州聲言討罪希崇攘國二兄非才而心叢內

外之多畏遂前邊鎬之師冬十月爲唐降矣時湖南饑鎬

悅民以馬氏之倉。契丹助北漢五萬騎旻亦自將攻晉

州。唐劉仁贍取岳州。楚人安邊鎬共請爲武安節度

乃悉遷馬氏之族於金陵數年間唐滅而不能有者閩楚

則非隣能滅之也審矣皆兄弟交殘以授之敝而唐政失

於君臣無以撫焉。十一月周遣王峻收晉州。南漢畧

有楚嶺南地。十二月周主議自將王峻使謂無虞慕容

彥超平時彥超以徐平益疑結唐及北漢。北漢食盡契丹思歸王峻兵至而通明日命追崖多墜死者矣自是畏言進取土小而瘠內供軍國外奉契丹民不堪繇而多逃也。

壬子周高祖廣順二年北漢仍乾祐五。指揮孫朗欲爲亂於湖南不克奔朗王達間可取乎朗曰夫金陵朝無賢

臣軍無良將忠佞之不別賞罰之不章自存幸也而欲兼

人乎公欲取朗請前驅矣。唐應慕容彥超出軍下邳其

將燕敬權爲獲周遂圍交州北漢攻周府州折德晟敗之

二月取岢嵐軍。周歸唐俘使燕敬權敬謂曰叛臣天下共

東蕃

卷八 月太祖

五

疾也而君助之非得計也唐人猶言取中原韓熙載曰郭

氏治時李穀已相。北方雖喪亂不廢進士舉是年唐欲

設之執政沮者其身未之由。夏四月朔日食。周主至

交州慕容彥超自殺六月如曲阜謁孔子祠拜其墓訪孔

顏後便爲之令簿。蜀大水壞其太廟。秋九月周禁邊

民無掠契丹界。潭人初悅邊鎬以無犯然慈於佛爲不

殺耳節度在政事供齋之木非其任矣唐方使之經畧朗

州劉言患之王達曰邊鎬可擒也遂發冬十月孫朗爲先

鋒克益陽而進。邊鎬遁劉言悉有馬氏嶺北故地王達入

潭權知軍府事以何敬真爲行軍司馬。契丹瀝莫幽大

水周命賑其流。李穀病壁辭平章令印名以代署。劉言奉表於周。唐湖南之失而後息民曰終身不用兵可也。冬十二月周塞鄭滑河決。

癸丑周高祖廣順三年春正月命湖南三節度罷戶部管田務除租牛課諒州縣以爲永業一時人見爲利唐人戒元宗周主恭儉增修備其南征王峻忌鎮寧之英烈求入朝而輒沮峻出行河乃得請契丹寇周定州楊弘裕擊走之武安節度王逵殺靖江河敬真周貶王峻數其罪尤惡在間皇子榮也三月榮爲開封尹封晉王

夏六月王逵襲殺劉言則湖南兼於一矣秋七月唐

史書 卷人 周太祖

五

旱周不爲淮北過糴築倉乃止舟車之載八月王逵還潭以高行逢知朗州周築郊社壇作太廟於大梁殺鄴都留守王殷尋罷鄴都唐置科舉科

甲寅春正月朔周以祀園丘改元顯德士以賞薄流言周主召讓諸將謂無功而妄繞口僂其尤不逞者怒以息

晉王判內外兵馬事視疾周主屢戒之曰吾西征見唐陵並發明厚葬之爲死者累也屬汝紙衣瓦棺甕橫勿修下

宮勿置宮人石羊虎人馬或違吾不汝福以王溥同平章事而祖世宗榮立二月北漢乘周喪契丹遣其政事

令楊褒助之萬騎攻潞敗李筠周主親征王溥勸行三月

使馮道葬高祖嵩陵而遂發前鋒擊却漢高平周主慮其遁也越軍亟進漢爲三軍於巴公原張元徽楊褒陳其東西而周劉詞將後軍未至愜懼亦分三軍而右將樊愛能

何徽也張永德將禁軍周主以自衛介馬臨陣督戰楊褒策馬望周軍謂勁敵戒輕進漢主不聽進擊周右軍走其

二將而潰之周主不以敗退引進親軍趙匡胤時爲宿衛將謂張永德曰公麾下多能射請引兵乘高爲左翼我爲

右翼擊之遂各將二千兵進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馬全義陷陣馬仁誦之射連斃數十人漢已披靡矣張元徽

馬蹶見殺楊褒不救是以益大敗然周之所以轉敗爲勝

史書 卷人 周太祖

五

者匡胤之功也劉詞後至大軍會追敗餘而偃尸滿谷明日寇漢降卒取爲効順軍戍淮南而誅徽愛能所部軍使

七十人自是驕將情卒知懼而用命周自後無敵也永德稱匡胤智勇乃擢殿前都虞候常從征而屢有功漢主

至晉陽收散繕完還楊褒於契丹而更求救世宗遂欲至晉陽耀之兵符彥卿督諸將而前民有迎者苦漢賦重

耳夏四月汾遂降周主始存兼并故以糧乏言班師者弗許而前帥以掠失人心漢民保山谷而爲仇矣猶欲決爲

取計發近運遣李穀詣太梁計度芻糧嵐石沁忻降時漢李太后歿於西宮馮道死五月王逵徙治朗州徙行逢

於潭。周主自潞趨晉陽。契丹數千騎屯忻代間。符彥卿擊之。喪其前鋒史彥超。而晉陽之攻不克。士卒疲於久雨。乃班師。蔡元福曰。退軍難。勒兵成列而還。追者亦敗。周師族而降州。復爲漢矣。周主振五季之衰。威權獨振。百官受成。畧足以混一天下。數年間。大概見矣。豈天爲宋生之前驅與。始宜禁軍驕耗之弊。而命大簡升壯士上軍。而斥羸弱。欲壯士於諸道。命匡胤選其尤爲殿前諸班。諸將之領。各嚴簡稽。兵之養不煩。而士所以精彊也。又罷諸使。不分藩侯守令之權。河以連年未塞。滙大澤於楊劉。瀾漫數百里。北壞古隄。則齊棣淄爲灌。十一月。周塞之。徒役

史書

卷八 周世宗

五

六萬功成三旬。北漢世祖炁承鈞嗣。勤政愛民。境以少安。周行逢辟用廉士而躬儉帥。或譏之。曰。馬氏父子窮奢不恤。今其子孫乞食於人。乙卯。周世宗仍顯德二年。北漢主鈞天會之元。春正月。周給漕運斗莊。李彝興梗折氏之路。周主曰。德昇功不可棄。夏州惟羊產百貨。皆仰中國。而何難焉。謝罪乃已。周制敗官。舉者同坐。浚葫蘆河。城李晏口。以備契丹。二月朔日食。周納秦民。慨懼。蜀懼及三月。趙季札以拔邊。自任爲雄武節度。夏四月。周廣大梁城。遷墓毀屋。爲斥。基直街衢。曰。受謗而後受其利。君子謂其欺人爲已。以

周禮部郎中王札獻開邊策。曰。唐之接境幾二千里。易擾也。擊之。救效虛實奔走間矣。微擊。悉應。自疲也。若其不應。所攻取矣。得江北。以其人取江南。嶺南巴蜀。相次定矣。燕地必且望風。且移兵。可席卷也。河東苟不患邊。必死之寇。立當後圖。故世宗之世。日連唐兵。五月。周遣鳳翔兵伐蜀。拔黃牛寨。蜀誅趙季札。六月。周主親錄囚。周將以無功罷蜀帥趙匡胤。視之。謂可取。秋九月。周盡藏銅以鑄錢。遂毀佛像。時方廢寺院。禁度僧尼。因謂若銅像是佛。彼頭目可舍。固不惜之。以利人也。閏月。周鳳翔帥王景敗蜀兵唐谷馬嶺。降秦。隋成。蜀清和不答。以稱大皇帝也。蜀乃聚劍門爲守禦之備。鑄鐵錢。冬十月。周李穀督伐唐。因疏汴渠。王景取鳳州。乃命止師。而專南征。唐清河節度劉仁贍戍淮。每冬不廢把淺。聞周帥而衆懼。部分守禦。不加於平日。唐主以劉彥真將屯壽州。皇甫暉姚鳳屯定遠。周李穀爲浮橋正陽。以濟王彥超帥。破唐兵壽州城。吳越入貢於周。命之擊唐。丙辰。周世宗顯德三年。春正月。周主自將伐唐。命指揮王重進先路。李穀聞救至而退師矣。彥真至而進兵。仁贍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固止之。彥真謂穀退可乘已而不達於兵。變仁贍策。其必敗。益兵乘城。彥真遂爲重進斬。全約收

史書

卷八 周世宗

五

史書

卷八 唐書

唐

餘奔壽州。暉鳳退保清流關。周以穀判壽州行府事。周王復自攻壽州。匡胤戰勝塗山。斬將奪戰艦五十。周詔王達攻唐鄆州。二月。周主至下蔡。命匡胤倍道攻清流。關。暉鳳走入滁城。斷橋自守。匡胤躍馬麾兵而過之。暉曰。容吾成列。許之。既整衆而出。突擊。親擒暉。暉且死。稱匡胤之勇也。亦并擒鳳。趙弘殷爲馬軍副。夜至呼門。匡胤謂父。即親然王事也。侯旦而啓寶儀。籍除藏。匡胤取絹。弗予。曰。既籍。必俟詔矣。以此復重。趙普時以范質薦來爲滁判。匡胤語而悅。三百年所以太平者。投契一遇。必有言之而奏功者。惜乎莫或傳而未之聞也。匡胤威名既著。每盛飾而臨陣。或慮敵識之。固欲共識之也。唐以兄事歲輸求。商和不得。遣韓令坤襲虛趙楊州。戒無殘民。李氏陵寢。遣守焉。昉於仁人之言已。唐使稱臣多獻。不得命。以通契丹爲其罪。吳越襲唐常州。前阨強敵。更不堪兩腋之伏戎矣。唐令範入楊州。執馮延巳。唐恐泰州有周。爲讓皇之族計保全。使尹延範遷之。顧死其男。唐誅延範。周取泰州。岳州團練藩叔嗣。殺王達。而迎周行逢。行逢討斬之。三月。周主行視水寨。取石供。磁射持之。以帥從官。匡胤乘船入壽壕。掠弩自城發。張瓊蔽之中。唐司空孫晟以奉正朔。守疆土。使周使招劉仁贍於壽春。仰城而謂。

史書

卷八 唐書

唐

勿開門納寇。周主怒。晟曰。宰相可教節度外叛。周取唐哥舒斬。唐使李德明如周。請去帝號。割六州。歲輸金帛百萬。罷兵。周使歸詔。唐盡獻江北。帝無傷也。唐斬德明。以懲賣國。吳越破常州外郭。燕王弘冀不委守。柴克宏以母薦爲武衛將軍。募船入吳越營。而大破之。吳越遁還。唐景達拒周帥。陳覺爲之監韓熙載曰。親王爲元帥。安用監軍哉。夏四月。唐陸孟俊攻通泰州。周帥而趨揚。韓令坤走得張永德之救乃還。趙匡胤爲令於六合曰。楊兵過者折其足。周主如濠州。景達兵濟江。拒六合二十里。匡胤曰。吾兵不滿二千。若往擊之。衆寡見矣。隱形俟其來。數日得大捷。其戰也。匡胤手劍雜行間。不致力。則斫其皮笠。罷戰。閻笠而斬。都兵自是人致死也。五月。唐敗福州兵南臺江。周主還大梁。六月。劉仁贍擊敗周將李繼勳。秋。周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恃其計數。起行間。專有全楚。而不改其術。苟心所疑。法必加焉。其妻治村市以諫。曰。變作逃死。周將相所在剽掠。申命撫民。亦徒言耳。唐民聚爲白甲軍。以保山。朱元李平克復舒和斬。周之楊徐守將皆棄所守攻壽州。唐諸將欲要諸險。而齊丘曰。無深其怨。壽州之圍以萃周帥。急矣。景達兵以聽於監。而不進。八月。周作欽天曆。冬十月。張永德敗唐兵於下蔡。匡

胤爲定國節度。兼殿前指揮。請趙普爲之推官。孫晟侍
周主飲。問唐事焉。曰。畏周無二。李重進唐問書。以殺晟。而
悔焉。召鍾謨爲衛尉少卿。亦唐使之留者。陳搏自唐長
興應舉。不第。然後隱華山。晉漢周間。革命興頤。周召致之。
問黃白飛升。則對天子以治天下爲務。自宋人謂其不忌
世也。周城下蔡。

丁巳。周世宗顯德四年。春正月。景達遣救壽州軍紫金山。
甬道運餉。則城中食且盡也。邀敗於重進。仁瞻請安守邊。
鎬而出戰。則又弗許。忿悒以成疾矣。周難唐水之銳敏。
自還大梁。命降卒習諸汴水。三月。李穀勸再駕。則命王瓚
史書

卷八

周

將之入淮。世宗躬冒軍紫金之南。匡胤遂斷甬道。朱元
以萬人降。乃攻破紫金。橋邊鎬。許文秋。楊守忠東走者。夾
岸追之。則趙晃以水軍自淮下。唐兵遇者多降。溺矣。景達
奔還。仁瞻在病而扼吭。遂以沉迷。周耀兵城下。壽春監
軍昇仁瞻以降。而卒。周唐各以爲忠。授贈有加。改清淮爲
忠正軍。旌其節也。柴守禮以致仕光祿卿給俸。若柴世
宗者。父貞不得而子已。大統之流弊。拂於人情。有如此。史
稱嘗殺人。不問。夏四月。周主還。疏汴入五丈河。以通齊
魯。唐郭廷謂敗周師於定遠。周遣還蜀降軍。蜀亦還
俘。通問。則不答。蜀主怒曰。朕爲天子。彼猶作賊。驕氣再加。

蜀唐矣。而國遂債者。其盈非元氣也。冬。北漢麟州降周。
十一月。周主自將攻唐。契丹會北漢伐周。望潞城而
還。亦知虜兵不足恃已。十二月。降唐泗州。盡取戰艦之
在淮者。周主戰勝楚州。匡胤擒其應援使陳承昭也。郭廷
謂以濠州降。參軍李延鄒當草表。擲筆而死。唐已拔楊
泰之民南渡。周悉取其荒城。南漢憂在唐敗。既而曰。身
免爲幸。何暇慮後。

戊午。周世宗顯德五年。唐改中興。春正月。周克唐海州。則
鑿鵲水洞江。以取靖海軍。而吳越陸通矣。唐張彥卿死。
楚州亦盡舉。繩床以關。所部千人。悉殉義。姚伯子曰。然則
史書

卷八

周

唐之治亂。未可定也。而仁暴具見矣。剛者立而折柔者
委而延。朱承周而兼唐。二國是非皆從備而遇。故多節焉。
二月。周主至揚州。高保融以水軍會師。隔州刺史暴
卒。節度楊廷璋曰。急爲河東備。故北漢至。而無功。唐景
遂居太第。不忘勦援。弘冀常州之捷。三月。乃得改晉王。督
洪州。弘冀既爲太子。猜忌嚴刻。安定公從嘉乃畏避。事於
經籍。周主臨江水軍。擊破唐兵。唐主恐遂南渡。使陳覺
以傳位。稅臣請覺許。周江北地。而後啓唐表。獻於是分江。
而得唐州十四。谷言罷兵。不必傳位。益周志遠也。唐去帝
號。奉周朔。表。南國主景云。五月朔日食。是時唐

獻銀絹錢茶百萬。周錫之衣帶。且使犒軍錢。唐請海陵
監。不許。而歲給之三十萬斛。弘翼不悅於唐主。擊以
毬杖。曰。吾當復召景遂。秋八月。則或殺之洪州。南漢中
宗。子。張立。改元太寶。國事皆決於宦官。仕者艷之。而先
奄。冬十月。周以高防爲西南制置使。高保融勸蜀臣
而得拒辭。世宗設僞人。農夫桑婦也。善唐元稹均田
表圖。頒諸道者。歷時矣。分命三十四人行州。而效不著。豈
宋祖暴得重持事。遂輟與。人主不急民事。雖躬節儉。未矣
農夫荒田而嬉。糜粥終日。饑也。唐主聞於仁。宋齊丘
乘之而設械。恒密陳覺。李徵古。翼其不測。司天奏避位。攘

黃唐主問托國徵古曰。宋公覺曰。國事既委。深居。以臣等
侍。談釋老。可已。唐主固不懌。陳喬命章詔。辭曰。臣等自今
不得復見矣。鍾謨於是明發其策志。陳覺以周命斬唐相
嚴續。使謨覆。周主曰。續忠爲主守。而我教人殺忠臣耶。於
是三姦並誅。
已未。周世宗顯德六年。春正月。周王朴獻律準。初。世宗見
鍾磬。懸而不用。工不能對。以詢王朴。朴推本黃帝吹管。及
於唐之喪亂。至黃巢而蕩盡矣。今雖有鍾磬。失其相應之
和。不可擊也。臣之律準。蓋爲比竹。不便於用。而體之絃。制
長九尺。絃十有三。皆應黃鍾。以次設柱爲十二律。及黃鍾

清聲於用七律。以爲一均。爲均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
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
其調。調八十一。而備姚伯子調。使朴之均。果能應律。猶聲
而非樂也。樂象德。卽器寫心。使聽者如見聖人。最故其行
有神。而其節有氣。神者誠之發。越氣者精之流行。有德合
天地之聖人。而功同其覆載。工奏官之所陳。能具化育。而
使聽者無惡。則人和而見神。可贊矣。故聖人修乎樂之前。
而諧聲者。工人之事也。二月。周以通陳賴之漕。導汴入
蔡。三月。周主臨王朴喪。斧地而慟。夏四月。周主伐契
丹。匡胤從爲水路都部署。所至城降。乞橋關以內也。宴羣
臣。急趨幽州。期盡復中國故土。作安陽浮橋。不豫。而旋師。
計畫定矣。年壽不待契丹久。其土習之。永據焉。啓金及元。
而中國以蝕。惟失此機也。五月。還大梁。六月。河決武原。
留從効。弱唐。請自通於周。周主曰。未可叛舊服。而抗衡
也。周命唐修金。陰城爲守備。黠檢作天子。兆發木牌。
張永德。其也。世宗惡之。黜永德。而伐之。匡胤。世宗殂。
四子。周王宗訓立。生七年耳。宿衛之士。弱之多。歸心。黠檢
者矣。朝廷不覺。秋七月。使領歸德軍。古宋地也。唐鑄當
十當二錢。鍾謨所請也。旣行而誹之。九月。唐太子弘翼
卒。次當在從嘉。鍾謨詆其多過。曰。不如從善。東宮旣定。鍾

謨乃爲僂。冬十一月。鎮定傳言契丹入寇。唐以洪州爲南都。畏逼周。而備徙焉。周二主九年。日以經營天下爲事。漸有一統之勢矣。無失而國以亡者。是盛年之中妖其元。或有戕之。而失培也。

史書卷之九

纂策張 溥天如監定

休寧姚伯子

宋

太祖神德皇帝

庚申。周恭帝元年。春正月朔日。以禦契丹遣將。副點檢慕容延釗前軍先發。都人有謹言。蓋相置爲篡也已久。三日。大軍發汴。兩日摩盪。苗訓示親吏楚昭輔。天命也。夕次陳橋驛。都知趙匡義。掌書記趙普。都押衙李處耘。夜成言。將士爲部分。騎報殿前都指揮石守信。都虞候王審琦。是內外之謀合也。詰旦黃袍擁匡胤。不辭。而約言勿驚太后。勿

史書

卷九

宋太祖

凌公卿。勿犯市朝府庫。還師入汴。客省使潘美入朝。諭意周相王溥。范質。但言失在倉卒。遣將。惟韓通謀禦而死。餘怙然矣。故匡胤自明德門入。至公署。則百官列拜。請詣崇元殿。出禪詔。學士承旨陶穀袖中風搆也。已既即位。稱宋建隆元年。火德而臘戌廢。周主爲鄭王。及苻太后遷之西宮。未幾鎮州。惟報北漢引兵還。贈韓通中書令。而後論翊戴功。弟光義殿前都虞候。普樞密直學士。守信之屬皆領節鎮。受命之佐。又未有若斯之易也。遣賑。立太廟。追僖祖文獻皇帝。順祖惠元皇帝。翼祖簡恭皇帝。宣祖昭武皇帝。唐幽都令朮。御史中丞珽。涿州刺史敬。迄周檢校

司徒馬軍都指揮弘殷也歲五享四孟季冬朔望薦三年
裕以孟冬五年禘以孟夏視學親爲孔顏贊嘗曰武臣
皆讀書斯知治道矣故宋之務於學太祖倡之也二月
尊杜太后率百官拜賀太后愀曰得其道位乃保苟失取
匹夫不可得也陳橋慰家后喜大志之遂蓋深沉有謀人
也后生帝夾馬營赤光繞室異香經宿古者三公坐論
雖五代未改也質溥而在禪代之際始用劄子取旨禮廢
而君臣交疎則爲周亡相其罪宜小也加恩使至昭義
李筠戀周祖像而洒涕聞諸北漢鈞使密約子守節不順
召遣勸而不之更傳檄數罪擊取澤州夏四月會北漢太

史書

卷九

宋太祖

二

平驛感忿在周而不知觸漢之忌以成違也爲是漢置監
而筠不樂南行太祖遣石守信而謂勿使下太行急扼其
隘五月朔日食遷周廟於洛陽太祖會師敗筠而
圍之六月克澤州筠自焚守節以潞降秋七月州置兵
樣克肖者必進諸京師蓋本世宗簡禁兵欽壯之法而加
精焉禁旅旣多更行爲邊戍習勞而不憚於徵調矣將不
專兵叛志用絕而士出精練無驕惰皆普之謀也乃進樞
密副使荆南高保融卒弟保勗嗣冬十月宋襲北漢
汾州不克喪其將荆罕儒淮南節度李重進在周時以
帝甥居重鎮宋篡移之青州旣興周思又恐不容遣約李

筠拘宋使而通唐唐以聞命四將分道普勸之親征冬十
一月太祖至廣陵城下重進死誅同謀百人遂習戰艦迎
鑾鎮唐遣犒師朝其子從鑑蓋自失江北而志柔服矣
建隆二年春正月度民田詔課種植長吏春秋巡視義倉
別貯二稅之什一備凶歉二月以增溢概量爲民病遣
使監輸唐徙都洪州以太子守金陵閏月罷點檢官
夏四月朔日食置歷代帝王賢臣陵冢戶太祖侍
疾杜太后召趙普而訂遺命德周失以主幼而圖長守命
光義光美而後還之德昭蓋社稷賴有長君初有天下其
慮之慎也普而藏之金匱命掌於宮人六月太后殂秋

史書

卷九

宋太祖

三

七月太祖用趙普言欲使故臣釋兵留飲晚朝歎天位累
艱莫如節度之樂也黃袍加身雖欲自退有不得者已言
之情而衆泣讀示之辭位明日則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
張令鐸皆大藩節度然特能塞崇輜重誨之姦耳太祖趙
普精神尤在疆藩自後一意更而之輕也以光義爲河
南尹光美與元尹八月唐主景昶宋從煜請故得稱元
宗女真沙州回鶻貢宋沙州張義潮之後屬之曹氏
三年唐主煜之元春正月汴城旣廣寫洛陽而營宮太祖
謂重門洞開而人見吾心二月北漢侵宋潞州令諸
州無專決大辟禁火葬姚伯子曰刑極於揚灰而習於

西方者。至忍施之親。苟欲實爲禁罪。增發墳。而非虐也。

夏。爲欲合江南。邊夏。邊漢。邊契丹。置屯守焉。家族廩諸京。

師。姚伯子曰。宋之失策。在此矣。南莫唐強。而卑退。南漢隔。

江湖矣。蜀雖口戰。而再不競德懷之。而間用全力。以恢漢。

唐之故疆。北威震南。不勞定矣。乃南無罪。而強吞是恣。雖。

國滅。無以服其心也。失北之瑕。養而強焉。不可制矣。故。

周宗之死。天也。若宋祖。則吾各其失謀。冬。趙普樞密使。

徙鄭王於房州。武平周行逢卒。子保權嗣。十一月。

朔。荆南高保勗卒。保融子繼冲嗣。十二月。湖南有張文。

表之難。襲渾。進窺朗陵。保權遣擊矣。顧延宋師以求救也。

史書

卷九 宋太祖

四

四年。改乾德。春正月。初以文臣知州事。卒遷致仕。必文臣。

代。數更其黨以弱。宋爲湖南出師。遣慕容延釗。李處耘。

以十州兵往。命假道荆南。雙襲焉。二月。文表爲湖南將楊。

師瑤。誅在義。還師而遣撫。古之征伐者不易也。宋動惟利。

周翼其邪。且攫厥子。其南征皆無義師焉。至荆門。因猜師。

襲取江陵。既降高繼冲。遂進克潭州。保權牙將張從富。始。

悟宋人之行詐也。逆戰。宋人敗諸澧江。食肥所俘而黥遣。

其弱。即衆遂潰。保權爲虜。二鎮克。唐蜀不通。誠取天下之。

勢也。其如加之罪。亦患無辭也。夏四月。置州通判。統治。

入奏權均於長吏。支郡事自達也。皆以分節度之權。行。

應天厓。清源牙將陳洪進。於留從効之卒。逐其子以副。

漢恩。復幽而代之。間道請宋制命。初以常參官知縣。因。

符彥卿屬邑之不治。亦推置通判之意云。秋七月。如武。

成廟。毀白起像。曰殺降不武。八月。王全斌取北漢樂平。

以爲平晉軍。殺都虞候張瓊。用石漢卿之譖也。死而冤。

白。薄責漢卿云爾。西山軍校。或苦郭進之嚴。入告太祖。

拘而與之。會契丹攻晉平。進赦令赴敵。寇退。薦復其官。北。

漢契丹自是不協。以多責也。

五年。春正月。罷三相。以趙普同平章事。雪夜。普聞叩門聲。

迎啓。則太祖也。曰。已約光義矣。酒次。計下太原。普曰。彈丸。

史書

卷九 宋太祖

五

當西北二虜。滅之非利也。不如留諸平定之後。示以幽燕。

地圖。曰。曹翰之爲也。翰取。而誰爲守。太祖曰。取者能守。曰。

誰繼。太祖歎其慮之密也。稅數百年。衰亂。啓之太平。宋恃。

一普爲翼贊。功有尚於房社者。薦人補牘。不足爲其功。抑。

相寶儀。不足爲其罪。何者。仁安天下。餘寬言之可也。普追。

抑微時所與。太祖曰。天子宰相。夫人能識耶。南漢侵潭。

州。二月。李繼勳克北漢遼州。夏四月。薛居正呂餘慶。

叅知政事。爲普置副也。辰州刺史秦再雄。以錦溪巫敘。

蠻降。六月。德昭爲貴州防禦使。秋七月。頒刑統。八月。

置權貨務茶鹽。則引受京師。而貨給汾江。九月。潘美尹。

學珂克郴州。得內侍全延業以獻。訪之國政窮虐焉。縱欲焉。奇巧駢作。民財以盡焉。太祖曰。吾其救此一方民。冬。永安節度折德晟卒。賴其禦北方也。子御黜嗣而得世。

張暉鳳州團練。宋盡蜀虛實險易矣。趙彥韜獻蜀約。北漢蠟書乃名伐之。王全斌爲行營都部署。偕崔彥進道鳳州。劉光義曹彬道歸州。命獲給將士。惟芻糧器甲藉爲賜優渥矣。十二月。全斌擒興州招討。遂再勝羅川。彥進著功於奪橋。蜀之拒將王昭遠迎戰。三敗。退保劔門。汴京時雪。太祖衣紫貂裘。視事講武殿。爰念西征。解遣爲全斌賜蜀之險。江者浮橋橫絕。敵棚三設。夾列礮具。光義得太史書

卷九 宋太祖

六

祖指授地圖至夔距鏖三十里。引步奪橋。後以舟上。遂克夔州。太祖謂聲高失和。命太常更定。和峴取影表石尺以爲律準。六年。春正月。全斌從奇道出來蘇。則包劔門而南入矣。昭遠急趨漢源坡。而劔門爲拔。穢魄以戰。失次也。而爲擒。光義兵進取萬施開忠。遂曹彬獨禁止屠掠。蜀太子玄喆救劔門不及。遁而還掠。蜀主懼亡。石斌言老師計。和歎口敵至。未聞東嚮一矢。固壘誰爲守。全斌至魏城。請降矣。表又李昊所草也。二月朔。當食不虧。姚伯子於此知曆象之漸密也。然玩爲數。或以不謹於天戒。宋軍旣啓人

史書

卷九 宋太祖

七

蜀全斌不戢其衆。而酣略女奪財。生蜀怨矣。詔發蜀兵赴汴。則裝錢減。而侵侮者縱。三月。亂作綿竹。兵不禦敵。而易爲寇。益徵蜀之無政也已。聚衆劫屬邑。奉文州刺史全師雄。攻據彭州。稱王。開府。再敗官軍。應者十六州。據險置砦。臨成都而勢張也。全斌悉坑降卒三萬。計蓋無所出矣。是則全斌之速功在乘間。而引亂在恣貪。擠民水火之中。負托不旣多與。路置轉運使錢穀悉歸。委輸利權歸。則藩鎮欲亂而窘無餉。弭亂之術爲周。然以國弱矣。宿將罷疑。則秉鉞無人。兵不將習。則致死無所。糧不應調。則深入阻饑。又窮之不可久。而必宜變者也。況當時疆寇環北。疆哉。

夏。孟昶以秦國公卒。母李哭其不爲社稷死。置封椿庫。曰。俟滿。請易十六州於契丹。姚伯子譏其志爲已餒也。又曰。如其不獲命。以爲遼軍兵資。不果所用。不必觀其終也。于寘入貢。七年。春正月。北漢侵宋。夏求遺書。冬。十二月。兩川平。則光義彬之功爲多矣。西南諸夷乃多請附。北漢復取遼州。韃靼入貢。八年。春正月。蜀將徵還。皆貶官。獨宣彬功。宣徽南院使。行篋唯圖書數卷。時沈義倫以轉運使從軍。同其廉。帝問吏。善彬遂薦爲樞密副。三月。五星聚奎。周顯德中。竇儼推

曆曰自此天下太平。夏六月朔日食。秋九月定難節度李彝興卒子克寂嗣。

九年改開寶。春三月陶邴舉進士覆試中選以開穀失教也著令嚴核食祿之家。宋祖未偶嘗依董宗本於隨州其子遵誨有侮然至則城上紫雲如蓋將去則遵誨夢黑龍自蛇升以雷電東北就質之而皆不荅也六月召遵誨曰若知紫雲黑龍耶我今且賞功以爲通遠軍使達威德於諸酋夷落以定。北漢世祖十子鎬錡錫且賢命鈞養甥薛繼恩異父弟何繼元卽未息使子諸侄不猶吾孫耶故姚伯子譏在崇秋七月和帝卒繼恩立則譏又在鈞八

史書

卷九 宋太祖

人

月宋命伐其喪。九月北漢郭無爲弑繼恩張昭敏謂承桃必其類繼文爲世祖嫡孫歷險阻於契丹迎而立之且結虜援無爲不從以繼元之易制也。李繼勳敗北漢銅鍋河進薄太原何繼筠功多以前鋒。冬十月大理雷德驤引刑名及趙普而多訪詢太祖擊之柱斧曰鼎鑊有耳乃辱吾社稷臣。北漢告卽位於契丹且乞師十一月繼勳還而晉絳爲掠。享太廟見蓮豆簋蓋而命撤曰吾祖未之嘗識旣而曰禮也翼日郊三年之郊皆加恩肆赦則宋之不能以政率禮而輕耗其財也。

十年北漢主繼元之廣運二春二月契丹兀律弑耶律賢

馳入懷州而自立嬰風疾國事決后蕭燕燕。繼勳

之圍郭無爲納宋間矣事敗而不獲是月也命光義守而自將三月傳於太原長圍四砦名將分守灌以汾晉無爲作自剄狀而劫其主曰若何空城抗百萬之師。夏四月契丹救至太祖策其入道使韓重斌何繼筠之鎮定之石嶺戰而皆捷傳俘下憲嵐州。契丹冊立使韓知瓚爲北漢畫守援兵復至五月暑雨以疾作班師且陷汾水郭無爲許其主出降值風雨晦冥而不獲罪發爲誅遷其民山東河南萬餘戶。冬十月舊宿多入朝者又以宴後苑諷之罷鎮奉朝請姚伯子曰唐肅代姑息之流毒將盡太祖之盡變而遂息乎曰未也宋元神俱敝而受夷禍者又以蕩滌太過而受弱症。

史書

卷九 宋太祖

九

十一年春正月劉繼文自契丹歸漢爲代州刺史。處士王昭素徵至問之治世養身對曰愛民寡慾授之博士而書諸屏。夏四月朔日食。除河北鹽禁。秋九月詔陵寢爲盜發者具衣棺復葬而祭。欲伐南漢令南唐諭之稱臣獻湖南之侵唐使囚而驛書不遜則爲罪矣命潘美桂州行營都部署副以尹從珂分裂以來諸國淫虐南漢爲最掌兵惟宦官守備之所皆飾爲觀游甲兵鈍腐也聞宋師而始遣拒則莫有爲敵者已前鋒至芳林而守將遁。

冬十月取賀州。漢之夙號名將亦自保而已。乘勝拔陷。連。十一月契丹大寇定州。田緒以三千兵戰蒲城。受圍突出而半矢無亡焉。太祖於是料虜精兵。謂二百萬。綱爲可購也。當時首虜二十足。十二月南漢陳象蓮花峰下者。十萬。勁弩前設。則反蹂而大敗矣。宋克韶州。

十二年春二月。進若雙女。去廣城十里耳。銀欲入海。或盜其船。宮殿府庫。一夕焚既。而出降。美入盡。宦官以爲僂。曰。是桀人多矣。吾所爲奉詔伐罪也。夏五月。獻南漢俘。宣詔責罪。銀曰。皆襲澄樞李托之所爲也。幼臣而負舊實。專國焉。乃僂之。而爵銀恩赦侯。從宴講武池。賜銀卮酒。而泣。

史書

卷九

宋太祖

十

太祖遽飲。而命更卮。八月。百官上尊號。不許。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唐請貶號。賜詔呼名。河決澶州。通判姚恕棄市。以不早聞。至東滙也。川班南郊。援御馬直而訴。增給。斬林有差。時內侍李承進逮事。後唐問莊宗。所以不承。對曰。乞與必給。威令以之不行。帝曰。是乃所以亡也。十三年夏五月。大雨河決。思愆在後官。徧籍得三百八十人而已。情諭得願。歸百人。厚賜而遣。姚伯子於是獨以宋祖爲克儉。唐太宗再放官人三千。作法於後。可知也。其斥蜀漢國之器。實性之所忤。而非矯也。永寧公主。翠襦入宮。而禁之。主曰。用羽幾何。帝曰。使貴人競效。小民且捨所務。

以拾聖。害將幾何也。其爲御也。與不金。九月朔日食。

十四年春三月。鄭王卒。恭帝而還立陵。初殿訃。本貢舉之有訛。遂習爲後世之勝事。夏五月。行開寶通禮。損益。

開元成二百卷。交州入貢。據者丁璉。授靖海節度。交趾。

郡王。趙普聞鄰賂。而帝必使受。若江南之白銀五萬兩。

吳越之以瓜子金。當海錯而十瓶也。蓋腹心倚之。非有嫌也。普不能平其心。而爲術用。私怨或致人死。翰林盧多遜。

傾之。短諸入對。而帝不怒。得其實矣。八月。罷普以河陽節。

度。多遜叅知政事。姚伯子曰。普雖見瑕。然在太祖時。大節。

猶未傷其瑜也。普至河陽。獨申太后顧命。而明皇弟忠。

孝。復致金匱藏。其設心何爲哉。故定普品者。當觀之太宗。

史書

卷九

宋太祖

十一

之後也。晉王班乃宰相上。而光美兼侍中。德昭同平章。

事。

十五年春二月朔日食。三佛齊入貢。江南謹事。而宋。

徵朝諫者。皆曰。不返也已。辭則其罪也。命曹彬都行營部。

署。而授之劍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潘美都監。曹翰先。

鋒戰艦自荆南下。江南巡兵玩之。池州覺異。亦不及措而。

發走。故敗諸銅陵。進次采石。既深入唐地矣。密告吳越師。

期。冬十月。加其王俶昇州東南行營招討制置使。初池。

州錢若水。繩江。謂可浮橋也。宋造之荆渚。故南次。而以濟。

美之步兵。唐爲水陸二軍。水敗而陸不能救。以次敗。始修日曆。命宰輔錄時政送史館。

十六年春二月。彬連勝白鷺洲。遣將田欽祚攻克深水。江南統軍使李雄父子約而死。國難者八人以其臣。知唐主之寬仁也。軍次秦淮。江南兵十萬。爲背城之陳。潘美不待舟具而先。以大敗之。進圍金陵。唐世有佛崇。至煜而甚。朝退僧服。暨后曉經而誦。太祖謂卽可以荒其國理也。晃辨士間入焉。深之性命之說。故在圍不憂。委兵事皇甫繼勳。而僧譟後圍。一日巡城。誅繼勳。始知其與宋市也。士欲夜斫管者。必鞭背而囚。三月。契丹遣使通好。約成邊

史書

卷九

宋太祖

三

吏。夏四月。吳越攻常州。丞相沈于虎曰。屏不可撤。彗見東方出柳。秋七月朔日食。冬十月。潤州降。煜遣求緩師曰。煜之事大國。如子事父矣。辨之力。而帝辭窮。徒馮劔威曰。臥榻不容人睡。唐朱令斌以上江兵入援。將焚采石浮橋。曹彬設帆檣洲渚間。襲而擒諸皖口。十一月。曹彬稱疾以屬諸將曰。師出之日。帝有命矣。誓不殺一人而疾愈。明日。城破。門下侍郎陳喬自殺。江南主前曰。爲社稷死也。煜乃降。捷至。羣臣入賀。帝爲戰死者泣。姚伯子於唐亡。歎帝取天下之全用逆也。然堅持不嗜殺之心。凝生機而克有終。爲國培基。其在是與。注意刑辟。哀矜無辜。爲

之開釋。獨嚴賊吏誅。

十七年春正月。江南師還。煜以嘗奉正朔。白衣待罪。明德門而已。內史舍人張洎嘗諫降召援。出其書責之。對曰。臣宣立其主。以爲太子中允。吳越王俶來朝。多留奏。帝曰。江南餘孽未靖。存使攻其後。旣遣。授之黃袂。途觀。皆留疏也。俶感且懼。三月。德芳爲貴州團練使。如西京。過鞏。拜安陵復河南田租之半。夏四月。郊。將遂留都之。蓋籌定而出也。沮言不免於晉王。帝曰。吾且漸爲西遷。據長安勝勢。去冗兵。而天下安。晉王願引在德。不在險。帝還。而數百年民力殫也。姚伯子曰。太祖嘗歎晉王龍行虎步。福德非

史書

卷九

宋太祖

三

吾所及。觀諸此。爲生民深長慮者。去太祖遠矣。江州指揮胡則。殺刺史。爲江南守。夏四月。曹翰克下。而城屠。宋人崇彬之克。世謂翰死而子孫爲丐。惟喜殺也。秋。党進敗漢兵於太原。冬十月。帝不豫。屬國晉王而崩。帝友愛尤厚。晉王灼艾分痛。素以其可托天下也。雖攘國傷捷。然每曰。有天命者。自爲之。世宗所惡方面大耳。在側而獨親。故主降王無橫死。皆以徵其量之弘也。無唐太宗文采。而品過之者。正以善惡見於人。無所飾也。官闕大廷之過。固少矣。納實儀正肅。以禮垂統。不冠不見羣臣。晉王旣卽位。以廷美爲開封尹。兼王德昭武功郡王。德芳與元尹。子女

並稱皇其初也。以示一體。十二月。改元太平興國。宜仍不仍。已急矣。初張齊賢持十策如洛獻。太祖善其四。執言皆可行也。故出之以抑。而謂太宗留爲汝相。

太宗

太平興國二年。春正月。一榜盡賜及第。齊賢試下。而曲收之。二月。帝更名昞。冬。榷酒酤。十一月朔。日食既。

三年。春正月。立崇文院。貯書八萬卷。三月。吳越王俶來朝。夏四月。遇陳洪進獻漳泉。遂表其境內。退朝。然後將吏慟哭。吾王之不歸。封淮海國王。亂而保境。治而效順。以德以功。誠割據之卓絕者也。獨助宋自攻。疑暗不智。然前人

史書

卷九

宋太宗

苗

命之矣。因巢亂而有江南者。吳蜀易姓。閩楚中絕。南漢篡弑相繼。吳越三世四王。享國幾百年。皆以考終。世顯而不替。爲善之報哉。自彊之說。可以論鏐。不可以責倣也。洪進武寧節度。定難李克勣卒。子繼筠嗣。秋七月。隴西公

徐鉉。吳王碑。以比徐偃仁義而亡。孔宜襲封文

宣公。世復。冬。置內藏庫。封椿屬焉。

四年。春正月。伐北漢。曹彬贊之曰。必勝。命將潘美。郭進。主斷燕薊援師。契丹問師名。曰。逆命。初以石熙載簽書樞密院事。二月。帝自將。以齊王掌留務。判官呂端啓之。尾行。三月。郭進遇契丹兵。白馬嶺。薄其渡澗。大敗之。耶律

沙幾獲。夏四月。折御卿取漢肯嵐。解暉破降州。潘美築

太原長圍。漢餉絕。契丹岢石嶺而援不至。帝師會圍。五月。降。而封之。彭城郡公。知遠讓位。崇奉其祀於一隅。二十九

載。能以弱城抗周宋之鋒。恃契丹也。一不援而遂亡。故有國者不恃人。徙太原民并州。劉繼文奔契丹。爲彭城

郡王。帝欲取幽薊。崔翰贊之曰。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乃發太原所至皆降。破契丹兵。圍之幽州。秋七月。

方走耶律沙。大梁河。而耶律休哥救兵適至。左右翼而進。戰。宋兵以疲敗死者萬人。虜進至涿州。帝以驢車免。乃命

屯成而還。伐漢。伐契丹。羣臣皆不可。帝獨聽曹彬以勝國

史書

卷九

宋太宗

五

同崔翰而喪師。豈翰策獨非與。十六州未復。宋契丹未可

兩立也。定難李繼筠卒。弟繼捧嗣。帝脫幽州。軍中謀立武功郡王。八月。德昭爲太原請賞曰。待汝爲帝。恚而自

殺。追魏懿王。九月。契丹大寇鎮州。爲報。方陳滿城。官軍詐降而分擊之。劉廷翰崔彥進追奔至遂城。斬獲如幽州

所喪之數。楊業爲代州刺史。隨繼元降者。時號無敵。

冬十月。延美徙封秦王。始敘漢功也。占城入貢。

五年。春二月。九等定民戶。差至上四等。而下五免役。姚伯子以爲猶善。哀其多而不損其寡。人主天道以治人也。

三月。契丹十萬寇鴈門。楊業以麾下出其後而南。擊敗之。

殺其將。侯寶如邕州。九月不獲調。以普嫻困盧多遜之抑也。交州黎桓因丁璉死而自代。寶奏可取狀。多遜恐其以召見還朝也。卽謂召寶謀洩。命卽征。寶破賊白藤江。而多遜所置部署不應。以死。帝爲寶無功。班師。誅三將。而未知多遜之姦也。冬。契丹主賢圍瓦橋關。十一月。帝禦之。次大名。戰者勝互。而虜退。將遂取幽州。圖再舉。張齊賢之爲迂也。引言王者不爭尺寸於戎狄。呂中之論曰。燕薊不收。則河北不固。河南不得安矣。所爭天下之險也。姚伯子曰。事有名同而實異者。唐宋之伐遼是也。一爭不能易之。鱗介。一委不可割之背項。

史書

卷九

宋太宗

七

六年。春三月。岐康惠王德芳卒。夏四月。詔繼母殺子婦者。同凡人論死。特懲妬之爲毒。六月。平章薛居正疾作。於朝卒也。帝臨其喪。秋九月朔。日食。盧多遜既逐趙普。遂以帝立。非其意也。銅之。晉邸舊僚言。秦王陰謀。有若柴禹錫。趙鏐。楊守一者也。帝質普。得金。照事。召拜司徒侍中。梁國公。渤海嘗遣使。以契丹故。文真使至定安。表附。然有約而未獲其用也。徒種稗謀。以後世禍。七年。春三月朔。日食。訪普傳國事。曰。寧有再誤者。故廷美又以見告罷尹。而晉故僚初言者皆擢。盧多遜居權而不知退。趙普卽以之。成秦王罪多遜流。而廷美復罷留。

守就第。五月。貶海陵公。房州安置。李符行其誣也。旋慮泄言。貶符。姚伯子曰。推此心也。使太宗少懦。普之姦必有進焉者。爲身富貴。詎以負太祖也。然天下既定。而必兄弟及。必於禍已。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綬。宥姚伯子曰。據極險。而當契丹東西之勢。得此機。擇名將良牧。懾之威。而恩鎖撫焉。豈惟靖夏。亦以孤契丹也。徒遣使發其總麻之親。而已。從弟繼遷。遂以祖像入地斤澤。而聚戎人。夏尊以肆已。秋九月。契丹耶律賢死。子隆緒立。十二月朔。日食。八年。春正月。曹彬罷樞密。酒坊使弭德超欲攘其位。恣譖於告變也。旣德超怨望。於不獲而流死。二月朔。日食。

史書

卷九

宋太宗

七

三月。宴進士瓊林苑。夏五月。河決滑州。汜澶濮曹濟入。淮於彭城。發塞。六月。賜樞密使王顯軍戒三篇。曰。熟讀可免面牆。秋七月。自河及江。水多溢。益王示贊善姚坦。以假山曰。血山。問故。曰。有司鞭笞血其民者。山以成也。乳母使王稱疾。曰。畏垣檢束。帝曰。選端人以善王。而巧爲逐詿。杖而召慰。垣。冬十一月。呂蒙正叅知政事。引之言。盡其蘊。命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曰。開卷有益也。帝讀書。自巳至申。故期一歲。而周。問經義於翰林侍讀呂文仲。其好學也。九年。改雍熙。春正月。爵賜以爲遺書。購。借。寫。其。不。願。上。者。

廷美卒於房州。追渚王而錄其子。夏議封禪以乾元殿災求直言而罷。知睦州田錫疏當時失在滯於邪言行不可久之制以致朝令而久遠改也。冬陳搏徵入謂協心勤治主相之脩煉也。知夏州尹憲襲李繼遷地斤澤而走之。十二月立皇后李氏。賜京師餽。繼遷走而獲衆民歸李氏之世此土也。

十年春二月卒之攻麟州若弱而受盟者都巡檢使曹光實爲給而墮伏遂襲據銀道知秦州田仁朗討之。禁增置寺觀惡僧設薪爲以自焚惑衆也帝曰求名額者大抵惟姦隱。夏四月江南饑遣振以群臣宴後苑賞花釣

史書

卷九

宋太宗

六

魚各命賦矣習射於水心殿。繼遷圖三族砮折遇也殺監軍以畔應遂合而攻撫寧五月仁朗徵還爲留緩失砮而不救也其自解曰使聚之孤城銳盡而大兵與遇伏弩三百邀歸路而擒之故計定在不戰而收全勝也然副將王侁出銀州之師已擒斬其代州刺史因得諸番兵助擊走繼遷濁輪川郭守文同侁領邊事者也時亦與知夏州戶憲焚鹽城千餘帳銀麟夏之蕃內附。楚王元佐帝之長愛弛於狂發以不能止渚王之遷也至秋九月不預九日之宴焚其宮而泄忿帝怒將置之房行及黃山矣宋琪以百官請還之居南宮。冬十二月朔日食。宋琪柴禹

錫不悅於帝以詔廣官城而求第宅也王延範將爲不軌於廣南琪妻與之親帝入知廣州徐休復密奏顧問琪禹錫曰延範何如人以疆明忠幹對也是以延範誅而琪禹錫免。南康雪水江。初賀懷浦將屯三交子令圖知雄州疏契丹可伐主少而母后任事也韓國華遣諭高麗西會師既還。

十一年春正月五將分道伐契丹。帝命潘美先趨雲朔曹彬以下聲取幽州而緩行虜既悉衆救范陽不暇山後矣乃有全勝戒勿貪利也三月彬師取涿州田重進敗虜飛狐美舉震朔應雲夏四月重進取蔚乘勝惟前帝則

史書

卷九

宋太宗

七

每訝捷奏之速也。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撓涿師夜掠而晝張疑設伏林莽絕之糧道彬師饑而退援餉帝聞知失策矣急使守前謀彬部皆取以大軍握重功出諸路下果糧與米信軍復趨涿休哥輕兵隨蓐食而薄之單出爲獲士疲在自救墜地而行暑比至困乏甚矣隆緒以大兵至躡而敗諸岐溝再擊其憂尸壅沙河之流休哥欲遂盡河爲境太后不從。帝命諸將還屯契丹復陷蔚寰時耶律斜軫之兵十萬方走賀令圖敗諸將救者於飛狐潘美欲護其吏民以內徙副將楊業日出大石直入石碣谷避其鋒也王侁以爲畏懼危語激之業不得已引兵自石

跌路趁朔至陳家谷。請諸將爲援。業以麾下前戰。則入虜伏中。爲其逐北走。仇望不見師。以爲有勝矣。謂美移軍前逐分功也。進行二十里。知業敗。顧麾下走。業戰虜中終日。薄暮至。謂師處。顧無人。遂父子戰死。麾下百餘人。業使軍走。自生。則皆爲業死。義感士。勸稱楊無敵者。非徒勇著矣。雲應朔聞業且死。則皆失守。取地既無實。而喪師則多矣。彬美著名太祖時。橫疆啟土。爲宋代重臣。此役也。其成其不。祇其後宋之武事益不競矣。賀懷浦亦沒於此戰也。

史書

卷九

宋太宗

三

新故斯戰也。無與禦。時張齊賢知代州。以楊業之忠。請行也。命同潘美所領。至則使趣美。以并師會戰。而爲執。旣而虜薄城。齊賢選師挫銳。美別遣至曰。師出至拍井。爲審詔。趣還齊賢曰。敵知美來耳。未知其退也。卽夜間發二百人。列戰然芻城西南三十里。而以二千伏土。鏖斃契丹驚遁。遙望光見。戰爲并兵也。伏兵掩擊。獨多所殺獲。李繼遷求婚於契丹。得其公主。

十二年。帝耻敗。將圖大舉。使郡以入一爲丁募。京東轉運李維倩曰。若此。天下不附矣。李昉曰。慮民之轉爲盜也。乃置河南。惟選北郡。

十三年。改端拱。春正月。耕籍田。二月。改補闕拾遺爲司諫正言。李昉罷。險人翟穎誕爲馬周。擊登聞鼓。謂宰相當北事。不爲邊籌而賦詩。以趙普爲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同平章事。蒙正每論時政。不可者未允。必固稱其不可以直言而獲主眷者也。翟穎之誕。知制誥胡旦使之。穎旣逐昉。負其言之行也。遂恣毀朝。而歷進其所私。樞密趙昌言。則多交朝臣。爲之內應。穎敗。乃貶昌言。旦交者皆得罪。夏五月。作秘閣。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曰。古今成敗皆在矣。多讀而後善之。必可行也。西邊苦繼遷之擾。趙普復請命繼捧。以爲定難節度。賜之國姓曰保忠。

史書

卷九

宋太宗

三

謂繼遷可思懷也。秋八月。鄧王錢俶卒。九月。契丹攻取涿州。

十四年。春正月。攻取易州。備戎之策。多及脩好。息民矣。張洎以險旣無可爲。而恃列壁。敵至取足自固。此分多之成弱也。沿邊建三大鎮。各以十萬衆。鼎峙而守。親王臨魏府。以控其要。虜不得越之南侵矣。朱琪陳周德威取燕前籌。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乾。出安禮寨。則東瞰燕城。絕一舍。然大旨則歸之和也。夏五月。旱。錄四分遣決。而雨。秋七月。雪。出東井。司天以爲契丹城祥。普不可曰。是佞言也。開寶塔成。作者蓋八年云。田錫之疏曰。衆謂金碧燁。

十五年改淳化。春正月，趙普罷。夏四月，詔貸江州義門陳競粟九世同居爲口七百，惟不畜僕妾，故上下嫺睦，間

宋太宗

三

入謂惟陛下從諫故臣得竭誠唐末孟昭圖朝上疏而蔡
不知所在政所自亂也帝爲動容置諸路提刑繼遷
戰敗於保忠始效表請降秋七月復賜姓名銀州觀察使
趙保吉矣又官其子德明管内蕃落使行軍司馬八月
置審刑院於禁中蓋達獄之上下而加詳覆焉其帝之祥
刑也九月王沔陳恕呂蒙正罷皆以微細不安其位耳
然三相繼去疑者因之奏議帝曰蒙正有大臣體而沔明
敏毀者乃止李昉張齊賢同平章事賈黃中李沆參知

政事。初溫仲舒寇準張遜並副樞密張遜知樞密院二人遂加同知同知自仲舒準始也。冬十月趙保忠降契

卷九

宋太宗

三

丹爲西平王。劉繼元卒。追彭城郡王。女真請伐契丹。不許。自是不復入貢。

十七年春二月朔日食。夏六月。置常平倉於京師。蓋年豐而穀賤。失增糴減糴。永爲振饑規。秋七月。趙普卒。家人發篋得論議傳其終日所誦也。嘗語帝論語一部。半以佐定天下。半以佐致太平。

十八年春二月朔日食。置審官院。京朝官之考課掌焉。其幕職及州縣則別置考課院。交州李植入貢。封交州郡王。蜀以民稠。故土狹。不耕餘而市佐食也。博買務置私市爲禁。兼并乘之。糴賤販貴。以更黠愈富。富而貧貧矣。

青縣民上小波以聚衆。曰：特爲汝均其不均者，遂攻縣。掠彭山，殺其令。旁邑響應。何承矩自淮州建屯，議會黃懋。奏河北水田皆可興也。三月，以承矩爲河北屯田制置使。懋爲之判官。開泊種稻，民賴其利。姚伯子於是信懋，餉給其地矣。善理之，不忤漕也。更有策焉：散漕餘以爲稻，其稻不可勝食也。夾漕之境餘千里。夏六月，張齊賢罷，呂端參知政事。張遜寇準不協，或狂呼萬歲，歷書溫舒之馬。遜使街使獨奏準爲交惡以罷也。然帝憶準，左右窺之，爲泥曰：徒聞準縱酒青州耳，豈亦念陛下耶？姚伯子以任天下者，鑑戒即在準也。負剛而豪恣，接者多不堪其酸。況

史書

卷九 宋太祖

言

中實有欲，而能弭人無間言也。瑕疵自身間，一儻犬豕斯叢之矣。君子之愛其身，必慎行焉，預爲國家計也。秋八月朔，日食。九月，大水。冬十月，河決澶州，以罷李昉、賈黃中、李沆、溫仲舒。呂蒙正同平章事。蕭易簡在翰林，禮重賓友。八年矣，而不能待，亟言時政，遂參知政事。而帝改罷正色責之吏事。惟名望未稔於天下也。然後易簡以悔。何敏中同知樞密。周知二邊斥候，志集之所，而見器罷戶部鹽鐵度支三使，以十道分天下。而中分京東西左右，計陳恕爲三司，提計使各署官通。恕以爲難經久也。周太后符氏崩。十二月，王小波死。其黨李順陷蜀，叩州，永

康軍賊勢既蹶，衆以十萬數矣。州縣之守吏望之奔風。十九年春正月，遂入成都，僭號。攻劫四出，無禦之者。兩川大震。乃計以宦者王繼恩、曰：兩川招安使。趙保吉不安於其部，爲高文若所敗。顧冠靈州，恣焚掠。乃以李繼隆爲河西都部署。饑姚伯子曰：貧民持杖投券取粟於富室，有司以盜論死。杜大亂之漸也。知蔡州張榮獨以杖春上聞，蓋通窮民之情。帝遣使分撫，遂命原宥。雖曰爲德，抑無政矣。先王佐卹之教，親相收也。閉廩而玩人殍，是之謂饕餮。舜爲政，四裔先屏之矣。有無既通，猶不勝伎心，而恣奪焉。無良人也，惡不可成，亂不可肆。善治者，惟斯爲慎用焉。

史書

卷九 宋太宗

言

二月，劍門都監上官正敗蜀寇之北掠者。關道是以無壅賊。圍梓州，張雍之守經八旬而全。預備脩在亂始也。保忠解怨保吉，以請罷兵。不許。師薄夏州，而保忠爲獲，則保吉之襲其營也。三月，繼隆旣入夏州，則執之以赴京師。夏四月，墮夏城，帝惡其爲好雄之竊據也，遷其民於綏銀，而削李繼遷賜姓名。置起居院於禁中，諫議張昞請脩左右史之職也。周翰掌之，則以所撰先進御而後付史館。五月，王繼恩復成都，誅李順。朝議宣功，授之宣徽使。帝新執正之漸，爲別立宣政使。姚伯子謂失在授之兵柄，爲立功地也。然順死，其黨張餘之攻陷不已。保吉至而爵

有異。秋七月，李繼遷遣使來貢，召見慰諭。高麗請伐契丹，詔止之。自是亦不入貢也。王繼恩及蜀將之有疵者，皆頓師而傳飲恣其下，橫剽寇用復張。八月，張詠知益州，至則舉酒遣發諸將曰：「老師曠日，卽此地還爲爾死所矣。」上官乃深入克復雲安軍，走張餘。九月，罷權醕寇準自青州入，帝咨之。韓貳準曰：「爲天下擇君，謀及中官婦人，不可矣。」惟擇所以副天下之望者，屏左右而問襄王曰：「可自聖意卽決定矣。」乃進元侃封壽王，爲開封府尹。帝第三子也。準參知政事。冬十二月朔日食。摠計不便，復三司陳恕爲鹽鐵使，帝留意錢穀，恕以心計見罷。然與利除害，必究所終而常寄餘。若取茶之用中等，爲公私皆濟也。帝題之柱曰：「眞鹽鐵陳恕。」

史書

卷九

宋太宗

三

二十年，改至道。春正月，帝觀燈乾元樓，歎五代之凋殘，而有今日繁盛，蓋多太平之已至也。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民走集耳，都城外不數里，死饑寒者衆矣。」幸更親近以及遠。永安節度折御卿邀契丹於子河沁。二月，都監宿翰獲張餘於嘉州。蜀盜平，張詠以田里撫靖其餘。黨恩威遂以結於蜀民，因民苦鹽貴，下其估，使得以米易。既有二歲備，奏罷陝西糧運。夏四月，呂蒙正罷。呂端同平章事。人謂端糊塗，帝曰：「小事耳，大事不也。」端以與準

同列，而先正台揆，恐其不平，乃請參知政事同升政事堂。奏對任人之異議，而若無建明者。張洎參知政事，以起自準薦，政事無敢參預。一決之進而已。何承矩揭子何漢之，捷以引寇，然契丹夜爲雪耻之師，攻雄州而敗還也。罷之，謂爲輕脫生事。開寶孝章皇后崩，而服不成，翰林學士王禹偁私對客言其嘗毋儀天下也，以謗訕出。六月，以李繼遷爲鄜州節度使，不奉詔，寇清遠。秋八月，立壽王爲太子，更名恒，廟見還宮。京師人喜新見有儲君，擁道稱少年天子。帝還不懌曰：「置我何地？」寇準賀曰：「社稷之福矣。」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禮事以師傅見而先拜。冬十二月，契丹寇府州，折御卿力疾臨戎，且革毋召歸，死曰：「士不可棄，成忠以爲孝也。」卒於軍。詔子惟正代知府州事。姚伯子讀史至

史書

卷九

宋太宗

三

二十二年春，以太祖孫惟吉爲閬州觀察使，爲德昭之死原也。惟吉時十歲，育諸禁中，侍食而無猜，旣出居，邸第供億咸埒於諸子。李繼遷邀取靈州之餉，夏四月，分道命討。李繼隆違帝命而行，師以無功。寇準喜怒用人，見於郊祀之進秩也。起擅權之譏，言者至責呂端、張洎、李昌齡以其所引故，任之所冒臆而亂經制。帝以詰端對，數爭處傷國體，準猶質中書簿爲行直也。秋七月，帝罷準曰：「鳥雀

尚知人意。京州內屬請帥以丁惟清知西京府。九月。秦晉地震。大有年。

二十二年春分州軍爲十五路。於是河之南爲京東西。而河北河東陝西淮南荆湖南北兩浙福建廣之南亦東西分。各置轉運使。帝不豫儲則蚤定矣。內侍王繼恩猶忌英明而易之以元佐也。后內主而李昌齡胡旦外比。三月帝崩。呂端遇繼恩以皇后之命召。則書閣鎖之而入謁。后言曰。立嗣以長。則順端曰。先帝所立。何容更議。太子出而垂簾。端請升殿。以群臣審視。而後下拜。君子觀於繼恩之終宜徽宣政之爲國靈。又何以異也。夏五月。討立長之罪。貶官昌齡以下。然復楚王之封。立皇后郭氏。同知樞密錢若水。在太宗朝。每聞罷宰相。而問其戀祿位也。曰。其待大臣若此。無乘高節在進退者。感動之耳。引母老請罷。而得許。薦王旦。帝曰。固朕所屬也。冬十二月。李繼遷請降。以爲定難節度使。復賜姓名。

真宗

咸平元年春正月。葦山營室。呂端曰。應在其分。帝以求直言曰。朕以天下爲憂也。田錫疏。計謀之多失。中書樞密之政不通也。夏四月。用三司王欽若言。悉除諸路逋負。按釋繫獄。五月朔。日食。冬十月朔。日食。呂端罷。張齊

史書

卷九

宋太宗

元

史書

卷九

宋真宗

元

賢李沆同平章事。帝問沆治道所先。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問姦邪之辨。對曰。佞言似忠。奸言似信。在書中未嘗密啟。帝以問。曰。公事公言之矣。以密啟行。讒佞臣竊耻之。齊賢常言帝王之道。帝曰。庶事無撓。則近之矣。

二年春閏三月。旱。求直言。轉運使朱白符之言曰。葦象見者。兵之兆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重農而粟積。簡卒而費省。則專將師之任。慎守令之選矣。秋七月初。以官莊及逃田。給外任官職。置侍讀侍講學士。設直廬於秘閣。訪問或至中夕。詔定周禮儀禮。公穀孝經論語爾雅義疏。九月朔。日食。冬十月。契丹隆緒大舉入寇。楊延昭冰遂

城以爲守。乃掠祁趙邢洛。鎮定都部署傅潛擁步騎八萬高陽關。而畏懼。一姬不如激之。不進也。范廷召奮願出兵者。得騎八千。更約援於都部署康保裔。及暮遇虜瀛州。約旦戰。而宵遁矣。保裔以無援獨死。虜遂濟河大掠。窮天下財力。養不可用之將卒。民至糜爛貽籍而莫之控救也。此宋之所以以天下弱者也。十二月。帝自將。次於大名。潛罪聞。流房州而已。

三年春正月。契丹引還。廷召則追敗稱功矣。益州之戍。鈐轄符昭壽侵虐。以元旦從知州牛冕大閱。軍中衣敝而艷王均所領神衛之鮮也。亂發於殺昭壽。冕及轉運。絕城

遂莫之靖而延都巡劉紹榮獨冒關則衆思奉之不從紹榮遇均擁爲亂主紹榮自經均攻陷漢州趙綿趙劍敗於知州李士衡而還保益帝將發大名聞亂以雷有終爲招安使給之步騎八千帝至自大名嘗詔丁夫十五萬脩黃河御史王濟馳往經度奏省其什六七知蜀州楊懷忠會兵討王均而大敗之進砦州南十五里賊惟閉城自固二月王旦同知樞密院事雷有終至益州賊爲開門若遁者有終不肅部入之事急在分剽關閑伏發而幾爲賊免自墜堞退保漢州均以雪忿恚支解刺黥遇者加之三月朔日食六月以向敏中爲兩河宣撫訪民疾

史書

卷九

宋真宗

三十

苦以兵寇之所歷也冬十月益州始攻復王均走爲楊懷忠獲十一月張齊賢免不得於李沆

四年春二月詔群臣子弟補京官者試一經三月呂蒙正向敏中同平章事夏四月回鶻來貢言助西封王欽若參知政事六月汰冗吏省者二十萬頒九經州縣學秋八月張齊賢涇原經畧保吉名貢而行抄也遠有棄靈武之議楊億以爲便李沆則欲徙其民惟永興通判何亮安邊策言地方千里表裏山河不可舍之以資戎狄齊賢又請募江南以益戍帝知不便寢其奏九月趙保吉陷清遠軍冬十月契丹寇遂城都部署王顯敗之

五年春三月趙保吉陷靈州殺知州裴濟以爲西平府而居之西得地險而固北與之首尾宋自此艱於夷然失在不遣救而早爲之所也而帝悔不用沆言秋七月朔日食种放隱終南而名發太宗有召母恚其不成隱也以之入山益深九月以張齊賢之薦爲左司諫直昭文館自是封祀必從寵其祿賜之豐遂逐於利而不反爲當世議也冬十月向敏中免鎮戎上六合酋長潘羅支表憤保吉之偏強已集騎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

史書

卷九

宋真宗

三

六年春二月以爲朔方節度使夏四月契丹耶律奴瓜南侵及於都望王繼忠以高陽閼副部署與之戰再日援絕而見擒蕭太后賢而授之戶部南北通好之爲利自之進也張咏復知益州政績益著帝使傳諭曰朕以無西顧之憂陳恕辭三司使舉代者以李士衡帝即命之準總恕事就第而請判恕押之準奉以行自是後繼者皆循恕舊矣帝常命恕條具中外錢穀而不進曰恐生之侈心秋九月呂蒙正罷冬十一月李昇罷趙保吉陷西涼還爲潘羅支所誘子德明嗣而乞降知鎮戎軍曹瑋上言捕城及其國危子弱也假臣精兵擒德明而郡縣之惟此其時也而帝欲以恩致

七年改景德春正月京師地震三月明德太后李氏崩

李沆之爲相也持大體謂求聲譽之爲人害也凡中外所陳一切報罷曰朝廷防制纖悉具備後人狙於偏見而昧其所以然一狗之兩行皆傷矣以強敵外患爲足以警戒而日奏水旱盜賊之虞王旦謂其煩數沆曰人主方少使知四方艱難也不者血氣方剛非聲色則土木甲兵禱祠紛作矣秋七月卒帝歎其始終如一寇準嘗稱丁謂才沉曰是不可使上人者也畢士安參知政事入謝帝謂曰行且相矣誰可同此舉寇準帝曰剛士安曰北虜且患邊非準莫任也忘身徇國惟其疾邪爲流俗之所惡八月偕同平章事小人每思傾準士安輒爲開釋閏九月契

史書

卷九

宋真宗

三

丹隆緒大舉入寇別使捷覽攻威虜然其爲師也有異飄蕩倏忽小却而輒引去多所攻不力也寇準曰狙我也夫申守飭備而王繼忠之和書達畢士安力保其忱知虜不利戰而耻無名姚伯子曰可以知契丹志矣宋有上計惟靜而使自己疲擊其情歸也乃聞敵而靡矣衆無定謀詔以通和遣使諭冬十月高繼勳敗之苛嵐李延渥大敗之瀛州契丹欲退而議和姚伯子曰扼敵爭要在此時也曹利用奉書以請則蕭太后發端閉南之地十一月隆緒破德清軍而進次澶淵中外震駭在邊書一夕五告急也準則請帝自將欲一還內而不可也無乃已急乎姚伯子

曰準知群臣之謀矣問方畧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而準曰爲此策者可誅也大駕親征敵將自遁若輕行以動搖人心敵乘之深入社稷且不可保矣遂以駕發山欽若知天雄軍避其智也二人之怨既構時捷覽死繼隆之射虜中喪氣帝在道留守者雍王元份暴疾還王旦而請十日不捷立太子十二月朔日食中道猶岐金陵之駕準曰進則士氣百倍回輦必爲虜乘金陵亦不得而至也進至南城衆重怯於北望而請駐蹕準曰濟也衆心得所恃有勝矣且王超中山之屯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翼舉而陣其左右征鎮之赴援者且日至何疑而不濟輦既渡河遂御北城樓虜薄觀者數千驕殿前指揮高瓊迎擊斬其大半姚伯子曰虜氣當斯時也老且衰矣掩擊以伸中國之威猶爲中策乃曹利用以虜使至言閔南宋則以得賂免爲幸矣準欲使之稱臣獻幽薊畫策以進曰欲保百年無事行此也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而帝曰且俟之後人私以百萬謂利用時已入諸者言準幸兵以自取重也準故不敢復爭之帝而私謂利用雖有較過三十萬而余必汝斬和成歲銀十萬兩絹匹倍而兄事宋準之功爲三百年無兩矣契丹去帝遷京是歲置龍圖閣太宗所遺以奉焉有待制學士之官自是帝增置也

史書

卷九

宋真宗

三

八年春正月以通好置國信司書問稱南北朝矣史館王曾謂失中國御夷之體而不能易秋七月增置科舉六科蓋以復賢良方正之舊而盡文武詳才之用也中書門下察奏臨軒以策八月李紫微準用人故不以次漚淵還而增給冬十月畢士安卒不悅者攻之矣

九年春二月準退朝帝目送欽若曰敬準者以其有社稷功耶直以陛下爲孤注耳且夫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準罷知陝州遇張詠諷之讀霍光傳然後自知其不學無術也移鎮大名虜使過之問何不在中書準曰朝廷以我當北門之鑰王旦同平章事帝戒準許人官爲已思也

史書

卷九

宋真宗

五

十年春正月帝如西京謁陵作太祖神御殿二月還契丹城遼西爲中京夏四月皇后郭氏崩五月朔日食增孔子塋戶至於二千黎龍廷弑兄自立於南平王桓之喪也秋七月來貢詔封交趾郡王賜名至忠帝不樂爲聞城下之盟也王欽若故謂曰蓋取幽薊則滌溺者乎帝仁愛固不忍殺人以爭地問其次小人之術得行矣曰封禪明受命於天之可以誇胡也受命於天者天瑞至夫聖人不云神道設教乎則人爲之而已而難王旦帝以召之飲尊酒遺嬭啟之得美珠而濡忍矣

十一年春正月天書見承天門以改元大中祥符而肆赦

帝之自爲誕曰去冬十一月星冠絳衣夜有傳天語者矣

王旦既視道場佐廼奉而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之徒並曲經義而貢諛以天下奔走於祥瑞待制孫奭獨謂帝曰天何言哉其有書也丁謂時以權三司預上景德會計錄旦及百官既得帝意在封禪率夷藩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三百以請帝召謂問經費曰大計有餘夏四月王旦兼封禪大禮使契丹增幣之使至矣而六月欽若至乾封則復得天書於泰山群臣以上尊號乃作玉清昭應宮冬十月封泰山禪社首大赦而還其還過孔子宅也爲玄聖文宣王之謚其配享公侯伯有差周公太公皆立廟

史書

卷九

宋真宗

五

追王太公之謚曰昭烈武成

十二年太中祥符之二以後之神事姚伯子不樂於詳言矯誣也春三月朔日食夏四月昇州火陝西旱蝗

五月代地震乃畏直言罷制舉

十三年春二月交州將李公蘊滅黎氏入貢而封交趾郡王十二月陝州河再清

十四年夏五月播旱種稻姚伯子嘉其通地之窮秋畿內蝗八月河決通利

十五年秋八月朔日食冬十月爲聖祖降終其誕事皆不可以書也

十六年秋七月除農器稅 冬十二月朔日食

十七年春正月帝如亳謂老子太清宮孫真曰陛下事事效唐明皇耶姚伯子曰明皇欺於人而帝以欺人 欽若挾寵面欺爲數奏見其一則咸以旨行馬知節發其姦以爭帝前皆免 王旦薦準樞密使而願短之 高麗有內難契丹定之取其鴨綠六州弗從遣討與女真共邀之大敗而還 冬十月高麗來貢 自封禪月作玉清昭應宮兼功夜燭成十一月匝七期矣故神仙之誕也必以土木繼耗人國 十二月朔司天奏日食不應 是歲而民戶幾千萬口倍差

史書

卷九 宋真宗

三

十八年春二月淮浙饑 準剛於抑邪以惡三司林特而爲帝不悅且周旋之帝曰準每卿惡且曰不隱臣愚益見其忠直也竟罷判河南府 朝元殿火 夏六月朔日食 秋九月吐蕃唃廝囉請伐夏帝以戎人多詐弗許而命備 張詠卒於陳州遺疏斬丁謂嘗言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 龍虎山道士張正隨賜號真靜猶行張魯之鬼道也王欽若奏立宮觀遂世嗣天師至於今 張旻爲馬軍嚴選致變王旦曰帥不可輕衆不可犯旻擢而兵靖

十九年夏六月蝗執政將以死蝗賀則群飛蔽天 秋八

月知秦州曹瑋敗吐蕃於伏羌 陳彭年在翰林飾大中祥符典禮以叅知政事王旦每觀而蔽目惟爲美珠籠是以倭行而包愧李迪因旱蝗進言曰土木之役甚矣天其有以警陛下乎罷營建禁貢瑞則大雨蝗死

二十年改天禧春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而辭欽若帝曰何遽爲異對曰臣知義而已 夏五月國用告急李迪請發內藏庫姚伯子曰是太祖太祖所孜孜務積貲契丹首者也慎用而不發以供後人之俟費矣帝許借三司金帛迪曰天子財無內外下詔賜之何必借 秋七月王旦罷薦代在寇準帝命思其次曰他人臣不知也遺令削髮披

史書

卷九 宋真宗

三

緇以白罰

二十一年夏六月京師飛妖如席帽其入人家如犬狼蓋誑惑不已而符咒因之也 慧出北斗 秋八月立子禎爲太子李出也后掠子之比楊妃引之同劬嘗封壽春郡王昇玉張上遜崔遵度爲之王友

二十二年春三月朔日食 巡檢朱能拔內侍周懷政爲天書乾佑山寇準以聞詔迎準乃同平章事 睿宗道孫奭議斬能行之習而天下不爲詐欺矣或勸準發奸猶得次第而爲利役 丁謂叅知政事猶謹事準會食拂鬚而得嫚以隙 河決滑泛澶濮鄆濟徐

二十三年春二月帝有疾不視朝劉后素預政遂內決事
夏四月兩月見西南 準聞言周懷政令楊億章表請
傳位太子而已爲之輔辭以語丁謂錢惟演六月謂諧之
罷準太子太師萊國公 秋七月李迪丁謂同平章事憂
在皇后之專 丁謂聞懷政後謀而汎服不安冠準之罷
謀奉太子傳位罷后預政復相準殺謂也將責及太子迪
曰陛下幾子而止準故得貶相州八月復以天書捕不能
貶道州司馬 丁謂擅權至不聞而除吏李迪疾之九月
因二府晉秩爭於帝前以俱罷明日則謂入謝而請翟鳳
望繼去謂乃益專 詔太子參議朝政時年十三矣名謂

史書

卷九

宋真宗

三

非軍國大事取旨則與宰府酌可親善堂然后實內決

二十四年秋七月朔日食 九月朔廝囉降

二十五年改乾興春二月帝崩王曾奉遺詔草制皇后權
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爲媚曾曰增減
制書有法議儀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右坐垂簾謂結內
押班雷允恭密降太后手書帝朝朔望大事太后召輔臣
對決餘令允恭傳奏曾歎曰兩宮異處柄歸宦官禍端兆
矣 太后之入宮也微迺嘗諫立既與準同預政之憂故
怨之夏四月準再貶雷州司戶迪衡州團練謂矯賜準死
準索敕而窮 丁謂雷允恭主山陵允石得水王曾以移

皇堂絕地自太后允恭誅謂貶二姦既去而朝有君子帝
亦漸長矣故臨朝而無大失者曾之權也 秋七月朔日
食既 王曾同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曾請御
經筵孫奭馮元皆以學士講論語日聽不倦 學糧之典
目孫奭領兗州始也奭建立學舍延生徒憶不給請田十
頃爲之糧

仁宗

天聖元年春正月立計置司 張詠益州交子之立富人
主之冬以法弊而置務鈔之始自詠也

二年夏五月朔日食不應 帝寵張美入冬十一月不可

史書

卷九

宋仁宗

三

於太后而立郭

三年冬十一月平章王欽若死帝曰真姦邪也王曾曰欽
若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恩實爲五鬼

四年夏六月大水命放朝王曾曰天變正當講備 冬十

月朔日食

五年春正月帝將以元日先朝太后而辭王曾曰成太后
謙實全國體也 冬十一月或以旱蝗劫倉廩詔減罪知

陳院司馬光曰是勸民爲盜也囂聚將不可禁禦矣

六年春三月朔日食 趙德明帝其國中夏五月子元昊

襲取回鶻甘州 秋八月水

七年春二月。魯宗道卒。太后嘗問武學曰。唐之罪人也。欲立劉廟。曰。如後主何。王曾罷以抗法。契丹僞流至境。三月。詔給唐鄧國田。秋八月朔日食。契丹既有城郭。許穩大延琳據遼陽。冬。京師地震。十一月。秘閣校理范仲淹請太后還政。出判河中。諫者皆依之。三司程琳於是時也。獻武學臨朝圖。

八年。秋九月。趙稹結於劉美家婢爲樞密。外家蓋任矣。

初置武舉。

九年夏六月。契丹隆緒死。子宗真立。

十年改明道。秋八月。宮中火。御史蔣堂曰。所起無迹。乃天

史書

卷九

宋仁宗

平

意也。詔言闕失。指皆在太后矣。冬十一月。德明卒。元昊言反。宋自德明時。旣嗣。遂事兵戰。獵則飲鮮。問見擇取所長而益橫。李宸妃崩。宮人禮抑之。呂夷簡預遠計。而改欽。

十一年春二月。彗。司天奏合譽星。劉后之季。更任宦官。服袞以享太廟。時帝年二十五。長君矣。三月。崩。猶遣尊楊妃踵朝。殿中侍御史龐籍焚垂簾儀。范仲淹疏沮遺詔。而帝親政。夏四月。宸妃事聞。棺發面如生。而劉氏不替罷。夷簡之比於劉者。說而密也。任事內侍旣誅。將盡劉氏之黨。夷簡贊之。帝入語。后曰。夷簡不黨劉耶。巧於觀變耳。於

是及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之罷。夷簡方押班。聞唱名。謂之內侍。闕文應。則謀傾皇后矣。姚伯子曰。此患失之鄙夫。極其所至。不難受父與君也。六月朔日食。秋七月。大旱。蝗。范仲淹請遣循未報。曰。官掖中。半日不食。何如。帝爲惻。分命安撫。端明殿學士宋綬在劉時。請帝獨對群臣。於是時以總攬進。謂大臣且市恩以招權也。

詔宰相無得進臺官。始防其布私人也。郭后不堪於尚

美人。誤批帝頸。夷簡時復相。文應謂可報矣。引光武郭后

以爲故事。夷簡先敕有司。毋受臺諫章奏。中丞孔道輔率

諫官范仲淹及御史伏奏門闥。叩轂大呼。夷簡出曰。漢唐

史書

卷九

宋仁宗

聖

有行之者。曰。不引君於堯舜。而法漢唐之失德。皆出之州。未幾。執政請授獻詩者龍圖直學士。帝憶道輔。不如其一言也。以授之。

十二年。改景祐。春正月。置崇政殿說書。慶州蕃部或攻

下夏堡。秋七月。元昊入慶。聲言報仇。都監齊宗矩以授被

執。遂輕宋而帝制。八月。李張居廢后璫華宮。而出尚美

人。九月。立曹皇后。彬孫女也。

十三年春正月。作邇英延義閣。屏書無逸。二月。育商王

元份子允讓於宮中。呂夷簡傾李迪而罷之。大常請

定樂以律。十命李照。而謂過高。因神霄律法。編鍾鐃則已。

平詔天下有其人以聞胡瑗以范仲淹薦鍾磬大變古法復不效也司諫韓琦乃言曰窮作樂之原致治有本矣使政令和平民物熙洽斯則治古之樂也可以器象求乎且西北二邊備於樂爲急太常乃仍和峴之舊秋七月作親睦宅處皇族帝念瑤華宮使召焉郭日須班受冊文應懼焉使醫弑之帝爲哀悼復后號而歛葬范仲淹知開封奏誅文應詔立五代後石介應御史臺主簿辟奏不宜及衆也以罷官十二月吐蕃獻夏捷大敗諸河湟也加保順軍晉後

史書

卷九 宋仁宗

聖

十四年夷簡專范仲淹上百官圖曰用人有叙其超格者不宜專委之宰相犯所忌矣謂汴地四戰當預脩洛正言也人則迂加訛切時弊論夷簡漢張禹也越職訴之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勘尹洙以申救貶司諫高若訥議左仲淹歐陽脩議其無耻視上其書脩亦以貶仁宗方免母后旋爲權臣茹天資蓋庸弱也故夷狄橫而事多窳治效之報不誣也神哲輕天下而行妄其臣援前人之靖以爲藥而帝仁賢主矣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傳寫者得厚利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問黨榜朝堂秋七月置宗正司訓糾宗室冬十二月夏取回鶻瓜沙肅其地北河左轉限中國之鄙延麟府環慶鎮戎原西邊吐蕃

回鶻河北則契丹爲隣地方名萬里四守十五萬設十六司十二監自創文字爲雄鷲大槩漢武所取匈奴朔方涼州故土也取宋所委契丹有事而合之以恐唱中國如左右手矣王曾初薦夷簡而後惡其專

十五年夏四月交爭帝前而求退以問盛度度以帝方疑朋黨爲盡傾之計令各言所代帝從之曾薦蔡齊夷簡薦宋綬則四相借罷而獨留冬十二月地震京師以北人壓死者二萬餘直史館葉清以咎在天下離舌也其時衆星復西北派冬雷

史書

卷九 宋仁宗

聖

十六年改寶元中外多薦范仲淹帝明其罪曰仲淹密請建立皇太弟冬十月詔戒朋黨姚伯子曰帝年方三十庶人始室時也以宗廟事重然宋室有育矣育者未定可以俟生太弟立則已定矣生而圖易不趨亂乎以帝爲自誣仲淹之謬也其後李若谷言君子有類聚誣善者目之以朋黨而帝是之元昊以五臺供僧爲窺河東其叔父山遇諫而不聽羣妻子以來降延州執歸元昊而殺之十月京師地震

十七年夏四月募民入粟實邊樞密王德用請將討元昊或曰貌似藝祖且得士心而罷之八月趙元昊嬖表請地請帝削賜姓則遣納旌節敕告於邊省浮費議及

兵吏俸賜帝曰勿以搔人心。秋七月夏竦知涇州與范雍俱兼經略待制龐勣以體量陝西就竦計事但言元昊之不可敵也。冬吏或賄敗竦之罷盛度程琳朝臣以十數皆賴其職者也張士遜以給孔道輔爲辨而出之道輔

悲卒。夏寇保安指揮狄青擊敗之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賊寇渭命遣圖形青戰銅面披髮向者靡。

十八年改康定春正月朔日食先時司天請移閏帝曰正時授民不可曲避也。范雍在延州恃欽而不設備元昊

寇州慶屯將劉平石元孫及鄜延都監黃德和救之再勝

矣德和軍陳後望見小却而帥退平使追執其繼不還也

史書

卷九 宋仁宗

四

二將窮關三日與軍偕沒寇還雲延乃得全雍貶二月夏守贊自樞密經畧安撫內侍王守忠爲之都鈐監轄知諫院富弼曰唐季之所以多敗也。知制誥韓琦論西師悉其勢命安撫陝西則薦范仲淹知永興軍召還守贊守忠。天聖中曹瑋爲真定總管元昊往來見異王融使過而謂之曰國家將有事西方君正柄用時也蓋晉意邊防三月不能應帝問而三相偕罷。韓范既出則各執所見韓喜倖勝范惟守險固執不能相通也。元昊陷塞門安遠承平砦時著作佐郎張方平謂屯河東出麟府可擣其心腹然未之行也。秋八月仲淹兼知延州大閱得萬八

千人六將分領曰賊至更禦建鄜城爲軍就同華爲餉其道皆取持久。九月元昊寇三川韓琦使環慶將任福夜襲白豹城焚其積聚。鄜州判官种世衡城寬州因得泉名清澗以知城事。冬鑄當十錢。

十九年改慶曆春正月使如陝決策夏竦故怯且不能調合韓范而具二策獻命并以正月進兵此其一策也執政固已不樂言戰遂因仲淹言留鄜延居守以備招納西羌韓琦奏鄜延牽制是孤委涇原以當黠寇故莫如同入帝以奏示仲淹琦亦使尹洙就議仲淹堅執不可琦曰強之亦且無功重屯二十萬而界壕自老賊將有窺陝右之心

史書

卷九 宋仁宗

五

矣故籌定而師不果行者仲淹之爲也乃其失更有甚者元昊使如延州議和仲淹不謀而報之書堅執之成違已甚矣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戒嚴而行邊二月至高平商夏寇渭州薄懷遠琦盡趣鎮戎兵募勇萬八千人任福將之朱觀武英各以所部從琦檄福併兵自懷遠趣德勝至羊牧隆城出敵後近道便餉度未可勝則伏險要之蓋先爲不可勝也而福引輕騎趣捺龍川別將劉肅與夏人戰示弱於棄馬羊索馳福兵逐利至好水川約明日會戰而不知在伏中矣於是將之免者朱觀蓋全軍幾沒夏竦收散兵福衣帶間得檄琦得奪一官爲罰知

秦州 元昊答仲淹書更不遜明輕中國也而對使焚之
宋庠曰仲淹可斬也杜衍爲周旋三月知耀州 夏五月
宋庠罷夷簡悉斥其所善以爲黨 秋八月元昊陷豐州
且絕麟館管勾張亢敗之始退張方平劾夏竦統帥三年
師出必喪寇至莫禦而免其經畧乃分陝西爲四路韓琦
知秦州王汾知渭州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

二十年春二月置義勇保捷軍 契丹使來言故地且問
伐夏罪易宋爲可坐制之也富弼充迎接使待末情告曰
一事足塞之姚伯子曰然則契丹猶以觀宋也有重臣鎮
之示之威而禮裁雖張可欽也已帝聞弼語許增歲幣或

史書

卷九 宋仁宗

吳

宗室女而當國者夷簡遂以弼脩怨 夏五月契丹軍幽
薊則形影震之矣夷簡請城大名府以爲北京 六月王
德用判定州虜覘其治兵則大閱以示師且出 富弼議
廢樞密張方平曰自唐軍民二體文武分途矣二府乃有
兼銜使至契丹虜言關南吾故也弼曰晉賂盧龍周取
關南交置之爲異代事也若皆求其故豈北朝利哉乃議
增幣弼功在以死爭獻二字秋偕虜使至歲增銀絹各十
萬書稱納 元昊益無所畏寇鎮戎殺總管大掠渭州而
宋遂窮爲重賂求出契丹之師御史中丞賈昌朝充使方
辭乃推宋之所以弱者曰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

則必敗過削藩鎮之爲弊也請自今無數更易守臣論國
勢者多主之而不遂行者沒利於和一得罷兵而講武之
心遂弛 仲淹馳救渭州掠者退韓范以是爲有畧矣仲
淹上書漸復橫山爲斷賊臂冬十一月置司涇州更帥置
戍倚任之矣然琦仲淹未聞以尺寸蒞雪也史著其績不
過曰號令嚴明諸羌感恩而已帝心實厭兵契丹爲夏諷
款密詔龐籍招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使如延州議和得其稱男邦泥定國元
卒上書大宋皇帝則達其使已 二月立四門學 三月
夷簡以疾爲司徒同議軍國大事晏殊同平章事兼樞密

史書

卷九 宋仁宗

吳

賈昌朝參知政事 富弼爲樞密副使辭曰議者以契丹
結好而弛備則臣且受罪其敗盟也改授資政殿學士增
置諫官以歐陽脩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右正言皆正人
自負者也襄以上疏曰邪人之傾剛正直言者曰好名好
進彰君過脩遂進朋黨論蓋當時諸君子聚朝神之契矣
情有不可掩者故論稱惟君子有朋爲天下者期治而已
苟得賢何必論其黨哉 夏四月遣封元昊夏國主賜絹
十萬匹茶三萬斤虜賂合西北餘六十萬匹矣諸公之經
畧五六年其成功乃有如此者琦仲淹樞密副使 夏竦
以樞密使至京而罷之代以杜衍國子監直講石介見宰

相諫官妙一時之選。作慶曆聖德詩於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歐陽脩蔡襄王素余靖皆有頌。而間以大奸斯拔指疎也。夷簡罷適斯時。孫復曰。介禍始此矣。仲淹謂琦曰。終壞天下事者此輩也。五月朔日食。兵弱矣。而民復不勝官供。其非自仕路矣。進士歲舉或千餘人。推恩任子五六品逮南郊誕聖。斯已繁矣。而時有特恩。途廣而官少。常數人共之。費固在供意。自大臣全始終於奸圓。貪吏益搏食而無所懲。弛禁恤刑。寬行而以其國貧弱。思治者人有變志矣。韓范富歐當時推人傑者也。而仲淹自秀才時負天下志曰。必先之而憂後之。而樂帝數問當世之

史書

卷九 宋仁宗

異

事。仲淹上十事。富弼安邊之策十三。琦做之多所條陳。乃謂帝。謗之所隨也。願委計於輔臣。歐陽脩自諫官事發。其機仲淹弼從而成之。冬十月。詔選轉運按察使。擇知州州擇知縣。罷其不任者。仲淹視班簿。悉勾監司之不才。弼曰。一家哭矣。何如一路哭。定磨勘法。非勛德無晉秩。朝官限年。則艱其超遷。保舉數不足者。倍其資。十一月更定。陸子法罷聖節奏蔭恩。非長子。為限年。事微見端。則失意者怨。而思逐之。琦時宜撫陝西。討群盜。汰羸卒。脩城障。振饑民。十二月。河北赤雪。河東地震。

二十二年。荆王元儼當眞宗時著聲。其崩也。晉宮不出。春

卒。有司欲緩期。仲淹曰。以太宗之愛子也。全其生矣。乃賜藏金備塋。三月。詔州縣皆立學。法須在學三百日。乃預秋試。相保任無匿。服犯刑。虧行冒名。先論策。而後詩賦。願對大議者。試十道。夏四月。置太學。丙舍。帝謁孔子。行再拜禮。取湖州教授胡瑗經義為之法。夏。契丹爭党項。恐宋乘其敝也。使來要誓書。歲賜乃至。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仲淹欲重脩京城。防契丹之一旦背盟而至也。余靖荒言王者守在四夷。當時契丹元昊王宋也乎哉。仲淹弼多毀言。以行驟夏。宋之姦也。令女奴習石介書。謂弼行伊霍之事。且草廢立詔。為飛語。乃皆外出。秋七月。廷美德昭德芳之後。皆得紹封。契丹來告伐夏。曰。為中國討賊。甚無與和疑。而遣覘。晏殊不堪諫官之煩數。出脩穎州。蔡襄為發殊陰事。罷之。陳執中在中書八年。人無敢私干。其挾持可任也。徒以學問未名。杜衍同平章事。執中參知政事。孫甫蔡襄力爭。而帝不為疑。其後歐陽脩復諫官。屢奏。詆其為小人也。遲於文而不顧其實。當時君子小人以是混淆矣。契丹以十萬敗夏賀蘭山。元昊請服而三退。退則赭舍誘馬逐者。饑矣。因大敗之。宗真走免。及夏平。而宋夏冊行。

史書

卷九 宋仁宗

異

二十三年。春正月。朝臣脩仇仲淹衍之出。及其所藏。王拱

辰爲一網打盡之計。得監進院蘇舜欽集賢校理王益柔戲傲事。昌朝方平得象。欲推劾章。以韓琦言不行。然知名之士。大抵與其貶矣。諫官錢明逸遂論仲淹弼引朋黨爲紛更。陳執中曰。黨二人則杜衍故三人並罷。所更行者皆停。三月。韓琦罷。以尹洙邊有爭。而右之歐陽脩爲四人訟。自河東轉運貶知滁州。夏四月朔。日食。

二十四年春三月朔。日食。吳育買昌朝爭事帝前。

二十五年春旱。詔求直言。高若納曰。大臣不職。三月。罷二人者。文彥博參知政事。冬十一月。貝州以妖亂改恩州。

二十六年春正月。元昊死。子諒祚生。方期母族訛龐因以

史書

卷九

宋仁宗

平

三大將分治。姚伯子曰。元昊負罪爲不赦。其誓書爲要盟。而天與宋推亡之機。雖三王復生不稽誅者也。衛士夜爲亂。入禁。越屋叩寢。后聞變。趣召都知王守忠。引卒入衛。命筆水踵後。故賊焚簾不克。守忠至以擒滅。后之遣內侍也。親剪其髮。使徵賞。三月。天章閣給筆札。召輔臣御史中丞論闕失。皆以合議辭退。張方平獨鎖院條對。明日再問。則言朝廷引輕險之人。內爲言官。外爲按察。計發沾激。天下無措。其指仲淹衛輩乎。當時何取而稱之。殿中侍御史何郊言。自學士以至待制。公卿是之。自出既備顧問。不當使之退默。蓋宰相不可不預習知天下之事者也。議

以三節鉞授夏將程琳曰。幸我仁。夏四月。冊諒祚而承西患矣。故假仁義之事。非極不仁人不爲也。琳進圖劉后。實謀叛帝。五月。無雲而雷。張方平曰。是夏竦之致衛士之難。張美人扈蹕耳。竦建議尊之以酬功。諫官王贊遂奏賊起。皇后閣險心所至。欲易後宮。爲質寵也。帝問何郊曰。姦人之謀也。竦罷。竦寢。河北京東大水。民就食青州。知州富弼發廩勸貸。散處而弼之祿。冗官分爲之主。全活爲多。

二十七年。改皇祐。春正月朔。日食。二月。彗。帝觀後苑刈麥。汰諸路兵。文彥博曰。公私以耗竭。儂知高世雄

史書

卷九

宋仁宗

至

西原。交趾當執以其反。據黨猶也。而釋之。數以敝衣易殺邕州。琪以爲饑也。而忘備。秋九月。攻邕。二十八。年。秋九月。大享明堂。以太祖二宗配。知制誥王洙謂樂具君弱臣強象。冬。以詔胡瑗。大安製土。著作佐郎劉義叟曰。帝且感心疾。議者則復言索忝。三十九年。夏六月。作隆儒殿。冬十月。張堯佐宣徽南院使。妃兄也。故御史唐介抗言。帝推之中書。爲拒介之劾。彥博遂謂金通官掖。以得執政也。且請罷之。相富弼帝怒。貶介。彥博亦罷。三十年。夏五月。邕州陷。知高建國僭號。橫貴。藤梧。康瑞。集

封一時並陷者兵備久弛無與守也進圖廣魏璿以州守
英州蘇緄要其歸爲拒乃命余靖廣西孫沔廣南安撫秋
智高陷韶州沔請騎兵武庫精甲得七百人檄湖南江西
若爲大兵且至者智高移書求邕桂節度梁達曰若受
其降嶺表非朝廷有也副樞密狄青請霸其首致闕下以
爲荆湖宣撫諫官韓絳以武人專任非宜龐籍曰號令不
專不如勿遣乃詔並受節度陝西轉運范祥制置解鹽
盡罷中邊芻粟諸法惟錢入鹽給當時謂大利者想眩一
時人數之多云智高陷賓州余靖將出交趾兵狄青却
之曰是又啟蠻亂也十一月朔日食十二月狄青合

史書

卷九 宋仁宗

三

沔靖之兵次於賓州戒無妄動陳曙以步兵八千敗績崑
崙青會諸將斬曙及從遁者三十人靖沔皆股栗從命姚
伯子曰衛青不斬裨將而狄青反其行以爲惟宋每以
不用命敗故威之爲寬紐也不然靖沔且如琦仲淹之偏
執必行青能用之哉

三十一年春青休軍十日忽夜度崑崙關賊悉衆出靖沔
咸畏其銳青麾兵左右翼擊之關亂而愈整賊以大潰智
高遁廣南平帝歸功龐籍梁達也召還青沔靖留經畧致
智高首夏定內侍貢百八十人以爲額數莫儉於宋矣
其後帝以裔嗣猶咎官多之爲尤姚伯子嘗惻其人曰人

有父子夫妻之樂而獨閼然何罪而童穉之爲僇也謂干
天地之和信然古人免死爲官若慮其報怨于紀錄不及
特旨擇於家世長厚之偶犯或淫在賣倫而年穉可憫刑
後過舉不再鄉里保任以備內官則其官上生之也冬
十月朔日食減畿縣稅

三十二年改至和春正月張貴嬪卒而贈后姚伯子曰猶
二后也二月孫沔罷不讀冊夏四月朔日食用牲於社
三十三年春三月封孔愿衍聖公夏五月衙前更差鄉
戶五則辨役而罷里正趙抃爲殿中侍御史常在仰小
人而扶君子以言出者皆得召然有鐵面彌其舉劾不辟

史書

卷九 宋仁宗

三

也帝問相於王素對曰宦官官妾不知姓名者宜可文
彥博富弼乃同平章事帝又以人情爲悅秋八月契丹
宗真死子洪基立冬十二月以殿中丞李仲昌請發丁
三十萬備六塔河翰林學士歐陽修三諫

三十四年改嘉祐春正月朔帝朝而疾罷次日文彥博問
狀內侍不對曰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
耶遂並劉沆富弼宿殿廡司天官奏請皇后同聽治彥博
曰汝不畏族耶妾預國家大事蓋是時賈昌朝比於內侍
武繼隆有所受之既退同列悔未斬彥博曰事彰灼則中
宮不安矣二月疾愈出朝始退宿唐介知諫院彥博請

之也。史曰：介喜無根詭激。姚伯子曰：若是，則讒說殄行矣。

夏四月，河決六塔，流李仲昌。六月，水壞社稷壇，雪出紫微。秋八月朔，日食。樞密狄青親士卒，其自行伍起也。歐陽修彈罷之，則誣其爲國不利。包拯知開封府，剛毅以持法，貴權斂手於關節所不到。歐陽修且上書擊之。故宋君子小人之是非，難定也。自全盛時已然矣。

三十五年春二月，歐陽脩知貢舉，宋之言古文自修始也。紆餘曲折以盡情，實習韓愈之取新而脫離之也。群賢未得盡其治才，而高論則以靡者振矣。於是王安石、曾鞏、蘇洵之屬，皆上擬古人以趨之。時大學體方以艱澁爲奇，修

史書

卷九

宋仁宗

五

故嚴損拔士，乃得洵子軾，轍始之不平者，終以太服文體爲變。夏四月，幽州死地震者數萬人。秋八月，詔州以絕戶田，置廣惠倉，老幼貧疾以給。京西屢議廢州，無耕人而土曠不任給也。唐守趙尚寬請存州，脩陂渠，假耕種戶增二千。而田受溉則數萬頃，故富庶無定土也。有與利之人，高黍而下稻，山原川澤皆穀土矣。宋進士科，間五六年，數常踰千。踰夫或以匪喪期，冬十月，詔間歲一舉，而半其額，增置明經科，問大義十條，五經得五，自是以增兩經通八，出身與進士等。

三十六年，夏，韓琦同平章事。秋八月朔，日食。殿中丞

雷簡夫以下溪蠻內屬。

三十七年春正月朔，日食，用牲於社。劉敞曰：屈天子以從侯制，非尊朝廷之義也。夏六月，詔鄴州飢而閉糴，罪以違制。姚伯子曰：秦泛晉粟，周予唐糴，圖其國猶不忍餓其民，况同朝而共撫天子之人哉？安鄰之死，不仁而未必其初心也。狙獮食姦於闕出，餽其愚爲之遲者多耳。秋七月，以月食放官人爲脩陰過也。幸而預放者二人，以時所譏。冬十月，大祫於太廟，虛東向，以四祖尚太祖也。十一月，濮安懿王卒，以子育宮中，崇之矣。宗實服三年之喪，未之禁也。召河南處士邵雍不至。

史書

卷九

宋仁宗

五

三十八年春正月，鑿二股河。夏四月，置寬恤民力司。王安后進士授官，而若退文彥博、歐陽修更薦之。五月，召三司度支判官通宋之變者，實自范文正公始。其萬言書傳爲有天下之志，王安石尤果於自信，時亦爲萬言書上之。大要援古法而行其意，爲聚財以富其國，而兵強也。帝覽而置之。宋方若貧弱，其時賢立論，初未有異安石者。歐陽脩、宋庠上新唐書。

三十九年夏六月朔，日食。司馬光知諫院，劾子亦數千言，論德論治論兵後之所進奏，敷其說而已。詔舍人院無得改除文字。知制誥王安石爭之曰：強臣將挾上旨以

造姦而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臣之所懼也以不悅於執政曾公亮同平章事歐陽脩參知政事與韓琦得同政府乃取中書事分部爲目至則取視文彥博請早建儲則在元日之疾矣嗣有諫官范鎮司馬光之疏韓琦入相而言擇賢於宗帝內許之而對羣臣無命言光復疏曰陛下不豫建豈有以不祥事中之耶倉卒之際援立所厚善定策國老門生天子猶可言哉疏下中書蓋帝意動矣光急謂宰相不及今定異日且有夜半出寸紙者琦入對帝曰宗實可冬十月起復知宗正寺固辭

史書

卷九

宋仁宗

五

四十年秋八月賜宗實名曙以皇子徵而猶辭日以避禍也記室周孟陽曰中人將因吾避也而更奉至九月進封鉅鹿公冬賜諸路錢助糴常平倉

四十一年春三月帝崩曙即位欲以韓琦攝冢宰而行亮隆宰臣不可以帝暴疾曹太后權同聽政宦者任守忠構之譏秋七月廖初御紫宸閣韓琦請乘輿禱雨

英宗

治平元年夏五月太后還政韓琦加右僕射高后自濮邸生子項司馬光請重伴讀之職曰旬日疎隔則左右近習皆足以壞教使之料察其侍御僕從皇子之不從亦以問也帝從之於是王陶爲頴玉翼善記室曾置宗室學官

秋八月竄任守忠韓琦得詔即填充頭敕行之詔日開經筵冬十一月刺陝西義勇軍十二月吐蕃木征以河州內附以內侍爲陝西諸路鈐轄

二年春司馬光諫院奏事預言漢孝宣光武之不崇其親也夏四月韓琦請尊禮詔議光遂推霍光王莽曹操之意其曰先帝子選而後大統傳焉此則宋事之獨與古異也準濮王以期親高官大國爲尊所以使仁宗有子於死君則厚也翰林王珪上其議中書謀補生君情問彌以皇伯不名對俯引禮爲人後者不沒其父母之名則二議爲無徵帝以有太后手詔謙讓乃令有司博求典故詔宗室卑屬勿授師傅富弼罷樞密以韓琦爲專矣秋八月京師大水司馬光對直言以梓宮在殯帝已薄其所親爲失人心之本也

史書

卷九

宋英宗

五

三年春正月契丹復稱遼御史呂誨范純仁呂大防攻韓琦曰專權導諛攻歐陽修曰首開邪議於是琦以太后手詔尊皇帝而帝辭稱親即園立廟濮國公守其祀於悼皇考異者何乎誨等既納告敕以出趙鼎趙瞻傅亮俞自契丹使還而求同貶其憤激在必欲天子尊不得於其親豈反其生我者而皆能怒然乎韓維呂公著又以帝爲塞言路也三月羣見西方夏使語憐以責諒祚不奉詔

而寇邊環慶經略蔡挺使趙明擊之諒祚走流矢徙寇柔遠則走副總管張玉之援營而猶聲言圍大順延州陸旼曰虜習姑息以狂留歲幣而謝罪 秋九月朔日食 三歲一貢舉 冬十一月韓琦以帝疾請立太子

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始命公王行見舅姑禮英宗夙志也以順人倫 歐陽脩以同議薦蔣之奇而奸邪隨之三月脩罷知亳州之奇傾之以自解也 司馬光辭翰林以四六帝曰漢制諱可也 韓維自穎邸記室薦王安石李公著兄弟亦皆云即想見之矣即位召之不至帝曰果爾則亡其不恭耶曾公亮曰直輔相材也吳奎曰護

史書

卷九

宋英宗

五

前自用以知江寧府 韓琦不押朝班帝亦不悅其專也 王陶之劾曰跋扈 秋八月京師地震九月召王安石翰林學士帝罷琦問代及安石琦曰不可 知青澗城神諤取夏綏州十一月夏人誘殺保安軍楊定朝議誅棄綏趙鼎曰虜殺王官矣示弱已甚乃存綏猶寬諤 十二月諒祚卒子秉常立

神宗

熙寧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帝與彥博言急理財府庫不充不可以養兵備邊慨然欲反前人而求自立也 夏四月安石始至詔越次入對則曰上有堯舜斯下有堯龍在

人主之能擇術耳昭烈太宗之君孔明魏徵之臣不足數也惟四凶不誅使得肆其讒慝不肯苟祿而去之矣蓋大其言以期深結於人主 六月河決恩與瀧秋七月京師河朔地震 八月以月食不應復行崇天曆 爲太祖議世祀太常劉敏曰諸侯不祖天子其子孫世世勿降爵則褒揚者著矣九月從武安定郡王 冬十月郊不給賜司馬光辭自貴近始安石進言理財光折以聚斂曰善理之不加賦而足也光曰財之生天地者數則定矣歛之民然後聚之官兩人之爭論自此始姚伯子以其皆未辨生財之道也王未達而妄用馬則寡術矣

史書

卷九

宋神宗

五

二年春二月安石參知政事乃請變風俗立法度首援周禮泉府以爲權制兼并均濟貧乏此世所以譏其知經術而闇世務者不達今古之變也術獨取桑弘羊而猶言帝言王果能質之心而無疑乎帝爲創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既與陳升之行新法首薦李惠卿蘇轍同檢詳文字而獨與惠卿謀章惇曾布爲安石翼者皆小人也豈宅心有以召之耶 夏人寇秦州 夏四月河決地震旱 唐介與安石爭不勝而卒恐開封府勝甫或有議帝前而出之陳恕辭三司條例其素善者也 遣使察農田水利賦役程顥預焉 薛向爲解鹽使安石領群牧嘗以其鹽易馬

故使爲淮南轉運。請罷通商法而官置賣鹽。永興軍五月。以議法罷翰林鄭獬。宣徽王拱辰。呂誨奏。安石將盡逐天下之賢人。以羣枉生亂也。帝還其奏。恐誨出而安石不安。安石引不避嫌而罷之。秋七月朔日食。帝疑新法致變。安石則堅以天數無關人事也。發內帑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行均輸法。弊具蘇軾之論。官府不工商賈之術。簿書不盡奇贏之變。吏祿官費貴賤貴不可行。不待其終矣。蓋安石好訪於細人。是以間均輸之利。而不知寬行之有歛怨。以基天下之禍者。范純仁以力諫求去貶。程顥以御史裏行召見。終日引論。在人主當

史書

宋卷九

宋神宗

本

防未然之欲。安石遣顥等八使求遺利於四方。蘇轍以遺書貶蜀洛之囂。非此矣。爲人主防欲而獨爲利使也。李參初爲青苗於陝西。曰。有贏九月。安石以爲推之天下。可盡收豪富兼井役使貧民之權。而都之爲國富。不加賦而增倍利也。命以常平廣惠二倉爲之。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其害民寧特富室倍責之貨哉。無變多用。而併誅以官府之刑威。天下猶有居人乎。影似古法以欺世。使非真有不肖之心。其術甚疎矣。呂惠卿爲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與之辨。變法守法之論。常數千言。然新法之流毒。其害者。亦惟青苗均輸耳。所首二事。既以忤於公卿大夫士。

於是人懷必爭之心。動而皆尤也。冬十月。當彌罷。以安石不畏天之言。爲伏奸也。陳升之竭力爲安石。用既同平章事。微示異於解三司十一月。韓絳制置三司條例。得廢田三十六萬頃。姚伯子曰。通以古軋十侯之地也。乃頒農田水利約束。而不果行。置諸路提舉主青苗事。惟務多散。以爲功。富者不願取。而貧者不能償。乃命相兼十人而立保。京東轉運王廣淵。苗之行。所待決者也。十等其民。下戶猶給千。皆以巧漁而強予。其置爲可必也。而矯權呼以入奏。程顥是時劾廣淵迎朝廷以困百姓矣。安石謀設閑局處異說者。十二月。增置宮觀官。張載起雲巖

史書

宋卷九

宋神宗

空

令爲崇文院校書。

三年春二月。韓琦自河北請罷青苗。帝歎琦忠。袖以示執政。知青苗之爲民害也已。安石遂稱疾。諭起。則持新法益嚴。彥博且助琦爭。帝內遣密視。安石皆預結之矣。隱怨以便覆思。大有爲而能有其臣。三代以後。惟宋神宗。安石負高文異轡。顯葆姦而驅之亂。使後世君臣有志者。懲之而臨事以躊躇。則皆其罪也。帝詢司馬光。安石曰。異論之所倚。光曰。若罷新法。是臣已用也。使副樞密。卒辭。三月。呂公著知貢舉。始罷詩賦。乃策試第一祖洽。文鄒祖宗。爲因循媚。熙寧爲革新也。蘇軾時直史館。擬正對以獻。貶

知審官院孫覺記青苗爲妄引周官。覆視幾縣。爲曾公亮徵追呼抑配之擾。呂公著謂帝。賢者皆不樂有今之舉也。夏四月。使舉呂惠卿爲御史。不可。而貶趙抃。罷知杭州韓絳。參知政事。御史陳襄曰。大臣皆以利進矣。李定以見言民喜青苗得御史裏行。封還制書。貶者。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定。匿喪。御史陳薦發之。猶充說書。於是貶及林旦。薛昌朝。范育。以定不孝。不宜館職也。程顥疏條例司之失。令議中書。安石厲色。顥曰。天下事也。願平氣以聽。張戢既歷詆安石升之。絳定惠卿之短。以爲君側皆姦人也。李常言。安石一王莽。其引周禮皆悞析其言以流毒史書。

卷九 宋神宗 空

三人罷而臺諫一空。五月。詔制置條例歸中書。韓絳大相也。呂惠卿兼判司農寺。新法皆屬之。樞密故掌武選。欲專中書之權。官分東西院以奪之。六月。文彥博以其職爭罷。秋。呂公弼罷。或獻其書。詆安石之不靖也。蘇氏初出當仁宗時。議論文章皆務爲高矯也。及安世妄動。敵其民。軾思在休息矣。帝問政令得失。軾對患在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因退。悉亂跡。幾萬言。統以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上之。發策而詎待堅之。獨斷燕會之專任。爲足以敗亡也。安石使御史謝景湜論致其罪。不獲而出之。夏人寇環慶。韓絳以請行邊。遙授陝西宣撫。以對

策直言罷台州司戶。孔文仲。宋敏求所取異等。主非新法者也。初。李師中得安石相於鄞。曰。白眼似王敦。必亂天下。及經略鳳秦。王韶以策復河湟。取西夏爲管幹機宜文字。師中不合。冬。貶州。翰林范鎮罷於新法之爭。猶悲天下之受其害也。十二月。改更戍。欲使兵將相知。然以征調不及而益驕。鄰里相保而備不虞。寇至斯救矣。此立保甲法之爲可久也。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行募役法。

四年。春正月。种諤襲敗夏兵。城囉兀。爲青苗乏本。竊廣惠倉田。二月。更定科舉法。姚伯子曰。變法在尚經術。故史書。

卷九 宋神宗 空

專以制義論策。然名理可襲也。故弊至寂守空經。而無實用。种諤分城六砦。夏則聚兵爲報復計矣。三月。至。則新築俱陷。諤坐流。韓絳免。浚漳。夏四月。司馬光之辭判西京留臺曰。臣先見不如呂誦。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次不如范鎮。五月。高麗來貢。羅拯自福建招致之。蓋謀遠。此宋君臣所以陰事聚斂也。羣武先斂羣才。而使各效其用。故動而有成功者。非專富庶之力也。而宋之朝廷。何如哉。六月。歐陽修。富弼皆致仕。累贖新法不便者。中丞楊繪。裏行劉摯。使各言狀。摯條對曰。助役斂錢。大臣御史主之。外之監司。皆其親黨。勢易

行矣而彌年莫寃豈非不順民心哉臣志在君父不得不悖權臣安石更有不才子曰雲少進士說書崇政殿則以天下皆可欺而下之矣安石之果懷秀實堅之以商鞅爲豪傑士也安石程顥議新法秀突曰梟韓琦富弼之首則行矣王韶安撫洮河青唐命龍琦慕包極之爲宋忠臣也內順賜名包順九月營坊塲河渡祠廟立大學生三舍法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則召試賜第姚伯子以此見大學之猶重也先王教化之本

五年春正月遷謫三月緣邊市易一均輸也更巧以盡民利倡白王韶安石害之而置務提舉呂嘉問建置十三

史書

卷九

宋神宗

帝

事其一禁兼并之家輒取利安石以爲便貧民也姚伯子曰無本業以阜貧而徒艱其借路善兼井者命得重其出以折之矣夏五月詔宗室應舉以監牧馬給之保甲日保馬秋章惇湖北察訪使八月王韶擊取吐蕃城武勝歐陽脩卒詔求其五代史方用均稅之法橫直千步以爲方周百夫之田也準今銀四十二頃而缺五等以定其稅徒封植隅角而買賣不改奚責頒之而勞其民哉九月少華山崩其下地裂冬十一月置熙河路十二月梅山峒蠻降置安化縣

六年春二月王韶克河州沈起知桂州圖交阯三月

置經義局夏四月安石賀日食遇雲爲帝德格天姚伯子質以其天變不足畏之言真奸人哉文彥博以爭市易罷置律學濬川杞之不可以治河也鄒自安石則已貽笑六月置軍器監王雱以天下甲冑弓弩無精者周敦頤有太極圖說通書二程受之聚徒講論而後有道學之名姚伯子喜讀周子之文簡靜而真至知門戶不自其人開也卒知南康軍秋九月初策試武舉王韶取岷宕洮疊進端明殿學士冬十月開直河范子淵提舉用者濬川杞湖北蠻以次平置沅州靖州行折二錢中國衰耗聚之夷狄矣而訛安石之罷銅禁

史書

卷九

宋神宗

帝

七年春正月熊本討降瀘夷青宜結鬼章擾河州知州景思立死賊本征寇岷州包順擊走之熙河示遼漸及之勢也其不能又爲之窺乃使來言河東戍壘侵入蔚應朔界朝議無正徒使太常少卿劉忱會遼使蕭素代州境上夏四月大旱光州司法鄭俠圖流民判衣拾草扶携塞道猶其無累者也交債交逼則頸鎖負械者涕垢於負尾揭木此猶形之可繪者也生若死樂莫適爲告疏不能具之情惟新法之湛毒也故安石斬而宜雨圖入帝觀而不能寐急罷十八事大雨露洽惠卿之徒環帝而泣數年所成而一旦爲狂夫壞也時俠以關門不納而發遞上之

故以爲罪而新法皆復行。木征圍河州。王韶擊降之。賜姓名趙思忠。內宮傳叢怨。太后謂帝曰。祖宗之法不可更也。天下之怨不可任也。蓋出安石以寧國家乎。岐王在側而贊之。他日太后復爲帝流涕。安石罷知江寧府。然韓絳呂惠卿守其法不少失。六月。渾儀浮漏成提舉司天沈括所作也。秋七月。立手實法。田宅資貨下及雞豚。縣爲之藉而歲有稅焉。曰以成賦役之均。有告不實者。以所告充賞。九月。三司火案牘殆盡。益天厭之。

八年。春二月。韓絳不平惠卿之謀。安石也。復請之同平章事。夏六月。安石上詩書周禮新義。詔頒學宮。取士以史書。

卷九

宋神宗

癸

之。而傳註皆廢。孔子曰。吾志在春秋。本周禮存天子微權。而不失其忠厚焉。左傳不盡發明。其是非可按事而辨也。公穀反經悖道。故爲刺謬。附漢法之刻削。猶青苗之托周禮。豈其肯哉。安石以爲斷爛朝報。黜之。不列學官。遠人爭疆。妄指分水嶺。沈括得故地圖折之矣。秋七月。詔韓植如河東。割地七百里。蓋安石實畏胡而爲誣於帝曰。欲取而固與之也。遂爲異日興兵之端。八月朔日食。附惠卿者懼於安石之出而叛之。鄧綰乃發其奸利。冬十月。罷惠卿。及三司章惇。尋見求直言。安石歷證天道之遠而不足畏。以力行其言也。帝曰。人苦新法矣。則以人情不足

恤進曰。小民且怨。祁寒暑雨。帝曰。無祁寒暑雨不念乎。知桂州劉夔過絕。交人互市。其所爲取之術也。十一月。交趾大舉陷欽廉州。熊本擊降州獠置南平軍。還知制誥則勸堅行新法。解池用張景溫言。計家賦鹽。經宿不盡食者罪同私販。

九年。春正月。交人陷邕。知州蘇軾舉家自焚。章惇招下五溪蠻。二月。以郭達趙高討交趾。詔占城占臘合兵。

吐蕃鬼章寇五原谷。种諤知岷州。鬻祠廟及關伯微子。

張方平曰。是本朝建國之所因也。歲收徵冗褒之傷則多矣。罷罷。

王雱欲遂成惠卿之罪。雜他事下。鄧綰章重訐。

史書

卷九

宋神宗

壬

安石以爲報也。故父子責而雱憤死。帝固心厭之矣。冬十月。安石罷。吳克同平章事。能自立。安石時既代相。則乞還正人司馬光以爲庶幾可盡革弊政者也。遺之書曰。矢今不治。必爲痼疾。充竟弱力。爲則爲確珪沮。十二月。伐交趾。師阻蠻船富平江。趙高伐木以壞之。殺其太子。乃請降。然宋師未戰而死者過半矣。是以雖近其國。不敢進也。既復所失。得廣源門而還矣。詔立順州。鬼章聚兵洮岷。詔宦者李憲節制諸軍。御史彭汝礪之疏曰。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

十年。秋七月。河決澶州。二分。南流入淮。北流入海。踰年而

塞

十一年。改元豐。夏六月朔日食。秋九月。交趾來貢歸俘還其地。議復肉刑。呂公著曰。禮教未備。恐民下勝刑也。王珪欲試之。刑公著曰。刑而不死。法遂行矣。

十二年。春二月。召程顥判武學。李定何正臣沮之。以有異論新法之初也。夏五月。蔡確參知政事。自知制誥以及入相。無非傾人而代之者。吳充請去新法之甚。確巧言曰。參怨何而守其約。况陛下身所建立。裨政因仍。終神宗矣。

冬十月。立水居戶賦役。賦下或五以爲甲。逮蘇軾於湖州。李定舒亶摘其詩。謂若有訛焉。曹后聞諸違豫之際。

史書

卷九

宋神宗

文

憶仁宗言而謂帝。先帝喜得軾轍二字相材。且過以詩徵矣。王珪舉軾檜詠。螭龍知句。爲含飛思潛。帝即曰。咏檜何與朕。乃得安置黃州者。太后臨崩之言也。

十三年。春正月。罷章惇參知政事。夏四月。蠻酋乞弟引兵責賞。殺江安守將王宣。說其軍韓存寶經制。以三將休兵綿梓遂資間。秋七月。彗出太微。王安禮直言疏在大臣之反道。安國安禮皆安石弟。見之行事。疏奏者多異其兄也。九月。王珪憂有司馬光之召。蔡確薦俞允帥慶西夏之師。既深光召自止。冬十一月朔日食。

十四年。春三月。河決澶州。帝意則欲遷城邑以順水性。然

竟用都水監李立之論。隄河大名。至於瀛州。俞允之請

伐夏曰。毋梁秉政。秉常爲幽伐之。其時也。帝命李憲會五路之師。孫固難之。帝曰。使遠人取之。愈以強北寇也。固曰。孰能任之。帝曰。李憲。固曰。大事而用宦者。帝曰。無其人。呂公著進曰。師擇帥既無人。曷若已。文武銓注悉歸選部。分左右曹。韓存寶并市。爲厲伐夏之師也。林廣代之。破乞弟於納江。秋九月。李憲復蘭州。請建爲帥府。張方平是時也。極諫用兵之害。請班師守勝。种諤克米脂城。

冬十月。高遵裕復清遠。十一月朔日食。涇原劉昌祚破夏衆十萬。磨移隘。勢入靈州。環慶高遵裕以兼節檄待

史書

卷九

宋仁宗

文

至則不可下矣。爲河灌且絕餉。師潰。憲兵不至。

十五年。春正月。四將皆貶。而李憲贖以開蘭會功。則上再舉策。夏四月朔日食。舒亶以詐露免。宋制苟承於唐末。官與職之不相應也。登臺閣。升禁從。爲顯官而差遣要劇。則貴途。遲速數階。爵邑不與也。是以請更定制。成同平章事。爲僕射。參政。門下。中書侍郎也。尚書曰。左右丞事。至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歸之中書。確欲傾珪權。奏以左右僕射分兼兩省。而不置令。於是珪門下確中書俱侍郎。珪以首相拱手。帝歎無才。尚書左丞蒲宗孟曰。半壞於司馬光。帝曰。辭樞密一節。朕

卽位以來未再覩也。王珪欲成李憲再舉曰：向者患用不足耳。今指錢鈔五百萬緡給食矣。尚書右丞王安禮曰：必鈔變錢錢變芻粟而後得食。能卒辦乎？帝絀其無能而獨任憲。曾鞏爲中書舍人。當新選除授。著撰詞。姚伯子惜其錦繡被糞土。景靈宮作十一殿。先朝御容藏焉。廡圖其文武。秋八月詔以四孟朝獻。神譔上沈括策欲盡城橫山斷絕磧之寇。給事中徐禧遣議還言永樂爲勝。知依山爲城而不知水泉之艱也。帝使董城工畢。曲珍以萬人守之。而夏人至矣。比往援則傾國之寇也。大將高永能請薄之。其未陳禧之迂不鼓不成列。衆悔以寇之益進。

史書

卷九

宋神宗

十一

忠且城保。則曰無避敵鐵鷄渡河。珍曰：猶可及其半濟而。之得地遂爲其震蕩而大敗。餘衆入城者復死渴。九月。陷宋之二敗。喪師蓋六十萬。適裕姤功。徐禧假義誠爲罪矣。使憲不畏強而進。救功豈遂不可轉收。乃竄逐朝士而曲庇內官。何以帝遇宵人則投契之獨深也。

十六年春二月。夏人寇蘭州。鈐轄王文郁夜縋死。士擊走之。於是李憲以劉摯論。貶。猶熙河都總管。夏閏六月。夏人脩葺遠復其歲賜。秋九月朔日食。是歲天下主客戶千七百二十一萬而餘。

十七年春正月。夏復大舉入寇。夏五月。封孟子郊國公。

從顏子配祀蘭陵荀况。成都楊雄。昌黎韓愈皆追伯。並從。

初司馬光以戰國策編年爲通志。英宗悅之。命續其事。開局崇文殿。秘書畢給許官局。自選故光得與劉邠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帝卽位。賜名資治通鑑。御製序文。以待其成。蓋諸史浩汗無端。成敗之迹。非貫之莫能達也。帝之責其成功也。官六任書局。皆隨乃踵左氏迄郭周法丘明而加審焉。天地人物之夫若災祥疆界戶口禮樂兵刑將相之屬。節見而脉貫。摭摘千五百年。成一家之書。斯亦奇矣。所惜者。光之爲人。執方而不達於變。其所進退。多爲奸人僞行所欺。然一節可采。必集焉。亦可想其好善也。數。

史書

卷九

宋神宗

十二

主並治紀事以大若宜。然分統則分尊。何取一帝而一寇况其奪乎。倒置也。然後之爲史者。舍是無筏焉。亦其十九年。扶摘幽隱。較計毫釐之功也。冬十二月。書成。上之。以爲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帝寡子。獨正安郡王煦。朱出也。十八年春正月。帝疾。職方員外郎邢恕與蔡確爲奸謀。而飲高公繪公紀以定策也。不從。則宣言太后屬意岐王三。月。皇太子旣定。太后權同聽政。帝崩。太子煦卽位。高太后於神宗苛刻是更。旨從中出。珪確弗與知已。罷京城。遷卒。及免行錢。廢濬河司。蠲通賦。姚伯子曰：真仁爲不可繼。而神宗變法亦相激之勢有然者也。其大失尤在棄老。

使輕險小人乘高位而布虐。故害者種害。利者亦未究於利耳。若農田水利保甲免役習行已紀。吏良繼治利將舉矣。何必與青苗手實市易同罷乎。蘇軾在當時。爲獨達其故。程顥以崇政寺丞之召卒。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顥終不怨安石。曰。吾黨激成其禍耳。既聞道。茂叔猶自謂深求於佛老十年。而後六經有得。是以宋以後性命之理日進。乃反以引賊異端籍儒言以精而愈不可破矣。故實效後漢唐。亦其造品之不可假也。先生載道之文。欲俟退老而中年殞喪。仍其語爲錄者。遂雜之方言。道學家襲之。以腐文而穢編。是則學先生者之陋也。司馬史書

卷九 宋神宗 主

光自洛人。臨爲門下侍郎。欲延新法者。引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道則百世不可異也。安石惠卿之所以毒天下者。能緩三年乎。且太后以母改子。賜楚州孝子徐積粟帛。蓋學於胡瑗。能教善。秋七月。呂公著爲尚書左丞。同光而用華。首罷保甲。謂便民。姚伯子惜之。曰。使寬其人簡其數。精練之爲不調之府兵。可也。夷狄盜賊。乃亦有畏哉。冬。罷方田。又一擾矣。罷市易。乃貶呂嘉問。罷保馬。邢恕貶以請崇大妃。

哲宗

元祐元年春二月。蔡確罷。司諫王覿疏其惡。及於章惇。惇續張惇曰。執政八人。姦邪居半。以李常爲戶部尚書。錢穀之任歸焉。或慮幹局。光語使天下知朝廷不復事聚斂。姚伯子則以乾沒放散。必廢削以爲承。章惇免。罷青苗。及諸州提舉管勾。而復常平。差役常以富者貧。陰去兼并貧民得息力於治生。而自給。故開國之君。知民艱。必擇取焉。顧後行而富以承。貧民坐受其折。然勢一成。更之於上爲艱也。光議罷及蘇軾范純仁爭謂法相因者。事易成行有漸者。民不驚恐。滋爲病。而持之堅。純仁乃言曰。今媚公爲容。何如少年。合安石而速富貴。與三月。竟罷爲期五日。而知開封府蔡京如約。光喜其獨奉法。不知不顧人情。以徇執政者。姦之尤也。程頤以處士上書。仁宗未用。則徵之不起也。光公著舉逸民。夏。召爲崇政殿說書。疏言輔養之道。在接士大夫時多親。寺人宮女時少。故欲心志清明。講學宜急也。帝時年十一耳。憑檻折柳。頤則曰。傷生意動而禮之繩。誠利爲幼主師。免韓縝治割地契丹之罪。王安石死。朱熹許其爲人。文章節行高一世。道德經濟爲已任。誠然乎。而姚伯子不解。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時年八十一矣。六日一朝。月再赴經筵。班宰相上。蓋

史書

卷九

宋哲宗

七十三

光請之。出內臣李憲以下。提舉官觀。詔升朝官於科舉歲舉經明行修。登第日。用以升甲。光於文學中敦士行也。修定學制。當時稱善者曰。收試爲課。而競心平。鐫解額。而利心恬。六月。置春秋博士。鄧綰李定呂惠卿建州安置。時省院則多正人矣。然任外皆姦黨也。范純仁謂太后曰。錄過不宜深。呂公著曰。治道去太甚。秋。立十科。以任舉者相其才。而使保其官者八焉。其行誼可師表。經術可講讀。二科特及未仕者。又使來求蘭州五砦司馬。光建議與之。且欲并棄熙河。此其失視河東七百里之棄。更無可解說也。舉朝皆謂不可。姚伯子不知光且固也。抑

史書

卷九

宋哲宗

七十四

徙與安石執敵而不爲國恤也。會秉常死。子乾順立。而告哀。詔以元豐所取。易永樂俘。是以子惡安石。又惡光之。不審利害是非。惟反其行。以爲道也。九月。百官方有慶行。遇司馬光卒。欲遂往弔。程頤引哭。則不歌。而不可。或卽謂不言歌。則不哭矣。蘇軾率易常拘視。頤行爲不近人情。遂以其言爲尤也。而語有侮。頤則恨思中之。當時王馬相左。軾兩不附。故試館職策。以仁祖神宗。合問得失。頤門人司諫賈易。正言朱光庭。誦先帝劾軾矣。呂陶謂諫官借事權。報私隙。且起朋黨。故太后不軾罪。而附洛蜀者。攻擊不寧。太后帝臨太保溫國文正公喪。

二年春正月。科舉禁用王氏經義。呂公著以安石爲竊佛老之似。而亂聖直也。遂禁莊老命題。申韓佛書爲學。程頤請坐講殿上。曰。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夫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夏四月。詔文彥博十日一議事都堂。陳師道絕進。取或經日不食。心非王氏也。起薦至秘書教授。從郊遇寒。却趙挺借裘而凍死。秋七月朔日食。帝瘡疹。不御。程頤使宰相問疾。且曰。太后不宜獨坐。則胡宗愈孔文仲顧臨攻之矣。大旨偏調貴臣。歷造臺諫。騰口價。仇謂軾使也。黨分而國是淆。天下人品。此抗必彼抑。其邪正又未可定也。是時頤主洛。朱光庭賈易附。軾主蜀。呂陶附朔黨。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之屬。雖衆。自守也。吐蕃阿里骨誘鬼章以洮叛。岷將种誼執之。尋居之秦州。使招其部。賈易劾呂陶洛之攻蜀也。其伏險。又旁侵彥博純仁。太后峻責。呂公著爲之解。

史書

卷九

宋哲宗

七十五

三年春正月。復廣惠倉。夏四月。呂公著辭老。加司空平章軍國事。第啓北扉。爲延會議。蓋異禮也。鴻臚丞常安民謂曰。去小人而不厚集君子之勢。積憤且時發矣。呂大防范純仁尚書左右僕射。當時惟大防不黨。而純仁稱同心。元祐之爲多君子也。四年夏四月。分經義詩賦爲二科。罷明法律。安置蔡確。

新州太后聞其誣功定策論三省曰子繼父業何策之定
六月范純仁罷謂其爲蔡確地黨之庇

五年春二月夏俘歸者百五十人耳四皆遠還以益驕

賈易奏罷彥博誣至和建儲之議爲未可信也秋召鄧
潤甫爲翰林學士御史以爲小人且長矣蓋呂范漸欲用
熙寧以爲調停蘇轍疏曰既共事矣必快心於私忿忠良
戕害不足惜也祖宗朝廷若之何太后謂中理

六年春二月蘇轍尚書右丞司諫楊康國曰轍兄弟之學
儀秦也用之又一安石王巖叟簽書謂君子小人不並立
也夏五月朔日食六月蘇杭民死水者八十萬賈

史書

卷九

宋哲宗

七

易摘蘇軾著作爲誹謗先帝出知潁州劉摯勇於去惡
相則爲朋邪奇中以隙於大防冬十一月罷有自太后構
之者

七年春二月擬除程頤館職蘇轍進曰入且不青范祖禹
曰草茅未習則有之耳夏四月備六儀迎立皇后孟氏

秋八月陝西地震九月蘇軾召爲禮部尚書兼端明

侍讀御史董敦逸黃慶基復舉貶呂惠卿制辭比帝堯誤
用繇之爲謫先朝也時帝長矣呂大防知姦人用意不獨
在軾也奏其有動搖朝廷之思而罷之

八年春二月侍御史楊畏朱之邵附呂大防蘇轍而劾留

賈易者若蘇呂之黨合也秋七月范純仁相其將召也二
侍御史則請舍純仁而進章惇安燾呂惠卿亦以陰爲蘇
轍地又以見呂范之心異也熙寧小人深慮在傾朝臣易
其位而四攻自敵以授之舉不國計賢人所以貴將何有
也高太后於帝若預窺其終者八月語宰相問疾官家
必更用人九月崩思其治者曰女中堯舜謚宣仁聖烈

是時中元祐者以改前政逐其臣范祖禹慮其言行正人
以斥國事再壞矣先疏陳之蘇軾見而附名冬十月復
詔內侍給事范純仁辭政入覲問青苗知且復熙寧矣
以擾民對排者及高太后純仁遂引仁宗禁言明肅楊

史書

卷九

宋哲宗

七

畏首疏繼述蓋宋之君皆患貪生財大道仁矣而富效遠
若不能且久故均輸青苗取速焉元豐之季有二十年之
積此其所以堅拒衆議而不顧也當溫公罷新法時衛尉
畢游謂光因其積加綜理焉使人主無貪憂新法之罷乃
爲有永光故以泄越爲反其行數年以耗言利之臣是以
得聞其說復章惇呂惠卿官

九年春二月鄧潤甫爲尚書左丞繼言紹述者也皆自是
中出三月朔日食呂大防罷中書侍郎李清發策
絀元祐蘇轍引霍光罷漢武之鹽鐵均輸而人無異議折
藉先帝爲辭者耳帝爲發怒語有秦皇之續純仁解之事

同人異乃得落職。知定州。夏四月。張商英爲右正言。請
索元祐諸臣章牘。改元紹聖。曾布請示所向。章惇左
僕射門下侍郎。范純仁免。召蔡京戶部尚書。范祖禹
神宗實錄歸過安石。蔡卞其婿也。以請改錄爲國史修撰。
黃履在元豐。以比蔡確。章惇邢恕爲四凶御史中丞。專
攻擊。秋七月。奪司馬光呂公著贈諡。貶官自劉摯蘇轍
以下。有差所罷熙寧者復。冬十二月。祖禹同事者皆得
安置。

十年。紹聖之二。冬十月。許將蔡卞尚書左右丞。常安民
疏蔡京內結中官。外連朝士。假先帝以擠不附己者。而布
史書

卷九 宋哲宗

七

其黨不去。馴之爲禍。章惇誘以左右相。不爲留也。初范
祖禹劉安世當孟后未迎時。諫求乳母。卽迂有父母師保
之心焉。及劉婕妤專寵。

十一年。秋七月。章惇譖乳媼之疏。爲婕妤好也。竄諸遠州。

婕妤恃寵。後。閣中爲之不平。朱揆金座並也。起而坐化
或撤之矣。蓋自是不朝也。郝隨謂如子生。斯得之。章惇比
隨欲蟻宜仁以廢立。謂后逮事。內押班梁從政詔鞠后養
母燕麟祠以爲后罪。九月。廢居瑤華宮。冬十月。雷大雨
雹。夏爲無厭之請。未之訖。則以五十萬寇阻麟州。猶陷
金明。

十二年。春二月。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於嶺南。
貶官者凡三十人。韓維劉奉世王觀韓川孫升呂陶范純
禮趙鼎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文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
純呂希績姚緬吳安詩秦觀王攸孔文仲張來弼補之賈
易朱光庭孫覺趙鼎李之純杜純李周既而徙蘇軾范祖
禹劉安世所稱元祐君子者。其人數如此矣。方其分黨
相競也。亦知數極於今日乎。將聚黨人爲大僇。帝以問

許將。將對曰。本朝遠過漢唐。惟不殺大臣。而章惇不快。三
月。編類諸人章疏。置之二府。以爲大戒。將毀通鑑板。免以
神宗序。知渭州章惇請以形勢臨夏。乃總四路之師。假
史書

卷九 宋哲宗

七

修繕而築二砦。葫蘆河川爭。則迎而敗之。遂絕夏人歲賜
拓砦五十餘所。夏六月朔日食。秋八月。彗見。復宥
州。神宗疾時。邢恕首包姦矣。而顧誣功。九月。爲御史中
丞。乃言司馬光范祖禹嘗爲主少國疑慮。太后且納王珪
之言矣。賴高遵裕之叱止也。珪以貶萬安司戶。億程頤
經筵時之語行。自田里編管涪州。紹聖之於元祐。雖多行
無道。惇卞則爲之矣。獨於頤特救也。天子所懷怨者一嚴
師。此哲之爲極愚也。

十三年。改元符蓋以春正月得秦璽。或曰蔡京爲之。初
彥博子文及甫有不獲於大防當國。不識邢恕之爲險人。

也書深其語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眇躬焉甘心駙馬媚主稱粉郎而韓忠彥弟有爲帝婿者大防相時忠彥樞密則語雖隱而指可尋也三月蔡確子涓訟劉摯謀危社稷證以及甫之書詔下之獄則及甫爲諸姦移司馬昭以當摯粉則王巖叟其色也昆則梁燾其字也燾字况之昆以爲兄兄以爲况依稀彷彿間也獄定會所指皆死禁錮其子孫時成之者蔡京以求執政而沮於曾布小人又以自隙也惇卞既深交於郝隨劉摯之獄增加以證宣仁既無所得猶謂兩宮有間隔故外斥隨龍以剪人主腹心帝將惑焉惇卞遂草追廢詔向太后且

史書

卷九

宋哲宗

今

寐矣聞之遽起曰吾日侍宣仁也此語曷從來哉正於我何有矣草以焚此宋獨爲有賢后也惇卞猶其狀帝曰卿不欲朕入英宗廟耶危人主之夫妻子母以固位則弑君篡國之事當其權之不欲釋又豈難乎哉夏四月林希免恕論之惇授之秋七月京師地震冬十月夏寇平夏城章案大敗之獲鬼名阿里案之克施其策以制夏人者惇宗而親之也丙帑之輸千萬

十四年春三月遼人爲夏請成復言徐度所宜夏五月置西安州六月河決內黃秋七月洮西安撫王瞻取吐蕃邈川青唐詔爲鄯湟州八月城會州劉焜好自

賢妃生子茂九月立爲皇后廢后立后皆惇志也鄒浩引仁祖并廢尚美人以諫帝援劉德妃爲言曰朕亦行祖宗故事也邢恕出以短惇自異置看詳訴理司重加罪於元祐之虐者千里會逮子茂卒夏人以重創遣謝罪冬十一月許通好然後西陲少安行三舍法於諸州歲貢其上一人丙二人附太學外舍

十五年春正月帝崩太后以無子哭章惇曰簡王似其母弟也太后曰老身未有所出則皆庶以長則申王似太后曰目疾不可端王信次當立也而惇謂佻曾布叱曰諸臣未前議聖諭之從遂迎卽位請太后同處分以長君辭

史書

卷九

宋哲宗

今

尊劉元符皇后韓忠彥門下侍郎入對請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自是知名之士稍見收用三月詔棄鄯湟王瞻竄而自殺以日當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崔鵬發章惇之姦曰司馬光左右以爲姦天下所謂忠也章惇天下以爲姦左右之所謂忠也夫其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包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奇淫蕩心優女敗德蔽遮主聰排斥正人獨操賞罰自報恩怨至使宰相諫官並爲私用門下暗默惇之姦也光無一焉警諸螻蛄毒遇必發跋扈不臣直待機耳帝覽而善之韓忠彥薦鄒浩陳瓘左右正言安惇

曰。鄒浩復用。慮彰前失。指諫立后也。陳瓘曰。明示好惡。自惇始矣。出安惇。夏四月朔。日食。復范純仁等官。遠地皆得徙。蘇軾至常州而卒。歐蘇文爲宋宗。然論趨浮矣。習之者便其辭之易。閔與或以艱澀誦矣。以至元末。三百年而文益弱也。亦世之降主之也。五月。還孟后於禁中。曰。元祐皇后。蔡卞免。葉夫數其惡曰。巨姦若章惇。猶在衍中。六月。治邢恕誣定策罪。安置均州。秋七月。向太后罷聽朝。八月。章惇以靈舉宿渚免。冬十月。程頤判國子監。至官一月而致仕。看詳冤發。臺諫請正惇刑以償乃放潭州。蔡京免。御史中丞豐稷劾之也。彈章所列。姚

史書

卷九

宋哲宗

八三

徽宗

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朔。氣有赤亘天。而白中。函將散。則旁爲黑。祲。正言任伯雨。請選忠良。紂邪佞。正名分。擊姦惡。

遼主耶律洪基死。子延禧立。追帝其考太子瀋。任伯雨半歲諫官。而百八疏。三月。將劾曾布。建中爲失策。唐德宗之所以播遷。爲布覺而貶官。姚伯子以宋計子爲數。且辭以枝葉繁。使如伯雨者數人。人主耳目蔽聽。親矣。故擇言限。當嚴諸奏疏。夏四月朔。日食。范純禮分別元豐元祐於帝。以言紹述之爲快私忿也。有不悅而罷之。供奉宦官童貫求書畫于三吳。契蔡京而留杭者累月。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使以京相薦。曾布既思傾韓忠彥。則翰林召矣。起居郎孫詢武。盡帝曰。神宗創法。韓琦非之。今忠彥能繼父志。陛下乃不能

史書

卷九

宋徽宗

八三

德承神宗。爲愛莫助之圖。左列元豐而首蔡京。豐稷欲論曾布。又爲所覺而出之。於是元符建中。間所逐皆復官。是歲。女真阿骨打嗣位。二年。改崇寧。曾布又以建中爲未足。而熙寧是崇也。春正月。河東地震。彌旬。三月。童貫製御器于蘇杭。工極其巧。以民困。夏五月。罷韓忠彥諫官御史。惟曾布之用矣。元祐諸臣死者。追貶存者。並三省籍記。不復差遣。光等子孫之禁錮尤嚴。皆臺諫承風之爲也。姚伯子曰。明主獨受臺諫之益。則有道矣。必得其人。事論定。必追明其賞罰。讒邪不使冒忠直。若善賢之用焉。嗟。有制焉。雖過權臣。不爲之。

用矣。蔡京趙挺之尚書左右丞挺之之聚斂與京偕命也。唯曾布之比。閏六月布免京爭于帝前也。秋七月蔡京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焚元祐法若紹聖之復者不必盡書矣。置廣議司而自領猶條例司也。八月詔天下興學貢士作辟雍於都城。九月立黨人碑端禮門其數百二十人其人司馬光以下貶逐於紹聖建中者也。又籍元符末上書分邪正爲黜陟所謂邪右黨人而爲言也已甚者元祐皇后復居瑤華宮姚伯子曰廢之何名其任於何人。遠以討叛入崩海里發女真兵盈哥募得千餘人阿骨打雄圖起矣時遠師數千擊賊不勝阿骨打獨

史書

卷九

宋徽宗

全四

克斬以其部獻功既歸以遠爲易與也。蔡京知鄒洪焚諫草則僞撰斥劉后殺卓氏取子欺天而竄之昭州三年春正月安置元符臺諫于遠州。自任伯雨以至豐稷皆論卞京之姦者。二月尊元符后爲皇太后卽嫂而母之亦失倫矣。三月李深之子階禮部進士第一。安忱訊之對策曰黨人之子遂奪其階出身。夏四月毀靈宮繪象。自司馬光至王巖叟凡十人范祖禹唐鑑三蘇黃庭堅秦觀文集傳之今者皆毀板其時也。程頤以邪說惑衆除名此則言者以媚蔡京也乃散學徒曰各尊所聞而已更鹽鈔以巧括朝豪商而暮乞丐矣商賈不通邊儲自

茲失備。蔡京酬童貫使用李憲故事監洮西軍六月復湟州蓋始開邊矣又以預議棄州貶韓忠彥安燾曾布范純禮。張商英罷以詆蔡京秋八月詔入元祐籍議者以爲黨人玷。令州縣立黨人碑石工安民辭鑄字曰以正直爲姦邪民不忍爲也。時新製兵車萬餘乘冬十月置都大軍器所。

四年春正月鑄當十大錢二月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一籠利以結閭閻此君子小人之數所以必不敵也。

三月大內災。女真敗高麗兵。夏罷講議司蓋諸州直達尚書省矣。王厚復部鄜州五月蔡京封嘉國公。置

史書

卷九

宋徽宗

全五

京西北路交子所本蜀製而廣之嚴私造禁虛名而當實用以籠天下至便也民終苦而阻於行惟虛名不可以富實用也閩以京鄉里獨免行。六月以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增黨人數刻石朝堂戶部尚書劉拯曰恐後人又以指今日也。秋八月邦藩疊州蕃落降據秦鳳招納司之言也拓土二千五百里史以所奏爲妄詆也故當時西方之功書者多從略也。江浙之糧起綱至淮甸經真揚楚泗儲七倉矣然後汴綱自楚泗達故京供六百萬而餘積以爲和糴而濟民困蔡京增熙寧之美轉運使胡師文以糴本充貢苟掩媚而良法皆壞。罷科舉專用升

貢。陶節夫帥鄜延，多築城於不爭之地，以為功。

五年春正月，蔡卞在樞密，不樂兄京之上已也。閱御前而

罷。二月，鑄夾錫錢，謂遠夏取鑄兵。黎洞王江蠻內附。

復銀州。京為結羅侯羅曾孝序疏曰：民力殫矣，且逃

夫誰與守邦？京使王厚招致夏人，以啓寇，乃與吐蕃略

涇原，圍宣武，知鄆州高永年出禦寇而為獲。夏四月，遣

使來言，還夏侵京欲答峻報，慢帝曰：西師無容北嚮，遣學

士林摠則希京意矣。劉延敗夏鄜延之師。秋七月，蔡

京欲專兵權，四輔各置屯二萬，而厚其資。林摠恣虜地，

遠人絕煙火三日，而荒遺之。冬十一月，還為禮部尚書，則

史書

卷九 宋徽宗

十六

怒鄰啓釁，京志也。蘇人朱勔因京貴，以致黃楊有嘉，以

領花石綱，搜巖抉藪，以人力勞。家有木石之異者，必徹屋

闕，墻而出之，護視供役，破產鞠子矣。人懼罹其不祥。

六年春正月，彗出西方，長竟天。中書侍郎劉達疏，碎黨碑，

寬禁。太白晝見。又以罷方田歲貢供奉，而還徙者，免蔡

京帝之暫為天變懼也。是時尚書右僕射趙挺之欲收人

心，又復畏禍。三月，彗滅禪政且復。夏五月初，行劉曷紀

元曆。則秋七月朔，冬十二月朔，日皆當食，不虧。姚伯子不

知天道，惟其時也，必司天獻諛。

七年，改大觀。春正月，京復相。尚書右丞梁子美之為轉

運也，傾漕計市北珠，遠人利之，虐求海東，害于女真，始結

怨焉。立八行取士，孝友嫺睦，任恤中和，有焉者，免試補

太學上舍。劉達罷，而京餘怨。蘇州盜鑄，獄起達族，承死

者幾千人。御史沈時，蕭服，以開釋而貶竄。程願卒，朱熹

附於私淑，因謂兩夫子。冬十一月朔，日食，其誣天，則又

工於為不食矣。王祖道以請建置谿峒，司得提舉，復不

以罪貪取南丹，致掠城邑，殺刺史。十二月，置黔南路。京加

太尉，此其所以助之，匿也。蠻邊乃多故。河清乾寧軍七

日，廣州雨豆。蔡京罷復政事，再更。

八年春正月，員外郎葉得入對，曰：以為可，而出于陛下，則

史書

卷九 宋徽宗

十七

前日不應廢，以為不可，而不出于陛下，則今日不可復從。

以大臣進退為可否，則無了然其胷中者矣。帝悅，乃自起

居。即二月，為翰林學士。夏五月朔，日食。童貫復洮州，加

司空。將吏取中置京，以不悅。妖人張懷素反，多連蔡京，

中丞余深開封林摠治獄，而共焚之。九月，皆入政府。

九年春正月，播酋楊文貴內附，地為遵義軍。是時安化

湊州皆言內附者。帝不平京專，以張康國能崖異許之。

相三月，退朝而卒。毒。中丞盧航童貫黃經臣為表裏。右

正言陳禾發其姦，引衣落裾，曰：臣豈樂碎首，不忍陛下為

此曹受危亡也。入存衣，若有悟者，貫脫奏進，而禾謫。

林據以不能驅甄益黜諡夏四月徙州過閣啓帝北伐曰其君臣攜貳可兼也六月郭天信每指人以日中黑子爲京祥乃罷爲太乙宮使冬十一月太師致仕留京師爲五禮新儀瀘夷附爲純滋州

十年春正月侯蒙同知樞密帝問蔡京何如人對曰其心術正雖賢可矣夏五月立詞學兼茂科彗出奎婁詔求直言蔡京明惡人悉變之矣張克公推其不軌之心修塔壯臨平之山決水符興化之識乃貶秩而出居之杭

六月旱彗張商英相夕彗沒而朝雨帝方命商霖

十一年改政和商英謂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而爲憚

史記

卷九 宋徽宗

八十八

矣思不忌京誠其所樂在彼也何執中鄭居中乃得害之秋八月罷九月童貫請北圖乃副翰林學士鄭允中爲覘遠人馬植自盧溝夜謁滅燕策冬以歸獻涉海通女真也始姓名趙良輔爲秘書丞

十二年春二月賜蔡京第京師五月詔三日至都堂議事請御筆手詔中人楊球則僞其書秋九月倣周官更制公孤輔弼太少宰名旣紊而進用尤雜太尉冠武階以加童貫蜀夷內附置祺亨州

十三年春正月王安石以舒王從克鄒亨殿上可醜矣其子雱之誕也亦臨川伯從祀二月元符干政聞不誣而

自殺三月朔日食夏奉道像玉清和陽宮蔡京以爲虞所進皆賜道號其知來役鬼篆符已爾而奔走朝臣戚里則緣之爲關通也蔡攸遂與帝爲僞冬十一月祀圜丘曰樓臺仙人見雲間爰建迎真之宮詔求道教初遼主釣魚混同江阿骨打傲宴次而不舞歸則併旁近族以延禧淫虐不恤也

十四年春正月置道階二十六級京貫宮室以爲媚宮禁斯逼側矣麗爲邃幽于景雲天波之間秋八月成是爲延福之宮漸引以爲村居野店放燈弛禁自冬至始也跨城而爲景龍江殿宇對峙奇木間樹女真阿疎奔遠而

史記

卷九 宋徽宗

今九

不遣嘗藉以拒海東青阿骨打既欲遠叛亟遣索而守戰之事已預矣詰之則曰大國通逃是主是用望也遼將討之阿骨打曰先發制人撒改子粘沒喝遂謀集兵以銀朮可婁室闍母爲將婆盧火徵移懶路廸古之兵九月會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未足敵遼一隊也其酋則自負全勝矣遂傳挺而誓至遼界遇渤海軍射殪其將因橋虐令曰盡敵而恣蹂踐焉冬十月進攻寧江州取之遼人出東門遇擊無脫獲防禦藥大軍繼以爲招而還女真之稱唯悉壯爲兵令徵諸部則步騎之仗總皆自備遼謀伐女真蕭陶蘇幹曰女真勇而善射我當之不日則諸部離矣

請大發以威壓。而遠以爲示弱也。十一月遣蕭先。萬人往。阿骨打來禦。及之混同江。遠兵獲免者十七人耳。復進襲澡水。遠自和宋紐樂。墮武事矣。畏女真兵滿萬。爲無敵也。夏。或以其部西奔。而築城底河。童貫陝西經略。

十五年春正月。女真稱金帝。晏州夷襲破梅嶺。壘峻。晉以爲守。瀘南招討趙通。負孫而焚擒之。金兵進薄益州。然後遠爲邊屯。阿骨打自達魯古城望曰。心貳而情怯。高陣馳敗之。逐北至阿婁岡。熙河將劉法敗夏古骨龍。

童貫領六路邊事。秋七月朔日食。八月星流山柳。占以喜建造。太子恒怒發蔡京羅列之獻詹事陳邦光得

史書

卷九 宋徽宗

卒

池州安置。九月金馬渡混同。取遼黃龍府。遠時師遇都統章奴亂。而不克進。王厚劉仲武敗績。滅河童貫。臣之夏人遂大掠蕭關。冬十二月阿骨打聞遠師出。務以激衆曰。若殺我迎降乎。遂帥前衆壘父次。是時遠兵七十萬。故雖衆致死。而猶畏。及聞廷禧以章奴西還。乃曰。擊其急也。追及之。護步苔岡。阿骨打曰。彼衆我寡。專乃有勝。中軍最堅。天祚所在也。敗之。則得志矣。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遠兵潰遁。

十六年春正月。遠將高永昌據遠陽以叛。金攻取之。童貫陝西兩河宣撫。劉法屠夏仁多泉城。冲師道克滅底

河。閏月。食方士林靈素之誕立道學。道史。太學乃有莊列博士。上清寶錄宮環麗。而見幽清。密連禁苑。複道通之。詔蔡京三日一朝。總治三省事。少保太宰鄭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則以爲異。而深忌之。冬十二月。置壽寧延寧軍茂州夷。

十七年春二月。大理入貢。猶封之國王。夏四月。道錄院上章。冊帝教主道君皇帝。秋七月。熙河環慶涇原地震。遠置怨軍。冬十一月。有星如月南行。帝言天神降

坤靈殿。矯誣所極。有不可究質者矣。道士賜號。則出入呵引。與諸王爭道。其美衣玉食者。至二萬人。像餘杭鳳凰。作

史書

卷九 宋徽宗

九士

萬歲山於上清寶錄宮。神仙土木之勸爲竭國力也。使神宗安石知二十年之積。無能克敵。而徒供淫費。亦何取君臣宵旰。而勤救天下之事哉。童貫領樞密。然入宮猶短衣供役使。金將幹魯古走遠都元帥耶律淳於蔡黎山。之戰。遂取八州。顧使遠求策。

十八年。改重和春。京貫遠師之破也。曰滅遼取燕。在此舉矣。二月遣約。以武義大夫馬政。夏五月朔日食。遠大饑。人相食。

十九年。改宣和。春正月。金李善慶以國書來聘。取齋詔隨之。爲報。聞受遠封。改正。善慶歸。阿骨打遂不遜于送者。

曰歸語而皇帝若欲結好早示國書詔決難行也姚伯子曰兵有同利而動者不必相謀也乘遠有北師而攻其南極地險而復中國之故遠滅金通好而後報之姚伯子不拓境之功而無負約之嫌此策之正然非常時君臣所能行也高麗使來言曰女真豺狼不可通也何若存契丹爲捍蔽乎爲宋畫之最善者也度德審勢無咎矣而帝不懼占城入貢地近交而互侵擾故恩封並交趾三月張

東書

卷九

宋徽宗

九三

邪昌爲尚書右丞遼冊至則金不受矣拒其兄事且以東懷國之爲訊也劉法敗死夏人統安之戰童貫聞捷夏四月朔日食五月京師大水懷城以高未有之異也僊命下決猶以求直言貶起居郎李綱六月童貫詐窮於款夏或得道委之誓詔以上方大沮秋七月則太傅涇國公時諤公相姻相實杯有宋開府儀同三司蔡攸進太平之娛故使山林像于宮禁蔡攸王黼每塗抹青紅與官中之秘戲楊時師二程而負望張胄謂蔡京薦之爲救敗也召秘書丞姚伯子觀時又在于天下有濟無濟也

二十年春二月遣趙良嗣約金伐遼夏五月金以從師謂之曰觀吾戰以下士就遂克上京蔡攸使捏京豚子父也有軋六月以疾詔京致仕金宋成約滅遼則金取

中京宋取燕京進兵金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自白溝夾攻不然不從凡其爲辭皆弱宋而若挾之非復契丹之好語相商也而宋無後慮報書如約歲幣仍姚伯子曰我兵能披遠地而焉用金也我兵不足披遠地而焉用金也以遼幣事金而若之何滅遼也雖不以遼幣若之何以金滅遼也冬十月朔日食內侍梁師成以傳旨得幸竄名進士籍既冒蘇軾子以發其文遂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蔡氏父子且詔附之都人目爲隱相由是觀之則裨人所繫以爲帶者也方臘睦州漆園不堪造作局之取是時吳中思亂以花石綱也故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朱

東書

卷九

宋徽宗

九三

勅爲名自號聖公鬼秘相扇誘所過室廬焚子女掠兩浙都監皆爲敗死十二月陷睦歙杭官吏或爲所得必斷鬻支體探藏熬膏或立之招的以償怨王黼得奏匿之爲北圖也遂大以東南震淮南發運使陳邁請鼎澧槍牌手帝然後知亂使童貫率禁旅及秦晉番漢誅擊真臘人貢二十一年春正月臘陷發衝二月陷處州兵敗於王子武還據杭宋江掠京東諸郡知亳州侯蒙言以三十六人能橫行河朔宜赦之計方臘然知海州張叔夜設伏擊降後亦無聞焉遼蕭文妃生晉王敖盧斡有人望金食遼且半而延禧不輟敗遊文妃詩諷蕭奉先因爲與余觀謀

立之誣以成其甥秦許王也。故文妃死，余親以衆降金。既灼遼事，益勵進圖。三月，臘以貫軍至，遁還其洞。貫裨將韓世忠自窟擒之出，賊七萬以殲姚伯子曰。臘起及平，無半歲之期，斬艾所及六州耳。民之死者二百萬，則黃巢王仙芝輩其爲荼毒可勝道哉。故政之殺人甚刃者，始于誅求，終于盜賊也。臘裸虜女以縱淫，既敗，出者悉歸而林縊，百里相望也。中丞陳過庭之言曰：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黼比梁師成以爲內外供奉總領，秋黑青見禁中，時幻爲人，臘血所灑，其臭腥。改歛睦州曰徽嚴，欲其從文以治也。皆祖無稅之田，內侍王誼之爲也。括廢堤棄

史書

卷九

宋徽宗

五

堰荒山退灘，以勸民佃，而收大半之租。王黼與之表裏，則苟爲強奪，民田皆指以天荒。蓋農田水利，其流毒至此，其極也。姚伯子曰：假牛種，寬民於不耕之地，豈非王政所始哉。貪吏托以恣暴，乃滋甚。冬十一月，金以余親鄉導，侵遼中京。

二十二年春正月，克之。延禧殺晉王，走雲中。二月，金復襲其軍，延禧走夾山。其初走也，耶律淳留守燕京。及夾山，不通耶律大石立之。據有燕雲，及上京遼西，使報宋除幣結好，弗能用也。乞爲附庸于金，不獲報。金克遼西京，宋又無戰謀，假背好不祥。曰：待其自斃，若鄭居中之屬。

所謂束手無策，以養寇者也。而王黼請用兵，應金蔡攸副童貫勒兵十五萬巡邊，失事機矣。又不擇于將。夏四月，金取遼東勝諸州。五月，貫使种師道辛興宗東西進兵，敗于大石。蕭幹退保雄州，耶律淳使來言曰：女真之叛，亦南朝之甚憂也。棄百年之好，結鄰豺狼，基禍他日矣。且救災恤患，古今通義也。乃詔班師。六月，遼律淳死，其妻蕭稱太后主國事。夏人救遼，及金戰敗于宜水。君子謂視雄州之退爲榮。秋七月，伐遼喪爲再舉，劉延慶都統制。時延禧復棄輜于石輦，金議師期，敦歲幣，報不負約。遼郭藥師以涿易降。冬十月，延慶進兵，藥師爲導，見師

史書

卷九

宋徽宗

五

行不律，曰：遇伏潰矣。至良鄉，敗于蕭幹，而閉壘。藥師曰：奇兵三千，燕城可襲也。入自迎春門，劉光世之繼兵不至，而絕城還。是時宋師屬者且十萬，延慶聞逸，囚三倍語望火夜遁。涿水復爲追敗。十一月，金人來議燕地。王黼欲得恭仁所賂，十二月，以遣趙良輔。金責兵失期矣。許者薊景檀順涿易猶在遼也。童貫再舉無功，懼得罪，使如金，以夾攻請。金遂三道進攻，克燕京。宋兵出無所矣。然猶遣良嗣以六州復命，且獻俘。戶部獻民數，戶踰二十萬口，且倍差，何以加漢之盛，而遠過唐乎。姚伯子由括民田推之，吏之倍尅，有自來矣。宋之爲戶口，非復漢唐之爲戶口也。

者

二十三年春正月遼樞密奚回离保稱吳帝箭箭山趙良嗣復如金阿骨打曰若宋必欲平遼我且并留燕京金得國而我求分處之以何道也且極宋兵力不能摧遼敗餘而欲不受弱于金鋒之初也答宋書先示良嗣讀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曰租稅隨地粘沒喝曰地自我得遼易之師無爲留我疆也金豈獨以勢臨宋哉理直其氣壯也金使偕至帝與以銀絹曾聞帝王租地而治哉且復許歲幣預以郭藥師同王安中知燕山府人見委之守曰效死取天祚以絕望則變色曰故

史書

卷九

宋徽宗

宋徽宗

主也反之亦非所以事陛下張穀當亂領平州知遼必亡藉壯丁五萬人爲備金人卽而命之二月蕭幹自天德奔奚燕地未入歲幣許四十萬稅錢百萬緡矣以質逃人旣畀之又徵糧焉許二十萬石恥辱之加不勝書然過在宋也當時或獻詩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計一寸山河一寸金金之爲社稷計者非於宋開罪也夏四月詔班師以六州人也粘沒喝猶有言金主曰海上之盟也我死乃任汝金魯幹幹离不襲延禧于青塚獲其子女族屬從臣延禧走雲內五月楊時入對略陳邊計爲適英殿說書燕賞王黼至爲太傅總三省事貫攸進爵夏

使請遼主臨其國延禧渡河奚回离保敗死金使如

夏賂之地使執遼主張穀聞天祚兵復振謀藉宋爲外援王安中以聞王黼則勸納其降趙良嗣曰盟而背之後不可悔也六月平州來歸秋禁元祐學詔有曰義不戴天八月朔日食蕭幹稱奚帝以南侵郭藥師敗而殺之加太尉金阿骨打死弟乞買立金使闔母討張穀以三千騎兵出而退敵爲再舉也穀以捷聞置軍節度厚爲之犒幹离不再攻平州襲其迎宋使也而入之穀奔燕山使來責納叛曰不與穀也必攻燕詔函首以晃及其二子遼人降者爲泣郭藥師曰金如欲我將與之矣遼

史書

卷九

宋徽宗

宋徽宗

將無以固志也其過則在受之也安中與免死於罷官蔡靖代知燕山府事復使如金索山後晟以新立將與之粘沒喝曰非計也猶歸武朔

二十四年春正月夏人稱藩于金受地下蔡以北陰山以南惟執遼主之命則不奉也二月金索糧宣撫譚稹不與曰良嗣口許耳納叛背盟增其怒閏月京師河東陝西地震而苗麥山陝高下明易位矣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飾以爲悅還戶部侍郎秋七月遼延禧復渡河耶律大石歸之責其立淳大石曰宗廟失主立十淳猶爲太祖子孫不勝乞命于人耶金人襲之敗走陰山八月夏侵

武朔金攻應尉逐守臣帝時已遣蕃僧誘致遠主矣。冬十二月王黼免罪大尤甚者側媚惡於太子則畫策鄂王楷謀奪宗朱勔請復相蔡京十二月詔領三省事季子條以代判決恣姦利盜起河北高托山其衆至三十萬山東張仙十萬張迪五萬以萬計者不可勝數矣都城女子生髭詔度爲道士男則忽孕而產子

二十五年春正月延禧欲奔西夏悟宋之無信也竟項且迎之二月至應州復於金將婁室而遼亡然大石過西域降回回爲西遼夏四月倣條姦勒京致仕六月童貫封廣陽郡王秋七月熙河蘭州河東地震或裂八

史書

卷九 宋徽宗

九十八

月金封延禧海濱王九月有狐升御座或迷罔而置宣德門曰太祖神宗使語尚速改也童貫藥師治兵燕山求平州亡戶冬十月粘沒喝幹離不乃分道入寇粘沒喝自朔代進圍太原童貫畏逃知府張孝純止之地險城堅而人習戰十二月竟歸孝純力守藥師貳以鼓誅募兵至十萬而不改契丹服帝疑命察惟貫攸保無虞也幹離不入檀薊藥師遂執蔡靖以燕山降且輸實焉爲之鄉導金人乃懸軍深入种師道召爲兩河制置使過姚平仲與俱赴汴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太宰白時中曰精兵盡北矣若方平不支何以衛根本命李純光

出守金陵憂於金師童貫之策有委而去之耳給事吳敏入對朝廷爲棄京師計不奉詔以皇太子開封尹宇文虛中請帝罪已更革弊端因命宣諭河北河東護其軍檄召熙河秦鳳經略姚古种師中將兵入援東走意決

太常少卿李綱謂吳敏曰欲委太子留守則當傳之位號敏達綱語召議曰太子監國常也今則呼吸有存亡安危焉守常不足以號召天下帝從之敏門下侍郎草制太子既卽位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金議割地兵部尚書李綱曰祖宗疆土以死守告金內禪且修好幹離不欲還藥師曰未必有備也太學生陳東推亂之所起

史書

卷九 宋徽宗

九十九

欽宗

請誅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梁師成李彥以謝天下

靖康元年春正月詔中外臣民直言得失耳未大改乎微之道也黎陽師潰金人渡河五日未既濟嘆曰若有干人之守我何能哉遂陷滑王黼李彥伏誅放朱勔帝下詔親征上皇奔毫遂如鎮江京貫從逃習於逃者又勸走李綱曰道君之授陛下唯能守也而委諸整飭甲兵固結人心今之事失問誰守綱曰白時中李邦彥宰相是其職也時中亦以將謂綱乃爲尚書右丞東京留守方備陳明皇失策于幸蜀而內奏行事已具綱邀留而宰相勸

龍網呼禁禦願守乎。行也。對皆以死守。乃謁帝曰。其子皆在矣。人情可因也。中途而遇虜馬。歸無所矣。命綱兼行。營使白時中免幹。離不軍抵汴。據半馳岡。少宰李邦彥請割地求和。綱曰。擊之便。帝從和議。金使吳孝民至。則是夜攻宜澤門。綱禦寇有獲。孝民入。數宋罪。且曰。事往矣。新君立。而受盟。須親王宰相也。綱請行。帝命李悅。綱曰。安危茲舉也。稅將以怯弱誤國事。猶使之怖威。噤聲。已其命。和。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表段五百疋。加之牛羊尊以伯父。歸燕雲之人。割中山太原河間鎮。親王宰相質。示以必不可從之數。非和說也。決矣。設以觀決。進退耳。使得其人。剛言

史書

卷九

宋欽宗

一百

理以折之。必得後議焉。稅直以金使來。而綱復有拒門之捷。斬將數十。虜兵數千。則失之穹廬。猶可得之朝廷也。而邦彥力勸金從宋君臣之不自立。有由來矣。極都城爲括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則替珥既罄。於是李綱折其不可。竭天下不足於幣數。三鎮割而藩屏撤。親王固不可往者也。遣辯士留之數日。四方之兵集矣。非中國勢重而和可久乎。邦彥危語撼之。綱求退。和議成。張邦昌以康王構往。都統制馬忠敗金于順天門。飲其遊騎。西路通矣。种師道入援。或謂師少。曰。鼓行而進。敵安能測虛實哉。京師知有吾來。氣自振。既至。人見曰。烏有孤軍深入。而善其歸

者乎。帝斯時身在阱中矣。望援而奮身以自拔。人情也。而曰。其如講好何。對曰。軍旅之外。非臣所知也。使以樞密同知統勤王兵。李邦彥常沮其議。楊時論閩人不足以防城。進諫議大夫。梁師成伏誅。李綱定議。老敵師。而不能守。成算姚平仲請速戰。慮功名獨歸种氏耳。綱又主其議。令城下兵聽節度。師道之辭曰。過春分。所以待吾弟也。成敗惟茲一用。善謀國者。二將之和焉先矣。乃許先期哉。二月朔。平仲夜襲金營。爲覺而敗。遁綱援。却諸幕。天坡以神臂弓射也。師道曰。平仲則誤矣。然今夕復之。彼不意也。如猶不勝。夕擾之數千人。而不遁耶。再爲邦彥沮。幹

史書

卷九

宋欽宗

一百一

不責用兵違誓。康王不爲動。則責宋更質邦彥。賣李綱於金。曰。欲用兵者彼耳。罷廢行營司。使宇文虛中如金營。且譏。陳東復率太學生上書宣德門。謂綱社稷臣。邦彥爲國賊。主賂地而阻成功也。夫地割必慮遷都。遷而不達。宗社托於誰所乎。則復綱官。斥其沮壞。以閩外付師道。存宗社之亡。在此一舉也。軍民不期之集數萬。登聞鼓以撻破愚夫。同知事狄之非。豈當國則獨昧乎。揣已無略。復不欲功自他人。遂不顧。而寧誤國耳。獨宋君世所樂與。在亡國之人。而聽信其言。此則不可解也。事聞。不得已。復綱尚書右丞。京城防禦使。王時雍是時也。欲盡致太學生於獄。

虛中還肅王樞更質。樞密蔡懋之罷也。爲金人城禁不得輒施矢石。李綱復用賞殺敵者。金欲却矣。虛中往資之三鎮。幹離不引兵北。种師道請擊其半行。不許。姚伯子以師道失將權矣。在外社稷大利可專也。中丞呂好問請講備則已偷。李邦彥免。張邦昌爲太宰。吳敏少宰。李綱知樞密。是時入援之兵姚古。种師中。折彥質。合十餘萬矣。三省但令護送出境。旋以老罷師道。粘沒喝久頓太原。爲張孝純之能守也。分兵乃敗折。可求劉光世軍謂南朝無人。遂陷威勝隆德。進圍澤州。議者以張邦昌私於敵也。三月罷之。徐處仁言三鎮不當棄。吳敏薦之爲太

史書

卷九 宋欽宗

三

宰。業謂保塞陵寢。誓當固守也。免宇文虛中主和議者。詔种師道屯滑州。姚古。种師中。遂走粘沒喝。復所陷。扼南北關。旣懲而戰。則有功。一意行之。安在勢之不振也。賂天下之戰士。不必盈數金人之金帛也。初童貫高俅。以兵爲上。皇扈從帝聞變。將遣聶昌。李綱曰。震在上皇。憂在陛下。而止。中書侍郎唐恪。遇攻宣和者。專喜調停。曰。無以傷上皇心。時人情危懼。謂上皇復辟於鎮江也。上皇經辛苦艱難而不悟。書問改政事之故。帝以綱迎。夏四月。夏人陷天德雲內諸城。金誘之牽我也。還爲其所掩奪。上皇復至京師。五月。始罷王安石配享。猶從祀祭酒楊時推

本天下所以危也。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姚古進軍。時粘喝避暑雲中。許翰以爲遁也。趣戰。責之逗撓。師中故約古。捐重而急進。及殺熊嶺。完活女襲之。古兵不至。右前旣敗。獨與麾下戰。退。金人衆潰於無賞。而師中死矣。古兵至。威勝不進者。焦安節畏之以粘沒喝至也。然金兵亦乘勝潰之。綱斬安節。安置姚古。六月。种師道復丐病。任戰者無人。耿南仲素沮壞綱策。於是議棄三鎮。綱不可。則使代師道。綱辭。左司諫陳公輔曰。綱書生。朝廷不可無。以爲將。則必敗。大臣何好陷人。而不顧國患也。或書杜郵遺綱。綱乃行。天狗雷墮。彗出紫微。秋七月。蔡京竄死。童貫趙良

史書

卷九 宋欽宗

一百三

嗣伏誅。李綱至懷州。誅軍潰於太原。則書生不知兵之效矣。一將之領七十萬兵。豈少哉。主師非其人耳。自是威勝隆德。汾晉澤州。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爲空。八月。復种師道兩河宣撫。召還李綱。蓋主和議矣。而粘沒喝發雲中。幹離不發保州。分道入寇。曰。通書余觀雅里。許翰徐處仁以主用兵罷。遣給事中王雲使金。許以三鎮。賦入之數。九月。粘沒喝陷太原。蓋張孝純降。分兵陷汾。知州張克戩南拜引決。蔡攸朱勔伏誅。言者附南仲。綱以喪師費財。罷知揚州。中書舍人劉班。胡安國。謂綱勇於報國。封還詞頭。貶遼州。安國曰。有論列。或謂置其小者。則曰

不言其小於大恐又不敢言也。是以宋人之議論莫安國爲多也。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錢蓋統兵赴闕。爲金師之日逼也。唐洛耿南仲猶檄止諸軍。遣給事黃諤問海道而請和。夏人陷西安州。幹離不陷真定。冬十月。安置李綱建昌軍。罷呂好問亦以梗和議也。种師道疏幸長安曰。敵必大舉。朝議怯之。代以范訥。十一月。夏人陷懷德軍。王雲還言三鎮不割。必取汴都。詔議棄守。何鼎以棄地且棄民。與唐恪耿南仲辨。是主不割者。然退則謂恪太原真定已失。任之河北河東清野而已。無成畫而徒辦。故禦敵之事。獨缺秦檜主桌論於是時也。粘沒

史書

卷九 宋欽宗

百四

喝所至破降軍至河外。折彥質夾河拒之。衆十二萬。李回防河之兵亦至。勢在能守矣。夜震虛鼓而皆潰。金人遂渡。陷西京。來言晝河矣。李若水偕馬濟使金。屢附奏和議。無成。申飭守備。初真定陷。金使至。有備禮之求。未議也。王雲固請徇之。使副康王復使磁州守臣宗澤迎謁王曰。肅王不返。其兵益進。願勿行。而百姓故深怨雲。遇王行者。則共執殺之。汪伯彥迎王至相州。王謂當首以京兆相薦。岳飛始見王。取衆於劇盜。授承信郎。飛以能挽強應劉幹。勇敢士募而精忠自許。學則尤長左氏。幹離不亦使議割兩河地。帝遣南仲輩昌如二軍。天下同憤其以和誤國也。

久矣。昌至。絳人殺而饋食之。南仲以亡命免。金二將會圍京城。要帝出盟。援兵既爲恪南仲遣還。城中之守。箭手七萬耳。間行召兵。多爲謀復。唐恪密計。乃在走洛以連秦雍。不知既在圍矣。必不達也。何鼎入。止以蘇軾平王東遷論。帝謂以死守社稷。南道都總管張叔夜聞召。令二子伯禽仲熊將兵三萬。轉戰而前。見帝南薰門時。東道胡直孺爲金人所得。示城下。復元豐三省官名。問凡張叔夜以詔爲樞密簽書將兵入城。衆譏之曰。使叔夜不入城。俾縮自如。或以成功。而爲人牽制也。殿前指揮王宗濂戰死城下。金人乘之攻南壁。張叔夜范瓊出禦。奔還士

史書

卷九 宋欽宗

五

多蹈藉死者。勤王既寡至。而衛士可戰者且半。喪焉。溺復遣受盟而不獲一語矣。御史胡唐老言康王留於士民。天意也。何鼎草詔上之。募死士得秦任。劉定持蠟詔拜康王天下兵馬大元帥。盡起河北兵以衛。彗長竟天。金人屢門。范瓊以千人出戰。米沒其五百。尚書右丞孫傅嘗薦妖人郭京。用其六甲。金將可禽。則賜金帛自募。滿其七千七百七十七人之數。禦敵之術既窮。何鼎趣之出師。大啓宿化門。縱戰則不復爲敗慮。京在城上。觀其遇敵。退走。作法。下引餘衆而偕遁。金人乘之登城。失棄人用鬼以速亡。尤古今之至闇也。帝然後悔不用師道。言鐵幹離不

其憚歸也。欲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和議。退師。帝乃如金。請降。孫傳何臬非割地而不思禦其來。京城破。且爲和奔命矣。相州得詔。開府有兵萬人。渡河。次於大名。宗澤以二千人破金三十餘砦。見康王。請急進師。既而至者。知彰德府梁揚祖及在麾下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之屬。兵威振矣。又聽汪伯彥言和議可成而止。徽宗之二子。信兄弟。說者謂高宗殺飛崇楨爲畏父兄。還朝。半壁天子。勝一統。今弟人情誠有然者。而宋君世有人情之不可測。欽宗迎道君以致養。建康王而順天。豈有取利者耶。方哭方悔。而旋蹈其樊。總之剛不足以彊。而苟安之心勝。故與戰者。史書 卷九 宋欽宗 夏

二年春正月。復詔之降金。帝以責賂急復入金營。自是不返矣。劉幹以河東割地。使經於金軍。宗澤戰至開德。十有三捷。移書諸道。莫應者。氣懾積敗。以澤爲狂也。遂孤軍進敗金人於衛南。轉戰而東。傾見皆敵。昂下令曰。死地矣。死中求生。惟進戰也。衆無退志。以大敗虜。却之數十里。薄暮。寇復澤。則預徙矣。驚去。於得空營。所遣踰河者。且敗金師於不意。安真破遼及宋。未嘗有敵。澤乃能摧其方熾。且衆復滅於其當口。海上豈非向者望風而潰之人哉。強弱在將而已。康王倘以任伯彥者任澤。二將可走。而宋猶全何也。其民地未有定也。宋降表北達。咸詔廢爲庶人。而更立異姓。度民心未順。漸奪其思。而徐爲圍虜之狡也。二月。悉遷宋官其營。死者李若水。金人輕死義者之寡於遠也。宋承唐弊。京東其族。上皇旣遷。名求趙氏支屬於玉牒三千。太宗子孫。非外任。鮮存者矣。姚伯子曰。夫同姓非盡載疑也。心猜耳。以先祖胤絕。我後安在哉。有國者推思同體。二代之不滅。早監哉。況德覆之。尤作忠乎。商周之聖人。豈不思防亂。而必疏建兄弟者。權於其利害者審也。金帛不盈數。金誅主括者四臣。而未已。康王遣王淵入衛宗廟。時東平衆八萬矣。高陽安撫黃潛善以部兵至也。蠟書召王。則衆無決計。張俊曰。金人詐致王。留之耳。進

也次於濟州。金召宋官議吳立王時雍得張邦昌三字於宋齊愈以入狀。張叔夜不署而死。逃入太學不書名者太常寺簿張浚聞封土曹趙鼎司門員外胡寅秦檜在是時爲中丞。項御史馬伸吳玠爲議願復嗣君而見執也。三月金立張邦昌爲楚帝。主中興。然辭百官拜時雍帥行臣禮。猶東拱。閣門官各舍人吳革恥屈節。率內親事宜先將妻孥而舉家遁。環以逼遷上皇。贊立邦昌恐爲討詐合謀而裝殺革。邦昌置官加權。稱予稱手書而不改元。時雍項則負佐命有陛下云。夏四月金以宋族北。邦昌率百官通辭二帝南薰門。歷代傳寶畢遷矣。采呂好問言史書

卷九 宋欽宗 百八

不留兵而去。宗澤欲邀還諸河以無助。不果。呂好問以民不忘宋。啓邦昌迎元祐后于廢第。居之延福宮。稱宋太后。宗室子崧知淮寧府。與江淮經制翁彥魯普衆同獎帝室。受大元帥府叅議官。即移邦昌反正。故盤石宗所以貴也。大難之殷。邦昌遣謝克家迎康王。時雍沮騎虎之勢而不爲回。邦昌功在造宋矣。雖有罪可贖也。辭多往反。好問使謂曰。大王不自立。不當立者。或立矣。邦昌請宋太后入禁垂簾。以其手詔立康王。而自稱權尚書左僕射。率百官勸進。且言藝祖興王于南京。地中易漕。康王俞從則自汴覲畢。獻乘輿服物而請死。五月朔即位。改元建炎。

元祐皇后。以是日。東京撤簾。黃潛善中書侍郎汪伯彥樞密同知。天下方觀新政首進二姦。所以掃北方之跡也。張邦昌太保同安郡王。五日一起參決大事。畏金之來討。使有辭焉爾。李綱以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自湖南勤王。趣起行在。中丞顏岐及伯彥潛善則沮之曰。以授邦昌也。遣馬忠張換擊金絳河留兵。置御營司總齊軍政。而以潛善伯彥領之。王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楊惟忠皆列職銜。治和議割地之罪。竄李邦彥吳玠蔡懋李玠宇文虛中耿南仲李鄴。追貶蔡確蔡卞邢恕誣宣仁也。忠換兵至河間。有中原思者。方歎將者輕用。潛善和議止矣。以傳雋爲祈請使。自求弱于畫河之誓。嬰宿遂取河中。解絳磁隰。於是出宗澤知襄陽府安置。監察御史張所於江州所蓋月汴圍募士河北十七萬人。六月李綱至以十事要帝。帝班其國是。巡幸赦令戰守。本政久任。修德入事。而難僭逆僞命。乃綱相首誅張邦昌。貶放其黨王弁州論以綱爲非策也。邦昌雖受金人之立。不留其兵自固。退遂從其大臣以迎康王。若之何以叛責也。留之以招夫北屬之將帥士大夫猶不足。而誅平又修隙以僂疑似之宋齊愈也。其後劉豫遂絕宋慮。張孝純爲之輔而安焉。者懲於邦昌齊愈。而有以藉口也。或曰。使綱十事皆酬安

史書 卷九 宋欽宗 百九

得復有豫事。姚伯子曰：綱不容於潛善、伯彥，直必爲僞紐矣。豫事安得不預慮也？且存邦昌不害於綱治，非若潛善、伯彥之事必沮者也，而必於誅國天資刻削人矣。言之若爲有章，推而行，必叢怨焉。此弁州所謂以綱之用舍卜中興之濟否，非所敢知也。贈死節臣，詔訪之諸路，綱言所以教天下知君臣之義，國是之說，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於河北置招撫，河東置經制，以緩來宋守之民。吏之全州者授州，全郡者予郡，絕從敵而得禦敵也。問人薦張所傳亮而綱兼御營使，改傳勞使名爲通問二使。綱之言曰：刑政修而中國強，不迎將歸矣。立沿河江淮

史書

卷九 宋欽宗

百十

帥府此綱之議守也。姚伯子不知爲虛聲乎？抑實行之據其十九府之數爲軍九十六萬七千五百，別置水軍七十二將，造舟江淮，果行此，喪亂之餘，民不掉臂而爲盜者，吾不信也。尚欲以禦亂也。詔以張慤都社書隸安撫司，其法五人爲甲，隊部社各自五登，而皆有長，至都社三千七百五十人矣。乃有正副總首，甲長以上，免身役，藝強及都總首二年無過者，皆補正官，什伍聯民以抗敵，爲寓兵於農焉。姚伯子以爲安石之遺也，故司馬光、章之爲非也。綱以死節繩臣下，故按僞命，獨嚴。呂好問曰：王業艱難，欲峻法懼衆乎？言者遂及好問而罷之。好問曰：閉門潔身，豈

臣難哉。宗澤自綱薦爲東京留守，聞敵密修攻具，並懷衛間渡河約，諸將共議進圖，更造車置使，立堅壁爲進。珠若諸路人馬，民兵咸願聽其節制。綱以講習爲當，今急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輸財，而頒車制曰：騎不勝車也。岳飛奏兵日集，不北渡河擊賊，而車駕轉南，以失天下之望，用爲潛善、伯彥郵，而落職。乃依張所於河北，姚伯子謂飛終身此疏也。所與飛論兵曰：在定謀，又獻圖河北，固京師方略，所喜補飛武經郎，所招擄豪傑，又擢王彥爲都統。綱得右諫議宋齊愈，諫招兵買馬括財草，惡其非已，誅之以僞命。帝諭兩京，采綱巡幸之議，還京師，爲慰人

史書

卷九 宋欽宗

百十一

心矣。更於潛善、伯彥言，詔東南避敵。綱曰：自古起西北，能兼有東南，起東南不能跨有西北，且必欲暫爲駐蹕，南陽、光武之興基，可因也。移足東南，中原必失，恐一隅不可得而保也。帝陽許，而陰理南行事。綱曰：國之存亡也，當爭之以去就。閣門宣贊舍人曹勛間歸，傳上皇命，急清中原，勿我念，其衣領書，固望之稱帝而來救也。請募死士，以海道奉迎，則執政惡而出之。王淵劉光世討江淮羣盜，八月，杭州軍亂，執帥，詔淵兼領。綱潛善尚書左右僕射並相，則綱論多留中矣。傅亮怯畏敵，潛善令宗澤節制，使渡河，辭以措置未就。綱以爲諛，潛善不之然，卽又去。就

爭之時張浚亟劾綱以殺齊愈爲修怨者招軍買馬括民財爲得綱罪也綱罷亮召還守議誠長於和然當時人有死敵之心其憤可用也而綱昧之若必求萬全則安民焉先范蠡孔明之治何嘗盡民財而虛張軍數乎潛善伯彥誠佞間忠浚論未可非也惟綱去駕南宋遂不國綱爲靖康賢相已陳東召至則上書罷二姦及親征還京皆未報也布衣歐陽澈以之伏闕極詆潛善鼓衆激帝并斬東許翰曰吾不可以朝矣者哀澈哀辭而去安置張所于嶺南王彥以七千人渡河不敢進岳飛獨引所部鏖戰復新鄉明日又敗之侯洮川食盡求糧而彥閉壁不許

史書

卷九 宋欽宗

百十三

飛益北戰至太行山數日連斬其將還以所部歸宗澤而彥遂檄州郡矜於驟勝金驚大軍且至率數萬圍之彥既失飛無與戰者失走保共城澤得飛奇之金人寇汜水命五百騎破之而還升統制授以陣圖曰運用之妙存乎心彥在共城圖再舉結兩河豪傑甘苦同之士卒敵人畏其營壘盜趙萬陷常州鎮江趙子崧遁保瓜州河州北州郡陷金河上之屯然所在結爲紅巾待宋師至而應之也冬十月帝如揚州民乃絕望宗澤之諫者道相踵也而不達則直言姦臣阻抑以誤社稷王安誅趙萬十一月竄李綱于鄂州盜張遇陷池州遣朝奉郎王

倫使金問二帝起居是時在燕山之北千里矣宋宗室猶千八人嚴守給食故死者多於生十二月王淵誅杭州亂卒金人信宋之無能爲以如揚州也分三道入寇粘沒喝自雲中趨汜水陷西京兀術當攻汴者宗澤遣劉衍劉達守於鄭滑夜斷河梁而去婁室陷同州破潼關中原大震怯懦之招陵如此矣

高宗

建炎二年春正月粘沒喝謀知鄧州將爲行在令銀木可急攻之范致虛走京西州郡皆陷兀術抵白沙劉衍禦之宗澤選兵邀其歸路方戰自伏起金而敗之粘沒喝使來招澤斬之澤忠誠作乎而軍法嚴戰而遁降者必殺無赦金人乘劉衍之還入滑張撝救不避衆而闕王宣往助則撝戰沒矢宣竟戰走金人澤使知滑州東京自是無犯也澤決討大舉必可立功請帝還京以係天下之望

史書

卷九 宋高宗

百十三

婁室自同華園永興軍經略使唐重知死而盟守傅亮猶以精練奪門出降軍破盟者死東平軍抄孔彥章寇黃州金訛里朶陷青緄王淵招降張遇以其兵萬人屬韓世忠盜賊充斥宰相匿不以聞內侍邵成章言其誤國竄姚伯子曰何時也深宮自錮哉劉豫嘗棄河北提刑而遁金張懋薦知濟南請易南郡爲全計不得然以往

二月宗澤招降河北諸盜王善衆七十萬也不自棄於夷狄在宋義士也楊進亦三十萬矣有志使效順進取之資也。金陷淮寧。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五馬山奉信王榛以總制諸砦兩河響應。婁室轉寇熙河經略使張深遣劉惟輔禦之精騎二千耳以大敗金人殺其名將隴右張嚴復擊諸五里坡以無繼死伏然粘沒喝畏宋兵且東失焚西京而去。韓世忠兀朮相持河陽三月翟進復西河兀朮攻西京世忠迎戰而敗兀朮入之世忠南進獨攻復之押金師以恭戰兀朮乃留戍河陽而北還。婁室寇涇原吳玠以曲端命敗諸青溪走之同華。石壕尉李史書

卷九 宋高宗

百五

彥仙復陝州。宗澤籌行儲計日渡河其請還汴疏以基業親戚陵寢生民所駢係而不足發其敵愾時信王榛受河外兵馬元帥命矣或傳且渡河入汴。五月則下詔還京君子以爲獨不競於讐是時澤外能戰者若張深翟進曲端李彥仙王彥馬擴之屬恭布而張韓劉岳不與焉金無堅守志故舊功易圖也聞榛敗不果帝將何以解不競於讐而競於親也。金復南侵報且分道渡河詔韓世忠會宗澤迎敵召王彥屯滑州爲進澤北伐復讐不得其志久矣幸有進師詔乃分條諸將出兵功次曰一渡河則忠義相應不啻百萬陛下早還成功臣當先驅路。婁室

大掠而東王庶檄擊輜重而無應還軍陷絳。六月以庶節制陝西諸軍。張俊討平秀州軍亂。京畿淮甸惶。二姦抑澤奏恐其或挾重清君側之惡也置鄭仲荀副留守以察之秋澤發背死杜充代不能其豪傑心降盜復散而剽。趙子砥自燕山遁歸言金人講和以用兵而我歛兵以待和畏虎而餒之必爲所噬命知台州。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叛劉光世敗諸光州而遁。金居二帝韓城爲昏德公重昏侯宋俘之存者給田種時。九月金將訛里朶襲破五馬砦信王榛走之。冬十月隆祐太后如杭州張浚之請也。楊進叛寇汝洛翟進戰死代以其兄與史書

卷九 宋高宗

百五

金寇濮州姚端幾襲復粘沒喝十一月陷州殺知州楊粹中。婁室陷延安曲端不協於王庶而不救也兀朮陷問德相州。朝享祖宗神主於壽寧寺。婁室圍晉寧知軍事徐徽言敗之約折可求共攻寇虜執可求子爲招徽言遠擊敗虜。曲端襲殺義兵統領張宗。十二月聞懶圍濟南劉豫降。訛里朶陷北京。帝問寇黃汪二相曰李成餘黨粘沒喝陷襲慶。張俊請備金人之來黃汪笑其過計參贊御營軍事。三年春正月王彥以入朝陳北伐取惡致任。張用王善寇淮寧。粘沒喝陷徐州。二月粘沒喝潰世忠劉光

世之師陷天長內侍鄭詢報金兵且至帝潛遁至鎮江從者王淵張俊及內侍數人耳爭出者隘南門而填死也皆以再致播遷爲潛善伯彥尤遇司農黃諤殺之以爲潛善也而二真姦免矣是日金將爲五至揚城者五百騎聞帝走則追諸楊子太常道亡神主鎮江議去留呂頤浩請止以爲江北聲援王淵曰慮寇之渡通且據姑蘇也定計都杭蓋帝志也中原則棄置矣果且得安寢乎哉安軍陷徐徽言死之馬擴上書以駐蹕金陵謂爲下策當時有識之士未有以都杭爲可者也金人焚揚而去呂頤浩自鎮江復之黃潛善伯彥免何小人之多幸也三月

史書

卷九 宋高宗

百二

朱勝非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王淵同簽書扈從統制苗傳劉正彥怙功自多以淵驟升爲不平也而內侍黃履曾擇藍珪更挾寵凌忽諸將臨浙觀潮供帳遮道傳正彥怒曰孰使天子顛沛者中大夫王世修亦嫉之激而成其亂謀時百官入聽宣劉光世爲殿前都指揮使制世修伏兵城北橋候退而斬淵權至行宮悉殺內侍梟淵首而入白勝非登樓問故中書統制吳湛排闥引亂入矣帝御樓傳數其罪潛善伯彥稔誤國之禍而猶吝誅竄者過聽內侍使爲之與主也王淵不戰渡江以交黃履得遷樞密孤立如臣輩則功多而賞薄矣今淵既誅敢請履輩與之同

罪不出不還管矣執昇則就帝前梟首而嚙食其肉帝無違離而不臣之心遂逞請隆祐臨朝帝避位而立皇子帝皆許之溺豫忘大難之瀕隕者亦無以荅其臣矣勝非曰聞諸二臣不學無術可緒圖也帝乃卽坐作詔傳位如亂者言退居睿聖宮傳正彥加節度猶欲挾天子如越張浚在平江見明受元年赦書卽謀起兵浚不受僞命披軍引就浚乃以告呂頤浩於江寧劉光世於鎮江將發以其居中也節制官馮轡負叛遣以正義折屈傳得約浚命分扼吳江始疏請復辟韓世忠自鹽城起行在浚招而諭曰無急之生他變也世忠以秀州據糧道大修戰具傳將質

史書

卷九 宋高宗

百七

世忠妻子勝非紿之遣逐以安平江之心而從喜二兇之爲無能矣然後浚以大軍並進而討逆罪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分兵馬事勝非乃使以鐵券誘傳正彥朝睿聖宮盜卻青掠西州金以劉豫知東平俾節舊河以南王復死徐部將趙立結鄉民復之夏四月帝復位惟勝非相而能成其謀也召浚知樞密院帝曰若汪黃在位已狼狽矣如有悟者願浩會軍進至臨平鹿角梗中流世忠舍舟既復舍馬用戈令面不集矢者斬遂自北關入傳正彥以鐵券走聞浩誅湛正修世忠尤世追執傳正彥于浦城朱勝非謁帝曰臣之不卽死以有斯圖也願浩浚

皆相才。請避位。帝問優曰。願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疎。

禁內侍干預朝政。自此宋無宦官之禍矣。重正三省官名。於是李昉參知政事。帝如江寧。改建康府。盜薛慶

據高郵。張浚往諭降之。金陷鄆坊。張浚謂帝曰。國中興。必自關陝始。儻金人先焉。雖東南不可保矣。慷慨請行。五月。爲川陝京湖宣撫處置使。定議願浩而後行。

遣徽猷閣待制洪浩使金。遺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正朔。比於藩臣。姚伯子以宋高爲失守。洪浩爲失官。金流浩遁冷山。翟興擊殺楊進。六月。霖罷王安石神宗廟庭配享。兀術陷磁單密興仁而南寇。帝使工部尚書崔縱使

史書

卷九 宋高宗

夏八

金以死於窮荒。秋七月。范瓊伏誅。浚發建康。願浩乃

難達餉。升杭州臨安府。詔李昉。滕康。權知三省樞密。奉隆祐太后如洪州。聞寇近。又以豫走也。杜充謀歸。岳飛

諫曰。舉足中原。非我有也。而不聽。盜郭仲威掠淮陽。廣州教授林勲上政本書。以遷桂州節度。倣古井。而以均

田通其窮。姚伯子曰。使宋志在北征。河淮以之屯。至便矣。八月。復致書粘沒喝曰。國家迫於危亡。以守則無人。以

奔則無地。且舊號旣去。是天地間皆大金。而尊無二之矣。何快乎。勞師而遠涉。併致書劉豫。諭意。而寇不以屈辱退。則何如。晉人詔胡羯而賊之。之爲愈也。此王元美氏兄晉

弟宋之論姚伯子爲有取也。且人才亦晉品真。而宋品偽。

閏月。呂頤浩杜充左右僕射同平章事。韓世忠曰。河

北山東失矣。江淮不可棄也。詔與充光世分屯。而考功樓照進量力之疏。則遂如臨安。防淮不復議矣。九月朔。日食。金人陷南京。諜金海道窺江浙。詔周望守平江。

直龍圖張仰使金。見閻懶不拜。而曰。強弱在曲直。天未厭宋。金披其地。以封劉豫。又復窮兵。曲有在矣。冬十月。帝至臨安。聞兀術分兵入江。遂走越州。郭仲威降于周望。李成掠淮北。張浚至興元。簡將積財。併劉子羽參議

軍事。薦吳玠。吳玠統制。以趙開隨軍轉運。官爲釀具。斛賦

史書

卷九 宋高宗

夏九

三十。置錢引。務鼓鑄。浚期得士死。犒賞取開辦。違朝議。承制以曲端爲大將軍。江州屯爲隆祐蔽。兀術兵渡黃薄其城。及劉光世荒宴而走之。遂寇南康。趨洪。追逐太于于吉州。狼狽陸行如度。三省樞密莫之從已。盜劉忠陷舒州。帝如杭。蓋抱怯親征。未至。聞趙鼎寡不敵衆而還。中

餒矣。趙立以勤王兵三萬之楚州。金人邀諸淮陰。立令曰。回顧者斬。轉戰達城下。矢貫兩頰。不輟戰也。兀術合

李成兵攻烏江。杜充閉門。岳飛泣諫不從。及渡江。且陷太平。然後遣迎戰。則王瓌先遁。以勢不能支矣。金兵入建康。充降。以罵虜死者。通判楊邦乂。願浩以帝航海走明州。

十二月兀朮趨廣德臨安守臣康允之走遂陷追兵渡浙稱臣去號之無以救死也江淮統制岳飛躡金人於廣德恩結還倫燒營而乘之凡飛之勝皆定戰先也尤以律勝是以將士饑戰而能捷金所籍兵爭降附之孔彥犯荆南降爲湖北捉殺使金陷越州進寇楊沂中迎敗諸高橋。

四年春正月金人攻虜明州襲帝于海舟師追奔三百里捉領海舟張公裕擊之以大舶然後帝得泊溫知陝州李彥仙復訛州費至爭之使如與元請救浚徽曲端不應命浚曰金若下陝全據大河且窺蜀出師未達陝陷彥仙

史書

卷九 宋高宗

一百一

死浚始端疑二月鄭瓊以衆推勤王兵降於劉光世。

金自江西犯湖南屠潭州入東京兀朮自秀州水道北引周望棄軍走遂掠平江入常鎮平江之死稽五十萬其爲橋虐可準也鼎盜鍾相陷澧州孔彥舟獲之楊泰復聚其衆龍陽盜賊方陷廣德夏四月金人入潼關曲端遣吳玠拒於彭原許爲援而敗不救帝還越州升紹興府韓世忠移帥鎮江先以八千人屯焦兀朮至約戰期即命二伏于金山日登而我覘岸兵聞鼓聲而入廟兵應之而出擒之矣既兀朮以五騎往廟兵先出猶墜馬幾頓接戰江中梁夫人執桴而多俘乃求假道歸所掠益

名馬不許分江而戰相持至黃天蕩開老鵲河將通秦淮則岳飛大破諸新城復至江海艦鐵練接之而縋沉四請會議世忠要之復兩宮還疆土不應復至世忠引弓蓋以大軍縻於偏師者四十餘日舍車騎以逐利江湖在虜爲蹈死地使更有如世忠者泛江而共張網羅金兵盡虜矣兀朮不能水戰則歎南軍能使船如馬閩人或教之載土然後能敗世忠而獲北渡自是懲濟江矣願浩以江上之捷請下詔親征而趙鼎不可還之翰林學士則論罷願浩以修怨帝顧歎于鼎乎見忠臣牛旱追敗金人于寶豐五月范宗尹爲尚書右僕射析地處羣盜使皆爲招撫使於是自真揚畫江各跨州以募布岳飛襲敗金人於靜安以充敗去者獨飛軍敗故爲避寇者之歸六月罷御營司張浚安置曲端秋七月岳飛以討賊方功爲通泰招撫張浚以金兵萃淮欲道同鄆延擣虛兀朮趨陝金徙二帝五國城八月隆祐太后至越州承州鎮撫薛慶戰金人于揚州敗死九月金立劉豫爲齊帝都大名世守子禮奉其正朔以張孝純爲丞相王瓊汴京留守仕其朝者帝皆厚撫其家金人不輟楚州之圍劉光世救而緩師趙立死礮城陷李彥先死以救楚州也浚聞兀朮將至檄熙河劉錫秦鳳孫僊涇原劉錡環慶趙

史書

卷九 宋高宗

一百一

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統帥以錫而迎戰王彥諱曰兵將之情未通不利五路俱失矣不若屯利關與洋以待敵入而檄救浚曰東南事急矣吾捐身以報國姚伯子曰此浚之一迂也捐身之計退無所之者僥倖耳貢衆四億固壘挫銳寇無虞退追而東南趨哉舍必勝效節匹夫勝非所謂喜事而疎也師行大富平吳玠請先據高阜諸將侍衆而怠聽要室鐵騎薄趙營不能支而先遁則五路皆潰浚自郤退保秦州斬哲安置錫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聞憤之南侵也秦檜叅謀又爲隨軍轉運任用矣而與妻王南歸云殺守者開關越海而無阻天下皆知金人史書

卷九 宋高宗

百廿二

縱以爲間也范之尹季回不疑而薦之入對首奏與閣懶求和書且謂欲天下無事須南自南北自北當是時士氣以累勝伸名將足任用也使遇明作之君必放而誅之矣帝謂朴忠卽拜禮部尚書解警息兵入其術而莫覺淮寧鎮馮長寧叛附劉豫十一月金人復陷涇原渭鎮戎環慶盜桑仲既受襄鄧隨卽鎮使復陷均房假道於王彥曰人蜀就食彥曰使仲越金州而至梁洋張樞相腹背能堪乎趣敗追奔而復房州金入德順張浚退保或請遂泊夔劉子羽曰四川全盛敵覲之久矣陵川口而未敢入若假處夔峽縱使深入以絕關中之聲悔無及也浚遂

以子羽入秦州兵勢復振吳玠拒和尚原十二月劉惟輔敗金熙河之寇出焚積聚而爲獲二十五家爲保有長係大爲都選富而爲都保都事主焉差役之免品五項自九品起太學生得解經省試者許募役軍下女戶免金殺客戶

五年改紹興姚伯子曰安竄州而紀元平春正月以張浚爲江淮招討使岳飛副之盜旣據州郡矣乃欲席卷東南李成陷筠州二月秦檜叅知政事三月浚飛大敗羣盜復江筠金悉陷涇原熙河諸州張榮聚舟劫掠金人以補武功官襲據通州而自固於縮頭湖聞懶欲除之利南侵榮迎戰見其膠泥也登岸而擊舟中自亂矣擠而死溺俘者猶五千餘乃沮計北奔者榮之奇功也詔知秦州夏四月隆祐太后崩檜越州詔言待歸葬也姚伯子曰爲棄中原文乃以啓後世之急葬其親者齊置招受司誘連人秋八月浚謀曲端秦檜傾免范宗尹而揚言曰二策可聳動然未相不可行也以爲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贈程頤直龍圖閣呂頤浩復相言先乎內寇以闔邇行在盜當急除且二廣國資莫鄰於殘翰林學士汪藻請復脩日曆藻好上書大旨苛求於韓岳以申崇宰相之權長星見冬十一月王德討邵青于崇明

卷九 宋高宗

百廿三

沙賊火牛德曰古法不可再也始交堵射返牛。賊之矣。
金鳳翔階成將約日攻和尚原以先後期而為之計敗元
术憤會諸陣薄者十餘萬玠與弟璘遜勁弩為壁賊以
射敵少却奇兵絕糧道矣則伏裨全以待其走也故寇退
而遂大亂承之夜襲元术遁以鬻鬚敗者大而創甚矣淮
楚之間有出兵者玠璘小者陝西平 命張浚屯婺州陸
行艱重初置見錢關子 范汝為為亂於閩辛企討之無
功十一月以孟庾為福建江西荆湖宣撫韓世忠副之汝
為入據建州 十二月盜曹成自漢陽陷道州 金丹齊
陝西地。

史書

卷九

宋高宗

百廿四

六年春正月韓世忠拔建州焚汝為謀亂將盡建民用李
綱言聽自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脅從汰遣因進討盜于
江西湖廣 帝如臨安 二月分降盜置御前忠銳軍
三月桑仲請合諸鎮兵復中原戍於郢 翟興不應劉豫
之招而死賊詔以其子棕嗣 顧浩請督軍北檜欲專國
使言周宣中興以內修外攘二相宜分治也夏四月顧浩
以都統開府鎮江內事皆決檜矣徧引知名之士斛之爵
祿若胡安國程瑀之屬且二十人深于為姦也帝謂瑀奉
檜誠實但過執耳不知其已入姦而為之用也對曰順旨
非難惟誠實為可倚 劉豫徙居汴以宋太廟享其祖考

置洛汴淘沙官陵無定墓 岳飛追破曹成于賀州復以
八十人大破之蓬頭嶺奔連州飛命追辭曰分遣者慮復
聚耳勿妄殺人也四道既會成走邵州 皇子專立為太
子而卒仁宗故事多有勸行者上虞丞婁寅亮獨上書曰
崇寧以來諛臣削弱太祖之胤推服盡以殺擠而儕諸民
庶今英宗子孫獨有陛下意者藝祖莫肯顧歆故金人未
悔禍與姚伯子曰宋之大功實在太祖舍胤而太宗之晁
雖周公八國並建猶薄報也且有天下之富憂懼豈在宗
盟胡安石舉為宋股元氣也探天意而還之太祖太宗支
庶藉餘庇焉萬世不易之論然言之難矣帝納之張婕妤

史書

卷九

宋高宗

百廿五

鞠琬太祖後人子儋子也又養于彥之子璩 顧浩以桑
仲死出師前軍趙延壽叛犯金壇而還 張浚以劉子羽
知興元府 韓世忠在永嘉休師忽徑處信趙豫章連營
江濱曹成走窘而遇整招斯降矣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六月頒戒石銘于州縣曰爾俾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
虐上天難欺至今臬立中除 命胡安國兼侍讀專講春
秋力言檜賢浚諸人顧浩薦勝非代督則詆其前非改侍
讀復持錄黃皆刺繩之以春秋之義降旨落安國職檜以
三上留章不能求去姚伯子曰何姦賢相比若是深也此
皆史冊之所明著也 呂顧浩乃使侍御史黃龜年劾檜

六 龍黨沮止遼圖罷之起居郎王居正嘗謂帝曰。僧相
矣。竦動天下者安在。及問二策。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於是
帝曰。朕北人安歸乎。命榜檜罪于朝堂。彗見。九月。世
忠大敗劉忠子斬陽。忠走降魏。王倫倡和議于粘沒喝
縱之來歸。張浚之誅置啓疑也。帝副之王似。李綱湖
廣宣撫。十一月。湖南盜平。金州阻蜀寇。既敗。豫將復秦
州。浚以王彥節制商虢陝華。十二月。以江浙湖南月椿
錢足軍用。張浚不安于王似。還知樞密。

史書

卷九 宋高宗

百七十六

於以攻金州。王彥長驅石泉而趨漢洋。劉子羽急守饒風
關。使召吳玠于池河。日夜三百里。而黃柑爲金犒。曰。用止
行渴。相持六晝夜。撒離喝間入祖溪關。登高而瞰。宋師則
潰矣。然以二人擁一而仰關。死弩石者固山積也。既入興
元。餽餉不繼。又多死邀擊。徑險而還。失已過半。宋軍踵之
墮溪赴澗。勁者僅免。故金以勝而甚敗。是役也。三月。伐
齊。李橫敗績。夫頴昌。夏四月。水軍都統徐文叛附齊。寇通
泰。則詔班師禁邊侵。又聽潘致堯寢兵奏。以自弱也。六
月。岳飛悉平江廣盜。以隆祐太后之震有密命。飛請誅止
梁首。度人繪祠飛也。賜精忠旗。秋八月。劉豫陷伊陽。蓋

翟琮棄軍。呂頤浩請圖北復。世忠張浚之屢奏。人有戰
心也。久之。衰耗難。以舉事也。劉豫之不克立。尤當及中原
之未金屬。此策也。愚智皆知其爲宋忠也。御史辛炳常同
迎帝。欲和奏。譏章。九月。頤浩罷。冬十月。李成寇。走李橫
陷京西六郡。十一月。兀朮陷和尚原。于是宣撫司四分
陝西地。吳玠屯仙人關。白泰鳳至洋。王彥屯通州。劉錡屯
巴西。開師古屯武都。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和議。還
齊俘。及士民之南從。是秦檜之所謂北人歸北也。蓋江以
益劉豫。北地歸北矣。常同至是。乃請振國威。帝遣章誼。請
河南北及二宮。

史書

卷九 宋高宗

百七十七

八年。春。金攻殺金平。仙人關之徙也。玠以萬人當其衝。殲
入援。曰。散漫宜脩第二隘。從之。兀朮韓常分東西殲。攻拔
殲居中爲應。度少憊。則退守第二隘。撒離喝駐馬四顧。攻
西北樓。亦弗克也。敵窮矣。銳士入金營。中韓常左目。背遁
敗於河池之伏。是役也。金以挐耒而不獲逞。乃還據鳳翔。
授甲士田爲久計。罷都督府。召還孟庾。以其兵屬張俊。
辛炳常同復以喪師失地。跋扈不臣。劾張浚居之福州。
安置劉子羽。夏四月。閔師右戰敗于熙河。降金。命范
冲重修神哲實錄。隆祐常言之宣仁之賢爲姦蒙也。冲著
之以朱墨。楊太僭號北通。欲爲順流之寇。李成約自江

西趨之。岳飛曰：六郡爲恢復基，取之是除心腹之疾也。朱勝非趙鼎贊之。五月，兼荆南制置。秋七月，飛復鄂州。趙襄陽李成右步左騎以逆戰，飛笑曰：步利險，而平地置騎利曠，而弱之江下。易陣而應，右步長鎗以合戰，前馬遇之而斃，後騎自擁入江矣。平地之卒，復固多以逼迫死，成遁，遂復六郡。襄漢悉平，移屯德安。帝是時喜飛軍有紀律，而破敵也。飛奏曰：金愛子，女玉帛，無生民之志。劉豫不爲人心所歸，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易耳。襄郢地，皆營田足食，則可行矣。飛之算定而戰也，任取中原，畫必於前，非若綱浚順流，行不居志者也。時雖難其入，然營田

宋高宗

夏人

之議興矣。章誼還而無復。魏良臣復遣則金已入寇。王瓌遣討楊太敗沒鼎江，詔岳飛以清遠節度移軍。劉豫如金乞師，得兀朮爲前軍，則使其太子麟及侄猗會之，騎自泗寇滁，步自禁寇承。趙鼎以出督陸辭，而留相勸親征。喻樗謂鼎曰：公舉度出萬全乎？抑姑試於一擲也？鼎曰：義耳。事何能知？樗曰：然則當歸路，乃召張浚。冬十月，韓世忠進屯揚州，使解元守承，將親駐大儀，以當敵騎。魏良臣過之，則撤炊爨，示若詔移守江者。既令眠轡，勸五陣，設伏二十。曰：聞鼓而起。金前軍聶兒喜得良臣語，即引兵距大儀五里，別將已擁鐵騎過之。世忠鼓起，伏兵背鬼

長斧，雜於金軍，上搥人胸下斫馬足。鐵騎既泥於淖，繼蹂之而覆軍擒將矣。所遣薰敗敗敵於鴟，成閔助解元爲距，多俘獲。世忠遂北至淮，再潰金兵。論者以爲南渡首功。帝歎忠死，是時帝次平江矣。欲因勝渡江，乘之趙鼎戰志未自定也。曰：逆豫猶遣其子。十一月，張浚至，復知樞密。召光世世忠俊議戰事，留鎮江爲之節度。十二月，金人圍廬州。岳飛遣牛皋救而潰，追奔十里。良臣還傳金言，建爾小國，建州之南銀絹千萬，用充犒師，求人之召辱也。閔懷兀朮聞浚督戰而引還，在雪食馬矣。然非世忠力戰不能却也。

史書

宋高宗

夏人

九年春正月朔日食，召還張浚，命三將分屯鎮江、太平、建康。金主晟死，阿骨打孫亶立。二月，帝如臨安。趙鼎張浚並平章，兼樞密，都督諸軍馬，方相得驩甚。喻樗已虞其不合矣。吳玠以西率遣兵，吳玠楊政復泰州，擊却撤離喝，作太廟於臨安。置總制司爲足軍用也。酒價契紙頭子之屬，近八百萬，出納每千，官收二十三文，是爲頭子。三月，張浚視師潭州，釋楊太諱囚，以爲之招。夏四月，罷州鎮撫，封周後柴叔夏崇義公。宋徽宗卒於金。張浚不絕金使，中書舍人胡寅恐和說復行而上書浚曰：使事兵家機權，遣行忠訓，即何辭而寅出州。愛

封建國公趙鼎請就學資善堂。岳飛見庶幾中興基者。

行元統曆。岳飛方以任七安側賊捷旨召還。浚飛袖小圖示之。浚俟來年。飛曰。有定畫矣。能待八日耳。浚易之。曰。吾以水寇攻水寇。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離其腹心。孤立矣。故可入日也。浚爲留。太負者。輪舟傷竿。飛已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議而上流。浮腐木亂草。則旁岸而罵。賊欲迎。聞相隨入淺。草輾輪而舟膠矣。後者奔港。則爲筏撞。太赴水死。入壘撫慰。二十萬人皆飛降矣。老弱縱歸農。籍其壯。不愆八日。浚奏飛屯荆襄。蒙古在唐曰。蒙兀。蒙骨斯。女真北小部耳。金初始強。冬伐之。姚伯子以斯知勁脆。無地。氣至斯移。方契丹之盛。女真部衆數百耳。曰。滿萬則不可敵。故率其部人以滅遼。遼未而無前者。戰則一當十。百。其人之剛果猛悍也。其時屢挫。豈天無常驕。氣一移。厚而此遂薄耶。不百年。以百倍之衆。爲蒙古殘。史稱蒙古人當其時。勁悍善戰。目明夜視。既滅金宋。爲華夷主。倏然以亡。其善鬪者望。○王師而風道。始挺茂而卒萎落。氣之必然。夷狄猶草木也。夫中國者。日月之所照臨。嶽嶠海趨。會合剛柔之氣。而交和善用之。有常強之道焉。德修而務治。無委其險。無失其馭。夷狄卽偶負剛戾。腹心拱我矣。十年。春二月。韓世忠。金兵於淮陽。兀術。劉猗。應寇。峰而

東書

卷九

宋高宗

百三

兵主。浚後不應援。使其爲退計。錦衣驄馬立陣前。致敵戰而走之。浚因命卽楚州立軍府。世忠同士卒之力役。夫人親織屋簷。婦粧怯士。以勸勇。遂爲重鎮。夏四月。齊陷唐州。六月。張浚撫師淮上。劉光世。楊沂中。皆進屯廬泗。粟陽命飛曰。以圖中原。君素志也。秋七月。劉光世復壽春。稍復秦檜官。和議又興矣。宋同去。小人不力。浚則亦薦之耶。謀報豫南寇。九月。帝如平江。檜行營留守。並孟庚。參決尚書樞密。岳飛復蔡州。所遣敗豫衆於唐。疏進軍。齊使如金。乞師。兀術屯黎陽。以觀。冬。十月。豫僉鄉兵三十萬而南侵。麟以中路犯合肥。猗東犯定遠。孔彥西犯六

東書

卷九

宋高宗

百三

安鼎。浚議。帝慮光世不任。欲下荆襄之兵而下保江。浚曰。掩擊可使必勝。且岳飛一動。襄漢何恃乎。乃委浚。光世將趨采石。以淮西震浚。使馳諭渡江者。斬以徇。浚遣兵拒麟。濠壽間。猗前阻世忠兵。欲趨定遠。沂中敗其前鋒。欲合麟。合肥。沂中復邀諸藕塘。旣則張浚大破之。李家灣。猗遁。餘衆降。齊師大遁。沂中追麟至南壽春。十二月。世忠敗金人於淮陽。參議軍事呂頤。爲浚入奏。以誇爲鼎。抑帝曰。二人釁自社矣。旣而鼎請曰。浚曰。以車駕幸建康。而乘勝攻河南。天下之勢。固不起耶。而鼎慮難守。浚欲罷光世軍政。鼎以人心不安對。帝是浚。義鼎罷。猗伯子謂

浚之。鼎有任天下之氣也。然二人於政事。帝先人才。急召者皆列置座右。而次第行焉。故要津多一時之望。此人於鼎亦有取乎。洛士尹焞避地却劉豫。而程頤以爲宗太子翼善。范冲舉自代陳公輔。則撰爲厭狀。請禁程氏學。何辭聞徽宗。顯肅太后之喪。帝成服。浚曰。是臣陝西失利之罪。秦檜樞密使。

十一年春二月朔日食。王倫遣如金奉迎。帝使謂閣懶。

河南以與劉豫何如見歸。三月帝如建康。免劉光世。以

呂祉節制其軍。岳飛入朝。拜太尉。諫以王德鄺瓊兵數

與帝論恢復。略指在先。取劉豫。蓋金人以中國攻中國。我

史書

卷九 宋高宗

三十三

不可使之息兵。觀曩也。徑趨京洛。以號召諸路之叛將。分

取滑滑。經略兩河。豫既成擒。滅金復讐。次第舉之。易矣。檜

止飛諫兵。浚與飛議。以王德爲都統。飛不可。迺舉俊沂中。

謂才望無以相踰。徒啓之爭也。論呂祉。則曰。不知軍事矣。

浚抵曰。非太尉不可。蓋墮彘術。誤謂飛積慮在併兵也。

夏四月。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尋詔起還鎮。五月。胡安國

召兼侍讀。未至。疏辯程頤劾者指爲頗僻。秋七月。粘沒

喝死。是時宋將趨勇。而兵趨振。金則主弱謀臣死。兵之勁

者。日消中興其時也。飛請進討。且啓往來督戰。八月。王

德鄺統鄺瓊副之。不相能。呂祉達其訟言。瓊殺祉。叛降豫。

九月浚免。罷都督。帝問代。意在檜。浚曰。近方知其闇也。然則鼎遂贊之。言者。帝怒於浚罷鼎。爲調故。安置安

州。在冬十月。豫以賂得河南。兀朮固以奉薄有憾。藕塘

之敗。金謂豫不能爲南藩也。飛爲間。兀朮得之以爲約。

豫誅已也。襲虜豫。置行臺。十二月。飛奏。檜其無備。取中原。

世忠疏。機不可失也。不報。時王倫傳閣懶之言。還梓宮太

后。歸南地。

十二年春正月。帝議還臨安。張守曰。建康南都之最勝也。

何用動民。趙鼎不可。二月。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寶文

閣直學士。卒。賜諡元定。定都臨安。當浚蔽檜時。趙鼎

史書

卷九 宋高宗

三十三

曰。此人得志。吾屬無類矣。既又入於已之從。檜復相。鼎之

薦也。夏五月。王倫偕金使來。以爲其謀臣有欲以河南

陝歸者。吏部侍郎錢卨當館伴。備論敵情之不可信。檜曰。

吾以誠待敵。帝入檜議。托言太后春秋高。不嫌屈已。忍辱

惟鬻國之比。顧怒。顧舉朝之不可矣。鼎從而爲之辭。行

聖公從遷僑衛州。六月。賜之田。秋七月。彗。冬十月。檜

欲罷劉大中。則薦蕭振爲侍御史。進其說。鼎始悟曰。及我

矣。卿廷故將李世輔。執撤離喝將以歸。爲金追還。而奔

夏。趙鼎罷。檜彘術。惟內媚。漸爲之用。不憚平其身也。

以氏金信而巧劫帝。謂曰。羣臣言持兩端。非臣獨謀。無與

任和帝曰委卿則請思三日以堅之太祖金櫝之藏曰不殺大臣諫官而忠佞是非未嘗置辯中書舍人龍如淵乃獻檜策曰樹人於臺諫遂擢中丞而徧布所私帝之耳目槍之斥牙異議者盡擊去之王倫偕來江南招諭使言歸河南陝西地韓世忠亟疏金釧豫我矣士大夫既盡為陪臣士氣且凋沮臣請決戰願當其最重及金使還世忠伏兵洪澤將邀殺之以壞和議姚伯子曰知權矣不克而罷或曰金時議以豫地復立欽宗是時編修胡銓憤上書欲斬王倫及叅孫近併槍頭懸藁街金人為之心折王庶罷屢為槍紬詰之曰不思東都存趙時耶

史書

卷九 宋高宗

五二四

十三年春正月張浚自永州上書自古未有以委質臣人削平禍亂者岳飛斥言相臣謀國不臧其辭開府儀同書曰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史館范如圭責槍喪心病狂遺臭萬年也二月三京宣諭使方庭實歸白解衣覆秦陵之皆發掘也賜王倫進士出身東京留守三月至汴交割地界兀朮如約而歸言於金主曰捷懶蒲盧虎不與宋有陰謀而主割地乎其使在汴勿令踰境此求於人者之不可必也晏敦復不附和議槍誘之以兩

地曰益耄老而愈疎李世輔自夏借兵欲擒撤離喝而

陝西夏五月至延安聞地歸朝而來歸賜名顯忠四川宜撫吳玠卒胡臣將能繼其宮大宗正士儀以修奉山陵至鄂飛將以輕騎從槍速白止兵部侍郎張壽副傷還奏珍滅金人未足雪恥復讐也槍出之秋七月孟庾以東京留守至汴王倫解留鉞赴金會誅蒲盧虎聞懶反謀遂罪執倫若兀朮之言也還其副藍公佐議歲貢正朔誓命河東北地之南錯蒙古襲敗金人于海嶺

史書

卷九 宋高宗

五二五

用浚也而槍有喜六月吳玠同節制陝西諸軍事敗撤離喝於扶風走之鳳翔劉錡副東京留守從卒四萬聞敗盟陸趨三百里至順昌諜報孟庾已降知府陳規見問計錡曰有糧則可守矣以米數萬斛對錡則欽兵入時宋無金虞赴鎮者皆以孥行故聞敵惟退圖錡置家寺中焚舟薪門厲之必死士乃知有奮撤民居傳城為羊馬垣金兵至而聞城錡為設垣之陳以避虜矢而城上之破敵弓神臂強弩又金人所不能支也金雖破溺至者沒錡募士五百以命間充及夜兩電斫其營望辨髮而剗刀敵夜退則於百人隨之折竹器以為號電起而擊止而匿歸吹

史書

卷九

宋高宗

夏三

金人莫之測。舉軍自戰。以至積屍。軍退老婆灣。悉師來援。錡募二騎爲金復問宋師曰。喜聲伎。將圖逸樂於東都。兀朮易之。置警車砲具。錡使耿訓約戰。獻浮橋五所。曰。爲利涉也。遲明。則五浮橋絕。賴上流草中皆置毒。虜至。番休其士。以疲渴之。至於日中。人馬以飲水病。未申敵氣索矣。命銳卒突入其中營。鐵浮圖。拐子馬。皆爲破碎。兀朮所恃以彊者。明日拔營遁。追殺數萬人。適相值而得大捷。諸將之次第効功。以是戰也。而說者猶咎其亟還。帝賜岳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過度古之命將者。何以加諸。飛遣王貴。牛皋。楊再興。李寶。張憲。郝日政。張應。韓清。楊遇。喬握堅。分布經略河南。梁與渡河。糾合忠義社。且及河北。李寶。牛皋。相繼敗金人於京西。而班師遣諭矣。閏月。飛攻破蔡州。遣將所至。次第悉復。李興因河南尹之遁。聚兵以應。金人大震。世忠復海州。王德援潁昌。張俊。徽之。復宿入毫。兵未用刃也。安置趙鼎于潮州。王次翁。何鑄。謝祖信。之爲檜恣譏。特詔罪兀朮之南侵。次翁則爲檜得罪慮。堅之曰。更相多紛。秋七月。次翁參知政事。檜以爲報也。岳飛留軍潁昌。以輕騎駐鄆城。兀朮合諸軍逼之。岳雲貫陣。金屍布野。兀朮之取勝。用拐子馬。縱之戰。三馬爲連騎。而有車之重。所以不能當也。飛戒步

史書

卷九

宋高宗

夏三

幸以麻札刀入陣。惟俯斫。則十二足者。廢其一而俱仆。騎之者無免人矣。兀朮大慟於今已矣。三益兵。三敗。乃夜遁。轉攻潁昌。子雲之援已先至。王貴合而破之。城西梁與所糾合忠義。及於太行。已敗金師。取懷衛。斷山東河南道矣。然飛進軍朱仙鎮。猶去汴京四十五里。對壘交戰。飛復以選士八百敗之。兀朮歛軍入汴。飛檄修治諸陵。兩河豪傑率衆歸飛。皆期日。金令不行。於故宋境。僉輿莫應。兀朮計惟北遁。使時有贊之行者。飛軍隨躡之。燕雲天下定矣。檜雖欲班師。無所用之。可以迴戈誅姦。可以靖志孚主。全軍中原。還諸君而成吾信。然後其所樹立者不拔也。而或以未達權譏之者。謂當據地汛掃。功成而後引罪。則亦未察於事之終始也。書生或叩兀朮馬曰。有權臣居內。而將能成功於外者。兀朮遂堅守。飛曾不得過河。而挾帝命召者。一日十二金牌。前有勁虜。而後有吏議。雖犯不避。能行而濟乎。此飛所以痛十年之功。廢於一旦。下泣而命大還也。民訴爲金誅。乃稽期候之遷。盡漢上六郡。開田以處之。既還入覲。而帝詰班師。然後悟金牌之爲僞也。明壞君父垂成之業。如檜苟非篡圖豫定。而不慮後患乎。此宋之臣事又多不可解也。八月。以非和議貶者張九成。陳剛中。凌景夏。樊光遠。毛叔度。楊沂中。還以軍潰。金人屠宿州。

九月論世忠還鎮。冬十月，河東經略王植忠死寇。

十二月，金置屯田於中原，恢復之事絕望矣。寇且近。

十五年春正月，兀朮陷壽春，入廬州。二月，王德再敗之，復

和。取昭關、含山，卻隆復商州。諸將以詔救廬州，劉錡自

太平渡江，與張浚、楊沂中會，而已陷。錡前與兀朮遇於柘

皋，約戰翼日。俊師後期，王德曰：「當機無待。」即進戰，一發殪

虜方謀從之。則金兵且十餘萬，更以拐子馬分兩翼而壓

戰，楊沂中口虜恃者弓矢耳，萬斧墻進，虜乃敗。望旗幟驚

為順昌走矣。逐北至新店，廬州復，猶藉積戰之餘烈也。

三月，詔班師，則金陷濠州。岳飛請掃虛，不獲。給事中

范同策槍巧收兵權，石三將以柘皋受賞，至則置之樞府。

而兵自解也。同以是遷翰林學士。張浚入和議，首請以

所部隸御前，槍善為並龍三宣撫司，置三三總領，以統諸

軍。錢糧將士不安更制，故五月，詔飛如楚州，閱軍。俊飛故

疑，似為陳俊欲修備楚州城，飛猶不忘初心，曰：「豈可為退

保計？俊變色，以附槍而增飛憾。」劉錡罷，罪之以淮西之

戰不力。秦檜屢通金，得兀朮必殺岳飛之命，則臺諫何

錢方俟高麗汝揖，合為譏，能飛朝請。吳玠、胡世將聞

金師五萬屯劉家園，擊之用新量陣法，長鎗前坐，次強弓，

次彊弩，次神臂弓，咸跪膝以俟，敵至百步，先神臂七十步

倂彊弩，次陣亦如之。陣限拒馬，鐵鈞連代，傷或前陣騎

先兩翼陣成而退，驕其戰也。先令士心定持滿，乃克敵秋

九月，拔秦州，遂以此取勝。勢方張，以班師棄成業，世將為

之浩歎。檜俊合為殺飛謀，忠孝仁廉勇略三代以還，全

德之人哉！莫之有瑕焉，無以復兀朮命，則詭秘影響求之，

誘飛故部告張憲謀據襄陽而牽引以及也。冬十月，詔下

憲理檜，即逮及飛雲鑄問反謀。飛示背文鑄見盡忠報國

涅深膚理，猶存惻心。高遜巧為文致窮煅煉，然證據莫得

也。世忠詣檜請曰：「莫須有，世忠口莫須有何以服天下？」遂

謝官杜門，或時作閑人于湖上。十一月，降金表曰：「臣構

言今求畫疆，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制屬上國，其屬安

化軍為散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養方世世子孫，謹

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賀歲貢銀絹二十五萬

兩，以有渝此盟。明神是殛，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庶使敵邑

示憑然許歸梓宮太后矣。及表至，金復襲商州和尚方原。

皆制界之，卻隆自商徙金州，嘗以兵出虜境，檜則為金酖

之。歲暮，飛獄不成，士儂請保以百，檜使幣之獄中，布

衣陳允升死上書訟冤也。宋人皆憤變，而金酋酌酒相賀，

不復有宋虞。飛以文獻武勇為致太平之本，其兵卒至相

謂，死不屈辱，餓死不虜，執清節之所風也。故畏其整，以

比撼山特未為宰相所以治國典理者未見耳他固不下孔明也至襄陽亟議也田得先著矣且好賢禮士為之歸當時指摘列御三百虛糜軍費乃紀其實也有舉必合眾議而用其長策故常曰飛何力之有於集思廣益無愧矣高宗有王佐臣殺之臣處而為未亡國而欲委為天運是耶非耶

十六年春三月放齊安王士儼于建州夏四月金冊至有袞冕之錫六月安置王庶于道州秋万俟卨罷何鑄叅知政事時以張憲之獄為黜陟故多異也徽宗喪韋太后隨之還帝總麻喪奉於龍得別宮九月秦檜太

史書

卷九 宋高宗

高宗

師魏國卡恐易世而穢彰也秘書監其養子煇預修曆日凡詔疏及者刻其跡禁野史而冒罵轉盛於今也作偽者勞而拙凶人亦可懲矣涇謂霸產竭

十七年春二月作景靈宮迎主於溫借徽宗安焉三月築社稷壇園丘秋七月洪皓朱弁至自金皓責檜忘中原而極土木之華於臨安并言於帝曰金人驕武苟安以爲太平虐民而不恤廣地而不德天助中興實也帝書六經石諸太學或題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冬十二月金人來賀正且雜物金酒器六事綾羅紗縠二百段馬六匹宋之金則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生

辰正旦併遣兩使

十八年春正月謁孔子廟遂視學胡宏移書司業高閔曰忘大謗大辱以為大恩何用文以太平之典而重欺天也檜既專政乃輕易省院驟升而旋罷之高位者眾相傾也則已獨操重而逸制之矣秋九月徙趙鼎於吉陽姚伯子曰檜非獨餘怒於鼎也中丞詹大諱鼎比范仲為耶謀密計是檜設之為動播太子也蓋無再售而帝春秋高則虞罪發於嗣主而思先之高宗末年之靴七夫亦知其心矣其弱中國而事夷狄豈徒為金忠也哉金殺王倫十九年夏四月朔華出東方六月朔日食張俊國星

史書

卷九 宋高宗

高宗

變以危言曰禍亂之伏必發苟非獨斷而預備也噫勝中丞何若即讒而放于連州

二十年西遼主乃能誅不遜于金使

二十一年秋八月趙鼎不食而卒蓋謂其子曰不死禍及家冬十月朔日食金勝花畔通蒙古兀朮討而弗克十二月割西平河以北為蒙古封歲遺之牛羊米豆其酋熬羅字極烈不受冊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

二十二年春三月秦熈知樞密院事加少保夏四月朔日食

二十三年春三月朔日食冬十二月金完顏亮弑其主

言而自立既不義以得國積其淫暴遂爲無道最

二十四年春正月殿司軍施全遞朝刺秦檜弗克而謂天下皆欲殺虜檜獨不肯故發憤以致誅夏四月金大殺

僇自吳乞買粘沒喝之後皆絕

二十五年秋八月韓世忠卒

二十六年夏五月襄陽大水

二十七年春三月金遷都於燕曰中都大興府王衍友以上書加檜九錫遷知建康府夏五月漳川大水平地丈五

二十八春正月地震夏五月朔日食金始置鈔庫

史書

卷九

宋高宗

萬士

紙逆以爲錢用限七年納舊易之新取上墨錢十五文

張浚死附檜殺飛思驍此豈細過也雖有戰功末矣檜

孫填以數文關待制修撰實錄院三世管史職購其姦而彌章八月禁百官避輪封秦檜少傳嘉國公

二十九年夏五月朔日食秋八月檜疾猶起大獄名臣

忤已者羅納之謀逆手不能書惡亦有所止也帝躬視疾

煇存世相而問代曰卿不當預知還官檜加建康郡王及

煇致仕收權惟斯時也抑晚矣冬十月檜死帝謂楊存中

曰今日始免防朱熹之論曰始倡邪謀以誤國中挾虜勢以要君此檜罪所以上通于天萬死不足以贖者也

於如黨漸復其所遂然以帝爲能更其道則未也時金已謀都汴利南侵

三十年春進士梁勛疏金必舉兵宜爲之備詔猶爲檜解罪夏五月沈該万俟卨左右僕射湯思退知樞密趨承

之材爲檜遺孽而任大益不愜於人望靖康帝卒於金

重修日曆爲失實秋七月雲自東京張浚復官以

上書戒虜備復得安置

三十一年夏湯思退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三十二年春三月朔日食金主亮負強曰吾幅員萬里

地大漢矣其倖臣曰猶有宋高麗夏亮慮無罪則曰先於

史書

卷九

宋高宗

萬士

宋以招降納叛修器械買馬也亮故聞江南子女玉帛之

盛又狃累世詐力攘人之國以成彊乃思一天下稱正統

冬十月營汴宮司業黃中使還以聞思退怒之左遷

三十三年春二月金籍諸路兵悉境內得五十一萬親老

丁多不復留侍則兵數可以知其民數矣女真起海上有

遠盡北荒而又割宋大半何民之寥落哉征戰不休以盡

於鋒鏑故狄之入中國生民大剝也豺食人肉爲特甚

禮部侍郎道夫言金之所罪宋者帝曰我既厚矣彼何以

爲兵端該思退則慮其及武事以引張浚也夏五月賑綿

州六月王綏觀敵而隱情思退即入賀帝謂之曰內外

之語有在進取夫輕舉兵連禍亦何時而已。進士朱熹
學宗二程。以從胡憲劉勉之。劉子輩李侗也。既而築室武夷
學問之事。若以身徇焉。時不虛於天力不懈於心。天地
間散見之生理。功至不得其合。未之或遺也。窮理居敬。反
躬實允。蹈焉從之。學者既衆。其賢上聞。秋八月。召之。不至。
九月。陳康伯右僕射同平章事。帝命曰。思退共政。勿憚
商確。對曰。依阿植黨。臣所不聞。

三十四年春正月。封皇子瑋爲建王。卽瑗也。秋八月朔
日食。冬十二月。湯思退罷。侍御史陳俊卿劾也。進身自
檜心術如之。初行會子。

史書

卷九 宋高宗

萬四

三十五年春正月朔日食。風雷大雨雪。侍御史汪澈請
飭大臣常謹兵備。二月。取士分經義詩賦兩科。以金
人敗盟集議。陳康伯卽傳旨曰。今日直問戰耳。避敵外傳。
時朱倬右僕射同平章事。不敢一語。而康伯獨奏。今日
之事。有進無退。使吳拱以部兵三千。知襄陽府。金使開
募以淮漢地。而凌甚。帝曰。何乃如是。卽名欽宗而大言曰。
亦知趙桓之死。我土乎。斯詎也。終古未之嘗聞。而遽發哀
罷詔成服。罪人未暇誅矣。以文其不敢也。夏以吳璘四
川宣撫使。劉錡江淮浙西制置使。金遷於汴。丁壯盡發。
故遠人乘虛而圍臨潢。秋七月。大括馬。東至者西給。以

不能牧請亮曰。滿野禾稼。盜乃起於民窮。大者連城邑。小
者保山澤。猜宋宗室。宗室大僇。猶蒙恥而遣賀。遷至肝貽
則爲金墳。山陽人怨金。聚義士三百。取漣水。
不殺一人。遂至海州。金人信背盟。無名與
師。以苦役我。斯民何。宋政之爲寬大也。開門納師。則
以士民安堵。故狗地。至而多降。乃分五軍。紀律明肅。其將
董成取甲沂州。益募爲復。詔新金將山東民戚思陟。檄
侯王師之至也。沂民或壁砦山。受金圍。兵解之。詔知海州
事。金徒單太后每譟東侵。日。歲之叛。以伐宋起。礮也。謂
徙燕徙汴爲失圖。亮怒。弑之。九月。發汴自清河口入淮。東

史書

卷九 宋高宗

萬五

別遣攻西蜀。扼大歙關。制置使王剛。自起吳璘于帳中。
破敵。以復隴秦洮商號。劉錡所遣復泗州。高平王友
直起兵。據大名。尋歸爲忠義都統制。冬十月。金分渡淮
軍圍海州。浙西總管李寶以泛海之師合擊。大敗諸新橋。
劉錡駐兵清河。募汴者沉敵糧。亮渡清河口。列兵扼之。
河岸。烏祿聲著東京留守。與金主同爲阿骨打孫。亮鏹
宗及於兄弟。懼不免。舅李石曰。執殺副留守也。金人不堪
亮虐。共棄之久矣。犬名逃。將猛安福壽。公言往立新主。而
民莫之遣也。至東京。立烏祿更名雍。大定紀元。王權措
置淮西。金兵至。棄廬州。保昭關。而真錡還揚州。虜遂入廬。

近保和州。宋震猝而舉失措。帝議航海。康伯止之。二日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密奏。而懷之。親往乃使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贊軍事。楊存中御營宿衛使。真州陷。王權退屯采石。亮則入和州。揚州金陷。錡退屯瓜洲。王佐復伏林而破虜。十一月召張浚判建康府。錡以病還。葉義問督兵渡江。以橫催錡軍戰而大敗。走建康。王權編營。李顯忠代將。虞允文迎諸蕪湖。出則敵騎充斥。亮且渡江。而權敗軍旁迫。三五散坐。允文曰。虜逼矣。顯忠不可待也。召諸將而勉之。且曰。玉帛在此。可以有功矣。乃命列大陣不動。而五分戈船二並岸。一住中流待戰。二藏小港備不測。薄亮於絕江。金舟小壓於海鰭。沉死者半。會光州潰卒至。授之旗鼓。敵戰未得志。望之。卽謂援兵而退。勁弩尾之。還和州。夜半分海鰭縋上流。別遣截楊林河口。明旦金師至。夾敗之。焚舟三百。亮趣揚州。顯忠至采石。允文曰。敵必合兵瓜洲。請分我兵禦之。京口與之六千人。乃偕楊存中往。金人顧戰士踏車船中。流回轉如飛。皆駭愕。亮時已聞人有別奉矣。計在挾南威北討。故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梟殺僇。以采石之敗。還怒尤慘。雍仁而新立。益形其暴。於是舉軍皆欲亡以逃死。衆統制因衆怒而弑之。退軍三十里。議和金。

在荆襄者亦還。宋復唐鄧。十二月收復兩淮州郡。帝如建康。金主入燕。中原豪傑並起。以金內亂可乘也。三十六年春正月朔日食。二月以虞允文爲川陝經略。陸游曰。和則氣沮。戰則氣伸。至遂吳璘圖進取。帝還臨安。璘復大散關。劉錡憤卒。以汜水之敗。金使告卽位。議報且賀工部侍郎張闕請正敵國之禮。帝以遣洪邁。金人責之舊儀。邁絕食三日而終不可。夏四月金攻海州。統制張子蓋以援兵合敗其師。孝宗憤言退避。在建王時亮之南侵也。遂扈蹕至金陵。常請爲前鋒。高宗爲將傳位。更名昚。立之爲皇太子。六月既傳位。高宗退居壽德宮。孝宗肩兩挾掖。高宗謂羣臣付托得人。自太宗至高九君。還於太祖之胤。朱熹於是時應詔陳時闕失。上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則大學具矣。次言修攘之術。不早定者。和說誤之也。然國富兵彊。以治待亂。必先任賢能。立綱紀。厲風俗。則守令者。斯民自欣戚。豈司其綱。而朝廷爲治之本也。秋七月張浚召爲江淮宣撫。入朝言恢復計具。史浩以潛邸舊臣。規棄淮守江。浚繼其論。則爲中沮。八月史浩參知政事。聽其邪說。無故棄三路。罷虞允文知夔州。首政大失矣。豈習高宗者。久之而肖與。冬十一月金討不臣。

史書卷之十

貴池吳應尊次尾監定

休寧姚伯子

龍著

孝宗

隆興元年春正月置武舉十科。吳璘還河池。金遂復取新復州軍。史浩相張浚以樞密開府建康。三月金使屯重壁虹。來邀海泗唐鄆商州之地。夏四月張浚入見言北征。史浩曰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姚伯子曰推此言也。宋存宋亡。已在金矣。帝罷兵。而金進師。故初志猶可與言恢復。浩雖詆浚淺謀。而宿望無有易之者。乃從浚。使李顯忠趙鼎壁邵宏淵趙虹。伐金。浩憤而自免。五月顯

忠渡淮。拔靈壁。降其將。而虹攻不下。待靈壁降卒之入。諭

宋孝宗

宋孝宗

一

宏淵耻而之。忌戰。則圖敗其功。用兵之初。二將遂成敵國。浚進次揚州。顯忠兵傳宿州。大敗金師。追奔三十里。獨拔宿州。宏淵後至。而計不從也。帝手書勞張浚。為十年未有之捷。加顯忠招討使。宏淵副之。金師紇石烈志寧爭宿州。顯忠擊却之。學撒至自汴。其師十萬。長薄城隍。顯忠又以獨克。宏淵遂言搖惑。曰。盛夏不堪。挫暑。烈日披甲。苦戰乎。夜中。統制多有遁者。以二將不協。且敗也。虜聞之。乘虛攻城。顯忠又獨退之。顯忠使諸將摘。故地將可。尋復。若有不嫌者。宏淵則休。銀金增二十萬。今至矣。顯忠知

史書

宋孝宗

宋孝宗

二

孤立不能久持。乃偕宏淵還。至符離。兵潰。喪其資仗。而無大敗者。金師不復南也。故國莫患於內寇。而宋為甚。浚入泗州。撫還將士。然後上書。自劾。後雖有淮陽之戰。然宋之爭局。終此矣。浚子斌。當帝初召赴行在。論及戰事。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讐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此心之發。即天理之存。省察之使無息。稽古親賢。輔成其功也。言事功而必主性命。此宋儒所以矜其學問之粹。度越漢唐者也。然浚二失。西蜀為甚。金自冒寧。徙燕。徙汴。儻不漸窺。而居建康武昌。以角之。關中負重阻。自其右掖。據肩背而扼之矣。河東襄陽。漸入腹心。苟不能支而退。山東焉往。且和議非陳霸平之敗。亦何入之有。此機也。失。而後岳飛內平羣盜。積累襄陽。為十年之功。以為不可勝之戰。已勞矣。復不遂於朱仙鎮。再圖之。而氣衰也。至於符離。不潰。但挾之。易為和耳。而取中原。不與焉。何也。南北既已易世。且雍賢孝宗也。自後言進取者。又為開釁生事矣。無苟和無忘戰。則保國之經也。六月朔日食。和議開敗而起。漸引湯恩退而貶浚。參知政事辛次膺曰。思退必誤國。且罷。三致意焉。秋七月。思退復相。陳俊卿為浚訟冤。秋八月。復都督浚。以劉寶淮東宣撫。金移三官。要稱臣。歲幣侵地。欲和。以戰挾則中國之為應。道可釋思也。已。浚曰。敵強則來。弱則止。不

在和與不和也。得之矣。帝遣盧仲賢持書報金師。海泗唐
鄧得之淪盟之後。歲幣則兩淮凋瘵未爲夫辭也。思退陰
許之四郡。冬十月仲賢屈於金。傳其四事以辱國。意思
退幸不及罪。則以素王和議者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右
正言陳良翰曰。一仲賢以辱歸矣。况再以甚之乎。且金不
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固不可許也。止望之境
上。易之以胡昉。詔廷臣集議得失。胡銓之言曰。京師失
守。自耿南仲主和。二帝播遷。自何桌主和。淮揚輕渡。自汪
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和之誤國。又
未始不以內不忘戰爲欺也。前者之弊誠如此。然其時局

史書

卷十

宋孝宗

三

定於和者也。陳康伯卽四事爲調停曰。兩可者。彼之肯叔
侄。我之不較歲幣。兩未與者。我之於四郡。彼之於祖宗陵
寢。欽宗梓宮也。沒及虞允文。開安中。疏爭和議。思退爲大
言曰。害不已切。市名耳。祖宗大事。同戲劇乎。帝爲眩聽。
朱熹應詔言。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以取思退之不悅。除武
學教授。與洪适論不合而去。十二月康伯罷。思退沒並
相浚仍都督江淮軍馬。

二年春正月。金人執胡昉。帝聞曰。天意也。自此當歸一路
矣。當時謂帝用兵不力者。不欲重拂上皇之心。思退窺之。
則請以宗社大計。稟上皇。帝謂思退今日敵勢非秦檜時

比。三月浚視師江淮。金軍退。所謂子爲虛聲。喝而形自
見者也。思退使以跋扈進讒。夏四月。罷之安福。判遂徽兩
淮兵備。浚卒。六月朔日食。秋八月。遣宗正少卿魏
杞。書稱姪大宋皇帝。再拜奉于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
書發。猶嚴面諭。杞則慷慨曰。如其無厭。願遂加兵。九月。
思退陰遣孫造召金寇矣。命都督江淮軍馬。辭不行也。乃
以楊存中卽沂中也。冬十月。僕散忠義遂以大軍渡淮。
邀敗書。增幣割地。而猶不已。犯楚州。十一月。魏勝拒戰於
淮陽。敗死。楚州陷。遂入濠滁。朝議舍淮保江。時王之望參
知政事。思退得其朋。爲復檜之奸。使其計遂行。宋事又有

史書

卷十

宋孝宗

四

不可知者矣。楊存中持不可而止。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
人。伏闕請斬思退之望頭。時思退方竄永州。聞之而怖死。
觀所望用者。則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金安節。虞允
文。王大寶。陳俊卿。黃中。張茂良。張栻。劉夙。查籥。皆當世之
望也。閏月。王之望勞師江上。金寇揚州。阻諸將用兵。乃
免。

二年。改乾道。春正月。召還楊存中。罷都督。及陝西河東宣
撫招討。魏杞至。金人謂宋無大杞。曰。天子神聖。豪傑
奮起。人有敵愾。以戰未知孰勝也。金人自昔以戰虛喝耳。
宋爲之休。輕重遂操其手。杞先以兵抗之。威殫矣。君臣環

聽拱疎。減歲幣。正殿國禮。而還信乎。不自屈者之能伸也。乃宋以變君臣爲叔侄。譯而著之。赦文不慮爲嚴輕耶。四年夏四月。汪藻罷。知樞密嘗訪以人。薦百十八人。曰。以報國。其清約弗渝。

五年夏五月。吳璘卒。虞允文自知樞出代之。璘之所以勝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邊將必功升。冬十一月。合祀天地於園丘。以雷免尚書左右僕射。葉頤魏杞。

六年夏五月。行乾道歷。密旨今歲大舉。蔣芾曰。天時人事未至。冬十月。罷樞密。大閱於茅灘。帝親御甲冑。指授方畧。十二月。布衣魏校之召爲太學錄。則請廢安石父

史書

卷十

宋孝宗

五

子從祀。易之二程。出台州教授而卒。

七年春正月。詔制置兩淮屯田爲戰守二軍。和楊皆三萬之屯。以爲戰也。沿江民兵。三一而授之弓弩。農隙教焉。給之兩月之食。故屯兵出戰。而民兵可與守也。是亦變通古。人兵農之合也。而不果。秋八月朔日食。陳俊卿。虞允

文尚書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皆以人才爲急。

八年。吏部尚書汪應辰。瑣爲諫。夏四月。朝上皇。見水銀洗金魚。若在沼也。問之。自應辰家。曰。其諫僞也。以罷。

九年春正月。帝作敬天圖。謂商周享國長久。作本於寅。畏編之以自警也。帝常謂不及漢唐者。獨用兵。然宮居未嘗

離戎事也。簡儉自居。造作仍於上皇。無增飾也。帝以恭王惇類已。二月。舍魏王愷而立之。爲太子。博選僚屬。王十朋。陳良翰。爲詹事。劉焞兼侍讀。始詔寺觀僧道。毋免稅役。帝再西。請陵寢。金人曰。欽宗靈樞急也。三月。以一品

禮。葬諸華洛之原。夏四月。詔太子領臨安尹。五月。起復劉拱。荆襄宣撫。固辭曰。臣無冒利以獲罪。君無貪功以啓寇。拱前在樞密。言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薦多賢者。

十年春二月。改省政府。虞允文。梁克家。並以左右丞相兼樞密。初。張說以聯姻上皇。簽樞密。張栻抵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公始。排說而罷之。足時栻

史書

卷十

宋孝宗

六

罷侍講。則說復簽樞密也。又以罷四諫臣。秋七月。虞允文選諫官。不報。而他用以爭罷。

十一年夏五月朔日食。

十二年改淳熙。秋八月。張說免。欺罔覺矣。冬十一月朔日食。

十三年夏四月。以輔臣宴王津園。帝及朋黨而曰。近來清議一出。必厭事墮功。激情沽譽。此黨錮之漸也。姚伯子曰。豈道學之士。譏說已有中之者。歟。理淺而深言之。淺或有不屑事實。而虛言之實。或有不肖。清議厭事。腐者近之。若夫大儒。未有任以政理而不效者也。秋九月。遣贈趙鼎

太傅豐忠簡公。高麗將趙位寵以四十餘城。叛附金。金付其國伏誅。義不受叛也。雍自即位。即以任人申飭宰相。此知治要之大者。禁饋問以抑官私。罷榷場示寶絲綿。不以之易珠玉。去金銀坑冶之稅。此內治也。至夏相任得敬。幾以夏分雍為定其亂。及高麗之地。可披而不利焉。有王畧矣。當時釁豈不起。宋實為金容。而猶復言北討也者。不亦盲乎。金於時且設學養士矣。

十四年春三月朔日食。朱熹以陳俊卿薦召編脩。而辭。

帝有嘉命。主管台州六月。龔茂良薦秘書郎其不起者。曰方以廉退改官。不以冒進邀寵。後以史浩薦知南康軍。值

史書

卷十

宋孝宗

七

歲旱。則講求荒政。用全飢民。此其隨用之而效者也。猶或譖之以虛名。陵寢之請。迄於湯邦彥為金帥。而不能措一辭。冬。罷龔辭。詔曰。理財有道。樽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之。

十五年夏六月。龔茂良罷參政。陞辭。手疏恢復六事。帝曰。卿五年不及兵。去而談恢復乎。福建子之不可信也。放之。英州。秋七月。始罷王雱從祀。九月朔日食。

十六年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秘書郎趙彥中。請禁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其言曰。假誠敬以濟其虛譽。使天下徒以浮言游辭相高也。夏四月。陳俊卿判建康。過臨。言會

觀王弁甘昇之招權也。人材進退於其門矣。帝感其言。秋七月。太尉李顯忠卒。其執撒離喝。反自夏來歸。智勇難能矣。靈壁宿州之捷。岳韓流亞也。前忤秦檜。後忤於宏淵。名成而功不克立。

十七年夏旱。詔求直言。朱熹曰。今舉宰相。豈省師傳賓友。諫諍之臣。盡失其職者。以陛下謀議於一二近習也。名獨斷而柄有陰執之者。則朝廷黜陟歸之私門矣。莫大之禍。旦夕必至也。而陛下獨不之知。帝曰。以我為亡主乎。趙雄曰。且授之事任。以觀其能否也。便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十八年夏五月。周必大參知政事。帝謂曰。前此宰相議事。

史書

卷十

宋孝宗

八

執政不措一辭。何也。對曰。非故也。秦檜餘專。遂承弊耳。唯不隱小。而後大者莫之能欺。

十九年春正月。以趙汝愚防微杜漸論。詔罷內侍兵職。

秋八月。王淮為右丞相兼樞密。問先務於楊萬里。對曰。在人才。疏朱熹以下六十人。即薦熹提舉浙東。時大飢。獨

征以來米。更求民隱。謂貪吏重之困也。單騎行。所至官更不及知。墨者去。而宿弊曲更之矣。帝曰。熹之為政。乃可

觀也。淮曰。其實乃能惠民。進徽猷閣。冬十月。下熹社倉法於諸路。十家為甲。五甲為社。皆有首。逃軍無行之士。不與。而後審貧謹之願者冊之。口大小具。夏受粟。口小半。五

歲以下未成口。罷給冬債石息米三升。濕惡還不實有常罰。其異於青苗者。不為官取息也。然姚伯子有商焉。將散常平為之與。恐不徧不均也。若民歛饒而為之。須富人以領袖而熹法衣食不缺者。不入將何取以為倉本。

二十年秋九月。熹行部至台州。按諭知州唐仲友。淮同里也。時仲友已除江西提刑。准即奪以授熹。熹自罷乞祠。

二十一年。於是欺世盜名。尚書鄭丙以為道學警也。夏六月。監察御史陳賈。遂請禁道學。謂謹獨踐履。誠正克復。著之經傳家聞。非有異者。而獨標之。則必人皆不能。彼獨能之。而夷考其行。不然也。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偽乎。自淮

史書

卷十

宋孝宗

九

以道學傾熹。濟其怒。小人之中君子者。遂並藉口。直學士院尤袤言。若臨財不苟。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謂恬退。擇言慎行。所謂踐履。行已有耻。所謂名節。夫循名責實。疑似固不眩也。奚必道學之禁。為小人設網。使君子動而懼之哉。帝未解姚伯子誠惡。夫沮賢者之巧。於為讒也。然賢人立謗的。亦以自矜之太高。夫人可以與天事。一善而性命存焉。無顯之非微也。而諸儒謂奉漢以還。皆未聞道。以其雖有功業。而所性不存。則謂勛名之士。皆喪心之人也。可乎。格物致知。開其始。誠意正心。致其功。雖小事必由之。則道學亦何以異人哉。而高標之以取忌也。冬十一月朔。

日食。

二十二年春三月。金主如會寧。樂女真之舊。謂宗室戚屬先世儉約。不可改也。時和宋而人染於靡。則戒在燕汴。以縱奢之貪。嗣禁女真人譯華姓南師。

二十三年春二月。金禁胡服蕃樂。

二十四年夏。宴講臣。讀陸贄奏議。謂德宗之誤。在與近臣論事。而使中人傳旨。不能盡其曲折。以失事機。秋八月。

日月五星聚軫。

二十五年春二月。問必大為右丞相。有異同之言。必大曰。陛下官復舊制。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秋九

史書

卷十

宋孝宗

十

月。上皇崩。多乎哉。其年壽八十一也。使死於紹興十一年之前。則岳飛可以復中原。即死在隆興之初。張浚猶期收功於進取。乃已天子三十六年。使在北壤者。含恨復為上皇。二十五年。局孝宗壯志。而不獲用其鋒。苟安逸樂於敗亡之中。此言中興者之大詬也。帝致喪三年。是之以為孝。故冬十一月。詔太子參決庶務。十二月。大理寺奏獄空。二十六年春正月。置補闕拾遺官。朱熹復以周必大薦。提刑江西入奏。或路謂正心誠意之為上。熟厭也。熹曰。舍此吾無學也。入對。則以天人理欲暢言之。時帝志定內禪。事從簡。辭如陳亮。以書生獻策。經理荆襄。亦弗之報也。第

好謂意除卿清要。不役以州縣爲煩。卽力論耳。昇未俞。除兵部郎。會足疾。則以辭。而侍郎林果素不悅熹。以論易西銘也。疏毀熹。所至從門人數十。自推道學宗主。竊張載程頤之餘耳。陛下虛名收之。乃遷延道途。拒命郎官。觖望從市高價。不得以生也。請停罷其官。以爲事君無禮之戒。熹罷奉祠。太常博士葉適亦劾出果。秋八月朔日食。冬十二月。熹既歸。則投匭進封事。謂輔翼太子。選用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皆急務。而本諸心。故私欲少間。有勞神而不可爲矣。疏入。以爲崇政殿說書。則復不至。以秘閣脩撰奉祠。然則熹之於仕也。其主退而微見者乎。

史書

卷十

宋孝宗

十一

二十七年春正月。金主雍卒。孫璟立。雍治在阜民。與帝在位終始。講和休息。而不相阨也。畧謝魏孝文而醇篤過之。以爲夷狄之賢君。信夫無愧。帝於是月也。遂傳位。退居重華宮。以終喪。太子旣卽位。尊之曰壽皇聖帝。三月。廢補闕拾遺官。而言者罕進。則孝宗之置者爲深遠也。一置一罷。而父子之德也異。

光宗

紹熙元年春正月朔。朝上皇於重華宮。李后不婦。爲說自恭王妃時。壽皇懼之以且廢也。而銜之。宦官近習。又以

帝欲誅之也。並爲離間。

二年。帝心疾作。壽皇購藥待重華朝。而授之辟。讒乘之以構矣。嘉王擴。后之嫡也。爲請立太子。壽皇未許。則擢帝以廢立。自是重華無朝也。后悍而近。常殘宮中之所。僖。冬十月。有事於太廟。還而黃貴嬪暴卒。聞后殺之。而愾翼日郊。大風雨。不卒。帝以震凌而疾增。不復視朝。后得恣於內。夫壽皇視疾而重責后也。則離間益深。

三年春三月。帝疾瘳。朝重華而不果。冬十一月。復拒羣臣日南至之請。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曲爲開悟。嗣秀王則預通兩宮之情。乃朝重華而克歡。大水。

史書

卷十

宋光宗

十一

四年春三月。趙汝愚樞密同知。則御史汪義端首沮爲楚王元佐七世孫也。帝黜義端。而後拜命。初周必大引留正並相。何澹讒罷。必大以後已也。妄特立自東宮舊臣。知閣門事。而招權傳位之初。正列其罪。而罷之。夏。召特立。正乞罷。不獲。則出城待罪。冬十月。乃還。正而出。特立參政。胡朝臣卒於正出城時。史惜之曰。與留正同心輔政者。宋人失體之甚者。大臣之進。取重狄使之一言。自真仁以後。叙名臣者。必曰。遂金以爲何若。國棟於仇敵。其失非特一端已也。故姚伯子皆削之。時朱熹知潭州。金問朱先生安在。伯子一書之。爲發斯義也。誠非借金爲熹重也。

五年春正月壽皇疾夏六月崩帝稱疾不出於孝報何爽也豈孝宗多有以天下成共建者故報之以拂其願與留正趙汝愚乃托言帝疾臥寢宮中葉適言於留正三帝稱疾不執喪非豫建參決無以謝天下而釋疑謗矣正率百官以請許之請降詔批付云監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則懼不克任而遁帝仆於朝汝愚懼變時韓侂胄以嘉王妃季父知閣門事乃使請於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卽位尊帝太上皇內外安焉者信於退閑之批也是故知正而不能權者留正也汝愚權兼參政卽裁抑僥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方引領望治進右丞相辭曰同姓而遇君

史書

卷十

宋光宗

三

臣之變職言功乎受樞密使復召留正視事御史劾其棄國侂胄欲推定策功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言功乎遷之防禦使然挾皇后之親傳詔旨而竊權識者知其奸必縱也徐誼謂汝愚曰宜飽其欲而遣之葉適曰侂胄望不過節錢盡與之不從適曰禍自此始矣黃裳爲嘉王翊善曰欲求帝王之學未意天下一人也直講彭龜年每於講次薦嘉曰其說也汝愚以進賢爲已任首及之秋八月召至以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於事親之道獨致意焉汝愚復請增置講官及黃裳陳傅良彭龜年晚講則賜坐侂胄數詣都堂留正使諭曰非知閣往來地也以內

批罷正汝愚遷右丞相故有惡於侂胄諱不卽見也

京鐘嘗除帥蜀汝愚曰望輕資淺九月簽書樞密侂胄引之自助劉攽同知閣門者也以發侂胄之怒曰趙相專

恐君不免嶺海與之計去汝愚則置爪牙於臺諫冬十月

謝深甫爲御史中丞劉德秀監察御史皆內批譏人牽連

以進侂胄以之擊排正士朱熹進對言之曰汝愚斬侂胄

之資顧不防其干政耶孝宗附而議迭毀太祖既正東

橋詔僖順翼宣所歸朱熹曰物無本不生擬廟制而未聞

右司正黃度以欲論侂胄復內批外除熹講畢進言進

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取內旨恐左右或竊其柄者侂胄聞

史書

卷十

宋光宗

十四

使優熹以觀帝曰我冠潤祠迂而不適用者也卽內批罷

熹工部侍郎黃艾問逐熹之驟帝曰除熹經筵耳而事欲

預聞十一月詔行孝宗三年喪猶熹在講筵時所奏也

十二月彭龜年疏侂胄之姦曰逐熹而留侂胄將使天

下謂陛下易去君子難去小人內批龜年與郡侂胄進一

官樞密陳騤曰以閣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卽罷騤而以

京鐘參知政事問汝愚而孤之已趙彥逾以工部尚書

除四川制置爲失職求比侂胄則疏廷臣爲汝愚黨

寧宗

慶元元年春正月白虹貫日侂胄難逐汝愚名京鐘曰

宗易傾也。謀危社稷可矣。二月，右正言李沐如鐘告行，詭罷汝愚，深甫承之用，諸遂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謂汝愚社稷臣，不可使去，帝不聽。汝愚既去，其所信任者皆貶斥。三月朔，日食。夏四月，安置大府寺丞呂祖儉于韶州，以爲正人訟也。樓鑰因進講及之，侂冑語人曰：「敕祖儉者，新州相待。」在位既無復言者，太學蔣傳率六生伏闕言：「李沐之爲誣也，夫國家多難，樞府實本兵柄，何嚮不可？夫既忠在社稷矣，上下安妥，而更異意乎？中激陳辨，輒遭斥逐，人思憤矣。苟托朋黨以覆正人，靖康之事，恐將復見於今日也。」詔流六人者。劉德秀疏姓名而加之，僞道

史書

宋十

宋寧宗

主

學以進曰：「口道先王而行市人所不爲，與王所必斥也。」真僞核，斯邪正辨。中丞何澹急於執政，遂請勝朝堂，當時以僞學罷者，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司業汪達、侂冑謀殺汝愚以息人言，御史胡紘曰：「傳位之際，孝宗見夢授汝愚以湯鬲，遂負白龍以升，可因之爲異兆也。」冬十月，竄之永州。至衡，暴卒，守錢整以侂冑命，窘而殺之也。汝愚期爲宋名相，欲盡行諸賢之論，猝遇暴強，以身罹禍。天下寬之，侂冑橫視無所畏矣，肆逞其不可以滅身。

二年春正月，余端禮京鏗左右丞相謝深甫參知政事。鄭僑知樞密，何澹同知。非韓門，無兩府者矣。二月，葉翥劾

德秀知貢舉，充僞學之類而擯之者，得簽書，於是中書舍人汪義端謀盡其黨。太皇太后聞，則名士也，帝爲下詔，侂冑與之爭，姚伯子於是罪韓后爲再不婦也。侂冑以外戚怙韓后，扇亂而爲宋大禍，是韓罪之重於李也。初，熹之進講也，謂帝以太后定策，有逆疑，創驚人之論，於危疑之時，奸人得藉口矣。胡紘以謂帝曰：「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則觸帝所深忌。」秋八月，嚴禁及薦舉應試，署非僞學。王紘未達謁熹建安，不獲，隻雞尊酒之饌，詆爲不近人情者也。御史時乃作毀熹疏，以授沈繼祖。上之，若爲世之妖人也者。波及其徒，蔡元定、冬十二月，喜落職。元定

史書

宋十

宋寧宗

主

竄死道州。選人余嘉猷上書請斬熹也。

三年夏閏六月，留正亦以僞學貶。於是請籍請嚴禁，請勿調停者，紛起。其攻僞學者，非是無爲，侂冑媚者也。

四年夏，許及之吏部尚書矣。爲二年不遷，而屈膝以求樞密。秋八月，既獲院同直少傅，豫園公韓侂冑生辰賀遇掩關，則伏入自竄，以請罪。趙師昇之工部尚書，窮爲媚也。南園飲客，侂冑顧竹籬草舍，歎少者，嗚呼，俄而犬吠叢薄，驚起客視，趙尚書也。侂冑得汝愚之恨，爲起大獄，中書舍人范仲藝曰：「章惇蔡確以同文獄得罪，清議。」

五年春正月，彭龜年曾三聘葉適等止奪官，猶仲藝之

言也。夏五月行統天曆。秋八月始朝太上皇壽康宮。

九月加侂冑少師平原郡王。大水。

六年春三月朱熹卒。其志在述先生之道以覺後世。四書集註說書以來所未有也。綱目雖取材於通鑑。每更一義。則萬世綱常賴之以立。姚伯子獨愜心焉。以爲孔子莫之過也。而敢爲史書者。謂綱目之所奪。目或子焉。學者或眩於適從。仲龍允升曰。公有憐才之心焉。不以昭明大道。而屈羣材之用也。雖效用於世者未竟。卽其精神所存。覺視千古矣。欲不以聖賢歸之可乎。夏六月朔日食。秋八月太上皇崩。九月呂祖泰以處士擊登聞鼓請誅侂冑。用

史書

卷十 宋寧宗

二

周必大謂逐汝愚。禁僞學。以空人之國。而並建私人於朝。爲有無君之心。諫議大夫程松。祖泰友也。以上書殺祖泰。按教者。爲自解於侂冑。府尹問其人。祖泰曰。吾奮死以紓國難。而受人教乎。乃得杖配。必大以造成僞學貶矣。冬十一月韓后崩。而侂冑不以減惡。

七年改嘉泰。春二月臨安大火。焚民居五萬。初。留正帥蜀。慮吳民且以得民馴致亂也。吳挺卒。而別使總領嚴。吳曦挺子也。秋七月。賂侂冑。而還爲興州統制。程松名其妾以獻侂冑。曰。何其同。松曰。欲呼及之。八月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皆附韓者。西遼滅。

八年春二月。鏗。澹。德。秀。絃。皆死矣。張孝伯謂侂冑曰。報復之禍。可畏也。乃弛黨禁。而禁私史。夏五月朔日食。楊貴妃警敏有權。侂冑每爲曹美。人請后。十二月帝立。楊也。則侂冑有內怨。加太師。則起廢顯用。士大夫久斥矣。多屈晚節以從之者。

九年夏五月。陳自強爲右丞相。細人也。躡顯位。惟援我者之德。印空頭名敕授之。侂冑則宰相惟具位已。侂冑不在政府。而有其權。自強爲之表裡也。秋七月造戰艦。八月增置襄陽騎。及澈浦水軍。侂冑所患在失后寵。或以立功自固。進乃謂金可伐。敵則有外憂矣。亦自審伐之者。其

史書

卷十 宋寧宗

十

政其人何如哉。

十年春正月。議伐金。募卒出封椿庫。命吳曦練兵西蜀。三月臨安大火。夏五月。以風厲諸將。追岳飛鄂武穆王。十一年改開禧。春三月太白晝見。時朝臣多有以辭戒鎮罷者。其勸伐。無料勝之智。避事。亦非真能料敗也。醒醒竊位。論則附人。加之身。而退縮也已。武學生羣。乞斬侂冑。以啓邊釁也。金知有宋師。使僕散揆會兵備汴。宰相既自委權。秋七月。詔韓侂冑平章軍國事。三省皆納印焉。蓋其徒相謂。省同則強尊。去重斯兼理。故平章軍國事之創。街邪謀不可測已。金移文以虞他盜。應八月卽

罷河南宣撫司。或請先舉金主曰和好四十年民不知兵矣。陳景俊如金覬金主數宋之屢犯曰吾侄皇帝以和好故委曲涵容久矣還陳自強使勿言故用兵決以丘寧江淮宣撫辭曰始事者必任咎且誤國是知敵之不可勝者也。金主璟父名允恭冬十二月正旦賀使至贊者故犯其嫌挑漫因辱之以開釁。

十二年春二月壽慈宮火。程松為四川宣撫以東軍三萬居興元吳曦副之以東軍六萬屯河池曦抽其衛兵而莫之悟。夏四月薛叔似為京湖宣撫鄧友龍兩淮宣撫追奪秦檜爵改謚醜樛金復命僕散揆會兵河南分守

史書

卷十

宋寧宗

七

要會護韓琦墳提控宋宗族。吳曦獻其四州於金。知楊州東招討郭倪遣復泗州五月則下詔伐金其時攻宿攻唐之兵已敗矣。六月免鄧友龍復以丘寧兩淮宣撫秋七月安置蕪師旦知為所誤矣金未出師且敗不可支猶欲謀人哉。冬十月金散揆分兵入寇自清河者圍楚州。丘寧至鎮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斬貶敗將十一月金攻淮南急詔郭杲駐真州為之援。金加簽書督視或勸棄廬和。金曰長江之險不可與敵共也。金兵出唐鄧者陷京西州軍招撫趙淳焚樊城而遁寇故深。僕散揆至淮言渡下蔡潛自八疊濟遂奪頰口陷安豐進

圍和州以控真揚之衝江表為震。金完顏綱經略西方使吳曦出臨潭兵而許之全蜀乃顛倒諸守將所之而破壞之延金人入西和州焚池河退壁清原使金人無西顧而專東師。金紇石烈子仁自渦口引兵入真州郭倪救之敗績棄楊州而走淮西縣鎮皆沒。大散關有毋思之重兵曦竇金人於關後而陷之退屯置口綱命曦為蜀王還興州。王翼楊揆抗言曰八十年忠孝門戶一旦掃地也程松逃歸。金使韓原靖為宋獲若將致誅於相之宗族墳墓而南依者而漸露和意。丘寧以聞值倪胄之悔禍密遣劉祐以講好息兵謁揆營答則稱臣割地獻首謀之人

史書

卷十

宋寧宗

辛

王文復使謂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王用兵者貶竄矣揆曰非倪胄三人者敢專擅耶許以淮北流入及今年歲幣而退屯是用兵非金意也然啓釁召敗而求和之不獲宋亦可以懲矣。宋將不敗者山東招討畢再遇鼓薰以啓金人之水櫃敵氣為沮而有勝遇戰而晚布香豆而偽遁反師焉多獲以餓馬戀豆也其對壘拔營留旗幟竿鼓而人莫知追也斯其用奇之有傳也然歸之遁未聞有斬將克城也不知宋亦何恃而戰也。蒙古奇渥溫鐵木真稱帝滅乃蠻和成倪胄發怒於言元謀者暫免繫銜也。十三年春正月罷丘寧而代之張巖。吳曦引兵入鳳州

盜階成和。卽興州爲蜀王行宮。臣金下榜潼川利變。欲徙成都也。召隨軍轉運安丙。丙爲其長史以圖之。葉適命知建康曰。孫氏以江北守江。南唐之失不可循也。乃兼江淮制置。安丙約倉監巨源。軍正李好義爲詔書。誅職權宣撫。上狀待罪。遂復四州。時好義大敗金人於獨頭關。走完顏欽。故丙遺者功皆成。楊輔以四川制置爲職。遂丙還之成都。詔爲之副。改興曰沔。夏五月。李好義以襲秦州戰敗。還死於職。故將王喜。詔授喜都統制。移之荆鄂。史譏宋蹈唐之姑息。姚伯子元。惟丙之不爲好義報仇也。六月丙又役巨源。秋七月。大旱。飛蝗蔽天。浙西豆粟皆盡。史書

宋十 宋寧宗 三

方信孺以張巖書如金。三反有成。九月。還侂冑問事焉。其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歸正人。四。犒軍銀。其五。不言也。問之固曰。太師頭。則改遣右司郎中王楠。惡積必償。侂冑宜有爾也。大辱在國矣。侂冑猶爲身念也。議進兵。免張巖代之趙淳。中外懼在兵禍之不可已。冬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入對曰。事迫矣。請誅侂冑也。楊后內贊之。乃伏誅。惡既暴。乃有大焉者。鑿太廟。僞居孝宗思政之所。余語請加九錫。趙師翼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皆當之。不辭。籍其家。多僭器矣。故人謂不誅必篡。竄陳自強。斬蘇師旦。流貶郭倪。鄧友龍。郭僕。李壁。張巖許及之。葉適薛叔

似皇甫斌皆侂冑黨多遺誅者矣。

十四年。改嘉定。春正月。史彌遠知樞密。王楠還自金。三月以二首界之。增歲幣爲三十萬。加犒師銀三百萬兩。以易淮陝之侵。侂冑師旦雖姦壬國相也。當國事若樓鑰者。曰。已斃之首。臨安大小百官宅於舟。賑江淮流民。冬十月。錢象祖。史彌遠左右丞相。象祖旋罷。金主璟以無子。獨喜衛王永濟之關弱。欲傳位焉。而卒。大臣遂奉立之。成亂志。以金弱且亡也。贈趙汝愚太師。沂忠定公。十五年。夏五月。蒙古人靈州。夏主安全降。秋。降畏吾兒。十六年。夏六月朔。日食。秋八月。夏以金不出援師。侵葭州。蒙古數侵金西北。不脩守而禁說邊事。十七年。春三月。臨安大火。以逼太廟。遷主壽慈宮。焚炮而還。金納哈買住守北都。奔告蒙古之侵邊也。而永濟曰。無費買住曰。鄰部附從。西夏獻女矣。而箭楯不休。非我其孰用師。怒而囚之。夏四月。侵擾雲中九原。破大水磧。以進。然後釋買住而求和。則蒙古不許矣。蒙古僞強金人廢。一如女真遼師之初交焉。金爲蒙古禁。使獨吉于家奴。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行樞密事。秋八月。撫州二將至。烏沙浦。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之。乘勝攻西京。其二將又走矣。分兵略地。則東過平樂。

史書 宋十 宋寧宗 三

中國民也情之不通其政之不獲也。

十八年春二月胡沙虎以怨望放歸田。夏五月安南王李龍翰死無子。脩陳日嬰襲主國事。遂易姓。金大饑。泰安劉二祖兵起掠淄沂。秋七月雷雨太廟壞。

十九年春三月故遼人邪律留哥因蒙古之起聚兵隆安。敗胡沙虎自立爲遼王。以附於蒙古。夏五月金復使胡沙虎屯燕城而重舉其失以爲戒也。秋八月遂詭衆入城。弑其主承濟而立昇王詢。自爲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冬十月蒙古敗金將高琪取居庸關。遣圍燕。胡沙虎戰勝蒙古而甚創。以拒命琪遇殺而潰。苟免爲討賊計。

斬虎獻首。金主有嘉琪擢左副元帥。弑君者則誅矣。璽敵臨城而軍威之不立也。十二月鐵木真留燕屯而躬爲虐漁。三道播其殘慘也。西薄太行東極於海而南盡河城邑遇之有墟耳。幾以其民盡。金宋數十年爭戰地。遺種之息者有幾。何以堪此網罟之淫用乎。世有薄犂庭之功者。夫亦未觀北狄之爲患也已。

二十年春三月安丙以襲秦州改改知潭州。蒙古束金於孤城。挾之以講高琪曰。韃靼疲矣。金軍家屬皆在都城。外故無任戰者。恐挾之質也。乃成之以承濟之女。而蒙古歸其生虜山東兩河數十萬。出居庸則復殲。金謀遷汴。

右丞相單鑑曰。汴無險。上策不遷也。遷則遼東依山負海。獨備一面。鑑議蒙古之所以不敵。曰。彼聚而行。我散而守。所以敗也。夏五月金徙都汴。而留太子。秋七月蒙古復遣圍燕。金召太子。起居舍人真德秀曰。女真竄汴。我之至憂也。韃靼隨之近矣。韃靼趨汴而有女真。非我之利也。不能有。而授奸雄以因亂之隙。尤非我之利也。故宜絕歲幣而圖自立。用賢才。脩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皆自立之道也。始與金絕。九月朔日食。蒙古將木華黎攻下金遼西州郡。自是始納蕭也。先言有不坑之城。金民不堪斂。聚爲紅襖賊。冬十二月。濰州李全

兵起則名者皆附之。張鯨以錦州稱臨海王附於蒙古。尋爲所滅。

二十一年春三月蒙古破燕宗廟之主府庫之實悉於桓州及其妃嬪時鐵木真在焉。冬蒙古既盡金東北之險復徑西夏趨京兆奪其西阻攻潼關不克則由嵩山小徑趨汴至去城二十里而後還故遣使乞和蒙古要之去帝稱臣改封。十一月將復通金真德秀爲江東轉運副陞辭曰祖宗之耻不可忘北鄰之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也。

二十二年春二月朔日食。川震夷界崩山墜江。夏四月遼王留哥降蒙古爲元帥而居廣寧。冬十月蒙古克潼關兵次嵩汝間汴守雖固而外爲掠州郡皆殘破而不可以國。

二十三年春正月地震。夏四月高琪勸金侵宋以自廣胥鼎陳六不可以諫竟分道入寇姚伯子曰阻淮江而北拒求計於無策莫能易也宋師素怯故僥倖一勝夫兩亂而甚者先亡使用於低胃當國之時事有不可測者故君子有震鄰之懼常恐以我易也。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方李珪董居誼飭兵禦之。五月襄陽有圍范方曰朝廷卽和戰未定吾策決矣拜戰疏卽至襄陽檄統制扈

再興陳祥鈴韓孟宗政敗諸團山遽救襄陽王卒劉世興亦敗金人於光州。六月詔伐金方之請也。太白經天秋七月朔日食。李全率衆來歸知楚州應純之招之也使攻海州有捷以聞敕號忠義軍給其衣糧。八月李全取金青莒州。蒙古以木華黎經畧山南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轉東擊齊定登萊以去獨蠡免屠以州人趙瑯之泣請其母兄則地之不赤者有幾。蒙古圍夏其主遵頑奔西涼。

二十四年春正月以李全爲京東路總管。二月金人圍襄陽孟宗政扈再興挫之而圍益固。三月隨守許國援鼓

相聞城中出戰金人奔潰中道攻襄陽之師最先出而未得志也其西出者焚大散關三月攻秦州潰宋師於赤谷夏四月自阜郊趨和成哨守臣皆潰遂陷三州及黃牛堡興元都統吳政敗之去蓋宋西守靡於吳璘之構亂敵敵至而不能禦。金人國安用來降同知孟州。蒙古木華黎攻取河東諸州郡。冬金使求和不納遂使太子守緒會兵。

二十五年春正月其西寇復自和成鳳入黃牛堡吳政不克拒而死攻武興關入興元府石宣邀敗之大安而後還襄陽復圍則塹爲土城趙方曰構其虛也使許國扈再

興分兵攻其唐鄧。金人入洋州。董居誼遁。還代以聶子述。李珣不能救東寇。於是淮西則自麻城以及天長。多被金圍。遊騎至采石。賈涉知楚州。悉召忠義兵至師。而命之曰。賞殺金太子者節度使。親王者承宣使。駙馬者觀察使。於是李全大戰於渦口。斬金數將。盡解城圍。削南侵之迹。厥功豈不偉也。加廣州觀察。以得駙馬金牌。說者以全後事不忠。求多之。論曰。駙馬未死。興元卒張福作亂。紅其中。夏四月。陷利州。聶子述走保劍門。福掠閬果。復以安丙爲四川宣撫。至則誅福。紅巾悉平。孟宗政以東陽當金攻。火山雲梯。陷地類城。拔至斯應。敵氣且憚。國再興。已焚唐鄧城柵。掠其糧儲。以還。宗政自城中出。而合勢入金營。殺虜三萬人。金師大潰。追兵入鄧。而還。中原遺民來降者。宗政撫而廩居之。籍其勇壯爲忠順。俾出沒唐鄧間。秋七月。李全復齊州。忠義軍糧不贖。以多爭。涉知盱眙軍。汰而渥手者六萬。分兩屯五柴。正軍常屯七萬。王常客陰爲之制也。九月。江淮分三司。涉管東制置。蒙古伐西域。初。蒙古克益都。都不守。府卒張林復立府而據之。山東州郡附焉。李全說之來歸。詔爲京東安撫。冬十二月。蒙古攻降高麗。趙方使諸將爲保境之計。而伐金。二十六年。春正月。扈再興許國攻唐鄧。不克。而還。孟宗政

敗金人於湖陽。金爲全齊歸宋。乃置九郡公。以分經畧。山東河北破殘之餘。州縣皆不能自立也。姚伯子曰。於是知帝王開天地之生氣。其興也。以天下生。喪狄終天地之殺運。其熾也。以天下死。故於元金之戰。將之事。書從畧。以示天下後世。筆之且不忍。而况親其禍也。故有國者。不可不早防也。李全矜功。而志以異。賈涉聽其譖也。殺連水季仙。更帥而放。却拒之。推石珪。秋七月。金使求爲弟國於蒙古。而不許。金嚴實據青崖峒。而依張林。故因楚州以送款。掠旁郡。自廣則歸者盡太行之東。夏人數請會師伐金。安丙遣兵會之。取會州。金使如夏議和。蒙古木華黎至滿城。金武仙以真定降。史天倪說之曰。中原粗定。兵過猶縱掠。豈不欲爲王師乎。爲之戰殺。九月。夏人圍金鞏州。安丙命進。汚統張威。貳令。師以無功。紅襖時青。附李全來歸者也。處之龜山。冬十月。金招之以濟州宣撫。十一月。嚴實復以其郡降於蒙古。木華黎入濟南。進圍東平。十二月。石珪畔降蒙古。賈涉併其軍於李全。勢乃成。而不可制。時青復歸爲京東鈐轄。三十七年。春正月。入泗州西城。敗金救師。三月。金攻破蘄黃。而引還。扈再興邀於天長渡淮。李全復敗之。夏五月朔日食。蒙古取東平。守之以實珪。景獻太子卒。帝

無子。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爲皇子。更名竑。史彌遠既貴。爲持節。祿計。借立沂王後。得貴誠。以爲秉義郎。燕懿王德昭。裔欲以抗皇子。他日廢立之志已定矣。秋八月。趙方卒。九月立貴誠爲沂王後。蒙古以夏兵取金茂州。及綏德。十一月圍延安。南攻鄜坊。安丙卒。崔與之以制置議其軍。初李全遊金山。則情欣於江南。佳麗歸造航。賊謀爭舟楫之利焉。膠西爲東海輻輳。以居其兄福。南貨北布。全自山陽抽半收之稅。膠西起陸。福亦如之。而車夫絡之張林。是時貨息十倍。故商趨利以多。而林不堪。福猶請林大鹽場之半。不獲。而有訕言。林乃叛降蒙古。爲之山東東路都元帥。福逃歸矣。閏月通使蒙古。姚伯子曰。喜掇辱。

宋書

卷十

宋寧宗

三

二十八年春正月朔。受恭膺天命寶於大慶殿。大赦。賈涉遣書史彌遠。天道隱而難知。今日人事則未也。金樞密時全。青叔父也。賴壽渡淮。再破宋師。攻固始。以夏五月引還。近淮二十里。知書爲朱拒也。取麥以留師。大雨漲。宋軍薄之。橋壞不可渡。以衆覆沒。兵財由之大竭。進封子竑。濟國公。貴誠邵州防禦使。時彌遠內比於楊后。專政久。朝皆其人矣。厥得竑書。后彌遠事而不平。真德秀兼宮教。而進言曰。皇太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天命歸之矣否。

宋書

卷十

宋寧宗

三

則深可慮也。彌遠則使國子學錄鄭清之兼王府教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爲之延譽。且以竑失聞。神氣訝走。張林李全入據青州。秋八月。長星見西方。耶律楚材曰。女真將易主矣。楚材能大文。嘗進庚午元曆。九月。忠義彭義斌。復京東州縣。晁海以青崖峒降。冬十月。木華黎取金河中。置河東關陝行臺。金王庭玉取曹州。殺石珪。十一月。木華黎取同州。十二月。以李全爲保寧節度京東河北鎮撫。賈涉曰。志驕矣。無可勸者。鐵木真之西畧也。與四子分道。而恣其虔劉焉。躬屠篋里城。回回國。及忻都。鐵門關。有人言者。鹿形獨角。而馬尾。其色綠。曰。汝君宜早回。鐵木真以問耶律楚材。楚材曰。是解四夷語也。曰。角端。其性惡殺。而常爲天使。大軍西征四年。斬艾數萬里。此天使所由告乎。以是還軍。猶大掠於忻都。姚伯子曰。黃巢鐵木真。皆好殺人。委其地以去。而鐵木真爲甚。其能有天下者。則天倪楚材之善轉其機也。惟天以常生爲心。則若天倪楚材者。亦爲天使也。二十九年春正月。金取河中。斬其行臺。夏五月。蒙古初置達魯花赤。監治郡縣。六月。李涉憂不能制李全而卒。秋九月朔日食。金主詢卒。子守緒立。夏王遵頊以蒙古攻之。傳國其子德旺。

三十年春三月金使請和榜無南侵和宋併力於北拒不易之策易明者也金已顛而後求晚矣然宋人之昧也無慮存金以爲蔽者秋八月帝不豫彌遠授意鄭清之使致之貴誠不吝重言之曰紹興有老母在乃稱詔改立皇子更名昀授節度使成國公閏月帝崩彌遠遂立昀楊后爲太后同聽政改封竑濟王出居湖州爲奪嫡之事而舉朝何以無異議於彌遠也彌遠以收人望九月詔傳伯成楊簡閣不至以禮部侍郎程秘吏部侍郎朱若兼侍讀工部侍郎葛洪起居郎喬行簡及陳貴誼王暨兼侍講真德秀學士魏了翁起居郎皆人望也德秀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追封帝父爲榮王弟與芮襲封奉祀冬十月夏金平爲兄弟國

理宗

寶慶元年春正月湖州有不平於帝立者曰潘壬召李全之師不至則夜僞爲之求濟王得之於竇益逃也辭之不得則曰勿傷太后及帝而後可比明王視立已者漁人巡卒耳遣告於朝遂以州兵討壬發師赴之王平賊矣壬斬臨安彌遠以竑繼追敗巴陵郡公改湖曰安吉州真德秀爲王訟曰前有匿避之迹後有討賊之謀金武仙以山東之復繼史天倪入真定第天澤收其餘衆走西山涉

史書

卷十

宋理宗

三

史書

卷十

宋理宗

三

之卒也許國疏李全之必反楚州幕僚徐晞稷証之以授全皆以市制置也許國初代至鎮則剪抑全二月劉慶福以楚州焚國走死則晞稷代而任撫議之者以恩府得全尊堂其妻楊四娘爲手足倒置要之涉失其御矣故國嚴稷寬不能相濟而適以趨亂也李全牒義斌聽節制而使斬牒焚義斌謂全爲已貳也夏五月全襲義斌戰而敗義斌遺書趙善湘遣兵扼淮以擒全諸將分道以感金史彌遠不可六月封彌遠魏國公秋七月嚴實以蒙古之師襲殺義斌復失京東州郡贈張九成官錄程順後真德秀以主厚濟王贈典立後罷提舉玉隆宮方彌遠患德秀論之逼已也竄評士胡夢昱以示意而不能靖梁成大知縣秩滿待遷因彌遠家奴以市御史莫澤李知孝相繼任排擊凡有忤於彌遠者三人劾逐之矣時金部員外洪咨夔亦以訟濟王貶魏了翁餞胡夢昱出關李知孝曰是倡異論之首者諫議朱端即疏罷了翁官及德秀祠祿擊者猶不已惟帝不欲爲已甚也而成大猶書稱真小人僞君子此舉大快公論以雪寒給京軍緡錢出戌之家僉盜殺蒙古高麗使兩國爲不通武仙襲真定史天澤奔葉城

二年春正月贈謚及陸九淵第九齡門人沈煥九淵之賜

謚文安及其卒矣。九淵與熹同時而議論異者。淵主靜。熹致功於事物。呂祖謙學同熹而名亞之。帝命錄張栻祖謙九淵後。史天澤以藁城之兵入真定。哭乃台與偕驅萬人以示威。天澤曰。吾民也。被脇耳。使釋之。二月。建昭勳崇德閣。圖趙晉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呂浩。趙鼎。韓世忠。張浚。陳康伯。史浩。葛郊。趙汝愚。二十四人。三月。蒙古圍青州。李福還楚州。秋七月。夏主德旺以失地憂死。國人立其弟子覲。劉瑋有代徐晞稷心。彭忱復思代瑋而為之延譽。朝廷方欲因蒙古之圍以斃李全矣。夏全降於金。

史書

卷十

宋理宗

三

三年春正月。姚勗為淮東制置使。故交於李全者。圖之不得。復用招矣。至鎮。楊氏命入而後入。朱熹謚文蓋在寧宗時矣。帝以其四書集註發揮蘊奧。有補治道。贈太師徽國公。謂工部侍郎朱在曰。恨不與先鄉同時。夏五月。李全以青州降蒙古。蒙古責金歲幣。六月朔。日食。劉

慶福欲殺李福。以贖亂罪。福覺焉。先持慶福首以與姚勗。托言網運不續。為有惡也。與四娘謀。飲酒而逐之。師之以法。將之。非其人。此淮亂所以相仍也。當事者遂為固江計。改楚州為淮安。不復建閫。就其帥楊紹雲兼制置。通判張國明權守。鐵木真盡克夏城。所遇必殺。民穴土石而不獲存。夏主覲降。繫之歸。美耶律楚材者曰。獨不從掠金帛。秋七月。自鳳翔侵京兆。張林。邢德。王義深。歸淮安。每懷立功。闕通國安用。歎衣食之不給。五人謀曰。朝廷其以反者未除乎。共殺李福及全妻子。獻於紹雲。舉朝方喜。詔經理而時青張慧范成進之屬已貳。張慧執彭忱以肝胎降金。為之專制河南。完顏訛可戍焉。李全以蒙古山東河南行省入楚州。殺張林。王義深。冬十二月。敗完顏訛可兵。金招以淮南王而不受。蒙古兵入關外。諸隘四川制置鄭損棄汙而逃。則三關皆不守。金人併力保潼關。為僅存河南計。則宋之於蒙古也。東西皆鄰之矣。故受惠及金之未亡。蒙古太祖鐵木真死於六盤山。蓋稱帝者二十二年。少子拖雷監國。其遺計假途於宋以滅金。下兵唐鄧。直指汴梁。則潼關精兵雖足守。不能不疲於奔命。蒙古西入和州。知州陳寅焚妻子而後死。李全誘殺時青。併其眾。

史書

卷十

宋理宗

三

四年改紹定夏六月朔日食。

五年秋八月蒙古窩闊台始自霍憐來會太祖之喪衆疑於監國且久耶律楚材奉遺詔立之且啓禁專殺冬十二月蒙古始定算賦中原以戶西役以丁蒙古以牛馬羊乃以史天澤等爲萬戶分守中原。

六年春二月蒙古立十路課稅所初鐵木真欲赤中原爲牧楚材炊之以財賦故以課稅所爲民酬免死既使副皆用士人而後請進文臣以齒治李全挾蒙古而止楚州爲禍南已多爲舐鯁而肆之羅麥嘉興以爲蒙古貢也且覘又聞入皇城焚軍器庫先朝甲兵爲盡其爲國之蠱賊

史書

卷十

宋理宗

三

也毒矣麥舟還過鹽城知楊州翟朝宗命尉兵奪之而不爲鹽城備也則入而據之夏五月授全節鉞兼三使諭令釋兵而弗受狄辱不足又求侮於盜賊有如此者冬十月以趙善湘爲江淮制置使主計全矣蒙古窩闊台帥衆入陝西金以合達蒲阿行省事於閬鄉以備潼關全至揚州攻南門知楚州趙敬夫悟其反也召鎮江滁州節制趙范趙葵會兵赴之每戰皆勝全大言渡江浮海徑至蘇杭誰當我者然扼於三城彌遠多在告詔十日一赴都堂視事

七年春正月二節制大敗李全於楊州下而斬之說者以

善湘爲彌遠孫僭故范葵克遂有功姚伯子益以信師之不競非將不能戰之罪也有國者邊陲有事相臣尤慎用

哉夏四月蒙古克金閭鄉五月收復淮安犯順者多斬獲矣惟楊四娘絕淮走國安用從之降蒙古以爲山東

都元帥秋七月沔州統制張宣殺蒙古假道之使扼雷曰宋自食言可以用兵矣姚伯子是以惡其初遣使也

八月扼雷分騎三萬入大散關破鳳屠洋出武休以圍興元走死沙窩者不可勝數矣分軍而西徑沔渡嘉陵趨葭

萌畧地至西水破城寨百四十九月太廟火蒙古取

金河中冬十月蜀口諸郡陷經制使桂如淵逃詔李璣

史書

卷十

宋理宗

三

以四川經制知成都趙彥呐副之知興元崔與之以彥呐大言無實也十一月扼雷自興元入饒風關始交而西毒已慘矣由金州將東趨沔金人皆保城壁險阻金議皆曰敵已勞可老也金主知亡而太息曰自我南渡破民田宅鬻民妻子以養茲軍士也敵至不以一戰而徒自保乎且京城雖存何以爲國思其不負吾民也乃以諸將屯襄鄆十二月扼雷渡漢金將合達蒲阿待諸禹山蒙古忽隱林突出則邀兩省之輜以去

八年春正月孟珙以京西兵馬幹轄屯棗陽因父宗政所招忠順二萬人三分其屯於八壘河漸水側平堰通天槽

以混田十萬頃邊儲以充。汴網日東待亡之勢也。平章白徹更不閑於軍事遣將決堤衛城或帥師巡河高濶台發河中自白波渡則二將靡碎乃入鄭州遣速不臺圍汴金守外城則環百二十里而不足於軍。拖雷自禹山之捷散漫破城邑而趨汴京合達蒲阿及戰於三峰而皆死金之健將銳卒畧盡。二月金之西守委潼關而東還蒙古追殲諸鐵騎人與險以訖喪。蒙古圍歸德府弗克。

三月圍洛陽時將死卒潰強伸爲衆所推創退砲發大石中人百步之外。高濶台愚金以北還索降遜質而金奉無違粘沒喝宋欽宗之事蓋前後百年而不爽符。和且

東書

朱十

宋理宗

三

有日速不臺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立攻具而填塹白徹猶禁禦敵金主出視衆訴之曰待曹王往質以觀其不退也而後效死可矣是日貴人工伎畢從曹王行攻益急蓋十六日兩國死城者以百萬計穴而攻者幾震天雷碎之仰而攻者飛火鎗燒之速不臺力窮而不可取又以講和索犒師而退金主母陵則已發矣。夏六月國安用據徐州金因封之充王而賜姓則蒙古來貴矣弱而受盟於人者動皆爲尤也。秋閏九月慧出角。冬十月肝胎自金降改爲昭信軍。宋貪河南地而忘前鑒史嵩之上蒙古使王楸議夾攻金也而許之趙范曰宣和海上之盟迄

以取禍姚伯子則曰未盡其徵宣和之地勢完與阿骨打非有汴州之怨也。金議委汴曰糧盡援絕起院判白華而問之歸德曰城雖堅食易盡待斃之道也時不速臺在汝州白華曰計今事勢惟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然至汝不如半途迎而遇之又不如出城戰何也我軍食力猶在也且夫戰可鼓氣而慰都人之心遷則人思顧其家矣誰願從行乎。金主不從北竄而家留故速不臺復圍汴。

九年春正月金主將自蒲城絕河蒙古兵及之未既濟者鐵焉金主南顧而震次滎茅岡使白撒帥師攻衛州不應則蒙古兵渡河矣。史天澤乘白撒敗諸白廟時金主不忘

東書

朱十

宋理宗

三

夾戰白撒至扶之以逼隄而走歸德衆乃大潰從行諸將又多死者矣既入歸德衆發怒而誅白撒。汴人離心於聞敗元帥崔立因之殺宰相大臣立梁王以降蒙古既則幽梁王而專恣。潰軍漸集歸德則不給於糧分處於徐陳宿城中留者蒲察官奴及馬用二軍耳三月官奴作亂衆馬用軍殺宰相總帥朝官三百人而名之反敵未至而先自屠僂是乃輕遷之過也。崔立爲蒙古搜索金銀則在城薰灌三月立劫太后爲書招降歸德遂以后王妃嬪宗室三教醫流工匹繡女赴青城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以下于和林。蒙古之制矢石一發者屠無赦

速不臺入汴。使請中書令楚材曰：「無民焉用地，而猶未許。」又曰：「金之百伎，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徒勞師矣。」乃免虜而獨殲完顏之族。金武仙與唐鄧守將謀迎金主入蜀，而犯光化。金故無蜀，勢不可使有竄寇焉，必戰者也。孟珙擊走武仙，鄧守將以城降。蒙古武木解圍亳州，三餘月矣。白廟之潰也，官奴之母爲獲，金主謀於官奴，使謂武木解曰：「毋還劫主以降，蒙古信之歸其母，而和計。」夏五月，金師夜襲圍而潰之，以官奴守毫。官奴遂幽金主於照碧堂，自內侍女御中定計誅官奴。洛陽以增守糧盡，蒙古攻克之，殺強伸。金以歸德糧盡而走蔡，尚書右丞忽

史書

卷十

宋理宗

五

斜虎以爲未足守也，言秦鞏而爲卽安者所沮。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於馬蹬山，降其衆。伐金約定以河南地歸宋。八月，史嵩之會蒙古將塔察兒取唐州，次於息城。九月朔日食。金人來乞糧，金主親致詞數其無負於宋也。其言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我，我亡及宋，爲必然之理，以眩於近利，不許。金忽斜虎在蔡，選士括馬，繕治有方畧，且明大體，寇且近。金主因拜天禮畢，卽酒賜羣臣，而激之。塔察兒兵及城，則奮躍以出，擊蒙古進而敗退者，珙乃不薄城而築長圍。冬十月，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步三十萬石，赴圍蔡之師。塔察兒益脩攻

具。城中聞斲木聲，多降思。忽斜虎巡諭，遂身營戰禦，備而不入私室也。以感奮其民。十二月，珙奪紫潭樓，蔡城之所恃爲固者也。鑿隄決，潭入汝，蒙古濟之以練江，而外城破。臣曰：死亦何恨哉？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荒淫暴亂等爲亡國，惟此爲介介耳。亡國之君，多有自惜一死，爲人囚禁，俘獻辱於階庭，或閉空谷，則我必不爲也。志決矣，因發御服，器皿爲賞，殺厖馬以犒士。金自太祖阿骨打太宗興乞買立國，以虐植根淺矣，豈亮具亡德，遇宋不競，而幸免，稱賢主，獨世宗雍耳，以無輔而未厚施。章宗瑛立，而治

史書

卷十

宋理宗

甲

衰矣。宣宗永濟閭而虐者也，值蒙古之初起，不悉力北拒，而南遷，且不寧焉。境內生敵國，是以衰雖無大過，而終亡。撥亂恢疆，而幾中興，不在中人也。鄭清之右丞相，兼樞密，彌遠以疾解政，詔封安定郡王，奉朝請，而李、附者三人皆卻正矣，罪發而免。帝知欲勵精清之，亦期反彌遠之末政，乃詔改元。洪咨夔起御史，卽疏召崔與之，其德秀列附彌遠者之罪，而請地。帝獨寢起，善湘奏以討李全功也，謂御史王遂曰：「朝無臺，亦久矣。」上書請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十二月，薛極免。當時史氏之四木，胡桀趙汝述，聶子述也。

十年改端平春正月金糧絕降者言其粉骨而食泥也孟珙令銜枚布雲梯蒙古兵則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鑿戰及暮而還金主守緒曰城必陷矣定於死社稷覲或延徵祥傳位於宗室承麟幸其體輕而捷走也卽位在宋師之登中緒則經而自焚忽糾虎赴汝水曰從吾君矣將士從死者五百人承麟時退保子城帥未死者而入哭曰先帝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諡曰哀哀之所以處亡者古未有也君倡相承百官未之或淪則觀君臣之終者當視法矣莫未畢子城破承麟死金以亡

分金地陳蔡以北屬蒙古息州來歸蒙古追殺其將 三

史書

卷十

宋理宗

四

月賈似道爲籍田令妙貴妃也父必放燈西湖致勤帝戒京尹史巖之以其才可大用對而誤中於帝 詔太常省謁八陵 夏四月獻金俘王遂劾史嵩之爲欺君誤國也洪咨夔亦言減金隣強之爲貽憂 五月賜黃翰李燾李道傳謚爵錄其子孫 六月復故濟王官爵 趙范趙葵恃能戰而妄意功名請收復三京鄭清之聞於時之不可力主其議移范黃州刻日進兵范叅議丘岳曰方興之敵肯捐所得以與人耶後必悔之雖史嵩之亦不以范計爲然也喬行簡曰臣恐北方未得而南已騷然矣皆不聽而詔知廬州金子才合淮西兵赴汴 六月趙葵以淮西兵

五萬取泗州會金子才於汴葵謂金子才曰始謀何如至汴而不急關洛耶秋七月葵遣徐敏子監諸軍而西楊誼以廬州疆弩繼之給五日糧蓋以至洛斯就食已張迪以二百人前行至城而寂然蓋蒙古之殺掠不收其舊河以南皆空城耳至晚登城民庶投降者三百家其分地也爲空名羈宋而事在南侵孟津河南陝府日增屯戍設伏兵及聞洛師遂及南山 敏子糧竭入洛之明日禾蒿食餓誼食洛東三十里而伏起蒿中八月及蒙古戰於洛城雖勝負相當而糧不素具班師南還所取空城復失矣鄭清之辭解職不許故諸將貶秩皆微 九月趙范代史嵩之京湖

史書

卷十一

宋理宗

四

制置 召真德秀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德秀上所作大學衍義詔之進講 冬蒙古詰敗盟江淮自是無寧歲也 十一年春正月詔孟珙屯黃州問恢復計曰願寬民力恤人材以俟機會問和曰介冑之士不當言 二月蒙古城和林其會同之所也本回鶻毗伽故城云 三月真德秀叅知政事夏五月卒諡文忠 召崔與之叅知政事不至疏對人材則曰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存者次也 蒙古更驚遠功使潤端侵蜀成木解侵漢口溫不花侵江淮蒙古哥征西域唐古魯火赤伐高麗蒙古人每甲

一人西征，一人南征，中州戶每十，一人南征，一人東征。

秋七月，口溫不花至唐州，金子才走，趙范敗於上關而還。

冬十月，金鞏昌總帥汪世顯迎降於瀾端，遂從入寇，截

嘉陵，魏了翁棄忌以帝眷，十二月，同簽書督視江淮，衆

薦其知兵而出之也。瀾端入沔州，進圍制置趙彥呐于

青野原，利州統制曹友聞曰：「蜀之咽喉，不可緩救也。」半夜

截戰而解，其圍趨敗，世顯於大安，三捷退敵，而扼仙人關。

十二年，春正月，忒木解寇江陵，殺統制李明福。二月，蒙

古初行交鈔。三月，襄陽亂，降於蒙古。趙范以失撫御，削

三官。夏四月，魏了翁罷。蒙古陷隨郢州，荆門軍，蒙

史書 卷十 宋理宗 聖

古初括中原民戶，百四萬耳。屠僇之餘，盡存者十一。定賦

稅，二戶絲斤，以供官用。五戶絲斤，供受賜貴戚功臣之家。

田分三等，上稅畝三升半，中下半升，以爲差。水田獨五升。

商三十稅其一，鹽四十斤，其銀兩，民得偷其生於斯時，稱

幸矣。秋七月，蒙古陷襄陽，德安。九月，祀明堂，大雨震

電，窮清之裔行簡免，尋行簡左丞相。曹友聞戰死，陽平

關，豈勝後而戰，遂不善哉。番漢合兵至五十萬，勢有難敵

者矣。且欲乘高捷險，彥呐微之，控制大安，初計不遂矣。引

戰數四，晁俊伏兵隘下，綿甲濡於大雨，然猶振拔而戰，流

血數十里，雖全軍皆沒，亦得當而死，未可以蒙難，蓋其將

略也。友聞既死，蒙古遂長驅入蜀，成都、利州、潼川所屬

陷沒略盡。劉銳以文州城守，冬十月，瀾端入，則與二子

同死，則殺其軍民數萬。口溫不花入淮，西斬舒光守臣

皆遁，遂收其軍馬器械而趨黃。時忒木解猶攻江陵，史

嵩之遣孟珙救之，變服環爲往來，夜則列炬江，以示衆，破

蒙古二十四砦。察罕薄真州城，知州丘岳却敵師歸，而

計曰：「敵衆十倍，未可以力勝也。」三覆城西，戒勇士敵出伏

起而焚其營，虜以敗遁。

十三年，改嘉熙，春正月，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三

月，魏了翁卒。贈少師，謚文清。蒙古哥北屠及於欽察，去中

史書 卷十 宋理宗 聖

國三萬里矣。日晡沒輒出其爲人也。青目赤髮，勇猛剛烈。

夏五月，臨安大火，燒民廬五十三萬。蒙古得姚樞於

金許州，得趙復於襄陽，起俘虜，而染其國人，楚材請用

儒治，乃拔士得四千，俘免爲奴者四之一。孟珙却蒙古

於黃州。冬十月，移攻安豐，知軍事杜杲禦之。池州統制李

文德突而合戰，乃引還。十二月朔，日食。

十四年，春正月，史嵩之叅知政事，督視京湖江西軍馬，置

司鄂州。秋九月，察罕圍廬州，兵號八十萬，期廬破，則泛

巢湖寇江，穿濠築堤，高於城樓，杜杲禦之，砲中堤，而虜震

乘之大敗，虜師更練舟，扼淮，蒙古引還。杲加淮西制置。

冬十月孟珙復郢州為通饒餉復荆門為出奇兵也。蒙古建太極書院於燕請趙復為師置學生。

十五年春正月喬行簡少傅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史嵩之左右丞相兼樞密時論喬放史專李之狹也清謹自持

三月孟珙復襄陽而奏曰是國家根本也非甲兵十萬不足以守與其抽兵將來孰若全勝是保乎乃以降人置忠衛先鋒軍蒙古塔海復以八十萬破成都取漢中簡眉遂重順而去十二月崔與之卒封南海郡清獻公時以婉笑唐之張九齡雖其略未見然言真魏之次必及之孟珙策塔海必消施黔以透湖湘軍峽歸以待之遣禦

史書

卷十

宋理宗

璽

蜀口而復夔州。

十六年春正月彗見營室臨安大饑未哺無行人二月孟珙為四川宣撫曰若不擇險則難責兵以衛民農不安耕則難責民以養兵乃首秣歸漢尾口二十之屯為田十八萬頃權建始縣李廷芝訓農治兵一體壯士官軍蓋難而教之珙下所部以為屯田法植戈而耕者投耒而戰者也。

十七年改淳祐春正月詔加周敦順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顯河南伯程順伊陽伯及徽國文公並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秋七月高麗納質於蒙古冬十月蒙古太宗窩

濶台卒舍子而遺言立孫失列門以廢第六后乃馬真不從而稱制成都陷制置陳隆之為執不從呼降而死。

蒙古使言和因請淮上者七十人。

十八年春蒙古攻瀘州孟珙分兵禦之開州棄城斬之以徇蒙古之始治而略章姚樞為燕京省郎中汙其僚吏棄官隱蘇門其未流之日黷無怪也夏六月史嵩之以棄直言出中書舍人李韶徐榮叟以請留罷秋七月蒙古入楊滌和州九月朔日食冬十月蒙古屠通州。

十九年春正月蒙古將張柔屯田襄城二月余玠為四川制置城大獲山以護蜀口有險必城屯兵聚糧為必守

史書

卷十

宋理宗

璽

計時以蒙古為不可敵矣三月耶律楚材以乃馬真寵所私而憂卒蒙古之佐命誦其功以在中原生民然考其實無能改殺僂之慘秉性固難馴耶其言與利不若除害以為名言者凶殘之君非伏害之利莫與也徒合州於釣魚山播州冉璉謁余玠形勝之地賢十萬之師

二十年夏六月呂文德淮西招討能解壽春之圍復五河城帝久苦史嵩之專無如諫官之行其愛憎秋九月嵩之以起復被論冬十月御筆批黜不才者四人以劉漢為左司諫嵩之乃終喪治附麗之罪大臣金淵以下免者數人十二月范鍾杜範左右丞相兼樞密範上五事為鑒

嵩之弊。正治本。肅宮闈擇人才。惜名器。節財用。加意尤在早定國本。孟珙兼知江陵登城。歎曰。險恃三海。使沮洳有。更敵將鳴鞭至矣。更作十隘。滙三海。益之險。

二十一年。夏四月。杜範卒。六月。徐元杰。劉漢弼。暴死相繼。時謂由嵩之也。自是堂食無敢舉筋。三學諸生伏闕上書。不能竟其獄。秋七月。蒙古掠淮西至楊州而去。

二十二年。春正月朔日食。秋七月。蒙古貴由以太子長子立。乃馬真后猶不釋政。九月。孟珙卒。而賈似道江淮制置。蒙古寇京湖江淮之境。

二十三年。夏。趙葵。陳韓皆以樞密督視。秋。蒙古拔高麗十四城。

十四城。

二十四年。春三月。蒙古主貴由卒。后海迷失稱制。君連喪不立。虺后再噬。毒其不亡者。猶安於無法也。

二十五年。春。鄭清之爲左丞相。加太師。而辭。夏四月朔日食。時嬖寵干政。臺諫不敢有言。秋九月。禁中外上書以飾之。

二十六年。春三月。賈似道兩淮制置大使。右丞相趙葵以非科目論罷。余玠負驕。鄭清之使之進兵。冬。與蒙古遇。無功。

二十七年。夏六月。蒙古議立君。定宗后曰。失列門在矣。大

將元良合台。乃舍之。越太宗而立拖雷之子蒙哥。蒙哥太祖孫也。既立。盡收諸王之權。秋七月。命其弟忽必烈總幕南開府金蓮川。姚樞至。自蘇門謂忽必烈曰。今人民財賦皆在漠地。王若盡有之。何以君爲。乃以歸有司。獨取兵柄。史嵩之謀復相而市薦。帝將從之。有悟。乃以謝方叔。吳潛左右丞相兼樞密。姚樞策忽必烈屯田置經略於汴。起懷鄧。東連滑口桃源。宋自是益無能敵矣。

二十八年。春二月朔日食。蒙古主殺定后。竄失列門。怨其不已立也。波怒諸王徙諸邊。夏六月。閩浙大水。徐清與請抑宦內。裁戚畹。蒙古主以漢地藩討。命忽必烈自

擇於汴陝。姚樞曰。汴河徙土薄。乃請關中。既益之河南。未

立。中原之利幸之矣。乃遣成興元諸州立從宜府。以解鹽漕粟嘉陵。秋八月。忽必烈將兵擊大理。冬十月。蒙古

兵入嘉定府。議者乃咎余玠誤出爲召寇。臨安大火。求直言。帝諭朝臣。早朝面奏大事。爲商何止辭免已也。

二十九年。改寶祐。春正月。詔以母弟與芮子禧爲皇子。封永嘉郡王。帝復無子也。宋喬於胤仁宗以真宗絕哲宗無子。高宗南而英宗之後。斬然矣。孝傳寧而不育。自理宗以下。則駢絕者五世。孤枚屢斧。至不堪復肆也。奄奄欲盡者

亦承大衰之氣也。蒙古兵渡江。寇萬州。京湖都統高

達拒却之。二月朔日食。蒙古城利州汪德臣耕且宰之。宋無復蜀望矣。余玠設戍保境耳。無大功足以服人也。而專殺喜譏橫恣及於怒上。其奏疏之不謹於辭也。秋七月。召而代之。余晦則暴卒。或曰仰藥也。蒙古伐西域。冬十二月。忽必烈滅大理。降吐蕃。而還留兀良合台討未附諸夷。

三十年春正月。姚樞爲京兆勸農使。忽必烈漸入其止殺之言。二月。蒙古取紫金山。蜀之要地也。余晦於是爲不任守矣。夏。王堅敗蒙古兵於合州。六月。召還余晦。董槐請行。且請置夔州以固荆蜀。帝方需用槐。乃命李伯會從所置。冬十一月。蒙古城亳州。築甬道百丈口。當宋衝以達糧。

二十一年春正月。始以入洛啓蒙罷全子才。劉子澄祠祿。忽必烈徵許衡。京兆提學衡嘗學於姚樞。以小學行教。廉希憲於是時也。談孟子義利仁暴之辨。爲宜撫。衡曰。綱常不任於上。則下當任之。兩土禁傳邊事。夏五月。蜀震閬浙大水。宦者董宋臣幹辦佑聖觀。蒙奉納頭。御史洪天錫劾天下三大患。外戚小人。其宦官。則指之。帝以疏示宋臣而戒之。天錫曰。奸人畏者。主知耳。知而止戒飭。將憑怙愈張矣。六月。丁大全陳大方胡大昌同除臺諫時。

目三不火。故天錫以嚴君子小人之辨罷。臺諫不之救。秋七月。謝方叔徐清叟免。名奸儒而佞庸。理宗之所以不可與治也。兀良合台盡攻降西南夷。八月。董槐爲右丞相兼樞密。

三十二年春正月。蒲擇之爲四川制置使。置司重慶。夏四月。賈似道加叅知政事。日進於挾權。部將之是非升降朝廷不得而議也。五月。文天祥進士及第。考官王應麟賀得人。曰。古誼若龜鑑。忠肝若鐵石。董槐孤高爲荅。主侍御史丁大全。寵用諂進。求交而謝之。以其奸達。帝是時以用佞倖爲獨斷。故右大全謂曰。於卿未之有短也。即乞

骸骨曰。忠佞無並立。大全遂疏詆槐。恐不如意。夜劫逐以兵。其迹隣不軌矣。大學生陳宜中率六人上書攻大全。帝不蔽罪而竄六人者。蓋獨斷啓竇於偏聽。從傍收之者。多有奸人之才焉。故韓侂冑賈似道得之。威更熾。秋九月。蒙古城開平府。冬十一月。丁大全馬天驥簽書。或書朝門。聞馬丁當國勢將亡。時內寵有閹妃。

三十三年春正月。賈似道加知樞密。或謂蒙哥忽必烈得中土心。以罷其開府。而別遣京兆行省鈞察官吏。姚樞謂忽必烈曰。自歸疑釋從之相見而泣。鈞考局以弛。襄陽守將高達敗寇兵於白河。夏五月。城荆山爲懷遠軍。

六月兀良合台入交趾西轉而南抱宋於右脇矣。秋八月蒙古志吞宋以囚使發罪留其少弟阿里不哥守和林而躬入寇。

三十四年春二月蒙古自將從蜀道上流之勢會兵成都此敵兵之最強者蒲擇之遣數軍或斷歸路或守劍門而進取成都所遣將劉整楊大淵皆不能支蒙古兵而敗擇之之師亦潰矣蒙古既還有成都略地及彭漢淮綿以西附諸蕃襄陽當敵衝矣蒙古宗王旭烈伐西域轉鬪萬里平乞石迷諸國猶渡海西收富浪丁大全既參知政事右丞相程元鳳畏逼罷而登之蒙古人劍門冬十一

史書

卷十

宋理宗

三

月陷錫頂堡諸城李璫陷海州連水軍全子也仇殺爲尤憐賈似道土書請罪而帝不問十二月詔京湖制置馬光祖及六郡鎮撫向士璧移軍歸峽迎戰房州蒙古少却蒙古入閬州楊大淵以城降

三十五年改開慶春正月賈似道爲荆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尋兼江西二廣兵權悉萃之矣未聞以何功也馬光祖移沿江制置兀良合台掠靜江圍潭州蓋引交廣會於鄂矣合州王堅偃蒙哥之誘人二月躬引圍焉三月呂文德代四川制置及史天澤戰復敗績嘉陵江秋七月蒙古前鋒汪德臣登合州外城而寇後軍遂不克進

則蒙哥卒矣或曰飛矢中之誠然中國積弱之氣賴以少吐也二驢負屍北還而合州圍解自太祖鐵木真稱帝漢北至憲宗蒙哥五十四年矣忽必烈王攻鄂趨杭益大兵在焉郝經所遣先至江上者顧爲宋請命曰虔劉之毒垂五十年而猶驚力不已乎生民定功不若和宋以脩吾治而圖後舉也不聽渡淮宋軍遇者皆遁至於黃陵九月宗王計且請北還以係人望忽必烈曰南來無功可乎登香爐山瞰大江董文炳傳宋軍扼江渡文炳曰保險長江宋恃之爲固也奪其氣此行也臣請任之以鯨鱣趨敗宋師渡江則圍鄂州陷臨江入瑞州出內府錢銀犒師

史書

卷十

宋理宗

三

冬十月丁大全以匿敗免吳潛爲左丞相兼樞密請黜其黨而不聽卽拜賈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董宋臣密請避敵四明軍器大監何子舉以告吳潛而獲止文天祥判寧海聞之請斬宋臣也鄂州守將張勝敗死呂文德知鄂州向士璧知潭州似道獨喜文德之誅已士璧及高達曹世雄則皆以抗見銜矣十一月以黃當敵衝詔賈似道移軍孫虎臣送之以精騎七百懼死頻中俘卒以爲敵也至黃聞鄂城之死傷而禰魄卽密遣宋京行稱臣納幣之事不獲命久之忽必烈聞和林有立者乃納郝經之言割江爲界歲奉銀絹各二十萬而去

鄂州圍解策定於再舉也。十二月元良合台亦解。圍趨湖北。

三十六年改景定春二月似道欲詐功候元良合台過其殿卒於新磯三月朔日食似道還朝以大捷獻餼則有殿卒矣稱臣歲幣餼豈爲宋貴者小人至似道陋劣斯極矣白氣如匹練亘天夏四月忽必烈北還阿里不哥不會開平廉希憲曰先發制人逆順安危間不容髮矣遂卽位改元中統召寶賈許衡至開平然同樞衡學而崇恬退使者之召踵其友人而後得之吳潛欲定太子顧反詰帝不可忠王他所爲者何在而未竟厥指以取帝

史書

卷十

宋理宗

重

怒似道銜怨在移黃謂潛爲欲殺已御史沈炎則劾罷潛似道入相加少師封衛國公挾帝眷而公行私進用羣小變更法制復矯誣於朝蒙古初定官制異宋者必以其削人爲之長世祖既卽位於是謀奉阿里不哥者阿藍荅兒往發漠北之兵劉太平霍魯要結關蜀六盤屯將渾都海附之以成都諸將稱帝於和林五月陝西四川宣撫廉希憲遣兵擊斬阿藍荅兒渾都海六月立忠王祺爲皇太子帝嚴於諸經晡時起居必令覆其日之所進蒙古撤江上軍以史天澤爲江淮經略使秋七月蒙古使翰林學士郝經脩好畫江而失上流非和無守計矣

似道恐至國私和斯彰將屈辱之爲罪也令館之真州忠勇軍營而加棘焉背大國之盟而侮之雖守禦素具不敢任也而偷縱旦夕若似道者存亡大事嬉戲視之經在幽而嘆曰宋社其不遠矣及帝有聞顧飾言和出於彼然元人來者必止之淮東蒙古行交鈔

三十七年春正月詔太子釋奠還請加張栻華陽伯呂祖謙開封伯從祀曰講磨四書有功朱熹三月朔日食夏四月蒙古學士高智耀爲俘儒請賙命之循行得人數千或以濫議世祖問之曰譬之金矣色有淺深謂之非金則不可王文統以忌刻當世祖初則中書平章事利中

史書

卷十

宋理宗

重

於主而交之深也左相張文謙務在安國便民斯出之矣五月史天澤以寶賈薦爲中書右丞相姚樞自東平還與許衡及默唱和世祖前者皆主義滅利文統深忌之以太子三太處之三人者則皆辭免則是沉於利而喜任聚斂小人者又世祖之初政也曹世雄高達死儼而劉整懼俞興介似道之威會計邊費遣下整六月鑒以瀘州十五郡叛降蒙古秋七月竄吳潛於循州八月俞興討整遇蒙古戰而敗績罷呂文德兼四川宣撫殺向士璧僅會計邊費以推勘閩臣誰免者趙葵史巖之王堅諸名將皆坐侵盜隱匿罷矣冬十月世祖大敗阿里不哥於昔

本土北走之而還。

三十八年春正月呂文德復瀘州乘守將之入朝也詔改江安軍蒙古脩孔子廟臨安飢馬光祖請榮府積粟以振曰子爲儲君而使民飢欲死乎李璫征繕爲歸計蒙古不問者王文統爲之內主也既完城守矣遂殲戍兵以京東來歸曰以贖父全罪詔封之齊王復全官爵三月蒙古誅文統夏五月以史天澤節制諸將討璫深壘而圍之張弘範營城西璫突軼不之及弘範曰以我地險示弱馬將用奇也必夜襲壘濠爲伏襲者至而大敗矣六月遣青陽慶炎將兵救之至山東不敢進而還賈似道殺吳

史書

卷十

宋理宗

聖

潛於循州貶其守以爲說蒙古益兵璫出掠而大敗董文炳知勢且蹙矣時呼下其愛將秋八月璫殺妻子而死則京東州郡復爲蒙古必赤以沂連軍二萬配諸將有陰囑焉文炳得二千而爲之請比得命屬他將者多死矣以文炳山東經略九月蒙古以阿木爲征南都元帥尋置兩統軍諸萬戶分東西隸焉是時蒙深矣命征而不速南厚其力期一舉得完國也宋爲治計急圖之及是時猶懼伏寇之必發何似道狙之而恣驕逸以縱暴也世祖於是時具取天下之識量矣冬十月蒙古命阿合馬領中書左右副專理財賦十一月竄丁大全似道使道殺之

似道以兵增愛餉知臨安劉良貴轉運吳勢卿請通限

田法爲買公田自浙焉先歸併詭析逾其品格限畝則官買其三之一得十萬頃更租以爲稅米收歲可六七百萬石此不加賦而足餉之道也然其買也有若奪焉

三十九年春二月行其法置官領之似道出已田萬畝以爲倡夏六月計六郡得田三百五十餘萬畝矣詔進劉良貴官兩轉姚伯子卽六郡所得通諸古畝是小侯國之田千乘之賦也蒙古始建太廟於燕京漸備樂器法服劉整謂世祖取江南必自襄陽呂文德可誘也秋七月遣之玉帶樊城置樵場焉旣爲土墻依鹿門山曰護貨堡壁

史書

卷十

宋理宗

聖

其內矣延於白鶴守得南北之衝預爲援兵邊也而宋不愜蒙古廉希憲在秦蜀撫寧其人進平章以長吏不能其政大臣及有爵上子孫撓之也奏更爲考課黜陟遷轉法吏乃有良是年世祖中統四年矣明年改元至元四十年春三月增公田官於平江諸路秋七月羣出柳光燭天上書者皆在公田似道請避位帝曰軍餉之給卿其任怨矣言者以沮阿里不哥自歸於上都釋之以太祖之裔也其與則無赦劉秉忠以僧爲憲宗城開平世祖挂其機祥於征伐得勝筭八月始正衣冠爲太保參預中書省事定都於燕仍其號曰中都旣以天下爲任則盡

言而推薦人物。謝枋得考試宣城策問權奸當同敵兵必至竄與國州。行經界推排法作銀關皆似道所為足國謀也。冬十月帝崩太子祺卽位。十一月蒙古罷左右部歸中書而阿合馬平章事蓋其笑利權也。潛利在鹽鐵。理中朝內官排當而請事焉。宴以委法失治矣。度宗耽在酒色而排當益之內帑給事陳中禮疏曰。一夕笙歌幾州汗血之勞也。姚伯子曰。名尊道學者。君莫過理度。及行諸事則非亂迹不襲。解說何當聖賢之實乎。不惟其行惟其言有國者之所大惡也。君蹈之政之類臣習之國必弱夫所惡江左清談者空虛之論不可行也。聖言而行狂。

史書

卷十

宋理宗

三七

猶虛空也。誤解舉燭而燕治亦行之而已。

度宗

咸淳元年春正月朔日食。夏四月似道加太師魏國公。帝稱師臣則朝臣舉周公之矣。示重於徑去。密令呂文德報有蒙古兵。帝太后敦請之。而不出也。帝拜而不知辭。經筵有問不能對焉。妄人之自為尊大也。帝還宮舉江萬里所以屈似道者為笑資則犯其怒矣。

二年春正月萬里罷。

三年春正月釋菜於孔子。顏曾思孟定為四配。乃升顏孫師以足十哲而列司馬光邵雍於從祀。似道邀名於歸。

養二月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賜第西湖葛嶺使迎母焉。則做事更甚以私第為都堂。吏抱文書呈署館客堂吏同其參決。爭執取充位而已。三月程元鳳為右丞相王煥知樞密。二人之罷似道意也。然則久而復用帝意也。權在奸臣則帝不勝相。夏五月朔日食。秋八月進。

之事故無負於死者必無以安生者有父在而立其子也。故兄終弟及者正也。葉夢鼎為右丞相兼樞密曰。

吾不能為陳自強。冬十二月呂文煥知襄陽府。劉整言於世祖曰。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宋可平也。遂命與阿木。

史書

卷十

宋度宗

三

經略城白河定謀斷餉道而後進攻。呂文煥遣蠟書呂文德大言折之。浮心為將而輕壞人國也。

四年夏四月劉整阿木造戰艦五千。習水軍。曰。奪宋之長技在是也。得練士七萬。秋九月圍襄陽。冬十月朔日食。

十一月行義投。蒙古始以和禮霍孫為起居注。

五年春正月葉夢鼎致仕。疏而不待報。必不能行其職。則有決其去已爾。史天澤益兵至襄陽。則築長圍起萬山。

包百丈。絕南北之通。築峴虎頭為一字城。聯亘諸堡。立久。

駐必取之基。二月蒙古行西僧八思巴新字。加大寶法王。加國師。佛本夷教。故獨盛於狄世。二月蒙古圍樊。遂。

城鹿門京湖都統張世傑拒戰赤陂而敗績世傑以蒙古亡虜見奇阮思聰始入文德之幕秋七月夏貴襲阿朮於新郢敗范文虎援之以舟師復不敵而遁八月高麗林衍廢其主植而立渴冬蒙古命討曰誅止衍十二月呂文德卒曰誤國家者我也范文虎以似道壻殿前指揮

六年春正月李廷芝京湖制置督師援襄陽文虎即遣書似道願無聽命於京閭廷芝約進兵以未取旨辭矣江萬里能以請益師襄樊世祖令廉希憲受帝師戒曰臣戒不忠子戒不孝受諸孔子矣史天澤嘗欲以辨屈阿

史書

宋十

宋度宗

季

合馬之言利而不能於是尚書省立而平章政事則更科條括戶口增鹽額夏五月朔日食阿合馬子忽辛將簽書許衡以議禮徵入朝即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父典民財兵權不可及及其子世祖曰虞其反耶曰有反資矣阿合馬欲中衡顧薦之左丞文天祥直學士院夏四月似道請去當草留制不從呈稿而罷秋八月詔似道十日一朝入朝不拜爲屢稱疾而康之也實則荒殺在湖嶺狎客愛妾雜鬪蟋蟀其前斯其爲平章軍國重事也取余玠玉帶於發墓其贖貨也故專權專爵專賂天下胥化於貪風宰相樞密死罷視其意下此無敢異議矣是以

能銅人至於深宮羣爲其威劫也一日帝問襄陽三年之圍詰言者得之宮嬪他事殺之冬十月詔范文虎總中外諸軍救襄陽十一月蒙古城萬山絕襄樊之通

七年春二月大飢知撫州黃裳大書閉糴者籍強糴者斬襄陽既困世祖度宋可取矣謀分道進軍猶未大舉也

六月文虎進軍前鋒遇犯遂爲棄師之遁李廷芝自劾請代弗許許衡爲集賢殿大學士兼祭酒徵其弟子十二人爲齋長隨事設教因覺明善人多有成秋八月朔日食冬十一月蒙古取易乾義改國號曰元似道以邊事孔棘恐士論之及已也十二月初置士籍嚴爲結勘

史書

宋十

宋度宗

季

懷挾以抑之

八年春二月襄陽恃衣糧於樊樊守將張漢英積草浮江藏卒焉警書鹿門既築荆郢索援元卒鈞獲益斷鄧郢之路夏五月詔廷芝屯郢得清泥河源於均房即造百艘三舟方聯實中而虛其翼募死士三千求將得部轄張順張貴將發出令曰此行有死咸願奮往置火鎗炮熾焚夜出江巨斧勁弩犯重圍以上隙元舟而入轉戰百二十里達襄城下收軍失順得諸浮屍則怒色如生貴葬之而後入文煥留與其弟皆恃勇思還行二人於水中斷樁以達郢求救爲范文虎許龍尾洲夾攻之兵五千雖刻日而不

遣也。張貴發亡一卒曰事泄矣。急發。或及其未知也。遂夜
譟圍而出。元兵莫之敢撓。遙望旌旗。從龍尾來。謂文虎急
就之。而得元軍。敗於不虞矣。貴執死。元亦義之。昇屍示襄
陽。因葬順側。立雙廟焉。是殺張貴。索襄城之氣者。又文虎
也。秋八月朔日食。九月有事於明堂。還。遇雨。帝以道
遙還宮。似道慍出嘉會門曰。何舉動之不預聞。此則檜侂
胄之所未敢逞也已。冬十一月。馬廷鸞罷。入辭曰。天下
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闕不知。
國事方殷。疆圉孔亟。恐臣死。無再見之期也。間封劉
整為燕王。整以白曰。欲沮襄陽之師耳。殺宋使。而移責書

史書

卷十

宋度宗

十一

樊襄相倚。以夾漢文煥為鐵絙浮橋而通。故雖援絕。而
能守。久之。張弘範以樊試新礮。破其外郭。以傷肘退。

九年春正月。阿朮斷浮橋。絕江援。而攻破樊守將范天順
牛富皆死。二月。襄陽降矣。樊之未破也。文煥告急。似道陽
請行邊。而陰令留為襄陽之叛。乃有辭於帝曰。惟陛下不
許臣也。夫檜約敵以毀勝。似道怒敵而安敗。同於不忠。而
愚甚者之致亡。更速也。文煥降元為襄陽大都督。遂獻
策攻郢。為之先鋒。似道猶為呂氏庇。三月。城清口。置
機連房於中書。以樞密為泄兵機也。南似道之固蔽不收
如四川參議張夢發。陳危急三策。鎮漢口。城玉泉。縣宜都。

而下僅些。不以上聞也。元世祖立子真為太子。問心於
贊善中山王恂。恂述許衡之言曰。心如印板正。則千萬紙
不忒。李廷芝請分淮為二司。冬十一月。乃以襄貴為
淮西制置。

十年秋七月。帝崩。全后生嘉國公晟。楊妃生建國公昆。俞
修容生昇。眾議是長。似道主嫡。故昇年四歲。立於茲時也。
謝太后以太皇太后臨朝。京湖制置汪立信。策惟悉
兵保江。移書激似道。天下之勢。十去八九。然計吾兵。汰而
存精。猶餘五十萬。長江七千里。百里而屯。精兵分隸焉。材
選統制。及於宗室。戰可勝。而守可固矣。策之上者也。次有

史書

卷十

宋度宗

十一

甲辭厚幣。若又違二。則請備衛壁輿櫬。似道罷之以危法。
八月。霖。天目崩。阿朮略淮東而還。請南侵。劉整亦言
襄陽拔則臨安掣。水軍可長驅也。世祖可之。數賈似道之
罪。乃命史天澤及左丞相伯顏。總諸道伐宋。阿朮。阿里海
涯。呂文煥。行中書省於荊湖。阿朮。阿答海。劉整。董文炳。
塔出。行樞密院於淮西。凡二十萬。天澤病還。故伯顏專節
制。冬十月。伯顏攻郢。而拒於張世傑。時夾漢而南者新
郢。鐵絙木椿其水中。阿朮曰。二郢率九郡之銳。騎不護岸。
則舟師危。伯顏乃潛師黃家灣而入漢。屠沙洋。以不應招
而降。伯顏固未幸凶殘者也。示俘於新郢。都統邊居詎曰。

必呂參政。文煥馳受降。而伏弩卒之中。臂蓋惡其導夷滅宗國。五年之成勞也。城下。居誼死。從義者三千人。史以伯顏法曹斌之下江南。不僇一人。師出城屠。所過殘滅。勿論其中矣。至暴而仁譽。後人孰爲懲。李廷芝賢陸秀夫。碎置幕下十一月。以參議淮東制置司事。衿莊自持。其必不阿容。以苟爲合志。獨決於徇國矣。伯顏謀渡江。自沙蕪口。引船達江。以攻陽羅堡。不克。謂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而後渡江也。我夜攻而爾分軍。迴流。擣其虛矣。夏貴率衆拒伯顏。阿朮則自青山濟。敗程飛鵬。鵬東。獲船千艘。陽羅堡以元兵已渡。而不能守。貴奔還廬州。伯顏不遣追。曰。東書

卷十

宋度宗

李

爲吾傳先聲。王儀以漢陽降。鄂州失蔽。元兵至。呂文煥招之。亦降。乃留阿里海崖守鄂。南窺荆湖。伯顏自以大軍東下。臨安大懼。似道以疏論不已。開府臨安。使孫虎臣總統諸軍。詔天下勤王。黃州降於元。

帝昀

德祐元年。春正月。呂師夔以江州降元。南康。德安。六安。又俱迎降於江州。劉整以攻無爲。不下。死。似道爲喜。得天助也者。而出師。欠蕪湖。抽精十三萬。重舟百里。二月。夏貴入援之兵會。而果戰乎。密計乃在通呂師夔。是時。范文虎以安慶降元。爲兩浙大都督矣。宋京復以稱臣納幣。

東書

卷十

宋帝昀

李

和州無爲。相繼爲元。知饒州唐震。殺款使而俟死。江萬里語人曰。我故相也。勢不可爲矣。義死國也。赴止水。從屍如疊。伯顏之軍。支解人而索金銀。似道猶自揚請遷。謝太后不許。韓震繼請。王煥曰。堅蹕也。宗學生言。危急則航海。不思我往。寇襲其道而來也。乃止。張世傑將兵入衛。復饒州。陳宜中猶易其部。勤王詔至。贛江西提刑文天祥。發部中豪。及洞蠻。入衛。悉家資爲軍費。慨慷任死國事。蓋忠義其天性也。聞者感動。湖南提刑李芾遣兵入援。素忤於似道者。郝經以元申問。遣還。未至。卒。其在幽也。惟者書。賈似道始以陳宜中發其罪。免。汪立信扼吭。

曰恐不得死宋地。博羅僅入漣海州。三月韓震謀劫遷伏誅。伯顏入建康留守趙潛逃矣。元詔止暑俟秋伯顏曰扼其吭矣運之必入海世祖乃命伯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木駐揚州絕淮南之援。伯顏遣降廣德。時當極艱王燦陳宜中左右相多有不合之議。元軍入常州平江降。似道所害者復亂黨之者貶官。星闕一隕。趣五郡鎮撫呂文福入援則殺詔使叛入江州。於是臨安戒嚴則官逃死樞密院至於空署。太后詔諭而不能禁也。皆知宋亡矣。知亡不戒則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元尚書奉國書至宋者二人殺於獨松關伯顏遣察至平江

史書

卷十

宋帝昀

李

又或刺亦矣國在必亡則以著其猶有人也。阿里海涯入岳州夏四月江陵降。荆南州軍皆爲元。世祖曰吾東方可以無後患矣。福王與芮爲安撫大使開府紹興以之者誰人乎。姚伯子曰孫而臣祖以反天常宋之亡也後矣。元兵東下李廷芝獨以揚州抗之斬虜使者屢矣阿木攻真州禦以守將苗再興而敗進趨楊所遣姜才逆之三里溝才陣整故能敗元師阿木張弘範相逐爲勝負或後軍而反戰猶能使之辟易元軍進薄揚州南門詔加廷芝樞密使。五月劉師勇復常州。詔入援將張世傑張彥九子真阮克已四道禦元幾不緩於須臾者也猶以議監

護不決陳文龍曰北兵築堡取城不踰日我拯溺救焚而以文相遜迹相疑也。六月朔日食既如夜。成都安撫咎萬壽以嘉定諸城降元。王燦陳宜中求去以不合太后不能調其爲留也多方。宋君子之不可與共事也其迂至於亡人之國而不變。秋七月張世傑劉師勇孫虎臣爲舟師萬艘次於焦山十舟爲碇示以必死阿木望之曰可焚也翼爲火矢而射之不能走以大敗奔圓山。似道之得罪也太后不加誅乃所至逐迹於是定放循州會稽縣尉鄭虎臣爲押怨其亂天下也備其窘辱至漳州然後拉殺厠中曰爲天下除殘。初張世傑之將出師也王燦

史書

卷十

宋帝昀

李

請以相臣督爲鉅將者無專命也及敗而申言之爲圖功去就爭焉觀似道不欲去臨安可定王陳之是非矣京學生劉九臯伏闕上書數宜中之失曰陽逐似道而陰祐之蓋原其黨類故誤國一心且寇薄國門留兵不遣義當出督猶猶豫焉其心何如哉宜中竟去太后罷燦而召之燦尋卒。元軍圍重慶張珪猶爲宋守。伯顏推功阿木元進之右丞相乃詔伯顏趨臨安。文天祥至言郡縣兵弱取敗分爲四鎮聚弱爲強乃可責之進取。八月與李芾俱出州。元以廉希憲行省事於江陵阿里海涯率屬而拜。歷月得行其政西南溪峒皆降。九月元取泰州孫虎臣

死。李芾比至潭，卽受阿里海涯之圍，死傷相藉，人猶飲血死戰者，惟忠義以相勉也。招降使至，輒斬以徇。冬十月，伯顏爲三軍期會臨安，中軍趨常。文天祥自平江遣救不克。十一月，何剌罕以伯顏右軍取廣德、四安，陳宜中乃召文天祥入衛而發民爲武定軍。元取江西州軍，時所至風靡，能戰死。撫州都統密佑、知州姚嵩、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劉師勇、力守常州。伯顏築人以爲圍，膏人以爲池，忿三臣者死節，其屠無遺民。姚伯子深惡夫豺狼之不改噬也，劉師勇以入騎突圍走平江。謝枋得欲因呂師夔以行成書上，以爲江西招諭使，知信州。伯顏右軍

史書

卷十

宋帝昀

七

破獨松關，董文炳以左軍入江陰。文天祥、張世傑欲以勤王之師決一戰，曰：「幸而捷，令淮東堅壁絕其後，猶可爲也。」宜中猶沮以持重。工部侍郎柳岳請平於元軍，泣言：「嗣君幼，願無伐喪。」伯顏曰：「得之小兒，失之小兒，道也。」伯顏入平江，復遣柳岳求封比小國，至高郵，而民稽登殺之。

文天祥簽書

二年春正月，阿里海涯破潭州。李芾死，湖南州軍皆爲元。尹穀時寓城中，冠二子而偕焚潭民募義而從，芾者巷無虛井，林無虛木。姚伯子以不盡芾使民知方之效也，自城之遘夷禍者，免於肉，不免於虜，暴又爲義驅也。夫宋之地

感役重，虐吾民者，豈不日甚，譬逢酷暑，灶戶踈坐海灘，夏日猶清涼矣。政府皆遁，吳堅爲左相，日午宣麻，文官存者六人。諸關兵皆潰。監察御史劉岳奉表稱臣，其約丞相會長安鎮。文天祥乃請以益王是判福州，廣王昀判泉州，曰：「係民之望。」伯顏軍次皋亭山，曰：「宜中不赴約，迄元師皆會，則遊騎至北關。」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爲背城一戰，宜中則以畏死而不許。太后旣命奉璽出降，元徵宜中，不獲，留而爲溫之道。大壞宋事者四人，侂冑惡極，其身安石壞法，惠卿守之，秦檜通虜，思退守之，似道怯敵，宜中守之，亂而弱以亡，咎在小人之繼相也。論者多爲宜

史書

卷十

宋帝昀

七

中寬。姚伯子曰：「擠人於將墜，用心更忍也。」張世傑、劉師勇以所部入海，師勇祈於速死，世傑獨不渝其艱貞。吳堅、文天祥如元軍，以宜中之逃也。天祥謂伯顏曰：「若以宋爲與國，則請退師，而後議歲幣，必欲毀其宗廟，則淮浙閩廣未下猶多，勝負之數，恐未可知也。」且全師以還，於策爲上。伯顏異天祥而留之。駙馬都尉楊鎮奉二王走婺州。謝枋得迎戰，呂師夔而敗，奔建寧，而妻子皆被執。二月，日中有黑子。伯顏承制，廢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遣封府庫，收尚籍符印，益減國事定。於宋無餘情者，明也。是時相樞賈餘慶、劉岳罷，勤王兵以吳堅、謝堂、家鉉翁充祈請使。

資之北去耳。元軍分駐江沙。潮汝爲之不至。范文虎遣二王。楊鎮曰。我止死也。可以緩師。還而執焉。楊亮節俞如圭之屬。負而匿山。統制張全之兵至。乃走溫州。夏貴以淮西降元。三月。伯顏入臨安。以帝及全太后。福王。與芮省院庶僚。宮侍三學生。皆北行。惟謝太后以疾留。將以元詔入宣。免牽羊係頸。文天祥自鎮江亡入真州。宣言者天祥降元。爲作說客。真楊間故行而見疑。苗再興迎謂兩淮有興復資而難。二將之陳天祥欲合從。則以疑言莫之達也。問關高郵。遇嵇聿送之泛海。如溫。求二王。伯顏留阿剌罕。董文炳。行省事而還。陸秀夫追及二王。羣臣既會。而求陳宜中。則失也。羣賢同志。猶懼支傾之莫任。况既撓之桂是弋乎。張世傑以所部自定海來。閏月。乃奉益王爲都元帥。廣王副之。以趨閩。先後秀王與擇爲福建。察訪使。撫諭吏民。檄召諸路忠義。時黃萬石欲爲元收關。多送款者。聞二王而閉關。帝至瓜洲。李庭芝誓將士出奪之。使姜才將兵四萬。夜擣元軍。弗克。夏五月朔。益王卽位於福安府。改元景炎。楊太妃同聽政。是日。或大聲驚府中。以衆仆。會復備官。陳宜中。李庭芝。左右丞相。陳文龍。劉輔。參知政事。張世傑。樞密副使。陸秀夫。直學士院。詔諸使各以其地所近。出兵興復。天祥至。以爲樞密使。同

史書

卷十

宋帝昀

十

都督諸軍馬爲宜中已先相而專國也。天祥使呂武招豪傑於江淮。杜濬募兵於溫州。德祐帝至元上都。降封瀛國公。還其資。世祖召問故爲宋者。何故易降。咸對以似道輕人。世祖語之曰。輕汝者似道。何爲負主。陸秀夫以不合陳宜中。謫居潮州。元降衢州。六月。元軍入廣州。諸將承興復之詔。吳浚聚兵於廣昌。取三縣。翟國秀取秀山。傅卓得衢信民之應。以遇元軍而敗降。秋七月。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略江西。謝太后之留也。元人欲有用之。使手詔追二王。使或沉諸江。李庭芝斬其使。亦手詔招降也。阿朮乃使守高郵寶應。絕庭芝餉道。糧皮趨蘄兵。或食其子。而力戰不屈也。世祖特爲降詔。猶然不納。爲宋死其志也。福州相命至。乃與姜才。以七千人奔之。所留爲守者。卽以城降。故追兵得及死於泰州矣。宋中葉後。名將未嘗減漢唐。而功遠遜者。奸相撓其權耳。解之者曰。兵弱至陳宜中。猶云彼屢勝之將。兵何以獨強哉。八月。元軍入真州。苗再成死之。阿朮入朝。楊亮節負重於國舅。秀王以取嫉。出師浙東。拒於董文炳。而還。張世傑期復建昌。亮零之戰。以十萬敗績。是奄疾而乘之下泄者。宋無起勢矣。謝太后始北。至降壽春郡夫人。九月。阿剌罕出明州。以舟師塔出。出江西。以騎取閩廣。東莞民熊飛起兵。

史書

卷十

宋帝昀

十

合趙澤復韶廣州。知邕州馬堅以入衛不及而守靜江。進擊阿里海涯於廣西不勝退則受圍靜江戰不解甲者三月。冬十月文天祥師次於汀遣取寧都。寧都江西勤王師乃會。呂師夔度梅嶺入韶州熊飛死。十一月元兵入處州秀王戰死瑞安降。元軍入建寧邵武。陳宜中張世傑奉帝航海猶有軍十七萬淮兵萬人民兵三億。況在臨安時乎益以信宋兵之弱不在季世也既入海與北舟遇以冥霧得不交而進。至泉州以掠州啓招討蒲壽庚之亂宗室士大夫淮兵在泉者皆殺矣走潮州而泉降元。十二月趙增棄廣州遁。元入興化軍陳文龍執命降而捫腹曰文章節義可相逼耶不食而死於杭。張珪復瀘涪州敗元軍於重慶。元人夾靜江堰涸之毀其固馬堡城破而猶以巷戰死則其民悉坑之矣。分兵下廣西州縣提刑鄧得遇朝服而投南流。帝次惠州而遣降宋君臣之終不悟也降而可免亡德祐何以北遷哉。

端宗

景炎二年春正月文天祥移屯漳州汀降元矣。元命張宗衍領道欽始待天師以客禮。二月元軍入廣州悉有廣東諸郡。文天祥誅吳浚既降元而為之來招也。元軍引還留者統於李雄。三月文天祥復梅州。陳瓚起

史書

宋十

宋帝昀

主

史書

宋十

宋端宗

主

兵復興化。夏四月制置張鎮孫復廣州。張世傑復潮。文天祥自梅會吉嶺之兵復會昌。淮人張德興傳高起兵復黃州壽昌。六月文天祥敗元軍於寧都秋七月既使趙時賞等多復吉嶺諸縣遂圍州皆及大軍之還也故多暫捷。元昔里吉劫北平王那木罕及安童以叛伯顏討之於時也平此召江南之師曰有北方之警既則分道復出也。張世傑以討蒲壽庚傳檄復邵武軍。八月元李恒兵援贛天祥不虞其至引兵就鄒淵已先潰泉及之方石嶺輩皆短兵接戰以走天祥矢雨集而不動惟壯志能不以死仆故追者以為誘卒而遲之趙時賞肩輿在軍後元軍問之曰我文姓也軍喜得雋而返問知趙督則天祥至循州元獲天祥家送之燕道死其二子。九月帝還潮之淺淺。元追宋之兵塔出引入庾嶺仵兀台之舟師自海道會蓋自是宋兵無勝者暫復州郡亦且危亡之。唆都救泉州世傑既不克而還則自邵武以至壽昌皆復元而張德興傳高死。冬十月朔日食。世傑以陸秀夫之謫讓宜中曰何如時乃起簽書。唆都屠興化。十一月塔出會兵取廣州。元將劉深襲淺灣張世傑以帝奔井澳十二月舟壞颶帝溺而得驚疾兵士死者過半。復以井澳襲奔謝女峽宜中逃占城其出原非為國難也。

元伐緬。

景炎三年春正月元軍入重慶張珪守窮而死四川盡爲元。元制武官子蔭者不代其職。二月唆都屠潮州馬發死。元以改曆使許衡領太史。三月文天祥收兵出麗江浦。帝遷碕川。會淵子起兵據雷州遇攻棄而奔行在爲參知政事。夏四月帝崩羣臣欲散陸秀夫曰衛王尚在天若祚宋古有一旅中興者乃共立之改元祥興。帝時年八歲太妃猶同聽政。世傑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之不給乃日書大學以勸講。五月世傑攻雷州弗克矣。六月世傑謂新會之厓山有天險石扉出入潮汐乃更書。

宋十

宋端宗

主

在鉅海中營宮而徙居之民兵尚二十萬仰餉廣右張弘範請進取世祖命以都元帥賜劔專決李恒副之塔出供軍費。秋七月湖南制置張烈良提刑劉應龍起兵應厓山雷瓊全永潭民羣應大者聚衆數萬阿里海涯急與之戰皆奔敗而死矣宋何德在民而不忘者不樂在中國之無王也。阿里海涯遂略地海外至瓊州安撫趙與珞死。元罷江西入福建歸榷茶營田於宣慰司歸漕運於行省。八月星隕廣南五裂而聲如鳴鼓。加文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九月天祥屯潮陽鄒鳳劉子俊皆集以討滅劇盜走者或以海舟導張弘範天祥急走

帝昀

飯五坡前鋒追及之。淵自剄子俊執而名天祥以獲烹也。天祥至潮陽不屈弘範釋縛而客禮之請死則悉還其族屬之在俘。十二月元僧楊璉真加蓋啓宋殯宮盜金玉祥興二年春正月元張弘範兵至厓山張世傑恐走之離士心也焚行朝草市結舟爲大碇奉帝居焉周起樓棚爲城郭弘範使斷汲路然後舟師薄之宋於預焚備泥爲塗故弗克使天祥爲書招世傑不堪強則書詩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進據海口宋已苦於鹽而旦夕大戰不輟久之李恒以廣兵會守厓山北。二月弘範四分其軍自將一軍去宋營里許而命曰潮至而攻聞吾樂作而戰李恒夜潮攻其北矣禦之及午潮上樂作世傑謂元兵且懈也則弘範攻其南矣俄而檣旗皆仆世傑急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已皆大潰元軍復薄之世傑以十六舟斷維走陸秀夫先驅妻子入海走帝舟而請曰陛下當爲國死德裕皇帝之辱不可再也負之而蹈海後宮諸臣多從七日浮屍十餘萬或指帝在焉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妃聞帝死亦自沉也世傑餓舟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則颺作祝天明其所以存祀者而墮入海波矣鼎是昀三帝共五年自太祖至昀三百二

宋十

宋帝昀

主

十年凡十八帝。冬十月。文天祥至燕。博羅諸立一王之無功。曰能存社稷一日。則臣子一日之職也。元君臣皆以爲義。故不殺而囚。是歲。元詔太子叅決朝政。

宋帝昀

元

世祖

至元十七年。宋既滅。則元有天下之全矣。雖夷狄微德宜略。而曆數必不廢紀。况一代之興亡。亦宜存其大體焉。春正月。放俘爲民。三月。如上都。盡秋而還。歲以爲常。

使窮河源。著星宿海。以爲原泉。姚伯子曰。支耳。源則張。寧班超身經歷之矣。論水不自分嶺。有經流哉。大都夷性喜誕。故元人言之而不可信。有如佛經焉。秋七月。郝禎耿仁左丞。阿合馬之結主以利者。能引其類矣。道路以目。代言。殆虛之爲貪術也。先王以亡者。元以是爲新政。冬十

東書

卷十

元世祖

五

月。謂威必伸於海外。伐日本者。再役矣。以命右丞相阿剌罕。高麗王瞻來朝。則發其兵。十一月。行授時曆。冬至以爲之本。測驗之所。二十三。考正七事。創法者五。郭守敬自謂本天道之自然。可永久矣。廉希憲以疾還。太子遣問其對。國則大病。大奸誤國。羣小附。十二月。阿合馬省錢穀。以殺平章左右丞。

十八年。秋七月。阿剌罕卒。伐日本者。未代帥而航。八月。諸將遁。賜於平壺。日本襲之。十萬以殲。冬十月。焚道書。崇佛也。以托諸老子者僞。

十九年。春三月。益都千戶王著。及帝太子在上都也。矯誅

阿合馬而請囚臨刑大呼曰異日必有書王著以死爲天下除殘者。夏四月太子謂右丞相和禮霍孫曰便國利民無憚更張政自是以有新。阿合死而姦聞耿仁伏誅。六月朔日食秋七月朔日食。唆都攻占城還路爲截。幾弗克歸。九月俱藍入貢云招之十萬里外。雲南賦金。歲舉儒吏二途取兼通。衍聖公隨南金元主其地。則封爵斯仍矣南北一。而世祖疑置或曰居衛大宗也以召孔洙赴闕遂於曲阜。世祖曰違榮不違親真聖人之後也。冬十月以洙爲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十二月文天祥之致死也南嚮而再拜其言猶若對宋主者曰吾

史書

卷十 元世祖

主

事舉矣得贊衣帶中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夫死君之難世有其人天祚後出而獨歸宗爲於不可爲之時功雖不遂心爲獨至也。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始海運二十年春正月停燕南河北山東租賦蓋暴征苦供民猶以江南爲逃死土皆曠矣。漳廣只時起雖皆以無主後破滅然可徵人心不樂於元也宋未滅也殺人以刃宋既滅也殺人以政。三月復命阿塔海合高麗兵擊日本。夏六月增給官吏俸。擊溪洞蠻。冬破緬西南夷。二十一年春二月遷宋宗室於內地。秋九月地震。阿

合馬死而世祖無當桑哥以其黨虛世榮薦曰才能富國也卽罷和禮霍孫授之右丞世榮卽日更鈔法曰當倍增賦而民不擾學士董文用曰數剪盡毛寒起羊斯死矣中丞崔或直言世榮之不可相也以下獄。詔鎮南王脫歡假道安南以伐占城冬十二月陳日暄分兵拒之。世榮增於前世者更用蒙古人牧馬羊以求利。

二十二年春二月立規措所引用悉阿合馬之黨曰苟以便國也姚伯子曰凍餒天下以積諄一人之朽齒猶其初欲赤地中原以供馬牧之心也利而不爲之幅奢欲者竭其力而止人之相食不盡而不已矣。諸路皆多立司領

史書

卷十 元世祖

主

課程事。夏五月脫歡擊走安南兵而入之以霖潦還大敗於蹕軍李恒唆都皆死。太子惡在世榮之言利御史陳天祥用發其惡冬十一月伏誅。桑哥不敢放其黨謀請內禪以傾之十二月太子憂而卒。二十三年春正月罷日本大舉伐安南不果元力亦殫於斯也。二月遣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太子死而桑哥用秋七月令具省臣姓名以進爲免丞相乎章二人黜陟賞罰一依之於利而行也。冬十月河決塞之役民二十萬。置洪澤芍陂屯田。

二十四年春正月復伐安南陳日烜走海。二月置尚書

省則桑哥同平章事。右相安童言其虐民且誤國也。立國子監。耶律有尚之請也。遂以爲祭酒。嘗議廢衛學田。止於供祭祀。育賢才之奏。乃設江南諸路儒學提舉司。以總之。蓋鉤考錢穀。且及之也。夏四月。諸王乃顏反。五月。自將討平之。冬十月朔。日食。鉤考及中書省。參知政事楊居寬微辨得牽而弃市。羣姦相比。勢以益張。十一月。桑哥尚書右丞相阿魯渾薩里平章事。葉李右丞皆羣姦也。

二十五年春正月。毀宋故宮爲佛寺。安南懷海口。以款

延。脫歡欲攻之。則士被於疫。二月。急走多死矣。歸路爲截。

史書

卷十

元世祖

十九

幸以間道脫。謝枋得嘗預文海之薦。爲書辭之。夏四月。以留夢炎之薦徵。不至。夢炎故宋狀元宰相。貴顯極矣。而早降元。枋得故遺書耻之。春秋以下人物。世俗所不足道也。今求一人如飴甥。嬰杵臼。斷餐卒。不可得也。豈惟茲哉。王倫。本朝所謂奸邪無恥小人也。然還太后。歸梓宮。克符其言。廣東浙江福建兵並起。發四省兵擊福建。按察王憚上言。以官吏殘虐也。百姓苦虐政。故發宋思。元兵又從而蹂踐之。所以相驅入山林。中國之不安於元。惟元未嘗有安天下之志也。以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五月。河決汴梁。置徵理司。冬十月。遣使鉤考。瀛國公時年

十八。下遣之學佛吐蕃。十一月。爲桑哥立輔政。聖旨。御史中丞示之盜賊目曰。百姓非不欲安樂也。急法暴斂。能無及此。

二十六年春正月。地震。開會通河。起項城至臨清。升汶以達。三月朔。日食。夏四月。謝枋得爲福建參政。魏天祐所執。則減食。至燕興亡增感。而疾甚。夢炎藥遣。擲之。卒。餓。忠臣有商死十年之後者。枋得是也。六月。海都寇邊。秋七月。帝自將討。冬。籍百官之受酒食饋者家之半。括馬。

二十七年夏四月。河北蝗。秋八月朔。日食。地大震。人

史書

卷十

元世祖

二十

死壓溺者數十萬。時諸路以鉤考橫徵積逋。數千萬民。苦無應。而多自殺。或入山林。集賢學士趙孟頫因天變。以請九月爲之赦。是歲天下戶一千三百餘萬。口幾六百萬。大水。江南民流者四十五萬。

二十八年春正月。趙孟頫諷奉御徹里以除殘賊。曰。惟親信言焉。庶入。入奏。則世祖批其頸。徹里頓而復言曰。臣非有仇於桑哥也。數其罪。不憚死者爲國家也。而後以訪。不忽木。不忽木曰。繫結百姓。亂在旦夕矣。無敢言及之者。畏言之而死也。幸急誅之。無貽後憂。乃免桑哥及其黨。斥及臺臣之久任者。懲不諫也。欲遂相不忽木。辭以完澤世。

祖從之。二月，不忽木同平章事，成讓也。楊璉真加盜陵無罪，以崇惡，靡不至矣。蔭戶至二萬三千，坐侵盜官物，暫下獄而增寵。元世僧爲盛，其主之所崇，必無行若楊璉真加類也。罷尚書省，命右丞相完澤入中書，始頒行至元新格。秋七月，桑哥伏誅，悉其黨矣。旋憐理財無人。

八月，平陽地震。九月，遣招徠，將復伐安南，會其王死，不忽木曰：「不如朝其嗣君也。」乃遣徵。

二十九年，春正月朔，日食。開通惠河，郭守敬領都水監姚伯子曰恃漕而忘積輸之有本。二月，遣擊爪哇。秋

八月，罷福建銀冶，姚伯子有以盡鑛之利害矣。魏天祐初

史書

卷一 元世祖

全

獻役民一萬，歲得銀兩萬五千。卽其言，酬已失算矣。稅穀於萬夫之耕，此萬五千兩者，踰供實利在民，有贏也。況山不給採，強賦於民，以上欺乎？姚伯子以是決言鑛者必小人也。安南貢使至，九月，重遣入朝之徵。冬十二月，諸

王明里附海都以叛，詔伯顏北討。

三十年，春正月，始置社稷。改譖伯顏通於海都，夏六月

使王昔輔皇孫鐵木耳代之，交軍。皇孫卽餞乞教，伯顏曰：「惟慎此與色也。」秋八月，安置安南使於江陵，復議舉兵。

冬十月，彗出紫微。

三十一年，宋亡十五年矣。春正月，世祖崩，內急賦歛外窮

無用以苦喪餘之民，其德猶夷之雄強者而已。皇孫在還，或有違言。四月，王昔伯顏奉而立之，追尊其父裕宗皇帝。五月，以王昔伯顏及目赤察兒爲太師傅保。釋安南使。六月朔，日食。冬，罷江南行樞密院。

成宗

元貞元年，春三月，地震。夏閏四月，蘭州河清。五月，縣戶滿四萬者，陞爲州。

二年，春正月，禁諸王公主母輒罪官吏。秋，括江南田。

冬，贛州亂，尋平。

三年，改大德。春正月，太后遊五臺山，蓋弘吉刺氏。其先有

史書

卷十 元成宗

全

功。太祖時與之約曰：「女世爲后，男世駙馬。」夏四月朔，日食。秋七月，河決杞溝口。秋，星出奎。冬十月，禁諸王駙馬奪民田。

四年，春正月，廟牲增用馬。二月，罷中外土木之役，計歲入不足於費矣。當是時，棄民聚財，而不足於費，則其役皆

早宜已而不已者也。開鐵幡竿渠。三月，以兩淮間田給蒙古軍。秋七月，大水，河決。冬，定歲課三十取一。

歲舉廉幹。彗見于孫。駙馬闊里吉思，勅兵備邊，而敗沒。元以狄有中國，而猶患北寇，豈非其地以殺伐爲天性

哉？故明主必慎邊防，不以款廢守。

五年秋七月放江南寺佃五十萬為編戶皆楊理真加所籍也二萬三千之謂多矣八年而倍增二十馴之不已尚為有國乎先人有言元無人焉無政焉無文焉蓋天地之大晦以開○聖明也雖有統猶無統也八月朔太史奏日食不應命兄子海山鎮漠北其父曰荅刺麻不刺省民出公田租

六年春二月朔日食緬或弑王而更立夏五月遣雲南平章薛超元兒以兵討借誅亂名奸人窺其動遠略矣

秋八月定陰叙格正一品叙正五從五之差為從九蒙古色目人特優一級冬十二月雲南左丞劉深請擊八百

史書

卷十

元成宗

金

媳婦完顏贊之發兵二萬從深

七年春劉深取道順元瘴遠艱餽未至敵境喪士什七以轉輸死溪谷間者數萬矣雲南調發索財水西蠻夷不堪

上官蛇節連兵宋隆濟乃攻破貴州圍深窮谷中伐緬

不克取賂還師託言金齒遮其歸路秋七月成宗以其地

連八百也即命移師八月慧出井入紫微海都連薦

哇諸部入寇敗於海山而走死九月誅緬賂免薛超

禁酒以歲凶弛山澤冬十月益海運糧為百二十萬石

十二月遣劉國傑率師討宋隆濟蛇節

八年春正月劉深還於糧盡隆濟邀之輜重委既士鮮還

八二月西南夷俱叛陝西討平夏六月朔日食以失算罪太史

九年春三遣使巡行罷贓汙官吏二萬劉國傑擊斬

隆濟蛇節於墨特川自緬與戎師凡四出喪失數十百萬

卒功者屬地之牽率耳緬與八百媳婦之拒命未順也罪

當劉深而遇赦哈刺哈孫曰首殺以喪師辱國非常罪止

乃誅之罷雲南分省夏五月朔日食秋七月兩浙大

仇詔發賑矣微下而官不恤以民殍八月地震平陽太

原村堡移徙地裂成渠冬十二月慧出紫微詔蒙古

軍東居者免西戌然後兵以不調弱為留郭守敬曰諸

史書

卷十

元成宗

金

於舊得乃詔翰林太史勿引年致仕

十年春正月地震夏五月朔日食冬十月立海山為

懷寧王

十一年春三月隕霜殺桑夏四月大同地震雷聲秋

八月給曲阜林廟灑掃戶

十二年春正月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始半徵寺田以

備賑秋八月開成地震愛育器海山母弟也后使居

懷州冬十二月成宗有疾后恐懷寧王立報前怨也

十三年春正月后召安西王阿難荅及諸王明里入朝成

宗崩丞相平章及諸王明里謀斷海山歸路奉皇后臨朝

安西攝政惟右丞相哈剌哈孫不然也。收有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掖門。因懷寧使至。遣還報別迎愛育黎。二月。使至愛育黎之傳。李孟曰。太子遠在萬里。今日當急還宮庭。以安人心。至則安西之亂遂作。哈剌哈孫啓先之。遂械送阿難荅明里於上都。而誅左丞相阿忽台以下。諸王濶濶見愛育黎能將。遂立之。曰懷寧王。吾兄也。遣迎使矣。與哈剌居禁中。監國備變。加李孟叅知政事。以不獲於武宗而逃。夏五月。懷寧王至上都。誅亂人而卽位。尊皇考曰順宗。六月。以弟愛育黎爲皇太子。旋命領中書令。制加孔子號曰大成。山東飢。

史書

卷十

元武宗

金

武宗

至大元年。武宗卽位。而色已瘳。春正月。太尉阿沙不花諫曰。趨棄是就。妃嬪是妬。是猶兩斧伐枯木。未有不顛仆者。大悅。以爲右相行御史大夫事。然於二者未能改也。

兩浙飢。詔戶月給米六斗。西僧之橫也。官受訴而得毆。以爭道毆諸王妃於陞車。語上侵朝廷之體。統斯滅而弗問也。宣政院傳旨。唯毆西僧者斷手。晉西僧者拔舌。靈國稅政。皆害之顯者也。故姚伯子取韓毆之論爲知言。夏四月。罷山東行省。六月。隴西雲南地大震。禁賈人乘驪元世。屈天下以從欲。沈檀鳥獸之屬。苟援一物稱上進。

則佩虎符。乘驛馬。道路不勝其騷矣。秋。諸路水旱蝗。詔有司贖飢民所需男女。

二年春正月。追還內降聖書。蓋千求之妨政也。夏六月。復徵僧道賦稅。秋七月。河決歸德。決封丘。武帝旣航。酒色平章之職。及於角觝伶人。故宴飲女謁工役。佞幸之費。天下正供不給也。八月。復阿合馬桑哥弊政。而置尚書樂實平章。保入右丞。王建議者也。平章三寶奴。因更新庶政。變易鈔法。引近羣小。改各行省皆爲尚書。而領其條。盡罪阻撓者。九月。頒行大銀鈔。隨路立平準行用庫。及常平倉。以權物價。始鑄錢。姚伯子曰。無實而收利於國者。鈔也。利用而不病於民者。錢也。故鈔行久而必廢者。勢也。尚書省則請行內降旨。小人之取便其私。而不顧國害也。十一月。伐八百媳婦。復以賂敗。李孟逃而有諸言。太子賊容。謂武宗曰。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孟也。訪得之。陘山。

史書

卷十

元武宗

金

三年春正月。以爲平章政事。同知樞密。夏五月。荆襄大水。山崩。冬。脩勸農令。十一月。始以太祖配南郊。前有廟次矣。不書者。用夷也。夷而不可爲典者。雖削之不爲略。四年春正月。武宗崩。太子愛育黎罷尚書省。誅其所用大臣若三寶奴樂實保入之屬。召先朝舊臣。三月。卽位。武宗

弊政一革。寧夏地震。秋七月。賜李孟爵泰國公。孟慨當時賜予太廣。名爵太濫。風俗太僭。擬無章。常言人君在謹持刑賞之柄。及仁宗欲痛抑貪吏。乃曰。亦當有賢者在。激厲之而已。

仁宗

皇慶元年。春正月。仁宗曰。御史臺任重。以係一時公論也。國史院。乃萬世公論之自出。命與翰林院俱陞秩從一品。授翰林官。必自選。蓋其重也。夏六月。朔。日食。敕左右。勿能倖乞加官。

二年。春二月。彗出東井。夏六月。京師地震。詔以許

史書

卷十

元仁宗

全

衡從祀孔子廟庭。劉因在至元時。再徵不至。亦加謚文靜。河決陳亳。冬十一月。詔三年一科舉。各爲題。蒙古色目。願試漢南題中選者。加一等。京師大旱災。言者皆咎在西僧。

三年。改延祐。春正月。詔求遺逸。冬十一月。詔吏坐贓罪者。黜其面。定官民車服之制。國子司業齊履謙議立積分。每季考其學行。以決升。既入上齋。踰再歲。與私試積優。自一分半。分至八分者。以爲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經理浙江江西河南民田。說者謂富民市姦於黠吏。弊乃滋甚。

四年。春三月。進士左右榜。蒙古漢南其第一名。皆從六品。正七。正八。以次。夏四月。朔。日食。五月。成紀山移。御史馬常祖淺言之。野有當用不用之賢。朝有當言不言之佞。江西湖廣飢。民不聊生。加之括田增賦。贛州民起而抄

郡。經理之弊。何以若是極哉。以貪官過多。事不叛其民。慙心未厭也。十一月。彗見紫微。元之立君。安在兄弟叔侄相承也。如夷法。仁宗傳次當在武宗子和世璠。丞相鐵木迭兒嬖於太后。以皇子希寵。因太后幸臣譚和世璠。乃封爲周王。出之雲南。時平章政事張瑄。有譏於迭兒也。五年。春二月。太后怨。杖之。因以病創歸。當時異焉。無禮

史書

卷十

元仁宗

全

無耻。其夷狄之君臣也。相而加杖。杖而仍相安。以爲常矣。冬十月。趙孟頫爲翰林學士承旨。或曰。於國史不宜。仁宗曰。正籍之傳。然嫌伯子曰。右宋必禍身。非喪心之人。而何能崇元也。故仕元之罪可寬。而惟是爲不可居。十一月。周王至陝。將以其兵謀入。不克。逃之漠北。十二月。立子碩德八剌爲太子。

六年。春二月。詔郡縣復置義倉。夏四月。露禱於上都。秋八月。還大都。猶居東宮。馬祖常諫其於觀聽疑。嶺北地震三日。

七年。春二月。朔。日食。冬十一月。增茶稅十倍。世祖之時

矣。輒朴而鑒空取之。

八年春二月朔日食。送兒繼積罪發。匿於太后而得免。旋起太子太師。言者無如太后何矣。夏大水。冬十二月詔太子參決朝政。益有倦心。將傳焉。郎中魯日所謂太上皇者。若唐玄宗。徽皆逼於禍亂而非得已也。

九年春正月朔日食。仁宗崩。其長在於太后無違事。成鐵木迭兒之姦。以順之。禍發厥子矣。故事父母有道天子統承祖宗。亂命在父。猶無取從也。太后以送兒爲右丞相。任意專決。更易朝官。太子每以正議爭之。平章蕭拜住。中丞楊朵兒。前發送兒之姦者也。皆殺之。將遂大恣報

史書

卷十

元仁宗

允

復左丞張思明懼之以新君未立。毒爲暫戢。三月太子卽位。送兒加太師。卽奏徵理錢穀虧耗幣帛泚繆與民之怨。而殺僂廢置一行其意矣。冬十一月英宗始服袞冕享太廟。

英宗

至治元年春正月。禮部尚書張養浩疏。罷元宵張燈。曰。所玩者小。所惜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夏五月。遷武宗子圖帖木爾於瓊州。送兒構之也。諸王駙馬之防禁惟嚴。六月朔日食。尤欲壅主。奏上封事者無專達禁妄言時政。

二年秋八月。送兒死。太后亦以是時崩。巨凶雖限。然其黨大布矣。九月京師地震。冬十一月朔日食。初拜住以宿衛長。不往東宮之召。英宗立。平章矣。是時獨爲右相。更前之弊。尊禮賢舊。

三年春正月。祿致仕之省臣引之商議。以吳澄爲翰林學士。澄。元初。皆元中葉之名儒也。履祥以處士卒。成宗李年。夏四月。行助役。民田自相助也。秋七月。減海運糧。蓋拜住之奏曰。南民力困。而京倉充滿。時君相志同於爲治。未有所誅。僂也。從姦者則不忘於已。及八月。英宗自上都還。次於南坡。送兒黨鐵失手弑之。及拜住。晉王也。

史書

卷十

元英宗

卒

孫甘麻刺長子也。仍世鎮北邊。鐵失之未弑也。使謂曰。王上將不利於王。我與諸王按梯也。先謀已定。事成。推王也。卽拘使者。遣告。未至。難作矣。按梯也先奉皇帝璽綬迎晉王。九月。卽位。龍居河。是爲泰定帝。冬十月。用諸王賈奴言。誅鐵失也。先與謀者皆流邊地。追考晉王甘麻刺顯宗皇帝。盜竊太廟神主。主以黃金。盜之招也。

泰定 天順

泰定元年春二月。開經筵。進講有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夏四月。大風地震。召圖帖木爾至。秋八月。封爲懷王。徙雲南。王禪爲梁王。

二年春正月。出懷王岳居建康。夏四月。華大臣兼領軍務曰。南坡之禍。以衛兵。五月。河溢汴梁。

三年夏。畿內河北山東飢。禁西僧馳驛御史臺。計其用馬。倍於諸王行省。河決陽武。

四年夏。旱蝗飢。秋八月。山崩地震。九月朔。日食。宋亡。至是歲四十八年矣。中國無主。民苦虐政。實天不靖元。灾異荐興。卻落自相魚肉。蓋閭位有陰逐之者矣。

五年春二月。如上都。燕帖木兒以簽書居守。徙懷王圖於江陵。秋七月。寧夏地震。泰定崩於上都。后及太子阿

速吉八。使至大都。命平章政事烏伯都。刺收掌百司印章。史書

卷十

元泰定

生

燕帖木兒。卽懷逆謀。與安西王陰結勇士。八月。以衆號曰武宗二子。當正統之歸。蓋元之不子傳也。故疑言易起。輒

執異已者。遣使江陵。皇太子卽位上都。改元天順。遣梁王禪。右丞相答失討賊。是則先有君矣。懷王入京師。雖以

迎至。姚伯子曰。義宜靜也。九月。燕帖木爾啓圖帖木爾僭號。以嚴天順。卽卽位。改元天曆。而陽曰。俟讓於兄。居

庸。置守將矣。梁王禪至。破關。方大亂時。丁丑夕。紅光燭天。我。○太祖高皇帝降生矣。蓋。○皇祖自句容北渡。居

於泗州。○皇考因遷太平鄉。○皇妣陳四舉子。○高皇帝。其季也。生而多靈異。蓋徵曆數之所在矣。元之亂

乃益甚。梁王禪與燕帖木兒戰於榆林。不利。引還。而諸王自通州紫荊入燕者。遇燕帖木兒。戰皆敗退。冬十月。圖盟善所至。行省皆執使焚毀。是非之在人心。初其辨也。惟燕善戰。天順兵數敗。而不能振。又無守虞。圖使齊王月魯與之。倒刺沙奉皇帝璽出降。天順已死。執矣。十一月。復賜遣迎周王和世琜於漠北。

明宗

文宗天曆二年春正月。周王稱帝於和寧北。夏四月。迎者至。以羣臣宴。大言治天下之道。以天曆爲真戴已也。秋七月朔。日食。八月。明宗次旺忽察都。文宗入宴。而醺執

史書

卷十

元明宗

生

之。是歲旱蝗民飢。猥人爲寇者二百八十餘處。文宗

至順元年春二月。立明宗子懿璘質班爲郕王。時燕帖木兒爲右丞相。文宗德其立已。罷左置。示尊異。而伯顏爲

樞密。三月。雲南諸王禿堅反。夏五月。樞密卿寺以右丞相權太重。合誅之。不克。皆死。豫王阿剌忒討雲南。則

宣慰諸蠻並附亂。更遣諸王雲都思。四省兵討之。秋。加孔子父叔梁紇。啓聖王。母顏從其爵。而四配。仍宋封爵。加

稱復聖。宗聖。述聖。亞聖。程子。增封豫國公。洛國公。漢董仲舒。以是歲從祀。江南大水。八月。大寧地震。

二年春。浙西水旱。夏四月。武陟地震。逾月不止。雲南略定。兵還。蓋十萬之衆。爲期年之役。秋八月朔。日食。以立太子而卽卒。更皇子名燕帖古思。出居。而子養燕帖木兒之子。答剌海。

三年。夏四月。博士王瓚請禁加封淫祀。姚伯子按文宗加封自孔廟外。漢關羽爲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唐顏真卿正烈文忠公。及伯夷以下。諸聖賢人。廟號而已。以其所加爲淫祠。必佛道之宮觀。乃非淫祀也。姚伯子每觀禁淫祀之事。皆季世也。秋八月。京師隴西地震。文宗崩於上都。遣言歸國明宗之子。冬十月。郕王卽位。旋崩。廟號

史書

卷十

元文宗

左

寧宗。於是太后復遣迎。妥懽是爲

順帝。

元統元年。夏六月。卽位上都。太后謂之曰。後必傳之燕帖古思。妥懽爲明宗長子。文宗初不及之者。以生在沙漠。而種疑然。寧宗早世。而傳次在焉。故太后迎自廣西。翼及燕帖古思也。燕帖木兒時已死。伯顏爲太師。右丞相撒敦爲太傅。左丞相阿魯輝請委任宰相。順帝遂從之。深居宮禁。順帝之將立也。京師地震。旣立。復大霖雨。江淮旱飢。冬十月。封伯顏爲秦王。則秦州以是日山崩地裂。

二年。春正月。汴雨血。三月。雨毛如線。綠諺曰。天雨線。民起

也。中原地事必變。水旱疫飢。夏四月朔。日食。秋八月。京師地震。鷄鳴山崩。陷爲池。方百里。

三年。春三月。撒敦死。伯顏專。太平王唐其勢。燕帖木兒子也。妹爲皇后。弟養於宮。念伯顏居其上。曰天下本我家也。夏六月。伏兵東郊。而率勇士入宮。伯顏捕獲之。塔剌海獲自皇后衣。藏秋七月。誅罪及后也。而帝不能爲之庇。出宮。則伯顏執之。冬十一月。以星文屢警。思裝述世祖。改元。統三爲至元之元。而河決封丘。

四年。蓋至元之二年。秋八月朔。日食。水旱蝗飢。

五年。春正月。廣東朱光卿。聶秀卿。及陳州棒胡。合州韓法

史書

卷十

元順帝

左

師各聚衆攻城。建國改元。以皆南人也。令南人在臺省者。講求補誅。則皆擒滅。二月朔。日食。禁倡優盛服。戴笠乘馬。西番亂。江浙飢。彗昴歷房六十有三日。秋七月。武陟蝗。其尹張寬。祝以身易民食。而黑鷹飛噪。六年。夏五月。漳州李志甫兵起。戰以四省之調。不克。卒殺者州人陳君用也。袁州周子旺亦稱王。尋敗死。秋八月。朔。日食。京師旬日震。

七年。夏六月。汀州大水。漂沒民房。死者且萬。冬十一月。盜殺河南行省官。伯顏爲大丞相。搆郝王徹篤。不待命而併誅。多剪宗室。順帝以之不平。乃潛異謀。以弟子脫脫

宿衛偵起居間見自陳蓋慮家禍之及身也順帝使世傑班阿佐之

八年春二月伯顏將出田作亂脫脫令帝稱疾太子燕帖古思行中道而取之還伯顏就執矣吳直方者脫脫師也啓於宿衛曰大義滅親豈見夏六月乃錄明宗之讐廢文宗廟主遷太后燕帖古思不獲良死矣

九年改至正冬湖廣燕南山東兵起大飢

十年春正月開金口河右丞相脫脫排羣議爲之費用不貲卒無成功三月大同飢人相食秋八月朔日食冬

十月朔日食姚伯子曰接月而食數之猶可知也間月而

史書

卷十 元順帝

九十五

食理之不可極也要之異在亡國何常之有十二月京師地震

十一年春正月遼陽亂以捕海東青二月華昌山崩

三月詔脩遼宋三史成於總裁官歐陽玄先伯子讀之而醜其叢穢也嘗命小子脩之曰三史者元統承金而上接

遼在今日則宋而已矣二虜世次各爲傳善可紀諸其國

者通爲志虛戾淫亂苟不關諸存亡者削焉夷俗之不足

傳也征伐會盟與宋交者則於宋傳見之卽宋名賢詳其

大節而小者可略也若夫小有可紀雜見於名臣牽引中

不必立傳矣事必宜傳者傳其事而足矣能勉二十年

功成數十百萬言使疎而不遺散而有紀三百年之事備臚列而無穢焉小子能勉乎哉對曰唯唯會史書於今脫蒙年且老矣其能無廢命哉儻不填溝壑不敢以毫自棄不則望之後人及同志者矣夏四月朔日食秋七月

汴大水冬十月祀太廟禮至寧宗問兄拜弟博士劉聞對曰爲之臣矣拜君禮也

十二年春正月河決曹州又決汴梁夏五月脫脫罷爲

鄭王阿魯圖爲丞相秋七月溫州地震海溢九月朔

日食大飢我○○仁祖○○陳太后遘疫沒○○太祖

三兄俱不免焉寄子身於皇覺寺居兩月師高彬苦不支

史書

卷十 元順帝

九十六

荒散遊徙且及之

十三年春正月薊州地震河決濟陰秋九月朔日食

十四年春二月朔日食山東地震夏五月陝西飢行

酒禁六月羅天麟陳積萬起兵入長汀尋破於浙江行

省兵雲南夷亂冬十二月靖州徃吳天保作亂敗沒

湖廣行省右丞峒徃聞風皆起○○太祖出游江淮西

歷金斗東抵光息北至潁州崎嶇三載乃復歸皇覺居常

有紅光蓋天子氣隨之見也行至皆多異迹別兒怯魯

阿魯圖擠脫脫不可則諸阿魯圖而代之時乍相乍罷相

諧也

十五年春正月朔日食寒風仆朝二月山東地震河東大旱冬十月汾江兵起兩淮運使宋文言江陰通泰江海門萬戶府所以立也今戍將非人亟焉多失集慶花山之賊三十六人而勝算莫任非早圖後功東南財賦非國家有已賜承天護聖寺田十六萬頃方之古畝蓋兼五侯之地云出臺閣名臣爲守令以歲飢

十六年夏五月霖雨山崩江溢秋七月朔日食冬十

月吳天保寇全州黃巖方國珍以結仇入海劫掠漕運

江浙參政朶兒只班討之追捕至福州焚舟將遁矣元兵

自潰而朶兒只班爲執上招降狀詔授國珍兄弟以官猶

史書卷十元順帝

抗不赴兵敗不復將執不罪寵冠竊而招其侮觀望觀覲

之徒以元爲無能爲也而真豪傑咸動其功名之思矣

十七年夏四月襄陽童子暴長冬十一月朔日食

十八年夏六月有星入於北斗如月其震如雷冬十一

月朔日食十二月方國珍攻溫州是時物價騰而兵

通與鈔積不行公私大乏

十九年中國不安於狄治虐政又驅迫之天下人思念也

夏四月右丞相脫脫用漕運使賈魯言塞北河疏南河發

民夫二十萬益其愁怨而賴汝斬黃兵起其晉地震

五月朔日食韓山童之先以白蓮會燒香惑衆竊符藥

城故言彌勒佛下世而江淮信之潁州劉福通數輩則說言山童出宋徽宗爲其八世孫當革胡復仇爲中國主遂誓同起兵紅巾以爲號豈謂宋故火德耶縣官急捕得山童其子林兒則逃之武安破賴搃朱皐以有環近州縣盛不可制矣李芝麻搃徐州燒香聚衆也羅田徐壽輝以紅巾攻有斬水以及黃州六月江浙左丞復以擊

珍被執秋七月遣大司農達識招降至黃巖紹興總管秦

不華謀襲殺之拜命而不能用八月脫脫奏以其弟也

先知樞密討擊福通復上蔡擒其黨韓咬兒冬十月饒

信建陽雨黍徐壽輝以斬水稱天完帝改元治平攻取

史書卷十元順帝

饒信十一月字西方開河起黃陵得一眼石人其役

五閱月稱帝稱王徧中原皆於其時也童謠云石人一隻

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獨宋濂之言曰元所以亡者紀綱廢

弛風俗偷薄天厭其德耳不開河兵遂不起乎

二十年春正月天完將丁魯郎輩取漢陽興國武昌沔陽

九江元之守將皆望風遁拓地千里於羣雄爲最盛也江

州總管李黼獨以鄉兵邀之歸路破其陸師植冠鐵於水

中舟師遇之復困焉二月天完竟拔江州黼戰死無援也

定遠郭子興起兵與孫德崖拔濠城而搃之稱元帥元

將徹里名復濠城憚不敢進絳巾其掠以邀賞民鉏怨胡

兵之爲賊更相率而保城。三月天完取江西地及於徽州。元舟師守江則國珍竄海泰不華招降而舟爲沙膠乃以戰死。隴西地震。○太祖在皇覺寺念曰出爲元手慮終以廢生不出紅巾入鄉亦傷命矣夾禱於其仰蓋而兩不獲效曰神其命予倡義乎閏月朔入濠城門者執之欲加害焉既釋爲郭元帥親兵與密謀。○孝慈皇后歸焉。○后馬氏早孤郭女之。○太祖乃以館甥堂征伐雖一旅一城而帝王氣象遠矣。夏四月朔日食也先軍駐沙河而潰召還爲御史大夫西臺劾其喪師辱國而脫脫庇之朵爾直班以脫脫不免於比匪羣小也抗

史書

卷十 元順帝

七

焉而出之。五月元置濠國公子完普和尚及親屬於沙州以起兵者或稱宋也。六月大名路旱蝗。秋七月天完將項普略自昱嶺關襲取杭州董博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將攻濠之兵還救而聞城破博霄料天完師必縱欲於子女玉帛不服設備謂教化可急下也進軍博霄麾壯士突前復杭城及於徽州天完當中國望主之時以縱欲爲敵料地雖大。○聖主前驅耳無生民之思者無以餘天下之心也。八月方國珍攻台州元兵擊却之。脫脫自乞帥師九月擊破徐州走李芝麻屠其城其黨趙均用彭早任率餘黨奔濠順帝使加太師。九月天完將圍安慶

冬十月霍山崩。脫脫命賈魯圍濠以徐仁帥。○太時出擊敗其兵。郭元帥仁柔初憐二亡人授之兵柄既乃爲制矣。

二十一年春正月賈魯死彭趙則皆稱王執郭囚諸其家。○太祖歸自軍而赴之。元帥囚釋乃收兵鄉里得數百人入城始授鎮撫。脫脫歸相計及臨海運者爲京師謀自給立分司農司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水田可稻募播莠焉曰歲收百餘萬石無恃海運矣功雖未成其言是也。○詠燕地而佐以齊趙萬世足國之常經也。夏五月張士誠以白駒場鹽徒起兵舉泰州遂

史書

卷十 元順帝

一

從高郵稱周王所至元守將皆遁。秋九月朔日食。冬十月以方國珍爲徽州路治中二弟皆有州授猶不從擁船據海不報絕運。十二月江浙平章卜顏會兵擊破天完軍於蕪水獲其官屬四百。天下於是時也迸裂而元君臣莫之恤也偷朝夕而縱慾於是右丞哈麻進西番寶勸行房中運氣秘密方男女之事君臣不復有所顧忌也故名其室曰事事無礙官闈播醜哈麻則以市權。大同裝人半死。大都無雲而雷。○太祖以安天下之志爲豪傑歸其在濠也若徐達湯和吳良吳祿花雲陳德顏時貴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宋隆仲亨華雲龍郭英胡大

張龍陳植謝成李新張鈐張鈐周德興郭興皆開國功臣也期年而收之一邑豈非大開一代之運厚鍾於斯地以俟聖人之用耶 早任死均用專益甚

二十二年春正月汴河冰五邑 二月元和繼於浙西

三月朔日食 夏四月天完大飢疫 ○太祖率諸將

南略定遠計取驢牌軍三千招降秦把頭七百所命花雲

破降繆大亨軍二萬軍聲振矣略地至妙山馮國用及弟

國勝以眾歸附 ○太祖卽問定天下之計曰金陵帝王

都也宅焉以命將 雄可掃除矣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

以收人心則定天下之本也 ○太祖悅國用得其心居

史書

卷十 元順帝

五

之帷帳李善長來謁使掌書記晝運餽而謂之曰吾觀

雄中持案牘謀議者多毀將士使弗得效其能以敗主事

相繼而亡汝鑒茲務協諸將以成功也善長乃克用公

吳復丁德興率眾歸附德興從攻洪山寨六月擒其帥降

眾數千 張士誠攻敗揚州達識兵取盱眙泗州 秋七

月 ○太祖使花雲爲前鋒取滁州駐師焉迎郭元帥奉

之爲滁陽王 趙德勝謁爲帳前先鋒 兄子朱文正姊

子李文忠來歸與 ○孝慈撫育之 ○太祖時養於英

爲子厥後多有養子克城以守既有天下皆使復姓 九

月脫脫擊敗張士誠於高郵遣圍六合求救滁陽王有念

○太祖曰六合不救必破矣及滁矣以小憾而棄大事乎與耿再成往守瓦梁壘元攻不能下方疑 ○太祖怒而致之列陳使婦女太罵而還滁設伏側元兵追則再

成誘之入伏城中鼓譟而出以大敗之故滁城得完者先

奪其氣也 滁陽王二子基功置醢而邀宴 ○太祖故

知其謀與偕往中道覺之以天而還 哈麻脫脫爭而

陳冬十二月削脫脫官爵安置淮安代以泰不花及月潤

察兒脫脫事君無失節當多事不退怯而力任其艱難將

亡之元猶藉以持者也且視師有功無敗而輕去之以快

讒人之心亡國之主其所趣不可以人情喻也 大都大

史書

卷十 元順帝

五

飢疫或父子相食順帝於是時別有聰明龍舟節動宮

時物其巧前世未有也獨治亂之在天下也不關心而

二十三年春正月天完將倪文俊復破沔陽元遣兵擊

之於漢川 滁師以乏糧謀所向 ○太祖曰和陽可

也然城小而堅惟可計取嘗於兵中得廬州義兵號文此

可以出奇矣使或宜言廬州兵且送元使入犒和陽而徐

命張天佑及湯和將青衣三千佩廬州文符道犒使爲前

行薄城舉烽耿再成將絳衣繼之此 ○睿算坐得全勝

者也湯和至陽關遇父老牛酒相迎而誤師期再成望和

湯不見烽謂青衣兵已入城矣則驟師元將閉門繼而出

戰再成傷而師潰元兵逐北至千秋壩天祐之師適及轉敗追師湯和則奪橋先登取和州以前軍爲後應惟將能故雖倒用之而不失奇也潰軍還者不知後勝天祐久而不還則以爲敗沒矣元使招降適至王恐○太祖令并兵南門叱使者騰行前謁或欲斬使○太祖曰示怯矣張辭遣之元之使也實覘還以滁陽不畏爲有備也遁○太祖自帥師至和然後知城拔卽入撫問諸將或未習王師側而謂之曰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命還所俘室家旣完民乃大悅王卽命總和陽之師元兵來攻○太祖再擊却之乃渡江元遣屯河南以保河其於江淮已無守

史書 卷十 元順帝

重

志此殆天所以佑○太祖安取江南而無分慮於北顧與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宋帝於毫亦曰小明王是時滁陽王卒宋使加○太祖左副元帥○太祖曰太丈夫寧能制於人然年稱龍鳳者志旣在滅胡又不欲速帝則以宋紀者正也於小明王則何籍哉三月天完兵破襄陽薊州雨血元竄脫於雲南哈麻爲丞相其弟雪雪御史大夫柄盡歸之於是朝無人國無政委天下以爭戰君臣勸事惟聚樂也鄧愈率衆來歸常遇春明將之無敵者也先爲劉聚所得棄之去以聚剽掠也將歸和陽道困○太祖騎過神啓之夢以其徒歸夏五月

元以失入都魯代總泰不準兵天完將倪文俊破中興路殺元將○太祖定取金陵係天下之望患無舟師則巢湖水師廖永安來降船千艘○太祖喜曰天意也六月朔遂渡江兵達牛渚○太祖先抵采石元兵陳磯常遇春奮戈先登拔之守臣遁風徑取太平路改爲府○太祖爲安生民而用師也預爲戒輯軍士榜采石太平下卽懸之一卒有犯斬以徇故者儒李習聞安率父老出迎心服其爲王者之師也及見而歎生民乃今有主○太祖乃與論取天下之計時元將陳也先蠻子海牙連兵窺伺○太祖用吳昇計籍鄉兵領以稅戶蓄積志遷

史書 卷十 元順帝

高

之城也先寇城則鄧愈徐達之奇兵自其後擒斬之秋八月分命諸將徇下深水深陽句容蕪湖冬十一月元答失八都魯擊破宋軍十二月圍毫宋主奔安豐元殺脫脫荊州大水二十四年春正月哈麻以謀廢立伏誅薊州地震二月張士誠入據平江遂有松江湖常蓋跨江而立國矣也先子兆先集兵屯方山蠻子海牙復結寨采石爲之掎角○太祖以元兵闔南北文且和陽實眷屬在焉常遇春復爲二陣攻采石正兵合而奇搆之走海牙其扼之勢三月○太祖進取金陵擒兆先降其衆卽用爲

元帥選置其士麾下與馮國用寢其中以安之攻金陵國用先登。○太祖入諭官吏父老曰元失政以塗炭吾民我為除害而來各守職業勿疑也肯從吾立功乎將禮而用之舊政之不便以告也民相慶悅改為應天府自和陽用兵旗幟尚赤矣蓋火德也。康茂才奔鎮江追至而降曰天命有歸矣前日之戰各為其主也。徐達為元帥總諸將東下。○太祖戒之曰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傷當體吾心也至鎮江守臣遁克城其民晏然不知有兵。方國珍降元為海道漕運萬戶。兩日相盜。夏六月。○太祖命鄧愈取廣德。秋七月諸將奉。○太祖為吳國史書。卷十 元順帝 夏 公仍龍鳳紀年行丞相總江南中書省事李善長為參議徐達湯和同簽書樞密置左右前後中五翼帥府以金綺聘秦從龍於鎮江。○太祖自龍江迎之以入筆書漆簡多有密問。王弼率眾來歸。秋七月張士誠遣兵破杭州王官楊完者以苗兵復之。八月彗見張十旬而後滅。九月徐達圍常州擒張士德。○太祖喜曰張氏喪其謀主矣冬十月率雲龍王弼復敗張士信於舊館驛將為擒士誠氣沮請歲輸糧二十萬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金而和。○太祖曰開募召兵留我使臣爾罪也歸之班師矣。星隕大名化為石狗頭新斷。十一月士誠誘新

附兵圍徐達於牛塘常遇春胡大海以援兵夾敗之則復圍常。淮安城破而元咽絕。二十五年春正月朔日食。二月宋將李武崔德破商州攻武關分掠同華陝西皆洵時汝寧府察罕李思齊以鄉兵受元命保府屯沈丘御史李思誠移書察罕曰陝西河南同安危也連兵援之而宋師潰。三月克常州。耿炳文帥師取長興。宋將毛貴攻破膠萊益都般陽欲趨濟南董摺霄以山東宣慰擊之中書省言謀保燕趙以衛京師。夏四月攻寧國。○太祖往督師而守臣降。五月張鑑克泰興。六月趙繼祖吳良取江陰陳建曰。○太祖之制張士誠者取長興即以付耿炳文其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取江陰即以付吳良其舟師不敢汴大江。金焦故得西征而無東虞。龍關樂清江人死者萬餘。秋七月大都晝霧昏冥旬有五。日。鄧愈胡大海取徽州元帥汪同率所部降。八月宋攻汴梁分略山東西元帥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降焉。我師取揚州。張士誠為我兵敗於馬駙沙攻嘉興則又敗於楊完者乃請降元授太尉然城池甲兵錢糧自據也。田豐以宋兵攻東昌常遇春廖永安自銅陵取池州斬天完守將其平章陳友諒以戰艦爭焉遇春復大敗之友諒以沔陽漁家子為縣

史入完兵起，素而從倪文俊起，簿書據等以元師領兵尤月文俊謀弑不克，奔黃友諒誅之，并其軍。自池州爭利而我兵乃西挂。冬十月，宋將白不信、李喜岳破秦隴，入據鞏昌。察罕誘之圍鳳翔，馳而敗之，皆遁入蜀。胡大海略地婺源，楊完者爭徽州，鄧愈大開四門以待之，苗兵不敢入婺源，兵還合擊，十一月大破之，遁還。汾州桃李花隨州明玉珍粉以鄉兵結寨青山，既降天完，隨文俊入蜀，為之守。十二月，遂成成都。河南大飢，谷失八都魯，不能禦宋之取河南諸路，而退師，福通因元人之有疑者，詐為書，若將通好者，而遺諸，乃以憂死，而子字羅代領。

史書

卷十

元順帝

夏

二十六年春正月，以康茂才為營田使。廖永安帥師討張士誠，其將樂瑞以海舟拒戰，為獲。淮南左承余闕為元守安慶者七年，倚小孤為藩蔽，使胡伯顏戍焉。天完所以不能越而東也。陳友諒以爭池州，交兵於我，因其不虞也，破孤山以薄安慶，闕以圖死，城破，猶多義而殉之者。李文忠以兵為池州接應，遂進，南取青陽、石埭、太平、旌德。二月，敗元兵於萬年，東趨昌化，破苗餘兵，恐士志惰於多獲，悉命去之，而勉之功名。三月，會胡鄧之兵，取嚴州，命之守禦。張士誠水陸進攻，文忠敗其陸兵，示鹹水軍，而走之。宋毛貴破濟南，乃立賓興院於萊州，廣置屯田，緩河南。

史書

卷十

元順帝

夏

台山東地裂。六月朔，日食。宋關先生破遼州，遂大掠塞外郡。李文忠取浦江，趙德勝敗友諒於石埭。張士誠寇常熟，廖永安敗諸福山港。秋七月，又獲其戰艦於狼山。楊完者以勝士誠見驕，遂識伎。九月，領師士誠圖之，完者既殺其部將員成，蔣英、劉震歸於我，遂識亦無以敵士誠矣。故杭紹嘉相繼為其所有。冬十月，徐達邵善攻宜興，不下。太祖使至，達使丁德興據太湖口，而宜興援者餉道絕也。廖永安乘勝自太湖深入而死。○太祖諭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所定府縣其立民兵萬戶府，簡伍民之武勇，使領焉，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

斯出戰事乎還爲民而陸擢其有功者如此民不苦坐食而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勝而守固矣此寓兵於農之意爲莫良也。十一月胡大海克蘭谿進攻婺州不下。

太祖命李善長徐達守而躬往徑徽州朱升自汪同爲元帥時建置商山書院賓禮講學尤長於易數。太祖聞而召問之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皆得。太祖意中事其緩王尤所以取天下而不爲人疑者也故。太祖悅之預雅懽密議。十二月朔日食至蘭溪王宗顯爲偵還曰守將不担可克也師進至城下則其守絕而納師矣改婺州爲寧越宗顯爲之知府開郡學延儒士葉儀

史書

卷十

元順帝

夏

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原爲訓導時天下以喪亂廢學故。太祖得郡則急其事。國初人才之盛有由也。太祖欲遂取浙東未下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以武安民必仁師入無犯此吾所以克定建康也今寧越伊始能敕定則聞風者歸附矣且兵之烈也甚於火民之所避也吾每聞諸將下城必聞不妄殺人乃喜夫爲將而不嗜殺人又何功之難成與。宋關先生兵破上都焚宮闕自是絕譬暑之役。大飢疫兩河山東流亡而爲道饑。太白經天。

十七年春正月樂平儒士許瑗謁。太祖於金華曰

有勇略者乃可馭雄才有奇識者乃能知奇士則以爲太平知府。命耿再成屯黃龍山險而當敵衝寇至輒掠胡大海李文忠兵取諸暨。鄧愈略浙西大破士誠兵於

關林寨。侵嚴州李文忠大敗之。二月寇江陰則復大敗。太祖召吳良入見曰車馬珠玉未足酬也命美之以詩文。三月方國珍以溫台慶元來附且質子關。太祖曰明信何用質厚關而遣之。夏四月趙均用殺宋毛貴續繼祖則復而殺之。李文忠拒收張士誠兵於胥口。徐達復池州。馮國用卒。六月陳友諒取信州。

史書

卷十

元順帝

夏

罕克汴梁宋主復走安豐。徐達擊敗趙普勝軍克潛山。九月常遇春胡大海取衢州。冬十月士誠侵常州吳良敗之。俞廷玉攻安慶不克死。分司農司脫脫窠而不效海運絕大都苦飢而計無所出矣。御酒龍衣以南市得十一萬石於方國珍。十一月卽授之江浙行省平章。黃龍改號處州守將分拒險而無鬪志龍泉帥胡深問道來降謂兵弱易取也故胡大海耿再成進師而處州城拔大海薦劉基宋濂章溢葉琛之賢則皆以書幣徵。初元奇后與太子愛獻識理達臘謀內禪是時天下四分五裂必趨於亡順帝不以易其荒淫太子其有宗社存亡之思

乎。抑欲乘亂倖父而速富貴，以爲篡也。觀其示意太平，不吝憾懷焉。殺其所任用，而盡逐父之所親，則其爲人也，益暴戾矣。陳友諒徙天完主壽輝於江州，自稱漢王。

二十八年春正月，元福建參政袁天祿以福寧來歸。三月，慧見東方，樹思監爲右丞相，比宦者朴不花爲奸利，因順帝之厭政，四方之警報，爲壅將臣功罪，不以聞也。處州之徵皆至，創禮賢館處焉，從容經史，尤各之以時事。基少有安天下之志，既舉進士，高安丞進賢鄧祥甫異之，授以天文術數。累官江浙提舉，棄之歸，深觀於天命矣。觴西湖，觀異雲西北起，大言曰：「天子氣也，應在今陵，十年後。」

史書

卷一

元順帝

五

有王者起，則我輔之，衆驚其狂言。西蜀趙天澤曰：「諸葛孔明流也，國珍首亂，起行省都事，議誅絕不從，羈管紹興，其後元起之，則不復出，或勸之下括蒼，併金華，明越，畫江而守。基曰：『嘗尤方國珍張士誠而效之乎？』且天命有歸，未幾以謙爲儒學提舉，諸子多從受經，而基爲帷幄臣。夏五月朔日食，徐常兵攻拔趙晉勝水寨，陳友諒盛兵將攻池州，達伏兵敗於九華，閏月太平陷，許瑗花雲死之。友諒既得太平，即弑天完主壽輝者，時挾之在行也。稱漢皇帝，改元大義，姦謀逆而僥倖生，妄以天下可力兼也。聲言東下，遣約士誠、建康、震興失計者，至言降言，鈴鍾山，當是。」

時劉基張目不言。○太祖召入內，基曰：「天道後舉者勝，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伏兵俟隙而擊之，王業在此舉矣。謀既定，有請復太平以制寇者。」○太祖曰：「太平吾所新築，濠塹深固，猝破者，巨艦乘大水，今憑固城，據上流，舟師十倍於我，其庸可與乎？或又言親征。」○太祖獨召康茂才入，謂之曰：「以爾舊於友諒，也能爲書來之乎？」茂才曰：「有老閹，其所信可，既出，善長未達。」○太祖曰：「合則難支，故及其未交也，且西敗東喪膽矣。」老閹至，漢友諒觀書，喜茂才叛而爲之內應也，問康公何在，守江東橋歸之，使報茂才，呼老康即吾至，斯應也。漢兵遂出。○太祖得報，曰：「虜入吾穀中矣，使易江東橋，築新河，虎口。命馮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伏石灰山，徐達伏於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太祖總大軍於盧龍山，載黃赤幟，令曰：「寇至，舉赤幟，黃舉，伏兵斯起。友諒兵至大勝港，不得進，退入於江，舟衝江東橋，驚異所聞，連呼老康無應者，乃登岸立柵，赤幟既舉，友諒兵合，衆伏視黃幟而起，則大潰，盡棄其巨艦名舟，以小舸走，追至采石，再戰，敗漢兵，遂復太平。德勝戰死。」六月，胡大海取信州。秋七月，故天完將于光、余椿擊走漢饒州守將，來降。鄧愈命鎮，屢殲漢兵之爭者。察罕分鎮關陝，荆襄。

史書

卷十

元順帝

五

河洛而重屯大梁練士積餉於元有恢復之思者也。○太祖遣王時附國珍海舟以規漢將因敗來降者張志雄梁鉉喻國興皆以其部志雄趙晉勝部將也晉勝時死疑故志雄降則效策取安慶。○太祖命趙伯仲守漢師至而走命加誅常遇春曰舊勲也。○太祖曰非法無以警後人殺之而擢其弟庸察罕功多復地李羅以移鎮據大同欲兼晉異察罕不與秋九月二人以戰天下方並起逐元而元臣又內爭以自敝速亡無精此者順帝無能是非而使解和察罕遣子擲廣貢糧太子因之定約冬十二月元陽翟王阿魯輝舉兵向上都使言於順帝曰祖宗

東書

卷十

元順帝

宗天下傳至汝而喪其大半我太宗之孫也盡歸璽焉尋以兵敗死李文忠遣敗張士誠兵於三溪

二十九年春正月劉基見中書省設小明王座不拜而曰牧豎耳奉之何為人見而陳天命二月命馮勝趙德勝攻高郵三月薛顯以泗州來降改樞密爲大都督朱文正始爲之夏四月朔日食胡大海以江南行省叅知政事守金華六月漢將李明道率兵五萬寇廣信守胡德濟大海子也援之而穴擊明道爲獲及於王漢二。○太祖釋二人而官之友諒虛實傾矣取江西實鄉導秋八月。○太祖令諸將曰陳友諒弑君僭號犯我不已今

其罪誅之其屬士以從徐達曰我直彼曲必克也劉基贊之遂率舟師遡流且過安慶攻之及暮破其軍而未拔也基曰急傾其巢安慶焉往乘風直上過小孤丁普郎降徑抵江州翼擊友諒若自天飛而下矣舍卒大敗挈妻子急走武昌不暇爲江西慮矣江西嶺環而中瀕以東於湖口大海以浙師取信饒所謂決左脇而入腹心者方遣招諭列郡則。○太祖克江州乘勝拔蕪黃湖口之道不逼江西宜爲我有矣是時師旋者下安慶察罕克山東降田豐王士誠傅友德初從李喜起兵山東西歸明玉珍東走陳友諒來降卒爲我名將漢丞相胡廷瑞守南昌

東書

卷十

元順帝

降辭有疑。○太祖賜書往諭曰丈夫一笑契合意以各立功名垂後裔也故有益兵隆爵厚賞者一體矣何彼此之分乎龍江之役若志雄輩戰敗而降猶復續著賞膺况不勞我一卒以全城來歸者耶夾幾當早毋疑九月明玉珍取東川冬十月鄧愈駐兵撫州鄧克明爲僞通款者愈則捲甲趨之入城遁矣十一月河七日清自平陸至於孟津五百里張士誠遣司法李伯昇以十萬攻長興及我大兵之在江州也遂圍之蓋援師皆潰矣月餘常遇春師至而伯昇遁惟炳文爲能守也三十年春正月。○太祖至南昌江西降郡皆來謁乃以

鄧愈爲之行省參政鎮焉遣徐達攻武昌而還。二月金華苗帥作亂。殺參政胡大海李文忠聞難。急起賊走。則定之。處州耿再成亦死苗帥文忠復遣圍衢城且觀守將夏穀懼而諭之。會劉基還青田迎咨焉。以免於難。要之浙東之恃以安者。文忠之赴機決。故寇亂叢萃。而能不失於應也。 堽見未幾匹練虛危之間。謂長星。士誠陷苗。遣呂珍以兵攻諸全。謝再興使如嚴告急。兵能赴援者。惟信州胡得濟文忠虛榜若名將並剋日者。則得濟再興以夜震鼓而擊遁之。夏四月復處州。城皆伏誅。降將祝宗秦殺知府葉琪以南昌叛。徐達還師復之。○太祖

史書

卷十

元順帝

五

謂南昌關得失重也。五月鎮之以朱文正。明玉珍破雲南稱隴蜀王。六月堽出紫微。察罕攻益都田豐王士誠從賊其無疑也。其殺之爲宋守。元代以擴廓冬十一月拔益都斬豐士誠。十二月曹良臣韓政降。皆衆推以保

三十一年春正月明玉珍稱夏帝。改元天統。擴廓引兵還河南使來通好。汪河報聘爲止。二月士誠乘宋啟於元兵遣呂珍入安豐殺福通扼其城。○太祖率師討之。至則珍大敗走廬州。○太祖敗左君弼援師而還。命徐達圍之。元將竹昌忻都則復入安豐。三月堽見東方。

謝再興叛降張士誠爲之寇東陽李文忠趨敗諸義烏與處州守將陳深謀曰。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於五指巖更立新城。○太祖聞叛而圖守計。聞城而喜。以命胡德濟未幾李伯昇以二十萬來攻城堅不可拔而去。是時江南並立者三。而我爲雄矣。欲一天下。必先兼之。奠基焉。衆曰蘇杭地肥饒以阜財也。劉基曰士誠自守虜耳。友諒據上流而有僭名不可後也。夏四月友諒悉其國中兵號六十萬以爭南昌。乘江漲直抵城下。並列雲梯分兵攻撫陷臨江吉安。六月元陝西行省召孛羅兵擴廓遣攻降之。趙德勝巡城死伏弩。南昌圍久。救不至。約降緩攻。

史書

卷十

元順帝

五

而遣千戶張子明告急。○太祖見而問漢師對曰。其兵雖盛。然多戰死。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師久糧乏。援兵至必破矣。即使歸報。曰一月之間。且躬至也。還爲漢獲。使反其言。致命城下而死守者恃之不懈。秋七月張士誠自稱吳王。即平江治宮室立官屬。元之海運於是爲絕。○太祖命解廬州之圍。親督舟師南援。進次湖口。友諒釋南昌而從師。○太祖分軍十二屯。命諸將敗其前鋒。○太祖舟膠於淺。張定邊前犯。常遇春射之。傷而退。俞通海驥舟來援。以通水。膠舟爲浮。明日友諒連巨舟爲陳。師怯仰攻。郭興侍側曰。非火不勝也。則命具。晡時東地風起。

而送焚。漢兵將死，火者數萬。友諒喪其二弟，而膠戰未已。明日，廖永忠、俞通海、汪興祖、趙庸以六舟深入搏戰，久之不出，以爲已沒也。有項飄飄行繞如游龍，我師望之，增氣百倍。復大敗之，蓋三戰三捷矣。而友諒不退，豈獨恃其衆哉？亦以江西割漢之半，勢與我不能兩立也。明日，復戰，御舟被圍，指揮韓成曰：「事危矣，請以臣退師。」袞冕而投於水。太祖既脫，遂大敗漢師，欲保鞋山。我師邀之，相持左蠡者復三日。○太祖遣友諒書，方今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也。而反其道，以與我爲仇，欲無困敗得乎？幸而得返，亦宜卻帝號，以待真主。若猶不脩德而作欺人之寇乎？悔之

東書

卷十

元順帝

五

晚矣。俞通海議曰：「我師累捷，而友諒不克擒者，湖有淺，闌舟旋也。莫若入江而據其上流。」八月，我師次南湖嘴，列柵江南北岸。友諒突出，或射之，貫睛及顙而死。其平章陳榮悉軍以降。張定邊夜小舟載其子理，入武昌，猶立之爲帝。九月，還師告廟，則復親征。冬十月，至武昌，命常遇春督諸將守之而還。山東赤氣千里。十一月，擲思監以太子有惡於太平也，成其罪而殺之。庇倭而醜正，亡國時之君臣父子，惟其心先亡也。

甲辰年春正月朔。○太祖始建國號曰吳，而未紀元。順帝三十二年也。李善長、徐達、右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平

章政事汪廣洋、右司郎中張昶、左司都事。○太祖乃諭百司曰：「卿等爲生民戴予矣。建國之初，在正紀綱，則禮法是也。元氏亡之，主昏臣專，威福下移，而人思亂者，其紀綱不立也。苟禮法以爲紀綱，人志斯定矣。爾等爲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其始而怠於終。」二月。○太祖如武昌，督師高冠山西，顧可以闕。○太祖欲奪之，傅友德請先登矢出，腦後卒事而還。○太祖晝坐帳中，郭英侍，漢盜橫梁而入。○太祖呼殺賊，英斃之，援至必敗，城固必擒，使降將羅復仁入諭之，理及定邊降，城中飢困，命饋之粟。立湖廣行省，以楊璟爲參政，而還理至，封歸德侯。江西

東書

卷十

元順帝

五

行省以鏤金床進，命毀之。侍臣曰：「未貴而驕，未富而侈，此陳氏之所以亡也。」○太祖曰：「既貴豈可驕，既富豈可侈乎？」方陳理之逃也，或言大軍威之可全，獲軍中皆謂奇譌。○太祖不應也，用勞於再駕，何容儒士戎簡入見，言及之。○太祖乃明言曰：「窮寇勿追，言念爾而多傷也，故從人言而威之，我則逸而彼之民多死，我還，轍之以偏師，雖有再駕之勞，師徒不傷而獲全城，因諭諸將曰：「勿輕虐也。爾之奇夫及焉，聽其議論，臨事可以決機。」三月，改各翼元帥府及樞密院爲衛。陳氏滅，定天下有成局矣。劉基爲太史令，語多屏人，故其謀略非世所得聞也。徐常

攻拔廬州左君弼走安豐。元太子以暉擢思監朴不花多成大獄。字羅爲或所善辨則以爲同謀也。削之官爵而使擴廓討其違命。夏四月。李羅以兵入大都。殺擢思監太子出奔。建忠臣祀於康郎山。自韓成丁普郎三十餘人皆死難者。成近封高陽郡侯。錄其子觀。散騎常侍。五月。元太子還宮。復以與字羅攻而出奔。字羅乃爲右丞相。秋八月朔日食。常遇春圍熊天瑞於贛州。諸將分取漢郡之未下者。九月。追封胡大海趙德勝張德勝耿再成俞廷玉桑世傑花雲張子明皆功大而遭難者。冬十月。設起居注以宋濂及魏觀爲之。張士信冠長興耿炳文

史書

卷十 元順帝

夏

費聚敗之。士誠憤而益圍兵湯和至自常州而敗走。遣汪廣洋參遇春軍事於贛州。使諭曰。城破之日。保全生民其爲國家計也。夫向者鄱陽之生降皆吾兵也。卽其逃者亦吾民也。苟得郡無民何益乎。十二月。傅友德取衡州。三十三年。春正月。贛州降。從天瑞下者南安南雄韶州。○太祖褒遇春曰。予聞仁者無敵。非仁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以隆載國家也。徐達所遣千戶胡海取寶慶靖州。諸長官皆來降。二月。日旁有一月一星。士誠將李伯昇以二十萬圍諸全。文忠赴援。及於龍潭。胡德濟使謂曰。眾寡不敵。盡降。諸以俟大軍之至。文

忠曰。在謀也。避之勢益熾。大軍至且難攻矣。應敵正當。俱躬先士以馳之。德濟出日城而交蹂斬首數萬。伯昇大潰。舉其所委數月不盡。士誠都平江。而金陵江寧亘連江陰是以雖有淮土泰州甌而國分爲二也。○太祖欲先截取其北親閫。軍士分隊如實戰者。勝敵之賞人銀十兩。傷而不退者及爲其致勇也。諭之曰。弓馬不素習以攻戰。鮮不敗者。故之以爵賞富貴。曰。惟有功者得之。○太祖之兵無敵者其操如戰。而士不伐故其戰也如操。而士無畏後世忘之以爲士而不精者未之有也。顧謂起居注席同口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也。三

史書

卷十 元順帝

夏

月。元太子戰字羅而大敗之。時據有福建者元平章傅友定。蓋有江西浙東南隣之矣。夏四月。命胡琛帥師討其侵擾。五月。大都雨。楚而祀之曰龍須。胡琛克蒲城崇安。建陽進擊錦江。被執而死。取襄陽安陸。傅友德生擒其將任亮。常遇春曰。壯毅可用也。授之指揮。六月。元太子加李思齊平章政事。秋七月。李羅伏誅。九月。擴廓送太子還大都。冬十月。徐常攻泰州。閏月。擴廓爲河南王。總制諸道軍馬。徐達進攻高郵。○太祖恐以深入阻節制。代以馮勝而還達泰州。三十四年。春正月。張士誠舟師出馬駁沙以侵鎮江。○

太祖出禁過江陰歎吳良備禁有方以爲昔之吳起也○

○太祖嚴酒禁以糜穀乃曰不塞源流不可遏已下令禁種秫河北徙元諸將各欲自雄亦皆有江南之心矣

故不平擴廓之總其兵也擴廓擊張良弼以不應調則自李思齊以下皆拒戰我○太祖所謂其紀綱不立者也

三月夏主明玉珍卒子昇嗣高郵夏四月徐達攻淮安守將梅思祖以所部四州降濠州時亦爲士誠將

李興所據○太祖招之不報曰是吾家也命韓政攻而取之駕省墳墓安父老韓政乃會徐達軍取安豐竹昌

左軍弼走大梁五月我○太祖求遺書謂侍臣曰如孔子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言真治國良規也六月元

守將陸聚以徐宿來歸夏人來聘參知政事蔡哲報則圖其險爲歸獻秋七月朔日食平章廖永安卒於姑

蘇八月命徐達常遇春帥師二十五萬以東征集諸將佐諭之曰戒師士卒毋肆略毋妄殺毋發丘毋毀廬士誠

毋墓于姑蘇城外慎勿侵也夫克敵者成功爲效樹德者廣恩爲務師遂出九月戰於太湖取德清水陸鏖戰達於

湖州運環而攻之張士信悉兵爲援屯於舊館爲出我背遇春以奇兵營東阡則復出敵背絕其歸路矣士誠復遣

赤龍驍親軍來援而爲焚於是舊館夾於我軍而不能交

舉以降若五太子呂珍朱暹皆士誠之勇者也徇於城下

而李伯昇張天麟以湖州降時華雲龍克嘉興李東北李文忠嚴州之師則東下桐廬富陽餘杭杭州懼守將

潘原明以城降賊胡大海者咸在焉於是致誅復克紹興士誠未亡之地蘇松二郡而浸削矣冬十一月則諸將

會而逼姑蘇再勝遂圍其城俞通海分兵取太倉諸縣及松江相次從風士誠守者乃孤城十二月宋主韓林

兒殂然後有吳元年之議命立宗廟社稷宮室圖其剗其雕斲之麗而謂省臣曰昔堯茅茨土階采椽極陋矣而

爲盛德首後世惟競侈爲宮室苑囿輿馬珠玉而以階亂故節儉是寶完具可也何必凋巧以殫天下之力殿成壁

書古人行事以爲鑒戒屬間則大學演義曰朝夕觀覽豈不愈乎丹青或獻瑞州文石宜焚○太祖曰宮室之爲

勞多矣况遠取文石以屬民乎宗廟既成協律郎泠謙定雅樂

丁未○太祖吳元年至正之二十七年也春正月遣書擴廓若汪河革不還是開我南方之兵端爲後日之戰禍

審思無悔戴德取沅州二月擴廓使李貳寇徐州時傅友德守迎敗諸呂梁遠爲城外之覆貳攻城而擒矣

○太祖謂省臣曰子親歷田野見人民凋敝土地荒蕪

史書

卷一

元順帝

重

蓋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觸熱思涼。冒暑思燠。况吾渡江開創之地。其民尤先。於供億乎。免太平租賦二年。應天鎮江一年。徐達在平江。事必遺請。○太祖賜手書曰。將軍自昔相從。忠孝出乎天性。誠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然將在外。君不與。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命通海卒。其病革也。○太祖問疾。夏四月。祭。○仁祖之忌。退御便殿。而淚不止。五月。置翰林院。陶安朱升為學士。六月。朔日食。○太祖為旱。減膳。既雨。請復。○太祖曰。焦損必多矣。令免今年田租。李善長率百官勸進。○太祖曰。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盈。卒致滅亡。遺議於後。豈得更蹈之。張士誠突圍出戰。王弼大敗之。馬驚墮水。以救免。秋八月。丁德興卒於軍。元太子之自擴廓歸也。欲挾其重。反順帝而自立。不從。則成怨。擴廓異志亦生矣。搆兵張良弼。弼而不已。順帝乃詔太子總天下兵馬。擴廓分軍。自潼關以東。李自齊鳳翔以西。充魯為陝西行臺。及張良弼孔興脫別伯進取襄樊。此西屬也。王信固守山東。地分而人有貳心。大伐及之。其勢固莫相為用者也。無錫莫天祐。獨為士誠聲援。其將楊茂常。自水中通信也。徐達得諸還卒。則厚託焉。往來皆為我輸矣。九月。知城中之已困也。攻而

史書

卷一

元順帝

重

破之。執上誠歸之建康。而縋。遂師取無錫。執天祐。取通州。士誠之地斯盡。進功臣爵。叅知政事張昺請及時為娛樂。劉基以為亂政罪發。伏誅。國珍之初約降也。納地來朝。以杭城下。既期年矣。而不至。命湯和吳禎討其罪。諭以徐達之下姑蘇。能安輯其民人。而無縱殺。則遁入海。朱亮祖以討師下溫州。冬十月。元罷擴廓官。分其兵於諸將。北方於是更無能敵之將。殆天假之為。○聖朝開路與。始上左。更元制也。於是李善長為左丞相。江南既定。運應混一。○太祖遣徐達常遇春帥師二十五萬。北伐。先遣檄諭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朱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遠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目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弑兄。至於弟收兄妻。子弑父妻。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實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流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

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囚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收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情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其時同命。胡廷瑞。率安吉寧國諸軍。取八閩。曰。閩定。則趨廣東。楊

東書

卷十

元順帝

五

璆以荆襄師。取廣西。蓋聖武布。而一統之勢成矣。願戊申曆。蓋示大一統之意焉。太史令劉基所定也。廖永忠會師海上。方國珍降。湯和遂由海道徑取福州。北伐之師。自山東河南盡遼。以東。渡河。進克大都。元主不敢敵。天兵夜啓建德。以北。寬大明洪武元年八月。至正之二十八也。既克元都。遇春追至於北河。獲皇孫買的里八剌而還。順帝在位。蓋三十六年。自世祖乙卯滅宋。德有中主者十君。九十三年中國。○聖人興而後華夷復安其位。故大明之功德直伏羲之開天。

史

卷十

元順帝

五

史書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姚允明撰允明字汝服休寧人是書自三皇以

訖元代據採史文節縮成編前有張溥吳應箕二

序蓋亦依附復社者故書止十卷而卷首列參閱

姓氏至二百八十三人其聲氣標榜可以槩見應

箕序至謂其撰言簡奧近尙書是何言歟

廿一史識餘三十七卷(一)

〔明〕張塘輯

安徽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七年刻本

叙廿一史識餘

蓋自裨官猥雜野乘荒唐
浸淫人心矯攘正史之席
蠱移風好颺簸非聖之書
耗金匱於鼠肝果石室於
洪敘一

蝨腹誠爲梗之厲階而不
煙之羸火也夫敬仲鷹揚
舊都而通方蜚譽國僑鴻
流清洧而博物有聞其馳
驚霸王之規皆揣摩天人

之力矧左右言事之紀載
悉治亂失得之龜鑑乎原
夫簡牒過繁遂致劉覽莫
竟沙沉珠玉者秘置石倉
匠小梗柙者招歸文苑抽

洪敘二

簞掣扇漸啟爭攘折角解
頤徒滋姍戲罔裨身心之
益奚資勲華之業者古者
繇斯長慮有心者所爲蹈
歎也石宗張子襟情磊異

人門高華績學三冬非自
矜之曼倩賦才一石不求
試之陳思行則雪白蘭薰
識則淵渟鏡靜倚疎篁而
結屋廬似清恬種垂柳以

洪敘三

映門緒方風致若臨池上
內史失其鶩籠倘入夢中
揚子慚乎鳳吐矣廼十年
勿字四壁空存靈珠誤瓦
礫同拋大路耻蹇驢共逐

上嘉屠釣奮功名於盛時
俯笑牧芻溷豕羊於遲暮
悲歌彈劍泣下數行感憤
著書氣凌千古每遜作以
居述抑研史如窮經其於

洪敘四

子長也悼蠶室之非臯屈
白首以成父功其於仲堅
也惜燕山之空銘倩紅顏
以卒兄志淒風苦雨則危
坐諷黨人之傳憾中郎何

不操觚朗月稀星則灑酒
招奸瞞之覓嗤承祚焉能
丐米晉亡若魏繇其始以
狐媚得之隋促猶秦要其
歸以殘賊至此尋島夷於

洪敘五

南服人鏤冰家翦錦矜楮
葉之偏工攷索虜於朔方
此色紫彼聲哇雜閨位於
一統修唐書之太守流連
歌酒故然燭以垂簾紀五

代之歐公慷慨彈譏竊獲
麟於載筆聲容盛而禦備
全疎致漠北海南莫救喪
亡之轍勞面慟而幽蘭齋
恨幸日臨月炤遂驅華夏

洪叙六

之魔慘淡經營閱歷年載
花發鶯啼之圃萍香鷗浴
之池鶴庭夜警之晨鴛瓦
朝寒之候謝歡賞以從好
叩寂寞而求音同志日與

叅稽聞人揖之辯訂退郎
髡友狼藉筆牀丹柿青蕉
紛飛書格雌黃竄點錯落
如星辰甲乙推敲翻變似
碁局寢食不輟故具油蠟

洪叙七

汗未盡禡乎書衣出入必
偕想齊月閩雲或尙留於
字畫也僕少未工文老而
習隱讀琅瑯公之史料服
其精嚴檢柘湖子之語林

指其卑俚今披是集有當
予心則可四千卷逾三十
華而非靡簡而實該首列
倫序忠孝之教也次編兵
政經濟之畧也備錄文藝

洪叙八

黼黻之具也侈言懿懃磨
礪德器之石也兼收敗類
針砭情欲之劑也啟積塵
之故函耀傳世之重實有
勸有戒可佩可餐獻之

鰲禁堪陳甲乙夜觀薦自
鶚章無媿博宏科選不啻
抃手非止服膺嗟乎信太
玄之善者後必流傳快玄
圃之篇者難爲益損今代

洪叙九

倘有君山稚川之侶定以
僕爲嚴尤嵇生之譚已

崇禎壬午長至西湖盟社

弟洪吉臣拜手書



廿一史識餘序

耳目間有佳釅色人二悅
之其有佳書見之未必悅
者吾辨有弗辨之向使愚
朱引繩易耳據鼎太師曠
一
澧憲共取人間博大奇卓
習見而不及見之書筆簞
莫啻藻繪其采芴芴鮮腴
其味勒齋一編有不韞傳
暮徧人二歡喜覽厥者乎

乎孰是說以求未嘗數
遇之張子石宗獨來羊城
乎從姪有儼明府獲父書
羅致郡閣者經月因窺茲
庫之餘竊見斷輪之妙既
二
列本新詩良訊翩然其來
不知幾心久矣猥以所成
廿一史識餘屬齋糠粃僕
於此道雖嘗稍二習之朕
愿於帖括所謂少不為人

奪於簿書又復客之得坐
今石宗出著佐大手爲刪
纂之業有奇必吐非境不
會亦猶耳曠卑末之於邑
觀香味之故審裁斟酌一

三

色精新絕非類書家瑛社
猥雜之弊真若而齊寶母
遍見光明廣府僊庭了非
嘗設蓋月頭左手一拈便
窮集永當前不煩移具宋

臨川王兼慶以來一人所
已然臨川以一代之風流
飾一代之嘯吐大要濟真
簡遠其爲多之易石宗以
萬古之胸襟滙萬古之精

四

耀一任掀翻掩映其爲方
之難儻於石宗審遜心焉
皆人所寔將臻瑁爲逆少
裝書願把珊瑚舉徐陵駕
筆儼於石宗之謂耶顧儻

方碌二塵務經心久之未
肯以復石宗一日邪風驟
人腕中有鬼遂不能住字
因嘆曰石宗是書海內延
佇已久行將轟翔洛價寥
五

疎戶祕詹二小言心許之
又俾待乎因住數語歸之
蓋亦不必其互焉矣

崇禎甲申上三日

豫軍受弟宋應昇題於

廣州之留石堂



印

二十一史識餘序

余游屐頻至湖上所喜
東南勝侶然山阿水渚間
奇競博僅公車逢世業
耳獨林若撫以詩自豪

董一

龔以漸茂劉出子各提偏師
犄角於兩隄孤嶼間張子
石宗方弱冠語驚人氣
絕群也別逾十數年
茂膺辟

命需次選人余得脩風驪日

与二三萍梗兄弟和譔
樊市相樂也已而相歎不
得吾石宗參荆高酒筑
侶伊人宛在增我蕙露

董二

思迺華茂言石宗擁史
遷以下二十一種書手自
刪削如李永和杜門却
掃時差樂不苦也今年
春石宗寄書勗余憤憐

羽之於披感

聖明之宵旰悼農人之困悴

口畫手擘縑三千言余荷

今上特恩拔自泥淖而無所

建明浮湛即署深愧願

董三

意既得石宗所纂二十吏

識餘益謝不敏久之余家少

德相力疲訓故未獲編摭

諸史然張衡摘班氏之舛

濫傳玄譏後漢之尤煩其

它蕪襍開卷欲睡誰復能
抽裂帛簡殘竹酣記籍如
我石宗哉

天子興學崇儒道三經以上

者疏名徵擢石宗少余二

董四

十齡銳意制科有借之登

薦刺者固孫不就即其所

纂識餘三十卷貧不能梓

韞匱十年才得同社醺

金授副墨三復茲編規

摹世說而無隻語與臨川
 複附聖以居宗依經以概
 則臨文攷證繙閱較便此
 今古一種不朽奇書近代
 著述家自陳晦伯胡元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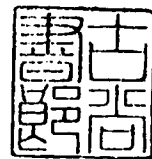
董五

以外鮮有方駕者吾閩尚精
 史學無如黃孝翼今吏隱
 湖上請以董生之言質之

癸未浴蘭日閩中社盟
 弟董蒼河殊會甫顯

於燕都城北荷花深

霞



董六

序



夫文章博達之士舍經史安所
肆力哉肢而青紫艷心丹鉛眩
目士之甘儉腹以逆鵠也公矣有專
經無專史則讀史者千不得一經

序一

多隱史多贖則治史者萬不得一
亦嘗讀史自謂治之而有誤萬物
咀吐百家為大匠斷而不傷手者
則代不得一何也明此之謂鏡棧
此之謂服古也藉不揣童而回

志者竊歎曰稗野所以荒史而史

因之以存論斷所以治史而史因之
以止不知其言是否今迺得識降
一書讀之而犁肢有當矣石宗
先生武林名家承父東公世學

序二

而湛于經術之言吾部所推為
子雲仲舒也其為人惠中秀外
雍穆渥醇嚶嚶者古之解他至
所好天復逢其遇以得肆力于
周秦以下之文章或慘澹經營

或悠肱獨酌或拍案狂呼或橫
槊欲舞其狀皆于纂著中見之
故其于廿二史也如鍊金肱陶之
汰之如治金肱煅之扇之鑛氣
不使留寶氣不使雜數千化之

序三

其臣將相方是守之可進而因堂
也神羊元龜秦鏡肺石可列而
盈几也兵農神樂天官河渠書
可釀而齋味也還固以下十數子
可使授簡而就裁也有編纂之

動至割裂之弊汗牛充棟者
費油素而載之志略史通方斯
蔑矣蓋勸我石宗之用也或
謂陶子曰肱則誠果書乎陶子
點肱已而在語之曰世所謂果至

序四

者必優孟汲冢之文刻畫齋浩
之事耳若夫蘊釀風義添葢幽
微研慮悅以古今并會則誠果撰
也何也譬如騁駿磨瑤池之上張
摧窮昆侖之源傳其草木飛潛

獨奇殊貝固種、果狀非世所有
至於日月光華山川流峙其所位
置與世界了朕無累而後知其
尤果也不朕心吾后宗之才之學
因何難為離奇震世之書而必

序五

彈力於史哉亦曰吾心是藥天下
之不謬史與讀史而勇於論斷
之史益以不治者耳

昭代一史如憶鴻荒失而求諸野
其在是歟藏則壽名山用則登

之祕府諸同志者咸思以文章報
國其必折衷於張子也夫

楚湖南社盟弟陶汝鼎題於

黃雲紫水之間



序六

序

張參軍少有思理。周弘正懷其在席。陳後主欣爲授塵。予每思友其人於千古。比見虎林張石宗氏。使我懷古之情更深。石宗爲孝廉文東先生孫。先生與吳郡黃五嶽於越陳海樵同社齊名。著述流傳。人琛尺璧。惜其蘭摧。未竟厥燾。而

江序一

盡殺詒於石宗。通雅博暢。嗜奇翫古。克世其高曾之規矩。與其友龔君華茂交莫逆。全研席於西湖者。且廿年餘。壘篋共吹雞聲同舞。所著竹香齋諸稿。及桂留諸詩。並帙合傳。予初未識華茂。乃石宗每與予言。必首齒及予。以此益知石宗爲篤友。石宗默識似張安世。博洽似

司馬遷。史才不啻似習鑿齒。抒爲制義。則瞿薛遜雋。韵爲詩歌。則王孟遜逸。予與定交於柴式穀淝水署中。見其潛精研思。牆溷間皆著筆墨。時時手一編。探摭綴集。已出數帙示予。則錄二十一史中事辭之極雋者。規摹世說。增定名彙。爲何氏語林所未有者。號曰識餘。自言

江序二

於午歲秋杪。偶涉日兩漢書。隨筆采錄。欲廣彙成集。而先世遺編已飽蠹魚。家貧無所得書。遍覓藏書家。借三國晉隋唐諸正史。次第畋蒐。集成而禿穎可冢。予受而讀之。喜其涉獵廣博。馳騁古遼。上下數千載間。以洪筆爲弩矢。以載籍爲藪阜。以紙札爲虞羅。以疾書爲追逐。

案世昌曰是
重刊以定版
名故介子云
此書屬詞
體當不
非後風生
其頭火出矣

以窮慘爲合圍。以事詞爲磨冤。坐帷幕
爲轅騎。標丹鉛爲旄旄。快摘射爲舍拔。
羅諸美爲舉柴。休咎墨爲釋棚。駱馳崑
崙。垂玄熊則其奇獲也。髣髴蹴踏寒山
空。則其奢取也。昔桓南郡好獵。每田狩
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騎良
馬。馳驟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石宗

江序三

之。攷史大都類是。且出其點金之手。爲
爰煩贅鋤鄙俗。故中皆匡丞相解頤之
說。樂令君清耳之譚。王元美所云造嫩
於單辭。徵巧於隻行。因美見風。因刺通
贅。使人短咏躍然。長思未罄者。石宗之
識餘皆有之。似之。此便當與世說並垂
語林。不足道也。先是鍾伯敬先師有史

懷。趙無聲有快編。盛爲遠近所傳。此集
別是史家一種佳書。若偏留以待石宗。
石宗直開千古鴻濛荒矣。石宗才高於
世。而無驕尙心。大類其家平子。每一帙
成。必就子商畧。子亦時効鄙言。石宗卽
無不傾聽。且拳拳屬予題序。云其學古
本之先孝廉。與其友華茂氏之切劘。昔

江序四

杜少陵之於高李。詩名必共。元白蘇黃
亦無不爾。石宗文章氣誼。可追古人。使
人喟然爲之感涕。予友故楚臬盧鉉卿。
爲予文字衿契。讀書破萬卷。目快手敏。
於經史子集。無不漁畋。二十一史各有
纂本。而史記箋評。尤卓出諸名家上。攷
據精覈。真可懸諸日月。不刊尙藏於家。

庫幸子若孫賢。頗能讀其書。而予久異約。閱十年餘。不能爲之傳布。感石宗之篤義。追咏少陵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以爲歎息。

崇禎癸酉二月春分日閩莆社弟江石

卿題於西湖之煙艇



江序五

石宗在澆水謂余至武林當訪華茂。至則華茂與周朗垣中秘全鵬余見其舉止譚笑於昔友。鉉卿恒似時似余。喜得良友。又如逢故人。酣暢竟日。余感石宗篤友序中。偶及之不謂復見典刑於華茂文章交誼。疑有鬼神云。石卿識。

廿一史識餘發凡

摻覽

五藏曰文
東先生藏書
甚富王樓說
名本再傳有
北宋石宗年
不及見書可
有蘇軾修熙
王祿修借以
亦成一世印

余家鮮藏書。性耽成癖。庚午杪秋讀兩漢。遇快意輒截紐尾疏之。或言世說止詳漢晉。語林蓋及裨官。蓋徧蒐廿一史。損其芳華。以振貧民乎。閱數月。史漢告成。明年借三國志。晉書於柴雲倩。久之。門人方子濟出所藏齊梁陳書及北齊周書五代史見諭。王申讀書。綉石齋從黃元辰借魏書。童祿如借南史。吳德符借宋書。隋書元史。閱且竟。冬游金斗。得劉珣舊唐及廿一史識餘。發凡。

遼金史於李郁卿家。吳芳麓復爲余覓新唐書口諷掌鈔。合采數百則。春歸值棘試。三冬方卒業。德符所借宋史北史始竣役云。

品鑒

國史野采。失得均也。蘭亭之學。疇貴名山之藏。日潭歷祀相沿。廿一史尊與十三經等。大腐令史記未更筆削之經也。以固眠遷太玄之擬易乎。過此惟平陽兼有史家諸長。蔣宗休文。昨逆振。惡能定是非。準然范猶小佳。沈蕪陋矣。晉齊五朝。駢麗乏風骨。而事

陸運昌曰其
文則史簡而
堅秀不足多

朱天登曰
此書若延
野之編則
雖之肆入
皆珍如金
取勝如詩

左石難曰
此書若延
野之編則
雖之肆入
皆珍如金
取勝如詩

多浮夸。北書嚴允弗倫。史均辭衛。李延壽二史。識者
皆其南略北評。以世家體作列傳。厥製未允。猶彼華
也。新唐事增文省。謂勝于舊。然晦而不達。雖省何貴。
歐公史筆。義嚴秋霜。惜是時事。半禽行人。皆盜賊。否
亦悍卒駭豎。取婦有餘。軌法不足。宋史成於鞫譯之
世。庸熟支離。怒不能指人。喜不吐解人。願真邸報
之極爛者。全遼元史。名號未雅。事亦庸碌。蒙氣滿紙
矣。

舍取

廿二史劄記

卷九

二

龍門紀傳百二十篇。讀者尚不能編。矧班范以下諸
史。載余亡五行俱下之敏。讀亦不甚解。上下千百載。
縱橫數十家。鉅類夷荒。率意進退。豈似貧兒見寶。不
知所割。故史漢三國。介及箋注。含然且闕者。不欲土
英塵。假我現羞。舍府與便者。不欲市曲村語。亂我
官羽。今世說資治。稔見及連篇冗浮者。不欲朝披之
華。襟我姚魏。衛文之帛。問我濯江也。故五十餘類。味
則甘腴。佩則芬芳。視則錦繪。聽則絲簧。劉舍人有言
獲我心矣。

宋史紀事本末
不無補益
然其體裁
與史不同
是亦史之
一變也

朱史紀事本末
不無補益
然其體裁
與史不同
是亦史之
一變也

剪裁

太史公綜三千年事。以五十萬言括之。班孟堅近述
西漢。益為八十萬言。夫簡而能盡。多而不浮。斯查與
柏並美乎。然多末有不浮者。也。厥後濫汜一傳。繁十
數紙。一事案千百言。靡曼慆風。鋪揚似賦。弗施剪裁。
則玉藻山龍。與短襦敝組。何異。余故筆錄。諷調。點竄
隨之。譬以并州快刀。巧裁翻鴻。夜來神鍼。綉成闕風。
不僅彰施五色。亦可衣被九州。

名稱

廿二史劄記

卷九

三

一人屢稱。或地或爵。古色恭錯。乍簡恐無緒。世說所
以附釋名也。夫我不暇。繫繫以名。間有別稱。仍舊文
耳。諸侯不生名。矧受命而帝者。其名典午。諸朝及五
代受命者何。親身纂弒。雖得之弗予也。不名北朝諸
君者何。竊符籙之旨也。
標目
綱有目。所以羅也。目密則濫。出疎則濫。入過密與疎。
均非盡善。世說編目三十有八。何元朗語林因之。然
氏類林。析倫行為五增。宮室節序諸類。為五十九。余

廟號曰一
詳一補用
深恨其
史說宅恒有
治臨清長之
惡

或仍或去數表于焦而得政事幹兵策拳勇
愧世所應有而不有補遺顧鄙暗俗侵食積弊惡人
所應亡不必亡也神玄象緯草木戎狄限于史官所
載不敢旁及網羅似疎然指染寸簡足槩南味疎畧
之請不任受溢濫之失且知免矣

分部

凌雲構材錯鉢無負涪津傑木升合悉分考詞就班
若此始稱無憾乃臨川世說以謝公始婦側賢愛甘
草醜人列容止况其下者余究窺寡見美醜或偏故

廿一史叢餘

卷凡

四

與王讀曰
原則客也言
節小倫也不
經孔孟雖跡
形敗任李情
堅惟尤正不
堅其透邪

任永清流業與豪士各見其醜不復冀佳目中憎人
所美不免為識者嗤然私有奪予具載評詞此類尚
多總俟解人別鑒

集評

劉日昇曰
是亦自
內含納之
固以此便
稱其美

泥泥飾眉貂綸續尾惟評與注將無類是乎諸史製
庚多賢年越千禩肯或微隱義賴箋疏葉華茂聘君
洎同社諸子肯以通博之才互出手眼助余鉛黃猶
夫繪龍五色裁點便飛炳室一光遇緯斯炤標評之
功何可誣也顧評多掣節間出梓彈注發心裁或仍

告解引伸類觸板領新異真聖臨川之宗風詎極孝
標辰翁牙慧哉

丙子夏五逢菽生張黼識



鄭仲夔曰不誦發凡則不知石宗氏鑒別之嚴
漁政之苦志慮之遠而規模之弘也幾幾乎倫
視語林拍肩世說矣雖然臨川朱邸袁淑陸展
鮑紹何元瑜輩集焉皆一世之才也抽秘恩以

廿一史叢餘

卷凡

五

檢尋騁妍辭以潤飾力優為之石宗徒一手眼
上下諸史四歷寒暑屢脫毫穎而後竣探討不
資同人風流接于前軌功斯遠矣良服予膺

識餘史目

漢龍門司馬遷史記一百三十卷

漢褚少孫補 宋裴駰集解

唐司馬貞索隱 張守節正義

漢扶風班固漢書一百卷

唐顏師古注

宋順陽范曄後漢書一百二十卷

唐太子李賢注

晉巴西陳壽三國志六十五卷

廿一史識餘

史目

六

宋裴松之注

唐文皇帝晉書一百三十卷

梁吳興沈約宋書一百卷

梁蘭陵蕭子顯南齊書五十九卷

唐吳興姚思廉梁書五十六卷

陳書三十六卷

北齊鉅鹿魏收魏書百四十卷

隋博陵李百藥北齊書五十卷

唐華源令狐德棻周書五十卷

唐魏州魏徵隋書八十五卷

唐隴西李延壽南史七十卷

北史八十八卷

後唐歸義劉昫舊唐書二百卷

宋雍丘宋祁唐書二百二十五卷

宋廬陵歐陽修五代史七十四卷

元脫脫宋史四百九十六卷

遼史一百一十六卷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

廿一史識餘

史目

七

明古葵宋濂王禕元史二百十卷

張瑄曰諸史卷可三千不殺閻第卅四臘菁華既

掇心力欲疲還念遷因諸君視笑無言曾分尚

論之席更覺元遠以上鉛黃任意無非快讀之

書忍比齊純輕捐於塵笥敢同卞璞壹酌以名

城

龔五諤曰或言褚先生之續武紀與它傳也胡

以弗刪也王元美曰漢人文字存者僅矣奚其

刪裴松之注三國旁綜博引前無古人後惟劉

峻世說。鄒道元水經二注。踵厥美。故有謂三注
宜並傳者。識餘之兼取是已。胡以及它注也。揚
子曰。多愛不忍。子長也。吾於石宗亦云。
洪吉臣曰。劉義恭見苦陸士衡。張敬兒不識羊
太傅。譚者至今齒冷。世人藏書不廣。嗜古未暇
者。雜舉壽暉諸人。詆之。皆上衡太傅也。讀其書。
使知其人。石宗婆心不淺。

廿一史識餘目次

卷一

父子

附母

卷二

君臣

兄弟

卷三

夫婦

廿一史識餘

目次

附賢媛

師友

卷四

長厚

附寬恕

清介

卷五

識鑒

雅量

卷六	慎密	方正	附矯激	卷七	言語	附便給	卷八	規箴	附題軒	卷九	品藻	賞譽	卷十	政事	上	卷十一	政事	下	卷十二	幹局
										廿一史識餘 目次										
										十一										

拳勇	卷十三	兵策	卷十四	文學	上	經史	著作	純學	博辯	卷十五	文學	下	強記	欣賞	卷十六	藝術	上	禮樂	藝術	下	射御	書數	登相	機巧	卷十七	機警	附自新
<div>廿一史識餘</div> <div>目次</div> <div>十一</div>																											

猜險	貪穢	卷二十九	殘忍	鄙暗	卷三十	玄跡	梵塵	卷三十一	廿二史劄記 目次	異域	卷三十二	開寺	象緯	附占驗	卷三十三	形勢	附遊覽	草木
----	----	------	----	----	-----	----	----	------	----------	----	------	----	----	-----	------	----	-----	----

卷三十四	鳥獸	卷三十五	補遺上	卷三十六	補遺中	卷三十七	補遺下	廿二史劄記 目次	張塘曰。關里四科。攷行之玉律也。故臨川編目。以此冠篇。焦氏析倫爲五。余因附以長厚諸則。言語之益。莫大於規箴。政事之變。莫危於兵策。文學之餘。莫巧於藝術。皆昉其義。各以類從。機警六卷。猶雅尚。簡傲以下。凶德矣。然雅可式。凶可鑑也。草木鳥獸。間識是資。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何渠非道德性命之益乎。卽割裂成書。撫飾委瑣。非爲拙也。
------	----	------	-----	------	-----	------	-----	----------	--

錢塘張 甯石宗摘次

仁和龔五談華茂索訂

父子附母

張甯曰天下盡人子人父也不言孝慈而自無不孝慈者天性其言孝慈者有不孝不慈者也變也故曰父子以道交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久有是非賢愚者或合或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君子惡夫不祥而難其合則古之仁柔而化矜嚴以濟穀式似而類勿肖者非止水之鑑哉雋孟諸母氏慕善敦義禮法自淑故能通嚴父之窮而承厥子以終舉尤矯然名人魁士之所難矣輯父子第一母附之

廿一史識餘卷一 父子

卓集

其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已姬埋壁室內召五公子齊而入康王跨之靈王肘加之子比子皆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歷組康王以長立國為靈王子比王十餘日子皆不得立惟棄疾後為平王續楚祀如神符

未央宮成高祖大朝羣臣置酒前殿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治產業不如仲力今其之業所就孰與仲多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按胡寬新豐舊名懷字物色懷舊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加其室故羅天子過亦不絕識其家移居者悅其以而德

唐順之曰陸生志意孤遠

為終老計示諸君以不忘

史記注

新豐

陸生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案中裝賣千金分其子

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

侍者十人寶劍值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

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

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

無久恩公為也

張安世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隨度遼將

軍范明友擊烏桓還光問千秋戰鬪方畧山川形勢

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

能記曰皆有文書光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

漢書

鄧禹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脩整閭門教養子孫皆

趙恒曰：人
好名亦如此

鍾惺曰：庚金
日曜然見同
意

閔慶曰：本
正自不必

可以為後世法後漢書

詔補范滂。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辭，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顧雍子及孫譚侍孫權宴，譚醉三起舞，舞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責曰：君王以合婚為德，臣下以恭

廿二史劄記 卷一 父子

謹為飾。汝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但階門戶，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為酒後亦繇恃恩，損吾家者必爾也。因背向壁卧。譚立過一時，乃遣三國志

注

王述受職，不為虛讓，有所辭，必不受。及遷尚書令，子坦之以為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是美事。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晉書

李玄盛勗諸子曰：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者功多。

汝等何可不勉。

富春車道既少，動經山川。孫晷因父難於風波，每乘籃輿，所詣之處，躬自扶侍，隱息於門外，樹下藩屏之間，不令主人知覺。

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

劉殷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犯顏將彰君過，宜上思召公容商之義，下念鮑叔觸鱗之誅。

廿二史劄記 卷一 父子

四

緱氏令初到官，趙至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為士伍。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諸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自傷不能致榮養，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

或謂劉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知過自改寔曰：吾所行是其間，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所得？

章諛性不嚴重，好矜其功。謂子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綴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為我對，正直惡抵伯

依補曰：殷直
方十二歲
性克厲諸子
成人無賴之
涕洟如雨

其五義曰周
明于前朝勳
于後同志安
節何與于王
婆棄婦乎

陽曰伯陽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值軟抵耳更慈無
言

索靖子緄少有逸羣之量靖曰緄廊廟之才非而札
之任州郡吏不足汗吾兒也

陶徵士與子書曰吾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
必貽俗患僂倪辭世使汝勿而饑寒常感儒仲賢妻
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

抱茲苦心良獨爾爾少年來好書偶愛閑靜開卷有
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

廿二史劄記 卷一 父子

五

喜嘗言五六月北窓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

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緬求在昔眇然如何宋書

戴頊子家貧販紵爲業生法典延壽延興並修立延

壽善書法典好學有陳載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

咸云戴頊子三兒敵陳載三千萬錢

王僧虔戒子曰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率

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那各爾身已切豈

復開吾見惟知愛深松茂相寧復知子弟毀譽因汝

有感故畧敘胸懷南齊書

黃汝亨曰長
書戒子規規
難泯不免敬
名

張增曰頊數
以之顧邪徐
份以之愈來
孝經之教自
不同乎范書

張融謂其子曰人生有口可論道說義給飲與食此
外如樹網焉吾每以不爾爲恨爾曹當振綱也

謝朓四兄慶崩顯從世謂謝莊名兒爲風月景水山

華寶年八歲父豪成長安臨別曰須我還當爲汝上

頭長安陷虜豪歿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

慟彌日不忍答

徐修仁誠子崧曰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

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舻運

至令貨殖聚斂皆拒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

廿二史劄記 卷一 父子

六

息紛紜梁書

皇伯性至孝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

徐陵子份遇陵疾篤燒香泣涕晚誦孝經晝夜不息

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陳書

何敬容子八歲就兄求名胤命名毅書云兩玉曰毅

吾與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謂毅也南史

到溉孫蓋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受詔便

就帝以示溉曰蓋定是才子翻疑卿從來文章假手

於蓋後溉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

力

高祖欲試諸子意識各使治亂絲文宣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高祖是之北齊書

寇偽與兄祖訓祖禮並有忘行閉門雍睦白首同居

父亡雖久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帷帳几杖時節

列拜垂涕陳薦若宗廟吉凶之事必先啓告遠行往

返亦如之周書

房彥謙家有舊業資產素殷及前後居官所得俸祿

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

容獨笑顧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

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或勸蔡王智積為產業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

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孝經

論語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恐兒子有才

能致禍也北史

畢眾敬父子相代為兖州當世榮之眾敬呼子元賓

為使君每元賓聽政時乘板輿由至元賓所先遣左

右校不聽起觀其斷決忻然喜動顏色

與太清曰伍
然此勝之徒
從人家不
交通便可免
禍

世史餘錄 卷一 父子

七

虞世南子臯無才術歷將作少匠許敬宗曰護兒兒

作相世南兒作匠文武豈有種耶唐書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詞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之

問以文章起之梯以驕勇聞之遜以精草隸各得父

一絕

王勃兄勔劇皆著才名杜易簡稱為三珠樹其後助

勔又以文顯福時少子勸亦有文以詫韓思彥思彥

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舉兒癖王家癖何多耶

李襲譽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窶乏然負京有

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承

江都書力讀可進求宦吾歿後能勤此無資於人

南海多穀紙蕭傲教諸子繕補殘書廉諫曰州至京

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齎必貯以囊笥貪者伺望得

無惹苒嫌乎傲曰善吾思不及此

李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岡伶

人奏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際聲辭甚悲坐主皆懷慄

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將鬚指而笑曰吾行老

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職于此乎五代史

劉曰桑曰事
與吳稱同漢
與吳稱同其
從諫又同官
南海而僅寫
經書皆可稱
為廉士

世史餘錄 卷一 父子

八

張深曰贊以
子禮之學為
燕與可謂節
無遺謀

范漢河曰所
母吟腹如兒
獨深

榮世堯曰羽
服不可披于
胸有可者

獨替始就學其父衣以青布衫襦自肉食而別以蔬

食食贊於牀下謂之曰肉食君子祿也爾欲之則勤

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錄是資益力學

呂公著作相子希哲尚帶管庫歎曰當世善士收拾

畧盡爾獨以吾故置不試命也希哲母聞之笑曰亦

未知其子矣宋史

劉摯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間或謂君止一

子獨不可少寬耶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

韓肖胄曾祖琦守相州作書錦堂父治守相請祠作

榮歸堂肖胄除直秘閣代父任又作榮事堂郡人榮

之

張宗海以秘書監致仕事干謁其子曰昔賀秘監以

道士服東歸會稽明皇賜鑑湖為休老地今洛下雖

無鑑湖而嵩少伊瀍天下佳處雖非朝廷所賜皆閑

逸人有爾大人盍衣羽服以優游何必更事請謁宗

海曰吾作白頭老監秘書而眠何以賀老流沙之服

為哉

蘇過從父謫英惠僭耳艱苦備嘗初至海上為文曰

張鑑曰利公
徒執切耳却
無此勝

宋天聖曰
榮世堯

志隱軼覽之曰吾可安於鳥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

列傳時稱為小坡

彭乘及第後與同年生登相國寺閣皆瞻顧鄉闕有

從宦之樂乘獨西望悵然曰親老矣安敢舍晨昏之

奉而圖一身之榮

王安石與程顥語王雱因首跣足攜婦人冠出問父

所言曰新法數為人阻與程君議耳雱大言曰梟韓

琦富弼之頭於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

李孟傳誠子孫曰安身莫若無競修己莫若自保守

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

高保勗在保抱從誨獨鍾愛盛怒見之亦釋然而笑

荆人目為萬事休

元昊雄毅多大畧自勿數誡其父母臣宋父曰吾用

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宋恩也不可負元昊

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且英雄之生當王霸耳

何錦綺為

太祖命三子採薪時大寒太宗不擇而取最先至人

皇王取其乾者束而歸後至李胡取少而棄多既至

方杰曰既云
不堪何為必
致其終歸矣

宋廷錄曰有
此承前註動
亦足助也

袖手而立太祖曰長巧而次成少不及矣遼史

韓不疑以父玉死非罪誓不祿仕藏父臨終手書云

此去冥路吾心浩然剛直之氣必不下沈兒可無慮

世亂時艱努力自護陶寔雖異寧不見爾金史

密康公從其王游涇上有三女告之其母曰必致之

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衆衆物之美也王

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以康公不獻一

年而王滅密史記以下母子

雋不疑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

廿一史叢餘卷一父子十一

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

異於他時或人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

而不殘漢書

嚴延年母從東海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

亭不肯入府延年由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

首良久乃見之因數責延年謂天道神明人不可獨

殺我不意當年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

婦除墓地耳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

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姬

張衡曰人知
伯淮友于正
意知有此

姜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

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

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坐定府

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

自恨固辭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

不至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補

蔡順少孤養母以至孝稱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

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歸跪問其故母

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

廿一史叢餘卷一父子十一

蔡順母平生長雷公後有雷震順即回家泣曰順在

此太守韓崇聞之每雷輒為差車馬到墓所

周祭居貧養母儉薄不克誦詩至汝墳卒章慨然而

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

陸績徵詣洛陽詔獄母遠至覲候獄事持急無緣相

聞作饋食付門卒以進績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

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問績曰母

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以為獄門吏卒通傳意氣

召將案之績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

非人告也。問何以知母所作。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意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因得赦還。

李氏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曰：四子不孝。何不別居以遠之。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長子興遇疾困篤。母親調藥。磨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呼三弟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授。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

廿二史劄記 卷一 父子

十三

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於郡。表異其母。

陳之遷曰江
東新縣六
錄廣伯仲
佩母說或
激許其之既

孫策功曹魏騰。以忤意見譴。將殺之。吳夫人倚大井。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策大驚。遂釋騰。

三國志

鍾會母張。性矜嚴。明於教訓。會雖童稚。勃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

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三國志注

會母涉歷衆書。特好易。每讀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藉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使會反覆誦之。日易三百餘文。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身所繇故也。順斯術以往。足爲君子矣。鍾會將伐蜀。憲英謂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

廿二史劄記 卷一 父子

十四

陳休林曰
學於漢唐
計界同

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它志也。及會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身。王經爲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匹。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問歸狀。經以實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鮑出少游俠。與平中三輔飢餓。留母守舍。行採蓬實。

數升使兄弟歸爲母作食噉人賊數十人已畧其母
經貫手掌驅去山樓臂結襪獨追之賊望見布列待
之山斫賊四五十賊走復合又殺十餘人賊問出曰
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賊乃解還出母比
舍嫗獨不解遙望求哀出復斫賊賊曰已還卿母何
爲不止出指求哀嫗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

孟仁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或問其
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
與氣類接也

廿二史劄記 卷一 父子

十五

孟仁爲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
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
泣也

皇甫謐不好學游蕩無度所後叔母任曰汝今年餘
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
三徙成仁曾父烹豕存教豈我居不擇鄰何爾魯鈍
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
謐感激受書勤力不怠

賈充母柳見古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

張深曰雖
設術以能市
馬必如魯
欲兄弟俱
死亦生或
可樂事

韓五侯曰桓
玄徒知無忌
以爲不知其
母胸中時者
母不肖也

不忠數迫罵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

潘岳輕躁趨利與石崇等諸事賈謐每候其出輒望
塵而拜謐二十四友岳爲首其母數詰之曰爾當知
足而乾沒不已乎岳終不能改

卻詵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
乃於堂北假塋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

八匹輿柩至家負土成墳

劉琨素奢豪嗜聲色雖暫矯厲而輒復縱逸徐潤以
聲律自通琨甚愛之恃寵干政令狐盛數以此諫潤

廿二史劄記 卷一 父子

十六

謐盛現便殺之母曰汝不能弘經畧駕豪傑專欲除
勝已以自安當何得濟禍必及我

何無忌母牢之姊也牢之爲桓玄所害劉每銜之及

無忌與劉裕謀夜於屏風裏製檄文母潛以器覆燭

徐登梯於屏風上窺之泣而撫曰我不如東海呂母

明矣既孤其誠管恐壽促汝能如此吾讐耻雪矣

朱序鎮襄陽符丕來攻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

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角斜築城

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新築城丕遂引

退襄陽人謂此城爲夫人城。

蕭叔遇病與母隔壁忍痛不言嚙被至碎恐母之哀

已也。南齊書

王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攜僧孺至市道遇

中丞鹵簿驅迫溝中及拜御史中丞引騶清道悲感

不自勝。梁書

劉覽以生母憂廬於墓再墓口不嘗鹽酪冬止著單

布衣家人患其不勝喪中夜竊寘炭於床下覽因煖

氣得睡既覺知之號慟殿血。

廿二史劄記 卷一 父子

徐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膳羞損減陳帝霸

先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以意伺之見孝克取

珍果內紳帶中莫識其意後知遺母斌以實啓帝嗟

嘆良久敕所司自今孝克解並遣還以餉其母。陳書

孝克母患欲粳米爲粥不能辦母亡後遂噉麥有遺

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之。

沈炯以母老請歸養不許文帝嗣位又表曰前帝矜

臣溫清一年之中再三休沐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

跪讀家書前懼後喜悠悠昊天哀此罔極詔答曰當

齊書曰至
處在驛旁

令馮親入舍荀母從官用膳朝榮不虧家禮尋勅有

司相迎使公私得所並無廢也。陳書

劉善明少立節行嘗云在家當孝爲吏當清子孫楷

式足矣累爲州郡以母在北頗贖財賄崔祖思怪而

問之善明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皆

以贖母母至清節方峻。

阮孝緒鍾山聽講母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

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驚心而反。

房景伯爲清河太守貝丘民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

伯母崔氏曰山民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

吾與同居其子置汝左右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

遂召其母崔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溫清其子侍

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曰此雖顏慙未知心

愧且置之經二十餘日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

後聽之終以孝聞。魏書

陸讓賊貨狼籍爲司馬所奏遣按皆驗因詣長安讓

稱冤復令治書侍御史按之咸曰讓罪當死將就刑

嫡母馮氏遂頭垢面詣朝堂數讓曰無汗馬之勞致

唐書曰是
八語似非
痛兼有之

張籍曰善吳
秀厚為類所

通鑑傳子客
寄為之起婦
過樹可見道
則不可

位刺史不能盡誠奉國以答鴻恩反違憲章賦貨狼籍若言司馬誣汝百注百官不應亦皆誣汝若言至尊不憐愍汝何故治書覆汝豈誠臣豈孝子不誠不孝何以為人於是涕流嗚咽親持孟蜀勸讓令食既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文帝愍然改容特矜免之隋書魏緝母房訓子善誘而嚴緝所交游有名勝則身具酒饌有不及已者輒屏臥不餐須其悔謝乃食北史崔道固母卑賤嫡兄輕侮之後為宋諸王參軍長史以下並詣道固諸兄逼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道固廿二史劄記卷一父子七驚起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而賤其諸兄鄭善果母崔氏賢明曉政治坐閨內聽善果處決賞理則悅有不允則引之至牀下責媿之故善果所至勵已為清吏唐書王珪與房玄齡杜如晦善珪母李氏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收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

善與婦曰事
事古便從美
奈何可不為

張籍曰善吳
弟景讓者困
窮屋舍破爛
母讓其子
有文得之心
絕與則其

黃汝方曰據
肯定亂豈婦
能及

不疑李俞母有淵識俞為監察御史得廩米量之三斛而唐書竊問於史曰御史米不樂也又問車庸有幾曰御史不償也母怒收歸餘米償其庸因切責俞俞乃劾官自言狀李景讓貧乏時治膳得積錢僮僕奔告母母曰士不勤而祿猶蓄其身況無妄而得乎亟使閉坎李景讓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召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財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寧崔玄暉母盧誠子曰姨兄辛亥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承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重此言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不問從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媿於心汝今俸祿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舊唐書

蘇五餘曰唐
亦道極母處
亦類此孝名
則已光又在
班別往往其
受其門值其
仙瑞陰曰
於之於人
前然數言
等其呢

崔縱父有嬖妾縱以母事之妾剛酷縱已顯官猶數
加笞詎縱率妻子候顏色承養不懈時以為難唐書
劉敦儒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去敦
儒日侍疾體膏流血母乃下食敦儒怡然不為痛
朱溫鎮宣武迎母於劉崇家母惶恐走避使者具道
所以母驚喜泣下載歸溫舉觴為壽啓曰朱五經平
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先人矣母惻
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
也五代史

廿二史劄記 卷一 父子

王

歐陽修母謂修曰汝父秉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
之則曰死獄也吾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
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嘗求其生猶
失之死而世嘗求其死也平居教他子弟嘗用此語
吾耳熟焉修服之終身宋史

蘇軾母程氏讀范滂傳慨然大息軾請曰軾若為滂
母許之乎程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

劉安世除諫官未拜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
便在言路倘明目張膽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以老母

蘇子思曰明
逸其名索爾
其隱非其也
日接敘規權
往來位德母
已預料之矣

辭免可乎母曰諫官為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而弗
得汝幸居此當捐身以報國恩得罪流放無問遠近
吾當從汝所之

種放被召其母志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
何用文為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
山矣放稱疾不起母盡取其筆視焚之與放轉居窮
山人跡罕至

尹焞少師程頤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不對
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

廿二史劄記 卷一 父子

王

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以祿養頤問
之曰賢哉母

丙申秋杪門入陸熙
重較正五十有六字

錢塘張 甯石字楠次

新昌吳泰來履受祭訂

君臣

張甯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交相應也。故黃帝有七輔。舜有五臣。禹有六卿。湯有七大夫。周有四友。十亂。偏安霸朝。必有續短補薄之臣。即亡國失道。無不有傾危讒譖。比周相與者。未聞其無臣也。末世獨為無臣。或從而信之。噫。過矣。昔香居問

齊宣曰。荆王釋先王禮樂而為淫樂。荆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然則荆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是真無臣也。晉文公曰。上君與居皆其所畏。中君皆其所愛。下君皆其所侮。與所侮者居。自為無臣。非無臣也。且人主孰不欲寧天下。厚蒼生日與可侮者居。則驚爵祿者。將棲衡考澗。終身不蹕。君王之庭矣。是以古君臣造膝若父子。握手如友昆。進有志同德一之驩。退無櫻鱗履尾之患。持社稷以立功名。豈偶然哉。軒君臣第二。

諱怒曰解。太尉悉大似。後世附會。然。齊制非。已。開端于此。

王維。唐。日人。種。極。終。

有題

黃帝夢大風。吹天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弩。羊萬羣。解而歎曰。風為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千鈞異力也。驅羊萬羣。能收民為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收者哉。依占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為相。得力收於大澤。進以為將。史記注。

秦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問秦

擊。晉求從。從而見繆公。窘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史記。

厲王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告則殺之。三年國人畔。襲王。王奔虢。太子靜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曰。昔臣驟諫。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太子。王其以我為讐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讐。懟怒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竟得脫。

晉文公賞從亡者。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

劉日吳曰
卷二第有王
者

洪吉臣曰公
仲知吾君而
未知所待非
審吾君三問
後定其意深
之力

敢請罪。文公報曰：「尊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悅。

楚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景公將發兵救宋，求壯士解揚詎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執揚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趣宋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令呼宋，遂負約而致晉君。命曰：「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莊王怒將殺之，揚曰：「君能制命為義。」

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莊王曰：「若許我而背之，信安在？」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楚王赦解揚使歸。

裂侯好音，謂相國仲連曰：「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有頃復問，公仲終不與。審吾君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牛畜荷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君臣

三

梁世襄曰：此
章帝三事也
蓋份曰：必度
已困通而始
召通，正使
之法行也

通。然明日苟欣待，以選練眾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待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克。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

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城，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不敢失禮。襄子懼，夜使張孟談私於韓魏，反滅智氏，共分其地。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談曰：「晉陽之難，惟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

申屠嘉入朝，鄧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罷朝，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召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既至，為帝泣曰：「丞相幾殺臣。」

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蕪蕪亭。時天寒烈，眾皆饑疲，馮異上豆粥。明日，光武謂諸將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君臣

四

北風何遽寒
蕭瑟之樂
蕭瑟之樂
蕭瑟之樂

日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旁空舍異抱薪鄧禹焚火光武對灶燎衣異復進麥飯范曄肩以復度濬沱河至信都後漢書
鮑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陳止承曰親北而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苜蓿家帝聞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大中大夫張湛解之意乃釋

世祖與功臣謀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遺際會自度爵

廿一史劄記 卷二 君臣

五

祿何所至乎高帝侯禹先封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卿志行脩整何為不豫功曹餘各以次對至馬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弗為盜賊自置亭長斯可矣武為人嗜酒濶達敢言時醉在御前而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笑樂

光武問宋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譚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不悅慚於薦舉伺譚內出朝服坐府遣使召至不與席而

項璧曰
性剛峻
不可開
項璧曰
性剛峻
不可開

讓之譚頓首謝良久乃遣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得其故改容謝弘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後漢書

明帝車駕幸至尚書門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三國志

總章大樂伶人避亂至荊州或勸劉弘作樂弘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為天子合樂樂成欲庭

廿一史劄記 卷二 君臣

六

作之楚曰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常為之歎息今主上蒙塵未能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况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送還本署晉書

張翊曰謝遠
傳載此事
名同傳武帝
又同不知何
者為誤

孝武宴集酣樂後好為手詔詩章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徐選應時收飲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選

孝武飲羣臣歡令各賦詩沈慶之手不知書服不識

字上逼令作慶之請口誦上命頗師伯執筆慶之口授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時運呂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眾並稱其辭意之美宋書

王玄謨都督雍州請土斷流民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嗟怨訛言玄謨欲反玄謨馳啓孝武具陳本末帝遣撫慰之又答曰梁山風塵初不介意君臣之際過足相保聊復爲笑伸卿眉頭玄謨性嚴未嘗晏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故帝以此戲之

齊主道成曲宴羣臣各使效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王敬則拍王儉曰臣無所知唯知誦詩因跪誦相如封禪書道成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南齊書

陳元綸曰相如依見王儉依人聽者故應洗耳

林幹曰此真不附作三言詩始自是宋書之佳

梁主衍數譙功臣共道故舊曹景宗醉後謬忘或誤稱下官衍故縱之以爲笑樂梁書

蔡凝爲吏部宣帝曰我欲用義興主好錢肅爲黃門侍郎如何凝正色曰帝鄉舊戚恩繇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美帝默然而

止陳書

何承天素好奕棋頗用廢事又善彈箏文帝賜以局子及銀裝箏承天陳謝上答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耶南史

梁元帝曰物無常不故則雖有難智玄則一室難悟處今在天倫之樂

武帝爲太子頗專橫荀伯玉啓帝怒將議廢良久不解太子憂懼稱疾一日帝晝臥王敬則直入叩頭啓請往東官省太子帝無言敬則輒大聲宣旨往東官又勅大官設饌密遣人報太子迎駕帝了無動意敬則索承天帝勉牽就輿遂幸東官召諸王宴集玄圃

園時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暕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餘南郡王行酒太子與豫章王疑及敬則自持餽饌帝大醉盡驩日暮始散

文帝有疑義必訪何承天信命相望於道承天性褊促嘗對主者厲聲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帝知之應遣先戒曰善候伺顏色如其不悅無須多陳

梁帝衍設大臣筵蔡樽在坐衍頻呼姓名樽食餅如故衍覺其負氣改喚蔡尚書樽始放箸執笏對曰爾

衍問卿向何弊。今何聰對曰。臣預爲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喚。衍有慙色。

到溉居近淮水。齋前山池有奇石。長一丈六尺。帝衍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並輸未進。衍謂朱异曰。卿謂溉所輸。可以送未欽板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衍大笑。石即迎置華林園。後之曰。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也。

高祖時。國中少絹帛。代人許謙盜絹二疋。守者以告帝。臣之謂燕鳳曰。吾不忍視謙之面。卿勿泄言。或謙

慚自殺爲財辱士非也。魏書

永大獄口保
金効實是厚
道杜第一請
亦不可少

榮世基曰
木製美何拒
諫之甚

沙苑之役。杜弼請除勲貴之掠奪。萬民者。高祖不答。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鞘。奪道使弼目出。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汗流。高祖論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斬喪魂膽。諸勲人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不可同嘗例也。北齊書

有二人在市行惡錢。高祖謂其犯禁令。悉斬之。趙綽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爭之再三。上曰。憾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噫。

美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隋書

榮建緒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隋文帝陰有禪代之計。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義形於色。帝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帝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

榮建緒曰
之而不煩
榮建緒曰
榮建緒曰
榮建緒曰

于起之

孝文以李彪爲散騎常侍。郭祚入見。帝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沈吟曰。此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須臾彪有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北史

太武田於山北。獲麋鹿數十頭。詔發牛車五十乘運之。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不如馬運之。速行百餘里。而古弼表至。帝曰。筆公果如朕卜。可謂社稷之臣。

榮世基曰
榮世基曰
榮世基曰
榮世基曰
榮世基曰

蘇世長玄武門引見。語及平生。恩意甚厚。高祖曰。卿自謂佞耶。直耶。對曰。臣實愚直。高祖曰。若直何爲背。

馬悉龍口京
詠而自歌后
還而崇事
同而禍相
反者崇公
利也

幾五歲曰脫
若水劫山
隨後亂
處二為終是
滿飾

賊歸我對曰洛陽天下為一臣智窮力屈始歸陛下使世克尚在臣據漢南足為勍敵高祖大笑高祖嘲蘇世長曰名長意短口正心邪世長對曰名長意短實如聖旨口正心邪未敢來詔昔寶融以河西降漢十世封侯臣以山南歸國惟蒙屯監即日擢拜諫議大夫唐書

武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就閣起居皆欣躍稱慶姚元之獨鳴咽流涕彥範等曰今日豈是啼哭時恐公禍從此始元之曰預誅克逆者臣子當道辭違舊

世吏議錄卷二君臣十一

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終節緣此獲罪實所甘心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為燒尾蘇瓌拜僕射獨不獻後侍宴宗晉卿嘲之中宗默然瓌曰宰相焚和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踰貴百姓不足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解職所以不敢燒尾中宗昵宴近臣詔偏為使時尚書張錫為談客娘舞將作匠宗晉卿為渾脫舞將軍張洽為黃鸞舞給事中李行言歌駕車西河曲山憚奏無所習惟知誦詩為蒲鹿鳴蟋蟀二篇唐書

五瑞慶曰
事是此策
正專與
之兆

閔慶曰
給事則此
為宰相則
謂一生皆
習格用

朱泚軍中猶鼠同乳表其瑞羣臣稱賀崔祐甫獨不可詔問狀對曰禮迎猶為其食田鼠今猶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耶猶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強吏有不扞敵臣愚以為當命有司察貪吏誠邊候勤微巡則猶能致功鼠不為河東節度使王鐸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鐸可兼宰相李藩取筆減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為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

世吏議錄卷二君臣十二

呂琦與李嶷議和契丹唐帝怒其失策嶷等惶恐拜謝無數琦以足乏先止帝曰呂琦強項肯以人主視我耶琦曰臣素病羸拜多力乏容臣少息頃之喘定奏曰陛下以臣等言非罪之可也屢拜何益帝意稍解令弗拜賜酒一卮遣之五代史王審琦素不飲侍宴太祖酒酣祝曰酒天之美祿審琦朕布衣交方與其享富貴何靳之不令飲邪祝畢顧審琦曰天必賜卿酒量試飲弗憚審琦受詔飲十杯無苦自此侍宴嘗飲滿及歸私家即不能飲或強

飲輒病 宋史

孔守正侍宴北苑大醉與王榮論邊功忿爭失儀侍臣請屬吏弗許翌日俱詣殿廷請罪太宗曰朕亦大醉漫不復省

劉錡在閩好置醢毒臣下歸朝從幸講武池太祖酌酒賜錡錡疑有毒捧杯泣口臣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帝笑曰朕惟赤心於人腹中寧肯爾耶即取錡酒自飲別酌以賜錡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君臣 十一

郭贊因論事奏曰臣受不次之遇誓以愚直報太宗曰恩直何益於事雖然贊言猶勝奸邪

真宗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為貴妃李沆對使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

真宗謂李沆何獨無密啓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以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則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

杜衍為樞密使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殿陽修入對仁宗曰外人知杜衍封

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富弼合弼度不能爭稱疾求退神宗問卿即去誰可代者弼薦文彥博神宗然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

興宗問蕭休堅國家創業以來孰為賢主休堅以穆宗對帝怪曰穆宗嗜酒多暴怒何為賢休堅曰穆宗雖暴然嘗慮酒醉殺人故終穆之世無罪就死未有過於今日秋山之役者帝然然 通史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君臣 十一

聖宗獵雲中故事車駕經行長史當有所獻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為獻先是上夢四人侍側賜食人二口至醒儉名始悟召見容止朴野訪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錄此顯遇

蕭柳好滑稽雖君臣燕飲詎諧無所忌時人比之俳優臨終謂人曰吾少有致君志不得直遂故以諧進冀萬一有補俳優名何避

張德輝與世祖論法度因指槃踰曰創業之主如制此器精選良金巧匠規而成之以畀後人後人當求

謹厚者司掌乃可永寶否則不惟缺壞抑恐有竊而去者元史

明帝卽位特命臺臣曰天下國家譬猶一人之身中書則右手樞密則左手也左右手有病治之以良醫省院缺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風紀肅則貪墨懼猶斧斤重則入木深

耶律楚材與諸王燕醉臥車中太宗臨平野望見直幸其營登車手撼之楚材方熟睡怒其擾已張目視始知帝驚起謝帝曰有酒獨醉不與朕共耶笑而去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君臣

十五

楚材不及冠帶馳詣行宮帝爲置飲極歡而罷

兄弟

張璠曰魏雙丁晉二陸雖以文承兼友于不若薛包姜肱情深而行質也蓋一父之子匪同他人朱齊諸暴君猜忌同氣若仇讐屠割類羊豕慘酷有不忍見聞者維翰旣權則索旋墜厥報亦復不爽豈分甘絕少在卑庶或易致而奪粟然箕帝王家固難保乎然卑庶之篤天顯與賦閔者率相半也天耶人耶讀此能無永歎輯兄弟第三

衛宣公使太子伋於齊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兄弟

十六

白旄者殺之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惡太子而君欲殺之謂太子可母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盜其白旄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驂卽殺之壽死而伋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史記

田蚡召客飲坐其兄益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

中山王勝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與趙王彭祖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

費權曰晏自
於大宜有移
壽之原歟

什千古涕淚
壽期同母異
心更不可得

張翥曰田理
避兄而居
夜獨處不食
教養慈情如
親

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
為藩臣漢書

封觀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耻先受遂稱風疾暗不
能言火起觀屋徐出避之恐而不告後數年兄舉方
稱疾損而仕

汝南薛包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
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慮取
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
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兄弟

十七

給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產及各娶妻諸婦求分
異又數有爭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掩戶自掘曰繆
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汝將以齊整風俗奈何
不能正其家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更為敦睦
之行

許武舉孝廉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曰禮有
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割財產為三分自取
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

顧起元曰去
小名最大名
非君子之中
道

黃汝寧曰廉
化其九是稱
弟節

樊長樞曰今
之贈助也皆
則以為化焉

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舉選武乃會宗
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益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
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
以推二弟一無所留郡中翕然遠近府之

鄭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不聽脫身為傭歲
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受臧終身
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

李充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謂充曰貧居如
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與充偽酬之曰如欲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兄弟

十八

別居常醢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
置酒讌客充跪前白母曰此婦無狀教克離間母兄
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
驚肅罷散

趙孝舉孝廉不應顯宗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
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為御史中丞禮亦恭謹行已類
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一日就衛尉
府大官送供具令相對盡歡

夏馥匿姓名為冶家傭親突烟炭形容毀瘁積二三

年人無知者。後復弟靜乘車馬。載線帛追之於涅陽市。中遇覆。不識。聞其言聲。覺而拜之。覆避不與語。靜追之。客舍其宿。夜中密呼靜曰。吾守道疾惡。爲權宦所陷。故念營苟全。以庇性命。弟奈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也。明旦別去。

孫策爲許貢奴客射中頰。創甚。呼權佩以印綬曰。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三國志

王覽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兄祥被楚撻。輒涕泣。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兄弟

十九

抱持至成童。每諫其母。朱屢以非禮使祥。覽輒與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共之。祥漸有時譽。朱深嫉之。密使醜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惡覽致斃。遂止。

辛普明與兄同處一帳。兄以帳靈座。夏月多蚊。普明不以露寢。見色兄將。羣人嘉其義。賻助甚多。普明初受。後皆反之。贈者甚怪。普明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來意。今何恐。亡者餘物。以爲家財。南齊書

沈冲與兄淡淵。名譽有優劣。世號爲腰鼓兄弟。王筠清淨好學。與從兄泰齊名。陳郡謝覽與弟舉亦。有重譽。時人語曰。謝有覽。舉有泰。炬炬是泰。養卽筠小字也。梁書

蘭庭目子範
比弟自劣那
得以致爲兄

蕭子範少與弟子顓子雲。才名畧相埒。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宦有優劣。讀漢書杜緩兄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已。

梁主衍謂任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對曰。臣常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兄弟

二十

劉潛幼孤。與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言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孝威也。

夏夔兄亶。先任豫州。兄弟並有恩惠。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頻仍夏氏。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張璠曰。蔡有
食須

虞荔弟寄。寓閩中。依陳寶應。荔每言輒流涕。文帝哀而謂曰。我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勅寶應求寄。陳書

王寂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他王融敗後。賓客多歸之。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膏

此至樂何美
登高山而采
芝

項籍曰云
項籍曰云
項籍曰云
項籍曰云

梁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以靜將恐胎讎寂乃止南史

徐伯珍屢辟不就家甚貧窶弟兄四人皆白首相對
時人呼爲四皓

劉璉兄璉夜隔壁呼璉璉不答下牀若衣立然後應
璉怪其久璉曰向束帶未竟

薛川王宏庫室百間在內堂後關窗甚嚴有疑鎧仗
者審以問武帝衍友于甚厚殊不悅它日送盛饌就

宏宴携布衣之舊射擊校尉丘仲卿往大飲半醉謂
曰我欲履行汝後房便徑往屋所屋屋檢視宏性愛

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
十餘間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

蜜紵蠟朱沙黃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始大悅
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劇飲至夜而還情更敦睦

蔡廓事兄給事執如父家事大小諮而後行公祿賞
賜一皆入軌有所資悉請焉從劉裕在彭城妻書求

夏服廓答書曰知須夏服給事自應相供無客別
裴寬撫弟以爲友聞鄭孝穆謂其從弟文直曰裴長

寬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

游處周書

楊椿誠子孫曰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食若有赴行
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饑相待吾兄弟八

人今存者三故不忍別食也北史
賈敦頤爲洛州刺史百姓樹碑於市敦實後爲洛州

長史亦有惠政去職復刻石頌美立於兄之碑側時
人號爲棠棣碑唐書

秦景通與弟瞻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之以景
通爲大秦君瞻爲小秦君

李愬行已儉約所處乃父時故院無所增廣弟聰頗
飾車馬服玩或誠之聰曰家聲在人若示衰薄恐不

見忠功之効吾故欲誇而勸之
劉君良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也門內斗粟尺帛

無所私大業末荒饑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鳥雞
忽聞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况人

邪君良卽與兄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
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

玄宗信重蔡岐諸王嘗言魏文帝詩云服藥四五日

吳太沖曰
作史若不如
棟宇雖及

魏太沖曰
作史若不如
棟宇雖及

漢書曰：今于樹之祥，輝光前後至，何足言。

身輕生羽翼，朕思服藥而求羽翼，何如兄弟天生羽翼乎？陳思才足以經國，絕其朝誦，卒令憂死。魏祚未終，司馬奪之，豈神尤效耶？

陽城隱中條山，與弟皆城嘗易衣山，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惇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

屈突通奉公正直，雖親戚犯法，無所縱捨。弟蓋為長安令，亦以嚴整知名。時為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服三斗蔥，不見屈突通。舊唐書

世史叢餘 卷二 兄弟

三

實成家世勲貴，諸昆弟並尚武藝，威就旣文史，介然自守，諸兄謂之書癡。

薛元敬有文學，少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時謂河東三鳳。收為長，德音是鸞，元敬年最小，為鸞雛。

王績性簡，不喜揖拜，兄通知其縱誕，不以家事嬰之。

陳錄曰：金忠有兄如此，不觀宋元經兒。

朱溫篡後，燕居與諸兄飲博，全呈酒酣，取骰子擊盆而進之。呼溫曰：朱三，爾陽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見汝赤其族矣。安用博為？溫不悅罷。五代史

張存性孝友，仕蜀得奇繒文錦，悉布堂上，恣兄弟擇取。曰：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奈何先外舍人而後手足？宋史

寶皇后弟廣國，年四五歲時，為人客賣，傳十餘家，從之長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寶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探桑，隨用為符信。上書自陳，后言於帝，召見問之，果是，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巧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后持之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

世史叢餘 卷二 兄弟

三

伏地助皇后悲哀。史記：以下女兄

韓嫣得幸武帝，乘間言太后有女在長陵，帝曰：何不早言，乃自往迎之。蹕道先驅，乘輿直入，止金氏門外，使武騎圍其宅。左右羣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帝下車泣曰：噫，大姊何藏之深也！詔載副車，馳還長樂宮，通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耶？曰：是也。太后為下泣，女亦伏地泣。帝奉酒前為壽，奉錢十萬，奴婢三百人，田

百頃甲第以賜姊史記補

李燮姊文姬賢而有智見父策罷遣二兄歸默然悲

曰李氏滅矣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有頃難作二兄

受害文姬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父有古人之

節今委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

將燮東下入徐州燮姓名為酒家傭成賣十於市各

為異人陰相往來後漢書

燮收還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

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今吾宗祀血食

世史識餘卷二兄弟

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慎無一言加於梁氏

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燮從其誨

駱統因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為之飲

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

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

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累與統又以告

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三國志

戰后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視兄謂曰當

作女博士耶后言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

國祚祥曰國
室之親屬
之能成厥
之金帛統之
生類

為已誠不知書何繇見之三國志注

司馬懿因曹爽由閉城門魯芝將赴爽呼辛敞俱敞

問其姊憲英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憲英曰

以吾度之不過誅曹爽耳敞問事就乎憲英曰得無

殆就爽之才非太傅偶也然則敞可無山乎憲英曰

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為人枕鞭而棄其事不祥且為

人死為人任親泥之職也從眾而已敞遂由懿果誅

爽事定敞數日不謀於姊幾不獲于義

宋修之刻核少思其姊饑寒絕不顧姊為設菜羹粗

世史識餘卷二兄弟

飯以激之修之曰此是貧家好食飽餐而去晉書

郭奕寡姊隨奕之官姊下僮僕多有奸犯為人所糾

奕省按畢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遂遣不問

劉湛得罪事連徐湛之憂懼無計以告母母即入宮

見太祖號泣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父納

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為汝父作

此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

哭湛之繇此得全宋書

崔巨倫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親類莫有求者

樊良無曰科
錄之成姊弟
以義會之
敗趙子以仁
非是難於中
笑杰

按劉裕微時
從其姊劉有
納有彩襖皆
敬皇后手作
既貴以付公
主曰後有發
者不降以此
示之

劉理順曰以
此兄承祖
母子如娘不
痴也

張璠曰慎終
受累草木皆
流血史教忠
使其極慘陳
坐林中竟以
厭厭謀事
兄弟斷死
慘夫

其家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為子翼納之。魏書

符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貴。親戚皆求利潤。其姨姚氏婦。家貧獨不欲。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遺其衣服。多不受。強之。則云。我家世貧。好衣美服。使人不安。與之奴僕。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北史

李劼姊病自為粥。而燎其須。姊戒止。荅曰。姊多病而

廿一史叢書

卷二

兄弟

王

勸且老。雖欲數進粥。尚幾何。

楊慎矜兄弟友愛。事姊如母。慎餘慎名。聞兄賜死。皆哭。既讀詔。輟哭曰。奉詔不敢稽死。但寡姊垂白。作數行。與別。御史許之。索筆曰。拙於謀已。兄弟併命。姊老孤。焚何以堪此。唐書

崔彥昭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先顯而彥昭未仕。見凝凝倨不冠帶。嫂言曰。不如從明經舉。彥昭既相。母敕婢多製履。凝曰。王氏妹。必與子偕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為怨。

陳元齡曰。姊
妹皆書。凝子
凝傳左。凝
何足言

宋庭芬女長若華。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華教誨諸妹。如嚴師。著女論語十篇。大抵準論語。以韋宜文君代孔子。曹大家等代顏冉。推明婦道所宜。若昭又為傳申釋之。貞元中。李抱貞表薦其才。德宗俱召入試文章。并經史大義。帝咨美。悉留宮中。每與侍臣唱和。五人皆與。高其風操。不以妾侍遇之。歷憲穆敬三朝。皆呼學士先生。

廿一史叢書

卷二

兄弟

王

廿一史識餘卷三

錢塘張 肅石宗嫡次

嘉興項聲國仲展泰訂

夫嬪 附賢媛

張嬪曰昔李渤感拒粟捐金事撫聯德者數人用以自警夫列禦樂羊不可謂非聯德也猶不免皆議則何以處井曰自操天壤抱恨者乎瑟琴靜好蓋若斯之難也雖然亡人促駕乎齊郊安平轉危于恭語計升威厲以就學李衡顯白其私嫌厥助自內功著名立視滿陵長往鹿車共推者何以加焉辛嚴遠識李邵恐忠韓陳諸宋與極父辭粟者武文節無莫不彷彿彥雲比踪英傑矣儻目爲閨房之秀可乎輯夫嬪第三以賢媛附之

廿一史識餘卷三 夫嬪

一

齊女俱是增光勳

重耳畱齊凡五歲愛齊女母去心趙衰答犯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告其主主乃殺侍者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爲命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爲子羞之且不求何

通鑑曰此何等事而婦人不唯不恥如即大將軍亦不如

齊女俱是增光勳

時得功乃與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 史記注

霍光與張安世謀廢昌邑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

年報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

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家大

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

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承還

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 漢書

張敞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撫有司以奏孝

宣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嬪之私有過於畫眉

廿一史識餘卷三 夫嬪

二

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

樊英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牀將荅拜陳宴怪問

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禮禮無不答 後漢書

王霸與令狐子伯友後子伯相楚其子爲郡功曹子

伯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方耕於

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忤不能仰視霸目

之有愧容客去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曰向見令狐

子容服甚光舉止有適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

客有慙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

王世慈曰
史至王經
王宗孝
不流涕也

不顧榮祿。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笑曰。有是哉。遂終身隱遯。

王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妻呵怒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叩。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歷位京兆。欲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上果下廷尉獄。

梁鴻同縣孟氏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甘吏議餘 卷三 夫類 王

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聘之。及嫁。裝飾入門。七日。鴻不答。妻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棄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

鮑宣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少君妻之。裝送資財甚盛。宣不悅曰。少君生富貴。驕習美飾。而吾實貧。

賤。不敢常禮。少君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妾侍巾櫛。既奉事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是吾志也。少君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共輓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吳許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妻呂榮躬勤家業。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有不善。輒流涕進。見榮父積忿疾。升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尋師遠學。遂以成名。

董祀為屯田都尉。犯法當死。蔡文姬詣曹操請之。蓬甘吏議餘 卷三 夫類 四

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辨。旨甚酸哀。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操感其言。追原祀罪。

皇甫規繼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見答書。記眾人怪其工。

蜀郡太守黃昌初為州書佐。其婦歸寧。遇賊。遂流轉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詣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繇。對曰。妾本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歸

低眉陰曰
昌餘克年變
不可謂然亦
見原道

洪吉臣曰但
妻與李新
皆以謝諱
難可稱此婦

鍾惺曰此兩
相如所以發
忠實也故何
評允婦

家為賊所畧遂至此昌驚呼前曰何以識黃昌邪對
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嘗自言當為二千石昌出足示
之相持悲泣還為夫婦

黃承彥謂諸葛孔明曰問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
色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曰莫
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三國史注

桓範都督青徐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欲斬岐坐免

復為兖州刺史屬鎮北將軍呂昭範語妻曰我寧作

諸卿向三公長屈耳不能為呂屈也妻曰君前欲斬

徐州人謂君難於作下今復羞為呂屈是復難為作

上

曹操得名璠數具命下后自選一具下取其中者操

問故對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僞故取其中

者

李衡守丹陽時孫休在郡治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

諫不從休立衡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計何

所出妻曰卿耶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

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

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
無患

李翼後妻庾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書未至赴吳何

為坐取死公左右可同赴水火者誰翼思未答妻曰

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

何曾自少至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後與妻相見

皆正衣冠已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畢便出一

歲不過再三晉書

劉遐妻邵續之女曉果有父風遐為石季龍所圍妻

軍將數騎拔退出萬眾中遇卒回防等欲為亂止之

不從乃密起火燒甲杖都盡

寶滔妻蘇氏字若蘭善屬文滔侍堅秦州刺史被徙

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迴文旋圖詩贈滔宛轉循環

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

孟昶與劉裕謀建義將散財物以供軍糧其妻非常

婦人度其可語謂曰劉適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淪

陷決當作賊卿幸早離絕脫富貴相迎不晚周曰君

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業豈婦人所諫如事不成當

並妻可口以
初被棄婦面
為此蘇川幾
錦是作風流
韻事矣

閔度曰劉郭
向可稱職
郭亦不知

韓五議曰文
季傳明帝

今御史糾不
醉者文季獨
不若依被
守其舊焉之
酒何耶

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和怡然而起。周追烈
云。觀君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
所生在抱。推以示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况資財乎。
遂傾產給之。

劉凝之妻。梁州刺史郭鈴女。遣送豐麗。凝之悉散親
屬。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安儉苦。乘薄笨車。出
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宋書

陶潛妻翟氏。亦有志節。潛耕於前。妻鋤於後。

吳興太守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錫女。飲酒亦至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夫嬖

七

三斗。文季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南齊書

侯景亂。京邑大饑。徐孝克養母。餽粥不能給。妻臧有

容色。孝克曰。饑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卿與富人。望

彼此俱濟。臧弗許。時有孔景行。為景將。富於財。孝克

密因媒陳意。景行逼而迎之。臧涕泣去。所得綬帛。悉

以供養。孝克又為沙門。乞食以克給焉。臧深念舊恩。

數私致饋。後景行戰死。臧伺孝於途。數日謂曰。往日

非為相負。今既得脫。當歸供養。孝克默然無答。歸俗

更為夫妻。陳書

柳惔甚重其嬖。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妓精。不
敢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密。而為惔妻敬賞。稷造惔必
先相問。夫人惔欲見妓。必因稷請奏。其妻隔幔坐。然
後妓出。惔始得畱日。南史

霸城王整。妙歸衛敬瑜。十六而寡。父母舅姑咸欲嫁
之。戢耳置盤中。為誓乃止。手種樹數百株。墓前柏樹
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為詩有妾心能感木
顏。城何足奇之句。所住戶有燕巢。嘗雙飛來去。後忽
孤飛。女感其偏棲。以縷繫脚。為誌。後歲燕復來。猶帶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夫嬖

八

前縷。女復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年猶獨歸。故人恩
既重。不忍復雙飛。

殷鈞父殷。與武帝有舊。因尚永興公主。宋齊以來。公

主多驕淫。無行。而主更甚。鈞狀貌短小。為主所憎。每

召入。先滿壁為殷。殷字鈞。輒流涕以出。主又命婢束

而反之。

明帝憎嬖人。妬勞彥遠為妻。傷面。賜藥殺其妻。劉休

妻王氏亦妬。帝聞之。為賜休妾。勅與王氏二十杖。仍

令宅後開店。使親賣皂莢。掃以辱之。

顧協少時將聘男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

張謙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為婢後謙為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高宗怪其納財之多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高宗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如此致費及皇甫歸謙令諸妾至境上迎之魏書

國成日鄭重其地所屬者

王暕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宅宣旨皇后相

子有禮

廿五歲餘 卷三 夫類

九

聞暕妻暕令妻各妻終不言暕以手拊胸而退北齊書

洪吉臣曰老其誨淫潘將不妄得不以淫敗

楊大眼妻潘氏善騎射攻戰游獵之際潘亦戎裝齊無並驅及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喜笑自得大眼時指謂人曰此潘將軍也北史

高祖在煬帝時多畜善馬后曰上性樂此盍以獻留

之徒速罪無益也不聽果坐譴後見政亂多妄誅殛乃為自安計數奏鷹犬異駒帝果喜擢拜將軍因泣

謂諸子曰蚤從而母言得此久矣唐書

賈直言父漢

賈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訣曰生死不可期吾去

言給使自執其狀既獲復生與父同

可亟嫁妻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子不解直言貶二十年還署帛宛然唐書

李渤言列禦寇拒累其妻怒是無婦也樂羊子拾遺金妻讓之是無夫也乃據古聯德高蹈者以楚接輿老萊子黔婁先生於陵子王儒仲梁伯鸞六人圖像而讚其行因以自警

朱泚亂崔祐甫妻王陷賊中泚嘗與祐甫同列遺以繒帛菽粟受而鍼鏑之帝還京具封以獻

朱全忠圖太原李克用大恐謀奔雲州李存信謂不

廿五歲餘 卷三 夫類

十

如依北蕃國昌妻劉語克用曰聞王欲委城入蕃審

劉日果曰克用之智與行喻教羊叔等當而明矣而不自覺

乎計誰出曰存信等為此劉曰彼牧羊奴安辨遠計王嘗笑王行瑜失城走死若何效之且王頃居達觀危不免必一朝去此禍不旋踵渠能及北虜哉克用

悟乃止

朱溫破朱瑾納其妻以歸溫妻張氏迎於封丘見瑾

妻瑾妻再拜張亦拜悽然泣下曰充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與干戈而使吾奴至此若不

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溫感動乃送瑾

妻為尼嘗給其衣食五代史

李克用東追黃巢還軍過梁朱溫邀入城置酒上源

驛夜半以兵攻之左右有先脫歸者以難告夫人神

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大將謀保軍以還遲明克用

還軍與夫人相嚮慟哭因欲舉兵擊梁夫人曰公本

為國討賊今梁事未基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

分曲直不若欲軍還鎮自訴于朝克用從之

李從溫貪鄙僭作天子器服宗黨賓客諫不聽妻關

氏大呼於牙門曰從溫欲反造天子服器從溫大恐

悉毀之

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逮繫長安公無男有女

五人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

益也少女緹縈自傷泣乃隨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

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

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

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悲

憐其意乃下詔除肉刑史記以下贊媛

趙娥父為人所殺娥兄弟俱病物故警喜而自賀娥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大煩 十一

讀東河日記
雖趙娥今號
而趙娥就其
從容更出像

昔德曰也
崔卿可堪作
三十六萬字
者區

重慶臣曰
時人皆謂耳
竟不如趙
人

陰懷感憤嘗帷車袖劍候之十餘年遇於都亭刺殺

之諸縣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辟福祿長尹嘉義之

解印綬欲與俱公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

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偷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

免漢書

曹丕與植爭為太子既得立抱毗頸曰辛君知我喜

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

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

以能久魏其不昌乎三國志注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大煩 十二

嚴憲女韓亦有淑德傅玄求為繼室憲便許之時玄

與何晏鄧粲不移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及

憲許玄內外憂懼或曰何鄧執權必為玄害亦猶排

山壓邪以湯沃雪耳憲曰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

太傅默睡耳吾恐邪破雪消行自有在晉書

劉琨妻陳氏聰辯能屬文正旦獻椒花頌曰旋穹周

迴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靈葩爰採爰

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又撰元日及冬至進見諸儀

行於世

夫人經術淵
英皆生傳
之世何也

荷堅幸太學博士盧壺謂周官禮注未有其師太常韋逞母宋女傅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

廿一 身餘餘 卷三 大娘 十三

賜侍婢十八人。周官學復行於世。

朱百年卒山中。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百年妻朱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陳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吳郡韓蘭英。宋孝武世。獻中興賦。被賞入宮。宋明帝世。用爲宮中職僚。世祖以爲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爲韓公。

垣晏深隨劉稽鎮交州未至而卒晏妻鄭字獻英年二十始生子隨稽至鎮晝夜紡織傍無親援自贖

王舜父爲從兄長忻與妻同謀殺舜年七歲有二妹並孤苦寄食親戚舜蒸育甚篤陰有復讐心長忻妹不爲備妹長親戚欲綜之拒不從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讐不復何用生爲其汝報復何如妹垂

泣曰。惟姊所命。夜中各持刀踰牆入。手殺

泣曰。惟姊所命。夜中各持刀踰牆入。手殺長忻。夫嬪。

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爲謀首。文帝聞而嘉歎。原之。北史

竇皇后生而髮垂過頸三歲與身齊武帝愛之養官中異它甥時突厥女爲后母龍后密諫曰吾國未靜虜且強願抑情撫接以取合從則江南關東不吾梗武帝喜納

劉從諫潛圖窺脅。張谷佐其事。谷侍人李新聲諫曰。始天子以從諫爲節度。非有戰野攻城之功。直以其

吳太沖曰歌
酒徒能受入
之憂惜料敗
苟不惟苦口
清詞酸慙真
堪雪涕

父罕齊十二州還天子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自有
澤路未聞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左右皆無賴章武
朝數鎮顛覆皆雄才傑器尙不能同天子恩況從諫
擢自兒女手中苟不以法得亦宜以不法終君常脫
族西去大丈夫勿傾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食言訖
悲涕谷不能決

莊宗殺友謙詔夏魯奇族其家友謙妻張氏見魯奇
曰朱氏宗族當死願毋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
以其族百口就刑張入室取鐵券示魯奇曰此皇帝

世史識餘

卷三

夫類

十五

所賜不知爲何言語魯奇有慙色五代史

述律后多雄畧太祖選三萬騎攻幽州后指帳前樹
謂曰無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
有民亦猶是也吾但以三千騎時掠其四野不過數
年國歸我矣何必動大眾萬一不勝爲中國笑遼史
蕭意辛與姊奴會爭言厭魅以取夫寵意辛曰厭魅
不若禮法衆問其故意辛曰修己以潔奉長以敬事
夫以柔撫下以寬毋使君子見其輕易自然取重以
厭魅獲寵獨不愧於心乎聞者大慙

世祖出獵道渴至一帳房見一女子緝駝茸世祖從
覓馬撞女子曰有之但父母諸兄皆不在我女子難
以與汝世祖欲去女子曰我獨居此汝自來去於理
不宜我父母卽歸姑待之須臾果歸出馬涼飲世祖
世祖既去歎息後與諸臣謀擇太子妃有知其未嫁
者言於世祖大喜納之

世史識餘

卷三

夫類

十六

師友

張璠曰余嘗語華茂氏曰君親之前難以徑直兄弟夫嬖之際時有祗能順美而非者惟師友師友益人無古今一也第古者委意師友終其身嚴如父兄存致敬以致思不以顯晦厭志故身安名顯通利不窮今世患莊鮮能終好合則甘醴棄猶土直豈俟迫窮禍害哉蔡同室之戈下在阱之石者皆平居切劘游處倚也於乎絕交之廣可再則家擬劉朱谷風之刺倘庶則人歌懷棄矣我思

廿一史叢餘 卷三 師友

十七

劉湘客曰商達文更以子自勵如海王所以為自谷王

古人游焉出涕如可作也願與同歸師友第五孔子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史記仲山鄙性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服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張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崇愷弟多智二

鍾惺曰博一失張惺總是在地

張璠曰田仁在安始同則後同則成名又同則不立張璠為然

廿一史叢餘 卷三 師友

十八

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宜而疏之崇每候禹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嬖女相對優人莞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宣來禹見之便坐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聞知各自得也漢書朱博仇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蕭育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咸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問步至廷尉中候伺咸事咸掠治問篤博詐得為醫入獄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出獄又變姓名為咸驗治數日卒免咸死罪陳遵與張竦俱為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遵放縱不拘家帝末俱著名字為後進冠並入公府遵爵列侯三為二千石竦亦至丹陽太守封侯後俱免官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遵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黃門郎楊雄嘗作酒箴為酒客難法度士遵大喜之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誦讀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問官爵功名不減于子而

范滂曰處
議者又不知
為師宜弟子
為出死力

差獨樂。顧不優耶。諫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欲效子。亦敗矣。王莽敗。二人俱客池陽。疎為賊兵所殺。後遵留朔方為賊敗。時醉見殺。

范冉好違時。絕俗為詭激之行。與河內王奐親善。奐後令考城。境接外黃。屢書請冉不至。及遷漢陽太守。將行。冉與弟協步齋。麥酒於道側。設廩待之。見奐車徒絡繹。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奐識其聲。下車揖曰。行路舍卒。非陳哭闕之所。可共前亭宿息。以敘分。隔冉曰。前在考城。以賤質自絕。索友。今子遠適。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師友

十九

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訛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後漢書

尤武徵范升。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升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懸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為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羌。

楊政少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升為山婦所告。繫獄。政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旁。候車駕持章叩。

頭大言曰。范升三妻。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又政傷胸。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即尺一出升。

廉范受業于薛漢。後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歛。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詰責。范叩頭曰。臣愚慙。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耶。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師友

二十

因賁之

戴封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鄒令東海中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為娶妻。封誓過拜親。不宿而去。

公沙穆游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吳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任末友人董奉德。病亡於洛陽。末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死而有知。冤霧不懸。如其無知得。

張氏曰劉陶
所與交友好
向武疎富貴
不求合倚運
苟同貧賤不
易意與升結
相似

士而已。

張升任情不羈其意合者傾身交結不問窮賤乖其

志好者雖王公大人不屈從嘗歎曰其知我者吳越

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後漢書

李膺考死故吏門生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

子頤為膺門徒未入錄牒不及於議毅慨然曰本謂

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苟安遂自表免歸

范式少游太學與張劭為友告歸鄉里謂元伯曰後

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師友 王

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待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

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

曰若然當為爾醢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

而別

朱暉與陳珪交善珪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哀之桓虞

守南陽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

之

長沙陳平子與范式同業太學未相見被病將亡謂

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

林傳志曰張
劭以巨卿為
死交信而且
烈自是以升
亡我其心

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遺巨卿既終妻從其

言式出行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為死

友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委

素書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

杜林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從外氏張竦受學博洽

多聞時稱通儒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

林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

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

司徒王良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榮陽疾篤不任進道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師友 王

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

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

稱病不應

尹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則曰肝忘食夜分不寢自

以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

司馬德操詣龐德公值其渡河上先人墓德操徑入

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

與德公談其妻子羅拜堂下奔走設食須臾德公還

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後漢書注

附度日不終好不若交類

洪吉臣曰志高者過深見師友之益甚書過書都不

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加親。是非肯附邪。自吾得賜。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邪。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邪。自吾得山。惡言不至。門是非禦侮邪。

張遼請交胡。質辭以疾。遼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負。質曰。古人之交。取多知其不合。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口。今以難毗成嫌。隙况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與武周有隙。感其言。復與周平。三國志

世史餘錄 卷三 師友 二十三

郗原欲遠游學。詣安丘孫嵩。嵩辭謝。又曰。充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爲求師。啓學志高者。過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乃藏書於家。而行後歸。以書還嵩。解不致書之意。

郗原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八九年間。酒不向口。臨別。師友以原不飲。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

因見肌餒。可一飲。燕於是共飲。終日不醉。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究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

趙儼避亂荆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共計。合爲一家。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劉巴學。巴答曰。昔游荆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外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欲令賢嬰。權鸞鳳之。艷游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

魯肅散財結士。甚得鄉邑。雖心周瑜。爲若果長。將數百人。故遇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指一困與瑜。瑜益知其奇。遂相親結。定僞札分。

陸瑁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西漢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游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爲起墓收導其子。

梁習與王思同。爲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操。指操大怒。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馳還。自陳已罪。應受死。操嘆習之不言。思

張璠曰何氏
元吉牛子為
郭氏方刻
服三年喪
而去郭氏之
後亦復有人

伍瑞隆曰郭
林慶與裴信
相友裴信
林慶行朋友

五
宋惠

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並擢用之

王義之請門生家見裴凡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

為其父誤刮去門生驚悞累日晉書

郭瑀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荷卒瑀以為父

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

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

韋弘經喪亂親屬並盡客游洛陽素聞應詹名遂依

托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兄弟為營位側置居宅并

薦之元帝後至少府卿受詹生成之惠詹卒製朋友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師友 三五

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嬰曰之義祭之終身

紀瞻慎行愛士老而彌篤尚書閔鴻太常薛兼廣川

太守河南褚洗給事中宣城章遠歷陽太守沛國武

淑與瞻素疎咸藉其高義臨終托後於瞻瞻悉營葬

其家同於骨肉

謝靈運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游何長瑜穎川荀雍太

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游宋書

孔惇之與王敬弘等共為人外游申以婚姻敬弘女

適惇之子尚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盡

謝靈運曰孔文
舉面告人短
而退稱所長
苞可嗣矣

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其如此答曰農夫田父之禮

也

劉苞性和直與人交而折其卑退稱其美情無所隱

士友咸以此嘆之梁書

盧懷仁與瑯琊王衍脫西字詩之情好相得語衍云

昔太丘道廣許邵知而不顧穉生性情鍾會過而絕

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泰

姚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

布一端花練一匹察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請練此

物於吾無用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人遜請察厲色

驅出

謝潛任達仗氣不啻當世與順陽范泰為雲霞之交

常與置館溫水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立訓勸罰弟

子事之若嚴君高允曰文翁秉勝先生剛克立教雖

殊成人一也時人號為儒林先生魏書

有從劉獻之學者獻之曰百行殊途要以德行為首

若能入孝山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不然

雖復下帷針股躡屣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為土

林增志曰聞
之學有
行矣重

渠吉臣曰天
性師風各
所趨

何德興曰知
已民誠發
六味

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臯魚之歎方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

徐遵明求學至上黨。師王聰一年。便辭詣燕趙。師事張吾貴。伏膺數月。復與田猛畧就孫買德。受業一年。復去。猛畧曰。君千里負軼。何去就之甚。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曰。吾今始知真師所在。猛畧問何在。遵明指心曰。正在於此。

元行恭少頗驕恣。文遙令與范陽盧思道交。謂思道曰。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答曰。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北齊書

崔瞻與趙郡李榮為莫逆友。榮東還。瞻曰。仗氣使酒。我之嘗弊。詎河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北史

李謐初師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郭瑀弟子五百餘人。過經業者八十餘人。有女始笄。

錢謙益曰有
相可模引衡

陸沈慶復與
其當不步

傅五張曰歷
其赴義後其
流餘尤人所
能識微不覺
骨力不易得

妙選良偶。有心於劉延明。別設一席。謂弟子曰。有女欲覓快婿。誰坐此席。吾當嫁焉。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焉以女妻之。

溫子昇之死。弃尸路隅。宋遊道收瘞之。文襄謂曰。吾延書與京師諸貴。語及朝士。云卿癖於朋黨。將為一病。今卿真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墓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憐者。是不知吾心也。

桑維翰。裴皞。禮部所放進士也。後作相遇。皞不迎送。或問之。皞曰。我見桑公於中書。庶寮也。桑公見我於私門。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五代史

孫瑜善與人交。一受知。終身不易。所薦士有過。或教使自言。瑜曰。已知之。而復擠之。吾不為也。宋史

王昭坐冠準貶官。在朝無敢往見者。劉焯歎曰。友朋之義。獨不行於今歟。往餞之。經宿而還。

王回與鄒浩友。劉后立。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實有大於此者。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還。人莫敢顧。回歛交游錢。治裝經理。且慰

吳太冲曰
蘇軾後久
不睹此錄

安其母。選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爲之懼。同居之然。
岳飛生有神力。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
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

葉夢得謂師門庠廨。欲市隣居。充拓之。趙逢龍曰。隣
里相安。一旦驚擾。彼雖勉從。我能無媿於心。

朱芾以魁岸奇論知名。賀鑄氣俠雄爽。二人相遇。瞋
目抵掌論辯。鋒起終日。各不能屈。

蘇軾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絕。道揚。鮮于侁獨往見。或

曰。公與軾相知久。往來書文。宜焚之。不然且獲罪。侁

世史識餘卷三 師友 壬九

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爲。以忠義分。謫願也。

元好問從郝天挺學進士業。天挺曰。讀書不爲藝文。

選官。不爲利養。唯通人能之。又曰。今之士多以貪敗。

皆苦饑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爲。

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金史

元明善與虞集劇論相切劘。後漸不相下。董士選嘗

婉諷之。明善爲吳全節作文。既成。曰。伯生見吾文。必

有譏彈。吾所欲知。成季爲我治具。招伯生來觀。明日

集至。出文示集。集曰。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

傳矣。明善卽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文益精當。明
善大喜。驩好如初。元史

許謙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猶五
味之在和醢醬。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
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
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與。

師友

廿一史識餘卷四

錢塘張 堉石宗摘次

太倉顧夢麟士泰司

長厚

張廌曰役少年薄刻自處遇長者之行詠詆其僞
夫心險行賊偶事姑息者僞卽齒始煇窮自托山
藪者亦未可言真也其必仁心爲質慕義無窮年
見林然久要愈摯確焉內信行之弗疑者斯能激
薄俗停澆風耳安國內吉諸人雖不能無矯情然

十一 減余

衣厚

猶賢乎用意薄刻者輯長厚第六以寬恕附之

傳五機曰脫
劍帶皆義不
忘故至今讀
徐人之歌猶
想見高誼

季札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死。於是解寶劍繫徐君冢。墓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子乎。季子曰。不然。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史記

虞舜治日安
國待田田與
誰陰待少年
子弟同

韓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卽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卒。善遇。

衛紹爲中郎將郎官有譴嘗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嘗讓他將上以爲忠實無他腸

丙吉馭吏者酒數逋蕩嘗從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

主吏曰欲斥之吉日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

何所容西曹地怨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

也、漢書

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與呂公妻與呂姬同

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流涕責妻子曰。呂

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身終

廿二史劄記
卷四 長厚
二

九江太守戴聖治行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

之何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書曰後

進生何知。廼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

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

其惡聖子賓客爲羣盜得槃廬江聖自以爲子必死

武平心決之卒不死聖慙服武奏事至京師聖未

嘗不造門謝恩。

馬援尤子嚴。敢。並喜。幾議。通。輕俠客。援交。止。遂。書。戒。

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安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後漢書

李善。李元蒼頭也。再遷日南太守之官。道經清陽。過李元塚。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爵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

魏霸爲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爲政。祿吏有過。要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他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慙。訟遂息。

廿二史劄記

卷四 長厚

三

卓茂出行。有人認其馬。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所。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

樊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其財。子孫朝夕禮敬。嘗若公家。其管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貴至巨萬。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耻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教。竟不肯

董奉河間人。得如許好債。家能成災。父子之美。

鍾惺曰此語。近情非雅處。已不苟亦不遺人以不安。

受。

宋則有子十歲。與蒼頭共弩射。弦斷矢激。誤中之。卽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顏川荀爽深以爲美。時人亦服焉。

左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林宗遇諸路。爲設酒。殺以慰之。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罷去。

戴封遇賊。財物悉被畧奪。唯餘縑七疋。賊不知處。封追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

廿二史劄記

卷四 長厚

四

趙咨以敦煌太守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慙歎。跪辭曰。所犯無狀。于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

韓康遁入霸陵山中。桓帝備玄纁安車。聘之。康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

陳之遷曰。天子備車玄纁。除道當日。聘賢。其意重。

項登固曰。原亦有宮兩賊。亦入總行之。

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微君也使
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
梁鴻收豕上林苑中誤遭火延及宅舍鴻乃尋訪燒
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
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勤不解朝夕隣家
耆老兄鴻非恒人共責讓主人悉還其豕鴻不受而
去

胡恒曰：是
於此娶適客
總公懷春，
文始一行之

曹操與蔡邕善，與平中天下喪亂，邕女文姬爲胡騎
所獲，沒於胡中十二年。操痛邕無嗣，命使者以金璧

廿一史識餘
卷四 長厚

贖還重嫁董祀。後漢書

美千古詠
作好何負
久

公沙穆養猪有病使人賣於市如售常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取貴價賣者到市卽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齎半直追還買人言賣者相欺買者言賣買私約亦復辭錢穆終不受錢而去後漢書注

王朗譏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卹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爲先三國志

張璠曰何
道好俱給
門而不施
乏殷仲堪
道不憚財
而嗇于周
與期丘相

呂壹毀短大臣。顧雍等皆被譴讓。後壹奸罪發露。昭
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却言問其辭狀。臨出

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
孫資在邦邑名出同類之右鄉人田豫宗豎皆知害
之而楊豐黨附豫等構造謗端怨隙甚重資終無恨
意豫等慙服求釋宿憾結爲婚姻資曰吾無恨心不
知所釋此爲卿自薄之卿自厚之耳

國志注

諸葛誕爲郎與僕射杜畿試船問河遭風覆沒誕亦
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飄於岸絕而

復蘇

劉日呆曰：以怨報德。

廿更識餘
卷四

以德報怨一
凝一臉

被收。洋救之。祖約曰。振往日相繫。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宿嫌。振往垂餓死。洋養活之。振尙遺忘。夫處富貴而不棄貧賤。甚難。約義之。卽原振。

晉書

鍾會辟何雄爲從事。會死。無人殯殮。雄迎喪。葬之。司馬昭召雄責之。雄曰。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哉。王詠旣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殿下仇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資。不亦惜乎。昭甚悅。與談宴而遣之。

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華譚不善收譚下壽陽獄鎮東

將軍周破理而出之。及甘卓討獲百姓奔散。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獲數口。吾嘗謂華令思是賊子源之儔。今果效矣。甘卓嘗為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答不知。遣緝二匹。遣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亡矣。

達命。

廿五歲餘

卷四 長厚

七

宗慈鄉人。庾業。家富豪。修侯服。王食。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慈詣之。為設果飯。菜茹。曰。宗軍人。申吸。飽食。慈致飽。而退。初無異辭。後業為慈長史。慈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為嫌。宋書

吳達之嫂。亡無以葬。自賣為十夫客。以營家。柳南齊書

明山賓性篤實。家乏用。貨所乘牛。既售。受錢。謂買主曰。此牛經思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客不相語。

買主遽追取錢。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流矣。梁書

陳元倫曰。公沙。魯。追。還。牛。直。買。者。辭。議。不。取。追。取。者。為。失。

嚴。黃。曰。作。意。相。與。為。難。延。

馬。世。奇。曰。馬。蕃。名。其。典。雅。之。義。而。訂。其。純。

張。籍。曰。其。年。其。報。何。與。顧。亦。先。無。異。

張。籍。曰。何。難。遇。此。符。者。恐。其。覺。而。走。作。

中。傳。足。堪。疑。指。據。視。實。內。者。猶。為。未。厚。

王僧虔子志。世居建康禁中里。馬蕃巷兄弟子侄皆。萬實謙和。時人號馬蕃諸王為長者。梁書

陰鏗天寒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授之。眾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流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侯景亂。鏗為賊擒。或救之。獲免。問其人。乃前行觴者。陳書

有竊沈道虔園菜者。外還見之。乃自逃。隱竊者去。方出。人又拔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因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慙不取。道。

廿五歲餘

卷四 長厚

八

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南史

范元琰家貧。唯以園蔬為業。見人盜其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為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今辱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伐木為橋以渡之。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

吳慶之為江夏王西曹書佐。王誅自傷為吏。無狀不復肯仕。後王琨欲召為功曹。答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則是畜。

魚於樹栖鳥於泉耳不辭而退

嚴植之性慈仁好行陰德嘗緣棚塘行見患人臥塘側問之云姓黃家本荊州爲人傭賃疾篤船主棄之于岸植之惻然載還療之經年而愈請終身克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

徐陵食建昌戶戶送米至水次親戚貧賤者皆令往取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寮怪問其故陵曰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

夏侯肅宗人溢爲衡陽內史辭曰賈侍御坐梁主行廿史識餘卷四長厚

謂賈曰夏侯溢於卿疏近賈云是臣從弟帝知溢於賈已疏乃曰卿僉人如何不辨族從賈對曰臣聞服屬易疎所以不忍言從南史

元嘉末青州饑荒人相食劉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救隣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爲續命田南齊書

趙郡王叡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城於時盛夏屏除蓋扇與軍人同勞苦定州先有冰室藏冰長史宋欽道舉水倍道追送叡對之歎息云三軍皆飲溫水吾

以何義獨進寒水非追古名將實情所不忍至消液竟不嘗北齊書

嚴式順門情
應負得任用
乃報以執持
致其開闢不
恨似錄

楊愔還都過楊寬爲寬所執潛竄屢載神武至信都署愔行臺郎中大軍攻鄴歷楊寬村寬馬前叩頭請罪愔曰人不識恩義蓋亦嘗理我不恨卿無假飾賀拔勝奔梁在江表三年蕭衍遇之甚厚乞師北討不果乃求還衍許之親餞於南苑勝自是每行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以申懷德之志周書

宇文測仁恕好施衣食外家無蓄積在洛陽曾被竊廿史識餘卷四長厚

盜州縣擒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死不認遂遇赦免盜既感恩因請爲測左右及測從魏孝武西遷事極狼狽此人亦從測入關竟無異志

李士謙以賑施爲務或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猶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魏書

李晦私第有樓下臨其人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則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出入非便晦卽日毀樓唐書

魏徵甚異王義方將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竟娶之。曰。昔不附宰相。今感知己也。

歲大饑。蕭復議。蕭昭應。王綽欲得之。使弟欽說曰。君才宜在左右。固不以聖奉丞相。取右職。復曰。嚮先人墅。以濟婦。單吾何用。美官使門內。候且寒乎。

狄仁傑與妻師德同列。數儕之。武后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不知。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寮。未聞其知人。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歎曰。妻公盛德。我為所容。吾

不逮遠矣。
元史 卷四 長厚 十一

元史 卷四 長厚 十一

元德秀兄子穠。祿喪親。無資得乳。德秀自乳之。數日。潼流能食。乃止。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
五代史

五代史

丁謂日構冠準。準貶未幾。謂亦南竄。道出雷州。準遣人以蒸羊逆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聞家僮謀欲報讐。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乃罷。
宋史

王博文為政務平恕。語諸子曰。吾平生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

范純仁與韓維先後責貶。維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後法不同。為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今日言。則不可。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

韓億見諸路有糖拾官吏小過者。輒不憚。曰。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望為侍從。二千石。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銅之於盛世。

梁燾立朝。以引援人物為意。在鄂作薦士錄。具載姓名。
元史 卷四 長厚 十一

夏竦憾石介介死。言於上曰。介未嘗死。北走隣國矣。乃遣中使發棺驗之。呂居簡謂曰。萬一介果死。則朝廷為無故發人之墓。介死時。必有內外親族會葬。問之可也。中使乃令結狀保證。以聞。介事乃白。

陳規為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閒雅。怪而詢之。乃雲夢

張貢士女。亂離夫死。無所託。鬻身求活。規仰輟女。登嫁之。

昂喜施予。親族貧乏者。必厚給之。或勸以子孫計。答曰。人各有命。但使其能自立爾。何至為子孫奴耶。史金

張閨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女婦各聚一室。為女功。工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勿稱啼泣。諸母見者。即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眾婦共乳。不問孰為己兒。兒亦不知孰為己母。元史

岳桂度量弘擴。有欺之者。恬不為意。或問之曰。彼自欺也。我何與焉。世史識餘

大德中。焚惑入南斗。許謙以為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果大稔。謙親加瘠。或問先生豈食不足耶。謙曰。今公私困竭。道殣相望。吾豈能獨飽。世史識餘

光逸初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日寒。眾體凍濕。還遇令不在。解衣炙之。入令被中臥。令還。怒將加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憚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令奇而釋之。晉書

以下寬恕

石勒宮殿及諸門。法令甚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謂官門小。執法馮翊曰。向馳馬入門。為是何人。而不彈白。翊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

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隣居。爭蔭地毆擊。至是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蔭麻是布衣之恨。狐方崇信天下。寧魯匹夫。使召陽至。勒與酣。諷引陽臂笑曰。狐往日厭卿。

老拳卿亦飽。狐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杜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於高祖。高祖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承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為國。北齊

房文烈性溫柔。未嘗嗔怒。霖雨絕糧。遣婢糴米。逃竄三四日。方回。文烈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北史

王亮安曰。房為吏部郎。入不遑。兩便絕糧。道入市。才其何如。

城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於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唐書

廿二史識餘 卷四 長厚

十五

項登國曰作
身反盛
厥脉

清介

張塘曰清介今之絕德也在昔猶以為時行故首陽柳下風聞廉立子輿氏猶不盡予况矯焉而清砥焉而介者乎今天下并不復有砥焉者矣骨脆行遭流污自喜故緯民經國之業寂然甚者身殉財賂飽甘刃密全無耻愧之心罔識名節之事嗚呼廉泉濯之益垢清風拂而射回夷惠復生亦未如何已為錄王良諸葛輩以愧之輯清介第七

廿二史識餘 卷四 清介

十六

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為通會阿母出見閭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閭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

廉范父遭喪亂客死蜀漢范年十五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范祖丹之故吏資送范一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改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眾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

王良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

偶世行三思
言辭或有
清化及妻
子亦無茶
五膳

吳太沖曰大
官街薛侯史
後身衛人獨
類之無道為
宋世義談

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良妻布

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

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樣無書恢下拜歎息而還

書

交趾太守張恢坐賊伏法資物詔班軍臣鍾離意得

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顯宗怪問其故對曰孔子

忍渴於盜泉曾子回車於勝母惡其名也帝曰清乎

尚書之言

張堪在蜀漢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松栢之物足富

廿二史劄記

卷四

清介

十七

十世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

藟崧天性朴忠家貧為郎獨直臺上無被枕杜食糟

糠帝夜入臺輒見崧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以

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

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有乞

食者至袁安門獨無行路謂安已死除雪入戶見安

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

諸葛亮遺表云城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

衣食自有餘饒臣在外任隨身資用悉仰於官不別

劉日景日出
懷入補今之
新長多有之
狀開分感明
運矣

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

以資陛下 三國志

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田豫豫轉送官

胡以為所與豫物顯露不如持金乃密懷金三十斤

謂豫曰願避左右欲有所道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

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

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皆悉付外具

以狀聞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

受秋金朕甚嘉焉賜絹五百匹豫得賜分以其半藏

廿二史劄記

卷四

清介

十八

小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三國志注

胡威自京都定省貧無車馬僮僕驅驢單行每至客

舍放驢樵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見父停廐中十餘

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為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

得此質口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威受之

吳隱之為廣州刺史至石門有水曰食泉飲者懷無

厭之欲隱之語其親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崖喪

清吾知之矣竟至泉所酌水賦詩清操踰厲

阮放性清約不營產業為吏部郎不免饑寒王導度

韓五談曰王
景首不執全
玉婦女不得
為婦現教有
存孝之思

亮以其名士嘗供給承食

有猛獸殺大鹿鹿於郭文巷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

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所以相語正謂不

須

崔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識公卿以

琉璃鍾行酒及洪洪不執亮問故對曰慮有執玉不

趨之議故爾然實乖其性故為說

在朝勲要多事產業柳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

畝菜園守者賣菜得錢三萬送宅元景曰我立此園

廿二史識餘

卷四 清介

十九

種菜以供家中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利邪即

以錢乞守園者

宋書

張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言端坐或竟日無食

門人見緒饑為之辦餐然未嘗求也

南齊書

褚炫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每出行左右捧黃

紙帽箱風吹紙剝僅盡

周順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王儉

謂順曰卿山中何所食順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

宜都王鏗鎖姑執盜發桓溫女家得金盤銀繭珪璧

林增素曰漢
漢書至此
女能與人任
西華冬月著
為校錄籍兄
之未必不以
為猶係也

等物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纖毫不犯

到溉率儉不好聲色虛空單牀傍無姬侍自外車服

不事鮮華冠屨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

梁書

江革以會稽郡丞行府州事稱職還還民皆戀惜贈

遺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亦不納惟乘臺給一舸

舸艚偏欹不得安臥或謂革曰船既不平江濟甚險

當移徙重物以進輕艚革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

十餘斤以實之

孫謙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蘆席屏

廿二史識餘

卷四 清介

二十

風冬則布被莞席夏無幬帳夜臥未嘗有蚊蚋

鄱陽王欽馬樞高尙鄙不能致卑辭厚意前後數返

樞固辭以疾門人或進曰鄱陽王待以師友非開爵

位市朝之間何妨靜默樞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以

處之樞惡其崇麗乃於竹林間自營茅茨居焉王公

餽餽辭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

陳書

交州刺史袁曇緩以金五百兩寄寄歐陽順令以百

兩還合浦太守龔為四百兩付兒人弗知也曇緩尋

卒頗為蕭勃所破貴財並盡唯寄金獨在並依信還

陳之還曰永
飯石竹紋納
亦如避之

之

江湛轉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餽餽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上召遇潞永痲疾經日衣成然後起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南史

阮孝緒外兄王宴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其必至顛覆每聞筋管穿離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知是王家所得便吐餐後齊書

蔡樽口不言錢在吳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莧紫茄以為嘗餌

世史識錄卷四 清介

三十一

伍瑞隆曰處脂不自潤又見一孔姑蘇矣

南土沃實官其地者多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王琨為刺史獨無所取

阮長之自武昌太守徙臨海故事田祿以苾種為斷此前去官者一年祿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代人未至以苾種前一日解印綬去

甄彬以一束苧就庫質錢後贖還苧中得金五兩彬送還寺庫道人願以金半為酬彬曰五月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卒還金

庾秋士文入朝遇隋文置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

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斬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上嘆異別齋遺之北齊書

楊愔自居大位門絕私交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悉散九族架篋中惟有書數千卷太保王隆之與愔鄰宅情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

永樂罷豫州家產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為長史辛公正為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雞不入神武乃

廿二史識錄卷四 清介 三十一 以永樂為濟州仍以監公正為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弗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永樂至州監與公正諫不聽狀啓神武封啓示永樂以二人清直並擢用

江陵平諸將大獲財物唐瑾一無所取唯有書兩車或曰文帝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帝不信密使檢閱唯見墳籍乃歎曰孤知此人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嘗人有投杼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唐書

寇雋性廉恕不以財利為心家人曾賣物與人刺得絹五匹雋後知之乃曰惡木之陰不可懸息盜泉之

顯慈樂自依
詔今入庫

水豈容悞飲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

李澄操最清約家無餘財太祖謂曰我於公間志無

所惜公有所須宜仰具道澄曰澄自頃至足皆是明

公恩造即如今者實無所須

趙軌在州四年後徵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別

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

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饒軌受飲之隋書

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申嶽性廉慎書楊震

像於寢以自戒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嶽自以

廿二史劄記 卷四 清介

二十三

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競來

就讀曰此中使君手迹並寫誦之北史

袁聿修在尚書十年未嘗受升酒之饌邢邵呼為清

郎後以太常卿出使邵云弟昔為清郎今作清卿

石曜守黎陽時咸陽王世子斛律武都刺史兗州性

貪暴先過衛縣令丞以下斂絹數千匹遺之至黎陽

曜手持一絹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杆聊以奉贈此

外並須出於吏人一毫不敢輒犯武都知其清素純

儒笑而不責

姚奇胤曰陳
川揚劉勰
席豫而矣安
祿山其為
大名耳

皇甫無逸轉都督長史閉閣不通賓客左右無敢

入者所須皆市易他境按部宿民家燈炷盡主人將

續無逆抽佩刀斷衣帶以為炷唐書

蜀吏貪暴姚璿擣發無所容貸天后降璽慰勞曰為

二千石清其身者易使吏盡清者難唯璿為兼之

韋詵登樓見人於後園有所瘞藏訪諸吏曰參軍裴

寬居也命偕來就問狀客曰寬義不以苞苴汗家適

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

太宗在晉邸聞劉溫叟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溫叟

廿二史劄記 卷四 清介

二十四

受之貯廳西舍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扇

秦執扇所遣即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還自太宗

太宗曰我錢尚不用况他人乎昔日納之是不欲拒

我也周歲不啓封其苦節愈見命韋歸郎宋史

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呂蒙正以

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楸子大安用照二百里

李及惡抗俗輕靡不事宴游一日冒雪出郊眾謂當

置酒召客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居官數年未

嘗市吳中物比去唯市白樂天集

黃汝寧曰
彭思永見時
彭思永見時
彭思永見時

趙非日所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天不可告者則不敢為

彭思永見時旦起就學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須臾必釵者來物色即付之其人欲謝以錢思永笑曰使我欲之則匿金矣

張儉奏事便殿與宗見衣袍弊惡密令近侍以火夾穿孔記之屢見不易上憐其清貧令悉取內府物儉奉詔持布三端而出遼史

烏古孫澤曰士非儉無以養廉非廉無以養德身一

廿二史劄記

布袍數年妻子樸素無華元史

許衡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核菜茹人有愧遺非其義一介弗受也姚樞被召以所居雪齋命衡館之庭有果熟墮地其童子過亦不視

廿二史劄記卷五

錢塘張鼎石宗摘大

識鑒

張鼎曰飛黃結緣其符采步驟人盡奇之不必下樂矣惟維積粟於獄硤潤逸足於怒塞能名其種不失其情如惟衡之稱物斯明哲之舉歸焉或曰知人之明不可學又曰知畧須有自然不學而莫自然將何操而應機立發哉况理無常是事無常

廿二史劄記卷五 識鑒

非人無常賢處世末流禍役當前收成以瞬欲恃間間察察從事隙牆顛樹之下鮮不致因者是名士達師激靈於胸觀理於境勝權過鑑之物不能消則衡殆殆窮之患不足慮已輯識鑒第八

休增志曰
信殺子自宮
者為奇士
流之機伏於
此

管仲病桓公問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豎刁如何對曰自官以適君非人情難親史記

王翦伐荆始皇送至灞上請美田宅園池甚眾始皇

陳之通曰祖
記御將如此
何窮起皆為
不無死力

張深曰伏波
臨廷與劉依
於建康非多
見成敗者安
能為此言

曰將軍行矣何憂貧窮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疾
故及卿臣時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窮至開
復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言將軍乞貸亦已甚矣
窮曰不然王世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我
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願令王坐而疑我
蕭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
吾儉不賢母為勢家所奪

袁閔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對兄弟歎曰吾先公
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競為駭客與亂世爭權此

十二歲餘
卷五 識察

即晉之三郤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閔遂散髮絕世欲
投迹深林以母老不能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
為戶自牖納飲食且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閔時往
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

王磐養從兄平阿侯子尚節氣愛士好施有名江淮
間後游京師與衛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相友
善馬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
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
後歲餘磐果與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

姚青鳳曰
胡廣少孤貧親執家苦長大隨輩入郡為散吏太守
法雄之子真頗知人從家來省其父會歲終應舉雄
勸真助其求才雄因大會諸吏真於牖間密占察之
指廣以白遂舉孝廉後漢書

魏桓數被徵鄉人勸行桓曰于祿求進所以行其志
也今後官千數其可損乎鹿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
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
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廿二歲餘
卷五 識察

范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
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
昔戰國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阮
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隱迹梁碭之間因樹為屋
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錮或死或刑者數百
人蟠確然免於擬論

張堪曰：「此
不惟皆棄
其親可稱
夫之改」

吳伯璠曰：「
子會黃公之
始無發自致
始所取直
始所取直」

折象感多藏厚公之義，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為坐自單竭？」象曰：「昔闕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福也。』」臨隙而高其崩，必疾智者聞之，咸服焉。

陰興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哀，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以財終不為言。

順帝時，河南吳雄家貧，喪母，營葬人所不封，土喪事趣辦，不問時日。賢巫皆言：「當族滅，雄不顧，自雄及子。」

廿二史劄記 卷五 識鑒

四

孫三世廷尉，為名法家。肅宗時，下邳趙興亦不郵忌諱，每入官舍，輒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爵祿豐熾。子孫三葉皆為司隸。後漢書

徐孺子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瓊卒，歸葬，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飲，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

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候馬援兄况，永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知其意，酌酒慰援。日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學勿畏也。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

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聘鄭眾，欲為通義引籍出入殿中。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辭不受。松復風以長者意，不可逆。眾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

廿二史劄記 卷五 識鑒 五

亦不强也。後梁氏敗，賓客多坐，唯眾不染於詞。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孝廉，欲用一名士以報國家，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大陽郭逢，見种，屬異之。還白歆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史耶？」湛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勿召，遂舉孝廉。

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才智，炫曜上京，臥托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

其五破日行
未無問四字
看透二千後

孫德曰及子
治實從師是

黨錮石疑不
如何為亦入
黨中

張陳曰聞影
言不獨進者
為非即隱者
亦未是

不得見三公辟召輒以詢訪隨所臧否為與奪符融
察其非真到大學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間以豪傑
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
譽違實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從稍省旬日
間慙歎逃去

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鄭玄辟之州郡以進權威不
敢違遂迫脇玄不得已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
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

張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
下夏馥頓足歎曰孽自已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
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剪須變形入林慮山中

廿二史劄記 卷五 識鑒 六

岑旺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賈彪獨閉門不納時
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

致讐自遺其咎吾不能奮戈相待反能容隱之乎

曹操微時李膺異其才將沒謂子宣曰時將亂矣天
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

爾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

盧毓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李豐問毓毓曰才所以

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有才而不
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三國志

溫恢父為涿郡太守恢年十五歸鄉里內足於財曰
世方亂安以富為一朝盡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
之郇越

曹丕遣使至吳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瑤瑁
孔雀翡翠鬪鴨長鳴雞羣臣曰荆揚二州貢有嘗典
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彼在諒闇之
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三國志

廿二史劄記 卷五 識鑒 七

孫登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
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辨宏達言
能釋結則謝朏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羊衡私
駁之曰元遜才而疎子嘿猜而狠叔發辨而浮孝敬
深而狹後四人皆敗吳人謂衡言有徵

孟光訪太子權畧智調於却正正曰智調藏於胸懷
權畧應時而發焉可豫設允曰今天下多事知畧為
先知畧須有自然非學力強致也正深然其言
何緩侍司馬昭宴退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

全世藝目平
不微莫商丁
定源

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營事。非貽厥孫謀之兆。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晉書

羊祜從甥王衍。諸祜陳事。辭甚俊辯。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顧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

謝安常疑劉牢之不可獨任。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味之亦以貪敗。

永嘉中洛城東地陷。有二鵝出焉。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董養款曰。周時狄泉。卽此地也。蒼者胡象。白者

世史識餘 卷五 識鑒

八

國家之象。顧謂謝錕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王彌游俠京師。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

盧循雙眸罔微。瞳子四轉。善草隸。奕基之藝。思遠有鑒裁。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

弘訓少府嗣欽。楊駿姑之子。少相昵。直亮不回。屢以正言犯駿。駿諸弟爲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聞。猶知人無罪。不可殺。必當疎我。我得疎外。可以不與俱。

鍾惺曰。魏末有以憂喜分。始水旱者一。鍾說破卽成。主理。

張璠曰。范滂。清剛之氣。深于榮辱。不減顯之。

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

石旂問袁甫。壽陽以西何以恒旱。東何以恒水。甫曰。

壽陽東是吳。陽足強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

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恒滂。壽陽西是中國。

新平強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

魯僖甚悅。故至旱。

王坦之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尙刑名學。著廢莊論。

裴頠數稱韋忠於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

世史識餘 卷五 識鑒

九

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

欲而無厭。棄典禮以附賊。后豈大丈夫所宜行。裴有

心託我。背恐洪濤蕩。餘波見漂。况可歸尾闕而闕

沃焦哉。

胡毋輔之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

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

復爲人使。輔之因就與語。薦之河南尹。擢爲功曹。

阮籍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

者。籍錄是不與世事。酣飲爲常。司馬昭欲爲炎求婚。

洪吉臣曰引
身退一匹夫
耳豈能無正
政應平書中
語次而後出
凌駕老謀

義順曾曰分
正順命祝慶
也

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問時事欲因
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

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
浩引身告退王彪之曰彼抗表問罪卿為其首情雖
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
手書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
不奉乃以正義相裁奈何無故恩惠先自猖獗浩曰
決大事正自難日來使人悶悶聞卿謀意始得了溫
奉旨果不違

廿二史劄記 卷五 識鑒

慕容盛謂叔父柔曰今崎嶇鋒刃之間在疑忌之際
愚則為人所猜智則危甚果慕容富如鴻鵠高飛一舉
萬里不可坐待罟網也

虞寄知陳寶應不可諫虞禍及已居東山寺偽稱脚
疾不復起寶應以為假託使燒寄所臥室寄安臥不
動親近將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縱火
者旋自啟之寶應自此方信 陳書

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呂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
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

梁世亮曰防
滿寵雖外律
子孫終不替
良死急滿亦
安可慮也

後漢曰浮屠
徒居廟處始
客處亂世只
此二法自當
假德力行之

南史

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武帝曰皇太子不可為
名移點於外易名犬子處士何點曰太子者天地之
所懸三才之所係今化犬不得立矣既而文忠太子
薨鬱林海陵果相繼廢黜

解律金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
尚主尊寵之盛當時莫比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
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妬人女若
無寵天子嫌人我家直以立勲抱忠致富貴豈可藉

廿二史劄記 卷五 識鑒

女也辭不獲免嘗以為憂 北齊書
神武自洛陽還傾產結客親故怪問答曰吾至洛陽
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猛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
為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長守邪

王羅受西河內史辭不拜或曰西河大邦俸祿殷厚
何為致辭羅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
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力所不堪若科發民間又違法
意以此辭耳 周書

武帝謀伐齊寶熾時已衰老乃扼腕曰臣雖衰邁請

意亦佳可見
尚父御下律
其初無門底
伍端慶曰兩
雄並棲政自
難耳餘尚終
京為郭李陳
始耳

執干櫓首啓戎行得一觀詠翦鯨鯢廓清寰宇省方
觀俗登岳告成然後歸魂泉壤無復餘恨帝壯其志
節遂以第二子恭為總管

楊玄感反帝引蘇威帳中懼見於色謂威曰此小兒
聰明得不為患乎威曰識是非審成敗者謂聰明玄
威處跡非聰明者必無所慮但恐寢成亂階耳隋書
裴諝列奏郭子儀家奴宰羊或曰尚父有社稷功豈
不為之庇諝笑曰非君所知尚父方貴盛上新即位
必謂黨附者眾今發其細過以明不恃權吾上以盡

唐書
十一

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

郭子儀李光弼俱為安思順牙將二人不相能雖同
盤飲食聯視不交一言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欲去
計未決旬日詔光弼分子儀半兵東出趙魏光弼入
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子儀趨下持手上堂曰今
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及別泣涕
相勉以忠義訖平劇賊

恒彥範袁恕已爭取陽嶠為御史楊再思素與嶠善
知其不樂彈抨事為語彥範袁恕已為官擇人豈待

楊廷簡曰兩
雄並棲政自
難耳餘尚終
京為郭李陳
始耳

情樂唯不樂故與之以仲難進抑躁求也

象緯示微大臣請禳裴光庭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
可祝而來也識者謂其知命

傳奕極詆浮屠法集晉魏以來與佛取議諸論說為
高識篇

盧藏用以俗徇陰陽多拘泥著折滯論以鬯之頗為
達識所重

冠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不用準問之沆曰
顧其為人可使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

廿二史劄記
卷五
識鑒
十三

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我言準後果為

丁謂所傾宋史

李沆廳事僅容旋馬或言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
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

李沆不以居室屑慮弟維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
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治第內典以世界為缺陷安

得完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
朝暮不可保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

王曾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問曾曰明揚士類

宰相任也。公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執政者恩欲歸已，怨使誰歸。

陳桂林曰：張方平守宋都，富弼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院中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

河北罷兵，李允則治城壘，不輟。詔詰之，允期曰：初通好，不即完治，恐他日頽圯，因此廢守，邊患不可測也。

宋世昌曰：志之機能想見。

司馬光屢徵，革青苗免役，將官法決西戎議，弗果得。

世史識餘 卷五 識察

十四

古大臣用意不同，不似今人，近者幾何。

疾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先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

司馬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

吳泰來曰：瑞亦有微但常，祇讀常例以，直對儒雅之，尚未必非有，其義類。

鄒浩還朝，徽宗首及諫立后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素忌浩，果使其黨為偽疏，遂再責衡州別駕。

項澤因日久，以此約不能，而恨其不，不識其來。

劉恕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是事。曰：人生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齋以自隨？昂在海陵時，縱飲沈酣，數日不醒。海陵而戒之，得間輒飲。大定初，還自揚州，妻丁置酒私第，未數行，輒臥不飲。其妻怪問之，昂曰：吾本非嗜酒者，但向時不以酒自晦，則汝弟殺我久矣。今遇遭明時，正當自愛，是以不飲。金史。

施宜生從范汝為於建劔，敗，變服備吳翁家三年。翁一日屏人，詰其姓名，宜生曰：我服備事，惟謹。主人乃

世史識餘 卷五 識察

十五

寘疑耶翁固詰，則請其故。翁曰：日者燕客，執事成，儼而獨還，諸儕且散，器有歎聲，是以識汝非真備也。宜生遂告之。翁贖之金，使濟淮以歸。

初，伯顏議罷科舉，鐵木兒格議時在參議府，不署奏牘，及入中書，竟復之，并徵處士，待以不次。或疑太優，答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奚足靳哉。元史。

西域賈有珍寶進售，其價六十萬。省臣傳玩，尚文問此何用。平章曰：舍之可不渴，煖而則日有光，文曰：一

人舍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用已微矣。

河東守臣獻嘉禾大臣欲奏以為瑞不忽木曰汝部所產盡然耶惟此數莖耶曰惟此數莖不忽木曰若如此既無益於民又何足為瑞遂罷遣之。

阿魯圖與僚佐議除刑部尚書宰執有所舉或難之曰此人柔軟阿魯圖曰選僧子耶若僧子須強壯人尚書欲其詳獻刑贖不枉人不壞法耳何必強壯。

廿二史劄記 卷五 識察

十六

雅量

張璠曰大雅卓爾每多深致可競之地亦以不競勝人是故君子安之彼夫風流醞藉排舉不櫻其懷率素簡夷禍威不懼其志者皆量之雅者也汪汪千頃澄渟莫加身世資糧舍此何適書曰德以容大事惟忍濟豈步騰史匡翰之謂耶即如州僕射見侮頗墜反增厥美不為劣也幘雅量第九。

潛臺子羽齋千金壁渡河陽戾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投壁於

廿二史劄記 卷五 雅量

十七

河三投輒躍出乃毀壁而去示無依忌史記注

公沙穆居建城山中依林阻為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闕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他妖異後漢書

客有薦士於王丹者因選舉之後所舉者陷罪丹坐免客慙懼自絕丹終無所言尋徵為太子太傅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為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諸葛亮言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

鍾惺曰丹威子賢楚是極慎交人猶不免為薦者所累交遊之難知此

韓退之曰
官狀載千人
與鬼

按江南號飲
口華獨生

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廢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三國志

董允與費禕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董慨詣允修敬慨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

孫策大會四方賢士大夫華歆在坐莫敢先發言歆起更衣則議論譁譁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衆人微

廿一史職餘 卷五 雅量

十八

察嘗以其整衣冠爲異

步騰避難江東與衛旌種瓜自給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懼爲所侵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方在內臥旌欲委去騰止之良久征羌開牖見客隱几坐帳中坐客牖外旌耻之騰辭色自若征羌身享大案設膳重沓以小盤菜茹飯客旌不能食騰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騰曰何以忍此騰曰吾等貧賤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耻

羊祜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

進誦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 晉書

劉弘討陳敏陶侃爲前鋒督護有間侃者侃遣子及兄子爲質弘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悉遣之

陸納出守吳興至姑孰辭桓溫問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遇

十齋公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

言伺溫問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梓坐客愕然

廿一史職餘 卷五 雅量

十九

納徐云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

以備杯酌餘瀝溫及賓客歎其率素更勅設饌酣飲極歡而罷

王戎自言與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

陶潛不營生業家務悉委兒僕未嘗有喜慍之色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親朋好事載酒殺而往潛亦無所辭

鍾毓與參佐射魏舒嘗爲畫籌後朋人不足以舒滿

數初不知其善射也。舒容範間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曰。吾之不足以蓋卿才有如此射矣。

徐邈詣東府。遇衆賓沈湎。引滿誼譁。道子曰。君時有暢否。對曰。邈惟以節儉清修爲暢。

漢書曰。如
惡人偏然
顧日中那有
劉表

劉毅家京口。酷貧。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吏悅。要府州僚佐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曰。身久蹶頓。一游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爲。適豈能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答。衆人並避。唯毅留射如故。

宋書
卷五 雅量

裴子野爲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牒。子野不與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子野笑而答曰。雖懸柳下之道。豈因訟以受服。黜免終無恨意。

宋廷煥曰。佩
素而真又能
道客不謂然
盤中有此人

羊侃南還。至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之。都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慙懼。自逃匿。侃慰諭使還待之如舊。

魏奇服曰。求
出來止老
英刑乃爲

庾詵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一百五十石。詵嘿然不言。恣其取足。

沈約少孤貧。巧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爲憾。

徐勉宴袁昂宅。甚歡。求昂由內人傳。昂良久不出。勉苦求之。昂不獲已。命由五六人始至。齊問昂曰。我無少年。諸老嫗並是兒母。非王妃母便是主大家。今令問訊。卿勉大驚求止。

南史
卷五 雅量

王

劉訐家貧苦。併日而食。隆冬。或無氈絮處之。宴然人不覺其饑寒。自少至長。無喜愠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梁太子大器在賊中。每不屈意。左右問故。答曰。賊若未須見殺。雖復陵傲呵叱。終不敢言。若見害時。至難一日百拜。無益於死。又問官今憂遇。神貌何得怡然。答曰。吾自度死必在賊前。若諸叔外來。平夷羯寇。必前見殺。然後就死。若開拓上流。必先見殺。後取富貴。何能以無益之愁。橫憂必死之命。

有訴事於宗如周者謂爲經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
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宗曰爾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
慚謝曰祇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
知如州官名如周不敢喚如周官作如州宗笑曰命
卿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雅量周書

楊休之左遷驍騎文宣郊天百僚咸從休之衣兩襜
甲手持白棓魏收嘲之曰義真服未休之曰我昔爲
常伯首戴蟬冕今處驍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
減卿北史

廿一史識餘 卷五 雅量

三三

戴至德與劉仁軌更日聽訟當時多稱仁軌爲解事
僕射有姬詣省至德已收牒姬復取曰初以爲解事
僕射今乃非是至德笑還之唐書

魏元忠爲來俊臣所構將就刑神色不動前死者宗
室三十餘尸相枕藉於前元忠顧曰大丈夫行居
此矣俄赦免死傳聲及市諸囚歎曰元忠獨堅坐左
右命起元忠曰未知實否旣而宣詔已乃徐謝亦不
改容

天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然有諸卿者

欲知之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之明臣
無過臣之幸也臣不知諸者臣請不知

盧承慶典選較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以失所
載考中下示其人無愠也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
不喜承慶嘉其寵辱不驚考中上

史匡翰從事關微嗜酒醉罵匡翰曰近聞張彥澤
張式未見史匡翰斬關微天下談者未有偶耳匡翰
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五代史

李濤抗疏請正張彥澤殺記室奪其妻之罪後契丹
入汴彥澤領突騎入京城恣行殺害人皆爲濤危濤
詣帳通謁彥澤曰舍人懼乎濤曰今日之懼亦猶足
下昔年之懼也向使先皇聽僕言寧有今日事彥澤
大笑命酒對酌濤神氣自若宋史

廿一史識餘 卷五 雅量

三三

呂蒙正初入朝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
若不聞而過之同列不平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一
知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爲愈

寇準數短王旦旦專稱準真宗謂旦曰卿雖稱其美
彼專談卿惡旦曰臣在相位久政事關失必多準對

彼專談卿惡旦曰臣在相位久政事關失必多準對

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

馮京自卿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負官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殺來。直出。齋具。日示之。京笑不視。

章得象與楊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酣寢自如。他日博勝。得宗諤金一奩。數日博。又負。即反。齋與宗愕。封識未嘗發。

呂祖儉忤韓侂胄。謫吉州。讀書窮理。賣藥以自給。出

廿二史劄記

卷五

雅量

三十四

必草屨徒步。為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

彭思永就舉。持數鉶為資。同舉者出玩。或墜其一於地。眾相求。索思永曰。止此耳。客去。舉手揖。鉶墜于地。眾服其量。

劉安世徙梅州。章惇蔡卞猶憾不置。擢一土豪為轉運判官。使殺之。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勸安世自為計。安世已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僕。曰。我

洪吉林曰。鎮定固佳。藥亦榮帥。

即死。依此行之。顧密曰。死不難矣。客密從僕所視。皆經紀同貽。常死者之家事。

吳瑛有門生。為治田事。歷歲忽謝去。口聞有言某簿書為欺者。誼不可留。瑛命取前後文書示之。蓋未嘗發封也。

蜀都統王夔恃功驕恣。朝廷不能詰。余玠至嘉定。夔帥所部迎。才羸卒二百人。玠曰。聞都統兵精。何疲弊若此。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不敢遠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若沸。旌幟森然。望若林立。無

廿二史劄記

卷五

雅量

三十五

一人敢亂行者。玠自若。徐命班賞有差。夔退。語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

向敏中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是日李宗愕當對。真宗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宗諤既至。門闌寂然。與其親徑入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相慶。敏中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德禮命之重。亦唯唯。卒無

與伯與曰此
與公涉後補
外無雜記

一言既退使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飲宴否亦無一人明日具以對帝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王鼎憇於庭俄有暴風舉臥榻上空巾但覺枕榻漸高鼎無懼色徐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可徐還我

故處須臾榻復故風亦隨止遼史

廿二史識餘

卷五 雅量

三六

廿一史識餘卷六

錢塘張 塘石宗摘次

海寧吳本泰藥師參訂

慎密

張璠曰事以慎成謀以泄敗敗成之幾無不經乎能慎矣史稱石建孔光天下之至慎也何猷業無聞豈左瞻後掣畏意失功名之會不若乘機偶勢斗筭奏桀俊之勲乎雖然大業固當時執也尤需智才才不閒則奔而潰膽不沉則橫而決氣不養

廿二史識餘

卷六 慎密

一

則盈而怒惟矜於小心始能操縱事機救敗轍以底厥績呂氏曰良農辨土宜謹耕事未必收也而收者必此人是以君子寧慎密而不肆也謹慎密第十

牙痛曰痛這
幾不字提必
字體模糊寫
於此處應工

萬石君歸老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譴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因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

如在上前史記

衛綰以戲車爲郎。事文帝。景帝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綰稱病不行。景帝立歲餘。幸上林。詔綰參乘。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劔。綰曰。先帝賜臣劔。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劔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劔。劔尙盛未服也。

孔光典樞機十餘年。時有所言。輒削草。橐以爲章主。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所有薦舉。惟恐人之聞知。

世說新語

卷六 慎密

二

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漢書

張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內外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山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

安世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絕。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

光武巡郡國。留陰識守京師。委以禁兵。入雖極言正議。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勅戒貴戚。激厲左右。後漢書

曹褒兄弟游娛。獨譚思經典。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褒美。褒聞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嘗人之行耳。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三國志

世說新語

卷六 慎密

三

孫權遣諸葛瑾使蜀。通好先主。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高柔爲刺史。處法平允。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曹操夜出觀察。諸吏見柔哀之。徐解裘覆柔而去。三國志注

謝和微口不言人短長。而謝曜好臧否人物。每言論和微以他語亂之。宋書

何遠言不虛妄。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一嫌。衆共伺之。不能記。梁書

周捨居職屢徙而嘗留省內日夜侍上預機密二十餘年素辨給與人汎論談讒終日不絕口而竟無一言漏泄機事性尤儉素衣服器用居處牀席如布衣之貧者每入官府雖廣厦華堂闔閣重邃捨居之則塵埃滿積以荻爲郭壞亦不營

張興世父仲子繇興世致位給事中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之興世素謹畏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興世欲拜墓仲子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減其史職餘卷六 眞密

楊綝與十餘人同謁煬帝問張虔威首立者爲誰虔下殿就視答曰淮南太守楊綝帝曰卿爲謁者大夫乃不識人虔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綝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也帝甚嘉之隋書席豫與子弟書疏及吏曹簿領未嘗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細卿何介意豫曰細猶不謹而况巨耶楊椿居內職十餘年不言一人罪過時被嫌責答曰

非不聞人語正恐不審仰誤聖聽以是不敢言北史胡楚賓屬文敏甚必酒中然後下筆高宗命作文以金銀杯酌酒飲之文成輒賜焉家居率沈飲費盡復入得賜而出類爲嘗性慎重未嘗語禁中事人或乘醉問之亦熟視不答唐書

眞宗立引見羣臣呂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宋史范鎮與司馬光相得甚懽議論如出一口約生互爲傳死則作銘鎮後銘光墓辭頗峭峻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不辭書懼非三家福乃易他銘

劉甲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畫所爲夜必書之名曰自監沈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曰畫觀之妻子夜卜之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薛繼先隱居洛西山中石玠行部過之避不見或言君何無鄉曲情繼先曰今時政未必皆善御史一有所劾將謂自我發之同惡相庇他日并隣里必有受禍者金史

史天澤拜相日。門庭悄然。或勸其以權自張。答曰。君亦聞韋澳之致周墀乎。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自天子出。何權之有。言者慙服。

李孟與鐵木迭兒共政。多違忤。迭兒構之。英宗盡收其前後封拜制命。降授集賢學士。意其必辭。謀中之。孟拜命忻然。有司奏李孟到院。故事。常賜酒。帝愕然。曰。李道復乃俯就集賢耶。自是說不得行。

方正 附矯激

張塘曰。方正之流。倘所謂今之矜者耶。臣論心存崖異。動與世抵。而不能諧於衆。卽其侃侃正辭。毅然行斷。不相下借者。多自見其爲是也。夫書紀正直。詩詠和平。君子亦和平正直而已。甘爲忿爭何哉。王介甫世稱不近情者。猶雅愛馮道之爲人。則其執拘詭諄諄。豈搏擊致然歟。故爭而不勝。與爭而勝。皆非有益也。故曰。與其爭也。毋寧廉。轉方正第十一。矯激附焉。

汲黯與大將軍亢禮。人或說黯曰。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遇于平生。史記

林增志曰。王閔渡江。遣張板劍斬水馬。伍胥而得濟。下皆伯達詞。適理正也。

張禹拜楊州刺史。嘗過江行部。士民皆以江有子胥神。難於濟涉。禹將渡。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有霧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漢書霍光秉政。丙吉薦王仲翁。蕭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與蓋主謀殺光。光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

竟安寧曰
此後無生

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閣曰
不願見先獨不除用望之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
歲仲翁至先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
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蒼頭盧兒下車趨門傳
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碌碌反抱關爲望之曰各
從其志

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蓋
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
自酌曰益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

廿二史劄記 卷六 方正 八

魏侯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
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鬪坐
皆大笑寬饒不悅叩祝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
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爲得久君侯
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
舞失禮不做宣帝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乃解
嚴彭祖廉直不事權貴或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
修小禮曲意以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
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

竟安寧曰
伯翁面黃瘦
得大過焉

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

貢禹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禹
曰冠豈免安可復冠也遂去官

表安爲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
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公曹所持辭不肯受從
事瞿然而止後漢書

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以李充高節每早敬之置
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騭跪曰幸托椒房位列上將
幕府初開辟天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

廿二史劄記 卷六 方正 九

充乃爲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騭欲絕其
說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出竟
去

延篤尹京兆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梁冀遣客
齋書詣京兆并貨牛黃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
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
利遂殺之冀慚不得言

張湛於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
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

鍾惺曰意注
事廢幾狂入
虎口

人或謂湛偽詐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
詐善不亦可乎

沈景有彊能稱擢河間相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
殿上侍郎贊拜景時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
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
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

鄧暉署吏不受西至長安上書王莽大怒收繫詔獄
猶以暉據經識難卽害之使黃門近臣脅暉令自告
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暉瞋目誓言曰所陳皆天文聖

廿二史劄記 卷六 方正

意非狂人所能造後會赦得出

楊震代劉愷為太尉帝舅耿寶薦中常侍李閔兄於
震不從寶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
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
宜有尚書勅寶大恨而去

趙忠受詔論討黃巾功甄舉等曰傳南容前在東軍
有功不候天下失望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
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弟延致殷勤延謂傳燮曰南容
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

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傳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
恨然憚其名不敢害

張酺遷魏郡郡人鄭據時為司隸校尉奏免執金吾
寶景景後復位遣掾夏猛私謝酺曰鄭據小人為所
侵冤聞其兄為吏放縱狼藉取足曹子一人足以警
百酺大怒收猛繫獄檄言執金吾府延猛與據子不
平矯稱卿意以報私讐會有贖罪令猛乃得出

吳良為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
壽詔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

廿二史劄記 卷六 方正

欺誚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讎罷轉良為
功曹耻以言受進終不肯調

韋豹數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劉愷復辟之謂曰卿
以輕好去就爵位不躋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相
薦子其宿留乎豹曰犬馬齒衰旅力已劣仰慕崇恩
故未能自割且眩瞶滯疾不堪久侍選薦之私非所
敢當遂跳而起

梁商以楊倫為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傳病不
之官詔書勅司隸催促發遣倫留朝歌以疾自上曰

有謂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刎頸不易九裂不恨匹夫
所執強於三軍固敢有辭後漢書

林增志曰
直之無後
莫之

劉日景曰
章佳烈如火
故其出詞亦
若拔鉄飛霜

袁司徒舉奏寶景及與寶憲爭立北單于皆周榮具
草寶氏客徐齡有榮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排奏寶
氏寶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
生蒙先帝大恩歷宰二城今復得備宰士縱為寶氏
所害誠所甘心故常救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殞歟
冀以區區軀身覺悟朝廷寶氏敗榮錄此顯名

歐陽欽請郭憚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
廿史議餘 卷六 方正 十二

縣皆齋牛酒到府議飲臨享欽教曰西都督郵錄延
稟性公方摧破姦商不嚴而理今與眾儒共論延功
顯之于朝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憚於下坐欽
然前日司正舉脫以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資性貪
邪外方內員朋黨構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惡並
作明府以惡為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
臣憚敢再拜奉脫欽色慙慙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
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脫哉欽
意少解曰實欽罪也敬奉脫

范滂曰
以懷故勝

楊善曰
解理
抗直

范滂坐繫黃門北寺獄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
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餘人在前或對或否
滂於後越次而進甫詰之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
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
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乃慷慨仰天
歎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
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之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
齊甫愀然改容

史弼為平原相時詔舉鉤黨連及者多至數百弼獨
廿史議餘 卷六 方正 十三

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髡髻條史從事坐傳責
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近
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
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它郡自有
平原自無何可相比
梁鵠畏懼貴戚欲殺蘇正和以免其負訪於蓋勲勲
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勲可因此報隙勲不可乃諫鵠
曰夫繼食鷹鷂欲其驚驚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
言正和得免諸勲求謝勲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

爲蘓正和怨之如初

桓曄姑爲司空楊賜夫人。曄父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曄拒不受。後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

方九敘口德
可服人不聞
以辱渙言非
是

呂布初與先主和親，後離隙，欲袁渙作書詈辱之。再三強不許。布怒，以兵脇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

世史叢書 卷六 方正

十四

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它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三國志

蘇則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

鍾惺曰：先使
拜者處一絕
妙之地，自當
悅服，不復有
挾長之嫌

司馬懿以常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之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爲後生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蹶蹢而退。

杜夔以知音爲雅樂郎，世亂奔荊州，荊州收劉表令

與孟暉爲漢主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曰：「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乃止。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止。」張昭正色不言，由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

世史叢書 卷六 方正

十五

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綏等。王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卽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

顧雍爲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有酒失，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座，使人不樂。」

虞翻乘船行，與麋芳相逢，芳先驅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聞戶不應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閉門。

朱天鑒曰得公且不肯受節後世以一疏一報枉身求之能不悲此

林增志曰魏司馬炎為晉王王祥與荀顗往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已盡敬今便當拜祥曰相國誠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安有天子三司輒拜人者損魏之望虧晉之德吾不為也及入顗拜而祥獨長揖炎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晉書

車不得過翻復怒曰當閉反閉當開反閉芳聞有熱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辛毗不與往來子敞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先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毘正色曰吾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者耶

邨原在遼東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荅者謂之錢樹原惡其繇已而咸淫祀乃辦之里中遂斂其錢以為社供三國志注

廿史叢餘 卷六 方正

司馬炎為晉王王祥與荀顗往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已盡敬今便當拜祥曰相國誠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安有天子三司輒拜人者損魏之望虧晉之德吾不為也及入顗拜而祥獨長揖炎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晉書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於司馬昭座因言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昭曰此子癡病君不能為吾恐邪曾引據辭理甚切昭雖不從時人敬懼

之

稽紹為齊王冏所重每下階迎之劉喬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紹今何所過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彥輔來公未嘗下牀何獨敬紹冏乃止後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為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

王敦兄含為盧江郡貪汙狼藉敦於座中稱曰家兄郡定佳盧人士咸稱之何充正色曰充即盧江人所

廿史叢餘 卷六 方正

十七

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為不安何充晏然自若陶回性雅正不憚疆禦丹陽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為導昵回慷慨言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焚賊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焚賊守之吾當遷位以厭此譴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焚惑何繇退舍導深愧之

高悝家有鬼怪巫祝厭効不能絕值幸靈固請之靈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悝曰勝邪當以正奈何以邪救邪並使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絕

龔五綰曰係存臣所親卿桓景王敬美所附與南斗年節義二字不大分曉

孫吳時曰處
射擊與矣

聖世甚曰信
味丁知字當

孫吳忠之道
缺然

黃頤堪曰今
阮籍亦畏亦
復有成說

王敦請武昌城西地爲營太守樂凱不許敦怒曰王

處仲不來江湖常有武昌地不凱懼不敢言郭舒曰

太守言是敦曰平子以卿痴狂故擢卿炙藉今舊疾

復發耶舒曰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衆咸壯之

王敦謀逆劉隗勸帝出腹心鎮泗口敦惡之陽與隗

書欲修力王室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

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志也餘無所知敦得

書甚怒

鄰超黨桓天以父忠王室不令知將出一箱書付

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慙爲弊

損眠食可呈此不爾燒之情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

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情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

更不復哭

古成說以天下是非爲已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

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亦之以崇

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恩逃匿終身不敢見詵

陶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劉宋王業

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以前則書

晉氏年號永初後唯書甲子而已宋書

世祖出行夜還敕開門謝莊居守以啓信或虛執不

奉旨須墨詔乃開上後因酒譙從容曰卿欲效鄧君

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于游田者之

前誠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歸容恐不逞之徒妄

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

後主在東宮欲以江總爲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

於孔渙渙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

弼儲官竊有所難瑜具白後主深以爲恨陳書

中書舍人弘興宗爲文帝所愛遇帝曰卿欲作士人

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諸

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

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南史

蕭道成圖僭位欲以謝朓佐命每夕置酒獨與論魏

晉間事言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

知幾也朓曰昔魏臣勸魏武卽帝位魏武曰有用我

者其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

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

安成王項以帝弟權傾朝野。鮑僧叔假王威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徐陵奏彈之。帝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歛容正坐。陵進讀奏狀。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帝流汗失色。陵遣殿中郎引王下殿。朝廷肅然。

明帝欲殺臨海王。使表叔業密勸何昌寓。昌寓拒之。曰。臨海未有失德。寧得從單詔行事。仰時自有啓聞。叔業曰。若爾便爲拒詔。昌寓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詔者僕也。叔業不敢逼而退。

邵陵王綸酒後好聚衆賓。冠手自裂。破投之。壺。謝

舉預宴。王欲取舉。噴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

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王琨攀畫輪。慟泣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鳴噓不自勝。百官人人雨淚。

王玄邁使長史房叔安使建鄴。發蕭道成謀。道成於路執之。并求玄邁表。叔安曰。寡君使表上天子。不上將軍。且僕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所應問。荀伯玉勸殺之。道成曰。物各爲主。無所責也。

裴五傑曰唐帝豫作字與

裴粲爲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士民勸禱於海神。粲憚違衆。乃爲祈請。直據胡床舉杯言曰。僕白君左右言。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而致禮海神也。卒不肯拜。

趙仲將溫良恭儉。對妻子未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羣書。善草隸。雖兄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于人。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甲切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

閱湛勸崔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未幾浩被

張深曰高公勇于就義不欺死以律生卒得免難名

收高允直中書省。景穆召允宿宮內。翌日命驃乘至宮門。謂曰。見至尊。但依吾說。既入。景穆言允小心慎密。制繇于浩。帝召允謂曰。國書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及今記。臣與浩同作。而臣多于浩。帝大怒曰。此甚于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官。不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久。哀臣耳。實不問。臣臣不昏亂。帝謂景穆曰。直哉。臨死不移。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宥之。

高允得免後。景穆讓允以不同已導。而令帝怒。允曰。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誠。言行舉動。莫不傳載。故人君慎焉。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浩之責也。至於書因家得失。未爲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義無獨殊。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楊素常塗貴顯。百寮懼憚。無敢忤。嘗以少禮勸送南臺。素恃貴。坐柳或牀。或從外來。階下端笏。整容曰。奉勅。惟公罪。素遽下。或據案坐。立素於前。辯諸事狀。素銜之。

廿二史劄記 卷六 方正

二十一

王義方廷奏李義府奸舍而不問。義府云。王御史安相彈奏。得無愧乎。義方云。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奸邪於雙闕之前。實以爲媿。唐書

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俗云盛服過者致風雷之災。季冲玄發卒數萬。改號道狄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避耶。

李祐自夏州入拜金吾。違制進馬一百五十匹。溫造正衙彈奏。祐股戰。詔以謂人曰。吾夜踰蔡州城。擒

法古臣曰宮中有妬女何處避之

吳元濬未嘗心動。今日膽落于溫御史。

李日知寬平無冤濫。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欲斷殺之。與日知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答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

李承嘉讓御史曰。彈事不容大夫可乎。衆不敢對。蕭至忠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請奏當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劾。大夫者又誰自哉。

楊綰輔政。御史中丞崔寬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爲當時第一。卽日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騎從百數。省損

廿二史劄記 卷六 方正

二十二

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

韋思謙性審譔。見王公未嘗屈禮。或勸之。答曰。耳目官固當獨立。鵬鵠鸞鶴豈衆禽之偶。

有道士獻丹藥于柳公綽。問所從來。曰。自劍門。時朱克融方叛。遽曰。惜哉。藥自賊境來。雖驗何益。卽棄藥而逐道士。

高元裕與韋澳兄溫善。諷澳謁已。溫歸以告。澳曰。恐無呈身御史。

許崇智曰。敬唐中樂至。清威人亦子。氣盛機事。

陳後曰王公自何處

黃禮曰丁可
能州便知幸
相不足語

張師德兩詣王且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
及議知制誥且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且曰累於
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
第榮進素定但當靜待若復奔競無階而入者何如
敏中啓以師德之意且曰且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
但師德待我薄爾敏中固稱適有闕望弗遣且曰緩
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丁謂出寇準門至參政事準甚諷會食中書羹汚準
鬚謂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
世史識餘卷六方正 二十四

邪謂甚愧之宋史

建寧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靡金錢無筭包恢曰彼
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衆悟衰止

韓仇胃禁道學校文轉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僞學榮
中行奮筆曰自切讀程願書以收科第如以爲僞不

願考校

李再還朝李康伯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
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蓋一往見

垂曰我同謝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翰林學士矣今且

張適曰李公
爲清慎剛深
誠言豈亦有
制臺耶

秦天德曰退
世功雖神初
不爲後世計
無事可指亦
自變然

老見大臣不公嘗欲面折焉能趨炎附熱看人射隼
以冀推轂

李昉雅厚張洎而薄張昺昺罷相洎草制深詆之而
昺朝望必詣昉或謂昺曰李公待君素不厚何數詣
之昺曰我爲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
吾所以重之

楊邦乂目不視非禮同舍欲襲其守拉之出託言故
舊家實倡館也邦乂初不疑酒數行媚女出邦乂愕
然疾趨還舍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

世史識餘卷六方正 二十五

翟奕命王若虛作崔立功德碑若虛謂奕輩曰功德
碑當指何事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

非功德乎曰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
豈有門下人爲主帥誦功而可信後世哉奕輩不能

奪金史

廉希憲疾須沙糖作飲時最艱得家人求於外阿合
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
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元史

許衡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衡坐樹下

項籍曰自
古地也
滑稽未一
觸不減矣

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不可取人口世亂此無主衡
曰蔡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黃潛挺立無所附足不登鉅公勢人之門君子稱其
清風高節如水壺玉尺纖毫塵勿汗

帝師至京師詔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大臣
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勅字象獅象觴立進曰帝師

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
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眾皆慄然

蘇則曹植聞魏代漢皆發服悲哭至聞植如此不聞
世史識餘卷六方正

則也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
何也則謂見問頻頻悉張欽正論以對侍中傅異指

則曰不謂卿也乃止三國志以下矯激

司隸都官從事劉毅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搜獸
之犬飛鼠蹈其背殺口既能搜獸又能殺鼠何損於

大殺傳而去晉書

褚淵背袁粲等誦附宋淵子貢終身愧恨辭爵讓弟
居墓下會疾篤子霖載以歸疾小間知非故處大怒

不肯復飲食內外開悉釘塞之不與人相聞數日裁

餘氣息謝藩聞其弊往候之排闥不可開以杵槌破
進見責曰不可得者身也不可全者名也名與身俱

滅者君也豈不思全之哉責曰吾少無人問心豈身
名之可慕但願啓手歸全必在舊隴兒輩不才未達

余趣移尸徙殯失吾素心更以此為恨耳前史

敬帝少事戎旅不經法學及為宰相頗慕風流時或
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鄭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

須其理屈然後置之帝有時慙惡變色感其輪情時
人謂為格倭

世史識餘卷六方正

高法援引蠻賊來擊軍營韓顯宗親率拒戰遂斬法
援高祖曰卿破賊斬帥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為

不作露布顯宗曰臣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
驢馬數匹皆為露布臣在東觀私每晒之近雖仰憑

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緣
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歛毫卷帛解

上而已魏書

崔謏恃其弟逞勢從李繪乞麋角鵠羽繪答書曰鵠
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庸體疏

國度日陳六
并謂印書
學何足當
聽俠失言矣

嬾手足。遲鈍不能近。追飛走。遂事倭人。北史

鄭俠與王安石忤。安石猶欲辟為檢討。命客諭意。俠

曰。俠之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相君發言持論。無非

以官爵為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授使而成就

之。盍取所獻利民便物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愧乎。

俠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

蔡京當國。求善訓子弟者。族子以張翥薦。再三辭不

獲。遂即館。翥嚴毅。律拔意度異他師。諸生已不能堪。

忽謂之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駭問。翥曰。天下被而

翁破壞。日夕號來。先至而家。惟有善走。庶可逃死。

廿一史識餘卷七

錢塘張 塘石宗摘次

太倉黃翼聖子羽恭訂

言語 附便給

張堉曰。魏晉雅尚清譚。於時問人。作意自矜。雖隻

字單言。無不別樹牙頰。臨川獨闢徑路。世說三十

六篇。出言入筆。亦無不另具鉗錘。故言語稱最工。

余欲規模臨川。惜二代所餘。悉皆鱗爪。下此華質

繁簡。各隨乎時。求所謂機鋒似沉。滑稽又冷者。不

必盡合。雖然。五兵縱橫。乃號武庫。一色矛戟。應敵

定乖。七襄絢錯。始稱錦肆。止列統素。觸眸弗艷也。

若夫其人非。其言亦非。而琅然睦耳者。步予賜之

塵則不足。奪程鸚之能則綽然。故於篇末附見云。

輯言語第十二

晉軍追齊至馬陵。齊侯請以寶器謝。不聽。必得笑克

者。蕭綢叔子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

子安置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乎。於是乃

許。史記

張榜曰。國位
生氣勃勃。快
得不堪。

王莽曰余言
治類老子儻
然不與子遊

戎王聞繆公賢，使由余觀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戎夷無此，何以爲治？」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昌邑王以淫亂廢，羣臣皆下獄誅。王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漢書

世史叢書 卷七 言部

章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弟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孔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先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後漢書

穰氏女玉爲父報讐，殺夫氏之黨，更執玉以告。令欲論殺玉，中屠蟠時年十八，爲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

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令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

張濟自關中走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而死。荊州官屬皆賀，劉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皆服。

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砍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

世史叢書 卷七 言部

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對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卽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乃解。」

衛臻典選舉，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公，虜爲上將，周武板漁父爲太師，布衣厮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造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嚴在曰拘害
恐失奇流振
於及周謹選
在典選者所
有鑑衡等則
公通之耳

猶懼曰弄一
勇夫于掌股
使之噴量不
得妙吉妙手

張璠曰副經
風雅電光其
舌妙在都練
正風

吳使張溫來聘百官往餞皆集泰宓未往諸葛亮累
促之溫問何人亮曰益州學士及至溫問君學乎宓
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問天有頭乎宓曰有
溫曰在何方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
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
鶴鳴九臯聲聞于天無耳何以聽溫曰天有足乎宓
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無足何以步溫曰天
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
答曰天子姓劉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
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溫大敬服
董恢副費禕使吳孫權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
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
輕若一朝無諸葛必為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防
慮於此恢曰儀延不協起於私憤無難韓難御之心
也今方掃除強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孫才廣若
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
長計也諸葛亮聞之以為知言
宗預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聞西更

廿二史劄記

卷七

言語

四

閔廣曰觀名
士之言亦平
心之論

增白帝之守何也預曰東益巴丘之戌西增白帝之
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權嘉其抗直
魏國初建禁酒徐邈私飲至沈醉趙達問曹事邈曰
中聖人達自操甚怒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
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
免刑後不過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
子反斃于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嘗聞之子不能自
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不大
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
諸葛誕鄧殿等馳名譽有四窓八達之謂明帝疾之
盧毓為吏部帝謂之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
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嘗
士嘗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
或謂泰宓曰足下欲自止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
見瓊頡乎宓曰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先篇漁父咏滄
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
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然
諸葛亮與羣下教曰叅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

廿二史劄記

卷七

言語

五

小嫌雖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跡而獲珠玉。三國志

張溫將使蜀。孫權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効。然諸葛亮遠見計數。必知神慮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

董扶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三國志注

廿二史劄記

卷七

言語

六

翟莊不交人物。耕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先生止去其一。何也。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釣。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晉書

向秀應本郡計入洛。司馬昭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

或問華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一毛。有此理乎。譚曰。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相去何啻九牛一毛也。

陶徵士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張。絃微不具。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張璠曰。載記。字極有全辭。爲語確曰。風氣不第中國。能修詞也。

慕容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旣而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梓慎巴生。淳于鄒生之徒。陰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劔。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頽墳。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依。

王敬弘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時人謂之王東山。太祖問爲政得失。敬弘對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宋書

廿二史劄記

卷七

言語

七

張景胤小名查。父邵小名黎。宋文帝戲景胤曰。查何如黎。景胤曰。黎是百果之宗。查何敢及。南齊書

虜使宋弁。見王融曲水詩序。後日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知漢武之德。今覽詩序。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

魏獻馬不稱。世祖使王融問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

伍瑞隆曰不
因也還亦非
退論

顧應龍曰將
隨其美

魏主所獻駑駘不若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駟駟之

牧不能復嗣宋弁曰當是不習土地融曰周穆馬跡

徧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

蹶弁不能答南齊書

周盤龍爲散騎常侍世祖戲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

盤龍曰此貂蟬兜鍪中出耳

柳惔侍坐高祖曰徐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罪不相及

朕已宥其諸子何如惔對曰罰不及嗣賞延於世今

復見之聖朝梁書

廿二史劄記卷七

八

劉歊少時好施務周人急人或遺之亦不距也久而

歊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媿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

可常有媿乎

王份子肅奔魏屢引魏人來侵世祖謂份曰比有北

信否份歛容對曰肅既近忌墳柏寧遠憶有臣

魏遣李道固來使讎之蕭琛舉酒勸道固不受曰公

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徐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

及我私座者皆服道固乃受

高宗謂蕭引曰我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

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恩陳書

歐陽紇反廣州徐儉持節往諭紇置儉孤園寺守衛

不得還儉謂紇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

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

乃遣儉

王曇首與從弟球俱詣劉裕裕曰膏粱世德乃能屈

志戎旅曇首答曰既從神武自使懦夫立志時謝晦

在坐曰仁者果有勇南史

文帝好與羊玄保共中使至玄保曰上何召我子戎

廿二史劄記卷七

九

日金溝清池銅池福殿既佳光景當得劇基

崔祖思令都目隨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神

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共坐正之何如祖

思曰使君清蕩此坐便是堯廟重去四凶

齊主道成置酒爲樂羹膾至崔祖思曰此味故爲南

北所推沈文季曰羹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魚

鼈膾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尊羹豈關簪衛

道成曰尊羹故應還沈

范栢年見明帝言及廣州食泉因問栢年卿州有此

水不答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

明僧暲再使魏。于時新誅劉誕。孝武謂曰。若問廣陵事。何以答。對曰。周之管蔡。漢之淮南。帝大悅。及至魏。魏問曰。卿銜此命。當緣上國無相踰者邪。答曰。聰明特達。舉袂成帷。比屋之暉。又無下僕。晏子所謂看國善惡。故再辱此庭。

齊荀兒之役。臨汝侯嘲羅研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村。不過數

世史識餘 卷七 言語

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食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篋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不能使一夫爲盜。况貪亂乎。

徐寅有罪繫獄。旦日原之。髮皓白。齊武問其故。曰。臣思愆於內。而髮變於外。

陸慧曉爲廬陵長史。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答曰。靜以修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

元帝居蕃。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衡山

劉曰。梁曰。元帝可不著書。衡山應爲是語。

侯恭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權輿。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南史

高祖與侍臣升金墉城。顧見後堂梧竹。曰。鳳凰非梧桐不棲。竹實不食。今梧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彭城王

總對曰。鳳凰應德而來。豈竹梧所能降。魏書

楊昱同伯父播。在王肅饒席。酒酣。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玆理播不爲屈。北海顧昱曰。尊伯性

世史識餘 卷七 言語

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昱前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滂則從其滂。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如肅曰。非此耶。何得申二父之美。

源懷寬容簡約。不好煩碎。恒語人曰。爲貴人理世務。當舉綱維。何必太子細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平。斷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崔暹薦邢邵。世宗因徵之。甚見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退。世宗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之長。子才專言卿

短此癡人也。遲曰：子才言遲，短遲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為癡也。北齊書

薛琠形貌魁偉，以幹川稱，為典客令。引客見儀，望甚美。魏帝謂之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當升進，何以處官？琠曰：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禮，不敢不忠。自此以外，非庸臣所及。

張衡曰：琠與氏府第俱在長安之南。

武陵王紀稱制於蜀，遣召劉璠使者八返，既至，便苦求還。紀知不為已用，厚其贈而遣之。廊別又解佩刀贈璠口，想見物思人。璠對曰：敢不奉揚威靈，赴剪奸

廿二史劄記 卷七 言語

十一

先。

陳安成王項為質於梁，江陵平，項隨州還長安。陳請之許而未遣，至是命杜果使焉。陳報聘，歸以魯山拜項柱國，詔果送還。陳文帝謂果曰：家弟今蒙禮遣，實是周朝之惠，然不還彼魯山，亦恐未能及此。果答曰：安成在關中，一布衣耳，然是陳之介弟，其價豈止一城以尋嘗之士易骨肉之親？使臣猶謂不可，何以聞諸朝廷？帝愜久之，曰：前言戲耳。周書

周武與蕭歸安齊氏故臣長又預焉。帝指謂歸曰：是

登卑罵朕者，歸曰：長又未能輔樂翻欲吹堯帝大笑。酒酣，帝命琵琶自彈之，謂歸曰：當為梁王盡歡，歸請起舞。帝曰：王乃為朕舞乎？對曰：陛下既親撫五弦，臣敢不俯同百獸。

袁敞詣周，時主者以敞班陳使後，敞固不從命。主者詰之，敞對曰：陳之祖父乃梁諸侯之下吏也，棄忠與義，盜有江東，今大周朝宗萬國，招携以禮，若使梁之行人，在陳人後，義倫失序，豈使臣之所望？主者不能屈，以狀奏高祖，詔敞與陳使異日而進。

廿二史劄記 卷七 言語

十三

婁太后為博陵王納崔陵妹為妃，婚夕，文宣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後跪對曰：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錄陛下。北史

卷五陳曰：自不能廣其意，乙傳可成述，越考式。

魏愷積年沈廢，遇楊情自陳，情曰：咸錄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公豈得言不知？齊使劉縉問典客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

李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同於瓦礫。太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何必爾？緒遂良曰：雕琢害力，農桑組傷女工，奢淫之始，危亡之漸。

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矣唐書

魏元忠復陷侯思止獄放嶺南酷吏誅人多訟元忠者召復舊官武后曰卿累負謗鑠何也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如獵者苟須臣肉為羹耳彼將殺臣以求進臣顧何辜

劉几謂張耒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膽平日禁其為樂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醢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為德所以增士氣也未敬識其語宋史

廿二史劄記

卷七 言語

十四

新法醫祠廟宋闕伯微子廟皆為賈區張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闕伯封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始封之君二祠皆不得免乎神宗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齋

鄧肅入對言外夷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煩煩故遲又言祖宗時法嚴而令速事簡而官清未嘗旁搜曲引以稽賞罰故能以十萬精兵混一六合厥後羣臣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言煩冗瑣碎惟恐不備此文書所以益煩政事所以益緩也

殷岳曰諍如鼓瑟永叔論朋黨猶覺支

楊廷筠曰淫禽暴戾能為是言可以覆世之微病于陰陽者

盧秉謂蔣堂於池亭堂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爾秉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也

神宗問滕元發治亂之道因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對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綱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

衡州有靈祠士民夙所畏事胡穎微之作來諭堂奉母語楊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室察影響咸無有允恭曰以為無則無矣從而察之是又疑其有也穎甚

廿二史劄記

卷七 言語

十五

善其言

海陵遷都燕京有司圖官室制度營建陰陽五姓所宜海陵曰國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紂居之雖卜善地無益使堯舜居之何用卜為金史

董師中練達典憲處事精敏嘗言曰宰相不當事細務要在知人才振綱紀但一心正兩目明足矣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沒為奴高智耀請于世祖行天下區別得數千人或言其詭濫帝詰之對曰士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

非士不得也。帝悅更寵養之。元史

世祖問人言遊以釋廢金以儒人。有諸張德輝對曰。遊事臣未知。若金季則皆親睦。金所用皆武弁。儒特三十之一耳。軍國大計。又皆不使與聞。儒何咎焉。

世宗顧不忽木。稱塞陞旂之能。曰。彼事憲宗。嘗陰資朕財用。卿父所知。卿時未生。不知也。不忽木曰。今有以內府財物。交結親王者。陛下以爲何如。帝急揮以手曰。朕失言矣。

許衡言。人心如印板。惟板本不差。雖草千萬紙。皆不

世史識餘 卷七 言語

十六

差本既差。則摹於紙。無不差者。

余有丁曰此用意軒于張

杜周少言。重遲而內深。次骨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寬狀。客謂周專以人主意指爲獄。周曰。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若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漢書。以下便給

郭淮奉使賀不踐祚。道路得疾稽留。及羣臣歡會。丕正色責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遲留。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

是以自知免防風之誅。不悅。三國志

桓冲聘鄧粲爲別駕。粲應之。劉驥之曰。卿忽改節。誠失衆望。粲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也。夫隱之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不在於物。晉

義真與謝靈運頗延之。昵狎過甚。范安成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情實。故與游耳。宋書

周顒謂蕭惠開性太險峻。每致諫。惠開答曰。天險地險。王公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南齊書

世史識餘 卷七 言語

十七

梁主衍從容謂蕭子顯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今日。梁書

張翥曰仙理四字義不終自比于天

建康陷。馬仙琕號哭經宿。乃解兵歸罪。蕭衍勞之曰。射鉤斬祛。昔人弗忘。卿勿以戮使斷運。苟自嫌絕也。仙琕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伺之。便復爲用。衍笑而美之。

朱雀門災。齊武謂羣臣。此門制卑狹。我始欲構。遂遭天火。相顧未有答。何敬容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

宋明帝射雉。至日中無所得。甚猜羞。問侍臣曰。吾旦來如鼠。遂空行可笑。坐者莫答。褚炫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尚凝。故斯羣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猶豫。羣情便可載歡。帝意解。

南史

庾杲之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掃蕩京洛。赴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魏使縮鼻而不答。

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神武遣侯景招引岳眾。文帝至安定。遇之。謂景曰。賀拔公雖死。秦尚存卿何為。

廿一史識餘

卷七 言語

十八

也。景失色。對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安能自裁。

周書

廿一史識餘卷八

錢塘張 壻石宗楠次

閻 周之夔章甫叅訂

規箴

張壻曰。材不中程者。工以墨規。行不合道者。人以言規。不執規以爲規。烏乎規。荀卿曰。齋莊以蒞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欣歡芬鄉以送之。非規箴之規乎。故操此貢君父。餉友生。則美寶之質。靡摩益輝。而人已皆可無。

廿一史識餘

卷八 規箴

一

憾。不然。裂眦以爭。犯顏相詈。徒滋近名翹過之嫌。何裨從違之計哉。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道之厚也。惟君子能之。輯規箴第十三。題許附焉。

季札如晉。將舍於宿。聞鐘聲曰。異哉。吾聞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也。君在賓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史記

慧星見。景公坐桓寢。歎曰。堂堂誰有此乎。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說甚。景公曰。慧星出。

明庭門泣笑
慧星如道

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堂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弟星將出，彗星何懼？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令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譯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

廿五歲餘
卷八 見策

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聽朝，嘗不悅。大夫請舉簡子曰：「大夫無辜，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邪？」邪是以憂也。

漢書曰：申生，代惠之例，非克之諫，在可惡何忘之。

魏伐趙，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太子自將攻齊，太勝并昔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百戰百勝之

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啖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

楊慎曰：此等故事，想與古史有布衣之憂，有骨肉之患，一絕乎可憐，可憐也。高一語，更堪咽而長。

廿五歲餘
卷八 見策

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文帝幸霸陵，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柩，用紵絮絮陳，絮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張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郤；使其中無可欲者，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

余有丁曰：此日本史，非漢書也。我今讀水經，有誤于史者。

魯王好獵，田叔從入苑。王輒使相就館舍，相出嘗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

張子曰表如
能便曉喻之
而於於分神
紀思系若根
悲夫

苑中我獨何為就節舍魯王以故不大出遊

先武廢郭后到卿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

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帝曰憚善恕已量主後漢書

馬援謂黃門郎梁松賓固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恃勉思鄙言松後果以

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馬援為書與隗囂將楊廣曰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

廿二史劄記 卷八 規箴

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耶固當諫爭言朋友耶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廢咋舌叉手從族

乎

袁譚為弟向所攻奔平原劉表以書諫譚曰青黿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使股肱分成二體胸膂施為

異身初聞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關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即讐之計已決未有兀其根本而能全於

長世者也願捐棄百病追攝舊義譚不從

劉表寵姚後妻愛琮而惡琦琦不自寧與琅琊人諸

并坤曰精
深婉善
易

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其升高樓令去梯謂亮

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

乎琦意感悟

和拂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為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

出者

李膺免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高尚其道而汚穢朝廷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膺荀爽恐其名高致

廿二史劄記 卷八 規箴

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貽書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人鬼同謀以為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不

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揚輝棄和取同方今天

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雖賈人望內合私願想甚歉然不為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

任其飛沈與時抑揚

桓帝游上林苑從容問段延朕何如主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

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

漢書曰忠者
言便於國者
心王于師
以為後人不
公者忠者也
矣

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
闕矣。

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於蔡
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為其號。今明公威
德誠為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為未可。宜須關東
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

初。平中地震。卓以問邕。邕言地動者。陰盛陽侵。臣下
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
爪書兩轎。遠近以為非宜。卓於是改乘皂蓋。車卓重

廿一史識餘 卷八 規箴

六

邕才學厚。相遇待。集讌輒令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
益。

公沙穆遷繕相。繕侯敞所為多不法。穆到官。謁曰。臣
始除之日。京師咸謂繕有惡侯。以弔小相。明侯何因
得此醜聲之甚也。苦辭諫。敞涕泣為謝。多從其所
規。

高幹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士多歸附。仲長統過
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
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

林增志曰。希
有陳宮高順
之助而不免
為賊下屬多
誤不解敗因
宜哉

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

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遠屯絕域。吏民怨
騷。楊終上疏。牢融鮑昱等難。以施行既久。不宜回異。
終復上疏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韋。卒於四
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域西之國。不以鱗介
易我衣裳。從之。

襄楷諫桓帝曰。聞官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
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陛下既乖其道。豈獲
其祥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

廿一史識餘 卷八 規箴

七

不欲久生。思愛精之至也。天神遣以好女。浮屠曰。此
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今陛下婦女極天下之麗。肥甘
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

呂布性決易。所為無常。高順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
思。忽有得失。動輒言誤。誤事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
不能從。

西南夷揮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
頭。元會作於庭。靈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陳禪獨離
席。舉手大言曰。齊魯為夾谷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

永靖曰：婦不
妨過甚，妾
原欲以可
否之問居身

誅之帝王之庭，不宜作夷狄之樂。

南陽豪族，多以奢靡相尚。太守王暢，布衣皮褥，車馬

靡敗，以矯其敝。劉表諫曰：「奢不倍上，儉不遏下。循道

行禮，貴處可否之間。」遽伯玉耻獨爲君子，府君不希

孔聖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

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

子披裘刈薪，以約失之。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

懦夫有立志，雖以不德，敢慕遺烈。」

劉祐仕郡爲主簿，郡將少子出錢令市果實，祐買筆

書與之，因白郡將：「郎君年可入小學，而但傲狠遠近，

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授書。」郡將使子就祐受經，

五日一試，不滿呈限，白決罰，遂成學業。後漢書注

曹叡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負土，董尋諫曰：「陛下

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

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烏，

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三國志

諸葛瑾與孫權談說諫喻，未嘗切傍微見風彩，羣僚

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托事造端以物類

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

李權從秦，必借戰國策，必曰：「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

戰國策，反復儀秦之術，殺人自生，凶人自存，經之所

疾。

王朗曰：「少小常苦被褥泰溫，泰溫則不能使柔膚弱

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當今小小之緇袍，

不至甚厚，則必成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

孫皓性不喜人視，已羣臣侍見，皆莫敢近。陸凱說皓

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

聽凱自視。

許慈胡汧並爲學士，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

克伐，謗議忿爭，形于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

楚捷以相震懾，羣僚大會，先主使倡家假爲二子之

客，傲其訟問之狀，酒酣樂作，以爲嬉戲，初以辭義相

難，終以刀杖相屈，用威切之。

許攸擁部曲不附，而有慢言，曹操大怒，欲伐之。羣臣

多諫，操橫刀於膝，作色不聽。杜襲欲諫，操逆謂之曰：

「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

永靖曰：一經
臨摩，應應
不若自見

周東漢曰：據
生良策

魏奇龍曰：秦
說謂天下要
物止有兩類
後亂機轉卒
致投身實於
此有卓見

胡但曰修訂
在漢然能以

此自持亦可
非也

下成之若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關乎操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杜襲曰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強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莛撞起音區區許攸何足以勞神武操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

諸葛原與管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性嗜酒量雖溫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

雖神禍如音火不可不慎持卿敬才游於雲漢之間

廿一史議餘卷八 提議 十

不憂不當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 三國志注

孫權數射雉潘濬諫權權曰相與別後時時變出耳

不復如昔日之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

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為害乞特為臣故息置之濬出

見雉驛故在乃手自撤壞之權繇是自絕

荀彧怒殺閹亨明預舉病往諫彧愈怒左右為之戰

慄預曰明公以禮見進預欲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

其若遠近怒明公何昔堯舜以和理典桀紂以惡逆

韓德曰或德
即謂聖人也
欲其用在此
亂雖不謀也
執一諫自不
可也

滅天子且如此況人臣乎願公置其怒而思預之言
晞有慙色 晉書

周總居喪廢禮脫落名教韓伯議折之議者謂伯能
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所不能裁

羊祜在軍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
十數人頗以收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戟當

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安危國家之
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祜改容謝之

嵇康至汲郡山中見孫登遂從之游登沈默自守無
廿一史議餘卷八 提議 十一

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
王濬為渾父子及豪強所抑進見陳攻伐之勞及兄

枉之狀不勝忿憤徑出不辭炎每客恕之護軍范通
謂濬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旋旆

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
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如蘭生之屈廉頗渾能

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禍不得無言不能遺諸
胸中是吾福也

豫章太守范甯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假還

張增曰：此語亂粉飾，而平從來金上，謂君有此。

家

必訊官長得失，徐選與審書曰：足下誠留意百姓，願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宜耶？邑至里請非徒不足致益，恐反為蠶魚之資。世寧有端人貞士多所告白者乎？足下但擇公方之人為監司，而平心居宗，亦何取於耳目。

義軍至江乘，桓玄大懼，召諸道衛人推算，數為厭勝。法曹靖之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為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失所，大楚之祭不及于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策上諸君子。

皆以為為堯舜之世，臣何敢言。
姚其性簡率，羣下有過，或面加馬辱。太常權翼曰：陛下弘達自任，不修小節，駕馭羣雄，弄嫌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翼曰：吾於舜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不聞讒言，安知過也。

樂預隆昌末，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藉藉，似有伊周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托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藉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甚納之。
陳寶應結婚留異，潛有逆謀，令左右誦漢書卧而聽。

林幹冲曰：此京世應後光一振安手能時何可無推舉之想。

張增曰：桓帝受楊賜才貌。

臨向公主者，臨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卒，葬何不法，葬而甘以獄死也。

之至，劇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曰：可謂智士。盧寄正色曰：覆鄼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
何彥德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作豫章，送別者甚眾，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親舊無復相覩者。

宋世諸主皆極嚴妬，王藻尚臨川公主，主讒之下獄。日親舊無復相覩者。
死明帝痛恨，令近臣虞通作如婦記，會江數當尚臨海公主，上使人為教作讓婚表，徧示諸主，并為戲笑。縣是妬主稍沮。

柳元景顏師伯，請沈慶之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收容，口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挹。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已多，諸君炫此車服，何為插杖而耘不顧。

高祖遷洛陽，人情戀本，多有議異，以問于烈，烈曰：陛下。

下聖略淵遠。非愚管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中。半耳。帝曰。卿既不唱異。卽是同深感。不言之益。

書魏

高祖怒世宗親加毆。踴極口罵之。出告陳元康。元康諫曰。王教訓世子。自有禮法。儀刑式瞻。宜至是言辭。懇懇至于流涕。高祖爲之愆忿。時武惠捷報曰。勿使元康知。北齊書

徐濟曰。帝子帝弟何爲自甘斯寒。後

汝南王悅與府寮飲酒。起自移床。人爭進手。王听獨執版。卽立王作色曰。我帝子帝孫。帝弟帝叔。今爲宴

廿一史識餘 卷八 規箴

十四

適親起與牀。卿是何人。獨爲偃蹇。對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形。安敢以親王寮案從。所養之役。悅謝焉。

那峙方正純厚。有儒者風。以經入授皇太子。厨宰進食。有菜曰邪蒿。峙命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祖聞而嘉之。

後漢曰。元移。帝問一菜之。名。遂能邪人。此凡大忌。云。正防微。理。心然。古其。水。

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召韋履至宅。訪以政事。履仰視其堂。徐而歎曰。醕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弗亡。護不悅。有識者以爲知言。周書

魏五霸曰。朝與云。校臣。有名不殺臣。陛下有名此。正樂射。此。爭名處。元景。

省意。語說得。紆迴。

洪古臣曰。古。明。竟。竟。相。加之。陳元景。

廿一史識餘 卷八 規箴

十五

蕭寶寅西討。蘇湛爲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寶寅將發。使姜儉語湛。湛聞舉聲大哭。儉止之。湛曰。閣門百口。卽時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謂儉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計。豈有辨哉。湛不忍。荆棘生王戶庭也。寶寅果敗。北史

樂運與觀詣朝堂。陳八失言。甚切至。宣帝大怒。將戮之。莫有救者。元巖曰。滅洪同日。尚可死。況比干乎。諸閣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名。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

唐儉從獵洛陽苑。羣豕突出。太宗射四發。輒墮四豕。有一豕躍及儉。儉投馬。搏之。帝拔劍斷豕頭。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不以馬上治。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快心於一獸。帝爲罷獵。新唐書

太宗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褚遂良諫以爲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滯愛者。多愆。宜許太子還東宮。近師傳。專學。稅以廣懿德。帝從其言。

項登國曰有
風而留不若
無風而去作
全一副乾淨
而孔開對面
然

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其過安在。
德威言。誠在主上。失入則無辜。失出便獲大罪。所以
吏各自愛。兢執深文。

高祖以舞工安叱奴為散騎常侍。李綱諫曰。周家均
工樂胥。不得預士伍。雖復妙如師襄。才如子野。皆繼
世不易業。故魏武使爾衡擊鼓。衡先解朝衣曰。不敢
以先王法服為伶人衣。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以安
馬駒開府。有國家者可為駉。戒令新造天下。開太平
之基。功臣賞未及。偏高才猶伏草莽。而先令舞胡鳴
也。
廿二史劄記 卷八 十六

李綱因諫太子不聽。乞骸骨。太宗罵曰。卿為潘仁長
史。而羞朕尚書邪。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殘殺。然每
諫輒止。為其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
持水內石。敢久為尚書乎。

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往復難詰。究臧否。
劉洎諫曰。帝王與臣庶聖哲與庸愚。等級遼絕。勢不
倫擬。故課愚對聖。持平抗尊。雖愚自彊。不可得已。陛

下降慈旨。假柔顏。虚心聽納。猶恐羣臣慙縮不敢進。
况以神機天辨。飾辭援古而述其議哉。

武后語左右。往來俊臣等數治獄。朝臣逮引。一切承
反。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冤邪。姚
崇曰。垂拱後。以告訐為功。天下號曰羅織。甚于漢之
鉤黨。近臣覆訊。彼不自保。敢一搖手。以忤酷吏哉。賴
天之霧發。寤陛下凶豎殲夷。朝廷又安臣以。一門百
口。保內外官無復反者。后悅曰。前宰相陷我為淫刑。
主。聞公言。乃得朕心。

廿二史劄記 卷八 十七
張易之誣構。魏元忠引張說證。宋璟謂說曰。名義至
重。神道難欺。必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緣此流貶。
芬芳多矣。或至不測。吾必叩關救子。與子同死。萬代
瞻仰。在此舉也。

穆宗問柳公權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
正。

孔至明氏族學。誤百家類例。以張說等為近世新族。
劉去之書成。示韋述。述謂可傳。說子垺方有寵。怒曰。
天下族姓何與若事。而妄紛紛至。聞垺語。懼欲更增。

損。述曰。丈夫奮筆著成一家書。奈何因人動搖有死。不可改。

文宗語及漢文恭儉。因舉袂曰。此泮濯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唯柳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良。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泮濯之衣。乃小節耳。

薛嵩好蹴鞠。劉綱勸止曰。爲樂甚衆。何必乘危邀譽。刻歡。

張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嘗言嚴太苦勦。蕭軟美可喜。後命召蕭。李泌在旁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

廿二史劄記 卷八 規箴

十八

而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謝之。

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代宗博問羣臣。李泌破一桐葉。附使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

王廷奏之。亂。憲宗歎宰相不才。而使奸臣跋扈。韋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當饋而歎。恨無蕭曹。此

馮唐所以謂漢文也。

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樓避暑。使人問郭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

不以爲勞。今居深宮。蔭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五代史。

范純仁弟純粹在關陝。慮其近西夏。有喜功意。戒之曰。大略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關力。中國與外夷較勝負。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非也。宋史。

廿二史劄記 卷八 規箴

十九

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戒之曰。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形于詩歌。贊於賦頌。記于碑銘。著于序記。亦言語也。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猶抱石而沐溺也。

寇準出陝。張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莫諭其意。歸讀傳。至不學無術。笑曰。張公謂我矣。

魏元克館伴使。論和議之非。秦檜召至都堂。問其不主和之意。元具陳敵情難保。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元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不以誠待。

相公

司馬光諫神宗曰。呂惠卿儉巧非佳士。安石賢而懷不闕世務。自惠卿爲之謀。至天下乃併指爲奸邪。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能動人主。帝默然。

周蔡徙侍御史。兩月言事至三十章。且歷條所行不當事。凡二十條。指宰相不任責。高宗變色曰。趙鼎張浚肯任事。須假之權。奈何遽以小事形迹之。蔡曰。假如陛下有過。尙望大臣盡忠。豈大臣有過。而言者一

廿二史劄記

卷八

規箴

二十

指便爲形迹。使彼過不改。戾日深。非所以保全之也。高宗改容曰。此論甚奇。

王清昭應官災。章獻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一夕延燎幾盡。惟一二小殿存爾。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畏天戒也。

扈載以文章馳名。樞密使王朴薦令知制誥。李穀曰。斯人薄命。慮不克享。朴曰。公在衞石之地。當以材進。

人何得言命

孝宗謂張栻。卿知敵國事乎。栻對不知。上曰。金國饑饉。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雖不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比年諸道水旱頻仍。民貧兵弱。官吏設誣。無一可倚。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默然。

山東盜起。帝遣中使按視。還奏盜不足慮。兗州杜衍鄆州富弼。人尊愛之。此可憂也。帝欲徙二人。吳育曰。盜賊無足慮。小臣乘時以傾大臣。禍幾不可禦矣。事

廿二史劄記

卷八

規箴

二十一

遂寢

知閣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張栻夜草疏極諫。旦詣朝堂。詰宰相虞允文曰。官官執政。日京輔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

梁山濬素多盜。蒲宗孟痛治之。雖小偷微罪亦斷其足筋。性尤侈汰。嘗以書抵蘇軾曰。晚年學道有所得。軾答之曰。聞所得甚高。然有三事相勸。一曰慈。二曰儉。

薛叔似初登對。論國初除二稅外。取民甚輕。自熙寧

張璠曰：初，璠
獻璠之非，非
示獨見其大

鍾玉璠曰：近
日初陽之陽
身雖顯名無
不揚揚自滿
問曰：生德能
不愧心

來賦日增而民困滋甚。孝宗嘉納，因曰：朕在宮中如
一僧，似曰：此非所望于陛下。當論功業如何。正使
海內富庶如文景，不過江左之文景。法度修明如明
章，不過江左之明章。陛下卽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
未免牽於苟安無事之說。

何郊爭辯帝前，帝曰：古有碎首諫者，卿能之乎？對曰：
古者君不從諫，則臣有碎首。今陛下受諫如流，臣何
敢掠美而歸過君父？

議定大樂，使中貴人叅其間。劉敞諫曰：王章莫重于
樂。今儒學滿朝，辨論有餘，而使若趙談者叅之，臣懼
爲衰益笑。

廿二史劄記

卷八 規箴

三

鄒浩得罪，田畫迎諸塗，浩山涕，畫正色責曰：使志完
隱然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外能
死人哉？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未止此也。

章惇妻張甚賢，惇入相，張病且死，屬曰：君作相幸勿
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惇臣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
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惇無以對。

朱震被召，問出處於胡安國，答曰：子發學易二十年，

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詢究。至於
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饑飽寒溫，必自
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馬廷鸞辭相位，度宗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爲朕留。廷
鸞言：臣死臣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
困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臣不知，軍
前勝負列國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水圖，臣死
且瞑目，頓首涕泣而退。

與宗問蕭休聖，居外有異聞乎？休聖對曰：臣惟知炒
栗，小者熟則人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
均熟，始爲盡美，不知其他。蓋嘗掌栗園，故託栗以諷
諫。遼史

廿二史劄記

卷八 規箴

三

近侍有欲罷科舉者，張浩入見，世宗曰：自古帝王有
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上問誰？曰：秦始皇。上顧左
右曰：各可使我爲秦始皇。金史

宣宗與司空襄言秋山之樂，意將有事春蒐也，顧視
張萬公，萬公曰：動何如靜？

海陵問見神事，楊伯雄曰：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

或問宴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曆自日所為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為也。海陵為之改容。

徐沛界黃河清五百餘里，臨洮楊珪上書曰：河性本濁而今反清，是水失其性也。其為災異明矣。誇示四方臣所未喻。

楊雲異患風痺，上問愈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正矣。上矍然，知其為醫諫也。

太宗嗜酒，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楚材屢諫不聽。一日

世史錄餘 卷八 規箴 三四

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蘖能腐物，鐵尚如此，況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寧有如此圖微合理者？

阿沙不花侍武宗於內殿，見容色日悴，乃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軀不知愛，而惟麴蘖是耽，姬嬪

是好，猶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

惜，如宗社何？帝大悅，曰：非卿孰為朕言？即急命進酒

不花曰：臣甫願陛下節飲，而輒命飲足，勸之也。趨而

出。

武帝炎問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可方桓靈炎

曰：吾克已為政，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

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

殆不如也。炎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

故當不同。晉書。以下類計開。

宋明帝以故宅起湘宮寺，為莊嚴刹，樂向之罷郡還

帝問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虞愿曰：陛

下起此寺，皆百姓賣兒貼婦，致之。佛若有知，當悲哭。

哀感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帝大怒，使曳下殿，慰徐去

無異容。南史。

世史錄餘 卷八 規箴 三五

古弼入陳奏，遇太武與給事中劉樹恭侍坐良久，不

獲申聞，乃起，捽樹頭，擊下床，手搏其耳，曰：朝廷不理

實爾之罪，帝失容。放恭曰：不聽奏事，過在朕躬，樹何

罪置之？魏書。

文宣帝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王紘曰：亦有大樂，

亦有大苦。帝問何為大苦？紘曰：長夜荒飲，不寤亡國

破家身死，名滅所為大苦。帝默然。北齊書。

齊文宣肆行淫暴，李集面諫，謂帝甚於桀紂。帝令沈

沒流中，久之引出，問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回來賴不

豫平升曰有
形無功可畏
大賊上欲欺
庶幾為笑矣

吳本恭曰：靈太后之情事於法，語皆慷慨，天

及矣。又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是俊物。」北史

靈太后頗事莊飾，數出遊幸。元順而諍曰：「禮未亾人

手去珠珥，衣不被彩，陛下毋臨天下，年垂不惑，過修

容飾，何以示後世？」太后慙而還。召順責曰：「千里相徵，

豈欲衆中見辱順曰：「陛下盛服炫客，不畏天下所笑，

何恥臣之一言。」

裴度置酒延客，劉棲楚附耳語，崔咸舉酒讓度曰：「丞

相乃許所由官，囁嚅耳語，願上罰爵。」度笑受飲。唐書

廿二史劄記

卷八 規箴

二十六

王叔文雅不喜寶羣，羣亦悻悻不肯附。往見叔文曰：

「事有不可知者，去年李實伐恩，恃權震赫中外，君此

時遠巡路傍，江南一吏耳，今君又處實之勢，豈不思

路傍復有如君者乎？」叔文悚然。

魏廷式入奏事，太宗曰：「有事當白中書。」廷式曰：「臣三

千七百里外，乘驛而至，以機事上聞，願取斷宸衷，非

爲宰相來也。」宋史

有人衣麻衣，望承天門大笑，三大哭，三有司拘問之。

其人曰：「我笑者笑許大，天下將相無人哭者，哀祖宗。」

國家破蕩至此，也有司欲處之重典，哀宗曰：「近詔草澤直言，雖涉譏訕，亦不治罪。況此人言亦有理，止不應笑哭闕下耳。」乃杖之。金史

廿二史劄記

卷八 規箴

二十七

廿一史識餘卷九

錢塘張 塘石宗摘次

仁和洪吉臣載之

品藻

張塘曰伯喈決三君八俊之評而延論息。鳳雛定顧劭之目。劭安其言更親之章。瑗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其品藻之謂乎。是以風聲流聞。引之勿替。較言其畧。於同輩有欲賞之樂焉。先醒有轉琴之仰焉。後知有獎汲之弘焉。潛芬有誦服之美焉。

廿一史識餘卷九

品藻

俗有珣磨之益焉。雖同異恒於斯。黨伐恒於斯。夫蕩獄漂波。特末世之流失。豈曰畏江海而逆廢舟楫。懲噎而追咎農燧哉。其不然矣。輯品藻第十四。郭林宗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定襄康子西輩六十人。並以成名。後漢書桓彬少與蔡邕齊名。邕等共論序其志。俞以爲彬有過人者四。夙智岐嶷。早成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窳。絮操也。共樹碑頌焉。

洪吉臣曰天
地間賢人隱
似郭置於治
世有如許佳
士

諸葛亮問廣漢秦宓。董扶及任安所長。宓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

盧欽著書。稱徐景山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三國志

或問盧欽。徐公當武帝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潔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

廿一史識餘卷九

品藻

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有常也。

伍瑞隆曰鳳
雛意似不消
江東之治

龐統至吳。吳人多聞其名。西還並會昌門。陸續顧邵全綜皆往。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天下之士。深與相結而還。

涿郡孫禮。盧敏始入軍府。崔瑗名之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咸至。冉輔。

張紘與孔融書曰。虞仲翔頗爲論者所侵。美寶爲質。

魏書曰老
奸氣生矣
不而心無
開諸評已
分爲立之勢

宋光緒曰明
之書之針
共有一好邪
小影

靡摩益光不足以損

張溫少修節操容貌奇偉孫權以問公卿曰溫當今

誰與爲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綜爲輩太常顧雍

曰基未詳其爲人也溫當今無輩

曹操問裴潛前與劉玄德在荊州卿以其才畧何如

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而不能爲治若乘間守險足

以爲一方主

操問王朗孫策何以得至此朗曰策勇冠一世有僞

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而而相之周公瑾江淮

世史識餘 卷九 品藻

之傑操臂而爲其將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爲天下

大賊非徒徇盜而已

魏明帝憂社稷問陳綽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

乎綽曰朝廷之望社稷未可知也 三國志注

司馬昭與陳泰親友沛國武陟亦與泰善昭問陔曰

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

教爲已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

許子將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難之蔣濟曰子

昭誠自勿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插齒牙樹頰頰吐

後漢曰曄安
式靜于其
所處司空百
青則非阿私

唇吻自非文休敵也

李密徵至洛司空張華問安樂公密曰可方齊桓華

問其故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

得諸葛而抗魏任黃皓而亡國成敗一也次問孔明

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孔

明與凡人言無已敵者是以碎耳華善之 晉書

王敦謂樂彥輔才短不若滿武秋却鑒曰彥輔道韻

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感懷

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士何可同日而言

世史識餘 卷九 品藻

王述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

辟爲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在東米價述張目不

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導每發言一坐莫不

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善導改容謝

之謂度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

謝萬作八賢論敘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

登嵇康爲四隱四顯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

穎川荀道明閩陳留蔡道明謀與諸葛道明俱有名譽號中興三明人爲語曰京都三明明各有名蔡氏

儒雅荀葛清

孫綽與許詢俱一時名流。支公問綽君何如許。綽答曰。高情遠韻。弟子蚤以服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

桓玄聞劉裕等及何無忌起兵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勢必無成。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樛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其舉大事。何謂無成。

李銓謂楊雄才學優於劉向。范喬以爲何定一代之

書史叢書

卷九

品藻

五

書正羣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楊優劣論。

兖州有八伯之號。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鄒鑒爲方

伯。泰山胡母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壺爲裁伯。陳留蔡

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綬爲委伯。羊曼爲黠

伯。蓋擬古之八雋。

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爲穀伯。豫章

太守史疇以大肥爲笨伯。散騎郎高平張疑以狡妄

爲猾伯。羊聃以狠戾爲瑣伯。蓋擬古之四凶。

張璠曰。謨委伯。非佳目。唐常哀世謂之。伯以其無。不肖之辭也。

劉曜從崔岳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命世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

姚興問宗敞於呂超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超曰。琳瑯出于崑嶺。明珠生於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東夷之損。士矣。但問文彩。何如。詎可以區宇格物。

謝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惟與族子靈運。瞻。晦。羅。以文義賞會。共宴處在烏衣巷。世謂之烏衣之遊。宋書

書史叢書

卷九

品藻

六

謝瞻兄弟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辨。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言阿遠剛躁負氣。阿容博而無檢。曜仗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爲恨。如微子。吾無間然。

謝弘微與琅邪王慧王球並以簡淡稱。人謂沈約王慧何如。約曰。令明簡。次問王球。約曰。情玉淡。又次問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

當之。

謝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箋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並多居之。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戎先業。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若遣一介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

梁王衍問侍詔丘遲曰。到洽何如。沈攸之對曰。正清過於沈。文章不減沈。加以清言。殆將難及。梁書

王藉好學有才氣。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

世史叢書 卷九 品藻

七

色。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王藉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嚴周。

陳王霸先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郁侯安都爲壽。各稱功伐。霸先曰。卿等悉良將。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識暗。狎於下。而驕於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

濟南王彧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范陽盧道將謂崔

休曰。三人才學雖無優劣。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沉雅。時人爲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衛員方。魏書

游雅論高允曰。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弗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是非愠喜之色。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嘗呼爲文子。崔公謂余曰。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詔責聲嘶戰股。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

世史叢書 卷九 品藻

八

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辨。音韻高亮。明主動容聽者。稱善。仁及寮友。保茲元吉。可謂非矯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王公已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不可謂非風節也。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於心內。崔亦漏之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楊愔欲引崔瞻爲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愔問其文藻優劣。思道曰。崔瞻文辭之美。實有可稱。但

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北史

邢子廣曰盧詢祖有規檢彌衡盧思道無水稜文

太宗目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對敏速而總兵攻戰

非所長高士廉心術聰暗臨難不改節所少者骨鯁

唐俊言辭便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意事朕

三十載未嘗一言因家事楊師道繩善無愆情實怯

懷緩意不可得力岑文本敦厚文章是其所長論常

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貞言多利益不輕然諾

於朋友能自補闕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

物直道而行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堅正忠誠親附

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舊唐書

王珪與房李諸人侍宴太宗命珪各加品藻且自量

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房玄

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

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

胄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

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帝稱善

羣公亦以爲確論新唐書

廿二史劄記 卷九 品藻 九

裴洸曰裴量
才品真如
衡之稱物

張文瓘爲李勣長史勣入朝文瓘與僚屬二人往餞

勣贈二人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文瓘疑請勣曰子

無以爲嫌其沉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決其放誕

少檢故贈以帶俾其約束子才無施不可焉川贈

穆質兄弟俱有令譽世以滋味日之替俗而有格爲

酪質美而多入爲酥員爲醍醐實爲乳酪

其宗不悅冠準謂其剛忿王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

人畏威皆大臣所避而準爲已任此其短也宋史

神宗問歐陽修王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

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

勇於有爲吝於改過

張杅目李壽曰仁甫如霜松雪柏

徐鹿卿謂范應鈴經術似兒寬決獄似雋不疑治民

似龔遂風彩似范滂理財似劉宴而正大過之

陸希聲稱李觀尚辭故辭勝理韓愈尚質故理勝辭

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

之質金史

廿二史劄記 卷九 品藻 十

李通曰裴知
剛復二字
有隱藉

賞譽

張璠曰。譽賢乎毀者。以其處人厚也。夫譽而不顧其安。或失則誣。或失則調。雖有厚。其不甚矣。惟見善然後盱衡。遇才始為抵掌。欲賞不足從而譽之。則敦行者因以不厭。慕樂者仰而歧予。華袞之榮。布帛之煖。無以加焉。始為不苟處人以厚也。輯賞

譽第十五

秦繆公聞百里奚賢。贖之。釋其囚。與語國事。大說。授之國政。侯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

世史叢餘

卷九

賞譽

十一

王維曰。此三言蹇叔之賢。見

臣嘗遊困於齊。而乞食。任人蹇叔。收臣。臣因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知虞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

史記

驕衍之術。迂大而闊辯。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爽。炙轂過

髡

范升稱祭遵曰。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後漢書

郭林宗謂劉儒曰。訥心辨有珪璋之質。鍾瑾母李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言瑾似我家。性復以膺妹妻之。

符融師事李膺。膺風性高簡。見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袂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

世史叢餘

卷九

賞譽

十二

馬援善兵策。世祖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有所謀未嘗不用。

法正為蜀郡太守。報復德怨。擅殺毀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正於蜀郡太縱橫。宜抑其威福。亮答曰。王

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斯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今翻然鄉。鄉不可復制。如何禁止。使不得行其意耶。

三國志

曹操稱荀攸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

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又言。苟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苟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

荀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公達。輒復過人意。

張昭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宜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孫策聞之。歎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廿二史劄記 卷九 賞譽

十三

張紘好文學。又善楷篆。與孔融書。皆自書。融報紘曰。前勞手筆多篆書。舉篇見字。欬然獨笑。如復覩其人。

也。司徒李胤。司隸王密等。稱華表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踈。

三國志注

瞿劭先生。居宣城文脊山中。桓溫往造之。見先生被鹿裘。坐石室。神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乃命伏滔爲之銘贊。

晉書

阮籍志氣宏放。任性不羈。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

臨山水。經日忘歸。時人多謂之癡。唯族兄文業歎服。以爲勝已。

王濟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彥。炎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

阮籍與王渾爲友。渾子戎隨在。郎舍少藉二十歲。藉亦與之交。藉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後山謂渾曰。濬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王衍希心玄遠。未嘗語利。王敦過江。稱之曰。夷甫處

廿二史劄記 卷九 賞譽

十四

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

顧榮言。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畧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爲公望。賀生沉潜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

王導以勲德輔政。成帝幸其宅。嘗拜導。婦侍中孔恒密表不宜拜導。問之曰。王茂弘。鴛鴦耳。若卜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峯。當敢爾邪。

曾文鏡曰
亦之宜情詞
俱美大有雅
風

沙門支遁風流勝貴尋微之功足崇正始堂重邨超
爲一時之雋。

姚興徵楊恒於利鹿孤利鹿孤饑之城東曰鯢非漢
海無以遲其軀風非修梧無以聯其翼卿有夜光之
寶當耀價連城區區河右未足以逞卿才力善易日
新以成大美。

劉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劣之
下是以策馬鴻寥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

吏部郎更吳之候樂熙熙爲設食枯魚菜脯而已吳

廿二史劄記 卷九 賞典 十五

之曰我不能食此毋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吳之
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 南齊書

陳祖敬曰不
有俊才却徒
發快

梁王衍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
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蕭介染翰
便成文無加點衍兩美之曰盾之飲介之文卽席之
美也 梁書

美也

梁王衍幸樂遊苑羊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
成長丈四尺圍一尺三寸衍因賜侃馬令試之侃執
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衍善之又製武宴詩三

十韻以示侃侃卽席應詔衍覽之曰可謂鄒魯遺風
英賢不絕

劉孺文章敏速於御坐爲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
蕭衍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
張率並醉未及成衍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
美劉孺雒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

范岫博涉多通尤悉晉魏以來吉凶故事沈約稱曰
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
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

廿二史劄記 卷九 賞典 十六

庾曼倩早有令譽世祖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荆南信
多君子雖美歸田風清屬桓階賞德標奇未過此

王筠爲文能壓強韻公宴並作辭必妍美沈約從容
啓梁武曰晚來名家唯見王筠獨步

張恒恬靜不妄交遊徇無造請時人語曰宋稱敷演
梁則卷充清虛學尙種有其風 陳書

大同中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帝衍甚有喜

色虞寄因上瑞雨頌衍謂寄兄荔曰卿家士龍將何
如擢用寄問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

項禮國曰梁
武何樂得
文字作期
非求仕美
實名

吾豈買名求仕者乎。

徐美之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辨博。美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學問。爲長。南史

王僧虔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嘆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寃。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

張率奏待詔賦。武帝衍手勅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後奏詩往反。

十一史議餘

卷九

貢舉

十七

引見玉衡殿。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宰相。是何人不從天下。不由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爲意。便是其人。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胄。未有爲之者。今以相處。爲卿定名譽。尋以爲秘書丞掌。

集書詔

柳惔雅被竟陵王子良賞狎。子良置酒後園。有謝太傅鳴琴在側。援以授惔。惔彈爲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夜。豈止當今稱奇。亦可追蹤古烈。

豫章王嶷鎮江陵。劉繪爲參軍。以文義見禮。王鋼爲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閣下自有二驥也。

永明末。都下人士謂文章談義。皆湊竟陵。西邸張融言辭辯捷。周顒彌爲清綺。劉繪音采不賤。麗雅有風。則時人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

張融清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雅重衡陽王鈞。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風情素韻。彌

十一史議餘

卷九

貢舉

十八

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

庾杲之幼有孝行。司空劉劭見而奇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

王儉用庾杲之爲長史。安陸侯蕭綽與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爲蓮花池。故緬書美之。

王僧辯東討。元帝曰。王師近次。朝士孰當先來。僧辯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後機。體能濟勝。無妻子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碌碌不逮也。俄前部傳弘正至。

劉杲曰。樂以景行視之。其覺安。

僧辯飛騎迎之。反見驩甚。曰。吾固知王僧達非後機者。公可坐吾膝上對。曰。可謂進而加諸膝。老夫何足以當。

蕭衍將革齊祚。令范雲約沈約。而沈先期入。出懷中詔書。并諸廷置。衍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詩光閣下。但云啾啾。約出。雲問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衍召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

廿二史劄記 卷九 賞譽 十九

劉係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蕭衍曰。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

江革與弟觀。同為征北記室參軍。沈約任昉與革書云。聞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取二龍於長途。騁驥驥於千里。

徐陵母臧妾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巳而誕。陵數歲。家人攜以候寶誌。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元志為洛陽令。與御史中丞李彪爭路。俱入見。面陳。

舊唐書曰。時高祖人遂使。今典中丞事。

得失高祖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高祖謂邢巒曰。此見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彫。巒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巒則鳳。其在本枝也。魏書。

傅承奉勇過人。涉獵經史。孝文嘉之。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惟傅修期耳。

寇謙之與崔浩言論治亂之迹。自夜達旦。疎意斂容。無有怠倦。既而歎曰。斯言也。惠皆可底行。當今之阜繇也。

廿二史劄記 卷九 賞譽 二十

高車渠帥數百人新降。太武指崔浩示之曰。汝曹視此人。厄纖懦弱。手不能攀。弓持矛其胸中。所懷踰于甲兵。

濟陰王暉業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溫子昇足以凌顏鑠。謝令任吐沈。楊遵彥作文德論。言古今辭人。皆負才道行。澆薄險忌。唯那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

河間邢晏。李繪舅也。與繪清言。數其高遠。稱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北齊書。

韓果破稽胡於北山，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號爲着翅人。文帝曰：着翅之名，寧滅飛將？周書

李遠廷有殊勛，授原州刺史。太祖謂遠曰：孤之有卿，若身體有手臂之用，豈可斃輟於身？本州之榮，乃私事耳。卿若迷職，則孤無所寄懷。於是今遠兄賢代行州事。

隋帝西巡，將入吐谷渾，樊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帝還，謂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予蓋謝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隋書

漢書曰：漢書之詞

世史叢書 卷九 貢奉 三十一

周羅睺爲陳主信任，時恭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孔範對曰：羅睺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

楊僕曰：類後爲始，后所樂

龐晃等前後短高顯，文帝皆疎黜之。謂頴曰：獨孤公猶鏡也，每破磨瑩，皎然益明。北史

李德林歸周，周武以詔語委之。謂羣臣曰：常日聞李德林與齊朝作書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意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

神武行經冀河北六州，部馬上部分事，非一緒，李幼

廉應機立成，恒先期會爲諸州準的，神武深加慰勉。仍責人曰：碎卿等諸人，作得李長史一脚指不

來護兒，刺史瀛州以善政聞，煬帝嗣，迫入朝，百姓攀戀不能出境，上書致請者前後數百人。帝曰：昔國事未康，卿爲名將，今天下無事，又爲良二千石，可謂兼美。

武后問狄仁傑曰：安得一好漢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龔範不足與成天下務哉？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

世史叢書 卷九 貢奉 三十二

用之必盡節於國，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對曰：臣薦宰相，今爲司馬，非用之也，竟召爲相。新唐書

元行冲謂狄仁傑曰：貴家儲積，脯腊臘臠以供滋膳，麥米芝桂以防病疾，門下肯味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物，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員半千稱張鷟文辭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

司馬光言：自吾爲資治通鑑，人多欲求觀讀，未終一

漢書曰：漢書之詞

方以智曰介
甫負其盛
叔以爲其
之不覺入其
範圍

紙已欠伸思睡能閱終篇者惟王勝之宋史

神宗言呂公著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

呂公著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辯騁辭

人莫敢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曰疵吝每

不自勝一請長者即廢然而反所謂使人意消者於

晦叔見之

解于侁在利州民不請春苗錢王安石遣吏廉按且

詰侁不散之故侁曰青苗法欲取則與民自不欲吾

豈能強之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規下不傷民

廿一史叢餘 卷九 賞譽

以爲三難

文同操韻高蔡文彥博奇之曰與可襟韻洒落如晴

雲秋月塵埃不到

王質遊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云聽景文論古如

讀鄴道元水經名川支渠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

皆成珠璣

王希呂佐漕江西作拳石記以示僚屬一幕官輒舉

筆塗數字舉坐駭愕希呂喜其不阿即薦之

黃庭堅稱周敦頤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

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焚燬陋於希世而尙
友千古

李廌以文謁蘇軾軾謂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
勢拊其背曰子才萬人敵也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

廿一史叢餘 卷九 賞譽

三十四

廿一史識餘卷十

錢塘張 塘石宗摘次

興化李長科小有參訂

政事上

張璠曰。循吏不必皆煦嫗。火烈淵峭。民鮮犯焉。足以治矣。末世巧黠刻削。取赫赫之聲。厚自彰別。災害流亡。所繇作也。袁安慎臧罪之。銅人王渙署鸞鳳以佐治。傳胡惠化如神。吏不欺而事理之數。子非素號嚴猛。善摘發者乎。何

廿一史識餘 卷十 政事

究與中牟雍丘諸人同歸惠愛也。其則非遠。善讀伐柯之什者。用嚴去其殘。用斷去其暴。用察去其苛。用廉去其溪刻。用勤去其煩。用簡去其疎。斯民庶幾有乂安之日乎。輯政事第十六。

子產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史記

客遺公儀休魚。不受。客曰。問君嗜魚。何故不受。曰。以嗜魚。故不受。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

魚者。吾故不受也。

宓子賤理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巫馬期問其故。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史記注

孫叔敖爲令尹。一國吏民皆賀。有父老衣赭衣。冠白冠。後來弔曰。身貴而驕。人者民之。位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守此三者。足以治楚。

廿一史識餘 卷十 政事

曹參代何爲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及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問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嘗相舍後園。近吏舍。吏日飲歌呼。從吏惡之。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幸相國召按之。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史記

卜式牧羊上林。歲餘羊肥息。武帝過。見其羊喜之。式

日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緹氏令

田叔爲魯相民訟王取其財物者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耶何自敢言若至魯王問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

趙奢爲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家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曰君於趙爲

廿二史劄記 卷十 政事

貴公子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苟得有此富乎平原君賢之言於王用奢治國賦

于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

昔漢

唐順之曰余
爲作此書
後相似

尹翁歸治東海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有急召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以一警百吏民恐懼改行自新

唐書治口治
李法賢字會

長安多偷盜百賈苦之張敞求問偷盜酋長數人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婦汗其衣裾吏坐里間聞出者汗裾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盡行法罰山是枹鼓傳鳴市無偷盜

齊部舒緩養名朱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史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耶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

廿二史劄記 卷十 政事

四

按宋郡云
字上其有專

東郡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王尊躬率吏民投泥白馬祀水神河伯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更還

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用黨趙廣漢患之屬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山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

若坤曰：祖傳之見，頗危之。

之故泄其語。今相怨咎，又教吏為緝捕，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記為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疆宗大族，家結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

趙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皆輪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僱仆無所避。

十九日：廣漢之推士，即張湯之推吏。

廣漢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

安祿山曰：鉤距之術，利於用，難於用。

惟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

利用難於用，難於用。

廿一史議餘 卷一 政事

五

陳咸復為南陽守，操持掾史，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勅書曰：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下吏畏之，豪彊執服，令行禁止。

高陵令楊湛，檄陽令謝遊，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薛宣視事，陰求其罪，賊其得所，受取宜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迺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馮翊敬重令，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湛自知

鍾離曰：寶也。風力之名大，是乃宜。

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移書顯責之，游得微，亦解印綬去。

朱博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禁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酒卿恥收，狀用卿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勅禁毋泄語，有便宜報記。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他伏姦有功。

廿一史議餘 卷十 政事

六

效博擢禁連守縣令。

京兆尹孫寶，以立秋日署侯文東郡督郵，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叩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皆厚善。寶始視事，而長以穉季託，故寶窮無以應。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牆為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文曰：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肯顧受將命，分當相

林增志曰
初意刻不
深林卿自
是為

八故以近情
語掩之

直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穉季遂不敢犯法。

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留飲連日。長陵令何並恐其犯法。造門上謁曰。

冢間卑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娼埋冢舍。並以非已時。又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留界。

而已。林卿素驕。應於賓客。既去。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剗其建鼓。並自從吏兵追林卿。林卿迎窘。迺令奴

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變服間徑馳去。廿史叢書 卷十 政事 七

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知已失林卿。迺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耶。叱吏斷頭持

還縣。所剗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剗寺門鼓。吏民驚駭。林卿因以命。

至日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薛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由來久。

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恩私。意曹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隣里一笑。相樂。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

之。

余有丁曰
史能為此言
君子當不以
入

邳都拜濟南太守。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定襄大姓石季羣。報怨殺追捕吏。班伯上狀。願試守期月。上即拜伯為太守。定襄間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

恩者。迎延滿堂。日為供具。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誅伯。宜振錄盜賊具。言本

謀。公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乃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及它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栗。咸稱神明。

張武拜梁相。敞問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曰。取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枉後。惠文彈治之耳。吏

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辦治梁矣。薛宣子惠。令彭城。宣從臨淮。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

俗語曰見其
細今以
世有三民風
俗行禁止者
方新表七

以吏事惠知不稱宜意遣門下橡送宣今自問宣不
教戒惠吏職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
知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

兄寬收租稅時裁寬狹與民相假貸故租多不入後
有軍發以負租課殿當免民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
擔負輸租纒屬不絕課更以景

宣帝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馮野王行能第一上曰

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

為比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

世史識餘 卷十 政事 九

魏遂見齊俗奢侈率以儉約勸民口種一樹榆百本

縣五十本慈一畦韭家二母就五雞民有帶持刀劍

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

鍾元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椽臧千金何並為

太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願蚤

就死鍾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太守元懼馳遣

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欸多畜賓客持吏長短縱橫

郡中間並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

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勅曰三人非負太守

胡慎曰請雖
終則學人通
俗有未識意
生麻目下如
杜預李康
於成風力耳

廷預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

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乃赦之趙李桀惡雖遠

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威負其兄止頡陽吏格殺之

亦得趙李宅郡持頭還並皆縣頭其獄於市

尹賞再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為右輔都尉遷

執金吾督大奸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病且死戒

諸子曰丈夫為吏止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

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

辱甚於貪汙坐臧慎無然

世史識餘 卷十 政事 十

趙廣漢記召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

府為我謝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謝曰界

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

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

效京兆不忌卿厚意

岑熙遷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視

事二年與人歌之曰我有相棘岑君伐之我有蠹賊

岑君遇之狗吠不驚足下生鶩合哺鼓腹焉知凶災

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後漢書

仇璠曰說
西門授事
故作政潤

浚道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至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姬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宋均下書曰自今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

朱震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賊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請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馬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自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任何

廿一史劄記 卷十 政事

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遊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

傷縣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

長詣門請開城發兵馬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

何敢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恐者可牀下伏

後稍定郡中服之

魯恭令中牟螟不入界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使仁恕椽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傷傷有童兒親曰見何不捕之見言知方將雛親

瞿然而起

龍丘萇隱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椽吏白任延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埽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萇病尋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於是賢士大夫爭往官焉

廿一史劄記 卷十 政事

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椽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自達第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昧抑絕各職修理

杜密去官還家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

郡歸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

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激已對曰劉勝位爲大

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

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

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

萬分之一乎昱慙服

我觀武亦有
衆食其邑者
衆民不感刑
并及手吏令

果

許劭爲郡功曹。府中聞之。莫不改操飾行。袁紹去滌
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道賓客曰。吾與服
各可使許子將見。

順陽多姦猾。劉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
死易生者。不拘以命姦賊。剽輕劍客之徒。皆來應募。
陶責其先過。要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
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繫若神。

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月。咸
言神靈不樂舉火。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

廿一史劄記 卷十 政事 十三

歲多死者。周舉到州。作弔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
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宣示愚民。使還溫食。衆咸稍
解。風俗頗革。

督盜賊李熊。鄴中之豪。熊弟陸謀欲反。或以告太守。
姚期。期不應。告者三四期。乃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願
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爲吏驚。不若爲賊樂者。可歸與
老母往就陸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城。
西門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嗟嘆。以禮葬之。而
還熊。故職郡中服其威信。

李賀曰此
皆其徒所
已無多使解

戴封令西華。汝南有蝗。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
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

頽川盜賊羣起。徵郭伋爲太守。召見辭。謂帝勞之曰。
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黃。京師並蒙福也。
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闔當一士耳。深宜慎
之。伋到郡。招懷山賊。皆束手詣降。

劉知令雍丘。以禮讓化民。皆感化。自革。民有爭訟。矩
引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
更尋思。訟者感之。

廿一史劄記 卷十 政事 十四

袁安爲政號嚴。然未嘗以減罪。鞠人。凡學仕者高
則望宰相。下則希守牧。銅人於聖世。尹所不爲。聞者
皆感激自勵。

九江多虎暴。數爲民患。募設檻穽。猶多傷害。宋均下
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龍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
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患。特在殘吏。
勞勩張捕。非憂恤之本。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
去檻穽。除創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
王渙政尚嚴猛。署仇覽爲主簿。謂曰。主簿聞陳元之

陳子展曰此
皆其徒所
已無多使解

過不罪而化之得無所少鷹鵠之志耶覽日以爲驚
驚不若驚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之棲百里豈大
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王簿後耳以一
月奉爲資勉卒景行

交趾多明璣翠羽犀象瑋引異香美木之屬前後刺
史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故吏民怨叛賈琮
之部訊得反狀卽移書告示各使安資業招撫荒散
獨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
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
今見清平吏不敢傲

史記集解

卷十 政事

十五

刺史舊典傳車驛駕垂赤帷裳賈琮之部升車言曰
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
塞乎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

郭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後調并州牧始至行部到
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
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
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
從事計日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

見遂止野亭須期乃入

王渙爲陳寵功曹當職剴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
入爲大司農和帝問在那何以爲理寵頓首謝曰臣
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王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
宣詔書而已

五原土宜麻象而俗不知織績冬月無衣積細草而
卧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崔寔至官斥賣儲峙爲作
紡紵練組之具教之民得以免寒苦

縣邵詣附梁冀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
邵僞納而陰以告冀卽捕殺之後當遷爲郡守會母

史記集解

卷十 政事

十六

亡乃埋屍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還至洛陽李燮行
塗遇之使卒投車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
誦貴賣友貪官理毋具表其狀邵遂廢劉終身

陰氏客馬成爲姦盜洛陽令虞延收考之陰氏屢請
獲一書輒加笞二百陰就乃諧延多所冤枉世祖臨
御道親錄囚徒延陳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
成回欲趣東延前執之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
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帝知延不私呵使速

莫不登日衆
且相頌其
德其功正

後數 伏誅

劉平拜椒長百姓懷感恩惠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為得所不知所問惟班詔書而去

侯霸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王莽之敗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期年民至戒乳婦勿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具以狀聞

世史叢書

卷十

政事

一七

趙宣堊親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郡內以薦陳蕃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况寢宿冢藏孕育其中詎時惑眾誣汗鬼神乎遂致其罪

法雄遷南郡太守郡濱帶江沔又有雲夢藪澤多虎狼之暴前守賞募張捕反為所害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

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發捕山林是後止消息人以獲安

宋均性寬和不喜文法言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害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亾所由而作

鄧晨修德鴻御陂閭許楊曉水脈子署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勢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便累歲大旱初豪右大姓譖許楊賄賂鄧晨收楊下獄械輒自解獄吏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

世史叢書

卷十

政事

一八

其效乎即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

樊曄政嚴猛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旁日以付樊公

仇覽為陽遂亭長好行教化人陳元凶惡不孝其母

請覽言狀覽呼元誚責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

改悔到母床下謝罪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曰孤犢

識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相泣遂修孝道

後漢書

劉靖為河南尹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

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苗。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賑振之實。加之。以明。隨。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瞻。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三國志

石城縣吏特難檢御。黃蓋署兩椽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以武功得官。不論文。吏事。今。寇。木。平。軍。務。文。書。悉付。兩。椽。當。檢。攝。諸。曹。糾。隨。謬。誤。若。有。姦。欺。終。不。加。以。

廿一史劄記

卷十 政事

十九

鞭杖初皆怖懼。久之頗解。蓋省得兩椽不法數事。乃悉召諸椽。出。事。詰。問。兩。椽。辭。屈。叩。頭。謝。蓋。曰。吾。前。有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竟。殺。之。

安定太守母丘興之。官曹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典。至。遣。枝。封。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請。為。屬。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吏民患之。李密今

祖處之人術
安有不辭名
墓表者四
終至是以威
其心非一味
國通電

溫王過求芻蕘薪蒸。客賤。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明王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三國志注

杜叢在河東。被書錄。寡婦時他郡。武有已相配。嫁皆錄奪。啼哭道路。叢但取寡者送。及趙儼代叢所送多。曹不問。幾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叢對曰。臣前所錄皆以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不及左右失色。

廿一史劄記

卷十 政事

二十

廿一史識餘卷十一

錢塘張 璫石宗摘次

江都鄭元志詩言參訂

政事下

林鶴志曰十
月字中寫下
急者如畫

司隸校尉傳玄。天性峻急。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踈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攝伏。臺閣生風。晉書

陸雲補浚儀令。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

書史識餘 卷十一 政事

一 羣集

里。常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婦同共殺其夫。問婦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一縣稱其神明。

袁甫詣中領軍何晏。自言能為劇縣。晏問何不為臺閣職。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帽。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為糞。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京邑。廷尉之材不為三公。自昔然也。

下壺斷裁切直。勤於吏事。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急。故

為諸名士所少。阮孚曰。卿恒無閒泰。嘗如舍瓦石。不亦勞乎。弘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

引晉書曰。弘
語謙非自
人無此

荆部守宰多闕。劉弘請敘功銓德。隨才補授。表皮初為襄陽太守。嗣恒虞譚仇勃皆補令。朝廷以名郡宜慎。以夏侯氏守襄陽。弘之胥也。弘下教曰。統天下者。宜與天下一心。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胥與之共政哉。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勲宜見酬報。聽之。

廿一史識餘 卷十一 政事

二

洪吉符曰。敷
食不啻。廣
飯近彌

劉懷慰治齊郡。修治城郭。安集居民。舉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漑。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且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南齊書

任昉在新安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民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為政清省。吏民便之。梁書

陳元禮曰。近
世符火。蕭
民身家不
信史

蕭景符教嚴整。有田舍老姥訴得符還至縣。吏未即發。姥曰。蕭監州符火燭汝手。何敢留之。臨川郡舊多山瘡。更暑必動。自殷鈞在位。神境無復。

亦可以保其
火難為解性
亦可以保其

瘧疾

何遠性倜儻，尚輕俠，遷武昌太守，乃折節為吏，杜絕交遊，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以錢買民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撻水還之。沈瑀令餘姚，見富吏皆解衣美服，以自彰別，怒曰：汝等下縣吏，何自擬貴人？悉使者，芒屨羅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撻。瑀微時至此，需瓦器為富人所辱，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瑀廉白自守，故得遂行其志。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一 政事

三

顧憲之性清儉，彊力為政，甚得民和。京師飲酒得醇旨者，輒號顧建康，言清且美也。吳興有項羽廟，士民名為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廳事安施牀幕為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而避居他室。蕭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山陰令褚玠免官，不能歸，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嗤玠非百里才，玠答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姦吏局踣，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爲不達從政，吾未服也。 陳書

孔琇之爲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隣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 南史

衛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鞭箠，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宜豐侯修爲衛尉卿，夜必再巡，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曰：夜中警蹕，實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違詔不可奉詔，則廢事，胡質之清，尚畏人知，職司之常，何足自顯。

永昭王敕仕齊，爲隨郡內史，招懷遠近士庶安之，明帝問徐孝嗣曰：蕭隨郡唯置酒清言，而路不拾遺，行何風化至此？答曰：古者修文德以來遠人，況止郡境而已。帝稱善。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一 政事

四

傅琰爲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鬪，絲共詣琰，琰桂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傅朗令吳，別孫廉，廉因問曰：聞丈人發姦擒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

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行則吏不能欺。事理則物無
疑滯。

堯土舊多劫盜。李崇村置一樓。樓懸一鐵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低頃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北魏書

真君中。獄訟留滯。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高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稱平允。以獄者民之命也。歎曰。臯陶至德。其後英。蓼先亾。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爰况凡人能無咎乎。

華史叢書
卷一
政事

卷之二

五

宋徽令河陰順陽公主家奴爲劫攝而不送讎將兵圍主宅執主婿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

河陰舊有大枷號彌尼青。宋徽爲縣吏。請焚之。纁曰。且置南牆下。以待豪家。未幾。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命取尾青以鎮之。旣免。入訴世宗。世宗大怒曰。卿故違朝法。作威買名。纁曰。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于百姓。欲待兇暴之徒。如小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

蘇瓊性清慎郡民趙頴五月初得新瓜一雙自來送
苦請遂留致廳事梁上竟不剖人遂獻貢新果至門
問知頴瓜猶在相顧而去

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引至百人蘇瓊召普明兄弟對衆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何如因而下派衆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恩分異十年遂還任。

裴俠躬履儉素所食唯椒麥鹽菜舊制有漁獵夫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不爲也悉罷之又有丁三

卷十一 政事

六

十人供守役使。俠不以入私。並牧庸。直爲官市馬。歲月既積。馬遂成羣。民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

裴俠與諸牧守入謁太祖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最衆中如有俠者可與俱立衆默然無敢應朝野歎服號爲獨立君

蠻俗婚娶後卽與父母別居薛愼爲守令曰牧守令
長化民者也豈有其子娶妻便與父母離析非唯氓
俗之失亦是牧守之罪親自誘導示以孝慈并遣守

令各諭所部有數戶。蠻別居數年。遂還侍養。行得果。膳歸奉父母。風化大行。有同華俗。

婦人臨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任城王階。召城外諸姬。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在路被賊劫害。遺此靴。一姬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

廣陵王元欣。甥孟氏。屢為勾橫。或告其盜牛。柳慶推。得實。令就禁。孟殊無懼容。謂慶曰。今加桎梏。後復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無罪。孟益驕。慶大集僚吏。盛。

廿一史叢餘 卷十一 政事

言孟氏倚權戚侵虐之狀。言畢。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北周書。

有賈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居止。出行自執管鑰。無何。絨閉不與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主。誣服。柳。

針勝卷日開
前語問一片
亦心

慶疑之。召問賈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曰。願。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與一沙門再度酣。

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門。晝獲。所失金。

赫連達性廉儉。邊境胡民。或饋以羊。達欲招納異類。

報以綰帛。王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厨。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

梁所地日寇
即是客本即
是後得報
人老大概傳
庚

汾州地接東魏。數相鈔竊。獲其冠多。縛送宇文弼。行。州事。皆命解縛。置賓館。引見如客禮。宴勞放還。并給。

糧餼。衛送出境。自是魏人大慙。乃不為寇。汾晉之間。各安其業。兩界遂通。慶弔不復仇讐。時論方之羊叔。

子。子仲文守安固。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能決。仲文令二家各驅牛羣至放所。

廿一史叢餘 卷十一 政事

認者。遂向任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自若。仲文於是訶詰杜氏。服罪而去。隋書。

岷州土俗畏病。一人有疾。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辛公義欲變其俗。巡檢部內。凡疾病者。皆與牀。

劉劉卷日寇
不操人人自
提操字公行
以誠心破其
迷誠教不惟
已遠遠至移
風

來。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數百。廳廡悉滿。公義親設。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市藥。

醫療。躬勸飲食。於是悉差。召其親戚。諭曰。死生由命。不關相着。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

死。汝等勿復爾。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始相慈愛。此風。

遂革

冀州市多姦詐趙嬰為銅斗鐵尺置於肆百姓便之有盜嬰田中蒿者為吏所執嬰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遣之今載蒿一車以賜盜者盜者愧惡過於嚴刑

樊長儒曰意自其劉勰更奇

西寧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為豪遠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畧無寧歲梁毗患之後諸酋以金遺毗毗置金坐側對之慟哭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悉

王漢曰與趙山陰程林劉

卷十一 政事

九

還之於是蠻夷感悟不相攻擊

有負鹽負薪者同息檐樹陰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

王漢曰與趙山陰程林劉

背之物李惠遣爭者出顧綱紀曰此羊皮可拷知王乎今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實矣

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伏罪北史

辛公義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

日決斷咸盡方受新訟皆不立文案事若須禁者公義即宿聽事終不還閣人或諫之答曰刺史無德導人令百姓繫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

人聞之咸自款服

宋世良守清河大赦郡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內穠生桃樹達高亦滿每日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謂之神門

孟信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山中老人以純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殷勤勞問乃自出酒以鐵鍋溫之又以一鑊借老人但執一盃各自斟酌中酣醉之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餽且食菜已久欲為卿受一純酒酒既自有不能相費老人

王漢曰與趙山陰程林劉

卷十一 政事

十

大悅再拜擎匏進之酒盡方別

王漢曰與趙山陰程林劉

尹思貞與侯知一俱屬威嚴吏為語曰不畏侯卿杖祇畏尹卿筆唐書

崔隱甫遷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雛善笛有寵負罪匿禁中玄宗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丐此人對

曰陛下臣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

雛隱甫殺之有詔賞死不及

王漢曰與趙山陰程林劉

柳仲郢尹河南以寬惠為政或言不類京兆時答曰軍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烏可類乎

第五編目
李恩政簡而嚴部有失馬者

伍端陸曰近
時禁食之令
甚厲公卿犯
者並獲登清
白詩所能收

李恩政簡而嚴部有失馬者。厥署牒于道以金購之。三日失馬并良馬一繫署下。且曰逸而至不告罪當死。謹以良馬贖。愿歸失馬而縱其良境內肅然。韋景駿令肥鄉後為趙州刺史。道出其邑民爭奉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見曹未生吾已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對曰。耆老為我言。學廬館舍橋朝皆公所治。意公為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許閣師政存寬惠。官吏犯賊事露。閣師不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之。犯者愧懼遂改節為廉士。

世史識餘 卷十一 政事 十一

時議禁嶺南首領家畜兵器。鄭惟忠曰。為政不可幸以習俗。吳都賦云。家有鶴膝。戶有犀渠。如或禁之。豈無驚擾。

柳公綽行部至鄧。二吏犯法。一贓賄。一舞文。令以公綽守法。必殺賊吏。獄具。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

袁滋被徵。以楊於陵代其任。者查繆寡遮道不得進。於陵謂百姓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羅拜乃得去。廣有大賈約倡女夜集。而它盜殺女。遺刀去。賈入倡。

張綱曰。遇吏如得婦則孝。次且蘇矣。殺多於和氣。然人出則不。則及乎若水。懷德之言。似。是實非純公。此舉千古獨快。

家踐其血而覺。吏跡買捕。易得約女狀。崔崇龜方大。譽悉集。宰人日入乃遣。陰以遺刀。易一雜置之。詰朝羣宰即庖。取刀一人不去。曰。是非我刀。問之。得其主名。往視。則亡矣。崇龜取它囚殺之。聲言買也。陳諸市。亡宰歸。捕詰具狀。

玄宗在東都。醵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董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環諸光麗。元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焉。于焉子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黜河內守。

世史識餘 卷十一 政事 十二

元武民以特牛依婦家。久之。華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張允濟。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從來。婦家不知。遂曰。此姦家牛。我無。遂允濟。即遣。徽蒙曰。可以此牛還婦家。叩頭服罪。

山東蝗。姚崇遣分道殺蝗。朝議皆為不便。崇曰。河北河南無多貯積。儻不收獲。豈免流離。事繁。安危不可。膠柱。縱除不盡。猶勝養以成災。

韓思彥巡劍南。高貲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勸尉。

宰飲以乳。二人悟。醬屑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耶。乃請報訟。

段文昌帥荆南。或旱。禱解必雨。或久雨。遇山游。必霽。民爲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游。

趙希譚言治人如修身。治政如理家。愛民如處昆弟。取古今官著惠愛者。輯爲一編。宋史

吳育知蔡州。設伍保法。檢制盜賊。有告妖人千數聚確山者。詔遣中使招捕者十人。將以巡檢兵往索育。

曰。育雖不敏。聚千入境內。毋容不知。此特鄉民用浮圖法相聚以利財。錢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今以兵往。

人相驚疑。請留毋往。召十人至。械送闕下。訊肯無罪而告者伏辜。

張詠知益州。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震然。至暮路無行人。旣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

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

張詠知杭州。有民家子與姊婚。訟家財。婿言妻父臨終。子裁三歲。故命掌貨產。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

三與子。餘七與婿。詠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託汝。苟以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給其子。餘三給婿。

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勸解。乃釋。戲取牒效李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火杖二十。僕明日持請府。告其主。做尹書判。私用刑。孝壽追至。備言

本末。孝壽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杖僕。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

俞獻卿尉安豐。有僧貴寧。積財其厚。其徒殺之。詣縣

言師出遊。獻卿曰。吾與寧善。不告而去。豈有異乎。其徒色動。因執之。得其所。奉尸一縣大驚。

趙亢遇事敏密。吏操辭牘至前。皆反覆閱之。或以爲勞。亢曰。決是非於須臾。正當爾。初雖煩。後乃省也。

邵必震厲風采。始至郡。惟一赴宴集。行部但一受酒食餽。以爲數。會聚則人情狎。多受餽。則不能行事。

錢總知開封。老吏畏其敏。欲因以事。導人訴牒。至七百總立剖決。簡不中理者。絀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

聽訟。其人又至。呼詰曰。吾昔戒汝。安得欺我。其人謝

馮慈諒曰。效尹書判。非法也。然不可不以知。若其大細。而全其大非。詭智不能。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一 政事

十四

日無有。魁曰：汝前訴云云。我識以其字啓緘示之。上下驚詫。

黃帝書曰：刑至則牛舌者亦巧。

何時還臨江軍司理參軍。郡獄相傳舊斬一寇屍。能行一里許。衆神之祟。爲肉身。臯陶時至。取故牘閱。此寇嘗掠殺數人。口如此。可爲神乎。命鞭之沉于水。包拯知天長。有盜割人牛舌者。王來訴。拯曰：弟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

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籍皆無。發教高下出吏手。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一 政事

十五

蘇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鄰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曰：汝有其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

甲與乙被酒相毆。擊甲歸卧。夜爲盜斷足死。妻執乙詣縣。元絳勸其妻曰：歸治而夫喪。乙伏矣。陰使信謹

陳子升曰：發奸似隱。然其意實更在免其死。

吏述其後。望一僧迎笑。切切私語。絳命取僧繫。無下詰。妻姦狀。卽吐實。人問其故。絳曰：吾見妻哭。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齋。無血汗。是以知之。

富室亡金釵。惟二僕婦在。置之有司。咸以爲冤。劉宰

命各持一蘆。曰：非盜。叙者詰朝。蘆當自若。果盜。則長今二寸。明旦視之一。自若。一去其蘆二寸矣。訊之。果服罪。

劉湘客曰：劉處可入治諸。

趙方知青陽。告其守吏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

葉康直令光化。政務利民。豐稷爲穀城。亦以治績顯。人歌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

絳州盜奪民桑。不能得。乃自創其臂。誣系王欲殺人。久繫不能辨。錢惟濟取盜與之食。盜以左手舉七筋。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一 政事

十六

惟濟曰：以右手創人者。上重下輕。今汝創特下重。正用左手傷右臂。非爾自爲之耶。辭遂服。

呂公弼知成都。治尚寬。人疑少斷。營卒犯法。當杖。杆不受。曰：寧以劍。公弼曰：杖者國法。劍汝自請。決而後斬之。

廣德俗有白嬰。桎梏拷掠。以徵福者。黃震見問之。乃兵卒責自狀其罪。卒曰：本無罪。震曰：爾罪多。不敢對人言。特告神。以免罪耳。杖之示衆。

陳襄攝浦城令。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至。數輩相

擇柱。裴曰：其廟中鐘能辨盜犯者，捫輒有聲，餘則否。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陰塗以墨，蔽以帷。命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無所汗，扣之乃爲盜者。蓋畏鐘有聲，故不敢觸，遂服罪。

楊仲元調宛丘簿，民訴旱，守拒之曰：「邑木嘗旱，校吏導民而然。」仲元曰：「野無青草，公日宴黃堂，宜不能知。」但一出郊，可見矣。校吏非他，實仲元也，竟免其稅。

銅梁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愬官不得直，貧爲人傭。呂陶至，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一

政事

十七

半作佛事爲報。陶曰：「三姊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非若爲汝主，亦爲他人所欺，與其指半供佛，曷若遺姊復爲弟兄弟拜聽命。」

有妖獄久不竟，株連寢多。何執中訊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羊之角皆曰：「股扣其故，閉不肯言，而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爲師張角譁耳。」卽引伏。

耶律那也理民鬪訟，親嚴曲直，不尚威嚴。常曰：「凡治人，本欲分別是非，何事迫脅以立名？故所至以惠化。」

綱 遼史

蕭孝忠留守東京時，禁渤海人挈毬。孝忠言：「東京最爲重鎮，無從禽之地。若非毬馬，何以習武？」且天子以四海爲家，何分彼此？宜弛其禁。」

耶律制心守上京時，酒禁方嚴，有捕獲私釀者，制心一飲盡之，笑而不詰。

游彥哲問爲政，宗端修曰：「爲政不難，治氣養心而已。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暴。」

李復亨宿逆旅，有盜殺馬。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逆旅，見橐中有佩刀者，復亨曰：「刀鏃馬血。」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一

政事

十八

火燬之，則刃青其人，赦服。

孫德淵令沙河，有盜秋桑者，主逐捕之，盜以叉自刺其足面。曰：「秋桑例不禁採，汝何得刺我？」訴之縣。德淵曰：「若逐捕而傷瘡，必在其後。」今在前，乃自刺也。盜引服。

王克儆爲兩浙鹽運司，温州逮犯私鹽者，以一婦人至，怒曰：「豈有逮婦人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汗教甚矣。自今毋得逮婦人，建議著爲令。

羣姬聚浮，屠巷誦佛書一姬失其衣，胡長孺出，姬

萬壽寺自韓
公以長
之曰長泰
其相和似

訟之長。喬以牟。麥。真。羣。姬。合。掌。中。命。繞。佛。誦。音。如。初。
長。喬。閉。目。叩。齒。作。集。神。狀。曰。吾。使。神。監。之。盜。衣。者。行。
致。周。麥。當。非。一。姬。屢。開。掌。視。長。喬。情。縛。之。還。所。不。

王克敬曰。世俗喜言勿認真。此非名言。臨事不認其
豈盡忠之道。故其歷官所至。俱有政績可紀。

趙璧經略河南。有劉萬戶貪淫暴戾。其黨董王簿。估
劉勢為虐。璧至。按董罪。立斬之。劉人驚。會天大雪。請
璧勞苦。且酌酒賀曰。經略下車。誅鋤奸猾。故瑞雪為
應。璧曰。如董王簿者。尚有其人。俟其誅之。瑞且大應。

廿一史識餘 卷十一 政事 十九

劉屏氣不敢出聲。歸即病死。

劉曰。果曰漢
東中行。漢
邊。漢。無。知
古。卒。夫。江。南
此。著。元。為。吃

廿一史識餘卷十二

錢塘張 瘡石宗摘次

崑山葉國華德榮恭訂

幹局

張瘡曰。今天下尤需幹材矣。師中之敗。紛時聞。民
上之撫循同績。天子惴惴矜矜。日在深薄。進廷
臣以咨異能。不放行保舉法。又登經明者。寵任之。
開拔奇之。巖路。變詭獲為貴人。無益。祇亂法耳。然
則異代才不可借乎。余曰。可。如劉穆之。平軍國。以

廿一史識餘 卷十二 幹局 一

王旦李昉輔之。徐勉居選官。以諸葛誕楊惜李敬
玄輔之。吳漢從征伐。以馮道根明鎬輔之。劉晏理
財。以李膺趙開輔之。陶侃寄節鎮。以劉輿陳希亮
輔之。應奉劉巴張昭楊佐。耶律鐸張毅諸人。則以
之建策宣勞。而毋棄樊知古。使資敵國。則兵氣銷
瘡。瘡起矣。惜乎俊桀之骨已枯。川嶽之靈未耀。葵
緯之恤。不知何時輟也。輯幹局第十七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覆晉。而霸越。史記

楚俗好庫車。王以庫車不便馬。欲下令高之。孫叔敖

卷份曰章志
新英然紀人
所深忘而輕
言之雖時處
口其致矣

曰。今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問。里使高其柵。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

朱虛侯章。入侍高后。飲。高后令爲酒吏。章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請爲太后言耕田。歌后笑曰。傾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矣。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二 幹局

二

任安留武功。代人爲求盜亭父。邑中人民俱出獵。安爲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畧。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安曰。某子甲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

史記 補記

王尊爲東平王相。王驕奢不奉法。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叩尊。尊不容朝廷。故使相王。天下皆言王勇。

王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腋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遂爲尊屈。漢書

趙意與韓仲伯等。携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避赤眉。仲伯以婦色。美處有強暴。已受其害。欲棄于道。意責怒不聽。因以泥塗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逢賊。或欲逼略。意輒言其病狀。得免。

吳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二 幹局

三

戰陳不利。多惶懼。失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應奉爲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脫遺。

光武東巡。路過昭靈后園陵。虞延爲部督郵。呼見問園陵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陵樹枝葉皆諳其數。帝善之。勅延從駕。還經封丘。城門下小。不容羽蓋。帝

怒使撻御史。延引咎以爲罪。在督郵言辭激揚。帝曰。以督郵故。貴御史罪。

東平王蒼辟朱暉爲掾。正月朔旦。蒼常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史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卮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往給之。曰。我數聞璧。未嘗見。請觀之。主簿授暉。暉顧召令史奉蒼。旣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商相如。後漢書

鍾離口定遠
三十年西域

唐書出未
介子其陳一
注其功者可
止

班超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尙代。尙謂超宜有以誨之。
卷十二 幹局

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數年西域反亂。尙以罪徵。如超所戒。

有投書誹謗者。曹操欲必知其主。國淵請留本書。而不宜露書。多引二京賦。淵勸功曹曰。此郡在都。聲而少學問。其簡開解年少。遣就師。臨遣引兄訓以學所。未及更謂二京賦。博物書也。世人忽畧。少有其師。可

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吉旬日。得能讀。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北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三國志

曹操卒。羣臣拘常。以爲太子卽位。當須詔命。陳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卽位。以繫遠近之望。且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具官備禮一日。皆辨明。且以王后令策太子卽位。大放蕩然。不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畧過人。信一時之俊傑。

諸葛誕爲吏部郎。人有所屬托。輒顯其言而承用之。
卷十二 幹局
五
後有常。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

孫權哭策未及息。策長史張昭曰。孝廉此寧哭時耶。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揖盜也。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

太史慈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州章已去。郡恐後。慈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史求通。問曰。君欲通章邪。吏曰。然。章安在。題署得無悞耶。取視之。吏不知其東萊人。爲取章。

姚生文曰李
卿與子布書
能達機不愷
斷在

慈以刀裁敗之吏大呼慈曰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
因敗之禍等耳豈若俱去無事俱就刑辟吏然其言
即日俱去

張翼討劉胄未破被徵當還羣下咸爲宜便馳騎卽
罪翼曰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代人未至方
臨戰場常運糧積穀爲滅賊資豈可以黜退故而廢
公家務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以破殄胄後追
論功賜爵關內侯

張昭弟子奮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車爲步騭所薦

史記卷一百一十二 卷十二 韓局

六

昭不願曰汝年尙少何爲自委於軍旅奮對曰昔童
汪死難子胥治阿奮實不才耳於年不爲少也遂領
兵爲將軍速有功効

先王攻劉璋與士衆約事定府庫百物無預焉及拔
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其
憂之劉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爲
官市先王從之數月間府庫充實三國志注

馬超見先王待之厚與先王言常呼字關羽怒請殺
之先王不從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

超入羽飛並杖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
也大驚自後乃尊事先王

益州既定時議欲以中外屋舍園田分賜諸將趙雲
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
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
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
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王從之

孫策與呂範基範曰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綱紀
猶有不整範願薨領都督部分之策曰卿既立功于

史記卷一百一十二 卷十二 韓局

七

外豈宜復屈小職知細碎事乎範曰捨本土而託將
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濟
卽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

鄧當爲孫策將數討山越呂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
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告蒙母母志蒙曰
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
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吏以蒙年小輕之曰豎子何

能爲此欲以肉餒虎耳他日與蒙會又嗤辱之蒙大
怒引刀殺吏出走

股盜曰少年
是舉只一誤
字看破從來
立功致禍諸
人依前

宋端白相遺
日王教為可
兄此司空則
色喜而二人
各有所短以
致現實無成
事才若足難
言此勢為
三歎

費禕識悟過人。每省書記目暫視已究意旨。其速數倍于人。終亦不忘。於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嘗以朝餽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

成都王穎蕩陰之敗。害叔父繇。惠帝恩禍出奔。穎先令諸關無得出貴人。帝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宋典後來以策鞭帝。馬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音書

井土饑荒。百姓戶不滿二萬。無復人色。劉琨剪除荆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二 幹局

八

棘。收。墓。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來。掩。襲。恒。以。城。門。為。戰。場。百。姓。負。櫜。以。耕。屬。鞭。而。捫。琨。撫。循。勞。來。其。得。物。情。人。士。奔。道。者。多。歸。之。然。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

王敦經略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紆擾恒不能整。

陶侃性聰敏。勤於吏職。好人倫。終日飲都危坐。閤外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引接疎遠。門無停客。

桓溫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為文示王彪之。彪之嘆其文辭之美。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頗使宏改宏。遂巡屢日。溫亦尋薨。

劉輿為東海王長史。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賓客滿筵。文案盈几。遠近書記。日有千數。輿應機辦畫。夜以繼日。酬對款備。莫不悅附。人服其能。比之陳遵。

陶侃在州無事。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二 幹局

九

侃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命取酒器。痛博之。具悉投於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榜。痛者。牧猪奴戲耳。有奉饋者。皆問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

溫嘗曰。卿其
猛。猛。使。使
不。不。之。之
外。外。之。之
人。人。之。之

溫嘗補丹陽尹。懼錢鳳姦謀。因敦餞別。自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嚮僞醉。以手版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如是再三。後鳳入說敦。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鳳謀

張璠曰：唐劉
炫口誦目數
可聽左方
右方月五事
同水卯金之
背何多異人

遂不行

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訪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瞻舉。宋書徐勉居選官。夔倫有序。既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為避諱。梁書

鄧元起起義軍糧乏絕。或言蜀郡政慢。若儉巴西二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治令李膺諫曰。使君前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二 韓局

有嚴敵。後無繼援。山人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人。必不堪衆心。一難雖悔。無及。膺請圖之。不患資糧也。膺退率富人上軍資米。俄得三萬斛。

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城陞立辦。

孔休源為儀曹郎。時多所改作。逮訪前事。休源卽以所誦記。隨機決斷。曾無疑滯。任昉謂之為孔獨誦。

徐勉恭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及還家。為群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吾亡後。亦是傳

中一事

崔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為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民為礮。及為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殺水造水礮。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川便之。北魏書

神武隨葛榮之廐。廐有惡馬。榮命翦之神武。不加羈絆。而翦竟不蹄。醬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於牀下。屏左右而訪時事。北齊書

斛律光問琅邪王毅和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故自不凡。入見後主於永巷。曰。小兒弄兵。與交手。卽亂鄙諺曰。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出。千秋門。琅邪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二 韓局

十一

必不敢動。乃步導。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曰。天子弟殺一漢。何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帝曰。琅邪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長太自不復然。願寬其罪。

梁將陳慶之為元顥守北門。天穆遣楊寬至城下。說之。寬先稱姓名。然後與語。備陳利害。勸令早降。慶之不答。久之。乃曰。賢兄撫軍在此。頗欲相見。寬答曰。僕兄力屈。王威。迹淪逆黨。人臣之理。何煩相見。向所以先申姓名者。豈不知兄在彼乎。天穆聞之。謂左右曰。

楊寬大異人何至不惜形便如此。周書

河橋之戰太祖馬中流矢驚逸墜地軍中大授敵人追及左右奔殺李穆乃以策杖太祖罵曰爾曹主何在爾獨在此敵不疑是貴人拾之而過穆以馬授太祖遂得俱免

孝莊殺爾朱榮溫子昇預謀當時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書問是何文字子昇顏色不變曰勅北史

楊愔聰記強識半面不忘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二 幹局 十二

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驢經見我不下以方趨朝而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北史

詔下中書未即行高祖讓其稽蕭瑀曰隋季詔勅多違舛百司不知所承今朝廷初基所以安危者繫號

令比承一詔必復審使先後不謬始下所以稽留唐書

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蘇頌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

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

腕脫矣

淄青李正己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

許敬宗曰任人失事誠局且高舉所以勝舉孔也

德宗未能答崔祐甫曰正己誠詐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己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歛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為重賄正己果慙服

劉晏補署吏雖權貴干請未嘗假職任使親事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故檢効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

汴自劉士寧以來軍益驕及殺陸長源王帥勢輕不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二 幹局 十三

可制韓弘察軍中素恣者劉錡等三百人一日數其罪斬之牙門流血丹道弘言笑自如自是訖弘去無一敢肆者

李同提叛詔諸軍進討魏博史憲誠懷向背裴度待

以不疑憲誠遣吏白事中書韋處厚召詔曰晉公以百口保爾帥於天子我則不然正須所為以邦法從事耳憲誠愚不敢貳卒有功

顏真卿守平原安祿山逆狀芽孽真卿度必反賜託霖雨增俾濟隍料才壯儲詹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

裴瑒曰宋武
皇人一面數
十年不忘
曲鼻口妻
人謂之裴
天由裴王
石

以紆祿山之疑果以為書生不虞也

李敬玄掌選天下稱其能預選者歲有萬餘人於街衢見之莫不知其姓名被放有訴者即口陳其書判失錯及身負殿累畧無差殊時人服其強記莫之敢欺

裴瑒之為司戶參軍年少美容儀刺史李崇義初甚輕之州中先有積案數百趣令剖斷瑒之命書吏數人連紙進筆斯須並畢文翰俱美具盡與奪之理崇義大驚謝曰公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山是知名

號為霹靂手

史記卷十二

十四

楊行密屬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豈負我者耶其醉而去醒必復來明日果來五代

馬康龍曰不
信則其其
徒信又無名
不除無以寒
徒信之心必
除無以明中
門之大如此
減分方多

契丹奏請歲給外州假錢幣王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耳真宗問何以答之旦以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今依常數與之後不為比宋史

曹克明安撫融桂等十州既至蠻酋獻藥一器曰

峒藥箭中人以是可解克明問何以驗之曰請試雞犬克明曰當試以人取藥箭刺首股而飲以藥即死羣蠻慚懼去

高麗真目不
第之機遠致
州人蒙恩賜
則為實果料
則為知古可
異哉近商車
澤人委實物
色

樊知古舉進士於南唐不第謀歸太祖偽釣采石江載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度江廣狹抵闕上書言江南可取請遣浮橋濟師或言江濤險壯恐不能就乃於石碑口試之移至采石三日橋成不差尺寸西夏趙德明以民饑求糧大臣謂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責真宗問王旦且請勅有司具粟百萬于

世史卷十二

卷十二

十五

京師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慚且拜曰朝廷有人朝廷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為變黃震白王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稽留耳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眾乃定

唐李德裕曰二
州既於連城
合州之徒猶
本為其

冉璉兄弟隱居蠻中前後辟召不肯起余玠入蜀請府調禮奉數月無所言兄弟惟對踞以聖畫地為山川城池形起則沒去如是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少裨為今蜀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知其所耳

日蜀口形勝莫若釣魚山。徙諸此積粟守之。賢於十萬師矣。玠大喜。密聞於朝。徙城事悉以任之。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十餘城。

遂遣謀盜西關鎖。劉舜卿密易舊鑄而大之。數日虜以鎖來歸。舜卿曰。吾未嘗亡鎖也。引視納之。不能受。遂慚去。誅諜者。

劉承年知代州。契丹取西山木積十餘里。輦相屬於路。前守不敢遏。承年遣人焚之一夕盡。上其事。帝稱善。契丹移檄捕縱火盜。承年曰。盜固有罪。然發在我。世史識餘 卷十二 幹局 十六

境何預汝事。乃不敢復言。宣司獲僞錢引三十萬。盜五十人。張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趙開曰。相君誤矣。引誠僞。加宣撫使印。即真。縣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如其言。

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輒報。呂溱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爲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

張浚次秀州。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

北人。竊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死。囚狗于衆曰。此苗劉刺客。

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重數萬觔。後水暴漲。絕梁。牽牛沒於河。募出之者。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樞。銜狀鈞牛。徐去其上。舟浮牛出。

李昉在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才可取。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明鎬欲驅逐軍中從行娼婦。而惡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娼婦者。吏執以白。鎬曰。彼來軍中。何爲縱去。不治娼聞皆散走。

楊揆習騎射。夜以青布籍地。乘生馬以躍。初過三尺。次五尺。至一丈數閃。跌不顧。制置使孟珙辟于幕。嘗用其策爲小子房。

子聞使者入朝。過秦川。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器。縱其徒入市掠飲食。民戶晝閉。陳希亮聞之曰。使者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怒以法。譯者懼。使不敢動矣。乃今教練使持符告譯曰。入吾境。有秋毫。不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至。羅拜庭下。希亮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境。無一人譁者。

大河貫府境。豪民恃芻蕘圖利。誘姦人潛穴隄防。歲仍決溢。趙昌言知之一日。隄吏告急。命徑取豪家。脅積以給用。自是無敢為姦利者。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二 韓局

十八

陵州有鹽井。深五十丈。皆石也。底用柏木為榦。上出井口。垂纆而下。方能及水。歲久榦摧敗。欲易則陰氣騰上。入者輒死。惟雨則氣隨而下。稍能施工。晴則亟止。楊佐以木盤貯水。穴竅灑之。如雨滴然。謂之雨盤。如是累月。井榦一新。利復其舊。

梁遣使求轅軸材。耶律鐸臻曰。梁求名材。實覘我也。宜答曰。材之所生在深山窮谷。有神司之。須白鼻赤驢為禱。然後可伐。如此則求可塞。太祖從之。果止。遼史。汴京營新宮。青峰山巨木最多。而高深阻絕。唐宋以

來不能致。張中彥使構崖。駕壑起長橋十數里。以車運木。若行平地。金史

浮梁巨艦畢功。將曳就水。張中彥召役夫數十人。治地勢。順下。傾瀉于河。取新秫楷密布於地。復以大木限其旁。凌晨督眾乘霜滑曳之。殊不勞力。而致水。諸

僕散忠義防禦博州。一夕陰晦。囚徒謀反。獄將校皆惶駭失措。忠義從容使守吏更擣鼓。鳴角。囚徒以為天且曉。不敢出自就桎梏。金史

張穀為同州觀察判官。時出兵備邊。州徵箭十萬。限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二 韓局

十九

以鴈鴨羽為之。其價翔躍。不可得。穀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欲須省報。穀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如事急。何萬一有責。願任其咎。一日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

速哥奉使至金。謁者令拜。速哥曰。吾大國使。肯爾屈乎。金主壯之。取金卮飲之酒。速哥飲畢。懷其卮以出。歸塗默圖其山川。阨塞及城廓堅瑕之狀。以獻。因獻所懷金卮。太宗喜曰。吾得金於汝手中矣。

陳子履曰。見之真行之決。不偏財而事。果又不費時。天可為法。

拳勇

張璠曰。孔子拓國門之關。足蹠伐兎。蓋天下之至勁也。雞冠假佩者。猶陵暴之。非誘以理義。融其粗厲。猛起之習。亦一下。莊子公孫淵耳。然猶不免覆目之厄。况掩短暴衆。成威闕巷者乎。是故馮河暴虎之勇。犯上作亂之具也。君子所致惡。而衆之所誅。鋤也。或言四郊多壘。非此弗勝。欲紬經術以伸之。嘻。經術紬矣。此其所以多融乎。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輯拳勇第十八。

世史叢錄 卷十二 拳勇

二十

用光曰。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舞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史記注

廣陵王胥。壯大力扛鼎。空手搏熊羆猛獸。漢書

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漢書注

巨無霸長一丈八尺。十圍軀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卧

則枕鼓以鐵箸食。後漢書注

曹操手射飛鳥。躬禽猛獸。嘗于南皮射雉。一日獲三

十六頭。三國志

許褚力能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號曰虎癡。

後晉書曰。褚雄膽公。膽子老膽。

孫權田獵。常乘馬射虎。虎突前攀持馬鞍。乃作射虎車。爲方目。開不置。蓋一人爲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羣之獸。犯車。權每手擊以爲樂。

曹操出濡須。孫權密勅甘寧夜入魏軍。寧避健兒百餘人。徑詣曹營。拔鹿角踰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

世史叢錄 卷十二 拳勇

壬

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子否。聊以觀卿膽耳。又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三國志注

張遼曰。張遼勇。敵必先被。長呼天因死。立而歌左右。感之。畢乃遂。戰無不克。

留贊少與黃巾賊戰。一足被劍。遂屈不伸。呼諸親近。謂曰。天下擾亂。英雄並起。而我屈雙。聞巷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而足伸。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難之。贊以刀自割。其筋血流。滂沱氣絕。良久家人

驚怖。既引其足。足伸。創愈。試用果有戰功。而

夏侯稱年十六。與父田見奔虎。驅馬逐之一箭而倒。桓石虔從父獵。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

洪吉臣曰周
史乘著蛟與
之俱浮海者
三日夜還何
易勿也

劉湘客自稱
子產戲

勇戲令拔箭石虔急往得拔一箭獸跳石虔亦跳在
於獸身獸伏復拔一箭歸晉書

河水中蛟爲人患郡還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還揮
劍截蛟數段而出

蔡裔有勇氣聲若震雷有二偷入室裔拊床一呼而
盜俱殞

朱齡石少好武事頗輕佻不治產業身將氏人才倖

劣齡石使舅卧於聽事一頭剪紙方一寸帖著舅枕
自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雖危懼

廿二史劄記卷十二 李勇 三三

戰慄爲畏齡石終不敢動宋書

王敬則善拍張景和使跳刀高與白虎幢等五六接
無不中南齊書

張敬兒乘舫艫過江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壯者各
泅走餘二小吏沒艫下呼救敬兒兩掖挾之隨船覆
仰常得在水上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

長沙王晃從駕幸鍾山以馬稍刺道邊枯葉世祖令
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令晃馳馬拔之應
手便去

羊侃旅力絕人所用弓至十餘石嘗於兗州堯廟踞
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
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

侯景寇荆陝圍王僧辯於巴陵世祖引胡僧佑於獄

令赴援僧佑將發謂其子曰汝可開兩門一門擬朱
一門擬白吉則由朱門凶則由白門吾不捷不歸也

世祖聞而壯之梁書

周文育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里跳高五六尺與

羣兒聚戲衆莫能及陳書

廿二史劄記卷十二 李勇 三三

黃法氈勁捷有磨力步行日三百里距躍三丈頗明

書疏閑簿領

王宜與拳捷善舞刀楯黃回使十餘人以水交澆不
能著南史

長孫子彥堅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命開肉鋸骨流
血數升言笑自若時以爲踰于關羽北魏書

孝靜帝美容儀力能挾石獅子以踰牆

奚康生能引彊弓力至十餘石蕭衍故作兩大弓送
康生康生得弓會集文武平射猶有餘力其弓長八

高祖曰善哉
此其便矣
此其便矣

尺把中圍尺二寸箭麤如長笛表送置之武庫
長孫晟善彈工射趨捷過人嘗落雙鴈下十為突厥
畏之聞其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
曰將軍威行域外遂以雷電為比一何壯哉
伊覆走及奔馬善射多力能曳牛却行

高祖閱馬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前有浮圖一所
令薛孤延視之延馳馬按前直前木至三十步雷火
繞面延鳴殺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肩輿及馬繫尾
俱焦高祖歎曰薛孤延乃能與霹靂聞北齊書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二 孝勇

二十四

耿豪從太祖戰邙山謂所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
把刀左手把稍直刺直斫慎莫皺眉畏死遂大呼獨
入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曰吾豈樂
殺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為人
所傷何異逐坐人也 周書

楊忠從狩龍門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扳其舌太
祖壯之北臺謂猛獸所拏于因以字之

權武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
躍而出 隋書

伍備曰其
子華能作
單騎勇不
阿父

琴鐵杖號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以盜俘
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喻城行
劫旦還仍執傘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
鐵杖每旦恒在不信

李冲典選征官楊大眼求勿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
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直如矢
馬馳不及

禪定寺中幡竿高十數丈適值繩絕沈光請僧請為
上繩諸僧驚喜光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二 孝勇

二十五

繩以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
觀者駭悅時人號為肉飛仙 北史

辛謙少耕于野有牛闕衆畏奔踐謙直前兩持其角
牛不能動久而引觸竟折其角 唐書

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要宋令文直往扳取角折其
頸殺之

北平多虎斐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
父曰此彪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

怒罵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

炎太神曰
收兒射虎
必無不中
人多引虎
虎色也

魏五侯曰
謙想不及中
八校實力亦
少引引觸折
角恐未必爾

易。弓矢皆墜。自是不復射。

雷滿本漁師。有勇力。每宴使客。抵實器。渾中曰。此水府也。蛟龍所憑。吾能沒焉。乃裸入水。俄取器以出。

鍾傳少射獵。醉遇虎與鬪。虎搏其肩。而傳亦持虎不置。會人斬虎。然後免。既貴。悔之。戒諸子曰。士處世尚

智與謀。勿效吾暴虎也。乃畫搏虎狀以示子孫。

王彥章驍勇有力。能跳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它人莫能舉。

五代史

牛思進以臂力聞。取強弓。結於耳。以手引之。令滿。又

壯史識餘

卷十二 季勇

二十六

負墻立。力士二人撮其乳。曳之不動。

宋史

劉遇足有灸瘡痛。醫謂火毒未去。故痛不止。遇方對

客。卽解衣割瘡。至骨。曰。火毒去矣。談笑如常時。

東昭袞從帝射虎。虎怒奮勢。將犯躍。左右辟易。昭袞

捉虎兩耳。一躍。騎之。虎駭。且逸。上命衛士追射。昭袞

大呼止之。虎雖軼山。終不墮地。伺便拔佩刀殺之。

遼史

番部降者。能躍駝峰而上。以僕提相詫。招討使問左

右誰能此。蕭忽古被重鎧而出。手不及峰。一躍而上。

使者大駭。

迭里特善馳射。馬蹶不仆。太祖思鹿醢解醒。同能取

者。迭里特乘內廐馬逐鹿。射其一。復欲射。馬跌而斃。

迭里特躍而前。弓猶不弛。復獲其一。帝歡甚。曰。吾弟

萬人敵。

蒲察世傑能以拳擊四歲牛。折脅死。有糧車陷淖中。

七牛輓不能出。世傑手輓出之。海陵篡位。以爲護衛。

令伐兄弟有異志者。期以十日除之。有非常賞。世傑

受詔不爲。過期。海陵怒責之。世傑曰。臣自誓不以非

道害物。雖死不取奉詔。海陵愛其勇。不之罪。

金史

壯史識餘

卷十二 季勇

二十七

王哇失出獵。遇虎於山下。馬搏虎。虎張吻欲噬。以手

探虎口。挾其舌。拔佩刀刺殺之。

元史

貫酸齋年十二。膂力絕人。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

持槊立待。馬至。騰上之。越二跨三。還。槊生風。觀者辟

易。

張榮從軍。爲流矢貫背。拔之不出。令人以足抵其額。

而拔之。神色自若。

廿一史識餘卷十三

錢塘張 甯石宗摘次

烏程閔 度裴卿參訂

兵策

張甯曰西北用兵二十餘年歲糜金錢無慮數百萬冠至弗能過飽殿不能追辱國喪威維日益甚邇者丹眉黃首之貳逼東南民生感然危同緣燕昔人謂經失可增智聞戰可習勇今每戰輒失智勇自如監門漆室之憂不知其所底矣豈古未嘗

廿一史識餘卷十三 兵策

備邊塞乎李廣解鞍疑敵耿恭澠弩毒矢廉范兩炬焚火張齊賢列幟然芻李允則短垣植棘皆已事也抑未嘗擊盜賊乎虞詡采挺縫裾度向潛焚珍積楊璇順風鼓灰陳球結木羽矛皆已事也雖料敵合變出奇無方不容膠滯然謀未整暇卒以強敵臨之鮮不撓敗者史有斷限回車毀橋散驛遏絕餽饋琵琶舞女不置壅門名弓矢高馬價延緩刻漏開門取芻張蓋集矢者或平時效其畧或對壘師其意神而明之皆呼吸應敵之具立功外

齊文公曰此制勝外經驗方也石宗感憤時事故錄此最詳果能師其意而化裁之三其六顧皆為齊許者此必此書於後要

內之策也故詳錄其事以資閭籌雖然氣餒莫買風塵易驚何繇千羽舞階慰聖明鼓鼙之思哉輯兵策第十九

田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有上中下輩謂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驥與彼上驥取君上驥與彼中驥取君中驥與彼下驥既馳三輩畢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史記秦兵東襲鄭至滑鄭賈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

廿一史識餘卷十三 兵策

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將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齊不以秦賈但知秦奇盜燕師長驅平齊田單走安平今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轉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魏伐趙趙請救于齊齊威王以田忌為將孫子為師居輜車中計謀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離亂紛

魏辰新口抄
任東樂然類
為吳其其然

糾者不控捲救闕者不搏機批亢持危形格勢禁則
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
於內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
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圍而收弊於魏也忌從
之果破梁軍

彭越漁鉅野澤中為羣盜居歲餘澤間小年相聚百
餘人往從越曰請仲為長彊請乃許與則旦日出
會後期者斬旦日出十餘人後越謝曰臣老諸君
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
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兵策

三

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越乃引一人斬
之設壇祭乃令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
周亞夫東擊吳楚請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
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許之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
梁急請救太尉徑引兵東南走昌邑深壁守梁日使
使趣太尉上書景帝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而
使輕騎絕吳楚兵食道吳兵乏糧餼數挑戰終不出
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太尉終卧不起頃

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阪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
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引去太尉出精兵追
擊大破之月餘斬吳王凡三月而吳楚平

匈奴大入天子使中貴人從李廣擊匈奴匈奴三人
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廣曰是必射雕者乃從百
騎往令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殺其二人生得一
人果匈奴射雕者縛之上馬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
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
吾去大軍數十里今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
我留匈奴必以我為誘之必不敢擊我今諸騎曰前
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用堅
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兵策

四

臧宮將兵屯駱越越人聞彭岑等戰數不利謀畔從
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
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
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
乃奉牛酒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醢酒饗賜慰
納之越人遂安

後漢書

吳本春曰侍
援而居其以
不獲之謂
無所變之謂
何以贈後
資險之理

劉湘客曰兵
靜則同候
然分

匈奴攻金蒲城。耿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傳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邪射之。虜中矢者視劍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王霸與馬武討周建。蘇茂將五校兵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援。戰不甚力。爲茂建所敗。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茂衆疲勞。吾承其弊可尅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周建蘇茂挑戰。王霸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微一切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遁去。陳球爲零陵太守。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兵策

五

吳本春曰
援而居其以
不獲之謂
無所變之謂
何以贈後
資險之理

劉湘客曰兵
靜則同候
然分

萬人攻零陵。零陵下濕。編木爲城。不可守。衛郡中惶。惡。掾吏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因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會度尙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尙共破斬朱蓋等。虞詡遷武都太守。羌率衆數千遮詡于陳倉。嶠谷。詡卽停車不進。宣言上書請兵。羌聞之。乃分鈔飭縣。詡因其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增竈速行之故。詡曰。虜衆吾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速行。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羌衆萬餘。攻圍赤亭。虞詡兵不滿三千。乃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兵衆。令從東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兵策

六

郭門出北郭門入賈易衣服回轉數周。羗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謂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奔。因掩擊大破之。

朝歌賊李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虞詡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謂為饗會。悉賈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伏兵以待。遂殺賊數千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飾作賊衣。以采緹縫其裾。為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兵策 七

廉范守雲中。會有奴大入寨。虜眾盛而范兵不敢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火營中。星列虜邊。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轉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度尚擊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慮士卒驕富。莫有鬪志。悉聽軍中射獵。密使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

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眾聞憤踊。尚秣馬蓐食。徑赴賊屯。士吏乘銳遂平之。

楊璇守零陵。蒼梧桂陽。舛賊相聚。攻郡縣。賊眾多而璇力弱。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發弓弩。期會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賊駭散。泉其渠帥。郡境以清。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兵策 八

胡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買區。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曰。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上。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有成奏在懷中。奏上得報。

清河大姓趙綱。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為在所害。李章到縣。設饗會。延謁綱。綱帶文劍被羽衣。從士百餘

人來。章與譙飲。有頃。手劍斬綱。伏兵亦悉殺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

曹操征張繡。忽引軍退。繡追之。賈詡曰。追必敗。繡不從。敗還。詡促更追。繡曰。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往必利。繡收散卒復追。果勝還。繡問曰。繡以精兵追退軍。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公言必尅。何也。詡曰。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新退。曹公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在後。亦非將軍敵。故戰必勝也。繡乃服。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兵策

九

三國志

曹操遣張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朱然雖無事。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備。故出輒有功。

孫策將渡江襲許。衆懼。郭嘉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雄桀。能得人死力者。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

與獨行。中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策臨江未濟。果爲許貢客所殺。

史記曰仲
文人有此
發足

孫策討山越。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虞翻行山中。翻令策下馬曰。此草深。卒有驚惡。馬不及策。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勒策乘策曰。卿無馬。奈何。答曰。翻步行。日可二百里。明府試躍馬。翻能隨之。行一大道。得鼓吏策取角自鳴。部曲識聲。大小皆出。孫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呂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然。遂作之。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兵策

十

樊仙誘導諸夷。圖以武陵附漢中。孫權召問潘濬。潘答以五千兵往足擒仙。權曰。卿何以知之。曰。仙是南陽舊姓。頗弄脣吻。而寔無才能。臣所以知之者。仙昔爲州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

袁紹在黎陽。將南。程昱有七百兵守鄆城。曹操使人告昱。益兵。昱不肯。曰。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

必克。徒兩損。紹聞。呈兵少。果不攻。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青。

曹操自宛征呂布。布敗還固守。攻不拔。欲還。荀攸與

郭嘉曰。布勇而無謀。三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未

此言在日解
曹公之費卒
公之費卒
公之費卒

復官謀未定。急進攻之。乃引沂泗灌城。城消。生禽布

劉表攻西鄂。杜襲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柏孝長在

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半日稍敢

出。而其明創立。而聽二日。往出戶。問消息。五日乃更

世史議餘

卷十三

兵策

十一

負楯視關。語子緒曰。勇可習也。三國志注

賀齊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交戰。官軍刀劍不得

拔。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齊思曰。吾聞金有刃。蟲有

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乃多作

勁木白楮。選有力精卒五千人。先登山賊恃有善禁

者。了不嚴備。官軍以白楮擊之。禁果不行。擊殺者萬

計。

夏侯淵為將。赴急疾。嘗出敵之不意。故軍中語曰。典

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月一千。

曹文龍曰。教
曉何益。得
此。可見此
古人亦復

楚有善為倫者。往見子發。子發衣不及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齊與兵伐楚。子發將兵三却。楚賢大夫

皆盡計悉誠。齊師愈強。卒倫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

君行之。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帳。獻之子發。子發使人

歸之曰。卒有出探薪者。得將軍之帳。使使歸于執事

明日復往取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復往取簪。子

發又使歸之。齊師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

楚軍。恐取吾頭矣。即旋師。

夏侯淵謂張嶷曰。雖與足下疎。淵然託心如舊。宜明

世史議餘

卷十三

兵策

十二

此意。疑答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人道在彼。何云託

心乎。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

孫權襲荊州。先主大怒。欲討之。趙雲曰。國賊是曹操。

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

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

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

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聽。遂東征。失利於猇歸。

司馬懿將。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師畫之。昭勿知也。

將發之夕。懿使人覘師。寢如常。而昭遂不得安席。

史學考曰劉
孫不勝自阻
長城

晨會兵司馬門鎮靜整暇。斬然無譁。懿喜曰。是見竟可。師初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集。竟莫知所自來。晉書

開羽圍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曹操議徙都河北。司馬懿曰。禁等爲水所沒。非戰守之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便遷都。示弱淮沔之人。不安矣。孫劉外親內疎。羽之得志。權所不願也。可論權倚其後。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呂蒙西襲公安。羽遂爲蒙所獲。

鍾會伐蜀。西曹掾邵悌曰。會難信。不可令行。司馬師

甘肅藏餘 卷十三 兵策 十三

笑曰。取蜀如指掌。而皆言不可。惟會與吾意同。滅蜀之後。中國將士人自思歸蜀之遺黎。猶懷震恐。縱有異志。無能爲也。卒如所量。

杜預原荆州。陶侃救之。退保冷口。侃謂諸將曰。賊必更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可至。卿等誰能忍饑。關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饑。晝夜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來攻。侃逆擊大破之。朱伺武勇而訥。西陽夷抄掠江夏。太守楊珉請督將議拒賊。伺獨不言。珉問朱何以獨不言。答曰。諸人以

舌擊賊。何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

愍帝蒙塵。張寔遣韓璞等赴國難。次南安。諸羌斷軍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爲牛。餐軍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噪進。賊令張閭軍至。夾擊敗之。

宗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越自騎馬前行。使軍

甘肅藏餘 卷十三 兵策 十四

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宋書

殷孝祖與賊合戰。嘗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士士懽射。欲不斃得乎。是日爲矢所中死。

湘州鎮軍鍾玄紹謀應僧祭。要劉士庶。刻日將發。劉坦聞其謀。偽理訟。至夜城門不閉。以疑之。玄紹明旦詣坦問故。坦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玄紹在坐未起。而收者已報。具得本末。玄紹首伏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問。梁書

皆無日水
不亦何
足矣
新教

司馬楚之從征蠕蠕軍中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覘賊截之以爲驗耳賊將至矣即使伐柳爲城灌水令凍城立而賊至水峻城固不可攻逼乃走散南史

司馬國璠兄弟因天陰闇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入城直入聽事王祗被射傷股語左右曰賊乘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之賊必走矣賊聞鼓奔散追殺百餘人

宗慈攻板區粟入象蒲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迎以廿二史劄記卷十三兵策十五

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慈以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遂赴林邑

蕭鸞遣魯康祚等侵豫州之太倉口軍於淮南傳永勅甲士擊之舍淮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兵好所營

卽分兵二部出營外又以賊夜來必於應渡所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密令人以薪盛火渡南岸深處置

之教云若有火起亦然之其夜康祚等果來斫營二伏夾擊康祚等奔趨淮水火競起不能記本濟遂望

永所置之火爭渡水深溺死斬首數千級北魏書

按五代史補
武亦能等
加敵

太湖山蠻時時鈔掠前後守牧羈縻而已元禎設畫盛武裝於州西置酒召新蔡襄城蠻魁三十餘人使觀射先選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射並中先出一死囚亦服軍衣參射服命射不中禎責而斬之蠻魁等服畏威相視股慄又預取死囚十人皆蠻衣云是鈔賊禎臨坐僞舉目瞻天微有風動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卽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蠻曰爾鄉里作賊合死不蠻等皆叩頭曰合

廿二史劄記卷十三兵策十六

萬死禎卽斬之乃遣蠻還并加慰諭諸蠻大服自是境無暴掠

郎基鎮海西吳明徹率衆攻之基勵兵民固守百餘日糧罄仗盡乃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

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過此北齊書

斛律金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

韋孝寬代尉遲迴爲湘州總督進至朝歌迴遣賀蘭貴齊書候韋韋留貴語察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

梁簡文帝曰李
寬作百升上
天少謹傳十
部下解律明
月竟以詳先
周問故其所
長

人至湘州求醫藥。密以伺之。審得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勅騎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餽酒。芻粟以待。迺果遣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俱設豐厚。經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周書
侯瑱圍逼湘州。土人乘輕船載米粟。籠雞鴨以餉瑱。軍實若敦患之。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兵見謂餉船。邇來爭取甲士出擒之。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敦卽別取一馬牽趣船。令船中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江岸。遣人詐稱投附。兢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兵策

十七

以告遂破之。
綏州每歲河水合。突厥卽來寇掠。常預遣居民入城堡避之。宇文測令安堵如舊。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突厥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
隋帝問高穎取陳之策。穎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熟。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廢其農時。彼旣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上用其策。由是陳人益敝。隋書
楊玄感自東都引軍而西。蔡王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擒耳。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辱詈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爲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援軍至。合擊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兵策

十八

張善曰唐
爲行師之要
今惟不務
敵形不悉
取敗則寇
十餘年不
知其主名
候何在

發五鼓曰
肆以進之
方以候之
伍子胥三
掛楚之希

吳本春自惟
優容賊士故
人無怨死之
心趙公之祿
可以為法

破之

楊素馭戎嚴整犯令者立斬無所貸每對陣先令一

二百人陷陣如不能陷而還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

二百人復進還如何法將士股慄有必死心由是戰

無不勝北史

吐谷渾與突厥寇邊柴紹討之虜據高臨下射紹軍

矢下如雨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異

之駭弓矢聚觀紹見虜陣不整密使精騎自後擊之

虜大潰唐書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兵策

十九

文皇出征分其軍為上中下凡臨敵則觀其強弱使

下當其上而上當其中中當其下敵乘下軍不過奔

逐數步而上軍中軍已勝其二軍用是常勝

李勣征高麗命別將郭待封以舟師赴平壤糧不繼

欲報勣恐為謀所得元萬頃作離合詩道勣勣怒曰

軍機急切何用詩為欲斬待封萬頃言狀乃免

王峻誅降虜九姓等部皆疑懼張說持節從輕騎二

十直詣其部召酋豪慰安之或言虜難信不宜涉不

測說曰吾肉非黃牛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

姚生文日即
孫十一不勝
可謂勝之策

九姓還安

王忠嗣在朔方互市高估馬價以誘之諸蕃競來求

市故蕃馬益少而漢軍益壯

史思明攻河陽使饒將劉龍仙率鐵騎五十挑戰舉

右足加馬鬣上嫚罵光弼登城顧諸將孰能取是賊

左右以白孝德對召問所須幾兵孝德請獨往還五

十騎於軍門為繼大軍鼓譟以增氣勢足矣光弼撫

其背遣之孝德挾三矛策馬截流而渡龍仙甚易之

足不降鬣稍近將勦孝德揮手龍仙不測相去十步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兵策

二十

襲罵如初孝德息馬久之瞋目曰賊識我乎發聲越

歌躍馬前搏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環堤走孝

德追斬其首而歸

王童之謀作亂候嚴誓為約或告其事段秀實召鼓

人陽怒失節戒其毋更籌畫必來報報延數刻四更

畢而曙亂不能作

李晟合戰必錦裘繡帽親自指導李懷光曰將帥當

持重豈宜表飾以啗賊晟曰晟久在涇原軍士頗畏

服故欲令先識以奪其心

張深曰孝祖
以繡衣襲
衣以表飾
幸正軍度
為懷光之言

黃文與日絕
若爾類登之
心亦云有見
於戰者勝
日當作之
誠亦當參之

林增志曰凡
開海上船
不以一矢
相和道似來

惡嗣之約來
而後為者也

張仁愿建三城不置壘門及卻敵戰格之具武閣何
不為守備仁愿曰兵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至即當
併力山戰迴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惡
之心

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衛兵權震中外德宗將代之
懼其變以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
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

王忠嗣每軍出各召本將付其兵器令給士卒一弓
一箭必書名姓於上以記之軍罷却納若遺失即驗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兵策 三十一

其名罪之故人人自勸甲仗充切

裴行儉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整壕且周忽命徙營
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北夜風雨暴
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皆駭歎因問何以知之儉
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數戰殺虜不
勝計

火槍制以勑黃紙十六重為筒長二丈許實以柳炭
鐵滓磁末硫黃砒霜之屬以繩繫槍端軍士各懸小
鐵灌藏火臨陣燒之焰出槍前丈餘藥盡而筒不損

謂恒曰賊險
件全祖孝教
亦曾有此
不可少

張齊賢約潘美并師會戰無何間使為遼所得既美
使復至云師至北井得密詔東師敗績并軍還矣于
時遼兵塞川齊賢曰賊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使
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
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謂并
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上礮若掩擊
大敗之宋史

譚延美知寧遠軍一旦契丹兵抵城下延美開門示
之不敵入圍城數日開門如故民出取芻糧者無異
平日契丹疑遂引去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兵策 三十二

有告戍卒叛入夏者曹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
行也夏人聞之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
郭達在延安教兵擇諸教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
使人教一隊頃刻而成尤善用偏禪每至所部令人
自言所能暇日閱按之故臨陣皆盡其技
向敏中視京兆日會大饗有告禁卒欲倚饗為亂者
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置
酒縱閱無一人預知命饗入先馳騁中門外後召至

鄭仲泰曰地
綱之法臺下
可歸

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卽席斬焉、旣屏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坐客皆股慄、羌酋慕恩、部落最強、种世衡與飲、出侍姬佐酒、旣而起、入內潛窺於壁隙、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慕恩慙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卽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

神宗問燕達用兵當何先、對曰、莫如愛、帝曰、威克厥愛、可乎、對曰、威非不用、要以愛爲先、

雄州舊多陷馬、阮城上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兵策 三

人莫敢登、李允則曰、南北和好、安用此、爲命微樓夷阮爲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更徙浮圖北原上、可望三十里、使州民旦夕登之、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地益阻隘、

岳飛知劉豫結粘罕爲兀術所惡、會得兀術謀者飛陽責曰、汝非吾軍中、張試耶、向遣汝至齊、約誘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問、許今冬以冠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言謀誅兀術事、因謂諜曰、吾今貸

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刳股納書、戒勿泄、諜歸以書示兀術、兀術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

何承矩善談兵、嘗言兵不患寡、患驕情而不精、將不患怯、患偏見而無謀、又言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者聚爲一卒、樂進戰効力以顯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赴遠、輕足善鬪者聚爲一卒、此三者兵之練銳、內出可以次圍、外入可以屠城、

王德用總管定州路、訓練士卒、殊可用、契丹使諜者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舍之、彼得實以告、百戰百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兵策 三

勝、不若以不戰勝也、明日大閱、援桴之士皆踴躍、乃下令具糗糧、聽吾旗鼓、聲視吾旗幟所向、覘者歸告漢兵且大入、旣復議和、

范瑗擁強兵召之、弗來、來又弗肯釋兵、張浚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瑗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瑗曰、下有勅、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瑗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

按威臨陣戰
則則則則
赤騎發紅

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人迫二帝出符狀且曰所誅止瓊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分隸營軍頃刻而定

張威每戰不操他兵有木梃號紫大蟲圍而不刃長不六尺揮之掠陣敵皆靡荆鄂多平川廣野威曰是騎兵利也鐵騎一衝吾步技窮矣乃意創撒星陳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騎兵至則聲金一軍分爲數十簇金人隨分兵又鼓而聚之倏忽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以此輒勝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兵策

二十五

畢再遇被圍於六合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樓牆如蝟獲矢二十餘萬

太祖還三萬人攻幽州述律后指帳前樹謂曰無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猶是也吾但以三千騎時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困歸我矣何必動大衆萬一不勝爲中國笑

遼史

忠孝軍提控李德以月糧不優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幾於罵詈完顏仲德大怒縛德堂下杖之哀宗

論仲德曰此軍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仲德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

蓋人情縱則驕驕則難制唯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縱之太過耳今欲更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至國亡不敢有犯

金史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兵策

二十六

之越三日不降諸將怒請攻又不許俄諸將中有發憤自率衆往攻者思丁大怒召至叱曰無主將命而擅攻法當誅諸將叩首請乃得免羅榮主問曰平章寬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降是役也兵不血刃

元史

廿一史識餘卷十四

錢塘張 璠石宗摘次

竟陵胡 恒公占叅訂

文學上

張璠曰。六經無意爲文而文工。不矜學而學富。千古文學莫之逮也。後世疏爲傳以翼經。綴爲子以辯道。述爲史以紀事。散爲詩賦以耀文而應情。無不原本六經者。自易失之見。書失之拘。詩失之碎。禮失之忤。樂失之淫。春秋失之訾。是非揆法度。漸

廿一史識餘 卷十四 文學

古集

樸心雕。邪辭出人趨側說。代有崇尚。而文學不必盡繇於一途。故西京以下。卿雲閣著作之壇。董桓肆佔畢之力。蔡張陶劉樹博洽之幟。馳騁志意。虞說耳目。莫不斐然成章。焉知來者。上組織乎道德。外黼黻乎治平。不能登闕里之堂。而爭編名于七十也。輯文學第二十。

韓丘漢曰。勢難人非。則之。不減。其之快。

五鹿充宗爲梁丘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抗。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齊升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在。五鹿

君諸儒語曰。五鹿嶽歡。朱雲折其角。漢書。以下程

匡衡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尤精力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

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寶愛之。雖遭繫困。握持不離。身出示衛宏等曰。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

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兄而歎曰。康成

廿一史識餘 卷十四 文學

二

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後漢書

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光武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戴憑遂重坐五十餘席。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徐防云。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

虞翻示孔融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賈窮通。三國志

類之富

謝莊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寓內爲一

顧歡通解陰陽書爲數術多效驗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曰唯有孝經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

仇遊恭敬之自差也。病者果愈。人問其故。答曰。善。朕惡正勝邪。此病所以差也。

齊武問臨川王映。居家何事。樂映曰。劉瓛講禮。頗思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彥兄弟。友生時復擊贊。以此爲樂。

游雅與陳奇論天與水違行。雅曰。自慈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慈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慈嶺以西。豈東向望天哉。

廿二史劄記 卷十四 文學

張耀好讀春秋。月一過。時人比之賈梁道。趙彥深曰。君尋研左氏。豈求服虔杜預之紕繆邪。耀曰。左氏之書。備敘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屬已溫習。非欲詆訶古人。周書

吳之潘曰。時江在正。老生之語。河應自漢。

崔浩不好老莊書。讀不過十數行。輒棄去曰。此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

吐蕃金城公主請文籍四種。玄宗詔祕書寫賜于休烈曰。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以史記多兵謀。

劉瓛字白子。善而供養正。

諸子雜說術也。東平懿戚。尚不示征伐之書。西戎國之冠。讎安可詒以經典。且吐蕃慄悍果決。善學不回。若達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誅。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宜。深於春秋。則知用師詭詐之計。深於文。則知往來書檄之制。此何異假冠兵資盜糧也。詔中書門下議。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識禮經。孤背國恩。今哀求精類。許其降附。漸以詩書陶以聲教。斯可致也。休烈但見情僞。變詐於是乎生。不知忠信節義。亦於是乎在。帝曰。善。遂與之。唐書

廿二史劄記 卷十四 文學

鄭惟忠問劉子玄。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樸金不能貨殖。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榘斧斤。弗成宮室。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

裴放曰。論語六經。菁華孝經。人倫之本。趙弘智舉五經。諸儒詰辯。隨問酬悉。舌無留語。李舜臣達於易。曰。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含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爲誠敬。坎離中畫爲誠明。著本傳三十三篇。

中畫爲誠明。著本傳三十三篇。

深日有增
然其有信
史情未受金
道以四澤者
亦青簡矣

李長科曰惟
放依魏朝故
辭理能近原
古人

揭侯斯總裁史局丞相問修史以何爲本曰用人爲
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
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
術爲本元史

尚野誨人先經學而後文藝曰學未有得徒事華藻
若持錢買水所取有限能自鑿井及泉不可勝歎

楊雄以爲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
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
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

廿一史叢餘 卷十四 文學

七

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
外於時人皆習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爲
絕倫漢書以下著作

枚舉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宜
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取狗馬蹇鞠刻
錢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
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臯自言
爲賦通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嫫東
方朔又自詆嫫其文骯髒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

伍端薛曰數
語從他人賦
之何其可笑
忠不難自家
寫出毫無假

笑不甚開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
者尚數十篇漢書

曹褒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爲漢禮儀晝夜研
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
至忘所之適後漢書

尚書陳忠薦周典文辭可作尚書郎自言臣等既愚
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內外
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已自由辭多陋固

王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
經

廿一史叢餘 卷十四 文學

八

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
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
篇三國志

度尚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尚與朗飲尚弟
子邯鄲淳至督酒尚問朗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使
淳爲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嘆不暇遂焚其
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
見孝悌之性岳因此作家風詩晉書
葛洪曰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

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

張輔著論。管仲不若鮑叔知所奉。知所投。仲奉主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坫。皆鮑不爲。又論曹操不及劉備。樂毅減於諸葛亮。

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方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何秀爲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始秀欲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

世史識餘 卷十四 文學

九

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

南平王鑠獻赤鸚鵡。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作賦畢。示謝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宋書

張融自名集爲玉海。褚淵問玉海名融答曰。玉以比德。海崇上善。南齊書

顧黯孔珪尋顧歡共論四本論。歡曰。蘭石危而密。宣國安而疎。士季似而非。公深謬而是。總而言之。其失則同。曲而辯之。其塗則異。於是作三名論正之。南史

劉孝綽每作一篇。朝成暮就。徧流聞。河朔亭。不題之。文集數十萬言。兄弟及羣從子姪凡七十人。並能文。

紀少瑜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稍少。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道進。

裴子野曾祖松之。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而卒。沈約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繼成先業。更撰宋略二十卷。敘事評論多善。中云戮淮南太守沈瑛。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耽謝之。請兩釋焉。

世史識餘 卷十四 文學

十

王筠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少傳約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

薛道衡構文。必隱坐空齋。嚼壁而卧。聞戶外有人便怒。隋書

段成式侍父于蜀。以吹獵自放。文昌遣吏諫止。明日

韓愈口恭
韓愈手風雅
安羅手古快

宋慶日漫
茶于文自作
辭價

沈端日文人
謝管時意
都不自知一
經枯出青翠
種種

以雉兔編遺幕府人各爲書因所獲僣事無復用者

白居易與元微之言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

裴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皇甫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卽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絲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爲顧况集序未常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緣何遇

世史叢餘 卷十四 文學

我薄也度笑曰不爵之才也從而酬之

王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爲腹藁

李翰爲文精密而思遲客陽翟從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之神逸乃屬文

李賀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暮歸母使婢探

囊見所書多卽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

田誥構思必匿深草中絕不聞人聲俄自草中躍出

卽一篇成矣 宋史

錢觀知開封蘇軾乘其据案時遺之詩觀標筆立報軾曰電掃訟庭響答詩筒近所未見

賀鑄博學強記工語言深婉麗密如火組繡尤長度曲撥拾人所棄遺少加鑿括皆爲新奇嘗言吾筆端驅使李商隱溫庭筠常奔命不暇

胡長孺爲辭章金玉撞壺發其和平之音海內來求者如購拱璧碑版焜煌照耀四裔苟非其人雖一金易一字毅然不與 元史

世史叢餘 卷十四 文學

十二

路溫舒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荊棘以爲牒編用寫書 漢書 以下軋學

桓榮學長安貧窶無資客傭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

承官少孤八歲爲人牧豕徐子盛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官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爲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經典既明乃歸魯丕深沈好學孳孳不倦遂杜絕交游不答問候之禮士友以此短之而不歎然自得

王克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著刀筆後漢書

王克師事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

譙周家貧未嘗問產業號古嗜學書典籍恒欣然獨笑忘其寢食三國志

弘農董遇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

廿二史劄餘

卷十四

文學

十三

孫權謂呂蒙卿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軍中苦多務不容復讀書權曰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國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大有所益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自謂老而好學卿獨不自勉邪

葛稚川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質紙筆夜輒寫書誦

信誦畢日教
羊所誦大經
出此失半信
羊更有此色

習性寡欲無所愛玩不知棋局幾道擲蒲齒名晉書王育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戲歎流涕暇卽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鬻身以償同郡許子章聞而嘉之代爲償羊給以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

虞溥謂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

沈攸之晚好讀書史漢中多所記憶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廿二史劄餘

卷十四

文學

十四

江泌少貧晝日研牖夜讀書隨月光握卷升屋南齊書沈麟士負薪汲水并日而食爲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麟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火故抄寫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

秘書郎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居職例數十百日便遷任張纘爲秘書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圖籍武帝衍執四部書目曰若讀此畢乃可言優仕矣數載方遷太子舍人梁書

袁峻篤志好學家貧無書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

取諸口唐以
書法
人喜收
子雖
高
計不
以
以
以

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

劉峻家貧寄食廡下自課讀書燎麻炬從夕逮旦或昏睡焚其髮既覺復讀終夜不寐

王筠曰余少好讀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視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惟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者以備遺忘而已

鄭灼性精勤少時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灼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逾進

灼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蔬食講授多

廿二史劄記 卷十四 文學 十五

苦心熱若瓜時輒偃卧以瓜鎮心起便誦讀

顧歡鄉中有學舍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篤志不倦

沈麟士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為織簾先生

徐伯珍少孤貧學書無紙以竹箭筭葉并蕉學書山

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鄰皆奔走伯珍累床而坐讀書不輟

南史

崔浩自言稟性弱勞力不及健類人更無餘能是以

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

李琰之休閑即閉門讀書不交人事謂人曰吾讀書不求身後名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

樊深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據鞍讀書至馬驚墜地損折支體終亦不改

呂思禮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書卷晝理政事夜則讀書令蒼頭執燭燭燼夜有數升

廿二史劄記 卷十四 文學 十六

王劭篤好經史用思既專性頗悅忽對食閉目凝思盤中肉輒為僕從所噉劭弗覺數罰厨人厨人以情

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

虞太翼博總羣書尤善占候隱於五臺山巖下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

劉松作碑銘示盧思道盧讀多不解乃感激讀書師事邢子才後為文示松松不能甚解喟然嘆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間才學兼著

北史

邢邵少在洛陽與時名勝專以山水遊宴為樂。因緣
雨讀漢書五日略能徧之後飲誰倦廣尋經史五行
俱下一覽便無所遺。

魏收夏月坐板床。隨樹陰。誦積年床板銳減而精
力不輟。

洪吉臣曰此
太傅讀書年
諸也雖苦矣

白居易自告十五六始知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
賦夜課書。閒又課詩不遑寢息至于口舌成瘡。手肘
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瞽耳
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者。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

世史叢餘

卷十四

文學

十七

所致。唐書

蕭德言晚尤篤學。自晝達夜。略無休倦。欲開五經必
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
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

嚴肅曰齊王
飲脫人信書
必手於其書
反之勝東修
羊多矣

陸龜蒙文成竄竊篋中。或歷年不省。為好事者盜去。
得書熟讀。乃錄。譬此勤勤。朱黃不去手。所藏雖少。其
精皆可傳。借書篇帙壞。舛必為斬。視刊正。

劉湘客曰向
利坐於床積
久有塵。雖情
正足。竟無補

張九成謫居南安。軍十四年。執書就明。倚立庭。碑歲
久。雙趺隱然。宋史

處一室床有
屏。其屏
雙趺以讀
書狀

朱熹呂祖謙講學于發舒。聯徒步往謁。以書告其家。
曰。敝床疏席。總是佳趣。柳風沐雨。反為美境。

周昂甥王若虛學於昂。昂教之曰。文章工於外而拙
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
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以意為主。以言語為役。主
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
甚者反役其主。雖辭語之工。豈文之正哉。今史

袁紹大會賓客。鄭玄後至。延升上座。客多豪傑。並有
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

世史叢餘

卷十四

文學

十八

玄依方辨對。放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後漢書

博詳

張儼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晉。孫皓曰。今南北通
好。以君為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棠
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鋸。思不辱命。既至。
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欲傲以所
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祜。尚書何頴。並結縞帶
之好。三國志注

殷浩識度清遠。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口談

則融屈者篇則融勝

殷浩擅名一時惟孫盛得與抗論盛詰浩談論對食奮擲塵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煖者數四至幕忘食理竟不定

戴昌與樂京談論京假借之昌爲不如已笑而遣之今過其子若思京極其言論曰竊聽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屈焉

正始以來世尙老莊逮晉初競以裸程爲高范宣疾之口不及老莊客問人生與憂俱生此語何出宣云

世史叢餘 卷十四 文學

十九

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

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莫有知者張華問束皙皙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點果然

周續之徵詣都下開館居之劉裕親幸朝彥畢至顏延之官官列卑引升上席裕使問周三義周雅杖辭辯延之以簡要連挫之裕又使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

宋書

張澄曰折其
心亮其移

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於省中各問崔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

南齊書

陸澄好學博覽王儉自以多識過之澄曰僕年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執筆

世史叢餘 卷十四 文學

二十

王務雖復一覽便諸然見卷軸未必多儉集學士何憲等感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賄儉乃歎服

長沙王將葬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樂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儉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

宋書

袁憲年十四被召爲國子正言生父遣往候博士周弘正會弘正將登講座弟子畢集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樹義時謝岐何妥在座弘正曰二賢雖窮與理得無憚此後生耶何謝逖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數番酬對開敏弘正謂妥曰恣卿所問勿以童稚相期時學衆滿堂觀者重沓而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起數難終不能屈

半世是日客
氣其得放寬
而旋失

張謂曰休文
頗虛受客及
引何以解
感誠之謂
四人一差如
爾情懷心不
能若此

張永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何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左者唯魏耶大司徒必耶之墓俄而承又啓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魏耶之墓南史

王儉集才學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隸事多者賞之事皆窮唯廬江何憲爲勝賞五花簾白關扇坐簾執扇容氣甚得王攜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摘標筆便成文與辭美舉坐擊節摘命左右抽憲簾手自掣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沈約命駕造劉顯於坐策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可人雖吾家平原請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

劉杳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棖酒而作棖字昉問杳此字是不杳曰葛洪字花作木旁杳昉又問酒有干日醉當虛言杳曰桂陽程卿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

亦其例昉大驚曰吾實不憶此杳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標里昉卽檢楊記言皆不差

王僧孺多識古事金元啓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常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詩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針春秋美疾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爾

高祖宴羣臣於華林王肅語次曰古唯婦人有笄男

子則無劉芳曰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纓笄總以茲而言男子亦有笄高祖稱善魏書

沙門僧暹念李瑒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瑒自理曰

鬼神之名皆通靈達稱自百代正典敘三皇五帝皆號爲鬼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

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明者爲堂堂幽者爲鬼教佛非天非地本出于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爲鬼愚謂非謗

權會少授鄭易探賸索隱妙盡幽微皇建中轉中散

大夫參掌雖繁。教授不闕。性甚儒便。似不能言。及臨機答難。酬報如響。動必稽古辭。不虛發。甚為儒宗所推。北齊書

崔頤從登太行山。詔問何處有羊腸坂。頤對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答曰。皇甫士安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隋書

殷踐猷博學。與賀知章陸象先韋述最善。知章號為五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唐書

廿二史劄記 卷十四 文學 二十三

張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干。同以為奇。策年十三。居父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黃初元年。無二月。銘何謬耶。同大驚異之。五代史

朱溫幸河北。至內黃。問李瑛何謂內黃。瑛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溫曰。外黃下黃何在。瑛曰。秦有外黃都尉。在今雍丘。下黃為北齊所廢。在今陳留。溫平生不好儒者。聞瑛語大喜。

太祖問趙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否。普問禮官不能

次補曰孟光此床下請憑人言之故見

對王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是婦人亦跪也。唐太后朝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云。大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國紀。備言其事。普大稱賞。宋史

太宗問崔僊。僊四皓中一先生。或言姓用字加徹。或云加點。僊佯對曰。昔秦時程邈撰隸書。訓如奴隸之易使也。今字與古或異。臣聞刀用為角。兩點為角。用上一撇一點。皆不成字。

廿二史劄記 卷十四 文學 二十四

廿一史識餘卷十五

錢塘張 甯石宗摘次

仁和朱天璧子玄案訂

文學下

延篤欲寫左氏傳無紙乃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唐溪
典問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問歎曰嗟乎延生
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為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
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後漢書注以下
張記

廿一史識餘 卷十五 文學

為祇恩祇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諸葛晨
往祇悉已聞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亮甚異之

張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帝炎問漢官室
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
成圖左右屬目炎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晉書

陸機餉張華鮮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
也眾未信華以苦酒濯之五色光起機還問鮮王果
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異作鮮過美故以
相獻

陸倕讀書一遍必誦於口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
暗寫還之略無遺脫梁書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南史

張天龍講尚書選祖堊為都講生徒悉集坐夜讀書
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李孝怡曲

禮上座博士嚴毅不敢還取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
篇不遺一字講罷孝怡異之向博士說舉學盡驚

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常與韓顯宗校試抄百餘
人名各讀一遍隨卽覆呼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

廿一史識餘 卷十五 文學

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惟服郎耳魏書

裴諷之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
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嘆曰應奉五行俱下爾衡

一覽便記今復見於裴生北齊書

邢子才與陽固等宿飲王昕舍相與賦詩凡數十首
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求詩不得邵皆為誦之不
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

魏帝宴百僚語次問何故名人日羣臣莫能對魏收
進曰晉議郎董助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為雞二日

張深曰隱居
尚願空疎與
高僧者宜恒
思此言

恭逢珠日才
有不同何必
定彼然速如
長子如馬金
則雙至矣

為狗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
為人。邢邵在側頗為之惡。北史

朱遵度好讀書。號為朱萬卷。日朱昂為小萬卷。宋史

吳萊七歲能屬文。凡書一經目輒成誦。常往族父家。

日易漢書一帙以去。族父題扣之。萊琅然而誦。不遺
一字。三易他編皆如之。元史

陳遵起河南太守。既至官。召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

謝京師故人。遺馮几口。占書吏具省官。事書數百封。
親疎各有意。漢書。以下敘提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五 文學

應奉少聰明。自為兒童及長。凡所經獲。莫不暗記。讀
書五行並下。後漢書

劉穆之與朱齡石並工尺牘。常於帝坐共答書。自旦
至中。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直至百函。宋史

高祖北伐。勅裴子野為喻魏文。受詔立成。召徐勉周

捨輩集。壽光殿觀之。時並歎服。高祖目子野曰。其形

雖弱。其文甚壯。又勅為書喻魏相元叉。子野夜受旨。

謂可待旦。未為。及五鼓勅催。子野徐起。操筆。昧爽便
就。

清平曰。柳
公權應預境
城。賜及詩三
步。而或可與
餘詩。辭聲

竟陵王子良。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刻一寸。以
此為率。蕭文瑒曰。燒寸燭而成四韻。何難。乃與江洪
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

陳元康性機敏。能暗中書。從神武行間。馬上號令。凡

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並能記憶。神武伐劉蠡升。
天寒雪深。使人舉瓊。元康於瓊下作軍書。蠡還。筆
筆不及凍。北齊書

宣帝數從王褒等放獵。所幸官館。輒為歌頌。第其高
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淫靡不意。宣帝曰。辭賦大者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五 文學

與古詩同義。小者辨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
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

仁義風論。鳥獸草木多聞之觀。漢書。以下敘實

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謂桓譚曰。子常稱楊雄書。豈

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

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

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後世
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
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能於聖人。

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漢書

梁竦開門自養以經籍爲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慚。後漢書

張紘愛枿榴枕文爲作賦陳琳在北見之示人曰此吾鄉張子綱作也後紘見琳武庫賦應機論與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幸少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

與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三國志

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晉書

葛洪稱陸機文猶玄圃積玉無非夜光五河吐流泉源如一其宏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

王長文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楊雄太玄同郡馬秀曰揚雄作太

玄惟桓譚以爲必傳後世晚遭陸績玄道遂名長文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文學 五

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出耳

張思光曰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章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南齊書

顏之儀獻神州頌詞致雅贍梁元帝手勅報曰枚乘二葉俱得遊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便慰良深

豫章王嶷薨後南陽樂詢請沈約聘無愧之辭訓式

瞻之望約答曰郭有道漢末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台輔時無麗藻乃有碑無文自非一世辭宗難貳與此聞命慙顏已不覺汗之沾背也

沈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要王筠示其草筠讀至雄覓連蹙約撫掌欣拊曰僕嘗恐人呼爲覓

次至墜石礎星及水懸炤而帶砥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

王筠爲詩呈沈約約報書云覽所示詩實爲麗則聲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文學 六

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顧有餘慙。孔翠羣翔。豈不多愧。古情拙目。每佇新奇。爛然總至。權輿已盡。會冒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寧止笙簧。歎服吟研。周流忘念。

江夏費昶及太原王子雲並爲閭里才子。昶善樂府古吹曲。武帝重之。勅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郎惔博物。卞蘭巧辭。束帛之賜。定惟勸善。可賜絹十匹。謝琛言裴子野宋略評論。可與過泰王命。分路揚鑣。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五

文學

七

范雲見何遜對策。大笑相稱賞。因結忘年交。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合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

丘遲辭采麗逸。鍾嶸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

徐堅問李崔輩孰優。張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峰絕岸。壁立。

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若施于廊廟。則駭矣。閭朝隱如麗服說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又問後進詞人。說曰。韓休如太羹旨酒。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儂華可愛。而微少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微窘邊幅。王翰如瓊杯玉竿。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書劉長卿善以詩贈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爲五言長城。系用偏詩。攻之雖老益壯。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五

文學

八

李華作合元殿賦。成示蕭穎士。穎士曰。景幅之上。靈光之下。時謂不及。穎士而華自旋過之。極思研權。作弔古戰場文。謬爲故書雜度之。他日與穎士翻及。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擬。穎士曰。君若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

李克用欲與梁和。使進士李襲爲書諭梁。詞甚辯麗。朱溫使人讀之。至毒手尊拳。相交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有士如此。吾得之。是虎而翼也。

吳萊云。作文如用兵。兵法有奇有正。正是法度。要部。

值分明奇是不為法度所縛舉服之頃千變萬化坐
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還其隊元
不曾亂聞者服之元史

藝術上

張璪曰巧繇天性用志不分者名亦出聞于時大
抵有所推譽而后起有所倚托而后傳不則詭異
經奇者也禮樂嘉敬意而美歡心歷代所尊尚然
明備之後損益而已不能有所翔闊諸志惟詳規
度同和同節之意不傳弧矢代有能手而御獨無
聞余以彈附弧矢繪附書法巧制附鑒卜相術各
從厥類雖未盡備亦洋洋乎大觀已夫東方曼倩
管公明千古聞人文采葭如獨以占射為庸俗所

慕說矧其下者小技伸則大道誦西河子所以嘆
恐泥也輯藝術第二十一

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
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史記以下禮

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
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高祖有四海叔孫通
頗有增益損滅大抵皆襲秦故

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
呼拔劍擊柱帝患之叔孫通說上起朝儀徵魯諸生

張璪曰專抑
人愚則風格
高水之韻來
尚謂使至則
能所以遠亡

三十餘人。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月餘。遇令羣臣習肄。

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禮儀。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祭禮飾貌。無益於治。罷去之。

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漢書

劉昆少習容禮。能彈琴。知清角之操。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春秋饗射。備列典儀。以素木孤葉。為

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

觀之。後漢書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五 藝術 十一

褚太后臨朝。議褚哀進見之典。蔡謨王彪之並以虞

舜漢高。猶執子道。况后乎。王者父無拜禮。尚書八座

以為。純子則王道缺。純臣則孝道虧。公庭如臣。私覲

則嚴父為允。晉書

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范汪問王彪之。答

云。禮無忌月。不敢以所不見便謂無之。博士曹耽荀

訥等。並謂無忌月之文。不應有妨。王洽曰。若有忌月

當復有忌歲。

明山賓議樽彝之制。一曰象樽。周樽也。二曰山罍。夏

樽也。三曰著樽。殷樽也。徒有疑名。竟無其器。直酌象樽之酒。以為珪瓚之實。竊尋裸重於獻。不察其樽。宜循彝器。以備大典。隋書

後齊命將出征。則太卜請太廟灼靈龜。授鼓旗於廟。

皇帝陳法駕。服袞冕。拜於太廟。徧告訖。降就中階。引

上將操鉞授柯。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又操斧授

柯。曰。從此下至泉。將軍制之。將軍既受斧鉞。對曰。國

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制臣。既受命。有鼓旗斧鉞

之威。顧無一言之命。於臣。帝曰。苟利社稷。將軍裁之。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五 藝術 十二

將軍就車。載斧鉞而出。皇帝推轂度闕。曰。從此以外

將軍制之。

皇太子表其子寧國。臨城公入學。時議疑之。侍中尚

書令臣敬容等。以為參點並事宜。尼回路。同諮泗水

鄭魯。稱盛。洙汶無讓。師道既先。得一資敬。無虧亞臧

况於兩公。而云不可。

後齊常以季秋。皇帝講武於都外。命將簡士。教衆戰

陣之法。凡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還則長者。在前。少

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旗。勇者持鉦鼓。刀楯為

陳後漢書
上議是尚書
八座乃建
後之官

胡氏曰
此禮記
者何
不載
賦天
以報

前行戰士次之。與次之。弓箭爲後。行將帥先。教士目。使習見旌旗指麾之蹤。發起之意。旗卧則跪。教士耳。使習金鼓動止之節。聲鼓則進。鳴金則止。教士心。使。知刑罰之苦。賞賜之利。教士手。使習持五兵之便。戰。闕之備。教士足。使習跪及行列。噴泥之塗。

中宗將享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言。皇后當助祭。太。常博士唐紹將欽緒以爲不可。左僕射韋巨源獨以。欽明說爲是。於是。以皇后爲亞獻。補大臣李嶠等女。爲齊娘執邊豆。唐書

世史叢餘

卷十五

藝術

十三

陳貞節曰。古者兄弟不相爲後。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嗣。孝成。晉懷帝亦繼世祖而不繼。惠帝。蓋兄弟相代。昭穆位同。至其常遷。不可兼毀二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謂從禰以上也。若傷客兄。弟。上毀祖考。則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

玄宗問前世何爲祕玉牒。賀知章曰。玉牒通意於天。前代或祈長年。希神仙。旨尚微密。故外莫知。帝曰。朕。今爲民祈福。無一祕請。卽出玉牒。以示百寮。

高祖釋奠。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九年封孔子之後。

爲褒聖侯。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博士朱子奢建。言。周公尼父俱聖人。然釋奠於學。以夫子也大業以。前皆孔丘爲先聖。顏回爲先師。乃罷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回配。

天寶六載。詔諸州武舉人上省。先謁太公廟。乾元元。年。太常少卿于休烈奏。秋享漢祖廟。旁無侍臣。而太。公乃以張良配。子房生漢初。佐高祖定天下。時不與。太公接。古配食廟庭。皆其佐命。太公人臣也。誼無配。享。請以張良配漢祖廟。上元元年。尊太公爲武成王。

世史叢餘

卷十五

藝術

十四

祭典與文宣王比。以歷代良將爲十哲象坐侍。秦武。安君白起。漢淮陰侯韓信。蜀丞相諸葛亮。唐尚書右。僕射衛國公李靖。司空英國公李勣列於左。漢太子。少傅張良。齊大司馬田穰苴。吳將軍孫武。魏西河守。吳起。燕昌國君樂毅列於右。

加上東嶽曰天齊仁聖帝。南嶽曰司天昭聖帝。西嶽。曰金天順聖帝。北嶽曰安天玄聖帝。中嶽曰中天崇。聖帝。命翰林禮官詳定儀注。及冕服制度。崇飾神像。之禮。又加上五嶽帝后。號東曰淑明。南曰景明。西曰。

實文煥曰。兵。事不始。事。尚文。宣尼配。以子。房。無是。處。

楊仁恩曰。祀。抗。隆。景。有。姑。明。顯。

別謂各日
示聽軒相而
忘大義一
而棄天下
早溺救不
過溺之仁

肅明北日靖明中日正明 宋史

蜥蜴所兩法捕蜥蜴數十納甕中漬之以雜木葉擇
童男十三歲下十歲上者二十八人分兩番衣青衣
以青飾面及手足人持柳枝露水散洒晝夜環繞誦
咒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雨令滂沱令汝歸去

張浚等言雨澤稍愆乞禱高宗曰朕患不知四方水
旱之實宮中種稻兩區其一地下其一地高高者其
苗有稿意矣須精加祈禱以救旱暵

宰臣奏積雨傷蠶高宗曰朕宮中自蠶一簿欲知農

廿二史劄餘 卷十五 藝術

十五

桑之候久雨葉濕豈不有損乃命往天竺祈晴

孔子學師襄子鼓琴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

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

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

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

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

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

也 史記以下集

葛天氏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闕一日戴民二
日玄身三日遂草木四日豐五穀五日敬天常六日
建帝功七日依地德八日總禽獸之極 史記注

師涓夜過濮水聞水中作樂聽而寫之還爲靈公奏
師曠撫之曰此亡國之音也得此必於桑間濮上乎
紂之所由亡也

巴西閭中有俞水獠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漢高募
此以平三秦後漢使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

叔孫通因奏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

廿二史劄餘 卷十五 藝術

十六

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步

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

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

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

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

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周有房中樂至秦名

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

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

更名曰安世樂

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官爲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

世史叢餘

卷十五

藝術

十七

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漢書

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僞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間。

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

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

自臨軒檻上，賁銅丸以撻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官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漢書

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臣導引無所服餌。漢書注

周瑜精意於樂，雖三爵後有闕誤，必知之，知之必顧時人，諠曰：曲有誤。周郎顧。三國志

魏晉之世，有孫氏善弘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尤發

世史叢餘

卷十五

藝術

十八

新聲傳，玄曰：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今古而無愧，何但夔牙同契哉。晉書

嵇康遊樂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勿傳人，亦不言其姓字。

戴顓止黃鵠山，衡陽王義季從之遊，爲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遊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劉裕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顓合何嘗白鵠二聲。

以爲一調號爲清曠。朱著

薛談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伐忽。薛歸。青改之。郊爲樵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談遂留卒其業。

取謂曰恐是
中音聲非
關自左

韓娥東之齊。至離門糧。乃鬻歌假食。既去。餘響繞梁三日不絕。過逆旅。逆旅人厚之。娥因曼聲悲歌。一里老幼俱悲。愁垂涕三日不食。追娥還爲曼聲長歌。一里復喜。躍舞忘其何之。悲也。乃厚賂遺之。

前漢虞公善歌。能令梁上塵起。

有娥氏二女居九成之臺。天帝使鸞夜往。二女覆以

史記餘卷十五 藝術 十九

玉筐。既而發視之。鸞遺二卵五色。北飛不反。二女作

黃帝河曰序
四音之始
陶人傳
若觀之接
其

歌。始爲北音。禹省南土。命山之女。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始爲南音。夏后孔甲田於東陽。賁

山大風晦冥。迷入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必大吉

或曰。不勝必有殃。后取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

後析櫟斧破斷其足。孔甲曰。嗚呼有命矣。作破斧之

歌。始爲東音。周昭王南征。殞於漢中。王右辛餘靡長

且多力。振王北濟。周公封之西翟。徙宅西河。追思故

處。作歌。始爲西音。

張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鐘聲嘶。孝武問永。永答鐘有銅洋。乃扣鐘求其處。鑿去之。聲遂清越。南史

柳惲父世隆。彈琴爲士流第一。惲奏父曲。輒感思。遂變體備寫古曲。嘗賦詩未就。以筆捫琴坐客過以筇扣之。惲驚其哀韻。製爲雅音。後傳擊琴自此惲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條流。

樂五鼓曰芳
若正思不
信之思思
內反思思
學即精藝不
非難防非士

史記餘卷十五 藝術 二十

葭莩用其術。應節便飛。餘灰卽不動。北齊書

李元忠子搔。聰敏有才藝。音律博奕之屬。多所通曉。

曾采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其思理。

樂有鐸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

識。斛斯徵見曰。此鐸于也。衆弗信。徵遂依于寶周禮

注。以芒筒將之。其聲極振。徵取以合樂。周書

長孫紹遠爲太常。創樂器。土木絲竹。各得其宜。惟黃

鐘不調。每以爲念。一日經韓使君佛寺前。浮圖三層

上有鳴鐸。其音雅合宮調。取以配奏。方始充諸。

伏義減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
元帝吹簫隋書

後王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
故曹妙達安馬駒之徒封王開府服簪纓而爲伶人
之事

後王自能度曲親執樂器別採新聲爲無愁曲音韻
窈窕極於哀思使胡兄闍官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闕
莫不殫涕行幸道路時馬上奏之

宣帝廣召雜伎增修百戲魚龍漫衍之伎常陳殿前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五

藝術

三

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好令城市少年有容貌者婦人
服而歌舞相隨引入後庭與官人觀聽

何妥請高祖試樂先說曰黃鐘者以象人君之德及

奏黃鐘調高祖曰滔滔和雅甚與我心會妥因陳用

黃鐘一宮不假餘律

曹妙達王長通李士衡郭金樂安進貴等皆妙絕弦

管新聲奇變朝改暮易估街公王之間爭相慕尚高

祖病之謂羣臣曰間公等皆好新變所奏無復正聲

此不祥之大也自家形國化成人風勿謂天下方然

公家家有風俗矣存亡善惡莫不繫之樂感人深
事資和雅公等對親賓宴飲宜奏正聲聲不正何可
使兒女聞也

煬帝大製艷篇辭極淫綺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朔
萬歲樂藏鈞樂七夕相逢樂投壺樂舞席同心髻玉
女行觴神仙留客擲磚續命闍雞子闍百草汎龍舟
還舊官長樂花及十二時等曲皆掩抑摧藏哀音斷
絕帝悅之無已謂幸臣曰多彈曲者如人多讀書讀
書多則能懷書彈曲多即能造曲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五

藝術

三

高昌獻聖明樂曲煬帝令知音者於館所聽之歸而
肄習及客方獻先於前奏之胡夷皆驚

唐典用隋樂武德九年始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協律

郎竇璡等定樂初隋黃鐘一宮惟擊七鐘其五鐘設

而不擊謂之啞鐘唐協律郎張文收依古斷竹爲十

二律高祖命與孝孫吹調五鐘叩之而應由是十三

鐘皆用唐書

太宗謂侍臣曰古者聖人沿情作樂國之興衰未必
由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陳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齊

而唐貞觀
十餘年
樂記詳言之
矣漢不知音
安詳悲樂

將亡也。有伴侶曲。聞者悲泣。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以是觀之。亦樂之所起。帝曰。聲之所感。各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苦。故聞以悲。今玉樹伴侶之曲。尚存。為公奏之。知必不悲。尚書右丞魏徵進曰。孔子稱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在音也。張文收請重正餘樂。太宗不許。曰。朕聞人和則樂和。隋末喪亂。雖改音律。而樂不和。若百姓安樂。金石自諧矣。

太宗因內宴。詔長孫無忌製傾盃曲。魏徵制樂社樂。世史識餘卷十五 藝術 三十三 曲虞世南製英雄樂曲。

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即位。宴會必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示不忘本也。右僕射封德彝曰。陛下以聖武戡難。陳樂象德。文容豈足道哉。帝矍然曰。朕雖以武功興終。以文德綏海內。謂文容不如蹈厲過矣。

七德舞初成。觀者皆扼腕踴躍。諸將上壽。蠻夷在庭者。請相率以舞。太常卿蕭瑀曰。樂所以美盛德形容。

而有所未盡。陛下破劉武周。薛舉。竇建德。王世充。願圖其狀。以識。帝曰。四海未定。以伐以平。禍亂製樂。陳其梗槩而已。若備寫禽獲。今將相有骨。為其臣者。觀之。有所不忍。我不為也。

南蠻北狄。俗斷髮。故舞者以繩開首。約髮。有新聲自河西至者。號胡音。龜茲散樂。皆為之。少息扶南樂舞者。二人以朝霞為衣。赤皮鞋。天竺伎能自斷手足。刺腸胃。高宗惡其驚俗。詔不令入中國。

武后作天授鳥歌。天授年。名鳥歌者。有鳥能人言。萬歲因以製樂。世史識餘卷十五 藝術 三十四 歲因以製樂。

睿宗時。婆羅門國獻人。倒行以足舞。仰植銛刀。俯身就鋒。屢臉下。復植於背。鬻樂者立腹上。終曲而不傷。又伏伸其手。二人躡之。周旋百轉。

玄宗知音律。酷愛法曲。遷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為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園法部。更置小部音聲三十餘人。

楊貴妃生日。帝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

宋書曰：其
間東夷三
一過校胡琴
琴之無一聲
遺忘

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

玄宗嘗以馬百匹盛飾，分左右，施三重棚，舞傾盃數

十曲，壯士舉榻，馬不動，樂工少年姿秀者十數人，衣

黃衫，文王帶立左右，每千秋節，舞於勤政樓下。

客有以奏樂圖示王維者，無題識，維曰：此霓裳第三

疊最初拍也。客未引工按曲，乃信。

章懷太子作寶慶曲，閱於太清觀，李嗣真謂劉樂輔

儼曰：官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聲

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

世史餘錄 卷十五 藝術

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夢人彈琴，寤而寫

得，當時以為絕妙。

裴知古長安中為太樂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

作，知古密語萬年令元行沖曰：金石諧婉，將有大慶

在唐室子孫乎？是月中宗復位，人有乘馬者，知古聞

其嘶，乃曰：馬鳴哀，至必墜死。見新婚者，聞佩聲，日終

必離，訪之皆然。

李璣早朝，過永興里，聞笛音，顧左右曰：是太常工乎？

他日問曰：何故？吹笛工驚謝，又聞康崑崙奏琵琶，

宋書曰：有北
雅詩：此子
俗方誇人

日琵琶聲多，聲少，是不可彈。五十四絛，大絛也。樂家

以自下逆鼓曰琵琶，自上順鼓曰瑟云。

宋之慈為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

立，簾外唱吟自如。

獨孤及晚嗜琴，會有眼疾，遂不肯治，欲聽之專也。

王仁裕晚音律，石敬瑭初定雅樂，宴羣臣于永福殿，

奏黃鐘，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常有爭者

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鬪昇龍門外，聲聞於內，人以

為神。五代史

世史餘錄 卷十五 藝術

琴七弦，太宗增之為九，其名曰君臣。文武禮樂正民

心，則九奏克諧而不亂。阮四弦增為五，其名曰水火

金木土，則五材並用而不悖。宋史

八音以絲為君，絲以琴為君，眾器之中，琴德最優，白

虎通曰：琴者禁也，止於邪，以正人心也。宜眾樂皆為琴

之臣妾。

周武受命，至成王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

始定泰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始改太子之

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始定鐘律，明皇

按水字二年
八月改太樂
為太子樂

方成唐樂。是知經啓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寶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一律。真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

金聲春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

虞樂九成。以簫爲主。商樂和平。以磬爲依。周樂合奏。以金爲首。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五 藝術 三七

魏漢津問祝故於李良。良曰。聖神制作之旨。皆在易中。易曰。震起也。艮止也。祝以木爲底。下實而上虛。震一陽在二陰之下。擊其中。聲出虛。爲衆樂倡。震爲雷。雷出地奮。爲春分之音。故爲衆樂之倡。而外飾以山林物生之狀。艮位寅爲虎。虎伏則以象止樂。

真宗不喜鄭聲。而或爲雜劇詞。未嘗宣布于外。

太平興國中。伶官蔚茂多侍大宴。聞雞唱。殿前都虞候崔翰問之曰。此可被管弦乎。茂多卽法其聲。製曲。

曰雞叫子。

商度曰。五天地之間皆樂也。故爲鳴雞。

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鐘磬。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無所成。

崔遵度善鼓琴。得其深趣。著琴箋。言云。意有疑。則彈琴。辨其數。筮易觀其象。無不究也。

劉几遊佛寺。聞鐘聲。曰。聲嘶而悲。王者且不利。是夕王僧死。在保州聞角聲。曰。宮徵而商。繼至。秋守臣憂之。及期几遇疾。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五 藝術 三八



廿一史識餘卷十六

錢塘張 璠石宗摘次

鵲澤殷 岳伯巖叅訂

藝術下

李廣愛臂。天性善射。專以射為戲。漢書。以下射

太史慈。猿臂善射。弦不虛發。從孫策討麻保賊。賊手

緣樓柱而罵。慈引矢射之。貫其手於柱。三國志

慕容盛。東歸于垂。遇盜陝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

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

廿一史識餘 卷十六 藝術

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不中。當束身相授。盜乃豎箭

盛一發中。盜曰。卿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

宜都王鑑。善射。每嫌棚的。獨取甘蔗。植百步外。射之

十發十中。南史

斛律羨。及光並工騎射。其父自令出。吹選較。所獲禽

獸。光所獲或少。必罷龜達。腹奏雖獲多。非要害之所

光嘗蒙賞。羨或被捶撻。人問其故。金答曰。明月必背

上着箭。豐樂隨處。卽下手。其數雖多。去兄遠矣。北齊

賀拔勝。從太祖宴昆明池。時有鳬鳢遊池上。太祖授

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為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太祖曰。使勝得奉神武討不廷。皆如此也。

太祖大悅。周書

突厥攝圖。與長孫晟共遊獵。有二鵬飛而爭肉。因以

兩箭與晟。請射取之。晟彎弓馳往。遇鵬相攫。遂一發

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親昵之。以學彈

射。隋書

爾朱榮女。魏孝莊后也。高歡納為別室。後迎蠕蠕公

主還。爾朱迎之。前後別行不相見。公主引角弓仰射

廿一史識餘 卷十六 藝術

翔鵬。應弦而落。爾朱亦引弓斜射。飛鳥一發中之。歡

喜曰。我此二婦。並堪擊賊。北史

靈太后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因自

射。針孔中之。登雞頭山。自射象牙簪。亦一發中之。

蕭琮有文學。善騎射。遣人伏地持帖。自奔馬射之。十

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

安仁義射冠軍中。當時稱朱瑾。梁朱至誠。皆為第

一。仁義常曰。至誠弩十不當瑾槊之一。瑾槊十不當

吾弓之一。人以爲然。唐書

張璠曰廷召
性強飛禽所
至不別始絕
尤不喜擊與
劉必擊與
合擊為擊
天性也

與五談曰費
擊射一矢
指林前屋
廣皆附店落

毛上十如一
正可與榮祖

劉錡善射，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穿之。宋史

范廷召出獵，有羣鳥飛過，發一矢而貫其三。

林然史杞搭工用手箭，長不盈握，筭用百數，散置鎗中，遇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為神，其箭皆以智創，雖子弟亦不能傳其法。金史

其法

愍王寵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後漢書○弩彈附

桓榮祖彈鳥毛盡而鳥不死。南齊書

世史識餘 卷十六 藝術 三

李元忠工彈，彈桐葉出一孔，擲栗栗彈之，十中七八。

史北

元忠從文襄謁魏帝，有梟鳴殿上，文襄命元忠彈之，問得幾丸而落，對曰：「一丸奉至尊，威靈一丸承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如其言落之。

劉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孝武聞其能為之，乘畫輪車，幸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蒼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宋書○御

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即古文而異者，篆書謂小篆。秦始皇使秦邈所作，隸書亦邈所獻。王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蟲書為蟲鳥之形，所以書幘信。漢書注○以下書

孫休為四男作名字，欲令難犯，易避。太子名璲，音潯，字酋，音迄。今之迄，次子名寔，音航，字羿，音檠，首之磧。三子名柜，音莽，字品，音舉，物之舉。四子名冠，音褒，字契，音擁，持之擁。三國志注

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像類，造作異

世史識餘 卷十六 藝術 四

字有六義：一曰指事，在上為上，在下為下，二曰象形，日滿月虧，效其形也；三曰形聲，以類為形，配以聲也；四曰會意，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五曰轉注，以老壽考也；六曰假借，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晉書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漢世秘藏，希得見之。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

秦兼天下，丞相李斯能不合秦文者，作倉頡篇，中車

漢書曰上
史籍大篆或
爲衙獄吏得
少者增益多
之出以爲御
秦壞古文有
日蠱書五日
建初中扶風
焉略究其妙
書留補侍中
爲古今雜形
上谷王次仲
靈帝好書時
小則方寸千
書其壁顧觀
焚其柑梁鵠
以書至選部
梁鵠奔劉表

張華曰秦世
諸山銅八銘
晉李斯書

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
史籍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
爲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
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秦始皇善
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隸字也
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
日蠱書五日摹印六日署書七日殳書八日隸書
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李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
焉略究其妙草誕師淳不及也誕爲武都太守以能
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蔡邕采斯喜法
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闕理不如淳
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
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犬則一字徑丈
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
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
焚其柑梁鵠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柑鵠卒
以書至選部尚書
梁鵠奔劉表曹操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爲選部也操

世史讀餘 卷十六 書術 五

欲洛陽令而以爲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請門署軍假
司馬在秘書以勤書自效
梁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
鵠弟子毛弘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
子邑小與淳鵠不同亦有名魏初鍾胡二家爲行書
法俱學劉德升而鍾小異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
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
作篇後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
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因而
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韋仲將謂此草
聖
姜孟頫衆孔達田彥和韋仲將皆伯英弟子有名於
世然不及伯英之弟文舒羅叔景趙元嗣與伯英並
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感之故伯英自稱上
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雖與
崔同州不如伯英得其法
索靖作草書狀曰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鈞飄若驚
鴻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蟠或往或還類阿那

世史讀餘 卷十六 書術 六

以羸形歛奮彙而桓桓及其逸遊盼鶴作正邪騷
騷暴怒逼其響海水寥隆揚其波玄熊對踞於山岳
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祭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
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窕廉苦隨體散布玄螭
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鳥相奔趣陵魚奮尾蛟龍反襟
投空自竄張設牙踞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
中顧或若似儻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垂百世之
殊觀者絕勢於統素音書

衛雅與索靖俱善草書靖雅同官人號為一臺二妙

廿二史劄記 卷十六 藝術

漢張芝善草書論者謂雅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

張永善隸書又多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文帝每得

永表啓輒執卷咨嗟自歎供御者不及宋書

於川王映工左右書左右射陳書

齊王道成初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武陵王曄以指

畫空中及掌上遂工篆法又無棋局破荻片縱橫為

局指點形勢遂至名品南史

蕭子雲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

子雲維舟將發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以

張暹曰子雲得金寶蓋厚何平府自外寄稿不書好猶

胡恒曰張暹言不手潤南今得傳者皆錄其先

前子雲遺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
所求唯在名迹子雲為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
子雲書迹雅為武帝所重嘗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
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

王彬好文章習篆隸與王志齊名時人語曰三真六
草為天下寶

裴行儉工草隸自言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
不擇筆墨而妍捷者唯余及虞世南耳唐書

宜宗召柳公權至御座前書紙三番作真行草三體

廿二史劄記 卷十六 藝術

奇秘賜以器幣且詔自書謝章無限真行當時大臣

家碑誌非其筆子孫為不孝外夷入貢者皆別署貨

具曰此購柳書

徐浩書屏四十二幅八體皆備世狀其法曰怒猊抉

石渴驥奔泉云

褚遂良以書名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彼

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曰孰與詢曰詢不擇紙筆皆

得如志君豈得此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

和筆調固可貴尚

裴君諱曰晉
是巧顯不若
同東可竹可
字松發為韻

歐陽通書。晚自矜重。以狸毛為筆。覆以兔豪。管皆象
犀。非是木管書。

鄭虔好書。苦無紙。於慈恩寺貯柿葉。數屋。日往取葉
肄書。歲久殆遍。

呂向隱陸渾。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繁髮然。世
號聯錦書。

錢惟治善草隸。尤好二王書。曰。心能御手。手能御筆。
則法在其中。宋史

曹不興善畫。孫權使書屏風。落筆點素。因以作蠅。既
世史識餘。卷十六。書術。九

進御。推以為生蠅。舉手彈之。三國志。盡附

桓溫使王獻之書扇。筆誤落。因畫作鳥駝。特牛甚妙。
書

顧愷之悅一鄰女。挑之勿從。乃圖其形于壁。以棘針
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密去釘
而愈。

宗測善畫。自圖阮藉遇蘇門於行障上。坐卧對之。又
畫永業佛影臺。皆為妙作。南齊書

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花池。見異鳥隨波容與。因詔座

張子升曰。唐
高宗和諸子
志與書在堂
墨之界

者賦詩。召問立本件狀。閣外傳呼。畫師圖立本。是時

已為王爵。郎中奔走。流汗俛伏。池左研吮。丹粉瞻望。
座賓不勝羞恨。退誠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

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廝役等。若曹慎無習此。末伎書。
劉子玄曰。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而兵士著苕屬。閭

立本畫明君入匈奴。而婦人著帷帽。芒屨出於水鄉。
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官所作。議者豈可

徵此二畫以為故實。
王維工草隸。善畫。名盛于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虛

左以迎。寧薛諸王待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
雲勢石色。繪工以為天機。所到學者不及。
世史識餘。卷十六。書術。十

張志和善圖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歌筆輒成。嘗撰
漁歌。憲宗求之不能致。

李成善摹寫山水。人欲求者。先為置酒。酒酣落筆。烟
景萬狀。宋史

郭忠恕游公卿間。或待以美醢。張統素倚於壁。乘
輿卽畫。苟意不欲。固請之。必怒而去。得者藏以寶。

耶律裒履使宋。賀正。寫宋主容以歸。清寧間復使宋。

宋王賜宴瓶花隔面未得其真陞醉僅一視及境以像示錢者駭其神妙遼史

晉獻公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史記

武帝使諸數家射覆置官孟下射皆不能中東方朔請射別著布卦而對曰以爲龍又無角謂蛇又有足跛肢爪爪善緣壁非守宮卽蜥蜴上曰善復使射

廿二史劄餘 卷十六 藝術

十一

他物連中輒賜帛郭舍人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願令復射朔中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遮覆樹上寄生令朔射朔曰是隻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着樹爲寄生盆下爲窠數上令倡榜舍人漢書

李南明風角馬稜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南特通謁賀稜意有恨謂曰今當卽罪君反相賀耶南曰且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旦日稜延望景晏以爲無徵至哺果有驛使齎詔書原停稜事南

問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度宛陵浦里旒馬肥足是以不得速稜乃服後漢書

段翳習易明風角時有就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名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幸告之竟如其言又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爲合膏藥并以簡書封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生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吏搥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鬪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卽愈因歎服乃還卒業

廿二史劄餘 卷十六 藝術

十二

楊由從人飲勅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旣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鬪相殺者人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鬪此兵賊之象也

謝夷吾善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爲督郵時烏程長有賊槃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閣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爲及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

任文公以占術名。王莽篡後，推數知當大亂，乃課家人日負物百斤環舍，趨走莫知其故。後兵寇並起，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走，奔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

太史問周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脚，頃之果如宣言。」復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聊以試君。」何

廿二史劄記 卷十六 藝術

十三

以皆驗。宣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又問三夢芻狗，何占不同？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始夢當得飲食，祭祀訖則芻狗為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車轢之後必載以為薪，故後夢憂失火。」三國志諸葛原取燕卵，蓋窺龜者器中使管輅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雞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蠶窠也。第三物斛斛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蠹也。」舉坐驚喜。

休情冲口叙
外以第又切
占時時使
有延美

張璠曰：「此項
欲為類全蓋
今日年在天
位在人懸外
筆也。」

劉邠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使輅筮。輅曰：「內方外員，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

管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言卜可知君生死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卜。

徐季龍使人行獵，令輅筮所得。輅曰：「當獲小獸，復非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幕歸，果如輅言。季龍取十三種

廿二史劄記 卷十六 藝術

十四

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藉藉有十三種物，先說雞子，後道螭，遂一一名之。惟誤以梳為枇。趙達治九宮一奠之術，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或難達飛者固不可校，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趙達過其故知，為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看如何？」達取盤中雙箸，再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鹿肉三觔，何云？」至人慙曰：「以卿善射，欲相試。」

馬聖瑞曰狗
志略第一卷
所載公明博
雅諸君未詳

耳遂出酒酣飲

何祇使人投箕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

問管輅君往者爲王府君論怪云老書佐爲蛇老鈴

下爲鳥此本皆人何化微賤爲見於父象出君意乎

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父象而任心胸夫萬物

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常體或大爲小或小

爲大固無優劣是以夏鯀天子之父如意漢祖之子

而鯀爲黃能如意爲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爲黔喙

之類也况蛇者協辰巳之位烏者棲太陽之精此乃

騰黑之明象白日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

爲蛇鳥不亦過乎三國志注

魏紹善易臨終書版授妻曰後五年詔使姓襲者負

吾金卽以此版往責之後如其言使者執版惘然沈

吟良久取著筮之卦成歎曰吾不負金賢夫自有金

藏以待太平知吾善易故書板寄意耳金五百觔盛

以青甕覆以銅梓埋堂屋東去壁一丈入地九尺掘

之皆如卜焉晉書

步熊學舍側有一人燒死吏持熊諸生謂爲失火熊

曰已爲卿卜得其人矣使從道南行當有一人來問

得火主來者便縛之吏如熊言果是耕人自言草惡

難耕故燒之忽風起延燒遠近實不知草中有人

索統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鄉人占問門中如市

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詭

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爲無悔吝不逆問者

王勸以周文育爲長流令深被委任勸被代文育欲

與俱下至大庾嶺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

長南入則爲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誰望公侯卜人

又曰君須吏當暴得銀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爲驗

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

千兩且日辭勸勸問其故文育以告勸乃遣之陳書

鄭範解青州還京夜夢陰毛拂蹠占者曰史武進云

豪盛于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

全齊再祿營丘矣範笑答曰吾將爲卿必驗此夢果

如其言北齊書

齊文襄遊東山有雲起恐雨廢射戲使筮遇剝李業

與云艮爲山山爲雲故知有雨吳遵世云坤爲地土

制水故知無雨。文襄使崔暹書之。須臾雪散。二人各受賞罰。

王早與客清晨立門內。遇卒風振樹。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惡使。日中時兩馬。一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卽取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隣里辭別。仍沐浴帶書囊出門。候日中果至。卽促上馬。詣太武行宮。時圍涼州未克也。

晉陽館中有一蟠螭客。同館胡沙門語基。毋懷文云。此人別有異算術。指庭中棗樹。令布算。卽知其數。并

世史叢錄 卷十六 藝術

十七

辨赤白若干。惟少一子。算者曰。必不少。但更減之。果落一實。北史

馬重績少學術。數所言無不中。張從賓反。石敬瑭命重績筮遇隨。曰。南瞻析木。木不自續。虛而動之。動隨其覆。歲將秋矣。無能爲也。七月果敗。五代史

魏璠王白俱以下名。世宗命左右馳馬較遲疾。問孰勝。白曰。赤者勝。璠曰。聽馬勝上問何故。白曰。今日火王故。知赤勝。璠曰。不然。火上有烟。青者必勝。旣馳竟如璠言。遼史

烏古部節度使召魏璠。適有獻魚者。戲曰。君卜此魚何時得食。璠良久答曰。公與璠不出。今日有奇。旣何暇食。魚急烹之。未及食而寇至。俱遇害。

世宗問紇石烈良弼。每旦暮日赤色何也。良弼曰。旦而色赤。應在東。高麗當之。暮而赤色。應在西。西夏當之。陛下但修德以俟。可耳。未幾。夏有任敬德。高麗有趙位寵之亂。金史

吳郡褚胤年七歲。基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請曰。胤奕基之妙

世史叢錄 卷十六 藝術

十八

超古冠今。魏準犯令。以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乞與徵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宋書

當時能基人。瑯琊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赤松思遠。善於大行。思莊思遠。巧於闢基。宋文帝世。平玄保爲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南齊書

梁王衍好奕基。使柳惔品定基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第其優劣。惔爲第二。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惔。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南史

宋天聖曰法
遂因基等法
深領理理俱
修因基理理
因是教手書

張璠曰四程
疾如秦誠且
出通理理俱
似即子基等
實易言

潘慎修善奕基太宗屢召對奕因作基說以棋大抵
謂基之道在乎恬然而取舍為急仁則能全義則能
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知斯五者庶幾可
以言基。宋史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扁鵲視之曰血脈治也而何
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今王君之疾與之
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
語大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賜
扁鵲田四萬畝。史記以下鑒

世史叢錄 卷十六 醫術 十九

扁鵲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
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
為小兒醫隨俗為變

郭玉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令嬖臣美
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
玉曰左陰右陽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
息稱善。後漢書

樊阿善針術醫言背及胸藏間不可妄針針之不過
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關胸藏針下五六寸而

潘璠曰作華
一十言按不
近通若用八
金為銀而試
此者有絕
不如于西局
之格好

潘璠曰作華
一十言按不
近通若用八
金為銀而試
此者有絕
不如于西局
之格好

潘璠曰作華
一十言按不
近通若用八
金為銀而試
此者有絕
不如于西局
之格好

病輒皆瘳阿從華佗求可服食益人者佗授以漆葉
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
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
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
三國志

華佗一名粲精於方藥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
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割破腹
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絕湔洗除去痰穢既而
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世史叢錄 卷十六 醫術 二十

有一郡守篤病久佗以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
不加工功無何棄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大怒令人
追殺佗不及因嘆志吐黑血數升而愈

佗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
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
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
以求難老有五禽之戲一日虎二日鹿三日熊四日
猿五日鳥亦以除疾兼利曉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
起作一禽戲怡而汗出身輕便欲食矣

秦孝王俊有疾。馳召許智藏視之。夜中夢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盧府中。避之。智藏至。爲俊診脈曰。疾已入心。卽當發痢。不可救也。果數日薨。隋書

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徐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爲割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北史

桐城民婦。產七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所效。龐安時令

世史識餘

卷十六 藝術

三

以湯溫其腰腹。上下拊摩。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不知所以然。安時曰。見已出胞。一手誤執母腸。不復能脫。故非符藥所能爲。吾隔腹捫見手所在。鍼其虎口。因痛縮手。所以遽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宋史

僧智緣精醫診父之脈。能知其子所言。若神。王珪疑

古無此。安石曰。昔醫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夫

良臣之命見於君脈。則視父知子。亦何足怪。

耶律斜軫妻有沉疴。數醫不治。耶律敵魯視之。曰。心

有畜熱。非藥石可及。當以意療。因其曠。聒之使狂。用泄其毒。令大擊鉦鼓於前。果狂。斗怒。罵力極而止。遂愈。遼史

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留長孺以相。隄。祭陽褚氏以相立名。史記補。以下相

許允善相印。出爲鎮北將。拜以印不善。更刻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于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仲將授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

世史識餘

卷十六 藝術

三

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傳於世。三國志注

鍾繇與荀攸親善。攸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

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使朱建平相。朱曰。荀君雖

少。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嘲之曰。惟當嫁卿阿鸞耳。何當此子。竟蚤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鸞。使得

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

建平又善相馬。曹丕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

劉日。是日。惟
計。事。則。恐。無
其事。

馬政事曰又
皇前玉以角
小象殿歷板
尚人無不奇
中

曰此馬今日死矣。丕將乘馬。馬惡香。驚嘶不勝。丕大
怒。卽便殺之。

有吳士雙盲而妙於聲。相世宗歷試之。聞劉桃枝聲。
曰有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
鷹。大爲人所使。聞趙道德聲。曰亦繫屬人。富貴翁赫
不及前人。聞太原公聲。曰當爲人主。聞世宗聲不動。
崔暹私指之。乃謬言亦國主也。世宗以爲我羣奴。猶
當極貴。况吾身也。北齊書

來和精相術。韓則誦和相。和曰。後四五當得大官。則

廿二史劄記 卷十六 藝術

三五

至開皇十五年五月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爲三
五。加以五月爲四五。大官符也。和言多此類。隋書
女里善識馬。行郊野見數馬。迹指其一曰。此奇駿也。
以已馬。易之果然。遼史

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于肆樓。市罷輒跳入壺中。
市人莫見。惟費長房于樓上睹之。異焉。因往再拜奉
酒脯。翁知長房意。其神也。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
日復詣翁。乃與俱入壺中。惟見玉堂殿麗。旨酒甘肴
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漢書。以下術

史之怪曰色
公車請阿由
從天子得見
怪其來數則
可

王喬爲葉令。每以朔望自縣詣臺朝。顯宗見其來數
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言來臨至。輒有雙鳧從
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鳧。詔上
方諦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孟節能舍。聚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息。
身不搖動。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

姚光有火術。孫權積薪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數
千束荻裹之。因猛風而燔之。荻盡。謂光已燼。光端坐
灰中。振衣而起。把書一卷。權取書視不能解。三國志

廿二史劄記 卷十六 藝術

三六

郭璞避地。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惜之不接
賓客。璞曰。吾能活馬。吏入白。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
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
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持歸。得此馬
活矣。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
鼻。頃之馬起。嘶鳴如常。不復見何物。固奇之。厚加資
給。

郭璞愛主人婢無繇得。取小豆三升。繞主人宅散之。
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

方九叙曰巧
誠何處得來
送方勤牙末
為題

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妖可除也。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為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

陸固殺楊觀軍屯射犬。巫誡固曰。將軍字白兔。而此邑名犬兔。見犬勢必驚。宜急移去。固不從。遂戰死。

志注。以下機巧。

符朗善識味。或殺鷄食之。朗曰。此鷄棲恒半露。檢之果驗。食鷄知黑白之處。人不信。既而試之。無毫釐之

廿二史劄記卷十六 藝術 三七

差。晉書

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戴顒特善其事。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而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顒看之。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乃減臂胛。瘦患即除。宋書

東昏侯自造游宴之服。綴以花采錦繡。羣小又造四種帽。因勢為名。一曰山鵲歸林。二曰兔子度坑。三曰反縛黃離。四曰鳳凰度三橋。南齊書

文惠太子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堦等。多聚奇石。妙

極山水。慮上官中望見。乃傍列修竹。內施高軒。造游觀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臾。觀者成。立若應。毀敬應手遷徙。善製珍玩。織孔雀毛為裘。光彩金翠。過於雉頭。

祖冲之甚有機思。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用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南史

基母懷文善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

廿二史劄記卷十六 藝術 三八

之脂。斬甲過三十札。嘗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土可以鑿刀。北齊書

宇文述好奇服。雲定典為製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多効之。謂為許公缺勢。又遇天寒。述常宿衛。定典謂耳冷。乃製袂頭巾。令深袖耳。世又効之。名為許公袖勢。隋書

煬帝欲誇戎狄。令宇文愷為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又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數百。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莫不驚駭。

萬寶常妙達鍾律。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官商畢備。皆於絲竹。

由吾道榮恒野宿。不入逆旅。至遼陽山中夜。馬驚有猛獸去。馬止十餘步所。人並驚怖將走。道榮徐以杖畫地成火坑。猛獸遽走。北史

強練建德中。每夜上街衢。大哭釋迦牟尼佛。或至中旦。如此者累月。聲甚哀苦。俄而廢佛道二教。大象末。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遺之。

世史叢書

卷十六 藝術

三十

之強練張囊受之。隨漏於地。人或問之。強練曰。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於龍首山城。遂空廢。

曹王臯劍為欹器。以梨木上出五觔。下銳員為孟形。所容二豆少。則水弱多。則強。中則水器力均。雖動搖能不覆。又以意教戰艦。為二輪。蹈之以鼓水。捷進駛。

於陣馬。唐書

陸龜蒙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張又新為水說七種。其二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好。

事雖百里為致之

魏漢津自言師事唐仙人李八百。得興藥之法。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下必有玉。卽脫衣沒水。抱石而出。果玉也。宋史

張中彥領浮梁之役。匠者未解舟製。中彥手製小舟。纔數寸許。不假膠漆。而首尾自相鉤帶。謂之鼓子。耶。諸匠無不駭服其智巧。金史

世史叢書

卷十六 藝術

三十

世一史識餘卷十七

錢塘張 鼎石宗摘次

香山伍瑞隆國開祭訂

機警

張塘曰語云力貴突智貴卒設旬日取千里安別
駟驥應聲不百步無為慕鐵矢矣是以達心而儒
者決為空言有智而遲者料其罔濟舍皇迫忍之
頃固非從容之智計所能任也故范痤騎危孫亮
破矢卒然而發闇與理會尤應機急智哉若先迷
而復者其警策亦未可少也輯機警第二十二

廿一史識餘 卷十七 機警

諸集

吳興地曰二
諸為齊東之
祖謀未敢信

子思曰齊魯
也思魯魯
諸所為

師尚父封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人曰吾
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
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史記
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曰善說哉髡有愚
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髡曰得全全昌失全
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髡曰希膏棘軸
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曰謹受令請謹事左
右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傳合疏鐸

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
以黃狗之皮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
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
五音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吏淳于髡說畢趨
出至門曰是人者吾與之微言五而應我若響之應
聲是人必封不久矣

廿一史識餘 卷十七 機警

二

趙魏攻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曰
事急願公雖病為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
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小急也穰侯怒曰冠蓋相望
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韓急則將變
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令官
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請獻七十里之地魏
王使吏捕之闕而未殺痤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
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死趙不子王地則
王奈何不若先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
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王
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言

曾文鏡曰
附前卷終同
願

曾文鏡曰
何精進名
保功名惟
陰徒有則生

於王而出之

李斯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帝王之術。

漢楚距京索間。王數使使勞苦丞相何。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疑君也。為君計。莫若盡遣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何從其計。王大悅。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七 漢書

三

淮陰侯誅。高帝益封何五千戶。今卒五百一郡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居守。非被矢石之事。益封置衛。疑君非寵君也。願讓勿受。悉以私財佐軍。則上心悅。相國從其計。

高祖從東垣還趙。貫高等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

長沙王發毋微無寵。故王平淫貧國。諸王來朝。詔更

前稱壽歌舞。王但張裏小舉。手左右笑其拙。景帝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益之。

劉寬為太尉。靈帝引見。令講經。寬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楊修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為答。記初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廉知狀。於此忌修。後漢書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七 漢書

四

孫權臨遣張裔。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微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老。年自此以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閣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三國志

王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

張裔字季直
巴西人
蜀漢臣
此等佳處
天授

通鑑纂要卷之七

宗預為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卿甫受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

曹操遣刺客見先王開論伐魏形勢甚合既而諸葛亮入魏客神色失措須臾如廁先王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曰起者其人也亮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越牆而走三國志注

曹不象位孫權問羣臣曰不以盛年即位恐孤不能及之羣臣未對闕澤曰不及十年不其沒矣權問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為不不果七年卒

孫權問衛尉嚴陵寧念小時所開書不陵因誦孝經仲尼居張昭曰嚴陵鄙生臣請為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為知所誦

孫亮食生梅使黃門就中藏吏取密密中有見矢召問藏吏吏叩頭亮曰黃門從汝求密耶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亮令破矢矢裏爆大笑曰若矢先在密中當俱濕今外濕裏爆必是黃門所為黃門首

服

黃蓋少孤辛苦備嘗有壯志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負薪餘閒學書疏講兵事

鄒湛見一人自稱甄舒仲久之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子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晉書

有遺孔奕酒者始提入門奕遙呵曰倘吾兩甕酒何一非也及檢視一甕果是水或問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耳

祖逖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

山濤與石鑒共宿夜起蹴鑒曰今何等時而眠耶知太傅卧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

盧循據廣州以王誕為長史甚賞禮之誕思歸說循曰士咸知已實思報答本非戎旅在此無用素為劉鎮軍所識若歸必蒙任寄公私際會思報厚恩愈于

重慶臣曰典牛之世不能使人偷閑安可為樂

停此。循然之時。廣州刺史吳隱之亦爲所拘。誕又曰。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並得還。

陳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匿。車乘朽敗。導從鹵簿皆用麤小。不過十數人。侍宴酒後。啓上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惟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高宗失色曰。公醉矣。南齊書

王儉領吏部時。多所引進。客有姓譚者。詰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客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

史記儉餘卷十七 七

儉賞其善。據卒予以職。南史

孝武末年。好長夜飲。且盥漱已復飲。頃數斗。憑几昏睡。若大醉者。或外有奏事。便肅然整容。無復酒色。中外服其神明。

宋元帝患目。不能執卷。爲置左右讀書。番次上直。夜則以五人各伺一更。卽眠。熟大鼾。左右有讀失次第。武偷卷度紙者。必驚覺。更令追讀。

侯景謂人曰。侯字人邊。作主。下作人。分明是人主也。臺城陷。帝衍曰。侯景必爲帝。但不久耳。破侯景字成。

小人百日天子。計在官殿。足滿十旬。楊大眼不多識字。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魏書

皇太子納鄭良娣。有司備設。半候。文宣既酣。飲自起。毀覆之。詔魏收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謂良娣既東。官之妾。理不須牢。仰惟聖懷。緣此毀去。帝大笑。北齊書

魏文帝與太祖及羣公宴。從客言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公宜各引要言。李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有人次曰。匡救其惡。太祖深歎澄之合機。

史記儉餘卷十七 八

而譏次答者。

周太祖納蕭循降。許其反國。至長安累月未遣。劉瑋侍宴。太祖曰。我於古誰比。對曰。常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齊桓晉文之不若。太祖問何爲不若。瑋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太祖撫掌曰。我解爾意。於是卽命遣循。周書

高賓羈旅歸國。親屬在齊。常慮見疑。無以取信。乃於所賜田內多蒔竹木。盛構堂宇。并鑿池沼。以環之。有終焉之志。朝廷以此知其無貳。

漢書同位
後漢書之意
有是愛而無
之是

元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惟事飲啗一日三羊
二日一積北史

周太祖嫡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尚
幼冲召羣公謂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
司馬即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衆未有言李遠曰立
子以嫡不以長禮經明義略陽公爲世子公何所疑
若以信爲嫌請即斬信便拔刀起太祖亦起曰何事
至此於是羣公並從遠議

觀察使辛京果以私怒殺部曲有司劾當死李忠臣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七 機警 九

曰京果應死久矣德宗問故對曰京果諸父戰某所
死兄弟戰某所死果從行獨得存以故知之帝懷然
釋之唐書

李揆爲盧杞所惡用爲入蕃會盟使揆辭老恐死道
路不能達命德宗惻然杞曰和戎者當練朝廷事非
揆不可異時年少揆者不敢辭揆至蕃酋長曰聞唐
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給之曰彼李揆安
肯來

陸羽師使羽牧牛三十羽潛以竹畫牛背爲字得張

張深曰部原
趙主與利部
三神志解年
皆可入風息

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効羣兒噤嚅若成誦狀師令
雞草莽當其記文字情情若有遺過日不作主者鞭
苦因歎曰歲月往矣奈何不知書嗚咽不自勝因亡
去

焦守節奉使契丹館伴丁求說指遠山謂曰此黃龍
府也守節應聲曰燕然山距此幾許宋史

趙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其子葵時十二三
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資軍心賴一
言而定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七 機警 十

夏爲宋所攻來請和解牛溫舒使宋方大燕優爲道
士裝索上泥藥爐優曰土少不能和溫舒遽起以手
籍土懷之宋主問其故溫舒對曰臣奉天子威命來
和若不從則當卷土收去宋遂許夏和遼史

世宗御候不適口召移刺溫嘗之溫曰味非不美也
南北邊事未息聖慮有所在耳金史

楊恒幼警悟讀論語至宰子晝寢章慨然有立志由
是終身非疾病未嘗晝寢元史

周處有收勵志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陸雲具以

凡多言曰周
莊人從能
皆棄故習折
節自新

深桂林曰與
蕭頌士僕可
以同席

情告曰欲自修而年蹉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
夕改君前塗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
遂勵志好學晉書○以下自新

蕭思話年十許歲未知書以博誕遊遨爲事好騎屋
棟打細腰鼓侵暴隣曲莫不患毒之折節數年遂有
令譽好書史善彈琴能騎射高祖裕一兄便以國器
許之宋書

元襄世子恪爲雍州刺史年少未開庶務委之群下
百姓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聞徹賓客江仲舉蔡遠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七 魏書 十一

王臺卿庾仲容並有蓄積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
王新車庾大宅帝衍接之日主人憤憤不如客恪還
見帝以人語問之恪大慙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
稱南史

甄琛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園基棄日或通夜不止
令蒼頭秉燭睡頓則杖之奴不勝楚痛乃曰郎君辭
父母仕宦京師若讀書執燭奴不敢辭今以園基日
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琛惕然慙感遂從許敞李彪
假書研習聞見益優魏書

魏收少機警不持細行年十五隨父赴邊習騎射
欲以武自達榮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
遂折節讀書北史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七 魏書 十二

豪爽

張翊曰資性凡鄙者遇物凝滯卽勉爲高朗卓犖之行非其質也磊落不羈者亡是彼襟度豁達中鮮匿情視世味則蔑如故能脫於煙灼之中灑然物我之介樂易慷慨情隨境生袁陳諸人意氣猶自生動疎狂誕肆之子雖竊藉其名以行豈所謂似是而非者耶輯豪爽第二十三

樂布吳楚反時以功封欽侯稱門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史記

世史叢餘 卷十七 豪爽 十三

鄭莊任俠自喜脫張禹於尼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備

張之豪曰平
原君尚不知
毛薛二公安
貴富人安能
此則孟
張翊曰二人
足飾其可快
賜家餘亦服

劇孟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謂盎曰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屬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

陳遵者酒大飲賓客輒閉門取客車轡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有部刺史奏事過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毋迺令從後閣去漢書

遵所到衣冠懷之惟恐在後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

遵曰其字
不必在明而
有別情則解
深中伏殺之

世史叢餘 卷十七 豪爽 十四

病

顧意元同志
情淋瀝難耐
仰之趣

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鸞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假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後漢書

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 三國志

其寧厨下見有過走投口蒙蒙恐寧殺之故不即還後寧禮蒙母出見還寧寧許蒙不殺還船縛置桑樹自射殺之畢勅船人更增舳舻解衣卧船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就船攻寧寧聞故卧不起蒙母徒跳出諫蒙即豁然意釋自至寧船笑呼之曰典霸老母待卿急上寧涕泣歔歔曰負卿與蒙俱還見母歡宴竟日

凌統與督陳勤會飲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驟一

七史藏餘

卷十七

宋史

十五

坐舉罰不以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為用勤怒詈及其父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勤乘酒又於路辱統統引刀斫勤數日死統曰非死無以贖罪屬士卒攻破屯還拘於軍正孫權許之

周瑜屯江陵操遣蔣幹私行詣瑜瑜出迎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耶因與周觀營中倉庫軍資器械說還飲宴示以侍者服飾珍玩之物謂幹曰丈夫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

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幹但笑終無所言 三國志注

謝尚襲父爵到府通謁王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鵲鷺舞一坐傾想尚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旁若無人 晉書

袁山松於情秀遠善音樂舊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文其辭句婉其節制酣醉縱歌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

郝超父情積錢千萬超常取散親故一日中略盡

七史藏餘

卷十七

宋史

十六

劉毅榜滿大擲一判數百萬餘人並黑牘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虛不事此耳裕惡之接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一子轉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毅意不快面如鐵色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

蕭琛少朗悟有縱橫才辨起家齊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為儉所識負其才氣欲候儉值儉宴樂遊苑琛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竟造儉坐儉與語大

悅

裴之橫少好賓游重氣俠不事產業兄之高以其縱誕為俠被蔬食激厲之之橫歎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遂與僮屬數百人於芍陂大營田墅遂致腹積後以職功歷吳興太守作百幅被以成其志羊祖忻不能飲酒而好賓客交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

孫瑒庭院極林泉之致歌鐘舞女當世罕儔出鎮鄂州合十餘船為大舫中立亭池植荷芰每晨美景

世史叢餘

卷十七

宋史

十七

賓僚並集泛江置酒為一時勝賞

陳書

垣榮祖少習騎射或謂武事可畏何不學書榮祖曰

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可不負飲食矣君輩

無自全伎何異犬羊

南史

何思澄重交結每日造謁宿昔作名一東曉便命駕

晚始還家所賓名必盡朝賢無不悉狎狎處即命食

人方為樓護欣然嘗之

吉士瞻少時於南蠻國中擲博無裨寒露為儔輩傷

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疋乃作百禪其外並賜軍

士不以入室

元暉業慷慨有志節文襄問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

魏書

源懷性不飲酒喜以飲人雅善音律雖在白首燕居之暇自操絲竹不輟

夏侯道遷於京城西大起園池植蔬果延致秀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京師珍羞同不畢有國

秩歲入三千餘匹專供酒餼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詩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

世史叢餘

卷十七

宋史

十八

韓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

恨儉率朝廷處以貴要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返故紙乎

北齊書

長孫澄雅對賓客接引忘疲雖不飲酒而好觀人酣

興恐座客請歸每勅中厨別進異饌留之止

周書

盧宗道性羸率動作狂俠於晉陽置酒賓游滿座中

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筌篠女妓云手甚纖素宗道

即遣之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將解其腕士達不得

已受之

北史

舊唐書曰
服藥少年全
在一往之氣
妙在與香公
花才相干

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爲武士所窘。胡証聞突入坐

客上。引觥三。爾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檠合

其跗。橫膝上。謂客曰。飲不。爾者。擊以此。衆唯唯。証一

飲數升。次授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

叩頭請去。証悉驅出。舊唐書

布衣張汾。無介。而干邢君牙。軒然坐客上。會吏摘簿

書。以盜沒宴錢。君牙怒其欺。汾不謝去。曰。吾在京師

聞邢君牙一時豪俊。今乃與吏論錢云何。君牙慙。遽

釋吏。引爲上客。唐書

廿一史叢餘 卷十七 豪爽 十九
張旭嗜酒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

既醒。自視爲神。

郭威年十八。負氣使酒。李繼韜特奇之。游于市。市有

屠者。以勇服市人。威醉呼屠。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

叱之。屠者披腹示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卽前。取刀

刺殺。一市皆驚。威自如。繼韜惜其勇。縱使亡。五代史

王宴鎮武寧。悉召微時盜侶。遺以金帛。從容置酒。語

曰。吾鄉素多盜。我與諸君昔嘗爲之。後來者固當出

諸君下。爲我告諭。令弗爲。若不改吾必盡滅其族。由

是境內安靜。宋史

章惇與蘇軾游仙游潭。潭下絕壁萬仞。橫木其上。惇

平步過之。垂索挽樹。擲衣而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

曰。蘇軾章惇來游。旣還。神彩不動。

王鞏訪蘇軾於潯。與客游泗水。登懸山。吹笛飲酒。乘

月而歸。軾待於黃樓上。謂鞏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

三百年矣。

陳慥使酒好劍。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

在岐下。從兩騎挾二矢。與蘇軾游西山。鵲起於前。使

騎逐射。不獲。乃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軾馬上論

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

張詠學擊劍。樂爲奇節。有士遊宦遠郡。爲僕所持。欲

得其女爲妻。士不能制。詠遇于傳舍。知其事。陽假此

僕爲。取單騎出近郊。至林麓中。斬之而還。

王韶在鄆宴客。出家姬奏樂。張續醉挽一姬不前。將

擁之。姬泣告。韶徐曰。出汝曹娛客。而令失歡。如此。命

酌大杯罰之。談笑如故。

謝枋得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

自奮徐霖稱其如鶩鵲摩霄不可籠繫

許洞狂狷不遜除名歸吳中以酬飲爲事屢從民家貰酒一日作酒歌數百言大署于壁人爭往觀其酷數倍乃盡捐所負

耶律特林嗜酒不事事或以爲言答曰人生如風燈石火不飲將何爲遼史

貫酸齋稱疾還江南賣藥錢唐市中詭姓名易服色人無識者過梁山濤見漁父織蒹花爲被欲易以紬漁父疑之陽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酸齋援筆立成

世史識餘 卷十七 宋史
竟持被而去元史

俠烈

張璠曰今天下所急者張惟孝之流耳擊鼓耀兵拯五州於危亡紓一時之患難惜乎隱名畏禍遁不就招子卿南八植節凜然張巡姚洪罵賊不屈裴魏肩龍身殉知己原涉孫嵩急難恤患至今生氣勃勃天壤間灌籍郭郅恃血氣扞禁國恬禍以期勝人蓋刑戮之民狗盜之雄也聶榮高漸離慷慨赴義不悔殺身以成昆弟朋友之名志意足悲並傳皆非妄已輯俠烈第二十四

蓋份曰卿有難政得奇也故書其

世史識餘 卷十七 宋史
聶政姊榮聞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尸而縣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榮應曰聞之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察舉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上固爲知己者死今以妾尙在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呼天者三於

邑悲哀而死政之旁史記

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

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徬徨不能

去每出言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王曰彼庸乃

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座稱善賜酒

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

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座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

使擊筑歌客無不流涕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

皇召見人有識者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矐其

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漸離乃以鉛置筑

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誅漸離終身

不復近諸侯人

季布弟心氣蓋關中爲任俠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

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少年時時竊藉其名

以行

高帝聞田橫在海中使使赦其罪召之橫謝曰臣烹

酈生其弟商爲漢將恐懼不敢奉詔帝迺詔酈商曰

齊王田橫卽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族復使使持節

徐明曰日刑之不中劍術跡也高漸離中實於中已

廿一史劄記

卷十七

俠烈

三

漢文曰使二客赴秦計五百人赴秦乞韓毋亦謂使數語有以爲其義下千載下猶見其美風聲

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通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橫迺與客二人乘傳至尸鄉廐置曰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橫爲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事主縱彼畏天子不敢動我獨不媿於心乎陛下不過欲見我而貌耳今在雜陽斬吾頭馳三十里形容尙未敗可觀也遂自剄客奉頭從使者馳奏帝爲流涕拜二客爲都尉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

廿一史劄記

卷十七

俠烈

三

漢文曰使二客赴秦計五百人赴秦乞韓毋亦謂使數語有以爲其義下千載下猶見其美風聲

帝大驚以橫客皆賢尙五百人在海中召之至則聞橫死亦皆自殺高祖逮捕趙王貫高諸長安對獄貫高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創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以問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

受贈曰田橫
賢者皆為
懷德棄王侯
不其苟活世
之。而貪生
後作一班一
級者流復何
一思此

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泄公人具報。上乃赦趙王。賢高能立。然諾。因赦貫高。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腕遂死。

郭解出入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惡。踐更時脫之。踐更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七 俠烈 三五

數過吏。弗求怪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

單于欲降漢使者。使衛律召蘇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煨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與歸營。單于壯其節。

朝夕遣人候問武。

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漢書

漢書

漢書曰田橫
賢者皆為
懷德棄王侯
不其苟活世
之。而貪生
後作一班一
級者流復何
一思此

原涉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務。人置酒請涉。涉入里門。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涉即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叩門以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梁。掃除沐浴待涉。至對賓客歎曰。人親。附地不收。涉何心。鄉此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劍席而坐。削腹為疏。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分付諸客。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映皆會。涉親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迺載棺物。從賓客往。全喪家為棺斂。勞徠畢。葬。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七 俠烈 三六

史弼考殺侯覽。請求人。覽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前孝廉裴瑜送到。滑澠間。大言道旁曰。明府摧折虐臣。還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茶苦。其井如莽。及下廷尉詔獄。前孝廉魏邵毀變形服。詐為家僮。瞻護於弼。

中常侍唐衡兄玆。進不由德。趙岐數為貶議。玆為京兆尹。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四方。

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丘

張璠曰。漢書
之載不誤
加車之載于
古有兩宋家

江

孫嵩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下帷屏。人密問岐曰。子非賣餅者。相問色動。不有重怨。卽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閭門。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卽實告之。遂以俱歸。後諸唐死滅。赦乃出。

朱暉年十三。與外氏家屬避亂宛城。道遇草賊。白刃劫諸婦女。畧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捨之而去。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七

俠烈

三十七

郅憚友人董子張父。爲鄉人所害。子張病將終。憚往候。子張視憚。歎歎不能言。憚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憚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首視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憚詣縣。以狀自首。趨出就獄。令跪而追憚不及。遂至獄。拔刀自向。以要憚。憚乃出。

杜林拘於隗囂。終不屈節。弟成物故。囂聽林持喪東歸。旣而悔。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

鹿車載致弟喪。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後漢書

劉裕親征譙王。密遣韓延之書延之。報曰。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晉書

沈攸之目江陵下。以邊榮守城。張敬兒至。或說使降。榮曰。受沈公恩。一朝緩急。改易本心。不能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見留守城。委城求活。不忍也。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七

俠烈

三十八

命斬之。歎笑而去。太山程邕之素依榮。抱持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邊公前死。乞見殺。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邕之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宋書

劉裕深憚司馬楚之。遣客沐謙往刺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意楚之必自來。因欲害之。楚之聞病。果自齋湯藥往省。謙感其意。乃出匕首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爲裕所忌。憚願不輕率以保全爲先。魏書

元法僧叛。長史元顯和與戰被擒。執手命與連坐。顯

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磐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慙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爲叛臣。將殺之神色自若。

汲固爲李式從事。式被收。吏民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潛返。抱憲藏之。捕者收憲。有婢產男。母以婢見授之事。尋泄。固乃携憲逃遁。遇赦始歸。

張巡城陷。被執。尹子琦曰。聞公督戰大呼。輒背裂血。

世史餘餘 卷十七 俠烈 三十九

面。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欲氣吞逆賊。願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

唐書

南霽雲乞師賀蘭進明。愛霽雲欲留之。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壯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坐大驚。

姚洪先事董璋。後事梁。將千人戍閬州。璋反。以書招洪。洪得書。輒投劍中。閬州破。被執。璋曰。爾爲健兒。我

曾文鏡曰。神澤有此其人。

遇汝厚。奈何負我。洪罵曰。老賊。爾昔爲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餐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爲節度使。何苦反耶。吾能爲國家死。不能從人。奴生璋怒。然護于前。令壯士刳其肉而食。洪至死大罵。

五代史

鍾蜚英見張惟孝異之。謂曰。今日正我輩趨事赴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羅致之。宴仲宣樓。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逾旬與三十騎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

世史餘餘 卷十七 俠烈 三十

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蹤相繼。或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卿爲君侯紆一時之難。姓名不可得也。時聞澧五州危甚。擊鼓耀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招之。不就而遁。

愛申爲德順節度使。元兵西來甚危。愛申識鳳翔馬肩龍可與謀事。遺書招之。肩龍得書。欲行。總管勸弗往。肩龍曰。愛申平生未嘗識我。一見許爲知己。我知德順不可守。往則必死。然以知己故。不得不爲死。舉行橐。付族父明爲死別。冒險而去。

金史

宣宗初有誣宗室從坦殺人將置之死馬肩龍上書
謂從坦有將帥材少出其右者臣無用於世願代從
坦死留為天子將兵書奏問汝與從坦交分厚歟肩
龍對曰臣知有從坦從坦未嘗議臣從坦冤人不敵
言臣以死保之

烏古孫仲端度汴中事變不測一日與裴滿思忠小
飲談太學同舍事以為笑樂因數言人死亦易事人
生大似巢鷦或處在華屋杏梁或在村居茅茨及秋社
甫臨皆當過去人生雖富貴貧賤不同要之終有一
死思忠去仲端與妻俱自盡

卷十七

後烈

二十一